叢書集成續編

二四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四冊目錄

總類

考據

筆耕錄五卷	清	胡鼎輯	樸學齋	一
横楊札記十卷	清	吳承志纂	求恕齋	八五
舊學蓄疑一卷	清	汪中撰	木犀軒	二六一
群書答問二卷補遺一卷	清	凌曙著	木犀軒	二七三
借閒隨筆一卷	清	汪遠孫撰	振綺堂	三〇九
菽園贅談節錄一卷	清	邱煒萲著	香豔	三一五
困學紀聞補注二十卷	清	張嘉祿著	四明	三二七
明堂考一卷附射侯考一卷	清	胡夤撰	四明	三八七
褚堂閒史考證一卷附錄一卷校勘記一卷	清	趙一清撰	武林掌故	四一五
聞見瓣香錄十卷	清	秦武域纂	山右	四六五
不期敦蓋銘考釋一卷	民	王國維撰	雪堂	五八一
屈賦微二卷	民	馬其昶撰	集虛草堂	五八九
札迻正誤一卷	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六三一
讀書雜記一卷	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六三七
王念孫讀書雜誌正誤一卷	民	胡懷琛著	樸學齋	六五七
阮盦筆記五種	民	況周頤撰	蕙風	六七三
選巷叢談二卷				六七五
鹵底叢談一卷				七〇一

蘭雪菱舫樓筆記一卷……七〇七
蕙風簃隨筆二卷……七一八
蕙風簃二筆二卷……七三九

三〇四〇〇

筆耕錄

錢崇威謹題

樸學齋叢書

涇縣胡鼎愛亭輯

學而時習之

邢氏疏引皇氏以爲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氏曰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者陰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鄭氏曰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初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日日所習也眞德秀曰二十篇中莫非仁也時習之說以熟乎仁而說也朋來而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不慍則庶幾安乎仁矣

其爲仁之本與

顧亭林日知錄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故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明於變時雍此之謂孝弟爲仁之本

錢氏曰按初學記友悌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俱云其爲人之本與有子先言其爲人也孝弟後言其爲人之本首尾相應亦當以爲人長也

愚按古仁人字多通用如井有仁焉朱註作人字讀則此處爲仁之本及觀過斯知仁矣仁字均應作人字讀解較直捷

朱以九些子會心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則爲仁與爲人須照看孝弟爲仁之本莫認作根本看了樹根曰根樹幹曰本仁者孝弟之根孝弟者仁之幹

愚按集註云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以心之德言則仁爲孝弟之本以愛之理言則孝弟爲仁之本

道千乘之國

何氏註馬曰道謂爲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

趙竹坡論語註參曰按千乘之說集註無明文後世作文者多依馬說蓋取其便於敷衍耳其實方千里封公則四公一段僅見於周禮與諸書皆不合也論語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以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證之則千乘是百里大國則指當時齊晉秦楚之兼幷者言也左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尙書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豈獨孟子王制之言爲合哉

龔畏齋四書客難曰客曰千乘之國果如朱子魯頌閟宮篇詩傳三百十六

里有奇（所得奇每面只六寸餘）之說乎曰三百十六里有奇之說出於管子及漢刑法志釋司馬法十同爲封之言周禮左傳孟子諸書並無此制竊謂其數合要非周初千乘之實數也曰以周禮差之千乘應屬何等之國曰當以周禮左傳孟子參之千乘在周禮爲方五百里之國於左傳爲一同於孟子爲大國百里周禮以四境言故云五百左傳孟子以四郊言故云一同云百里五百里內除郊內三鄉郊外三遂以疆地之附庸親子弟三卿采邑縣地之疎子弟五大夫采邑稍地之更疎子弟上中下士之采邑幷山川城郭宮室塗巷外凡郊甸稍縣都所餘之地皆爲公邑公邑制井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出長轂一乘千甸千乘則千乘之所出也曰卿大夫士三等采地其里數可得聞與曰據孟獻子及孟子之言凡大國卿皆百乘左傳亦云備百邑此卿之采地可知者也大夫士采邑不見傳記大約五百里爲二千五百乘之地千乘之外尙有千五百乘三卿三遂及附庸親凍子弟[illegible]大夫

士之采邑取之千五百乘中國有餘耳曰何以知千乘不幷三鄉三遂而通計之而必從五百里之說也曰此必不可以通者也蓋周之兵制出於鄉遂者爲軍出於邱甸者爲乘軍制家一人故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其兵爲公室精兵君出則從不出則守衞城郭乘則五家一人故一甸五百一十二家共出士卒一百人若以一夫受二夫之地計之合八家出三人其兵爲隨時調遣之兵軍不可以爲乘乘不可以爲軍何可幷軍於乘而統言之曰千乘也曰今據三百十六里合三鄉三遂計之其參差之數若何曰三鄉三萬七千五百夫三遂一夫受二夫之地爲七萬五千夫餘夫以半計之四夫受一夫之地又爲四千六百八十七夫二共十一萬七千一百八十七夫加山川城郭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計地已及二同僅少五甸有奇耳此外盡公邑邱甸之乘不過八百零五乘而附庸及三等采地俱無所出若更以附庸采地除之倘不及五百乘安在其爲公車千乘也若幷以鄉遂之軍爲乘計之則三鄉三遂各三萬七千五百人合之得七百五十乘加以邱甸之八百零五乘共一千五百五十五乘又於千乘之數不符然兵制萬無軍乘合一之理亦更無統采地公邑合一之理故三百十六里之說不可信而五百里之說不可易也

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朱以九些子會心曰民字最吃緊敬事者敬民之事也然事無大小要無敢慢之心又要一念不忍欺之心所謂信以成之也節用愛人謂省民之財以養民之命節用處卽是所以愛人也

何義門讀書記曰何以聚人曰財故爲政莫先於戒專利若侈用無節則財匱不得不出於聚斂矣故敬信之後卽繼之以節用也然民之疾苦非上所能盡知苟其慮之不周雖有良法美意庸有不被其澤者必隨時隨事常存愛人之心而後能以身體之民生可得而遂也

賢賢易色

胡渭順四書一得錄引劉氏云賢賢者同德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又引宋氏云三代之學皆明人倫賢賢易色明夫婦之倫也關雎詩序云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可爲此句切證

君子不重章

何義門讀書記曰首節收其放心次節養其德性三節兼致知之務末節舉力行之要

朱子答章蜚卿云爲學約而易操者莫如敬敬則凡病皆可去如不重則不威章敬是總腦不渾在散句裏必敬而後能不輕如主忠信亦先因敬不敬則誕慢而已何以主之

愚按暴戾之性皆由驕傲成之進修之功皆由因循誤之能敬則常存抑畏之神而心自不敢肆常有振作之志而業自不敢荒學者須將此心時時提

起推之待人接物安百姓悉無不由之矣

學則不固

何氏註孔曰固蔽也邢疏曰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

愚按依此說則此章分作五項亦無不可

胡承福曰無友不如己者友者我友之也若彼來就正則是不如己者友我而非我友不如己者矣容而與之又何害乎

父在觀其志章

李詡戒庵漫筆曰父在觀父之志父沒觀父之行先意承志繼志述事之教非聖人觀人也若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是啓人以陰蓄叛父之志也此是朱近齋之說考亭閩之當亦心肯黃氏日抄曰三年概言其久與三月不違仁語脈相近非謂指居喪而言也

龔畏齋客難曰所謂道者治家之條例諸無關於典禮之大者皆道也諸家多以事與行解之無怪其有紛紛之論也

魏環溪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道字是鐵案故不敢改且父之道是心法更不能改三年則體認熟擔當定矣卽有當改之事必無可改之道若非其道也豈有蹈襲因仍不改前愆之孝子乎

食無求飽章

義門讀書記曰金云敏於事三字截斷前後總攝入此三字而字直貫下句亦佳徐思曠文如此

爲政以德章

義門讀書記曰德字要在誠敬上說註無爲而天下歸之無爲二字貼居其所說

龔畏齋客難曰無星之處皆爲辰今所見蒼蒼之色皆辰也皆宗動天也以十二次分之如正月元枵二月娵訾三月降婁之類故又曰日月之會謂之辰

邢疏曰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趙竹坡曰按說北辰祇如邢說已足明其義矣考證愈精則支離愈甚有謂北極非北辰極是辰旁之星者旣失爾雅之義且謂極動而辰不動是更泥於居其所之旨不知此以譬爲政以德耳但取居中而正何所取義於動不動而爲此煩言哉又有謂北極非出地三十六度者秖是天文家言與此書之旨何與也推而遠之至有謂西樂涙山正與嵩山相對而南極出地三十六度者雖天文家言亦可置而不論而何必闌入於此書耶

朱以九曰爲政以德光景唐虞世界儘可想像夫子何必譬之北辰要知夫子正是想像上世德化光景不能得見於天下姑仰觀之天上天若以居示君德矣天若以共示民德矣然叔季之世德化已渺徒令人想像夫天而已矣此處夫子殆有穆然致慨之意

不踰矩

朱以九曰聖人何矩心卽矩也聖心何欲欲者心之活潑流動處也而活潑流動處適還吾心之天卽是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孟懿子問孝章

龔畏齋曰客曰不背於理凡人凡事所宜然何得獨以答懿子之問孝曰考孟僖子於昭公七年從公如楚過鄭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歸以不能相禮爲病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至二十四年懿子與敬叔年十三僖子將卒召其大夫屬二子學禮於孔子以定其位懿子嗣爲大夫喪中未命昭公出奔連年在外亦未及命定公元年懿子城成周還年二十二歲定公始命爲卿偕其弟敬叔遵父遺命師事孔子問孝應在此年孔子稱僖子能補過可則效則於伊子問孝勉以無違乃父學禮之命所必然也況末節

三禮字正與僖子所言禮相應乎曰中節註恐其失指而以從親之令爲孝何如曰親沒安得有令若謂從母之命則尤不可訓也

至於犬馬

何義門曰只從能養極言若從事親說下便背理傷道

何氏註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邢疏曰畜獸無知不能敬於人若人惟能供養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

朱以九曰末句只云不敬何以別於今之孝乎更圓

胡梅坪曰記曰小人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唐馬周疏云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觀此以犬馬喻人子無疑

色難章

何義門曰日弟子曰先生則以幼事長之常道也罔極之恩可以是爲報乎

吾與回言章

朱以九曰私字卽從不違處看出無聲無臭默而識之便是私退省是追想與言相對之時覺他原足發不是退後又足發夫子只是想像其默識光景而形容之耳

何義門曰助我起予此足發者也不違則不足矣退省其私亦足以發此亦字之根也

攻乎異端二句

閻百詩曰孫氏示兒編云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止

孝慈則忠

義門讀書記曰此孝字兼愼終追遠而言

何爲則民服章

王伯厚困學記聞曰孫季和謂擧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

擧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能服也若諸家解何用加諸二字閻百詩謂如此尤與子夏舜有天下節語意相合

子張問十世章

子張所欲知者不是今日風明日雨蓋以世變無窮則治道容有難以預定者將欲立百王之大法竟何所守故問之

夫子告之不言唐虞夏殷繼世者其道同也若湯武革命去舊汙而卽新政宜若有難知者矣然大經大法固不外乎夏殷先世所行之舊不過與時變通小小損益而已觀往事知來者世變雖無窮而規模之大者卽與天地相終始可也

八佾

毛西河曰隱公問羽數於衆仲羽數卽佾數也此羽字非舞人所執之羽是領舞列者所執舞之羽蓋舞有二羽一是雉羽舞人所執惟文舞用之其名曰翟衡詩執籥秉翟是也一是鷺羽導舞者所執之羽武舞皆用之其名曰翿翿者導也爾雅作纛謂指揮舞列使舞者起伏進退皆有節度王風左執翿陳風値其鷺翿是也則此羽數正舞列之羽所謂佾也

廟制室外爲堂堂外爲庭歌在堂上舞在堂下舞佾歌雍是一時事而三桓皆桓出故並稱三家堂以季氏爲大宗故先稱季氏

奚取於三家之堂

何屺瞻曰升歌在上貴人聲也故曰於堂則明明可辨故以奚取問之

林放問禮之本章

朱以九曰近都作儉戚近於本不知夫子旣嘉其問如何不以本告之總認本爲中正之本故看差了孰知有本必有末本末合宜方是禮之中正故曰禮之本與夫子先進之思有合當主儉戚卽本看蓋儉是一個質素戚是一點眞心如何下得個近字

夷狄之有君章

謂大夫僭亂皆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也

繪事後素

曹寅谷曰攷工記畫繪之事雜五色五色者五采也謂青赤黃白黑也又曰畫繪之事後素功素者白采也功者工也後工者謂後布之恐其漬汙也禮器所言與攷工不同其所云白者以地言非以采言也故曰受采言地可加采也攷工所云素者卽采也素采者五采之一也同是五采而施有先後故曰後素非謂素又加采也素卽是絢不必加采也論語之說則與禮器合蓋巧笑美目是素地也有此而後可加粉黛簪珥之飾是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故曰繪事後於素也而因之以悟禮則忠信其素地也節文度數之飾猶之繪事也所謂絢也朱註引攷工全謝山謂朱子誤解攷工却不誤解論語

夏禮吾能言之章

何屺瞻曰聖人自曰能言則豈無徵者然亦須得杞宋之文獻爲證佐天下乃肯信從今二國之文獻不足則能徵者不得不有所拘限矣然則如何而足耶其中材守之勿失其能者修明而講求之則聖言因而可徵矣

龔畏齋曰周初封同異姓等國頒行周禮而杞宋獨得用其前代禮樂至春秋時雖札爛簡缺必應修補夫子言文獻之不足徵何也曰此三代典禮一大關係說經者俱未之及不能無慨也蓋杞則避難再遷宋則有易子析骸之慘及華氏數年之亂而二家之典籍不保矣或謂杞宋之典籍雖不保周則天下共主開國時監二代作周禮則二代之禮與周禮並藏金匱石室者固無恙也不知昭二十六年王子朝以周之典籍奔楚燬於柏舉之役而二代之禮之在周者如泥牛入海矣孔子於定元年適周太史氏典籍既失古禮不復存僅問於老聃哀六年至楚王子朝所攜之典籍已七十餘年坐是不得見二代之禮必致望於杞宋之足徵也杞宋不足徵所爲無復望於二

代之禮之能成書也然則夫子之能言何也曰周初封魯衛啓以商政晉啓以夏政聖人聰明天縱至是邦有所聞見觸類旁通久之自然貫穿洞達而能言杞宋不足徵他國雖間有可徵更不如杞宋故言之無益此蓋在哀十一年自衛返魯後定禮樂時之言其時如向戌之能獻公合諸侯之禮六者亦無之矣曰今何以仍有周禮也曰今之周禮周官也唐以後乃名周禮周初頒發各國俾知遵守周禮與周官異春秋傳云先君周公作周禮其所稱引周官所無孔子定禮必有成書蓋俱亡於秦火楚炬矣

杞不足徵

閻百詩曰杞不足徵人皆以杞行夷禮春秋貶而稱子之故不知此時之杞非復周武王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杞當春秋去初封之地已千有餘里而顛沛流離賴人之力以圖存史記一則杞小微其事不足稱再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文獻無徵其由此與

禘

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師古註曰每一王終新王卽位乃來助祭國語荒服終王蓋言犬戎以卽位而來見也二說小異可以兼用要之禘非郊祭而爲天子諸侯之所通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何義門頗主此說恐亦未穩趙氏匡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諸侯及其太祖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論自明白禘祫之議如聚訟矣王炎曰記大傳者首言禮字明所記者禮之舊非漢儒臆說也禘與祫不同祫則太祖東向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向穆北向合食於太祖之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鄉而以祖配食昭穆各以其次故禘爲大祫次之按王炎此說最好禘者諦也審諦昭穆如祇禘祖之所自出而不及羣廟毀廟之主則非諦審之意無怪乎大小之議紛紛而不明也

媚奧

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於奧此卽竈之神矣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於朝廷之上不若逢迎於燕退之時也注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本一神也析而二之未合語意

詩于以奠之宗室牖下注牖室西南隅所謂奧也李氏曰戶東而牖西戶不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仲尼燕居以奧阼並言是奧本人之所處祭祀乃奉神於此也

周監於二代章

龔畏齋曰或問夫子生周之世爲周之臣民應無不從周之理今乃曰吾從周何也曰夫子之祖弗父何爲宋大宗自啓聖王以前皆如宋用殷禮觀儒行稱長居宋冠章甫之冠則知夫子固亦服殷冠矣此時因學周禮深嘆其文之盛又爲司寇於是始決意從周紀載徙居他國者之行禮有云君子行

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又云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夫子以前用殷禮所謂不求變俗皆如其國之故者也此時旣過三世又爲司寇舍殷從周所謂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也

朱以九苞曰開口一周字住口一周字呼應處極有意味夫子殆欲以周維周也見得起頭那周非尙文之周乃監於二代以成周之文也丘至今細想周初正不覺係吾思者惟周所深注而不能忘情者亦惟周人切不可錯認了周

子入太廟章

龔畏齋曰祭祀之禮文禮器夫子雖講求有素未能一一目覩故每事之問凡以昳諳所知也其問與不知而問者正自不同或人心粗未及細審故反以爲譏耳又此乃祭前宿戒君未入廟之時非禘祭之晨也且係爲委吏乘

田之時應入太廟執事非爲中都宰時事也

閻百詩曰鄹魯邑名今則鄒縣界鄹人之子乃孔子少賤時之稱集註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始仕卽指孔子二十爲委吏二十一爲乘田吏時或謂二者何等卑職敢駿奔走於廟中不知祭統輝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皆以有事於宗廟尸以其餘畀之則委吏若周禮之委人共祭祀之薪蒸木材乘田吏若周禮之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羊人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者也非無與於廟事其應在羣有司之列可知

射不主皮章

何氏註馬曰射有五善焉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也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邢疏曰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併強弱無別而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古之道也結上二事

君使臣以禮二句

君弱臣強之時名分之論只可以警其君不可以喩其臣故定公大阿倒持季氏尾大不掉孔子不得已還向定公以振之謂君誠使臣以禮蓋使以昭事之義禮以作忠之券正重禮使以制他不得不忠也昔齊景公憂田氏之逼而晏子告曰惟禮可以已之夫子告定公正是此意

哀公問社

曹寅谷曰古凡立社各樹其土所宜木以爲名如樹松曰松社樹栗曰栗社一如後之名櫟社枌榆社者周禮大司徒云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田主田祖之稱謂依其野所宜木以棲田神非謂木爲田神木主也且社主用石不用木見新唐書儒學傳中張齊賢所議中宰我自論社不論主也註主字勿泥胡氏因郊社之文以社爲祭地黃東發謂社固祭地然所祭指生百穀之土與稷爲比則擧地之一而言之自王社以下皆然

故春秋祈報皆於社焉若王者父天母地之大祭全擧地而言恐又不止此社而已

三歸

何氏註包云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邢疏曰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妻惟娶一姓

反坫

何氏註鄭云反坫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閒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反爵於坫上邢疏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己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也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奠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

儀封人章

閻百詩曰孔子時衛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生平凡五至衛焉第一去魯司寇輒適衛第二將適陳過匡過蒲皆不出衛境內而反衛第三過曹而宋而鄭而陳仍適衛第四將西見趙簡子未渡河而返衛第五如陳而蔡而葉復如蔡而楚仍返乎衛儀邑城今在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衛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要爲第一次適衛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失位去國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一魯國已乎其語與情蹤正合

武未盡善

顧亭林曰觀於季札論文王之樂以爲美哉猶有憾則知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於天下此文之猶有憾也天下未安而崩此武之未盡善也

記曰樂者象成者也又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武王當日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而寶龜之命曰有大艱於西土殷之頑民迪屢不靖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視舜之從欲以治四方風動者何如哉故大武之樂雖作於周公而未至於世變風移之日聖人之時非人力之所能爲矣

富與貴章

何義門曰此章工夫一層高一層首節不過爲仁初入手事終食不違則無時非仁矣造次顛沛則又無處而非仁矣

龔長孺曰首節不處不去以處境之顯者言末節無違必於是以用功之密者言不以精粗分先後也曰不曰無違曰必成德則皆以自然言入德則皆以勉然言不以先後分安勉也終食無違此句爲全體工夫可該不處不去不宜黏煞不處不去蓋由不處不去說到無違非謂必先不處不去而後無違也

何義門曰次節惡乎二字須從君子身上作自警自問語不敢以取舍明爲可恃方鞭辟得下節起蓋時時自問自警便是存養省察事也

朱以九曰不處不去正是成君子之名處而所以成名却不在不處不去之時世有遺境要名而心不純者心不純則去仁矣君子去仁惡乎成不處不去之名也必無終食違仁仁方不去名方可成至無違仁雖造次顛沛必於是況富貴貧賤乎人都講不去處便仁何富貴貧賤如此重也

吾未見好仁者章

何義門曰第三節註蓋不敢終以爲易云云按程子有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知得此意則下二節反復屬望處自說得有味

無適無莫

邢疏適厚也莫薄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

則與之親也

鄭氏註適作敵莫作慕云無所貪慕也

忠恕

顧亭林曰延平先生答問（原註門人朱熹元晦編）曰夫子之道不離乎日用之間自其盡己而言則謂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則謂之恕莫非大道之全體雖變化萬殊於事物之末而所以貫之者未嘗不一也曾子答門人之問正是發其心爾豈有二耶若以爲夫子一以貫之之旨甚精微非門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聖賢之心不若是之支也如孟子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內外之道使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則非聖人不能爾朱子又嘗作忠恕說其大旨與此略同按此說甚明而集註乃謂借學者盡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是疑忠恕爲下學之事不足以言聖人之道也然則是二之非一之也

事君數章

陸氏釋文引梁武帝云數色具反數己之功勞也趙竹坡曰人臣挾功而要其君朋友恃勞而干其友無厭之求至不可忍而辱與疏隨之史冊詳矣此說自可備一義也

公冶長章

范氏曰公冶長名芝字子長

何義門曰可妻也三字畫斷下特明其非罪以見不害爲可妻若以下二句爲可妻之實則雖觀過可以知仁然非必待其有過而後可知也

南容

王世懋曰南宮适之爲南宮敬叔見論語註古來皆無異議予獨非之以爲二人也按史記孔子弟子傳南宮适字子容而述論語二條以實之初未嘗言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遽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敬叔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

閻百詩曰南容名适一名縚與敬叔名說載寶而朝者當是二人

瑚璉

邢疏曰案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康成說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趙竹坡曰朱子亦云夏曰瑚者此非仍古註之誤以明堂位亦不過出於漢

儒之言未必足據耳

或曰雍也章

龔畏齋曰禦人以口給口對心言以口給者言不由心而發也定四年祝鮀不違踐土載書之原辭而據異姓爲後之例隨意顚倒以應萇宏是口給之實證也不知其仁毛秋晴以爲不知佞人之仁義較勝

被人看破所以取憎不但正人憎之卽同爲佞者亦憎之所謂口戕口也故曰屢

無所取材

何氏註鄭云無所取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

漆雕開章

閻百詩曰讀漢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則知史列傳漆雕開字子開上開本啓字避景帝諱也

朱以九曰家國天下事業全在實實落落能起信於獨知不是玄虛做出來的如伊尹莘野三聘便動堯舜君民之想後來做的悉符所言這纔是個信後人出仕不過試之而已試得着成了些事試不着卽壞了事開却不肯含糊做去必要打開把國家天下事算定着數方做故說吾斯未能信這種心腸何等實落子說正說他當下實實落落一念也

孟武伯問子路章

朱以九曰諸家講不知其仁俱言三子未仁大欠體貼玩可使二字夫子見武伯有用人之權當爲國家訪經濟不當如學士談心性縱研幾於淵微與國計民生何補是使人不當論仁故曰不知也

宰予晝寢

王讜曰宰予晝寢梁武讀寢爲寢室之寢晝胡封反言其繪畫寢室也韓子筆解曰晝當讀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

亦未深誅
愚按讀畫爲畫與下二喻更覺關切
我不欲章
何屺瞻曰程子又云中庸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正解此二句安溪先
生謂此說比註優蓋恕即甚難盡不必又言仁者之事不待勉強總註無者
自然而然按曰無欲何嘗不是禁止之辭
賜也非爾所及也
何氏註孔云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己
趙竹坡曰按孔氏之意似言無加於人我能自主人加於我則出自人非我
所可主也然義頗迂遠不得語神
甯武子章
龔畏齋曰據春秋經傳僖二十五年衛文公卒成公立二十六年經書公會

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爲武子之父則武子不及仕文公也明矣二十八年
晉伐衛衛侯失國三十年衛侯復國武子始屢見於傳三十一年經書衛遷
於帝邱傳載武子諫公祀相文四年經書衛侯使甯俞來聘傳載湛露彤弓
之辨據此則無道指成公失國有道指成公復國後又明矣武子之知朱子
誤於文公時求之因以爲無事可見夫聖人明稱爲知且指爲可及何得以
爲無事可見也今觀止祀相不答賦二事以孔子譏文仲祀爰居作虛器答
樊遲敬遠鬼神及君子以范宣子權詞受彤弓爲知禮等事參之武子之知
居然爲當時所罕見然依類以求不禱桑林不禳火災不禜龍鬥似武子之
止祀相不拜肆夏文王重拜鹿鳴似武子之不答賦武子合之而知嚳子產
穆叔各有其一故猶曰可及也至於愚如同時曹侯獳有獲曹伯之功然內
無元喧之強臣較武子爲易厥後魯子家羈從昭公出亡久于武子然晉侯
使荀躒調和昭公君臣子家不能內安衆心外應晉使卒致從者脅公不能
反國終春秋無與武子比者故不可及也
左邱明
龔畏齋曰左邱明孔子之友非弟子也邱明蓋以字行即其字犯夫子之諱
亦足爲非弟子之證或問是作左傳者否曰或以哀公傳末有趙襄子之謚
疑左傳非此邱明所作然襄子敗智伯去春秋不過二十七年左氏年小於
夫子至九十餘歲則固已見之矣且此等大著述孰不豔稱司馬談去孔子
二百餘年父老傳聞豈容有誤然則作傳固即此人無容疑也
又曰襄子之謚或編書者所追書
敝之
何義門曰橫渠云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按白虎通三綱六
紀篇以共敝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北齊書唐邕傳云顯祖嘗解所服青鼠
皮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敝

十室之邑節
邢疏曰衛瓘注云焉於虔反爲下句首趙竹坡曰按王虛若辨惑序云此蓋
篤實教人欲其知所勉耳而衛瓘以焉字屬下句意謂聖人不敢以不學待
天下也此過於厚也王說自正然衛說亦可存參
雍也可使南面章
敬者簡之神善治者正欲存其神不欲標其迹如舜之恭己無爲而正南面
正得簡之眞神也論子桑而曰可也簡則必有所不可者矣夫可者其迹不
可者其神也仲弓默會其本體而怳游夫子之意中曰居敬而行簡夫子適
符其初心又怳游仲弓之意中曰雍之言然總只發揮得可也簡三字耳可
也簡三字眞是通章血脈精神所聚不可忽過
何義門曰上行簡是簡要下行簡是簡略居簡是簡靜
子華使齊章

貳拾肆 册95½版
2A

閻百詩曰向嘗以子華使齊原思爲宰並爲魯司寇時事爲聖人之用財旣考赤少孔子四十二歲當爲司寇時赤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

朱以九曰通是個周急不繼富耳原思一段正見周急之意也是文之餘波處今人不知以辭與並對那識古人文字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章

龔畏齋曰三月不違者一歲只三四次心稍不存所謂未達一間也日月至焉者或一日常在於仁或一月常在於仁月至勝於日至若如日一至月一至之說則日至勝於月至矣然曰日一至則一日猶不常在於仁何況一月恐非所以論聖門諸子也

季氏使閔子騫章

傅氏振鐸曰避人避地惟恐不深閔子杜謝權門何得啓人以端示人以向

其曰如有復我云者意以季氏無再三之誠而彼正不願有再三之瀆曰必在汶上云者意以季無謀野之功而彼正不願爲出門之同按此似深得閔子微意

汶水泰山

閻百詩曰汶水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之境以汶分諸汶水惟此爲最大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境以岱分東方之山以岱爲宗長

伯牛有疾章

龔畏齋曰執其手診脈候息也於脈息知其必亡故歎之淮南子以爲癩劉氏孝標因有歌其芣苢之言於傳無攷未敢信也且旣曰癩則未問前必久知之問之時亦目見之何俟執手而乃嘆也

何義門曰漢書楚王囂傳成帝詔書中引此作蔑之命矣夫是亡字當讀爲無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也趙竹坡曰按王充論衡亦作無之

敬鬼神而遠之

何義門曰卜筮稽疑亦質鬼神事若專就祀典論臚列國家大事不切學者日用於樊遲何與耶

子見南子章

龔畏齋曰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常求之傳記皆無其文故朱子作疑詞以詰之然實不可謂無其禮左傳成公十六年叔孫僑如奔齊齊聲孟子通焉使立於高國之閒若非有見小君之禮安得有此是則無據中之確據也至所以應見小君者則昔人據祭祀不能相避之說得之

閻百詩曰金仁山云按聖人道大德全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彼之不善我何與焉而此意有難以明言者蓋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夫人乎且此行也在聖人則可苟明言其爲可則側媚由徑之人皆可借此說以藉口矣故但重言以誓之其誓之以天何也夫事一也而在聖人則可在他人則不可者亦論其心而已聖人此心光明正大上通夫天故無不

可彼無是心而假是事以自文者其如天何哉

又曰見南子禮之所有故孔子可以久則久爲次乘禮之所無故孔子可以速則速雖然孔子去魯爲女樂也而以燔肉去孔子去衛爲次乘也而以問陳行皆不欲招其君之惡而以微罪行爾此夫子義之盡而仁之至也

朱以九曰賢者守禮聖人達權夫子不如此不成其爲夫子子路必如此方成其爲子路也子路不說莫說壞子路

邢疏引欒肇云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蔡謨曰矢陳也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趙竹坡曰按此說義自可存然以釋子路不悅之意不甚明了朱子之所以不從與

何有於我哉 出則事公卿章同

何氏註鄭云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趙竹坡曰按孔安國書序曰好古博雅

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孔疏曰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親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何有於我哉與鄭說小異然皆不作鄭辭第鄭云我獨有之亦稍失和平氣象不若孔疏之渾而無迹也蓋何有於我哉猶於從政乎何有之意

游於藝

游藝者活潑潑地温養我靈惺之機三件內皆有之皆爲輔而非主也從志道時游之而道不苦於入門有自然之向往從據德時游之而德不拘於把持有自然之卓立從依仁時游之而仁非強合有自然之渾化

自行束脩以上

張鳳翼譚輅曰束脩二字人知爲弟子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飭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潔其行束修其心又劉般束脩至行可見自行束脩以上言能飾躬者皆可教也

又杜詩薦伏諶疏有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而註又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爲臣子忠孝交不諂瀆何朱註以禮物言若是禮物何以云然趙竹坡曰按此自是一說然朱註自本古註疏何氏註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邪疏曰束脩十脡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也

子謂顏淵章

何屺瞻曰子行三軍則誰與朱註自負其勇此句太粗子路此時亦復茫然自失乃以所能質證叟求進步耳

安溪先生曰臨事而懼對暴虎馮河好謀而成對死而無悔蓋暴虎馮河是無懼也死而無悔不計其成也邵子云死天下之事易成天下之事難若只以斷字下註脚恐未是子路對症

富而可求章

蕭文仲曰記者敘此章於商行藏之後正自有意要知此不是說世人求富正是欲求富乎世而以可不可自爲審度之辭耳富卽是天何以剌何神不富之富亦卽是如適衛章富之旣富矣之富蓋云睠念斯世維今之疚不如玆維昔之富不如時吾苟可以求富乎世栖栖皇皇所不惜也執鞭亦爲之卽吾願爲執鞭之意如不可求富於世也則亦從吾所好以自爲退藏而已上二句是用之則行之意下二句是舍之則藏之意若實作爲世人求富而謂以世情語提醒世人意殊蹇淺

子在齊聞韶章

龔炅齋曰先儒以陳敬仲奔齊齊因有韶非也蓋齊有韶滅遂所得也其屬之敬仲則班固謬論也樂爲大司所職樂器有司掌之安得妄以與人敬仲避禍出奔跋涉千餘里救死不暇安肯以樂器自累乎又記稱夔始制樂以賞諸侯當時如齊季莇應在受賜之列則齊不止一韶矣且稱賞諸侯有德則受韶者多如韶州韶石以韶得名則荒服諸侯有德亦在所賜矣傳記雖

無攷理固可信也

何氏註王云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趙竹坡曰按舊註意似謂不意韶樂之竟在齊也

何義門曰向吾已知其盡善盡美也而不意其一至於斯也李安溪云只將註語略一那動云不意古今爲樂者至於如韶之美方合

蕭拙齋學測曰余讀論語至聞韶一章每思之不得韶樂信美善夫子聞之何必於三月又何爲遂不知肉味將不爲沈溺耶頃讀二程書亦疑此謂三月字當是音字之誤似爲近之韶之盡善夫子向聞之巳亟稱之豈至今日而始嘆舜樂之至於斯哉韶樂殘缺久矣齊景公三十一年太師摯適齊夫子亦以是年至齊明年夫子與太師摯論樂論韶齊之韶自師摯始摯之爲

韶實得之夫子今聞擧所作之韶與虞廷無異故喜之深不覺嘆之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謂不圖太師擧爲韶樂一至於斯非謂不圖舜之樂至於斯也觀爲樂爲字可見

夫子爲衛君乎章

羅泌路史曰公子郢之德實媲夷齊孔子居衛蓋有疑輒不可爲君而郢之賢可立而不立者故冉子求折於子貢而子貢舉夷齊爲問夫子以爲求仁得仁蓋以明其志之得也知夷齊以遜國爲仁則知夫子不爲衛君而郢賢可知矣父子之爭十惡之罪首也孰有求賜高弟不能知此而反聖人疑耶公羊高以輒之拒命爲正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嗟乎父子之間純乎天理者也豈較是非曲直所哉趙竹坡曰按路史之意是以爲衛君對公子郢當立不當立言非指聵輒之爭言也意自正大而語尙未豁何義門曰怨乎句只問他當下可有感憤矯激爲非中正否不是後來追悔陳文子註中怨悔是後來不甘貧賤一時勉強終有悔心此則謂其賢智之過非天理人情所安猶有可怨悔者則不可以古律今也閻百詩曰衛之亂所謂以淫始以兵終非乎聵不子而負故惡於前輒不子而起大惡於後聵與輒兩不仁厥罪維均而君子尤重惡乎輒何以言之宋朝召而艾豭與歌聵之欲刃其母動於恥也動於恥則猶有母存焉簡子送而發兵以拒輒之不納其父昏於利也昏於利則是終無父也猶有母者聵終無父者輒由是觀之兩人之獄定矣君子而不忍爲聵也忍爲輒乎

加我數年章

龔畏齋曰余按五十以學易五讀十讀以學易句若曰天其加我數年乎或少則五年或多則十年我以所加之五年十年潛心學易雖未能全無過亦庶可以無大過矣五十指所加之年既與上文數字相應蒙上不增年字亦見聖人省筆之妙又何須改五十爲卒而強經以就我乎

何氏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胡氏曰易占辭於吉凶悔吝之外屢以无咎言之大要只欲人無過故曰无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於吉吝則過不改而至於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也何義門曰此章惟雲峯胡氏說最好與無大過方帖合註語理則是而按之題語却汗漫

我非生而知之節

朱以九曰本文二之字無所指示卽謂堯舜以來所相傳者然夫子不恃自家聰明一點一滴要與千聖打箇合同下句者也二字謂好古敏求我之爲我如是焉者也絕不打轉知字今人多說求而知之者不是不是

子不語節

龔畏齋曰怪與亂不語固矣或謂力則周書有同力度德大邦畏力之文力不必無德也鬼神則家語易傳祭禮中庸夫子屢言之何以云不語耶曰不語力者曾子不忍食羊棗之意也神則如神降於莘神欲瓊弁玉纓之類非鬼神之神也又曰詩稱簡兮之賢者曰有力如虎稱申伯曰番番稱湯曰武湯稱契曰桓撥力亦何不可言聖人何以不言力明有見父之書而不忍讀之意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朱以九曰味知之次一句不知而作非無知妄作也是不假聞見之知生而知之者上也作者之聖也聞見之知學知也學而知之者次也

巫馬期以告章

何屺瞻曰註中諱君之惡兩句須先黏在巫馬期以告上言期豈不知是諱惡然竊計又難自言豈不知娶同姓非禮孔子亦不肯曲辨然又礙諱惡故告之以觀孔子更如何處此

泰伯章

鄭康成註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仲雍次季歷太王見季歷賢又生文王有聖人表故欲立之而未有命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采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讓之美皆隱蔽不著故人無得而稱焉

蘇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

或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耶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狷王季受之而不爲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

顧亭林曰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周日以強大矣乃託之采藥往而不返當其時以國讓也而自後日言之則以天下讓也當其時讓王季也而自後日言之則讓與文王武王也有天下者在三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紀其功彝鼎不銘其績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者也

又曰高泰伯之讓國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德而先以莽操之志加諸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

龔畏齋曰詩所謂實始翦商者本詩人追溯前代之得民心自太王始謂其德有翦商之漸非言其有翦商之志也且係春秋僖公後史克所作故有過當之語不得盡視同周公之制作也

又曰或問讓商之說亦可曲從否曰有讓者必有與者當日殷天子未聞以天下遜泰伯也即泰伯有得天下之德而不欲取如季之勤王家文之終服事可矣何必逃也且逃何以不偕季歷而偕仲雍是故吾於殷高宗之盛荊蠻之逃知其讓周於仲雍之偕逃幷知其讓季以及昌也

又曰昌有聖德傳季及昌太王泰伯仲雍俱有同志如季札賢兄弟皆欲致國況賢如伯雍哉惟無以處季故不欲明言耳

閻百詩曰金仁山前編曰儀禮三遜謂之終遜然則三以天下讓謂終以天下遜也余謂此足補集註固遜之說案士冠禮鄭氏註禮辭一辭而許也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故昌黎送幽州李端公序某禮辭曰此一辭也某又曰此再辭也卒不得辭則三辭不許矣

又曰集註莫不善於太王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讓主君臣立說者近夫巳氏尤加傅會殊可痛疾歸熙甫泰伯論曰辭取之際惟聖人爲能盡乎天下之至情何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則是其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褰裳去之民將得因而稱之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至泰伯則不然不讓於傳位之日而於采藥之時是蓋有伯夷之心而無其迹然後可以行伯夷之事遂伯夷之心古今之讓從未有曲而盡如此者夫子所以深嘆其不可及也蓋太王欲傳歷及昌非如晉獻漢高徒少子之是愛也亦非爲昌之終必翦商爲數世後伏莽除之謀也不過曰代有殊德天下將長享其福云耳是固爲天下之公心也使泰伯知其意而猶與之並立於此太王賢者即心爲天下而終以長幼之節不忍言吾即明言而公讓之弟亦終爲叔齊不忍受是亦沓之終不獲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夫父有志而順而成之且如是其曲盡也說者不深晰其父子之情而強謂其全君臣之義夫弟於商獨非君臣而乃以蔑義付之乎且何以爲傳

之者地乎而子乃曰至德乎夫德莫先於孝先意承志孝子之事也故泰伯所爲乃匹夫匹婦之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而非聖人則固不能盡也

何義門曰父子兄弟之間一露形迹便使太王有廢長立少之嫌季歷有奪嫡干統之咎雖能讓而不可謂之至德矣泰伯之不可及只在民無得而稱上定之若與文王之至德作一箇局勢看則尙闊於事情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節

蕭拙齋曰曾子啓孟敬以學道重在道字容貌顏色辭氣雖道中之事然三者如何用力其本領只在道上人果能從事於道則暴慢鄙倍自然遠信自然近味三斯字可見蓋有道者之容貌自是不同如此此道之所以可貴也然則君子惟修道之爲務而已若容色詞氣上着力祇爲色莊祇成外飾耳

君子人與二句

與字不作疑詞也字不作決詞是抑揚其詞以深予之也但人與從當局節操上看人也從平素涵養上看也

興於詩三句

胡雲峯曰興於詩是知之事成於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於禮是行之事成於樂則行之熟故曰仁熟

三年學章

何氏註孔曰穀善也言人三年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所以勸人學

蘇子由曰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成功者世無有也趙竹坡曰蘇氏仍是古註意但釋不易得不甚理順

龔畏齋註曰三年從何年算起僅三年學註何以云久三年不志於穀以初學言之似多有其人又何以云不易得耶曰此太學國學之學非爲學之學也君子學以致其道亦此學字與孟子學則三代共之戴記入學出學與學視學學字皆一例先儒以爲學釋之於經文殊說不去曰入太學者不一此應確指何人曰此王制所謂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者是也蓋俊選入太學皆學業已成可以待用者如今之選貢入監肄業能一年不志於穀者誰耶以古推今可例觀矣

師摯之始章

何氏註鄭云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

隋書經籍志曰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朱竹垞曰如隋書所說是太師摯錄詩以關雎爲始也論語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是也

龔畏齋曰考儀禮鄉飲酒禮升歌三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三終樂南陔白華華黍間歌三終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合樂三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合樂三終所謂關

雎之亂也然不獨鄉飲酒用之鄉射亦用之射事繁且久略歌笙間三節而不略合樂以其爲鄉樂之正也燕禮亦用之由歌笙間而遂歌鄉樂其節次與鄉飲酒同賈公彥云燕是侯禮下歌士大夫樂故以鄉樂言之也然則孔子自衛反魯者三師摯在官爲何時曰初自衛反魯有定公喪中自衛反魯有开官氏喪皆不宜與師摯論樂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樂正雅頌得所之時與師摯共事宜在此時耳

有婦人焉

顧亭林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陳師誓衆之言所謂十人皆身在戎行者而太姒邑姜自在宮壼之內必不從軍旅之事亦必不幷數之以足十人之數也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方且以用婦人爲紂罪矣乃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理之不可通或文字傳寫之誤闕疑可也

貳拾肆 册95½版
2B

溝洫

溝洫田間水道也閻百詩曰溝洫只可當史記河渠書渠字不可以當河字班固取以名其志誤矣禹當日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蓋方其治水輒隨手治民間之田治水所以救溺也治田所以救饑也上世純以民事爲主豈若後代有在官在民之別哉

何義門曰此治天下之小水非指行井田也朱子或問中以濬畎澮距川釋之爲得本意天下之小水無所不治則尺土寸壤無不可宅與上卑宮室對照尤審

龔畏齋曰此禹歳修黃河常功也蓋黃河三汎不爲害全賴溝洫容受一年不盡力則四尺八尺者皆淤而澮川亦視此矣農民於田首各有二尺之遂則自知用力溝爲十夫所共或四井三十二家之邑所共洫爲百夫所共或四邑一百二十八家之邱所共非官督率之則畚鍤不齊年年定爲常功故

曰盡力溝洫也

又曰古制徧天下皆爲溝洫則沿河南北東西數百里莫不有溝洫沿九河南北東西數百里亦莫不有溝洫以黃河之水散灌於數千里溝洫中則盛漲能容不致潰決以黃河之泥散布於數千里溝洫中則河身泥少不致擁塞泥在溝洫則冬月可以挑濬泥在河身四時無可施功此禹所以治溝洫即治黃河二百餘年無患也厥後商因河決而五遷都周定王五年河南徙知其溝洫之治不能如禹之勤後世溝洫不復貫讓所謂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予每讀盡力溝洫未嘗不太息痛恨於商鞅之不仁也

又曰集註云正疆界備旱潦未嘗不是然特遺其大者耳外此尚有限戎馬之足一層註亦未及然則溝洫之盡力蓋一舉而四善備也

子罕言利章

龔畏齋曰論語孟子及十翼夫子言利誠罕矣至命與仁言之不一且朱子講爲之不厭二句爲之謂爲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以仁教人論語凡二十餘事表記更多安得罕言耶言命亦屢見且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欲人人爲君子卽欲人人知命又安得罕言耶涂品峯嘗言與字作從字解言所罕言者利而所從者命所從者仁也此飾命仁上加兩與字與子之所愼子不語子所雅言文法大別此條程子大誤朱子引入集註亦誤但其語自漢儒張禹已然不自宋儒始矣

執御乎三句

集註御爲人僕所執尤卑之說非也周禮御列書數之上故列官多員不比書數之不列官者大馭戎僕皆中大夫齊僕下大夫道僕田僕皆上士春秋荀林父輩爲君御戎後皆爲上卿自車戰廢御者不能見大功於是御始不重安得概之於春秋以前也

太宰

閻百詩曰孔氏云太宰官名或吳或宋未可知也按孔子嘗曰長居宋應是年十九娶於宋之亓官氏之女時後去曹適宋遭桓司馬之厄微服而去安得有六卿之長向子貢以問事故鄭康成註以爲是吳太宰嚭蓋哀七年夏吳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十二年夏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秋子服景伯謂子貢子盍見太宰太宰嚭說又史記子貢嘗南適吳鄭故以太宰屬吳余謂是固然矣獨忘卻檀弓吳夫差侵陳陳太宰嚭使於師孔疏謂此陳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是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專車辨肅愼氏之砮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當日所爲多聞而震矜之者皆在陳事故陳太宰以爲問屬吳似尤不若屬陳縱多能不指上數事集註亦不當遺或陳二字

趙竹坡曰邢疏以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太宰諸國雖有太宰非上大夫然發問豈必上大夫楚陳皆有太宰宋皇國父爲太宰傳亦未嘗言爲上大夫也

吾有知乎哉章

何氏註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邢疏言我有意之所知不盡以教人乎哉無之也

趙竹坡曰按此說頗與下意貫串何屺瞻曰吾有知乎哉五字即在下截有問必答處生出

程子曰無知也者盡以告人與無隱乎爾同

何屺瞻曰鄙夫固空空然義理本其所自具叩而發之則可盡以相告矣

鳳鳥章

何義門曰不欲斥言明王不作故僅以文明之瑞爲言

子路使門人爲臣章

王充論衡曰孔子罪子路也已非人君子路使門人爲臣非天之心而妄爲之是欺天也趙竹坡曰按集註謂臣爲家臣從包註邢疏也夫子從大夫之

後不可徒行徒行且不可意子路以家臣治喪未爲過也下云且予縱不得大葬馬註謂不得君臣禮葬集註從之是王說亦可存參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

何氏註孔云言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趙竹坡曰按聖門欲以君道尊師非一日矣故曰久矣哉伯牛有疾章集註亦云伯牛家以君禮尊夫子也

雅頌各得其所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石林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爲周德之衰大雅爲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爲首而武次之賚爲第三桓爲第六以所作爲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爲大小頌以所作爲先後者詩未刪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爲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爲先後者刪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註疏之遺

吾見其進也二句

朱以九曰止非止息之止乃止至善之止即聖賢歸宿之地也惜其早卒但見其精進之日未見詣極之日耳

後生可畏章

王若虛論語辨惑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年四十而見惡焉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概觀之亦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爲而言此過於厚也趙竹坡曰按東坡以此等爲有爲而言極有深意

巽與之言三句

閻百詩曰集註以法言巽言作對而與字之神不出惟左蘿石文云言也者所以匡救人也人之流於失者或有萬端而我之先後之者止持一法則其勢必窮於是法語之言不得不巽以與言之而言者之心亦大非獲已矣

匹夫不可奪志也

夫志氣之帥也一帥當權萬夫辟易須在匹夫上着意匹夫者一人之稱也

對三軍之衆言不可奪莫泥死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皆是不可奪處

是道也何足以臧

趙竹坡曰胡康侯解詩云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朱公遷云仁則不忮義則不求此又是子路進步境界胡說正二節之意朱說正此節意也子路以不忮不求爲主則須常把持不放以仁義爲主則自然中節而不至有忮求也

朱以九曰學問時時舍便時時進終身誦之是有不能舍以一善塞衆善之門則何用不臧者又何足以臧矣曰用見道中還有許多作用由此充之可處處盡善曰何足見道理無窮不可以一善自足由非不能用也誤以爲只用此不忮不求而足以臧也夫子是以警覺之故善學者恒舍其所有善教者恒奪其所有

可與立未可與權

立者中立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未可也權字宜對立字看立者固執之義權者時措之宜也如伯夷聖之清立於清也柳下惠聖之和立於和也伊尹聖之任立於任也孔子無可無不可聖之時者也權也漢宋人皆不識權字皆以爲常則守經變則行權認權與經二也烏知經爲體而權爲用猶經爲衡而權爲錘也體用不可分猶衡錘不可離也倘常則體不兼用變則用不由體猶常則用衡而不用錘變則用錘而不用衡也可乎不可乎

唐棣之華節

何氏註華反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未之思也

何氏註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見矣

趙竹坡曰按舊註上章合此爲一章故有此牽強之說似不足取

君召使擯 執圭兩節

龔畏齋曰晁氏以孔子無朝聘往來之事以使擯執圭二條爲孔子嘗言其禮當如此非也此蓋定公十年齊聘魯魯使孔子報聘二事也春及齊平齊以魯用孔子必霸故先聘魯魯卽使孔子報聘共約爲夾谷之會夏旣會盟齊歸田謝過更恐魯速霸因以計去孔子有女樂之歸此蓋按時事而可知者其不見於經者魯史必有之孔子削之幷歸女樂亦削之嫌於暴己之功顯君之失也若如晁氏之說魯論豈肯自亂其紀事之例乎

入公門章

汪武曹文講首節云嘗考魯有三門曰路門曰雉門而其最外者曰庫門其制擬於天之之臯門者是也凡庫門與雉門路門皆可曰公門而此誌夫子入朝之始則所謂公門者蓋庫門也夫此門也不惟遠乎治朝之堂抑且未及外朝之位講三節四節云此君之外朝也云云過此則爲雉門略而不書何也與入庫門同也入乎雉門而君治朝之堂在焉蓋魯有三門亦有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內治朝在雉門之內燕朝在路門之內而治朝者乃日所常朝之地也其堂之高凡七尺故其階爲七等諸有位于朝者其位列於中庭之左右而有北面東面西面之別焉夏官司士所爲正其位者也夫子於此兩手摳衣歷階以升密邇至尊在斯時也彼其視過位之時其森嚴固已有間而况較之入門之始乎講五節旣畢總收云至若所謂燕朝者蓋君退自治朝則聽政於斯而羣臣不從入焉其在公族則常朝於斯而異姓者不與焉故其事不復書也蓋玆之所書者人臣常朝之儀故於治朝之事書之獨詳而必先之以過位又先之以入門以其爲常朝所必歷之地而連類以及之所以見其處之各有其節而不敢苟也其自記云古者天子諸侯皆有三朝以魯制言之庫門之內爲外朝雉門之內爲治朝路門之內爲燕朝治朝

與燕朝皆可謂之內朝文王世子公族朝於內朝謂燕朝也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謂治朝也然以治朝對燕朝言之則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外朝以官是也庫門內之外朝載於周禮三公孤卿以下設位于庭中所謂面三槐而左右九棘者是也然非君所常御之朝故曰君之虛位惟國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而所謂燕朝者玉藻則云君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路寢卽燕朝也以此見羣臣不從君入也周禮王眡燕朝則大僕正位掌擯相註云王圖宗人之嘉事則燕朝疏云君燕羣臣則在寢燕亦有朝但因燕而朝燕禮已有成文故鄭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爲燕朝以此合之公族朝於內朝文益知異性之臣不得常在燕朝也蓋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當必在此存疑誤以過位爲治朝而以升堂爲路寢之內朝集註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爲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人君乃有虛位

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況朱子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爲最外之外朝庭有三槐九棘者則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爲治朝無疑也存疑誤以文王世子所謂外朝卽周禮外朝而以治朝當之故遂以堂爲路寢之內朝而不知其非耳

立不中門

閻百詩曰集註謂當棖闑之間陳氏釋曰門兩扉扉兩旁各有木謂之棖當兩扉之闔處又樹一木以當扉常設而不動謂之闑因有間則凡出入不能當兩扉之中只就一扉內取中是在棖闑之間矣君出入則就棖闑之間取中而行臣不敢當中只靠邊行立亦如之也明確之至又曰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闑右者自外而言門之東扉也出入皆由此却非蓋天下東西有定而左右無定當其自外而視內也闑向北則門之東扉爲闑右不待言及自內而視外也闑向南則闑右不又在門之西扉乎安得謂出入皆由一處今之屬吏謁上官由東角門入謁旣畢輒從西角門出朱子言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謂右扉之中也尤非蓋玉藻閏月則闔門扉立於其中聽朔此在國之陽之明堂豈屬平常朝門若朝門未有不洞啓兩扉者觀鄰國來聘卿大夫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可證余因悟來聘者所謂闑西乃本國大夫士所出之闑右所謂闑東豈本國大夫士所入之闑右哉至賓入不中門不履閾與本國臣子全無異此又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云爾

上如揖兩句

何氏註鄭云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忘禮邢疏云上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趙竹坡曰按此亦可備一說

君子不以紺緅飾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孔註一入曰緅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縓禮練衣黃裏縓緣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緅爲縓則緅不可爲近喪服趙竹坡曰按邢疏亦知緅之非縓而不能正孔氏之誤石林正其誤矣而亦無以釋經也愚謂非獨緅不得爲飾練服卽紺亦不得爲齋服齋服玄冠玄端非紺也意者紺緅皆間色其不以爲飾猶之紅紫不以爲褻服乎

何義門曰褻服當黑色

緇衣羔裘節

邢疏云緇衣羔裘謂朝服也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註不言色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色玄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是羔用緇衣爲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故知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麛裘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麛裘故聘禮裼降立註引玉藻云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熊氏曰臣用絞君用素皇氏曰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時成熟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與息民異也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趙竹坡曰按邢氏此疏最爲詳核但言緇衣未兼祭服於義不備王制三公一命卷疏云諸侯大夫士自祭士則玄端大夫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玄端少牢大夫祭朝服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筮於廟門之外主人朝服明日主人朝服卽位於廟門之外故知祭服卽朝服也又黃衣狐裘兵事用之詩羔裘章孔疏詳引裘制及此云若兵事旣用韎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襄四年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定九年傳云晳幘而衣貍製是也故知兵事亦用黃衣狐裘也

齋必變食至多食

註疏以必有明衣布屬上節末而以齋必變食屬此章首邢疏曰自此以上皆蒙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亦齋者孔子所愼若食之或致困病則失嚴敬之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趙竹坡曰按邢氏此說甚有意義凡常雖聖人恐不能如此勢有所不可也又况聖人之言則著爲教若責人之凡常如此是不知民生之疾苦艱難矣

狐貉之厚以居

閻百詩曰此句解若作裘與上狐裘複作燕居又與褻裘複蓋居卽居吾語女之居詩秦風文茵暢轂文茵車中所坐虎皮褥也夫子亦取此二獸皮爲坐褥以其溫厚可適體耳

不時不食

何氏註鄭云非朝夕日中時

割不正不食

朱以九曰割乃宰割之割而曰不正者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無故而殺者不正也

不多食

閻百詩曰不多食諸家俱不承薑說余謂不撤薑食不多食正與惟酒無量不及亂一例語耳通章不食俱專指一物何獨此而忽泛及耶亦不倫矣

雖疏食節

何氏註三物雖薄祭之必敬邢疏曰祭謂祭先也按玉藻云惟水漿不祭又云爪祭上環知此三物雖薄亦祭先也

廄焚章

王讜曰今人云韓文公讀不爲否言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趙竹坡曰讀不爲否其說似新而筆解却無之

侍食於君節

義門讀書記引玉藻云若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辯嘗羞飮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飮而俟上一段祭是客禮命之祭君不祭可知而仍先嘗君食乃不敢當客禮也下一段則侍君而偶賜之食與禮食異不爲君所客者則君使膳宰自嘗羞而不先飯夫子本僅侍食而猶先飯者蓋以臣之侍君尤當遠嫌不必待以客禮而始不敢當也

閻百詩曰禮君賜食以客禮待臣則無膳宰在旁故先自祭後命臣以祭祭訖品嘗食所謂後祭先飯也孔子之異於人在不待君命之祭輒自同於膳宰避客禮云集註不本玉藻而引周禮甚不合

又曰集註若爲君嘗食然此句最妙蓋正嘗食則膳宰自取君前之食嘗之此臣侍君乃臣自嘗己前食非正嘗食故曰若也

羅泌路史曰禮食必祭祭先飯祭乎其始飯者也古者將田祭貉將射祭侯

用火祭爟用師祭禡食必祭先倉爨必祭先炊養老則祭先老不忘本也先衣先虞先蠶先卜先馬先牧先農先畜先食先酒皆其類也玉藻云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路史於此斷句）是故孔子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趙竹坡曰按路史以先飯爲所祭之神論自該博但君祭先飯無與夫子事無庸記於鄉黨耳

見齊衰者見冕者

有齊衰服之人或三年或期年或三月服不暫釋於其身此見之是眞見其服此者冕孤卿大夫之冠也或希或玄惟朝聘天子及助祭於公始服豈孔子所得燕見哉此見之不必眞見其服但當服此者故邢昺以見大夫三字疏見冕者得之矣（孫學濂曰冕字活）

筆耕錄卷一終

涇縣胡鼎受亭輯

先進章

何氏註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趙竹坡曰按謂先進後進爲先仕後仕正對下用字言義亦可從

從陳蔡章

龔畏齋曰古註分兵圍絕糧爲二事不可易也此章正哀六年兵圍事事在正二月間若三月則吳伐陳陳不能與蔡謀圍孔子矣後人因家語有絕糧七日一語遂將問陳章絕糧合爲一事然家語所云絕糧非問陳章絕糧也彼章明云在陳此章明云陳蔡安得合而爲一且靈公卒已五年安得有靈公問陳耶匪兕之歌正此年事也

冉有

閻百詩曰冉有以哀公三年己酉季康子召至魯十一年丁巳與康子問答中間既從陳蔡又使之荆自不仕季氏意者家臣員輕故可暫舍師門誼重仍須省侍乎亦可謂服勤者矣

子游子夏

按孔子厄於陳蔡年六十三歲爾時子游年十八子夏年十九赫然以文學名此文學豈後代文人學者所略能髣髴而年纔知許異哉

閻百詩曰檀弓不知何人所作而一篇之書獨於子游極其稱譽今卽其書攷之大抵當典禮譌闕無所考訂之時人之有疑勿決者以質諸子游故前後典禮所關者十有四皆以言游一言爲可否亦足以見其爲時人之耳目雖汏哉叔氏之語若譏之而實尊之然則游以習禮列於文學茲其爲文爲學蓋三代典章之遺賴游以有存者信如朱子所謂豪傑之士矣

孝哉章

何氏註陳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趙竹坡曰按此謂父母兄弟皆信其孝故人不得離間義亦可用

趙竹坡曰吳氏謂夫子之於弟子未嘗稱字近有以孝哉閔子騫五字屬人言者可從

顏淵死鯉也死

邢疏案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由大司寇攝行相事以哀公十六年卒年七十三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則顏淵卒時孔子年六十一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則伯魚卒時孔子蓋年七十左右據其年則顏淵先伯魚卒而此云云又似伯魚先卒者王肅家語註云此書久遠年歲錯誤未可詳也或以爲假設之詞也

閻百詩曰仲尼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余謂三十下脫七字蓋生於魯昭公二十八年丁亥卒於哀公十二年戊午方合三十二歲之數是年伯魚亦卒在前不然如王肅註爲假設之詞豈不笑滾了人

愚按陳蔡之厄孔子年六十三歲若如舊說則顏淵已前卒兩年何以從者猶有顏淵列四科之首乎則閻氏之言自爲可信

由之瑟章

朱以九曰人多就子路造就上說予謂當就造就子路說堂字室字俱從門字生出拒於門之外正欲引入於堂之內也

問師於商章

朱以九曰子貢自是過一邊人所以與師相契得夫子一言不惟師與商受陶鑄而子貢亦在點化之中矣末節過猶不及王觀濤曰倒說不可平說不可黏着二字說亦不可

季氏富於周公章

龔畏齋曰襄十一年作三軍三分公室武子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

征不入者倍征昭五年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盡征之而貢於公哀十二年用田賦又費卞鄆東野等皆其私邑擅魯國之半十分取二而加以累世蓄積此其所以富於周公也又曰學說有鼓以徵學士鳴鼓集衆以攻也

朱子以爲聲其罪以責之似非本義

何氏註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邢疏引杜預曰卿士王之執政者也趙竹坡曰按此說有理言魯之執政乃富於王之執政也

柴也愚章

何義門曰愚魯是氣質之偏辟喭是氣習之偏集註四者性之偏按性如何有偏

回也其庶乎章

何氏註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

韓筆解貨當爲資殖當爲權字之誤也子貢資於權變未受性命之理

朱以九曰人心惟空能受心空而意念不着能受境也境空而計較不生能受命也賜不受命貨殖億中億則不空屢中則不屢空故夫子以賜知慧熾然之日特地把箇第一冷淡人下他一剩也然回非無億也意息意滅回之所以空意作意起賜之所以中也不觀夫子無知空空如也

子張問善人章

龔畏齋曰註訓善人質美未學質美則是未學則非夫子三稱善人不得而見勝殘去殺七年卽戎此何等身分而可以未學目之耶程子以漢文景當之文景豈未學者耶或謂質美未學宜細看然子羔質美未學不可宰費則能爲邦能教民者非未學明矣不踐迹者言天性本美所行暗合古人雖學而不藉於學也不入室者言其志止於此如漢文制度禮樂謙退未遑固不求至於禹湯文武也後漢黄叔度管幼安皆當在善人之列餘皆可以此說及程說通之

論篤章

註疏通上善人之道爲一章何氏註論篤者口無擇言君子者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按此是與二字猶言是所謂善人與

子路問聞斯行諸章

朱以九曰公西華不是兩疑而問見得天下事宜行況由又是勇於行者夫子忽然制他故赤之問殆從由起見耳李衷一曰夫子總是要他行由宜斟酌求莫姑待進之退之全要看他點化處繆西谿曰退之亦是進之夫子只退他兼人不會退他行要認

何氏註包曰賑窮救乏之事邢疏若周人窮乏當賑救之事

子畏於匡章

韓筆解死當爲先字之誤上云顏淵後下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

宗廟會同

閻百詩曰時文有宗廟會同四句文云時至春秋古禮盡廢人惟不見諸侯之朝天子而與祭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宗廟而無復有相天子之宗廟者矣人惟不見諸侯之從天子而合謀也則所見者惟諸侯之會同而無復有相天子之會同者矣不知宗廟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宗廟則有序爵以辨貴序事以辨賢皆所以相也會同者天子之事也天子之會同則有聽禁於王都請命於方岳皆所以相也則宗廟會同之相非諸侯而何哉艾南英極稱之余按相天子之宗廟乃大宗伯之職小宗伯佐之周禮大宗伯云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鄭註治猶簡習也豫簡習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賈疏詔相王之大禮者謂未至之時詔告之及其行事則又相之小宗伯云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於諸侯何與相天子之會同上擯則大宗伯周禮朝覲會同則爲上相鄭註相詔王禮也肆師爲承擯小行人亦爲承擯

蓋一佐大朝覲一將幣於四時常朝至末擯司空之屬嗇夫爲之見覲禮又於諸侯曷與乎想偶因論語相維辟公遂認相天子之宗廟爲諸侯不知此句與肅雝顯相相予肆祀皆謂助祭者而非詔禮者之相邪昺論語疏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妙已然漏却祭祀之小相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魯語宗人夏父展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其官一也是諸侯上相則宗伯小相必宗伯之屬若魯語所稱宗有司者亦謙而願爲焉證據皆晝然奈何舍之而別爲解復有高心空腹如艾南英者從而和之耶

又曰端章甫卽束帶立於朝願爲小相卽可使與賓客言也亦自思從政爲大夫豈妄思周天子與之一諸侯非諸侯而何乃指諸侯之事非人也當春

秋時禮不盡如古故僖二十八年傳鄭伯傅王用平禮也杜註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蓋時能相禮者亦希鄭伯素以知禮名故用以相王非合周制若宣十六年定王享士會原襄公相禮襄公周大夫豈屬五等諸侯哉胡朏明曰傳言用平禮則周東遷以前未必然可知

何義門云周禮殷頫曰同註避宣祖諱故改曰衆

宗廟之事四句

閻百詩曰有持宗廟之事四句文見示者稱爲汪鈍翁弟子其中段云至於時聘以結同盟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皆廟見而廟受之如會如同孰非有事於宗廟者哉鈍翁評玩一如字宗廟會同分對不得向來習解俱未了此惟此如字方醒余曰陳用之禮書明明言朝覲宗遇之禮行於廟朝會同之禮行於國外凡時見殷見皆王爲壇合諸侯而命事或政於宗廟無涉卽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郤地閑郤之地也如定公十年夏公會齊侯於夾谷何從有宗廟來且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二句乃大行人之職文不切會同切會同則上文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是鈍翁之評殊多傳會

點爾何如節

鄭曉古言曰曾皙言志非有待於春及童冠也就是眼前一時事當承問時正是季春穿夾衣坐中又有童冠在側地又正在沂水旁舞雩左右故云然乃其所遇在此卽所樂在此所志在此故也若使晳是時有國有邑其志又必欲一國一邑之人各得其所矣夫子所以與之者只因三子是妄想點是眼前事耳若必等待此時此景與妄想何異趙竹坡曰按此說卽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之意閻百詩曰塾講有謂某每怪曾點鼓瑟三子之撰一一入聽聖容徵哂明見無遺耳目交用不妨手揮大是異事余謂仍有口歌蓋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有自鼓而自歌者孔子取瑟而歌趙武靈王夢

見楚女鼓瑟而歌是也有一人鼓瑟一人歌者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是也有二人鼓瑟二人歌者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是也無徒瑟者當點承夫子問口已罷歌手亦停揮但微有瑟音故曰希鏗爾則投瑟之聲黏下文史稱劉穆之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劉炫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爲千百載異人豈知聖門已有其人

又曰有來問者謂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朱子採入集註似爲可信余曰此子虛烏有之言也春秋昭公七年季孫宿卒孔子年十七曾點少孔子若干歲雖未可知然敘坐次於子路則必少九歲以上也可知孔子年十七時子路甫八歲點不過六歲七歲孩童耳烏得有倚國相之門臨喪而歌之事檀公多誣莫此爲甚

韓筆解浴乎沂浴當爲沿字之誤

王充論衡載此爲雩祭暮春四月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乎沂

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趙竹坡曰此說絶異不足取

曾晳後

何屺瞻曰曾點是見得三子儘好何故不見許於夫子故獨留再問不是自喜見許眞以夫子爲薄三子也

惟求則非邦也與二節

何氏註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趙竹坡曰按此二句不作點問最爲有理不然夫子已告之以安見非邦不當復問赤之非邦也

何義門曰自卿大夫而下有都官而無宗廟自附庸而下有通問而無會同此宗廟會同所以爲諸侯之事也按附庸而無會同不達於天子故也

在邦無怨二句

何氏註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不憂不懼

朱以九曰憂懼自外來安保其無不憂懼者從自心不疚上來夫子是說不憂懼人多說無憂懼者何也

子張問明章

何屺瞻曰易疑者不疑易信者不信合來方是明無不照

子貢問政章

閻百詩曰我閻前輩由也果於天下事無一不喜其大全故問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無二不思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次問政則必窮所去此條可補入集註

去兵去食

顧亭林曰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國所以足食而不待豳土之行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國所以足兵而不待淮夷之役也

苟其事變之來而有所不及備則梃鉏白梃可以爲兵而不可闕食以修兵矣棘蒺艸根可以爲食而不可棄信以求食矣古之人有至於張空拳羅雀鼠而民無貳志者非上之信有以結其心乎此又權於緩急輕重之間而爲不得已之計也明此義則國君死社稷大夫死宗廟至於輿台牧圉之賤莫不親其上死其長所謂聖人有金城者此物此志也豈非爲政之要道乎孟子言制梃以撻秦楚亦是無待於兵之意

又曰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鑄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爲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於大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此語也

又曰以執兵之人爲兵猶之以被甲之士爲甲公羊傳桓公使高子將南陽

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

何屺瞻曰觀周官小司徒及司馬法則所謂兵者卽其民也召募始於桓文初無所據當孔子時舍井田邱甸之民豈別有可去之兵哉下二節問答但欲窮此理之極而非實事也

趙竹坡曰兵以義死財以兵散而信自在天壤間蓋民信已在前至此不過下罪己之詔布哀痛之言以使民振起耳非去兵去食之後單有一箇使民信之法也

盍徹章

何義門曰哀公發問之意本爲年饑之時徵斂不給而商所以足國用者其初亦非欲加賦也特聞行徹之論誤以有子之意反在減二爲一務欲損上益下則於足國之道遠矣故疑而再問首節不必入加賦二字蓋當饑歲而議加賦雖至愚者不爲也

雙巽齋曰哀公問意非必如註加賦云云也蓋賦不能供斯用不足如能供則無不足矣常額尚以年饑不能供又加多於額外雖敲扑日施安能強以所無乎且既已二矣何容復議加也竊推公意殆欲重刑以使民無逋賦抑或思以雜稅中爲巧取之術與或謂二既不足徹何以能足曰惟其二也所以豐足而凶不足也惟其徹也所以豐凶無不足也蓋徹者合公於私其作也通八夫之力於一井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其收也均公私八百八十畝之入於一井八家各得九十九畝之入爲十之九君共得八十八畝之入爲十之一私田無稅民心感悅不私其粟則八十八畝之所入常羸額外無征餘一餘三凶年有備不待賑則倉廩之所留無算所爲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也若二則別公於私而另賦其私若賦私田不復能責民之盡力公田而八十畝之所收有限民怨倍賦私田所入互相容隱而逐畝所取之十一有名無實幸而年豐公私所入二優於一而民無有餘積不幸

年凶公私不能及額甚或一無所入而君民俱困矣所謂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也

又曰徹本豐凶兼足良法而春秋時或不足者以軍役繁興農業荒廢故也暴君汙吏不明其不足之由任意加賦變什一爲什二而軍役仍不息故君民愈交受其困然有若仍以徹勸者蓋什二之後忽復什一民喜出望外自當踴躍急公若更能弭兵息役盡力南畝則有如孟子所謂不違不奪穀不可勝食者斯更永無憂國用矣

愛之欲其生節

蕭拙齋曰一友問夫子告子張辨惑第舉愛惡生死未知其果何若指余曰生死猶晝夜非人所得爲也高者超生死其次任生死正也仙家者流貪愛未除執吝形骸每欲其長生如佛氏之流又惡形骸之爲累欲其速死斯二者皆違天而徇私者也仙家之說人多溺之而佛氏之談高曠者甚蓋自孔門如琴張子桑戶之流已紛紛昌其說矣子張好高恐且信之故夫子因其辨惑而告之自夫子提出而爲老佛之說者可以不爲所惑矣若以愛惡欲人之生死人皆知其非何惑之可辨

誠不以富二句

趙竹坡曰古註以此二句跟是惑也說猶言不足以富己之德而適足以爲異而爲惑耳

片言章

朱以九日折獄不是實有此事味可以二字夫子蓋自其素行許也記者理會得此意故實之曰無宿諾

在邦必達二句

閻百詩曰讀書偶記曰在邦必達矣何以又云在家必達其實在家難達甚於在邦余謂卽齊家難於治國之說

先之勞之

何氏註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

子之迂也

鄭論語註迂作于往也

樊遲請學稼

先儒謂樊遲學稼學圃卽許行與民並耕之意

專對

閻百詩曰專擅也卽公羊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詞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之專大全辯載一說曰通義理識時勢不拘君命不執成規正得其解集註專獨也本何晏說者遂謂使有正有介正使自能致辭不假衆介之助果爾先王遣聘只使者一人爲上擯足矣胡爲而從以上介及衆介耶蓋應對之事使者固多而上介次介末介亦非噤無語者聘禮一

篇可見專擅也亦與上違字關合

其身正章

何義門曰此節要重講下截則上截鞭辟愈有力令無不正身有不正耳此章全是辨令

必世而後仁

何義門曰程子謂三年有成因周之舊然則必世後仁者其繼亂之後無可因者乎

苟正其身矣章

何義門曰正其身主臣言正人人字兼君民說

子退朝冉子退朝

閻百詩曰子退朝是退魯君所日視之內朝一名治朝在雉門之內路門之外者冉子退朝是退季氏所庀家政之內朝一名私朝在寢門之外者陳用

之誤會國語之文謂卿以下有二朝不知其一仍屬公朝敬姜明言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君之官職豈令議於私家乎

吾黨有直躬者章

呂氏春秋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何氏註周曰有因而盜曰攘邢疏因羊來入己家其父取之

何屺瞻曰如何要隱正謂其於理未有當耳則就其隱時義理昭然自在是非之禮即在惻隱羞惡之中並行不悖在中之解如是原無所枉也苟有過人必知之直之至矣因論春秋書夫人孫於齊夫人之喪至自齊剖析及此

徐自溟曰直躬是任直於躬而不顧其父者若父子相隱則是躬不任直而直在於心曲隱微之地故曰直在其中

人而無恒章

何氏註鄭曰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易所以占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

趙竹坡曰按註謂無恒之人其病不易治雖巫醫無如之何猶心無定主即易亦不能占也惠伯論南蒯之筮亦是此意

朱以九曰夫子致思有恒之意非徒慨無恒也一說不可以作巫言此心不可以對神明不可以作醫言此心不可以寄命脈一說不恒其德其德喪矣而或能承之以羞則此羞心乃轉恒之機也奈何人之不一自占也竟置而莫之羞也占不在易一念能醒便是羲文清夜自思亦有圖象

憲問恥節

何氏註孔曰邦有道當食祿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按此以恥也單屬下句說

危言危行節

朱以九曰不言孫言而曰言孫極有斟酌非是一味柔順也玩邦有道危言在危行之前邦無道言孫在危行之後亦有斟酌大可理會

有德者必有言章

何義門曰有德者未必以能言稱然因事而言則言之中理可必也仁者未必以勇著然義理所當為則為之必力可知也

羿盪舟

顧亭林曰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濰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斟鄩何道取之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註為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

又曰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陳其銳卒謂之跳盪別帥謂之盪主晉書載記隴上健兒歌曰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唐書百官志矢石未交

陷堅奐衆敵因而敗者曰踐盪盪舟蓋兼此義與蔡姬之乘舟蕩公者不同

趙氏曰陸氏釋文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奡蓋古傲奡通用宋吳斗南因悟卽此盪舟之奡與丹朱爲兩人也蓋禹之規戒蓋但作傲慢之傲下何以又曰傲虐是作乎以此知丹朱與奡爲兩人也曰罔水行舟正此陸地行舟之明證也然則南宮适所引正指丹朱所與朋淫之人而非寒浞之子斷可識矣

俱不得其死然

李孫亨推蓬牕語曰俱不得其死爲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而以然字屬上句蓋由也未然而羿奡則已然也

爲命章

龔長齋曰春秋善於辭命者多矣何獨稱鄭也不知此非獨稱鄭幷欲他國爲命者皆如鄭也爲命上不著鄭字知夫子祇泛論爲命之當如四人耳語意與臧武仲之知四句同

子西

何氏註馬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毛西河以楚子西卒於孔子之後或人不應問及以鄭子西當之趙竹坡曰按鄭子駟之子公孫夏爲子西其才品尤在楚子西之下當以楚子西爲是

龔長齋曰子西爲令尹平王適無極不能泣諫子常專權禍國不能救正昭王卽位十年無歲不有吳師不能未雨綢繆前不能及令尹子文之紓難孫叔敖之佐伯同時不能及沈尹戌之忠壯申包胥之復楚其他雖有足錄要皆人之所能或人顧側之子產管仲之間實爲擬非其倫宜夫子聞而鄙之也

何屺瞻曰彼讀若賁卦之賁哀也廣韻在五寘中註召白公致亂按孔子卒於哀公十六年夏四月白公殺子西在七月趙竹坡曰按屺瞻攷白公之亂事甚精以彼爲哀哀其將致亂也

奪伯氏駢邑三百

何氏註孔曰管仲奪之趙竹坡曰按此或伯氏有罪管仲爲政而黜其邑亦不可知亦未必其自有之也

閻百詩曰集註引荀子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以證駢邑三百而三百字爲數方明蓋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駢邑今臨朐縣是管仲所食之邑不止於此此特其一爾余因悟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朱子疑七百里恐無此理不知里也社也一也二十五家耳七百二十五家乃萬七千五百家非如古者路程以三百步爲里之里然孔子得之卽足以王故子西以爲不可今論語序說節其文爲以書社地封孔子去七百字書社將何所著然則哀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封晏子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呂氏春秋越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荀去卻五百三百字其可得通乎讀史不熟雖大儒亦不能無遺誤矣

孟公綽章

公綽不欲可以鎭靜而爲重臣不可當劇而爲任臣非貶公綽見魯失官人之道趙魏滕薛俱假借言之不可認眞

子路問成人

顧涇陽曰子路問成人高氏某云此恐是子路商論人物之語非爲自家發問也某聞而豁然閻百詩曰按此蓋以答處知之不然聖人不如此答外註胡氏曰今之成人以下乃子路之言當以此解爲確不然聖人不以子路所已能者教之第難爲作時文者道耳黃氏某云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科舉之學力能亡經悲夫

公叔文子

註訓文子爲公孫枝按孔註作公孫拔公孫枝秦大夫也註偶未檢耳

臧武仲以防節

何屺瞻曰雖曰不要君曰字不是他人卽指武仲自己藏頭露尾耳太崖謂時之人未見得他意思乃對信字說後人誤會都將曰字坐在旁人爲他解釋非也

龔畏齋曰武仲要君他國有效之者矣襄二十九年高豎以盧叛閭邱帥師圍之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與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之言如出一口矣嗟乎要君之罪不著據邑請後又豈止二人哉

閻百詩曰黃蘊生一節文起講云昔魯之臣有得罪以死而仍爲之立後者叔牙是也有得罪以奔而亦爲之立後者臧紇是也兩者皆成於季氏而武仲之事則尤有可論焉可謂能自斷案然按公孫敖以淫奔而魯人立文伯文伯者名穀敖之長子也猶可解曰此成於襄仲也若叔孫僑如出奔齊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非季文子乎臧昭伯從公伐季氏不克而出奔乃立臧

會非季平子乎祇緣起講尺幅狹不容如春秋之屬辭比事歷歷陳之又郊社之禮二句文中比云郊之禮有二正月行之爲祈穀十一月行之爲報本按仲夏之月大雩帝非又一祈乎季秋之月大饗帝非又一報乎不皆於郊行之乎參以陳用之言古歲祭大者四詩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又曰豐年秋冬報則春祈穀左氏所謂啓蟄而郊是夏祈穀所謂龍見而雩是秋報月令所謂季秋大饗帝是冬報周禮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邱是凡此正祭也二爲蘊生之所及二爲余之所補對云社之禮亦有二后土之祭在北郊社稷之祭在國中按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王社所在或謂在大社之西或謂在籍田參以陳用之言王與諸侯之社皆三其二社所以盡祈報之誠其勝國之社所以示鑒戒之理是社亦有四二爲蘊生所遺想蘊生博雅詎不記憶及此祇緣尺幅有限故只各以二事立義其體使之然也

桓公九合諸侯

龔畏齋曰桓公衣裳之會九兩幽兩鄄北杏檉首止甯母葵邱皆乘車非兵車也兵車之會四洮鹹牡邱淮皆兵車非乘車也若以九爲糾訓督則不以兵車作何解耶晉悼九合諸侯亦如本字解何得桓公獨異也穀梁傳兼數貫與陽穀二會爲衣裳之會什一不知二會專爲服江黃非大會諸侯也故可以不數

管仲非仁章

古註王子邕云管仲召忽之於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旣難亦在于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之不當死

何屺瞻曰程子桓兄糾弟之說無據特以兩人皆亡公子非有君臣之定分猶可以無死耳

顧亭林曰君臣之分所關者在一身華裔之防所繫者在天下故夫子之於管仲略其不死子糾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蓋權衡於大小之間而以天下爲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猶不敵華裔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

又曰有謂管仲之於子糾未成爲君臣者子糾於齊未成君於仲與忽則成爲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子糾之臣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論至於尊周室存華夷之大功則公子與其臣區區一身之名分小矣雖然其君臣之分故在也遂謂之無罪非也

大夫僎

閻百詩曰陪臣至春秋時亦稱大夫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者家臣之稱也非有如洪註僎本家臣薦之方並爲大夫之說成訝焉余曰請徵之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陳子亢后至子亢曰妻與宰宰卽

家大夫非齊與衛之通稱更徵之魯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司徒孟孫氏家臣官名故少儀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是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司馬叔孫氏家臣官名故襄二十三年以公鉏爲馬正註云馬正家司馬是更徵之晉趙簡子疾大夫皆懼董安于問於扁鵲趙簡子每聽朝不悅諸大夫請辠簡子曰不聞有臣如周舍之諤諤者且南蒯費邑宰而司徒老祁慮癸又南氏家臣是陪臣之復有陪臣矣故論語集註佛肸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孟子集註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皆確甚不必有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之說或曰然則仕於家曰僕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又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大夫之臣之賤若此將若之何余曰此古制也春秋時迴不侔矣大夫儼然比諸侯陪臣儼然比大夫所由來漸君子於此正可以觀世變矣

陳成子弒簡公章

蘇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偪嘗欲以越代魯而去之以越伐魯孰若從孔子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意也

蘇子由曰哀公三桓之不足以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

何義門曰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冀長齋曰程子駁左氏之言豈知哀公年少而懦若不告以可克之實則愈不能動聽矣且夫子所慎者戰以魯之衆加齊之半正萬全無害之實安得以爲非孔子言也

君子上達二句

蘇子由曰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于我不私于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邢疏曰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

微生畝章

朱以九曰栖栖正不固處固者痼疾元氣槁而不通夫子萬物一體所以栖栖以元氣周流天下而不瘰痹耳玩何爲毋乃字面微生非譏孔子設爲佞以探栖栖之意耳

賢者避世章

朱以九曰看賢者與逸民不同避世莫作桀溺避世之士看邱毛伯謂賢者志在行道避世是擇時而仕也避地擇國而仕也避色與言擇君而仕也皆非果於不仕也

作者七人矣 註疏連上節讀

何氏註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邢疏曰言爲此行者凡有七人邢疏又引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又引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朱以九曰作者制作也晦庵謂起而隱去因上下章而云然也不知作不可以言隱豈有先隱於本土復走出外境爲起去乎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子曰述而不作按作字還應作興起制作看七人正蒙云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也宋潛室云夫子自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七人皆作以垂教我今承七人之後只述而不作之意

子路宿於石門章

閽百詩曰或曰石門齊地隱公三年齊鄭會處卽此非也讀太平寰宇記古

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案論語子路宿於石門註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因悟孔子轍環四方久使子路歸魯視其家甫抵城而門已闔只得宿於外之郭門次日晨興伺門入掌啓門者訝其太早曰汝從何來乎若城門既大啓往來如織焉得壹執人而問之此可想見一自孔氏言自孔氏處來也夫不曰孔某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識不必如答長沮之問爲孔某此可想見二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分明是孔子正栖栖皇皇歷聘於外若已息駕乎洙泗之上不必作是語此可想見三據從魯郭門三字悟出情蹤誰謂地理不有助於經學與

何屺瞻曰是字是獨是他如此若作原來是他便大懸絕晨門祇見得雖便住手與字有未知聖人更用何法以旋乾轉坤之意蓋疑詞非剌也

諒陰三年

何氏註孔曰諒信也陰猶默也邢疏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

康成以爲凶廬非孔義也又云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謂卒哭除服之後三年心喪然後王自聽政也知非喪麻三年者晉書杜預傳云（按此下邢疏引云云皆見晉書二十卷禮志中非預解也）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惟杜預以爲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陰之證也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預又作議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答曰何必高宗云云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勿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之喪見於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苦枕凷以荒大政也自從廢諒陰之制至今高宗擅名於往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聖賢所以爲譏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遠遵古禮近同時制議奏太子遂除衰麻諒闇終制

趙竹坡曰孔氏釋諒陰愈於鄭氏凶廬之說邢疏引杜以明天子之禮可也若杜預本爲皇太子議皇后之喪服此則不可天子之元子猶士也豈得謂既葬除服乎太子爲母后服三年無所謂荒大政也何必云諒闇終制乎

古之人皆然

龔畏齋曰古人皆遵三年不言之制有夏并遵唐虞之制於喪畢之次年即位改元商以後則於先君崩之次年即位改元此則伊尹之妙于行權而遂爲萬世之經蓋外丙會命卿士伊尹則伊尹固冢宰也外丙崩於諒陰之二年未及即位伊尹令後世類此者或并不及二年者必多因遂以諒陰之二年歸之嗣王成湯二十九年甲戌之次年乙亥即追書元年即位後遂承以爲例而冢宰攝三年固自若也周繼商雖春秋之時亦然所以當喪未君王使不稱使也

衛靈公問陳章

蘇氏論語拾遺曰孔子以禮樂游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黎彌謂齊景公孔子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殆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黎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所不知故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

可也

龔畏齋曰靈公問陳哀元年春夏間事也是時靈公欲伐晉故問陳孔子不告以陳者不忍助其伐盟主也秋靈公問齊景公伐晉則孔子在陳矣吳伐陳陳乏食遂有絶糧之厄則絶糧與兵圍自是兩事

趙竹坡曰史記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絶糧朱子嘗辨之曰是時陳蔡方服於楚若楚王來聘陳蔡安敢圍之今按孔註陳亂故乏食亦不言兵圍孔安國在馬遷前當可據也

龔畏齋曰此年春陳閔公從昭王圍蔡陳與蔡爲仇豈復與蔡謀圍孔子且蔡請遷於吳亦不暇圍孔子矣

周介生曰忽然問陳兵氣露矣殺機一發此時已有父子爭國氣象夫子急於見幾故記者下一遂字蓋此時仰觀天下大勢已預知春秋必爲戰國俎豆運窮軍旅氣盛遂退而刪述歸與之嘆所由發於在陳也此是夫子一生出處大關鍵處莫滾草看過

無爲而治章

龔畏齋曰舜之無爲本於紹堯得人眞自古帝王所未有也蓋凡舜之齊七政類上帝朝覲巡狩封山濬川象典刑誅四罪皆攝相時事也及卽位後之教稼敷教明刑作工作虞典禮典樂作納言皆命官之所爲也此章重紹堯得人不重無爲德盛民化衆聖所同紹堯得人惟舜所獨此與稱文王無憂相似

柳下

閻百詩曰卞今泗水縣莊子爲邑大夫子路卽其治民武城今費縣子游爲之宰曾晳父子澹臺滅明皆其治民展禽爲魯公族居應於曲阜而食邑則在柳下柳下今不可的知所在以顔斶言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證之古人多葬於食邑壟所在卽邑所在則柳下者自

當在齊之南魯之北二國接壤處昔爲魯地後爲齊有也

如之何者二句

孔安國曰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吾亦無如之何趙竹坡曰按此不以如之何者連上句讀義自可通

何義門曰此節當兼指窮理

吾之於人也章

何義門曰前節註中揚是善未著而自我表之稱是惡未著而自我發之二節民字卽上面人字人對己而言民對君而言下面有三代字面也

吾猶及史之章

何氏註包曰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俟知者有馬不敢調良則借人乘習之言此者以時多穿鑿邢疏曰次句是譬喩也趙竹坡曰按包註言時多穿鑿似專指闕文故邢疏以有馬句爲譬喩言闕文以俟知猶有馬而

俟人調良也

君子謀道不謀食章

趙瓌石云君子躬耕而學者也其窮而在下不得謂以學窮故曰耕也餒在其中其達而在上不得謂以耕達故曰學也祿在其中而要之餒與祿非君子之所憂所謀也始終一道而已矣

知及之章

何氏註包曰知及能治其官而仁不能守雖得之必失之邢疏曰此論居官臨民之法也不仁守雖得祿必將失之趙竹坡曰按此論與下不莊以莅之動之不以禮爲一串可從也但邢疏得祿位云云大謬恐是言雖得民之情必至於失之也

邢疏又引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殤仁守以靜其失也寬莊涖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

以禮御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引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
仁以安其情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

民之於仁也章

邢疏引王弼云民之遠於仁甚於水火見有蹈水火者未見蹈仁者也

不患寡二句

李安溪云凡物兼并則多均分則寡均未必無寡也富者多危貧者多安安
未必無貧也古人之意以爲寧寡而不可使不均寧貧而不可使不安故所
患者在彼而不在此也

遠人不服

何屺瞻曰動干戈於邦內指顓臾此遠人只泛言

邦分崩離析

孔安國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

蕭牆之內

鄭康成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
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

則庶人不議

王伯厚曰古者士傳言諫其言責與公卿大夫等及世之衰公卿大夫不言
而士言之於是有欲毀鄉校者有謂處士橫議者不知三代之盛士亦有言
責也夫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不及士其旨微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黃葵陽云玩註推字此句作未然看張侗初云定公五年陽虎已囚桓子宜
作已然看朱以九曰玩故夫二字從天運人事上斷之不必拘已然未然還
是當然必然之意也去公室五世剝極當復逮大夫四世勢極必反

其斯之謂與

趙竹坡曰按註疏作民無德而稱焉言其於民無德故無稱則斯字即指德
字自直捷不必移誠不以富二句於此上也

邦君之妻章

何氏註孔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邢疏
曰夫之言扶也言扶成人君之德也

陽貨章

何屺瞻曰孔子時年四十三

閻百詩曰懷寶迷邦節兩個曰不可仍是陽貨語直至孔子曰諾始爲孔子
語蓋讀史記留侯世家悟出世家昔者湯伐桀一段七個曰未能也皆子房
自爲問答語於漢王無涉直至漢王輟食吐餔罵曰豎儒始爲漢王語宛與
論語文法同

性相近也節

顧亭林云性之一字始見於商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恆即
相近之義相近近於善也相遠遠於善也

又云人亦有生而不善者如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必滅若敖氏是也然
此千萬中之一耳如五官百骸人所同然亦有生而不具者豈可以一而概
萬乎

曲沃衛嵩曰孔子所謂相近即以性善而言若有善有不善可謂之相近乎
如堯舜性湯武反若湯武之性不善安能反之以至於堯舜邪湯武可以反
之即性善之說湯武之不即爲堯舜而必待於反之即性相近之說也孔孟
之言一也

朱以九曰人生而後皆習也而性自與之相守夫離習言性無以開動靜之
門而離性言習無以體陰陽之撰故相近切不可從未習之性言從習之時
識性之覺性果不相遠也相遠切不可從性外之習言從盡性之時分安勉

之界習果不相近也

公山弗擾章

龔畏齋曰按左傳定十二年墮費之役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時孔子爲司寇與此欲往之文不合此蓋在定五年弗擾爲費宰因勞仲梁懷不見敬之故勸陽虎逐之蓋特其費之險故曰以費叛夫子欲往蓋在葬平子後七八月間因其爲君之言議論近正故偶作此想欲藉以爲強公室之計至九月陽虎囚桓子作亂則已絕此念矣註稱弗擾與陽虎共執桓子以傳攷之囚桓子事弗擾未與也定十二年弗擾同叔孫輒奔齊哀八年吳伐魯問於叔孫輒輒以魯有名無情應之弗擾責其以小惡欲覆宗國是弗擾賢於陽虎於輒也又定九年陽虎奔齊請師伐魯有三加必取之言是弗擾賢於陽虎也註誤采史記橫坐以共執桓子之罪未免失入

又曰爲東周朱子因魯在東而有興周道於東方之訓說固可通舊說謂如有用我必復西周之盛尤覺現成從註則專就魯言從舊說則不泥魯言可耳

子謂伯魚章

何義門曰二南之詩但言治國由於齊家耳若夫起化之本始于修身必待爲之者自得於學詩之表然後有所感化興起爲能推之而通放之而準若將註中修身齊家句囫圇吞棗便是不會讀詩者末二句亦安能醒發

朱以九曰人而不爲須玩一人字人與人相關通由一身而達之家國天下無不關通便可以關開面牆境界文王江漢汝墳之化是與人相關通處女爲爲字須實實體驗有終身行不盡一步不可舍之意不是諷詠誦讀已也

孺悲欲見孔子章

龔畏齋曰集註謂孺悲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云云是謂學禮在前而見在後也其說實有未見其可通者蓋孔子於子路稱之爲迂則面責之悲旣學禮則弟子矣何以不見而面責之也且士喪禮非一二日可學旣學求見此纔見耳纔見不將命故顓臾之役冉有子路皆直入而見此將命何也伯牛疾孔子且問之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康子饋藥悲旣爲弟子何以聞疾而不問疾也余謂此係孺悲初見夫子當與孟子墨者夷之章參看孟子以疾辭夷之正學孔子以疾辭孺悲也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以治恤由之喪必在十一年孔子自衞反魯之後孺悲此時未見再求見已得見矣仕於哀公有職守不能常及門受業故僅使之學士喪禮此皆情理可按而知者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邢疏引繆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之喪不行宰我大懼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意在屈己以明道也

惡徼以爲知者

何氏註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

惟女子與小人章

朱以九曰近說都因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文法遂酌之於不近不遠之間當必有道玩之可發一笑安得有不近不遠之法養之者須想近之不孫何爲不孫遠之則怨何爲而怨則近之自不孫矣遠之自不怨矣養之道得矣

微子去之

羅氏路史曰微子去之初不明其何之而說者乃以爲抱祭器以歸周吁有是哉按周本紀抱器者爲太師疵少師強而非箕子微子也所謂去之者特不在其朝而其所謂遯於荒者直亦盤庚之出遯荒野以自免於刑戮而已矣何至挾祭器降周哉

龔畏齋曰或問微子可去之義安在曰微子長而賢本當立以帝乙誤聽太史之言而立紂箕子勸其去紂返微以存宗祀蓋舉國公議非微子偷生避

犛也或問武庚何不可存宗祀曰武庚若能存宗祀則宗祀已存矣何不觀傳記也其先不聞有號泣之諫其後以不度德量力而亡蓋其性情舉動箕比輩早已知之何得以方微子或謂史記抱祭器歸周之說可信否曰史記亦有面縛之文與左傳原止一事然所謂抱祭器則非也卽有之亦本國祭器也微子去紂仍在微國殷之祭器有司掌之武王封祿父以續殷祀主祭七年祭器未嘗失也或問武王封微子否曰左傳云使復其所史記云復其位如故蓋仍歸微國復原爵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厥後祿父亡成王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殷祭器乃歸於宋然亦仍其舊號舊爵以客禮待之不敢臣也

齊景公待孔子章

閻百詩曰孔子在齊止一次以昭公二十五年甲申魯亂遂適齊至丙戌復返魯則以景公有吾老不能用之言但攷爾時爲景公之三十二年距其薨

於辛亥尚前二十五年奈何輒自謂老蓋景公母叔孫宣伯之女宣伯在齊爲成十六年丙戌齊靈公納其女嬖生景公以景公生於成十七八年計卽位攺元已二十七八歲加以三十三年遂嘆老嗟衰時蓋六十歲當補集註一句曰景公自言吾老時蓋年近六十云

龔長齋曰定公十年齊魯平孔子乃以平之故如齊聘孔子自昭二十五年至定十年凡兩適齊

考昭公二十六年孔子三十六歲自齊返魯四十二歲昭公薨（次年定紀元）定公立四十七歲定公五年以孔子爲中都宰四十八歲遷司寇五十一歲爲魯大司寇攝朝政誅少正卯五十二歲定公十年會齊侯於夾谷孔子攝行相事定十二年孔子將墮三都次年五十五歲齊歸女樂孔子遂行適衞

楚狂接輿

閻百詩曰楚狂二字連讀乃楚國之狂者也顧麟士曰接輿必是不知姓名

因其迎車而歌而強名之以紀其人如荷蕢之類

四體不勤二句

何屺瞻曰尹氏謂其詞氣雍容不當直云責子路言我惟恐如此何暇知夫子也

不仕無義節

何屺瞻曰道之行廢關氣運之盛衰非一身計也若君臣之義則吾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爲廢之則此身先有虧闕處矣故明知道雖不行此義不敢自我而廢也

虞仲

顧亭林曰史記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

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列爲諸侯按此則仲雍爲吳仲雍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諸侯有虞國詩所云虞芮質厥成者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逸民虞仲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卽謂仲雍爲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君吳不當言虞古吳虞二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攷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閻百詩曰堯峯文鈔曰周有兩虞仲一爲太伯弟仲雍吳人見左傳一爲仲雍曾孫周章弟虞仲見史記當爲河東大陽人論語之所稱逸民者果仲雍乎抑周章弟乎自漢孔安國至魏王肅何晏諸家俱不註虞仲何人近世始以仲雍實之此可疑者也太伯仲雍之逃周猶夷齊之以孤竹讓也孔子亦嘗推太伯至德矣及其詮次逸民則登夷齊兄弟於首而太伯獨不得援引比例與仲雍並列其義安在以時代攷之仲雍前夷齊且百年論語序事之

體亦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此又可疑者也仲雍雖斷髮文身以順荊蠻之
俗固儼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春秋杞成公用
夷禮則降其伯爵書子楚人猾夏當伐蔡之始則黜其國號書荊皆示貶也
然則孔子之民仲雍者倖之以春秋之法豈其爲貶詞與此又可疑者也余
謂可疑是是但漢地理志班固已以論語虞仲當仲雍先於集註矣汪氏未
攷及此
閻百詩曰集註仲雍與太伯同竄荊蠻又云仲雍居吳不逹者遂以吳與荊
蠻爲二地實則一地寰宇記今常州無錫縣東南四十里有吳太伯城高忠
憲所謂梅里平墟爲太伯端委之地是也下逮吳王僚二十三君並都此惟
闔閭元年始築吳郡城徙都之今蘇州城是

放言

何氏註包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王伯厚曰介之推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
焉用文之中庸曰其默足以容古註有味

大師摯適齊章

王伯厚曰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鄭康成以爲平王時人班固禮樂志謂
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古今人表列太師
以下八人於紂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而奔者太師疵少師彊也
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摯之後誤合二事爲一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
曰師摯見之矣則師摯厲王時人也
李安溪曰此章官名次序皆有義理蓋分堂上堂下之樂言之侑食之官乃
近君者故貴之也

襄

孔子在衛年五十九時學鼓琴師襄子閻百詩曰世家一則曰師襄子再則
曰師襄子三則曰師襄子與論語曰襄者自別一人且論語之襄乃魯伶官
曰以擊磬爲職守當未入海前豈容抱身以至於衛俾孔子從之學乎註本
家語云襄即孔子所從學琴者非也

周有八士

王伯厚曰包註云四乳生八子其說本春秋繁露謂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
俊此天所以興周國周書武寤篇尹氏八士註云武王賢臣晉語文王詢八
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以仲舒與周之言攷之當在文武時
閻百詩曰楊升庵以周書克殷解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爲即仲
忽命南宮伯逹史逸遷九鼎三巫即伯逹君奭有若南宮括即伯适則八士
者南宮氏也
趙竹坡曰按周書和寤解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召邵公奭畢公高而命之
以敬乃厲翼於尹氏八士惟固允讓註厲奬厲也又武寤解尹氏八士太師
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王克配天合於四海惟乃永寧則謂爲文武時人

者正非無據也
何義門曰當從子政季長之說作宣王時中興之業所以不能盡復文武之
舊者生材雖盛而淪於下位也

君子學以致其道

龔長齋曰此學指學校之學對上居肆非問學之學也齊語處士就閒燕處
工就官府與此節語意相似子夏以學易閒燕爲更典切耳肆業於學旣無
外誘之奪且有相觀而善之益故可以致其道

聽其言也厲

顧亭林曰君子之言非有意於厲也是曰是非曰非孔穎逹洪範正義曰言
之決斷若金之斬割
又曰居官則告諭可以當鞭扑行師則誓戒可以當甲兵此之謂聽其言也
厲

責拾肆 冊95%版

大德不踰閑二句

何氏註孔曰小德則不能踰法故曰出入可邢疏曰此章論人之德有小大而行亦不同也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朱以九曰德者吾身所得行之理也出入者出入於德也言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由之而無不可也非以出入爲踰閑也

仕而優則學兩句

何屺瞻曰上句爲世卿言下句則艸野之秀民聖門無突然言仕者

朱以九曰則仕則學不是仕優便當學以爲盡性之功不是謂學優便當仕以爲經綸之本仕與學原不分出處兩項倘仕能參贊化育仕何等優然參贊處即是盡性雖廣土衆民於性分有何增故仕之優處即學也學能致中致和學何等優然中和處便是位育雖窮居陋巷於經綸有何減故學之優處即仕也世人不知儒者眞性命眞經綸便以仕學看作兩項也

蕭拙齋曰學而優焉即仕也所謂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是也仕而優焉即學也所謂載諸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是也

喪致乎哀而止

何氏註孔曰毀不滅性按此亦可備一說

仲尼日月也

朱以九曰此不是喻詞亦非影語仲尼搏捥陰陽陶鑄羣生無仲尼而萬古長夜有仲尼而日月中天不知仲尼仰觀日月日月乃太空之仲尼旣見日月燦然仲尼仲尼乃人心之日月

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

龔畏齋曰此尙書堯與逸文唐虞授受十一字之傳也道之源在天之歷數其中六字致功在在躬允執四字精義與旨無所不包能通其解則萬世帝王治天下之道一以貫之矣蓋二十八宿天及日月五星各重天統謂之天日月五星經由黃道自白羊起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統謂之歷七政躔某度進若干度退若干度及盈縮遲疾若干度統謂之數其得失休咎關於天子之躬堯則天躬行能協於歷數而得其中者也傳位於舜故幷以躬所自盡者責之舜躬蓋二十八宿木四金四土四日四月四火四水四七政之次舍也日月陰陽也刑賞之所視也木火土金水五行仁禮義智信五常之所本也天官書云日變修德月變修刑星變修和天文志云仁虧貌失罰見歲星禮虧視失罰見熒惑義虧言失罰見太白智虧聽失罰見辰星仁禮義智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正四星皆失塡星爲之動今即其言繹之七政各躔其本宿爲升殿如木角金亢土氐日房月心火尾水箕之類七政無變德刑五常無虧然則歷數關於天子之躬何如而可不求其中耶中出於歷數體木火土金水行仁禮義智信無過不及乃得其中得其中而允執之則用人行政罔或不中而與天合德矣是則其中直指歷數之中不得於歷數外別求其中堯若曰自朕即位天之歷數在朕躬遜天之眷幸無大咎今天之歷數在爾躬矣天有中焉二極是也其歷數亦有中焉爾躬能體五行以盡五常無過不及一一如天之歷數無或差則能允執其中斯不負在躬之歷數即不負天矣否則爾躬愆於歷數之中四海必至困窮天祿必至永終矣可不戒哉舜命禹亦以此辭戒之一無所增蓋有增則其中其字脫根矣湯繼夏天之歷數在湯躬武繼商天之歷數在武躬亡王無所命即皆遵奉堯舜之命以爲命各自執中如予小子履云云周有大賚云云隨時處中所以爲興王也

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何氏註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故韓筆解帝臣湯自謂也言我不可蔽桀之罪趙竹坡曰按二說皆與朱註異存之以備參可也

何屺瞻曰簡在帝心當兼頂有異句說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何氏註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邢疏曰泰誓孔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詞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也謨長齋曰國語云忠心爲周此蓋言忠信之親如微箕比干等也周親不見用雖有等於無仁人見用雖寡可勝衆而況不寡乎周親之所以不如仁人也

民食喪祭

何氏註孔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按此以四項平列亦是一說

欲仁而得仁

欲者欲立欲達也得者立人達人也此欲從萬物一體之念而起歟天下歸仁與我本體毫未增毅又安得而譏其貪

不知命章

朱以九曰三節通重一知字而君子二字又須逐節插入命者君子之宰也不知則窮通吉凶關頭打不破未免行險僥倖禮者君子之範也不知則精神不堅未免毀方徇欲豈是中立不倚言者君子之資也不知則臧否莫辨未免進退倒置豈是知人則哲

韓筆解命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也

筆耕錄卷二終

涇縣胡鼎[illegible]著

梁惠王

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為王者則非追尊之辭明矣司馬子長亦知其不通而改之曰君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杜預左傳集解後序言哀王於史記襄王之子惠王之孫也惠王三十六年卒而襄王立立十六年卒而哀王立古書紀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也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稱謚謂之今王（作書時未卒故謂之今王）今按惠王即位三十六年稱王改元又十六年卒而子襄王立即紀年所謂今王無哀王也襄哀字相近史記分為二人誤耳（[illegible]）

（[illegible]）顧亭林曰秦本紀秦惠文王十四年更為元年此稱王改元之證又與惠王同時魏世家襄王五年予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即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麋鹿

閻百詩曰大曰鴻小曰雁出毛傳說文因而倒之大曰麋小曰鹿註云麋鹿之大者似不可說文麋鹿之屬耳其別處在麋澤獸屬陰鹿山獸屬陽至哀十四年逢澤有介麋焉麋一本作麇介大也介麋謂麋之大者非謂麋大于鹿此亦訓詁之未精者

詩云經始靈臺兩節

人主不恬情庶物安知生意在乾坤不與時茂對安知生機在肺腑不取譬本懷安佚惟情在宇宙故能樂不能樂只在偕樂獨樂之分夫偕樂即是能樂處獨樂即是偕亡處也

五畝之宅

四書隨筆曰五畝之宅說者皆云古者受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此說之極不通者也古今皆習聞而莫知其非可笑也匠人營國不過方九里九九八十一為方一里者八十一方一里之地為九百畝以八十一倍算不過七萬二千九百畝耳其中有王宮有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又道涂九經九緯每經涂闊九軌又六卿以至於三百六十官各有公署自公卿而下至於上中下士各有館舍如詩所云退食自公適子之館今者又有賓館神祠作坊倉庫獄囚以上諸項處於王國之中必三分去二所存不過二三萬畝耳而六鄉之民已七萬五千家工商各不下萬家即人受半畝勢必不給況二畝半乎孟子云願受一廛而為氓禮記云儒有一畝之宮足知二畝之說為妄

矣以今世數目驗之民有地二十步便可造屋三四間足以成家矣則古者一畝百步之地當必容四五家二畝半之地當必容十餘家也閻百詩曰此說無是可疑存之以待博雅君子又案古者步百為畝古之百畝為今四十一畝一百六十步則古之五畝僅當今貳畝零二十步仲恭似未曉此又案步有二義一舉足曰步司馬法六尺為步仲恭有地二十步乃一舉足之步非古司馬法田用司馬法建步立畮正其經界見漢食貨志

謹庠序之教二句

朱以九曰教化關乎民風人心係乎世道學術不正異端雜起故下個謹字申孝弟處正所謂謹也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獸禽食人總不孝不弟之流毒是師儒董督之時惟申明之是謹何屺瞻曰庠序皆鄉學教之樹畜以養其老便是孝弟根本庠序之教又所以申之也申字合如此解則并下不負戴句皆一串矣

狗彘食人食二句

昔止齋曰人多言常平出漢耿中丞顏師古以壽昌爲權道豈知常平蓋古制孟氏言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今文作檢班氏食貨志贊作斂是也夫豐歲不斂饑歲不發豈所謂無常平乎闇百詩曰從此看出常平法可謂妙解然苦未確古雖豐穰未有以人食予狗彘者狗彘食人食二語即下章庖有肥肉四語意註所謂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者耳正不必泥班志

作俑無後

朱以九曰大凡刻薄之人其氣脈多不長如草木正當生意蓊然之時而斲削滋甚則生意頓斬故曰無後

晉國天下莫強焉一章

蘇子瞻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也余亦曰魏之失計未有如都大梁之甚者也去河山之險而就平衍四達之地棄文侯武侯兩代之霸業而爲新造之邦當是時使齊聘孟子必爲王定不遷之計有如後世所謂天子守邊者君誠守於邊則一國之人心聚於此一國之甲兵財賦聚於此秦雖強焉能以一口氣而吞安邑哉惟安邑既去後五十四年遂獻安邑于秦未幾而秦兵至大梁矣又未幾而秦伐我圍大梁矣蔦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者不信然乎蓋始也不過偷旦夕之安卒不振以底於亡我故於魏號爲梁之日即謂畢萬之後已滅不待徵諸河水灌王假降之日矣

閻百詩曰齊桓始伯天下莫強焉齊衰而晉強晉衰而楚強楚衰而吳強此邵文莊之言春秋形勢括於此王澤之斬自秦併天下始秦并天下自三家分晉而力不足以禦秦始此尹起莘之言發明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者戰國形勢由於此金仁山曰春秋之所憂在楚史記之所憂在秦二者居天下之大勢矣眞皆天下名言也

易耨

閻百詩曰趙氏註易耨芸苗令簡易也愚謂即朱虛侯劉章爲高后言田立苗欲疏之意與上深耕字相對趙說爲長

不嗜殺人節

朱康我曰殺人何事也而乃嗜乎將有以利吾國乎只緣嗜利故嗜殺將以求吾所大欲也只緣嗜欲故嗜殺嗜之一字令人牧者聞之亦宜慘然夫牧養也養人者而殺人忍乎不忍乎

齊桓晉文之事一章

何義門曰重保民而王句推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所以保民也章末然而不王二句直繳保民而王句

又宣王以桓文之事爲問其意中即是下文所謂大欲也特以難於發問姑託之於取威定霸耳其事必出於興兵搆怨與保民正相反故孟子一句截斷絲毫其不忍而導之不得泛作責王疏霸門面話

又曰周禮夏官羊人凡釁積共其羊牲而地官牛人無釁積之事是釁鐘本不當用牛以羊易之適得其當既得全吾不忍之心而亦不至暴殄天物乃應事之曲當者也故謂之仁術

又曰明於此而暗於彼則爲之而不能推恕其易而先其難則推之而不善

莊暴章

何屺瞻曰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方是甚處

龔畏齋曰此與孔子答孟孫無違復告樊遲以明其旨者相似蓋恐莊子誤以復王致王荒於樂而害於治也觀所謂好樂之甚全在與民同樂則君臣圖議國事一日二日萬幾雖欲聞世俗之樂且不暇矣此正所謂譎諫也

又曰知樂者古樂感之則受其益今樂感之則受其病不知樂者則古樂今樂皆不能感也魯有六代之樂無救於弱齊有韶樂嬰易而田鄭以其樂爲

執遺鄭國之物而子產當國四十餘年小康然則孟子之論固非無見而漫語也

閻百詩曰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莊暴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於王前不一斥其名曰莊子此爲記者之誤集註六略余最賞宋陳善曰莊暴一章皆言悅樂之樂而世讀爲禮樂之樂誤矣惟鼓樂當爲禮樂其他獨樂樂與衆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則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類乎眞通人之論也蓋孟子曾告宣王以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一旦語及其心病故不覺變色答以云云若果爲好禮樂莊暴庸臣縱不能對其所以亦何至向孟子而猶吝詢何如乎正緣好歡樂與好貨好色一例事耳今樂古樂之異子夏對魏文侯辨之甚悉即齊音放辟喬志與韶樂之在齊者可比而同邪不可比而同豈孟子之言先順其君以非道而後轉之於當道邪庶不至此必讀爲悅樂字文義方協大抵詩書無口寃實難明後人多爲先儒成說所壓折而不暇自伸其心思目力以追尋聖賢微文奧義於千載之上遂相率而爲矮人之見耳悲夫族榆鄭氏孟子解亦曰樂樂當言樂其樂上樂讀好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即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故曰臣請爲王言樂或謂古之樂三字他處見否曰左傳昭二十年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與

蹙頞脅肩

閻百詩曰折枝之即折腰也人皆知之獨頞鼻頭（說文作頞）也作額非額則顙矣孫奭疏云民皆蹙其鼻頞而愁悶也且按史記蔡澤傳蹙齃齃即頞謂鼻蹙眉也吳書諸葛恪傳折頞廣額分明頞與額異脅肩疎體本趙註來亦非按漢書外戚傳上官太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霍后朝疎體敬而禮之豈脅之謂乎吳王濞傳脅肩累足鄒陽傳脅肩低首師古註並云脅翕也謂斂之也楊雄傳則作翕肩註即云翕斂也蓋斂其兩肩爲卑縮之狀小人之事

人者耳

文王之囿

閻百詩曰從來說皆以文王七十里之囿爲疑曰那得如許地大余亦疑者久之近攷得其說蓋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註於下余謂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鄠（注今長安西北界鄠縣豐水上是杜氏左傳註說在鄠縣東有豐宮）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者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獵以蕃界之遂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于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善乎穀梁傳云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註虞典禽獸之官又規固而槑之又置官司以守之是不與民同利曾謂文王當日而如是乎說者不察乎囿之所在又不通古今情事之異徒執以岐山國僅百里而不知文王由方百里起耳豈終於是者哉或曰以穀梁傳所云里數計今之六十二里遂當古之百里故左傳黃人謂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鄭子謂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今自蘇州至鄭縣僅一千五百里則周時七十里之囿今僅四十三里參以毛詩傳囿所以域養禽獸諸侯四十里恰合（吳閒十里又與今合古書籍所云里數與實有關係）此又一說云

又曰文王治岐不過曰澤梁無禁豈容有囿至七十里任樵者獵者以往自是在位四十九年乙丑徙都豐豐在岐山東南三百餘里於豐作靈臺臺之少右作靈囿囿之中作沼皆鑑忽而成故有三靈之名豐原就南山下一片土爲之林木茂密禽獸繁多方克如是朱子生平未至關陝與人言讀書玩理外考證別是一種工夫某向來不甚做所以甑不知文王之囿爲即豐囿又於詩靈臺不註的在何所但想像以爲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誤矣

郊關

杜子春曰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閻百

詩曰孟子郊關之郊自屬遠郊衔近郊豈能容四十里之囿乎趙註太說得遠闕云齊四境之郊皆有關果爾齊地方二千里以二千里之地爲陷阱者四十里民亦不以病集註惟郊外有關外字當作上古天子九門此爲第八層門又外此則第九層曰關門

交鄰國章

朱以九曰交鄰國之道不過是保天下國家於無事耳而保之之道則曰仁曰智而通仁智之窮則曰勇然仁智曰保勇曰安安卽是保勇處卽是仁智處仁智勇不是三項

雪宮章

朱以九曰通章畜君者好君也句爲重雖是釋詩孟子却隱隱射着自己說見我以民之同樂畜王之獨樂無非好君之心也是畜君者好君也自是孟子的心事而景公晏子不過借客形主耳

闍百詩曰解者謂雪宮孟子之館宣王就見於此因詩其禮遇之隆賢者指孟子與上惠王賢者指人君不同果爾孟子當正色而對以明不屑安得含糊曰有而卽引之與民同也觀子思闍繆公友士之言不悅漢章帝祀闕里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無所敢承僖尙能爲斯言况嚴嚴之孟子耶賢者仍指人君言元和郡縣圖志齊雪宮故址在靑州臨淄縣卽齊故都東北六里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然則先孟子雪宮又爲晏嬰館舍耶蓋齊離宮之名游觀勝迹宣延見孟子於其地非就見之謂益信地理宜究又思管晏孟子並稱玆以與民樂忽群及晏子對景公一段故實亦以此地曾爲先齊君臣共游觀以近事爲鑒則言易入此又須會於言外非拘儒所知

韓附朝儁

闍百詩曰趙註琅邪齊東南境上邑集註因之漢郊祀志作在齊東北非也今諸城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有琅邪山山下有城卽其處余曾徧考韓附（朝儁）屬萊州之說殊無依據妄意此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惟至海盡頭然後同撽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邪亦可觀海爲封其自齊都臨淄一千三百里抵於海復自海一千一百餘里至琅邪凡二千四五百里以春秋之侯封而騁其雄心肆其遠略如此眞從前所未有或曰今靑州爲齊地若萊州則萊子國登州則牟子國皆非齊有景固可以任其車轍馬跡所之乎余曰萊子城在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國已滅靈公十五年所以晏子對景公言聊（今聊城縣）攝（今博平縣）以東姑尤以西姑大沽河尤小沽河一出黃縣一出掖縣實齊之東界也指畫明析如是惟今寧海州文登縣尙屬牟子國要亦不過蕞爾附庸萊庶役於强大者晏子所謂爲諸侯憂正指此等何難登其山而

睹其海乎當東行也雖陸路亦可謂之從流上西旋也雖陸路又可謂之從流下景公之志不幾荒乎晏子是以諷而止焉前惟周穆王欲周行天下祭公謀父爲作祈招之詩故獲殁祗宮然僅保其身耳未聞有景之惠政播之聲詩如此其盛也雖季世之君臣烏可以不述而志哉

師行而糧食三句

冀晏齊曰宣公十七年斷道之會傳稱秋八月晉師還則君行師從非祝鮀聽說也惟糧食之說則周制旣壞之弊也周禮遺人委人廩人倉人皆於會同軍旅師往供委積治糧食道路隨處取給周行五歲四征不庭如枕席上過師蓋什一之所入有餘非別徵求於民也春秋後軍旅力役之事繁民不暇蠶力兩畝數粟所出有限又額征什二輸將愈不能如期故君出境每有糧食之憂民有弗食弗息之苦卽此一事參之見周家盛衰所由分不及先王巡狩述職游觀之第一着也

水滸

閻百詩曰孟子太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云山而不及水詩緜古公辟狄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云水而不及山太史公合而作周本紀曰遂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將自豳抵岐東南二百五十餘里登山涉水敘次如畫然程大昌雍錄謂渭水實在梁山下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則詩水字又與漆沮無干似益精確矣

齊人伐燕

顧亭林曰孟子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不同通鑑以威王宣王之卒各移下十年以合孟子之書按史記湣王元年為周顯王之四十六年歲在著雍閹茂又八年燕王噲讓國子之又二年齊破燕殺王噲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則已為湣王之十二年而孟子書吾甚慚於孟子尙是宣王何不以宣王之卒移下十二三年則於孟子之書無不皆合而但拘於十年之成數耶

趙雲崧曰孟子手自著書以為齊宣王豈有錯誤乃史記則以為湣王遂至紛紜莫定按國策燕王噲旣立章明言子之之亂儲子勸齊宣王因而仆之并載孟子勸王伐燕之語宣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之是伐燕之為宣王無疑史記所以係之湣王者則以湣王之走死實因樂毅伐齊而毅之伐齊實因齊破燕而為燕昭王報怨而湣王在位二十九年想燕齊相報不應如是之久故不得不以伐燕為湣王然國策言齊破燕之後二年燕昭王始立又昭王築宮事郭隗章言昭王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然後以樂毅為將破齊七十餘城是齊破燕至燕破齊之歲相距本有三十餘年則破燕者宣王為燕所破者湣王國策本自明白計宣王破燕之後不久卽沒湣王嗣位二十九年乃為燕所破計其年正與燕昭二十八年之數約略相符則國策之文原與孟子相合而顧又謂當以宣王之卒再移下十二三年更屬武斷總由未嘗留意燕昭卽位二十八年始報怨之語耳

曾介庵曰此周赧王元年齊宣王七年事也紀年謂齊宣公四十五年田莊子卒明年田悼子立宣公五十一年田悼子卒十二月宣公薨明年田和立時齊康公之元年周威烈王之二十一年也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立之十年甲午弒剡自立是為桓公桓公十八年當梁惠王之十二年明年而桓公卒威王立威王十四年敗魏于馬陵時梁惠王之二十八年也惠王三十六年改為元年後元之十五年威王卒時周顯王之四十八年齊威王之三十六年也明年為齊宣王元年伐燕在宣王七年時周赧王之元年也國策燕王噲旣立一篇亦三稱齊宣王一則曰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齊宣王復用蘇代又曰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曰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又曰孟子謂齊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紀年成于魏史其人與孟子同時改元伐燕等事皆所目驗何至反誤戰國策雖短長書詞多蹐駁紀事之言不必皆謬如王噲旣立一篇亦經之佐證已自太史公作史記

于魏增哀王一代此因竹書未出襄哀字訛不知惠王有改元之事獨實說也至齊之桓威宣湣移易其卽位之年於齊人伐燕事不知折衷孟子而年表謂在湣王十年田齊世家又缺而不錄反取孟子勸伐之說載于燕世家此實大謬唐初竹書雖佚而晉書束晳傳載之于前太平御覽董事記證之于後于是紀年一書儒者不悉心考究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止據史記集解所引荀勗和嶠之言記惠王改元之事而宣王之伐燕終求其說而不得乃將宣王之卽位移下十年以遷就孟子自後說者疑信各半議論滋紛朱子通鑑綱目雖從溫公而孟子序說仍祖史記甚以荀子北足敗燕句疑似之詞疑孟子與之不合他若呂東萊大事記謂宣王在位二十九年故及伐燕之事黃氏震日鈔謂宣伐燕在易王初立伐取十城湣之伐燕始是子之之亂閻百詩又將子之之事移上十年謂當周顯王之四十五年斷短鳧長說之不同如此蓋自史遷移齊年於前溫公移齊年於後迄今千餘年經傳者百數

貳拾肆册95½版

十人共商此事并選其處斷卽巧作調人未有定論予竊謂孟子卽奚此事辛酉後攷訂紀年閱九歲書成而後渙然以解

龔長齋曰朱子據史記荀子等書以伐燕爲湣王事以燕策攷之實宣王事劉向所校之齊策元本亦然朱子但言史記等書足徵其未攷國策也又玩此章王問孟子似孟子在軍中下章王往而征之云云似師已去燕都在道中語畢君而後去之云云似仍未出燕境語

鄒與魯鬨

閻百詩曰鄒本邾也當魯隱公元年猶爲附庸以從霸主奬王室王命爲子是其爵次於魯者僅一等耳哀公七年魯賦八百乘之賦於吳邾亦六百乘是其賦減於魯者二百乘耳故以比鄰搆怨勢不下魯竟與春秋相終始何怪乎至孟子時而猶有與魯鬨之事哉

朱以九曰穆公曰三十三人孟子曰幾千人穆公曰戰敗民疾視其長上之

死而不救孟子曰凶年君疾視其溝壑之死而亦不救此是出爾反爾之宜然也究之君行仁政而疾視長上之民卽爲親上死長之民夫親上死長亦只是出爾反爾也

齊人將築薛

閻百詩曰余向主孟子至滕與文公言當在赧王元二閒丁未戊申爾時薛滅已久非至是齊始取其地而城之也或訝曰曷徵乎爾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孟嘗君傳並云湣王三年庚子封田嬰於薛實通鑑顯王四十八年事薛不滅無由以薛封靖郭君嬰不封無由薛城中有靖郭君冢此事理至明者或曰奈滕文公恐何余曰薛滅已八九年齊方於此築城戰國策載靖郭君將城薛矣以客海大魚之諫乃輟城薛何妨至是復欲城且將之爲詞事未定也孟獻城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文公爲得而不恐哉余獨攷薛之祖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自玆受封歷商及周享國千九百年傳世六十四業三代諸侯莫之與比而忽作庭堅之不祀先卜正而昏亡哀哉

龔長齋曰此孟嘗君增築舊城非新築也孟嘗君以濁嫂之計立先王之廟于薛後爲荆所攻求救請兵於齊卒以廟故顯王之救而免事見齊策孟子至薛薛餽金五十鎰亦孟嘗君事也

去邠遷岐

馬氏序封建考曰古者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參攷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湯凡八遷周棄至文亦屢遷史以爲自邰而邠自邠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國也然以其所遷之地計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秦伯之爲吳箕子之爲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後遂因以有國傳世稱懿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

歸嚮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地或有災害則轉徙遷之而人心歸久不變替去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如後代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按此一段議論至精

龔長齋曰客問太王安得有岐地可遷曰攷竹書紀年武乙三年甲辰命周公亶父賜之岐邑故因避狄而遂遷之也武乙二十一年壬戌亶父薨則遷後之十九年也以邠民稱仁人二言推之則十九年中他國亦應有歸者蓋衰而周強詩所以有翦商之言也

梁山

閻百詩曰雍州有二梁山一在今韓城郃陽兩縣境書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春秋梁山崩爾雅梁山晉望也皆是於孟子之梁山無涉孟子梁山則在今乾州西北五里其山橫而長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山適界乎一百三

十里之閒太王當日必驗此山然後可遠狄患都邑改國曰周古諸侯國名
雖曰受之天子傳之祖宗而隨在易名初不以爲嫌如唐叔虞一傳而子燮
改國爲晉魏侯罃國于梁曰梁韓哀侯國于鄭曰鄭無後代所爲同家異國
之說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甚衆弗善亦此梁山也

曾西

王伯厚曰曾西註以爲曾子之孫集註因之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
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楚鬭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
曾西之爲曾申無疑閻百詩曰按此足證集註之誤以齊桓爲兄亦然

武丁至紂

閻百詩曰殷本紀自武丁至紂凡九世集註云七世者得毋以祖甲爲祖庚
之弟庚丁爲廩辛之弟并兄弟於一世乎然則國語何以云帝甲亂之七世
而殞仍數庚丁此紀上文自中丁以來比九世亂皆數其弟乎古所謂世者
蓋指在帝位歷年而言無論其行輩集註實誤

微仲

閻百詩曰微畿內國名孔安國傳亦云嘗思微子旣國于此其長子應曰微
伯綦卒有子名腯次子曰微仲名衍卽後國於宋者以周禮適子死立適孫
次子不得干焉微子則從其故殷之禮舍己之長子之子腯而立己次子衍
故微仲實微子之第二子非其弟也此與子服伯子引以况公儀仲子者脗
合其證一 班固古今人表於微子下註曰紂兄宋微中下註曰啓子其證二
啓旣殷帝乙之元子衍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閒土斷無兄弟並封於一
國之理其證三則知微仲也者子襲父氏上有伯兄字降而次氏者胙之土
而命之氏字者五十以伯仲之字也不意包爾庚時文亦云微仲者微子之
次子也無國邑而稱微從父爵也厥後襲封宋公終身止稱微仲忠孝之義
也又云啓爲長兄分稱元子仲爲支庶屬則王孫不覺擊節如得一眞珠船
矣

置郵

閻百詩曰顏師古漢書註云傳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單置馬
謂之驛騎余因悟集註置驛也驛字上缺若今之三字然雖不若用字書曰
馬遞曰置步遞曰郵馬遞指驛車之馬非徒馬也又郵郵也尤非師古黃覇
列傳郵亭註云行書舍傳送文書所止處如今之驛館矣字書郵字下曰驛
傳遞馬余謂或可當置字註耳

不動心章

顧亭林曰凡人之動心與否固在其加卿相行道之時也枉道事人曲學阿
世皆從此而始矣我四十不動心者不動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有不爲也之心

孟施舍

四書辨疑曰集註孟施舍名施發語聲也此本因舍嘗能爲必勝故單稱舍
字故以施爲發語聲然於姓與名中閒插一字爲發語聲不成語矣竊意舍字
上舍有施字蓋傳寫脫耳閻百詩曰集註亦同趙註原趙氏之意以古人二
字名嫌單稱一字者今曰舍則舍其名也古未見有複姓孟施者則孟其姓
也蓋以發音當施字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句吳越曰於越若在中則語助
辭多用之字未聞以施字者且孔子時魯有少施氏安知孟施非少施一例
乎

夫志至焉二句

朱以九曰至者到也次者寓也言到某處卽寓某處爾志之所到氣卽隨而
次焉而衛吾志也故持志須要無暴其氣其分平看正應上勿求於氣不可

是集義所生者

朱以九曰氣與義非兩也氣之眞現曰義氣之精注曰集義氣之機發曰集

貳拾肆 册95½版

義而生集不是襲義不是事集者棲止也集義者謂心棲止在義上也即大學所謂止善也

若撻之於市朝

顧亭林曰即書所言若撻于市古者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周禮司市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又曰胥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之禁令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也禮記檀弓過諸市朝不反兵而鬥兵器非可入朝之物奔喪哭辟市朝奔喪亦但過市無過朝之事也其謂之市朝者史記孟嘗君傳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索隱曰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古人能以𣪠挫如此後代則朝列之參差有反不如市肆者矣

閻百詩曰市朝二字見于論語者乃殺人陳尸之所左傳殺三郤皆尸諸朝董安于縊而死趙孟尸諸市是也孟子若撻之於市朝古者撻人容有於市

斷無撻之於朝者隋文帝於殿廷打人高熲柳彧以爲殿廷非決罰之所唐御史坐法詔決杖朝堂張廷珪執奏以爲宰殺毋辱會謂古者而有是乎或曰市朝乃連類而及之文若躬稼本稷而亦稱禹三過不入本禹而亦稱稷以紂爲兄之子本指王子比干而亦及微子啓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本指杞梁之妻而亦及華周之妻皆因其一而并及其一古文體則有然者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顧亭林曰倪文節思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言養浩然之氣必當有事而勿忘既已勿忘又當勿助長也疊二勿忘作文法也按書無逸篇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亦是疊一句而文亦有致今人發言亦多有重說一句者禮記祭義見間以俠甒鄭氏曰見間當爲覸蔡澤傳吾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肥當爲齧肥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以爲　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爲二字之證

賢於堯舜遠矣

朱以九曰此句最難講向以堯舜一時中天夫子萬古日月分賢否近以允執厥中不免着意一以貫之何等自然分賢否總未是夫堯舜豈易復有賢者須玩一遠字堯舜未有夫子不過遂成唐虞之堯舜堯舜既有夫子遂成萬古之堯舜故非堯舜賢而夫子賢也非堯舜遠而夫子遠也非勳華事業遜祖述之精神在堯舜爲唐虞之天子在夫子爲春秋之匹夫然堯舜已可並驅而夫子能其並之

以德行仁者王

何義門曰朱子云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救民于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闊是自己身上事都做得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按以德爲誠乃周益公說也引書[illegible]惟德無載爾偽爲證亦僅自好得此說乃知伊洛緒論非尋常悟入者可及

朱以九曰此句分說德仁不得倒說行仁以德不得即倒說王者以德行仁亦不得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此從來伯者未有之局也故曰王

文王以百里

顧亭林曰孟子爲此言以警王之不待大爾其實文王之國不止百里周自王季伐諸戎疆土日大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之地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原註[illegible]）至於武王而西及梁益（原註[illegible]）東臨上黨（原註[illegible]）無非周地紂之所有不過河內殷墟其從之者亦但東方諸國而已一舉而克商宜其如振槁也書言文王大邦畏其力文何嘗不藉力哉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節

何屺瞻曰貴德尊士則知修身立政之本變化氣質可以大有爲在位在職則賢能樂爲之用而又各當其任也閒暇亦是賢能爲他支撑一番外侮猾患粗得寧靜非僥倖撞作好機會便及時大振頓一番政業養民教民交鄰固圉無所不包刑則小者刀鋸大者甲兵皆得其當自然大邦畏小邦懷可以爲政於天下矣後半說到配命可知第一句全是修身尊賢事

朱以九曰國家的事如何得暇下大國必畏句則一說指無敵國外患言非言無所行事也最得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章

何屺瞻曰此與發政施仁下次第不同者蓋以行於國之規模遠近爲序前朝後市則國中也以次而郊關則爲路以次而都鄙則爲野非農之綴於商旅也第五節乃關民故別而最後言之又見無一人之不得其所也

朱以九曰無敵于天下人君所願也欲愜吾心之願須先饜天下之願究之天下之願遂而吾心之願遂矣然吾心之願泰而爲信信者上之眞天下之願暢而爲悅悅者下之眞信能行天下悅上下一眞相聯貫也此所以爲父母子弟也

廛而不征二句

龔畏齋曰廛而不征以市肆言計廛收其宅稅不復征其貨也法而不廛以市場言無肆立市特治以司市之法不計廛取其地稅也至於抑末之說起於漢世若聖賢之言則但曰來百工則財用足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無所謂抑末云云也

廛無夫里之布

顧亭林曰有夫布有里布地官載師職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鄭司農云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

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買之百兩布又廛人職掌斂市之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元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集註未引閭師文今人遂以布專屬於里

江愼修曰廛無夫里之布集註用舊說均未安凡居民區域關市邸舍通謂之廛上文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廛是市宅此廛謂民居即周禮上地夫一廛許行願受一廛之廛非市宅也布者泉也即錢也非布帛之布夫布見地官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謂閒民爲民傭力者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使之出一夫力役之泉猶後世之僱役錢也里謂里居即孟子收其田里之里非二十五家也里布見地官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謂有宅不種桑麻或荒其地或作爲臺榭游觀則使之出里布猶後世凡地皆有地稅也此皆民之常賦戰國時一切取之非傭力之閒民已有力役之征而仍使之別出夫布宅已種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借夫布里布之名而橫取者今皆除之則居廛者皆受惠也集註以廛爲市宅以里爲二十五家又合閭師而引載師凡無職者出夫家之征以夫爲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當時雖橫取民當不至此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閻百詩曰郝氏解曰處世自有中行不善不入而亦有包荒之量無道不校而亦有不屑之教若拒之使不可近則隘矣玩之爲不足數則不恭矣不爲隘故欲同天下於善不爲不恭故不忍棄天下於惡前人亦曰二聖人蓋皆於萬物一體有未至處信哉

龔畏齋曰此與願學孔子之意相發百世之師章爲常人言朱子大黃芒硝之喻是也此及願學章大成章皆爲吾儕學聖人者言

三里之城

閻百詩曰左傳疏云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

里子男三里術書大傳云古者七十里之國三里之城然則孟子蓋謂子男之城云

封疆之界

閻百詩曰漢地理志言齊初封地舄鹵寡人民通勸業通商而人物始輻湊先發端曰古者有分土亡分民顏註無分人者謂通往來不常厥居也最是所以碩鼠之詩逝將去女論語之書襁負而至若至七國便不然城民不以封疆之界則當時封疆之界固以域其民矣君子於此亦可以觀世變云

孟子將朝王節

閻百詩曰趙註云寡人若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以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視朝內仍帶有力疾不得已之意頗妙不然既惡寒大廷之上與道途無異而為此日出視朝之常語邪又曰上朝字當讀住齊王以孟子肯來朝方視朝不然仍以疾

罷語頗婉切孟子則不悅其來召以疾辭語頗直切一時情事可想

孟子之平陸節

閻百詩曰讀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因悟孟子持戟之士亦然蓋為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伍亦非行間七國時尚武備多姦變生於不測而平陸又屬齊邊邑故雖治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為喻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或問平陸之為齊邊邑者何也余曰六國表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徐廣曰東平陸縣余謂漢屬東平國為古厥國孔子時為魯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是又有陶平陸則梁門不閉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曰平陸齊邊邑也

王之為都者二句

閻百詩曰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出莊二十八年築郿傳自春秋五十凡之一凡以說春秋則可引以註孟子少違余直取毛萇詩傳下邑曰都欲以易此句蓋都與邑雖有大小君所居民所聚有宗廟及無之別其實古多通稱如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此都稱邑之明證也趙良曰君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秦王請藺相如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此邑稱都之明徵也試證以曲沃莊二十八年云宗邑無主閔元年云分之都城更證以費昭十三年云誰與居邑定十二年云將墮三都是非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一例語乎因思齊威王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樂毅傳下齊七十餘城田單傳復齊七十餘城齊邑衆多如是而孟子認得其大夫僅五人焉亦可謂寡交也矣

古者都邑通稱而後世則專以人君所居稱為都顧亭林曰三代以上若湯亳太王居邠並言居不言都至秦始皇始言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

豐鎬之閒帝王之都也而項羽分立諸侯王遂各以其所居之地為都王莽以雒陽為新室東都長安為新室西都後世因之遂以古者下邑之名為今代京師之號蓋習而不察矣

蚳鼃章

朱以九曰孟子之為蚳鼃為齊也為王也實自為也借一蚳以為感悟之地遷一身以為啓沃之資故不去不安欲去不忍之心乃托之於進退餘裕之微詞耳近都執着無守無責乃賓師也不必去也夫士師固可去而賓師獨可浮沈如是耶令人悶悶

孟子為卿於齊章

朱以九曰當時出使弔滕孟子是主王驩是輔行事者之事主者也治行事者有司之治也未嘗與之言行事者謂既或治之夫何言哉故公行之弔孟子不與驩言驩以為簡孟子以為禮也則弔滕而未嘗與言行事者亦是守

禮也近都請不與言行事不與之交談也焉有一往一反而不與之交談也哉

閻百詩曰滕在今徐州北一百九十里所屬之滕縣有古滕城考自臨淄抵滕不滿五百里路不爲遠而一往一還將千里亦不爲近朝暮接焉未一及使事故丑以爲疑唐宋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開元初自廣州召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獨嗟重嗟乎如明皇者豈不賢於宣王遠矣朱子謂孟子去齊由王驩積誠故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

閻百詩曰余嘗愛京山郝氏解孟子爲行三年之喪但以誤認邑名遂不合禮制以知地理益宜究郝氏之言曰或問孟子歸葬於魯時未遠也充虞治木言前日耳輒反於齊豈不終喪而遂復爲齊卿乎按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禮凡尊者有賜則明日往拜喪則孝子不忍遽死其親故贈襚之賜拜於葬後孟子奉母仕於齊母卒王以卿禮含襚及歸魯三月而葬反於齊拜君賜也其止於嬴何也禮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魯越國至齊境上爲壇位成禮於嬴畢將遂反也解者不悉謂孟子勸人行三年喪而身違之又罪萬章之徒修文不善可謂逐臭李覯左袒臧倉者矣余謂郝氏論終喪是矣祗少錯解止於嬴句嬴齊南邑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於嬴杜註云嬴今泰山嬴縣案嬴縣故城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尙有三百餘里安有拜君賜於三百餘里之外者乎且衰絰不入公門未聞不入國門也爲壇位而哭乃出亡禮非喪者所用也攷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卽歿於齊也然則旣歿而葬宜終喪於家曷爲而遽反於齊余曰此蓋終三年復至齊而爲卿耳非遽也記止於嬴者以充虞論匠事於止嬴日故繫止於嬴亦猶公孫丑論不受祿於居休日故繫以居休豈必別有義在乎果爾何以爲前日解余曰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所遠而亦有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以前日與今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有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久於齊而後去去齊之日上溯其未游齊之日猶目之爲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耶或曰充虞書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與余曰此尤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任不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皆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爾故充虞問答斷自於免喪之後者爲得其實也

顧亭林曰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緦事畢而除故反於齊止於嬴而充虞乃得承閒而問若曰奔喪而還營葬方畢卽出赴齊卿之位而門人未得發言可謂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而身且不行三年之喪何以教滕世子哉

沈同以其私問章

何義門曰天下可禪國不可禪三代以上之天子皆推有德者迭爲之及以天下與人子孫退守百里以承祖宗之祀未有并棄其國者也子噲則自斬召公之血食矣故孟子尤惡之

又曰燕人干天之命齊人干天之討厥罪維均故曰以燕伐燕

申詳

申詳子張之子子游之壻是陳之顓孫氏與吳之言氏遠爲婚姻曾西卽曾申曾元之弟曾子次子以爲孫者非公明儀見檀弓註子張弟子見祭義註又曾子弟子公明高亦曾子弟子疑高與儀爲昆弟段干木史稱受業於子夏之倫之倫從上文子路子張澹臺子羽子夏子貢言而段干木與子夏皆客魏則爲子夏之弟子可知

吾有所受之

閻百詩曰吾有所受之也爲世子答父兄百官語吾與下謂然友曰吾字正一人此解首發於趙氏繼申於三原王端毅公實勝集註讀昭元年傳晉使后子與子干齒辭曰鍼懼選楚公子不獲是以皆來亦惟命且臣與羈齒無乃不可乎史佚有言曰非羈何忌恍悟父兄百官兩引古後截然而止不復措一詞尤有餘味文法何其與左氏類也

魯爲宗國

閻百詩曰漢梅福有言諸侯奪宗如淳曰奪宗始封之君尊爲諸侯則奪其舊爲宗子之事也蓋大小宗法大夫士有之諸侯則絕然亦間有見於諸侯者如魯與邢凡蔣茅胙祭同出於周公故稱六國爲同宗襄十二年凡諸侯之喪同宗臨於祖廟是管蔡郕霍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與魯同出於文王皆稱魯爲宗國滕父兄百官所謂吾宗國魯先君是集祖以爲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余笑獨不記周公弟也之文耶又不記周公太姒之第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五人耶祝佗不嘗言先王尚德不尚年耶趙氏註則云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眞得其旨矣

五月居廬

閻百詩曰馬貴與謂滕文公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蓋孟子雖誨以三年之喪而文公僅能五月未葬之前守諒陰之制耳然亦當時所無也最解得確考戰國二百四十五年間齊宣王欲短喪見孟子葬政毋死既已葬除服見史記兩事而已

可謂曰知

龔畏齋曰此宜於可字絕句前父兄百官以爲不可狃於舊習以可爲不可也此不但父兄百官以爲可族人皆可以世子感動其良心而皆可也可字與前不可正相應知讀去聲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然則莫之禦而不行喪禮是不知也世子并不爲父兄所禦謂之知宜矣

滕文公問爲國章

龔畏齋曰此章因徹之田數用助之賦法貢行於國中助行於野蓋孟子斟酌三代之制以爲分田制祿之良規非猶是三代之成法也

其實皆什一也

張南軒曰夏商周皆以什一蓋五十畝者以五畝爲貢七十畝者以七畝爲助百畝者以十畝爲徹

顧亭林曰古來田賦之制實始於禹水土既平咸則三壤後之王者不過因其成蹟而已故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然則周之疆理猶禹之遺法也周禮小司徒注曾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孟子乃曰夏后民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夫井地之制一井之地圖爲九區故蘇洵謂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使夏必五十殷必七十周必百則是一王之興必將改畛涂變溝洫移道路以就之爲此煩擾而無益於民之事也豈其然乎周官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夫子言禹盡力乎溝洫而禹之自言亦曰濬畎澮距川知其制不始于周矣蓋三代取民之異在乎貢助徹而不在乎五十七十百畝其五十七十百畝特丈尺之不同通鑑外紀云夏十寸爲尺商二十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而田未嘗易也故曰其實皆什一也古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異度數故史記秦始本紀於改年十月朔上黑之下即曰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與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三代之王其更制改物亦大抵如斯故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而當日因時制宜之法亦有可言夏時土曠人稀故其畝特大殷周土易人多故其畝漸小以夏之一畝爲二畝其名殊而實一矣國佐之對晉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豈有三代之王而爲是紛紛無益於

民之事哉

龔長齋曰以徹法通力合作計畝均分言之蓋一井八家各得九十九畝之入君得八十八畝之入則亦什一也

龍子曰節

胡朏明曰龍子言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此貢之所以爲不善也某謂貢異於助惟無公田耳其取民之制雖云於一夫受田五十畝之中稅其五畝之所收然亦每歲各視其豐凶以爲所入之多寡與助法無異非上之科定此五畝者出數若干斛以爲常也藉令樂歲不多取凶年必取盈賦何以有上上錯乎然則龍子之言非爲曰龍子有爲言之也夏民侯曰戰國諸侯重斂掊克立定法以取民不能因豐凶而損益且託貢法以文過故孟子有激而云其所謂不善者特救戰國之失耳禹法實不然也

閻百詩曰自魯宣公稅畝以後諸侯廢公田而行貢法取民數倍於古樂歲猶可勉供凶年則不勝其誅求之苦而皆藉口於夏后氏以文其貪暴龍子所以痛心疾首而爲是言孟子方勸滕君行助以革當時之弊意在伸助不得不抑貢故舉龍子之言以相形其實龍子所謂莫不善者乃戰國諸侯之貢法非夏后氏之貢法也又曰或問禹取民果如助法因豐凶以爲多寡則九州之賦何以有定等曰此有其說也消息盈虛天行自然之理州境廣大一歲之中豐凶並見荒於東則稔於西贏於高則絀於下彼此乘除相去不遠故分而言之則民之所供於上者參差不齊此國不同於彼國此鄉不同於彼鄉合而計之則上之所得于民者自有定數此州常多於彼州彼州常少於此州雖或有升降之時而要以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其所以有定等也苟曰五畝之稅歲有常科不問其豐凶則眞有如孟子所云者曾謂彝舜在上大禹成賦而有如是之徹法乎

請野九一而助二句

錢曉徵曰鄭康成註周禮嘗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之文孔穎達詩正義申其旨云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九一而助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孟子又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言別野人者別野人之法使與國中不同也爾雅云郊外曰野則野人爲郊外也野人爲郊外則國中爲郊內也郊內謂之國中者以近國故繫國言之亦可地在郊內居在國中故也按郊外國中人各受田百畝或九而取一或什一而取一通外內之率則爲什而取一故曰徹徹之爲言通也康成之義得孔氏而益明若分公田爲廬舍八家各二畝半其說始於班

固而何休註公羊趙岐註孟子范甯解穀梁宋均註樂緯皆因之非鄭義也

龔長齋曰或問貢旣不善國中什一自賦何也曰國中自賦雖周亦不能改夏之制閭師國中四郊之農貢九穀是也蓋夏制九州之賦有錯出他等者不以爲常數又省耕省斂有春秋之補助周制司稼之官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旣減什二爲什一蓋勸行夏初周初無弊之貢非勸其行後世之貢如龍子所譏也蓋數近地田不井授輸納不勞省巡亦易又何害乎

若夫潤澤之二句

朱以九曰按潤澤二字方是仁政夫仁有發生之脈古今相通脈不條鬯如夏后氏之貢世久而神去之矣仁有流行之機上下相倚機不浸灌如滕之世祿毛附而皮無存矣故須君與臣潤澤其間不然而漫曰必井田必學校必經界必世祿猶屬執著枯滯之象

許行章

朱以九曰當時滕未嘗果行井田之政亦未聞竟行並耕之說但中國堯舜周孔之所化者也許田以並耕之說亂之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是不能亂滕而先亂堯舜周孔之道者也不並與同中國矣故陳相學之而孟子闢之亦非爲滕闢也爲堯舜周孔闢也此正是息邪說距詖行之一端也

益烈山澤而焚之

胡朏明曰書言刊木而孟子云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何也蓋刊乃常法間有深林窮谷蒼蔚蒙蘢斧斤不可勝除者則以炬空之殊省人力此聖人變通之智按集註烈熾也不如用廣韵烈火也爲直捷

閻百詩曰益爲皐陶之子昇孔穎達書疏陸德明音義邢昺論語疏張守節秦本紀註並同不獨曹大家高誘鄭康成而已而集註書集傳反闕金仁山曰果如是則當楚滅六與蓼時伯翳之後嬴姓若秦若徐若趙見存何得臧文仲曰皐陶不祀乎明非屬父子非也臧文仲自傷楚強盛日蠶食上國而爲上國之祖者祀亦廢非謂皐陶竟無後何以驗之皐陶偃姓羣舒皆偃姓則自出於皐陶滅六與蓼見文五年傳矣而文十二年不猶有羣舒叛楚乎或曰皐陶偃姓伯翳嬴姓將父子異姓乎余曰古者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堯祁姓丹朱爲其子却貍姓何父子同姓之有余因又悟舜五臣功皆高德皆盛當禹讓於稷契暨皐陶而不及益實以益爲皐陶之子也不然禹他年尙薦益於天豈此日不堪宅百揆乎蓋子不可以並父後代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及三命踰父兄非禮也之說皆緣於此此係與中一大節目根證章章而宋儒傳註悉略之矣

閻百詩曰朱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未必使爲虞官至舜受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艸木鳥獸耳洵是但謂未必使爲虞官孟子明言益掌火陶唐氏掌火官名火正閼伯爲堯火正居商邱見左傳襄九年舜登庸則益爲之舜即帝位後益又遷作虞分明各爲一職何必致疑蓋錄朱子時巳久無火官故亦不暇詳晰耳古者火官最重高辛世祝融昭顯天地之之光明以生柔嘉材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火不數變疾必興聖人調燮微權正寓於此觀一藏冰啓冰間倘足和四時而免夭札況火爲民生不容一日廢者其出之內之所關於氣化何如乎憲後代庶官咸備火政獨缺飲知擇水烹不擇火民必有陰感其疾而莫之云救者其不幸可勝道與

顧亭林曰有明火有國火明火以陽燧取之於日近於天也故卜與祭用之國火取之五行之木近於人也故烹飪用之今治水之官猶夫古也而火獨缺焉以祭以養謂之備物可乎

又曰古人用火必取之於木而復有四時五行之變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今人一切取之於石其性猛烈而不宜人疾疢之多年壽之促有自來矣

閻百詩曰人皆知堯有壻而不知舜亦有壻舜謂伯翳曰咨爾費贊禹功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姚舜所受姓玉女見祭統言玉女者美言之君子以玉比德焉豈庶姓女所可稱是益爲舜壻皐陶與舜爲婚姻此亦古今所未經拈出者

九河

閻百詩曰九河之名見爾雅曰簡曰絜集註偶訛作潔書蔡傳遂認爲簡潔河殊可笑甚且信程大昌程大昌信王橫一家之言未詳考驗者謂九河苞淪於海不知今濟州河間府界禹迹固可尋也孔穎達疏曰漢書溝洫志成帝河隄都尉許商上書言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

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元于欽齊乘曰漢世去古未遠河隄都尉許商言九河故道謂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北成平南簡絜鉤盤在東光南鬲縣北斯言簡而近實後世圖誌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衡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與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與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有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南枕無棣溝茲非簡絜等河與東無棣縣北有陷河濶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與濱州北有士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與士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蔡氏集傳乃曰自漢以來講求

九河皆無依據祖王橫之言引碣石爲證謂九河已淪于海某案禹貢文北過洚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大陸在邢趙深三州之地爾雅之廣河澤也去海岸已數百里又東至海中始敘九河則大陸與九河相離千里如是之遠而絕無表志不合禹貢之文其不可信一也王橫謂海溢出浸數百里而青兗營平郡邑不聞有淪沒之處而獨沒九河其不可信二也今平原迤北清滄之間雖爲樹藝城邑相望而地形河勢高隱曲折往往可尋但禹初爲九厥後或三或五遷移多寡不同必欲按名而索故致後儒紛紛之論不可不辨

又曰少時疑潘季馴司空言河不兩行自古記之出何古後讀宋史河渠志載蘇轍疏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乃知出此河不兩行眞千古明言然禹之導爲九河也何居蓋河不可分謂其上流耳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河愈通利又何害哉今九河之下卽爲逆河殆謂自此而下卽海潮逆入矣蓋名雖河其實卽海也海水內呑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

顧景范曰黃河自塞外而來盤曲萬山之中匯合百川之水自鞏洛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益復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也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浲洞之時最爲當機而扼要禹平成之烈亦莫著於此也自禹治河之後河遂得其所歸計初時汎濫乍平九河自必勢均力敵既而橫流益殺更復冬春消滅九河之或盈或涸或通或湮亦理所必有歷時既久後人但見其安瀾之效而忘其弭患之功遂置九河於度外而任其升沈雍遏愈遺淫潦乘之河於是起而發大難之端矣凡九河之壞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則九河之興也抑豈僅一手一足之烈哉故曰神禹也

漯

閻百詩曰集註漯水名亦不核當云漯者河之枝流也出東郡東武陽東北至千乘入海不然止云水名安知非漢地理志高唐之漯水乎

汝

閻百詩曰或謂漢賈讓言大禹治水闢伊闕與鑿龍門析底柱破碣石同而伊闕之山禹貢不見余曰伊洛瀍澗既入於河伊水能順流非闢之功而何此禹貢之簡處或又謂禹廝二渠以引其河於禹貢亦不見余曰其一出貝邱卽河之經流其一漯川漯卽兗之貢道也或又謂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又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則金隄者乃禹作不謂禹復爾爾余曰九澤既陂陂亦隄也方當泛濫時餘務多爲隄防以湮之水性逆故其患不息禹導水由地中行向餘所爲隄防以障水者皆可用之以輔水事固有因敗以爲功者存乎其人之善用耳故曰禹能修鯀之功惟汝水絕迹於禹

貢而孟子言決汝得毋近鑿空余曰觀爾雅從釋地已下至九河皆禹所制名中有曰水自汝出爲濆又曰汝有濆此豈禹一無所事於汝而被以是名與又豈汝自天然入於淮而無須禹力與故決汝二字正可補經文之不備善乎太史公言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洵有味哉

淮注江

閻百詩曰淮水入江自孟子一時誤記朱子所謂不必曲爲解說最是然鄭夾漈已曲爲之說曰按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是江淮始相通孟子蓋據哀公後吳王夫差所掘之道以爲禹迹而忘却禹貢不知亦非然也杜註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至是孟子之言始驗

父子有親五句

何屺瞻曰仁智若循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文理齊家足以有別也既曰有別則爲所性之智明矣北溪字義曰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然程子謂禮只是一箇序既曰有序亦當爲所性之禮也故瓊山程以智字帖有別說較舊說推勘愈諦

勞之來之三句

何屺瞻曰勞來是資稟之近乎中者匡直是資稟之過乎中者輔翼是資稟之不及乎中者三者皆使之自順其性而已

堯以不得舜二節

朱以九曰堯舜不得禹臯陶不曰爲天下憂而曰爲己憂眞是把一世之饑溺禽獸視爲一身之疾痛瘵痹而憂始切下得人謂之仁不曰爲己而曰爲天下直欲把一人之疏通拯救同一世之疾痛瘵痹而仁始著故爲己爲天

下自相照映得好

禹臯陶

閻百詩曰五臣之中禹爲最稷契次之臯陶次之益又次之此品第也或問舜以不得禹臯爲己憂上文無臯陶茲特補出一似惟臯陶始足以配禹者何與余曰顧麟士有云獨臯陶並列者亦大概之言不屑分配耳或古人原以並稱而順口因之或又問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且以道統禹屬臯陶明非臯陶不得配禹矣余曰讀歸熙甫孟子此章敘道統不及周公顏子論亦可恍然于其故矣蓋古之聖賢有遺言而無有遺意觀言誠得其意太公望散宜生可以爲見知則周公不居其下矣孟子於此自任則顏子不在其後矣呂散謂之見知非過也然而虎踞鷹揚視夫忻忻休休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周公者夫亦以文王言之則周公之所師即敬止之家學其視文王若一人爲父子一道舉乎此可以該乎彼矣易作於羲文周孔而班固曰易更三聖至於談之與遷同稱太史彪之與固同號班書蓋昔人之恆辭也若執其辭焉則武王何以不舉乎他日稱三王而繼之以思兼孟子之意可知也孟子之自任以道非僭也然而泰山巖巖視夫和風慶雲之氣象何如也其不敘顏子者夫亦以在我者言之則孟子之私淑蓋自附於及門其視顏子猶儕輩焉彼此一道方自論則不暇于及人矣周有亂臣十人而君奭曰惟茲四人至于序大孝則稱曾子論好學則稱予顏淵蓋昔人之事詞也若執其辭焉則曾子子思又何以不舉乎他論禹稷而歸之于同道孟子之意可知也妙哉論也豈惟禹臯並稱五臣中有以禹稷並稱者躬稼有天下當平世是也竊如熙甫之論申之曰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禹臯並稱者恆辭也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稷當平世禹稷並稱者專辭也恆辭專辭所爲言固各有當與

戎狄是膺

閻百詩曰詩孔疏曰魯當春秋用兵於戎狄荆舒者惟有僖公耳僖四年經
書公會齊侯宋公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羣舒又楚之與國故連言
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惟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之
師賤兵少故不書此說非也僖十三年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
之十六年秋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齊桓舉義兵僖公無役不
從況勤王戍周尤第一義豈有兩諸侯而無魯在中者講義云彼入寇而我
當之謂之膺我伐彼而彼畏之謂之懲以上二字解戎狄是膺其猶庶幾

墨者夷之章

朱以九曰夷子厚葬其親正發于一本而爲仁人孝子之用心也其可以歸
儒者止在此惜溺于愛無差等而不能自見其本心故孟子只從此挑發使
之自見其一本之心又把上古不葬親之慘打動他不忍薄親的念頭所以
一撥便轉使天下後世不終曰墨者夷之夷之亦幸矣

閻百詩曰余嘗言宋儒說理未嘗不是而特於引書籍也多疎或舛要當爲
之諍友不當爲其佞臣莫甚于蔡氏書集傳而四書亦未能免如註墨之治
喪以薄當引其本書節葬篇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
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則止矣不
當引莊子曰墨子生不歌生不歌是謂其平日非聖王之音樂於葬無涉余
獨怪孟子之喪其親也以時以力凡附於身者必誠信自勿之有悔乃充虞
猶問其木太美豈非爾時墨道大行殯皆從薄見合乎禮者反以爲踰禮此
與孔子時事君盡禮人以爲諂者何異

昔者趙簡子節

朱以九曰天下眞君子必不與小人作緣嬖奚、人也更不實與小人乘獨
可誓與小人乘乎當積之於初不與奚乘可也旣而蒙詭後當遜以明志可
也必王請復而受小人之品題然後絕小人更亦好名矣雖直尋而枉不嘗
尺矣著王良者君子亦甚稱之矣

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

朱以九曰妾婦只順一夫如儀衍者旣登嬴氏之牀又薦六王之席蜩蛇變
幻跲人作合是妾婦而淫人者也移人者也屈人者也嗟乎以丈夫俠骨而
粧此千般百態到處傾危更焉得能妾婦乎

入則孝四句

朱以九曰守對攻看如當時楊墨無父無君皆攻我先王者也道之戈矛也
孟子獨於攻之時而入孝出弟居仁由義故曰守不曰後學待我而以待後
之學者以字最有力

于湯有光

朱以九曰滅殷祀不曰湯讎而曰光湯何也夫湯原不以天下爲私也湯以
伐罪弔民爲心武以取殘救民爲心故紂虐民實爲湯滅邑而武救民便于

湯有光令此時而湯在亦必討紂而誅之矣令此時而武不伐紂反辱湯之
心矣是武對湯猶舜對堯也

莊嶽

顧亭林曰莊嶽齊街里名也莊是街名嶽是里名左傳襄二十八年得慶
氏之木百車于莊註云軌之道又昭十年又敗諸莊哀六年戰于莊即此莊
也襄二十八年反陳于嶽註云嶽里名即此嶽也蓋皆齊城內街里之名

長幼尊卑

長幼謂同姓之人尊卑謂異姓之人猶言父兄百官

古者不爲臣不見

顧亭林曰觀夫孔子之見陽貨而後知踰垣閉門爲賢者之過未合於中道
也然後世之人必有如胡廣被中庸之名濟道託仲尼之迹者矣其始也屈
己以見諸侯一見諸侯而懷其祿利於是望塵而拜貴人希己以投時好此

其所必至者曾子子路之言所以爲末流戒也故曰君子上交不諂又曰上
弗援下弗推後世之於士人許之以自媒勸之以干祿而責其有恥難矣
朱以九曰須玩末句一養字不爲臣不見非第以不見重也葢以養重也

戴盈之

閻百詩曰盈之似是戴不勝之字勝音升名與字正以相反知爲一人檢孫
奭疏亦同今玆未能玆年也 左今玆晉多大喪杜註今玆此歲

好辨章

朱應我曰天道得已而不已故亂人事得已而不得已而不
已故治不得已三字實禹周孔孟相傳心法倘天道人事得已而已則禹周
孔孟自然相忘倘禹周孔孟不得已而已則天道人事成何底止不可知不
得已之故哉
朱以九曰從來聖人只是爲正人心討耳通章須重正人心三字如禹之時

洪水泛濫而人心亂矣禹抑之而天下平天下平而人心正矣平者正之體
也周公時夷狄猛獸而人心亂矣周公兼且驅之而百姓寧百姓寧而人心
正矣寧者正之象也孔子時弒父弒君而人心亂矣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臣子懼而人心正矣懼者正之幾也孟子時邪說詖行而人心猶未正
也所以承三聖人之後息之距之而曰我亦欲正人心則息之距之卽正之
之漸也

使禹治之節

何屺瞻曰掘地而注之海是大水治所謂予決九川距四海也水由地中行
是小水皆治所謂濬畎澮距川也蛇龍恃水爲患故先驅之鳥獸因水患而
逼人故水治而其害漸消各有次第

沛澤

公羊傳註云艸棘曰沛漸洳曰澤

咸以正無缺

何義門曰無一事不出於中正無一事不出於周密

春秋天子之事也

高氏春秋正旨或問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
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旣滅
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爲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
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
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
洪範有言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其害於
而家凶於而國故雖不得以自專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
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福作威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
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凌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

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吳楚等
之僭王者與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而假天子之柄而
乃以誅人之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
專征伐與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
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國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
書與抑魯國之書與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
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
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以爲魯史是
可謂國之公書與是可獻之天下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與固知其必不然也
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
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罔敢有
弗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

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尙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自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邪暴交作臣弒君子弒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衰王迹續接成周之命脈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

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正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爲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公爲盛孔子之取桓文卽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猶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卽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　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背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於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與曰何爲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顔淵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似有據也然與非與曰孔子之答顔淵也以議道以立法

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與周事與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雨水舟楫旣通矣何以書無冰也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爲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辨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曰孔子不云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

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擧自言則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靡所託故託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卽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而無俟乎他求也而吾志亦可畢矣故曰志在春秋也

楊墨

亂賊悖倫者也楊墨賊性者也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

閻百詩曰猛獸指上虎豹犀象夷狄卽指上若奄若飛廉者是秦本紀中衍之元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實生蜚廉又前言伯翳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飛廉非夷狄耶鄭康成曰奄國在淮夷之北觀後屢與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叛則正爲一類安國傳晚出然言成王遷奄君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之處言中國則正與夷狄對蓋奄亦夷也

我亦欲正人心節

何屺瞻曰仁義充塞而人心不正故使人知有仁義者所以治其本也然充塞仁義者實自爲我兼愛之邪說爲之而行亦以詖辭亦以淫故息之距之放之所以治其末也

陳仲子章

朱以九曰孟子闢仲子之廉亦闢楊義墨仁之意也然闢楊曰無君闢墨曰無父闢仲子曰辟兄離母可知儒者之道只在君臣父母兄弟之間

蓋

閻百詩曰予少時習孟子疑蓋大夫王驩與兄戴蓋祿之蓋同音異註卻於前云齊下邑後云陳氏食采邑當是二邑宋王伯厚謂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僅一處無二地頗不可解後讀左氏春秋傳趙衰爲原大夫於時先軫亦稱原軫子趙同爲原同於時先穀亦稱原穀唐孔氏曰蓋分原邑而分食之僖二十五年狐溱爲溫大夫文六年陽處父至自溫故成十一年劉子單子曰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亦共食一邑者因悟蓋一也以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以半爲卿爲之私邑陳氏世有之然則當時蓋亦大矣

筆耕錄卷三終

貳拾肆 册95%版

筆耕錄卷四

涇縣胡鼎受亭輯

詩云商之孫子節

何屺瞻曰上云斯二者天也以氣化言之詩云上帝既命以主宰言之仁者上帝生物之心所以反亂爲治而維氣化之衰也故有以當天心而非大小強弱之可論自不可爲衆矣

殷士膚敏

何屺瞻曰詩中多連舉殷商然此殷字乃非商之變文當解爲衆也

淪溳

閻百詩曰集註淪溳水名殊非蓋地名也當云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曰淪溳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淪溳之水云耆乎宋葉夢得言大抵禹貢水之正名可以單舉者若漢若濟之類是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若黑水弱水之類是非水之正名而因以爲名則以水別之若淪溳之水者是淪溳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淪溳似須爲朱子正其譌誤者

自暴章

何屺瞻曰道理若待外求則暴棄猶可解也今人人生來性中有個仁居之便是人之安宅人人生來性中有個義由之便是人之正路莫非固有無待外求豈吾身所不能乎而反甘自暴棄是則可哀也已

朱以九曰後兩人字應前兩自字謂仁義人所自有人自失之所以可哀人字自字自是通章血脈

居下位章

朱以九曰民治上獲友信親悅所云動也然動之機總握於誠身思誠是明善至誠是誠身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罪不容於死

朱以九曰民遭善戰者而無民矣刑加善戰者而無刑矣卸化善戰者之一身爲盈城盈野之億萬身而善行陣中之戈矛劍戟誅之磔之猶未足爲快總之一人之死不足以償萬民之命也故曰罪不容於死

莫良於眸子章

朱以九曰夫人爲惡非必令眸子知而眸子亦非不爲人掩乃不能也正從掩之時而不能掩百千做作瞭眊畢獻夫人長大廷何如長眸子夫人慊清夜何如慊眸子

徐自溟曰觀其眸子亦須要吾之胸中正以眸子之瞭者觀之不然自己不瞭如何能見人之眊

恭者不侮人章

朱以九曰須從人字上著眼假恭儉只是粧飾自己一身至於侮人則侮之矣取人則奪之矣孰知匹夫匹婦皆歸吾慊冲淡泊之懷爲自恭儉標其色象而侮奪藏於心肺

嫂溺章

閻百詩曰孟子與髡問答僅兩章後章是去齊之後不待言矣此章似相值於梁惠王朝魏世家云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孟子素不見諸侯秖因惠王延禮始至其國又未嘗仕眞有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之象髡故發問夫子何不援天下不然於齊則仕矣髡將譏其援之無效與或力不能援詎肯作是語千載而下殆可以情測哉

君子之不教子章

閻百詩曰古人文字簡須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子謂不肖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肸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然當日楊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一輩子言矣

朱以九曰君子未有不教子者也易子之說爲不肖子通其窮耳然亦無非
教也

曾子養曾皙兩段

閻百詩曰黃蘊生文中段云蓋至請所與而懼可知也懼中饋之不潔而親
以爲不必須至問有餘而喜可知也喜餕食之和甘而親以爲有可共則疾
應之曰有而已不必其果有餘也親以爲有餘是即有餘也眞入神之語

事親從兄章

朱以九曰玩文法至樂則生矣五段已完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
之舞之足之蹈之如此抑揚一段蓋垂重生字也生字對實字看無實則生
機立槁故非實不能生無生則實心亦寂故非生不能徵實君子務其實正
務其所以生也上論君子務本節與此可參看

瞽瞍底豫

閻百詩曰底豫集註以書所謂不格姦亦允若者實之非也余嘗以五帝紀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允若
瞽瞍底豫時候較舜之身爲庶人僅云不格姦者殊有淺深次第之不同只
觀帝使其子九男二女飭有爲不順於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節有不
得乎親語此皆試舜於畎畝之中事也況前此雖云克諧以孝舜猶不告而
娶以爲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於父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娶是君弁
不能得於臣也其頑至此則旣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非傳
聞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傅會之槪未嘗設身乎處地與爲
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但不至於姦惡其格淺親能諭之於道其格深以舜
之聖年踰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

杠

閻百詩曰集註杠方橋也非本趙註其實止解橋也字有從石者蓋聚石水

中以爲渡若從木則衡木以度矣且徒行者奚必用方而後濟哉余嘗謂居
居究究爾雅具有明訓雖未必眞出子夏輩要遠有所承而朱子不信趙岐
複壁中作訓詁多不暇按之書籍如蹝草履也之類而朱子却信其實止解
履也與史記虞卿躡蹻之蹻別徐廣曰蹻艸履也又屝亦艸履

中也養不中章

朱以九曰養者如天地之養萬物包容靈蠢而漸施鑪錘棄者急於成就因
不中不才而竟以苦難擲也以頑鈍格也其衷亦褊淺矣故曰不能以寸寸
者褊淺之意

人有不爲章

何屺瞻曰不爲不仁而後可以爲仁不爲不義而後可以爲義

李安溪曰有不爲須兼辨之明守之嚴兩意蓋辨之愈明則其心有主而其
有爲也釋然不疑其所行守之愈嚴則其氣自充而其有爲也沛然莫禦其
所往

朱以九曰有不爲而後可有爲觀秋冬有收藏然後有春夏發生況人得四
時之氣者也

赤子章

朱以九曰世人外來的日增本來的日減大人原無可增安得有減故曰不
失赤子之心

言無實不祥節

龔長齋曰客問言何以無實不祥蔽賢之言何以爲不祥之實曰言之不祥
者莫如言莫予違及李斯勸二世行督責之令王介甫天變不足畏之三言
然苟有賢人在位則忠言上聞事皆可救故雖似不祥而非不祥之實若蔽
賢則讒諂滿朝賢良在野主過不聞國事日非日積月累未有不致痛於忽
諸者而其禍實始于蔽賢之言故惟此爲不祥之實又按言無實當讀不祥

之言卽無實之言卽蔽賢之言也蔽賢者以賢爲不賢卽以不賢爲賢非無實而何下實字與上實字少異若以上實字連不祥二字文法未安

朱以九曰賢者國家之祥也蔽賢者將天地之瑞氣宇宙之泰機悉爲蒙昧方寸之內脣吻之間盡是一團厲氣故曰不祥之實

舜明於庶物節

朱以九曰存之爲幾希由之卽爲仁義合之爲仁義而散之若爲倫物自是渾合

又曰仁義正是乃個幾希也非能存者不能行而非有妙於行者亦不可言存是存卽存其所行而行卽行其所存也

禹惡旨酒五節

朱以九曰幾希一脈堯舜所謂不思而得禹湯文武周公所謂思則得之思之卽前所云存之也通重一思字禹之好惡湯之執立文之視望武之不泄不忘皆思也

王者之迹熄一節

鄭樵曰胡文定公云邶鄘以下多春秋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而爲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也春秋始隱公適當詩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於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於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陳于前捷錄昔周之盛時分八百之茅土以建侯封攬一人之大權以馭海字於時燕饗有鹿鳴魚麗之歌輶軒有皇華四牡之選征伐有采薇出車之詠朝覲錫命有蓼蕭湛露彤弓之賡無非奉揚德意以黼黻一朝之明盛猗與休哉自沔水之詩一作而大夫始念亂黃鳥行野之詩再作而人民始流離至南山正月十月雨無正之詩復作而臣下遂輕上行私而不可爲理矣

雅詩之亡惟變故亡也然臺莽告哀於四月猶冀其君之一悟而楓棣之志殷苑結轖懷夫彼都猶冀其俗之一改而思古之心切故雖昊天不弔杼柚其空而六月采芑吉日車攻如覩牧野洛水盛事焉亦哲王之世有祚亂永錫哉乃一傳而鼓鐘于淮上螽斯麟趾之精既不長菀彼柳斯不尙惕焉亦幽王貽之戚也而論者徒致慨於平王之東遷夫東遷亦何負於王哉假令爲平王者能終弁鸞之怨而行桑扈鴛鴦之事則不窋竄狄公劉居豳太王邑岐文武都豐鎬本支可以百世瞻彼洛矣固在德而不在險也奈何葛藟終遠有蓷嘆乾戍申戍許至忘父仇上無鬧夜瞻星之主下無嵩生嶽降之臣卽故宮不禾黍而瞻仰召旻之衰已不烈於此矣西方之人西歸之音不可復見而詩之亡益甚矣況又以天子之尊下賜諸侯之妾拔本塞源三綱淪九法斁人望絕夫子於是不得已寓褒貶之義於春秋而託始於此明壞法亂紀自王朝始此所以繼詩而維王迹也

毛詩臆解竊以王之降也幽王尙列於雅平王抑而從風意戍申之詩不復知有君父貶而之風不成其爲王也魯隱公之世實平王之世詩亡而春秋作或以此夫

李安溪云詩亡殆謂正風正雅亡也周之盛也天子舉巡狩之典陳詩觀風於是慶讓行焉諸侯修述職之禮朝會雅歌於是勸戒繼焉夫是以王道行而功罪勸懲明也及周之東天子不巡狩則太師無採也故謂之風亡其有風者列國謳謠相爲傳播者耳諸侯不述職則朝會無聞也故謂之雅亡其有雅者賢人君子思古念亂者耳夫是以王道不行功罪勸懲不明諸侯僭大夫叛子弒其父臣弒其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是故春秋之褒貶所以申王事之勸懲也

羅文止曰詩降自黍離而若華諸篇猶存之雅之末不忍其遽也矣王絕于東遷而載筆之權復遷之平之終其庸有冀也矣冀之深不忍之至故憂之

亟挽之力六經於治亂之際則未有如春秋之志者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節

朱以九曰桓文挾天子以令諸侯猶知有周孔子作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非黜霸也正存桓文以衛周耳此義誰人曉得義是由仁義行之義幾希之脈著於天下而爲迹著於人心而爲義迹屬天子義託匹夫迹熄則幾希熄義存而幾希存是取義正以扶迹者也

澤流風餘韻

新鄭高氏曰端毅王公云澤色澤也謂容貌色澤也玆言爲是猶禮所謂手澤口澤者也夫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影響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形容影響不復可知矣故不論君子小人澤皆五世而斬也若如註謂流風遺韻孟子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也夫流風遺韻安得五世斬乎且孟子專爲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何流風餘韻之足云而小人直遺臭耳又何流風餘韻之有（時諺小人[illegible]者）

行其所無事也

胡朏明曰孔書傳言禹之治水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水此不必到處皆然綿亙千百里遠其實當時有其地不得不用此法者尸子呂覽淮南子水經注衆口一詞豈欺我哉賈讓曰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此鑿山之事也孟子曰禹掘地而注之海太史公曰禹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穿地之事也儒者蔽於一己之意見凡耳目所不會及皆以爲妄開章壺口梁山第一功便說得全無精彩亦由過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之言謂禹絕無所穿鑿不知堯之水災非尋常之水災禹之行水非尋常之行水審如蔡傳所云則後世築隄置埽開渠減水之人皆得與禹功並垂天壤矣鯀何以績用勿成禹何以配天無

極哉

其待我以橫逆

闡百詩曰前輩曾論橫逆二字不可輕看蔺此須錯盡惡橫之感若有一毫感召卽爲自取直是當然豈名橫逆試看目前感應作一事到足色妥當便人人厭意出一語到十分的確便箇箇點頭爲人到得顏曾方說得橫逆大賢以下無橫逆

君子有終身之憂節

許魯齋云艸木到秋精氣展盡故風霜亦搖落之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禍患不害也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人有召禍之由則凡物皆能爲祟猝難防備按以此意看此節書則更無滲漏矣

武城

閻百詩曰曾子居武城卽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旣滅與越鄰越王句踐嘗從治瑯邪起館臺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此豈待浮海入寇而後至武城耶講義爲是說者蓋緣朱子集註不詳及地理耳然攷魯哀十三年吳會於黃池越亦會遣舟師浮海入淮以截之由吳之境隔絕也今越旣幷吳南魯之間可以惟兵橫行寇之與也何嘗之有余因又悟春秋四書數而一書小數者別於數也明其爲管仲之邑也史記加南於武城上者別於魯之北有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爲費邑人也古人於地理無所苟而已矣

山東考古錄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其說本無所本夫武城與邾鄅爲鄰而當吳越之路邑山險而人勇悍此今費縣之武城也且澹臺子羽之武城卽南武城安得又有一武城更在其南而爲曾子之

所居者乎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何屺瞻曰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按上文瞯良人之所之施從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註大全不從朱子而從舊讀謬矣

龔畏齋曰告其妾妾字絕句曰字下乃既告而復言之詞也若此此字卽指上文所告之事此正古人敘事省筆之妙後人將告其妾曰四字連讀誤矣

為不順於父母

顧亭林曰虞書所載帝曰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是則帝之舉舜在瞽瞍底豫之後今孟子乃謂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猶不順於父母而如窮人無所歸此非事實但其推見聖人之心若此使天下為人子者瞿心積慮必出乎此而後為

大孝耳後儒以為實然則二嫂使治朕棲之說亦可信矣（按說與閻氏異）

瞽瞍象

閻百詩曰孟子或問著于淳熙丁酉後以不復釐正遂不得與學庸並傳其實有勝集註者如父母使舜完廩是也其辭曰林氏謂司馬公以為是時堯將與天下禪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為天子而欲殺之乎借使殺之堯必誅己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以為舜之側微已能使瞽象之不格姦矣豈至此而猶欲害之哉以此皆疑孟子之誤惟程子以為此非孟子之言乃萬章傳聞之誤而孟子不暇辨耳是數說者恐其皆未安也蓋天下之事有不可以常情測度者使瞽象而猶知利害之所在則亦未為甚頑且傲而舜之所處亦未足為天下之至難矣不格姦者但能使之不陷於刑戮若家語所謂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卽此焚廩揜井之事也且聖賢於世俗傳聞之事有非實者必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豈有知其不然而不暇辨者哉

余謂世誣舜以瞽瞍朝己孟子則辨其必無誣舜以放象則辨其未嘗有凡於傳訛之事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曉天下後世者豈有知其不然而故設言其理若金氏謂只在發明聖人處變之心則事迹有無都不必辨殆幾於戲矣人固習而不察耳（父母使舜完廩七十九字疑爲古舜典之文詳尚書古文疏證）

以懟父母

何屺瞻曰故爲孤子之行以遂其孤憤之私是爲懟

象憂亦憂兩句

朱以九曰亦憂亦喜自然而然但知有憂喜不知其爲象也馬君常曰象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理也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象來乃以弟來矣弟之情方來兄之情卽往故自信而喜之奚僞焉

象封有庳

顧亭林曰舜都蒲坂而封象於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爲可疑

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處而置之三千餘里之外蓋上古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閒土可以封故也又攷太公之於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瀉鹵人民寡而孟子言其儉于百里又萊夷僞處而與之爭國夫尊爲尚父親爲后父功爲元臣而封止於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閒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太公耶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於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閻百詩曰有庳之在今永州府零陵縣已成千古定所而集註云未知是否此最朱子妙處蓋一以經文爲案也經文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待一年之貢期五年之朝期以伸吾親愛情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大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兜放處尤遠千里之理且果零陵之是國也比歲一

至則往返幾將萬里其勞已甚數歲而數至勢必日奔走於道路風霜之中而不少寧息親愛弟者固如是乎蓋有庳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爾或曰然則今零陵曷爲傳有是名也按括地志云鼻亭神在營邊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此爲得之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崖絶徼非人迹可歷舜封象於有庳蓋此地蓋者疑詞亦與集註或曰同

三危羽山

閻百詩曰羽山見禹貢班固志載東海郡祝其縣今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唐崔國輔詩羽山一點青海岸雜光碎是三危山亦見禹貢班志失載隋地理志敦煌郡敦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舜殛鯀於此以變東夷卽禹貢之東漸于海遷三苗于此以變西戎卽禹貢之西被于流沙矣豈直刑加其身蔽厥辜已乎

又曰書有二羽山一舜典殛鯀于羽山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一禹貢蒙羽其藝疏引地理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今漢祝其故城在贛榆縣西山卽在縣之西北說者以爲舜殛鯀處下有羽潭卽左氏所云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者某謂此地較三凶殊近恐非放流之宅安國言在海中似確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北直沙門島寰宇記在縣東十五里卽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地而名此與傳云在海中者合齊乘蓬萊縣九目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卽羽山縣志羽山在縣東南三十里然則禹貢之羽在徐域舜典之羽在青域登州古萊夷地三面距海故謂之海中殛鯀於此正荒服所謂二百里流者乎

三苗

閻百詩曰三苗國名張守節據吳起言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洞庭湖在岳州巴陵縣西南一里南與青艸湖連彭蠡湖在江州潯陽縣東南五十二里以天子在北故洞庭在西爲左彭蠡在東爲右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杜氏通典則以潭州岳州衡州皆古三苗國地

咸邱蒙章

朱以九曰章中引詩書語極多較他處不同只爲咸邱錯引了淚語故謂援語莫如詩書中間又着說詩一段全是教他讀書法周介生曰書法迎人目逆逆者欲彼之來而我先往之謂也故我之精意先往于古人而古人來矣悟此旨可想見聖人時時空中晤語袁石浦謂以我之眞精神默相迎也最得

閻百詩曰古人以所居之地得姓氏不必定常於其地如咸邱魯地蒙則齊人是咸邱二字見爾雅左高曰咸邱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邱杜註魯地高平國鉅野縣南有咸亭咸邱複氏自以此余最賞趙氏註此章於東字妙有體會曰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蒙齊人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

作謂治農事也不然何不云齊之西或北野人乎

放勳

閻百詩曰古帝王有名有號如堯舜禹其名也放勳重華文命皆其號也非史臣之贊辭孟子引古堯典曰放勳乃徂落許氏說文正同引堯之言爲放勳曰則可知其以是爲號也矣朱子祗緣僞古文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不將重華文命二字各爲斷句與今文放勳二字一例而竟連下文讀旣連下文自不得解作號幷解放勳非堯之號矣是謂以僞亂眞

百姓

閻百詩曰百姓二義有指百官言者書百姓與黎民對禮大傳百姓與庶民對是有指小民言者不必夏代亦始自唐虞之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是四書中百姓凡二十五見惟百姓如喪考妣三年指百官蓋有爵士者爲天子服斬衰三年禮也孟子已明下註脚曰舜帥諸侯爲堯三年喪喪並平聲

貢拾肆 册95½版

四海

閻百詩曰胡朏明執爾雅四海解以解凡云四海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註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南次四荒者某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益稷州十有二外皆卽是四海不以水之遠近爲限說苑辨物篇八荒之內是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自宋人撥棄舊詁直以海爲海水而古書所稱四海之義有不可得通者矣余曾以書往質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爲壑此得謂不以水言耶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爾雅解者四海遏密八音是却少有宜從康成周禮註四海猶四方也解者最多如上云天下慕之下云溢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蓋四海卽天下字面也猶古書百姓有二義六藝亦有二藝當如朱子所云此說此說彼就彼說不得執此以礙彼者斯得之矣

堯喪

閻百詩曰後漢書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覩堯於羹此卽舜居堯喪之實事

堯以天下與舜章

朱以九曰首云天與之中云薦之於天而又云暴之於民者何也蓋從民心上驗天意也倘民心不與卽天亦不能與也故朝覲訟獄謳歌民心也卽天意也民歸也卽天與也故曰天也末引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正謂天意在民心也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於此可見

朱應我曰何以見其百神享也必百姓安而百神始享朝覲訟獄謳歌正是百姓安處卽是百神享處故神享須於民安上見

嗽石公曰太誓之作也是征誅之天決於民心引證此處見揖讓之天決于民心卽此便見禪繼一天意

南河之南

閻百詩曰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治平陽舜治蒲阪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得毋亦如左氏所云越境乃免乎禹避于陽城蓋避于箕山之陰皆此意

夫然後之中國

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中國當國之中也又中國爲諸夏稱而中國之義凡有三

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

若說禹有個道在而啓賢能以敬承之則敬與道爲二矣堯兢兢舜業業禹祗台總只是一個敬敬者堯舜禹相傳之道也惟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繼禹之道卽繼堯舜之道也傳子卽傳賢也

外丙仲壬

閻百詩曰二年四年自程子謂年爲歲始爲異說後益聚訟余謂一代有一代之禮唐虞禪夏后殷周繼此帝王之殊禮也殷道親親者立弟周道尊尊者立子周道太子死立嫡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此殷周之殊禮也故文王當伯邑考死雖有伯邑考之子在舍之而立武王先儒以爲殷禮者是孔子曰立孫自爲周言之也善乎艾千子有言果商必世嫡則孟子此二語爲贅辭果其爲二歲四歲而不立乃及于太甲也此伊尹意未形事何餘流傳至戰國時而待孟子乃言之耶湯之壽數誠不可考皇甫謐謂其壽百歲太丁既死而外丙仲壬均湯之子僅二歲四歲長幼相去如此懸絕乎且卽以齒序而先外丙於仲壬乎姑存吾說以待來學

竹書紀年云外丙名勝元年乙亥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二年陟則乙亥丙子外丙之二年也仲壬名庸元年丁丑卽位居亳命卿士尹伊四年陟則丁丑戊寅己卯庚辰仲壬之四年也後乃接書太甲名至元年辛巳卽位居亳

命卿士伊尹辛巳去甲戌成湯崩凡七年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庸可信乎（書序書傳朱子云二書皆後人所撰者皆可疑是也）

伊尹放之於桐三年

龔長齋曰此數千年訛以傳訛貽害萬世不可不亟爲正之者也詳太甲上經文但云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何嘗有放字以爲放蓋如舜封象有庳有似於放故自春秋至戰國皆以爲放也且太甲本居仲壬之憂伊尹遷其諒陰之地幽則陰耤祖先之靈明則日閱師保之訓故卒能自怨艾而處仁遷義嗣王與宰相日周旋于倚廬之中而乃謂之放不亦謬乎

桐湯墓所在

閻百詩曰殷本紀伊尹放太甲於桐宮註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爲湯葬地余以後漢志梁國虞縣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太甲所放應卽在此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旣攝國政復時時往桐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爲偃師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縮地之術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爲是至湯墓劉向博極羣書者也告成帝云殷湯無葬處直至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于汾陰北東郭去縣三里馬端臨曰今河中府是故宋太祖乾德四年著諸祀典迄今不易

主司城貞子二句

閻百詩曰或云哀七年曹亦有司城安知此司城非卽陳之官名而必以宋諱故歸于宋余曰此最先儒苦心釋經處蓋史記孔子世家于適衛事初書曰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再書曰主蘧伯玉家三書曰入主蘧伯玉家正以顏蘧皆衛之士大夫故書法直截如此若果司城貞子本爲陳官孟子則當書曰是時孔子當阨主陳司城貞子與上文於衛主顏讎由同一書法何必先繫其官及謚然後歸於爲陳之臣乎正以本爲宋卿由宋而流於陳今爲陳臣方得爲孔子之居停主人所以書法繁重委折而下如是讀者須以意會也邵文莊寶曰臣云者志其非癰疽侍人之倫也或謂臣乃孔子爲之孔子去魯後他國未嘗臣而獨臣陳乎哉他日孟子論行可際可公養三仕亦無及陳者則臣仍司城貞子也且惟官非陳官方明以臣爲陳臣集註孔子爲魯司寇以齊閒之遂行適衛月餘去衛適宋月餘字面凡兩見史記雖非由衛而宋時日朱子錯引來耦以孔子世家是太史公親見古文家語出其家子孫之手故能年經月緯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而卒歷歷如此縱小有抵梧已經駁異而大綱具是不應可一切抹去而以意論之

又曰列國官名變至春秋已極亦互相襲如楚有芋尹陳亦有芋尹宋有褚師鄭亦有褚師衛亦有褚師何妨宋有司城曹亦有司城但不可謂貞子司城爲陳官者以孟子書法故也又曰不曰陳潘公而曰陳侯周亦合於禮記諸侯失地名之義

龔長齋曰周臣忠信之臣也國語曰忠信爲周叔孫穆子釋周爰咨諏之周也太甲自周有終言忠信斯有終也秦誓雖有周親言忠信之親也又內傳稱楚子囊忠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是則周爲忠信古人訓釋源流具見經傳後儒均遺此解何也

百里奚

閻百詩曰百里奚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集註非也夫曰虞人址實見矣不諫之秦行蹤見矣年已七十齒亦見矣又曰舉于市仕宦見矣獨秦之號爲五羖大夫也傳至孝公時猶嘖嘖於趙良之口則當以秦本紀補之蓋其由虞之秦不知又何故亡秦而走宛宛今南陽府南陽縣秦穆公時地屬楚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繆公釋其囚授之國政故有五羖大夫之號其云吾媵臣亦繫託詞以誑楚左氏媵秦穆姬者乃虞大

夫井伯非百里奚也朱子已辨其非一人漢表已次之於各等矣或問謂之
舉於市者何故余曰論語市脯註云市買也說文云買市也孟子蓋謂百里
奚從買得來耳
何屺瞻曰孟子言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又言年已七十所指之事亦已詳
矣註云無所據者蓋見孟子之言與史記所載有不同故有此說讀此章者
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爲句去謂去位也之秦年已七十矣則與史記
所言晉虜走宛秦贖之授以政自不相妨不必言已無所據

去魯

閻百詩曰去魯曰遲遲吾行也正道路低徊欲絕語何故前此助祭未脫冕
而行以適他國不幾悻悻乎與接淅曷異乎且如集註云云仍是爲肉爲無
禮何以見知與不知俱不足以知孔子乎蓋孔子爲魯司寇旣不用其道宜
去一膰肉又不至宜去二其去之之故天下自知之但孔子不欲其失純在

君相已亦帶有罪焉其所爲有罪即在不稅冕而行一句上蓋冕原祭服禮
大夫冕而祭於公是今也戴于道路間尚非罪乎故當時不知者以爲爲肉
即知者亦以爲爲無禮乃孔子之意則欲以己不脫冕之罪行不欲爲苟去
猶言徒去空空而去無己一點不是處

周室班爵祿

顧亭林曰爲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
之貴代耕而賦之祿故班祿之意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
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於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
不敢厚取於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奪人之君常多於三代之下矣
雷介庵曰周之班爵祿有本制有加禮孟子於侯國舉本制而不言加禮所
以抑七國也於天子之臣舉加禮而不言本制所以伸王朝也

費惠公

金仁山曰費本魯季氏之私邑而孟子稱小國之君曾子書亦有費君費子
之稱蓋季氏專魯而自春秋以後計必自據其邑如附庸之國矣大夫之爲
諸侯不待三晉而始然其來亦漸矣
顧亭林曰按春秋時有兩費其一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曰
殄滅我費滑註滑國都於費今河南緱氏縣襄公十八年楚蔿子馮公子格
率銳師侵費滑蓋本一地秦滅之而後屬晉耳其一僖公元年公賜季友汶
陽之田及費齊乘費城在費縣西北二十里魯季氏邑在子思時滑國之費
其亡久矣疑即季氏之後而僭稱公者魯連子稱陸子謂齊湣王曰魯費之
衆臣甲舍於襄賁而楚人對頃襄王有鄒費郯邳殆所謂泗上十二諸侯者
耶
又曰季氏之於魯但出君而不敢立君但分國而不敢篡位愈於晉衛多矣
故曰魯猶秉周禮

閻百詩曰少讀黃蘊生天下有道禮樂征伐全章文末云諸侯乘已盡之氣
陪臣無先澤之貽其勢不折而入於大夫不止夫旣折而入於大夫又豈五
世所能限耶噫君失其權天道亦有時而不應甚可懼也茲因有感季氏事
費惠以爲莫可易焉

入云則入三句

龔畏齋曰此言平公敬亥唐不以君道自居與行賓主之禮如曲禮所載諸
儀節是也入云則入主人肅客而入客乃入也坐云則坐主人跪正席客踐
席乃坐也食云則食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辨殽也

殷受夏五句

龔畏齋曰此言康誥雖周之書而誅禦之法則非始於周而始於夏殷受此
法於夏周受此法於殷皆不容辭說而必誅者也於今爲烈言今時先王之
法雖多廢壞而此誅禦之法不但同於三代且更烈於三代也禦旣必誅如

之何其受必誅之人之物哉

析

何義門曰集註析行夜所擊木也本用趙註今皆訛爲夜行雖監本亦然余謂行夜夜行何啻霄壤陸德明左傳釋文析以兩木相擊以行夜也說文作梆一作欜

子思稽首再拜

閻百詩曰子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孟子言再拜稽首而受其拜與稽首次第各不同何也按周禮吉拜是拜而后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后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類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類也吉拜拜之常故主於受凶拜拜之異故主於不受

市井

後漢劉寵列傳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父老自稱山

谷鄙生未嘗識郡朝郡朝太守之廳事也此可證市井貼在國都言注引風俗通義以井爲井田則在野非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

張守節曰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

問卿章

朱以九曰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正字是一章主腦何則君臣之際獨有一正而已諫而易位諫而去諫君者之正也對以易位對以去對君者之正也王勃然是王之不正王色定亦是王之正處

龔畏齋曰或問貴戚之卿以大過易君位不幾同於擅廢立乎曰此蓋以諸侯爲君者言雖不忍坐視社稷之亡亦必請命天子天子允所請命大司馬廢之如九伐之法所謂暴內陵外則壇之者是也若不行請命則不免專擅之罪矣曰何緣知專爲諸侯言也曰若以天子言則無所請命誰敢尸之者且天子有三公此據問卿言卿不得上通於公卿不得上通於天子也霍光廢昌邑王亦假手太后處置得宜要不可爲常法也倘有此法則三仁行於紂矣春秋鄭之忽突衞之衎剽或迫於大國或制於權臣皆非天子之命互相篡奪而已衞朔之奔天子亦無廢之之命黔牟則既立始告天子卒之諸侯助朔抗王黔牟不終卿非其人春秋憫之是終春秋無一得合於孟子之論者也

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顧亭林曰先王治天下之具五典五禮五服五刑其出乎身加乎民者莫不本之於心以爲之裁制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孟子答公都子言義而舉酌鄉人敬尸二事皆禮之用也而莫非義之所宜此道不明而二氏空虛之教主於捷提仁義絕滅禮樂從此起矣自宋以下一二賢智之徒病漢人訓詁之學得其粗迹務矯之以歸於內而達道達德九經三重之事置之不論此眞所謂告子未嘗知義者也其不流於異端而害吾道者幾希

又曰董子曰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爲一言以此操之義之言我也此與孟子之言相發

以紂爲兄之子

顧亭林曰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古人文章之善且如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不言臣妻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不言渾敦窮奇饕餮後之讀書者不待子貢之明亦當聞一以知二矣

才

顧亭林曰人固有爲不善之才而非其性也性者天命之才者亦天降之是以禽獸之人謂之未嘗有才中庸言能盡其性孟子言不能盡其才能盡其才則能盡其性矣在乎擴而充之

心性情才之辨

朱以九曰譬如種穀一粒穀是心也其中之生意性也發而爲芽情也芽之發處才也情所露之靈固性所藏之覺而性所引之緒卽才所伸之機夫才固所以運仁義禮智之性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者也

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前言爍者以火銷金外逼內也道心惟微之狀如此此言陷溺以水沒人內汩外也人心惟危之狀如此

出入無時二句

朱以九曰二句就心之活潑處看最妙若領存亡說則出而當天理出亦存也入而錮人欲入亦亡也

熊掌

閻百詩曰熊掌卽左傳之熊蹯也或疑掌從手蹯從足在人有別獸何以相

同余按爾雅釋獸貍狐貒貈醜其足蹯疏引說文云蹯掌也釋鳥鳧鴈醜其足蹼鳥鵲醜其掌縮疏云掌亦足也可知其相通也字書掌指本也手有指足亦有指故其本皆可曰掌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

何義門曰貴於己者己有可貴之實人亦從而貴之兼內外兩層說故下文旣言仁義又言聞譽膏粱細梁如膏者也欲貴之情有貪與夸二種聞譽二句又對夸者言之也

羿之教人射兩節

朱以九曰學者學聖人之道者非學射者學匠者心之所期曰志目之所儆曰以須虛摹擬亦字神情

以禮食

閻百詩曰孫奭疏所謂禮食者案坊記云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致抄今講義云以餽請之禮食似不如孫疏之典切

曹交

閻百詩曰楚簡王十四年越滅郯後八十四年楚滅越郯實爲楚所有乃頃襄王十八年有鄒費郯邳四國則郯係重封者薛任姓雖未知爲誰所滅而齊湣王三年以封田嬰故紀年稱薛子嬰來朝其子文戰國策史記並稱薛公後中立爲諸侯無所屬非薛滅之後復有薛乎又中山本鮮虞國一滅於魏文侯十七年癸酉再滅於趙惠文王三年乙丑相距百一十三年中雖未詳知何年復國及何以復國要中山之後有中山戰世家列傳者班班也安知曹滅於宋在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鄒時已一百七十餘年矣不更有國於曹者交爲其介弟覲其言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儼然滕更挾貴之風孟子則麾而去之故趙岐以爲曹君之弟朱子從之非無謂也（此辨王伯厚言曹亡久矣之說）

子歸而求之句

歸者莫作歸家看只是退而自體認於良心眞切之地然心之所運卽合得道道之合處卽是師

石邱

閻百詩曰石邱宋國地也蓋宋牼者宋人（疏云齊宣王時人）將欲往楚而孟子游宋適相遇於石邱之地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孟子固嘗與宋牼有雅故於齊別去久之忽邂逅石邱呼以先生請其所之殆非未同而言者比也

得之平陸

平陸爲今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旣相必朝夕左右爲王辨

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出郊外何以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下邑方爲禮稱其幣旣思菀雎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也故曰儲子得之平陸

五霸

龔長齊曰趙氏丁氏釋五霸各持一說據左成二年齊國佐對晉使始有五霸之稱丁氏攄鄭語左傳以昆吾爲夏霸則夏王之罪人也大彭豕韋爲商霸則商王之罪人也齊桓晉文爲周霸則周王之罪人也於三王二字特切

閻百詩曰五霸有二有三代之五霸杜元凱註左傳成二年是有春秋之五霸趙臺卿註孟子是然孟子止就東周後言之而以桓爲盛爲嚴安所謂周之衰三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前人欲去宋襄而進句踐亦未允董仲舒云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惟宋襄犟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稱不然句

踐也霸不且出仲尼後哉

慶以地

閻百詩曰王制方千里者封方百里之國三十云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則孟子所謂慶以地與上文有功德於民者加地卽取於此一州之內也故當其屢有所慶天子不見其不足或屢有所削天子亦不見其有餘蓋原在王畿千里外而天子初無所與焉

龔元玠曰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五等之地皆有天子之地在其封內慶則以此益之削則歸於此地西周盛王巡狩之所同也東遷後天子不巡狩慶讓益削之典不行天子在封內之地諸侯據爲自有〔如單父爲王國單伯邑後屬於魯子賤爲宰之類是也〕僅歸職貢於王遂使先王之制永不能復則平桓以下諸王之罪也惠王賜鄭虎牢賜虢酒泉襄王賜晉陽樊原溫攢茅之田皆以畿內之地予人至敬王則幷無畿內之地賞有功矣馴至赧王之七邑三十六不及大國卿之半可哀也巳五百里爲方百里者二十五天子所食十二個百里又五十個十里四百里爲方百里者十六天子所食五個百里又三十三個十里有奇三百里爲方百里者九天子所食三個百里二百里爲方百里者四天子所食一個百里百里爲方十里者百天子所食二十五個十里

何屺瞻曰王制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夫曰祿之則以其地所入者爲慶及身而止非此地世世屬之此國也註益其地句當酌

葵邱

閻百詩曰春秋有二葵邱一齊地近在臨淄縣西連稱管至父所戍者一在

宋地司馬彪云陳留郡外黃縣東有葵邱聚齊公會此城中遠在齊之西南故宰孔稱齊侯西爲此會也是又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後果七年會於淮謀鄫且東略也是宰孔之言驗然先未幾獻公卒晉亂齊侯以諸侯之師伐之及高梁而還高梁晉地又在葵邱西北幾千里是宰孔之言亦不驗

載書

閻百詩曰襄九年晉士莊子爲載書杜註載書盟書也按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註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可見載書二字是實非如今人解以載爲加趙氏註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得之矣

曲防

閻百詩曰曲防公羊傳作障谷穀梁傳作壅泉皆不若孟子二字爲致確漢賈讓奏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

貳拾肆 册95½版

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是河水西抵趙魏隄亦東泛齊矣夫曰近起戰國豈非葵邱既會申明天子之禁諸侯猶有所憚而不敢爲降至七雄地大勢專人人得自爲鯀而不難以鄰國爲壑也乎所以詩序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諒哉

遏糴

閻百詩曰酈註溫水條曰交土象林縣（兩漢屬日南郡）自知耕以來六百餘年米不外散恆爲豐國此不待遏而自無糴者也今之災黎安得遠生長於其地哉

無有封而不告

閻百詩曰郝京山解無曲防三句以周禮大宗伯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分配之曰以喪禮哀死亡卽有封必告也封必告死葬相助也又曰封與窆同窆悲驗切葬下棺也禮記懸棺而封是凡諸侯告葬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此獨言葬者葬則有賵有賻有贈有襚春秋天王葬且不會如武氏子來求賻之類友邦可知矣無不告者告則會也集註謂封建國邑必告天子非也封建大事豈贅之末簡無不者甚多之辭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閒未聞有封國者命與恤災同其爲死葬甚明也余謂左傳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國語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何嘗無封國來第少耳無不者甚多之辭妙蓋三者皆屬交鄰國事無尊王在內解自勝

南陽

閻百詩曰趙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余謂史稱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插入魯界中者魯故欲一戰有之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

二十取一章

朱以九曰中國經制聖人予後世以不容輕之勢正操後世以不敢重之權輕正重之漸也所以把重意找在後毋爲富桀者藉口

白圭

閻百詩曰史記貨殖傳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云云蓋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此一白圭也圭其名孟子白圭此一白圭也其名丹圭則字爾先後殊不同時自趙氏傅會爲一人而集註因之余嘗斷之曰此兩人也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又白圭顯于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七十二年爲國之將相者尙能存于爾時乎縱存于爾時尙能爲國築隄防治水害乎苟皆能之孟子與之晤對其爵之尊壽之高當何如隆禮而但曰子之吾子之云乎哉

君子不亮

何義門曰亮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恐當訓明字

讒諂面諛

閻百詩曰面諛者稱譽順從而已諂則加甚焉卑污曲媚無廉恥矣讒則又甚焉亂是非排忠良害人誤國矣然其端皆自面譽始人只一好人順己流弊便無所不至其在己身也初好面諛久之性習驕恣好諂矣又久之蒙蔽昏昧好讒矣其在衆人也初面諛者得售聞風而諂者來矣諂者得售聞風而讒者來矣其在一人也初投我以面諛我安其諛而彼更進其諂矣我安其諂而彼更進其讒矣此皆人己必至之勢故君子愼其端焉或問何以不言面譽諂讒曰讒諂面諛其猶恆言天下國家之義乎

所去三

顧亭林曰免死而已矣則亦不久而去矣故曰所去三

傅巖

閻百詩曰集註說築傅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間今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是

俗名聖人窟爲說所傭隱止息處非於此築也巖東北十餘里即左傳顛軨坂有東西絕澗左右幽空窮深地壑中則築以成道指南北之路謂之爲軨橋也說身負版築爲人所執役正于此地至今澗猶呼沙澗水去傅巖一十五里墨子尸子並以傅巖在北海之洲者大非又曰說操築于傅巖今爲曬辭則可

孫叔敖

閻百詩曰趙註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此亦隨文解之事實無所徵莊王時楚南境東境去海尚遠而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荀子呂氏春秋並以爲期思之鄙人期思故城在今固始縣西北七十里固始本寢邱即莊王感優孟之言以封其子者傳十世不絕其得爲令尹也或曰進自虞邱子（史記說苑列女傳）或曰沈尹莖力（呂氏春秋）或曰楚有善相者招聘之（新序）皆無起家海濱說孟子所據之書今不可考矣

余又考孫叔敖即宣十一年（楚莊王十六年）令尹蔿艾獵艾獵乃蔿賈之子賈字伯嬴宣四年（楚莊王九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因而殺之意者子逐式微竄處海濱不七八年莊知其賢擢爲令尹與伹蔿賈乃薳呂臣之子呂臣繼子玉官令尹出自公族自應爲楚郢人何得遠在期思之鄙意者叔敖子實不才徒世守封土莫顯於朝後人遂以其子孫之占籍上繫諸先人與雖兩屬臆見要理有可原蘊質之世之君子焉

降大任節

何屺瞻曰苦心志是動心勞筋骨三句是忍性行拂亂是益不能

法家拂士節

何屺瞻曰法家拂士對上徵色發聲敵國外患對上困心衡慮舉有國以包在下者不是又推開說

自視欲然

願亭林曰人之爲學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欲然則過人遠矣不敢自大也伊尹任斯道則可謂不自小矣虞舜取諸人則可謂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學者非自小則自大吾見其同爲小人之歸而已

德慧術知章

何屺瞻曰在心之理謂之德得之于天處事之方謂之術得之于人德而動忍之使慧生則知幾其神矣術而增益之使智全則誠能動物矣操心危故戒懼于預而常覺慮患深故修省益密而常慎也操心德慧之本慮患術智之發操心危則涵養到慮患深是閱歷熟

天下英才

閻百詩曰天下英才極言之非廣言之猶施伯謂管子天下才云爾若集註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便似王天下矣

易其田疇章

朱以九曰聖人治天下仁天下者也然未使民仁先使民富欲使民富必使民節下使菽粟如水火使字有力正上二節意非另有奇術可使菽粟如水火也

子莫執中

此章是闢子莫不干楊墨事因子莫執中執楊墨之中故特借楊墨爲話柄耳若瑣瑣纏楊墨便顧客失主

葛海門曰儒者精一之中非兩在之中允執之執非拘執之執一貫之一非一隅之一一自含百百自歸一無不舉也無不中也楊墨執一以爲一子莫合兩以爲一均之廢百以爲一見逃楊逃墨者無以子莫爲轉境也

士何事

陳介石曰性命與經濟之學合之則一貫分之若兩途有平居高言性命臨事茫無措手者彼徒求空虛之理於當世之事未嘗親歷而明試之又曰蘇子瞻曰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歷山川但杼吟咏而不考其形勢閱井疆但觀市肆而不察其風俗攬人才但肆淸談侈浮華而不揣其德之所宜才之所堪若而人者掩抑弗彰無失爲善士倘或司民之牧秉國之鈞俾之因革委以調劑與創不知孰利改革不知誰害薦舉不識其賢廢黜不知其不肖徇陋踵弊貽害已滋忽焉倡建自申論議非觸戾人情卽膠固成迹爲患豈可勝道哉夫士欲知用世必自勤訪問始勤訪問必自無事之日始

海瀕

閻百詩曰濱水涯也古者海之濱便爲政令所不及故舜竊父處于此伯夷太公辟紂居于此因悟執之而已矣卽尙書盡執拘以歸于周之執非指法言下文竊字原從執字出

范

閻百詩曰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也頗妙蓋齊王之子生長于深宮賜第于康衢貴仕于朝內豈容遠在七八百里之下邑而爲孟子所見其在范者殆猶靖郭君孟嘗君之于薛乎旣思孟子書法不曰之齊見王子于范而曰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下一望字意者當時最多交質此以王子出質敵國路經于范遂與孟子適相値乎亦未可定

又曰許行章自楚之滕自宋之滕此自范之齊又少不同兩之滕皆重在滕上然必先書曰自楚以許行楚人先書自宋以陳相辛宋人字無虛設如是豈獨曰自范而虛設乎蓋孟子本往齊都實從范邑起程未至齊都而於范邑望見齊王之子乃倒裝文法不然至齊方見齊王子自范字面無着落他如孟子之滕之平陸皆不先書自某者以不必書也

魯君之宋節

曰垤澤之門

曰呼是武夫前呵之呼非魯君自呼也常人有僕從亦不自呼何況國君古制君行師從虎賁旅賁及三卿之士前後凡二千五百人國君體制相等故呵呼之聲相同

三衞毛氏曰呼喚也凡嘆息招呼則平聲小爾雅烏呼吁嗟嚮書一呼一吸杜詩呼童問賣魚之類也叫號而呼則去聲詩式號式呼左傳倉葛呼之類也呼爲前呵之呼故集註音去聲

踐形

王納諫曰聲卽氣之宣于體中者故見移氣體

朱以九曰不曰盡性而曰踐形須從形上講如耳目形也聰明性也極耳目之聰明方可名曰耳目是踐形也孔之耳順曾之啓手足孟之睟面盎背是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何屺瞻曰草木之生亦須先問其種子如何其天資誠如顏之明健曾之宏毅又當用力已至乃可言雨化耳爲註中補此一層方是五教第一句

君子之於物也章

何屺瞻曰君子所施不自物始其於物也但愛之而弗仁君子所厚不自民始其於民也但仁之而弗親

仁者無不愛二句

閻百詩曰孟子原以急親賢爲急務故下節只說不知務可見論仁卽是論知無二項也此等須融會章旨始得善治天下者莫不有所務而當務之急孰急於親賢此非知者不能知也亦非仁者不能行蓋古稱至仁固從大智中出也

革車

何屺瞻曰革車兵車也左傳吳用木楚用革

飯糗茹草

顧亭林曰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勞宅天下之至貴者必執天下之至賤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舊勞于外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煩縟之事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王業之所由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務也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後能使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細而後可以勝天下之大舜之聖也而飯糗茹艸禹之聖也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濟天下而爲帝王之祖也況乎其不如舜禹者乎又曰朱子語類言舜之耕稼陶漁夫子之釣弋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皆賤者之事而古人不辟也有若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以入齊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此執干戈以衛社稷而古人所不辭也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

身不行道節

不行於妻子者天下耳目遠猶可塗飾妻子耳目近最難塗飾

棠

山東考古錄春秋以棠名地者三有魯之棠有楚之棠有萊之棠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在宋魯之界今魚臺縣伍奢長子尙爲棠君此楚邑也今六合縣齊棠公之妻杜註棠公齊棠邑大夫棠萊邑也後漢志北海卽墨縣有棠鄉齊靈公十五年滅萊邑故爲齊有後孟子爲發棠卽此是也今卽墨甘棠鄉卽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亦從此知之

口之於味也章

李安溪云兩謂字是辨明性命之說蓋不與命合一者非眞性不與性合一者非正命也不是果有兩項性命而君子有意伸抑其間本文所謂性也命也乃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如論語野人也君子也之比

招紾

閻百詩曰招罥也本趙氏羈其足也則集註增出不如用說文罥本作羂綰也余謂綰繫也蓋又從而繫縛之紾戾也亦本趙註其實戾當作捩音列拗也折也

人皆有所不忍章

何屺瞻曰註物欲之蔽蔽字極好人心一爲私欲所蔽到處有物隔礙壅塞見得這邊昧却那邊仁義雖我固有不能坦然由之矣須猛力抉去其蔽使豁然洞達方能自此至彼通行無礙而克全吾仁義之本然也如水然抉去壅塞方能通達決達也充則浡至習坎之功清流既導又流而不已達是由此至彼用力做去充則更能滿其量也

進取不忘其初

朱以九曰初者先天之本體也若鄉愿都是後來僞飾的象貌故曰賊後云經者正萬世不易之本體也

君子反經

朱以九曰在中道昭揭之後則其經主遵在鄉愿亂德之後則其經主反反之之力甚厚反之之心亦甚苦

由堯舜章

薛文仲曰道外無心心外無知知之脈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炯炯昭昭原自不昧于人心然由堯舜數至孔子皆曰五百有餘歲亦皆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聞知主持道統之人見知羽翼道統之人堯舜以後孔子以前見知聞知前後中間亦皆卽以此知之脈遞衍遞承幾斷復續故又突地生出一個聞知之人來斷不至聖往言湮知遂歇絶使宇宙終日在溷泯棼棼之理由堯舜而湯而文以至孔子以素王開師統此是乾坤一大變局孟子願學孔子意亦正從此生來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只味此一句亦便知是直下承當語若硬作自任見知則將顏曾諸先賢放在何處似覺大遲若

自任聞知去五百倘遠又似覺太早看來只是知之脈不容泯絕于人心故特奮發振頓起來言世與地亦正引起知不能自已之意無有二字依註以見知聞知分帖似屬無着若作無知之無解亦似屬影響于上下語意轉不緊切不如仍將上見而知之聞而知之明讀一遍此兩之字當從何着落見知聞知屬人言即所見所聞知的物事屬道言蓋言此道定不是淪於無何有之鄉者若見知聞知之人無有則此所見知所聞知的物事亦竟杳然付之無有耶知非無有則見知聞知亦竟不能辭其責矣

何屺瞻曰然而句所以明其傳之有在則亦句又以俟後聖於無窮兩句說無正是說有

徐自溟曰猶言此遂無傳孔子之道者則又有誰傳孔子之道者更覺語極流活

筆耕錄卷四終

涇縣胡鼎愛亭輯

大學之道章

朱以九曰明德之明卽致知之知也知者乃吾德之本明處所謂虛靈不昧者是也然德本明而爲物欲所蔽則昏是德未明卽知未致耳故在明明德致知也在親民格物也在止於至善物格知至也而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致知之竅會也皆所以格物也而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皆知至之映發也皆所爲物格也是物格知至卽止於善也知至意誠心正身修明明德也家齊國治天下平親民也明明德於天下也

龔琢山曰此篇爲聖學根柢全體大用無不備具嘗以經求之舊說之誤有三其一大小學之實也蓋凡遏欲存理關於意知身心家國天下者統曰大學其講求名物象數及曲禮少儀內則諸篇所教弟子者統曰小學古人之學基於小而成於大精粗本末一以貫之而功不可缺序不可亂舊說或重本遺末得大學之似而缺小學或以末爲本失大學之要而雜小學於大學學者須詳玩聖經講明而切究之庶不爲舊說所惑其二鄉國大小學之名與用功之所別也各鄉中五百塾小學也由家塾而升之黨庠州序國學則皆大學也家塾中之秀出者卽可望其成材故可漸升以達於國學其在家塾也專務小學其黨庠州序國學也精研大學兼肄小學此周家數學之定法舊說所忽而未及詳者也其三入大小學之期也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入學之期也尚書大傳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此國子入學之期也所以然者南遷柯氏云國子與王子共學必稍長乃知貴賤之體上下之分且使王子有輔仁之益故其期不同如此舊說一以八歲十五概之誤矣又如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元士之適子所入之大小學皆國中之大小學凡民所入之小學爲家塾其俊秀十五所入之大學爲黨庠漸乃入州序國學又如王制出學簡不帥教云云及學記三年五年七年九年云云皆爲王子國子學未成者而言若凡民之俊秀升於大學已在學成賓興之後入學三年後止有司馬之辨論不得復有不帥教及小成大成之二期舊說俱未經分明或概以例之王子國子尤誤矣

何屺瞻曰語類云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按此解明德比註更優

定而後能靜

靜只是此心更不動搖走作非虛靜之謂也如明德便以聖人爲必可學而不惑於異端虛無寂滅之教新民便以三代爲必可復而不惑於後世術數功利之卑

致知在格物

龔琢山曰格物之義以橫渠溫公爲確蓋格卽周書格其非心史記手格猛獸之格格去也禦也非至也蓋致知時功所不及而誘於外者統謂之物捍其外誘之物斯能一志凝神以從事於講習討論卽主一無適之敬也敬則百邪自退嗜慾去淸虛來乃致知所深恃故特異其文曰在

又曰弟子自十五以前天性未漓人事未嫺所終日講習六藝嚴師督責功夫念慮自不暇他及至十五以後情竇已開嗜慾漸熾嚴師不能爲力非自知操持此心必不能見功於進修故格物爲大學第一要功也

傳首章

何屺瞻曰克明德是着力之辭次言顧諟則涵養工夫終言峻德則達天德之妙也

朱以九曰自字是三聖人會合處而皆自則不獨帝王也夫子言明德而必曰至於庶人意可知也故法天法聖自之力量人人具足今人參皆字不破

尊却三聖辜負自己靈明非也
閻百詩曰大學引康誥者四孟子引者二皆未及康字何義孔安國書傳雖
晩出却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遠勝鄭康成作諡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
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當旣有誥文輒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諡取以
冠其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諡康子亦諡康將兩代同
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衷註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卽殷墟畿內之
康不知所在也後讀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
今禹州正周畿內地
傳二章
閻百詩曰盤沐浴之盤也用孔穎達疏說者謂古者五日一浴三日一沐甚
或過三日五日之期非同盥漱爲每日晨興所必須此與銘不合鄭康成內
則註槃承盥水者韋昭吳語註槃承盥器也宜取以易集註

朱以九曰不用則故用則新有所不用則有不新無所不用則無不新也無
所不用其新則無所不用其極也古之人皆用之君子非用三王之極用自
心之極也用自心之極卽是用宇宙之極也
緡蠻黃鳥
閻百詩曰毛傳緜蠻小鳥貌雖朱子前有長樂劉氏訓緜蠻作鳥聲終當從
毛傳及韓詩薛君章句緜蠻文貌爲是白鳥鶴鶴毛傳翯翯肥澤也雖朱子
前有五臣文選註皠皠白貌終當從毛傳及說文鳥白肥澤貌字林鳥白肥
澤曰翯爲是固不得以偶有一說而廢歷來相傳之訓詁也至脊爾索綯爾
雅綯絞也謂夜而繩索糾絞也廣韻綯謂糾絞繩索也朱子註孟子正同何
詩集傳忽云索絞也綯索也文義違反一至於此幾令人疑傳註非一手安
得謂立學官課士子之書而無復有遺憾者與
邱隅

閻百詩曰詩集傳云隅角也與上文邱阿作曲下文邱側作旁者一例集註
忽云邱隅岑蔚之處說文解邱爲土之高岑爲山小而高高同也而土與山
殊不倫況蔚乃草木盛貌與隅益無交涉者乎推其故出鄭康城大學註就
而觀之知其所止知鳥擇岑蔚安閒而止處之耳語原寬緩不切切貼邱隅
朱子遂認作正解幾郢書燕說矣
與國人交
何岠瞻曰當就邦交說卽朋友之道也國人若仍作庶民則是爲人君一項
內事不必分五者矣
瑟僩赫喧
何岠瞻曰瑟僩是敬以直內赫喧是義以方外
誠意章
朱以九曰誠意原無別法經云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毋自欺正是致知處

所謂意之有覺卽知也而知之眞處卽誠也而眞知之愜意處卽慊也卽意
誠也卽知至也愼者知之用也獨者知之體也若小人爲不善正自欺蔽其
知也然厭然揜著亦是小人良知之偶露惟厭然揜著所以不能自慊也故
君子必愼其獨知之地而毋自欺也嚴者知之提惺也潤者知之快適也心
廣體胖正自慊之由于毋自欺也所謂知至而意誠也故君子必毋自欺其
獨知以誠其意也
厭然身不泰如見肺肝心不安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合下三章首句
龔琢山曰或問七章修身在正其心八章齊家在修其身十章平天下在治
其國皆以在字代先字獨九章治國必先齊其家旣仍先字又增必字何也
曰所謂在者功在於此效見於此而幷見於彼後之效卽在先之中故不必
言先而但言在如修身卽在正心中齊家卽在修身中平天下卽在治國中

是也所謂必先者人我異形家國異地功在於家效見於家必由家示則以及之而後效見於國後之效在先之後與在先之中者不同故不但曰先而曰必先也

身有所忿懥

龔琢山曰身字依程子改心字然下節直接心則此身字可不必改忿懥四者雖出於心自旁人觀之則皆出於此人之身也雖出於身實出於心故下直接心不在焉目視耳聽口食皆身也心以有所而不在則心不正目耳口不得其職而身不修矣經言修身爲本故六七八九十共五章皆點出身字德潤身以財發身已修之身也身不修藏乎身不恕畜必逮夫身以身發財不修之身也德潤身兩本合而爲一聖經外德字亦五見皆身之所由修也而統之以先愼乎德先字直括聖經五先字明德爲本修身爲本也或謂前四傳何以不言身曰皆暗藏身字克明日新自明自欺皆身也

朱應我曰正心不曰心有所而曰身謂心多爲身所牽制四者是身上事修身不曰身之其所而曰人謂修身大概在待人接物上五者是施於人的事

桀紂帥天下於暴

顧亭林曰仲虺之誥曰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多方篇曰叨懫日欽劓割夏邑此桀民之從暴也微子篇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此殷民之從暴也故曰幽厲興則民好暴古之人所以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而不使之陷於邪僻者何哉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天保之詩皆祝其君以受福之辭而要其指歸不過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然則人君爲國之存亡計者其可不致審於民俗哉

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大學之意在於無諸己而不在於非諸人也欲學者將非人之時當思無諸己之戒不欲學者持無諸己之論用爲非人之資故先曰無諸己次曰非諸人其意主於攻己過而不主於攻人過明矣

財者末也

顧亭林曰古人以財爲末故舜命九官未有理財之職周官財賦之事一皆領之於天官冢宰而六卿尊任焉漢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勳三衛尉四太僕五廷尉六鴻臚七宗正八大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九少府大農掌財在後少府掌天子之私財又最後唐之九卿一太常二光祿三衛尉四宗正五太僕六大理七鴻臚八司農九太府大略與漢不殊而戶部不過尙書省之屬官故與吏禮兵刑工並列爲六至於大司徒教民之職宰相實總之也罷宰相廢司徒以六部尙書爲二品非重教化後貨財之義矣

爭民施奪

新鄭高氏曰此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即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張爾公曰如此看方於下兩是故有理會

秦誓

閻百詩曰秦誓史繫於封殽尸爲發喪哭之後書序則謂敗崤還歸而作王伯厚亦莫能折衷金仁山竟從史余以左氏傳攷之誓當作於僖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之日不作於文三年夏封殽尸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辭哉殽晉之南境從秦向鄭路必經之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

又曰秦穆公之遂霸西戎自殽之敗悔過始也蓋悔過是人生第一事以悔實進德修業之第一念也人必悔始克自強自強矣大足以王小亦不失乎霸觀穆公之言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時在位三十有三載岌岌乎恐死之將及也故論天子之悔過者商太甲尙矣周穆王次之諸侯之悔過者衛叡聖武公尙矣秦穆公次之

生之者衆二句

閻百詩曰李光元二句文前半幅云王者非能生之也天下皆生之者也不衆則其源隘矣故有九職之任焉徒以耕天下猶有不耕之民非衆也必三農而下所以各自爲職者孰非開不竭之源各以職天下猶有失職之民非衆也必臣妾而外所以相與執事者孰非攻自然之利後半幅云內官自九御而下則異數也此其食而不制甚於冗員吾不以寵故加比僎之號而內食者寡矣外官自九品而外則倖位也此其食而無功甚於墨吏吾不以恩故拜權宜之爵而外食者寡矣上句据天官之九職下句据冬官之九室艾千子盡直三農而下臣妾而外內官九御外官九品諸句曰生之食之其人甚多獨舉此則隘矣噫九職自三農而下凡園圃虞衡藪牧百工商賈嬪婦臣妾及無常職之閒民皆在矣故曰以任萬民猶可謂之隘耶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於邦國都鄙先鄭解則如九職者三事後鄭解則加四事然學藝

世事服事非生財之人不知千子所謂甚多者又何人邪國語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韋宏嗣註周禮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此引匠人營國文也先鄭解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六卿三孤爲九卿則舉九品而三百六十屬統是正集註所謂朝無倖位者矣況又兼婦官言之幷詳集註所略豈其隘也千子未嘗窮經集矢於前輩學有根柢之文多見其不知量耳又曰集註國無游民游民二字出王制卽游手謂失棄本業者與周禮以九職任萬民九曰閒民者殊不同蓋閒民第無常職耳實爲九職之一轉移執事謂傭作於人轉徙不定也世豈容無此輩來說周禮此一條者曰養生者無一物之可缺治生者無一夫之可忽先王於民隨其所能而任之此國之所以無游民而天下所以富庶也國無游民原不指人盡務農所包者廣故歸太僕文云率天下之人以生天下之財自三農生九穀以至於閑民轉移執事莫非興事造業之徒而欲爲浮民不可得得之矣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

顧亭林曰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櫌鋤箕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修道之謂教

王觀濤曰敎不是耳提面命之教乃主張世道之教梁無知曰下文戒懼愼獨正是修道工夫卽所謂教也觀後自明誠謂之教子思已自註得明白若作教人說何其戾于本旨乎

天地位焉兩句

朱以九曰萬物原根於天地天地位的景象只在萬物育上見在帝王則爲事功在聖賢則爲學問在世道卽爲化育在一人仍爲性命

子路問強

顧亭林曰洪範六極六曰弱鄭康成註愚懦不毅爲弱故問強

中庸不可能

朱以九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飲食知味名心盡消惟聖者能之中庸不可能都是名心壞了事不肯甘不見知故均辭蹈皆是名心所使便於率性之道添了許多造作是賢智者過之之事欲勝夫婦之與能反失率性之良能未至聖人之忘能反落百姓之鮮能是不可能卽從上三項可能上見

君子素其位而行

朱以九曰素者冲虛平澹乃吾身自有之素涉世之正鵠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便是眞素如此看素字方與中庸的庸字不背

武王末受命

閻百詩曰末猶老也說者遂眞信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爾時受命有

天下歲在己卯年八十七金仁山極辨之以爲果爾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情事理所必不然者孔疏亦云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陳澔又云聖人雖愛其子豈能減己之年而益之哉快哉論也但仁山從竹書紀年武王年五十四崩則有天下方四十八與文王受命之年同中身耳而得謂之老乎不若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之生當於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又七年而崩乙酉年六十六故曰老庶幾近之

期之喪達乎大夫

顧亭林曰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絶大夫降者說者以爲期以下之喪皆其臣屬故不服然制禮之意不但爲此古人有喪不祭諸侯有山川社稷宗廟之事不可以曠故惟服三年而不服期大夫亦與其君駿奔在廟之事但人數

多不至於曠故但降之而已此古人重祭之義後人不知但以爲貴貴而已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龔琢山曰唐孔氏云三年之喪父母及嫡子幷妻也達乎天子者天子爲后服期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中昭十五年傳云太子壽穆后崩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是包后爲三年也別言父母之喪者爲妻爲長子飲食居處必不同於喪父母父母三年則必喪服傳所記自天子至於庶人無可殺故別言之以殊於凡三年者也

達孝章

朱以九曰達字向謂通行於上下之義今謂隨時變易之意兩說俱通但玩善繼善述而總之曰孝之至也則達是達先王尊敬親愛之志而通之於事相與推廣之耳然先王未嘗王天下豈眞有王天下之志事但武周時令先王而在亦必禘嘗而達於先祖也亦必郊社而達於上帝也亦必修祖廟等以達其尊敬之意亦必序昭穆等以達其親愛之心今先王不在而武周不過爲之達其志以通于事相與推廣之耳卽謂位先王也禮先王也樂先王也眞是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孝之至也故曰達孝

宗廟之禮二句

閻百詩曰昔閱陳氏記曰昭穆二字昭取其昭明穆取其幽穆本從廟主之左右南北而名此章序昭穆句雖兼祖考言亦無不可而朱子以祭統羣昭羣穆咸在與凡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之故集註單屬子姓亦未始不是但所云序者不過別其班次耳子姓祼將有宗祝有司之事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爲班非如祖考以左右爲別也先輩文多不深攷如王守溪文云太祖而下有列北牖而南面者其子孫之位亦皆因之以爲南有列南牖而北面者其子孫之次亦皆因之而居北殊不知祭在室中太祖之主東向九獻之禮王與后各四諸侯

爲賓者一而衆兄弟不與焉九獻之後加爵者長賓長兄弟而羣子姓不與焉若子姓兄弟主人之黨則位在堂下阼階之東皆北面而立周禮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則又在兩階之間迭相酬酢故凡在室行禮時子姓之羣昭羣穆不入焉何得如守溪所云因之以爲南因之以居北乎艾東鄉又曰子姓昭穆似當以西向太祖祭者之左右爲昭穆否則子姓無向太祖者矣抑殊不知子姓未嘗入室也夫室中之地有限徧列羣廟之尸主已恐不能容況合一姓之子孫昭皆在北穆皆在南雜遝讙譁神人擾雜此成何禮乎先王之制天子之禮各有義例豈如後世家人常祭合族子姓一時共爲拜起者耶何相沿而不覺也故陳氏所作文後半幅云凡以祖考有祖考之昭穆子姓亦有子姓之昭穆而並存于宗廟之中乃定子姓之昭穆無殊于定祖考之昭穆而不出于宗廟之禮之外由其禮以繹其意非所以序昭穆而何蓋昭穆者本從祖考以得名在各廟則左昭而右穆在太廟則

南穆而北昭幽明之義也故附必以班尸必以孫而使昭不渾穆穆不混昭者上下有常固合都宮而咸秩乃序昭穆者更由子姓以起義昭繼以穆而穆之後更有昭穆間以昭而昭之後又有穆父子之倫也故就列異其行賜爵分其等而使昭與昭齒穆與穆齒者尊卑不紊尤因入廟而加嚴武周于此見遠近之別焉見長幼之殊焉見親疎之殺焉蓋仰承者七廟之尊崇旁列者天潢之蹌濟而一以昭穆序之則凡在昭穆者皆得與於祭所為繫姓綴食以聯其情且各為昭穆者無敢越其班所為別嫌明微以定其分余謂定其分聯其情亦卽傳錦泉文中族繁則易亂世遠則易疏之義

旅酬下為上

龔琢山曰或問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是以下為弟子長為與祭之長也然乎曰天子祭禮七今以特牲少牢參之下則弟子上則主人與賓也蓋與祭之人繁多祭之節次亦繁多主人主婦賓三獻尸後主

人之獻且酬者惟賓長兄弟以下則獻而不酬賓亦僅酬主人酬長兄弟長兄弟亦僅酬賓其他皆不能徧及今自兄弟弟子賓弟子各舉觶於其長遂行旅酬極之堂下相酬無算爵在兄弟之子則代主人酬賓弟子及弟子在賓弟子則代賓酬兄弟弟子及賓弟子交錯以辦此之謂下為上也如此則為字之解豁然

燕毛

閻百詩曰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亦本鄭康成註來却為世所口實顧麟士曰蓋昭穆既序則分定分定則分之尊者必是年高而頒白者多其位在上少而黎黑者多在下也亦非案毛老也周禮司儀職曰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註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毛一本作耄此以經解經第一義也向謂訓詁之學至宋失之者如心廣體胖鄭註胖猶大也與肥多肉也解別後代多混為一朱子意清修之士豈必盡肥遂易註曰安舒也不知安舒乃泰字之解矣聽其言也厲鄭註嚴正也從不聞有確也解且惟嚴正方與上温義反故曰變若果確也子温而確可乎自作孽不可活書作逭逭猶緩也亦從不聞有此解何如仍鄭註逭逃也本爾雅說文古人下字不嫌重複後代必以有淺深虛實之別者鑿也如辭亦說也集註辭者說之詳然則說者辭之略可知上節放淫辭是放說之詳者邪說者不得作僅辭之略者不得作而已其可通乎

禘嘗

龔琢山曰客問四時有祭何以獨舉嘗配禘也曰此大禘大嘗也大嘗禘見於祭統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天子之樂也成王賜周公魯亦得用之已見竹書紀年其與郊社並舉者曾子問有天子嘗禘郊社及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之文此及燕居之郊社禘嘗並言正其例也有時禘故別前代遞傳之禘為大禘有時嘗故別祭文王之嘗為大嘗

時禘時嘗通乎諸侯大嘗禘惟天子所獨魯受賜於天子故得用之魯之時嘗祭羣公大嘗耑祭文王也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顧亭林曰無豐于昵祖己之所以戒殷王也自八以下衆仲之所以對魯隱也以客為臣子游之所以規文子也親親之道賴賢人而明者多矣漢哀帝聽冷褒段猶之言而尊定陶共皇唐高宗聽李勣之言而立皇后武氏不知人之禍且至於斁倫亂紀而不顧可不慎哉又曰人倫之大莫過於君父而子夏先之以賢賢易色何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也又曰父子之親長幼之序男女之別非師不明教人以禮者師之功也故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凡事豫則立節

朱以九曰天下國家何者非事天下國家之事何者非道故曰道前定而言

行事皆道之所凝皆非前定不能也不跲不困不疚皆不窮之用也皆道之所以立也莫以四句平看下節幾個有道字皆根前定之道來到誠身有道而曰明善正一身統衆道之原而妙不窮之用者也

誠者自成也二節

朱以九曰誠者體物不遺者也自者萬物皆備者也天下莫非物也天下莫非自也從自之所流露則自自俱屬之物從物之所分剖則物物各認爲自又曰不曰誠者物之始終而曰終始夫終言其成也自始而終前前後後則有底止終而復始化化生生有何窮盡

博厚配地三句

朱以九曰博厚言配地高明言配天悠久不言配而但曰無疆何也蓋極于無可配也夫配之義自一而之兩參兩而爲三猶有對待至誠天地是一是二原無對待更何配偶但不言配無以見其大故曰配天配地然只言配又

反見其分復曰無疆無疆是天地至誠之合也直至於配而無可配也

華嶽

閻百詩曰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在禹貢名岍在國語名西吳管子書作西虞在前漢志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鎭曰華雍州山鎭曰嶽爾雅釋山河南曰華河西曰嶽皆並配對舉則中庸可知矣

鼈

閻百詩曰國語里革曰登川禽韋昭註川禽鼈蜃之屬按鼈介蟲也是亦可謂之禽猶考工記天下之大獸五有鱗者鱗水蟲也亦可謂之獸乃知禽獸所包甚廣不必二足而羽四足而毛者而後謂之也

有宋存焉

閻百詩曰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案孔子七世祖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而孔子錄詩時亡其七篇此非宋不足徵之切證乎觀中庸其至乎明乎郊社之禮分明是子思增損隱括論語之文此則改而失其意也後忽憶孔子世家末言伯魚生伋字子思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不覺豁然以悟嘆曰中庸既作於宋易其文殆爲宋諱乎荀子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況宋實爲其宗國孔叢子雖僞書然載宋大夫樂朔與子思論尙書朔以爲辱己起徒攻子思子思既免於是撰中庸之書似亦未必全無因則書中辭宜遜且爾時杞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

無聲無臭

朱以九曰中庸開口說天曰不覩不聞末後結天曰無聲無臭不覩不聞人心而涵天命無聲無臭天命而通人心然總之只是一個闇然闇然乃是達天德的實心潛伏屋漏乃是闇然的實地不見不言不動不賞不怒不顯又

是闇然的實功到底只是一個闇然以合無聲無臭之天也

筆耕錄卷五終

跋

樸安年十五歲時隨　先父讀書里中　先父嘗詔樸安曰古時書未印行讀書者皆手自鈔而讀之抱卜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老莊離騷等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桓譚新論謂梁子初楊子林所寫萬卷至于白首南齊沈驎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日五十紙此皆鈔書之事也宋以後經史子集木刻印行鈔書之事稍輟然而勤學之士皆各手有所鈔韓退之云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提要鉤玄爲讀書者鈔書之良法讀一書而提其要讀一書而鉤其玄合諸書之要之玄而排比之而條貫之不僅有助於己之記憶並有助於人之瀏覽所謂鈔書勝著書也小子識之樸安年方幼弱不知鈔書之益且不知要如何提玄如何鉤偶然隨手鈔錄而略無倫次年事稍長而爲農爲商日不暇給且鈔書之習慣未能自幼養成而隨鈔隨輟四十年來竟未能鈔一種有系統之書而忽忽年已六十矣少壯不努力老大多傷悲同溯　先父韶我之言眞愧悔無地矣古人有言讀書有四到口到眼到心到手到鈔書者手到之事樸安之手未到以致老大無成近今學校青年四到俱無於四到之外惟一耳到耳荀子有言口耳之間四寸耳到口不到並四寸而無之無怪夫所學之敷淺也　先父手鈔之書頗多如歷代文選明清詩選等多者數十冊少亦三四冊手澤長存子孫永寶茲筆耕錄四卷則是讀各家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之注而摘鈔之所謂纂言者必鉤其要是也謹付諸手民以見　先父鈔書之勤並記當年詔樸安之語樸安老矣愧未能鈔書以立學術之基礎後顧茫茫欲以鈔書斬諸樸安之子更無冀矣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男

樸安謹識

辛酉仲冬

橫陽札記

袁勵準題

南林劉氏求恕齋刊

橫陽札記序

橫陽札記者祁甫吳先生讀書有得隨筆記載之作補松吳丈獲其手稿爲之編次以成者也先生爲學以治經爲本尤精研許書諸所攷證多發前人所未發其於乙部僅及史漢蓋先生中年後顓志輿地之學未遑兼及諸史手稿以類聚者十之二三餘多以別紙書之丈爲之分類編次而統以札記名之又以其爲校官後所記用盧先生文弨陸先生繼輅札記之例而以地名標之平陽故漢回浦縣吳爲安陽晉太康間置始陽縣屬臨海郡尋更名橫陽宋齊梁陳因之隋省入永嘉唐武德五年復置橫陽貞觀初廢大足初復橫陽名縣自晉迄唐爲時最久故標題爲橫陽也承幹受而讀之其大體與日知錄養新錄爲近繁稱博引尤與俞先生正燮癸巳存稿相似俞先生存稿靈石楊氏刊入連筠簃叢書賴以傳布後且有重刻之者承幹於楊氏無能爲役而先生之書必傳於後因亟付剞劂氏用副吳丈鄭重諈諉之意云爾壬戌孟冬吳興劉承幹序於宣南客次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子夏易傳

子夏易傳猶子夏詩序蒙舊有說近閱宋氏翔鳳過庭錄有子夏爲韓嬰孫商之字一條爲前引所未及按漢書儒林傳云韓嬰孫商爲博士孝宣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如傳說生易親受於嬰非傳自商藝文志易類韓氏二篇注云名嬰陸德明

經典釋文敘錄子夏易傳三卷七略云漢興韓嬰傳是書亦本題嬰名無從再冠商字子夏之說仍以舊所考定爲安

乾坤文言不同例

易乾文言篇孔穎達正義分爲六節自元者善之長也至乾元用九乃見天則爲四節第一明乾之四德第二明六爻之義第三論六爻之人事第四論六爻自然之氣自乾元者始而亨者也至末爲二節一復說乾元之四德之義一更廣明六爻之義按坤文言篇止二節一明坤之德一分釋六爻之義此篇前四節疑本別自爲篇卷首論十翼曰先儒數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經本分爲上下二篇彖象釋卦亦當隨經而分故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是文言爲一篇出自鄭君所據之一家餘本彖象不分上下或析文言爲二或析說卦序卦各不同也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是申釋彖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之文與坤文言申釋彖傳一例下文釋六爻或稱易曰或不稱易曰兩篇例亦相符前四節首分元亨利貞爲四德與傳義不同釋爻辭則以初九曰九二曰九四曰六五曰上

九曰立文下又設爲問答加繫子曰於坤文言全不相類其各爲篇明矣潛龍勿用下也二節幷兼釋用九之文與前後節復異歐陽修童子問疑易師采輯爲之似不爲無見也易童子問引見宋元學案尙有可采○車若水腳氣集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文王卦辭元亨利貞本只兩意元而亨利于正而已今諸卦都是如此孔子文言自以所見折作四字說自是一項道理然非文王繫卦之本意也孔子到此卻又就文王本意作兩件說

元善之長也其養三德爲善

漢書律厤志引劉歆三統厤元典厤始曰元傳曰元善之長也共養三德爲善顏師古集解引孟康曰謂三統之微氣也當施育萬物故謂之德叢按易文言以元亨

利貞爲四德故欲解元者善之長也爲共養三德孟說
非

鄭易合彖象於經

魏志高貴鄉公紀帝幸太學問諸儒曰孔子作彖象鄭元作注雖聖賢不同其所釋經義一也今彖象不與經文相連而注連之何也易博士淳于俊對曰鄭元合彖象於經者欲使學者尋省易了也帝曰若鄭元合之於學誠便則孔子曷爲不合以了學者乎俊對曰孔子恐其與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爲謙帝曰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耶俊對曰古義宏

深聖問奧遠非臣所能詳盡德淸俞先生詁經精舍自課文曰魏志此條竊有所疑尋帝之旨蓋以孔子作彖象自爲一篇不與經文相連而康成作注即連屬經文之下二者不同故發此問非謂康成作注時將孔子彖象合之於經也其云今彖象不與經連則高貴鄉公所見之本經自經傳自傳明矣其下云若聖人以不合爲謙則鄭元何獨不謙耶蓋孔子作傳不與經連是孔子之謙也康成作注即與經連是鄭之不謙也若康成將孔子所作之傳合之於經傳非鄭作何云不謙豈鄭當代孔子謙乎高貴鄉公不應有此謬問而博士又何至不能對乎竊疑俊所云鄭元合彖象於經句本作鄭元合注於經方與帝問相應今作合彖象於經乃後人據王輔嗣之本而追改陳壽之文非其實也孔氏正義云一家數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若康成合彖象於經則上下彖傳不應別出爲鄭學者當有異說以是言之康成未嘗合彖象於經此其明證也蒙按說卦正義曰先儒以孔子十翼之次乾坤文言在二繫之後說卦以前以彖象附上下二經爲六卷則上繫第七下繫第八文言第九說卦第十輔嗣之

文言分附乾坤二卦故說卦爲第九詳此疏輔嗣以前實已先有彖象附經之本志文非後人追改矣高貴鄉公所云今本蓋據當時立學官者言之鄭元何獨不謙則并注文爲說爾陸氏釋文引鄭注繫辭云彖辭爻辭也證合此說鄭本爻傳當附彖傳之後象傳則別爲一篇○坤正義因夫子所作象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此文綴在初六傳下象辭專謂爻傳則當時附合之本象傳象傳先升次卦下爻傳又退次爻下也○崇文總目云鄭注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四篇與正義所述次序同

序彖繫象說卦文言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張守節正義曰序易序卦也夫子作十翼謂上彖下彖上

彖下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襍卦也蒙按漢書藝文志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繫辭次彖象之下序卦又次文言之下此文作序彖繫象次第不符上文序書傳序字連下爲文此序字當亦如之序彖繫象謂序次卦辭繫合爻象也卦辭爻辭古時本自各爲書至孔子始比而合之故曰序繫說卦以下方述孔子所爲傳耳今疑說卦爲爻傳繫辭爻與彖象別而爲三則爻傳自爲一篇也彖象傳有總題爻傳無總題以卦分次故云說卦耳說卦兼彖象傳言漢書楊雄傳載雄解難篇云孔子錯易彖而彖其辭解難彖辭亦兼

彖言是爻傳得通名說卦今所傳說卦篇隋書經籍志以爲後得其書說卦位卦德卦象乃古說卦之傳非說卦也漢志列施孟梁邱三家易經十二篇此說卦傳已入其中而敘錄從闕其意倘不謂卽孔子所作史公自序稱繫辭文目爲大傳此文不言傳疑所據漢初舊說與昭宣後博士說復又不同蓋繫辭有顏氏之子云云其文或出自孔門弟子所錄宜別之爲傳彖象文言皆孔子自作學者尊之爲經不得施以傳目也十翼之說不知所始乾鑿度云上繫之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繫辭孔穎達易正義卷首第六

論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繫五下繫六文言七說卦八序卦九襍卦十鄭學之徒並同此說依正義此文鄭君以前說多別異陸德明繫辭釋文於知者觀其彖辭句下引一云卽夫子彖辭此一家正謂繫辭乃傳易者所爲於班鄭說俱異矣今王弼本附彖象文言傳於經其文止作彖曰象曰文言曰並無傳字傳字當本有知舊本實無題作傳者古義可從此推測張氏止知孔說不知其他故牽混而失乾坤鑿度孔子五十究易作十翼其文不知采自何書乾鑿度上繫之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此漢志孔子爲繫辭之說所本

序卦

荀子大略篇易之咸見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漢書藝文志云孔子爲序卦原出於此淮南子繆稱訓引易曰剝之不可以遂盡也故受之以復亦序卦文

序卦說卦襍卦

隋書經籍志易類敘錄云孔子爲彖繫辭文言序卦說卦襍卦及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惟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蒙按說卦三篇當作二篇謂說卦及襍卦也三字傳寫譌誤漢書藝文志敘錄云孔子爲之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漢志不言說卦襍卦明

二篇後得王充論衡正說篇作一篇蓋初出本聯合爲卷其後始分析耳序卦次說卦前漢立學本俱如此鄭康成王弼韓康伯並據民間所傳費直本乃移其序此文彖象繫辭文言序卦說卦襍卦據孟喜京房本爲說下云孟氏京氏有書無師可證也陸明德釋文孔穎達正義皆不言諸家本篇次異同因詳考之經典敍錄孔子作彖辭象辭文言繫辭說卦序卦襍卦與志不同此據王韓本□說○此說似非說卦正義云文言第九說卦第十說卦三篇尚合爲一篇○鄭本見正義卷首論十翼篇及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引王堯臣崇文總目

易一名而含三義

易繫辭下篇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

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此傳說易名義至詳且悉易緯乾鑿度云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爲道德苞籥易者以言其德也通精無門藏神無穴光明四通簡易立節聚珍本穴作內簡作倣此據易正義卷首八論引正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也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移字聚珍本作和亦據易正義引正此其變易也不易也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增簡易不易二義殊非上篇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屬乾坤言不屬易言此篇申上義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德行恆簡以知阻易與險相對爲文其字又當讀而爲徥說文彳部徥行平易也从彳夷聲易乃音近叚借字焉得據爲正文下文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典常似與不易義近然書以易名自當以易爲主不易特其餘義非正義矣孔穎達正義卷首論易之名篇引鄭元易贊及易論云易一名而含三義爲緯說所惑又引崔覲劉貞簡等云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之義易簡外有牽附別說所謂辭窮而遁也湖樓筆談有說

易之序也

易繫辭傳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陸德明釋文曰陸云序象也京云次也虞本作象蒙按下文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辭字承下句爻之辭也爲文象字應承此句虞所據蓋古本集解引虞翻曰舊讀象誤作原或作序非也音訓引晁氏曰虞云舊讀象作原或作序者非說之案作象乃與下義合蒙按說文象部豫下有古文絺朱氏駿聲通訓定聲謂象即古文象此象字蓋本作希讀者不識其字因譌爲原文又譌爲序耳所居而安者易之象也即承上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四句而言韓氏參用京陸說殊支離

易者象也

繫辭傳是故易者象也孔穎達正義曰前章皆取象以

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故易者象也蒙按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辭變占三者皆出於象故此專以象言象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亦承上章居則觀其象動則觀其變二句而申言之象者言乎象者也卽易者象也之說

象者材也

彖者材也韓康伯注曰材才德也彖言成卦之材以統卦義也蒙按材字當讀爲辭說文辛部𤔲籀文辭从司朱氏駿聲通訓定聲云司聲司與才古讀相近說文虫部𧉧毛蟲也从虫𢦏聲讀若笥據爾雅釋文引是其證也爾雅釋詁在察也朱氏云在段借爲司𤔲借稱材正猶司借爲在矣彖辭也者謂之辭繫卦下下文爻彖以情言注曰辭有險易而各得其情也彼辭字據上文聖人之情見乎辭而言義甚塙鑿此𤔲字借作材注說因告之耳辭字對上象字爲文易者象也謂卦畫以象告彖者辭也謂卦情以辭見也辭與象二者乃易綱領故傳特詳之下文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彖辭連文其尤顯證漢書楊雄傳雄解難曰宓犧氏之作易也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

古襍易

太平御覽六百八引桓譚新論云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未詳所據蒙按漢書藝文志易類有古襍八十篇桓子所云葢出於此鄭康成注禮記禮運篇云殷陰陽之書存者有歸藏亦據此書爲說也

大小戴記引易逸文

禮記經解篇易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大戴記禮察篇引同保傅篇作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賈誼新書昭教篇同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東方朔傳亦俱節引此文蒙按漢書藝文志易類有古襍八十篇諸書所引葢出其中盧辯注據易說言裴駰集解云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顏師古集解云斯葢易家之別說者也皆旁據通卦驗文而不敢指定王應麟困學紀聞直謂易是通卦驗非也通卦驗及乾鑿度並依附繫辭策數說卦方位爲說隋書經籍志云說卦三篇後得則其書作於太始征和以後無疑東方朔司馬遷雖俱仕武帝朝得與河內女子獻書時代相接此據尚書正義引別錄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之文推測知之若依論衡正說篇作孝宣皇帝之時得逸易禮尚書則又在東方司馬之後賈誼遠在文帝時於說卦之出已不及見焉得下引緯書此可決其不然矣大戴記易本命篇誣鬼神者罪及二世漢書郊祀志載劉向災異對引作易大傳其書亦本在八十篇中故目之如此今古襍書

亡本命篇以宋取入記獨存正其本云云又僅散見於
緯說者遂莫能詳其原委然兩載記俱引有君子愼始
之文通卦驗無之足證通卦驗文自因宋節而存非其
根也全氏祖望箋云緯候萌芽於春秋戰國之時失未
考核爾

舜典

堯典舜典二篇周世已有分合兩本禮記太學篇引克
明峻德稱爲帝典所據乃合爲一篇之本也孟子萬章
篇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
海遏密八音系以堯典所據則分爲二篇之本兩本俱

傳自孔門弟子至漢世分而爲今文古文某氏東晉古
文尚書序云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與大學所據本合
孔穎達堯典正義引鄭君逸目注云舜典一與孟子所
據本合然則二家傳本目異而文無別明矣趙岐孟子
章句據書敘疑有佚篇按書敘本泰漢間人作其目有
咸有一德無尹告與禮記緇衣篇所引不同有酒誥無
康誥下篇與韓非子說林篇所引不同有嘉禾無揜誥
與尚書大傳所引亦不同有畢命無豐刑與劉歆三統
術所引又復不同漢書藝文志及書正義引馬融以下
諸儒注並依緯文尊之爲孔子作過也此敘昔在帝堯

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虞舜
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明是析
帝曰欽哉以上爲堯典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與梅賾
所上古文本同與孟子所引本異趙說失未深考耳劉氏
逢祿書序述聞焦氏循尚書補疏宋氏翔鳳尚書譜並
有書序舜典在今文堯典篇中之說大禹皐陶謨爲一
篇亦三家發之舊說可不必拘○堯聞之聰明將使嗣
位當作堯使嗣開通聰明因開字通字殘闕傳者誤讀
爲聞之遂移置使上而又加將字以足成之開通聰明
即經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歷試諸難即命九官
之事難即惇德允元而難任人之難序標本與孟
子所引本同○大禹皐謨爲一篇有法言說可證

甘誓

書序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墨子明鬼下篇禹

誓曰大戰于甘蒙按莊子人間世篇云禹攻有扈與墨
子合書序之作蓋又在莊子之後　兼愛上篇且不惟
泰誓爲然雖禹誓即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
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旣率爾
羣對諸羣以征有苗此禹誓與明鬼下篇所引目同而
篇異疑古尚書甘誓前本有禹誓一篇序者佚之韓非
子說林篇引酒誥作康誥則甘誓爲禹誓其例亦相同
矣非命上篇引仲虺之告說之曰此言湯之所以非桀
之執有命也中篇作湯與仲虺｜非之下篇云湯爲
仲虺之告以非之
三說亦參互不同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尙書禹貢篇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某氏傳曰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蒙按上經三江旣入漢書地理志云北江在毗陵北南江在吳南中江出蕪湖西南三江皆禹迹所經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謂沿南江入海自海入北江自北江達淮入泗耳北江與淮有川渠通達爾雅釋水篇淮爲滸郭璞注云別爲小水淮水正流入海別出之滸入江其渠漢謂之山陽津自盱眙破釜澗分支東逕軍山支峰老子山南絕白水陂東南出匯爲樊良湖南至江都三國志魏書蔣濟傳車駕還到精湖水稍盡盡留船付濟帝還洛陽謂濟曰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通鑑山陽池作山陽湖劉氏文淇揚州水道記謂精湖今津湖山陽池今高郵

邵伯諸湖當是水經淮水篇注引蔣濟三州論曰淮湖紆遠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山陽池上流與淮通合之渠時已斷絕精湖以下乃陳登所溝魏舟所行非山陽津也注自爲說云中瀆水出山陽白馬湖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縣東晉置山陽郡於淮陰移入下流實則東晉所置山陽自因兗州舊郡僑立不以川渠得名杜預解左氏春秋哀九年傳溝通江淮云廣陵韓江至末口入淮末口卽山陽口不謂之山陽是杜時尙無此名矣太平寰宇記白水陂在寶應縣西八十五里鄧艾所立於盱眙縣破釜塘相連大業末破釜塘壞水北入淮白水塘因亦竭泗破釜塘在淮水南白水塘西蓋堰盱眙水爲陂與地紀勝引元和郡縣志云洪澤浦在盱眙縣北三十里舊名破釜澗破釜澗卽洪澤浦其塘當起富陵河口截今洪澤東至白水陂口今湖水浸淫連成巨澤無復塘形湖東南尙有高家堰引河分流自高郵邵伯湖注芒稻河入江西南有老子山屹立湖口淮水合湖水環繞其麓古山陽津當於此首受淮流與江川分行南北以此派經山南故名山陽也寰宇記引古嶽瀆經云禹至桐柏山獲淮渦水神名曰無支祁徙淮泗陰鎖龜山之足淮水乃安流輟耕錄

引山海經作鎭于軍山之下軍山龜山俱與老子山近軍山在西北龜山在東南三山並鎭遏淮流知山陽必謂此山水道記以爲蜀岡之陽失未考古說耳山陽不通其流卽爲破釜塘所斷水經作於魏世據見行川絡不記已改之跡六朝以後遂無有言之者杜解定四年傳舍舟于淮汭云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此舟行入淮在溝通江淮以前應與末口異道解不詳具說者亦莫能分辯今鉤校出之可釋然己嶽瀆經言龜山在淮泗陰古泗水至睢陵入淮南與老子山相直淮水自上流合渦潁諸水而東至此爲所壅勢不得不分支南注漢時於方與鑿泲渠壅泗水北行入淮之流滅去三分之一淮水上流又分渠散入九江汝南境中下流勢亦漸減正流旣順分出之支轉爲平水是以破釜塘得因而斷之也舟行徑捷無高原大陸爲之隔遠不必更涉海道導江經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志云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桼欽言淮水出丹陽郡陵陽東南北入大江詳兩文古經匯

字本作淮桼言出陵陽者以東陵爲在陵陽北也班言出金蘭者以其縣又別有東陵鄉也實則經文之淮卽會于泗沂之淮孟子滕文公上篇禹排淮泗而注之江墨子兼愛中篇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俱謂此淮水經例凡言會者水名必詳具於州荊州經無淮揚州及徐州二經淮雖六見並導自桐柏之淮無二淮也東陵上承九江之文其地自在九江以下桼說爲合桼意謂陵陽以在東陵之陽得名陵陽爲廬江所出是今安徽涇縣之淸弋江陵陽舊治當得今石埭太平旌德諸縣之地東陵在北蓋今當塗含山縣之東西二梁山山夾大江古目此爲陵故名東梁山爲東陵矣晉書卞壼傳蘇峻至東陵口胡三省通鑑注

云當在牛渚山東北此東陵即桑所云東陵惟漢時爲
牛渚西南境地之大名晉時僅存小名略移於下流耳
東迤北會于淮乃補敘導漾經文謂北中二江由是分
行北江過漢毗陵又與北自山陽分流南注之淮水會
也太平御覽地部引晉陽秋曰秦始皇改金陵曰秣陵
塹北山以絕其勢今建康即秣陵西北界所塹即建康
南淮也南淮因北淮而名可證淮水自在秦淮水口東
北入江也桑以今清弋江爲淮水亦緣南淮之說而誤
耳班所云東陵鄉淮水今太湖縣長河水經江水過下
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馬氏素麟長江圖說云

東陵鄉葢在龍坪山北長河源出英山縣之四流山是
東陵鄉地下流入江去東陵亦數百里故又移其名於
此也下經東爲中江始敘中江正流桑不知互備之例
求淮水於二江分派以上因失其所在班說益去之遠
矣孔穎達正義於上經至于澧引鄭元注云經言過言
會者皆是水名匯字從今文讀無水名可言所據本必
亦作淮於此經引云東迤者爲南江南江經無正文志
言在吳南其派分自下流注所云是蕪湖上流之江志
云分江水首受石城江東至餘姚入海即此南江石城
在蕪湖北餘姚與吳夾江爲縣石城據水經在居巢牛渚下流故治蓋在今當
塗縣宋石司東南三國志吳書程普傳徙丹陽都尉居
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石城在
春穀東是與晉太康所置吳地郡注以爲貴池誤蕪湖
據元和郡縣志在丹陽湖側亦兼有當塗南境也餘姚
北岸爲平湖之乍浦口據越絕書記吳地傳吳古故度
會夷奏山陰從由拳辟塞南江入海當由此道漢時吳
與餘姚劃此江爲界故志具兩境注疑南江
絕錢塘江而南亦非詳具志水道圖說補正南江上流
正首受石城注不云分江水者分江水猶云江水分乃別
水之通目不可以當正名南江對北江爲文有北即應
有南故依經立目如此然則北會于淮爲兼敘北江鄭
固已推勘出之也淮南人間訓江水出於岷山下洞庭
鶩石城經丹徒洞庭見山海經中山經其澤謂之澧沅
之交瀟湘之淵郭璞傳本交上衍風字文義難通今審正下洞庭即綴上經

之至于澧石城是東陵所在鶩即經所謂迤丹徒與江
都夾江此文必綴會于淮之地與鄭說大略相同淮南
書作於古文未出以前其言別本先秦古記流傳自遠
淮與江各自爲瀆支流通注猶濟與河各自爲瀆流亦
互通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與兗州經浮于濟漯達于河
自是一例經不具首尾兩江便文耳荊州經浮于江沱
潛漢逾于洛尋審川跡亦非一潛漢與洛中間有鈞水
丹水可浮必當時舟行所及經文不具即以潛該之矣
沿江入海沿海入北江沿北江入淮左氏定四年傳沿漢而與之上下杜
解沿緣也沿兼上下兩義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注此經云沿順水行也順亦兼上下爲說順水行謂順江行

入海順而行入江非順逆之順也傳云順流而下誤江
行有順逆海水漲潮流上下隨時變遷無順逆可言
紀文沿作均孫氏星衍今古文注疏云均蓋沿字一切
經音義引三倉云循古文作沿與緣義同鄭所云順
即三倉所云循也釋文引馬傳
云均平直以爲平行無順逆矣春秋時吳越戰爭多行
此道左氏定四年傳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
杜預集解云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吳舟舍于蔡
汭非自北江入淮而何國語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
率師沿海泝淮吳越春秋夫差內傳作率師屯海通江
江淮可通言所泝之淮非北江所會之淮而何吳語又
述吳王夫差告勞於周云沿江泝淮文更明顯吳兼有
三江泝淮不沿海越止有南江通江必沿海觀兩國所

行古人於海不近避亦不遠涉確然可知也左氏哀十
年傳徐承
帥舟師將自海入齊詳上文云吳子伐齊軍于郞下文
云齊人敗之徐承所行係齊境自濟入漯自漯入海之
道半途而敗之故傳云將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繫之江
南海道緣當時有李寶自蘇州泛大洋至膠西之師比
附而失自吳浮海未至齊境不得接戰既至齊境是自
海襲齊矣非將自海入齊於傳文實不相應胡氏渭禹
貢錐指據此謂吳越戰艦
皆行海道失未尋審也江淮通流據淮南本經訓在
龍門未闢呂梁未發以前禹塞其餘支存此一流以分
氾濫之勢左氏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所通即此
分流注江之淮邗地南控江西傍淮汭築城者鑿其東
北引二水鑿之故云溝通溝謂城之壍禮記禮運篇城
郭溝池以爲固溝與城是一
事古時溝有制度吳始變匠人之法故傳記之杜解誤
達下流吳王濞所開以通運道之渠云于邗江築城穿

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始別溝於壍寰宇
記引阮昇之南兖州記云吳王濞開茱萸溝通運至海
陵倉故記云邗溝即吳王夫差所開漕運以通上國則
六朝時尚有兩說矣史記河渠書敘三代以後所穿川
渠云於楚則通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不
綴此傳知舊說不與杜同阮記所言爲得其實寰宇記
又引吳越春秋云吳將伐齊自廣陵掘江通淮今吳越
春秋無此文所引蓋皇甫遵之吳越春秋傳皇甫後於
杜郎本杜說吳越春秋所記地名多同
內外傳此不言邗明非本書之文也漢引溝水自海
陵至射陽以通運志謂之渠水其流北入湖與淮水異
行東京之季破釜澗堰以溉田山陽流絕樊良湖上承
盱眙以南山溪之水微不成川下流又爲穿渠者所廢
與渠水並導入淮形勢遂改水經淮水篇注引蔣濟三
州論云山陽不通陳登穿溝更鑿馬瀨則禹跡之湮變

在建安時矣韋昭解吳語不取吳越春秋之說別云循
海而逆入於淮其說下句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又
謂或有淮字誤已疑江淮不可通舟吳越春秋作通江
淮轉襲吳所據本
亦有淮字詳其說越王句踐所率中軍與范蠡舌庸前
軍本相繼入北江其絕淮路既敗王子友於姑熊夷乃
留前軍扼淮移中軍還入中江故曰通江淮轉襲吳也
姑熊夷似近江之地王子友守吳闔越師入江率師往
襲爲所敗耳左氏哀十三年傳云越子伐吳大敗吳師
獲太子友此姑熊夷敗還以後之事傳上文云爲二隧
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則越王句踐自北方於轉襲
之形甚合解以姑熊夷爲吳郊亦牽合兩事而誤某傳
作於韋後比附時說故於導江經從今文讀淮爲匯於
此經直云沿江入海自海入淮也徐州經浮于淮泗達
于河漢時泗水堰入沭渠浮淮不能達河志緩故道於

湖陂此經及兖青荆豫梁雍經浮沿達會之道並闕無文尋例以求當時川絡與古不殊阮氏元序揚州水道記據志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證李翺來南錄自淮陰至邵伯逆流之說謂唐宋以前地勢南高北下亦誤合兩流爲一渠水今鹽河李所行今運河各不相涉也漢時無運河高郵湖東北有隄岸障隔西來之水注此自不能不南泄於江今芒稻河尚南流 皇朝經世文編載道光三年高郵州知州葉機議云本年八月高郵啟南關壩湖水誌樁深一丈五尺五寸同日下游揚糧廳具報水漲至一丈七尺四寸則又不得謂江都地形必高於北矣渠水本平流以江湖出入故云首受江志中江出蕪湖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清水又至蕪湖入江一南一北不能不執一論也杜解哀九年傳誤溝爲渠以漢前後所穿之瀆通屬之吳於闔廬所行尚分別爲說渠水在東淮許在西兩不相混蘇軾書傳偏據一解謂禹時江江淮未通夫差

始通之疏舛甚矣閻氏若璩四書釋地云杜說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雖未勘及根實辯析甚明胡氏渭錐指指王氏鳴盛後案不能推闡反援以證成其義所不解也孫氏星衍分淮注江論據水經淮水肥水施水酈注及輿地紀勝之文謂淮水所自肥水注巢湖自巢湖注江證之河渠書此渠乃楚所通非禹跡也淮南人間訓孫叔敖決期思之水灌雩婁之野雩婁今霍邱縣地肥水篇注云芍陂周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壽春與雩婁接境爲陂南即巢湖河渠書所言通溝江淮之間者必此矣巢爲吳滅在春秋昭二十四年闔廬舍舟淮汭亦得取道巢湖然左氏定二年傳云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豫章近淮汭地即闔廬所自以登陸者時吳師分二隧正兵在北偏師潛出於南則舟行入淮自取他道不出巢也襄三年傳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五年

會于善道善道今盱眙見寰宇記所引南兖州記昭十三年傳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此會必水行是吳舟由破釜口達淮固有明徵後案云禹時不但江淮未通即朱方江口入吳之道亦未有於古跡正相反矣錢氏大昕潛研堂集答問謂盱山以南餘姚以北之海皆江之委故孟子云注江以導淮經東入于海之文例之亦枘鑿不合也

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

書禹貢正義引鄭君注自導弱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蒙按言會者皆是水名義無可疑導江經會于匯某氏傳云會爲彭蠡彭蠡是江漢所匯之澤不得言會匯亦非彭蠡之名說俱難通漢書地理志引桑欽說作淮證以孟子滕文公篇排淮泗而注之江之文匯爲

淮借字必矣言過者皆是水名似不盡然經文言會之水其名並詳見九州言過者名不全具兩例自有差別導河經過降水史記河渠書云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降水謂河爲敗時所出之水水經河水篇注云不遵其道曰降降與洚同也降水首受河下流注海地理志信都下云禹貢絳水入海絳水即降水繫於信都者河渠於周定王時改徙降水入漢世上流已絕惟信都之瀆尚存故記其跡如此非謂降水本首受信都也水經濁漳水篇注引鄭云地說大河

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相去不容此數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水爲共水於數爲敗之說全不相應既云世失其處下文又云今河所徙去大陸遠矣今本徙作從據義正則降水流絕固事勢所有不必疑黎陽以北別無降水矣導漾經過三澨說文水部云澨埤增水邊土人所作也左氏春秋成十五年傳華元洪睢澨澨可施決其爲人所埤以止水之堰甚明三澨卽漢水之澨漢自滄浪以下去雲夢北澤已近南流可徑入江禹以藪澤不可挾川爲堰

過之使東故有澨澨隨水所決入之處爲之漢水入澤非止一道故有三也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注云地說曰河水東行過三澨古流觸大別山阪故馬融鄭元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澨水名也左傳句澨漳澨雍澨薳澨諸儒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惟鄭言在竟陵縣界澨爲水名於左傳所云實不能合三澨又當分析爲三三水合爲一仍是一澨不應言三若一水分爲三竟陵界中又無此水竟陵今天門縣其東爲漢川縣漢沙羨安陸二縣地縣境有松湖支津分三道入漢見湖北局本一統圖與鄭說略近水經沔水篇注巨亮湖大湖滇水各爲一流今渠蓋後人所通地說出自緯書乃成哀間人

所爲河渠書云楚於西方通渠漢水雲夢之野雲夢支渠多楚所溝通地說據當時流合之水被以古名不可據矣導江經過九江地理志云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賈子脩政語上篇大禹鬄河而道之九歧鑿江而道之九路今本鬄作鑿歧作收據淮南要略篇校正鬄淮南作鬋古字通淮南要略篇同九江與九河並言江河皆是大名九河言播者占地廣施功多也九江不言播者占地狹施功少也播與過有別九江九河之各分爲九無別正義引鄭申志云九江從山谿所出山谿不可名江此例鄭必有辯所字蓋析之誤從山谿析出者謂江水正瀆不能容九支渠

從谿澗中分導始盈此數也江水旁行谿澗於事理亦近然谿渠爲江水所行當通謂之江不必再立谿名二字亦贅設矣三說皆緣證合水名之例致成歧互詳導河經過洛汭洛下增綴汭字過例自專以汭言不關所納之水導渭經過漆沮亦過漆沮之汭不言會于漆沮以其汭已近河耳降水三澨九江皆別出之汭鄭不知經文汭字包括下目別求他例於史漢說文書說俱不能融也林之奇全解引曾旼講義云大水受小水曰過漆沮與渭非大小相懸不可通矣經此文以漆沮與河近渭水至此不能復東若從豐涇之例言會下句當復綴又東二字文無所施故從洛汭之例言過也胡氏渭錐指墨守曾說乃疑

馮翊洛水以外別有漆沮小水焉
所治者如此可謂強作解事矣

允征篚厥元黃

書序述聞云鄭康成注禹貢引允征云篚厥元黃昭我
周王益誤以成王征爲允征云耳否則夏書不當云周
王也雖增多篇目有允征無成王征然馬鄭諸家皆未
嘗爲之注又與劉向父子所引互有同異孔疏以爲僞
書知非無據鄭所引卽孟子文也蒙按劉說至塙江氏
聲集注音疏破周爲君失未深考允征今文作嗣征又疑是東征之誤鄭注
本文當作嗣王征正義所據本脫王字因而誤爲允征
耳正義又云鄭注書序成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
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伊陟臣扈據
序爲二篇此合引則非書名也載字在亳卽孟子引伊

訓朕載自亳之異文征是三朡乃注語其朡字與所䜣
晚出本不同故并及之本朡字傳寫譌失溷爲一說者
遂以此爲伊訓逸文矣
三朡續漢志作三鬷

盤庚三篇

漢書藝文志尙書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章
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孔穎達尙書
序正義曰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
誓猶有三十一孫氏星衍古文尙書篇目表云孔穎達
疑伏生已分盤庚爲三故云去泰誓有三十一誤也蒙
按洪适隸釋載石經尙書殘碑盤庚中篇末空一字是
歐陽已分爲三之證堯典正義云鄭元分出盤庚二篇

康王之誥不及歐陽就所據者言之龔氏自珍太誓荅
問謂歐陽夏侯已分康王之誥似矣

惟三月哉生魄四十八字

書康誥篇首惟三月哉生魄至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俞先生平議謂當在梓材之首王曰封封字涉康誥酒
誥之文而誤衍蒙按周書作雒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
農居鄙得以庶士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凡工賈胥
市臣僕州里俾無交爲作雒解所云正釋梓材以厥庶
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之文古經惟三
月四十八字本在是篇之首無疑漢書藝文志云劉向

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率
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
十二字召誥脫簡二疑卽謂此不云梓材者古文分卷
與今文不同是篇與召誥合爲一卷其書卽爲召誥上
篇故略從之也韓非子說林篇引酒誥毋彝酒作康誥
亦二篇同卷通爲一目卽其例惟三月四十八字以簡
二十五字計之二簡少闕兩字若依二十二字之數差
多四字釋文云乃洪大誥治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大傳引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又無大字各本字數復多
寡不一今無以定志又云脫字數十大約乃洪大誥治

下尚有斷字耳王曰封三字當在酒誥篇末其下又脫一簡孔安國不得其讀因失其傳二篇次第相連故脫亦俱脫近人不知四十八字為梓材篇文因并不知劉向所謂脫簡者為何文矣因先生之說為推考之如此

世說新語注引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喬二三子往觀之見喬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喬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

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按此傳是說康誥子弟祇服厥父事之文非釋梓材篇名也鄒氏漢勛讀書偶識據金履祥通鑑前編說欲改王曰封之文作王曰子才妄矣說苑君道篇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勿格以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

拜受命而辭此伯禽命篇佚說之僅存者於梓材絕不相涉（墨子明鬼下篇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與說者所引當為一篇之文說具下）史記衛康叔世家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按論衡效力篇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之謂也史記所云示君子可法則即約此文段氏玉裁古

文撰異云同大傳說非（史以梓材為誥康叔本書序）

金縢

尚書大傳金縢傳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引見顏師古漢書梅福傳集解段氏玉裁古文撰異云今文之說最為荒謬史官記事前云既克商二年云武王既喪云居東二年何等分明豈有為詩詒王之後秋大孰之前間隔若干年若干大事不書周公薨

而突書其虆之後事令人讀罷不知其顛末者孫氏星衍尚書錯簡考因疑今金縢篇自王亦未敢誚公已上盡金縢文自秋大熟已下爲亳姑逸文蒙按史記魯世家述此經文於于後公乃爲詩以詒王曰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於秋大熟未穫曰周公卒後秋未穫今文經于後二字葢本在秋大熟之上故其說如此非絕無顛末也金履祥通鑑前編引傳文周公疾上有然後二字然後即于後說尤明顯段氏讀之不審耳孫說更涉臆斷

論衡感類篇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

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閒天大雷雨動恐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下文辯駁甚多然未有如段說之直截者以經文秋大穫上本有于後二字故不敢言也云當此之時周公死則仍從今文家說以于後爲卒後矣

酒誥

韓非子說林篇康誥曰毋彝酒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云此酒誥而系之康誥者葢周時通以酒誥梓材爲康誥也蒙按酒誥通稱康誥猶堯舜二典通稱帝典書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邦康叔作康誥酒誥似與舊說相應然舜典別自爲序則酒誥亦應別異揚子法言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其議是也史記衛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

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爲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史遷於以殷餘民封康叔下文別爲說亦以序文爲不備也依法書說序本無酒誥其題與韓本同今酒誥字爲後人據今文篇目增益○史記所據葢今文說

受德

書立政篇其在受德暋陸德明釋文引馬融注曰受德受所爲德也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史記周本紀作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呂氏春秋當務篇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

文曰受德受德乃紂也以受德爲紂字葢六國時師讀之異呂覽所據立改益疊一德字故與上文衆德異焉本不疊字因易其解耳攸誓今商王受依呂意當爲省文猶左傳重耳省爲重展與省爲展也

去發

墨子非命下爲大誓之言也於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命蒙按周書克殷解尹逸筴曰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昬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膺

完求恕齋

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據朱氏右曾校本文義與此所引大略相近葢即解此經文分目去發當讀爲克殷古文作𣪊隸變作㱿讀者不識其字移下半之巳與殷字右旁聯合因譌古爲去又譌殷爲發矣克殷是太誓中下篇首之文故墨子及周書解俱卽據以標目俞先生平議疑是太子發之誤以下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文證之似未然朱氏右曾集訓校釋據史記殷本紀於無下補翼曰徐遺修社及商紂宮句云玩孔注疑所脫不止十字

橫陽札記卷之一

錢塘吳承志籑
吳興劉承幹校

太戊四篇伊陟仲丁太誓三篇

史記殷本紀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書序作咸乂四篇無太戊蒙按紀述太甲篇曰作太甲訓三篇述盤庚篇曰作盤庚三篇皆標著篇數說命三篇紀不錄此咸艾下不繫四篇所據序文本無此二字今本蓋遷以後人因序目有闕不備百篇補以充數太戊篇目又涉下太戊贊于伊陟之文而誤刪之紀下

文云帝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帝仲丁遷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遷于邢仲丁書闕不具原命河亶甲祖乙有書伊陟仲丁無書今序有二目亦後增也周本紀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齊世家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魯世家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詳三文所據太誓牧誓二序亦與今不同史公見本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八十字在一月之

上三篇及武王與受戰于牧野云云俱闕今本亦增益者分析竄改論衡佚文篇張霸案百篇序造作百二篇陳氏喬樅今文尚書經說考云百二篇者併敘數之也敘分上下故曰百二篇漢書儒林傳成帝求治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霸所據已備百篇此改定本疑郎出自霸父孔穎達尚書序正義曰或云百二篇者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百二篇霸父子所定而緯說相同是緯書實附霸作陳氏謂霸據緯文殆不然法書問神篇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俄

空謂書存而序亡上云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夫自謂酒誥之序闕而經仍不亡俄空據見存之篇而言其亡者序闕與存俱所不論也牧誓次在酒誥之前其書具今文二十九篇中法書置不論列所據本已有增益漢書律麻志述劉歆三統麻世經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作太誓八百諸侯會舊本脫作字據下文引書序作洪範例補太誓八百諸侯會文義殊不完備知太誓上必有作字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十三年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

爽而合矣世經分太誓序爲二其意以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九字爲牧誓序傳寫錯入太誓之上所據仍與遷同改定之本固在所不取矣新莽後古籍散亡此本因與書緯孔子定百二篇爲尚書之說相應其傳獨盛賈逵著別錄援以定百篇次第（書正義曰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賈所據今古文俱無百篇是依序爲錄也）馬融鄭元諸儒遂相率爲之傳注陸德明經典釋文引王肅注本云橐飫下更有汨作九共故逸故亦作古王氏參考別本又復增多六字是後人節文改益之確徵（據薛季宣書古文訓引伏生尚書大傳九共傳文汨作亦非篇名說見前王云汨作九共故逸似謂汨作本無此篇九共止一篇無八篇也九共下蓋尚有別語傳者刪節而闕耳）世經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顏師古集解引孟康注豐刑逸書篇名豐刑不見序目劉既不以爲疑孟又直指爲逸篇知西漢經師所傳舊目本闕略不完馬鄭定從晚出本魏人猶不盡信也（閻氏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云左氏所引有伯禽唐誥並不見今百篇序中知古逸多矣證之史紀漢志其說自確）

太誓司馬遷劉歆異說

史記殷本紀武王卽位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

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云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眾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齊世家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二字亦誤疊）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太誓蒙按史記兩文俱本今文太誓分今殷王紂以下

爲十一年作乃還師歸以上爲九年作其意以還師事
與序不相應當別爲一篇今殷王紂以下始合於伐殷
之文是序所云渡盟津作之太誓也漢書律厤志述劉
歆三統厤世經云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作太
誓八百諸侯會（作字據例補說具前）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
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
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
至此十三年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明日壬辰晨星
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
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周書武成篇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
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
也四月癸亥至牧壄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劉氏移太
誓序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九字與牧誓附合其意以
爲序所云太誓實是觀兵時作一月以下九字乃牧誓
序錯入太誓博士書還師以上於序相應以下穕采牧
誓篇說於序不相應與史公說互異綜觀兩家之言當
時爲古學者俱謂太誓後出讀者閒有補綴非尚書本
經并非民閒所得原篇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條列十二
證申今古文均有太誓之說於史記世家漢書世經正
文似皆未細覈也（墨子非命篇引太誓有上帝不常九有以亡惟我有周受之大帝之文自是克殷後作依劉歆說此篇亦當在牧誓中傳本闕佚墨子稱太誓猶甘誓爲禹誓之例非序所云十一年作之太誓）

伏生得二十九篇

史記儒林傳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
齊魯之間孔穎達尚書序正義曰案馬融云泰誓後得
鄭元書論亦云民閒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
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
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

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
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閒所得其
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蒙按儒林傳言伏生得二
十九篇蓋當時博士議請增立之說如此王充論衡正
說篇曰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
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竟鼂錯
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
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
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伏生老死書殘不竟
云云亦出自博士奏語書殘不竟是二十八篇外尚有

遺闕未授之篇合併爲得二十九篇明矣儒林傳據功令而作故文不別析班固作漢書傳及藝文志於逸易禮俱不置一辭周官經之考工記亦不言後得皆祖遷意陳氏壽祺左海經辨謂遷既見大誓後出追述伏書何得不還其舊而以後冒前以無爲有是穎達誣遷又使遷誣伏生於功令之語失未細審耳

孔穎達尚書序正義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王充論衡正說篇作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

書各益一篇兩說不同蒙按別錄爲劉向手定其擢諫大夫郎在宣帝時所述當不誤正義又引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據本始二字疑西漢著記所載（漢書藝文志漢著記百九十卷）本作太始元年奏立泰誓太字譌而爲本後人因又譌武帝爲宣帝耳別錄武帝末當作武帝時天漢末蓋得書在是年奏立則踰歲也正義別錄云云次鄭元書論之下似此文郎書論所引天漢二字爲鄭君節省王應麟玉海藝文部引別錄（劉歆移太常書下作時）作武帝時民得於壁內武帝下有時字（藝文志考證引正義作武帝末與今本同此所引蓋出自他書）歐陽詢藝文類聚樂部引別錄雅琴趙氏下云宣帝時元康神爵間丞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龍德皆召入溫室據彼文云宣帝時元康神爵間則此文本作武帝時下當有年號審矣（武帝末至宣帝初中隔昭帝十三年○隋書經籍志序亦以說卦三篇爲河內女子所得○逸禮不知何篇疑是十七篇後之斷記非經也漢紀孝成紀作士禮十八篇○徐氏灝通介堂經說亦云史併計之從漢制○又云藝文志不復分別仍取劉歆泰誓後得之說載於傳中彼此詳略互見）

尚書古文經五十七篇

漢書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爲五十七篇顏師古注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

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敍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蒙按孔穎達書堯典正義引志及劉向別錄並作五十八篇顏據本誤志例凡書入錄後亡闕者皆標具原有篇數此經別錄定著五十八篇志不得有所損益又鄭云亡篇據書武成正義是謂武成其注文云建武之際亡建武乃光武年號其亡失在後漢豈應綴入前志（本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引江氏聲說）史籀十五篇下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周宣王十八字爲應劭音義之文見元帝紀集解（說具志本條）彼注無說知建武時亡篇例所不具宋氏翔鳳尚書譜

云逸十六篇衛宏等不說鄭曰武成逸書亡葢偶於武成注中及之其實十六篇並亡如宋說建武時所亡又非一篇武成正義曰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與此經不同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詳正義文贊所云後亡葢因徵引劉歆三統厤譜所稱逸經而及之並不通論亡篇之數顏注誤矣故五十七四字是顏語孫氏星衍古文尚書注集本宋作鄭贊又於後亡上補經五十七篇五字並誤禮記緇衣篇注尹告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段氏玉裁撰異云是篇本逸而云亡者葢康成時亡之如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是東漢亡篇非一不得云故五十七矣況七字乃陳隋本譌誤亦非鄭所及見也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集解引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商書彪有續

入志仍從七略作七篇此經既具向錄必無省改無疑某氏書序云定五十八篇所據郎志文陸德明經典敘錄引同顏本其誤當在六朝之世孔所見係是東晉以前舊本故與某氏本合太平御覽學部引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十八篇依志文亦當作四十六卷爲五十八篇閻氏若璩書古文疏證已有說新論五字益本在爲字之下後人因六字脫去誤移置卷字之上鮑氏刻本從惠氏棟古文尚書考改作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失未根考王氏鳴盛後案疑新論除序言之俞氏正燮癸巳類稾謂五十七五十八俱當作五十六並非○僞孔安國尚書序僞孔衍家語後序俱作五十八篇經典敘錄引藝文志作五十七篇與顏注本同王應麟藝文志攷證引新論亦作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

古文尚書得多十六篇

漢書藝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蒙按上目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注爲五十八篇據書正義引經二十九卷注大小夏侯二家此文二十九篇即大小夏侯經二十九篇則十六篇亦即四十六卷中之十六卷矣孔穎達書堯典正義謂篇即卷是也惟十六卷合所考二十九卷止四十五卷於目數不合王氏鳴盛後案疑序當一卷據律厤志引劉歆三統術世經稱古文畢命爲畢命豐刑與序目不同知古經實無此篇劉歆傳載歆

移太常博士書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三統術世經引今古文篇目凡九湯誓伊訓牧誓洪範武成召誥洛誥顧命畢命豐刑惟大誓無文以此證之二十九卷中尙應除去大誓一卷其實數僅二十八卷分爲三十卷者蓋堯典篇中析出舜典一篇顧命篇中又析出康王之誥一篇二篇異目故異卷耳大禹皐陶謨篇同目故止分篇不別分卷說具焦氏循尚書補疏宋氏翔鳳尚書譜是以爲四十六卷五十八篇班氏於此不能細析鄭君書注墨守博士業以大誓三篇當一卷復泥緯文定序篇爲孔子作凡世經所引古經篇目與序不合者概從删闕遂以成歧堯典正義引鄭逸目注

云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十六篇無畢命豐刑明與歆所據本有異又王莽傳載羣臣上居攝儀奏引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是奏亦歆等所爲則原書尚有嘉禾一篇鄭亦無之劉氏逢祿書序述聞謂二十四目不足盡據其說信矣得多十六篇當是汨作一九共二益稷三五子之歌四允征五湯誥六咸有一德七典寶八伊訓九肆命

十原命十一武成十二旅獒十三嘉禾十四冏命十五畢命豐刑十六耳五十八篇者三十篇中分大禹皋陶謨二篇盤庚三篇爲三十三篇十六篇中又分九共九篇畢命豐刑二篇爲二十五篇也畢命豐刑同目異篇與大禹皋陶謨同目異篇一例鄭入大誓勢不能不出三篇故此二篇與嘉禾篇俱在所削矣顏師古律厤志注引孟康舊注曰豐刑篇名泰誓正義引馬融傳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大誓皆無此言孟所見逸經篇目有豐刑而馬考定古今無大誓然則劉鄭兩家異同可得而詳也某氏東晉古文序云增多伏生二十

五篇某氏據舊說作逸二十五篇明鄭目乃以意更定閻氏若璩疏證執鄭爲憑考之不審馬融分出康王之誥又以今文大誓爲不可據似卽考定古經三十卷之數不分舜典大禹謨書舜典有書序及史記五帝本紀所分二本大禹謨并無別本不能定其起訖故不敢分也然觀其所述則逸十六篇與鄭異說明矣○史記五帝本紀分堯典舜典爲二不分大禹皋陶謨以同序同卷也周本紀分顧命康王之誥皆與今文家說不同蓋從孔安國問故得之考若逸十六篇安國不說故史公亦無從采入矣○鄭注舜典序有入麓伐木之說似亦謂舜典卽在今文堯典中又云舜典逸未詳○法書孝至篇言合稷契之謂忠謀合皋陶之謂嘉不言大禹亦謂大禹皋陶謨本是一篇○鄭去畢命以所見別本不與序相應并削嘉禾者篇中假王之文王莽羣臣上奏說作假皇帝故疑其非也

逸十六篇

尚書譜按漢書律厤志三引周書武成文此本三統術歆議太常博士云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藏在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云是向歆父子在西京時悉見此十六篇至建武之際祕書散亡衛宏等所傳遂不說此十六篇而其文不傳矣書武成正義引鄭曰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亡蓋偶於武成注中及之其實十六篇之逸書並亡於建武之際也蒙按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鄭注吉當爲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一德今亡段氏玉裁古文

尚書撰異云是篇本逸而云今亡者蓋逸篇十六故有此篇至康成時亡之如武成逸篇建武之際亡說與宋同孔穎達畢命正義引鄭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堯典正義稱鄭注咸有一德典寶引伊陟臣扈伊訓諸文蓋皆其遺文佚句之僅存者耳 伊訓載字在亳疑即孟子朕載自亳之異文伊陟臣扈曰下有奪文不知何說

鄭君所據逸十六篇無周官

賈公彥周禮保氏敘官引鄭志趙商問曰按成王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孔穎達尚書堯典正義述鄭注書序所列逸十六篇之目無周官蒙按族師疏引

鄭志趙商問曰康誥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康誥文出左氏春秋傳則此周官亦出他書所引俞氏正燮癸巳類稿謂以大戴保傅篇及漢書百官公卿表序中語爲問未確 按趙商問下有成王周官是周公攝政三年事此周禮是周公攝政六年時之語周官自是書名俞氏以爲言周有此官非也攝政三年從鄭君書序成王征注推而知之立太師云云或佚見他書所引鄭據賈逵張恭祖所傳逸目無此一篇故不具耳 漢書藝文志禮類周官經六篇下有周官傳四篇不著撰人姓名周官經至劉歆始通其讀前人無爲之解者此周官傳當是別成一書非周官經之傳趙商所引宜出於此

大小夏侯經二十九卷

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注大小夏侯二家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蒙按班注明云大小夏二家則非伏生傳授之原書矣二十九篇中有後得之太誓一篇爲博士所增入者私傳班伯引書曰迺用婦人之言即據此經龔氏自珍太誓答問謂大小夏侯經無太誓牕說也

古文尚書逸篇

史記殷本紀述尚書湯征序中有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五十七字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謂是湯征逸文

孫氏星衍尚書逸文云案孔壁古文無此篇司馬遷蓋本諸子所引又述湯誥序下有維三同至於東郊一百二十六字江氏孫氏及段氏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並疑爲孔壁古文逸文蒙按漢書律厤志載劉歆三統術引古文尚書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迺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粤若來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畢命豐刑曰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王莽傳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紀俱不載則逸十六篇史遷實未嘗見湯誥兩文蓋宋自伏生大傳江孫段說俱非也

豐刑

三統術引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顏師古注孟康曰豐刑逸書篇名蒙按周書嘗麥解王命□□祕作策太史策刑書九篇以授大正似即說此經豐刑之事蓋刑書本成王在豐時所作康王命重述之以授分居豐郊者故曰王命作策豐刑也

宋氏翔鳳尚書譜謂策字術非書序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非也注文同字當衍說具江氏聲今注音疏鄭所見篇即是豐刑云不與此序相應者以序無命霍侯之文故疑爲別篇傳古文者誤與畢命題篇聯合也然序有分居字分居自是冊命二八又里成周郊四字不可解讀以字形求之里與豐甚近里必豐之譌誤則序本文當作命作冊畢霍傳本脫一字致成歧失耳畢命豐刑蓋如大禹皋陶謨一篇記兩人之事分之可爲兩篇漢世大禹皋陶謨前半逸後半獨傳猶此篇前半亡後半獨存非豐刑必在畢命以外鄭說未盡史記夏本紀云康王命作冊畢會分居里成周郊所據序本已誤非霍侯之文逸出孔壁序義竟不可曉矣

月采

三統術引古文月采篇三日曰朏孔穎達尚書召誥正義作月令蒙按上文考德曰少昊曰清宋氏右曾周書集訓校釋謂即是書考德解之逸文同今解逸目在周書第五十三則采字必令字之誤也

洛誥傳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

儀禮經傳通解續二十九引尚書大傳洛誥傳是故周書自大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也蒙按大誓當爲大誥此言周公誕保文武受命之事非總說周書不得闌入大誓誓字乃淺人所改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肂于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

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周公敬念于後曰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作雒解追敘三監事亦與大誥序說相同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據此傳以證伏書本有大誓失未深考又據御覽引六誓可以觀義云云為證更不確鑿六誓之文出略說篇中非大傳本文也○宋氏有爵集訓校釋徐盈姓國在安徽泗州東南奄熊姓國今山東曲阜縣熊盈謂徐奄之同姓國

書大傳略說

宋書禮志載尚書大傳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同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

迎日于郊陳氏壽祺輯校本據禮記玉藻正義定為略說篇又蒙按大戴禮記公冠篇載此辭於孝昭冠辭之後似係孝昭冠時祭天朝日之作略說取以衍說書傳則略說亦孝昭以後經師所為矣玉海三十七引中興書目言劉向校上大傳止四十一篇至康成始詮次為八十三篇向所定四十一篇疑向無略說也漢書藝文志易類有五鹿充宗略說三篇為充宗說孟氏京房易災異之書此略說不見錄略殆又在充宗後矣

汨作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某氏傳曰汨治作興也言其治民之功興故為汨作之篇七蒙按薛季宣書古文訓云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為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予辯下土即序所云帝釐下土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即所云別生分類此序似專為九共而作汨作二字當自為句傳說有誤孔穎達正義云鄭注逸十六篇目汨作二未詳

尚書序

漢書儒林傳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

篇書序在今文二十九篇以外甚明王氏鳴盛尚書後案據劉歆移太常博士書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闕以尚書為備臣瓚注當時學者謂尚書惟有二十八篇不知本百篇云云疑序出自孔壁亦未確段氏玉裁古文撰異已糾之矣孔穎達書盤庚正義引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束皙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南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段氏於此不能別析蒙按皙所云與古文不同謂與殷在鄴南之文不同也壁書原文當作將治亳殷序下當作將始宅殷孔穎

達所據乃誤本耳晉書王接傳云衞恆考正汲冢書訖晳逝而成之事多證異義王庭堅難之晳又釋難詳其得失摯虞謝衡咸以爲允當晳書經庭堅諸家駮難故傳本多改舛也壁書卽皇甫謐所傳晚出古文非有異本今古文皆無序前說可無庸疑閻氏疏證云百篇序謂之小序伏生時猶未得小序盤庚五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孔安國始據以序古文書內漢諸儒亟以孔子作故寧屈經以從序而不顧其說之不可通有宋諸儒出始力排之排之誠是也朱子謂是周秦間低手人所作尤屬特見葢非周秦間不能備知百篇之名非低手人亦不應說之庸且妄也余獨愛百篇名目確然可信何則壁中書出除錯亂摩滅及僞泰誓凡得五十五篇無一篇名溢於序之外者則可證小序所載爲無遺漏○又云孔穎達於盤庚小序下引束晳云見孔子壁中尚書將治亳殷作將始宅殷與世行本不同益是證西晉

人猶見古文經而東晉則失之矣○史記殷本紀盤庚涉河南治亳裴駰集解引鄭玄曰治於亳之殷地鄭本書序作將治亳殷此所引葢三國人注本時王粲虞翻李譔多與鄭立異故改讀如此也云舊說以爲居亳知正文自作宅殷不然止言舊說以爲亳殷在河南可矣何必贅言居亳乎段氏改與古文不同句作與古文同於此文失未審也○玉海三十七引盤庚疏亦作與古文不同○玉海三十七引藝文志此七字已入正文

歐陽經三十一卷

漢書藝文志尙書經二十九卷注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一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蒙按歐陽經三十一卷七字乃蔡謨注語傳本失未標列致與班氏本注混亂志列易詩禮春秋諸經皆各具正文無夾入旁注之例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夏侯經大字而歐陽經小字附注者以夏侯乃伏生元本而歐陽已稍異師傳故也亦非王禹樂記二十四卷與所傳河間獻王本書二十三篇不同明見敘錄其書仍列正目不入附注此經後錄云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歐陽大小夏侯立學並承伏生所得二十九篇而言則歐陽經亦二十九篇焉得別爲三十二篇史記儒林傳伏生得二十九篇孔穎達書正義曰別錄武帝末民有得大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

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史遷時兩夏侯書未出惟歐陽立博士見儒林傳贊所云二十九篇非歐陽經而何志不列歐陽者其書立在學官而祕府遺之故從闕略易敘錄云施孟梁邱京氏列於學官目有施孟梁邱三家經無京氏禮敘錄云戴德戴聖慶普三家列於學官目有戴氏無慶氏此錄大小夏侯二家不及歐陽卽其例矣蔡氏不知祕書有遺誤謂班氏以意出入因據下目歐陽章句三十一卷附會斯說王氏所云於蔡意適合施之志文實不相應惠氏棟古文尙書考云三十一卷者葢

盤庚出二篇加大誓一篇一說二十八篇之外加大誓析爲三篇陳氏壽祺左海經辯據舊本作三十二卷云今文盤庚不分二十九篇中有序一篇增大誓三篇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三十二卷當作三十三卷章句三十一卷亦當作三十三卷蓋盤庚爲三篇大誓亦爲三篇諸說俱緣遷就注文致成紛亂陳氏喬樅今文尚書經說攷云正義云伏生二十九篇而序在外此據漢石經拓本言之石經文字依據何家雖不可定盤庚大誓二篇卷數不分要是明確蔡時歐陽書已亡乃據章句卷數說之實則章句分卷與經本不同春秋類目公羊

章句三十八篇穀梁章句三十三篇其經與傳俱止十一卷豈得謂三十八篇三十三篇之本別有分出後漢書桓榮傳云榮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榮子郁傳云榮受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詞繁長是歐陽章句自以詞多而卷加增不關經文篇數蔡說殊誤顏師古敘例云臣瓚總集音義蔡謨散入漢書自此以來始有注本但意浮功淺散亂實多蔡書散入諸家音義往往不具姓名見裴駰史記集解序下注太史公書十篇有錄無書據史記自序集解爲音義文知此注亦同蔡以前諸家俱及見歐陽經必不至誤此注爲蔡自說無疑矣初學記文部劉歆七略曰尚書直言也始歐陽氏先君名之大夏侯小夏侯復立於學官三家之學於今尤爲詳。後漢書儒林傳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普爲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陳氏歷舉舊本無作三十一卷者然朱氏彝尊經義考已作一。後漢書桓榮傳榮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榮子郁傳初榮受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詞繁長歐陽章句多於兩夏侯書此其證

今文無序增入大誓

兪氏正燮癸巳類稿尚書篇目說漢志經二十九卷泰誓後得書正義云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內者上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亦云孝武時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或云泰誓宣帝時得者據武帝時博士起

傳則非宣帝時得也或云此二十九卷有書序一卷由不知泰誓起傳爲經之故使西漢經有書序則古文多出之篇立矣博士不肯立古文知博士業無書序也蒙按今文有無序篇說者紛如此辯最爲明確博士不肯立古文而泰誓集而讀之者以伏生大傳所述多與此經相合也法言問神篇或曰易損其一也雖惷知闕焉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矣西漢經師以序爲非孔子作故博士業無序

佚尚書百篇禮三百

論衡佚文篇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

禮三百正說篇共王得百篇尚書與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劉歆傳所說俱不相同閻氏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云充得之傳聞是也然案書對作二篇又俱云六略之錄萬三千篇王氏似曾見劉向父子七略別錄而不爲佚篇考其根實亦所不解正說篇尚書二十九篇火之餘也七十一篇爲炭灰二十九篇獨遺耶又云案百篇之序闕遺者七十一篇按二十九篇中盤庚三篇大誓三篇明見於序則闕遺者止六十餘篇無七十一篇之多也充言殊疏闊大誓三篇後得或有可疑若盤庚三篇自來無異說豈復有所謂逸二篇邪既云案百篇之序矣何併序文亦不一案也

賈逵別錄

書堯典正義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依壁內篇次

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別錄不知何書隋書經籍志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並依七略而爲書部後漢書文苑傳傅毅與班固賈逵其典校書則別錄卽所上書部也然隋志已無此目其亡佚久矣正義又引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逵上所撰今古文同異疏中之語後書逵本傳云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此流爲烏乃其疏中引今文大誓之文其說如何不可知也詩齊風正義曰古文尚書無以悌爲圛之字惟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圛於古文則爲悌故云古文尚書以悌爲圛逵校古文悌字定以爲圛當詳具同異中孔氏未見其書故爲說如此乎後漢書儒林傳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今釋文正義所引馬鄭傳注有大誓篇文則賈訓本亦有大誓明矣蓋杜所傳古文止漆書一卷其餘仍憑據今文而以當時所傳古文遺說附之非眞見孔本古文也賈所爲古文同異度亦同此

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

王應麟困學紀聞書類大傳引盤庚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皆古文所無蒙按若德明哉蓋女有積德之

異文今文女作若有作明積作哉德字又在上也女若一聲之轉甘誓篇女不共命墨子明鬼下篇引作若是其證明與有積與哉俱形相近哉古文作㦲見吳氏大澂說文古籀補引[illegible]祀敎銘㦲左右互易卽成積形故一讀爲哉者一讀而爲積矣湯任父言當是遲任父言之誤父从又持杖與又篆止差一小丿又有古亦通用今文讀又爲父古文讀又爲父於哉字歧爲兩讀事亦相類遲任父猶國語云仲山父伯陽父遲作湯者遲舊從或體作迟下畫闕壞因譌爲湯耳湯字全篇所無古大傳本疑自作迟宋人校刻始改湯也卑應言乃俾女

惟喜四字之異俾省作卑詩小雅節南山篇俾民不迷荀子宥坐篇引作卑女惟二字幷合爲應惟字左旁立心移置下畔女又增損作广遂成應字言與喜亦形相近三文均次序符合若德明哉追任父言文異義不甚遠卑應吉宜蒙上王譖告之修不匿厥指之文爲說卑仍讀作俾江氏聲古文集注音疏誤合爲一云誼不可曉陳氏喬樅今文經說考從闕不錄殊嫌疏闊今以意補釋如此汗簡作𢓊與惕字形相近隸體當作𢓊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

困學紀聞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大傳引酒誥曰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今無此句豈卽脫簡歟蒙按志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謂今文經脫一簡也若大傳所引王曰封唯曰若圭璧之文卽此脫簡是伏生書有此簡矣何云脫乎王說非也若圭璧當是女劼毖之異文古文女字今文作若已說具前劼从吉聲省叚作吉吉與圭形近因歧爲圭璧毖又聲近而通廣雅釋詁毖比也詩大雅皇矣篇克順克比禮記樂記篇引作俾史記信陵君傳俾倪故久立漢書灌夫傳作辟睨是辟俾比毖四字得互相通借毖爲甓正猶毖爲比

比爲俾俾爲辟矣段氏玉裁古文撰異云唯曰若圭璧句法與唯曰若稽田一例其說近是惜未見及於此故猶疑酒誥無此語也

總德

墨子非命下篇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蒙按左氏春秋莊八年傳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總德當卽種德淮南本經訓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高誘注云總一也總德謂總一其德總正字種借字總德葢尚書大禹謨之別篇皋陶謨之異目書序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大禹皋陶謨本是一篇分之可爲二猶堯典舜典古謂之帝典本是一篇分之亦可爲二皋陶邁種德當是分出篇中之首句故卽以二字爲目繫之禹者其篇雖分實大禹謨之下篇也今皋陶謨逸去前數簡大禹謨全逸其文遂不可考史記夏本紀述皋陶謨篇文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篇中今無伯夷語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十一字連讀篇首曰若稽古四字亦似虛贅此文上有闕佚伏孔諸儒必本有其說矣總德猶咸有一德禮記緇衣篇尹吉曰惟尹躬及

橫陽札記卷之二　吳求恕齋

湯咸有壹德鄭君注云吉當爲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爲咸有壹德尹告猶皐陶謨古書標目固自有此兩例下文去發亦大誓三篇之子目說具本條

禹誓

墨子明鬼下篇禹誓曰大戰于甘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

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蒙按禹誓卽甘誓以與禹誓同篇故通稱禹誓已說具前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是約經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之文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云云經無此事其文亦不類葢出古甘誓傳故別云有曰也予共行天之罰也以下純衍經文俞編修羣經平議云國語周語單襄公引太誓故是解說太誓之書證以此文平議之說信矣

左氏春秋僖三十三年傳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孔穎達正義曰非康誥之全文昭二十年傳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正義曰此引其意而言之

左氏春秋昭二十四年傳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成二年傳作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此引其意而節其文顧氏炎武日知錄已有說管子法禁篇引太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與傳所引不純同疑亦出太誓故

橫陽札記卷之二

橫陽札記卷之三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韓詩商頌章句

史記宋微子世家贊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裴駰集解案韓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司馬貞索隱曰今案毛詩商頌序云正考父於周之太師得商頌十二篇以那爲首國語亦同此說今五篇存皆是商家祭

祀樂章非考父追作也又考父佐戴武宣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安得述而美之斯謬說爾蒙按李善文選東京賦注引韓詩曰宋襄公去奢即儉去奢即儉乃殷武篇不僭不濫傳文似集解所謂美襄公者就殷武一篇言之其那烈祖元鳥長發四篇固別有說也李賢後漢書曹褒傳注引韓詩辥君章句曰正考父孔子之先也作商頌十二篇孔子之先與索隱所引佐戴武宣云云同出左氏春秋昭七年傳則韓詩自謂正考父所作十二篇在襄公前且百許歲矣焉得移而屬之於後如索隱所譏哉魏氏源詩古微疑四篇考父作之至襄公追錄其詩此說嘗是四篇中元鳥一篇左氏隱三年傳引以美宣公立弟之事以漢書藝文志韓生詩傳取春秋采襍說之語證之此篇必亦依附左氏以爲美宣公詩史公援引公羊而於世家全錄左傳且上文先云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明立弟不始宣公然則贊意可推而知矣其大夫正考父美之八字葢兼承宣公言之正考父有名字可舉襄公大夫不知爲誰文不能具是以隱約其辭如此裴氏引章句失未分析小司馬不見韓詩妄以已意說之遂成斯謬據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季札請觀周樂爲之歌頌孔穎達正義引劉炫述議

云止謂周頌魯語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其文言校不言得似十二篇本宋所有不入周樂或竟如韓說亦未可定商頌正義引鄭君詩譜云正考父校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又引馬昭云長發大禘者宋爲殷後郊祭天以契配毛詩家亦謂五篇爲宋郊祀之詩索隱以爲商家祭祀樂章其說亦不足相難也

禮記樂記篇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王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鄭氏漢勳讀書偶識云齊當作晉左傳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

唐氏之遺民平遺民者謂作詩之人乃陶唐之後裔能識陶唐之舊聲者也若是則晉人能識陶唐氏之舊審矣陶唐即五帝也宋人修其先世之樂今見有商頌五篇宋亦稱商則商人能識商之傳又審矣商即三王也古人綴文或順或逆記文先言三王後言五帝傳寫者不審妄移之耳此說至確宋詩謂之商猶晉詩謂之唐毛詩唐風序曰此晉也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然則宋謂之商其例亦如此矣左氏哀二十四年傳孝惠娶於商國語吳語闕爲深溝通於商魯之間莊子天運篇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皆謂宋爲商之證（論語子在齊聞韶孟子齊景公作召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齊有韶樂是五帝之遺聲不必破讀爲晉）殷武篇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以大雅文王有聲篇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證之此文似亦指周事而言韓說近之

詩序

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云孟子說北山之詩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即小序說也漢儒謂子夏所作殆非誣矣蒙按關雎序哀窈窕而無傷善之心本論語哀而不傷之文爲說此序恐亦作者援據孟子非孟子述序也緇衣序引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證以小弁傳引高子曰小人之詩也云云序與傳爲一人所作甚明出自子夏之說漢書藝文志已疑之此傳詁我從事獨賢云賢勞也正本孟子序例當亦相同

毛詩

漢書藝文志詩序錄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據劉歆傳云歆親近欲立毛詩此文蓋原本七略不質言爲子夏所傳者毛公去子夏時代已遠書中徵引古義多采荀子荀子書詆子夏氏之儒甚力師承必有異故疑其辭也陸德明詩釋文引沈重音義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更足成之鄭君作譜始證以爲實今按周南關雎序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樂不淫哀不傷本論語八佾篇文云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義殊近曲箋云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讀哀爲衷於所據論語本文復不符合劉氏台拱論語駢枝云詩有關雎樂亦有關雎此章特據樂言之也古之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文王之三鹿鳴之三記曰宵雅肆三鄉飲酒禮工入升歌三終笙入三終

陽歌三終合樂三終蓋樂章之通例如此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儀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亦不及葛覃以下此其例也樂亡而詩存說者遂徒執關雎一詩以求之豈可通哉樂而不淫者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其言甚平直卷耳卒章曰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正所謂哀二章曰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三章曰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正所謂不傷序說誤襲論語甚明其非子夏所作亦甚明矣鄭君

不知哀而不傷爲釋卷耳篇義因并不知哀窈窕云云爲失論語之義以是篇爲子夏作又以小序多申釋首句不可全屬之子夏解爲子夏毛公合作其識實在劉班之下周頌絲衣序釋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既云釋賓尸又云靈星之尸兩說並存作者已自疑此義俱出後師鄭譜之說不獨失略與志意并失序意錢氏大昕十駕齋養新錄據孟子萬章篇說小雅北山篇文云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謂稱引小序亦强爲比附北山首章明有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之文孟子何至不能自解必藉序說以通之俞氏正燮癸巳類稿云序傳是一人所作故序無傳義錢說爲最北山序自據述孟子非孟子引此也陳氏奐傳說有通論一篇歷證傳義淵源子夏夫子夏善言詩遍說流傳固所宜有然論語八佾篇記子夏問於孔子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今三百五篇無素以爲絢兮之文毛公所傳是否子夏之本先不能定餘說何由定乎唐會要載司馬貞詳定子夏易傳義稱王儉七志引劉向七略云易傳子夏韓氏嬰也韓氏之傳亦託始子夏毛公之言不必泥矣

誕先登于岸

詩大雅皇矣篇誕先登于岸傳岸高位也箋云誕大登成岸訟也欲廣大德美者當先平訟獄正曲直也正義釋傳曰文王能大先天下升於高位釋邱云重厓岸岸是高地故以喻高位釋箋曰以下用兵征伐此則爲下發端當用兵之事不得爲文王之升位也誕大登成釋詁小宛云宜岸宜獄相對是岸爲訟也棗按岸有高義無位義傳合兩字爲一解於上章憎其式廓傳言廓大也憎其用大位行大政分正義與引申義爲二文之例不符如正義說衍合經文爲大先天下升於高位與上文無然畔援無然歆羨傳言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無是

貧羨明文王無竊竊神器之義亦復相妨二字必經傳者改易非毛公本文鄭君不取是也岸字宜亦有別讀箋據小雅小宛篇傳文釋爲訟獄意在破讀爲犴犴爲鄉亭獄名於此詩寔不相應釋文於彼篇云岸韓詩作犴此無別文韓意亦不如彼箋讀仍未得竊謂此文爲下發端岸字乃崇之通借崇與岑聲近岑古讀如纔或讀如岸故崇亦有岸讀禮記明堂位篇崇鼎鄭彼注云崇國名呂氏春秋審已篇齊伐魯索岑鼎韓子說林上篇岑作纔左氏春秋昭三年傳正義引服氏云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服讀岑爲崇是崇借作

岑莊子徐无鬼篇楚人寄而蹢閽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鬭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郭象注云岑岸也岑本讀爲岸是岸借作岑崇與岑通岑與岸通明崇與岸例亦相通誕先登于岸謂誕先證于崇也誕爲語詞證與登同聲省假崇即下　章　以伐崇墉之崇史記周本紀云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畔援歆羨皆出之崇侯虎所搆之詞罪于天討是以詩人推敘其事如此下文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即承此言距謂爲崇距拒侵阮徂其所以塞周入崇之道

非別一事傳釋密人言國有密須氏釋崇墉止云墉城也不具崇解本文即綴在此次高位當作嵩侯嵩即崇之別體字六國時行用分析爲三爾雅釋詁篇嵩崇高也郝氏懿行義疏云嵩字說文所無此文嵩崇並見不得謂嵩字後人所作嵩字寔古篆所有漢書揚雄傳嘆帝唐之嵩高兮嵩高即崇高揚雄據以入賦其文當采列訓纂說文不收猶倉頡篇㓜子承詔詔字亦在此不收爲傳本佚去抑原書有遺不能懸斷嵩與崇本一字蘆別爲二者古字簡少一字兼數用後孳乳寖多字各當一用因有差異說文屢爲續古文釋詁亦析爲二大

例可知嵩字詳見釋山篇嵩高爲中嶽字不作崇山大而高崧釋文云崧又作崇證台釋詁文此字當一　律崧由傳寫歧出非古文嵩爲山大而高之專名則嵩爲凡高之通旨兩字用例由此而殊崇國爲鯀故封其地在崇山下國語周語太子晉冏其在有虞有崈伯鯀朱庠補音云崈古崇字上卷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太平御覽地部引韋昭舊解云崇嵩古字通用崇山之崇古本有同釋山作嵩者崇伯必亦如之司馬貞史記夏本紀索隱引系本取有莘氏女是生高密宋忠云高密禹所封國高密漢書地理志隸高密國非禹封

所張守節正義引帝王紀云禹名文命字密密乃禹字
宋忠注密字爲衍高當作嵩鄎鯀故封後禹績父業復
爲其國據此文傳嵩侯必出其書崇傳國最久世本此
下蓋向有別文詳其支系宋注本已佚今無可攷嵩字
傳至漢季刪去上山候字右畔上下點畫亦有剝泐讀
者誤以嵩之臏體爲高因改候之臏形爲位致失其正
解後漢書儒林傳云前書魯齊韓三家皆立博士毛詩
未得立九江謝曼卿爲其訓衛宏從受學因作序中興
後鄭眾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傳毛公之學至新莽時
已徵入東漢始有鄭眾賈逵馬融三家其傳各不相承

以巳意校覈自不能無出入秦風蒙伐有苑傳蒙羽也
箋釋之云討襍也畫襍羽之文於伐討義不可通羽於
蒙亦不相涉俞樾修羣經平議訂討爲糾衍傳羽字以
糾義推之蒙爲引盾之紛糾下當更有引字羽即其語
箋仍誤文說爲畫羽周禮春官舞師翌舞注引鄭司農
解詁亦先有蒙羽舞之說先鄭本引字已改失高位二
字亦其時改異可以例見先鄭前有傳師必不如是岸
字從韓本通作又在此改之後高位依崇字推勘而譌
原文自與韓異崇字本與下恭邦其三字爲韻後改此
句當屬上讀不能連下韓本於上韻爲合是以復同其

作齊風東方未明篇東方未晞傳曰晞明之始升段氏
玉裁訂云說文昕旦明日將出也讀若希晞乾也傳於
蒹葭湛露皆曰晞乾也此當云昕明之始升蓋因同音
或改昕爲晞耳彼晞字改在許後亦與韓同此續改疑
出一本推校諸跡兩正文非如正義所說甚明韓詩此
敘陸德明時已佚李善文選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
作詩注引薛君章句誕信也馬氏國翰玉函山房輯佚
書錄列此下釋文不引無以定其是否魯詩當時尚存
以行於河北不至江左不引其義略見周本紀所述羑
里以下更有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

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云云與先證之說相應此文
必同毛作崇說苑亦述彼義指武篇云文王將伐崇先
宣言曰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訟不中分財不
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征之乃伐崇令無殺人無
壞室無塡井無伐樹木無動六畜不如令者死無赦先
宣言亦即衍先證之義無塡井無伐樹木約下章無矢
我陵無飲我泉之文爲說證字亦有跡據無矢我陵四
句箋以爲敘述阮事魯說通屬之崇以此章爰整其旅
以按徂旅爲終說密事依其在京以下接入崇事故以
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爲由阮之邊地踰山入崇崇字先

見此文復得根書毛輿魯說下事雖未必盡同此文合
一可無疑議崇地所在傳箋俱不詳韋解崇山本作崇
崇高也夏都陽城崇高所近陽城爲禹平水土後改封
其地漢晉地理志綴在穎州郡陽翟下非近嵩高之陽
城嵩高漢志作崈高云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
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崇高爲外方山也外方見書
禹貢太室見左氏昭四年傳皆古名嵩高始見釋山名
出在後亦非內史過所及知周本紀正義引皇甫謐曰
虞夏商周皆有崇國崇國葢在豐鎬之閒詩云旣伐于
崇作邑于豐是國之地也崇地近附於豐益涉虛誕文

王有聲篇旣伐于崇平議讀于爲邘邘與崇各爲一國
豐鎬閒地周初實爲邘邑漢志右扶風鄠下云酆水出
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鄠卽邘之本字豐水在其界中
明與崇兩不相涉說文又有郋篆云右扶風鄠鄉邲邑
且聲郋卽阮徂共之徂初時爲其國之都名後沿襲爲
國名入漢廢爲鄉徂與阮共並爲密所侵脅以距周師
之入崇崇安得反在其西元和郡縣志京兆府鄠縣下
云崇侯無道文王伐之虜崇侯作豐邑崇國在秦晉之
閒較皇甫說爲覈左氏宣八年傳晉趙穿侵崇杜預某
解云崇秦與國崇在秦東晉西南僖十五年傳晉侯賂

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
晉界具是五城解梁居一四在虢略中及華山下集解
云河外河南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
城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宏農華陰縣南華山有二在
華陰南者曰太華西六十里別起幹曰小華古時通爲
一名華陰漢隸京兆尹云志云故陰晉秦惠文王五年
更名寧秦陰晉見史記秦本紀初爲魏邑後納秦傳無
此城其入晉當在後虢略中城有三二爲僖三十年傳
之焦瑕一卽僖五年傳之上陽集解所謂虢國都在宏
農陝縣東南者漢志故虢國及焦城並綴在宏農郡陝

下瑕無所見顧氏炎武日知錄謂卽湖故名之胡古瑕
胡二字通用瑕轉爲胡又改爲湖三城皆在今河南陝
州境中湖最偏西顏師古漢書戾太子傳注云今虢州
閿鄉湖城二縣皆其地湖城卽湖故城在今閿鄉縣東
四十里縣西少北二十里有盤豆鎮北與山西永樂縣
治隔河西接陝西潼關廳界卽解梁城外地解梁城爲
解邑之瀕河保城下置舟梁以通津渡元和志云故解
城在河中府臨晉縣東南十八里城在今縣境五姓湖
南梁城又在此縣之南爲永樂治所城南境跨河有盤
豆及潼關廳地當焦瑕西出渭岸之道故併入賂中華

山下城爲武城文八年傳秦人伐晉取武城集解無說
秦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武城一名武平城在華州鄭
縣東北十三里案鄭縣在華州郭下治所卽今華州故
武城偏東北十三里在渭水南二十里華州南十里卽
小華山秦本紀云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十
一年初縣杜鄭華山舉大名鄭縣置在其下武城大例
相同是以傳亦云然集解失去此城乃以華陰爲說又
移潼關配合文十三年傳晉詹嘉所守之桃林之塞塞
地屬瑕潼關在盤豆西四十里自是解梁城之外地瑕
界不得至此續漢書郡國志宏農郡宏農下云有桃邱
聚卽桃林宏農在今閿鄉東之靈寶縣南桃林首被塞
稱晉自故湖城南聚至其西及北城偏在閿鄉東四十
里西徑加廣未必能踰縣治盤豆自在塞外集解此說
亦非審校地形五城惟號略中有廢徑餘皆沿河沿渭
橫長而縱短潼關南三十里有雙古城其旁有潼谷關
及麻谷關上關去廳治俱遠疑諸關城以西至華陰古
時通爲崇地趙穿侵崇傳述其謀曰秦急崇必救之吾
以求成焉崇與桃林之塞鄰接晉得之可規復武城迺
鄭縣故爲秦所急形勢此爲最合崇在潼關華陰之間
山名可以按索山海經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

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濩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松果
之山今潼谷關南閿鄉西界上之秦山濩水今嵩谷河
西北流合西源之潼水折北逕廳治至城北入河古時
此水自城南折西合華陰東北之泥泉瀰谷諸水入渭
流有徙改酈道元水經河水篇注云濩水出松果之山
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東北注於河述征記所
謂潼谷水者也通谷潼谷俱卽嵩谷名尙循舊松果畢
氏沅新校正云初學記及文選注引作松梁梁字非義
當作渫卽濩借文因水名合作山名果其省體松亦崧
省崧濩猶嵩岸緣兩讀衍爲重名從省可通稱濩亦可
通稱崧崧濩之山卽嵩山山支分自小華南之秦嶺直
連至層巒疊嶂甚高而大碻爲太華東之望山內史道
所云此必王隱謝靈運臧榮緒諸家晉書亦目是山爲
嵩高太平寰宇記華州華陰縣王猛冢下引云猛北海
人貧鬻畚于洛陽與華陰神遇某氏校勘云據晉書載
猛嘗見一父老于嵩高山與太平廣記所載中興書略
同今云華陰當別有所據寰宇記所引乃別一本其文
報何法書多華陰等字今本依何書刪出晉華陰兼有
潼關之地嵩高在其境中必此山嵩名彼時猶存知濩
讀自作嵩濩韋解失據此山郭璞傳及酈注亦俱不能

詳注證陳脩以下遂無知者寔宇記復誤松果爲華陰縣東二十七里之山又非灌水所出今一併考定嵩山所在可定世本及傳文亦得暢然通讀矣

其追其貊

詩大雅韓奕篇其追其貊毛公傳曰追貊戎狄國也鄭元箋云今王以韓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於入覲使復其祖之舊業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其後追也貊也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孔穎達正義釋傳曰知追貊戎狄之國者以貊者四夷之名論語云蠻貊之邦魯頌云淮夷蠻貊是蠻爲

夷名而追與之連文故知亦是戎狄此追貊亦二種之大名耳其種非是一國亦是百蠻之大總也釋箋曰上言百蠻下言追貊則知追貊卽百蠻故云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陸德明釋文云追如字又都回反彖按貊爲戎狄之大名義無可疑追爲戎狄國經傳絕無其證以爲大名殊嫌不根據魯頌閟宮篇淮夷蠻貊傳曰蠻貊而夷行也（正義本脫蠻貊二字今據陳氏奐疏本）蠻貊與夷是通互爲文夷之族類可通稱蠻貊則蠻之族類亦可通稱夷貊此追貊當本作夷貊追蓋追之誤追爲遲或體字卽夷借字也淮南原道訓馮夷大丙之御高誘注云夷或作遲

小雅四牡篇周道倭遲釋文引韓詩遲作夷夷與遲古通此夷字借作遲而從或體作追讀者以其字罕見遂爲追之闕壞因誤改爲追耳傳以戎狄釋夷貊卽以蠻釋蠻貊之比所據本自作追箋云其後追也貊也爲獫狁所逼稍稍東遷不言貊稍稍東遷追無聞其本亦當作追承舊讀爲夷魏晉本始歧失周南漢廣篇不可休息正義曰經求思之文在游女之下傳解喬木之下先言思辭然後始言漢上疑經休息之字作休思也但未見如此之本不敢輒改耳彼息字亦魏晉閒人傳誤義云不得就而止息止息二字是合釋休字非分釋息字

傳者習見休息之文以休思爲譌改從已讀與此一例釋文云休息古本皆爾本或作休思此以意改釋文以誤本爲古反斥眞古本意改當時改本一出原本卽微正義并謂未見如此之本其傳至唐初已絕此本古字古讀爲改本所掩微絕又在彼前亦不足疑矣趙岐孟子告子下篇章句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又云貉在北方北方爲狄所居章句變狄言夷卽本此詩然則齊詩本固有從正文作夷者毛用借文參合可見（齊詩隋唐已亡韓詩僅存元槧本外傳及王應麟詩攷所引南宋本不可休息並作不可休思釋文正義俱闕不引此追字同異如何亦未可定也）陳氏奐疏疑追貊卽濊貊非韓城近梁山

梁山在漢左馮翊夏陽西北北去長城不遠其外即古荒服之地韓侯長百蠻是以兼受其國史記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山戎即夷獫狁葷粥即貊箋分貊與獫狁爲二以周禮夏官職方氏職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狄與貉各爲種目故別出之然傳云戎狄狄種自兼獫狁不得更析逼迫東遷之之說不足據

价人維藩六句

詩大雅板篇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文法與商頌殷武篇歲事來辟勿

予禍適稼穡匪解一例勿予禍適兼歲事來辟稼穡匪解兩事而言懷德維寧亦兼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宗子維城五事而言二句皆用順逆相間之法以成變格依倣例俱當綴於末也鄭箋釋价人維藩六句云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爲藩屏垣榦爲輔弼無疏遠之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爲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釋歲事來辟三句云以歲時來朝覲於我殷王者勿罪過與之禍適徒勑以勸民稼穡非可解倦並順文爲說非詩意宗子維城與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句義字義當有差別宗子維城秉上懷德維寧爲義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自皆含下懷德維寧爲義如箋說懷德維寧專爲宗子維城而言詩當作懷德維城宗子維寧不應以城屬宗子矣朱子集傳云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較箋義爲長左氏春秋僖五年傳連引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兩句昭六年傳析出懷德句止引以下三句合觀兩文知古說自以此句詞義爲通貫上下不偏繫於一也稼穡匪解即孟子告子篇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之說是巡守考察之事故與歲事來辟分列爲二禍適兼歲

辟側移國事而言箋以上兩句爲一義下一句無可附麗創爲敕以勸民之說事既無據文亦不完矣集傳云以歲事來至于商以祈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較箋說亦近匪解下重綴免咎一語因板篇未推出相關成文之例又以解與辟適爲韻未得其證疑有脫句 故詞費也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有倒句倒序錯綜成文三例與此例俱相近而不同今別爲一目他處之文有似此者可以例推

密人不恭

密人不恭傳國有密須氏正義曰密須紂黨杜預云密

須今安定密縣冢按杜說見左氏春秋昭十五年傳解密上有陰字漢書地理志安定郡陰密下云詩密人國此爲杜說所本國語周語恭王游於涇上密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康公弗獻一年王滅密韋昭解亦同惟縣下加近涇二字陰密入周隋廢入鶉觚張守節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括地志云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即古密國也鶉觚今甘肅靈臺縣東至陝西邠州之停口鎮一百三十里故密國差西去涇水里數約增多八九不爲甚近恭王所游之涇上又在其水下流棫樸篇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涇

水流入周京郊內爲文王巡幸所至亦非即邠西之地章解僅得其略不能推究入細陰密猶陰晉以在其國西北或西南邊地得名史記秦本紀云惠文君五年陰晉人犀首爲大良造六年魏納陰晉昭襄王五十年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兩名俱出周季例必同一漢志京兆尹華陰下云故陰晉陰晉今陝西華陰縣去晉故都之山西解縣甚遠密爲殷時大國境地即較晉所後拓之疆域差狹必不至四五十里之廣袤如括地志說陰密即在其國近郊之外豈得云陰鄭樵通志氏族略云涇州靈臺縣有密康公墓明一統志在縣西

五十里康公爲密亡國之君被討出奔死於邊邑墓地所在亦無以證其即爲都城諸說皆不確漢志密人國下疑尚有脫文如琅邪郡計氏下云莒子始起此後徙莒者韋據本已脫佚密國當偏在邠南下章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傳止繳京大阜也矢陳也兩文無別解箋易其義云京周地名矢猶當也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登其山脊以望阮之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又無敢飲食於其泉及池水者於密事全失止義引王肅云密人乃依阻其京陵來侵自文王阮邑之

疆密人升其高岡周人皆怒曰汝無陳於我陵是乃我文王之陵阿也泉池非汝之有勿敢飲食之其說雖依傳文推衍譌舛亦多傳釋本章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云旅師按止也旅地名是謂文王整師至莒拒御密人上文敢距大邦侵阮徂共事已作結以下不必再敘依其在京更據密都形勢而言侵自阮疆陟我高岡自爲文王申討從阮疆深入陟其國之高岡不得牽衍成複傳即書大誓逸篇侵于之疆之侵來侵及往伐通得言侵我謂地在本州管內非彼所得私無矢我陵無飲我泉依傳釋此所敘即呂氏春秋用民篇密須之民自縛其

主以歸文王之事陳爲陳列之陳卽爲行陳之陳古讀無別飲於陳義不倫合讀當爲斂說文斂塞也从攴念聲斂與飮聲同例得通假傳不爲飮作解正文似本作斂後轉寫從借例作飮無陳我陵無塞我泉謂無敢憑山險以拒戰無敢遏水流以拒守者我陵我阿我泉我池言其地入附密首禍後全覆國不獨徂莒一役戰敗奔潰而已故詩別爲之詞如此伐密事具說苑指武篇其文云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太公望曰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

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所述爲魯詩義枉與過從不恭及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術出析爲二目喩則綜京與高岡陵泉阿池約而爲一其義與毛符密必古師傳說爲然注所申述復不可據尋審傳文依字綴在其在大阜之上冠以發端亦非依阻之謂漢書孔光傳猗違者累歲顏師古注云猗違猶依違耳依與猗古字通國語周語猗兮違兮韋解云猗歎也此依字宜亦爲嗟歎之詞大阜謂山阜之大者山有密名爾雅釋山篇山如堂者密元和郡縣志河南府密縣下引其文云古密國因以爲名此密名應亦同例密山方平

寬廣可建築以成邑居故密城得在其上密都有此形證地位可推阮疆西北接密南與徂連徂爲漢右扶風鄠鄉之郎說具上條字或作叽別名葛一作旅又爲黎黎卽周本紀驪山之驪司馬貞索隱所云驪山在雍州新豐縣南舊音黎者東境兼有新豐之故驪邑地跨今長安咸寧鄠臨潼四縣阮國當在渭北林寶元和姓纂在汧渭之間汧水偏在雍西不與驪鄠相接其地亦無阮名說文阮篆解云代郡五阮關也从阜元聲代地爲趙所開關置在立郡以後此字緣彼製并非古有邧篆解云鄭地从邑元聲邧與阮同聲本字當作邧鄭地謂

舊鄭之邑史記鄭世家索隱引系本云鄭桓公居棫林徙拾宋忠云棫林與拾皆舊地名拾徙在後爲漢志京兆尹之鄭棫林其故封左氏襄十四年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濟涇而次鄭司馬子蟜帥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棫林在涇西有高氏士奇春秋地名攷略云今涇陽之境邧爲其旁邑當又在涇東北三原高陵兩縣境地文四年傳晉侯伐秦圍邧新城邧新城卽此城之新築者集解分新城爲二云皆秦邑意謂并故城入圍明一統志不得邧地所在復合併爲一以澄城縣東北二十里

之新城當此城澄城東北之新城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謂是僖二十八年傳之新里本梁地秦取之築城以居命曰新城非邧別城邧新故兩城自俱在涇與石川河之間成十三年傳晉師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麻隧近涇爲秦晉戰地邧新城偏近石川河當蒲城西南采入之道自得爲晉所圍故城差西南卽阮國舊城韓子難二篇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獻入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三國俱在洛西莒卽本詩之旅傳所謂地名者最偏南二國差北孟卽密爾雅釋

詁篇孟勉也郝氏懿行義疏云孟者黽之叚音小雅十月之交篇黽勉從事漢書劉向傳引魯詩作密勿從事孟與黽通黽與密通故密亦借作孟酆卽邧都地之名邧都在酆韓子卽以酆伐邧猶徂都在莒韓子卽以莒代徂並非別國邧地入周初時亦尚名酆僖二十四年傳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酆侯所封卽此酆地文王所都之豐不封支庶書召誥篇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周官篇序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亳姑篇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豐爲成王作洛黜殷祇告大事之所又爲周公歸老之地明無別國建在其中酆與豐名

同地各爲一酆侯後以酒黜國除地入鄭仍名邧邑秦移邧於新城故地又復爲酆元和志云三原縣本漢池陽縣巀嶭山在今縣西北六十里苻秦於此山北置三原護軍以其地西自孟侯原南曰豐原北曰白鹿原後魏太武七年罷改置三原縣三原以孟侯原豐原白鹿原得名孟侯原卽密原豐原太平寰宇記作酆原爲故邧地宋敏求長安志云三原縣境一十二鄉豐元鄉在縣北豐元卽酆邧兩名並存宋長安治所在今治東北三十里其鄉又在此去石川阿亦不遠酆與新城正相接邧故國有都有邑都地在酆邑當旁兼麻隧侯麗棫

林及其迤西迤南諸地跨今三原高陵涇陽及咸陽西縣涇陽西北六十里有治谷鎮戰國策秦策目爲谷口與甘泉並列當自縣入甘泉之道鎮西北有坂左右夾崖壁形如車箱俗名車盤嶺元和志云車箱坂在雲陽縣西北三十里縈紆曲折單軌纔通上坂卽平原宏敞樓觀相屬卽趨甘泉宮道也甘泉山一名磨石嶺在縣西北九十里周回六十里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唐雲陽縣治所在涇陽北三十里雲陽鎮東管境兼有西北淳化縣故雲陽地車箱坂在嵯峨山西上有平原卽古孟侯原坂道縈紆曲折單軌纔通險峻難行是爲密境之

高岡甘泉山在淳化北三十里與五鳳蝎子掌諸山連接周回六十里兼支絡而言五鳳西臨五龍水蝎子掌偏東當冶谷河源古時通爲一名甘泉差南倚二山爲屏史記范雎傳正義引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石鼓原俗名磨石嶺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年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爲磨石嶺磨石嶺兼蝎子掌五鳳爲名磨石謂石磨其形圓扁取以象甘泉之平夷嶺爲其上脊括地志據以當關中記之連山於本山徵別卽彼二山石鼓較石磨差高亦約略取象原則專目本山甘泉宮建在原上漢書楊雄

傳雄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其辭敘述此山云崇邱陵之駊騀兮駊騀注以爲高大狀邱陵依原立爻亦謂山爲平隴是卽傳所謂大阜山後有巒嶂前面開敞形正如掌史記封禪書載公孫卿說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明廷漢書武帝紀注引晉灼音義作圍邱圍邱舊無此說衍自原形明廷知亦從山形衍出此山實爲雅釋之密山甘泉本水名後沿襲爲地名因附台爲山名非其王名密都蓋在此山有黃帝遺跡晉語司空季子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爲十二姓姬酉祁已滕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周語解引世本

云密須姞姓密爲黃帝之後其國廟祀本奉黃帝是以方士云然原徑甚廣得容城郭寰宇記雲陽宮下引關中記云甘泉宮一名林光宮秦所造周回十餘里三輔黃圖云漢武帝增廣之周十九里漢宮里數占方徑四分里之七有奇秦徑約減一里兩徑準合古時侯國都制俱充足有餘秦徑差縮所占當卽其遺址封禪書又云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古帝王似謂黃帝以前九頭十紀諸皇如其說此都建築遠自太初亦非密所始創其地自車箱坂迤北兩旁夾川度甘泉水復有壽峰山横絕衝道爲之外障形勢極險漢書郊祀志云

至雲陽行谿谷中阸陝且百里漢雲陽仍秦舊置治在原下百里爲漢步當今里七十谿谷謂壓與冶谷河夾而爲谷阸陝卽謂險仄陟我高岡標著首隘以下敘腹徑無陳我陵陵與京別出乃指爻隘卽壽峰山無塞我泉泉與陵聯綴卽甘泉水乾隆一統志云壽峰山在淳化縣北二里俗呼爲三楞嶺或謂卽甘泉賦所云掾欒也甘泉水在縣北隋書地理志雲陽縣有甘水長安志十道志曰甘泉出石鼓西原縣志水在縣北四十里俗傳其味甘美異於他水南流入冶谷水又云永安橋在縣北門外相傳漢昭帝時築以達雲陵後廢　本朝康

熙四十年重建永安橋跨甘泉水當壽峰山南口壽峰爲古椽欒一名三巒甘泉賦登椽欒而𩆩天門兮注引服虔曰椽欒甘泉南山也椽欒在甘泉南爲其門戶正此山後文回車而歸虔三巒兮偈棠梨三巒爲回車所虔亦叙是山避複別具巒形注以封巒觀爲說非其意山當孔道可倚以拒戰下有甘泉水爲護水淺可通涉古時無橋行者須履石以渡塞其洩入冶谷河之口則上流水盈徒不能揭厲車亦濡軌足以制守兩形復俱有資藉無他地可混車箱坂既得密原之證下坂至周鎬京里數亦有元和志周武王宮在長安縣西北十八

里之交可校涇陽去長安七十里去宮減十八里再減城郭徑四五里距數實止四十七八冶谷鎮東南十里爲土橋鎮其地尙在百里之內土橋鎮迤西北二三里始直郊口郊外尙有關地密界當盡坂尾恭王游涇上爲歲時嘗狩時棫林尙未封鄭涇陽左右地俱屬鄉密國近在郊外田獵應帥車徒入會康公出疆從扈事體又復純合密始起或由旁邑後都雲陽無疑密名亦由茲改定秦本紀宣公四年作密畤正義引括地志云漢有五畤在岐州雍縣南下列細目鄜畤吳陽上畤下畤密畤北畤五畤建置本末並詳具封禪書及郊祀志密

畤與鄜畤一例鄜名出自鄜衍密據此縣故名尙存陰密畤亦爲縣別加陰名本不相紊昭襄時改密爲甘泉後又改甘泉爲雲陽密名乃漸即微晦然陰密入漢尙仍秦名不去陰字密故地必尙有傳說志文零略不備自由傳寫遺失雲陽下有休屠金人及徑路神祠三所休屠二字亦經改竄郊祀志云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休屠祠即徑路神祠此不應重出金人彼志無文不在休屠祭例之中說苑敬慎篇云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金人本古制所有亦非創自彼俗史記匈奴傳驃騎將軍去病出隴西破得休屠王

祭天金人彼金人自爲休屠所製偶像於雲陽祠無涉裴駰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音義釋金人已誤合兩事爲一以雲陽當匈奴故地更涉虛誕匈奴與秦接界在昭襄王伐滅義渠以後雲陽入秦爲密縣遠在宣公以前如何糾合然如其說金人自雲陽徙入休屠非由休屠移置雲陽此文金人上二字本不作休屠固自可據二字改失在晉灼之後注云休音許虯反屠音除顏據本已然蓋出自臣瓚蔡謨諸家休屠本文依封禪書密畤祭青帝之文推勘當作

伏戲禮記月令篇曰孟春之月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太皞即伏戲主春今是爲青帝句芒爲帝佐漢郡國迎氣有其祠祀密建國時立社稷宗廟并及迎氣諸祠廟制上祀黃帝迎氣祠制亦如明堂尊祀青帝國亡廟與社俱毀祠以迎氣沿存不廢秦因之立時漢別立迎氣祠此從帝號稱伏戲與金人並列古祠領於郡縣伏戲名號最尊是以志列首炎晉灼先失金人之解臣瓚蔡讀因以伏與休形近戲本讀如虛爲屠音之轉異并改二字致本文本義全乖密時命名之義亦無從推索今據安定郡朝那有端旬祠十五所下綴胡巫祝三字胡巫

祝謂胡巫所主三字明上所錄爲胡祠於例爲特綴此無胡巫祝之文知金人確爲古祠徑路神雖從胡名不置胡祝亦是漢祠休屠王降漢以中悔見殺事具其子金日磾傳曰磾貴後武帝圖其母閼氏象於甘泉宮王祠建於宣帝時亦以日磾子孫世爲漢臣追恤其死事不能質言取單于所佩徑路刀名以爲神號意在閔其所遭之不幸非從其俗此祠與端旬殊例亦明白可見伏戲祠舊爲迎氣祠猶吳陽黃帝祠舊爲武祠封禪書秦文公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靈公作吳

陽上時祭黃帝下時祭炎帝索隱云吳陽地名蓋在岳之南因武時又作上下時武時即上時所依以置立之黃帝祠武以作兵教戰陣征伐炎帝禽殺蚩尤北逐葷粥得名其祠至秦文公時已圮廢始作當在西周之世吳陽在雍西舊爲虢國虢西與戎鄰厲王以後戎數寇西垂是祠以武名蓋作於其時後虢滅入秦祠祀遂輟號祠黃帝與密祠青帝正同古時侯國因事制設專祠得祀上世諸帝並無別限惟制式視明堂有差不能備立五廟封禪書上云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襄公始立國所作西時亦是迎氣之

祠並非獨創特其制取合金行以迎秋爲主於迎生氣之例殊別因有主少皞神之說後宣公更立密時春氣亦在所迎攏合爲一迎氣祠爲古侯國所有根考本文確無差互密祠後爲伏戲祠以避蒼帝靈威仰之名改易古時五帝無天人之別漢制用緯說分析爲二故志於雍下綴立五時復出太昊黃帝諸祠此伏戲又別據郡國所上圖籍之文錄列也鄭注月令篇太皞云宓戲氏宓戲即伏戲氏與號得通稱此祠討出正文志與封禪書可一以貫陰密下脫文亦得依義校補詩密人國都所在於此可定矣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傳侵阮遂往侵共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正義引王肅云密須氏敢興兵距義大國侵周地又引下文以按徂旅注云密人之來侵也侵阮遂往侵共遂往侵旅故王赫斯怒於是整其師以止徂旅之寇侵阮徂共文次不便不得復說旅故於此而見焉上曰徂共此曰徂旅又爲周王之所禦其密人亦可知也省煩之義詩人之微意也蒙按下傳釋旅爲地名此文徂與阮共傳意必俱爲國名說已具上徂旅

爲徂國之旅地猶商頌殷武篇荆楚爲荆州之楚國皆以大名冠小名例無可易侵阮遂往侵共當本作侵阮遂侵徂共今本因注文改誤徂共與阮析爲兩解以下敘文王所按自徂地始侵阮時尙未赫怒距逆之狀在所含容不欲遽興師旅是以差別如此鄭風風雨篇風雨淒淒傳言風且雨淒淒然雨與風亦因下義析爲兩解非本文中有閒字箋云阮也徂也共也徂與阮共通爲一詞不別加詮釋所述卽傳文三國以下因失上文岸字之讀不知密人距周侵略所屬意在助崇誤以爲三國首禍文王中討而密助之引兵入其境迎戰角逐勝負爭爲已屬歧成兩說其意實主申傳非竟易傳徂旅釋作徂國之兵衆始明白易去本解然其意取與下句周祜相儷兼用三家之說亦非謂旅爲地名徂不得更爲國名孟子梁惠王篇從古本引此文作以遏徂莒趙岐章句別釋作以遏止往伐莒國者乃與傳箋殊絕章句釋詩多用韓魯義亦閒采箋說此詩韓本何作釋文無文魯本同毛有新序襍事三篇所引本文可證陳氏喬樅魯詩遺說攷云新序引孟子書文如此今孟子文與新序殊知新序是從新序本文又云邠卿亦用魯詩此條注義與魯詩說異葢順孟子本文爲解疑從西

京博士師說或據程曾孟子章句之舊說也章句之說既不出於魯詩又非毛韓家言自是順本文爲解莒爲國名以韓子難二篇文王侵盂克莒舉酆之文推考可知徂地所在惟說文郥篆解一見與莒異同未得其據因以已意附合豳風東山小雅車攻諸篇徂例歧爲往解往屬密言遏屬周言例分主客聯綴爲一實不能通王氏述毛意在難鄭以其解與箋獨別視爲古師所傳取資入注改莒國爲周地以附傳文又移傳徂字於侵上以合章句之解本義於是全失徂旅一注詞費已甚爲所創說甚明前此鄭衆賈逵諸家所傳固未推闡至

此晉後傳習毛詩用合注本以注與箋彙爲一書傳文從王所校定又或據注改傳箋本原文遂多舛亂陳氏奐疏於思齊篇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傳下云釋文斁厭也髦俊也一本此下更有古之人無厭於有譽之俊士也此王肅語據陸氏所見毛傳有斁厭也鄭作擇髦六字今本奪去而衍入古之人以下十二字以王肅語竄改彼傳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十二字衍從注文此往侵二字亦從注竄改可以例見釋文於此下作毛云徂往也其國名鄭云徂共皆國名所據本誤與今同其本亦自從合注刪去未經校復思齊正義釋箋

曰箋不言字誤則此經本有作擇者也故不破之彼傳斁字亦出王本是本仍其舊文此二字不能更校例亦如之徂訓往確非傳意傳於小雅四月篇六月徂暑下綴徂往也六月大火中暑往矣一文以彼徂字於他篇有別特詳此徂字若同注說往字例在所省侵阮遂侵其文義亦完不必再綴又往義爲出外侵例標著內地小雅六月篇侵鎬及方及爲入內之詞易作往適相反悖豈非鑿空撰造傳本文必如上校無疑阮徂兩國在今陝西西安府南北境內其灸徂下當偏在徂東接崇界地陳氏奐疏謂在甘肅涇州之北引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共池在州北五里涇州僻在長武縣西北商周時爲密西北界外之地於徂東地形不相合史記魏世家惠王二十一年與秦遇彤胡三省資治通鑑周紀注云彤周彤伯所封之國國於王畿之內史記六國年表商君反死彤地則其地當在漢京兆鄭縣界方輿紀要録入華州云彤城在州西南華州西南爲渭南縣界又西卽臨潼境其地正介徂與其兩國兩國之間其故國當在此彤古讀如同亦讀如龍辯尙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周邿敦銘亦芾同彤同釋作彤彤與同通同聲之字古讀多與龍相若說文鮦篆解云鮦从魚同聲

讀若襱鮦讀如襱同本讀必亦如龍彤與龍例亦得通六國年表商君反死彤地商君本傳作商君走商邑與其徒屬發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黽池與彤地殊出裴駰集解引徐廣曰黽或作彭司馬貞索隱云鄭黽池者時黽池屬鄭故也而徐廣云黽或作彭按鹽鐵論云商君困於彭池故也黽音亡忍反黽池爲韓地在宜陽北與鄭中隔魏之焦曲沃陰晉諸邑秦本紀云惠文君六年魏納陰晉九年與魏王會應圍焦降之十一年歸魏焦曲沃後十一年攻魏焦降之武王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其秋伐宜陽四年拔宜陽

商君反時陰晉焦曲沃宜陽俱未入秦黽池不得屬鄭
鹽鐵論毀學篇彭池亦是鄭地之池並非黽池紀上文
云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十一年初縣杜鄭
彭戲爲戎號所居在鄭與杜之間驪戎部族之東即渭
南界上之彤地池爲城下之隍池彭名由之而出舊目
自爲彤池廣韻二冬彤字注云水名彤水即流入此池
之水字依彤加入水旁潛夫論五德志姒姓分氏夏后
有扈有南斟尋泊氿汪氏繼培箋云史記夏本紀論禹
爲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爲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
氏斟尋氏彤城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泊氿不見於史

盖即彤城之誤泊氿本文即是彤池箋依贊文訂作彤
城證是文不能合彤池二字左體具存右體板本剝闕
後有漫畫爲翻刻者改誤迹尙可見彤池與彤城兩氏
皆本自古記所傳池名爲彤城氏建國時所命甚明入
秦有彤與彭兩名厲共公後復置彤縣池名必亦從之
改一孝公用商君議開阡陌集諸小邑鄉聚爲大縣
四十一彤更省併入鄭商君死時地名尙未有易池名
應亦如之表綴地名作彤此加詳兼及其地之池彤名
在所從同文不應沒黽字無可通說表上文與晉戰岸
門紀作與晉戰雁門雁與岸以聲近而殊非名別異由

彼例推校黽當作竜竜即龍之變體集韻二冬龍下有
重文竜注云古作竜竜字不見說文阮氏元積古齋鐘
鼎彝器款識周頌敦銘龏字上體作竜與竜形近竜即
由之而變字亦作竜汗簡以竜爲龍正文不注所出竜
下注云出孫强集字孫强所集爲漢晉金石刻文上畫
變二爲八與嶭氏款識周聘鐘鐘字作龕例同亦變而
近古者竜與竜並漢隸文及篆體所有竜池即彤池因
竜字罕見讀者誤而爲黽徐據本已然不質言其地所
在旁引鹽鐵論文爲證固疑其字別有正作酈道元注
水經穀水篇誤據以釋宏農之黽池云本中鄉地也因

蛸黽之池以目縣焉亦或謂之彭池故徐廣史記音義
曰黽或作彭移彭池之名入彼致索隱增衍成謬黽池
非商君死所彭池確在鄭地亡忍反之音自不相應鄭
世家索隱引系本云桓公居棫林徙拾拾亦字誤其地
爲鄭桓公自棫林徙居之所即是舊鄭之邑拾又爲掩
之改異掩正文作攡見文選郭景純江賦攡左从手於
篆文爲弇之別體其源蓋亦出漢隸世本作於秦前本
文當止作奄漢人傳寫從借例加入偏旁後復以字畫
有闕誤爲拾從奄即從龍龍池之龍古有此作可證龍
與龔與其字例俱通周頌酌篇我龍受之傳訓龍爲和

陳氏疏云書牧誓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段氏玉裁撰異云史記漢書皆作共亦作龔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文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尚書龔字其義皆可訓爲和詩之龍即龔之古文假借字龍爲龔省借又爲共轉借則彤通作龍亦得通作共共爲彤正猶龍與掩之爲彤矣共即彤城氏之國其封至殷末尚存入周爲彤伯采邑顧命正義引王彼注云彤姒姓之國廣韻二冬彤字注云彤伯爲成王宗枝彤伯一以爲周同姓之侯一以爲即彤城之後兩說不同正義釋上召太保奭芮伯下畢公

衛侯毛公並據世本云姬姓五國召公封最遠在北燕衛亦在殷墟芮畢毛俱近在畿內三公一侯一伯皆同親藩列在卿士彤伯不應獨異世本姒姓無彤以其字作掩爲傳者讀失王說疑緣之而誤今文尚書彤伯作龍伯漢書古今人表誤作師伯後文師氏虎臣後譌作師氏龍臣依古文經推校兩師字相涉而衍龍與虎彤不相類讀例亦不能通必伯上正文脫綴在此字雖移次根跡具在尚可釐正今文作龍於世本正合解釋度亦相因成王宗枝之說蓋出自歐陽夏侯以下爲章句學者馬融諸家取以注古文遂通爲一解廣韻所述即

東漢諸儒傳注中語較爲可據彤故國爲文王伐滅後復封不知徙置何地秦縣有彤復有共戰國策齊策王建遂入秦處之共鮑彪注從史記田完世家集解云共屬河內河內近齊故疆非處王建之所程氏恩澤地名考同方輿紀要說以共池當之共池名出明季不足以證古水經渭水篇注云渭水東南流逕首陽縣南右得封谿水次南得廣相谿水次東得共谷水首陽爲秦隴西屬縣東有共谷疑即共故治後從山名改易失其本名共谷在今甘肅渭源縣東南共治今縣可知故彤國宜從此河內之共乃彤伯之後改封所國故名亦從同

古今人表有共伯和次在嘉父譚大夫之上莊子讓王篇共伯得乎共首釋文引司馬彪注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共伯不聽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共邱山今河內共縣西又引魯連子云共伯後歸于國得意共山之首紀年云共伯和即干王位孟康注漢書古今人表以爲入爲三公共伯和於厲王之末爲諸侯所推攝政至十四年召穆公及芮良夫暨周公畢公毛公諸親賢俱相洽無閒必宗屬

之長先世曾官卿尹有夾輔大勳者非邢伯之後無以當此其國在畿外與邢異地蓋康王之後荆徐數叛以中土爲重衞侯先歸國領方伯之職邢亦移國其西主安輯殷遺使各守土疆爲東都外衞也邢伯與衞侯皆成王顧命之臣故幽王之難衞武公率諸侯救周迎平王東遷厲王之難共伯和亦以兵入衞並身任其艱共地在今河南輝縣治所共首荀子儒效篇作共頭在懐東戚西乃原武新鄉二縣間山非輝縣山共國南境差廣周初爲陶叔之邑左氏春秋定四年傳皆武王克商選建明德以藩成周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

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聃季授土陶叔授民陶氏世居於此陶叔爲周司徒食釆其地於殷墟西界鄰接因籍其戸及其旁邑之施繁六氏合以授衞陶地於先時不隸三監似本爲畿內之邑後改封邢伯之後始析出爲侯國山海經海內東經濟水出共山南東邱絕鉅野澤共山卽共首山以共國得名東邱偏南在故陶邑中爲濟水自滎水復出之處卽書禹貢篇之陶邱漢書地理志濟陰郡定陶下云禹貢陶邱在西南移共邱於定陶以故陶名爲共所掩而誤水經濟水篇注云濟隧上承河水于卷北

河南逕卷縣故城東又南逕衡雍城西春秋左傳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于濟隧杜預謂其地而曰水名也京相璠曰鄭地也言濟水滎澤中北流至衡雍西與出河之濟會斯蓋滎播河濟往復逕通矣出河之濟卽陰溝之上源也濟隧絕焉故世亦或謂其故道爲十字溝自于岑造八激隄于河陰水脈逕斷故瀆難尋北濟自滎澤東逕滎陽卷縣之武脩亭南春秋左傳成公十年鄭子然盟於脩澤者也杜預曰卷東有武脩亭濟水又東逕原武縣故城南濟水流跡具於此文卷故城在原武西北七里衡雍差東南二里故原武治今陽武縣

在新鄉南去今原武四十里武脩亭他無所見以地形推校當爲今原武北之杏莊堡濟水首受濟隧自滎澤流出之濟乃古滎水出河之濟古稱雍水則是河水旁出之灘皆非濟之正派濟水實出隧下逕至武脩亭南始成渠瀆今杏莊堡北少東有黑洋山下臨平陸正合共山南地之彤堡南少東郭下之地必古所謂東邱爲禹時陶邱故墟史記殷本紀湯歸至于泰卷陶仲䗼作誥泰卷陶猶鄭竜池並以大名冠小名泰卷卽卷陶卽此陶漢志河南郡卷下不綴東邱亦不綴共山兩名俱闕河東郡垣下云沇水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

地中又東至㻬槐入海沇水即濟水軼出滎陽北地中東至㻬槐與鄭說符同是陽武以上已成流數十里定陶遠在下游爲大鯀所趨豈能指作源地陶邱自爲卷之邱莊子共首釋文云本亦作邱首邱首即因此邱得名荀子共頭正文亦當作邱頭從時名得通作周書作雒解臨衞政殷殷大震讀下云俾康叔宇于殷衞即當時所征之殷康叔宇後始改此名解借爲初征時之目其例亦然邱首猶書酒誥篇之妹邦昔故名共國南兼原武其地當跨新鄉方有獲嘉陽武諸縣徑與衞及邶鄘初封之地相若陶叔爲周司徒受地視侯所食亦

必非一邑左氏隱十一年傳言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攢茅向盟州陘隤懷蘇氏食邑累至十二陶叔亦得全有共地共故都本在陶邑後徙共首之北故名至漢已晦陶名遂無知者形故邑在華州西南渭南界上長收鎮地水經渭水篇注云渭水東逕下邽縣故城南又東與竹水合水南出竹山北逕媚加谷歷廣鄉原東俗謂之大出水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得白渠口又東逕巒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闞駰曰蕃在鄭西然則今鄭城是矣俗名之曰赤城水曰赤水非也符健入秦據此城以抗杜洪小赤水即山海經之

灌水也水出石脆之山北逕蕭加谷于孤柏原西東北流與禺水合水出英山北流與招水相得亂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赤城即長收鎮故城城名見魏書地形志當時已改從俗稱元和郡縣太平寰宇諸志記俱不載宋敏求長安志渭南縣下有張堡城云在縣東南三十里渭南東南即州西南三十里爲此鎮徑張堡城蓋即其城名至宋時又復改異故城入唐已頹圮無復垣形唐書五行志云永昌中華州赤水南岸大山移東數步壓赤水壓張村民三十餘家大山據寰宇記爲今鎮東之堊山舊在鎮南張村近在山下即故城遺

存之坊戶時城廢堡尚未築從村例立名後復因故基重葺更稱堡城沿村目乃變赤爲張城在大赤水橫渠之南小赤水西北去渭水三十里西直咸寧東北之霸橋鎮霸橋鎮東南有斜口鎮漢霸陵故城在其西城北當渭水曲北之處距徑較此略長注於上文云渭水逕其城北此徑差縮標入逕距大例正合堡雖重築必非別城今堡復廢城跡已湮兩赤水名尚存大赤水出鎮西南之箭谷山東北流逕鎮北至赤水橋南與小赤水合正渠舊自倒獸谷口北出赤水鎮東至蔡渡口入渭今流絕支渠唐時已入正派疑亦爲古所有注不具文

有詳略小赤出鎮東南州境之龍耳山自崇寧鎮流出東北逕本鎮東出赤水橋至大張鎮西入渭純同古跡逕東有遇仙橋水下流亦入渭爲唐刺史姜師度所開之利俗渠渠首受喬谷水詳具本書地理志喬谷水出龍耳山東北之喬谷山乾隆一統志從舊本注文作愚水引州志云愚水亦名喬谷水元時西自龍灣北經聖山村入灌水明永樂中水大漲東折自漁村而下北注遇仙橋河又領村川水舊自州西南金水谷西北流入喬谷水後亦因水漲遂東折北流入遇仙橋河疑即古之招水二水亦俱改流根跡尚可按見四水皆著確實

竹水灌水均以意配禺水招水亦因灌水牽連入附並非本水山海經西山經敘列華山支幹竹山在英山西五十二里英山在石脆之山西七十里石脆之山在符禺之山西六十里符禺之山在小華之山西八十里以州界西二十七里西南六十里之徑準校符禺山已出界外下闕

横陽札記卷之三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臣妾聚斂疏材

周禮天官太宰職八曰臣妾聚斂疏材鄭元注云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惠公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生而名其男曰圉女曰妾及懷公質於秦妾爲宦女焉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疏不熟曰饉蒙按尚書費誓篇臣妾逋逃裴駰史記魯世家集解引鄭彼注云臣妾廝役之屬也廝役固是男女貧賤者

所爲然男女貧賤者未必即爲廝役不可概以臣妾目之若專指爲人廝役者而言下注引鄭司農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臣妾又即傭賃於閒民不能爲別且廝役雖執事猥鄙亦非專職疏材禮記月令篇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彼注云務收斂野物也草木之實爲蔬食蔬食與禽獸並任野民取獵又無別設之科等地官委人職曰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疏材與木材對文似

并非月令所謂蔬食掌荼職曰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邦事兼祭祀賓客喪紀更不當爲野食之供鄭說俱非竊謂妾字誤也委人掌斂疏材委與妾形甚相似妾本作委無疑臣當讀爲拒說文手部拒篆解云給也从手臣聲拒臣同聲假借拒委謂給事委人采取稞具之物者上七事皆正職此職兼綜委稞故別爲一目七職中國圃藪牧俱有官地及官役百工嬪婦亦兼官民言虞衡全掌在官惟其餘須及於民此職必亦如之讀者不知臣爲借字誤以正義釋之因誤委爲妾致與地官諸職不能符合於本文亦齟齬難通矣疏材當爲粗材

委人於祭祀喪紀專共張事之材所需惟木故曰木材軍旅取備繁多有木材亦有草材木材又有治版築造攻具數等不專一事故曰凡疏材掌荼所徵專爲草材不兼木材參合彼文所謂聚斂者可知也大司徒職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三曰作材八曰斂材作與斂分列爲二即以正稞別之閭師職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不別出委事舉正以包稞尋求全書條理委人本以掌斂山澤稞材立名亦昭然明白矣

四曰藪牧

周禮天官太宰職四曰藪牧養蕃鳥獸鄭元注云澤無

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蒙按藪與牧義不相屬藪當爲芻之借文考工記輪人職以其圍之阞捎其藪鄭彼注引鄭司農云藪讀爲蜂藪之藪元謂蜂藪者猶言趨也藪者眾輻之所趨也藪與趨聲近假借芻趨同聲芻借作藪即其例芻牧見夏官圉人職孟子公孫丑篇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牧必以芻故通曰芻牧注說非芻牧通獸人及地官牧人牛人充人夏官羊人校人牧師瘦人圉師服不氏射鳥氏羅氏掌畜秋官犬人蠻隸閩隸夷隸貉隸諸職所掌而言其地兼遠近不專在郊

生材學藝世事服事

周禮地官大司徒職九曰生材十曰學藝十有一曰世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元注曰鄭司農云生材謂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學藝謂學道藝世事謂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元謂生材謂養竹木者蒙按上文稼穡樹藝作材阜蕃飭材通財化材斂材八事與天官太宰職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蕃鳥獸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嬪婦化治絲枲臣妾聚斂疏材八職純同此四事自通指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而言彼具總目此其分目也先鄭依據彼文得其理解又別出下三事專以上一事屬之執偏當全致歧失不可以合復以此世事附合於上世事更成糾誤上世事是官所施十有二教之一此世事是民所職十有二事之一二者分別劃然豈能通併後鄭別自爲說以生材爲養竹木者尤非竊謂生材之材當讀爲才生之言養也太宰職生以馭其福彼注云生猶養也是其義生才謂養育未成之才保氏職曰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乃教之六儀國子之教以養爲主術序黨庠家塾之學者俱在所養可知養成則爲賢爲能興之於賓以任國事未成非其科等是以列

於閒民之首學藝謂偏成一藝者六藝當兼通偏則爲技揚子法言君子篇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李軌注云伎藝偏能伎藝即技藝養官敘官曰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藝謂所執之技巫醫星卜皆藝之一事禮樂射御書數之支流餘業也學當讀爲效黃榦續儀禮經傳通解祭義篇引尚書大傳洛誥傳云書曰乃女其悉自學功學效也學與效通效藝即效技技之上者亦以能入官下者無職以所業游食於民閒謂之技士故列於生升之次世乃貰之省借說文貝部貰篆解云貸也从貝世聲貰事謂富民無業而有財以貰

貸取息於人者泉府職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官貰於民謂之貸民自爲貸謂之貰兩名古微有別史記貨殖傳范蠡之陶爲朱公乃治產積居與時逐于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積居與辭逐廢著鬻財皆是以貰爲事其人非商賈不隸市籍是以又列於次服事則貧民不能自食服役於人者公家之徒隸民戶之僱傭俱是其操業爲最下故置於末太宰職注引鄭司農云閒民謂無事業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傭賃止四事之一非閒民全執此役先鄭失此義因并失彼義四事通包貴賤貧富閭師職凡無職

者出夫布無職有上三科夫布之征亦不爲苛虐此文通彼文自略然可通矣

宅田官田

周禮地官載師職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鄭注曰鄭司農云民宅曰宅宅田者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也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元謂宅田

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蒙按二鄭說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牧田義各不同據牛人職文所養有兵車之牛其數必多牧地亦必廣牛田當如先鄭說蓋因牛人所牧之地以旁近之田稅予之

令自徵以給衆役也牧田當爲贍給牧師之田夏官牧師職曰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校人職曰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校人所掌之馬皆養於牧役食如牛田因郊外曰牧名出於此故曰牧田士田賈田以家邑小都大都之田爲大夫以上采地推之當爲上士中士下士之祿田府史未有職亦以士人爲之其祿食當通取給於是賈田爲資給褋役之田敘官曰泉府賈八人徒六十人天官夏官秋官敘官庖人太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絲馬質羊人巫馬犬人並有賈次胥徒之上褋役賈

居首故以買爲名田皆授民耕種祿食各分取貣之處所是以標別衆目後鄭說俱非先鄭亦止得其半歧失其半宅田官田二鄭之說並誤下文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遠郊以外與近郊稅不同等其授田之法亦必不同二田乃標舉其綱非目也宅田謂正法所授百畮之田遂人職曰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鄭彼注引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廛居也揚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畮之居也廛宅同義此

文之宅卽彼文之廛田以廛授無所受之廛卽無所受之田故通謂之宅田官田則正授以外兼有加畝之別田也遂人職曰以彊予任甿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卽是加田官當讀爲閒古閒與官聲近字通詩鄭風溱洧篇方秉蕳兮漢書地理志引作方秉菅兮是其證閒田謂正授不盡之田禮記王制篇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彼閒田謂封授不盡之田與此義同田法百畮爲正遠郊以外地廣而人少宅不能增益田數餘於廛數按法以授閒曠

甚多加授須別爲名故通目之曰閒田宅田無磽薄之地稅法通以百畮徵其什一閒田有上地萊五十畮中地萊百畮下地萊二百畮三等稅法減中下以上地爲定萊五十畮幷正授之田爲百五十畮畮數加宅田之半故稅數亦加半爲二十而三兩法多寡殊科而輕重不異先鄭失其理解於下句遂致無說可通後鄭强附役法注云周稅輕近而重遠近者多役也役與稅截然兩事豈可通合遂人職凡事致野役遂地役法亦非有遺近郊所名不過吝穡小役均配四境蔑不能多踰旬日加稅年終歲所輸之半焉得謂非苛斂此皆因誤讀

而誤說積成大誤也國語魯語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韋昭解云砥平也遠邇卽謂遠郊近郊之別砥而平之是稅法齊同注說爲古所必無可以是證之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遂地以外有邑都城郭廛宅衆多及山原川隰土田磽薄之地復別爲等差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都鄙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法不易卽上地其地近城郭人多而宅備如近郊不更加萊一易再易爲中地下地其地偏僻去城郭遠土田又薄於遂地一易之穫僅得上地之

半較遂中地四分而差一者復降一等下地則再降依遂地差數當再倍爲四百五十畮稅法故又遞減通二百三百爲百其人少而地略厚於此兩等之處仍如遂法又加以百畮爲萊中地下地復依此遞增田法至上地二百畮而止攷曰皆無過十二遂地餘夫亦加萊知萊以田多而增斂非有所偏厚萊即田別名詩小雅采芑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毛公傳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孔穎達正義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釋地文菑者災也故孫炎曰菑始災殺其草木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是也二歲

曰新田可言美菑始一歲亦曰於此菑畝者菑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菑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草亦名爲菑也菑以殺草爲義萊亦謂除草山虞職注云萊除其草萊也萊義與菑無別菑因初墾立名既成新田以後可通謂之菑則萊以初墾得名既成新田以後亦得通謂之萊注於縣師職云萊休不耕者郊內謂之易郊外謂之萊合萊於易差等全相反亂萊五十畮既不可與百畮爲休餘夫二十五畝加萊止十二畝半更難遞易大司徒職不易一易再易之文又明繫於以其室數制之之下不繫於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之下移之郊內

亦無從也旅師職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俞編修平議云耡粟者即殷人七十而助之助孟子所謂雖周亦助者也屋粟者即夫三爲屋之屋小司徒職曰攷夫屋注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地貢者三三相任是也閒粟次屋粟之下正此閒田之粟此文用假借正字存於彼其跡尚可尋見屋粟即宅田之粟助粟蓋兩等田中有還歸在官者令同井公耕所納之粟漢書食貨志云民年六十歸田歸則更授無所受之夫不能不留存以待田不可久曠故設爲公耕之法有此助粟也助無正科田隸在官是以其斂如此注於彼云耡粟民相助作

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皆强爲附合之說周禮有稅法不用殷制正供之粟不得名之爲助屋粟亦見此下其文曰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兩出字通一無二屋粟夫家之征俱謂常科非罰也常科之粟何得苛及三倍凡民無職事者謂不在鄉大夫職所舍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之科夫家之征即彼文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之征征謂力役於稅不相

涉閒民有夫布兼夫粟據閭師職文甚明注說俱以隨條散衍不能尋求脈絡失之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文當作遠郊甸稍縣都二十而三皆無過十一漢世傳本譌誤二十而三謂加萊也此卽孟子其實皆什一之說半議有按語不易之地家百晦當作家百五十晦卽遂人職之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萊五十晦傳文脫兩字致兩文歧誤不可通合

先妣

周禮春官大司樂職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元注曰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

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蒙按下文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注先祖謂先王先公先妣當與先祖一例注止云姜嫄者毛公傳詩魯頌閟宮篇云先妣姜嫄之廟據彼文爲說也詳傳言先妣又言姜嫄先妣之廟目兼有羣后不獨姜嫄大雅生民篇序云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后稷爲太祖則姜嫄爲始妣更無疑義鄭說譌誤禮記襍記曰大夫附於士士不附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喪服小記曰士大

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古時士大夫上至天子皆祖妣異廟儀禮少牢饋食禮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此是祭時迎妣廟之主合饗於祖非同廟也禮記祭統鋪筵設同几注同之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卽本少牢饋食禮文廟制祖祔於祖妣祔妣於妣祖廟有月祀時享妣廟無常祭惟吉禘大禘行之春秋隱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仲子薨於二年十二月此吉禘也仲子不祔於姑別自爲廟猶有禘樂則祔廟之妣俱有吉禘可知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傳云致哀姜哀姜薨於元年七月此大禘也隱三年傳不祔於姑不曰薨哀姜仲子經俱書薨葬

一則立廟一追祔於廟故皆發祔例書之也此傳云禘而致哀姜焉非禮又云不祔於姑則勿致則前此未禘至是始因禘祭致而祔焉禘爲大禘無疑哀姜之主宜致於妣廟云太廟者統於祖也公羊穀梁俱以用致夫人有事於廟與左傳一本劉歆不同其以禘爲大祭一二禘古通謂之祫賈逵說文二年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若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子禮記曾子問曰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祫祭羣廟之主皆升食於太祖故妣不以配則祫於始妣之廟禮記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注配謂祔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此是祔祭之禮與祫制不同然云女子附於王母不配則妣廟自有特祭吉禘與大禘俱可從此推之其樂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此經所云是矣漢制無妣廟其主祔於祖廟鄭君因疑

七廟爲備以姜嫄廟爲昭靈夫人廟之比遂并先妣之
解失之詩小雅斯干篇曰似續妣祖周頌豐年篇曰烝
畀祖妣妣祖祖妣互言則先妣非一斯干箋云先妣姜
嫄於義亦不可通也序官守祧奄八人注遠廟曰祧天
子七廟三昭三穆賈公彥釋曰奄八人者通姜嫄爲八
廟廟一人故八人姜嫄亦當依此經作先妣祖廟奄各
一人妣廟通止一奄者祖廟有月祀時享其堂室宜深
廣故各爲廟妣廟無常祭惟大禘吉禘合祫於始妣廟
中羣妣之廟但異室不別爲廟是以惟一奄耳毛傳又
云姜嫄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此謂

魯閟宮與周不同周閟宮在先妣廟中因羣妣有配食
姜嫄無所配其宮常閉名之魯妣廟無姜嫄閟宮當爲
禖宮陳氏奐疏謂姜嫄止高禖一祭亦非

檀弓駒王釋

禮記檀弓篇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
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鄭注
云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鬬義則服駒王徐
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
其國孔穎達正義曰春秋昭三十年吳滅徐此云徐僭
稱王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僭號強大稱王猶楚陳

蔡滅後更興蒙按駒王事他無所見徐滅後亦不聞復
興正義以爲春秋之後因上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之
文推衍云然隱公在春秋定哀之世考公爲其曾孫自
必在春秋之後其時徐亡久非復興無可爲說然上注
又云考或爲定此記舊有作考公與定公兩本定公卒
於春秋成十七年在徐未滅以前則記文當訂从或本
不得依誤文曲爲之解下記亦明在定公正義說不足
據韓昌黎集衢州徐偃王廟碑云偃王死民載其嗣爲
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以駒王爲章禹之祖近是
說爲偃王之嗣亦仍難合偃王時國勢盛強韓子五蠹

篇云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三
十有六國偃王有此廣土又得服從之國數十故得自
稱雄長滅後子孫北走保有淮北婁林蕭隧數邑地止
數十里勢力微弱與國離散豈能仍蒙祖號左氏公羊
穀梁傳春秋並無徐王之文知王號久已除去偃王之
嗣不復稱王韓說亦緣比附徐先君之文而失竊謂駒
王即偃王非別一人後漢書東夷傳徐夷僭號率九夷
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徐夷下文作徐偃王伐周西至河
上即西討濟於河之事駒王必偃王偃王無謚號偃爲
隱疾之名李賢注東夷傳引尸子曰偃王有筋而無骨

故曰偃偃是惡稱子孫不得斥言故美大其詞曰駒駒爲驕借字古驕與駒通詩小雅皇皇者華篇我馬維駒說文馬部解引作驕是其證驕大謂自尊大之王漢書匈奴傳狐鹿姑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驕爲蠻夷自大之恆語漢世猶然西討謂與周爲敵偃王先世本不臣周助武庚與殷爲成王所滅偃王奮起夷越復以前事爲詞故直言討春秋時徐已受周封爵與諸夏相即習用諸夏之禮惟其俗仍雜蠻夷通問鄰國之事甚簡容居此使蓋初行弔含之禮於邾婁以其族爲東夷先世在所屬之中依舊

與政遺弔之詞是以其言如此也鄭不得駒字之讀因不得駒王之解於西討濟於河之事遂不能質言所謂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者亦不知其爲何禮也此記文似奇突以後漢書及韓子文通之所記是創制容居不服義其持之未嘗無故其言亦自可錄也

王制九州疆域

禮記王制篇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此記九州疆域與書禹貢周禮夏官職方氏職所記廣狹不同鄭注上文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云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者有方七十里者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

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以方三千里爲殷州制亦因禹貢職方與此記不合參酌定之然方三千里爲方千里者九方七千里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兩數相差至四十方之多夏德雖衰殷方隆盛纘禹舊服式于九圍何遽削小如此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殷初諸侯尚有三千亦不得減損其千二百二十七國爲千七

百七十三周公斥大四千里之界因殷諸侯舊數廣其
土增其爵事無可證理亦難通凡封國必先有夷滅之
國然後可因其土壤損大益小改立新制周之有殷天
下也所滅止憝國九十有九見克殷解其後殷東徐奄
及熊盈之族從武庚復畔周公東征再滅十有七國俘
維九邑見作雒解通前後所滅惟百二三十國餘皆如
夏末諸侯相率臣附先至者唐蜀羌髳微盧彭濮八百
國會于孟津牧野號曰友邦後至者有西旅有巢有肅
愼見書序有稷人等國見王會解俱如殷初之制各仍
其故封列在藩服呂氏春秋觀世篇云周之所封四百

餘服國八百餘是新封之數僅居舊國三分之一焉得
如秦幷六國改立郡縣盡變周制之爲且周初封國服
國兩其千二百餘亦非千七百七十有奇巢與肅愼又
均在要服以外左氏春秋昭九年傳王使詹伯辭於晉
曰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杜預集解
云肅愼北夷在元菟北三千餘里孔穎達正義引土地
名云建寧郡南有濮夷地肅愼今吉林寧古塔地濮在
晉建寧郡南今雲南曲靖府南寧縣以南之地兩地相
距已踰八千里某氏傳書序云巢南方遠國正義曰鄭
以爲南方世一見者世一見爲春官大行人職之蕃國

於禹貢爲荒服所服之八百餘國復兼四夷言之亦無
七千里以內與以外之別職方氏職乃辯九服之邦國
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方外五百
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
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鄒氏伯奇學計一得謂方
千里言積之方邊其外方五百里此方邊之遞增國畿
千里九畿遞增五百里共得方邊五千五百里以方率
變成圓率其徑六千二百零七里以爲藩畿距國畿四

千五百里於輿圖何以置之職方九服方邊又不得有
九千五百里之數注說殊不密合竊謂殷周州域廣狹
並於禹貢不甚相懸建國多寡則隨時地所宜無一定
之額限此記國數及職方封地之數皆周衰諸侯去籍
以後有志復古者自爲之程非已行之制職方下文凡
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
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
男注是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
封設法謂設立之法不必果行職方解序云王化雖弛
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攸尊王室作職方王化弛後始成

是篇明是襄周之作此記亦如之正義引鄭答臨碩難
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又在其後記首數節據
取孟子萬章篇文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亦本梁
惠王篇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之說鄭此論自礙西不
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恆山蓋據七
國疆域言也七國時秦有巴蜀隴西北地上郡無以西
之地其境實不及流沙楚南界百越止有衡北不及衡
陽燕趙雖略屬眞番朝鮮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
陰山下至高闕爲塞而燕郡僅置及遼東不能更拓趙
代北時有胡寇得良將爲守失亡差少不得卽失亡多

邊不得田畜東海恆山仍與略屬之國及未略屬之國
其之故通云不盡白虎通封公侯篇引此記釋之云此
平土三千幷數邑居山川至五千里三千占漢地五千
則千里占漢地千六百里有奇於禹貢亦居五服之三
非幷綏服之地析入要荒矣太平御覽地部引張華博
物志曰中國之域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爲五千
里面二千五百里東至蓬萊山西至隴右後跨北岳前
及荆衡若計其四隅有三倍之餘朝鮮岷山東治河西
也龍川以南及北海之國此是堯舜土及萬里今本爲誤作萬
後跨北岳前及荆衡作後跨荆北前及衡岳倍作億東
治河西龍川作東治河西隴川俱依義正跨字本書不

誤餘並同御覽又有脫佚五千里卽白虎通說朝鮮岷山東治河西
龍川以南及北海之國並秦楚燕趙邊外之地自朝鮮
至河西之敦煌爲漢地九千三百二里自龍川以南至
北海匈奴障塞漢南之地博物志水篇漢北廣遠中國人尠有至北海者漢使驍騎
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有北海明矣北海卽謂瀚海以此知之爲萬三千三百
六十八里相覆爲幷數邑居山川之萬里除迴邪委曲
之徑卽臯陶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之直方五千里其
說可以證成此義鄭以下文山陵川澤溝瀆城郭宮家
塗巷三分去一除數邑居山川因不取平土之說而分
三千與五千與七千與萬爲四實則記於州建二百一

十國天子之縣內九十三國下別有名山大澤不以封
不以盼之文名山大澤自在三千里數以外三分去一
是再除里法中除減不盡之數不得幷合爲一也方三
千里與方萬里差十一分之十若據迴邪委曲之徑數
較七國時疆域又小三分之二古時焉得有如此遼狹
之九州職方方五千五百里兼秦楚燕趙邊外之地而
言亦不數迴邪委曲之徑臯陶謨又明有五千之文注
說自緣多歧而失職方封國千里則四公六侯七伯二
十五子百男七字當從注讀爲十一以此數推合九服
方千里者五封五等國百四十六方五千五百里爲方

千里者三十方五百里者一當封五等國八百七十六
又公國一除王畿千里不置國減公侯各一伯二子五
男二十一通八百四十七無千七百七十三之數依注說方七千里爲方千里者四十九除王畿一凡方千里者四十八以上數合之方千里者四十五當封五等國千三百十四餘方千里者三以大小相維之制約略差之容封公二侯四伯七子十五男六十三凡八十五國加畿內封數以此記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等國九十三爲方百里者三十五方十里者四之數差之容公一伯一男一餘無所施通千四百二國與千七百七十三之數差三百七十一
正義引書大傳洛
誥傳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之尸者千
七百七十三諸侯千七百七十三國依據此記史記高
祖功臣侯年表周封八百八百本職方兩說前漢時埶

然有別鄭始合而同之職方州域據周盛時封數誤呂
覽所云三分之一諸公之地較孟子增至二十四倍國
策宋衞云宋方五百里未於周爲公爵土俱合似以七
國時宋地爲準以下四等依次遞差鄭以爲周初之制
宜爲臨所難矣大傳取此記亦止因封國之制合於孟
子以爲得所傳之略非別有證驗史記之例本兼備衆
說陳杞世家云周武王時侯伯尙千餘人與年表又復
不同要而論之千餘之說爲最詳實餘皆闕疑載疑不
必泥也東海之地至朝鮮始盡正義引許愼五經異義
云今漢地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

里衡山之陽兼交州屬郡言東海亦兼樂浪言鄭以前
說固自如此衡山與恆山並大名衡山跨交州恆山亦
跨代北自恆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常陽自江至於衡
山作千里而遙注說既誤傳本復有譌失學許一得俱
未及正今并終其說焉

君臣未嘗相弒

禮記明堂位篇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
相變也鄭君注云春秋時魯三君弒又士之有誄由莊
公始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弒政俗未
嘗相變亦近誣矣蒙按注說非記意漢書地理志記齊

地域分云大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大公曰舉賢而
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彊
臣田和所滅記所云弒謂篡也魯始封大公亦問何以
爲治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大公曰後世寖弱矣文公以
後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季氏逐昭公孟仲三家再逐哀
公昭公卒於乾侯季氏立定公哀公復歸卒於有陘氏
三家立悼公悼公時益陵夷卑於私室至三十四世始
爲楚所并而亡記之作當在景公平公之世時田氏已
代齊韓魏趙氏亦三分晉國魯以親親尊尊之恩維繫
不絕名號尙存作者蓋周公之德是以陳述明堂之制

推極其效如此與禮運篇郊禘非禮之說各自爲義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亦據當時廢禮樂詩書任刑變法茲滅先王之政成衰亂之俗而言非尋常變革也鄭君不達弒字之義因并禮樂刑法政俗之義失之篡與弒事本相因古書亦通謂之弒荀子正論篇世俗之爲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下文作世俗之爲說者以湯武爲弒韓非子說疑篇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弒其君者也弒字俱作篡解此記之義可以是定之矣孟子梁惠王篇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趙岐章句云夷羿之弒夏后是

以千乘取萬乘也羿於夏后亦止行其篡無弒殺之事

六天

孔穎達禮記郊特牲正義云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鄭氏以爲天有六天祭法正義云王肅難鄭云天唯一而已何得有六陳氏澧東塾讀書記云案六天二字文義不通然鄭君之書不見有此二字也蒙按周禮春官大宗伯職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注鄭司農云上帝元天也此王肅所據離騷經指九天以爲正天問九天之際安放安屬九天二字文義可通六天安在不可通也

象敖

大戴禮記帝繫篇瞽叟產重華是爲帝舜及產象敖孔氏廣森補注云象爲人傲狠因以爲號劉昺升與袁譚書云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因此文也蒙按左氏春秋文十八年傳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孔氏之說本之據下文縣婺子有華氏產文命禹文命禹爲號一名則象敖亦名號並稱審矣書皋陶謨無若丹朱敖以帝繫證之亦當從孔氏經學卮言說爲丹朱象敖俞氏正燮癸巳類藁謂敖乃

丹朱之弟鄒氏漢勛讀書偶識以爲丹朱當作驩朱敖乃驩朱之子皆不確也管子宙合篇若敖之在堯也與孟子告子篇以堯爲君而有象說亦相合

泰折泰昭埋少牢

禮記祭法篇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注云壇折封土爲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晳也必爲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蒙按泰壇爲祭天之壇

加泰字所以別於眾壇泰折泰昭加例並同折與昭當
俱爲通名蓋壇有在地上與在地中及平地爲位三等
故其別有三如注說壇惟一名折與昭皆以尊例標緻
則尊莫如天何以壇名仍從眾例不別爲殊目且兩名
旣專施於地時文亦當作折壇昭壇不得又從通例加
泰稱謂折乃坎誤非㫁省也坎與折篆形本相近簡書
缺壞更有漫衍因之讀失漢書郊祀志載元帝時右將
軍王商博士師丹議郎翟方進等議引此文字已作折
其誤似出戴氏定本以前無別文可校下記相近於坎
壇祭寒暑也兩坎字尙存祭義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

以別幽明以制上下坎與壇分幽明上下兼有明確證
文當合併據正坎制注闕不詳郊祀志及續書祭祀志
亦俱無說隋書禮儀志云復周五郊壇星辰七宿岳鎮
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各於其方配而祭之星辰爲
壇崇五尺方二丈岳鎮爲埳方二丈深二尺山林以下
亦爲埳壇崇三尺埳深一尺俱方一丈朝日爲壇如其
郊夕月爲壇於埳中方四丈深四尺開皇初爲坎深三
尺廣四丈爲壇於坎中高一尺廣四尺日月岳鎮海瀆
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坎壇皆備蓋漢志簡略魏晉六朝
相繼討論漸以成密岳鎮爲埳與山川已下兼有壇埳

例不純同本文鎮下當有爲壇崇四尺及海瀆七字傳
寫脫去唐書禮樂志云唐制嶽鎮海瀆祭於其廟無廟
則爲之壇坎廣一丈四向爲陛者海瀆之壇也唐時嶽
鎮海瀆尙分別壇坎隋及後周可知山川句爲下亦當
更有壇字俱宋刻失之坎中皆別有壇崇如月壇尺數
廣各視其方徑減存十一志闕不具月壇亦止詳當代
而略前朝均從省例坎深一尺二尺或三四尺廣自一
丈遞至四丈中俱成窪雨集水不能洩四圍當更有壍
穿引注入溝渠以疏積潦文亦在所略中上文言後齊
圜邱方澤營壍各廣一十二尺深一丈南北郊廣皆一

丈深八尺邱澤二郊營外俱有壍廣深視坎徑或倍或
二三或六七或至十數坎雖狹小爲水所聚必作壍無
疑

學學半

禮記學記篇兌命曰學學半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按兌
命上學字謂教言教人乃益已之學半教人謂之學者
學所以自覺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覺人上之施也故古
統謂之學也枚頤僞尙書說命上字作斆下字作學乃
已下同玉篇之分別矣承按說文教部斆覺悟也从教
冂冂尙矇也臼聲學篆文斆省學字乃秦人當作古文

兌命上學字正當同枚書作斆下學字依說文宜作斈子部斈效也从子爻聲朱氏駿聲通訓定聲疑此字卽學之古文是也禮記學字俱漢經師以隸體改定非壁中本文如此段說謁反班固白虎通辟雝篇學之爲言覺也郭忠恕汗簡爻部引郭顯卿字指斈古教字並與許意殊別亦非顧野王始誤也

春王正月

春秋隱公元年春王正月左氏傳王下皆周字謂以魯紀年以周紀月也後文繫列國月日與經多差前或差後據漢書律秝志引劉歆三統秝世經云周道旣衰幽

王旣喪天子不能頒朔魯秝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蔀首知是時列國各自爲秝用夏殷正者統建固不同用周正者秝法亦互異顧氏炎武日知錄三正閏月兩條說甚明備經據魯爲書不能執魯秝改易周之月日又不能襍用兩秝惟有定從尊者是以據周月綴魯年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言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說與左氏不殊大一統卽謂整齊不一之月日統歸於一文王謂周始受命之王時平王不頒朔魯自用其國中之秝經書周月是幽王未喪以前之制不可言時王故推原所自而言文王也漢世周秝

已亡所傳六秝皆六國時改造上推經文月日不能符合董子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疑經自爲秝因有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之說晉書律秝志引緯書命秝序改爲白統云孔子退修殷秝世經據左氏正文始易爲周正又緣哀公十二年傳有十二月螽季孫問於仲尼之文復牽合魯秝襄二十七年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傳作十一月云辰在甲司秝過也於是再失閏矣此所說自是魯月再失閏謂辰在甲今在戌也若從經作十二月是三失非再失矣周月與魯不同斯爲明證哀十二年十二月周魯秝適同是以經

傳無差世經緣此移合周月於魯誤耳其說襄二十七年經傳云司秝以爲建戌史書建亥理不可通司秝是典司月日之官是月司秝定爲建戌國中因而用之史安得改書建亥蓋劉氏亦以所據周秝不能推合於經魯秝稍近故曲爲說也杜預春秋釋例言宋志所據別有一周秝則周秝數改明矣兩傳義遂俱晦何休公羊解詁云統者始也總繫之辭是專釋正月非通釋正月矣傳文三字連屬不得劃絕也三年七年經有王二月王三月之文傳俱無說大一統自兼下經而言舊說皆非杜預左氏傳集解後序云汲冢古書紀年篇記晉國

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晉與魯俱周同姓之國晉紀年自用其秝月魯記載可知前序云春秋所書之王卽平王也所用之秝卽周正也說雖不密大略近是蓋董劉諸家求義而不覈事杜氏知事而不討義去其偏滯之失通其所得自無兩不相入之嫌矣穀梁傳曰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不言何王其意卽謂時王雖不頒朔經自仍用其月孔氏廣森公羊通義不取託王之說又以左氏家言爲非意欲求通實未覩其通矣史記秦宣公享國十二年初志閏月顧氏以爲此各國厤法不同之證○史記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顧氏以魯厤爲周厤非也○五行志周衰天子不頒朔魯厤不正置閏不得其月月大小不得其度

史通模擬篇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紀氏昀削繁云杜注言周以別夏殷也誤解始此春秋繫正於王者別魯於天子非別周於夏令也其說甚確又云是侯國之史法疑不盡然侯國不自爲厤正朔統歸於一王字爲贅款識載陽宗使者舍熏鑪銘文六安十三年正月上剔有五年二字是紀漢年王氏昶金石萃編載魯孝王石刻文云五鳳二年魯卅四年六月兩刻年俱並書月無所別明月日同不必別繫也桓元年二年十年春王正月穀梁傳俱云桓無王左氏公羊並無說兩傳之意亦謂月日盡同經不加王紀氏未見及此魯厤閏無定法或頻年不置亦或頻置是以與周月忽殊忽合桓三年至十七年厤法蓋校同周術故中間惟十年置朔有差餘俱符一經據魯爲書以不能改移周月故書王別於其國月日同者例無所別自當從省左氏公羊無說固以爲正法如此非變例也穀梁多後師說此三傳殆出自後師所增柳氏興恩大義述云定公元年春王三月傳發於春王二字之下三月別屬下文頗疑割裂今詳考本傳定無正云云明具於下不言正月四十六字爲後師增益無疑桓元年傳亦發於春王之下與定元年傳正同皆後師說耳

惠氏士奇春秋說謂未可盡信得穀梁義矣柳氏據說苑君道篇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證古本已別春王二字爲一節檢辟據孔子集語引說苑作似武王似春今本王字乃衍文說苑尚未誤讀柳說亦疏

周書大開解維王二月朱氏右曾集訓校釋云商正二月俞氏正燮癸巳類稿以爲周正據大開武解維王元祀一月年月並紀此不繫年乃省文也於春秋書法別爲一義顧氏炎武日知錄據董逌廣川書跋論晉姜鼎銘惟王十月之說謂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失未詳

齊籍史本文書王正月左氏傳據魯紀載次敘魯事不得有與經差前差後之月矣此不可通也惟傳稱王正月與經亦有不同者斯爲可疑隱十年文九年兩傳俱差前一月定元年傳差後一月俞編修古本分年考謂文九年傳文本與八年傳連合後人編次誤截爲二此傳王字當是分次者所增定元年傳文顧氏亦謂與昭三十二年傳所載共一事以文九年傳之例推之魏獻子以下三十九字益本在元年之上編次者亦以分限移置於下又據上傳衍綴晉魏舒五十九字致文複而歧兩文皆不足據隱十年經二月杜以爲誤說文正篆下有重文正解云古文从二二或郎正之省左氏所據古簡此經字形與記數之二倘微有別故讀爲正今本改從隸體遂不能辯三事俱非周月有異餘皆符合無參差別出者可以知傳例矣

屯固比入

左氏春秋閔元年傳屯固比入杜預集解云屯險難所以爲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屯險難所以爲堅固俞編修平議已斥其迂比親密所以得入義亦牽强蒙按下叉合而能固解云比合屯固固與合皆承此爲文入字當本作合合上从亼脫去下一及口斯成入矣史記晉世家亦作入漢初傳本蓋已譌脫如此比合是通義朱氏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云比字當从二匕會意匕亦聲匕从到乎比入者匕入也其說以意創造不足據易彖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序卦曰眾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象傳序卦說此卦俱止有親密義無入義

左傳引康誥

左氏春秋僖三十三年傳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孔穎達正義曰非康誥之全文昭二十年傳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正義曰此引其意而言之蒙按罪不相及約康誥惟弔茲不于我政

人得罪之文某氏傳曰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罪乎道教不至所致如其說無不相及之義蓋失之矣竊謂經惟字當讀爲雖詩大雅抑篇女雖湛樂從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言女惟湛樂之從也惟與雖古字通政乃正之假借微子篇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政政人即正人也正與善義同儀禮士喪禮決用正鄭君注云正善也是其證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言雖至此不于我善者得罪也故曰不相及下文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始說罪罰不慈不祗不友不恭之事

漢書宣帝紀潛夫論述赦篇風俗通皇霸篇引此經並以文王作罰刑茲無赦爲句曰乃其速由五字上屬孫氏星衍平津館文稿云速由卽酒誥速辜之義由同郵過也天惟與我民彝言有常之民爲天意所與大泯亂曰乃其速由言大泯亂尋常之人乃其召罪也說甚簡當傳云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文增義亦不合皆由失其讀致失其解也

師出以律否臧凶

左氏春秋宣十二年傳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杜預集解曰否不也

蒙按論語雍也篇子所否者史記孔子世家否作不證以僖二十四年傳所不與舅氏同心者襄二十五傳所不與崔慶者之文論語不下應倘有誓辭語急而省耳此傳逆爲不臧亦其例杜說是已王弼易注曰失律而臧何異於否失令有功法所不赦故師出不以律否臧皆凶陸德明釋文引馬鄭王肅音否方有反俱因誤讀此傳而創爲說詳下文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皆止言不臧無一語及臧者諸家之失可不辯自明呂祖謙易訓引晁說之古易曰否劉荀陸一行皆作不晁說出一行易纂知杜讀卽本劉表荀爽陸績三家釋文失引故曰律三字當從傳遜辯誤說絕句杜連下讀亦非不臧且律竭也者且此也見毛詩周頌載芟傳且[illegible]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且字與此同

莫敖

左氏春秋桓十一年傳莫敖患之杜預集解曰莫敖楚官名蒙按小爾雅廣詁莫大也漢書李廣傳莫府省文書顏師古集解引晉灼曰將軍職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也莫大也莫敖猶云大敖昭十三年傳實訾敖集解不成君無謚號者楚皆謂之敖後世蠻夷大長謂之酋豪原出於此

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

左氏春秋襄二十六年傳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爲令正以爲請杜預集解云主爲辭令之正蒙按杜說誤此文令字當絕句正字屬下讀國策東周策韓使人讓周周君恐之客謂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爲賊而陽豎與人之故留之十四日少待命也正以爲請卽正語之之義正謂直以納貨爲辭也下文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子產之說卽易正爲委曲杜以正字連屬令字爲句說爲

貳拾肆冊95½版

辭令之正於當時官名既無可證於上下文義亦不相應矣

楚左尹王子勝語

左氏春秋昭十八年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君其圖之王子勝時鄭事楚與晉俱甚謹無背楚即晉之意晉是時亦與楚成霸業中衰不能庇鄭以謀許勝之爲此言也畏鄭之自强許不度德而挑釁也鄭自子產爲相外以禮以信修睦鄭國內立法度任賢能

與忠儉斥逐邪辟衆和而民安遇事先爲備有自固之形晉卿及邊吏屢責讓屢爲所持不能以虛威脅奪楚是以亦不敢競由此以觀國無大小强弱自在人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孟子此言當時諸侯王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如傳所云子產已行之而效其視爲迂闊者乃眞迂闊之人也

夫椒

左氏春秋哀元年傳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裴駰史記吳世家集解引賈逵解詁曰夫椒越地司馬貞索隱曰地闕不知所在崇按越絕書外傳記地傳夫山者句踐絕糧困地今本誤作也其山上大冢句踐庶子冢也去縣十五里句踐與吳戰於浙江之上子胥夜舉火擊鼓晝陳詐兵越師潰墜棲於會稽之山吳追今本誤作退而圍之句踐喟然用種蠡計行成於吳夫山卽夫椒索隱失考賈子新書耳痺篇作戰江上棲於會稽夫山去江蓋亦不遠

公羊高

徐彥公羊序疏引戴宏序云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

平平傳子地地傳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案公羊高爲子夏弟子當與長息同時孟子萬章篇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汝所知也趙岐注云公明高曾子弟子蓋高既學于子夏又問業於曾子者也

嚴彭祖公羊春秋尹更始穀梁春秋

漢書儒林傳嚴彭祖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藝文志有公羊顏氏記十一篇無嚴氏記按志別有公羊章句三

十八篇不注撰人葢即嚴氏書也傳又云尹更始本自事蔡千秋能說穀梁春秋更始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志有穀梁章句三十三篇亦卽尹氏書

橫陽札記卷之四

橫陽札記卷之五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爾雅

張揖上爾雅表云周公著爾雅一篇今俗所傳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郝郡梁文所考按爾雅釋詁篇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厖墳嘏丕奕洪誕戎駿假京碩濯訏宇穹王路淫甫景廢壯冢簡箌昄晊將業席大也邢昺疏引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

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尸子所據古本作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幠冢晊昄大也今分作二文又增林烝厖墳二十餘名皆叔孫通所補梁文所考也

十藪九藪

爾雅釋地十藪與周禮夏官職方氏職九藪不同呂氏春秋有始覽九藪同爾雅而異其一三文並有譌誤漢書地理志依周禮綴八藪證以爾雅呂覽昭余祁在太原郡鄔北弦蒲爲雍州藪俱不能合也爾雅有九州幽營標境以燕齊爲文似亦據周而言非殷制大野至圃田九藪正合九州當爲古本正文魯晉秦宋楚吳越及齊燕與鄭於春秋昭定時疆域純合必即當時言地理者所記較呂覽襍據戰國時名周禮更易州界條理爲明析今依雅文條釋諸書同異於左

魯有大野有始覽云泗上爲徐州魯也此藪屬徐州與書禹貢同職方列之兗州其制幷徐於青又析徐西北境地入兗有始覽無大野有晉之大陸趙之鉅鹿兩文

晉與趙不得分配二州且趙即晉亦無緣別爲二國晉之大陸當爲魯之大野之誤魯草書作魯形與晉相近野古作埜俗省作埜與陸亦相近魯誤爲晉埜字因又誤而爲陸有始覽鉅鹿及具區雲夢陽華圃田孟諸海隅大昭八藪並同雅說此文必不異又上文明以魯當徐分此晉字本作魯無疑淮南墬形訓亦作晉之大陸所據本已譌蓋漢初傳者寫校失之高誘注云大陸魏獻子所畋猶楚之華容也順誤文爲說不足據酈道元水經汾水篇注以漢志鄔澤當之更非

晉有大陸有始覽作趙之鉅鹿上云兩河之閒爲冀州

晉也趙郎晉鉅鹿郎大陸此藪屬冀州禹貢同職方與
大陸冀藪作揚紆揚紆郎下文揚陓乃秦藪冀州上有
河內之文秦地在河外無從割入俞編修彝經平議據
荆州穎湛豫州波溠兩浸鄭君注及說文水部解並互
易其次謂此文同屬傳寫之誤當是揚紆是雍藪此文
宜作弦蒲志右扶風汧下云北有蒲谷鄉弦中谷雍州
弦蒲藪證以鄭注引鄭司農解詁云弦或爲汧蒲或爲
浦汧字出自或讀弦中谷必本作汧中谷後改爲弦蒲
谷之名或所不取志說增益不足據或讀亦因誤文强
爲通台汧本小澤非大藪浦爲儿澤及川浸水際之通

名非弦澤之專名加綴此字與經例全別其爲衍失尤
明弦蒲必冀藪志於會稽郡吳下云具區澤在西古文
以爲震澤震澤與具區古今名異弦蒲當亦如之大陸
古止一澤後微絕爲二志云澤在鉅鹿郡鉅鹿北通典
州郡門分繫於趙州昭慶深州陸澤兩縣今在直隸平
鄉縣北隆平縣南者曰南泊在隆平縣北深州南者曰
北泊二泊通流而不台辭山海經北次三經敦與之山
渚水出於其陽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渚水今本作湡水湡字說文所
無必誤今據漢志常山郡中丘逢山長谷水及說
文渚篆解正說具下渚石鶻篆文作嵩與㴉相近泜水
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陸水陸今本作彭據上文泰陸之水正經無彭水有泜澤

知所注非洲水也陸左體繪文作巳此文蓋從反形作
斜讀者因譌爲彭隋書地理志趙郡房子有彭水彼彭
水乃經槐水絛誤文改台不足據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泜澤泜澤與
大陸之水互文爲備其時澤已如此泜澤郎泜水所注
之澤不通言陸水明與渚水所注之澤有別也泜水之
名今誤歧爲二志在常山郡元氏下云泜水首受中丘
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黃河泜今本誤作泹依王氏念孫讀書雜志所校改
正中丘下云逢山長谷渚水所出東至張入湡今本渚作諸湡
作濁張下有邑字並依陳氏澧水道圖說改正北泜水爲正名南泜水乃古渚
水北泜俗謂之槐河首受贊皇縣西山山南跨臨城縣
界泜水東流逕元氏縣至甯晉縣入北泊泊水東南至

新河縣與南泊流出之新澧河水合郎堂陽黃河南泜
俗曰泜河出臨城縣西南山東流逕內邱縣至唐山縣
其下水道數改乾隆一統志引舊志云泜水舊在縣西
一里許南至任縣入澤與至張入湡之流合是其故道
此水入南泊渦水今任縣沙河下流亦入南泊槐水今
贊皇縣濟河太平寰宇記趙州贊皇縣下引隋圖經云
槐水出贊皇山亦曰濟水槐名隋時尙存其水東流至
甯晉縣入北泊志房子下云贊皇山濟水所出東至廮
陶入泜今本濟上衍石字依雜志刪泜郎謂泜澤三水分合明白可
按南泊有始覽注作廣阿澤廣阿漢縣名古無此邑其

澤變名鉅鹿貫卽鉅陸北泊一名蒲澤寰宇記冀州堂
陽縣下云昔改爲蒲澤蒲澤以此澤爲名闞駰十三州
志作扶澤扶爲蒲借字顏師古注志信都國扶柳引彼
文云縣有扶澤澤中多柳故曰扶柳扶柳在堂陽北澤
直其西釋木楊蒲柳郭彼注云可以爲箭左傳所謂董
澤之蒲蒲柳生澤濱卽縣所取以立名之扶柳扶柳本
作蒲柳扶澤亦本作蒲澤審矣字亦作薄戰國策趙策
武靈王曰今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與齊中山同之今本
薄洛作洛此據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引薄水卽謂蒲澤之水策下章云趙
攻中山取扶柳扶柳本中山邑後入趙本章敘武靈王

之言又曰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侵掠吾地係累吾民
引水圍鄗鄗爲趙地在今柏鄉縣北柏鄉與新河隔泊
相直鄗與扶柳亦隔泊相直趙中山分界正以此澤續
漢書郡國志鉅鹿郡廮陶下云有薄落亭廮陶在今甯
晉縣南與柏鄉接近亭卽當時戍守之處續志安平國
經下又云西有漳水津名薄落津經在今廣宗縣西北
薄落津近南泊是其東南界經本堂陽地後分出置縣
六國時無堂陽其地并隸扶柳津南爲趙郡鉅鹿兩界
相接故又分水於此落水當卽鉅鹿澤水古時南泊爲
河水所注東經甚廣水經濁漳水篇注云衡漳逕巨橋

邸閣西昔武王伐紂發巨橋之粟以賑殷之飢民許愼
曰鉅鹿水之大橋也鉅鹿故橋在漢漳水東漳水所行
是澤故地是以津在其下流今澤經縮狹漳水東西皆
成陸地津與澤不相連絡此界遂不可曉落與陸古字
本通釋天北陸虛也天官書作北落可證釋名釋地陸
漉也水流漉而去也流漉亦卽流落落亦借字正文爲
陸蒲陸兼兩澤言古時澤合爲一自南及北百數十里
通爲一名後分析不能無別近鉅陸者仍其故目近蒲
澤者更立新名是以其異如此蒲見國策此名必亦出
自周世經作泜澤以承泜水爲文不可言蒲故從其略

蒲陸是大陸之變名此文弦蒲當作陸蒲蒲與陸本兩
名文可隨施無一定次第兗浸盧維以注所引禹貢雍
汪之文證之當作盧雍盧爲瀘省卽沮古字雍沮倒作
沮雍亦以兩名可從文便陸篆文作陸脊畫缺損僅存
弦形讀者不得其本字因譌爲弦弦蒲無此藪應隸何
州自不能別或讀弦爲汧已知此字必非正文惟求之
聲不求之形求通於本字不兼求合於蒲字故終不得
其解今從蒲澤之名推究出之此藪可以瞭然
秦有楊陓有始覽作秦之陽華墜形訓作陽紆三文並
字異義同有始覽上文云西方爲雍州秦也此藪屬雍

州職方作揚紆誤入冀州說具上志闕揚紆鄭注云所在未聞今按陽紆見穆天子傳字又作陽汙見山海經海內北經穆傳河宗迎接章云戊申天子西征騖行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山燕然今甘肅靖遠縣永安堡長城外黃河西北岸大山志武威郡休屠下云莽曰宴然宴然即燕然以此山爲名山綿亘至古浪縣長城外古浪河岸踰河又邐迤斷續至武威縣長城外漢休屠兼有今武威長城外地是以莽立名如此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注縣在[illegible]北三百里東北即休屠澤也澤水二源東北流爲一水逕姑臧縣故城西又東北

逕馬城東城即休屠縣之故城也本匈奴休屠王都謂之馬城河又東北與横水合又東北清澗水入焉又與長泉水合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平澤晏然二亭東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晏然亭即休屠縣亭莽改縣名亭因從之後縣廢亭入宣威遂仍其目也武威在姑臧北三百里都野澤西南是在今鎮番縣長城外東北一百里三至河畔晏然亭近武威必亦在長城外休屠境地繞宣威北踰長城而接武威明矣魏書地形志武興郡領縣三晏然馬城休屠魏所置縣即因漢休屠舊境分析爲三武興在姑臧西北見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錄晏然次居首當在郭下馬城近故馬城必在晏然西休屠以兩縣地形準之宜在東蓋因近休豬澤復名休屠也晏然亭魏世當入休屠注不言縣以大縣達川亭地似在今鎮番東南長城外西直青松黑山等堡陽紆在燕然東今鹽州西峽口山水經河水過北富平縣內注云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也世謂之青山峽青山峽即此峽海內北經陽汙之山

河出其中河水流出是山之中是山夾河爲峽矣山下古有澤漢時爲穿渠者所引散而成川志安定郡眴卷下云河水別出爲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溝所行即此澤之渠元和郡縣志千金陂在鹽州靈武縣北四十二里長五十里闊十里漢渠在縣南五十里從漢渠北流四十餘里始爲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漢渠即河溝廣不過數十丈千金陂經至十里明至澤形揚紆之藪即此澤長五十里古時溝渠未開水未引洩廣經必更倍元和志鄭州中牟縣下云圃田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兩澤殆相若非九藪

之一而何漢世穆傳未出揚紆之山不知與燕然相近澤又爲河溝所亂故不能詳今根考得之職方之文當依雅例校入雍州無疑風俗通山澤篇以弦中谷附合此藪有始覽注引或說謂在華陰西墜形訓注以爲在焉朔池陽皆憑虛索解於經例及州界與澤形全未審究揚紆如即弦蒲職方無緣別出華山爲豫鎭華陰不得入雍池陽無大澤太平寰宇記京兆府雲陽縣東有流金泊其澤在今陝西經陽縣東北嵯峨下徼小不足爲藪若史記河渠書鄭國所穿以爲渠之瓠口郭注下文所指爲焦護者乃谷名非澤名豈得強引水經注以

陽紆山爲在崑崙亦未詳考傳文崑崙所在傳具崑崙之丘章此章下言已未天子大朝於黃之山又下章言已丑天子西濟於 爰有溫谷樂都檀氏萃疏本上空闕作河字以意補綴不足據樂都卽下注所云湟水逕樂都城南之樂都湟水自卽其西濟之水黃山在湟水東陽紆又在黃山東去崑崙甚遠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引注逸文又謂陽紆卽大陸藪字記於冀州信都縣下并系此文秦有楊陓以秦地屬信都更謬

宋有孟諸有始覽作宋之孟諸上文云河濟之閒爲兗州衛也衛與宋同州衛卽宋之殊目此藪屬兗州職方

横陽札記卷五　九　求恕齋

析入靑州禹貢入豫州三書州界皆不同

楚有雲夢有始覽云南方爲荊州楚也此藪屬荊州禹貢同職方無改易

吳越之閒有具區有始覽云東南爲揚州越也此藪屬揚州職方同禹貢具區作震澤亦入揚州

齊有海隅有始覽云東方爲靑州齊也靑州卽營州營靑字通說文衣部褮篆解讀若詩曰葛藟縈之一曰若靜女其袾之袾段氏玉裁注云之袾當作之靜營讀爲靑卽褮讀若靜之比 此藪屬營州職方無海隅有貕養列入幽州幽浸菑時爲齊水其境兼得齊澤藪宜不與貕養志云琅邪長廣西長廣今山東萊縣陽在東地南濱海

當卽海隅墬形訓注云海隅猶崖蓋近海濱是也海隅不以澤言非墬形訓又有申池在海隅之文申池在齊郭中不近海詳下文云孟諸在沛孟諸釋上藪海隅必同彼文當作申池在齊海隅在琅邪今本脫誤注云海隅藪也海隅爲藪於申池所在不可以通亦因誤文而强說貕養澤今涸乾隆一統志云萊陽縣西大河縣河匯章河合經南五龍山下與九里河荊河昌木河合爲五龍口兩崖皆山闊二三丈又南流入海五龍口卽此澤之委古時口有崖障不與海通故諸水積成大澤也

燕有昭余祁有始覽作燕之大昭上文云北方爲幽州

横陽札記卷五　十　求恕齋

燕也此藪屬幽州職方析入并州以幽境得齊又兼有晉無閒東地也昭余祁爲燕藪必在燕界中志以爲鄔北之九澤鄔地爲晉祁氏七邑之一晉亡屬趙終周世未嘗入燕焉得繫以燕名墬形訓注云古者屬燕燕國始建於周無古可言邵氏晉涵正義以爲爾雅之幽州兼職方之并州則兼有并州之澤藪并地以虖池爲界亦不能得鄔翼浸汾潞其川滹滱水出今山西平定州西南大黽谷汾水出甯武縣西南管涔山潞水依水經濁漳水篇注引十三州志說卽濁漳水出大黽谷西南三百餘里長子縣西南發鳩山大黽谷北直盂縣管涔

山東直滹縣二縣一在滹池河南一在河西當卽爲二州分界之地孟縣西百餘里爲忻州在滹縣南滹池河曲之西南距汾曲百餘里并西南界必盡此鄔在今汾曲西南介休縣東北與忻州隔南北兩汾水九澤少東北亦在今祁縣東與汾曲相直而偏西北有大陸谷西山所出流入汾水之洞過水横絶汾東無緣錯合職方注以漳爲濁漳割出淸漳水源之地入幷使長廣相接說亦難通濁漳水古時實不名漳以是爲冀川之正源則淄失其瀆刖以雍浸洛水之上源出北地郡歸德北蠻夷中者割出當之歸德在河外豈可移入河內志說

自緣附合郡名而失正義云近時有欲於戰國燕地所屬別求一澤者近人不知誰氏所求之澤亦不知如何竊謂昭余祁當爲漢廣陽國方城之督亢澤涿郡容城之深澤水經巨馬水篇注云督亢澤苞方城縣縣故屬廣陽後隸於涿郡國志曰縣有督亢亭孫暢之述畫有督亢地圖言燕太子丹使荊軻齎入秦秦王殺軻圖亦絶滅地理書上古聖賢冢地記曰督亢地在涿郡今故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也風俗通曰沆漭也言乎淫淫漭漭無崖際也沆澤之無水斥鹵之謂也督亢澤古經甚廣自漢方城西踰范陽容城直至故安南界六

國時水漸散涸半爲斥鹵之地至漢世范陽容城爲涞易濡水所行澤形已如鄺氏所云志方城下不具督亢容城下亦止言莽曰深澤不別綴澤所在與逎縣鳴澤同在所略太平寰宇記督亢陂在涿州范陽縣東南十里襄子淀在雄州歸義縣北巨馬河北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半屬新城縣宋范陽爲漢涿縣地在故范陽東北新城卽分范陽置歸義故易縣地東北卽方城襄子淀卽督亢澤澤與容城隔范陽及易地深澤非卽此水經易水篇注云易水逕容城縣故城南漢高帝六年封趙將夜于深澤景帝中三年以封匈奴降王唯徐盧

于容城皆爲侯國王莽更名深澤也易水又東埿水注之水上承二陂于容城縣東南謂之大埿淀小埿淀其水南流注易水謂之埿洞口水側有渾埿城易水逕其南東分滱水容城無別澤深澤當卽大埿小埿二淀山海經北次三經維龍之山肥水出焉而東流注于臯澤敵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澤大澤爲督亢澤臯澤卽此澤維龍之山今直隸易州紫荊關南龍華店西大山肥水當爲牖水卽左氏春秋昭公七年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盟于濡上之濡水敵鐵之水卽易水鐵與夷通夷與易通故鐵與易亦通敵易其長言省短卽爲

易也濡水今徐河水經易水篇注以易水北源爲濡水誤又以與志中山國曲逆蒲水及蘇林人濡之文不可合於淶水篇別出濡水更誤東南流至安州東北入西淀易水東北流折東南至新城縣南合巨馬河古時西淀不成澤其渠爲淶水所行漢濡水至范陽入淶易水亦至范陽入濡徐河皆自安州折東北行至容城東北注言易水逕容城縣故城南又東遲水注之此易水謂南易本名雹水爲志中山國曲逆之蘇水下流入濡水渾渠城今安州東故新安縣城其南爲雹河改流入濡之道徐河東行所不至古瀆必由城西折流貫大澱淀而東北大澱淀周四十里在城西北乾隆一統志引備通志

謂即大遲淀右徐河挾雹河諸水貫淀以行淀必更廣是即經皋澤矣易水至新城縣西漢至今渠瀆無改古督亢澤橫截新城南境迤亙而西易水會澤別無可注必與淶水同豬於此大澤爲督亢亦無可疑二澤相去止數十里中間有水通流與渚水泜水所注大陸二澤之形正相似昭余祁蓋合兩澤爲名有始覽作大昭大即大澤昭即皋也皋與昭古字亦通鄭注春官大卜職云詔告也宋氏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謂注以正字釋借字樂師職注引鄭司農云皋當爲告昭爲皋猶詔爲告告爲皋皆音近轉假余祁爲大澤正名猶蒲爲泜澤正

名祁與大義同毛詩小雅吉日篇傳祁大也古人謂大爲祁故以祁名澤余亦祁之緐語墜形訓止作昭余余祁可省爲余明亦可省爲祁祁與余特語有正變無二義左傳有濡上之文此藪在北春秋時自屬燕境六國後澤名改易藪名因之微晦水經聖水篇注桃水東逕遒縣北又東逕涿縣故城下與涿水合涿水出涿縣故城西南奇溝東八里大坎下奇溝即督亢溝巨馬水篇注云督亢溝上承淶水于淶谷東南流逕遒縣北又東逕涿縣酈亭樓桑里南又東逕督亢澤自澤枝分東逕涿縣故城南又東散爲澤渚督亢溝在涿西南爲淶水

通注督亢澤之渠以下流自澤枝分通蒙澤目奇溝其異名舊五代史唐書莊宗紀天祐十四年夏四月命李嗣源率師次于淶水又遣閻寶率師夜過祁溝祁溝即奇溝奇字作祁知督亢澤本有祁名注以其字作奇疑非古目略之祁與奇雖方俗通讀傳亦自古詩商頌元鳥篇祁與河韻河奇同聲祁讀近河即讀如奇奇澤即祁澤參合兩文六國以後名雖改易舊目猶存然則藪名之失自由志說歧誤正義不信或說可以是證之鄭有圃田有始覽作梁之圃田上文云河漢之閒爲豫州周也周梁互文爲備此藪屬豫州職方同

周甯焦護有始覽無此藪上文九藪已備此別出今本下有總題通上事爲十藪蓋傳首移改譌誤有始覽作九藪古本題別自在此上字亦不作十也風俗通別此文護作濩與上事聯合爲一所據本已與今大略相同其誤當始於東漢鄭注地官序官澤虞云爾雅有八藪彼本與應邵所據又復殊異題矣及上一字凡經兩改當並依呂書訂正九藪配合九州不可增益亦不得減損此文起下事後題別具八陵今本文止東西南北中五陵幷加陵爲六數闕其二加陵當更有正文則闕其三矣此陵爲其一餘二陵在脫佚中無文可考焦護當

作焦陵陵與淩古字通國策秦策伍子胥至於淩水據宋剡川姚氏本史記范雎傳作陵水是其證陵借作淩誤而爲濩因又誤而爲護風俗通字作濩是其初誤之本迹尚可見焦陵即殽陵左氏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杜預集解云殽在宏農澠池縣西大阜曰陵此道在二殽之閒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南谷爲北陵逈南之谷在南陵北通典州郡門云文王避風雨處在夏后皋墓北十里許漢時移道於山南在

夏后墓南可五里曹操更開北道即復春秋時舊路其道西至永甯縣界東分爲二道南道東南入福昌北道東入澠池通典言南北二道與杜解歧別言春秋時故道則同道在文王避風雨處南陵距其處十里則去此道亦十里今殽山跨河南澠池永甯兩縣西界陝州澠池爲周與晉分界之地漢書翼奉傳成周左據成皋右阻澠池成皋與鄭界相錯澠池亦必與晉界相錯公羊傳敘晉戰地曰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止綴文王辟風雨之所不及夏后皋墓是北陵屬晉南陵在其界外周畿內有穀水志言出黽池穀陽谷水經穀

水篇注云出干崤東馬頭山山在今澠池縣西南南陵與之接麓其地當入畿內此焦陵據南一陵而言故繫之周焦與殽聲相轉殽本借字非正字陸德明左傳釋文云本又作崤崤字後出古篆所無正文當作嶢說文山部嶢篆解云焦嶢山高皃从山堯聲嶢本義爲山高皃與殽嶔巖之形正合嶢借爲殽猶殽借爲撓廣雅釋詁殽撓亂也漢書匈奴傳注引應音義撓和也玉篇殳部注作殽和也殽與撓兩義並同知其字古多相假嶢之爲殽亦其例矣嶢絫言爲焦嶢單言可止作嶢亦可止作焦春秋經從嶢借文作殽此作焦各舉一字名實

貳拾肆 册95%版

11 B

又續志弘農郡陝下云有焦城故焦國焦國在此山下亦以山爲焦嶢得名也金史地理志謂州永甯有嶕嶢山明一統志云嶕嶢山在永甯縣西北三十五里嶕嶢卽焦嶢其山爲殽之支峰古名至今尙存二陵險峻爲周人所盛稱此具八陵門不應遺陵倘作崚讀者不得其本字因而譌失下文又有闕句於是或移此文於九嶷題字以前以與鄭有圃田之文相附或移題字於鄭有圃田以前以其文與此相附紛亂皆出正義及郝氏懿行義疏並云所當闕疑正義義疏俱舍八陵之文不爲辭校是以莫能言也焦護周無此辭并無此地詩小雅六月篇玁狁匪茹整居焦穫傳曰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焦穫在太原以外乃山海經北次三經石山下濩濩水濩之地墜形訓所云濩出嶕山者今本濩誤作股下文作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經據北次三經濩濩之水下有鮮于之水之文鮮于與濩濩同出石山翔鮮于二字當本在出嶕山上與股連文股又爲膢之誤字膢卽濩也嶕山卽石山鎬出二字當本在石梁上鎬水卽周鎬京之水涼當作洹洹水爲戰國策條策之洹水洹洹聲近通借石盧卽隆慮郭傳北次二經屯尾之山溥水引此文作薄水出鮮于山所據本鮮于二字已脫在下惟洹字尚不誤顏注漢志上黨郡泫氏引應音義云山海經洹水所出者也經本文爾作洹虫尾作亘氏今本皆後人所改傳本文作尚甚明白也今山西五臺繁峙兩縣境地北卽長城古中國極邊之界周地兼侯衛言非畿疆史記匈奴傳犬戎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

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漢傳作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彼焦穫是鹵獲之譌漢世無幾內澤地有焦護之說注不得其解强爲指識可無庸議

比肩獸

爾雅釋地西方有比肩獸焉陸德明釋文肩音堅又訓李巡注邛邛岠虛能走蟨知美草卽若驚難者邛邛岠虛便負蟨而走故曰比肩獸蒙接下文有比肩民此肩字當讀爲趼說文足部趼獸足企也从足开聲此獸比足而行故云比趼趼與肩古音相近詩齊風還篇並驅從兩肩兮說文豕部引作豣豣借爲肩猶趼借爲肩亦李巡失其注解讀者遂誤與下文肩字混爲一音矣下文比肩民是左右相比此比肩獸乃前後相比焉得合爲一說

郭璞爾雅釋獸爲豹文鼮鼠注

爾雅釋獸爲豹文鼮鼠郭璞注云鼠之彩如豹者漢武帝時得此鼠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郭以豹文二字屬鼮鼠讀與說文離句不同陸德明釋文鼮下引說文字林云豹文鼠也鼮下則稱郭云文彩如豹也兩說竝存玉篇廣韻鼮下鼮下亦分別互系唐書盧藏用傳云其弟若虛任隴西有獲異鼠者豹文虎膺大如拳職方辛怡諫謂爲鼮鼠而賦之若虛曰此許慎所謂鼮鼠

豹文而形小者一座驚服怡諫從郭若虛從許亦各持一據也近沈氏濤銅熨斗齋隨筆欲合而通之其說云案太平御覽獸部引郭璞注爾雅曰漢文帝宮中得一鼠豹文彩色熒熒問羣臣不答孝廉郎終軍答曰鼮鼠文帝賜緜是景純亦以豹文屬上句此當本之修文殿御覽其文比今本爾雅注加詳而爲鼮爲鼶亦各互異者郭氏爾雅訓詁大率本之說文此注當在鼮鼠豹文之下陸元朗所見本已誤唐後淺人遂將類聚諸書改鼮爲鼶以合雅訓其知豹文之爲鼮鼠者惟盧若虛一人因襲傳寫莫可是正矣

橫陽札記卷五

橫陽札記卷之六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千乘之國

論語學而篇道千乘之國何晏集解云馬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惟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

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蒙按馬說出管子何以爲依周禮誤也周禮地官大司徒職諸公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方三百里爲諸伯之地不得移合公侯里數與五百四百二百及百並以整齊爲法又不得增多一十六里有畸管子揆度篇百乘之國東西南北度五十里爲耕田萬頃爲戶萬戶爲開口十萬人爲當分者萬人（當字今本脫去據戴氏震校正引丁氏晉涵說）當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爲耕田十萬頃爲戶十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東西南北度五百里爲耕田百萬頃爲戶百萬戶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千乘之國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卽方三百餘里漢書刑法志云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

百里授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其文全衍管子以方三百餘里爲三百一十六里正馬說所本惟管子千乘之國自據齊而言輕重乙篇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三百有餘

里別標兼霸之目可證古無此數事語篇天子之制壤
方千里齊諸侯方百里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據此文經
重乙篇度七十里當作度五十里七即五古文乂字之誤也孟子萬章篇言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文有五
十里知三等之制並同不具伯里數舉上下以見中耳人與七形近傳者因失其讀負海子七十里男五十里
亦當作負海子男五十里緣讀者有異致衍三字合兩文校之其誤自見齊諸侯上不別列
一等知周初封制自如孟子萬章篇所云包以齊諸侯
百里爲準較馬說爲竅何云義疑者百里以上有同十
爲封封十爲畿二等若依百里千乘之數計算封方三
百一十六里有畸已足萬乘畿方千里當累至十萬於
孟子梁惠王篇言海內之國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數不能合百里以下乘數又
俱變整爲零何休公羊春秋成元年傳解詁云十井爲
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
五十乘四百九十乘較千乘不及半數無以立法二百
五十乘於五百乘雖適居其半以配合師旅即歧出難
齊司馬法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及士十人徒二十人兩文俱後出之制與古軍數不可通合說具
一本條以周禮地官縣師職夏官司右職車之伍數推之一乘五人二百五十乘爲一千二百五十人配一師則
少半配二旅則又多半不成爲師亦不成爲旅矣不能別其是非故存疑也竊
謂乘法本因軍賦而立而賦法與軍制古不必同左氏
春秋哀七年傳邾茅夷鴻請救於吳曰魯賦八百乘君

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十三年傳吳人將以公
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
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
君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
邾以屬吳而如邾以事君是乘賦半以充貢非全制軍
計井出乘係制賦之法施之於軍即不盡然周禮分公
侯伯子男封地爲五等軍數止具三等夏官司馬序官
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如以軍數挨合里數則方百里之國制一軍方二百
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當四軍方三百里之國爲方百

里者九當九軍方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十六當十
六軍方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當二十五軍
等而上之至方千里當百軍矣作周禮者不依此立法
明軍數止取其足備守戰不悉科配車乘亦如之管子
千乘下止百乘一等公冶長篇言子路千乘之國可使
治其賦也冉有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先
進篇則曰千乘之國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
知方也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與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比類
爲義知伯子男之國軍數亦皆百乘左氏僖二十九年

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伯子男與卿同百乘故班等得同百乘必七十里以下小國一軍之制管子特因進千乘於兼幷之國幷進百乘於齊諸侯耳其降殺之等於古固無差異（禮記坊記正義引許愼五經異義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說之云此大判言之尊卑相十之義其閒委曲細別不同二尊卑相十是古義如此其閒委曲細別不同卽何氏義疑之說也）伯賦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止制百乘者三百九十乘百五十乘以充職貢及朝聘會同歲時賜予之用也伯視子男多至二百四十乘者列尊則貢重朝聘會同歲時賜予禮數亦有加也伯以上制足千乘者其國有附庸或五或十附庸之制君止守

釆地奉始封之祀食其稅而不有其賦故大國得資以益軍（周禮大司徒職注引鄭司農云附庸小國屬天子與孟子不達於天子之文不合不足據）方三十里之附庸五爲方十里者四十五已近伯國全賦之數方三十里者十則爲方十里者九十去本國之賦數亦不甚遠以兩賦所餘爲齊諸侯及方伯之國用不患其不給矣畿內賦十萬乘制兵車僅萬亦以其餘待諸侯備百姓兆民之用故國彌大則制軍之數彌少不特以防偏重亦事勢使然也管子以百乘千乘萬乘之國俱因所制兵車之數得名舉田數戶數開口當分之數以見賦數及軍數而專以車數言乘義自完備漢志行

其說分列賦稅二科賦數不能致詳乃與軍數及車數混而爲一鄭元注周禮地官小司徒職引司馬法曰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孔穎達詩小雅信南山正義引服虔左氏成元年傳注稱司馬法云四邑爲邱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據兩注

司馬法百五十五篇中有成出革車一乘甸出長轂一乘兩文其所配士徒之數及馬數俱不齊同至刪成終以下所配之數以合於甸中所配之數又推同志畿足成萬乘之數遂失司馬兩文本義并失管子義馬云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爲志說所敝然千乘上綴然則二字尙是闕疑載疑至鄭箋信南山篇云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法禮記王制篇正義引許愼五經異義云賦法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以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則俱以爲實然矣

馬引司馬法至成出革車一乘而止千乘之數用己意推衍本文無一封三百一十六里以下云云甚明志說與司馬法本說之異同於此略可尋見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是不用三分去一之法立算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云云亦必志據甸法增益成出革車一乘甸出長轂一乘蓋皆春秋戰國時加科於民之制司馬法多管子以後人續附惠氏士奇春秋說已疑之此兩文一以馬配士與戰國策楚策車千乘騎萬匹之說同一下文甸有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云云見杜

牧孫子作戰篇注以一車配百人與彼馳車千駟革車千帶甲十萬之說同必皆出管子以後國語齊語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古制有軍旅惟井徵鰥寡孤疾之恆賦加收井田稯禾秉芻缶米餘無所科管子始創乘馬法其篇曰方六里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此文有譌舛甲數蔽數人數與馬數乘數俱參差不

可以合詳其義當作一馬其甲五其蔽五四馬其甲二十其蔽二十白徒二十人奉車一兩白徒二十人即用以配甲蔽之士其文先馬而後車以馬數計合甲蔽之數不以車數計合馬數當時改制甸止科馬與甲楯而無長轂山國軌篇云請立貲於民有田倍之內毋有其外外皆爲貲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邱邑之籍也言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不言齊之戰車千乘被鞍之馬及其具是邱邑所籍止有馬與具無車亦其證公羊成元年傳曰作邱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邱使也穀梁傳曰邱甲國之事也邱作甲非正也左氏襄二十五年傳曰楚蔿掩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

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楯之數邱甲即一乘甲二十之制推減馬與蔽改方六里爲方四里杜預解左氏傳引司馬法文云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譏邱出長轂一乘是爲邱乘經不得舍重言輕以甲爲文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以穀梁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之義爲迂繆未曉此義楚賦車籍馬幷賦車徒甲楯則全用管子法又增益長轂其科自井地九等制數無文司馬法幷益重車與牛勒成邱法別篇更因騎制增馬數於成益苛其備古時車與馬及甲楯兵器幷駕重車之牛俱在賦中無事以其所入披所制之數備具完足有事出以授民無重疊再科之賦班不知帶法因不知變法馬及許服均不能分析鄭信之益甚

於是經傳之義蓋失鄭所謂賦八百乘賦六百乘列在職貢者其名為賦其實為貢乘數加何竟至無可謂解也班書食貨志有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之文府庫所實自是財賦鄭注周禮天官太宰職以九賦斂財賄云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辯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從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賦也口賦始制於秦非前世所有鄉大夫職所徵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之征乃夫役非口泉財賦見書禹貢篇其征當出於里冀州經曰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荊州經曰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雍州經曰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三州賦與田差至四等五等必各為一科田即魯語所稱籍之以力而砥其遠近者賦科於里以入戶之衆寡物產之充絀美惡為定所納為泉貨故曰財賦某氏傳曰荊州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雍州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其說不可通賦以田之所入為定田以人功之所墾闢而成者為定人功多田之必多穫而賦重人功少田必少穫而賦輕無相反之理正義引鄭注冀州經云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田者高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以田為地形賦為穀稅亦不可通地形高下當繫於土壤不當繫於田冀州地形高於豫州冀田中中不應豫田反居中上兗州於東北為最下

梁州於西南為最高兗中下而梁下上於地形復不能合穀稅壹時謂之貢不謂之賦財物之貢惟八州有之以其地屬侯綏要荒不在天子國中冀州無貢為天子所自賦謂此州止入穀則一州無財豈成為賦既徵財車馬兵甲之資悉具於此無疑夏官司兵職曰掌五兵五盾各辯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校人職曰掌王馬之政辯六馬之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諸子職曰掌國子之倅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都司馬職曰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地官牛人職曰掌養國之公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車甲兵盾馬牛皆備具在官諸子所掌是國子之倅之車甲都司馬所掌是都之士庶子及衆庶之車甲六軍車甲以司兵職文推之當掌於輿司馬司甲二職今文闕故注不能詳左襄九年傳宋樂喜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正義曰車馬甲兵司馬之職校正主馬於周禮為校人是司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巾車車僕職皆掌車乃為宗伯之屬昭四年傳云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是諸侯之官司馬之屬有工正主車也甲兵器械藏於府庫其言俱近冣惟云周禮司馬之屬無主車之官則因與司馬無文而失考名義禮記坊記正義復引巾車職文為說不確又云車甲與馬牛會國家所給則是縣師職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鼓而至馬牛車輦旗鼓兵器皆受法于司馬是衆庶止作其人非并徵其備也校人職引鄭志荅趙商云司馬法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謂民出軍賦無預于天子國馬之數加其說校人職所謂凡軍事物馬而頒之者頒之何人牛人職共其兵車之牛明有兵車二字兵車之牛為牛人所共兵車之馬不由校人頒給輕重及易

理豈可通司馬法又有向出牛十二頭及戈楯偹具之
文於周禮之制全別鄭說可勉強施之於此不能復施
於彼矣均人職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
器敎之稼穡里宰職掌比其邑衆寡與其六畜兵器委
人斂其野委兵器與其野圃財用四文兵器俱當同牛
人職作任器任字或引長右旁下畫讀者誤以爲兵王
制戎器不粥於市市中賣價不得有兵器遂人教稼穡
自商稼器亦無從穡入兵器也兵盾掌於司兵民簡井
所宜有王制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以上文用器
不中度不粥於市證之兵字亦衍鄭據本並誤 周禮
雖亦管子以後人所作自成一家之言書費誓篇作於
伯禽始宅曲阜之時其文曰善敹乃甲冑敽乃干無敢
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
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甲戌我惟征徐戎
時乃糗糧無敢不逮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

惟築無敢不供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蓋
初征伐所徵於衆者惟糗糧徵於郊遂者惟楨幹芻茭
周公所制本法甲冑干盾弓矢戈矛牛馬自並由官授
於周禮無殊包不取司馬法誠有所見古國用有常度
車輿甲楯兵器亦俱不必歲製馬牛亦不必歲市以數
年之通繕完補闕科數自不甚重又制造量其所入市
廛與民居復有差等市有征則不廛廛則不再征民居
之廛賦更輕於市廛亦非使人難應據魯語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古賦
自通徵市廛民居有謂市廛百貨充積無謂民居之廛
止課桑麻無別利也韋昭解專以商賈所居之區域言
廛則市皆有貨不得云無又以利入多少財業有無爲
說是賦貨非賦廛矣說爲里賦亦難通也孟子公孫丑

篇言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又曰廛無夫里之布市征
之法起於中古廛法必上古所有市廛而不征謂古賦
以廛不征其貨也法而不廛謂三代賦以市法不科其
廛也廛無夫里之布謂民居之廛上古三代俱止有常
賦無再賦之夫布學布也孟子時有廛賦又有市征及
夫里之布重畫科斂故言其所當誠者如此市廛與民
居之廛通爲一名物古賦甲之法通施於廛量其有無
即孟子分別立二科之說周禮地官載師職以廛里表
國中之地以場圃表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
賞田牧田公邑之田家邑之田小都之田大都之田表
近郊遠郊甸稍縣畺之地廛與田與場圃別爲三目下
文曰園廛二十有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
都皆無過十二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俱以田言園廛別
自爲文圖地不著所在爲國中郊野所通有廛里繫之
國中此文列在圖下則亦爲二郊甸稍縣都之所通有
國中舉廛里者其地無田廛爲重也圖廛二十而一是
國中及量地之通法遂人職夫一廛田百畝遂在甸中
明郊外皆有廛賦遺人職凡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市市
有侯館市亦不全在國中廛里所在更可推見注引鄭
司農說因園廛上有國宅無征之文誤解爲城中宅無

稅乃以廛爲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二
十而一之征遂止有場圃及城市空地而無宅肆注易
其義以廛里爲邑居里國宅爲凡官所有宮家吏所治
者廛征自爲宅稅又不知此賦通及置地死國中近郊
之文謂廛里場圃至牧田九者並在遠郊以內四同之
地遂人之廛強說爲奇受其征有無竟不敢言趙歧孟
子章句復申先鄭引國宅無征證古無廛征法而不廛
謂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不當征其民宅以廛而不征
與不廛通爲一解四字爲賛改二十而一爲什一文既
無征數亦加重何解公羊宣十五年傳什一而藉云一
夫一婦受田百畝五口爲一家公田十畝所謂什一而
稅也八家共爲一井故曰井田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
曰市井十井其出兵車一乘在田曰廬在邑曰里一里
八十戶八家共一巷解哀十二年傳始用田賦云田謂
一井之出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
斂民錢以田爲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恐
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別賦
於稅別田於城郭里巷別邑於國說最完密城郭里巷
皆有井者井爲賦法所從出城郭里巷皆有賦則皆有
井矣以此推合魯語里賦舊說爲通施於邑中宅肆無

疑賦以供國用與稅並爲正科魯用田賦蓋以廛法施之於田左昭四年鄭子產作邱賦以邱名則以城市之廛法施之於邱井之廛兩法同爲加賦加法不同是以其名亦不同韋引賈逵說謂周制十六井賦戎馬一匹牛三頭一井之田欲出十六井之賦誤以司馬法爲周法致事理全乖杜解哀十一年傳如是則以邱亦足矣云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襲用賈說更成大謬傳此文是終上邱不讓也之義邱賦作法於貪說在上傳如何說爲周法制賦以邱解役文又云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如其說子產所作並非邱賦傳何爲以邱立文賦法累改周初本法惟孔孟所述略具太端說者多牽復謬亂令人迷瞀故條疏云如此何楷毛詩世本古義謂十井出一甸之賦其虐過於邱甲由不知乘爲常賦邱甲作於賦外甸長轂又增重於邱甲耳周禮不立乘名地官稍人職掌令邱乘之政令鄭注云邱乘四邱爲甸甸讀與惟禹

敶之敶同其訓曰乘由是改云據左氏哀十七年傳渾良夫乘衷甸兩牡說文人部佃篆解引作乘中佃云一轅車朱氏駿聲通訓定聲云此義蓋借爲乘字孟子萬章篇孔子嘗爲乘田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焦氏循正義云毛大可曰名乘田者以公牛芻養皆甸田中事古乘與甸通此乘字卽甸之通借不得以甸出一乘從或其名爲說禮記郊特牲篇邱乘共粢盛注云乘或爲鄰乘字又借鄰爲之其非正文明辯以晰詩秦風車鄰篇有車鄰鄰毛傳曰鄰鄰衆車聲也說文車部作轔解云車轔轔也徐鍇本作車轔鈴聲也易林頤之大有轟轔輷輷卽轔俗字輷鄰字通甸鄰亦通假明矣注云邱十六井曰甸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亦猶管子修靡

篇斷方井田之數乘馬甸之衆制之陵谿立鬼神而謹祭朱本甸作田詳文義當同孟子作乘田馬字衍乘田卽甸曰某氏注云每一甸之衆數賦長轂一乘駟四匹謂之乘馬十六井爲邱四邱爲甸襲鄭說而謂管子書以方六里爲一乘之地不得有甸法今本又沿注文衍馬字井改甸爲田致不成句戴氏望校正引丁氏晉涵說以六里爲八里之誤亦非大匡篇言桓公四年修兵車五千乘方三百里爲乘五千正方六里一乘無方入里之說荀子禮論篇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乘亦當讀爲甸小司徒職曰四甸爲縣五甸之地謂縣以上也三甸之地謂縣以下也縣爲中地以上爲都卽百乘之大邑縣二百五十六井依包說十井爲一乘除六井零不置算縣賦二十五乘四縣爲都正百乘左襄二十七年傳惟卿備百邑集解云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一乘之邑正義謂書傳無文賈則較四井之邑增多倍半十井之邑百爲四井之邑二百五十計合都數止差六邑相去不遠

春秋時都邑之制必如此公羊定八年傳弑千乘之主解詁云時季氏邑至於千乘季氏三分魯公室而有其一其度不過一同謂之千乘則百乘下至一乘可知正義又引司馬法云一乘之邑方十里備當審時公室尙存卿邑不得備一同且一同是千乘非百乘其爲誤謂甚明昭五年傳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此縣百乘乃所備分守之車數不可以合卿邑之賦數是時晉地數析縣亦不止一同備數止百乘蓋地大則賦多不必全遺其重數在國中亦不能盡散在卿邑也正義又涉此而謂以下曰甸爲二百戶之小邑故事三世事二世之等差分別於此若依甸出一乘爲說三乘與初試爲大夫畜馬乘者班等相近五乘去百乘差數懸絕何由劃限乘數自散在井至十二成一卿百乘其邑千井爲地方三十一里有奇視附庸增多百井何邵公解公羊哀十二年傳引禮說軍

賦十井不過一乘出於賦散邑如附庸法食其稅而納賦於公卿邑有鄙車得自賦以制乘故左氏昭十六年傳言鄭孔張執政之嗣爲嗣大夫有賦於軍鄭伯國於古法爲百乘家賦不得同大國當又有降殺之差宣十五年傳解詁云井田之法十井共出兵車一乘乘屬車言與禮說異義兵車二字必後人因下兵車素定之文誤據班馬許鄭服說改易正文當作車賦賦不以車是以魯職貢八百乘邾六百乘通謂之賦若以車王畿千萬乘不能減數爲萬且乘馬邱甲亦皆本有之制不得目爲創作矣管子有乘馬無乘車穀梁說邱甲爲國之

事下文又曰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其上有職謂輸賦以備軍用是賦無甲亦無車之明驗太宰職九賦其目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下文敘九式其目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九式爲制別九賦飽於國用之式太府職曰凡頒財以式法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周室中衰楚始變亂至東遷後

列國各自作軍大者或四或五或六或帶甲十萬車乘增至四千五千小者亦具二軍三軍乘數俱千左氏襄十八年傳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時莒亦千乘十五年傳以鄭子產等爲千乘之相即此義此制遂廢管子以千乘爲兼霸之國本據齊而言其以里數戶數口數差分乘數亦參差互見周禮雖存三軍二軍一軍舊法公羊隱五年傳解詁天子六師方伯二師諸侯一師陳氏立義疏謂宜爲方伯三師諸侯二師一二皆積盡不無爲易據魯語文方伯自有三軍諸侯二軍伯子男一軍襄十一年傳曰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三軍配三卿以古者上卿下卿證魯制即元侯作師者侯有卿無軍之說穀梁傳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白虎通三軍篇引作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昭五年傳舍中軍貴復正也舍中軍爲復正是得本文國有二軍范甯本脫上國三軍次國二軍

下國十字集解引周禮司馬法曰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據杜預左氏成七年傳集解引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知夏官司馬序官之文司馬法並有之其爲東周之世所傳周初之制如此明矣何解二千五百人稱師亦當依上解作萬二千五百人此言師眾之稱非常師之稱本又脫萬字陳氏失未校出今地官大司徒職分公侯伯子男之地爲方五百四百三百二百里及百里五等較管子地益加廣更破三爲五仍襍用新說孫吳及穰苴之學俱出自管子其用於時又遠在霸政既衰以後所言固當別成一家漢人求古籍不得取以爲證致歧互之中復生歧互車卒伍注亦不能詳言說文車部輔篆解春秋傳曰輔車相依从車甫聲人頰車也人頰車

之輔當作酺於輔本義不相應人部俌篆解云輔也从人甫聲俌从人而義爲輔則是以人輔車周禮夏官旅賁氏職曰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軍旅則介而趨夾車而持輪與韓子十過篇輔依車車亦依輔義近知頰車必夾車之爲淮南人間訓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于車車亦依輪三輪字皆當作輔輪與輿合而成車車乘輪言不得別出於外呂氏春秋權動篇亦作輔高誘注入車牙也輔頰也以輔爲酺誤古輕車重車皆有輔詩小雅正月篇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毛公傳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此重車之輔詩意言車既重載又棄其左右夾持之人遇險僕不能獨將門進輪陷輻敗所載盡負轉求索不佃留之人爲助下當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即申此義言無棄左右夾持之人益置於輪輻之側使與僕屢相顧則不至覆墮所載正義失之陳氏奐疏以輔爲車箱之板亦誤大車無乘輿之箱人若輔爲車上物僕自將車復爲何人所屬顧乎且箱板依車車不必依箱板非輔車相依之義旅賁氏夾王車而趨軍旅則介此乘車及兵車之輔荀子正論篇天子乘大路三公奉軶持納諸侯持輪夾輿先馬亦謂三公爲御諸侯爲輔乘車之輔測以下或省置兵車當備豫自將至卒莫不有輔左宣十二年傳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杜預集解云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挾轅則夾車持輪追求草尊亦輔者之事車行左右並爲轅止則各追蓐傳互文見義正義曰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而言挾轅者步卒被分左右者當軍行之時又分之使在兩廂挾轅以

爲戰備其應在左者使之追求草蓐今離道求草不近兵車也此是在道時然故云軍行右轅左追蓐至於對陳之時則各在車之左右故豫定左右之分在道分使之耳對陳各在車之左右爲輔甚明追求草蓐專屬在左者言由不知互文之例而失司馬法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即左右轅之輔與甲士合而成伍鄭不能詳言輔制因不能詳言伍制至某氏傳書牧誓序以一車步卒七十二人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之文幷七十五人配一車之意亦失矣司右職凡國之勇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注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司兵職軍事建車之五兵一車建兵器五正五人所用宣十二年傳欒武子曰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集解云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爲承副車十五乘占卒數七十五亦是五人配一車正義曰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以偏兩爲在乘外皆劉炫述義一卒外復有偏一兩二十五人之誤解云以二十五人爲承副知卒數中惟二十五人在乘外餘悉在乘中也偏本半卒之名其數爲五十人配車十乘不及此爲小偏過此爲大偏故司馬法復有九乘爲小偏之文引見成七年傳解此傳意本謂卒有兩偏一偏不全配車以半爲徒衛王車是以云卒偏之兩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以偏之兩爲兩偏亦誤成七年傳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小謂舍偏中之一兩上兩字乃車兩之兩昭十年傳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兩謂載幣之車下兩字始屬卒言加偏字以別於上載幣之車有百人爲衛以百兩用千人之數差計車蓋[illegible]兩舍二十五人應舍兵車五乘餘車及人俱還晉解不知偏爲大名誤以爲闕一小偏又

貳洽聿 卅056 版

10B

混二兩字爲一正義以兩之一卒交義不可通疑傳本有誤述闇謂兩之二字步下句而行俱非此偏兩皆以人數言於車數無涉

昭元年傳毀車以爲行五乘爲三伍上文曰以什共車下文曰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毀五乘爲三伍亦以車上三人配伍成什使衛五陳之車當敵輔二人留守本車不用其制仍是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二人與楚廣法同

此偏兩與專參及同陳之伍皆以車數言與成七年傳聘車宣十二年傳隨車之偏兩及司右職兵車之卒伍以人數言者不同正義駁服虔解誼引司馬法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六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之說謂此傳共車用卒不以車數爲別誤傳言以什共車所毀者乃用以配什之車什所共者不悉毀也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當作百二十五乘爲伍百乘一乘爲專七十五乘爲參文有

爲說兩參專伍俱從偏起數兩謂兩偏參三偏伍五傳專則四偏也門偏兩百數別有總名故不言肆而言專專謂專壹也有羽八職百羽爲捞搏卽專之同聲字專義取於一不取於四是以百乘下又云一輩輩說文車部輩象辭云若軍發車百兩爲一輩也輩名他無所見解說必本司馬法此文一下乘字爲傳寫誤倒無疑上八十二字爲後人誤補亦無疑矣五陳用車凡三百七十五乘駟伍爲一千八百七十五人加什三千七百五十八通五千六百二十五人以常配之數計算已占車一千六十五乘向有留守所毀之車若十人計合大數是役實出車一千七百乘土卒八千五百人毀一千三百二十五乘留守二千六百五十人餘二百二十五人蓋分配將佐軍尉司馬司空與尉侯奄及旅師之車爲加衞將佐六正車各加十五軍尉司空與尉侯奄五吏各加十旅師十七各加五配什或爲五伍或四伍或三伍也將佐之車衞以二十五與楚廣去王車之衞同餘以文遊差其數必加此千七百乘較成二年齎之戰八百乘會益過倍較後此平邱之會四千乘向不及半是時晉車用數逐衞加多襄二十五年傳伐齊齊人請成自六正五吏二十師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路三十師爲三十旅所用卽三千乘較此又增一千三百乘矣師爲旅帥非師帥以乘數知之師二千五百人配車爲一千一百五十乘三師卽三千七百五十乘此數明是軍將所將不得分置師帥也夏官序官有師帥乃王國之制侯國惟徒有之車止軍帥旅帥晉以徒守國以車應戰則出征無師帥之迹閒不知車與徒之別以三十師爲三十帥一帥將車二十三乘士卒二千四百七十五人師數不可合乘數亦破成碎足知其非矣六韜有百乘一將之文百乘之將卽旅帥六韜雖後出此說當有所本

采芑篇其車三千以此數準之三千乘凡一萬五千人於軍爲六師箋云美卒盡起乃必無之事杜解昭十三年傳晉甲車四千乘云三十萬人亦駭人聽聞朱氏大韶實事求是齋經義有司馬法非周制說一篇兩失已略條出

左氏僖二十八年傳晉車七百乘成二年傳孫桓子臧宣叔如晉乞師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請八百乘許之兩傳下文俱詳敍中上下軍之將是三師皆在行乘數有七百八百之差七百不足又可請益知三軍不全出所用者車兵而已集解主司馬法一車七十五人之說云七百乘五萬二千五百人八百乘六萬人理無可通五萬二千五百人六萬人分配三軍一爲一萬七千五百人二爲二萬人數雖差短猶成七師八師七百乘八百乘分析爲三中有一乘二乘餘數無可分配其非本法明矣管子以徒衞車因時有戎狄之患其弱在徒故用彼所長參合於此以制其所煩魏舒毀車爲行卽師管子之法惟減三伍爲什取其輕便耳楚廣加常制止王車有衞餘無衞而三軍之車亦配以徒傳下文云車馳卒奔乘晉車卒隨車進知徒不異羣與晉字法同僖二十八年傳駟介百乘徒兵千徒數與乘數相準以亦以什共車蓋楚所啟皆蠻夷地其俗亦用徒是以先魏舒變而爲之也孫子馳車千乘萃車千乘帶甲十萬以一車領一卒分五伍衞重車所行領十四伍通車上一伍爲十五伍徒數名於車至十餘倍不可配合當自爲行列車止是卒長所乘以將徒兵又非用徒衞車之法吳俗本向徒巫臣教之乘車所造不多故用以應戰者惟此楚乘車千乘騎萬匹上云帶甲百萬楚至

戰國亦改用徒法向兼以騎一車領九卒配騎二伍徒數較孫子又增八倍有餘史記李牧傳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四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騎數與楚策同卒數同乘千一車配百人千三百乘配十三萬人加車本伍六千五百人騎一萬三千人通十四萬九千五百人大數爲十五萬與百金之士五萬彀者十萬之數合突矣子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破秦五十萬眾具文在車騎與徒之上所配亦有徒而數不具魏策云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徒數甚多配法宜與楚近騎二千四當從魏策作五十車六百乘又當從吳子作五百兩文俱有爲誤司馬法騎止配一伍本書配二伍其作當在未用魏以前又別一制韓子十過篇秦穆公因起卒革車五百乘疇騎二千步卒五萬秦穆公時未有騎兵二千與乘數相符疇騎當謂駕車之馬疇與匹義同章昭齊語解疇匹也二人爲匹四人爲疇疇爲四騶成合之名則疇騎即乘馬非楚魏所配之騎也步卒五萬配車五百乘亦一車領百人秦策戰車萬乘奮擊百萬七國時制固如此作秋之秦不知是否已然抑韓子據後向言無別文可證作以侯考孔賈申鄭杜及某氏說

謂畿內外出車法不同畿謂所科與臨敵布陳配法又不同與司馬法本文義俱歧別皆強爲之解不足辯

出納之吝

論語堯曰篇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何晏集解引孔安國訓解曰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俞樾平議云子張止問從政孔子不當以人君之道答之蒙按有司亦非惡名子路篇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有司爲政所當先不在屏去之列泰伯篇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說苑修文篇作置尊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何也有司之事兼及細微君子閒有所不能能之亦未必即爲不避孟子萬章篇言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委吏與司出入孔子會計而當豈曰職不可爲以有司與虐暴賊同科義殊可疑竊謂孔所據乃誤本也韓詩外傳第三傳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外傳衍說此文云以身勝人所據本有司二字當止作一字爲克克古文作㑹見說文本部重文㑹下體與司字形近上體與右亦近右與有古通讀者不識㑹字誤合爲司因又誤合爲有而釋爲有遂成二字耳古書字多異體離合亦無定式經師以意屬讀往往致譌書大誥篇

有大艱于西土說文䖵部蠢籀文載下引古本作我有載于西載與下句越茲蠢首尾相應讀者不識載字誤上體之才爲大下體之戈爲艱破成二字即其證也克與虐暴賊正一類外傳責者亦當作㑹即㑹之隸變今本又不識㑹字者所改下文云責者失身責屬身言字本作克甚明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克者與人即顏淵篇與人恭而有禮子路篇與人忠之與人左氏春秋文三年傳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與人通同列羣下而言出納謂出納政令書舜典篇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益稷篇在治忽以

出納五言文聽詩大雅烝民篇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出納俱屬語言辭命不涉財物各當讀爲咅說文部咅篆解云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咅爲面唾人言而不納受其辭出自用故目爲克詩大雅蕩篇曾是掊克毛公傳云掊克自伐而好勝人也掊卽咅借字毛止言自伐不云相與語唾而不受者訑訑之狀既成聲音顏色均足以距人不必接及言語也自此文咅誤爲各咅字本義以晦陸德明詩釋文云掊聚斂也讀掊爲捋并毛義亦失矣今據韓說與毛互證兩經滯義通達暢然韓本以詩名兼治論語漢書藝文志論語魯說下有燕傳說三卷

燕卽韓故里三卷蓋韓弟子述師說爲之者外傳有燕傳遺說爲西漢之學者固當蒐出沈氏濤孔注辯僞未能鉤究故於齊古與魯之異同不知所別於此解是非無辭以辯也

陳氏澧東塾讀書記云論語有絕奇處師旅因以饑饉而子路能爲之哀公什二不足而有若勸以盍徹足食足兵民信子貢問三者去一二者去一讀之皆使人瞿然而驚以此知聖門諸賢才識謀慮超越尋常萬萬也孟子作用當於此等處求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惟宏故擔當得住故毅故把握得定二者地步學不能到亦萬萬不可不學也

北宮黝似子夏

孟子公孫丑篇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曾子之勇詳具下文子夏闕焉按韓詩外傳卷六衞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

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 君拔茅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

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赦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眾暴寡淩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眾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衛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外傳此文必出自鄒魯諸儒所傳趙岐章句失引後人遂無有知之者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孟子滕文公上篇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九河濟漯江漢淮泗俱本禹貢惟汝水無文山海經海內東經汝水出天息山南入淮汝水是淮水所納之支水非漢水之屬本文淮泗以類相從汝漢又不得相錯禹貢浮于潛水經潛水篇注引鄭注曰漢別爲潛其穴本以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即爲西漢水也禹導漢疏通潛水事亦删無所見疏通即決字之解疑鄭所據此文作決潛漢也潛字从朁得聲朁又从兂得聲古朁同聲之字例得通段說文兂部兂从几匕象朁形朁俗兂从竹朁兂可从同聲之字變而爲朁朁是潛亦可从同聲之字省借作兂矣孟子古本潛字蓋止作兂篆形與女字相近讀者或求之聲定爲潛或求之形定爲女因有兩本趙所據是作女之本故與鄭不同耳女字加水作汝又後人分別爲之漢書地理志女陽女陰顏師古注引應劭曰汝水出宏農入淮正文兩女字尚從省作不加水也潛漢與濟漯淮泗並見禹貢以上下文例求之鄭本爲正淮泗注江亦本禹貢導江北會于淮之文伏生傳本借淮爲匯解者遂失其讀矣墨子兼愛上篇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墨子淮汝猶此文淮泗舉大川以該支川舉一支川以該眾支川也墨子參用別說此文純本禹貢例宜區析

夫里之布

孟子公孫丑上篇廛無夫里之布趙岐章句云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此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孟子欲使寬獨夫去里布蒙按周禮地官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承上園廛二十而一爲文田不耕者出屋粟承上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爲文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兼承上兩文言之里布謂廛賦也屋粟謂田稅也夫家之征謂力征也三科卽國語魯語賦里以入藉田以力任力以夫三等之法不可通

合爲一漢書食貨志云王莽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者出夫布一匹莽制附會彼文非古義如此鄭元注引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或曰布泉也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說而願爲其民矣故曰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欲令宅樹桑麻民就四業則無稅賦以勸之也故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見舊時說也又云元謂宅不毛者罰以

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田者罰以三家之稅粟民雖有閒無職事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二說俱糾牽莽法趙誤承之夫布見閭師職其文曰凡無職者出夫布無職謂無上文農圃工商四職夫布謂科其身令出夫泉也夫泉在廛賦外非先王之法故孟子欲已之里布即宅泉俞編修平議云里布屋粟皆責其所應有徵其所當出非爲苛政以病之里布者以二十五家爲里計之一里應有如干布則知此不毛之宅應有如干布矣此說當是宅泉在廛賦中孟子欲與夫泉並已之者廛賦二十而一本

以征桑麻之利無桑麻又非市肆則無利可征其民廛在保息恤貧安富之科是以欲一併已之也江氏永羣經補義云桑麻有嬪婦布縷之征而仍使之別出里布是額外之征嬪婦布縷之征據閭師職任嬪以女事貢布帛爲說詳彼文夾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之閒衡虞並官名山澤俱有禁有守不以授民牧亦置官牧人職掌牧六牲是也天官獸人職掌罟田獸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夏官掌畜職掌養鳥歲時貢鳥物皆牧所任之事嬪必九嬪之嬪與婦功職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

之事鄭注云嬪婦九嬪世婦言及以殊之者容國中婦人賢善工於事者掌絲職須絲於外內工外工即國中受役於典婦功之婦婦功通掌於九嬪是以舉嬪立文四職皆謂在官之民於農圃工商別爲一例貢謂獻納官物非民賦也無職不得兼婦女言若以貢布帛爲布縷之征則男無職者今出夫泉女無職者復令再出一家兩科於法豈可以行江說非孟子意亦非周禮意鄭注九無職者出夫布云獨言無職者掌其九賦言九賦以別上八貢賈公彥釋甚明江氏失未詳審盡心下爲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三科與魯語及載師並同布縷之征自謂宅征孟子欲見廛賦是征桑

麻非科宅里故正其名韋昭解魯語里賦止言市廛不
及民居之廛亦疏

我伐用張

孟子滕文公篇大誓曰殺伐用張馬融書傳序引作我
伐用張見孔穎達書泰誓正義冡按許慎說文我部我
从戈从手手古文垂字一曰古文殺字王氏筠句讀云一曰下當有我字非謂手是古殺字以說文通例求之似不然今仍从舊此文殺伐古本蓋作手伐
故趙讀爲殺馬讀爲我矣手字不見經傳惟管子地員
篇山之材俞編修平議以爲材當作手手者垂之古文
如馬趙說孟子已有此字秦漢小學書失未收入故許

君不能定其爲何讀也

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解

孟子滕文公篇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
趙岐章句曰載始也言湯再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
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再十一者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
凡征二十二國也冡按章句後一說殊不成理前一說
亦順文爲之絕無證據太平御覽皇王部引汲冡紀年
湯有七名而九征朱氏右曾存眞云九征者葛也有洛
也家韋也顧也昆吾也夏也三朡也餘二征未詳九征
通韋顧昆吾夏三朡言之此文下有東面而征西夷怨
南面而征北狄怨云云韋顧昆吾夏三朡五征自係後
事不在此數九征且不能備焉得增至十一竊謂十字
乃栽古文之誤衍也梁惠王篇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
下信之此文易一爲始易天下信之爲無敵
於天下義並不殊一征即本書一征也載本作才說文
才部才象解云艸木之初也初即始義爾雅釋詁作哉
哉載才三字古通才或作十亦省作十與十正相類此
文古簡蓋本作自葛十讀者旁記載字以別於記數之
十後人傳寫兩存其字遂疊成載十趙不知十爲載之
正字因失其讀幷失其解耳王氏引之經義述聞通說

云書傳多有旁記之字誤入正文者墨子備城門篇令
吏民皆智之智古知字也後人旁記知字而寫者並存
之遂作吏民皆智知之國策趙策夫董閼于簡主之才
臣也閼與安古同聲後人旁記安字而寫者並存之遂
作董閼安于此即其例十字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
款識所載古銘文師𠤳敦借作哉文王命癘鼎大夫始
鼎南宮中鼎齊侯鎛鐘齊侯鐘並借作在實俱才之省
體孟子一書前漢末有師說傳本稀少是以趙所據尚
有古字下文殺伐用張書泰誓正義引馬融傳序作我
伐用張殺字亦本從古文作手說文我部我篆解云我

从戈从手手一曰古文殺字我與殺並因本文作手而異以兩文互證可知此書多古字矣御覽引帝王世紀有二十七征之說與紀年相差甚遠二十七征當卽依再十一征之讀加後伐之韋顧昆吾夏三朡不足信

發政施仁

孟子發政施仁之說止其大綱其見於他篇者曰責難於君陳善閉邪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曰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參合四文條目備矣理財治兵

不得知大體之臣謀富適以召貧求强適以致弱六國與秦之事具有徵驗不必遠引也今日之勢正與孟子所謂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相似言功利者策數百上無一收微末之效以反本之說推之末不能治自惟有正其本原救時之術當博求自開捐例與船政立商局置釐卡設防軍以來弊之所在一切掃除而更張之不當屑屑焉爲目前計矣

磯

孟子告子篇是不可磯也趙岐章句曰磯激也許慎說文無磯字鈕氏樹玉新附考云是不可磯也與論語孔子對定公問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語意相類疑磯爲幾之俗字蒙按爾雅釋詁譏汔也郭璞注謂相摩近說文豈部譏从豈幾聲字偏旁闕壞因譌爲磯不可譏猶言不可近與上愈疏義正相對譏字經傳俱省作幾惟爾雅尚存本字證以此文作磯知孟子固多古字矣

孟子逸文後考

趙岐孟子題辭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正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

非孟子本眞後世依故而託之者也某氏正義曰四篇趙岐不尙以故非之漢志劉歆九種孟子有十一卷時合此四篇蒙按史記孟子列傳云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公所據本已與趙同漢書藝文志據劉歆七略作十一篇蓋劉向校定時據別本增益某以爲趙所不尙分析出之非也晏子春秋校錄云凡中外書三十篇除復重二十二篇定著八篇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爲

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劉例貴該備旁別出行本以外者概從蒐錄惟別標外篇之目以示非一家之傳不與本書淆混趙言外書四篇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此文必亦本之別錄惟略具所出耳風俗通窮通篇云孟子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中外二字亦據錄文中謂祕書外謂民間書以此推之十一篇本兼合數本定著為一前此止有七篇行本無四篇也隋書經籍志載鄭元劉熙兩注本並七卷附注稱梁七錄載綦毋邃撰本有九卷唐志作綦毋邃注七卷九字

亦當作七三家俱因趙例不取外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其散軼也多矣歧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于外書者邪若爾則歧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其言為某說所蔽荀子與孟子時代相接所聞當時傳說自必甚多不須一一按合本書七篇不能備載孟子之事與言猶論語二十篇及古本二十一篇齊本二十二篇俱不能備載孔子之事與言別錄於後世所為之篇及文辭復重而頗

異者皆兼蒐並錄正網羅散佚之意不能宏深通全篇言之非專據一二語揚子所引當從或說定為外書荀子不及見後出之篇其說當仍還之荀子外書四篇性善辯特為一篇疑即辯荀子之說晁氏未見及此

楊倞注荀子性惡篇孟子曰人之學者其性善云孟子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者是也又注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也云孟子言失喪本性故惡也皆不言逸文按告子上篇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又云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荀子所引即此將皆失喪其性故也是約求則得

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之意唐時外書久亡劉向別錄尚存故楊氏確知題辭所云性善辯篇非荀子所及見周應賓九經考異云荀卿舉孟子語意皆外篇書誤耳周氏廣業孟子四考逸文考據曆道傳集注纂箋并將皆失喪其性故也八字連引作孟子語更誤董子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此孟子之言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亦約告子上篇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及下節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之文善

於禽獸約上章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與之文並引其意兩略其辭周氏以為摘取外書亦
不確鼇董子時七篇早置博士四篇後出未立其書欲
申己說絀孟子斷無舍本書不論而專論外書之理實
性篇云善難當甚孟子以為萬民性皆能當之過矣萬
民性皆能當之郎據此章所引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之說其非別有正文明矣論衡本性篇孟子作性善
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亦是約辭高
誘淮南俶真訓注引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例
徐鍇說文繫傳通論孟子曰人之性善嗜欲害之郎同本淮南注文論衡篇所謂敵國者臣非但有高

大樹木也為有累世修德之臣也亦用孟子之意而略其辭趙章句本之
吳萊淵穎集孟子弟子列傳云孟子外書四篇今猶略
見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者疑即性善辯
中語此說近是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與盡心下篇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輕告子上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
求之文雅俗殊別為後人依放而託之者明矣下文又
有糞田莫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
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六句似說苑語周
氏據北堂書鈔所引定為逸文今不取說苑建本篇又

引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文氣亦相
類朱氏彝尊經義考定為一條當亦是漢書劉向傳引
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此自引公孫丑下篇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之文聖人不出
約下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之意
非外書別有此文李善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注引孟子
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疑
出劉熙綦毋邃諸家之注離婁下篇言文王與舜世之
相後千有餘歲故云千年一聖而以本文王者為賢比
宋書臨川王傳載鮑照河清頌序稱孟軻云千載一聖

是旦暮也蕭綺拾遺記後錄孟子曰千載一聖謂之連
步皆說孟子者之語翟氏灝四書考異疑鮑以莊子為
孟蕭以申子為孟李以顏氏家訓為孟俱非
顧氏炎武日知錄云史記法言鹽鐵論所引孟子今孟
子書無其文豈俱所謂外篇者邪今按鹽鐵論通有章
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
衣也斧斤以時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
食不違農時云云見梁惠王上篇蠶麻以時布帛不可
勝衣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約下節五畝之宅樹之
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

千者可以食肉矣之文論儒章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困學紀聞引此周氏從陳士元襍記并下甯斲飢居於陋巷亦能變已而從俗也二句引入誤是約告子下篇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之文執務章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是約此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及下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之文皆用其意而略其辭非外書也史記淮南王傳伍被對王稱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匹夫亦疑約梁惠王下篇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之文下云是紂先自絕天下久矣非死之日

而天下去之自絕於天下卽一夫之義惟法言修身篇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七篇中無此說當如晁氏讀書志引或氏所云已具前周禮職注引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所據本有麻字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詞天侮鬼神下殃傲天下萬民武王遂奔入王宮斬紂而出擊之赤鐶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御覽皇王部引孟子今在明鬼下篇中上中二修篇俱亡韓詩外傳孟子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今告子上篇無其於心云云三句是外傳取下章之文增益非古

本有此也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疑亦因告子下篇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之文而衍之毛詩傳於小雅小弁篇引孟子文於鄘風柏舟篇不引所見本無此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爲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狐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鳥猶知善之爲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

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偏照天下而不能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則亡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此文全是以意衍說說宣王而不說本公孫丑下篇孟子去齊之文未知善之爲善本王猶足用爲善之文昔者揖封生高商至削何有也全本告子下篇淳于髡章之文俱非外書

風俗通義正失篇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此文與七篇義絕異於論語子張篇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云云大略相近或外書采別說附之篇中漢文帝條引劉向對成帝問亦有故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之文此二句蓋本爲劉所引應氏因而轉引也下文云傳言失指圖影失形是應申說此意顏之推家訓書證篇引作孟子曰圖影失形誤

鄭注周禮大行人職引孟子曰諸侯有王賈公彥釋曰引之謂朝王之事也按此文當作諸侯朝王曰述職引梁惠王告子兩下篇文而約朝於天子四字爲朝王二

字傳本脫下三字又誤朝爲有致與左氏春秋莊二十三年傳文同述職是申證上文事字之義非專證王義如今本則文不完矣小行人職注引鄭司農云春秋傳曰諸侯有王可證注文必不誤左氏傳爲孟子賈於下注引傳文及注於此不言孟子無文疑所據本朝字尙不誤也周氏翟氏說俱非禮記坊記篇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亦約萬章上篇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之文

呂氏春秋當染篇湯染於伊尹仲虺高注云孟子曰王者師臣也按孟子公孫丑下篇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注所引即此文戰國策齊策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彼注引孟子曰子噲先王命而與子之國子之先王命擅受子噲國亦是約辭周氏引盧氏文弨云王者師臣當出外書或約與景丑語翟氏云說苑載郭隗言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也後漢陳元上疏變其文作師臣者帝賓臣者王孟子言湯之於伊尹意亦相類故高撮略爲一約與景丑語之說是餘俱非

後漢書郅惲傳孟軻以強其君之所不能爲忠也量其君之所不能爲賊也此述孟子離婁上篇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之文亦用其意而略其辭也李賢注牽合梁惠王上篇不爲也非不能也公孫丑上篇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兩文爲說固非周氏以爲當係原文亦非責難於君謂之恭恭字古本蓋作忠

史記六國年表集解引皇甫謐說孟軻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據後漢書逸民傳注引帝王紀曰按孟子舜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則皇甫所稱亦孟子離婁下篇

舜生於諸馮章注文非正文也皇甫以前有鄭劉兩注後書儒林傳云程曾作孟子章句是程亦有注本此文當出三家陳耀文經典稽疑以爲舜生諸馮下之逸文失未考後書注也舜生於諸馮下有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之文其本無闕脫明矣韓詩外傳引亦與今同

晉書文苑傳袁宏三國名臣頌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約公孫丑下篇夫天下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之文

抱朴子外篇孟子曰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

約公孫丑上篇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之文

劉子新論隨時篇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悅按史記孟子列傳云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居邠劉說蓋卽本之以攻趙於本書所述太王之事不合故改爲秦人來攻耳翟氏刪出是

梁書處士傳序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約告子上篇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及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之文

周興嗣千字文孟軻敦素約盡心上篇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之文

釋僧祐宏明集梁武帝勅答臣下神滅論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周氏云郭璞山海經注序引作莊生之言下句作莫若其所不知考莊子無此文恐郭誤也按此語絕類莊子郭引當不誤梁武帝以爲孟子之言蓋注者引以說離婁下篇所惡於智者爲其鑿

也之文武帝欲通道家之說於儒故舍彼述此也蕭子良與孔中丞書孟子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乎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亦梁惠王上篇蓋亦反其本矣注文

詩豳風七月篇正義曰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此文當出滕文公上篇宵爾索綯之注公羊成十八年傳注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疏云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孟子文謂萬章下篇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取一則爲百里十里七里五里也司馬法蓋亦

有此文故言亦云囿於軍賦無步里數不當入司馬法穀梁傳疏云毛詩傳天子囿百里諸侯三十里孟子稱文王囿七十里芻人囿三十里故約之爲天子百里諸侯三十里耳未審徐何據何爲說徐謂徐邈音義何即謂此注明司馬法無此文也唐時外書亡絕司馬法尚存三卷穀梁疏說如此知公羊疏所云非外篇文矣

後漢書朱祐景丹傳論注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王符仲長統傳論注引作矯枉過直此文當出盡心下篇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注翟氏據滕文公下篇陳代章章句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

枉曲何能正人謂注誤憶爲孟子正文而復乖其意疑未必然

文選弔魏武帝文注孟子曰嚬蹙而言嚬蹙謂人嚬眉蹙頞憂貌也焦氏循正義云此孟子蓋注文不詳何人嚬蹙而言四字即解已頻顣曰而下又申明頻爲頻眉顣爲蹙頞說至確鑿別賦注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嘉靖吳郡袁氏本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夏侯常侍誄注孟子曰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皆注文太山之高參天入雲是盡心上篇登太山而小天下注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是公孫丑上篇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是滕文公上篇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注琴賦注孟子曰離婁者黃帝時人黃帝亡其元珠使離婁索之七命注孟子曰離婁者古明目者也能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王仲宣誄注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其文今並見章句章指可互證文賦注孟子曰使自求之則爲滕文公上篇使自得之之異文周氏引孫氏志祖說是

史記鄒陽傳索隱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齊

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仲子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此所引亦滕文公下篇陳仲子章注殷本紀索隱寄君謂人困於下上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故孟軻三字乃如浮寄之誤浮字闕壞與寄字上半誤合爲孟校者因又改寄下半爲軻復改如爲故也索隱此文自申釋寄義不取證他書翟氏云孟子者管子之傳誤亦非

北堂書鈔武功部邈孟子云戰者危事也周氏云孟子稱邈始見於此蓋六朝外書尚存唐初始逸耳翟氏云似漢藝文志兵書類所云陰陽家之孟子未必是鄒孟

子檢隋書經籍志兵部無孟子儒部止有趙注十四卷鄭劉二家注各七卷亦無外書二書至唐初俱亡此逸孟子爲何書無以定之周氏於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據書鈔謂有何謂糞心二句書鈔彼文亦止稱孟子不綴逸字

藝文類聚天部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后葬今先君欲小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

善太平御覽惠子作惠公周氏云戰國策呂氏春秋論衡俱載之不言出孟而滕文公作梁惠王以惠子惠公之稱核之則當爲梁蒙按此文亦必出滕文公上篇滕定公章注引梁事以見當時喪葬尚有行古禮者類聚誤與正文混而爲一又譌定公爲文公耳

趙蕤長短經是非篇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此文出愼子因循篇趙云孟子或孟氏老子道德經注引之隋書經籍志梁有老子孟氏注二卷經典釋文敘錄云孟子注二卷或云孟康孟氏書襍題本作孟子故云然也翟氏云管子變化則爲生爲生則細矣故道貴因趙襲其義變其文托名孟子非廣韻十二齊圭字注孟子六十四黍爲一圭十圭爲一合此孟子當作孟康漢書律秝志注孟康曰六十四黍爲圭廣韻卽據此其下舊本有十圭曰合四字今本脫之翟氏據玉篇謂廣韻誤是十八尤邱字注孟子齊有曼邱不擇孟子當依元和姓纂引作尸子

王定保摭言孟子言遇不遇命也約梁惠王上篇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之文

高仲武中興閒氣集蘇渙小義云善惡必書春秋正訓明言不廢孟子格書明言不廢用題辭有風人之託物

二雅之正言意

邱光庭兼明書孟子曰曾子之事父也諭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傷其體非孝子之道也是離婁上篇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注文苑英華牛希濟治論孟子曰父母妻子對之而飢寒而不爲非未之有也是梁惠王上篇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注太平御覽皇王部孟子曰桀紂逆天暴物故天棄之故民去之湯武從天理萬物故天欲之故民歸之紂昏昬以亡武王諤諤以昌是離婁上篇順天者

存逆天者亡注冊府元龜環衞部孟子所謂忠者人之高行是離婁上篇責難於君謂之忠注忠字今本作恭古作忠說具上僭僞部國無小是滕文公下篇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注馬總意林引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久渴者易爲飲下爲公孫丑上篇注文更明御覽資產部孟子又曰軻少貧母將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側軻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亦是注者序語題辭云幼被慈母三遷之教後人又申述其說也

周氏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捃摭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記今考孟子言春秋者止迹熄詩亡知我罪我無義戰三章亦未嘗捃摭其文又後漢書劉陶傳陶著數十萬言又作七曜論匡老子及韓非復孟軻今亦無論及七曜者知皆外書之文按劉陶傳七曜論與匡老子及韓非復孟軻並爲四書周氏誤合爲一老子韓非書中俱無論及七曜者不得獨疑孟子十二諸侯年表所云止是略舉大綱今七篇中言春秋者有三章則與荀卿韓非書亦相差不遠矣

橫陽札記卷六

橫陽札記卷之七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一二三

說文一部一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萬物凡一之屬皆从一弌古文一徐鍇繫傳袪妄篇云李陽冰曰弋質也天地既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故一二三質从弋臣鍇以爲弌之訓質若雅未聞既云天地既分人生其間皆形質已成乃从弋則一二之時形質未成何得从弋其謬甚矣蒙按李意謂古文一二三爲天

地人字是以記數字形別加弋弋質也者言字之體質非訓弋爲質也徐氏不達其語而誤駁之據雨部曰雨水从雲下也一象天不部曰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一猶天也一爲古文天甚明此解造分天地亦謂一畫爲天二畫爲地李說是已許君不言一古文天者以弌从之會意弌弍又皆从弋加畫本部所收元丕等篆亦俱从一其字兼數用不能劃析故隱括如此二部曰二地之數也从耦一凡二之屬皆从二弍古文二二解爲地之數其爲數目字無疑亟下又別爲解曰二天地也恆下亘下復解爲上下丼一字數用而何土部曰土

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繫傳釋齊篆曰二地也說尤明確然則二爲古文地亦無疑矣三部曰三天地人之道也从三數凡三之屬皆从三弎古文三以工巫王三篆證之三本字亦讀如人工部曰工象人有規榘也與巫同意巫部曰巫象人兩褎舞形與工同意王部曰王象人褢妊之形與巫同意工巫王三形俱於人絕不相似云象人者據古文人爲三畫言也三上下二畫爲天地中畫爲人蓋指事字王部曰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

王三者天地人亦自其初義分別言之實則參天地者爲人其中象中立而定也德清俞先生兒笘錄據王篆三畫連其中謂繁露緯候說無別三非積畫益可見屯才旦丕等篆下並曰一地也謂省二爲一叀下曰治人者也从一从史史亦聲夫下曰丈夫也从大一兩一字亦皆三省由此例推來篆之乀王古文𡈼之凵及古文乁之乛其字大抵俱从一而變蓋一畫易捉故別爲垂下屈上側左右三形其後加大爲天而地亦从二所孳乳之土字加地人又从乛引長更加左古體遂廢不用許君於天下地下並不言何文壄下言籀文人下亦言

籒文几下言古文奇字又俱不言古文其意自謂別見他篆今鈎稽出之遺文堅義庶幾瞭然大徐本說文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王篇引同以兩下一象天冂象雲水霝其間也之文例之此文當作二象地地之中物出形蓋傳本誤爲下後人又加之字耳小徐本中下有字亦以意補而失其次段氏玉裁注本據韻會改下爲上王氏筠句讀擬刪二字俱非老子道德經二十五章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據大部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許所據古本王作人證以下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作人是矣人古文作三是以讀者或誤爲王王弼注云天地之性人爲貴而王是人之主也雖不職大亦復爲大與三匹故曰王亦大也說殊迂曲段氏玉裁大部注竟改老子王字爲人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一二三字亦當讀爲天地人謂道生天天生地地生人也下文三生萬物三字乃一二兩字之誤合一二承上爲文下文人之所惡人字即承二字

夏字古文

說文夊部𡕾古文夏汗簡𠆢部引作𡕾其字似从疋得聲从𠆢从目當與眾同意洪适隸續載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有𣆪夏夏三字前後四見𣆪上體从日與𡕾不同夏竦古文四聲初亦作𣆪丁度集韻夏古作昰

釋斈

說文敎部斆上所施下所效也从攴斈子部斈效也从子爻聲斈字不見經傳朱氏駿聲通訓定聲疑即學之古文其說當是敎部斆篆下云覺悟也从敎冂冂尙矇也臼聲學篆文斆省學爲斆省文則斈爲學效字之正

文明矣敎字从之會意尤塙證也書洛誥篇乃女其悉自敎功令文敎作學黃榦儀禮經傳通解續祭義篇引大傳學效也與說解正合知許君所據古經敎止作斈今僞孔安國傳本加攴作敎後人所改耳郭忠恕汗簡攴部釋斈爲敎云出字指此別一說字指郭顯卿所撰引見汗簡者凡二十九文與許書多不同此篆蓋說爲古文敎省而學效正字別析篆文斆字以當之顧野王玉篇子部斈公孝切效也說文又音交學爲角切受教也覺也斆也其說即參用彼書隋以後遂無有知其異讀者矣林罕字原偏傍小說序文下作子爲學更旁作生爲穌唐有敕文明加禁斷宋祁筆記後魏北齊時里俗作譌字最多如巧言爲辯文子爲學之比學字作斈即斈之隸變北齊里俗所傳不誤唐士大夫斥爲野書誤也漢碑學作學斆作斆知斈字亦出於此

釋志

說文不收志篆而余名承志作篆者往往難之余謂志非俗文也虞書已有志字其來古矣李斯琅玡臺刻石云摶心揖志此篆文用志之證鄭康成注周禮保章氏職云志古文識又古文作志之證徐楚金繫傳疑義篇謂許書本有志篆當是也楚金據言部有誌篆今通釋

亦無之鼎臣誌入新坿攷詩下意下竝云志也志字見說解則許君固用其文誌之有無可勿論爾王復齋鐘鼎款識載晉尺銘云周尺漢志劉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竝同劉篆从酉作鐳志獨無異體知晉人所据說文無劉字而有志字今本之闕可以此尺補之矣

駁沈氏濤隨筆論許書二則

說文艸部萑艸也从艸隹聲詩曰食鬱及萑沈氏云詩曰以下六字蓋後人妄加系傳本亦無之此小徐之勝於大徐也詩六月食鬱及薁傳曰薁嬰薁也艸部薁字解正明毛義爾雅釋艸萑山韭疏引韓詩六月食鬱及萑則作萑者乃韓詩許君偁詩毛氏不應有此六字且許書山韭字作韱不作萑此訓萑爲艸則非可食者矣蒙按許君偁詩不盡同毛氏袾下殁下兩引靜女其姝一作袾一作殁詍下呭下兩引無然泄泄一作詍一作呭祆下娛下兩引桃之夭夭一作祆一作娛竝可證見永下引江之永矣作羕羕下又引作羕褧下引衣錦褧衣作褧檾下又引作檾薈下引薈兮蔚兮作薈嬒下又引作嬒此尤偁毛兼偁三家之塙據沈氏泥序偁詩毛氏一語丙謂許書定例凡偁詩曰皆是毛詩其不與毛同者均由後人竄入如是則可刪者正多不獨此萑下

六字且亦刪不勝刪矣序云偁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檢十四篇中易亦兼偁費氏書亦兼偁歐陽夏侯氏春秋亦兼偁公羊氏並不專主一經則所云偁孟氏孔氏毛氏左氏皆古文者蓋指是書所采之古文而言如示下用系辭文云天垂象見吉凶所以示人也重文作𥘅云古文示此即孟氏易之古文祡下引虞書曰至于岱宗祡重文作䙡云古文祡从隋省此即孔氏書之古文社下引春秋傳曰共工之子句龍爲社神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木重文作𡉚云古文社此即左氏春秋及古周禮之古文詩毛氏亦然是於書中所偁衆家經文本兩不相涉詩古文述毛而引經仍兼采三家亦猶易古文述孟而今文仍不廢費氏書古文述孔而今文仍不廢歐陽夏侯氏春秋古文述左而今文仍不廢公羊氏所謂借道之味聞疑載疑也萑下偁韓詩正與羕檾嬒等篆下偁三家詩一律薁下不引毛詩即姝泄夭三篆下不偁詩之比間從其略耳萑訓艸者段氏云郭注爾雅謂山中多有此菜如人家所種者故許不謂之菜爾雅茖山蔥許君亦云茖艸蓳下云艸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艸之名義兼包野菜本篇已有明文目之爲

艸非可食之物許無此例小徐本屬六字傳寫譌脫不足致疑本草圖經爾雅翼並引韓詩食鬱及藿疑俱本說文集韻藿下云說文艸也引詩食鬱及藿所見本與大徐同

又案向書嵎夷條注沈氏更有說文偁經攷一書傳本未見不知其說如何據嵎夷條內云許君明古文者必偁書曰以別之其不偁者皆今文說猶偁詩曰者皆用毛詩其不偁者三家之說則考例必以許書所偁易書詩春秋四經盡合於孟氏孔氏毛氏左氏四家之文其前後歧出不合者殆以爲一家本有數傳抑或概指爲

後人妄增及傳寫舛亂歟妄增及傳寫舛亂俱不應若是之多若以爲一家傳有數本此食鬱及藿四字安知非卽毛詩之異文毛韓兩家本相出入毛多借字韓用本字亦閒有韓用借字毛作本字者經師鉤考參合同異以今代古以古正今本不足怪韓詩作藿毛亦何不可作藿藿薁聲相近韓用本字藿可訓山韭毛用借字藿仍可訓嬰薁一正一叚義得兩通必依附邢疏謂此文定屬韓詩斯亦不可解者也江之羕矣文選登樓賦注亦偁作韓詩漾羕雖微不同而大體則一且怖下引視我怖怖詩釋文明云韓詩如此媨下引碩大且媨御

覽人事部九亦云韓詩淒下引有渰淒淒字與韓詩外傳亦同沈氏又將何辭蒙謂如其說必至將歧出諸文概從刪削而後已陽冰以後許書又遭一厄段氏謂許偁古文不廢今文此說極諦塙古文多借字今文多本字專據今文固無以存字之初體專據古文亦無以見字之正義交相爲證而後正體與借體備而後最初之體與遞變之體亦因之俱備此許書所以爲精密也錢氏作說文引經異文篇已創許偁古文一家中閒有讀異之說鈕氏非段氏說文注訂獨不承用其語義有可安無取苟異沈氏親受業於段氏之門乃欲於師說

之外別張一幟其見識視鈕氏相去遠矣

多部錁齊謂多也沈氏云齊當爲楚字之誤漢書陳涉傳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注引服虔曰楚人謂多爲夥涉楚人其客故應作楚語也諸書凡言齊楚之相同者率皆傳寫互誤洪編修亮吉乃謂是齊楚口語略同夫齊楚方言不但今時不同卽古時亦必不相同況一傳而衆咻孟子嘗明言齊楚之不同乎死部殈字解云讀若楚人名多錁

蒙按許君兩注俱本揚子方言文方言一卷碩沈巨濯訏敦夏于大也下云凡物盛多謂之寇齊宋之郊楚魏

貳拾肆 册95½版 13A

之際曰㣎是齊楚均謂彡爲綶也許於綶下言齊據最初之義於媧下言楚據最近之音二文本互備而不相妨沈氏泥漢書服虔注語因謂許書例必劃一欲改齊爲楚又以方言先有齊楚曰㣎之文因又云諸書凡言齊楚之相同者率皆傳寫互誤以杜絕之如是庶可自全其說不知方言所載齊楚相同之語非止一端一卷京大也下云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懷至也下云齊楚之會郊或曰懷脅閱懼也下云齊楚之閒曰脅閱華荂晠也下云齊楚之閒或謂之華或謂之荂五卷櫪下云梁宋齊楚北燕之閒或謂之樎或謂之早

僉下云齊楚江淮之間謂之柍或謂之桲六卷鋡受也下云齊楚曰鋡逴蹇也下云齊楚晉曰逴瘱審也下云齊楚曰瘱七卷譙讙也下云齊楚宋衛荊陳之間曰譙熬乾也下云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攍儋也下云齊楚陳宋之間曰攍八卷鶡鳴下云周魏齊宋楚之間謂之定甲或謂之獨舂視此衆文爲得率皆傳誤一卷訏大也下又有中齊西楚之間曰訏之文許書訏下作齊楚謂信曰訏信大義雖不同而其爲齊楚通謂則一則許君所得之時諺者與方言說正相近許君不以齊楚異語疑揚書沈氏何獨以齊

楚異語疑許書且許書明有齊楚曰訏之文沈氏將以爲一併互誤抑以爲不誤乎以爲一併互誤何所據而正之以爲不誤又與此改適相反覆洽絲至此將有不得不勢之勢段氏嚴氏鈕氏均仍舊文略不致疑其見自卓洪氏謂齊楚口語略同言雖不詳大旨則是沈氏詆之眞可謂顚倒其識矣孟子言齊傳楚咻此謂音殊並非文別齊楚之音至今不類至其所言之字古時未必盡懸公穀左氏內外傳國策楚辭所載厓略尙存由其所分觀其所合參互出入灼然可見許君於帉下云楚謂大巾曰帉鄭注內則紛帨則云今齊人有言帉者

據釋文所載或本帉紛正段字無庸區別帉通齊楚亦其一證齊楚言多字同音別許君兩注是以分析言之餽下云讀若楚人言恚人恚下止云怒也不注楚言恚本通語餽則讀如楚言之恚音隨方轉義止從朔以許證許可無庸惑

又案玉篇廣韻㣎下並云楚謂多雚下俱不引詩沈氏盭陰附其說但祕而不言蒙謂篇韻與說文本各自爲書篇韻此下不引說文明非許語也鈕氏專以篇韻校說文亦不及此盭緣此致疑將有不勝疑者矣說文祡下引虞書曰至于岱宗祡篇韻即無此文

又案楚人謂彡爲㣎是史記陳涉世家正文漢書删之

故服子愼用以入注沈氏所引亦未悉

甗甀

俞先生俞樓襍纂讀王觀國學林云揚雄方言曰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甗郭璞注曰甗丁甘切所謂家無甗石之儲也字書曰甀小罌也古文多叚借用字故以儋擔二字代之蒯通傳曰守儋石之祿漢明帝紀曰生者無擔石之儲皆叚借用之以代甀字也韓退之秋懷詩曰豈必求贏餘所要石與甀用之不誤樾按以六書言之甗字從詹聲甀字從垂聲兩聲絕遠非古人叚借之例儋擔二字乃甗字之叚非甀字之叚也方言甀謂之盎

別爲一條與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甗初不相蒙不知王氏何緣而致誤也其所引韓詩今東雅堂本作所要石與甗韓公此詩所用皆勘闞韻中字必不襍以魚列切之甀王氏所見本不足據也蒙按學林三甀字竝傳刻之誤其原文自作甗觀上下文氣可知韓詩作甗尤其顯證篇韻竝云甗小罌也與所引字書訓合　韻略甗小罌也五百家韓集句同

張參所見漢魏石經遺字與洪适所得互有詳略張參五經文字序注若宜變爲宜晉變爲晉之類說文宜晉入所難識則以石經遺文宜與晉代之洪适隸釋

載熹平石經尙書魯詩儀禮公羊論語殘碑宜晉二字但闕隸續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有晉字無宜字注又云若壽變爲壽枲變爲栗之類石經湮沒隸釋論語殘碑有栗字隸續左傳遺字壽作書（五經文字以三體石經爲蔡中郎書與洪說不同書中所稱石經遺文皆魏石經也）

帝堯所治九州地頃數

廣雅釋地帝堯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王氏念孫疏證云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各本二十譌作二百蓺文類聚太平御覽竝引孝經援神契云計校

九州之別土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墝埆不墾者千五百二十萬頃是合而計之共得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開元占經引廣雅云唐帝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今據以訂正蒙按援神契千五百二十萬頃類聚地部御覽地部州郡部竝引作千五百萬二千頃疏證據占經引此文改二千爲二十移置萬字之上以合三十萬八千之數非原文漢書地理志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四萬萬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二百六十十

頃其四萬萬二千五百七十三萬八千八百七十七頃今本誤作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據上墾數及下頃數暨食貨志文校正說具本條邑居道路山林川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四十七頃千八二字今本脫佚據上下數補可墾不墾不下今本衍可字據援神契文刪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地有定墾與可墾不墾及羣不可墾三等類聚御覽所引止二等不可據作都數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依古畝法爲方里二百五十萬八百二有奇以平方開之縱廣止一千五百八十一里有奇更無以援合九州之經疏證說未詳審竊謂

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乃五千里田二萬萬二千五百萬頃之誤禮記王制篇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王制記九州里畝先方徑後實積卽此文例所從出五千里謂書臯陶謨五服五千王制正義引異義云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是其據也王制注引孝經說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孝經說卽援神契其書用今文說有明文可證此文上條神農度四海內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全本春秋命秝序文見開元占經地占篇所引此條下句出援神契上句自必同出其書五

千里爲方千里者二十五方千里爲田九萬億畝五千里則二百二十五萬億畝除合頃法爲二萬萬二千五百文雖散佚可以根數定之唐本字畫闕壞校者據殘形補綴因譌五爲二里上半體爲四下畫與田半體聯合爲百二爲三萬上半廿爲十二千五百萬五字又涉下數譌爲八千二百四致里數不具頃數亦破碎不可以通占經引二百作二十幷百字改同下數益失其眞今本此字向存舊迹可據以推見本文疏證復改從占經以不誤爲誤誤之甚矣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亦有此文其誤與占經同以下文周莊王之十三年

五千里內自世子公侯以下至於庶民凡千一百八十四萬七千人今本脫上千字據下數補除有土老疾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云云推之本文必加前校作凡五千里田二萬萬二千五百萬頃五千里上不言州域及何時制定明是承此爲文田數亦從略其下綴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亦不言提封皆已具於此之驗今本爲唐後校者據占經改誤無疑定受田者九百萬四千人墾數卽九百萬四千頃去堯時不遠漢畝法以二百四十步爲率頃數與古不同每頃應加一倍又十分

之四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依算爲一千九百八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六頃四十畝較堯時增多一千七十四萬一千二百六十二頃四十畝提封爲一萬萬二千四百三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六井增多堯時約近四倍墾數止一倍有餘可墾不墾之數亦僅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四十七頃依算爲七千七百五十一萬九千六百三十二頃八十畝增多境埆不墾舊數六千二百五十一萬七千六百三十二頃八十畝則墾不可墾之數占至十一分之十有奇矣堯所治地墾不可墾者占九分之八有奇其數除定墾及

可墾不墾二者實二萬萬八十八萬九千九百七十六多境埆不墾數十三億又五百八十六萬一千有奇援神契此文不具以其餘二字約之御覽州郡部引境埆不墾者下有其餘隄封四字其餘謂境埆不墾者之餘即此等地其文當在千五百萬二千頃之下其下又有不可墾三字爲漢志所本隄封即提封是總括凡數之詞當又在下其文綴頃數即此書及世紀所述者唐時此句已佚惟上二字尚存與其餘句連屬不可通讀故類聚不引占經亦失據御覽所據宋本又刪不可墾三字併合四字移置千五百萬之上是以文與類聚乖歧

條目獨爲完備證以漢志字字皆可討著根實無從淆混鄭氏伯奇學計一得據孟子滕文公篇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之文證夏五千里當漢萬里推衍此文誤數附合王制云以夏比周二而當一又山陵林麓三分去一故較僅十分之三王制所云是算法非眞數以八十一萬億畝除算所餘之五十四萬億畝分隸九州州各六萬億畝爲田數之定率與書禹貢差分九等州各爲一等豈能齊同三分去一依漢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云云除算

所餘爲出賦之數當專據定墾而言不得闌入境埆不墾夏頃比周二而當一漢世亦無此說援神契以禹服五千推及於周周里不倍算頃亦必不加倍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自即周受田九百萬四千差多之數說爲一千八百二十一萬六千四十八又增益在外之千五百二十萬爲四千八百六十一萬六千四十八於本文不能通於王制亦不能通也

玉篇字數

咸淳臨安志孫彊傳明時已殘缺今全卷俱亡汪氏振綺堂重雕本據成化杭州府志補入南國處士富春人

因顧野王玉篇增加字三十卷舊一十五萬八千六百四十一言新五萬一千一百二十九言總二十萬九千七百七十言注四十萬七千五百有三十字爲大廣益會玉篇大概本說文以高宗上元元年甲戌歲四月書成九十二字以今張氏澤存堂所刻之大廣益會玉篇本推校此文蓋別從永樂府志及宣德富春志采錄非原文也原文時已散佚存者惟南國處士富春人因顧野王玉篇增加字及大概本說文二十一字而已玉篇原有顧野王撰及處士增加既陳彭年吳銳邱雍等重修三本崇文總目止錄原撰及重修兩本不及增加本

馬端臨文獻通考據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補綴於原撰之下似原書至宋已亡存者惟增加一本崇文總目不列其名文有缺佚其下又加僧神珙反紐圖附於後九字於本例疑不全同神珙書作於元和以後唐世本是別行附合不能定在何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不列彼圖所據別爲一本以兩本差較此爲唐代所傳之正本重修本世失其傳今澤存堂本及曹氏楝亭五種本暨四庫全書提要所稱之明內府本通從南宋本翻出非北宋舊本天祿琳瑯所跋之宋槧本亦然原本竟無可考新舊總註四數各本全同以五百四十二部目下所載細數計算都數止二萬一千六百六十四字天祿琳瑯本脫去須部鬚字尾數惟六十三零數容有散缺大數不應有差二十萬九千差至無等新舊兩數俱經改竄可不必言王應麟玉海引亦同此其後條治平類篇下引中興書目云類篇四十五卷治平四年司馬光上先是寶元二年翰林學士丁度言今修集韻增字既多與玉篇不相參協請將新韻增入別爲類篇詔王洙修纂胡宿范鎭繼之至是書成凡十四篇文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重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六類篇增多此書止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五字

廣韻鼮字注

廣韻十五青鼮鼮鼠豹文漢武帝得此鼠孝廉郎終軍識之賜絹百匹終軍本爾雅郭璞注玉篇集韻竝同廣韻承玉篇集韻承廣韻當不誤也臧氏琳經義襍記云廣韻埶文類聚太平御覽竝引竇氏家傳作竇攸邵氏晉涵爾雅正義引廣韻云竇氏家傳竇攸治爾雅舉孝廉爲郎世祖與百寮游於靈臺得鼠身如豹文熒有光煇羣臣莫有知者唯攸對曰此名鼮鼠事見爾雅乃賜絹百匹竇攸終軍既不同世祖武帝云云亦詳略各異不知所據何本顧氏千里思適齋集云今世所傳廣韻

貳合聿册0六版
13B

有兩宋槧詳本崇所藏止擇存堂重刻本及明內府繁
本餘俱未見據洪武正韻十八庚云鼮鼠文似豹漢武
帝得此鼠竇攸識之廣韻以爲終軍誤宋濂等所見廣
韻作終軍則元以前舊本固自如此臧氏邵氏所引疑
誤郝氏爾雅義疏引同張本

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薦士表注引摯虞三輔決
錄一本作三輔决疑困學紀聞云引竇氏家傳亦與
原書異

縣車束馬

國語齊語縣車束馬管子小匡篇同戴氏望校正云北

堂書鈔百十四作乘馬蒙按管子小問篇至卑耳之谿
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
若右涉其大濟桓公立拜管仲於馬前曰仲父之聖至
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桓公拜管仲云於馬前不云
於車前當時君臣並乘馬至卑耳之谿自無疑義上章
又有桓公乘馬虎望見之而伏之文證尤明顯惟史記
封禪書引此文封禪書引古本封禪篇文字並作束書
鈔所引舊本未可即據以爲古左氏春秋襄二十八年
傳士皆釋甲束馬束馬文與此同其義爲繫馬於柳施
之於此又不可通竊謂束乃朿之誤說文文部敕象解

云擊馬也从攴朿聲朿敕字通敕省作朿隸書朿字加
畫作束形與束極相似因而譌亂公羊春秋定八年傳
臨南駷馬釋文云駷本又作揀字書無此字相承用之
揀即敕異體駷本字當亦止作朿傳寫涉下馬字誤合
爲一束馬即謂乘馬而行縣車謂縣置其車白虎通致
仕篇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懸車示不用也懸車不
用與此一義韋解云縣鉤其車編束其馬因束字失其
讀幷縣字亦失其解史記集解及管子注俱襲韋說束
之爲朿遂不可知矣騎制本出戎狄六國時趙武靈王
因與胡接壤改從其俗春秋之世罕有用騎者此因車

步流抄無軌轍可循變而行之於事爲創故傳及管子
小匡封禪兩篇俱言之甚詳小問篇又特具乘馬之文
解說全非

白翟之地　西河

國語齊語西征攘白翟之地至於西河韋昭解云白翟
赤翟之別種西河白翟之西某氏管子小匡篇注云西
河謂龍門之西河蒙按史記匈奴傳云晉文公攘戎翟
居于河內圁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白翟與赤翟本雜
居河內外之地齊桓公自河內攘至河外故云攘白翟
之地至於西河也西河在河內翟地之西韋云西河白

翟之西是張守節匈奴傳正義引括地志云延銀綏三州白狄地專據河外而言非傳意亦失史意

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石杭

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於石杭解云方併也編木曰泭小泭曰桴濟度也石杭晉地名管子小匡篇設泭作投柎杭作沈蒙按石杭在翟地之西自非晉地傳文亦無晉字晉必翟之誤當訂正編木曰泭小泭曰桴其說不可曉論語公冶長篇乘桴浮于海何晏集解引馬融注云桴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毛詩周南南有喬木傳方泭也陸德明釋文引郭璞爾雅音義云木曰簰竹

曰筏小筏曰泭泭桴並爲小筏之名無大桴爲泭之證說文水部泭篆解云編木以渡也从水付聲木部桴篆解云棟名从木孚聲泭訓編木以渡桴爲棟名泭是泭筏之正字桴乃借字亦不得分析爲二又舟與泭並在方設之中泭之小者獨爲所乘義復難通管子設泭作投柎桴爲泭筏泭別爲他字之借尤明白可見竊謂泭當讀爲軵說文車部軵篆解云反推車令有所付也从車从付讀若胥徐鉉注本胥作茸朱氏駿聲通訓定聲云反推車令有所付如今御車者御馬解轅必數人反推其車向後使軏就衡令平也軵猶著止也疑此字从

車付聲故讀胥淮南覽冥軵車奉饟注推也讀揖拊之拊汜論太祖軵其肘注擠也讀近茸急察言之茸疑胥之誤軵與泭字形相近聲亦同出於付惟緩急讀異例得通假方舟設軵謂河廣水深車不得濟方併大舟令御者反推付其上也乘桴濟河則是乘泭以濟四字當本在至于石杭之下與縣車束馬連屬縣車承設軵言乘桴承方舟言兩文互備蓋石杭以西川陸與西河俱異所宜河無舟而陸惟馬是以詳別如此也河是石杭之河非即西河傳本誤倒致文義上下觸複地形亦失管子四字亦在至於石杭之上皆後人改亂非原文石

杭當爲今甘肅靈州西南之峽山水經河水過富平縣西酈道元注云河側有兩山相對水出其間即上河峽也世謂之爲靑銅峽通鑑唐紀武德九年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戰於靈州之硤石硤石即上河峽顧氏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云甯夏鎭西南百四十里峽口山兩山相夾黃河經其中或謂之峽石又名大石山山多石而杭河故古名石杭自此渡河即中衞縣東北黃沙口之長城踰城皆沙磧地矣宋庠補音杭作抗誤

有革車八百乘

有革車八百乘解云賈侍中云謂一國之賦八百乘也

乘七十五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也齊法五十人爲小戎車八百乘有四萬人又上管仲制齊爲三軍軍萬人下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乎或者八當爲六蒙按此文亦誤革車八百乘當作車千五百乘古五字作乂闕壞成八車字或省作车（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單癸卣載字左旁）千或作手（其公匜季字下體）讀者誤车爲革因又誤手爲車管子小匡篇述此文作有教士三萬人革車八百乘以大匡篇同甲十萬車五千乘諮之本文必不加綴革字今本爲後人據章說竄改無疑教士三萬人車千五百乘是因所

有甲車之數而用十分之三揆度篇千乘之國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輕車千乘彼所言是古制國不過千乘之數與此增減自成霸國備具之數不同別有說

　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閒

國語吳語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閒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水經泗水篇注云戴延之西征記言湖陸縣之東南有涓涓水是吳王所道之瀆余按非也以水路求之止有泗川耳蓋北達沂西北逕于商魯而接于濟矣吳所浚廣耳非謂起自東北受沂西南注濟也蒙按下傳云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闕溝深水是因溝水闕而深之耶以爲浚廣是也謂溝即泗川則非溝乃不成川瀆之名泗自成川不得目之爲溝竊意此溝乃鴻溝也史記河渠書云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鴻溝在宋魯之閒與濟泗會泗與沂同會於淮與泗會即與沂屬矣吳王夫差將鴻溝下流蓋已淤淺故闕而深之鴻溝見國策魏策全氏祖望經史問答據水經濟水篇注引劉成國徐州地理志云徐偃王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閒證爲偃王所開說近確鑿左氏春秋昭二十一年傳齊師宋師敗吳師于

鴻口杜預集解云梁國睢陽縣東有鴻口亭睢陽正鴻溝所經鴻口以此得名（水經渠水篇注云梁國睢陽東有鴻口亭先後談者亦指此以爲楚漢分王之鴻溝是舊說本如此）其通渠遠在夫差以前無疑也（御覽地部引續述征記曰一說秦至魏鑿渠引河灌大梁名曰洪溝秦所引即鴻溝之水一說緣此而誤）全氏別以水經渠水篇注宋溝魯溝爲說失傳意幷失注意

　二百人爲卒二千人爲旅

國語齊語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韋昭解云小戎兵

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俴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五鄉每一軍爲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爲軍齊制也蒙按周禮夏官司馬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有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五人爲伍此減軍數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萬人而增旅五百人爲二千人卒百人爲二百人爲例殊不可曉詩秦風小戎篇小戎俴收毛傳云小戎兵車也小雅六月篇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傳云元大也夏后氏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如傳說元戎爲大戎則小戎爲偏裨

所將之車乘其部數亦有偏兩不得專爲一乘之名管子揆度篇百乘之國爲戶萬戶爲輕車百乘千乘之國爲戶十萬戶爲輕車千乘萬乘之國爲戶百萬戶爲輕車萬乘車乘之數起於百家十軌爲里止五十家又不能成一乘乘馬篇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山至數篇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兩文人數差互不同據大匡篇同甲十萬車五千乘一乘實二十人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當作白徒二十人奉車一兩二十七人爲乘當作二十人爲一乘五十人奉一車復無此制下文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卒亦在里中不在里外竊疑韋所據本有誤此

文蓋本作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卒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旅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小戎鄉良人帥之五十人爲卒卽依周制百人之數而減其半以上或減十分之六或減五分之一皆省多從約非有所增小戎卽師以有車百乘足以自成行列與軍帥別行故曰小戎鄉良人卽取先良之義立名自是小戎之帥非旅帥漢世傳本譌倒解者不能詳勘順文爲說致失其意今管子小匡篇亦作五十人爲小戎二百人爲卒二千人爲旅乃唐世治管子者據韋說改易以本書前後篇文校之迹尚可見戎車一乘步卒七十

二人見詩小雅采芑篇箋引司馬法其制減車增徒當出管氏以後非周初本法太平御覽兵部引穰苴兵法五人爲伍十伍爲隊夏官序官疏引服虔左傳注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偏偏與隊俱五十人與管氏之制正合

路洛泉徐蒲

路洛泉徐蒲解曰皆赤翟隗姓也宋明道本路作潞蒙按潞爲赤翟見春秋宣十五年經其姓傳不具潛夫論志氏姓名篇以爲卽下文妘姓鄅鄶路偪陽之路則赤狄有數族非盡隗姓上解鮮虞姬姓在翟者穀梁昭十二年傳疏引世本作鮮虞姬姓白狄潛夫論五德志篇

亦有鮮虞姬姓之文（今本鮮誤鱗依汪氏繼培箋正）志氏姓篇別云姮姓白狄（箋云此姮字疑姬之誤非下有姮出犬戎氏其先本出黃帝之文是與姬爲二今本彼姮字又誤爲短箋復據此訂正）白狄亦有數族路在翟仍從本姓與鮮虞正同矣解分爲二路不確路國無別見周書王會解路人大竹彼路在長沙南乃姜姓之露潛夫論志姓氏篇所謂州薄甘戲露怡者路史後紀炎帝紀黃帝封參盧於路路露也注云亦作露路今茶陵軍露水鄉有露水山高與衡山等初封蓋在此元和姓纂云黃帝封榆罔支子于路茶陵北即長沙是爲周初貢大竹之路其系出炎帝不可證合妘姓（太平御覽帝王部引帝王世紀曰神農氏葬長沙文獻通考宗

廟考注云在潭州潭州有炎帝陵參盧所封爲茶陵軍之路無疑紀下文又云潞是後繁于河之北東商周別爲赤白二狄狄歷廧咎皋落九州之戎襲姓纂說而失姓纂甚疏咯路下云春秋時路子嬰兒是也今上黨路縣路下云國語潞泉洛蒲皆亦狄隗姓也兩路本昆合無別露下又自爲說云露伯夏殷侯國也并露出何系國於何地亦所不知紀本注云諸露姓姜世以爲皆隗姓非也頗辯正韋失高陽紀復據潛夫論說以妘姓之路爲昔所滅則又與姜姓之路劃絕此文仍爲所糾賁不可解云路是後繁于河之北東豈以爲參盧之國傳數世即亡絕耶路人明見王會解呂氏春秋直諫篇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潞之矰以畋於雲夢宛爲王會解之與人路亦即此路其國春秋時尚存焉得北合於潞潞是後云云竟當刪正後文潞子嬰兒句亦同宛潞說苑正諫篇作箘簬正文當作箘路箘即九箘苑與與並通借字今王會解與作爲又因與從古篆作窗而誤書禹貢惟箘輅楛三邦鄒氏漢勛讀書偶志謂六字當連讀箘輅楛即三國名證以呂氏春秋說苑兩文說自確鑿路國貫綿歷夏殷露伯之國舍此無可合按唐書宰相世系表別云路氏出自姬姓帝摯子玄元堯封於中

路歷虞夏稱侯所據爲元和以後譜牒因姓纂以路爲翟國王會解之路亦僻在越蠻俱不足依附故更撰一國中路不知所在其名疊二字與路亦自有差殊不復具論）泉徐蒲爲赤翟并無正文洛雖有晉語之皋落可附其國在晉所都故絳之西南亦不能移入此列（解云皋落東山翟也不言其地所在水經河水篇注云清水逕皋落城北服虔曰赤翟之都也世謂之倚亳城蓋讀聲近轉因失實也此說可據上文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翟柤即皋落之鄰國彼解亦止云翟柤國名以本文田下不言於某地推之知其國近在晉南晉是時都故絳爲今山西翼城縣治縣西北俱晉邑東亦有舊都之翼不能於遠郊以內望見翟氛惟南無別邑內傳文六年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續漢書郡國志河東郡垣下注補引博物記曰縣東八十里有郫邵之陑垣爲今垣曲縣郫在東六十五里邵原鎮入濟源縣乃周原邑西南戎翟地屬晉在文公啟南陽以後）下文文公元年冬襄王使來告難乃行賂於草中之戎與麗土之翟以求東道二年春公以二軍下次於陽樊

（解云草中麗土二邑戎翟間在晉東陽樊周邑內傳隱十一年集解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陽城今名皮子城在濟源縣東南三十八里草中麗土二邑正在郫左右文公初年其地猶爲戎翟所居翟柤在郫西北水經澮水篇注紫谷水逕滎庭城西北去翼城七十五里當即翟柤故城入晉更名滎庭內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張武軍築壁壘也滎庭故城本小不足容齊軍故復築壁壘以張大之非齊始爲此城太平寰宇記疑爲齊侯所築失未周考皋落城在今垣曲縣西北五十里皋落鎮去滎庭不及八十里翟柤國於彼皋落本都此無疑東山今清廉山在鎮北三十里山有二嶺西嶺爲亳清河源所出逕西至聞喜縣界爲小橫嶺東嶺北跨絳縣爲大橫嶺兩嶺古無正名以東西標目水經注上云清水出清廉山之西嶺世亦謂之清營山西嶺之名酈時猶存東嶺即東山史記曹相國世家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漢書曹參傳武垣作東垣垣爲河東縣地東亦以山名州綴也元魏以後西嶺通名清廉東山之名遂晦隋書地理志太原郡樂平下云開皇十六年分置東山縣大業初廢有皋落山因不知東山所在引附樂平山名創一東山內傳閔二年正義謂東山當在晉東具意

亦主此樂平今平定州東南樂平鎮去州五十里臯落山在鎮東七十里山西二十里有昔陽城內傳昭十二年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集解云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元和郡縣志謂卽此城昔陽地屬別翟非臯落所都晉時初滅霍東北縣邑亦不能接至昔陽潞與甲氏留吁鐸辰後至宣十五十六兩年始滅潞北又有衆翟宣十一年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衆翟服屬亦近路滅之時其地置縣邑復違在後僖三十三年狄伐晉及冀集解云太原陽邑縣南有冀城陽邑今太谷冀城在縣東三十五里彼時其邑尚當翟衝迤東榆次榆社諸縣先時並爲翟地可知寰宇記遼山縣下引河東圖云和順縣晉大夫梁餘子養邑梁餘因因梁榆故城衍出和順亦翟地晉界無緣緒入臯落山更在其東必臯落亡後餘衆流徙所居於故國無涉隋名其縣爲東山實誤正義所云別無確近之山同名臯落者可據不必更論昔陽依傳文當爲鮮虞所屬之翟邑昭十五年晉荀吳伐鮮虞圍鼓鼓自爲國繫在鮮虞之下例與此同集解以爲肥國都亦非肥自都肥杲城爲今直隸藁城縣地其國西南谷有別邑肥度不能廣至元氏贊皇以西昔

陽鎮去贊皇一百四十里中隔黃沙嶺必隸別翟荀吳假道於此者晉東陽諸邑俱在肥南近黃榆壺口兩關肥偏北不能仍出南口故須深別道也黃沙嶺口在昔陽東界通道自所必先正義謂恐肥國防備故先從晉之北竟僞欲東南而行迴路假道鮮虞南入昔陽並井傳下文別言伐鮮虞肥先滅鮮虞後伐荀吳所取明是直道何云迴入又引劉炫規過以昔陽爲鼓都更不相應鼓被伐在後三年若是役已入其都當先定鼓以夾及肥何以必待肥定然後謀彼昭二十二年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彼昔陽乃鼓門名以道通昔陽取其邑名爲名猶曾有萊門鄭有[illegible]以道通萊鄭取其國名爲名與此昔陽截然爲二[illegible]分析劉因移以附鼓水經淸濁兩漳水篇注列兩昔陽一爲鼓聚之亭一自爲邑辯別已明元和志專錄邑城不具亭名於臯落亦專錄故城不具山名俱有審擇今據正

內傳隱十年正義引世本任姓謝章辪舒呂祝終泉畢過路史黃帝紀據北宋本辪舒作舒洛辪任姓已具上此引謝章十國以證諸任正文必作舒洛今作辪舒乃後人傳寫所脫姓氏急就篇注引世本辪任姓下有貞奚仲封辪之文 下闕

元首曰末

周書武順解左右手各握五左右足各履五曰四枝元首曰末孔晁注四枝手足元首頭也蒙按如注說元字對四枝言不對手足言正文當作亓首曰元今本乃後人誤改亓古文其字見集韻七之注此書其字舊本多作亓文政解示有危傾俞先生平議云示當爲亓古其字也其與基古通用此蓋叚其爲基又從古文作亓學者少見亓字因改爲示耳基有危傾字亦作亓是其證也亓首曰元起下元卒之文元與首分兩義不得連併

爲一注不爲亓字作釋蓋當時尚與其字並用人所共識不煩贅說耳集韻基𧵊踑祺綦萁麒𦨙騏等字下俱有重文作亟笄跂祈綦䓆斷斯駈注云古作或云或作知宋以前四部書作此者甚多宋人重寫付刻始改失其舊此書至宋已罕有善本丁黼跋云後世不復貴重文字日就舛訛予始得本於李巽巖家脫誤爲甚繼得陳正卿本用相參校脩補頗多則此文必宋人改舛也盧氏文弨校本引惠氏士奇云左傳風淫末疾謂首疾也又云易大過象曰本末弱本謂初末謂上又木上曰末皆依誤文爲說於上下文義不可通注頭字亦後人

所增元首與四枝手足一例以首釋元非通釋兩字當刪

釋縣

周書作雒解制郊甸方六百里因西土爲方千里分以百縣縣有四郡郡有四鄙大縣立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縣郡始制於此說文邑部郡篆解云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至秦初制三十六郡以監其縣从邑君聲県部縣篆解云繫也从系持県郡有正解縣別爲訓釋非縣邑之本字釋名釋州國云

縣縣也縣系于郡也釋名合兩義爲一殊不可通縣系于郡乃秦縣制秦前縣直隸王國無郡間隔何云縣系鄙道元水經河水篇注引風俗通曰周禮百里爲同總名爲縣縣乎也從系倒首舉首易偏矣言當乎鄙平徭役也又引黄義仲十三州記曰縣弦也弦以貞直言下體之居鄰民之位不輕其誓施繩用法不曲如弦弦聲近縣故以取名二說一讀爲乎一讀爲弦亦皆迂曲匡謬正俗云宇縣州縣字本作寰後借縣字爲之縣古作寰有穀梁春秋隱元年傳寰内諸侯范甯集解寰即古縣字之文可證其說較確禮記王制篇天子之縣内侯祿也外諸侯嗣也縣内即寰内是漢初兩家經師已有此通作惟寰字亦出秦隸徐鉉本說文錄入新附本書不收朱氏駿聲通訓定聲據穀梁釋文及文選魏都賦舊注定爲環之別體環讀亦見匡謬正俗義以爲非此解百縣兼王城之地配入郊内一縣置在郭下不能說爲環繞以心部懁篆解从心睘聲讀若絹之例推之本字當作圓口部圓篆解云規也从口員聲圓爲規名古人畫地制方多用規法國語周語規方千里以爲甸服韋昭解云言規畫而有之規所以制圓地形不能正方四邊俱有圜面畫法須絕方補短以圓而變同積方

面故兼用規制詩商頌長發篇幅隕既長毛公傳曰幅廣也隕均也鄭君箋云隕當作圓圓謂周也圓周即規徑矣山海經西北東中四山經亦多言廣員或百里或二百三百里惟太華之山廣十里不言員上有削成而四方之文此十里爲方徑餘皆依圓徑積算國語越語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運從說文見部䚃篆解从見員聲之例通讀亦員借文韋彼解云東西爲廣南北爲運廣有橫讀可配合東西運無從訓不得衍入南北運本讀必爲員如山海經例以周徑計里此皆古規法用圓率之證

也圓名由規制立規徑有大小不能限以千里因有宇縣之圓有州縣之圓宇縣之圓爲九州之大圜李善注魏都賦引尹更始穀梁章句云天子以千里爲寰千里乃一州之徑此大圓中分出之界線圓算術所謂方內容函之圜徑卽規制甸服之本圓其外八州各配一圜或從方法稱八方王制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八州八伯縣內徑千里居九州之一本州變方稱

圜八州應亦如之後變從方稱者方伯所分治之州不可同於邦甸避尊名故差別也散文亦通互詩小雅六月篇侵鎬及方俞編修羣經平議云方猶竟也引史記孝文本紀方內安寧爲證是甸圻同八州稱方長發篇帝命式于九圍傳曰九圍九州也圍卽上要所云圓周則九州通爲圜稱亦有根證圓與方義本相兼不能劃截爲二對文略有區別宇縣通八寰言史記孟荀列傳述騶衍書云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穀梁桓五年傳集解引作九州之內名曰赤縣赤縣謂崑崙東南赤土之圓是卽九字之

總圓周禮地官縣師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鄭彼注云郊里四郊所居也自邦國以及四郊之內是所主數周天下也彼縣名義亦然州縣之圓爲一邑之小圓又界線圓中分出之子圓此解所云分以百數者是圓爲甸名又爲邑名猶方爲州名復爲邑名方州之國詩大雅大明篇目爲方國方謂八伯所治之方書多方篇猷告爾四國多方方綴在國下非州目乃邑徑之方本解敘黜殷事言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遷于九畢九邑在遷數中是爲所詰四國之方方數本多兼要荒外地可槩至萬墨子兼愛下篇引湯說曰

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見湯誥何晏論語堯曰篇集解引孔安國注稱古本作湯誓文出古百篇書漢書地理志敘云昔在黃帝方制萬里畫埜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區制自古畫法以方百里爲率廣衍極萬約從方千里之算卽王制所云爲方百里者百者制數更歷三代不異則百圓卽百方矣方與圓皆界式之名非邦甸州邑之正名故無大小左氏春秋哀六年傳引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冀爲唐虞都地夏代因之方卽方內之方王制所謂圜者書古文逸篇以之代州

名禹貢篇仍云冀州下敍服名又標作甸是方內別立
專名王制別州於圓其下總釋亦作千里之內曰甸與
禹貢同則縣亦通目邑例可以此推百圓兼郊內外地
分劃郊內百里爲一圓外自牧地至都鄙積方百里者
九十九各配一圓都爲百數郊內本稱國中亦曰大邑
或單稱邑書康誥篇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邑
與國並列以國爲大名邑爲小名大邑本西周舊號孟
子萬章篇述古書詞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
元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彼大邑謂豐鎬
故此別言新大邑猶商之天邑邑爲恆等之目大與天
皆從崇加綴白虎通封公侯篇云夏曰夏邑殷曰商邑
周曰京師尙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邑
稱沿襲夏殷京師爲崇目詩商頌殷武篇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漢紀元帝紀載匡衡疏後漢書樊準傳載準疏
並引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如齊韓本殷世亦先有此
稱春秋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公羊傳曰京者何大
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詞言之京師即
大邑亦即天邑其別稱又爲都小雅雨無正篇謂爾遷
于王都傳曰賢者不肎遷于王都也都人士篇彼都人
士傳釋彼爲彼明王彼都爲先世明王之都是爲舊京

王都據當時所宅而言兩都居處不同而例則一羅苹
路史後紀注引世本云黃帝都涿鹿顏師古漢志注引
臣瓚集解轉引世本云禹都陽城都制亦創自古初四
名皆確鑿可據郊外有三等散邑稱邑有先世舊宗廟
或分授王子弟及同異姓卿士爲祿邑立有出祖廟者
曰都建國者如外諸侯例曰國三等與郊內制異名稱
從同左氏春秋成十一年傳晉郤至爭鄇田劉子單子
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與檀伯
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衞襄王勞文公
而賜之溫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
官之邑也昭二十三年傳王師在澤邑均稱散邑爲邑
書立政篇大都小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皇父孔聖作
都于向左氏隱元年傳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並以邑之大者及其置設相類者
通目爲都大雅韓奕篇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
因以其伯漢志京兆尹杜陵下云故杜伯國左馮翊臨
晉下芮鄉故芮國宏農郡陝下云故虢國有焦城故焦
國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河東郡大陽下
云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後於此是爲虞公河北下云
詩魏國皮氏下云耿鄉故耿國安定郡陰密下云詩密

人國諸侯俱在甸內王制所謂九十三者此具其十三
名亦各有正文

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

正一長曰卿

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三卿一長曰辟辟必明卿必仁正必智右必肅佐必和伯必勤卒必力蒙接下文辟不明無以慮官卿不仁無以集衆伯不勤無以行令卒不力無以承訓均卒力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均伯勤勞而無攜攜則不和均佐和敬而無訾訾則無成均右肅恭而無羞羞則不

與自辟至卒止具六例並無七目佐與正又名類相從佐即所以佐正中間亦不應閒隔以右右之名見於周禮禮記左氏傳者俱對左而言或專爲驂乘而設非長名古兵數皆以五爲制百人以上有旅有師有軍並五五而益以三爲差亦所未聞稱謂此文必誤三伯一長曰佐三佐一長曰右三右一長曰正三正一長曰卿當作五伯一長曰佐五佐一長曰正五正一長曰卿正必智右必肅當作正必肅均右當作均正皆後人因誤衍而誤改也佐即旅帥正即師帥卿即軍將三等本自完備今誤作四等者由古本佐止作左校者記異文綴曰左五左一長六字於五佐一長之下傳寫混入正文乃改左爲右復改五字及上下文以合之遂致歧互不可以通今據周禮夏官司馬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五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大國三軍軍將皆命卿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與此三卿一長曰辟及上四卒成行曰伯之文並合知中間長屬之制亦不異又正必肅與佐必和對文義尤明白其爲展轉改易而失無疑矣朱氏右曾集訓校釋云此周初三軍之制爲誤文所

惑周初未有周禮用殷末之制雖有鄭箋詩大雅棫樸篇六師之說可證然師數爲二千五百人箋亦未嘗改易此書作於周禮以後職方解文自是確證師旅之名亦具武寤解則不得因周初無六軍之制并謂三軍之全不同也

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

卒成衛曰伯

五五二十五曰元卒一卒居前曰開一卒居後曰敦左右一卒曰閭四卒成衛曰伯蒙接此文當作一五居前曰開一五居後曰敦左右一五曰衛四卒成行曰伯傳

寫錯亂前曰開後曰敦左右曰衛是說五五之義非說四卒之義也四卒無中央行列當成方形不得分前後左右衛以衛中央立名其字衛借作闈闈與閭形近故知閭即衛之誤下衛字又行之譌矣

武成世俘

三統術引古文尚書武成篇與周書世俘解文多相同孔氏廣森經學卮言疑為一篇蒙按周書七十篇舊題俱系以解字以管子牧民解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例之此書疑春秋戰國間人采周志及禨說以解說百篇中之周書者世俘解解武成篇祀馘于周廟之文非武成也今文泰誓梁武帝謂本在七十篇中見孔穎達尚書泰誓正義泰誓解亦解泰誓篇文非即泰誓博士無識誤合為一太平御覽皇王部引尚書大傳湯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士民往奔湯桀與其屬五百人徙於魯士民復奔湯桀曰國君之有也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湯放桀而歸於亳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矣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唯有道者之有也唯有道者宜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

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其文取殷祝解泰誓傳據泰誓解原無歧異王氏引之經義述聞反覆致辯可謂是末師而非往古矣世俘解視泰誓解文尤怪誕三統術不引今文尚書必不濫引此篇孔氏之疑可以是釋之

周書七十篇

周書度訓命訓二解俱以天生民發端似解逸書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之文常訓解言天有常性人有常順解天有顯德其行甚章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之文文酌解民生而有欲有惡有樂有哀有德有則解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之文餘解可以是推之殷祝解謝氏墉疑其涉前代事實則解多方篇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之文也官人解因立政周官二篇及之祭公解因蔡仲之命及之器服解因顧命伯相命士須材之文及之芮良夫解亦因芮伯作旅巢命而終言之惟太子晉解未詳

周書七十解

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注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其存者四十五篇矣元劉廷幹本逸周書十卷闕程寤秦陰九

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考德月令十一篇存五十九篇其鄷保大開小開文儆商誓度邑武儆五權周月時訓明堂嘗麥本典官人武紀銓法器服十七篇無注葢後人有采他書增益及分析充數者書泰誓正義引梁武帝說古文大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尙書今文大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似舊目尙有大誓今本佚之篇題俱作某某解孔晁據本已然管子牧民解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俱解本書之文以此推之晁書殆因解說尙書中周書四十篇而作職方采自周官官人與大戴記同商誓皇門嘗麥祭公芮

良夫俱周時訓誥策命之文克殷度邑王會亦頗類古記皆其所采輯者也世俘解解武成祀馘及歸狩事作雒解解康誥作新大邑于東國洛並可以文義推而知之殷祝解解多士乃惟成湯克以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之文孔以爲湯將放桀於中野此事不然或者欲解之非書意周祝解亦解多士國語周語吾聞之大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俞先生平議曰故朗詁字爾雅釋詁釋文引樊光李巡本作釋故是也毛公釋詩謂之故訓傳葢周公所作爾雅有釋故釋言釋訓諸篇皆是解釋詩義毛公承之而作傳故謂之故訓傳也以詩例書疑當時亦必有故訓單襄公所引大誓故即是矣其曰朕夢協于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乃大誓之正文其曰以三襲也則故訓之辭也襄公特引之以自證其三襲之語耳爾雅每舉詩句而釋之與此體例正同可見自古說經之例商誓朱氏集訓校釋讀作商哲劉向云詰誓或據大誓諸篇言之蕭吉五行大義引周書逸篇因五行相尅而作五刑墨劓刵宮大辟是也火能變金色故墨以變其肉金能尅木故刵以去其骨節木不能尅土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故宮以斷其淫泆水能滅火故大辟以絕其生命亦是解呂刑篇文寤儆解和寤解武寤解俱解大誓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之文太子晉解一篇於書無所附麗蓺文類聚火部引尙書大傳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大傳云云於書亦無可附此等疑事並當闕之朱氏右曾

集訓校釋序云太子晉篇末云師曠未及三年告死者至似晉史之辭說亦近是

周書佚篇

朱氏右曾周書集訓校釋序曰周書七十一篇唐初孔氏注本亡其二十五篇師古據之以注漢志故云今其存者四十五篇師古之後又亡三故今孔注祇有四十二篇也然晉唐之世書有二本孔氏解克殷荷素質之旗于五前云一作以前于王解大武三擯厥親云擯一作損李善注文選邱中云周書邱一作苑劉知幾史通云周書七十一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不言有所闕佚與師古說殊唐書蓺文志汲冢周書十卷孔鼂注周書

八卷二本並列尤明徵也其合四十二篇之注于七十一篇之本而亡其十一篇者未知何代要在唐以後矣蒙按隋書牛宏傳云周書月令蔡邕王肅時已亡此書在漢魏時已有闕佚顏所云四十五篇殆孔注八卷之舊隋書經籍志周書十卷注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隋志所錄增多二卷與今本同恐隋以後附益爲之梁武帝言今文大誓在周書中今無此目則二本不獨篇數不同并目錄亦異矣朱書於此處俱未考出故言之不盡史通亦云周書時亦有淺末恆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 玉海三十七引史通云云夾注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以周爲名孔子亦未必見

周書序

周書序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朱氏集訓校釋云此序與書不相應蒙按羣書治要錄前芮良夫解篇首有厲王失道芮陳誥作芮良夫十二字此即芮良夫序今本逸此文而序別云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功作芮良夫其爲後人贋作無疑

古文尚書所刪逸篇

玉海三十七南史任昉得一篇缺簡劉顯曰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所謂周書即度訓七十篇隋志尚書逸篇二卷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此條已有闕氏疏證隋志逸篇及新唐志徐邈注逸篇疏證俱有說

公明宣

說苑反質篇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叱二字宜細考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安能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參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志按數宣字乃宜字之誤古宜與儀通詩大雅文王篇宜監于殷禮記大學篇宜作儀是其證也禮記祭義篇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鄭康成注公明儀曾子弟子公明宜即公明儀傳者不達因誤爲宜耳王厚齋姓氏篇引說苑已誤

橫陽札記卷七

横陽札記卷之八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秦始皇廟

史記秦本紀二世皇帝元年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爲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酎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

始皇廟爲帝者祖廟按秦孝公始徙都咸陽其後歷五王以至于政所云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者七廟謂西雍襄公一廟咸陽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六廟也

西漢會要卷十二太上皇廟孝元永光五年毀本紀下同建昭五年復竟甯元年五月毀孝成河平元年復世世奉祠高廟孝惠尊高廟爲太祖廟韋元成傳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爲帝者太祖之廟天子宜世世獻制曰可本紀孝惠廟元帝永光五年毀竟甯元年三月復五月毀本紀孝文廟四年作顧成廟本紀孝景元年申屠嘉等奏德莫盛于孝文皇帝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制曰可本紀孝景廟中四年三月起德陽宮本紀元帝竟甯元年毀本紀孝武廟元光三年起龍淵宮本紀宣帝本始二年詔尊孝武廟爲世宗廟天子世世獻本紀哀帝即位孔光與羣臣議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劉歆議曰孝宣皇帝既以爲世宗之廟建立萬世不宜毀上覽其議制曰歆議可韋元成傳孝昭廟悼皇考廟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本紀元帝永光五年定迭毀禮韋元成奏皇考廟親未盡不宜毀至平帝元始中王莽奏皇考廟本

不當立請毀勿修奏可韋元成傳孝宣廟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爲中宗天子世世獻祭本紀孝元廟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獻祭本紀孝成廟恭皇帝廟哀帝建平二年立恭皇廟于京師本紀平帝即位罷廢恭皇廟師丹傳孝哀廟孝平廟京師自高祖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韋元成傳

封禪書引周官

史記封禪書引周官曰冬日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孫氏星衍問字堂集六天乃感生帝辯云司馬遷引周官乃

是郊特牲文亦似不知郊以外有闕巨之祭按遷時周官初出未有傳注故其言如此是郊特牲文當改作蔡用郊特牲文

蒙恬列傳

史記蒙恬列傳引金縢王有疾之文以為成王按墨子兼愛中篇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越兼長短經大私篇引尸子作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武王之事或移之文王或移之成王古人引書自有此例

周公奔楚

史記蒙恬傳二世遣使者之陽周蒙恬曰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魯世家采此文稍於還政成王之下云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不詳何年索隱曰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譙周云秦既燔書時人欲言金縢之事佚其本末事或然也蒙按蒙恬言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所述自是金縢之事以武王有疾屬之成王因當時二世殺太子扶蘇恐及始皇不敢言周公忠於先王故變其文以今王為辭也古人引書有斷章取義一例堯典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三事皆舜攝位時所為國策秦策蘇秦說秦惠王作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節取上兩事分屬堯禹此亦其

比魯世家廣羅舊聞未及釐正論衡感類篇云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古文經師刪去蒙恬移改之說與本書符密矣譙周言秦人燔書言者失其本末可謂膚疑奔楚即居東之事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江南謂荆揚二州江水以南之地左氏春秋定四年吳入郢傳楚子使雎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正義曰賈逵云象象獸也以火繫其尾使奔吳師驚卻其眾說文云象南越之大獸也

楚近南邊故有此象象爲楚地所有則商奄餘孽爲虐
之地即楚境秦人以楚爲山東之國故其地通謂之東
夷周書作雒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
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王既歸乃歲十
二月崩鎬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
畔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二年臨衛政殷殷大
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
于郭淩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熊族之國
亦謂楚及其支剖之國路史疏仡紀云伯禹定荆州季
芊實居其地生附敘始封于熊故其子爲穴熊厥後鬻

熊子者師臣西伯成王時熊氏畔乃復封子繹于荆熊
即始封之楚周公征殷東徐奄并及楚國甚明言奔者
周公時代王攝行政當國征伐可命將不必自行其出
因避流言之疑故謂之奔詩豳風東山曰我徂東山慆
慆不歸九罭曰公歸不復於女信宿周公出而四國平
王狐疑未釋不即迎歸任其久役於外淹至三年是名
爲奉王命伐叛甯東土定諸侯實與失位無異也列子
楊朱篇云周公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居東兼
救亂與避謗兩義有確鑿憑證奔楚即逐商人至江南
滅熊族之國亦無庸疑俞氏正燮癸巳類稿云左傳昭

公七年將如楚夢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適楚也夢周
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
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然則襄公嘗適楚故祖以
導昭公以見周公嘗適楚故祖以導襄公周公適楚是
師行非吉行孤據左傳尙不能周知孟子滕文公篇引
魯頌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說之曰周公方且膺之荆舒
是懲乃適楚正解俞氏不達奔義因置周書呂覽之文
不引幷孟子之文亦失引矣

呂氏春秋古樂篇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
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爲

三象以嘉其德（左傳亦有楚人執燧象以奔吳師之事）

戰國策秦策張儀說秦王章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
取洞庭五都江南高誘注郢楚都也洞庭五都江南皆
楚邑

程氏恩澤國策地名考原注江南即漢志楚地所謂
江南地遠者正曰正義云江南在豫章長沙南楚之
地恩澤案言江南者諸說不同秦本紀楚人反我江
南正義曰黔中郡反歸楚趙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
備越正義曰江南洪饒等州春秋時爲楚東境楚詞
章句江南在湘鄂之間徐廣曰江南者丹陽也秦鄣

郡江南所包者廣此策所云則以黔中爲是　秦本
紀云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下云楚人反我江南
其事在白起拔郢後一年與策文相應城渾出周章
今邊邑之所恃者非江南泗上也亦當如此解蓋一
南境一東境也

楚居丹陽

史記楚世家周成王封熊繹於楚蠻居丹陽漢書地理
志丹陽屬丹陽郡楚之先熊繹所封張守節正義引穎
容春秋三傳釋例云楚居丹陽今枝江縣是杜預春秋
釋例孔穎達左氏春秋桓二年傳正義引宋忠世本注

並與穎同酈道元水經江水篇注引袁山松宜都記曰
秭歸縣楚子熊繹之始國蒙按穎宋杜氏言丹陽在枝
江者以其地有丹陽聚見續漢書郡國志去楚後徙之郢都近
也袁易爲秭歸者以左氏昭十二年傳子革曰昔我先
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枝江
平敞無山於地形不類秭歸依山即坂爲書禹貢南條
荊山之麓又其地有丹陽城見本注及郭璞山海經海內南經傳與傳說
史說俱近也志枝江秭歸並屬南郡枝江下云故羅國
秭歸下云故歸國兩地皆非楚封二說均不可據大戴
禮記帝繫篇曰季連產付祖氏付祖氏產穴熊九世至

子渠婁鯀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
亶王其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
婁鯀二字孔氏廣森補注云未詳或當爲蘷越以下文
季連者楚氏也證之婁鯀當作楚繫楚與婁繫與鯀皆
形近而譌熊渠爲熊繹六世孫去始封已遠云楚出自
此者句亶鄂戚章皆熊渠所闢熊繹時止居丹陽不得
楚地也史於自序篇云周用熊繹熊渠是續正據記文
爲說此篇云熊渠甚得江漢閒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
至于鄂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
疵爲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江漢十二諸侯年表

序作江淮淮與漢草書相似漢當讀爲淮表云齊晉秦楚其在成周
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王江淮與三河東
海雍州俱謂始封之地形則此文必同作江淮也淮水圍繞揚州東北兩方支津入江近在江都楚蹈江即得
淮許之地故曰得江淮閒民和也伐庸楊粵至于鄂謂自舒庸略定江
淮及漢濱夷越西至鄂也春秋時有兩庸國文十六年經楚人秦人巴人滅庸集解
庸今上庸縣此郢西北之庸左傳成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解云舒庸東夷
國此郢東之庸兩國俱近楚史以庸與楊粵鄂連文鄂在漢東江南上庸在漢西江北中隔楚郢不相接當爲
舒庸之庸去解引文十六年注誤也舒庸爲羣舒之一國名本上作庸襄十三年傳吳侵楚戰于庸浦解云庸
浦楚地庸浦即庸國之浦時地入楚爲庸邑也楊粵當作楊越司馬貞索隱云
有本作楊雩音吁地名也今音越譙周作楊越楊即雩

僞字楊誤爲楊校者據別本綴雩字誤刪越字因又有
改雩爲粵之本索隱以雩爲古粵爲今所據譙周古史
考必本作楊越今亦作楊復誤在後也南越尉佗傳秦幷天下略定揚
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揚越爲南越六國時楚境至九疑蒼梧而北以南并所有貨殖傳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揚越多焉此揚越謂會稽及甌閩之越會稽之越春秋後入楚春秋以前與甌閩俱隔吳及蠻夷地不相接國策秦策吳起爲楚悼南攻揚越彼楊越吳起傳作百越是南越以北九疑蒼梧間近楚之越六國時始略定春秋以前亦隔濮地不相通雜華路史後紀注謂揚粵即揚越作雩非失未細考雩越
謂雩婁東西夷越之地藝文類聚水部引竹書紀年周
穆王三十七年伐楚大起九師至於九江叱黿鼉爲梁
北堂書鈔引紀年下文有遂伐越至于紆云云紆是雩

越是徐夷趙世家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
王大破之紀年無攻徐偃王之文伐越即其事今本作穆王十
三年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十四年王師楚子伐徐徐戎克之因劉恕通鑑外紀所綴後漢書東夷傳文衍撰外紀於王起六師至于九江伐楚下往云彼家紀年曰三十七年於徐夷作亂下止引劉向及范睢兩說不言紀年何若知所據本無此文說苑指武篇王孫厲謂楚文王曰徐君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三十一國盡服矣君若不伐楚必事徐文字自沿誤本韓子五蠹篇文之失後書作穆王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亦襲張華博物志異聞篇所引徐偃王志之俗說徐偃王志本以記異非考古也說苑云王孫厲謂楚文王楚伐徐由王孫厲之言非穆王所令其明紀年越與楚並伐楚當時似亦黨徐後因其弱反向爲敵穆天子傳無伐楚越事是役去西征昆侖邱見西王母之年當達郭璞山海經西次二經傳引竹書穆上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穆王無五十七年五字必三之誤西王母來賓與伐楚越之年爲
趙世家徐偃王反上有

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云云蓋以此穆王以下本紀無年數外紀注云其王在位十年謚王二十五年孝王十五年其下又引皇甫謐帝王世紀文俱不同當本紀年穆王三十七年至共王元年凡六十八年徐偃王反時止弱歲至國亡走死則近亳矣禮記檀弓篇容居曰蓋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何駒王即偃王駒當讀爲驥古驥與騶字通詩小雅皇皇者華篇我馬維駒陸德明釋文云騶本作驕騠其證騶王謂不用中國禮儀法度之王
徐無國號以州名故曰越越即此下夷越之越徐於
穆王時與楚同被伐後厭兵不脩戰備爲熊梟襲滅韓
子五蠹篇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
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
之漢東五百里正自郢至舒庸之地漢東後書作潢地東潢即漢之誤地乃地之衍文章懷注云水經注曰潢水一名汪水與泡水合至沛入泗自山陽以東海陵以北其地當之也沛

在淮北浙西山陽海陵在淮南山陽浙東兩地絕異不可齊同說苑亦有漢東之文潢池爲誤字無疑秦本紀正義引魏王泰括地志徐城在越州鄮縣東南入海二百里又引夏侯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鄮縣東南翁洲在浙江南海中去漢東益遠然如所云徐偃王國即穆王所伐之越隋唐閩人固有是說也荊文王
當作荊大王大王謂始稱尊號之王即熊渠文字與上
大王大字互譌上文古者大王處豐鎬之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頓氏于里譏誤云大當作文文王見下文大字與此互譌無疑荊大王猶冢子爵問篇云齊大王俞樾修墨子平議云齊大王即明齊之大公仲也大公者始有國之尊稱至其後子孫稱王則稱大王矣因齊大王之稱他書罕見彼學者不得其說太平御覽引此文遂刪大字韓子大與文互譌亦因學者不得其說而改誤淮南人間訓作楚莊王所據本似尚作大以大王不得其說易爲莊王耳說苑作文王彼時傳本已與今同秦本紀正義趙世家索隱並引古史考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此事非實徐偃王實不與楚文王同時譏以誤本

韓子廣據補反疑秦本紀趙世家文不相合也雩是徐都熊渠取其地分三國雩與南境江上之豫章爲一曰越章亦曰雩章音轉爲就章見索隱引世本又爲戚章後又析豫章爲邑專以雩爲越國國語鄭語史伯曰芈姓夔越韋昭解云夔越芈姓之別國此楚因越地而改封之越列子說符篇孫叔敖曰楚越之間有寢邱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可長有惟此也越近寢邱與楚同壤即此越左傳宣八年正義引釋例云越姒姓其先夏后少康之庶子也外傳曰芈姓夔越是越本楚之別封也或非夏后之後也顏師古注志與地引臣瓚集解同世本越爲芈姓與楚同祖然則越非禹後明矣又芈姓之越亦句踐之後不詳南越也兩說俱因失考列子而誤南越之說不知出自何人亦因求芈姓之越地不得强爲比合耳

橫陽札記卷八　十一　求恕齋

孫叔敖後復改爲雩襄二十六年傳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婁是夷言禮記檀弓篇邾婁正義曰左氏直言邾公羊云邾婁者何休云夷言婁聲相近也雩爲雩婁亦其例吳世家集解引服虔解誼云雩婁楚之東邑如其說是時越已爲邑然昭五年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遂啓疆待命于雩婁與巢並言巢是時尚自爲國雩婁或亦從同服說未必實然水經決水篇注以爲吳地誤高氏士奇攷略已言之句亶地取於庸裴駰集解引張瑩漢南記曰句亶今江陵也說不確鑿江陵即郢無句亶之言句當讀爲鳩句與九字通淮南墜形訓句嬰民高誘注句嬰讀爲九嬰鳩从九聲例同乃舒鳩故國亶則皖也皖亦舒之支別太平御覽州郡部引史記云皖偃姓咎繇之後也春秋時楚滅之今陳杞世家作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譜以夏本紀封皋陶於英六或在許之文校之或上當有周封之于皖五字傳本脫佚夏本紀許字亦舒之誤索隱云許在潁川正義引括地志云許故城在許州許昌縣南三十里本漢許縣故許國也俱順誤文爲說許太岳之後於皋陶無涉義不可通舒與皖俱大國其分合無譜可稽不知孰爲正封故參互爲備皖滅不見十二諸侯年表當在共和以前陳杞世家云楚穆王據最後一事而言御覽通繫之春秋亦非史意皖字說文所無徐鉉新修字義以爲睅之或體睅从旱聲旱从干聲干與亶通檀弓饘粥之食釋文云饘本或作飦是以皖與亶亦通鳩皖春秋時爲駕釐虺圉陽鵲岸諸

橫陽札記卷八　十二　求恕齋

邑舒鳩則自爲國與舒庸及舒蓼爲羣舒後復滅入於楚鳩古時封地疑亦與皖相若滅後復立始成微國皖地屬庸宜即庸故國後改從從邑名爲鄘鄘故地兼有志廬江郡皖及臨湖襄安三縣與丹陽密邇江陵在鄂西下文云熊通三十五年伐隨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爲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三十七年自立爲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怒以隨背己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子文王熊貲立始都郢郢地始見此濮於莊王靈王時尚存文十六年傳

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昭十九年傳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此濮地俱在郢南爲楚所未闢武王所有之濮不知何地鄭語上文曰夫荆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中雪叔熊季紃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啟之心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下文曰蠻芈蠻矣唯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又曰及平王末而秦晉齊楚代興楚蚡冒於是乎始啟濮鄭語以叔熊逃難於濮爲天啟季紃又云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先王謂熊渠濮必鄂西未闢之地蚡冒所啟卽武王所開其地由漸而廣撫征非一世昭二十三年傳

沈尹戌曰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愼其四竟猶不城郢郢都始徙於文王傳并及武王蚡冒復上推至於若敖郢非季紃時所有甚明土不過同謂自鄂至郢惟孔道通數百里旁廣俱止百里外卽鄰壤集解隸下今土數圻之文云未滿一圻非未滿一圻當云土不過數同不得云土不過同然則郢實濮地始都之丹陽在庸東不在郢西無疑矣桓二年傳正義引世本云楚鬻熊居丹陽武王徙郢武王止闢濮徙郢亦謂始經營其地莊四年傳楚武王荆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卒於樠木之下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會於漢汭

而還漢汭謂漢水入江之汭卽鄂地昭四年傳作夏汭以莊王改鄂爲夏州別立夏名集解云汭內也謂漢西誤桓八年傳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漢淮之間是漢東地非漢西樠木之下太平寰宇記引郡國志謂是郢州長壽縣武陵山下之地在鄂西北隨東南荆尸自由丹陽部勒而西宣十二年傳荆尸而舉亦謂以荆故國之眾配合成軍蓋自郢至鄂遠故謂發仍執荆地集解以爲武王所制陳法之名強說不可通昭十三年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荆亦謂鄂東故地楚號於有濮地後始改其未開濮以前止有荆名是以文王徙郢以後故都之地通自爲荆也言荆時已有郢故別爲文六年傳楚文王伐申過鄧鄧在申西南自鄂西北行不經其地是由鄂而北郢在武王時經營未成文王始徙具有憑驗郢西

爲權莊十八年傳楚武王克權集解云南郡當陽縣東南有權城當陽東南卽江陵西北權西爲羅桓十二年傳楚師分涉于彭羅人欲伐之十三年傳楚屈瑕伐羅及鄢亂次以濟鄢在權東北彭又在鄢西北羅北境與之接其地甚廣屈瑕西伐不自郢渡睢時權尚未滅爲羅屏障不可行軍枝江入楚當在權亡以後集解云權在宜城西山中後徙南郡枝江縣依附及鄢之文爲說傳下又有及羅之文鄢去羅尚遠枝江自是羅都若爲楚都屈瑕必須自權西循睢水而北不必繞道至鄢矣羅西爲歸今作夔僖二十六年傳夔子曰昔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竄于夔與逃難于濮一例濮至蚡冒武王始闢爲楚地

藝初國時亦不必即與楚通史云熊渠卒子熊摯江立摯江卒其弟弑而代立曰
熊延依傳文摯江卒當作摯江疾蓄熊摯以次當立而
有疾熊延弑之而自立也竄于夔者乃熊摯之子其逃
難正與叔
熊同矣

田單傳贊

史記田單傳贊後初淖齒之殺湣王也一段宋乾道建
安本次索隱述贊之後汲古閣本移與贊附止空一格
而不別行以秦始皇紀贊後綴襄公立一段例之此文
自是史公附錄以補前文之遺乾道本退之述贊之下
固非汲古閣本移與贊附土空一格而不別行亦未是
也索隱於襄公立下云此已下重序列秦之先君立年

及葬處皆當據秦紀爲說與正史小有不同索隱所據
本此文必與贊附而別爲行故知彼文確爲史公重序
不然彼段後又有後人所附班固評贊中論秦二世亡
天下之得失一段索隱何不亦牽連比合幷指爲後人
附益耶鄺生陸賈傳平原君朱建傳後又有初沛公引
兵過陳留一段依兩文之次亦當在贊後各本皆在前
並宋滄化中寫定付刻時移亂此段重序列淖齒殺湣
王莒人求得湣王子法章其立爲齊王以距燕事蓋以
補傳中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田單夷殺
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

臨菑而聽政數句之遺湣王既爲淖齒所殺莒中爲何
人距守不能無刖襄王既先立於莒莒中諸大夫之求
立襄王其事亦自不可沒是以復綴也唐仲友集書王
蠋事後云大史公以爲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
之死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
反諸蠋之死其說雖善不合於事戰國策齊策云淖齒
殺閔王田單守即墨之城破燕兵復齊墟襄王爲太子
徵齊已破燕田單之立疑齊國之衆皆以田單爲自立
也田單起即墨在湣王既死之後襄王未立以前時四
境皆沒於燕與莒斷絕城中號令俱自制不假王命是

以功成有自立之疑傳於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因堅守
距燕軍下止云數年不下不敘襄王之立至七十餘城
皆復爲齊後始云乃迎襄王於莒正謂中間皆單自爲
守非莒中命令所及如唐說則自立之謗無由申雪而
傳文亦爲疏率矣田敬仲完世家敘莒中人及齊亡臣
相聚求湣王子不及王蠋事下文云襄王在莒五年田
單以即墨攻破燕軍迎襄王於莒入臨菑齊故地盡復
屬齊史意自以復齊之功全歸於單燕之初入齊聞畫
邑人王蠋賢云云以莒事與即墨相類疑於諸大夫中
亦有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如單而遺其姓名者綴此

貳拾肆 冊95½版

一事見彼輩悉庸碌下材因人成義非其此倫唐以爲推單之功歸之於蝸亦誤也海鹽張孝廉語杭州東城講舍諸生云史公愛奇故傳純敘以奇勝之事此段結歸於正朱子語類謂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說此傳若無歸結去小說無幾以此段爲正意即本唐說傳文純敘以奇勝之事其意謂齊敗至此非用奇不可爲救未後綴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一語即是正義不必再補通鑑全采此傳不以爲奇而詭正甚明惟流失即爲小說學者不可不知故附其說而拜論焉

列傳次第

史記列傳扁鵲倉公四十五吳王濞四十六魏其武安四十七韓長孺四十八李將軍四十九以下爲匈奴爲衛將軍驃騎爲平津侯爲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爲司馬相如爲淮南衡山爲循吏爲汲鄭爲儒林酷吏爲大宛爲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詳其編次正傳蓋至田叔而止扁鵲倉公已是襍傳吳王濞以稱兵搆怨亡國絕嗣故自世家移置於此魏其武安韓長孺李將軍各有可稱晚節俱不完是以別爲之次魏其與晁錯晉棄市晁錯入正傳魏其不並入者一死於國事一爭

私忿也衛將軍驃騎平津侯俱以柔媚取將相功名成立漢法由之大壞不可與以上諸臣同例故又抑置於匈奴之下唐書立姦臣傳次四夷傳後即用此法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皆承匈奴爲次匈奴與後大宛本類次於此以取隔別傳故或移前或移後也以下俱即後世史書之襍傳司馬相如以文辭立傳爲後漢書文苑傳所從出同時無可錄者是以不標別目淮南衡山即梁書之豫章武陵臨賀河東四王傳唐書目爲叛臣不與吳王濞同次者吳王濞之禍胎於高祖激成於孝景罪不同也不徑次於未者以與吳王濞俱親屬也循吏

序云百姓無稱亦無過行傳意有抑揚孟子言子產不知爲政伍參言孫叔無謀滑于覺言公儀子爲政魯之削也滋甚皆史公所采不列漢臣者萬石張叔已以篤行列於正傳也漢書入文翁王成黃霸朱邑龔遂召信臣六人黃霸爲丞相功名損於治郡於史意爲近汲鄭即隋書許善心傳所稱梁史之誠臣傳漢書有朱雲傳以狂狷與楊王孫胡建梅福云敞同篇亦謂不合於正別爲類例漢科有直言極諫史意欲備其目以鄭非汲比故亦不爲標別儒林酷吏俱以類相從儒林止列博士不及民間之學又詳述申公轅固生兒寬董仲舒及

諸弟子仕迹仍是臣傳酷吏入張湯杜周與漢書皆不同六傳是綜合古今偏駁之才見世局所由衰司馬相如習於文而多飾淮南衡山好武勇至於爲亂循吏偏於德不長於才汲鄭有氣節無深沈之器儒林知守古義不能盡適於用酷吏能舉其職不可以爲治條其所短知任用將相之難矣不專爲其人立傳故次在後也游俠佞幸滑稽日者龜策貨殖止以蒐括所遺不與六傳同科故又以大宛閒之猶唐書忠義卓行孝友隱逸循吏儒學文藝方技八傳與後外戚宦者酷吏藩鎮四傳中閒別以列女閒之尋審界劃史公條理本是秩然

漢書傳終王莽推衞將軍驃騎平津侯傳例以抑外戚元后其餘勢不能盡分差等止得改嚴爲寬各以時次廣爲立傳然儒林循吏酷吏循舊目分出司馬相如淮南衡山汲鄭以無標目竟不分出則其疏也三國志晉去舊目止存方技較班氏爲審司馬貞索隱不知史例有正有變乃欲移史記之次以合漢書趙氏翼劄記又謂史公隨得隨編幷漢書抑外戚唐書抑姦臣之例亦忘之矣

李趙才略不同

李將軍趙壯侯俱漢名將才略絕然不同李行軍無部伍行陣遇敵輒苦戰是折衝之將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遇敵必先計後戰是制鬭之將李氣銳而趙識穩二者皆足以操勝算然李須有善其後者趙可獨當一面惟遲鈍多顧慮不能責旦夕之效是亦論將者所當知也

項王

項王之氣遠過李將軍能破強秦數十萬之衆不能制一累敗之漢由知戰不知守也諸葛武侯行軍師法趙壯侯自漢中一戰以後不能得魏尺寸之地由長於守不長於攻觀兩事則李趙之短長可知矣成敗固視所

遇之敵亦視已之才略如何才略有所限不能強爲也

橫陽札記卷八

横陽札記卷之九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芮伯師伯

漢書古今人表芮伯師伯顏師古注師伯尚書作彤伯蒙按師字乃融字之譌融彤古通爾雅釋天篇商曰彤鄭君詩周頌絲衣箋引作融釋文本如此是其證也融篆文作融或亦作𩰫鉄壞乃成師耳漢石經佚此文未知其字如何

漢書地理志提封頃數

漢書地理志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蒙按邑居道路山川林澤羣不可墾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可墾不可墾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通計爲一萬萬四千三百九萬三百七十二頃與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

四百五頃數不符合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依食貨志代田十二夫爲田一井一屋故畮五頃之數計之占井數三千八百七十萬三千四十一有奇井方一里以此數推合徑數爲方六千二百二十一里有奇於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之數差亦甚遠此文蓋誤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當作提封四萬萬六千六百三十萬九千二百六十頃食貨志引李悝盡地力之教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爲田六百萬畮刑法志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提封俱不言井可證漢紀綴此文作隄封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提封下無田字亦無一字證尤明顯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計方里積一萬萬二千四百三十四萬九千一百三十六頃數嘗三倍又四分之三必加前數萬萬下四字即上字之倒脫無疑千五百一十三爲下數正文千五百七十三之脫衍六千四百五卽此文六千六百三十之譌亦無疑也其一萬萬二百五十二萬八

千八百八十九頃當作其四萬萬二千五百七十三萬八千八百七十七頃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當作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千八百四十七頃合兩文互校譌舛之迹尚可尋見徐天麟西漢會要食貨門載此條已與今本全同漢紀亦爲宋明人轉改從誤無別文可據廣雅釋地帝堯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十三字亦誤以書皋陶謨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禮記王制正義引異義稱今文歐陽夏侯諸家中國方五千里之說推之當作

五千里田二萬萬二千五百萬頃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地占篇引亦全同今本又誤下百字爲十續書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文亦經唐宋人依占經改亂無別本可據古書譌字類此者甚多王氏念孫襍志止據漢紀校山川林澤不及此文疏證則以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兩地部引孝經援神契墝埆不墾之數與定墾數合爲提封數田不根考積徑不知其誤也萬萬即律秝志所述三統秝辰星見中日法之億王制作萬億甄鸞五經算術所謂中數萬萬變之者志不用億名故從質言萬萬王嘉傳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

十八萬萬萬同此王應麟玉海食貨門引此兩文俱止作萬地理門上萬字疊綴下萬字不疊並誤可墾不可墾當作可墾不墾援神契作墝埆不墾不墾猶言未墾非不可墾魯語曰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卿無軍帥教衞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魯語作師當作作軍涉上文天子作師而譌軍謂三軍諸侯有卿無軍謂有天子之命卿二無所加之一軍也元侯三軍諸侯二軍伯子男一軍大國次國小國三等並當依管子說進方伯爲一等分齊諸侯與伯以下爲二等王制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

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大國亦謂方伯之國次國齊諸侯小國伯子男若據孟子以大國地方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爲一說則不可合白虎通封公侯篇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證以魯語所云其說不足據鄭注云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書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鄭據王度記失檢魯語故不達此記之義惟記與所采孟子文比合爲次亦自淩亂子男五十里居地二十五成成百井二十五成爲二千五百井制立一軍井出五人成五百人二十五成則萬二千五百人也左氏襄三十年傳子產爲政使廬井有伍哀元年傳少康逃奔有虞虞思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井爲伍成爲旅俱與此數合伯七十里居地四十九成較五十里增二十四成餘萬二千人可更番均配齊諸侯百里

居地百成有五萬人二軍止配其半加附庸四十五成又有未配者二萬二千五百人方伯之國三軍配四分之三加附庸九十成餘衆又四萬五千通計亦配不及半至王畿千里人數多至五百萬六軍止配六十六分之一更番迭用數十配尚不盡所以寬民力者至矣小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大司馬職則曰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井出五人依上地家三人中地二家五人下地家二人計之通四家十人一

井八家可用二十人差減甚多用家一人之法亦尚有三家未配五十里之國餘衆亦七千五百足配三師地狹而力仍寬里數自無可易也鹽鐵論園池章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地百里千乘已見桓寬書必齊魯古諸師以先進篇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文證合孟子伯子男里數定爲此說五禮通考據馬鄭說謂孟子所云爲傳聞約畧之詞左氏襄二十五年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亦救時之談非核實之論似未詳繹此文管子亦云齊諸侯方百里周制四等如此確鑿無疑周禮增多諸公之地爲方五百里似以春秋戰國時宋地立法與管子增多千乘之地爲方三百餘里以當時齊地立法一例其異於周初封建本法可不必深論

孟子里數準合井數必如白虎通封公侯篇平土之說以方法置算滕文公篇言方里而井井以方爲法國與采地自必一以井爲法五經異義引左氏說云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隰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井法於山川沈斥本自減算食貨志云李悝爲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

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爲田六百萬晦李悝用三百步爲里之法以縱廣三萬步爲百里與井法迥別王制篇末有總釋一段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此文必解王制者誤以李悝之法攙益故白虎通不取管子爲耕田萬頃爲耕田十萬頃爲耕田百萬頃專據衍沃之井而言山林八等別入乘馬篇此略不具爲戶萬戶爲戶十萬戶爲戶百萬戶謂國都居室之數乘馬篇曰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以上地方八十里與

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萬室即萬戸爲戸十萬是齊國之數如此戰國策齊策曰臨淄之中七萬戸甚富而實車轂擊人肩摩戰國時齊益繁富市廛增廣無程度其戸猶七萬古時市廛狹小戸數爲十萬可知百萬卽以此遞推賦數出於市廛者多出於井屋者少稅數出於衍沃者多出於山林八等者少故約舉兩例爲開口十萬人爲開口百萬人爲開口千萬人謂通國大數爲當分者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謂爵配甲卒之數時齊有夫家百萬甲卒十萬上下兩等之數俱由之準定度地篇曰州者謂之術不滿術者謂之里故百家爲里里十爲術術十爲州州十爲都都十爲霸國不如霸國者國也霸國有都十是爲百萬家家出一人是爲開口百萬人不如霸國者依等數差減則十萬人矣同甲十萬亦見大匡篇皆齊事之確徵同甲卽當分者其配軍又與教士有別見小匡篇當分者數多不必盡配則數之少者儘可增配於古法仍得相通管子始變立霸制其書較司馬法爲近古漢人不爲之注注者據唐世傳本多譌舛又復闕略義晦難通今幷條析俾言乘法者可考焉　耕田萬頃十萬頃百萬頃據稅數而言

尋陽九江屬荊州

漢書地理志廬江郡尋陽下稱禹貢九江云在南皆東合爲大江尋陽古荊州地也郡下別云屬揚州此緣當時所置十三州刺史域分於古九州不相涉通典以廬江全郡入揚州誤耳又緣尋陽與江夏郡之蘄春接境幷割蘄春益之更誤中之誤蘄春自隸荊州刺史部唐置蘄州兼有故尋陽地分析漢域當止出尋陽所在之縣不當幷出蘄春也元和郡縣志云江州禹貢揚荊二州之境揚州云彭蠡既豬今州南五十二里彭蠡湖是也荊州云九江孔殷今州西二十五里九江是也彭蠡以東屬揚州界九江以西屬荊州界說視通典爲確又云蘄州禹貢揚州之域歧牖不可以通江州已分荊揚二界踰江而北自當一例分至豫州界地蘄州治蘄春在江州西北二百里外何得尙未分劃王象之輿地紀勝引蘄春舊經作荊州之域較元和志說密矣蘄州領四縣地入荊州東界當盡今黃梅縣境與漢刺史部分相差止百餘里古州域本是相錯濟陰郡下云禹貢荷澤在定陶東屬兗州荷澤卽菏澤經繫於豫州志言兗州正謂漢州屬地錯入古豫境也徐州經大野周官職方氏作兗州亦因相錯釐析而異序篇云禹制九州周

跋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幷周時域分已與禹迹殊別漢世更不必言蔡沈書集傳執廬江屬揚州之文證尋陽九江非禹貢九江可謂不知沿革矣水經禹貢山水澤地所在篇云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此因誤解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之文疑尋陽地形不合別據山海經中山經文爲說實則下雋止有入江之澧沅瀟湘諸水無九江也東陵在陵陽之北匯古作淮已說具前中江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郭璞傳引志云九江在潯陽南以大荒南經甘水之間北經何水之間海內經黑水之間證之九江之間乃是約舉近地非謂介居其中也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風字當衍澧沅之交瀟湘之淵卽雲夢澤今日洞庭湖湖口東接大江古時雲夢跨江南北南淵盡湖口北淵兼合今監利沔陽以東諸湖踰漢道至武穴去尋陽甚近故云在九江之間水經移其名於上流由未知古九江與古異夢相接耳魏氏源書古徵據荊州隄防考九穴

蓋酈水經古無此渠書釋文引太康地記云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此自說王莽所置九江郡名與禹貢九江無涉水經贛水篇注漢豫章郡王莽更名曰九江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故言九江矣所引本末甚備書古微謂以莽制傅會禹貢亦失考莽所改郡縣名有古義有今義志中山國下云莽曰常山常山郡上曲陽下又云莽曰常山亭常山亭存古名常山郡別取爲縣東北之山爲名不得謂莽所更易全與古異亦不得箱畫與古同也九江當亦如之王氏鳴盛疾桀焦氏循鄭注傳俱未分析故附論爲鄭義與志相成正義所引字有譌誤說具水道圖說補正

漢書藝文卷次部目與本志不符

章氏學誠校讎通義云漢書藝文志卷次部目與本志不符顏師古已云歲月久遠無由詳知矣今觀蕭何律令叔孫朝儀張霸尚書尹更始春秋之類皆顯著紀傳而本志不收此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逸不全者矣蒙按鄭樵通志校讎略蕭何律令張蒼章程漢之大典也劉氏七略班固漢志全不收此章說所本實則劉略班志俱據中祕所藏錄之律令章程不入祕藏故不收也張霸百兩篇是僞書尹更始春秋穀梁傳章句卽志所列穀梁章句三十三篇但注文闕佚耳通義說俱非通義又云舊唐書經籍志集部內無韓愈柳宗元李翺孫樵之文又無杜甫李白王維白居易之詩此非當時之遺漏必其本志有殘缺不全者矣亦誤舊唐志以開元目錄爲據故不及諸家也志序有說

六弢

通義云儒家部周史六弢六篇兵家之書也劉恕以書

漢志列於儒家恐非兵書今亦不可考矣觀班固自注或曰孔子問焉則固先已有所不安而附著其說以見劉部次於儒家之義耳雖然書當求其名實不以人名分部次也太公之書有武王問不得因武王而出其書於兵家也內經之篇有黃帝問不得因黃帝而出其書於方技也假使六弢果有夫子之問在兵書安得遂歸儒家部次耶蒙按此六弢乃傳寫之譌顏師古失於訂正誤以爲今之六韜遂致斯惑沈氏濤銅熨斗齋隨筆云六蓺大字之誤古今人表有周史大弢古字書無弢字篇韻始有之當爲弢之誤莊子則陽篇仲尼問於大

貳拾肆 册95½版

史大弢蓋即其人此乃其所著書故班氏有孔子問焉之說如是則列於儒家尤矣太公六韜沈氏謂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內章氏此論尚考之不審

有錄無書

漢書藝文志春秋類夾氏傳十一卷注有錄無書太史公百三十篇注十篇有錄無書蒙按兩注皆非班氏原文司馬遷傳云遷之自敘云爾而十篇缺有錄無書傳所云有錄無書謂太史公自敘有其目而文不備也夾氏書乃傳春秋體例與太史公書不同不得有自敘之篇焉得有錄且卷數標著十一無書何出知之篇首敘

云劉向校經傳每一書已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如敘說志目純本錄略夾氏無書向歆何憑校錄略何緣著目裴駰史記自序集解引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駰所引音義即此太史公下注文知六字係蔡謨所輯孟康諸家注語夾氏傳下有錄無書四字亦音義文必矣音義無作者姓名故不加標別說具上條裴引云云與司馬遷傳正文相複以是知為此注後錄公羊穀梁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音義之說涉彼文而誤錄云未有書承上有傳而言其意謂經文不與古人作

15B

傳與經別行公羊穀梁經十一卷並具於目鄒氏止錄傳十一卷其書蓋亦有經緣不入中祕略之夾氏經無傳本惟傳行於世是以說之如此作音義者不知經傳之別乃援遷傳十篇之例以未有書為有錄無書致不可通後漢書范升傳建武四年升奏曰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得置博士騶夾奇異並復求立夾氏之書至東漢尚與左傳並行其亡當在初平喪亂以後非向歆所能預知亦非因所及見據升說鄒氏亦自有師謂出自漢代無前世傳授之師也王吉傳吉能為騶氏春秋是即鄒氏之後師矣王應麟考證引阮孝緒七錄云建武中鄒夾氏皆絕隋志春秋後錄云王莽之亂

鄒氏無師夾氏亡皆沿音義之誤遷傳十篇缺有錄無書亦非謂散亡下曰馮商所續太史公七篇顏師古注韋昭曰馮商受詔續太史公十餘篇在班彪別錄又引七略云商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病死商受詔所續止太初以後闕未撰錄之傳是中書百三十篇完然無缺褚少孫補三王世家龜策列傳二篇並云求不能得此少孫所見歧異三王世家贊云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遷書是篇本止有武帝制文及大司馬丞相諸臣疏議無三王事龜策列傳篇例亦與伯

夷相類僅具要略不爲詳敘少孫必欲與他篇齊同因疑其缺後書班彪傳云彪作後傳數十篇其略論曰遷作本紀世家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爲彪所見又增入篇固本其說其篇名兩文俱不具駰集解引衞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與遷傳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之文不合遷自序云藏之名山是私家撰述非官書也二篇疑非彪所云缺者集解又引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蒯列傳元

成之閒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晏說即遷傳解據少孫補篇續篇合之宏說益以禮樂兵三書傳靳蒯成列傳及不知誰氏所續之將相名臣年表篇以當十數今孝景本紀禮書九篇俱傳惟孝武本紀全錄封禪書文錢氏大昕考異云此紀魏晉以後鄉里妄人取以足數則非晏所見篇禮樂二書並有今上之文兵書卽律書未有太史公贊語今本誤與秝書連合書曰七正二十八舍以下乃秝書文自序云律居陰而治陽居陽而治陰律秝更相治閒不能容翲忽是律呂與秝通爲一書也日者列傳志司馬季主條例亦具於贊孝景紀將相表傅靳傳並爲固書所取景帝紀中三年春正月皇大后崩師古注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康以孝景紀爲太史公書與晏亡缺之說不同將相表有續附之文與高祖功臣侯年表有續附之文無異具詳錢氏考異十篇似俱非亡佚固書循吏傳本遷目別自爲例天文志采天官書而增益漢事滑稽列傳與龜策日者槪從刪削稱疑彪所云十篇謂孝武紀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日者傳龜策傳及天官書循吏滑稽兩傳無孝景紀將相表傳靳蒯傳晏說有誤其傳靳蒯三字又傳寫譌舛并非晏舊也師古注作傅靳列傳無蒯字詳字形傳與傅相近蒯與列相近蓋涉上下文而誤衍其靳字本缺後人又因衍字而增入也孝武紀文今無可考以三王世家之例證之其篇必亦止具大綱無詳細事目故少

孫有補彪以爲缺然則十篇實俱有書音義襲遷傳而失師古注綴晏解於傳不繫於志晏所見志文無此注抑亦明矣

右襍二十家四百三篇入兵法

漢書藝文志諸子類右襍二十家四百三篇注入兵法家按入兵法上脫出蹵鞠二字後總凡下注云出蹵鞠一家二十五篇是原書本有此文也蹵鞠入兵技巧彼注云重入蹵鞠知任宏論次兵書四種曾列此篇劉向別錄刪除重複入之襍家歆續修七略又移歸舊次耳裴駰史記蘇秦傳集解引別錄曰蹵鞠者兵勢也所以

陳武士知有材也駰所引删錄卽歆重定之本蹵鞠雖雜藝於兵技巧實有關會隋書經籍志入碁勢雜博戲二十四部於兵家非歆固意貽唐志從向舊錄別立雜藝術類斯得之矣

入劉向稽疑一篇

漢書藝文志凡書九家四百一十二篇注入劉向稽疑一篇顏師古注曰此凡言入者謂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蒙按上目列劉向五行傳記十一卷此云入稽疑一篇蓋五行傳記本十篇合稽疑爲十一也五行傳說多采入五行志班氏固及見之稽疑一篇既附記末亦

所宜見惟二書俱應出於其家傳記十篇歆錄其副入之七略稽疑如不著錄是其家先已失傳班何由得且錄略所條皆中秘書目不及民間稽疑既不入略其爲當時祕府所遺明矣班卽蒐求得之亦應裁歸後錄豈容續入前志小學凡下注入揚雄杜林二家三篇舊本三誤作二據玉海藝文部引六藝總凡下注云入三家一百五十九篇三家謂司馬法揚雄杜林一百五十九篇謂稽疑一篇司馬法百五十五篇蒼頡訓纂各一篇蒼頡故一篇是揚杜二家三篇今訂正揚子訓纂一篇志文前後兩出必有一衍常存後目刪前七字儒家凡下注入揚雄一家三十八篇賦家凡下注入揚雄八篇以揚子方言卷末歆與雄書及李善文選甘泉羽獵賦注引七略證之歆書云願

頗與其最目得使入錄七略云甘泉賦永始三年待詔臣雄上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長楊賦綏和元年上歆求方言入錄事在居攝初始之間詳具下條雄上甘泉羽獵與向典校書時代相接二賦實先爲別錄所入其後出篇乃歆續錄非班入之揚雄傳太元首衡錯測攡瑩數文棿圖告十一篇蕭該音義云劉向別錄攡作舒此據馬氏國翰輯佚書及王氏念孫廣雅疏證引其原文出何書應更檢告下有元問一篇見玉海藝文部及考證向錄無太元蕭所引卽歆續略隋書經籍志七略別錄二十卷劉向撰七略七卷劉歆撰隋志敘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任宏校兵書尹咸校數術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

略是七略乃歆所定向錄止是散篇無略目亦無卷數七略別錄二十卷必後人編纂其書依七略類例附以校錄之篇故曰七略別錄篇次先向後歆故書向名耳集解賦家杜參二篇下引劉向別錄云臣向謹與長社尉杜參校中祕書劉歆又云參杜陵人以陽朔元年病死死時年二十餘別錄兼有歆所撰篇此其明徵山海經卷首有歆校錄云臣秀領校祕書言大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是篇雖非向撰其文無別編知卽纂入二十卷之中脩志不列歆名舉向以該歆也雄書入自子駿尤其顯證儒家劉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徐堅初學記器物部引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歆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說苑卷首有向校錄云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除去與新序復重者以類相從凡二十篇新序說苑列女傳皆向所自序悉具

於錄緣此例推向書奏上即自校定稽疑成於晚歲蓋時未上必歆續入林與歆雄同時其書入錄亦必由歆詳具下條顏說失未根考歆既卒向業奏七略又別標入者本傳云哀帝初即位歆領五經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

周官經六篇注

漢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注王莽時劉歆置博士蒙按荀悅漢紀孝成紀劉向校中祕書下云歆以周官六篇爲周禮（舊本六上衍十字據陳氏漢校記刪）王莽時歆奏以爲禮經置博士此注上當有荀悅曰三字傳本脫之志例凡立學之

書皆刪具後錄不入注文王莽時所置又刪具儒林傳不以入錄界劃甚明無緣闌襍荀紀兼采志傳下文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據即傳贊之文此文亦然傳有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云云荀意以諸學周禮居其一故述之如此也贊不言周官以傳文不具略之王莽傳元始四年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依此傳及贊語彼文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十字當在樂經之上其上應又有左氏春秋四字傳本脫誤因并佚去古書亦當作古文尚書校者俱失未勘正

史籀十五篇注

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時亡六篇矣蒙按元帝紀贊善史書顏師古注引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作大篆與此注同此十八字蓋亦應語蔡謨取臣瓚集解散入書本失具姓名因而混合志文已具十五篇注復言十五篇全書無此例所收篇籍據後錄以元始爲限闌入建武亦無此例也王莽傳史篇文字注引孟康曰史籀所作十五篇古文

書也孟言古文不言大篆所據本尚無此注

臣復續楊雄作十三章

漢書藝文志小學敘錄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於庭中楊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顏師古注引韋昭曰臣班固自謂也作十三章後入不刖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蒙按班氏全書無自稱臣者敘傳彪字叔皮有子曰固永平中爲郎典校祕書固以爲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漢紹堯運

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彼篇自敘所作直繫以名此錄散在志中並不裁篇別出奏備御覽何獨稱臣且自著應如幽通賦賓戲篇例裁歸敘傳豈容闌入藝文若云緣續雄書而及班所作辭賦大抵皆取法於雄詩賦敘錄何又略而不具下文云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幷列爲林書言幷列續十三章似在所列之中杜鄴傳鄴從敞子吉學問得其家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鄴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才其正文字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林在哀平時已知名揚

子方言卷末載雄答劉歆書云張伯松常爲雄道其父及其先君憙典訓伯松即竦字是竦與雄歆俱相善林書必由竦出以示歆因與雄書同入祕府列之續略矣疑此文乃采錄劉歆輯略非班自作也歆略有正有續說已具前此錄引律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許慎說文序改六體爲八體云尉律以八體試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二曰奇字三曰篆書四曰左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六曰鳥蟲書許序多依據志文而以六體爲王莽居攝時

制正謂此錄出歆續略其作在甄豐改定以後故與舊律不同耳歆本傳王莽持政白歆爲右曹大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羲和京兆尹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莽傳歆典文章歆既掌文書豐等改古文必與其事此略蓋續定以應時制是以叙至元始之末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臣係歆自謂雄訓纂已入錄其書凡一百二章前八十九章爲雄自纂後十三章取歆所續合併爲一故述之如此也歆自著不入略此因在雄書中入之標曰止作揚雄則十三章兼有雄訓不獨正文矣歆好小學時取雄書應詔方言卷末載歆與雄書云詔問周秦

軒車使者遒人使者以歲八月巡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得其最目因從事郝隆求之有日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語以爲十五卷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錄令聖朝留明明之典雄答書云言列於漢籍此書當作於王莽居攝初始之間若始建國以後時已改號曰新不得云漢籍矣書中有二十七歲於今之文七字乃後人誤衍章樵古文苑注云計雄此時年近七十戴氏震方言疏證盧氏文弨校注並云在元鳳三四年間俱誤書意亦欲取雄書纂續附已說奏備采覽訓纂事正相同許序云凡倉頡已下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羣書所載略存之矣四篇謂倉頡爰歷博學訓纂今本作十四篇十字涉下句衍徐鍇繫傳曰蒼頡爰歷博學謂之三蒼故并訓纂爲四篇所據本無

此字封演聞見記同今本有十字據下文云王莽居攝大司空甄豐等取四篇校定文字演原本亦無十字也志曰列司馬相如凡將史游急就李長元尚各一篇錄云急就元尚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急就元尚字皆具蒼頡篇中凡將所出全具於訓纂故許不復出略存之矣卽錄所云略備許不刪出續十三章所見傳本固在訓纂之中一百二章五千三百四十字每章止五十二字或五十六字與閭里書師所斷六十字以爲一章者不同蓋書師專論字數雖則兼求工於文辭故長短不能劃限也梓氏複義證云八十九章每章六十字正合五千三百四十之數此特因字數偶符而說之實則閭里書師所定五十五章有重復字雖書無重復固判然不倖矣封氏聞見記後漢和帝時始獲七千三百八十四字和帝時始獲謂賈魴滂喜三十四章續纂二千四十四字以章六十字計之三十四章止須二千四十字云七千三百八十四字知滂喜章字數亦參差不齊也章時原書已佚僅以當時纂合之三蒼本爲據又失檢七略遂謂

此錄乃班自作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爲班作十三章與志例全乖然云後人不別疑在蒼頡下篇三十四章中不直云雄篇中無此章尚知三蒼所分章數經注家移併非盡訓纂之舊而下篇三十四章又別有題名無以定其爲班張懷瓘書斷推衍注說始云雄作三十四章固復續十三章和帝永元中賈魴又撰異字取固所續而廣之爲三十四章永元原本誤作永初據庾元威論書正王應麟考證據隋書經籍志有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各一卷證其實爲班作并章意失之矣雄八十九章易蒼頡中復字其文與閭里書師所傳自參互不同爲得斷前五十五

章爲蒼頡舊文後三十四章爲雄續纂顏之推書證篇云蒼頡篇李斯所造云漢兼天下海內并廁豨黥韓覆畔討滅殘非本文張彥遠法書要錄載庾元威論書篇云蒼頡第九章論豨信京劉等郭景純注解云豨信是陳豨韓信京劉是大漢西土是長安此非讖言豈有秦開朝宰談漢家人物詳其文皆雄更纂並無舊章急就元尚皆蒼頡中正字雄纂度亦如之惟七言四字不同耳元威之推俱疑蒼頡非本文郭注直書漢事絕無圓藏者彼時傳說尚謂八十九章皆出於雄無前五十五章爲閭里書師所傳皆文之語也王應麟玉海小學類引元魏江式曰蒼頡爰歷博學後人分五十五章爲三卷上卷揚子雲訓纂爲中卷賈升卿更續爲下卷元威論書篇同其誤蓋始於六朝隋書經籍志載郭璞注三蒼三卷訓纂爲二卷特因篇帙繁重分之非以是爲正續之

誤江庾所云五十五章恐尚是郭以後人移易說文叙傳云蒼頡爰歷博學謂之三蒼則并無上中下三卷屬三蒼之誤矣論書篇又言蒼頡下卷賈升卿更續亦不云班隋志太甲在昔二篇在司馬相如凡將篇後援飛龍篇祭典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女史篇八卷之中篇字多至成卷其非十三章之文甚明張王所云皆不考根實之過也上文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書斷引作七略據彼文知此篇純本於歆臣爲歆自謂無疑志不敢作劉歆者序云今刪其要以備篇籍條理已明無所刪出也司馬貞史記自序索隱引劉向別錄曰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

禮亦異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與名家敘錄同書敘錄云古文多十六篇未列于學官詩敘錄云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未得立禮敘錄云禮古經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見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制雖不能備猶瘉於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春秋敘錄云左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眞故論本事而作傳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鄒夾之傳與歆移太常博士說俱相近然則此志諸錄皆出輯略無一篇自撰王氏鳴盛十七史商榷據司馬彪續志云律秝志本劉歆於此志未有說故詳及焉

七略別錄漢書蓺文志參校

馬氏國翰輯七略別錄一卷以漢書蓺文志參校間有不同今條列於左蓺文志易淮南道訓二篇徐堅初學記文部引劉向別錄曰所校讎中易傳淮南九師道訓除復重定著十二篇蒙按錄云除復重道訓必不止二篇志脫十字馬氏依初學記增是

禮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樂記二十三篇孔穎達禮記正義引鄭氏目錄云月令明堂位於別錄屬明堂陰陽記樂記屬樂記蒙按如鄭說別錄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自在記百三十一篇之外小戴采入四十九篇錄所不具馬氏標列禮記四十九篇誤

樂雅歌詩四篇雅琴趙氏七篇雅琴師氏八篇雅琴龍氏九十九篇隋書音樂志引別錄有雅歌詩四篇趙氏雅琴七篇師氏雅琴八篇龍氏雅琴百六篇蒙按志凡下云百六十五篇隋志百六二字涉下條而誤別錄即七略說具前

春秋左氏傳三十卷左氏微二篇鐸氏微三篇張氏微十篇虞氏微傳二篇孔穎達左傳正義引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

授張蒼蒙按鈔撮謂鈔傳文而撮其要非自爲書故存卷數於錄而不列目

儒家晏子八篇道家筦子八十六篇張守節史記晏列傳正義引七略云晏子十八篇在法家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蒙按管子晏子卷首並有劉向校錄篇數與志同隋書經籍志儒家晏子春秋七卷法家管子十九卷當本阮孝緒七錄正義略字乃錄之譌十八十九又相差一卷未知如何

法家慎子四十二篇裴駰史記孟荀列傳集解引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四十一篇蒙按王應麟考證引集

解作四十二篇與志同
兵形勢家魏公子二十一篇圖一卷史記信陵君傳集解曰駰案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
按七與十字形相似未知孰是

家語

漢書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顏師古注曰非今所有家語也春秋左氏傳序正義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陳氏壽祺左海經辯云觀周篇者今家語有此篇名在第十一而其文

與此不類然則嚴氏所引乃眞孔子家語之一篇也王肅蓋見眞家語篇目故依仿爲之蒙按通典六十九引崔凱喪服駁云魏時或爲四孤論傅士田瓊議曰家語曰繼嗣而後他人於禮爲非田所引亦眞家語今家語無此文
孫氏志祖家語疏證斷四十四篇皆王肅僞撰錢氏馥書後則爲之說云肅傳是書時其二十七卷具在也若判然不同則肅之書必不能行卽行矣二十七卷者必不至於泯滅也惟增多十七篇而二十七篇卽在其中故此傳而古本則逸耳例之以古文尚書當不謬也今

按僞孔安國後敘云孫卿入秦昭王從之問儒術孫卿以孔子之語及諸國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餘篇與之由是秦悉有焉始皇之世李斯焚書而孔子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高祖尅秦悉斂得之皆載於二尺竹簡多有古文字及呂氏專漢取歸藏之其後被誅亡而孔子家語乃散在人間好事亦各以意增損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輒異辭孝景皇帝末年募求天下禮書于時士大夫皆送官得呂氏之所傳孔子家語而與諸國事及七十二子辭妄相錯襍不可得知以付掌書與曲禮衆篇亂簡合而藏之祕府詳此文肅本與人間本

自是不同且出自荀子曲禮者俱非人間本所有則孫說信矣僞孔衍書云戴聖近世小儒以曲禮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襍亂者及子思孟軻孫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曰禮記今尚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滅其原而存其末不亦難乎後敘所云曲禮兼禮記衆篇言之除去此等篇數其僅存者實寥寥無幾況嚴氏春秋田瓊議所引肅本俱無之尤其明證錢氏考之不審陳氏鱣敘云家語肅以前儒者絕不引及亦疏四十四篇中襍采荀子小戴記者三十三篇全襲大戴記者五篇惟致思觀周辯政辯物七十二弟子解本姓解六篇別本他書觀周篇與嚴氏春秋所引不同則致思五篇亦不盡可據矣王肅家語序語

云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蓺談者不知爲誰多妄爲之說孔子家語弟子有琴張一名牢字子開亦字張衛人也宗魯死將往弔孔子止焉春秋外傳曰昔堯臨民以五說者曰堯五載一巡狩五載一巡狩不得稱臨民以五經曰五載一巡狩此乃說舜之文非說堯孔子說論五帝各道其異事於舜云巡狩天下五載一始則堯之巡狩年數未明周十二歲一巡衛可言周臨民以十二乎孔子曰堯以火德王天下而色尚黃土德五土之數故曰臨民以五此其義也琴牢云云今在七十二弟子解篇堯以火德王色尚黃在五帝篇如序說二文亦二十七篇所無序堯以火德王天下今本作土德涉下文而誤葉大慶攷古質疑謂肅影響乎色尚黃之說遂以堯爲土德而不復檢正非也序云黃土德自用本篇所尚各從其所王之德次焉之說傳者不達其意因改上文火字以從之耳孫氏疏證說亦非

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

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

漢書蓺文志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注省伊尹太公管子孫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種蒙按道家宮孫子二篇次在管子之後鶡冠子之前此孫卿子當作宮孫子傳寫譌誤種當爲篇凡下注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十家謂此九家兵技巧墨子一家二百七十一篇蓋墨子十二篇併此二百五十九篇爲二百七十一矣志目十家計五百六十一篇任宏兵書裁錄其要故數不同今無以別之

山海經十三篇　海內經　五藏山經里向

漢書蓺文志山海經十三篇郭璞傳本卷首有劉歆敘錄云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三十二篇今定爲十八篇與志篇數不同畢氏沅新校正篇目考云十三篇劉向校經時所題十八篇劉秀所增蒙按向書家凡下注入劉向稽疑一篇賦家凡下注入揚雄八篇例皆據後益

前此經如劉歆續校增入五篇志當改從定本無反據向錄刪出之理樂家凡下注出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春秋凡下注省太史公四篇王應麟玉海蓺文部引志六蓺凡下注出重十一篇彼云出謂省復重歸入本書賦家淮南王八十二篇劉向三十三篇琴頌七篇當併入此春秋太史公百三十篇所省四篇蓋從漢書記百九十卷中裁出併歸本書此非重出例不應省且凡下又不云出則亦並無裁出也詳歆錄云臣望所校山海經三十二篇不及向校向所條上蓋未有此志目實本歆略錄一十八篇八當爲三後人誤據郭本篇數改之耳明道藏本目錄海內經下有夾注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

外十三字是璞明言歆所進本止海內東經以前十三篇原文不作十八無疑郝氏懿行箋疏滑襲畢說失未考也畢氏篇目考據五藏首南次西次北次東次中次之文云古本分三十四篇敘錄臣望所校三十二篇二當爲四亦誤臣望所校三十二篇兼復重言之管子敘錄云除復重四十八篇定著八十六篇晏子敘錄云除復重二十二篇定著八篇此經兼有中外書故篇數多出十九非分併有異也郭璞目錄云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蒙按王逸楚辭九歎章句引出山海經曰都廣在西南其城方三百里蓋天地之中也其文在海內經中則五篇附合於經實始於東漢之世韋昭注國語魯語云稷死于黑水之山亦據海內經文爲說也

山海經南山經道里標向以東東山經標向以南二經互換爲例盡避與篇題複也東次四經末二山一言東北一言東於例不符西山經惟次四七言北餘俱從本方言西北山經尤襍亂首經純言北次二一言西次三八言東一言南兩言東南不知其例如何王逸楚辭離騷章句高誘淮南原道訓注竝云不周山在昆侖西北與西次三經不周之山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山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邱文相反與竊疑漢世所傳古經本無東西南北之文其詳別具於圖建安以後圖本散佚注家蒐其殘賸郭奐南山經傳兩引璨曰是郭以前有注此釋者取其方向附入正經其不備者闕以意補因而成歧顏師古注漢書司馬相如傳引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所據本已與今同惟云二千三百里數復不合諸山敘次今本蓋又有移易酈道元注水經河水篇云山海經薶縕歲久編韋稀絕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其言甚確畢氏沅新校正於北次二經方向多云未詳次三經經云傳寫有誤尚未見及於此也

漢書司馬相如傳蔥極注正誤

漢書司馬相如傳大人賦奄息蔥極氾濫水嬉兮使靈

媧鼓琴而舞馮夷顏師古注引張揖曰蔥極蔥領山也在西域中又引服虔曰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蒙按賦言氾濫水嬉蔥極必水澤之名非山名下文言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直徑馳乎三危其地在崑崙之東與三危接近可約略望見崑崙崑崙見山海經北山經在泑澤下流爲河水重源所出今西甯玉樹土司境之巴顏喀喇大山蔥嶺山見漢書西域傳在蒲昌海上流爲河水上源所出今新疆莎車州西北疏勒州西之蔥嶺大山兩山直徑相距已踰二十里遠近不相合東西亦復相反張說誤蔥極當爲昆侖

河淵之從極山海經海內北經昆侖虛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郭璞傳云冰夷馮夷也竹書作馮夷字或作冰從極之淵在昆侖虛下為馮夷所都與此賦所云正合是即此賦所本蔥為從借字山海經大荒南經三身之國有淵四方四隅皆達北屬黑水南屬大荒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從淵郭彼傳云從音驄馬之驄山海經淵名之從古讀與蹤從之從有別驄與蔥俱从悤得聲讀如驄即讀如蔥故此賦以蔥代從也史記相如傳作總極蔥字又以總為之其本非正文甚明從極為河淵在昆侖東水

經河水篇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酈道元注引海內北經云南即從極之淵也今河水有二源北一源出巴顏喀喇山東幹巴爾布哈山南流入星宿海合西南源噶達蘇七老山水折東瀦為查靈海又折東南瀦為鄂靈海海各周三百餘里即從極之淵查靈海距巴顏喀喇山正峰直徑約三百里山東支峰聯絡亘至二海之南故可約略相望海北為阿拉克池池水東流合扎遜池水折北逕阿拉克沙爾山麓折西北合班禪商上堪布喇嘛牧場之格德爾古河又西北逕內蒙古和碩特西左右兩翼後旗及西

右翼中旗北至北左翼旗西合烏蘭烏蘇布隆吉爾諸河又西瀦為達布遜池伏入於沙池南直巴顏喀喇山西之那木齊圖烏蘭木倫河曲即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西有弱水昆侖山祠之弱水大荒西經所謂昆侖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者自格德爾古河岸北陂沙地過和碩特西前旗之額勒蘇池北左末右末兩旗之沙爾地英額池諸水即阿哈尼額枯大山山與甘肅玉門縣南山相接張華博物志異產篇云酒泉延壽縣南山名火泉火出如炬延壽在玉門東南南山即此山其山舊有火出如炬即大荒西經弱水外之炎火山賦

上文云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浮渚即額蘇沙爾英額諸池流沙即池水所瀦之沙地與今地形符當相如所據必山海經之古圖圖至東漢之季已亡惟經獨存是以言昆侖及弱水炎火之山者多茫茫不得所在注於下文引張揖曰昆崙去中國五萬里昆崙已失其處上注又引應邵曰楚辭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刪丹西至酒泉合黎弱水炎火之山亦一併失其處矣今據齊氏召南水道提綱參合會典圖說及湖北書局本一統圖考諸山諸水相距相接之形可以瞭然郭傳山海經亦多闕誤嘗更以此賦補正

申屠嘉夏侯勝師丹議具本書省錄

漢書韋元成傳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爲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爲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卒永元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後月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重惟大禮未備戰栗

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臣愚以爲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爲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大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私其利出美人重絕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爲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爲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

四夷宜爲世宗之廟諫大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正禮儀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而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迭毀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孝景皇帝爲昭孝武皇帝爲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爲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爲穆主遷於大祖廟寢園可無復修奏可初上定迭毀禮獨尊孝文廟爲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

制惟郡國廟遂廢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爲漢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爲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爲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今所爲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爲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

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

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上覽其議而從之歆又以爲禮去事有殺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不順故無毀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爲虛失禮意矣 四廟出喪服小記 上二句又見大傳

黃城

梁書邵陵王綸傳侯景已度采石綸遂率甯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自京口將軍趙

伯超曰若從黃城大道必與賊遇不如逕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黃城大道當即湖頭南齊書崔慧景傳慧景收眾濟江至臨沂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眾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驗城中臺軍驚恐即時奔散黃城蓋以王瑩等所築之壘得名（黃城疑即消都城通鑑梁紀有白城在湖熟縣界）京口至建康由竹里至江乘至羅落橋至臨沂至查硎

詳晉宋齊梁四書曲阿至建康道白土鎮（即今大道）至高廟至高橋門運瀆由破岡埭至方山至秦淮（方山至建康東南四十五里高橋門又二十里通濟門今南門之西便門）

吳越改元

通鑑考異引閩自若唐末汎聞錄云同光四年京師亂朝命遂絕鏐遂僭大號改元保正（當作寶正）明年明宗錫命至乃去號後用唐正朔詳閩說寶正二年石刻有用天成年號者今無可考異又引宋庠紀年通譜云鏐雖外勤貢奉而陰為僭竊私改年號於其國其後子孫奉中朝正朔漸諱改元事及錢俶納土凡其境土有石刻僞

號者悉使人交午鑿滅之惟杭州西湖落星山塔院中有鏐封此山為壽星山僞詔刻之於石雖經鑱毀其文尚可讀後題云寶正六年歲在辛卯明宗長興二年也其元年即天成元年也好事者或傳曰保正非也

五代史十國世家年譜敘予聞於故老謂吳越亦常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及旁采閩楚南漢諸國之書與吳越往來者多矣皆無稱帝之事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辛卯長興二年乃鏐之末世也然不見其終始所因故不得而備列通鑑考異引宋庠紀年通譜說略同洪邁容齋四筆云王順伯收碑有臨安府石屋崇化寺尊勝幢云時天寶四年歲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帥府庫使王某又明慶寺白傘蓋陀羅尼幢云吳越國女弟子吳氏十五娘建其發願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貴彰國懿天寶五年太歲壬申月日題順伯考其歲年知非唐天寶而辛未乃梁開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肅是歲猶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錢唐湖廣潤龍王廟碑云錢鏐正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壇院碑封睦州牆下神廟勅旨正明中登聖寺磨崖梁龍德元年歲次辛巳錢鏐

建又有龍德三年上宮詩是歲梁亡九里松觀音尊勝
幢寶大二年歲次乙酉建衢州司馬墓誌云寶大二年
八月歿順伯案乙酉乃唐莊宗同光三年其元年當在
甲申蓋自壬申以後用梁紀元至後唐革命復自立正
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寶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錢鏐建
是年爲明宗天成招賢寺幢云丁亥寶正二年又小昭
慶金牛碼碯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貢院前橋柱
刻寶正六年歲在辛卯造然則寶大止二年而改寶正
寶正盡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觀菴經幢復稱長興
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肅薨方寢疾語其子

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於是以
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然則有天寶寶大寶正三名歐
陽公但知其一耳通鑑亦然蒙按路振九國志吳越世
家云文穆王名元瓘後唐長興三年四月巳卯嗣位先
是鏐以中原喪亂於梁開平元年改元天寶私行境中
凡改元四天寶十六年寶大二年寶正六年至是以遺
命用藩鎮禮仍遵中國年號志言錢氏改元終始甚備
歐宋司馬王洪顧俱不之及未詳其故徐無黨年譜注
引志與今本亦微不同豈此文爲後人附益耶志云改
元四所列止天寶寶大寶正三名王應麟玉海歷代年

號考載廣初一名似所見舊本作天寶十年廣初六年
今本脫佚三字然則南宋本已有此文矣紹興臥龍山城隍廟有吳越重脩記碑末書大梁開平二年歲在戊辰阮氏元兩浙金石志云是年吳越改元天寶而碑仍書梁號此與杭州慈雲嶺記篇首稱梁單閼之歲相同可見錢王當日雖僭號改元而於中原正朔未嘗竟削而不用也通鑑考異引閻自若唐末汎聞錄云同光四年京師亂朝命遂絕鏐遂僭大號改元保正明年明宗錫命至乃去號復用唐正朔閻所見寶正二年奏表亦用天成年號可見王洪之說失之急崇葉氏廷琯吹網錄據隨筆以駁吳氏任臣十國春秋以寶六年之文亦未免強作解事矣

狗車木馬

明一統志外國女直風俗類元志俗有狗車木馬輕捷
之便狗車形如船以數十狗拽之往來遞運木馬形如

彈弓繫足激行可及奔馬二者止可冰雪上行今元史
地理志西北地附錄奇爾濟蘇哈喇哈納謙州伊蘭州
等處注有奇爾濟蘇俗隨水草畜牧遇雪則跨木馬逐
獵哈喇哈納冬月亦乘木馬出獵之文無狗車西淸黑
龍江外紀云扒犁制如凌牀屈木爲轅駕二馬行雪上
疾於飛鳥或曰此元時蒲與路之狗車然今日不見有
駕狗者蒲與路見金志元爲海蘭府碩達勒達等路不
名蒲與或說亦未知何本唐書回鶻傳拔野古乘木逐
鹿冰上黠戛斯東至木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彌列哥
餓支俗乘木馬馳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輒百步

勢迅激太平寰宇記北狄拔悉彌人雄健能射獵國多雪恆以木爲馬雪上逐鹿其狀如楯而頭高其下有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屐縛之足下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亦及奔鹿上阪即手持之而登拔野古都播彌列哥餓支拔悉彌五部俱在今庫倫科布多卡倫外俄羅斯國東西伯利部西南褋拜噶爾司克伊爾古特慈克境中正元奇爾濟蘇哈喇哈納謙州伊蘭州等處之地附錄所云木馬必此統志狗車木馬是據女直之俗而言於元路當屬海蘭府碩達勒達等處與此別爲一地黑龍江

外紀云吉林屬赫哲斐雅哈等處役犬如牛馬號使犬部所謂狗車當在其地楊氏賓柳邊紀略言吉林東北邊部落住烏蘇里松花黑龍三江匯流左右者曰不薙髮黑金喀喇陸行乘舟或行冰上駕以狗御者持木篙立舟上若水行擱頭者不薙髮黑金喀喇即赫哲斐雅哈兩部中之額登喀喇明時謂之生女直今亦入東西伯利部在其東卜里撰爾司克境中曹氏廷杰伯利探路記云伯利東北行一千二百餘里至阿吉大山以上沿松花兩岸居者通稱黑斤以數犬駕舟形木架長一丈二尺寬一尺餘高如之曰狗扒里雪甚則施踏板於

足下寬四寸長四五尺底鋪鹿皮或堪達韓皮令毛尖向後以釘固之持木篙撐行雪上不陷上下尤速黑斤即黑金扒里即扒犁駕以數犬即狗車施踏板於足下底鋪鹿皮或堪達韓皮持木篙撐行即木馬統志所云蓋此族矣庚寅科會試問目狗車木馬作狗車水馬水馬統志及附錄皆不載伯利探路記有黑斤及旗喀喇人坐快馬持叉取魚之說快馬以樺皮爲之長丈餘寬約二尺兩頭漸窄才容一人行水上其快如風水馬或指此然與狗車連屬則無文可徵也是科主試四員一爲李侍郎文田侍郎治元史相傳問目出所著拾遺拾

遺未見行本不能別其然否魏氏源海國圖志俄羅斯國總記重輯引澳門人萬國地理全圖集云俄都城北方各地人民罕居其極邊夷族甚矮以犬爲馬東方藩屬有堪察加部用犬如馬又引禕理哲地球圖說云西比利亞近北極之處終年冰雪土人用木屐車一乘百以五大犬搭轡馳驅狗車自黑龍江口東北沿海岸西至白海部阿爾寒節黎司克皆有其制唐書東夷傳流鬼以木廣六寸長七尺系其上以踐冰逐走獸流鬼即堪察加地今曰上下喀米槎特其俗舊有木馬惟制度與拔悉彌略異今則全爲狗車觀此可知柳邊紀略所

云駕以狗御者竘木駕立舟上若水行擁頭者乃木馬
與狗車之變制而統志所云形如彈弓者又楯形之變
不必疑其歧出矣

溺水

楚辭大招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王逸章句言東方有
大海廣遠無涯其水淖溺沈没萬物不可度越其流蒙
按書禹貢導弱水陸德明釋文曰弱本或作溺說文水
部溺水自張掖删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从
水弱聲桑欽所說溺水即弱水在西極此云東海則東
極又別有弱水矣郭璞山海經海內西經注西域傳烏

戈國去長安萬五千餘里西行可百餘日至條枝國臨
西海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云東夷傳亦曰長城外
數千里亦有弱水皆所未見也淮南子云弱水出窮石
今之西郡那冉蓋其派別之源耳郭說弱水亦東西互
備（朔方備乘有艮維弱水考）
山海經西山經陰山北五十里曰勞山弱水出焉而西
流注于洛畢氏沅新校正云水即吃莫川也晉書苻堅
載記堅遣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討代王涉翼犍翼
犍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逐之退還陰山既與陰山近當
亦此水水出今陝西靖邊縣東南流至保安縣西入洛

也此又一弱水
大清會典圖一百十七柴達木河出河源之北曰扎遜
池西合阿拉克池水西北流格德爾古河烏蘭烏蘇河
布隆吉爾俱自其東注之又西入於沙疑此即禹貢弱
水

海內西經海內昆侖之虛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
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弱水下有奪文淮南墬形
訓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
沙絕流沙南至南海與此經全別所據本二字自爲
一行不與青水連屬廣雅釋水始云弱水出昆侖虛

西南陬其誤蓋起於魏世郭注引漢書西域東夷二
傳又引淮南云其派別之源則以爲非此經弱水也
（弱水蓋涉上文弱水之際句誤衍今弱水之際作赤水之際則因衍於此而追改也）
大荒西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
有大山名曰昆侖之邱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
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按海內西經開明獸
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昆侖上此所云神
卽開明獸也弱水之淵環其下則與柴達木河地形
相近矣

海內南經窫窳龍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

建木在窫窳西弱水上按海內西經開明東有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窫窳在開明東則弱水即昆侖虛水此文入海內南經恐有舛誤漢書地理志張掖郡刪丹下云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陳氏澧水道圖說云金城郡臨羌下云有弱水祠其祠在臨羌西則非祠此水蓋祠今青海即臨羌下所云西北塞外之僊海也青海水不能浮舟故亦謂之弱水矣今按臨羌下云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西行須抵池有弱水昆

侖山祠弱水祠在西不在西北則所祠非僊海也弱水疑即須抵池水今河源東北有扎遜池周百九十里有阿拉克池周百六十里蓋即古須抵池二池合流北出爲柴達木河折西北合格德爾古河西經巴顏喀喇山北至和碩特北左翼旗西南折西北合烏蘭烏蘇河布隆吉爾河西入于流沙即所祠弱水山海經大荒西經昆侖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水正環巴顏喀喇山東北二面延及西北非弱水而何海外北經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

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爲眾帝之臺在昆侖之北柔利之東須抵池當以相柳所抵得名柔利即合黎大荒北經作牛黎

橫陽札記卷九

橫陽札記卷之十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同甲十萬車五千乘

管子大匡篇同甲十萬車五千乘王氏念孫雜志云下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封邢予車百乘卒千人又曰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皆車一乘甲十人此文車五千乘則當云甲五萬今作十萬者因下文帶甲十萬而誤也下文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其數多於桓公之甲故曰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無危得已乎蒙按下文十萬卽承此文而言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謂小於齊之國科配其民爲甲卒皆得有十萬且不止十萬也揆度篇百乘之國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千乘之國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萬人開口謂家出一人應徒役之夫當分謂配成甲卒之軍軍之配數卽出於夫百乘之小國有開口十萬人盡配卽是帶甲十萬若併餘羨配之可增至數十萬齊兵不能空國遠出備禦之國得因地制配故曰發小兵以服大兵國欲無危不可得也王說非甲十萬車五千乘是車一乘甲二十人乘馬篇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王於彼云一馬之所用不得有七甲五蔽以此文證之其甲七當作其甲乂四乘其甲二十有八當作四馬其甲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當作白徒二十人奉車一兩乂古文五字與七形近而譌乘字三字皆誤有八字涉誤文七字而衍一字遺脫甲與蔽皆士卒所用以捍蔽之器其制蓋一乘置車兵五人徒十五人人各有甲有蔽故其數如此王讀一馬爲一乘甲數蔽數較人數俱少闕不數於用戴氏望校正引丁氏晉涵說四乘是一乘之譌甲士十人有二十八甲者多爲之備則甲不全用蔽亦虛設於車上非軍士所持擊刺之器全未備具豈得爲制兩說皆強解不可通若一乘止甲十八人一馬分二甲則有餘爲三甲則不足不可以立數豈得云一馬其甲若干且蔽數及人數皆不止於十又何以通乎山至數篇二十七人而奉一乘二十字明確可憑七字卽十之誤衍合校兩文當時軍制爲一乘二十甲無疑矣下文予車百乘甲一千予車百乘卒千人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所言乃齊兵出戍他國及他國之兵徵調入齊之數其徒減十人別爲留守之備非經制五合爲一亦失之

孤竹

管子小問篇桓公北伐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水經濡水篇注引作齊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下云今自孤竹南出則巨海矣而滄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贊溪者亦不知所在也昔在漢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廣當同碣石苞淪洪波也蒙按小匡篇北伐山戎制泠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設泭乘桴濟河至于石沈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谿拘泰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今本制作制谿作貉泰作秦依校正引俞編修平議及王氏念孫雜志丁氏士涵說正）孤竹在海濱卑耳之谿在西河石沈西流沙之濱兩地相隔數千里不能接合此文孤竹二字必誤竊謂孤當作狄北伐狄卽西征攘白狄之地也白狄居河內外大夏爲其別種故通曰狄北與西文互爲備周書王會解正北大夏大夏實在中國西北對北貉之地言則爲西對西戎之地言則爲北也竹當爲行行未至卑耳之谿十里謂行狄地未至卑耳之谿十里也草書狄與孤行與竹皆形近傳寫因而致譌說苑辯物篇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谿中十里下文云行七里果有水行十里卽蒙行未至卑耳谿中十里而言知本文自作北征狄行未至卑耳谿中十里今本作孤竹乃校者誤據譌本管子之文改易據說苑所述今本管子之譌可見矣水經依誤文爲說失未詳考金書太平御覽地部引此文孤竹下有迴車二字校正引丁氏說謂自孤竹迴車以至卑耳之谿詳水經注文迴車二字自古本所無太平寰宇記平州盧龍縣引隋圖經及藝文類聚武部引此文亦俱無此二字御覽所引必杜佑指略之文續漢書郡國志注引博物記有卑耳在河東解縣西南之說指略蓋因此加綴二字也迴車不言復伐何國文亦不完丁氏以爲當有此二字非

贊水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注云贊水者謂贊引渡水者校正引丁氏云水經濡水注引無曰字而云卑耳之川若贊溪者亦不知所在加其說蓋以贊爲水名與尹注不合蒙按贊水下有者字自非水名水經注文蓋有闕誤說苑辯物篇作行十里果有水曰遼水表之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詳審其文亦當作果有水道者表之曰從左方渡至踝從右方渡至膝今本脫者字又誤道爲遼移曰字於上皆不可通遼水出元菟郡高句驪遼山西南至遼隊入大遼水大遼水出遼東郡望平塞外南至安

市入海並見漢志於此水無涉於孤竹誤文亦不可合

三日出竟五日而反　五日出竟十日而反　輕重毋過二旬

管子揆度篇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爲耕田萬頃爲戸萬戸爲開口十萬人爲分者萬人爲輕車百乘爲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爲耕田十萬頃爲戸十萬戸爲開口百萬人爲當分者十

萬人爲輕車千乘爲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爲耕田百萬頃爲戸百萬戸爲開口千萬人爲當分者百萬人爲輕車萬乘爲馬四萬匹俞先生平議云東西南北度五十里度當作各聲之誤也此本作東西南北各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三日出竟明每日行五十里也下文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當作度二百五十里故其下云五日出竟亦是每日行五十里也何以明之據下文曰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

其下即云十日出竟夫五百里而十日出竟則日行五十里可知前後必當一例故知此文有誤脫也詳管子之意萬乘之國方千里是古王畿之制千乘之國方五百里是周禮諸公之國之制百乘之國方三百里是周禮諸伯之國之制蓋管子多與周禮合也古者諸侯爲一等伯子男爲一等故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文言公以該侯言伯以該子男耳若如今本則百乘之國方百里千乘之國方三百餘里萬乘之國方千里參差不齊矣又五十五百均無餘數獨于百五十言餘亦不可通也三日出竟五日而反五日當作

六日據下文五日出竟十日而反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是反之日必倍其出竟之日此云三日出竟則必六日而反可知傳寫誤也家按此文日數與里數多不符合爲後人改亂無疑至里數似無譌誤輕重乙篇曰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佌諸侯度百里負海子男者度七十里此諸侯度百里即此所云百乘之國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也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即此所云千乘之國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也兼霸之壤千乘之國並據齊而言時齊地縱廣有三百餘里小匡篇地南至於岱陰西至於濟北至於海東至於紀

隨地方三百六十里可證度卽揆度之度當時畿內之地及列邦大小之地皆不能有此數故曰度也漢書刑法志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王卽本此推衍與

周禮殊別何云馬據周禮失檢此文耳周禮亦後出諸公諸侯諸伯之地較此數益加廣所制乘法當更不同應分析出之百五十餘里是百五十八里有畸餘字非衍三日出竟五日而反當作一日出竟二日而反五日出竟十日而反當作三日出竟六日而反二日而反合二日定載爲四日故云輕重毋過五日六日而反合三日定載爲九日故云輕重毋過一旬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竟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二旬當作三旬旬數日數俱自始慮之日計算二十日而反合五日定載爲二旬有五日不得減作二旬也三字兩五字十字二字皆校者不達文義誤改爲分者萬人分上當從戴氏望校正引丁氏晉涵說補當字

禽艾

墨子明鬼下篇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呂氏春秋報更篇引作德幾無小上云書之所謂不言禽艾畢氏沅新校正云案墨子明鬼篇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滅宗無大翟氏灝謂逸周書世俘解有禽艾侯之語當卽此禽艾但二語向未見所出蒙按世俘解本文作禽霍侯艾侯下文又云俘佚侯艾侯與霍侯佚侯見獲事並具於此篇未必艾侯之禽別有專篇詳之

左氏春秋定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孔穎達正義曰傳言命以伯禽於體例命以康誥命以康誥則伯禽亦似策命篇名劉炫云伯禽猶下命以康誥書序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卽以君牙爲篇與此同也伯禽與康誥猶兼愛上篇所稱禹誓皆尙書逸篇之目此文禽艾當作禽父父艾草書相似而誤禽父卽伯禽之篇得璣無小滅宗無大蓋篇中舉商奄亡國之事爲誡伯禽本在百篇之中故呂氏春秋直繫以書翟說非

距年豎年相年

墨子尚賢中篇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下篇於先王之書竪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以屏輔而身尚同中篇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畢氏沅注校云距年猶云遠年竪距假音相當爲拒蒙按大戴禮記公冠篇遠於年說苑修文篇作遠於佞年爲佞之借文距年讀爲距佞例固可通然以爲書名實無其證距年之言也下又稱傳曰其書復有傳名則亦非如禽艾總德爲零篇文目兼愛下篇引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

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彼傳曰與此同文當是一書書中載有武王伐紂告大山事似係周之史記於遠佞義不相涉竊謂距當讀爲記杜預春秋序云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記年卽左氏文二年傳所云周志周禮春官小史職所謂邦國之志者也志與記古字本通從省或曰記或曰志詳言則爲記年或亦謂之年記史記自序云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年紀卽年記其書至漢已亡韓子大體篇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

不亂於犬羿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雖駿不創壽於旗幢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六國時記年尚其職司此記年與明鬼下篇所稱周春秋同爲周史官所撰當代之記其別而爲二者春秋具四時所記兼及陰陽災異爲記事之書記年繫日月而不加時日月亦不盡具所記惟訓誥命誓及祝誦之辭爲記言之書故同而不同記年實春秋之別體當時春秋未經修整無筆削之法此爲正史是以與呂刑術令並爲先王之書記古篆作𧾷形與距似讀者因之譌失竪乃擧之誤詩豳風狼跋篇赤舄几几說文己部巹篆解

引作赤舄己己手部擧篆解又作赤舄擧擧擧已八三字古亦通假記爲擧猶己爲擧擧下體損闕後人誤爲竪因誤爲竪相又拒之誤說文擧从手與聲拒从手巨聲拒擧字雖異聲同出於臣擧省又則爲拒矣拒與相草書亦極相似據此字監本作擧無疑距當讀爲記亦無疑也已擧由巹聲而轉巹有兩讀史記滑稽傳帝轄鞠驩裴駰集解引徐廣曰驩音其紀反又與跽同此讀巹如已儀禮士昏禮實四爵合巹鄭君注合巹破匏也陸德明釋文云巹音謹劉羌愍反字林作巹居敏反蠡也此讀巹如巹巹已雙聲巹可轉讀爲已已亦可轉讀爲巹也巹有墳音足以巹可假借爲擧劉音巹爲羌愍矣愍臣卽同部字隋書李德林傳德林答魏收書曰史者編年也故晉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李德林尚

分記年與晉春秋爲二惟不知此文距年即是記年又失檢韓子故舍近據別求遠證晉號紀年是子謂晉太康中汲郡人所得竹書十三篇以紀年爲號其書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惟特記晉國起自殤叔次文侯昭侯以至曲沃莊伯晉國滅獨記魏事下至魏哀王之二十年見春秋後序序謂十三篇文意大似春秋經記年之體至六國時蓋已變改與春秋通合爲一金履祥通鑑前編帝舜十五載下引尚書大傳日月有常星辰行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于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

去之云云注曰此歌汲冢竹書亦有之然誤在伊尹祠桐宮之下紀年參用删體仍錄此歌則亦兼存本體古書之式略可推見孟子離婁下篇晉之乘趙岐章句云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乘馬之事掌於地官非史職辭倘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商鐘銘萬年字作乘乘字變從隸法即成乘形晉之乘亦當爲晉之年年上下從省不綴記字猶春秋上下從省不綴記字詳言兩書俱當以記爲文韓子內儲說上篇引春秋經實霜不殺菽作春秋之記是也年即李德林所云記年趙氏未見竹書不知晉史何名強守誤文而失今並正之

如此章句解楚之檮杌云檮杌者縣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亦非說文木部檮篆解云斷木也从木壽聲春秋傳曰檮柮柮篆解云斷也从木出聲讀若爾雅貓無前足之貓梼杌正文當作檮柮韓子備內篇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桃左即檮柮桃檮字通柮借作屈草書爲屈因誤爲左檮柮春秋本四字爲名孟子避與下春秋之文複省二字檮柮本義爲篇木篋於春秋當是木牒代竹簡因之立名古時竹簡與木札依字數分別爲用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史記字多應書於竹簡楚國無策以木爲牒與他國不同是以別謂之檮柮也檮柮蓋方語說文柿篆解云削木札樸也札篆解云牒也槷篆解云牘樸也札樸木削木之通名用爲牘牒之專目檮柮當亦如之檮柮春秋即孔頴達春秋序正義所謂策書倒文則爲春秋之牒矣牒名間有不同書號無別趙氏誤讀上乘字因并誤解此文春秋序正義云按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申叔時司馬侯皆云春秋晉楚無別號甚明矣

熊麗

墨子非攻下篇昔者楚熊麗始討此睢山之間畢氏沅校云史記楚世家云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麗討字當作封睢即江漢沮漳之沮蒙按楚世家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陽梁氏玉繩志疑引此文云麗是繹祖雖爲楚望然則繹之前已建國楚地成王蓋因而封之非成王封繹始有國耳討當作封畢說本之據左氏春秋昭十二年傳楚子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熊

釋與呂級王孫牟燮父禽父並言自是楚之第二君非
始封也始封之君當依此文定爲熊麗史說比附左氏
而失其義因失其事丹陽漢書地理志屬丹陽郡去沮
水與漳漢二水俱遠楚望以後所拓境地而言不可牽
合下文越王緊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唐叔與呂尙邦
齊晉兩邦字皆不作封此討字似亦非封字之誤絜說
未密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此書多譌脫不相聯屬
謂此文蓋有脫誤周書作雒解武王崩鎬周公立相天
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臨衞政殷凡所
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從殷東徐奄叛周之熊

即熊麗之族羅泌路史後紀云伯禹定荆州季芊實居
其地生附敘始封于熊故其子爲穴熊厥後鬻熊子者
師臣西伯成王時熊氏畔乃復封孫繹于荆楚因熊氏
叛滅而復封舊有此說附敘楚世家作附沮爲熊氏族
系所自出熊氏之後分爲數姓因出自穴可通稱熊則
因出自附沮亦可通稱附沮左傳下文曰熊繹辟在荆
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荆山是丹陽封地之
山楚國始名荆後改楚徙郢兩都不同說詳別篇始封此睢
山之閒當本作始討附睢邦於荆山之閒附睢即附沮
始討其族謂從周公征叛國也今本脫三字又誤邦爲

此復倒其字於睢上致不可通熊麗無治楚事當如周
公得封而未之國史文遺鈌應以此補之邦隸書作邫
與此形近

緊虧

越王緊虧出自有遽始邦於越畢校云緊虧盧云即無
餘也緊舊作繄非以意改有遽未解蒙按上文楚熊麗
始討附沮邦於荆山之閒下文唐叔與呂尙邦齊晉俱
據周世所封而言此文當一例緊虧蓋周初封越之君
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云無余傳世十餘末君微劣
不能自立轉從眾庶爲編戶之民禹祀斷絕十有餘歲

有人生而言語指天向禹墓曰我是無余君之苗末我
方修前君祭祀復我禹墓之祀爲民請福於天以通鬼
神之道眾民悅喜皆助奉禹祭四時致貢因其封立以
承越君之後自後稍有君臣之義號曰無王無壬生無
曎無曎卒或爲夫譚夫譚生元常元常立當吳王壽夢
諸樊闔閭之時緊虧疑即生而言語者吳越春秋失其
名又誤與無壬聯合爲一耳國語越語范蠡曰吾先君
周室之不成子也越得子男之封自始於周有遽當是
緊虧之族其世去無余遠故別言所出也周書王會解
於越納會稽以黿於越與會稽異地宜即有遽之國疑

貳拾肆 册95½號

當作世此皆地方數百里蒙按上篇作其士之方未至有
數百里也此文方下脫未至有三字

荀子

荀子議兵篇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楊倞注
無說下文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注云以禮
義教化大齊之謂湯武也小齊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
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小齊卽指桓文是節制
以政言非以兵言桓文之政據左氏公羊穀梁春秋傳
國語管子所載似不能大過於秦荀子策之如此者以
秦用商鞅創六蝨之說蔑棄禮教任法令有約束之術

無維繫之方可用以攻不可資以守可挾以取勝不可
以救敗也秦後以詐攻詐并滅六國迄二世而卽亡漢
興更立制度修復先王之政不能純合僅同霸者其傳
國至二十四世收效獨遠荀子之言於此大驗矣魏晉
以降皆治用漢法行至於今葢世局有變遷治法必以
中爲程霸者之制介盛衰升降之閒上之可進於王爲
大治之世下之流入於羣雄爲戎夷蠻貉之國爲大亂
之世是以通變之限至此而止今之議兵者欲盡易成
法效海外富强諸國之爲是不可解海外諸國所設施
以致富强之政卽秦政也秦能亡六國不能制一項羽
其强豈可以恃議者之見毋亦下同於臨武君知所以
救敗而不知益以自放也

彊國篇應侯問於孫卿子曰入秦何見孫卿子曰其固
塞險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
觀其風俗其百姓樸其聲樂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
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
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
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
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
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

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
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然則有其諰矣兼是
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
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駮而
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荀子之所謂儒非今
科第之儒其所云秦之勝數正卽今海外富强諸國之
勝數短長之大較如此所以謀內修而制域外者可知
矣今俄羅斯購求經籍延通學者爲之教授似已先泰
西諸國見及其所短吾儒之主持大議者顧徵斂爲步
逐英吉利德意志之後塵計出强敵之下反謂强吾之

國柄要在是是誠國事之大憂也

議兵篇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爲難焉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此近事之確徵日本止知并高麗之易不知堅凝之難故爲俄羅斯所奪也荀子一書任宏兵略列之權謀固行軍之金鑑爲時務之學者以其出自儒家置不審覽謂之通時務可乎

楊倞

汪氏中述學云今本荀子二十卷元時槧本題云唐大理評事楊倞注一本題云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倞事實無可考新唐書藝文志以倞爲楊汝士子而宰相世系表則載汝士三子一名知溫一名知遠一名知至無名倞者表志同出一手何以互異若此古刻叢鈔載唐故銀青光祿大夫使持節蔚州諸軍事行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馬公墓志銘其文則楊倞所作題云朝請大夫使持節汾州諸軍事守汾州刺史楊倞撰結銜校荀子加詳其書馬公卒葬年月云以會昌四年二月十日卒以其年七月十日葬據此則楊倞爲唐武宗時人

承志謹按楊倞荀子注前有自序一篇末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則作注在憲宗時距撰馬紓墓志銘前二十七年倞蓋歷仕憲穆敬文武五朝非止武宗一代汪氏之說尙考之不審

鬼谷子

鬼谷子三卷隋書經籍志始著錄柳宗元集晁公武讀書志高似孫子略陳振孫書錄解題竝以劉向班固不錄其書爲疑案謂十四篇葢錄在蘇子三十一篇中也史記蘇秦列傳索隱引樂壹注鬼谷書云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唐書藝文志云鬼谷子蘇秦撰是鬼谷子本蘇秦之書漢志凡一人所著書目多不別出儒家錄董仲舒百二十三篇不更標春秋繁露之目雜家錄淮南外三十三篇不更標萬畢術之目此例當本錄略（劉向揚雄所序諸篇別有細注此則班氏自出之例）如是醫家黃帝內經十六篇皇甫謐甲乙經序謂素問在其中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沈氏濤銅熨斗齋隨筆謂六韜在其中（儒家別有周史六弢六篇注云惠襄之閒或曰顯王時或曰孔子問焉此是大弢之誤說詳本書）然則鬼谷書之入蘇子較可知矣屠氏繼序困學紀聞集證據說苑引鬼谷子謂劉向時有是書案按漢人書籍多引鬼谷史記大史公自序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索隱曰此出

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證一蘇秦列傳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張儀列傳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論衡荅佞篇引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鬼谷先生戰國策無其人所引諸文當卽是書證二蘇秦列傳集解引風俗通義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橫家鬼谷先生僅有其書縱橫家之目必本之錄部證三準此數證其宜爲錄志所收無疑竊意樂壹所稱蘇秦託名正劉班舊說爲然劉向有校上蘇子序篇班固別有目錄一

書引見張湯傳如淳注藝文志韋昭注作班彪別錄洪氏頤煊讀書叢錄謂是一書鬼谷之說殆詳於彼隋時蘇子書亡向序固目錄亦亡惟鬼谷書及別錄漢志僅存唐宋諸儒遂知其一不知其二柳州據劉錄班志而不一檢樂注昭德承柳說而不再考唐志此則其疏於鉤討直齋引唐志而以爲不可考則猶疏之又疏樂氏之說明具於索隱且秦策說蘇秦事云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期年揣摩成鬼谷書有揣篇摩篇陰符篇明是蘇秦自道其所得何云茫無可考楊愼丹鉛總錄又謂鬼谷是鬼容之誤舍正趍歧益不足詰漢志鬼容區三篇入兵陰陽竝非縱橫家言又鬼容區是黃帝之臣焉得爲蘇秦張儀所師事升庵似并未讀史記淩氏揚藻蠡勺編知闢楊說之非而所考鬼谷書仍然未盡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古車乘之制漢世已失傳鄭元箋詩小雅采芑篇引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注周禮地官小司徒職又引司馬法曰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兩說不同據周禮夏官司馬序官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二千有五

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伍六軍爲七萬五千人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二軍二萬五千人據管子揆度篇千乘之國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爲輕車千乘萬乘之國東西南北度五百里爲輕車萬乘輕重乙篇天子中立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王畿方千里萬乘大國千乘據禮記坊記篇制國不過千乘論語先進篇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詩魯頌閟宮篇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孔穎達正義曰荅臨碩謂此爲二軍今以春秋檢之則僖公無三軍次國亦千乘以一乘七十五人之數計合萬乘人數當七十五萬倍

於六軍者九計合千乘人數爲七萬五千倍於二軍者
二倍於三軍者亦二十九分之十四以三十人之數計
合萬乘人數爲三十萬倍於六軍者三計合千乘人數
爲三萬於二軍多六分之一於三軍又少十五分之三
兩數俱無可合蓋所云皆周衰侯國遞變之制非周初
本制也史記自序曰司馬法所從來尚矣太公孫吳王
子能紹而明之又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
明之司馬穰苴傳曰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
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司馬法百
五十五篇作者非一家制亦非一時故多殊別孫子作

戰篇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杜牧注引一車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之文下云炊家子十人固守衣
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
五人與孫子說同此文宜出孫子所益篇中管子乘馬
篇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四乘其甲二十
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詳悉文義當作一
馬其甲五其蔽五四馬其甲二十其蔽二十白徒二十
奉車一兩白徒皆甲人數止二十其制以一伍配車三
伍皆配徒爲衞與十人配士二十人配徒爲衞不同左
氏春秋昭元年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

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請皆卒及毀車以爲
行五乘爲三伍古兵車一乘車上實止三人周禮地官
縣師職會其車人之卒伍夏司右職合其車之卒伍注
車亦有卒伍車兵與徒卒同以五起數者三人登車二
人夾車而趨車止則持輪是以其數亦五士十人不得
配一車且其文明與徒別又不能移一伍於徒吳子勵
士篇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
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車徒之外又有
騎兵士十人必分配騎此文宜出吳子所益篇中漢世
百五十五篇不刪標題鄭通目爲古書因通目爲古法

耳小司徒注革車一乘上有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
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之文通通
爲匹馬是成有十馬四馬配車餘六馬不配甲士十人
以四人配車六爲騎兵無疑車上下五人此止配四者
減車上一人爲騎使與輕易於馳突五騎爲一伍處車
車前當敵衝一騎在車右仍與四配爲伍也夾車二人
不可改騎故仍用徒賈公彥疏及左傳成元年正義俱
承鄭說不能條析令尋討出之可瞭然矣古車徒各自
爲行無以徒衞車之制大司馬職中冬教大閱遂以狩
田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左

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注前後有屯百步車徒異羣相去之數也鄭司農云險野人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車徒前後視險易所宜不相錯雜左隱四年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九年傳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鄭徒兵不配車車兵不配徒卽古遺法王六軍制車萬乘者四軍爲二軍爲徒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各制千乘者二師爲車十三師八師皆爲徒也王有九有之師須違征不庭故車多諸侯守境土有事惟帥師旅以勤王故車少元侯得專征止增軍數不增乘數者增軍以備習守征伐車千乘今出又合所徵運屬之師旅乘數已足一軍故不兩增也小國一軍其乘數無考何休公羊春秋成元年傳解詁十井爲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其說以里數爲準依法推至萬乘止占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於王畿千里之數皆不合且西百九十二百五十乘數皆不整無以配師旅是制賦之法非制軍之法舊記坊記正義引許愼五經異義云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止具諸侯一等無大小之差管子輕重乙篇兼霸之壤下有仳諸侯及負海子男二等撲及篇千乘之國下惟百乘之國一等云東西南北度五十里爲輕軍百乘此百里之國兼包仳諸侯及負海子男自據據小國而言國語魯語元侯作師卿帥之以承天子諸侯有

卿無帥教衛以贊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無卿帥賦以從諸侯伯子男一等左氏莊十六年傳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亦是因伯止一軍命之如此並可爲此文仳諸侯與負海子男同列小國之證魯語師當作軍涉上文天子作師而誤一軍制百乘則一旅爲車四師四旅爲徒以孟子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之數校之車減二旅徒增二十一旅亦自成國矣虎賁卽王卒國策魏策云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可證史記晉世家文公獻楚俘於周天子賜虎賁三百人裴駰集解引賈逵左傳解詁天子卒曰虎賁此孟子虎賁之義趙岐章句以虎賁爲武士爲小臣者引書立政篇虎賁綴衣趣馬小尹爲說非虎賁分配車徒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是以千五百人爲車兵其半爲徒兵兩兵各三旅某氏書牧誓序傳據司馬法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云三百兩凡二萬一千人亦誤周書克殷解作三百五十乘五十乘蓋車車史記周本紀虎賁三千人下又有甲士四萬五千人四萬五千人當兼友邦及庸蜀羌髳微纑彭濮之師言若以配車乘則一車有虎賁十人又有甲士百五十人虎賁十人車上旣不能容甲士百五十人較司馬法步卒之數又增至過倍矣左氏閔二年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管子大匡篇桓公築緣陵以封杞予車百乘甲一千築夷儀封邢予車百乘卒千人狄人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大侯車二百乘卒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楚策言吳入郢秦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俱車兵徒兵各半

釋月

鄒氏伯奇學計一得月答問爲或問月中桂影說者以爲大地山河之影信乎曰否地上山河東西異象如果爲山河之影何以月出至月入通宵如故耶蓋嘗以遠鏡窺測見月體中有嶙峋而光者此月中之山也其晦

黑而平者此月中之海也即俗所謂桂影也曰其光何故曰日照之也曰然則月常以半球受日光生明以後日不及照其東邊也審矣何以東邊一線圓光至上弦而後沒耶曰此前人之所未解也嘗覃思而得之蓋月體乃半圓球常以弧背向地上弦以前下弦以後日光照其平面之全周而及於邊際弦望之閒日體在平面下乃不能照之此一線圓光所由隱見也其向地有定何也曰此由重心之偏也凡渾圓體圓心即重心故利於轉半圓體則重心於邊際遠於圓頂近任置之必以圓頂之一點向地剖瓜渾圓者驗之可矣月猶是也按

徵君此說推衍西人蔣友仁地球圖說之義發其所未發頗涉奇創以侯失勒約翰談天地理篇之說證之實至平至近不可以易談天地理篇云地之狀大約近圜球細測之知非正球乃微扁狀若橘其南北軸短于赤道經然所差甚小故恆以球稱之橘形即近半圓球惟近蒂處亦微扁耳月球視地球益一面加凸一面又略減平大體無甚異也談天月離篇言月本形顧與此絕異其說依據韓孫謂形非正球一面略凸凸處與地球之聯線相合重心在背地一面不合於中心如所云背地一面仍爲半圓於晦後一線圓光尙見東邊之理實

難以通重心不在正中必偏而向下凸處既以近地爲地球之攝力所牽凸面自即重面爲以重面與地中隔輕面輕面近地重面略略遠亦多生曲折談天之所以主彼者以凸面中暗黑而平之處用其國所造最精之遠鏡窺測或爲深壑或爲狀類沙土之大平原無水流之迹疑海在背地一面因以重心偏在彼面之理爲然實則海納衆流以成其經有廣狹其周必及全球如地球之洋面及腹地諸川流無正背可分也月中水形向下半球既微不能窺向上半球即難言成巨談天於此理未析故於重理不能推求合密於圓理遂不能悟及

所積之差其所精校而得之地形微扁之理足與此平面之理相發明者亦復歧而自失轉爲徵君所覃思獨得矣談天又有一條云月面無光故受日光處其熱最猛若有溼氣必散而移于背日半面惟當光暗之界疑有水流其或一面水蒸化汽一面汽凝爲水如此則汽乍生乍滅亦甚微不能測也之數語更漫衍無理汽乍生乍滅則水亦乍盈乍涸海亦常易所在與地時向時背矣是篇頗應刪正有續其書者可依此說詳衍成之月中之海海字當改作地徵君所得遠鏡止測及山尖不能測深壑平原非精製者云

橫陽札記卷十

舊學蓄疑

光緒丁
亥冬李
氏木犀
軒重雕

子

江都汪中述

管子四時篇端險阻脩封疆正千陌千陌卽阡陌也阡陌不始於商鞅此亦一證足補朱子之闕

韓子和氏篇云商君教秦孝公燔詩書而明法令然則孝公固已燔詩書矣

韓子姦刼弒臣篇厲憐王以下與荀子與春申君書略同此韓非之文因篇內有莊王之弟春申君云云而誤作荀子與春申君書是國策之謬也

王荆公讀老子曰道句可道非常道然中讀韓非解老

篇云故曰道之可道非常道也然則舊讀未可改而荆公好行小慧甚矣豈齡按經訓堂老子道德經攷異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司馬光于兩無字兩有字斷句王安石同又此兩者同出而異名陳景元以此兩者同爲句此條失載

荀子正名篇云心慮而能爲之動謂之僞積慮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僞然則荀子以性爲僞者因如此耳夫僞之與爲一也而慈谿黃氏曲爲之辭正無勞耳

齊威王三十六年戊寅宣王元年己卯荀卿年十五游齊秦昭王三十七年辛卯范睢入秦當齊襄王十四年凡七十二年乙未始爲丞相至楚考烈王元年己亥凡八年李斯以莊襄王三年辭荀卿入秦爲甲寅歲凡十

五年計荀卿之年一百一十四歲又十年癸亥春申君死荅鏡議案此條見荀卿子通論與此小異

商子來民篇稱其君曰王又曰三晉不勝秦四世矣自魏襄以來野戰不勝守城必拔又曰三世無知軍事案孝公子惠文王卽位十四年始吏元年其稱王實在此時

商子來民篇載長平之戰按事在秦昭襄王四十年距商鞅之死凡七十八年弱民篇楚國之民齊疾而均速以下乃荀子論兵篇文事在昭襄王三十六年距商鞅之沒凡七十四年以上兩條俱係後人竄入

荀子引詩勸學一脩身三不苟三榮辱一非相一非十

二子二仲尼一儒效五王伯二君道四臣道四致士二議兵四彊國二天論二正論二禮論一解蔽四正名三君子三大略七子道一凡六十其孔子曾子所引入于篇中者不與焉曾子遺言見於荀卿書者脩身篇其爲人多暇日其出入不遠矣案此二語本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文又大略篇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者說則親遠者說則附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又曾子行晏子從于郊又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按此三語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文又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也亦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文又曾子食

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奥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又曾子曰無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已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又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黿鼉猶以淵爲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又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

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失之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孔子遺言見於荀卿書者王伯二大略二宥坐八子道六哀公六堯問一

荀卿子引書脩身一王制一富國二君道一臣道一致士一議兵一天論一正論二君子一大略一

韓非子顯學篇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据此知七十子之傳孔氏之學者孫卿也

呂氏春秋任數篇何以知其聽以其耳之聽也案作聽

韓非數以子罕與田常並稱漢書鄒陽傳云宋任子罕之計囚墨翟顏曰子冉子罕也然則冉罕以音近溷

呂氏春秋貴生先已誣徒制度明理諸篇并引子華子語審爲篇載子華子與韓昭釐侯同時据此則孔子不及見之矣或謂即程子孔子遇之于道者未知所据

呂氏春秋去私篇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案腹䵍人姓名鉅子猶莊子天下篇之巨子

呂氏春秋尊師篇織葩屨案葩必萉字之誤萉菲通

列子湯問篇云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良冶之子必學爲裘文淇謹案此條困學紀聞禮記類已引

列子說符篇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注刻齒之數然則書契之契正謂刻也與鍥同萱齡按齒契鍥聲之轉

呂氏春秋贊能篇管夷吾者寡人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案江左人稱殺爲與手類此

呂氏春秋召類篇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謚曰成子

呂氏春秋本味求人二篇其言與山海經相似

通鑑八十八卷晉懷帝永嘉六年注引墨子備炎篇通典兵篇亦多引之

賈誼新書春秋篇鄒穆公曰百姓煦牛而耕此漢以前

牛耕之明文也新序刺奢篇煦作餉于義爲長

管子謚敬仲見晉語晏子春秋作管文仲然則敬仲是其字與

荀子哀公篇東野畢之御呂氏春秋適威篇作莊公顏闔與荀子不同

賈誼新書容經篇跘旋之容也跘卽盤字又背項之狀如屋之玄玄疑是互卽氏字低同胎教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荷大戴禮作倚又威王以齊彊於天下威王當作桓公宋以欽宗諱改桓爲威後人以齊無威公又改公爲王（豈齡按占盤字亦作柈盤桓柈渙便旋蹁躚一也跘乃柈之訛）

列子周穆王篇馳驅千里至于巨搜巨搜卽禹貢之渠搜也又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郢者郢尤通（[illegible]郢過也）

湯問篇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古阨隘通語之轉又終髮北之北有溟海注莊子云窮髮中按終窮語之轉

晏子魯問篇是猶欲糶糴讐則慍也讐卽今俗售字（[illegible]按詩賈用不售唐石經售字磨改錢氏大昕唐石經攷異云蓋本作讐段氏玉裁云讐正字售俗字史記漢書衕多用讐逸周書小開解正作賈粥不讐賈誼新書鄒穆公死沽者不讐其酒）

淮南子主術訓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

管子乘馬篇其貨一穀籠爲十篋

管子五輔篇潘字卽爾雅之攢字列子作潘莊子作審皆非也

尹佚之言又見說苑政理篇

西都賦注引尸子虹蜺爲折翳

荀子正名篇引詩曰大武遠宅不涉今周書大武解有曰遠宅不薄疑卽此義

呂氏春秋制樂篇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

王爾古巧匠見韓非子姦劫殺臣篇（記杳文選注景福殿賦）

呂氏春秋重言篇老耽卽老子也聃儋耽通

賈誼新書益壤篇自今陛下將不意之人以下淮難篇文誤入於此憂民篇與無蓄篇多複禮篇宝無輿剽剽當作變音之誤也注云恐當作阼非又猛蚼之蟲蜜毒山不蓄蜜卽宓古伏字又耳痺篇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牧芒其親黍牧芒乃目盲聾近而訛道術篇反慧爲齊廣雅童癡也韋昭國語鄭語注童昏固陋也六術篇行和則樂與與當作輿

子貢子夏曾子學于孔子田子方學于子貢段干木學于子夏吳起學于曾子呂氏春秋仲春紀當染篇

管子幼官篇四季以倮獸之火爨注倮獸謂淺毛之獸虎豹之屬（此注有脫）春以羽獸之火爨注羽獸南方朱鳥用南方之火故曰羽獸之火夏以毛獸之火爨注毛獸西方白虎用西方之火故曰毛獸之火秋以介蟲之火爨注介蟲北方元武用北方之火故曰介蟲之火冬以鱗獸之火爨注鱗獸東方青龍用東方之火故曰鱗獸之

火又淮南子天文訓亦有此言

莊子徐無鬼篇横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版六韜

進胙者莫不誘令尹呂氏春秋愼行篇進胙作動作文淇案此條在昭二十七年傳

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沒呂氏春秋制樂篇萱齡按無逸曰厥享國五十年舉成數也

賈誼新書連語故上主者堯舜是夏禹羿后稷與之爲善則行羿卽伯益也

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

天問云羿彈日烏天解羽此羿卽伯益也益爲虞官佐禹治水焚山澤逐禽獸後人寵神之以取威于民故有是言萱齡按史記秦本紀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栢翳栢翳卽伯益也益漢書百官表作𦳣形似翳又轉爲羿蓋一字也

單處山之高者則曰樓越王句踐世家索隱引六韜萱齡按孫氏同元有輯六韜逸文一卷

呂氏春秋審已篇越王授有子四人高誘注越王授句踐五世之孫萱齡按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引紀事紀年表云紀年越絕書所載越君名號與史皆不合語音轉訛莫可攷究呂覽有越王授王子搜疑非一人未詳何代今攷授搜雙聲字形亦相近其爲一人與否不可知而其爲句踐五世孫則確有可據

史

喪服假盜見五代史第五十五卷馬縞傳謂給假盜家也

李陵降匈奴在天漢二年戾太子之敗在征和二年相去八年又四年而武帝崩征和三年春正月行幸雍卽史遷書所謂薄從上雍也

明史卓敬傳太祖改給事中爲元士尋改爲源士記補入日知錄原官條

後漢書滕撫傳順帝末揚徐盜賊羣起磐牙連歲按磐牙卽磐互之譌注非記入唐韻正牙字下萱齡按互古書多作㸦

史記淮陰侯傳韓信說漢王曰大王當王關中關中之民咸知之新序善謀下第十引此作戶知之然則子京

病正在褱古耳記補入日知錄新唐書條

漢書李固奏記梁商引孔子之言曰知者見變思刑愚者覩怪諱名未知何本曹騰援立桓帝竟以亡漢而本傳揚之不遺力豈曹氏篡竊之後佞臣虛美而范氏未之刊正者乎其曰其所進用皆海內名人景監之恥㝵賀其知之矣

漢書藝文志王史氏二十一篇按大戴禮保傅篇有青史氏之說王必青之脫誤喜孫謹按風俗通文心雕龍并引青史氏之語

汲古閣本晉書郭璞傳庾翼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初丘山傾長順之初子凋零按建元當作立始從康帝紀校文淇謹案郭璞傳庾翼幼時嘗令璞筮公家及身卦成曰建元之末邱山傾長

顧之初于湖零及康帝即位將改元爲建元或謂庾冰曰子忘郭生之言耶邱山上名此號不宜用冰撫心歎恨及帝崩何充改元爲永和庾翼歎曰天道精微乃當如是長順者永和也吾庸能免乎其年翼卒康帝紀初成帝有疾以帝爲嗣庾冰謂再興中朝因改元曰建元或謂冰曰郭璞讖云立始之際邱山傾立者建也始者元也邱山諱也讖條讖冰瞿然蓄以立爲建以始爲元與以長順爲永和一例此條從康帝紀校璞傳謂建元當作立始極精確

又郗超傳温白牋大喜即轉愔爲會稽太守愔傳云轉冠軍將軍會稽内史按職官志諸王國以内史掌太守之任是時簡文爲會稽王則愔爲内史而爲太守也

又殷浩傳浩後將葬其故吏顧悅之上疏訟浩又浩北伐時以兗州刺史蔡裔爲前鋒故傳末別表顧悅之蔡裔事而今本皆跳行別傳更增一題與齊王冏傳鄭方

者正同亭林未及之也周馥傳末載成公簡亦然

又閻纘傳末子享傳依青州刺史苟晞刑政苛虐享數切諫爲晞所害按晞下當更有一晞字

後漢書翟酺傳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注武帝建武五年始置五經博士文帝之時未遑庠序之事酺之此言不知何據中按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是其事也文淇謹案此條困學紀聞卷八閻箋已言之

晉書王濬傳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濬後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大學衍義補八十二卷余仲寬宰劍之順昌時閩俗生子多者至三四子則率皆不舉爲其貧財不足以贍也養女則不待三往往溺之建劍尤甚仲寬乃作戒殺子文召諸鄉父老爲人信服者列坐廡下以俸置酒醴親酌飲之出其文使歸勸其鄉人無得殺子歲月間活者以千數

後漢書馬援傳裁買城西地稾葬而已注稾草也非也按釋名日月未滿而葬曰渴渴稾語之轉

南史何點傳點居東籬門園有卞忠貞冢然則卞冢不在冶城也

南史宋後廢帝紀孝武帝二十八子明帝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今檢前廢帝明帝二紀及孝武諸子傳二十八子中子深子鳳子玄子羽子衡子況子雲子文子胥子雍十八皆早夭子鸞子師二人爲前廢帝所殺前廢帝子業爲明帝所弒子尚子勛子綏子房子頊子仁子真子元子孟子產子輿子趨子期子嗣子悅十五人並爲明帝所殺明帝緣孝武無後以己子智隨奉孝武爲子封武陵郡王矣廢帝復妄得而殺孝武之子乎齊人苟欲歸惡故君而不顧其失實李延壽從而著之非良史之義也

南史弟十五卷劉祥傳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

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彥回曰寒士
不孫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弟十九卷謝超宗
傳曰褚彥回落水超宗先在側虔觽抗聲曰有天道焉
天所不容地所不載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
寒士不孫超宗曰不能賣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按此
一事而屬之二人前後複出
史記田齊世家曰歸乎田成子劉知幾曰田成猶在而
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昭然可見正義曰陳恆之口口知
其爲成子而稱之中按韓非子外儲說右上篇云周秦
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
此則韓氏之謬未可專責子長也

蜀志杜微傳諸葛亮與書曰朝廷主公年十八願處士
疑主公不辭文選王儉集序李善注引正作朝廷十八
主公二字蓋後世妄人所加
史記老子列傳末載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二句乃
太史公自序文誤入之也
穆天子傳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皇當作王眥齡
按皇王古雖通用然皇后
二字在秦以前書不典
晉書閻纘傳纘父卒繼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
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
纘無怨色孝謹不怠母後意解至移中正乃得復品
晉書蔡謨傳父克性公亮守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

士琅琊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
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統元是時郡人
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邪吏
曰是也曰然則何以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
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
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
庾亮將北伐石虎蔡謨陳其不可其言簡明精核知彼
知此可爲議事之式見謨傳
顧氏炎武金石文字記卷一溧陽長潘乾校官碑引宋
趙彥衛雲麓漫鈔曰范曄後漢書永平十年閏月甲午
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召校官
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則東
漢時縣有校官矣按後漢書循吏傳任延爲武威太守
遣立校官
穆天子傳盛姬之喪有囧車囧不知爲何字𧜟記上載
以輲車注輲讀爲輇或作槫許氏說文解字曰有輻曰
輪無輻曰輇周禮又有蜃車天子以載柩蜃輇聲相近
其制同乎周禮遂師注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疏云按
𧜟記云載以輲車鄭注輲讀輇或作輇彼經作輲禮記
作輇或作槫彼經不爲輇者但輲輇雖異其義同故此
云或作輇也但爲槫者非車之體不從字取其輲字或
有作團字團又誤轉爲國字故既夕禮云遂匠納車于

階閒注云車載柩車周禮謂之蜃車襍記謂之團車喪大記又謂之國車也按囩卽國字唐人以囫字寫轉不可識耳又或作輴 萱齡按此據明程榮本作團近世洪氏顧煊所刊本作圓

吳志孫堅傳引續漢書朱儁爲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 漢時舉進士記問錢少詹事 萱齡按唐摭言俊秀盛于漢魏而進士隋大業中所置也如侯君素孫伏伽皆隋之進士也

綦毋君東莞處士見魏志第八卷陶謙傳注引謝承後漢書

漢書朱雲傳小臣居下訕上晉書劉惔傳居下訕上此弊道也 記孜一切經音義

魏志九夏侯惇傳建安二十四年大祖軍破呂布軍于

摩陂按呂布以建安三年十一月誅至此又二十二年尙安得軍在摩陂乎武帝紀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使徐晃救之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圍解王軍摩陂夏侯惇傳誤關羽爲呂布

後漢書鄧訓傳擁衛稽故令不得戰稽故不知爲何義注引東觀漢記稽故字作諸故乃知稽諸語近而訛故乃胡字耳

山東沂州府寍陽縣東北三十四里有堽城埧隨開皇十六年置改龔邱縣唐因之金大定二十九年改今名戰國時齊之剛邑秦昭王三十六年取齊剛壽東漢置剛縣晉改名剛平故城在埧東北一里劉宋省入平原

元至元中置堰中爲斗門導汶水入洸明永樂中改爲埧

文獻通考宋熙寍十年詔永興軍自漢以來諸陵下閑地歲收州縣以其錢修葺陵墓

南史庾於陵傳隨王子隆爲荆州召爲主簿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按主簿所掌一府文口府主交代之際不可去府故有迎主簿有送故主簿王諶傳沈曇爲徐州辟諶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

尙書祋諷奏孝文定約禮之典光武皇帝絕告寍之典 注告寍休謂之名吉曰告凶曰寍 又陳忠疏曰大臣有寍告之科合于致幽之義 通鑑五十卷安帝建光元年漢書弟四十六卷陳忠傳

隨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唐高宗朝考功員外郎劉思玄始奏進士加襍文明經加帖 通鑑二百二十二楊綰奏

後漢書張宗傳遷河南都尉建武六年都尉官省拜大中大夫

史記橋牛父曰句望正義句古侯反望音亡然則句望卽句芒也芒之爲幕四聲之轉左傳國語之幕卽其人也韋昭注國語以幕爲虞思誤矣

評詩

晉書段灼傳灼訟鄧艾曰七十老公復當何所求哉王維夷門行語本此

韋應物擬古詩云中心君詎知冰玉徒貞白按詩意本

貳拾肆 册95½版
17B

之鮑明遠鮑明遠詩云憔悴容顏君不知辛苦風霜亦何爲妙手轉換正自無多耳

又宴別幼遐與君貺兄弟詩似從蘇子卿結髮爲夫妻一首出藍而情事特絕殆于爭勝

韋蘇州詩云邑有流亡愧俸錢又云邑中有其人蕉萃即我愆詩人不可無此胸次

又見故殿中鄭侍御題詩作登西南岡卜居作并極似康樂卜居題與康樂尤相似

又唯陽感懷作發揮忠略與李翰昌黎同工敘事高簡尤見筆力

江州長句是其所短唯聽鸎曲獨近昌谷

襍錄

困學紀聞云東漢禮儀云夏日至浚井改水改水惟見于此經百詩義門校無異辭也按管子禁藏篇云當春三月萩室熯造鑽燧易火杼井易水所以去茲毒也此足與東漢禮儀相證明者萱齡按杼浚亦雙聲

廣韻肥字下云又姓左傳有肥義按戰國策有之左傳無此人也

李翕西狹頌云亦世賴福中常侍樊安碑亦世載德亦世即奕世也郭輔碑休矣亦世樊毅脩華嶽碑亦世克昌義竝同據此知大雅文王篇云不顯亦世乃是丕顯奕世古字多通傳寫者省之耳

說苑子奇十八而爲阿宰有善政續後漢書遜讓傳同又胡廣傳阿鄭之化注以阿爲晏子文淇謹案晏子春秋內篇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三年毀聞于國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此以阿爲晏子之證

水經注千秋亭有圭頭碑其陰云常山相隴西狄道尊龍所告亦見漢書光武紀注

頭陀寺碑李善注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參軍琅琊王巾製此文在陶宏景之前矣

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淮南子主術訓同晏子外篇冕前有旒惡多所見也司馬彪輿服志漢明帝製冕其旒皆有前而無後

正月夏之四月周之六月也見詩正月繁霜注左氏莊二十五年注

韓勑碑莫不騐思嘆仰騐即冀字文王世子注引孝經說州里騐于邑萱齡按廣雅釋言騐企也易是類謀在主騐用鄭注云騐庶幾也

上林賦肸蠁布寫按羊舌肸字叔向相如必有所本

後漢書列女傳元嘉元年度尚爲曹娥立碑注引會稽典錄云度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云云水經注云上虞縣有曹娥碑縣令度尚使邯鄲子禮爲碑文以彰孝烈二書皆云字子禮而魏志王粲傳潁川邯鄲淳注引魏畧云淳一名竺字子叔則此爲二人無疑而寫石經者子叔耳魏志江式傳云陳留邯鄲淳亦與張揖同時

文選李善本洞簫賦嫂妃准法注云妃未詳六臣本妃

作襄按嵇康琴賦云䕫襄薦法正用此語六臣本是也
文苑英華八百四十五卷王勃益州夫子廟碑華蓋西
臨藏五雲于太甲杜詩五雲高太甲用事正同古書多
亡未見所本
通典一百七十七襄陽郡穀城引鮑至南雍州記
云城內見蕭相國廟相傳謂宦神城隍之祀始此
李陽冰縉雲廟碑在其後矣
行狀見後漢書呂彊傳其式見通典選舉篇
貟容應見碑之李成裕乃李揆之父揆傳及宰相世系
表具載之金石文字跋尾但云見舊唐書禮儀志偶未
檢耳

漢書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本注周史記師古曰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也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南史劉顯傳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
之識者顯見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書昉檢周書果
如其說隨志周書十卷汲冢書似仲尼刪書之餘唐志
汲冢周書十卷孔晁注八卷崇文目同史通周書與尚
書相類卽孔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一章上自文武
下終靈景其有典雅高義亦有淺末常說殆似後之好
事者所增益也王伯厚云序在卷末又云隨唐志皆云
此書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戰國策秦策晉
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今

見武稱解左文二年傳狼瞫引周志勇則害上不登于
明堂今見大匡解第三十七又戰國策蘇秦說魏引緜
緜不絕蔓蔓柰何今見和寤解三事在史記前
鄭注周禮行人云周書王會備焉注儀禮鄉射云周書
云北唐以閭
說文引逸周書大翰若翬雉
逸周書序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據此則月
令本在逸周書中（萱齡按盧氏文弨抱經堂本據先生說補入月令解第五十三）
逸周書武稱允文大武大明小明五篇皆兵家言與司
馬法相似疑是其逸篇糴匡解文似管子第三十七與
第十一俱名大匡因篇內有大匡字也文似齊語（萱齡按謝氏墉取先生說）

官人解亦見大戴禮周祝解乃老氏不敢爲天
下先之指武紀解亦似管子銓法解器服解二篇簡冊
斷爛非全文武寤解寤後有闕文疑和寤武寤克殷三
篇當合爲一文傳解盡以養從從下脫一生字（萱齡按謝氏墉據先生說補入）
班固典引宋書范蔚宗傳與甥姪書俱作過秦篇
易傳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王者天下所歸往三皇亦
可云王釋詁皇王並云君也皇字亦從王得音六韜曰
昔者帝堯之王天下莊子天道篇昔者舜問于堯曰天
王之用心何如（記告謝侍郎闓字之義）（萱齡按文子亦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商子算地篇云神農敎耕而王天下呂氏春秋當務篇以堯舜禹湯文武爲六王說文閏下曰告朔之禮天子居宗廟閏月）

居門中从王在門中周禮閏月王居門中終月也又皇下曰大也从自王自始也始王者三皇大君也皇字本从王制字是皇亦可稱王此可疑倉頡造字有王居門中之疑

白虎通德論引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五帝德篇正如此故史記本此作五帝本紀

秦師過周北門正義云司馬法亡文淇謹案僖三十三年傳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杜注謂過天子門不卷甲束兵正義云或出司馬法其書既亡未知所本

吳人稱罯爲棒是瓿字也泰州興化人呼你代我代是等字也

左昭七年正義引汲冢瑣語隋書經籍志亦有瑣語十卷文淇謹案宋本杜預春秋後序正義云汲冢瑣語十一卷與隋志異

春官龜人注引世本作篇曰巫咸作筮

說文鷞下引師曠語南方有鳥名曰羌鷞黃頭赤目五色皆備

宋史郭忠恕傳所校古今尚書並釋文並行于世

逸周書小開解三極一維天九星孔晁注九星四方及五星

婦人穿耳自周漢以來即有之莊子德充符爲天子之諸御不穿耳辛恪傳母之于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于仁恭冕謹案辛恪當作諸葛恪又案此條詳家君愈愚錄

古十二時雞鳴平旦日出食時隅中日中日昳晡時日入黃昏人定夜半左昭五年

夜半子 鷄鳴丑 平旦寅 日出卯 食時辰 隅中巳 日中午 日昳未 晡時申 日入酉 黃昏戌 人定亥查周易記大義

羣書荅問二卷
補遺一卷

光緒戊子夏
木犀軒刻

羣書答問卷上

江都凌曙著

問易疏諸氏莊氏並云彖斷也斷定一卦之義所以名爲彖也其說然乎否乎曰劉瓛陸德明皆主此說而不然也說文彖豕走也從彑從豕省玉篇彖豕走悅也鄺露赤雅云彖耳濈濈大如掌行動鼓舞目常帶笑有歡悅發揚之意狀似犀而角小居草茅而知吉凶生于兩粵東曰茅犀西曰猪神遇之則吉罔敢有害檀萃楚庭稗珠云聖人作易稱彖彖者取于此二獸也此說足以補先儒之缺据鄺說彖耳濈濈大如掌又云西曰猪神則此獸具有豕形故字從豕從彑說文彑豕之頭象其

銳而上見也說文彖豕走之說未可据耳鄺云行動鼓舞目常帶笑故玉篇云彖豕走悅也如果是豕走悅則此訓詁當于豕字解之而注于彖字之下者謂彖如豕之走而悅正不指豕也與鄺說合矣段大令玉裁說文解字注亦疑說文豕走之說謂玉篇作豕走悅也恐是許書古本如是愚按段說是也謂彖爲斷者此義從諸聲出也謂彖爲豕走悅者此義從象形出也而象形之說允矣

問漢書食貨志樂語有五均注鄧展曰樂元語河閒獻王所傳道五均之事其說尙可徵乎曰黃佐樂典引河閒獻王樂記曰故五均始于宮窮于角宮聲調則君以聖王矣商聲調則臣以義章矣角聲調則民以仁康矣徵聲調則事以禮行矣羽聲調則物以知藏矣和之以人順之以天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黃鍾之宮運四氣而不窮均五均爲樂之宗按此卽食貨志之所引也唐志北齊信都芳刪注樂書九卷海南黃氏所据本此

問韓皋廣陵散解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邱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于廣陵故其曲爲廣陵散言魏氏散自廣陵始也其說可從否曰周禮旄人掌教舞散樂注野人謂樂之善者若今黃門倡矣疏以其不

在官之員內謂之爲散今此曲亦非官樂散之名當本此王伯厚曰韓皋論廣陵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也再檢顧王氏廣陵散記云衆樂琴之臣妾也廣陵散曲之師長也曲有日宮散月宮散据此則皋之說爲不足憑矣

問荀子有千歲之固而不愉者將危國家隕社稷之懼也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注不愉不字剩耳注說當從否抑別有證也曰羣書治要固作國不愉者作不偷懼作具不在乎云云作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又按性惡篇君子篇謝氏刻本在第十七卷今治要引之皆在子道篇之後謝刻本大略篇在第十九卷

子道篇在第二十卷今治要引之子道篇在大略篇之前豈魏徵所見之篇目次第與今本不同耶其字句之異同甚多不止此也又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則强怒勝計者亡又皆謝刻本所無其荀子之逸文歟

問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復進亦何害于義也曰文王世子命膳宰曰末有原注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爲其失飪臭味惡也疏食若再進必熟爛過節故爲失飪按孔子聖人也曾子聖人之徒也孔子曰失飪不食己尚不食而況奉其親乎鄭必知原爲再者釋言文周禮禁原蠶者前漢禮樂志以沛宮爲原廟注者皆本雅訓原再也

問碑之制古今相同否曰碑之用各不同其制亦異祭義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此廟中繫牲之碑也儀禮聘禮上當碑南注宮必有碑所以識日影引陰陽也疏觀碑影可以知日之早晚也此皆以石爲之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後樹之穿中于閒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桓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說文云桓亭郵表也蓋以亭郵所立表木謂之桓卽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兩桓爲一碑故云四植謂之桓也分言之豐碑與桓楹異制若喪大記大夫二碑是桓楹亦可通謂之碑也凡此皆蜃車載柩至壙入方中牽繂之碑也故釋名云碑被也此本葬時所設也施鹿盧以繩被其上引以下棺也廣韻碑碣李斯造宜始于嶧山之刻然按之嶧山泰山之類皆謂之刻石而未有碑名其說不足据任昉文章緣起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歿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然則碑文其始于漢乎漢以來宮室墓道之碑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後漢趙岐欲立圓石于墓前蓋碣耳漢中山簡王墓前開道建石柱以爲標謂之神道如淳曰縣所治夾兩邊各

一桓表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卽華表也按張華取燕昭王墓前華表木然則向有以木爲之者說者謂周公始爲華表不可考矣蕭梁則以石爲之隋書曰梁天監六年申明葬制凡葬不得造石人獸碑惟聽作石柱記名位而已故吳平忠侯蕭景墓石柱一臨川王蕭宏墓石柱二建安侯蕭正立墓石柱二其亦桓楹之遺制歟兩漢碑向有穿穴其上者漢時近古其豐碑之遺制歟若夫碑者被也碑者埤也碑者悲也說文豎石紀功德從石卑聲皆目驗漢事而言之者也非古訓矣

問士虞禮祝命佐食綏祭集說綏或是授字之誤以下

貳拾肆冊95½版

文可見特牲祝命挼祭集說挼祭卽授祭也少牢饋食
祝反南面注未有事也墮祭爾集說繼公按注云墮祭
亦誤墮宜作授當作授否曰敖不知而妄說也士虞禮
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旣祭則藏其隋
謂此也今文墮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
之間謂祭爲墮疏鄭旣以挼綏作羞三者已作墮復云
古文作擩以其特牲及此士虞皆有擩祭故亦兼擩解
据此知各經異字終當以墮爲正矣鄭注事尸之禮始
于綏祭終于從獻此經無所謂挼祭矣賈疏申墮之義
曰凡祭皆手舉之向下祭之故云下祭曰墮按左傳云
子路將墮三都以三都太高故墮下之取墮爲下祭之

義故讀從之齊南魯北謂祭爲墮者由墮下而祭因卽
謂祭爲墮是鄭從墮不從綏與羞之義按凡物放下皆
得以墮名國策曰墮飯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飯蓋以手
放飯于器是也春秋傳曰墮幣楚有宗祧之事將墮幣
焉蓋以手奠幣于神是也墮說文作隓又作隋裂肉也
从肉隓省故隓又作隋集韻隋或作墮綏挼周禮太祝
辨九祭六曰擩祭或作揳又作𢷎轉相假借失其本義
矣敖氏但知爲形似之譌當作授不求之于文義不徵
之于經典遂以爲墮挼擩綏皆當作授矣豈其然乎
問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四曰和容馬融周官傳
作四曰和頌頌與容通否曰通和容者卽和禮也有子

曰禮之用和爲貴以禮爲容者樂記使之行商容而復
其位注使箕子視商禮樂之官賢者所處皆令反其居
也必知容爲禮樂之官者春秋晉羊舌大夫爲和容之
官漢書儒林傳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
大夫師古曰頌讀與容同後漢書儒林傳劉昆少習禮
容漢舊儀天下郡國有容史皆詣魯學之是善爲禮樂
者謂之容也容之義可通諸禮者爾雅釋宮容謂之防
郭注形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玉篇
防或作坊禮坊記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据此知以容防
矣以禮防身其義一也荀子居則設張容是知人不可
以無禮猶居不可以無容歟

問士喪禮設決麗于掔自飯持之設㩜乃連掔注掔手
後節中也飯大擘指本也古文掔作捥集說敖繼公謂
掔字未詳以此文義求之或是巨擘之別名然否曰敖
氏昧不知蓋闕之義矣掔皆譌作擥掔鄭伯肉袒掔羊
之掔與掔異說文掔手掔也按掔與捥同史記封禪書
作搤捥漢書作搤掔其字一也大指無別名不得云掔
爲巨擘也指有五一巨指二食指三將指四無名指五
小指說文擘大指也若是掔爲巨擘之別名則許氏說
文何以二字義各不同耶
問應劭風俗通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
蜡漢改爲臘與經傳合否曰此與蔡邕之說同也其實

蜡與臘本二事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疏對文蜡臘有別總其義俱名蜡也又既蜡而收民息已注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臘必矣臘可以名蜡者月令臘先祖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按臘與蜡同時而祭有先後耳不得合而爲一故孔疏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唯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是後王禮制之所以分也推而上之崔靈恩三禮義宗天子皮弁素衣素裳爲蜡祭之服黃衣黃冠臘祭先祖息田夫之服又大蜡盡天地四方之神而祭之其樂亦雜用四時之調据此則非祭先祖五祀也故月令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孔疏以此爲蜡祭而下臘先祖五祀爲臘祭是先儒皆以蜡與臘祭分也周禮籥章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物是周時已分爲二矣至云漢改爲臘不知左傳虞不臘矣周時已有臘之名臘先祖五祀見于月令月令殷禮是殷時已有臘之名非至漢而始改也謂之臘者應氏云臘者獵也言田臘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唯此說與鄭合耳又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于戌故日臘也此又一義鄭所不取唯晉博士張亮主其說議曰臘者接也祭宜在新故交接也俗謂臘之明日爲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皆古之遺俗也

問周禮司服注今時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其說有徵乎曰鄭以漢法況之也晉書輿服志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按五百見于後漢書曹節傳節弟破石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五百韋昭辨釋名五百本作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從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也愚按漢去五百人或量留其餘以爲護從使掌行杖耳非盡去其人也伍卽五人爲伍之意五百人爲旅取名五百非如韋說也緹衣者纁漢志五百赤幘絳褠卽今行鞭杖者亦作伍伯按古今注金吾車輻棒也漢官執金吾吾止也執金革禦非常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末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吳仁傑兩漢刊誤曰郡守都尉縣長之屬皆以木爲吾然則金吾木吾乃中尉及官府伍伯所執以參于前者漢官儀曰執金吾緹騎二百人五百二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世祖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据此則五百人未盡去也晉志誤矣五百緹衣金吾緹騎其服同耳

問御覽五經異義按周禮說五玉贄自孤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無朝儀五經皆無說庶人工商有贄然乎曰是不然也曲禮凡贄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疏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

周禮春官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注雞取其守時而已此庶人工商執贄之見于經者

問祭酒之說不一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之也如湻曰祭祠時唯尊長者以酒沃酹劉熙釋名祭酒者謂祭六神以酒餟之也韋昭辨釋名祭凡會同饗燕必尊長先用先用必以酒祭故曰祭酒漢時吳王年長以爲劉氏祭酒是也諸說如此當何從曰漢以吳王爲祭酒見班書吳濞傳諸說不同韋與應說是也如鄉飲酒之禮非祭神而亦有祭酒之文況儀禮凡飲酒未有不祭者以經文證之則如湻祠祭之說劉熙

餟神之說非也顏師古雖以如說爲然予不敢信劉云以酒餟之如云以酒沃酹按餟與綴通說文酹綴酒也玉篇酹以酒祭地也玉篇餟祭酹也史記武帝紀其下四方地爲餟食注索隱曰餟謂聯續而祭之正義曰謂繞壇設諸神祭座相連綴也史傳儒先本有此義亦非劉氏如氏之肊說史記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後世以祭酒之名且以爲官矣後漢丁恭拜侍中祭酒周澤署議曹祭酒樂詳爲文學祭酒自魏已後乃屬之于國子焉

問穀梁宣十五年傳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注以種五菜其名可指歟曰傳但言葱韭文不具耳按靈樞經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是也

問舜之飯糗茹草草可茹乎草當訓作粗如史記陳丞相世家惡草具進之草乎曰非也當從說文菜草之可食者如董仲舒傳公儀子相魯食于舍而茹葵之類也此與茹字連文食菜曰茹故知之

問劉昭注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引譙周論語注云儺却之也以葦矢射之其說有徵乎曰此漢法也漢舊史儺立桃人葦索滄耳虎等是也又風俗通云縣官常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茭畫虎于門皆追效于前事以禦凶也

問浴乎沂韓筆解浴當爲沿字之誤周三月夏之正月

無浴之理其說當從否曰其說是也然以浴爲沿之誤不確按說文沿緣水而下也于義無徵當從王充論衡爲雩祭暮春四月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乎沂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据此浴當爲涉之誤會點之言如樊遲從遊于舞雩之下

問宰予晝寢梁武帝寢讀爲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其說然否曰晝寢非也寢室之說是也檀弓夫晝居于內問其疾可也又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于內鄭注內正寢之中据此是宰予晝居于寢故責之

問王制臝股肱注謂揎衣出其臂脛釋文揎舊音患今

讀宜音宣依字作擩字林云擩揭臂也其說當從否曰顏之推家訓已言之矣云謂揎衣出其臂脛今書皆作擐甲之擐國子博士蕭該云擐當作揎音宣擐是穿著之名非出臂之義案字林蕭讀是徐爰音患非也又按士虞禮鈎袒注如今擐衣也亦誤當作揎擐與擩皆非擩音爵揎乃音宣耳顏作揎不誤釋文誤矣

問亡之命矣夫王充論衡作無之何也曰漢人讀作有無之無如漢書楚王囂傳成帝詔書中引作蔑之命矣夫按小爾雅蔑無也今注乃讀作存亡之亡耳

問董仲舒春秋決事君獵得麑使大夫持以歸大夫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慍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

託孤幼乃覺之大夫其仁乎遇麑以恩況人乎乃擇之以為子傅于議何如今未見其議也可得而補之乎曰臣愚以為春秋之義原情定罪子反出已之心矜宋之民無計其閒故大之也擇以為傅又何疑焉

問列女傳魯孝義保其事何据曰此與公羊傳互有詳略也傳言孝義保者稱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即公羊傳之母養公者也傳云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即公羊傳孝公幼也傳言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即公羊傳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也傳言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于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公子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于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于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免乎對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之在保于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即公羊傳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于是負孝公之周愬天子天子為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也然則列女傳蓋發源于公羊矣

問君子好逑傳箋不同鄭何所据曰此劉向之說也列女傳有㜪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媢逆

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為君子和好衆妾其有㜪之謂也是鄭氏之所本

問燕燕于飛傳箋皆以為戴嬀大歸于陳而序亦以為衛姜送歸妾也鄭注坊記作定姜何以不同曰此亦劉向之說列女傳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于野乃賦詩云云是其不同也鄭注坊記亦以為夫人定姜之詩鄭志答炅模云為記注時就盧君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記古書義又且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也

問行露之詩鄭志張逸問行露召伯聽訟察民之意化耳何訟乎答曰實訟之辭也何以知之曰列女傳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遂不肯往夫家訟之于理致之于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訟云云其說亦本于外傳是其据也而王伯厚詩攷後序云蓋魯詩也

問古人何以無醋字曰古人以醋字為酬酢之酢字儀禮特牲饋食祝酌授尸尸醋主人注今文醋曰酢又以酢為醋字急就篇鹹酸酢淡辨濁清及隋書酷吏傳長安語曰寧飲三升酢不見崔宏度是也說文關東謂酢曰酸又曰醯酸也然則酢即周禮之醯故荀子曰醯酸而蜹聚焉呂氏春秋缶醯黃蜹聚之有酸廣雅謂之酢是也

問後漢書儒林傳張元兼說嚴氏宣氏宣氏不知所指曰宣當是冥字之誤周禮冥氏注鄭司農云冥讀為冥氏春秋之冥按儒林傳冥都傳嚴氏春秋故先鄭云有冥氏春秋

問詩鞗革金厄傳厄烏蠋也何物曰厄與蚅通爾雅釋蟲蚅烏蠋郭璞注大蟲如指似蠶見韓子豳風蜎蜎者蠋傳以為桑蟲也而許氏說文則以為葵中蠶莊子以為奔蜂不能化藿蠋淮南子以為蠶與蜀狀相類而愛

憎異蓋蜀似蠶在桑謂之桑蠋在葵謂之葵蠋在藿謂之藿蠋耳本作蜀加虫俗字

問既伯既禱許慎何以作既禡既禂曰自秦灰之後六籍殘缺文字不同漢儒抱殘守缺各遵師說不敢移易一字慎之也于是有字異而義不異者字同而義不同者衆說紛如莫可究竟矣毛傳于既伯既禱傳曰伯馬祖也禱禱獲也鄭箋不言意與毛同耳爾雅既伯既禱馬祭也注伯祭馬祖也周禮校人春祭馬祖注馬祖天駟也此一義也說文禂禱牲馬祭也詩曰既禡既禂是或三家詩伯字有作禡字者其說與爾雅詩鄭箋周禮杜子春之說皆背爾雅是禷是禡師祭也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為百爾所思之百書亦作或為禡貉兵祭類也禡也鄭箋也師祭也應劭以為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是又沿許氏之說矣說文以禂為禱牲此從杜子春之說也甸祝禂牲禂馬杜子春云禂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禽牲元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是鄭不從此說禂不得為禱祈之字也禂牲禂馬經文分言之杜許亦不得合一以訓之而以禱牲為馬祭耶

問白虎通水之為言准也養萬物平均有准則也盧注二句舊作陰化沾濡任生木七字御覽同今据月令正

義所引改正似義長當改否曰不當改也春秋元命包
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行潛施也白虎通本此又
故水者木之母故云任生木況御覽引與舊作正同何
可改耶
問白虎通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
淸濁爲萬物盧本注將歸者入舊上衍者字下脫入字
今從朱校改家語困誓篇云生則出焉死則入焉荀子
韓詩外傳說苑皆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之文爲萬物
下疑脫一母字當從改否曰非也引家語等書欲以何
明也是昧不知蓋缺之義矣春秋元命包地不足東南
陰右動終而入靈門地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少含陰而

起遲故轉右迎天佐其道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
變化含吐應節据此則朱校本豈非肊度耶
問白虎通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盧本注舊作大也
又開作同据正義改當改否曰不當改春秋攷異郵廣
莫者精大滿也是大滿也有闕文誤字耶
問白虎通龜著必以荆者取其究音也何必以荆乎曰
三禮圖凡木心皆圜而荆心方是以用之
問白虎通引五霸何以不同曰謂五伯爲昆吾氏云云
者風俗通所謂春秋左氏傳也或謂五伯爲齊桓晉文
秦繆云云者風俗通所謂春秋說也故不同
問白虎通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出于何禮而謂
伏羲神農燧人皇此又何說也曰風俗通所謂尙
書大傳說也其曰者禮緯含文嘉也
問白虎通肝者木之精何所本曰此五經異義所謂今
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
古文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
氏從古文尙書說鄭氏駮之從今文尙書說
問白虎通仲秋穫禾報社祭稷祭社稷以三牲何重功
故也盧本注祭社稷三字今補當補否曰盧注往往擅
增減古書其謬在此孝經援神契報社祭稷以三牲何
重功也据此不當補矣
問白虎通臏者法金之刻木有臏刑又有荆刑何也曰

五經異義皐陶改臏爲荆呂刑有荆周改荆爲刖也禮
統臏刑法金勝木去其節目也故臏者脫其臏耳司刑
注刖斷足也周改臏作刖殺死刑也据此可知刑法有
世輕世重矣
問白虎通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祭法何
以有七祀曰五祀者殷禮也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
也
問白虎通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脾土也春木煞
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有異義否曰呂氏春秋注脾屬土
陳俎豆脾在前故曰祭先脾春木勝土先食所勝也一
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高誘前一說本今文尙書歐陽

說脾土也與白虎通合後一說乃古文尚書脾木也與白虎通異

問白虎通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何也曰呂氏春秋注腎屬水自用其藏也

問白虎通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何也曰月令注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爲尊也蓋心火也火之所勝者金不祭肺而祭心故云六月心非所勝也

問白虎通五帝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有異義否曰風俗通所謂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五帝皆與白虎通說同若孔安國尚書序皇甫謐帝王世

紀並以少昊顓頊帝嚳唐虞爲五帝也有少昊而無黃帝

問白虎通天子者爵稱也五經異義古周禮說以爲天子無爵號同于天何爵之有曰謂有爵者易京孟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鄭駮異義亦以爲周人有爵白虎通從鉤命訣也

問白虎通五祀有井而無行與呂氏春秋異曰高誘注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內故祀之行或作井水給人冬水王故祀之也按鄭注月令冬陰盛寒于水祀之于行從辟除之類也据此祀行乃所以祀水耳陳氏禮書兩漢魏晉之立五祀井皆與焉特隋唐參用月令祭法之說五祀祭行及李林甫之徒復修月令冬亦祀井而不祀行

問白虎通門以犬于書有徵乎曰風俗通謹按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于生門故獨于九門殺犬磔禳犬者金畜禳者卻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問白虎通一說戶以羊竈以雞盧本注雞舊作雉訛今据通典改說題辭云雞爲積陽南方之象則用以祀竈

宜也注說允否曰此不知而妄說凡祭皆取其相勝者以陽畜祀火神未之聞也或恐互誤耳風俗通俗說雞鳴將旦爲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扞難守固禮貴報功故門戶用雞也又漢記濟南陰子方喜祀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此二說似近之

問白虎通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蒼天等是也然則有二說乎曰有此文有脫誤耳五經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曰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按今爾雅作春爲蒼天夏爲昊天與白虎通之說合異義以

爲爾雅亦然是許鄭所見之本與孫郭不同孫郭所見之本作春爲蒼天是與春爲昊天異矣

問白虎通禮無大夫刑何禮也曰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從周禮之說鄭從戴禮之說

問白虎通孝經者夫制作禮樂仁之本何也曰六藝論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總會之

問白虎通子養父母何法法夏長養木此火養母也其義可徵乎曰董子曰以子而迎成養如火之樂木也荀爽曰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爲孝注火木之子夏

火之位木至夏而盛故爲孝

問白虎通王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盧本注囚字上似脫勝王者三字是否曰非也据春秋運斗樞四時王者休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則囚字上脫相所勝者四字耳

問呂氏春秋乃以元日乃擇元辰知用何日辰乎曰月令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然則郊用辛日耕藉則當用亥辰以陰陽式法云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甲乙丙丁等謂之日子丑寅卯等謂之辰

問月令端徑術何也曰呂氏春秋注端正其徑路不得邪行敗稼穡也漢書五行志載謠曰邪徑敗良田高誘蓋本此

問呂氏春秋仲春紀注命樂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官習舞也畢校本入學官各本多作學宮惟李本作官案賈子保傅學者所學之官也此官蓋爲官寺正月紀注中正作學官當作學官否曰不當也白虎通小學經藝之宮大學者辟雍鄉射之宮安見其非學宮也且如畢作學官注云命學官正率卿大夫之子入學官成何說耶

問呂氏春秋重己篇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棬何物也曰棬與桊同說文桊牛鼻上環廣韻

牛拘也

問呂氏春秋勸學篇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何謂也曰易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釋名兌物得備足皆喜悅也文心雕龍說者悅也兌爲口舌故言咨悅懌据此知爲師者必先得學者之歡心而後其說乃可行也故易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問呂氏春秋仲夏紀注含桃鸎桃鸎鳥所含食故言含桃何以與鄭注月令異曰爾雅楔荊桃注今櫻桃說文果名櫻桃也皆作櫻與高誘不同王維敕賜櫻桃詩非關御苑鳥含殘本高注

問呂氏春秋仲冬紀乃命大酋注大酋主酒官也酋醖

米麴使之化熟故謂之酋酒官何以謂之大酋酒熟何以謂之酋也曰酒字從酉釋名酒酉也說文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爲酎酒酋繹酒从酉水半見于上酒久則水上見而糟少也故月令鄭注大酋者酒官之長也疏酋者久遠之稱則是久熟者善故名酒官爲大酋揚子方言自河以北趙魏之間久熟曰酋故酒久熟亦謂之酋

問呂氏春秋論大篇不周畢校本云此雖山名不應獨舉當亦與上文爲一類是否曰不周二字高注屬下不屬上文也本文云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故高注云皆獸名不周山在翟本文下云水大則有蛟龍云云然則不周當屬下文作不周山也若屬上文與羣抵天

翟爲一類是皆獸名試問有不周之獸耶獨舉不周者以山在昆侖言其大耳

問呂氏春秋不屈篇人有新娶婦者婦至宜安矜煙視媚行何謂煙視曰燕有煙音古字通用說文睇小視也夏小正燕乃睇燕視曰睇煙視卽燕睇後世新婦入門閉目卽小視之遺也

羣書答問卷上終

羣書答問卷下

江都凌曙著

問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鳴鐘受賀及贄其儀何自昉乎答曰此古制也漢踵而行之耳周禮正月之吉注吉謂朔日也鄉黨孔子吉月必朝服而朝是其證諸侯告朔之後當視朝故孔子雖致仕每月猶必朝也漢舊儀每月月朔常朝後以其頻而改爲六月十月又以六月朔甚暑省之于是唯以十月朔用十月者以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白虎通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至正月朔日乃執而朝賀其君朝賀以正月何歲首意氣改新欲長相

保重本正始也故羣臣執贄而朝賀其君似以漢人言漢制矣而不但此也春秋襄二十九年經書春王正月公在楚公羊傳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贄存之故言在是春秋時久有此制也漢初令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成諸侯百官郡臣以十月行朝賀之禮是後遂成爲故事

問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疏年二十有爲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耆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叔別之其疏然否答曰孔疏非也古人之名有旁其形者如孔子首類邱山故名邱而字尼至二十而冠則稱之爲尼甫周禮士冠禮所謂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是也加甫者且字也說文且所以薦也葢甫是丈夫之美稱卽如臣不可以呼君名且爲某字以呼之故加甫以薦之耳曲禮有天王某甫鄭注某甫且字也春秋宰渠伯糾來聘宰官也繫官以爲氏也渠名糾是且字也稱伯者稱老也是人年至五十以伯仲配字而稱之未聞捨其二十之字而直以伯仲別之也誠如孔說則徒以伯仲將何以區別人耶孔子生三月名之曰邱至二十則稱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故稱之曰仲尼夫豈有捨尼而直稱仲者哉劉瓛述張禹之義以爲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

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是說也葢不知古人命名稱字之義而姑爲傅會之談其說更與檀弓相背矣

問士昏義納徵疏納徵者納幣財也徵成也先納聘財而後成昏春秋則謂之納幣孔疏然否答曰孔疏但舉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並未言所以稱名之異此士昏禮賈疏得之疏案春秋左氏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不言納徵者孔子制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指幣禮而言周文故以義言之徵成也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案左氏無傳桓公十一年公羊何休注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故知此爲公羊家言賈疏當引公羊經文不當引左氏經文也据何注納徵卽納幣禮曰

主人受幣士受儷皮是也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者春秋質也問者曰白虎通贄用雁者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今此納幣而不用雁何也曰何注凡昏禮皆用雁取其知時候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白虎通元三法天纁二法地陽奇陰耦明陽道之大也据此知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雁爲贄孝經鉤命訣所謂五禮用雁也六禮唯納徵不用雁也納徵以束帛爲贄故春秋据本事而書曰冬公如齊納幣

問唐會要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李德裕奏孟州汜水縣武牢關太宗擒王竇之地關城東峯太宗像在一

堂威靈皆畏于軒臺風雲宜還于豐沛請如漢郡國立廟故事更造一廟號昭武廟可其廟可更造否答曰自周以來七廟之制既定後世無有損益之者曾子問曰七廟無虛主又曰廟有二主夫子答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故廟不可增主無虛設古之制也漢于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爲世宗廟行巡守之禮亦立焉此漢之弊政也是以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言郡國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永光四年乃罷之昔遼東高廟災公羊經師董仲舒曰今高祖不當在遼東西漢大儒皆能援引經義以匡君失至唐則不然黨同伐異一孫平子之言終不能用羣臣盡起而攻之以致禮制乖違無人敢議李德裕奏作昭武廟于武牢關不但立木主而且立像矣古者士大夫父子異宮所以各申其尊今高祖太宗之像共在一室尊卑之禮都不可問較漢之失抑又過之

問通典魏晉故事皇子廣陵王年十一孫爲祖服期當從臣服從本親服應琳議案禮喪服諸侯爲天子斬今廣陵王列土建國古之諸侯宜從臣例當從否答曰應說是也吾爲之引伸其義曰喪服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注此謂卿大夫以下與尊者爲親不敢以輕服服之熊安生曰諸侯死凡與諸侯有五屬之親者以諸

侯體尊不可以本親輕服服之也雜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其親服服至尊也太常賀循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案春秋之義臣之服君猶子服父僖雖繼閔兄前已爲臣故爲閔公三年亦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故傳曰臣子一例也白虎通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何不忍以一日之功德加于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据此諸父且臣況兄弟乎況子姓乎然則如何而後可以服其親服乎禮服傳曰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問通典戴德喪服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爲繼父服齊衰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其說然否答曰昏禮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而喪服爲繼父制服齊衰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何哉聖人非不欲舉世爲柏舟之誓然而未能者其勢然也蓋禮緣義起幼子無大功之親則此子無人爲之衣食設一旦展轉溝壑先人之祀不幾斬乎比長矣不復有宗廟之祀繼父乃爲之宗廟使人子得以申其愛敬此意固足感也如是者爲之服齊衰期若嘗同居今不同居則服齊衰三月恩義各有淺深可謂斟酌盡善矣女子子適人則不別同居異居并總之儀較輕于宮廟故也于繼父絕然無服聖人無此過情之論同爨尚有緦麻豈同爨之不若哉傳元袁準之徒皆云無服安知禮義者乎董仲舒春秋決事比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于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今夫死子穉無大功之親而適人此亦王法之所不能禁者耳爲之制服又何疑焉

問喪服小記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其餘謂旁親也疏盧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爲正耳庾云案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故謂此在不除之例定更思詳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使尊者長服衰經也且前儒說主喪不除無爲下流之義是知主喪不

除唯于承重之身爲其祖曾若子之爲父臣之爲君妻之爲夫此之不除也不俟言而明矣盧植云下子孫皆不除蕭望之又云獨謂子皆未善也謂庾爲是其說果當從否答曰詳鄭氏之義其餘謂旁親也不知旁親指衆子否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否答曰所謂主喪者謂獨子耳雖過期不葬于義不可除晉陳氏問劉世明曰其餘以麻終月數者注云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然人皆分斷之于意否耳劉答云父謂衆子爲庶子庶子不謂父爲庶父也子之于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梁劉昭難劉世明曰喪無二孤廟無二主受弔之禮唯主喪稽顙餘人哭踊而已諸言喪主唯謂一人不指衆子此皆據蕭說而申其義者也晉劉智釋疑亦云問者曰久而不葬喪主不除其服如何智云此禮文所不及也以理推之凡禮使爲主者不除不謂衆子獨無哀誠以旣變人情必殺喪雖在殯不爲主者可以無服譙衆鄭君于小記之注未明考之于後漢桓鄰之問氾閣而得之矣鄰問閣曰久喪不除者爲當衆子盡然耶故質焉爾答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尸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閣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于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閣復云無庶子

當何以又曰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鬬又覆人云無族人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適子不除耳

問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曰士喪禮重以依神若置之近南殆若推而遠之矣且參分庭句一在南何亦覺不文本經言參分庭一在南不一其自外入而言据外近南者也其自內出而言据內近北者也重固自內出者也其說是否答曰經明云在南而張氏以爲在北是違經而任意也案經云置重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云一在南者二在北也此指重之在殯宮時而言蓋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旣虞而埋之乃作主故士喪禮襲畢重木刊鑿之甸人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也若旣夕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其置重之處如初鄭注以爲如殯宮時凡哭踊設奠皆隨重以爲之節故小斂奠大斂奠朝夕奠經皆云奠者由重東南丈夫踊故遷于廟以爲行禮之節其置處亦如在殯宮也雜記重旣虞而埋之鄭注就所依處埋之疏旣夕禮初喪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嚮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在祖廟門外之東也若其未出之前在祖之庭故旣夕有置重之處如初之儀若如張說是南北無一定之嚮背矣禮經無此例也觀旣夕重還左疏重在內嚮北人在其南以左還鄉門

爲使此豈隨出入爲南北耶張誤矣知重必當在南者君視士大斂重在門內近南君入門在重北碑南西鄉主人哭拜稽顙成踊之位在中庭北注所謂進益北也以其在中庭之北過北則礙于碑矣故二分北欲使地稍寬便于行禮耳豈推而遠之之謂乎

問通鑑北齊後主天統元年春正月辛卯齊主祀圜丘癸巳祫于太廟注五代志齊制圜丘方澤並三年一祭謂之禘祀圜丘則以蒼璧束帛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太廟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皆以孟月并臘凡五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謂之殷祭其禮制合于古典否答曰殷祭之禘是也圜丘之祭亦是也獨不可三年一祭耳案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又曰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鄭注禮緯云百王通義也時祭皆以孟月者晏子春秋天子以下至士時祭皆以首時也于祭之外加以臘祭者雜以漢制也風俗通謹案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于午故曰臘也祭圜丘以蒼璧者周制也圜丘亦謂之禘者鄭注祭法曰此禘謂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也游明根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高閭曰禘祭圜丘與鄭義同者以爲有虞氏禘黃帝黃帝非虞在

廟之帝不在廟非圜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
祖又非在廟之文也並仲明鄭氏圜丘稱禘之義齊之
稱禘未爲無本周禮以冬至夏至祀圜丘方澤無三年
一禘之說也由是觀之齊之禮制不盡然也
問段成式酉陽雜俎今之士大夫喪妻往往杖竹甚長
謂之過頭杖據禮父在適子妻喪不杖衆子則杖彼以
父服服我我以母服報之杖同削杖也其說然否答曰
段說是也喪服注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
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父在子爲妻以杖
即位謂庶子喪服小記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
雖父在爲母不杖小記宗子母在爲妻禫疏賀氏曰父

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能禫若父沒母存則爲妻
得杖又得禫段之所据据此矣其當用削杖者喪服傳
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賈疏所以杖竹者父者子之天
竹員亦象天竹又內外有節象子爲父亦有外內之痛
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亦哀痛經寒溫而不
改故用竹也爲母杖桐者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于
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于父爲之齊衰經時而有變
又案喪服變除削之使方者取母象于地故也爲妻喪
而杖用竹豈理也哉況喪服云杖各齊其心今唐杖過
頭尤非其制矣
問萬斯同羣書疑辨儀禮士昏禮篇婦餕姑饌之後有

17 A

婦徹于房中媵御餕姑酳之雖無娣媵先之文鄭康成
注古者嫁女必姪娣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愚
竊以爲不然此所謂士乃士者之子也士之子未有爵
命與庶人無異其娶妻也安得即有妾隨之媵本送嫁
之名男女皆有之鄭氏前解媵布席于奧謂媵送也女
從者也此解得之後忽解姪娣從之謂之媵是又以媵
爲妾矣夫士之子但娶妻耳豈有同日納妾者婦之家
但嫁女耳豈有并其姪娣配之者此必無之禮何鄭之
謬妄如是（文多不全載）其說然否答曰萬氏之說詭于經傳
徒逞其博辨何耶今將据其說以徵其妄也經云士昏
禮自指爲士者言之而萬以爲士者之子經曰士而萬

以爲無異于庶人可乎改經從己此向來說經之謬不
謂萬氏昆季亦雅有此弊非所望矣又舉鄭注以爲前
注得之不知鄭注有三條皆一義有何得失之分耶其
一云女從者謂姪娣也其二云媵送謂女從者也其三
云古者嫁女必姪娣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
娣尊姪卑若或無娣猶先媵客之也始終以媵爲姪娣
並無先後牴牾不若萬氏之進退失據也此條以媵爲
非妾于貴妾之條則又云古人之妾有出于姪娣者故
有貴賤之分後世無姪娣媵之制則貴賤何以分其言
之自相矛盾固如是乎又以詩序公羊爲妄謬且云春
秋書衛人來媵晉人來媵齊人來媵三國皆大國也肯

以其二女一孫女並爲人之妾乎然左氏傳曰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爲宦女焉此獨非晉事耶何見之固也又云古云媵必以同姓則衛晉來媵可也齊人何故媵之不知班固白虎通云娶三國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謂同姓來媵者春秋古文說也謂有異姓來媵者春秋今文說也萬未之知耳又云卽使姪娣皆備亦無並嫁一人之理然莊姜無子又取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且齊侯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此豈非并嫁一人之證乎陳舜之後厲嬀戴嬀皆妾也衛亦大國如夫人

則妾也又豈非大國亦可并爲人妾之證乎又云娣非事女弟也猶門人之于師自稱弟子禮之謂娣亦此類其父母家以他女送嫁爲女之伴事畢則遣還夫以媵嫁之娣而例諸門人之稱弟子可謂儗不于倫至謂他女伴嫁事畢遣還尤屬不經之談又云所謂媵則婦人之知禮者然士昏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姆可以詔禮吾聞之矣媵謂之知禮者吾未知所据也又云卽諸侯一取九女之說妄矣詩不云乎韓侯取妻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言諸娣則非一娣矣如雲則非一女矣詩亦謬妄耶何其肆言無忌也

問萬斯同羣書疑辨士昏禮初言舅姑旣沒則婦入廟三月乃奠菜後又言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注以祭行爲助祭其意謂古人四時皆祭三月之中必遇一祭故因助祭而謁見祖宗愚竊以爲不然此之祭行與上三月奠菜同義前則言舅姑旣沒之禮後則言舅姑皆在之禮舅姑沒則止奠菜于舅姑而不見于祖廟舅姑存則舅姑率之以見祖宗廟而不行奠菜之儀其期皆以三月若謂助祭而卽謁見則時祭有數日卽遇者有一月而遇者有兩月三月而遇者其期不一與三月之文不合其論然否答曰萬氏之說全誤矣奠菜一事也祭行又一事也萬以爲祭行卽奠菜然奠菜可以謂之祭菜而不可謂之祭行行與菜絕不可以相通也且舅姑

沒始有三月奠菜之事卽曾子問三月而廟見稱來婦是也若舅姑在明日而見舅姑更無三月廟見之事萬謂舅姑存率之以見祖廟此杜撰也三月廟見此所謂廟指禰廟而不指祖廟也曾子問所謂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注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于室卽士昏禮亦第云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不言祖也經無見祖之文知其妄也三月廟見並非遇時祭而謁見疏三月廟見祭菜之後亦得助夫祭本二事也以女入門之日爲斷得三月乃祭也何以知其然也以經云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不與時祭相干無所謂時祭有數日卽遇二云云也祭行

者宗廟之祭必夫婦同之至三月廟見之後得稱來婦始可與夫宗廟之行事若未廟見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可以與于宗廟之行事祭行在奠菜之後萬以奠菜卽祭行三月而遇時祭舅姑存亦祭祖廟求之于經多不合妄生枝葉甚矣讀書之難也

問曲禮疏五經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是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弑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二名愼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許說然否答曰鄭駁無考今將据先儒之說而補之春秋譏二名非禮也兩見于公羊傳旣于魯譏仲孫何忌復于晉譏魏曼多者

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故譏二名始于魯而終于晉晉同姓大國也故先治之晉率王化晉如是則天下莫不如此由己以及人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疎也春秋託新王受命于魯張三世于所見之世天下太平無由失禮唯譏二名而已非當世之事實如此也董生曰史記十二公之間皆衰世事故門人惑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吾王心焉知此而後可以言春秋春秋空文以見義者也夫以衰世之事可譏者極多何獨于二名譏之近于迂矣故門人見此類而惑之惑之者疑之也不知譏二名者春秋之制欲見定哀時文致太平他事盡已無譏其可譏者唯其小者耳子貢閔子知足以知

孔子賜見春秋改文尙質譏二名興素王亦發憤記史越章句其篇以喻後賢亦猶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賢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不然譏二名何事而遂足以彰治平之化也乎董生曰春秋始言大惡殺身亡國終言赦小過是亦始于麤糲終于精微教化大行人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少過矣亦譏二名之義也如以實事求之則董生所云豈不背乎禮運注天地至于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于元終于麟包之矣如以實事求之則春秋之時有何政治又何徵報耶而鄭氏以爲包之也者此指旣修之春秋非魯史之舊而言也終于麟者欲其

撥亂功成于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故麟于東周爲異春秋記以爲瑞則太平以瑞應爲效也太平之世有何他事可譏唯譏二名而已此春秋之微言大義也許舉文武賢臣之類有二名者以非之夫公羊豈不知文武之臣有散宜生蘇忿生者且不知宓不齊之屬皆親事聖人而以二字爲名者耶抑豈不知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宣王之興名子爲宮湦之屬耶抑豈不知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耶況歷古之有二名者固更僕難數也要其義則有在孔子作春秋欲改古禮爲後王之法是以譏其二名謂非新王之禮不謂非古禮也許氏折衷無當宜爲

鄭君所駁耳

問惠士奇禮說廟祧享人鬼曰先妣先祖立廟祧曰先王先公而先妣不聞有廟則姜嫄無廟也無廟而爲壇祭之葢高禖也殷祠娀簡周享姜嫄曰高禖神之也曰先妣尊之也以爲我祖之母周之所自出故魯頌因后稷而推本姜嫄說者遂以閟宮爲姜嫄之廟妄矣周無先妣之廟魯安得有姜嫄之廟哉孟仲子曰禖宮亦非也高禖有壇不聞有廟守祧奄八人者每廟一人又一人爲長周果無姜嫄之廟乎曰惠氏禮說縱橫博辨可謂通雅矣然其中亦不無可議者謂周無先妣之廟以閟宮非姜嫄之廟以殷祠娀簡周享姜嫄爲高禖其說

非也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則先妣之廟有祭事矣若夫人鬼之可享者甚多何以獨享高禖也享先妣在先公之前非后稷之母而何月令以大牢祠于高禖鄭氏注高辛之世元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禖官嘉祥而立其祠焉疏以爲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爲禖神其古昔先禖則廢之矣謂立高辛氏爲禖神有矣未有以姜嫄爲高禖者又据蔡邕月令章句契母簡狄葢以元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据此娀簡之前已有高禖亦不得以娀簡當之矣盧植亦云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爲神未聞姜嫄娀簡之爲媒氏官也据世本伏犧制

儷皮嫁娶之禮則先媒當是伏犧矣況閟宮有侐傳箋之不同者一以閟爲閉也一以閟爲神也不同在此而以其爲姜嫄之廟則一也又曰實實枚枚傳枚枚礱密也按公羊春秋丹桓宮楹注禮天子斲而礱之加密石焉此正天子宮廟之制下即云赫赫姜嫄然則姜嫄之有廟明矣惠何据而以爲無廟乎且詩之卒章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不獨周有姜嫄之廟魯亦有姜嫄之廟矣首曰閟宮末言新廟修舊曰新新此閟宮耳乃以爲周魯皆無姜嫄之廟何也周之先妣無廟何以天子七廟而奄乃有八人豈非獨立姜嫄之廟故奄有八人若云每廟一人又一人爲長攷周官之例如天官其屬

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是六官之屬各有其長同爲奄八而又以一人爲長通經無此例是肊說也天官之屬用奄者二十九人地官之屬用奄者十二人若春官之屬用奄者僅此八人未聞其有長也且姜嫄之有廟于詩又得一顯證焉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鄭氏以妣爲先妣姜嫄也然則周妣不配夫而特立廟者其唯姜嫄乎故大司樂斯干之詩皆以妣在祖先而守祧之爲姜嫄立廟又何疑耶惠氏猶以爲姜嫄無廟妄矣

問朱子語類問三年之喪而又遇期喪當服期喪之服以臨其喪卒事而反初服或以爲方服重不當改而衣

輕不知如何朱子答曰或者之說非是何以見其非是也曰朱子非或者之說是也或人以私意測禮制不知先王之法不爾也有重服而猶服輕服以臨喪卒事者骨肉之恩不可沒也凡期功之喪皆然小功緦麻之喪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耳故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朱子之非或人者蓋据此矣是以傅純曰禮先重後輕則輕服臨之新亡新哀以表新情亦明親親不可無服及其還家復著重者是輕情輕服已行故也此皆非或之所知也

問士昏禮主人以賓升儀禮集說敖繼公謂主人以賓升謂主人先升而賓從之也秦蕙田按賓尊于主則先升聘禮是也主賓敵則主先升以導客故曰以賓升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是也敖說是當從敖說否曰謂主人以賓升爲主人先升非也賈疏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据此賓主敵而俱升非主先升以猶與也廣雅以與也鄉射禮各以其耦進今文以作與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顏師古匡謬正俗引作鄙夫可以事君李善注東京賦亦引作鄙夫不可以事君史記袁盎傳妾主豈可與同坐哉漢書作可以與以迺用据此則知主與賓同升並非主人先升若主人先升賓後升則當如鄉飲酒禮主人升賓升又當如鄉射禮主人升一等賓升也今主人以賓升而謂之先升可乎

問士冠禮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集說繼公曰母不在者或已沒或疾病或見出皆是也敖說然否曰此敖說之不通也鄭于此無注當以疏之說爲是不在不得云已沒已沒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誰使之而誰受之乎又云或見出母出與廟絕無與于冠事出母不能使人亦無從受于西階也唯疾病之說近之疏云按內則云舅沒則姑老若死當云沒不當云不在且母死則不得使人受脯今言不在或歸甯或疾病也使

人受脯爲母生在于後見之也据此詞明義正敖何爲而背其說乎冠者奠觶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母拜受此正禮也此云母不在故使人受之特言其變禮耳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儀禮拜受者拜其酒脯重從奠處故拜之非拜子也用脯者古人相見不可以無贄見母有贄所以重成人之始也

問燕禮獻庶子于阼階上集說繼公謂庶猶衆也庶子謂卿大夫士之子周官亦多以庶子繼士而言正指此也燕義以爲諸子之官似失之其說當從否曰敖氏謂庶子非官是于古人分官立職之制槩乎未有聞也且多以肌斷可謂狂瞽矣古者儲君副主公出則守太廟

兵事則合車徒專其任于太子司馬雖有軍事不能賦
也天子之太子其屬官則諸子諸侯之太子其屬官則
庶子以庶子名官者燕義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
庶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是以掌
國子之政國子者卽公卿大夫之副貳凡國之公卿皆
統于王公卿之子弟皆統于太子庶子則致其政于太
子是以國子之修德學道者某也賢可升某也不賢可
黜今日之國子卽他日之卿大夫也禮曰知爲人子然
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職是故耳
故文王以世子名篇也荊軻入秦因寵臣中庶子而得
見秦王是秦有是官也春秋之世則謂之公族大夫是

以荀家荀會欒黶韓無忌爲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
其儉孝弟是也其在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
府史胥共六人徒二十人此皆經史之可互證者也然
則庶子之官所掌皆公卿大夫之庶子乎曰非也是其
適子也知其爲適子者以倅是副貳于父之名也據此
知謂之庶子者猶諸子也非適庶之謂也燕義之所謂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者非無据也周書康誥紹
外庶子訓人是武王封康叔之時己有庶子之官記者
之謂古周天子似指武王矣
問士昏禮太羹湆在爨注太古之羹無鹽菜集說繼公
謂太羹上牲之肉汁也以其重于他牲故曰太此上牲
謂豚敖說然否曰太對三代而言之謂唐虞以上指太
古也不得謂重于他牲而始謂之大太羹者太古初變
牲始有火食但煮肉而飲其湆無鹽梅之和樂記所謂
太羹不和有遺味者周禮亨人共太羹鉶羹有鉶羹復
有太羹者不忘古也鉶羹則致其五味傳所謂太羹不
致也羹在太古故名太羹盛于器故名鉶羹太羹與元
酒腥魚並列而祫祭先王皆以反本而重始此豈上牲
謂豚而特重之耶凡牲體皆出湆有司徹則有羊肉湆
士雖以豚爲重而亦不必加太以別之果如敖說又何
以處太牢少牢耶羊肉湆且不得有太羹之名而又何
論于豚總之太羹之名皆由于太古而不加五味不必

繫于豚也可知
問郊特牲汜埽反道陳澔集說汜埽灑水而後埽也其
說然否曰陳氏於郊特牲注以汜埽爲灑埽而注少儀
又以爲汜埽爲席埽也夫少儀經文汜埽曰埽埽席前
曰拚是埽席前曰拚而不得爲汜也陳誤以汜埽爲灑
埽又誤以汜埽爲席埽是以自變其前訓耳不知古訓
之不可擅改也玉篇汜普博也釋文汜本作汎郊特牲
疏汜埽反道者汜埽廣埽也少儀疏汎埽廣埽也若近
路大賓來主人宜廣埽之謂內外俱埽謂之廣埽若近
路小賓來則止埽席前不得名埽則但曰拚而已左傳
襄二十八年慶封汜祭杜注遠散所祭疏論語汎愛衆

汎是寬博之語故知汎汎祭是遠散所祭言其不共也設使汜埽爲灑水而後埽則內則之灑埽室堂又當作何解也陳氏不從汜廣之訓而乃進退之失據何耶

問唐會要天祐二年九月六日內出宣旨乳母楊氏可賜號昭儀乳母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乳母先帝已封郡夫人可準楊氏例改封中書奏議言乳母古無封夫人賜內職之例近代因循殊乖典故乳母當封否曰慈母有三而乳母不與也內則曰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食子者三年而出見于公宮則劬者乳母也慈母之外復有乳母者賈公彥曰大夫三母之內慈母有他故使賤者代慈母以養子謂之乳母死則

服之三月與慈母服異引之者證三母外又有此母也漢時乳母與古不同惟選德行有乳者爲之並使教子武帝雖崇幸東武侯母而大乳母之名未改至安帝封乳母爲野王君其後順帝靈帝皆封乳母爲君此末代之失不足以爲訓至唐尤甚乃有郡夫人之封中宗作俑于前元宗代宗肅宗繼之于後此制遂習以爲常無怪乎明季乳母之禍天下者尤烈也

問明堂位殷白牡周騂剛注騂剛赤色疏剛牡也騂言剛則白亦剛疏可信否曰此孔疏不解剛爲通借之字也騂可以言剛而白不可言剛何也董子春秋繁露曰周公用白牡色白貴純也据此純則不雜矣何以有騂

可以言剛也剛與犅同文十三年傳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注騂犅赤脊周牲也魯公以諸侯不嫌故從周制以脊爲差不毛不純色所以降于尊祖疏正以山脊曰岡故知騂犅爲赤脊矣据此白牲安用赤脊者耶剛壯也于義無取

問檀弓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爲妾齊衰禮與注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爲之緦耳諸侯爲貴妾緦乎曰天子諸侯于妾無服哀公諸侯也今注云妾之貴者爲之緦此宋袁悠所以問雷次宗也次宗答曰此注謂諸侯爲貴妾緦既與所注喪服相違且諸侯庶子母卒無服皆以父所不服亦不敢服未喻檀弓注云何以

復言諸侯爲貴妾緦耶其文詳具于通典先儒亦以此爲疑矣孔疏最爲得解孔云天子諸侯絕旁期于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緦故舉大夫貴妾緦以對耳按鄭注並未嘗言諸侯妾之貴者亦未嘗言大夫妾之貴者若依雷氏指諸侯妾之貴者故其說反與喪服背矣不若依孔氏作大夫妾之貴者爲得也鄭注所以不言大夫者鄭注喪服貴臣貴妾云此公士大夫之君也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此義不嫌不明故于檀弓但云妾之貴者爲之緦耳然則此注舉大夫以況諸侯也非謂諸侯于妾有服也

問周書顧命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呂祖謙以爲三監之變而特詳然否曰非也此千古顧命之始也後世大臣之受顧命者仿于此矣呂祖謙以爲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于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陳傅良以爲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于更事者故于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二說皆非也人主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況此非常之事有不防患于未然者哉卽無三叔之變皆當準此矣此固周公制作之深心其事具于周禮非畢召之舉也地官師氏喪紀王舉則從虎臣卽虎賁也夏官虎賁氏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五官中之分掌喪事百有餘人則六卿三公百尹御事之屬是矣一代之典章周

羣書答問卷下　三十三

公創之畢召守之而已並非爲康王特立非常之禮也兩漢近古猶有周制方王之不豫也詔三公典喪事閉城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蕭衛宮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宮門持兵皇太子卽位後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衞兵時事承平有何急迫之虞而亦爲此乎人以爲權制也吾以爲經制矣周公謀國固如此耳此何預于畢召諸公哉諸儒之議可謂不揣其本矣

問朱鳳晉書二傅不臣拜議詔秦漢以來舊章廢滅隨時改作其故事不依用宜遠準古議定二傅不臣拜應臣拜否曰白虎通王者所不臣者三二傅不在三者之列何以云不臣拜也賈誼新書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居者其時少傅之職不知何人而太傅則周公其人也尚書曰拜手稽首安得有不臣拜之文乎

問貞觀中許敬宗等奏曰禮說晉太常賀循上言積柴舊在壇南燎祭天之牲用犢左胖漢儀用頭今郊天用膋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膋太祝令奉珪瓚俱奠燔薪之上何所据乎曰燎牲體之說經無明文唯見漢儒之注尚書馬融注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周禮鄭元注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何邵公注取俎上七體與珪寶在辯中置于柴上燎之徐彥

羣書答問卷下　三十四

云其七體者卽少牢之肩臂臑膊胳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之屬也按何氏七體之說與在胖合辯中者鄭元曰古人胖皆作辯故何云辯中也孔疏惟郊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爲分牲體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用七體者其周禮人無論牛羊豕皆上右胖鄭元曰上右胖周所貴賀循所云蓋燎用左胖而祭用右胖與不可知矣唐會要若冬至圜丘加羊各豕各凡肉皆實俎其牲皆升右胖體十一蓋指正祭而言之漢儀用頭亦近代之禮郊特牲升首于室注制祭之後升牲首于北牖下据此則牲首不用之于燔柴時晉郊用膋之九个猶存古禮

問陳氏禮書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法王社侯社無預農事故不置稷大社國社則農之所穀在焉故皆有稷其說信而有徵否答曰陳氏既云祭社必祭稷則似無分大社王社矣又云王社侯社無稷分別言之此以後代之事而說經妄矣古有社必有稷經或言社而不言稷者以社可包稷周禮封人掌設王之社壝注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周書召誥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傳云告社稷之壝用太牢疏云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王制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並未別王社大社國社也郊特牲疏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注司徒田主田神

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田主尙然故知天子諸侯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有稷也夫勝國之社更無與于農事尙且有稷而王社侯社無稷之說不足据也小司徒疏諸侯有三社有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有稷陳氏何据反云侯社不置稷乎周禮王祭社稷則希冕此王社有稷之文陳氏何据反云王社不置稷若夫有社無稷漢書郊祀志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而無官稷晉書禮志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二社無稷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所謂大社也又立官社所謂王社也陳氏往往破注疏之說苦無證

驗乃舉後世之事以釋經何其謬耶

問聘禮釋幣制元纁束注朝貢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集說敖繼公謂注引朝貢禮云純四只不可曉姑闕之當闕否答曰凡經之未明者求之于注注有未明者求之于疏疏有未明者當廣引他書以證明之如仍未詳闕疑可也敖氏注書有當闕疑而不闕者有不當闕疑而闕者其弊一也鄭注朝貢云云本非微言奧義况疏已明言其制不當以不可曉遺誤後學也賈疏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周禮疏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答云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案只與咫同又與[illegible]

同天官內宰注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長丈八尺純[illegible]疏[illegible]三尺二寸說文周制以八寸爲只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周制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中婦人手長八寸謂之咫周尺也許知必以人體爲法者家語禹聲爲律身爲度也賈知純謂幅之廣狹者淮南子地理訓里閒九純純丈五尺注純量名据此知可以量度物之廣狹故曰純也昏禮束帛十端雜記云純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今疏云丈八尺者媒氏疏昏禮端二丈其餘行禮則用制幣長八尺此皆先儒之明訓而何不可曉耶

問儀禮覲禮迎于帷門之外集說敖繼公謂達舍曰爲

帷宮設旌門彼天子之制也然則此但為壇與帷門而已矣其不為宮與蓋于壇之南橫設兩帷于兩旁而空其中以當門也敖說是否答曰敖氏不但背注且背經矣經明言迎于帷門之外帷者帷宮門者旌門故鄭引掌舍以證之敖以掌舍是天子之事不知諸侯行亦有帷宮設旌為門之事故子產以幄幕九張行是也況帷可以為宮而不可以為門旌可以表門而不可以為宮幕人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方象宮室曰幄大喪獨不設幄帷幕為賓客飾故知闈宮必當以帷也帷帷是舍平地之事若舍險阻則掌舍所謂設車宮轅門是也若舍平陸則

掌舍所云為壇壝宮棘門張帷為宮則立旌以為門常事無宮則立人為門也此覲禮非常事安得無宮既非無宮則無人門矣公羊傳既哭以人為菑注菑周埒垣也所以分別內外衛威儀也案昭公以人表門者時齊侯以遇禮接昭公取其簡易亦變禮耳必以旌表門者司常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經云旌門不云帷門也故知旌可以表門而不可以為宮袁紹傳拔其牙門注即司常職旌門是也孔經父云牙者旗也太守出則有門旗其遺法也法後遂以牙為衙敖云設帷于兩旁而空其中案有以旌設兩旁者則夏官以旌為左右和之門是也有設一面者聘禮為壇壝畫階帷其北無宮是

也無置帷于兩旁之說喪大記君為廬宮之注宮為圍鄣之也疏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爾雅大山宮注宮謂圍繞之是知帷固有宮名也鄭氏注掌舍云張帷為宮不云張帷為門也釋名帷圍也所以自障圍也三禮圖四旁及上曰帷據此而可以為門乎況有壇未有不帷者雖倉卒行禮于野外亦必有之魯之歸父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是也何注埽地曰墠今齊俗名之云爾將袒踊故設帷重形釋文埽地張帷說文築土為壇除地為墠金滕三壇同墠墠與壇同大司馬注壇讀墠可證由此觀之敖氏但為壇之說不亦謬乎總之誤以帷門為一又以掌舍旌門帷宮為天子

之制諸侯不得而同之全無依據也

問鄉飲酒禮工四人二瑟集說敖繼公謂士之飲酒乃有工有笙者蓋亦公家之樂官給學中飲射之事者與然否答曰敖說非也鄉飲酒者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據此知飲酒之主人為諸侯之鄉大夫也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諸侯之鄉大夫貢士于其君觀此矣方其飲酒也雖有卿大夫士而以鄉大夫為之主鄭氏工四人注四人大夫制也據此知用大夫之禮固也豈得謂之士飲酒乎知四人為大夫制者疏云大射諸侯禮而云六人故知四人為大夫制也況士

飲酒未嘗無工特二人耳疏云士當二人天子當八人
爲差次其有工不足爲怪矣有笙者疏云鄉飲酒及燕
禮同是主歡心向樂之事故有升歌笙閒合樂鄉射主
于射略于樂無笙閒惟有合樂案合樂者鄭注與衆聲
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案必以此者二南爲大夫之正
故堂下有笙磬堂上有歌琵合奏此詩故謂之合樂耳
然則有笙亦其常也下經云太師則爲之洗注大夫若
君賜之樂謂之太師則大夫或有君賜之樂者若無君
賜則亦自娛身及治民之樂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周
禮小胥大夫判縣是也亦豈有公家之樂官給學中飲
射之事耶鄉飲酒義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

下令長于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據此知當用
大夫之禮不用士禮也鄭故舉漢法以況之耳其爲士
也則州長黨正似漢之太守與相來監臨似鄉大夫監
臨太守及主國之相來自行禮相監臨之儀不用令長
禮敖如知此則不致誤以爲士飲酒之禮矣

問特牲饋食唯尸祝佐食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注
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元端素端然則元裳上
士也黃裳中士也雜裳下士也集說敖繼公謂言元端
元裳又言黃裳雜裳可也者蓋謂賤者或不能備服故
制此禮以通之其朝服之裳惟許用素積者豈以素者
易辨故與其說是否答曰敖氏之說何見之陋也士不

得云賤者矣曲禮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周禮載師士田
注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圭田卿以下之
祭田如天子諸侯之藉田躬爲粢盛以明潔王制大夫
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特牲饋食謂諸侯之士祭祖禰
設爲祭必先爲祭服豈有或不能備之禮乎士冠禮元
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疏上士元裳下士雜裳諸侯之
士皆有三等之裳各有所當當者即服之故言可以許
之也三裳之値幾何而乃云不能備耶鄭引周禮云素
端者元端一而裳有二凡齊服元端凶荒有所禱請而
齊則素端玉藻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司服大札大荒
大裁素服天子諸侯罪已之義故素服臣下助君禱請

之時亦素服耳敖云素積取其易辨者不知玉藻朝服
以日視朝于內朝注朝服冠元冠素裳疏以素爲裳則
是朝服皆得謂之元端若上士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
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以朱爲裳皆謂之元端不得
名爲朝服也謂之積者鄭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蹙
其腰中据此元端素裳爲諸侯視內朝之服以爲易辨
豈有諸侯之朝服而取其易辨者乎敖氏之說誠可閔
笑也已

問喪服小功章庶婦集說敖繼公謂庶婦爲舅姑期舅
姑乃再降之爲小功者所以別于適婦也其說然否答
曰据鄭注夫將不受重者然則此庶婦中兼有適婦在

內可知敖以庶婦爲別于適婦其說未備喪服小記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注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于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据此則知鄭于喪服庶婦注夫將不受重者以小記有適婦之條故云爾也豈非有適婦在其中乎蓋父母爲子服期舅姑爲婦服小功者以傳云不敢降其適則庶敢降之矣故知庶婦之在小功者以尊降其二等也適子之妻不敢降在小功而爲之服大功也此所以嚴適庶之防也若不受重仍還其本服一同于庶婦之小功耳且婦之服隨夫夫爲適子則婦爲適婦

爲之服大功夫爲庶子則婦爲庶婦爲之服小功其升降不係于舅姑之服制也此降二等者以父母爲子服期適婦降一等服大功庶婦降一等服小功此從子之期而降不因舅姑服期而再降之也敖說非是

問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凡牲皆用左胖煮于鑊曰烹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烹與載皆合左右胖集說繼公謂載衍文果衍文否答曰此雖一字之微而于全經之例不爭矣夫由烹于鑊升于鼎載于俎而後可以成禮也若衍載字是烹載升去其一祇有鑊與鼎而無所謂俎也可乎周禮大宗伯省牲鑊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鬵蓋言烹也傳曰鳥獸之肉不登于

俎蓋言載也禮曰鼎俎奇而籩豆偶蓋言升也今且据儀禮全經以證之士昏禮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北面上匕俎從設北面載執而俟注俎所以載也執俎而立俟豆先設公食大夫禮左人待載雍人以俎入陳于鼎南又云載者西面魚腊飪載體進奏士喪禮右人左執匕抽扃予左手兼執之取鼏委于鼎北加扃不坐乃朼載載兩髀於兩端兩肩亞兩胉亞脊肺在于中皆覆進柢執而俟士虞禮左人抽扃鼏匕佐食及右人載特牲饋食贊者錯俎加匕乃朼佐食升肵俎鼏之設于阼階西卒載加匕去鼎少牢饋食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此鄭注所謂烹于鑊而升

于鼎也司馬升羊司士升豕此卽鄭注所謂載于俎也禮經未有不烹于鑊而不載于俎升于鼎者敖獨于此而以載爲衍文何耶禮有豚解有體解所謂豚解者士喪禮小斂之奠載腥體兩髀兩肩兩胉幷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親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若無朝事之薦腥如特牲少牢自薦孰始但有體解而無豚解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爲十一體也尸俎唯載右體至合亨則及左體所謂合亨也于鑊之中煮之亨之既孰則體其犬豕牛羊別骨之貴賤以爲衆俎供尸及待兄弟賓客凡此皆載于俎者

責拾肆 册95%版

而可以載爲衍文乎
問夏書修五禮馬鄭不同當何從答曰儒者言書之五禮莫不以吉凶軍賓嘉當之其實非也吉凶之事旣不相干而鼓鐸進退之儀又不可以空言也況玉帛之會未終而可以戎事參之乎無是禮也若夫冠昏之嘉禮更無取焉是以鄭君破其先師馬季長之說而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考鄭君之義唐虞唯有三禮至周乃分爲五禮辨者曰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征伐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安見唐虞無五禮也曰不謂唐虞無五禮也以五禮之目自周乃定耳非然者鄭豈不知禮理起

于太乙禮事起于遂皇禮名起于黃帝乎儒者治經當舉文生義于巡守攷覲之時一年四岳而云並修此吉凶之禮不亦闊于情事哉且后此帝命伯夷典朕三禮說者以爲天神地祇人鬼使其時有吉凶軍賓嘉之目而何以秩宗僅典三禮乎則知三禮之中其事已具其名未立至周大備此文之彬郁所由歎與夫書文不具當以上下經求之其上文輯五瑞者馬季長以爲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然則五禮之下即繼以五玉五器云云故知此節爲班諸侯之瑞而言也尚書大傳曰諸侯執所受圭以朝于天子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

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能改過者復三年圭不復少黜以爵六年圭不復少絀以地九年圭不復而地削參巡守方岳之下所以黜陟天下之諸侯而授玉其最重也故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玉改朔是也而乃以吉凶之禮云乎哉
問士冠禮疏諸侯則十二而冠故左傳襄九年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若天子亦與諸侯同十二而冠故尚書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而云王與大夫盡弁則知天子亦十二而冠矣天子之子則亦二十而冠故禮記

祭法王下祭殤五又禮記檀弓云君之適長殤車三乘是年十九乃爲殤故二十乃冠矣答曰成王襄公十二而冠者以其冠時在天子之位非爲世子時也必十二而冠者冠而後取妻生子國君十二而冠十五而生子禮也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可證十五生子之說若天子之子自必二十而冠士冠記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據此記士二十而冠天子之元子猶士亦二十而冠可知矣賈說是也孔穎達冠義疏云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以下祭五等之殤其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皆二十而冠也故檀弓

下云君之適長殤及大夫之適長殤是也案孔疏顯與士冠記背不可從喪服傳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若天子之子十二而冠男子冠而不爲殤王安得有祭殤之文乎卽祭殤亦惟有下殤而決無長中殤矣且祭法王下祭殤五引以證天子之早冠則可引以證天子之子早冠則非也天子諸侯之身皆十二而冠大夫亦容有未二十者矣士冠記無大夫冠禮而有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注据時有未冠而命爲大夫者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疏云此鄭云未五十則二十以上或有未二十有賢才亦得試爲大夫者故喪服殤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謂兄殤在小功則兄十九已下死大夫則十九已下旣爲兄殤服已爲大夫則早冠也此不得二十而冠者也至于天子之子諸侯之子以及卿大夫之子皆二十而冠曲禮曰二十曰弱冠是也孔疏謂天子之子則十二而冠者非也

問白虎通之作何也答曰昔哀帝令劉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漢之經師株守家法牢不可破雖以劉歆移書責讓太常無益也許慎集五經異義別黑白以定一尊而又爲鄭君之所駁正甚矣折衷之難也設非異義散見他書則諸儒之異同何由而知乎然不若白虎通之全書具在也方諸儒承制會

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于時成封桓郁丁鴻習歐陽尙書魯恭魏應習魯詩李育習公羊春秋樓望習嚴氏春秋故書中春秋多引今文而閒及于左穀書則今文而于古文則略備一說詩則魯韓並列而兼收毛故焉漢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尙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尙書至章帝會議之時師說不一故其書亦不名一家今書不無殘缺失次然大端尙在猶可從而釐正之羼雜引諸書可以證明其說者十得五六焉自漢儒之家法旣失雖從橫博辨大有可觀然互相牴牾自亂其例者多矣豈非說經者之一弊乎

問通鑑周明帝元年冬十月乙酉周王祀圜丘丙戌祀方丘與周禮同否答曰五代志曰後周憲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儀禮竊以爲其說不盡然也卽以通鑑之說案之周禮大司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周制分冬夏二至不分二日而祭也所以必于二至者天地陰陽之主也冬至陽生故祭天夏至陰生故祭地皆于其始生之日祭之所謂報本反始也一則祀于南郊一則祀于北郊以五方之位言之南陽而北陰也賈公彥曰郊天必于建寅者出三陽爻生之月萬物出地之時南郊雖無文亦應取三陰爻

生之月萬物秀實之時賈氏云此者以白虎通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辛潔也鄭云用辛日爲人當齋戒新身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已而用辛者嘗多今後周之祭圜丘方丘同在十月乙酉丙戌又非周制之用辛矣烏在其能循舊式耶

問隋書兗州刺史薛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其不許然否答曰文中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皇漢武之侈心乎隋高祖之不封其見遠過于秦漢之君矣羣書治要武帝紀載太康元

年吳主孫皓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爲一宜勅封東嶽以彰聖德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讓也羣臣固請弗聽孫皓天璽元年遣司空董朝等封禪國山明年改元未幾而降晉晉武帝平吳之後混一宇內而不行封禪之儀較之孫皓度量相越豈不遠哉自是之後六朝至隋皆不行封禪高祖之謙讓未遑有以哉

羣書答問卷下終

羣書答問補遺

江都淩曙著

問覲禮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其制同於明堂否答曰爲宮在郊外卽明堂也但與五室以祀五帝者名同而實異其壇仿明堂有四門又有應門皆壝土以象之而已明堂可以謂之宮者以黃帝之有合宮故明堂爲天子步政之宮黃帝享百神於明庭是也周制路寢明堂皆謂之宮逸周書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攷宮路寢明堂是也終軍傳曰建三宮之文質服虔亦以三宮爲明堂辟雍靈臺也漢人亦以明堂爲宮然則宮亦通謂之明堂

也考工記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按覲禮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或度以步或度以尋是爲宮之制亦同考工之說也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注鄭司農云三成三重也爾雅曰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三成爲昆侖丘故史記封禪書曰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其中有命曰昆侖之語據此是宮亦有昆侖之制也覲禮宮有四門明堂位所以有東門之外南門之外西門之外北門之外之文據此知宮亦略仿明堂之四門也司儀注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與是知泰山明堂與覲禮之爲宮一也泰山明堂則周天子東巡守而朝諸侯之處也荀卿書曰雖爲之築堂於塞外使治可矣楊倞注明堂壇也此據泰山明堂而言之者也故明堂設言可築之于塞外耳吳仁傑不知明堂有異實而同名者遂以覲禮加方明於上爲明堂之制又以爲壇而不屋故曰明堂果如吳說則淮南子論黃帝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攷工之五室逸周書所謂咸有四阿反坫抑又何歟知其一不知其二未足以言古制也

問陳氏禮書蓋大示則地之大者地示則凡地之示與焉土示則五土之示而已鄭氏之徒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示也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示此惑於讖緯之說不可攷也其說可信否答曰儒者言禮樂

之事因將坐而言起而行也設一旦登明堂而議禮吾不知陳氏之所謂大所謂凡何所指也以此說經如同夢囈周禮之三大禘天神地示人鬼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皆降天神則主北辰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示皆出地示則主崑崙合經注而驗之具有明文不似陳氏以一大一凡該之也夫周禮經文方丘之地示與圜丘之天神相對此豈凡地之示足以當之若方丘指凡地之示而大示究何所屬耶若夫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此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地神歲有二祭一則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則夏正之月祭神

州之神於北郊南郊與北郊相對方澤與圜丘相對此固釐然而不紊者也外此復有土示者此原隰及平地之神地示與天宗相對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指此矣謂之土示者天子祭地諸侯不祭地得祭土故公羊云諸侯祭土何邵公曰土謂社也變文言土明三大禘皆天子之事唯土示則通於諸侯耳祭卑者不可援尊故名有不同此非望空憑臆之所能斷黃琮以禮地此祭崑崙之神兩圭有邸以祀地此祭神州之神三禮義宗用大裘爲崑崙之神玉則用黃琮玉當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亦用兩圭故也河圖括地象云崑崙東南萬五千里曰神州方丘專祀崑崙神州則及社稷大示指崑崙或言大或言地兼方丘言之則崑崙之神其大可知不嫌不明故不言大耳大宗伯言大者以別神州之文經傳具在陳氏以爲不可攻何耶

問士昏禮使者元端至注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元端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廟集說繼公謂使者婿父之家臣奉婿父之命而爲使者也此士之家臣也乃服元端以行禮則元端不獨爲士之正服矣敖說然否答曰元端不爲士之正服然則士之外其誰屬乎不知士昏禮而可以士爲使者凡諸侯之下皆有二十七士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一命不命皆分爲三等故賈疏云假令主人是上士屬是中士主人是中士屬是下士主人是下士屬亦當是下士禮窮卽同也然則使者服元端是其正服而又何疑焉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注此莫夕于朝之服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又注元端士入廟之服也疏按特牲士禮祭服用元端按今昏禮行於廟中故使者亦服元端而至周禮司服士之服其齊服有元端安見其非正服耶且不知元端之名爲士設也王制疏諸侯卿大夫士以元端緇衣素裳爲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元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據此敖說爲不可通矣

問喪服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集說繼公謂言反在父母之室明其見出於父在之時也其說可信乎答曰是不然也喪服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經未明言父存父歿鄭注謂遭喪後而出者賈公彥曰鄭知遭喪後被出者若父未死被出自然是在室與上文同何須設此經明是遭喪被七出者此眞能發揮鄭注者矣敖獨反其說何耶問者曰遭喪而出爲父服三年於他經有徵乎曰喪服小記爲父母未練而出則三年是知鄭氏之說未爲無本

問喪服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集說繼公謂成人而未嫁者與不

敢降之意尤不相通傳似失其旨矣傳果可議否答曰
敖氏以爲女子子未嫁本不當降其曾祖之服故以傳
文爲添設而不得經意也不知經固以女子子嫁者未
嫁者並言之矣傳故以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傳知
其爲成人者若女子未成人則有何降服之例而云不
敢降乎云不敢降者鄭注云此而不降明有所降故疏
以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叔父母如此類是
有所降也然則所謂成人而未嫁者指逆降而言之矣
以女子成人有逆降之理雖有逆降祇可降其旁親而
於正統之親不逆降故云不敢降也不敢者不敢降其
正統而旁親則有敢降者矣馬融喪服經傳成人謂十

五已上許嫁未行者也以祖名會明婦人雖爲天王后
不敢降其祖宗也按女子許嫁笄而字故鄭注成人謂
年二十已笄醴者也經傳所以發此者大功章於世父
叔父母姑姊妹七人皆降於服期者可降況三月乎故
經傳以不敢降明之服之數窮於五齊衰三月而降是
無服矣傳注正得經意敖以鹵莽而失之鄭大功章注
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
此同足以見之矣鄭云此者蓋逆降之說經傳已包其
意至鄭乃發之耳前後互證知逆降非其臆度也後儒
烏得而議之乎

貳拾肆 册95½版

俗閒隨筆

講求

左氏宣十六年傳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案講當讀爲構（僖十五年傳注則講虛而不經釋文講本亦作構）詩四月箋構猶合集也求者逑之假借說文逑斂聚也外傳作講聚三代之典禮是其証

戚章

大戴禮記帝繫篇熊渠有子三人其季之名爲疵爲戚章王孔廣森補注世家作越章此文云戚章字形之誤遠孫案史記越字誤也索隱曰系本越作就就戚聲相近

子思子

小戴記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四篇邵二雲先生據沈約說以爲子思子所作其稱子曰者夫子之言也其稱子云子言之者皆子思子之言也（見江南文鈔與朱笥河學士書）遠孫案邵說甚確史記孔子世家子思作中庸史記平津侯列傳臣聞天下之通道五云云索隱曰此語出子思子高祖本紀贊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司馬貞索隱云此語本出子思子見今禮表記作薄（據汲古閣單刻本）檢小戴本表記文復不同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四引子思子曰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今亦在表記篇可證表記是子思子作無疑文選張茂先答何劭詩注引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甯都邑以成四子講德論注引子思子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正則體修心肅則身敬也今並在緇衣篇惟心正二語小異然則子思子唐時尚有單行別本也初學記帝王部引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北堂書鈔服飾部二藝文類聚服飾部太平御覽服用部十一引子思子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紂不降席而天下亂（此二條見洪頤煊問經堂叢本子思子）北堂書鈔樂部二引子思子云情哀而歌歌弗信也其誌則是其辭則非也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引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一心可得百人人事部二十七引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人事部七十一引子思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化化在令外聖人在上民遷如化樂部三引子思子曰繁於樂者重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君子同則有樂異則有禮治道部一引子思子曰人主自藏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藏之猶卻衆謀況知非己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己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車部二引子思子曰終年爲車無一尺之輪則不可以馳布帛部二引子思子曰管仲續錦也雖惡而登朝子產練絲也雖美而不牟獸部二十四引子思子曰謂狐爲狸者非直不知狸也忽得狐復失狸者也通典禮十五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七月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注云子思之語疑亦出子思子漢書藝文志有子思二十五篇

國語非完書

歸安董慶千（增齡）云齊語一篇皆管子小匡篇之文管子遠出左氏前必不預知國語之文而襲之竊疑齊語全亡後人采小匡以補之越語下卷亦疑非國語本文與他卷不類國語敘事雖不盡有年月然未嘗越次今上卷已書越滅吳下卷復從句踐卽位三年起他國無此例內傳無范蠡姓名外傳止吳語一見在五大夫之列旅進旅退而已至此卷乃專載蠡策若滅吳之事蠡獨任之者殊非事實漢藝文志兵權謀有范蠡二篇此殆其一也董君撰國語正義徵引極博於發明韋注之中時有是正余采數條入鄙著國語發正中

厭次

文選東方朔畫贊平原厭次人李善注云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案班志平原郡富平應劭曰明帝更名厭次類國孝文五年除蓋漢初本名厭次中更富平明帝仍復其舊不得以爲班氏之誤

命名之奇

漢長沙定王子洮陽靖侯名狗彘（史記建元已來王子侯者年表）

不吳不揚

詩泮宮不吳不揚傳揚傷也釋文瘍余章反（葉鈔本通志堂本皆如此）蓋陸所據傳作揚瘍也謂揚卽瘍之假借非經文作瘍也盧刻釋文瘍上增不字段氏毛詩傳定本徑改經文作不瘍誤矣箋云不讙譁不大聲經文作不揚可知漢衞尉衡方碑作不陽陽揚古字

通用

嫁殤

周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司農注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蓋漢時有此俗魏志后妃傳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爲平原懿公主爲之立廟取文昭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封黃列侯以夫人郭氏從弟悳爲之後承甄氏姓封悳爲平原侯襲公主爵曹叔遠情背典惜不逢邴根矩以禮正之

韋昭注國語引鄭司農多康成說

鄭仲師注國語韋宏嗣謂其解疑釋滯昭晰可觀然韋注所引鄭司農皆康成說周語中周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鄭唐二君以爲常棣穆公所作本詩常棣序箋鄭伯南也鄭司農云南謂子男鄭今新鄭新鄭之於王城在畿內畿內之諸侯雖爵有侯伯周之舊法皆食子男之地本鄭志答趙商問周語下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言昊天有所成之命文武則能受之謂脩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賈鄭唐說皆然熙廣也鄭司農云廣當爲光並本詩箋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鄭司農說周禮云錢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云云本周官外府注魯語下夫先樂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鄭司農云九夏皆篇名頌之類也云云本周官鍾師注懷和爲每懷後鄭司農云和當爲私本詩皇皇者華箋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本詩那序箋晉語六郤至以蘇韋之跗注鄭後司農說以爲蘇茅蒐染也蘇聲也（蘇聲上當有茅蒐二字）本詩瞻彼洛矣箋晉語八夫郤犯見利而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鄭後司農以爲詐請亡要君以利也本禮記檀弓注鄭語計億事材兆物鄭後司農云十萬曰億萬億曰兆本詩伐檀楚茨假樂箋禮記內則注或加後或不加後傳寫不一耳楚語上若易中下楚必歆之鄭司農以爲易行中軍與上下軍易卒伍也中軍之卒良故易之是仲師內傳注見孔沖遠正義吳語擁鐸拱稽鄭司農以爲稽計兵名籍也周禮聽師田以簡稽亦是隱括仲師小宰注余輯外傳古注皆不采入恐閱者疑其漏故詳述之

史記衍文

史記周本紀共王崩子懿王囏立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案詩民勞疏引世本及周本紀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共恭同）禮郊特牲疏引世本懿王崩弟孝王立三代世表亦云孝王懿王弟周本紀衍共王二字漢書古今人表以爲共王弟後人依誤本史記改

顏子

魏志王基傳顏淵云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是以知其將敗

華佗語

魏志華佗傳佗語吳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不朽是也此數語足爲養生之要佗所作五禽之戲其術惜不傳

引書記卷數

錢詹事養新錄云王懸河三洞珠囊每卷稱某書某卷李匡乂資暇集引通典多注出某卷懸河匡乂並唐人是記卷數自唐始頃閱梁皇侃論語義疏卷七子謂衛公子荊節云事在春秋第十九卷襄公二十九年傳也（是卷引春秋傳凡七處皆記卷數）卷七雖有周親節云尚書第六泰誓中文則六朝已有之矣

屬累

爾雅釋言諈諉累也郭注以事相屬累爲諈諉案後漢書烏桓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彩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魏志烏丸傳注引魏書同）屬累蓋當時方俗語

卷分上下

東觀漢記桓譚著新論光武讀之敕言卷大令皆別爲上下凡二十九篇此卷分上下之始

洛水

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鄭注洛出懷德案漢書地理志北地郡歸德下云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入河者由渭以達河也此著其源也（今甘肅慶陽府安化合水二縣皆歸德縣地）左馮翊褱德下云洛水東南入渭雍州寖此著其委也（今陝西同州府朝邑縣有懷德城）淮南墬形訓洛出獵山高誘注獵

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說文洛水出左馮翊三字誤當作北地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高許皆本班志洛水所出在歸德不在懷德鄭說非也

高誘注淮南用三家詩

淮南俶眞訓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注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菜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左氏襄十五年傳能官人也合詮言訓繆之失刺注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上非也與潛夫論班祿篇忽養賢而鹿鳴思合皆用三家說

走獸

曲禮狌狌能言不離禽獸釋文云禽獸盧本作走獸案盧本是也走獸與飛鳥相對爲文淮南氾論訓注引亦作走獸

離騷賦

漢書淮南王安傳使爲離騷傳旦受詔日食時上師古曰傳謂解說之若毛詩傳案漢紀孝武紀高誘淮南鴻烈叙載此事並作離騷賦是也如作詩豈能半日而成乎安辯博善文辭藝文志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史記屈原傳離騷者猶離憂也離與罹同安父長廢死故武帝使爲離憂賦亦非謂三閭離騷也

不千里不百里

孟子告子下篇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太平御覽地部二引兩承句皆有方字似較今本爲優北堂書鈔地部一引諸侯不方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亦有方字

將軍

周禮夏官序官軍將皆命卿釋文軍將子匠反北堂書鈔設官部十六將軍周官也周禮司馬職云天子六卿將軍皆命卿又司馬職軍將執晉鼓釋文將軍如字本或作軍將韋昭注吳語引亦作將軍疑古本周禮皆作將軍至春秋時竟以爲官名矣

我必復楚國

左傳定四年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淮南修務訓注引兩復皆作覆案復讀覆亡之覆覆之興之義正相對說苑至公篇作子亡之我存之可証杜訓復爲報非也

詩序年代不可信

陳碩甫曰詩序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晉語四楚成王引曹詩曰彼已之子不遂其媾鄭之也晉文過楚在楚成王三十五年曹共公之十六年也不應曹國刺君之詩已爲楚王所誦習擬曹國當有此詩未必共公時所作

敷奏其勇

余偕潘壽生眉黃舜青安濤陳碩甫孫午泉五弟子惠泛舟西溪憩古桂下偶談及古書錯簡詩生曰商頌長發四章五章句句相對爲文敷奏其勇當在不震不動不戁不竦下惜未得確証子惠舉家語弟子行篇引詩不戁不悚敷奏其勇以對余深韙其說家語雖王肅僞撰然可見肅所據毛詩正如此時乙未八月十三日也甫踰月而子惠死矣燈下與碩甫言及攬筆記之不知是淚是墨也

弟子職注

漢書藝文志弟子職一篇後人取以入管子書因得流傳應劭謂管仲所作誤也孫與人表丈嘗爲之注頗極精核撰兒初入塾卽以授之鈔本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引弟子職云左酒右漿今管子漿作醬注曰右漿尙漱也陳西溪本此條改引禮記然則弟子職唐以前固有單行注本矣

戴蓋

孟子兄戴蓋祿萬鍾蓋既爲王驩邑不當又爲仲子兄邑敬齋古今黈讀兄戴蓋爲句孔氏廣森證以太玄務之次四見矢自升利羽之朋蓋戴車載李氏之語未爲無本遠孫謂說苑臣術篇翟黃乘軒車載華蓋載與戴古字通尤其明證矣

隨巢子胡非子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五引隨巢子曰夏桀德衰岱淵沸人事部四十二引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物疏而不絕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又人事部七十六引胡非子曰夫曹劌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

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又曰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刻而問曰聞先生非鬭士而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曰吾聞勇有五等夫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折蛟龍搏黿鼉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鶴立四望顏色不變陶匠之勇也若忤視必殺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伐魯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曰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以血濺君矣桓公懼管仲曰許與之盟而退夫曹劌疋夫一怒而卻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晏嬰疋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兵部七十八引胡非子曰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而教之射皆王氏考證所未載漢書藝文志隨巢子胡非子俱墨翟弟子嚴鷗盟先生曰文選注引韓非書皆稱韓子其稱韓非子者皆胡非子之誤也

先秦易義

呂氏春秋召類篇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竝見孔子家語）壹行篇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

漢人治魯詩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洪云魯中公授瑕邱江公韋賢治詩事江公傳子元成孫賞魯詩有韋氏學（案見漢書儒林傳）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峻字仲嚴山陽昌邑人治魯詩兼通顏氏春秋

右經典釋文續補例一卷借閑隨筆一卷爲余先大伯祖鄉賢小米公遺稿余曾大父孔偕府君道光初即世小米公時才弱冠嗣理家業事集如蝟毛性復好交結郵筒往來無虛日而以其閒鑽研學術寒暑無閒所注國語三君注輯存國語韋注發正國語明道本考異漢書地理志校讀本借閑生詩詞及點定之梁宜人列女傳校讀本湯宜人玉台畫史成先後用精寫付刊生平尤致力於經典釋文將補陸氏所未備而復取唐宋以後諸經學家音字互異者續焉惜中年徂謝未竟厥緒余光緒閒回杭猶見殘稿於扶雅堂書肆丹黃粲然且字畫端楷亟購之歸又檢舊簏得條例一卷喪亂之餘存此鱗爪彌足珍惜茲謹取以刊入叢書中又借閑隨筆一卷乃讀書時隨筆札記之作寥寥二十餘條手迹僅存不忍湮沒故併刊焉書竟爲之泫然辛亥夏月汪康年跋

菽園贅談節錄

萩園贅談節錄

海濱邱煒萲菽園著

纏足考

康熙元年有詔禁婦女纏足。違者罪其父母家長。是時某大員上疏有奏爲臣妻先放大脚事。一時聞者傳爲笑柄。後以訐告架誣。紛紛而起。七年。副憲王熙奏免其禁。從之。嗣後關內旗人亦有尤而效者。　純皇帝惡其變亂舊制。乾隆間屢降旨嚴責。不許旗人女子裹足。而漢人自若也。考纏足之始。前史不知起於何時。而世率多引用金蓮新月故事。則以齊東昏侯嘗鑿金爲蓮華。令潘妃行其上。謂之步步生蓮花。南唐李後主嘗令宮嬪窅娘以帛繞脚。纖小屈上作新月形也。然前此亦有述者。史記臨淄女子彈弦纏屣。又云揄脩袖躡利屐。纏也。利也。皆非天足可知。要之此風自寡而衆。自長而短。自庸而奇。亦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乎。襄陽耆舊傳盜發楚王塚。得宮人玉履。將毋纏足之起。與細腰互寵。其濫觴於列國之時乎。飛環記馬嵬老嫗拾得楊妃襪一隻。長僅三寸。據此以較今製。差爲近之。其盛行於唐人之俗乎。至若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焦仲卿詩也。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晉清商曲也。此則步列國之後塵。而導唐人之先路也。特去古未遠。雖屬纏足。猶存椎魯之風。當與唐人有異。顧或謂唐人並不纏足。援李白可憐誰家女。臨流洗素足。韓偓六寸膚圓光緻緻之句爲証。意者二公亦偶就所値而言。非唐人並不纏足。如唐人並不纏足。吳均詩羅襪裹春雲。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之謂何矣。

僧道與娼妓等

齊都魏季子曰。娼妓以色技媚人。僧道以禍福恐人。其非先王之法一也。歐公本論。既不能行。則僧道不必除。娼優不必禁。此言殊中肯綮。余謂娼妓僧道。雖斯民之蠹賊。亦天下之蒼生。吾儕立身植品。求不爲陷溺焉斯可矣。倘必屛而去之。與豺狼虎豹而一視。惟娼優僧道之是除。轉非胞與同春之義。而所以矜惻斯民之意亦微。胡忠簡公於黎倩。韓文公於大顚。皆往事之可信者。蓋爲有矜惻之眞情。然後免陷溺之滋懼也。

梳頭篇

厚甫詩話有梳頭篇一首。文甚細膩風光。余酷愛誦之。今錄於此。綠雲蓬鬆羅幃開。呵欠不勝春夢回。丫鬟十二捧盤立。洗妝拭面遲未畢。薄敷宮粉輕點脂。巧持玉篦梳雲絲。回環臨鏡秋波轉。寶釵試上盤龍髻。直提側照雙引光。斜嚲不覺眉頻展。銅盤易水盥纖手。纏臂硜聲止猶有。銀泥著體試弓鞋。半日無言自彈久。却臨書案重添香。小步仍歸坐象床。芙蓉褥上一壓絕。眼看繡枕橫鴛鴦。或謂是書出廣東一方姓孝廉手筆。其稱厚甫陳氏者譌也。然香匳集嫁名韓冬郎。從古已有其例矣。

小青

小青。虎林馮氏姬也。本姓馮。因歸馮故諱之。但稱曰小青。以不容於大婦。輾轉而卒。亦可悲已。或曰小青者。情之拆字也。本無其人。特文人寓言八九云。然吾謂古之傷心人。挑燈閒看牡丹亭。一若痴魂在望。呼之欲出者。其始亦不過光照臨川之筆耳。此外訪麗娘墓有詩矣。夢麗娘魂有記矣。妙緒瀾翻。層出不竭。又何疑乎小青。錢塘陳雲伯大令文述曾爲小青營墓於孤山之麓。以菊香雲友附焉。且建蘭因館以實之。添湖山之掌故。增詞苑之清談。誠解人哉。當日方稚[illegible]孝廉詠句有云。樂府好歌三婦艶。鄉親況有六朝人。以西冷有蘇小墳也。

東門女士

昔東坡先生聞其婦春月秋月之論。亟許爲能詩。實其婦不知詩也。余則謂紅裙不必通文。但能識趣。已是詩人。東坡婦語。所謂詩趣也。沒字碑固可作無弦琴撫耳。亡室王氏。名阿玖。小字玟官。字璋拾。居近郡之東門。又自號東門女士。龍溪人王玉堤遊戎長女。幼入蒙塾。粗解文義。歸余後。授以唐宋詩詞。漸獲妙悟。燈下覩余作韻語。輒戲爲之。平仄雖調。押韻時復出入。倘假以年。必斐然者。何期結縭二載。遽隕曇花。以光緒辛卯十一月來歸。壬辰九月卒於鼓浪嶼舟次。春秋一十有九。歿後思之不置。嗔想姿儀。屬畫師圖之。稿數易而未就。始歎生時不爲留眞之疎。然悔已無及矣。

偶閱紅樓夢有咏

斑斑哀怨至今存。日夕瀟湘見淚痕。莫訝芳名偕妃子。湘君何必定王孫。　林黛玉
遠到鴛鴦種夙因。捩來蛺蝶見精神。此中倘有傳神手。千古肥環是替人。　薛寶釵
一剎人間事渺茫。前生幻境認仙鄉。如何鑑領芙蓉號。不斷情緣反斷腸。　晴雯
柳條穿織囀黃鶯。結絡餘閒覷小名。偏是飛瓊人未識。誰從夢裡喚分明。　鶯兒

夢神女非襄王事

詞賦家多以巫山神女之夢屬之楚襄王。其實非也。按宋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願薦枕席。所謂先王者懷王也。神女賦云。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所謂王寢者。玉寢也。文選刻本於玉寢二字。既訛爲王寢。以下玉與之玉對曰。晡夕之後。玉曰茂矣美矣。諸玉字則不得不承訛作王字。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王曰。狀如何也。諸王字又不得不率易作玉字。以順其勢。此襄王夢遇神女之謬言所由本歟。宋洪邁箸容齋隨筆。譏襄王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父子皆與此女結識。近於聚麀之醜。則未嘗深考之過也。蓋明日以白玉。既無以君白臣之理。且於下文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之句難通。唐人沈佺期云。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云。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荊王。皇甫冉云。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李端云。悲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四詩皆不指襄王言。誠爲有見。宜白傳過巫山神女祠譏之。且爲摑筆也。（前半本香浦胡鳴玉說）

龔芝麓娶顧橫波

顧橫波詞史。自接黃石齋先生後。有感於中。志決從良。後爲明故尚書龔芝麓所得。甲申流寇李自成陷燕京。事急時。顧謂龔若能死。巳請就縊。龔不能用。有愧此女矣。後人議龔失臣節。自是正論。至幷其納顧氏而亦譏之。則未免過刻。有以詩爲之昭雪者云。憐才到紅粉。此意不難知。禮法憎多口。君恩許畫眉。王戎終死孝。江令苦先衰。名教原瀟洒。迂儒莫浪嗤。

林蕉棣眉史

張亨甫際亮。吾閩才士也。嘗仿板橋雜記例。箸南浦秋波錄一書。專言榕垣南

臺妓院之勝。余未之見。聞其書殊過艷冶。大吏某有愛女。見而溺之。竟致瘵卒。搜篋得書。因燬其板。並禁翻者。外間傳本絕少。余以癸巳試省闈後。友人拉往南臺遊勝。至則歌院比鄰。層臺傍水。香巢小結。深巷垂楊。見夫陳設之華麗。梳掠之入時。舉止之大方。應酬之溫雅。未曾真箇。已覺魂銷者。於是鄉者每謂南臺樂戶。排場畧遜於申江。若言情意之纏綿。周旋之浹洽。舉各郡之繁麗情場。亦無以加之。想必有見而云然矣。余愈以未見亨甫所箸爲恨。盡博訪於見聞難周。意瀏覽於紀載畢實也。回念時距亨甫。已越四十餘年。昔之艷幟高張。今皆西陵松柏。即垂髫小女。諒亦夢醒春婆。竟無躡亨甫後成南部之新書。續板橋之雜記者。又何也。豈承平點綴。抒寫從容。當夫時事孔艱。士亦有所不急者耶。獨是世孰無情。人孰無遇。雪泥鴻爪。各證因緣。鳳泊鸞飄。同深淪落。借彼艷迹。寫我閒情。當必有之。特未之見耳。故余目遇不乏娟娟。茲乃無所撰述者。雖曰看花霧裡。末由端詳。何敢附會。亦意以此邦之人。必有亨甫其人者。而爲風流月旦也。彼盛名鼎鼎者。可無庸矣。予所必千迴百轉而爲是煩言者。蓋意中有極不能忘情之一人在焉。請追錄之。以告後之修花史者。蕉棣自言氏林。本良家子。幼爲人鬻。既長。身材燕瘦。喉嚦鶯滑。桃臉迎春。柳眉入畫。姊妹行多哀憐之。余初識之。態裕術術。芳名猶未著也。盈盈十五。已解愁思。宛轉隨人。可掌上舞。恆終日依依肘下不忍去。嘗暱余兄妹相呼。故余每至其家。婢媼輩必疾呼曰。阿姑。哥哥來者。一日余讌客集。指謂座上。此雖樗桂不如耳。命之歌。當筵發聲。聲盡一折。忽而兒女。忽而英雄。悲壯淋漓。敲戛金玉。客大驚。爲之引滿。繼以曼聲誦余問桃詩十首。則復抑揚抗墜。簫振微風。回視四座。玉山頹矣。詰旦其事偏傳。戚欲一識面爲快。枇杷巷底。車馬盈門。而眉史自若也。悄語余曰。果愛妹乎。得爲婢役。固所願也。余誘以榜後再決。遂豫應就紏之召。有杜門意。惟日以金錢投卜榜花之至。適余獲家報。先期歸。澄揭曉。寂然。眉史懊惱萬狀。逢人必寄聲鮑居。詢後約。甲午再至。則遷新居。芳譽藉甚。定花榜者。至以第三人位置之。儕於三妹紅梅之列矣。（二人皆彼時翹楚。三妹尤珠圓玉潤。明豔絕倫）數請往過。余恐見時。反牽綺障。終不肯往。嘗途間捷東之以詩。有題箋急欲謝雲英。誇婿由來口可憑。

又一事預傳人素馨曾未嫁我成名之句。自此經年不相聞問。或告余有爲居史檢編者。擬貯金屋。聘以明珠。想一朵秋蘭。必不致久行墜落耳。

漳州閨秀紀畧

世言女子無才便是德。非也。蓋稱婦人四德。原不廢言。聖人贊易離爲中女。繫之以文明兌爲少女。繫之以朋友講習。若言女子有才。其所好者多風雲月露之辭。其所感者。必耳目心思之欲。則尤不通之論。詩三百篇。半出閨中之手。貞者自貞。淫者自淫。於才不才乎何與。古今來蕩檢踰閑。敗名失節之婦。何可數計。其不盡出於有才者可知。然吾不敢知有才者之盡屬昭質無虧也。其有抱蘭蕙之質。具柳絮之才。而又克秉松柏之操者。尚已。卽不幸遭行於冥冥。隨風而飄蕩。猶得以才華所蘊。稍敎於末路者有之。相莊於白首者有之。識士於未遇者有之。勗子以克家者有之。此其志趣則亦有超乎流輩之外矣。況乎彤管有煒。潤我湖山。國風不淫。同其好惡。凡茲所錄。閨秀之克擅才鑑者。蒐而存之。當爲大雅所樂聞也。

吾漳女子以節烈著最多。閨秀反寥寥罕覯。明書志書惟載李氏一人而已。嗣後遂有增修。亦不過數人。豈當時之有遺漏耶。抑才難之果信耶。則甚矣傳文之匪易也。賞之之。誰曰不宜。李氏。名久佚。漳浦雲霄人。雅善風韻。有汲水詩云。汲水佳人立曉風。青絲繚盡轆轤空。假瓶觸破殘粧影。零亂桃花一井紅。又春懷云。門對雲青碧玉流。數聲漁笛一江秋。衡陽雁斷楚天闊。幾度潮來問故舟。妹大李亦能詩獨不傳

大妹。張氏。平和人。張一棟進士孫女。全集三百餘首。皆不傳。僅傳其書感詩云。寒月穿林薄。寒泉出澗悲。寒花無意緒。還逐寒風吹。又寒風動秋草。愁人向誰道。重憶少年時。所悲人易老。頗清脆可誦。

楊氏。失其名。漳浦蔡而烷進士。幼聰慧。通音律。嘗撫琴勵操。聽者爲之志和。固不歉君家中郎女也。尤工於詩。稿多散佚。余欲誦其全首而不可得。可得而誦者。惟曉起詩。徑留殘夜月。簾捲落花風。一聯而已。然見鳳一毛。謂之見鳳不可得也。謂之未見鳳毛不得也。

明龍溪陳太常鐘山先生族女。有號貞淑者。歸漳浦林氏。林氏子早卒。女不二。有孀居吟一作。幾百餘言。其畧云。誰此苍苍待逝人。爲君朝暮爲君孛。只將白髮淋霜雪。休把紅顏泣鬼神。聞者哀之。今志書載其事。

羅霖。諸氏。適長泰戴傅。著冰心集六卷。今皆佚。傳者惟五言寄弟云。書過燕市月。人醉酒家樓。別妹云。相逢無一語。別後有千愁。發湖口云。雲連江上樹。霞晴水過屏。七言金陵道中云。對酒客談桃葉渡。題詩人羨鳳凰臺。春日遣懷云。穿林明月花三徑。隔岸青山水一灣。早春即事云。使簾夜月依稀白。隔水寒梅點點紅。俱楚楚有致。

希行劉氏。稿爲長泰戴遠室。作。稿今佚。僅傳其佳句。如詠花影。非搖非繡非人寫。朵朵輕盈月送來。如詠嚴梅。春歸近日嫌脂粉。洗盡宮粧學道粧。如詠虞美人。血灑烏江原上草。花開猶帶淚痕重。皆極力追摹。不肯放鬆之作。余尤愛其詠花影七字。頗極含蓄之致。

夢玉。周氏。平和人。適海澄鄭白貲名進士之孫廷璋。著有清宵里集。乾隆甲戌死於水。集亦不傳。文人多夠。波及紅粉。殊可惜也。其子升如每向人誦其遺句。五言有風高疊島逸。雲薄射離天。七言有草短花殘蛩近榻。風淸露冷鶴窺樓之句。當時得不與全集俱湮者。亦不幸中之幸矣。

又珪蘇氏。鄭中貴上公配。詩喜用事。如詠蘭云。淸芳君子品。超逸謫仙才。來鳳云。歸時人每後。落處曲難終。眉柳云。雖工京兆筆。欲揩漢宮春。皆佳。舊刻瑞圖詩鈔不著。瑞圖詩鈔多試帖是其一斑

仲姬。周氏。適龍溪李翰門。舊刻有二如居集。不著。惟續周忠愍傳云。後死七人無復恨。先生千載有餘悲。雙節朝云。爲鳳欲饑生弔眼。捐驅總信死齊眉。爲跌宕可喜。

近世閨秀以詩聞者。必推謝氏浣湘。謝字芸史。詔安人。謝聲鶴明經女。適邑沈氏。好以詩自娛。箸詠雪齋稿。歿將十年。始獲林太史二有爲之鋟板。友人曾以一卷遺余。中多七律。然非其所長。七絕詠梅諸作。頗膾炙人口。亦非其至。惟五律二首。空諸依傍。富爲平生得意書。詩云。竹外雪消時。孤高見一枝。仙姿風絕

俗。我相可如伊。流水逢今日。空山訂後期。寒中多少韻。難遣世人知。隱約來姑射。氷容淺淡妝。自然超衆卉。不是藉春光。冷伴邀明月。幽鄰結翠篁。欲持尋酒訪。到處只聞香。恨不起芸史而問之。

之十人者。皆有文可徵。其不隨烟雲俱滅者幸也。外此若蔡氏（黃石齋先生繼室）林氏（林夫人先生女適龍溪楊氏）皆博覽知書。節行著一時。迄今求其稿。乃不復隻字之存。而要之蓋棺論定。無間人言一也。并附於此。使鄉人有所觀感焉。（聞鄉人傳毅庵郡吳君廷杰有女工詩余尚未見）

繡鞋詩

唐以後咏繡鞋者多矣。能工切。未必能入情。明人徐霖衡（平）有是題云。幾日深閨繡得成。著來便覺可人情。一彎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晒向窗前趁晚晴。能得情中三昧。若近人沈小山（齊倩）句。昨夜肩頭今夜酒。不曾孤負可憐宵。黃笛樓（鶴秋）句。濕到鳳頭非是酒。剛纔鳳露立中宵。則又兼繡鞋盃而非專咏繡鞋矣。

再嫁

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獨於此一事。不甚講究。如范文正公幼隨其母吳國夫人改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既貴。乃復范姓。凡遇推恩。多與朱姓子弟。前事曾不以為嫌。又公長子純祐與公門生王陶為僚壻。純祐早卒。陶亦喪偶。孀婦歸夫。遂相配合。實為陶之長姨也。文正亦不之禁。更有事之可怪者。如王介甫憐媳未寡嫁人是也。夫再醮之事。律無明條。先王不禁。豈不以男女之則。雖不可不嚴為之防。至於情欲所關。則亦難以抑勒者乎。宋人知之。亦曰與其壓行於冥冥。毋寧小過之不拘也。至若有夫之婦。而再嫁人。苟非七出之宜。便干三尺之禁。媳而曰憐。其非犯七出可知。不謂文章經術如王介甫。而竟毅然為之。且不於其子而於其躬也。兩引之。以見彼則有非有是。此則終非無是。固不可同年而語云。

敝里早寡者。或不安於室。如年尚壯。終且居孀。率以招夫養子。覓言為口實。此等惡俗。不知起於何時。甲午歲。家君仿范文正公義庄之例。集貲鉅萬。以贍族之窮民。備仍不安於室者。聽其改嫁。毋渦我涅。村鄉則之。遂將千餘里百年來之陋習。一旦革除。誠快事也。而所以相與有成者。實賴鍾章振詳二老輩之力。

破瓜解

或解樂府碧玉破瓜時。為月事初來。如瓜破則紅見者非也。蓋破瓜字為二八。指十六歲解耳。觀李群玉詩。碧玉初分瓜字年。可證。又談苑載呂喦贈張洎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後洎以六十四歲卒。亦作二八解。此二字男女可用。其不作月事解可知。或又以破瓜為女子破身者。乃市井之談。更不待辨。

弔馬湘蘭

葛筠亭弔馬湘蘭句云。天教薄命為官妓。人實難堪作丈夫。佳則佳矣。移贈薛校書亦何不可。詩所以貴切題也。

滬游舊詩

煒燮乙未春仲。偕計北上。道出滬江。小住浹旬。感成四律云。昔年蠻徼賸詩囊。（余少侍家君客新嘉坡者八年）今日征帆寄滬鄉。海上有山疑縹緲。巫峰成夢本荒唐。沈郎十載從教瘦。杜牧三生未敢狂。正是春申春色好。竭來此地問蒼茫。盈盈一水占風流。花月春江樓上遊。西關轆琛來食貨。南方作鎮此襟喉。出城芳草連天碧。拔地層臺得氣秋。欲問卅年前往事。不堪榛莽說從頭。子野聞歌喚奈何。繁華無著歎狂波。果然知己天涯少。未覺苦人世上多。流水似車龍是馬。散花有女夢稱雲。劇憐迷遍潦迷谷。知否春光日易過。載酒尋花事事非。誰家雙影下重幃。橫塘夢入文鴛穩。明月魂驚杜宇歸。乍別鄉園愁自易。試談身世事偏違。放懷且作逢場戲。珍重吳娘金縷衣。踽踽無儔。自鳴寡和。亦復置之。意有未盡者。續得四絕。託之孕響。海市云。地通南北往來安。天使東西戶牖寬。舟楫樓臺成海市。祇愁海市遇春觀。疊樓云。城闕芙蓉幻紫霞。氤氳偏抱遠風賒。珠簾十里分明見。錯被人疑氣是花。花天云。翻憐織女阻銀河。長笑瓊樓住素娥。數到西方稱極樂。西來翻覺美人多。酒地云。休將醒眼看人忙。入世偏宜飽老場。我自歡眠聊且住。醉鄉爭似黑甜鄉。附錄於此。以誌舊因。

花間冠首楹對

古人楹聯。通無冠首。試翻擷楹聯叢話。及 國朝人諸雜著可見。俗體重之。亦惟百工之肆。鄉僻之塾爲然。大雅不尙也。若施諸妓室。則用合其宜。以妓女之名。牽纏佻小巧。取而聯之。不見其牽。祇見其趣。錢塘袁翔甫大令。好爲此體。今擇滬遊雜記摘入五言如雪蘭云。雪是天公戲。蘭爲王者香。七言如鳳雲云。鳳簫式按求凰曲。雲錦新裁疊雪衣。二寶云。二月驚花三月燕。寶兒風貌雪兒歌。素卿云。素面眞堪朝玉闕。卿心難得鄙金夫。十全云。十分春色有如此。全部烟花合讓卿。阿三云。阿子譜宜纖口唱。三辰酒待小鬟催。五寶云。五銖衣稱輕盈體。寶相花宜綽約姿。醉香云。醉我不關數行酒。香君自有千載名。少卿云。少年幾輩趨香國。卿相何人抵豔名。等聯。並皆佳妙。

花間楹對。不必拘拘冠首也。即僅嵌芳名於句中亦佳。蓋此等聯式。並無定體。只取纖巧而已。憶昔壬辰夏秋間。偕亡室東門女士避暑鴛門。地多流鶯。即俗所謂檔子班也。有吳冬蓮者。工大小曲。頗饒聲譽。友人覯余訪之。貌可中人。而酬應殊雅。陳設亦復爽潔。壁上楹聯甚多。初有擷長句云。是人物祇管風流。切莫唱大江東去。任菩薩能空色相。也有時並帶蓮開。冬蓮請於余曰。儂名冬字非東字也。有以聯贈儂者。率嫌悞書。先生肯補一聯。以正相沿之誤。斯免墨池久浸耳。余頷之。忽忽未就。他日返我鄉居。輒書二語以寄。句曰。冬山如睡春山笑。蓮子爲心鳳子歷。人還訪悉香巢已徙。燕去梁空矣。余其負此一諾哉。

子同生解

兩般秋雨庵隨筆。謂見作燈謎者。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射四書一句。然則有同與。因案春秋經於十一公之生。皆不特記。而獨於桓公六年九月丁卯莊公之生。記之。其中豈無深意。文姜淫亂。越境成姦。恐後之讀史。或有嬴呂之嫌。故特於夫人姜氏如齊之前。大書特書子同生。明其的係吾君之子也。穀梁傳曰志疑者。蓋非傳疑。乃以釋疑云云。似此讀書有識。可與論古。朱竹垞先生書說與秋雨庵同可知善讀書者無不別具隻眼也。

天然足

余於第一卷作纏足敘。第二卷錄弓鞋詩。亦云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矣。而六寸膚圓。則紛然無議。得無笑我插者之辯護其後乎。請稍述之。以資談助。潛江古號佳麗地。文君靜樓。實產是邦。故多環姿殊色。獨至裙下雙鉤。恒不措意。居恒覯跣其足。無膝衣。無行纏。行廣市中。閭之。初頗齒弓彎。自流賊之亂。慘遭荼毒。足張獻忠屠四川將婦人足聚成山以爲笑樂 故至今羣以爲戒。以余所見。粤俗亦然。除廣州三數大縣。纏足不纏足參半外。餘縣咸不貴纏足。閑則曳屐。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襪也。潘蘭史曾有詩云。娉娉嫋嫋出迴廊。底用金蓮貼地香。解識膚圓光緻緻。憐香吾獨愛冬郎。比玉能紅比雪香。不籠羅襪曬檀郎。一香合儂溫磨遍。敢信昭陽有異香。細膩熨貼。情景俱到。固知非過來人不能作此雋語。他若滬門雛鶯。有謂爲旂粧者。泥上鞋蹤。有來自蘇州者。椿垣歌妓。其鄰隸籍戶者。同一白足。各具丰神。較諸行纏嬌猱。索索然一無生氣者。不更微天然之足貴乎。至若斗帳假酣。溫生索玉。正自可令人銷魂也。外此與國。均不纏足。光緻圓潤。自以東洋女子爲第一。秀倩綽健。莫如歐洲諸國。降及南洋羣島。環如列星。其俗土人。雖皆白足。姿首黧黑。無足可觀。姑置勿論。惟外國嘗以中國纏足爲非。思有以易之。集同志婦女百數十人於滬上。博論此事。與其名曰天然足會。此去歲乙未間事。其意藉以易俗行仁。有足稱者。尤吾國士大夫所當自爲提倡者也。

袁香亭香奩詩十三首

錢塘袁蘓亭太守 樹 紅豆村人詩稿。效疑雨集體十三首。嘗見採其兄簡齋先生隨園詩話。濃情綺思。絡繹行間。鏘鏘如畫。或譏其過於麗淫。殊失齊梁豔體正軌。余謂古有無題詩。有香奩詩。無題詩須風格性情並茂。乃不卑靡。若一味緣情而作。風流靡曼。取悅聽者。是香奩也。蘓亭太守明言效疑雨集體。其詞或過綺靡。自所弗檢。然至第十三首。忽以莊論結之。尙知曲終奏雅之意。想其當日綢集。亦經幾許參詳。而未肯割愛者乎。隨園云。愚兄閱歷柔鄉一世。能體貼到此。傾倒至矣。宜其膾炙人口。傳誦至今也。謹繙原稿。爲之備

贈左方

其一 碧城錦瑟恨偏長趁到無題事渺茫明月未妨呼作姊青山原可喚爲郎詩箋罪孽留遺稿襟袖嫌疑惹暗香朝暮陽臺神女夢古人詞賦已荒唐

其二 迴廊百折轉堂坳阿閣三層鎖鳳巢金屋暗遮人影歪玉屏輕借指聲敲脂含盡熱櫻桃顆香解重襟荳蔻梢倚燭笑看屏背上角巾斜裹影先交

其三 窗下停針竹下吟暫時小別亦追尋羞聞軟語情猶淺許看香肌愛始深他日懸歡懸妾命此身輕重恃郎心須知千古文君意不遇相如不鼓琴

其四 一簾花影拂輕塵路認仙源未隔津密約夜深能待我吃虛心細普防人喜無鸚鵡偷傳語惟有流鶯解惜春形跡怕教同伴妬嘱郎見面莫相親

其五 窗外聞聲暗裏迎臍娘有膽亦心驚常防遇處頭燈影偏易行來觸惡聲條脫光寒連臂顫流蘇春暖放鈎輕枕邊夢囈低聲喚消受香郎兩字名

其六 聞說將離意便愁駐郎無計淚交流身非精衛難填海心似齊紈怕及秋散影落花隨馬勒繫情香餌在蝦鈎錦衾角枕淒涼味從此相思又起頭

其七 同心巧疊寄書函字字簪花細細緘紫鳳已飛空記曲青蠅雖小易生讒一襟秋水觀新月遍體餘香惜故衫安得射來雙孔雀教他帶綬一齊銜

其八 爲戀恩深取次過佳期屢卜總蹉跎不如意事機偏巧但有心人恨便多强別難拋初熱酒含愁怯渡未填河清溪桃葉迎雙槳一寸相思百尺波

其九 碧桃花下訪臨邛流水溪邊夜色溶帶一分愁情更好不多時別興尤濃枕衾先自留虛席衣鈕遲郎解內寘親舉纖纖偎傍看分明不是夢中逢

其十 知郎無賴喜詼諧刻意承歡事事偕學畫鴛鴦調翠黛戲簪蝴蝶當判釵減他繡事來磨墨助我詩情坐向懷百種溫柔千婉轉不留蹤跡與同儕

其十一 惺惺最是惜惺惺擁翠偎紅雨乍停念我驚魂防姊覺教郎安睡待奴醒香寒被角傾身讓風過窗櫺側耳聽天曉餘溫留不得隔宵密約重叮嚀

其十二 見面歡娛背面思百年能得幾多時盟心好訂他生約嚙骨難生薄命詞未必傾城皆國色大都失足爲情癡生知不免風流罪甘墮泥犁不負伊

其十三 慚愧題橋乏壯才枉將心事訴妝臺津非少婦偏能妬山嫁彭郎易起猜底事妾傳仙子降何曾覩見洛神來勸君莫結同心結一結同心解不開

結髮二字男女常時可用

俗以結髮稱正室實本蘇武五言結髮爲夫婦之句然此二字男女尋常皆可通用不必定於一稱也如史記李廣傳云廣自結髮與匈奴戰可證

嫁歸甯男子亦可稱

婦人往夫家曰嫁不知男子亦可稱之列子云國不足將嫁於衞注嫁往也婦人返父家曰歸甯錢起詩云才子欲歸甯棠花已含笑則歸甯二字亦可以稱男子

上頭二字男女通用

古者男子冠而字女子笄而字朱子嘗對或問云閉了門將冠與自家子弟戴有何費事疑當時必有以古禮難復爲言朱子因設爲或問以曉後人今濱州俗但於婚前一日舉行是禮謂之上頭男女通稱按南史孝義傳華寶八歲父成往長安臨別謂之曰須我還爲汝上頭長安陷父不歸年七十猶不冠是男子可稱上頭之證若晉樂府窈窕上頭歡那得及破瓜此則主女說總之加冠加笄其義一也

彭雪琴多情（彭名玉麟官尚書宮保銜謚剛直）

中興名將而又有名士襟格者必推彭公鴻爪所留如退省菴海南防次豪情逸致文采風流均足照耀一世或有談公軼事者公少即岐嶷能見頭角寡母弱弟伶仃相依每爲族人所欺苦由是發憤積學武林高廬洲翰林守衡陽試日得公卷歎爲清才拔冠童軍以案首送縣揭曉來謁見其溫瑩爽朗亟以遠到許之公感知已願終身執弟子禮緒寇亂漸高已前卒家道淩替僅存孀媳孤孫煢煢無告公賙恤而教養之俾至成立每來武林必寓高家布衣草笠閒行市中或獨遊爾若自稱洞庭七十二峯樵子人不知其爲欽使宮保也素性儉約無絲竹狗馬文繡肥甘之奉寓高家食越中乳而甘高於其行饋六小餅將意乃受其三而返其三爲杭之人至今猶能道之當其微時有鄰女梅仙者雅慕其才學知公貧願委身事里嫗遂其意將有成議忽爲勢劫女怏怏而卒女故具殊色公聞之慟誓願寫梅花十萬幅以報故其題采石太白樓詩有云

詩境重新太白樓。青山明月正當頭。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當蓑修。到此何嘗敢作詩。華蝶山擁舊仙祠。頹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姑熟溪邊憶故人。玉臺氷激絕纖塵。一枝留得江南信。頻寄相思秋復春。太平鼓角靜無譁。直北旌旗望眼賒。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意蓋指此。嗚呼。古今大君子皆古今有情人爲之也。公之多情。卽公之所以爲君子。

陳季常有妾

陳季常素懼內。東坡嘲之云。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後人遂引爲懼內典實。疑妒莫妒於季常妻矣。乃東坡又有別季常詩云。家有紅顏兒能唱綠頭鴨。是季常固嘗畜傍妻者。

桑中詩別解

仁和李海翁學博光葵解此與小序朱傳異。舊皆以爲刺淫而作。學博則以爲戴嬀答莊姜而作。所以報燕燕之詩。其曰桑中上宮淇上。乃當日話別送行之地也。孟姜卽言莊姜。下言庸弋。皆姜氏同姓國。因懷莊姜而兼及當時之媵妾也。右說載梁孝廉秋雨庵隨筆。

婦人吸烟嘲

宋孤山處士嘗曰。某件件使得。惟奕棋與挑糞使不得。余亦曰婦女件件可耐。惟吸烟不可耐。三借廬筆記。曾有詩云。寶奩分得買花錢。象管雕鏤估十千。近日高唐增妾夢。爲雲爲雨復爲烟。婉而多風。謔而不虐。寄語紅樓。諸細心咀嚼些。

寡字男女通

孟子老而無夫曰寡。爲後世婦人稱寡字所自始。然左傳襄公廿七年。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易林曰久鰥無偶。思配淑女。求其非望。自令寡處。是男子又未嘗不可稱寡也。

傍妻

傍妻二字。見隋書王后傳注。妾也。同安陳劍門孝廉鴻文。出眎詩稿。有上元日招取傍妻詩。今錄一首。上元佳節彩雲飄。不看花燈看鵲橋。儞是小星明最甚。招

人不嫁更遙宵。又東王二傷。廉國具署本小說。甘心爲側室。捷發矣。人知已買聯得休作尋常過。合看王名妙錦。一字金波。與陳同邑。字廉少日極有文名。試輒甲其曹。人咸以狀元目之。厦門小家女慕王才。願爲夫子妾。雖既於大婦。而無怨言。陳有妾境遇略同。故不覺爲之情深一往也。

閨怨

自李義山遊兩含情皆有託。一言發其端。後之作艷體詩者。無不託於義山。究之託其所託。去義山之旨也遠。所謂託之不善者也。託之善者。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細玩義山含情二字可見。

素心閣清課

鄭雪蘭女史爲殷司馬側室。體羸弱善病。殷居閩。再納妾許氏。名瑛。字檀仙。鄭聞之不怒。且加愛憐。如姊妹焉。暇輒課筆硯。久之亦能成咏。閣中清課。有落花一首。枝上啼鵑爲底忙。西園何處更尋芳。紫塵易去隨流水。煙景無多負豔陽。紅燭夜深空對酒。玉階春靜尚留香。闌干寫休重倚。圖畫詩人九曲腸。此詩附刻在鄭遺詩中。其筆致亦正似鄭也。

雪蘭女史輓詩

殷司馬有悼亡詩八首。附刻素心閣詩草之後。今錄四首。不愛濃粧愛淡粧。生年十五嫁王昌。學書慣寫簪花格。扶病還搜服玉方。化蝶羅裙悲貯篋。乘鸞寶扇記薰香。尋思向履經行地。何處還應不斷腸。忍將扇福斬嬋娟。造物由來賦命偏。枉有聰明無壽骨。奈多煩惱少歡緣。銀箋怨曲留殘稿。瑤瑟悽音迸斷絃。寶鼎薰帷香易盡。芳魂不返奈何天。中饋曾勞汝共治。翻教大婦惜嬌癡。每憐絡秀來還屈。更奈翻雲病不支。官閣吟梅幾別夢。寒天倚竹動幽思。深宵兀坐還孤憶。無復燈前讀說詩。優曇一見只空花。銀燭秋光別恨賒。遺像怕看新粉本。吟窗忍展舊文紗。劇憐妖夢無端蹤。不分昆胤此刦加。每憶平生最惆悵。孤燈寒雨自煎茶。每首必關合小妻身分。足令讀者愈增惋悼。

嵊山小才女墓

出鄢城西有塔塔有墓嶙峋。明洪武間渾守錢古訓未嫁女梁氏埋香處也。紀

杭產秀慧有才思守連臺潭面子已卒梁亦繼亡初無知者明末士人訪古剔碑始得之叢莽中一時歌咏其事者甚衆佳話流傳遂成艷跡前輩風雅好事可見一斑 國朝嚴棒石有詩云自古紅顏傷薄命於今黃壤已千秋可憐寂寞明終始不及斜陽斷碣留凄迷鬼哭夜黃昏明月依依照墓門此是錢塘小才女花開長與拜芳魂

釧

正字通言古者男女同用釧古文苑亦言何偃與謝尙書珍玉名釧因物寄情今閩粵二省男子皆喜帶釧抑猶古人之遺乎

鄭聲淫不是淫樂

李巨來先生解鄭聲淫作沾灑解歷引經集如詩之淫威左氏之淫於元枵禮記之毋淫視聲淫及商孟子之淫辭知昭晉語之底著淫淫列子之貽之過淫矣皆不作男女褻媟解況齊褻衛宣陳孔甯儀行父之事惟鄭辭有聞焉安得以聲淫爲治淫之淫乎愚按此說通達況孔子口中明言鄭之聲淫不言鄭之詩淫聲淫云者使歌奏冥罔靡固淫節歌關雎者耳其聲之宜亦未嘗不淫也此其所必放也亦猶楚聲近哀埃下郢中均含酸楚豈以爲異居使之然耳

林文忠寄內詩

吾閩林少穆宮傅則徐氣節之盛天下宗仰公嘗詞章尤篤於情夫人亦通翰墨常相倡和內而持家課子節節有方其女公子之適同鄉沈文肅葆楨者卽世傳廣信府血書解圍之林夫人也翁婿母女皆稱一時奇人亦難矣哉林公所箸政書外有集名雲左山房詩鈔其荷戈出塞時作尤雄傑沉鬱公夫人嘗賦七古二章逮之公返報云廿年鳧雁鎮相依萬里鸞鴿悵獨飛生別勝如歸馬革壯游奚肯泣牛衣祇憐瘦骨支床久想對殘脂覓鏡稀忽得詩筒狂失喜珠璣認是手親揮又句蘇蕙迴文常惆緒彩鸞寫韻不愁貧秦和婦能醫藏病弄嬌孫亦識之無老我雖辭身集蓼憶卿如見首飛蓬兒女昔長英雄情擊此乃公之眞處

蘭蕙說

黃山谷有言一幹一花者爲蘭一幹數花者爲蕙是蘭蕙並稱而各別也今一幹數花者遍地皆然一幹一花者曾不數數覯而無不統稱之曰蘭也是混蕙而入於蘭也人未嘗不爲蕙申矣及讀朱子離騷辨正則曰古之香草必花葉皆香燥濕不變故可佩今之蘭蕙但花香而葉乃無氣質弱易萎必非古人所指明甚古之蘭似澤蘭而蕙則今之零陵香今之似茅而花有二種者不知何時始誤也據此不但混蕙而入於蘭且混非蕙而入於蘭矣辨不勝辨更何從而正之雖然今之蘭其香幽以烈今之蕙其香清以遠吾未見澤蘭零陵之果能勝之也偶質古香使讓以盛名亦當沒齒無怨知必以葉遇無氣質弱易萎爲詬病因抑此而與彼爲今之蘭蕙計亦無傷也君不見夫梅亦不入離騷經乎

紅葉詩册

紅葉蘇氏泉同馬家巷人同邑吳菊農繼尹納爲簉室居久之無出菊農本素羸辟而娶者八人紅葉位次第七時自危及菊農病益不安蓋所以殉之遺書與母氏訣事聞大婦喻同侍勸不應召之曉譬亦不應菊農卒遂仰藥其側此光緒庚寅十月五日也其情可憫其志亦誠烈矣晉江陳鐵香太史棨仁輓以詩云吳家之妾蘇家女事主十年迄未孕光緒庚寅主病亡誓甘從死主屍傍一盃阿芙蓉沸泣辭大婦結束身上衣隨鄭泉路走貞烈之氣何淋漓怡然飲鴆如飲飴纔雛同儕五六輩踵汝巾幗成鬚眉噫嘻青蓮乃自泥中出里黨傳聞皆嘆惜綱淘籍貫報輜軒家在廈門年四七廈門呂淵甫孝廉世爲之賦紅葉詞云冬日淒淒百卉腓寒山霜葉轉芳菲飄茵落溷不自惜祇似飛花飛處飛石家七尺珊瑚樹如意敲來朝復暮最憐金谷鳥啼時竟是玉樓人墜處昔日辭根託遠枝紅嬌紫姹鬬春思流鶯竟繞芳林囀乳燕爭從綵幕窺豈知韶景難長駐驚燕啾啾殘月暗歸魂夏染杜鵑來香塢魂銷蝴蝶去零星數點血痕丹誰抱冬心耐歲寒瀟瀟淺淺依銀井黯黯陊風隕畫欄鳳號鳳咽香柯折一葉淒然墜似餘非關砧杵苦相催不爲專梟怨生別歲暮冰霜感不禁微聞落葉更傷今古來樂府眞傳曲多屬鶗鴂早鳴香又創爲徵詩啟今年二月余

自詔安返櫂。以巨册來屬加墨。嘗賦三言一什。並轉屬林碧靄景歆兩茂才同作數詩以贈之。而紀其大略於此。

王紫詮詩

長洲王紫詮廣文。原配楊氏。號夢蘅。娶僅四年。沒於滬廣。見紫詮所箸弢園老民自傳。楊氏嘗病。紫詮以詩問曰。無端薄病便添愁。骯髒情懷不自由。簾外有聲頻側耳。窗前小坐自梳頭。即看鬢影蕭疏甚。還耐秋風料峭不。勸汝裝綿須及早。新寒昨夜襲粧樓。已是愁中復病中。起還無力臥偏慵。怕臨鏡檻眉痕淡。數下簾鉤樹影濃。薄被初熏時有夢。長宵微倦忽聞鐘。請看羅袖寒如此。懊惱年來帶更鬆。

紀金素秋遇林生事

同郡林生。他日爲余述其妾金素秋事甚悉。長晝多暇。追錄如左。素秋金氏。家西子湖上。少隨父寄食閩中。居無何。又遷臺島。時光緒甲午冬。而素秋生十有七年矣。身材脩挺。姿質明慧。父鍾愛逾恆。苛於擇婿。蓄待字也。明年乙未。日本侵臺。患作。一家星散。父母存沒杳無音耗。遂輾轉爲匪人所掠賣。墜平康籍。嘗是時厦門流寓比鄰。江西樵子班。尤聲價自高。獨標豔幟。素秋偶其來而未嘗不出其畫。苟非其人。輒以閉門羹待之。雖陷以重金不顧也。以是愛之者多。嫉之者尤多。故芳名屢興而屢蹶。素秋知不可以久留。乃入漳郡。郡中林生。爲浦邑知名士。替歲游庠。旋食餼焉。郡人咸以遠到目之。生復自許。謂功名身外物。何足懷欣。所不可幸冀者。知心人耳。一日過素秋院外。聞歌聲有響。逕往訪之。一見如舊。歎曰。此秋水芙蕖。天然神韻。豈復塵中物哉。吾老是鄉足矣。嗣後往來頗稔。素秋亦傾心相契。跬步不離。旁人加慫恿焉。欲謀金屋之所。揣窺其情急。益倚作錢樹子。而脫籍之議以梗。適長白景大使方謀卜妾。以重金得之。郤願夕。素秋泣述生平。且告以與林生有約。景素重林。聞之。昨曰。竪子固林君之所私耶。旋復乾笑曰。無已。吾爲若二人撮合之。遂以嵩越公自任。余多林金之多情。景之負俠也。并衍爲詩云。西子湖邊深巷陌。楊柳璽璽饒春色。金家小女字素秋。婿覓乘龍還未得。阿爺橐筆慣傭書。浮家直過閩南城。盈盈十五髮鬟

髻。未識蛾眉關畫插。恃儂掌上明珠。貴痴情轉向阿娘嬌。嬌容未改星霜易。遷地台情年十七。慕巢燕子太狂嬉。誰知禍事今番亟。海氣忽地東夷起。女自無家爺亦死。歷歷紅羊刦後身。可憐又墜煙花裏。煙花隊裏笑啼難。須識儂情未解情。纏頭也博千端錦。比翼却羞獨舞鸞。旁人那覺儂心苦。儂自飄零向誰語。夢魂頻訴與爺娘。醒來獨帶淚如雨。詞客林郎訪李香。是眞惺惺意自長。曾眼窺郎觸儂思。似曾相識都難記。莫是三生舊有因。而今又領相思味。一點靈犀苦暗通。雙飛彩鳳願偏窮。押衙不獲今生遇。寧死君前心不負。阮籍猖狂久失途。長卿貧賤空售賦。誰知作合有良媒。鴆毒何曾是禍胎。侯門雖深儂自入。竟使明珠去復來。有情眷屬有情老。柳枝不種章臺道。敢說儂心百不移。願將大使纏新絲。天涯不少分飛鳥。安得斯人一合之。

李鄭風流

李笠翁曲部。詞鄭板橋書畫。潤格。余嘗以爲言而未載其文。客之見贅談底本者。每以無從檢閱爲恨。爰爲臚列。以廣前輩之風流焉。李詞云。竊聞諸子皆寓言。稗官好爲曲喻。齊諧志怪。有其事豈必盡有其人。博望鑿空。詭其名爲得。不詭其實。矧不肖硯田餬口。原非發憤而箸書。筆蕊生心。匪託微言以諷世。不過借三寸枯管。爲聖天子粉飾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鐸里巷。既有悲歡離合。難辭謔浪詼諧。加生旦以美名。既非市恩於有託。抹淨丑以花臉。亦屬調笑於無心。凡此點綴劇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即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即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爲有樣之葫蘆。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稍有一辜所指。甘爲三世之瘖。即漏顯誅。難逋陰罰。作者自干於有赫。觀者幸諒其無他。鄭潤格云。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不如白銀爲妙。蓋公之所送。未必即弟之所好也。若送現銀。則中心喜悅。書畫皆佳。禮物既屬糾纏。賒欠尤恐賴賬。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於買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春風過耳邊。

嘲戒指

內地男女。雖同帶鐲。然男道尙左。只帶左鐲一隻。至戒指則惟女人尙之。男子無有也。因物尋義。鄭康成詩箋云。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當御者著左。既御者著右。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妃群妾進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鐶進之。娠則以金鐶退之。合觀兩說。知古人卽物命名之初。要自有深意。戒指者。戒其容止也。奈何以鬚眉之身。反效巾幗之飾。如南洋時風。男子率帶戒指者。初時偶見。頗以爲怪。至今日則洋習沾染。內地男子亦無不帶戒指者矣。宜有心人目爲服妖。昧盤室主人創爲新樂府以嘲之云。金戒指。娠事至。示戒乃自宮掖始。不信堂堂七尺身。忘却鬚眉效女子。慊然指上誇多金。相君之指眞富人。富甕撐戰開若蘭。據案作字難屈伸。勸君此後莫作字。有貝無貝本兩事。能作字者無戒指。

香艷叢書八集 卷三終

困學紀聞補註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王尙書撰玉海二百六十五卷之菁華而爲紀聞二十卷自識云困而學之炳燭之明是其書成於晚年旣博且精或擬以演繁露或等諸野客叢書皆非其匹也自閻潛邱而後有三箋本有七箋本至萬氏集證翁氏輯注出益爲學者所推重然箋注雖多俱不能及鄉前輩謝山先生　先師給諫張先生生謝山後百餘年當郎潛時讀是書旁搜宋人說部及惠王諸經說博觀而約取蠅頭細字戢孴簡端意在厚集諸儒遺言以發明尙書之遺志所謂識其大者非徒考據之學也世兄詠儀珍重手澤錄爲補注二十卷令漢章序之而當　先師存日正如紀聞所傳唐楊文簡公有論著未始一示人見卷十七故雖及門弟子有不及知者漢章向亦嘗合校諸家於其說之缺者補之誤者正之如蘇子鄒子董仲君及宋人張洞周子靜陸亦顏等頗有所發明然皆不過識其小者耳向若得以所校者就正於　先生或如葑菲之下採庶幾太史公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焉哲人旣萎吾將安仰此序成而不禁愴悢以悲者也丙子春

象山陳漢章謹撰

困學紀聞補注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困學紀聞補注卷一

清鄞張嘉祿肖舜著
男壽鏞校刊

易

履霜戒於未然　案宋劉荀明本釋防微者銷患之本引王荆公謂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干雲蔽日之木起於青葱禁微者易救末者難又引楊龜山曰未至乎堅冰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于始凝之時至于堅冰而後辨則無不及矣若魯昭公

高貴鄉公是也　案劉荀字子卿與朱子同時　翁注引司馬溫公易說曰履霜堅冰君子攘惡於未芽杜禍於未萌　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溫公易說一卷司馬光君實撰雜解易義無詮次未成書也

易曰括囊无咎无譽姚注引呂成公史說曰（壽鏞案史說當爲易說之誤）云云　案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存目一東萊易說二卷舊本題宋呂祖謙撰朱彝尊經義攷亦列其名今勘驗其文實呂喬年所編麗澤論說集錄之前二卷書賈鈔出以售僞非祖謙所自著也

言行可以欺於人而不可以欺於家　案明本釋武陽朱漢上謂言行有法而家人化卦終亦不過曰反身而已

五陽之盛而一陰生　案宋袁文甕牖閒評卷八秦始皇初即位漢高祖以是年生梁武帝殺東昏侯覆齊祚而侯景亦以是年生陰極陽生陽極陰生之理詎不信耶　閻注引劉元城語宋劉荀明本釋全引之

元城名安世師溫公

張芸叟曰易者極深而研幾　案宋韓淲澗泉日記曰

張芸叟乃陳后山妹壻

八卦之說謂之八索　案玉海尙書序八卦之說謂之八索孔子讚易道而黜八索正義以易八卦爲主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

此足以證孔馬之說翁注引隋書經籍志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吳姚大興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

二十八字　案衎釋文敘錄史通作衎隋書作衎尙
書正義作航
彖卽文王所繫之辭也翁注引正義西鄰謂文王東鄰
謂紂　案日知錄集釋雷氏曰鄭康成坊記注云東
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班固幽通賦曰
東厶虐而殲仁案應劭注云東鄰謂紂顏師古注云
厶古鄰字是東漢時實有此說今遺佚耳
晁景迂曰體用本乎釋氏閻注景迂名說之　案晁說
之宋史無傳

淸議廢風俗壞　案舊唐書辟謙光爲左補遺上疏是
以李陵降而隴西慙干木隱而西河美日知錄卷十
三詳載之
郭沖晦云閻注沖晦郭雍字姚注雍字子和　案潤泉
日記卷中第十一頁郭子和易書其所長盡見之呂
伯恭易首訓只是呂氏文字
帝乙歸妹　案惠氏棟九經古義虞翻以帝乙爲紂父
荀爽以帝乙爲湯易乾鑿度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
湯之元孫之孫也此帝乙卽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爲

名順天性也元孫之孫外絕恩矣同以乙日生疏可
同名湯以乙生嫁妹本天地正夫婦夫婦正則王敎
興矣故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
害以明功
晁子止爲易廣傳　案宋史藝文志載公武易詁訓傳
十八卷書詁訓傳四十六卷中庸大傳一卷春秋詁
訓傳三十卷今佚不傳傳者惟郡齋讀書志
今其說見於李鼎祚集解翁注集解所採有蜀才　案
顏氏家訓易有蜀才注江南學士遂不知是何人而

蜀書云姓范名長生自稱蜀才
序卦上經不言乾坤下經不言咸恆　案潤泉日記卷
中第十一頁晁子止云易上下篇不言德而言象蓋
德不可見而象可驗是以不言乾坤而言天地不言
咸恆而言夫婦也上篇始終于天道下篇始終于人
事故上篇始于天地終以坎離下篇始于夫婦終以
未濟也　宋志晁說之有錄古周易八卷易規一卷
京氏易式一卷・宋志王昭素易論三十三卷今不
傳

高宗伐鬼方　案惠氏九經古義云周之荆楚商時謂之鬼方古文所謂及于荆者蓋鬼方之地也丙子學易編引蒼頡篇云鬼遠也又云鬼方言其幽昧也皆不以地實之此臆說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鬼方賓服李善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也

河序龍馬洛貢龜書翁注引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洽上下天應以鳥獸文章地應以河圖洛書　案劉恕通鑑外紀亦宗禮緯含文嘉說羅泌路史鄭樵通志皆因之易大傳河出圖洛出書漢孔安國劉向父子

班固俱以河圖授羲洛書錫禹宋邵子朱子並同

莧陸夬夬　案古經解鉤沈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子夏傳影宋本疏七莧陸獸名夬為兌兌為羊也孟喜章句羅苹路史後紀注莧陸一名商陸馬融易傳影宋本疏七一名章陸邢光庭兼明書二莧莧菜也陸當陸也宋衷注影宋注疏本音義莧蕢也陸商也虞注影宋本釋文二莧萁也虞注影宋注疏本音義莧說也莧讀夫子莧爾而笑之莧陸和睦也虞注集解九前人以莧陸當陸為二草陸之為葉差堅于莧莧根小陸根大董章句輯聞五

家人卦辭曰　案周濂溪曰家人睽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也劉荀明本釋引之

困學紀聞補注卷一

困學紀聞補注卷二

清鄞張嘉祿肖笙著
男壽鏞校刊

書

三墳五典　案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皋夔稷契有何書可讀　案楊升庵集四十八卷皋夔稷契所讀何書此言未足以折安石皋夔豈不學者耶若折之曰相公誤矣其工驩兜孔光張禹豈不讀書耶則能折其口而理亦協矣

虞傳有九共篇　案薛季宣書古文訓云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政教所能記其語曰予辯下土云云

舜讓于德弗嗣班固典引作不台　案史記作不懌徐廣曰今文作不怡怡懌也經義述聞曰不嗣之爲不怡爲不台皆以聲相近而通詩鄭風子寧不嗣音嗣韓詩作詒亦其證也

民儀有十夫　案古爾儀與獻通詳見經義述聞

高宗亮陰大傳作梁闇　案鄭注楣謂之梁闇廬也

欽明文思安安考靈耀作晏晏　案左傳安孺子漢書古今人表作晏孺子古安晏字同

取費秦之誓猶詩之有魯頌　案書集傳引呂氏曰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書序帝釐下土方設居方　案宋錢時融堂書解釐正也帝既釐正下土每方各設居方之官以主之是亦以下土絕句也

儆戒無虞絜齋辨云翁注引書錄解題絜齋家塾書鈔十卷其子喬宗謙錄　案喬字崇謙當爲傑賜令

鳥獸蹌蹌　案蔡氏尚書集傳曰瓠巴鼓瑟而游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豈足疑哉

此猶夔一足之說也　案孔子集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夔一足信乎夔人也何其一足也夔通於聲堯曰夔一而已使爲樂正故君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孫星衍題魯語下今天聖明道本皆無此文又引韓非子呂氏春秋略同

臯陶之面如削瓜　案淮南子修務訓亦云禹耳三漏

臯陶馬喙　荀子非相篇仲尼面如蒙倛注楊倞曰方相也其首蒙茸故曰蒙倛

乃命重黎　案日知錄卷二十五辨重黎甚詳

史記引禹貢二百里任國王莽封王氏女皆爲任男任二字蓋通用姚注引惠氏九經大義謂今文尚書皆以任爲南　案段玉裁曰此今文尚書非以故訓易字也

朔南暨爲句　案文選東都賦注亦以朔南暨聲教爲句

從先王居　案融堂書解先王帝嚳也自契以來屢遷及是成湯遷帝嚳舊都故曰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也

從孔傳嚳管子侈靡篇史記封禪書俱作告

仲虺有言曰　案荀子堯問篇曰其在仲蘬之言曰中蘬與仲虺同

盤庚之遷也　案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卷一盤庚三篇乃因遷都告諭臣民而作爾史記則以爲盤庚弟小辛立殷道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篇

韓詩外傳以爲穀生湯之廷三日而大拱　案爾雅釋詁拱執也注兩手合持爲拱生七日而見其大滿兩手也　又曰此木也劉氏以爲屬草妖

說築傅巖之野　案傅巖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一名隱賢社水經注云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歷傅說隱室前俗名之爲聖人窟

西伯戡黎　案元李冶敬齋古今注西伯戡黎奔告於受孔安國傳云受紂也音相亂紂黎則今之黎域史

記作耆何也豈以音相亂乎皆不可必也

論語釋文予有亂十人　案惠氏九經古義引予有亂十人本無臣字棟案書傳本云少仁人故疏云多惡不如少善上云受有億兆夷人是言至親之多予有亂十人是言仁人之少故論語引之以爲才難

往伐歸獸　案甕牖閒評卷一匡謬正俗載武成往伐歸獸獸字作嘼字且云字林嘼音火救切人之所養也若武王歸鹿華山之陽放虎桃林之野即可言歸獸既是牛馬當依嘼字本音讀之不得以作獸字一

邊便謂古文省簡即呼爲歎也如此則是古文原作嘼字想應唐明皇改爲今本尙書時未究嘼字之義而增益之也今其下亦云本或作嘼許救切益知古本作嘼字無疑矣

或哲或謀　案洪範聰作謀經義述聞謂謀與敏同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辨證甚詳

正義謂南巢　案南巢今江南廬州府巢縣東北有居巢故城

惟鄭康成以三監爲管蔡霍　案王氏經義述聞論三

監甚詳謂鄭氏之說疏邶鄘衛譜亦誤

酒誥之篇俄空焉　案朱子語類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曰孔書以巫蠱事不曾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揚子雲亦不曾見

蓺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　案顏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言中以別於外耳

薄違農父　案白氏六帖作薄韋農夫

荆公以違保辟絕句又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注此二說楊慈湖五誥解從之　案宋楊簡五誥解世久失傳文淵閣書目作一冊焦竑經籍志作一卷朱彝尊經義考以爲未見今從永樂大典中案條薈萃釐爲四卷惟闕梓材一篇四庫全書總目

無逸多言不敢　案無逸言不敢者五

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漢懲七國之難　案日知錄卷九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常棣之詩以親其兄弟此周之所以興懲吳楚七國之變而抑損諸侯至於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此西漢之所以亡也

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　案惠氏棟九經古義汲郡

古文云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案周平公即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劉氏履恂秋槎雜記周公八子並爲侯伯見魏志武帝紀注王陵等勸進云云以伯禽及凡蔣邢茅胙祭當七人君陳當爲其一

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　案顧氏日知錄卷二謂顧命之篇中有脫簡狄設黼扆綴衣以下即當屬之康王之誥

皇帝始見于呂刑　案段玉裁古文尙書撰異伯厚未

曉今文尙書名甫刑者無皇字古文尙書名呂刑者
則有皇也
壽若召公　案應劭風俗通謂召公百九十餘歲金石
錄謂召公百有十歲
洪範五者來備　案文選東廣微補亡詩注引作五是
來備
五福不言貴　案湛園札記卷二洪範五福六極無貴
賤蓋古無不肖而貴亦無有德而賤者貴則祿及之
而富矣故富可以槪貴賤則祿勿及而貧矣故貧可

以槪賤周禮八柄馭羣臣二曰祿以馭其富六曰奪
以馭其貧是也
管子所云造六筮　案王若谷曰六筮其猶周髀算法
乎明張自烈正字通諸家筮義未詳字書皆不載委
宛編以計解之筮當讀如計　閻若璩曰案王元美
云筮當讀如計辛文子號計研漢碑作筮研又作計
倪見楊升庵集第四十六卷
格于皇天格其非心　案張敬夫曰格之爲言感通至
到也書曰格于皇天蓋君心之非不可氣力勝必也

感通至到而俾之自消靡焉所謂格也劉荀明本釋
子注引此
洪舒于民古文作洪荼　案段玉裁曰舒荼字通用詳
氏以荼毒許之恐失之鑿

困學紀聞補注卷二

困學紀聞補注卷三

清鄞張嘉祿肖蕣著

男壽鏞校刊

詩

大毛公爲詩故訓傳　案直齋書錄解題詩類毛詩二十卷毛詩古訓傳二十卷鄭氏曰箋者案正義云鄭于諸經皆謂之注獨此言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遵毛學表明毛言記識其事故稱爲箋又案後漢傳注引張華博物志鄭注毛詩曰箋不解此意或曰毛公曾爲北海相鄭氏郡人故以爲敬雖未必由此然漢魏間達上之辭皆謂之牋則其爲敬明矣

以絲衣繹賓尸爲靈星之尸翁注引李王毛詩集解　案四庫全書總目毛詩集解四十二卷不著編錄人名氏集宋李樗黃櫄兩家詩解爲一編樗字若林櫄字實夫今曰李王王字誤迻古迂字

月離于箕風揚沙矣　案明豐坊僞詩世學增益漸漸之石之辭曰馬鳴蕭蕭陟彼崖矣月離于箕風揚沙矣朱竹垞經義攷辨之甚詳　又翁注引周書馬之

剛矣轡之柔矣　案馬之剛矣兩句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注引之　文選鮑明遠舞鶴賦注易卦通驗曰巽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于箕者風易緯曰箕風飄石折樹

以關雎爲畢公作　案邕賦有關雎之潔不蹈邪非句並未言畢公作　翁注引宋范處義逸齋詩補傳　案四庫全書總目詩類詩補傳三十卷舊本題曰逸齋傳不著名氏朱彝尊經義攷云宋史藝文志有范處義詩補傳三十卷數與逸齋本相符明聚樂堂書目直書處義名當有證據　崇文總目錄韓詩則北宋尚存逸齋詩補傳謂韓詩世罕有之蓋偶未攷

興之體足以感發人之善心　案家語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

周道缺而關雎作　案關雎之說不同容齋四筆詳之

魯詩出於浮邱伯　翁注引漢書楚元王傳浮邱伯者孫卿門人也　案師古曰孫卿姓荀名況漢以宣帝諱改之曰孫

列女傳稱詩芣苢　案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韓詩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辭君曰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者以興君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又太平御覽七百四十引韓詩亦以芣苢爲傷夫有惡疾是韓說與魯詩同　翁注引列女傳衞宣夫人御覽四百四十一引作衞寡夫人顧千里云烈女傳寡字誤作宣王安人補注亦云此與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同作宣者形之誤說卦宣髮作寡髮亦其例

劉禹錫與韓柳諸士丐聽說詩全注唐人詩說今祇存成伯璵指說數紙耳　案毛詩指說一卷唐成伯璵撰書凡四篇一曰興述二曰解說三曰傳受四曰文體

騶虞王道成也　案淵泉日記蜀世家王建時騶虞見碧山文忠論之云騶虞吾不知其何物也詩曰吁嗟乎騶虞賈誼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虞官也當誼之時其說如此然則以之爲獸者其出於近世之說乎

原注封禪書云囿騶虞之珍羣則騶虞必獸也案賈誼之說見新書顧訓騶爲囿未知何據攷說文騶廏御也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呂大臨曰所以歸功於二官也漢書序傳云滕公廏騶是騶乃掌御之官矣戴埴鼠璞引月令命僕及七騶咸駕及左傳使訓羣騶知禮謂騶爲騶御虞爲虞人其說蓋本之白居易書贊序較訓囿者爲長至謂之獸者不特封禪書爲然淮南道應訓云屈商拘文王於羑里散宜生以千金求得騶虞雞斯之乘則亦指爲獸矣況白質黑文毛傳已明言之是漢時固不一其說又安得謂出於近世　班固兩都賦歷騶虞覽騶䮄似亦以騶虞爲蒐田之名　宋戴埴仲培鼠璞上以騶虞爲獸始於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珍羣歐公引賈誼新書騶文王囿名虞虞人之官以闢之漢儒侚符瑞以龍麟鳳龜爲四靈後增騶虞以配五行誣巳可知騶虞爲獸不見他書誼以虞爲官得之矣以騶爲囿則又穿鑿攷之傳騶虞樂官備也又曰天子田獵七騶咸駕是虞固山澤之官而騶亦官也意文

王田獵雖從與虞人之賤俱有仁心詩人於是歎
美之如宣王行狩必言徒御齊侯於沛必招虞人騶
虞並稱於經言無礙若不食生物不踐生草之說予
不敢信
熠耀宵行　案文選潘岳秋興賦注引崔豹古今注曰
熠燿螢也一曰燿夜腐草爲之食蚊蚋
子擊好晨風　案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太子擊誦晨
風文侯諭其指意李善注引韓詩外傳案韓詩外傳
卷八與說苑詩人同小異

王裒讀蓼莪　案湛園札記一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
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此事與王偉元絕類
東有甫草　案韓詩作東有圃草薛君章句曰圃博也
有博大茂草也文選東都賦注引之　侯官陳氏韓
詩遺說攷及毛詩鄭箋改字說可互證
韓詩劉彼甫田　案高郵王氏經義述聞倬彼雲漢條
云倬韓詩皆作菿　爾雅釋詁邢昺疏韓詩云菿彼
圃田案劉乃菿之譌字甫圃古字通用毛詩東有甫
草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馬融傳注皆作圃草是其
證也
呂氏春秋謂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注孝行覽愼人篇　案容齋四筆卷五
呂氏春秋孝行覽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
今安得有此文亦與孝經不合又引周書曰若臨深
淵若履薄冰注云周書周文公所作尤妄也又以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爲舜自作詩
先君之思以勖寡人云云　案釋文云此是魯詩而玆

乃云韓詩疑王氏之偶疏也
注禮記與注易異翁注引禮器注革急也云云引坊記
注東鄰謂紂西鄰謂文王　案坊記禮器兩條並載
鄭志一曰荅炅模云一曰荅靈模云或疑是一人或
後來傳寫之誤今禮記注疏刊本于坊記正義作炅
于禮器正義亦作靈似沿訛已久
爰其適歸　案鄭箋爰曰也文選關中詩注引韓詩漢
劉向說苑政理篇春秋宣十二年左氏傳引詩及唐
石經並作爰惟家訓引作奚

貳拾肆冊95½版 22A

山林隱遁林慮散亡　案惠吉士詩說彼茁者葭美王
道之成也何草不黃知周室之衰也一騶二南之終
一騶小雅之末其旨微矣
祈父　案毛傳作祈箋曰書曰若疇圻父祈圻畿同又
同祈書君牙冬祈寒禮緇衣作祈寒
溥彼韓城　案顧氏日知錄辨韓城甚詳
詩譜云子思論詩於穆不已　案劉勰文心雕龍子思
弟子於穆不祀
文選注引韓詩貽我嘉麰　案嘉當爲喜字之誤見王

氏經義述聞卷七
甯戚飯牛聲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爲歌碩鼠不知何所
據　案是說顧亭林亦辨其誤見日知錄卷三第十
淮南子主術訓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喟然而悟
翁注引李善文選成公子安嘯賦案此賦注引淮
南道應訓所載商歌兩篇與翁注微異南山二句作
南山嵯峨白石爛長夜曼曼作長夜冥冥　容齋四
筆卷五甯戚飯牛歌高誘全引碩鼠三章又爲可笑
秦詩在其板屋　案毛傳西戎板屋酈氏道元謂天水

郡鄉居悉以板蓋屋戴溪續呂氏家塾讀詩記謂秦
雖以板爲屋此蓋言車
零露漙矣呂氏字林作蕈翁注引隋書經籍志小學類
字林七卷晉掖令呂忱撰　案忱字伯雍前漢地理
志東萊郡有掖縣　卷三野有蔓草注五卷作七卷
卷四周禮庖人條引書錄解題七卷作五卷三朝國
史注一卷董氏藏書志作三卷魏書江式傳作六卷
詳見任大椿序林考逸序例
衡從其畝　案周禮攷工記衡四寸衡古文橫假借字

也案古書多以衡爲橫字如左氏桓九年傳鬭廉衡
陳其師於巴師之中襄七年傳衡而委蛇必折杜注
並云衡橫也又國語晉語秦穆公衡雕戈出見使者
注衡橫也孟子一人衡行於天下趙注衡橫也皆其
證也
逵有充超叛鑒蘇文忠慨焉　案宋黃徹䂬溪詩話東
坡記王陵過賈逵廟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
及司馬景王病夢逵爲祟因爲詩曰嵇紹似康爲有
子云云蓋怪梁道忠義之靈不能自已其子充之惡

案晉紀王貫所殺乃宣帝名懿字仲達非景帝子元
羣忘譔　孫季和讀通鑑詩清濁無心陳仲弓圓機聊
救漢諸公末流不料兒孫誤千古黃初佐命功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惡可爲美也　案尹和靖曰周原
膴膴堇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葚懷我好
音美味可變惡聲楊升庵外集卷二十九引之
相鼠碩鼠疾惡也　案續呂氏家塾讀詩記或曰相鼠
鼠名也與常鼠異　相鼠能人立見人則立舉其前
兩足若拱揖然　日知錄詩云碩鼠碩鼠無食我苗

謝君直曰苗未秀而食貪之甚也今之爲豫借者貪
苗之政也有不毆民而適樂郊者哉　續呂氏家塾
讀詩記貪墨之臣盜大倉之粟與碩鼠何異
草木鳥獸蟲魚疏陸璣字元恪所撰非陸機也　案阮
氏論語校勘記唐棣之華章疏陸機云毛本機作璣
機與璣古字通隸釋載堯廟碑云據璇機之政周公
禮殿記云旋機離常璣並作機又文選宋文皇帝元
皇后哀冊文注云璣與機同　又案孫志祖讀書脞
錄續編云梁元帝作同姓名錄兼收名之音義通用
者有兩陸機一吳人字士衡一名璣字元恪注本草
者而宋槧爾雅疏引草木疏作陸機此二字古人殆
通借用之歟
詩緯含神霧曰羅列五際三變引孔氏正義云鄭於六
藝引春秋緯演孔圖云云　案文選陸士衡賦注亦引之
葛天之八闋翁注引呂氏春秋仲夏紀古樂篇六曰建
帝功　案王氏讀書雜志文選上林賦注張揖引作
徹帝功李善曰呂氏春秋六曰達帝功今注以達爲
徹誤初學記樂部上太平御覽樂部四引此並作達

帝功
興雨祈祈　案呂氏春秋作興雲祁祁
觀駟鐵小戎之詩　案鐵應驖

困學紀聞補注卷三

困學紀聞補注卷四

清鄞張嘉祿肖彝著

男壽鏞校刊

周禮

王安石三用之經之蠹也　案潤泉日記卷中第十三胡仁仲皇王大紀其周說周禮處詆訶太過王介甫用之之差非周禮之罪豈可因噎廢食

考工記或以爲先秦書　案太平御覽學部楊泉物理論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周書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

而莫有得者遂以攷工記備其數

張禹以論語文其訣　案傅子匡衡以善詩至宰相張禹以善論作帝師

尙父立圜法　案圜即錢也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李善注亦引之

八則禮俗以馭其民翁注引周禮訂義　案四庫全書總目禮類一周禮訂義八十卷宋王與之撰與之字次典樂清人

鄉有軍制翁注引王氏詳說疑即詳解　案周禮詳解四十卷宋昭禹撰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昭禹未詳何人其學皆宗王氏新說王與之作周禮訂義類編姓氏世次列於龜山楊時之後曰字光遠亦不詳其何人

使師開鼓琴　案楊升庵集四十四卷師開鼓琴以東方西方之聲而知室之朝夕師曠吹律以南風北風之聲而知軍之勝負藝之精也通乎天人

匠人建國晝參諸日中之景翁注引正義曰其術則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規以影爲規槷臬同假借

字也　正義則爲規測影兩端之內規之規之交乃審也阮氏校勘記之字蓋涉上衍

保氏九數鄭司農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　案夕桀非鄭衆注國朝武進臧氏經義雜記辨之甚詳

疏謂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　案楊升庵集第六十七卷趙明誠金石錄跋昆陽城中漢彈碑不知街彈爲何語案周禮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鄭元注曰鋤者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蓋周名鋤漢名街彈之室今之申明亭也

禹貢之田云云翁注此三山鄭氏鍔周禮全解之說
案宋史藝文志鄭鍔周禮解義二十二卷今以鍔作
諤解義作全解待考然卷四卜師曰兆鄭氏鍔以理
推之原書作鄭鍔翁注誤諤可證
至漢趙過始教民牛耕　案元李治敬齋古今黈卷三
前漢趙過始用牛耕石林援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
以證過以前皆非用牛則名字何取以相配乎古盡
耕而不犂後世反爲犂法耦用人犂用牛過特爲之
增損其制非用牛自過始又孔子言犂牛之子騂且

角孔子時固已用犁李又曰石林說趙過以前已牛
耕誠是然方說冉伯牛司馬牛名字而復據云犁牛
之子云云何其說之不倫也犁自是雜文今呼貓犬
之類毛色之雜者皆謂之犂古字少凡音相近者皆
得通用而石林以駁雜之犂同之耕犂之犂是眞誤
矣　又案澗泉日記犂說文作犂注耕也又犇兩壁
耕也一曰覆耕種也二字皆從牛是耕之用牛其來
已古崔寔政論云漢武帝時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
耕種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種挽摟皆取備焉

然則過特于牛耕之中又變通古法而利其用非謂
自過創始如後漢書王景傳亦謂景遷廬江太守民
不知牛耕景教用犂耕蓋亦專爲廬江而言亦不可
謂牛耕始于景也
尹需之習秋駕　案尹需事亦見文選魏都賦注引莊
子詳卷十尹需學御三年一條注
戰國策欲璽者段干子也　案魏策華軍之戰魏不勝
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欲璽
者段干子也　秦璽見卷二十周恭叔跋秦璽文

天寶十載復改傳國寶曰承天大寶見卷二十璽也
而更爲寶注
班固律歷志述劉歆之言以律爲下生呂爲上生　案
孟康曰從子數辰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
八上生太族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爲率伍耦也八八
爲耦
後世有覆射之法　案東方朔射守宮見漢書本傳
鼃人六鼃翁注朿鼃曰果臝　案果臝同
䵷作䵷　案阮氏校勘記說文引周禮作䵷　蓋許讀

亹爲咢　案咢卽今咢字　釋文亹本或作咢史記楚
世家熊咢索隱咢作亹詳見經義述聞
眡祲掌十煇　案張淸源雲谷雜記卷四第十六頁辨
之甚詳　煇狀之煇當作暈見阮氏校勘記
太史正歲年　案經義述聞辨之甚詳
漢樊毅修西嶽廟記翁注後漢樊毅華嶽碑跋尾云云
案宋孫季昭示兒編卷二十三字說引之
萍氏幾酒　案孫季昭示兒編卷三萍氏掌幾酒神農
書曰萍能勝酒取其不沈溺於酒也　酒禁之弛濫
臚于漢武日知錄卷二十八言之甚詳
此乃九章米粟法　案疏曰算術有粟米之法見
日知錄卷二十七第十七頁
嘉量之銘一條　案楊升庵集七十二卷引之
嗟爾不定侯爲爾不朝于王所　案漢書郊祀志周靈
王卽位時諸侯莫朝周萇宏乃明鬼神事設射不來
不來者諸侯之不來朝者也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
侯弗從而周愈微
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注磨歷也　案史記高祖功臣侯

表磨簡侯程黑漢表作歷

困學紀聞補注卷四

困學紀聞補注卷五

清鄞張嘉祿肖莽箸

男壽鏞校刊

儀禮

蕭奮孟卿后蒼戴聖戴德翁注引釋文敘錄蒼授聞人通漢　案如淳曰聞人姓名通漢字子方

禮記

恆言不稱老　案太平御覽四百十三引師覺授孝子傳孔子曰父母在常言不稱老爲其傷老也若老萊

子可謂不失孺子之心矣

古者王司敬民甿有獻民虜　案禮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尊賢也此或君以田宅賜賢者則書以致之而辭曰獻也　日知錄卷二十九第一條可互證

周兼月十寸八寸爲尺漢專用十寸爲尺　案日知錄卷十古尺今尺言之頗詳

七十二候　案楊升庵集四十四卷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歷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管子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砯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鴽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搏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閶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

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可攷古今節候之異　翁注楊升庵曰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見楊升庵集四十四卷　晁公武讀書志作王砯杜甫集有贈重表侄王砯詩亦復相合然宋唐志皆作冰而世傳宋槧本亦作冰字或公武因杜詩而誤歟四庫全書總目醫家類一

冬祀行冬祀井翁注楊氏愼曰井卽行也云云見楊升庵集四十四卷

曲禮隋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　案此

係國朝臧氏琳經義雜記與孫志祖讀書脞錄皆有
辨證
上帝降衷于民下注內則二字非旁注
祀周公以天子之禮翁注引春秋傳分之土田陪敦祝
宗正義曰陪是加增之義敦厚釋詁文也　阮氏校
勘記諸本作陪釋文作倍云本亦作陪
魯世家伯禽之孫濆云云翁注引明堂位鄭注此明堂
位凡四代之服器官下注　正義曰隱十一年羽父
使賊弒隱公莊三十二年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閔

二年慶父又使卜齮賊公于武闈
南風之詩出尸子　案南風之詩經義雜記亦詳言之
禾生子伯徆于田更商邱開之舍　案禾生子伯人姓
名楊升庵集四十六卷亦謂不必改字
左階銘其背闕注今家語作右階　案家語孔子觀周
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叁緘其
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
名曰建櫜　案馬融廣成頌作鞬櫜見經義述聞卷十
五第五十三頁並經義雜記

御車之旌既獲卒與翁注四庫全書本御車之旌作獲
者之旌　盧召弓大戴禮校本案獲者舊本作御車
說
善教者使人繼其志　案湛園札記一晁錯哨刻何比
于從學刑名而以仁恕著聞此與李斯之學荀卿正
相反
劉子曰獨立不慚影獨寢不媿衾原注高彥先謹獨銘
曰云云翁注引朱子文集七十九高東溪祠記　案
今本書錄解題東溪集十二卷廸功郎漳浦高登希

先撰考試潮州策問忤秦相謫死　又案翁注引書
錄解題因揭植獨顏閑爲之銘閑字當是門字
大戴禮記
大戴禮翁注引宋韓元吉大戴禮記序　案盧氏校定
大戴禮記凡例此書始于三十九終于八十一宋韓元吉謂重出者
一篇今案明堂篇第六十七實即在盛德篇中今不別出則以下當遞遷實不重出
謂武王踐阼咨於太師姚注引踐阼篇曰擾阻以泥之
盧文弨曰擾阻以泥之此語朱子亦謂不可解竊
疑擾乃獿字之譌伏虔注楊雄賦云獿古之善塗墍

者王伯厚校此篇云一本無阻字則當爲獿以泥之
無疑蓋擾亦本作獿形近易譌也
星辰不孛　雅雨堂本作星辰不隕
蟹六跪二螯　案敬齋古今黈蟹八足而二螯天下無
不識者而荀卿子謂蟹六跪而二螯許氏說文亦云
六足二螯非不識蟹蓋循荀子之說而忘其所以爲
誤耳
孝昭冠辭　雅雨堂本案冠舊本作符者乃因冠字形
近而誤　翁注大戴禮冠篇陛下摛顯先帝之光耀

摛顯應作離顯劉昭注續漢志引博物記作摛顯又
顯或兼集邪或盧辯注邪或當爲芬豖聲字之誤也
又推遠稚兒之幼志兒當作免盧注免猶弱也
賈誼辭取舍之言見禮察篇　案禮察篇爲人主計者
莫如安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安危之萌應於外
也翁注所引安作先也作矣
保傅篇靈公殺泄治　案盧注魯宣十一年而楚子縣焉
樂
聽廣陵之清散　案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卷中吹劍
錄謂廣陵散爲王陵毋丘儉諸葛誕相繼爲揚州都
督謀興復魏室皆爲晉誅以廣陵爲揚州魏之敗散
始于此不知魏晉之際揚州治所在壽春與廣陵無
干涉魏史所言地如百尺如邱頭如安風津皆非揚
之地也散乃曲名如操弄之類潘岳笙賦云流廣陵
之名散是也韓皋審音既失攷于其前俞公著書復
承訛于其後
夏侯太初辨樂論伏羲有網罟歌　案隋樂志伏羲有
網罟之詠

韓文公琴操十首　案琴操蔡邕作平津館校本有序
一首言之甚析　翁注引隋書經籍志樂類琴操三
卷晉廣陵相孔衍撰　案平津館校本序謂隋志言
孔衍撰者謂撰述蔡邕之書非謂孔衍自著也閻云
多不足辯此爲得之

困學紀聞補注卷五

清鄞張嘉祿肖蕃箸
男壽鏞校刊

春秋

鄭人來渝平　案惠氏左傳補注卷一案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曰輸更也與懌悛改同釋秦詛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杜注自明而獨訓渝爲變必俗儒傳爲之譌服虔曰公爲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爲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是服亦訓渝爲更

書成而亂賊懼翁注引汪藻作張根春秋指南序　案直齋書錄解題春秋指南二卷張根知常撰宋史藝文志作十卷

沙隨春秋例目云有蜮或考隸古春秋作有蜮原注爾雅蜚蠦蜰即負盤臭蟲唐彥猷有舊本山海經說蜚處淵則涸行木則枯疑春秋所書即此物　案宋蕭楚春秋辨疑卷二有蜚辨聖人於春秋記災異記災重其害及於民記異者人道失敗而兆禍亂皆所以警訓於世非是二者不登於策故一穀之災必書莊二十九年書有蜚說者云乃蠦蜰即負盤臭蟲果爾則非災非異聖人何錄焉據山海經蜚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疫正此物也凡言有者皆以有爲非常也非常者謂非災則異也

又案見則有兵疫山海經作見則天下大疫劉原父釋春秋引之作見則其國大疫　正義云洪範五行傳曰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湛園札記曰此不經之說魯女多淫至於蜮生其地亦太甚矣

書大雩二十二　案春秋辨疑卷三大雩辨雩者祈雨之祭建巳月之常祀經無書六月雩者常事合禮則不書也旱則又用之故經書雩皆建午建申之月庸知其旱而祭也旱則雩禮也何以書曰大雩非禮也禮天子雩於上帝諸侯雩於山川百神魯諸侯雩於上帝僭也故書曰大譏其僭也或曰何以必其雩上帝哉曰魯郊用辛日經書上辛大雩則知其雩帝矣雩帝不可直言而書上辛者用見其僭天子也左曰龍

見而雩知其爲常祀不知其旱而又用也穀梁曰雩
得雨曰雩知其爲旱祭不知其爲常祀也至於稱大
三家無聞焉未盡春秋之義也
而用夾攻之策翁注引續通鑑徽宗宣和九年　案九
乃元字之訛夾攻之約自二年始
不若叔孫昭子遠矣翁注引左傳昭公四年叔孫卒昭
子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使亂大從　正義曰杜
云使從於亂服虔云使亂大和順之道　又案殺諸
塞關之外塞悉代反

左氏
王介甫疑左氏爲六國時人　案庶齋老學叢談上左
氏晦庵以爲楚人項平庵以爲魏人　葉石林謂左
氏魯史臣之後雖未必見當時孔子所約之言而多
知魯事
賈逵以爲明劉氏之爲堯後翁注引左傳文十三年正
義傳說處秦爲劉氏尋討　案阮刊注疏尋討作討
尋　又引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
劉氏爲堯後者　又案賈逵傳作五經家皆無以證
圖讖明劉氏爲堯後者　又案賈逵傳論賈逵能傅
會文致最差貴顯注謂引左氏明漢爲堯後　又案世主以此論
學悲矣哉注言時主不重經而重讖也
趙衰壺飧從徑餒而弗食　一讀以壺飧從絕句讀徑
爲經連下句　正義曰杜以徑猶行者以傳文爲徑
故釋爲行上讀爲義劉炫改徑爲經謂經歷飢餒下
屬爲句
是人臣生而謚也何義門云杜氏注云皆未死而賜謚
及墓曰傳終而言之近得不全宋槧本作皆死而賜

謚　阮氏校勘記曰宋本宋殘本足利本無未字而
字不誤案困學紀聞衛侯賜北宮喜云云王氏亦沿
襲誤刻而有此論後人往往承之何焯所謂不全宋
槧本即此殘本也段玉裁曰杜云終言之則其上文
爲死而賜謚無可疑者或添未字則下不得云終言
之矣
臧文仲廢六關　惠氏左傳補注上文云下展禽下猶
去也廢六關廢猶置也廢與下文相對周語當辰曰小怨置大德韋昭曰置猶廢也彼此互訓

理道要訣云自古至商子孫不諱祖父之名　理道要訣杜佑作　又日知錄卷二十三生曰名死曰諱今人多生而稱人之名曰諱金石錄云生而稱諱見於石刻者甚眾因引孝宣元康二年詔曰其更諱詢以為西漢已如此　湛園札記卷一生而稱諱末學之失然漢宣帝詔曰聞古天子之名云云亦是生而稱諱者也　蔡邕樊惠渠頌曰京兆尹諱陵字德雲後歌曰貽福惠君壽考且寧則是時樊亦未沒也豈漢已有此例耶　漢書宣帝紀元康二年詔曰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　案宣帝名病已改名詢

鶴立不轉何注閻校作雀疑善本雀字之誤　王念孫讀書雜志二之二鶴古文作隺漢酸棗令劉熊碑隺鳴一震即鶴鳴也文選求通親親表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李善注引此策鶴立不轉初學記人事部太平御覽人事部引此並與文選注同鴻烈脩務篇曰申包胥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皆其明證也　翁注引北齊書王琳傳徒遂包胥之念　案琳案得將士心齊人亦重其忠義及被擒見者皆歔欷明徹恐其為變遣使追斬之哭者聲如雷瘞琳於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

致堂作子產傳曰國僑非也　案薛道衡年十三作國僑贊見隋書本傳

然子厚非國語而其文多以國語為法　案老學庵筆記十徐敦立侍郎頗好譏紹興末嘗謂予言柳子厚非國語之作正由平日法國語為文章者得熟故多見其疵病此俗所謂沒前程者也予曰東坡公在嶺外特喜子厚文朝夕不去手與陶淵明並稱二友及北歸與錢濟明書乃痛詆子厚時令斷刑四維貞符詩篇至以為小人無忌憚者豈亦由朝夕紬繹耶恐是非國語之報敦立為之抵掌絕倒　又卷九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誦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

仲尼使舉是禮也　翁注引惠氏九經古義春秋傳曰仲尼使舉　舉記錄之也

莊公寤生全注寤生者牾生也　案牾說文逆也

困學紀聞補注卷六

困學紀聞補注卷七

清鄞張嘉祿肖蕃箸
男壽鏞校刊

公羊

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蓑字當從漢志作衰　阮氏校勘記亦謂衰城義當從師古說

疾爲戚翁注引公羊傳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約然後入注僂疾也　段玉裁云僂卽婁婁卽屢字訓數亦訓疾

穀梁

大侵之禮翁注引襄二十四年傳弛侯廷道不除　案弛廢也侯射侯也廢侯不燕射廷內道路不修除

翁注引車攻傳射右耳本　案射當爲達

四時之田總名爲田　案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

穀梁子秦孝公時人　案應劭風俗通言穀梁爲子夏門人楊士勛言穀梁受經於子夏惠松厓據桓譚新論謂左氏傳既成遭戰國寢藏者百餘年故魯穀梁

赤爲春秋殘略多所違失然則穀梁非親受經於子夏矣古人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受者稱門人則穀梁於子夏猶孟子之於子思故魏麋信注穀梁以爲與秦孝公同時也

論語

論語首篇之次章卽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獨以子稱　案湛園札記卷二論語凡有若曾子門人之所記則必稱子　宋孫季昭示兒編卷四孔門之高弟莫顏子若也其書尙以名稱獨有若曾參得以子稱

又見是書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故不敢斥其名所以尊師也

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　案亦不言社主　本朝毛西河論語稽求篇卷二白虎通引尙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則宰我引經原是論社與主何與　又案古論語魯注引何晏論語集解敘苞氏周氏章句出焉翁注苞咸後漢書儒林傳作包咸阮氏論語注疏校勘記皇本包作苞案廣韻包下云包褒亦姓楚大夫申包胥之後後漢有大鴻臚包咸皇本作苞非也　後漢儒林傳包咸字子良永平五年遷大鴻臚

項橐七歲爲孔子師　案太平御覽四百四引春秋後語甘羅曰夫項橐十歲爲孔子師　淮南子說林訓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修務訓項託七歲爲孔子師

考其所爲云云亦見大戴禮　案薛季宣尙書古文訓曰視所由觀所以察所安而人焉廋哉

不舍晝夜釋文舍音捨　顏師古匡謬正俗卷八舍字

訓止訓息也人舍屋及星辰次舍其義皆同論語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止息耳莊周云百舍重趼謂在道多止息耳今人皆不言舍盡改音捨邉義借讀於理僻謬

今也純鄭注純黑繒也　敬齋古今黈孔穎達曰麻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爲之純絲也絲易成故從儉案鄭注喪服云布八十縷爲升升三十計爲縷二千四百此布之極細者也古以此布爲冕故謂之麻冕當孔子時其冕務爲純質儉約而已所用

之布不必如古孔子尙純儉故違古而從衆也穎達以純爲絲不知別有所出否

楚有直躬者　案韓非子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

周生烈子　案魏志注十三姓周生名烈著論語義例翁注周生烈七錄云字文逸阮氏校勘記文逸釋文序錄作文逢

曹操祭橋元文　見三國志夏侯淵傳

吾與汝　案朱子集注以與訓許惟義疏中案道賓曾爲是說

周有八士包氏注云四乳生八子　案周有八士鄭君以爲成王時劉向馬融以爲宣王時案逸周書和寤篇曰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武寤篇曰尹氏八士太師三公是八士皆尹氏爲武王時有明徵也或疑十亂之南宮适即此伯适又克殷篇曰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禮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蓋達适忽尹氏之子別居南宮者猶南宮敬叔本孟氏子而以所居稱之耳國語詢於八虞賈侍中云周八士皆在虞官君奭言文王之臣有若南宮适然則八士且逮事文王矣殷法字積於仲周法字積於叔獨尹氏兄弟八人均布字之豈以爲禮之變而記之與

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翁注引皇侃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正月三日丙寅所封　案漢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今北直永平府

子路揜雉得而復釋之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述論語

作子路拱之　皇氏疏曰嗅謂鼻歆翕其氣邢氏疏亦曰三嗅其氣嗅並如字訓　五經文字曰說文齅字經典相承作嗅論語借臭字爲之玉篇引論語三齅而作韓李筆解嗅當爲鳴鳴之鳴雉之聲也程子外書曰嗅字不知古作甚字又近狊字集注引晁氏曰石經嗅作戞謂雉鳴也劉聘君曰當作狊古闃反論語集說曰嗅疑作嘆　徐節孝語錄書齋夜話俱曰三嗅當作三嘆釋雅曰或云三噫之誤司馬光類篇走字下引論語曰三嗅而作

四勿九思皆以視為先　案逸齋詩補傳六憂思亂於中則瞻視眩於外閔周室者黍稷不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此黍離蓼莪所為作也

見弓以為蛇見寢石以為伏虎翁注杜宣賜酒時云云樂廣客蛇影與風俗通所載杜宣事同見卷十三

翁注李廣見草中石以為虎射之　案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關弓射之滅矢飲羽下視知石也卻復射之矢摧無迹韓詩外傳張華博物志亦同呂氏春秋作養由基王充論衡同黃氏日鈔

曰此事每載不同要皆野人相承之妄言耳後周書李遠傳李廣熊渠二事併用詳見日知錄卷二十五

第十六頁

魏相以廉正翁注時霍山自若　師古曰自若猶言如故也

以風為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　案詠而歸鄭本作饋饋讀饋為歸見後鄭校周之本條注又史記弟子傳注徐廣曰歸一作饋

孫叔敖三得相而不喜　莊子田子方篇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翁注謂本於山木篇　今案在子方篇　又案呂氏春秋恃君覽知分篇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

徵生高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　漢書東方朔傳注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與女子期於梁下待之不至遇水而死一曰卽微生高也

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翁注引何晏集解敘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中尉王吉　案正義曰琅

邪膠東郡國名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為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古謂有德者也王吉字子陽

翁注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　案正義曰就魯論篇章謂二十篇也復考校之以齊論古論擇其善者而為之註註與注音義同

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為南蒯　顧亭林日知錄卷二十五第二十晉書夏統傳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愾子路未嘗見夏南蓋衛南子之誤

卽詩常棣篇　案春秋繁露文選廣絕交論注作棠棣

孝經

孝經序六家異同而無虞翻注原注虞槃佑東晉處士也　阮氏校勘記曰正誤佑作佐從隋唐志校　翁注引正義曰六家即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也　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本名昭避晉文帝諱改名曜魏志曰王肅字子雍王朗之子仕魏吳志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漢末舉茂才曹公辟不就仕吳以儒學聞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傳於世魏志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仕魏歷散騎常侍賜

爵關內侯著人物志百篇隋書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

晁子止謂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案公羊傳序引孝經鉤命決

魯國三老所獻其說不同翁注少府后蒼　案后蒼漢書藝文志作倉儒林傳作蒼

司馬公解云　案晁氏郡齋讀書志溫公古文孝經指解一卷

孝經鄭氏注　案後漢書鄭元傳凡元所著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歷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議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注案謝承書載元所注與此略同不言注孝經唯此書獨有也　唐會要後漢史書存於代者有謝承薛瑩司馬彪袁山松等其爲鄭元傳者載其所注皆無孝經正義曰唯范氏書有孝經　此即十二驗之九　翁注有荀㫗者撰集孝經諸說　案荀昶阮氏校勘記曰監本毛本作㫗非　又案晉永和以來今本孝經作晉

末以來阮氏校勘記曰晉末以來文苑英華唐會要作自齊梁以來　又翁注孝經非元所著其驗有十二條云云　案十二驗正義亦載之

困學紀聞補注卷七

国學紀聞補注卷八

清鄞張嘉祿肖莽著

男壽鏞校刊

孟子

趙岐曰致至也　案四庫全書總目四書類孟子正義十四卷漢趙岐注胡爌拾遺錄據李善文選注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知今本經文及注均與唐本不同

琴張注謂子張善鼓琴蓋未知左傳有琴張　案翟灝閒評卷三第十二頁孔子弟子琴張牢也子張乃姓顓孫名師紹興中太學試仁天之尊爵賦取上第一人第二人皆以琴張為子張第一人云琴張雖與徒懷干祿之疑第二人云笑琴張雖與並為徒懷千祿而試官與舉人皆不悟抑何鹵莽至此耶

梁惠王西喪地於秦　楊升庵謂西喪地於秦即戰國策所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

致堂曰楊朱與老聃同時翁注釋文曰楊朱或曰字子居陸德明楊戎字子居恐子居非楊朱也　案陸德明

云見莊子釋文寓言十九

孟子引費惠公之言　案費惠公日知錄卷七辨之亦詳

萬氏集證閻氏四書釋地云云　案國朝閻若璩四書釋地一卷四書釋地續一卷四書釋地又續二卷四書釋地三續二卷

孫奭朱文公謂邵武士人翁注孟子音義舊有張鎰丁公著為之音　案丁公著蘇州人見通鑑二百四十一

好樂好勇好貨色　明本釋卷上臨邛計廣卿西蜀大儒也有云人主不宜有所好故好攻戰則孫武白起之徒出而民殘於干戈矣好刑名則韓非張湯之徒出而民苦於刻核矣好聚斂則桑羊皇甫鎛之徒出而民困於掊克矣好順從則張禹胡廣之徒出而民敝於誇大矣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閻注晉傳元疏云云　案傅鶉觚疏見晉書本傳卷十三第十九頁引之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

而不任三不祥　案晏子春秋語與劉向說苑君道
篇同
孺子滄浪之歌　案晁補之變離騷序曰孟子見魯平公
與屈原諫懷王時蓋並矣而原實後於孟子載孺子
之歌原辭與同此蓋沿孟子事
民心思漢王郎假之而有餘翁注引通鑑漢紀故趙繆
王子林素任俠　案趙繆王名元景帝七世孫　林
爲丞相育爲大司馬參爲大將軍
神農之教云云　案淵泉日記卷中第十五神農許行

之學他無所考呂氏春秋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論
必其書也
禮記有八蜡　案八蜡之祭本以其有功而報之昆蟲
何功焉詳見湛園札記卷二
宿於晝　案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卷八第三頁馬侍讀
大年曰高郵老儒黃彥和嘗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
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後載燕初入齊
聞晝邑之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
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大慶謂彥和見晝

邑人王蠋賢遂以此出晝字爲畫然觀之說苑以爲
蓋邑人王蠋且齊有蓋大夫王驩而陳仲子食采於
蓋則齊亦自有蓋邑也然則說苑以爲蓋邑人王蠋
又與晝不同改晝字而爲畫亦所未安今通鑑晝音
獲司馬康釋音胡卦切亦曰西南近邑又不音晝何
耶
蓋大夫王驩集證引四書釋地蓋大夫王驩與陳仲子
兄戴蓋祿之蓋同音　案敬齋古今黈卷二第十頁
孟子兄戴蓋祿萬鍾戴蓋祇是乘軒

小學

爾雅注　案釋文劉歆爾雅注三卷樊光京兆人中散
大夫爾雅注六卷隋書三十二云三卷釋文李巡汝
南人中黃門爾雅注三卷魏志孫炎樂安人徵祕書
監不就注字叔然顏氏家訓曰字叔言釋文爾雅注
三卷隋書作七卷舊唐書四十六作六卷册府元龜
六百五作二卷
爾雅疏引舍人云　案錢竹汀潛研堂集廣韻有舍姓
是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孫志祖讀書脞錄續

編姓舍罕見且名人疑未必然李善文選注引郭舍
人爾雅注是其人姓郭爾漢書東方朔傳有幸倡郭
舍人正値漢武帝時豈即其人邪蓋本犍爲郡文學
卒史而入爲舍人也名則不可考矣
字書不見榧樶　案孫季昭示兒編卷二十三引藝苑
雌黃云樶字字書皆無之蜀中多此木相傳以爲巨
疑切案介甫絕句濯錦江邊木有樶者與移字同押
則知巨宜切是也杜陵有覓樶木栽詩云飽聞樶木
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鄭尙明昂作杜詩釋音云

五來切誤矣
學者恥一物之不知　案晉書載記一劉元海嘗謂同
門生朱紀范隆曰一物之不知固君子之所恥
急就篇注　急就篇日知錄卷二十一詳之
烏寫混淆寫應作舃埤雅舃九寫而爲烏　本卷二十
八頁注亦引之
增河南之邑爲雒　案雒陽本作洛陽魏魚豢典略曰
漢火行忌水光武都洛改爲雒字楊升庵曰春秋經
書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左傳凡洛皆作雒已十餘

處豈因後漢而改乎
減漢東之國爲隋　案廣韻五支隋國名本作隨左傳
漢東之國隨爲大隋文帝去辵能改齋漫錄隋文受
禪以魏周齊不遑寧處遂去辵單書隋字互見卷十
三第四十七頁
定文於六穗之禾訓同於導　案閔疏顏氏家訓書證篇案常
大年嬾眞子前漢百官表少府之屬官凡五十餘人
有導官掌米穀以奉至尊然學者多疑導字之義僕
攷唐百官志導官令掌導擇米麥凡九穀皆隨精麤

考其耗損而供然導字下从寸唐䆃字下从禾今案
韻略瑞禾一莖六穗謂之䆃恐唐以瑞禾命官也僕
嘗以此問舅氏笑云此蓋讀司馬長卿封禪書誤
耳書云導一莖六穗於庖注云導擇也一莖六穗謂
嘉禾之米也後人誤以瑞禾爲䆃遂併官名失之可
一笑也
爲卷爲端而遂乖服制　案考古質疑卷三第十三頁
袞服也禮云袞冕荀子以爲稽富國篇　禮記則以爲卷
篆形誤僞誰正雲興之祁祁　案顏氏家訓書證篇又

引班固靈臺詩云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此其證也　楊升庵集漢無極山碑興雲祁祁雨我公田王介甫有雲之祁祁詩

敘時惟正於四羊閔疏東觀漢記馬援上書成皋令
　案後漢書馬援傳章懷注引之

考義其惑於三家閔疏家語　案見家語七十二弟子解
　又見呂氏春秋察傳篇

加文武之爲斌　案說文人部份文質備也古文作彬
　徐鉉曰斌乃俗字日知錄二十一謂魏去叔重未遠
　是古未嘗無斌字也

合日月之爲易　案浩然齋雅談日與月合則長明性與命合則長生又曰在天曰明明者日月之橫合在世爲易易者日月之從合在人爲丹丹者日月之中合此海瓊語也　疑曜二易經之易說文曰蜥蜴蝘蜓守宮形象也是易卽蜥蜴也案爾雅諸書殊不相似爾雅釋蟲有曰王蛈蜴者其形眞象易字蛈與蜥
　音相近或蛈蜴誤爲蜥蜴亦未可知

改白水眞人之兆　案顏氏家訓書證篇漢書以貨泉爲白水眞人蓋數術謬語假借依附雜以戲笑耳

漢西域傳安息國書革旁行爲書記　案顏氏注革謂
　皮之不柔者

吳孫休自制名字　案唐陸龜蒙小名錄引吳錄孫休詔曰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孤今爲四男作名字太子名𩅦音如湖水灣瀨之灣字𩃎音如迄令之迄次名庞音如兕覯之兕字𩂢音如儇首之儇次名𩅟音如艸莽之莽字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名𩅞音如袞寬大之袞字𡸗音如擁特有㫁之特鈔舊文合造此字

庶易避也與三國志傳注所引稍異甕牖閒評二唐史則天武氏自制十有二字曌照𠀑天埊地𡆠日𠥱月〇星𠁈君𢘑臣𤯔人𡕀載𠡦年𠙺正　案集韻載則天自制者十有八字於唐史十有二字之外復有六字如𤯔人字圀國字之類皆見當時薛稷所書之碑則知則天所制者不止十有二字此學林之文也余又攷東觀餘論跋華嚴經一段乃云唐史載武后作十二字此卷復有證聖等字蓋當時制作不特十二字而已

不字本方久反　案孫季昭示兒編卷二十三不字本方鳩切人皆以逋骨反呼之遍檢諸韻並無此音此係引邇齋閒覽經說

或云七經　案華陽國志云遣雋士張叔等十八人東詣博士受七經

邵子定以易書詩春秋爲四經　案四經見於管子戒篇房元齡注四經謂詩書禮樂

春秋公羊而已翁注公羊子齊人　案師古曰名高字子陽

石經有七原注後蜀石經於高祖太宗諱皆缺畫　案蜀本石九經於唐諱皆缺畫詳見卷二十第十七頁亦見顧氏日知錄卷二十三第三十一頁　容齋隨筆四蜀本石經九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皆缺畫蓋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勖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後魏裴漢借異書躬自錄本姚注引朱子曰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彼時書猶難得　案東坡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文辭學術當倍蓰昔人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

易緯是類謀辨終備　案是類謀一作筮類謀辨終備一作辨中備

春秋緯　元命包後漢書律曆志作苞張衡傳亦作包删去讖緯之文翁注引四庫全書校語儒者多稱讖緯

其實讖是讖而緯是緯彌傳彌失遂與讖合而爲一然班固稱聖人作經賢者緯之楊侃稱緯書之類謂之祕經圖讖之類謂之好學翁注所引未全應核補

漢儒之學若土梗　案戰國策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司馬彪注梗土之榛梗也

困學紀聞補注卷八

困學紀聞補注卷九

清鄞張嘉祿肖䓪著
男壽鏞校刊

天道

闢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集證或曰闢苞受河圖篇名
案闢苞受蓋河圖篇名授與受通見錢氏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七

沈約宋志五星聚者有三　案安祿山反天寶九年五星聚箕尾　李鄴侯家傳謂肅宗復長安其年五星亦聚東井唐史未載　敬齋古今黈卷四五星聚非吉祥乃兵象故高祖入關五星聚於東井則爲秦亡之應效之書傳五星之聚不獨漢世有之在唐世爲尤多武德元年七月鎮星太白辰星聚於東井二年三月復然是年關中分裂天寶九載八月五星聚於箕尾燕分也占曰無德則殃至德二載四月歲星熒惑太白辰星聚於鶉首元和十年六月四星復合於東井皆占中外相連以兵乾元元年四月熒惑鎮星太白聚於營室太史南宮沛奏其地戰不勝營室衛

地大歷三年七月壬申五星並出東方占曰中國利中國利則四夷被兵亡貞元四年五月歲星熒惑鎮星聚於營室占曰其國亡地在衞分元和十一年十二月鎮星太白辰星聚於危危齊分又十四年八月歲星太白辰星聚於軫軫楚分占曰兵喪開成四年正月熒惑太白辰星聚於南斗推歷度在燕分占曰內外兵喪改立王公咸通中熒惑鎮星太白辰星聚於畢昴在趙魏之分詔鎮州王景崇被袞冕軍府稱臣以厭之文德元年八月歲星鎮星太白聚於張張周分占曰內外有兵爲河內河東地大約星聚少則其用兵少星聚多則其用兵多天理人事有若符契焉或曰星變偶然耳隨變隨應未必然也或者之言非也姑以唐事驗之其大者有徵則其餘概可見矣太宗貞觀年中天下太平不聞有星聚之異天寶九年五星聚燕後數歲安史煽禍中國塗炭至累世不息是何得爲偶然哉

傳說奉中闕之祠原注李播大象賦　案李播淳風之父也　隋李播天文大象賦苗爲注平津館叢書錄

之竝附跋一首

北斗七星翁注引漢書天文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揺一外爲盾天蠭　案史記天官書天蠭作天鋒

歷數

卽命歷序所謂孔子修春秋用殷歷也翁注唐一行日度議曰云云亦見文選陸佐公新刻漏銘注

十二相屬起於何時　案楊升庵集第七十五卷子鼠丑牛十二屬之說朱子謂不知所始余以爲此天地自然之理非人能爲也日中有金雞乃酉之屬月中

有玉兔乃卯之屬日月陰陽互藏其宅也古篆巳字作蛇形亥字作豕形餘可推而知矣

分爲十紀　案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上路史泰皇氏注春秋命歷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云二百七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爲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及太素冥莖此道之根本也嘗舉以問陳月觀先生云康節皇極經世書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只是此數帝堯卽位之年甲辰已在午

定之方中公劉之詩擇地之法也　案日知錄五七月流火天文也相其陰陽地理也四矢反兮射也兩驂如舞御也止戈爲武皿蟲爲蠱書也千乘三去亥有二首六身數也

困學紀聞補注卷九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

清鄞張嘉祿肖彝箸
男壽鏞校刊

地理

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翁注引史記大宛傳於是置益州越巂牂牁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　案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非至秦始通也翁注引劉淵林注蜀王本紀惠王二十七年云云　案史記秦本紀惠王十四年卒此云二

十七年疑誤惟昭襄王二十七年有因蜀攻楚黔中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佚考

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　案河圖括地象曰西北為天門東南為地戶注天不足西北是天門地不滿東南是地戶

舜漁濩澤　案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濩澤縣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穆天子傳天子四日休於濩澤郭璞注今平陽濩澤縣是也又元和郡縣志河東道下太平寰宇記河東道下太平御覽州郡部九引墨子俱作濩澤

奇章巴州之稱　案周李孝軌亦封奇章公

諸子

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　案敬齋古今黈五三緘其口者凡三處也古今人多以三緘連言之或曰有金人焉三斷句則指三人也亦通

黃帝有巾机之法　案黃帝巾几銘曰無掘壑而附邱無舍本而治末日中必彗操刃必割執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謂失時操刃不割是謂失利執斧不伐賊人

將來涓涓不塞將為江河熒熒不救炎炎柰何兩葉不去將用斧柯此銘漢以下文士多引用之而不見其全惟見於兵書如此楊升庵集四十八卷

法言序舊在卷後司馬溫公集注始寘諸篇首　案雲谷雜記三前輩讀書所嗜各不同司馬溫公酷好揚子太元而作書疑詆孟子謂揚子眞大儒孟與荀殆不足疑自云少好其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始敢為注每閱太元必屏絕人事讀必數十過其嗜之如是而老蘇獨不喜揚子云雄之法言辨乎其不足問也

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於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
無取焉耳又曰雄於太元好奇而務深故辭多夸大
而可觀者鮮又曰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爲太元耶
二公所見不侔如此

蘇文忠論管仲之無後　案湛園札記卷三左傳君子
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杜氏曰管仲之後於齊沒不
復見傳亦與其無驗昨舉示友人閻子百詩爲予檢
史記傳注引世本云莊仲山產夷吾夷吾產武子云
云其十世皆有謚惟末世㬌子步耐生微無謚耳此

几案間書而杜孔諸君皆不及知亦可怪也

黃帝六相一曰蚩尤通鑑外紀改爲風后　案外紀云
風后明天道管子稱蚩尤者疑誤（馬氏繹史）　翁注后土
辨乎北方故使爲李　案巽巖閒評理李二字古通
用初無異義周語曰行理以節逆之管子云黃帝得
后土而辨於北方故使爲李以二書攷之則知左氏
傳中用行李字或作理初無異義

弟子職漢志附於孝經朱子謂疑是作內政士之子常爲
士因作此以教之　案朱子語類弟子職一篇若不
在管子中亦亡矣此或是他存得古人的或是他自
作俱未可知竊疑是他作內政時士之子常爲士因
作此以教之

文子者老子弟子也原注序曰亦曰計然姓辛名研字
文子　案辛文子號計研漢碑作計研　以計然文
子合爲一人始於北魏李暹計然與文子截然兩人
見下注及卷五三十三頁注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卷
二第九頁辨之甚詳

夫子見老聃　案今曰見老子其猶龍邪見史記老莊

申韓列傳及論衡龍虛篇論衡知實篇

魯雞固能矣　案韓文公守戒曰賁育之不戒莊子之
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
魏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
資殊也

向秀注莊子而郭象竊之郗紹作晉中興書而何法盛
竊之　案明劉念臺人譜類記五南唐時隱者譚峭
嘗有譚子化書後游建康見宋齊邱有神仙風格出
其化書六卷授之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願子序之

流於後世齊邱因奪爲己有而傳之　峭本道士大
旨多出於黃老　四庫全書目錄入雜家類
漁者豫且　案平子靈龜發夢於宋元不能免豫且之
網
齊物論　案錢氏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左思魏都賦
萬物可齊於一朝劉淵林注云莊子有齊物之論劉
琨答盧諶書云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
文心雕龍論說篇云莊周齊物以論爲名是六朝人
已誤以齊物兩字連讀唐人多取齊物兩字爲名其

誤不始康節也
豫樟初生可抓而絕翁注手可擢而拔亦作搔　案手
可擢而抓抓本作拔五臣本及枚乘傳說苑並作手
可擢而拔詳見王氏讀書雜志餘編下
其口竊其鼻空大　案韓詩外傳四孔子見客客去
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顙兮其口仁則吾
不知也
歸其母自績　案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
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詳見魯語下

太平御覽引蘇子曰云云　案斠補隅錄所輯意林缺
文內載蘇子十八卷名滔衞人也其曰蘭以芳致燒
膏以肥見焫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碎腹與此引御覽
文略異蘇秦作蘇滔俟攷　莊子山木自寇也膏火
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　淮南子虎
豹以文彩來射猨狖以捷來刺　淮南子繆稱鐸以
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引吳
鐸以聲自毀
孝己事親　案家語曾子遣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

殺孝己見文選注　孝經正義孝己伯奇之名偏著
母不慈也
集證引水經注故論語比考讖曰　案論語比考讖御
覽六十三引之　說苑說叢水名盜泉孔子不飲
後漢鍾離意傳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
趙襄子賞有功者五人　案趙襄子賞高赫亦見說苑
復恩篇葉榮甫考古質疑曰晉陽罷圍乃貞定王十
六年孔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卽周敬王四十一年
也後一年而元王立九年而貞定王立至十六年時

孔子卒已二十六年此謂趙襄子善賞士爲仲尼之
言攷其年歲先後則知其誤也

鶡冠子　案鶡冠子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劉子隨時
篇一瓠千金見雲谷雜記四第十二頁

柳子厚之辯其知言哉　案宋張淏雲谷雜記卷一子
厚以貪夫殉財之語不爲太史公所稱案烈士之殉
名貪夫之殉財此是列子之詞獨夸者死權一語見
於鶡冠子賈誼賦合二書以成文爾原注烈士殉名
貪夫殉財謂爲列子之辭者此李善注文選所云今

列子中無此語蓋不應誤當是近世本有脫誤耳

鄭璞之說亦見尹文子　案文選陸士衡演連珠助璞
裴駰注尸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

受捭闔之術　案楊升庵曰捭音擺捭之者開也言也
陽也孟子所謂以言餂之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
孟子所謂以不言餂之也

六韜曰云云　案六韜語見太平御覽六百八十四又
六百九十七作冠雖敝禮加於首履雖新法以踐地
漢書儒林傳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
於足師古曰見六韜唐馬總意林作冠雖弊加於首
履雖新履於地

日中必彗　案顏氏家訓書證篇河間邢芳語吾云賈
誼傳云日中必熭注熭暴也曾見人解云此是暴疾
之意正言日中不須臾卒然便昃耳此釋爲當乎吾
謂邢曰此語本出太公六韜案字書古者暴曬字與
暴疾字相似唯下少異後人專輒加傍日耳言日中
時必須暴曬不爾者失其時也晉灼已有詳釋芳笑
服而退

文仲子貢不同時　案盧氏文弨云子貢與文仲不同
時或從後論之又曰况字疑衍

注方樸山此狙公賦芧之說　案莊子齊物論狙公賦
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
亦見列子黃帝篇

傅子曰云云　案傅子語亦見尸子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一
清鄞張嘉祿肖莘著
男壽鏞校刊
考史
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卽狐咺也　案師古曰卽狐咺
也齊人見戰國策
其洩冶之類乎　案湛園札記卷三陳殺其大夫洩冶
注洩冶直諫於淫亂之朝以取禍故不爲春秋所貴
然則龍逢比干亦直諫取禍誣經之甚者也

敵人保山據險姚注引姚寬戰國策序云王氏此條令
威獨未之及　案令威姚寬字　姚寬所舉佚文見
上第四頁注
爲作祭器墨染其外　案讀書雜志曰染當爲漆謂黑
漆其外也俗書漆字作柒因譌而爲染困學紀聞引
此已作染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三十四引此正作漆
說苑反質篇亦作漆　明本釋卷中拈太史唐鑑云
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
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
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
董晉之答回紇闕注引董晉行狀晉數皮而歸賫
案數皮歸資言馬之死者亦計皮而予之直也
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案見莊子外
篇　又案杜黃裳爲相幹吏欲寄錢千緡氈車一乘
直千緡使者於宅門伺候累日未敢送適有綠輿自
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藍縷使者知爲相國夫人遂歸
折其謀與此亦類
指鹿束蒲集證西征賦野蒲變而爲脯　案爲脯

今本文選多作成脯
韋昭洞歷記　案韋曜本名昭避晉文帝諱改名曜
史記正誤
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　案宋葉大慶攷古質疑
卷一盤庚三篇乃因遷都告諭臣民而作爾史記則
以爲盤庚弟小辛立殷道衰百姓思盤庚作盤庚三
篇
號曰共和　案共和互見卷一第四乾坤之次注曰知
錄卷二十五有辨證

在馬生渥洼之年翁注蘇林曰洼音窐曲之窐　案師古曰洼音於佳反

仲雍斷髮闘注論語虞仲亦非仲雍蓋虞仲乃逸民非繼世有土之君也　案日知錄卷七史記論語所稱虞仲疑並是吳仲之誤

微子肉袒　案敬齋古今黈曰宋世家又謂持祭器造於軍門所謂祭器者亦當令從者持之則左牽羊右把茅亦從者之事決非微子兩手牽把之　微子面縛楊升庵亦辨其誣

虢鄶果獻十邑　案詩集傳檜國名周衰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今之鄭州即其地也　集說孔穎達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

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　案賈逵曰士蔿晉大夫聚晉邑

史記以重黎爲一人　案攷古質疑曰東晳譏遷併兩人爲一人謂此也原注東晳之言見通鑑帝嚳紀注

伯夷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　案楊升庵集四十七卷朱晦翁謂太史公作伯夷傳滿腹是怨此言殊不公今試取伯夷傳讀之始言天道報應差爽以世俗共見聞者歎之也中言各從所好決擇死生輕重以君子之正論折之也一篇之中錯綜震蕩極文之變而議論不詭於聖人可謂良史矣

吳越不爲是而存亡翁注引蘇子由古史云云　案楊升庵集五十二卷第七頁亦引蘇子由古史考以辨史記之妄

當是時有闞止字子我云云集證引張淏雲谷雜記

案雲谷雜記四卷宋張淏撰淏字淸源婺之武義人卷一第七辨宰予爲闞子我甚詳

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案劉孝標辨命論薰蕕不同器

廷尉歐注張叔名　案歐漢書作毆師古曰讀與驅同

錯當要斬父母妻子皆棄市　案甕牖閒評卷二鼂錯誅死洪景盧作容齋隨筆謂其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然本傳載錯父聞錯所更法三十章諸侯讙譁遂從潁上來飲藥而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則錯父初不曾棄市也洪說誤矣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　案攷古質疑卷一遷在武帝時揚雄生於漢末今相如傳後且引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諷一此班固作贊曉然矣何爲史記以爲太史公之語反覆究之公孫宏傳乃載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賜宏子孫爵徐廣注云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乃知相如之贊亦後人寫入而託之太史公也於是喟然歎曰古人書皆多爲後人所加何可勝紀九州箴揚子雲作也唐徐堅初學記所載潤州箴乃有六代都輿之語藝文類聚唐太宗時歐陽

詢所編也而有蘇李沈宋之詩

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諡　案攷古質疑卷五第三頁田常無恙而稱成子後來追書之誤

以自取面縛之辱也　案肉袒面縛前第二十二頁已辨其誣　又案翁注周密齊東野語書微子篇曰云云　案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五齊東野語二十卷宋周密撰字公謹號草窗密本濟南人其父調身雖居吳心未嘗一飯不在齊此書以齊東野語名本其父志也　此條與宋葉大慶攷古質疑卷二第一條全同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一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二

清鄞張嘉祿肖莽箸
男壽鏞校刊

考史

黃帝有素問　案程氏遺書十九觀素問文字氣象只是戰國時人作謂之三墳書則非也

張文潛詩曰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　案湘君非舜妃日知錄卷二十五有辨證

賈生弔屈原曰　案此條楊升庵集襲之

文章緣起有漢惠帝四皓碑　案楊升庵集四十八卷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其沒也惠帝爲之製文立碑此乃上世人主賜葬人臣恤典之始

功臣表靡有孑遺耗矣　案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

淮南鴻謀翁注引漢書辛慶忌傳王曰夫蓼太子知略不世出　案蓼太子注服虔曰淮南太子也文穎曰或言外家姓師古曰文言外家姓得之猶漢之栗太子也

漢史不能表而揚之爲清節傳　案吾鄉李杲堂先生有西漢節義傳論謝山先生爲之題辭　水經注云云乃題辭跋尾曰是書祇據班范二史不旁采若更求之如水經注陳留風俗傳均可附入者　翁注引全氏西漢節義傳題詞唐史宰相世系表有建威將軍令孤邁孫於東郡之難　案新唐書宰相世系表下令狐氏出自姬姓漢建威將軍邁爲翟義起兵討王莽兵敗死之

號萬石者五家翁注王楙野客叢書數萬石止及石奮

嚴延年馮揚而遺秦襲趙崇絢雞肋編所載與此條同　案四庫總目小說家有宋莊季裕雞肋編三卷

自糊名易書之法密　案糊名謄錄日知錄卷十七第十九頁詳言之　老學庵筆記卷五本朝進士初亦如唐制兼采時望眞廟時周安惠公起始建糊名法一切以程文爲去留

古今人表許繇巢父爲二人譙周古史攷許巢爲一人　案渭泉日記引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爲天子

出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
黃霸傳鶡雀顏氏注當爲鴉徐楚金攷說文當爲鳩　案
戴埴鼠璞卷上宋景文筆記辨漢書黃霸傳鶡雀云
云此說良有理以余觀之恐非官本之誤何以知其
然蓋玉篇云鶡音何葛切鳥似雉而大青色有毛角
鬭死而止又云鴉音扶云切鴉雀似鷃玉篇見漢書
注有此鴉字故出此鴉字玉篇蓋唐人作以是推之
則自唐以來已自作鴉字矣初非官本之誤也　又
因人主好尚不可不謹也當嶷漢宣時祥瑞不應如

是之多及觀黃霸傳以鶡雀爲神雀便稱祥瑞非張
敞力辨其非是則宣帝又以爲然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二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三

清鄞張嘉祿仲彝箸
男壽鏞校刊

考史

翟公巽謂范蔚宗書語近詞冗　案庶齋老學叢談上
范曄泰之子也家世文學父祖數歷並有名前代泰
能使王宏推讓大權曄乃助義康爲逆被誅籍其家
樂器服玩並皆珍異妓妾不勝珠翠其母則居止單
陋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至市臨刑家人悉至曄

見妻則笑見母呼泣而曄無言見妓妾乃悲涕流連
是爲不忠不孝之人後世乃讀其後漢書安得大手
筆重爲修纂削其名可也

呂成公謂馮援遺書王昶戒子舉可法可戒者以教之
云云　案潤泉日記卷中兒子止曰馮援戒兄子嚴
敦不得言人過而杜季良坐援書免官是先自言人
過矣王昶名諸子以默沈渾深戒不得毀人乃指魏
諷曹偉爲傾邪是先自毀人矣皆非反身之義　昶
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子曰渾曰深　文舒王昶字

貳拾肆册95½版

招白鬬白閒猶黃閒也注云弓弩之屬　案史記李將
軍列傳以大黃射其裨將集解徐廣曰南都賦曰黃
閒機張善弩之名　文選潘岳射雉賦捧黃閒以密
彀徐爰注黃閒弩名也張衡云黃閒機張一名黃肩
此條楊升庵外集全襲之
蔡邕文今存九十篇　案日知錄卷十三第四東京之
末節義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其仕董卓無守卓死
驚歎無識觀其集中濫作碑頌則平日之爲人可知
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後人爲立佳傳

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　案介子推事日知
錄卷二十五有辨證
司徒堯也　案文心雕龍詔策篇曰光武撥亂留意斯
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敕
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　相如視
草見淮南王傳
魏有纂弒翁注魏司馬師廢齊王芳而立高貴鄉公髦
司馬昭弒高貴鄉公而立常道鄉公璜　案奐本名
璜封常道鄉公司馬昭迎立之更名奐　翁注又引

濮陽與張布廢休太子𩅰而立孫晧　案濮陽以地
爲氏興字子元　𩅰讀如彎見卷八第三十九頁注
八陣圖　案文選封燕然山銘李善注引雜兵書八陣
者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曰牡陣五曰衝
陣六曰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
鄧艾取蜀行險以徼幸翁注引艾傳先登至江由　案
江由蜀漢戍今爲縣屬四川龍安府
傅元之言得之　案晉世祖泰始元年以傅元爲諫官
日知錄卷十三閭氏注引之

東都之季或附曹瞞亡漢　案朱子聚星堂贊曰或
乃附曹瞞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
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案老學庵筆記
五隆興間有揚州帥貴戚也宴席間語客曰諺謂三
世仕宦方解著衣喫飯欲作一書言衣帽酒殽之制
未得書名通判鮮于廣蜀人即對曰公方立勳業未
暇及此請先立名曰逸居集帥不之悟有牛簽判者
輒操齊音曰安撫莫信此是通判罵安撫飽食煖衣
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甚言語帥爲發怒赧面

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　案浩然齋雅談李商隱詩云
咸陽宮殿鬱嵯峨六國樓臺豔綺羅自是當年秦帝
醉不關天地有山河末句殊不可曉南昌裘聞詩以
爲秦帝合作天帝天地合作秦地事在張平子西京
賦曰昔者云云史載秦地雨金三日金誤隕其是耶
嗚呼天帝果有時而醉乎
無木可梟元海頭翁注引晉書元海入都蒲子　案蒲
子卽春秋晉蒲城
陶淵明讀史述夷齊云　案淵明讀史述九章首夷齊

次箕子管鮑程杵七十二弟子屈賈韓非魯二儒張
長公
陳不聞力戰之將隋文所以衡行而無所忌翁注引隋
書韓擒傳　案湛園札記卷一齊張雕虎隋韓擒虎
皆複名史避諱於韓則稱擒而去虎字於張則改爲
雕然韓擒名書史籍雕虎非齊書幾不知其原名矣
文苑傳序稱常侍張雕與韓擒一例於此猶可會意
原注韓擒一作禽隋書云禽本名擒虎
正始中王何好莊老　案晉書儒林傳序曰指閩里之

典經習正始之餘論指禮法爲流俗目縱誕以清高
此則虛名雖被於時流篤論未忘乎學者是以講明
六藝鄭元王肅爲集漢之終演說老莊王弼何晏爲
開晉之始
梁武帝時錢陌減始有足陌之名云云　案日知錄卷
十一短陌條考證甚詳
嫠不恤緯　案袁絜齋願豐樓記嫠不恤緯而憂宗周
之隕女居漆室而念嗣君之弱此天地之常經人心
之靈所不能自已者況嘗服休服采者乎絜齋集十

盡爲袁絜死不作褚淵生一條　思古弔今與卷十二
欲補傳西漢節義同意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三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四

清鄞張嘉祿肖彝著
男壽鏞校刊

考史

貞觀政要　案貞前後皆作正避宋諱也應歸一律

新史尙奇類此　案全唐詩話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閣龍門爲虯戶金谷爲銑溪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篠驂月兎爲魄兔進士效之謂之澀體

韓文公子昶　案雲谷雜記二韓昶退之之子兒時即以詩動孟東野今東野集有喜符郞詩有天縱之篇符蓋昶小字後登長慶四年進士亦可謂能世其家矣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李綽尙書故實皆云昶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悉改根爲銀此說恐未必然李綽之說蓋本於韋絢絢乃執誼之子又嘉話錄所載大抵詆退之處甚多如云韓十八直是大輕薄及忝席舍人草貶詞之類皆不足信

李晟每戰必錦裘繡帽自表　案甕牖閒評六王則之叛貝州也在軍中常裹帽人見其花帽皆知是則也至就擒花帽終不去身甚矣夫則之愚也

司空圖房太尉詩曰物望傾心久匈渠破膽頻　案楊升庵集五十一卷杜子美挽公詩所謂一德興王後亦指此事唐書因其陳濤斜之敗遂沒其善可惜也

房琯後謫廣漢有政績唐詩人多稱仰之

韓偓自書裴郡君祭文一條　案老學庵筆記黃巢之入長安僖宗出幸豆盧瑑崔沆劉鄴于琮裴諗趙濛李溥李湯皆守節至死不變鄭綦鄭係不臣賊舉家自縊而死以靖康京師之變言之唐猶爲有人也

香奩集乃和凝所爲嫁名韓偓注見卷十七第二十二頁　日知錄幷錄韓偓事

李日月爲朱泚將　案李希烈之黨有韓霜露朱泚之黨有李日月見卷二十第二十七頁

寒食野祭而焚紙錢　案涑水紀聞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爲之焚紙錢祈禱嗣宗聞之笑曰何事鬼神敢向王嗣宗取枉法贓耶（嗣宗人不足取）　宋戴埴鼠璞上法苑珠林載紙錢起於殷長史唐王璵傳謂漢來皆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王璵乃用於

祠祭今儒家以爲釋字法於喪祭皆屛去矛謂不然
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謂之明器
神明之也漢之瘞錢近於之死而致生以紙寓錢亦
明器也與塗車芻靈何以異俗謂果資於冥塗則可
笑

寓龍寓馬　案李奇曰寓寄也寄生龍形於木也顧氏
日知錄卷三十七曰此說恐非古人偶寓通用木寓
木偶也引史記漢書爲證

范質欠世宗一死　案涑水紀聞一太祖嘗稱質之賢

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

人小之公是非　案日知錄卷十三第四十四頁陳思
王植初封臨菑侯聞魏氏代漢發服悲哭司馬順宣
王第五子通之子初封晉陽亭侯及武帝受禪歎曰
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滕王瓚隋高祖母弟
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將總朝政瓚聞召不從曰作
隨國公恐不能保何乃更爲族滅事耶　凝式事又
見劉克莊跋謂終於太子少師詳上第三十四頁注
又曰東觀餘論以凝式終太子太傅而五代史云
終太子太保未知孰是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四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五

清鄞張嘉祿肖蕣箸

男壽鏞校刊

考史

文鑑所取如徐鼎臣君臣論云云　案宋文鑑臨安書坊先有聖宋文海孝宗得之命本府校刻益公請加銓擇屬之呂伯恭書成賜名皇朝文鑑有近臣密啓云奏議中有詆及祖宗政事者不可示後世乃更命直院崔大雅增損後有道學之禁以有伊川文遂詆伯恭上不復降出此書當時迄未刊也

高宗廟號未定　案甕牖閒評三徽宗初踐阼詔以建中靖國改是時羣臣或有言建中乃唐德宗時年號徽宗竟不之從此已兆播遷之禍矣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謚號陵名相犯宋熙甯崇甯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文臣不學之故

前有穆修鄭條輩　穆參軍集三卷附錄遺事一卷

高宗問刑部奏案有生人婦　案老學庵筆記卷八湯岐公初秉政偶刑寺奏牘有云生人婦者高廟問此有法否秦益公云法中有夫婦人與無夫者不同上素喜岐公顧問曰古亦有之否岐公曰古法有無臣所不能記然生人婦之語蓋出三國志杜畿傳上大驚乃笑曰卿可謂博記矣益公陰忌獨對岐公純篤不忌也　又卷四湯丞相封慶國公命下湯謂此仁宗賜履之國辭之改封岐

唐及國初策題甚簡　案老學庵筆記卷六國初舉人對策皆先寫策題然策題不過一二十句其後策題寖多而寫題如初舉人甚以爲苦慶歷初賈文元公爲中丞始奏罷之

一韓一范　案老學庵筆記一予在南鄭見西陲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其子亦稱老子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爲父也建炎初宗澤留守東京羣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爺蓋此比也

元祐諸賢條翁注引鶴山跋任諫議伯雨帖云云　案任伯雨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閒凡上百八疏建中靖國元年罷權給事中　而鄧洵武愛莫助之圖云

云　案鄧洵武愛莫助之圖如史記年表例旁行七
重別爲左右詳見通鑑徽宗紀
虞公以玉失國楚子常以佩喪邦　案楚瓦好賄郢城
危晉寅求貨霸業衰秦賂譏牧遷爲虜漢金閒增垓
敗羽見卷一第二十五頁
自荆舒之學行云云　案湛園札記卷四人知王介甫
罷春秋進講案曲洧舊聞熙寧元年冬介甫初侍經
筵未嘗講說上欲介甫講禮記至曾子易簀事介甫
於倉猝間進說曰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至於牀笫之

間上稱善安石遂言禮記多駁雜不如講尚書於是
罷禮記然則介甫不獨廢春秋講讀亦罷講禮記矣
鄒浩誅立劉后　案鄒浩疏續資治通鑑備載之
校其文藝等爲三品　案依太學三舍法考選事在哲
宗元符二年十一月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五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六

清鄞張嘉祿肖蕃著
男壽鏞校刊

考史

兩漢河渠考

續漢書河關西可千餘里　案水經注作去玉門陽關
千三百里廣輪四百里
劉仲馮曰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云云　案劉仲馮
語凌稚隆漢書評林亦引之

兩漢崇儒考

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朔五年爲博士置弟子
員晉灼曰西京無太學　案大慶攷古質疑卷三第
六頁辨西京無太學與此同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六

清鄞張嘉祿肖蘇箸
男壽鏞校刊

評文

左氏屈原始以文章自為一家　案周密浩然齋雅談浩翁云章子厚嘗言楚辭蓋有所祖述初不謂然子厚曰九歌蓋取諸國風九章蓋取諸二雅離騷蓋取諸頌致之信然

瓊赤玉也雪賦林挺瓊樹注以為誤　案藝牖閒評卷

三第二韓退之雪詩云今朝蹋作瓊瑤跡又雪詩云疑是屑瓊瑰皆比雪為瓊者以其白也許慎說文則云瓊赤玉也石曼卿紅梅花詩云繁萼香瓊亂殘英絳雪遺謂此耳昔以余觀之瓊未必是赤玉恐叔重言之誤也　瓊赤玉也初學記二十七御覽八百四引逸論語

送窮文小點大凝　案雲谷雜記二韓退之段成式皆有送窮文退之之作固不下成式姚鉉編文粹錄成式而不取退之平淮西碑亦只載成式父文昌所作舉此一端謂得唐文之精粹可乎

韓作師說　案洪景盧曰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其言非好為人師者也

兩河之寇盜雖除　案雖除柳集作難除

原注文苑英華辨證　案文苑英華辨證十卷宋彭叔夏因周必大所校文苑英華而作

毛穎傳　案王楙野客叢書毛穎傳如自結繩以至秦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九流百家之書皆所詳悉此意出於蔡邕成公綏筆賦郭璞筆贊異

時文嵩作松滋侯傳司空徒作容成侯傳而本朝東坡先生作羅文等傳其機杼又自退之始也

王勃倣其語　案野客叢書王勃云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當時以為工僕觀駱賓王集亦曰斷雲將野鶴俱飛竹響共雨聲相亂曰金飈將玉露俱清柳黛與緗荷漸歇曰緗衣將素履同歸廊廟與江湖齊致此類不一則知當時文人皆為此等語且勃此語不獨見於滕王閣序如山亭記亦曰長江與斜漢爭流白雲將紅塵並落庾公集古錄載德州長

壽寺碑與西清詩話如此等語不一致湛淵靜語王
勃滕王閣序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
地節王少頭陀寺碑文層軒延袤上出雲霓飛閣逶
迤下臨無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節
庾子山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以爾雅天雞有二問之翁注王安石退居金陵作字說
二十四卷　案老學庵筆記二字說盛行時有唐博
士相韓博士兼皆作字說解數十卷太學諸生作字
說音訓十卷又有劉全美者作字說偏旁音釋一卷

字說備檢一卷又以類相從爲字會二十卷故相吳
元中試辟雍程文盡用字說特免省門下侍郎薛肇
明作詩奏御亦用字說中語予少時見族伯父彥遠
和霄字韻詩云雖貧未肯氣如霄人莫能曉或叩之
答曰此出字說霄字云凡氣升此而消焉其奧如此
樂於榮啓期　案榮啓期事又見列子天瑞篇說苑雜
言篇新序新序今本已佚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三引
所載俱大同小異說苑雜言作吾年巳九十五漢書
家語作榮聲期

一詩一賦豈足以盡豪傑之士集證引桑世昌蘭亭考
修禊之會人各賦詩　案宋黃常明碧溪詩話十曲
水修禊之會人各賦詩成兩篇者自右軍安石而下
幾十一人成一篇者郗曇王豐之而下十五人詩不
成罰觥者凡十六人　世說新語企羨篇注王羲之
臨河敘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大原孫丞
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
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
崔寔政論　案崔寔政論惟文選吳都賦注王元長策

秀才文注引之鮑昭放歌行注亦引之見卷十三第
六頁
月而日之星而辰之方樸山云其原出於莊子之尸而
祝之社而稷之　案方氏之說楊升庵巳言之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七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八

清鄞張嘉祿肖巽箸
男壽鏞校刊

評詩

古辭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陶淵明歸田園詩二句倣此　案宋張戒歲寒堂詩話上淵明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本以言郊居閒適之趣非以詠田園而後人詠田園之句雖極其工巧終莫能及又曰此景物雖在目前而非至閒至靜之中則不能到此味不

可及也

左傳有虞殯莊子有紼謳非始於田橫之客　案顏氏家訓文章篇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殯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皆爲生者悼往苦哀之意

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閒寄也　案尸子引老萊子語文選陸士衡豫章行注陶淵明歸去來辭注亦引之

東方朔有八言七言　案唐皮日休松陵集序三言者振振鷺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曰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曰交交黃鳥止於桑是也九言者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玆是也　七言八言顧氏日知錄卷二十一可互證　明謝榛四溟詩話塵史曰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垓下歌柏梁篇祖之劉存以交交黃鳥止於桑爲七言之始合兩句爲一謬矣大雅曰維昔之富不如時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此爲七言之始亦非也蓋始於擊壤歌帝力何有於我哉

最後有次韻　案詩之次韻日知錄卷二十一亦詳言

之

自元白至皮陸翁注松陵集十卷唐皮日休與陸龜蒙唱酬詩凡六百五十八首　皮序曰松江吳之望也別名曰松陵請目之曰松陵集

韓文公城南聯句　案雲谷雜記卷四第十三苕溪漁隱叢話曰宋胡仔撰雲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至退之亦是沿襲其舊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

也今者之漁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起於漢柏梁臺非始於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眞卿皆有是作亦不特謝宣城杜工部而止耳

忍事敵災星司空表聖詩也　案老學庵筆記亦載之

可憐一覺登天夢　案甕牖閒評二夢固有足徵者殷高宗之夢傅說是也若漢文帝之夢鄧通豈其然乎通乃幸臣文帝欲貴之而恐羣臣力爭故託諸夢以爲辭聊以掩一時之口耳

唐以詩取士翁注高鍇進五人詩賦奏云云　案高鍇

進所試進士詩賦奏見唐詩紀事五十二

堯非舜榮　案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八梁元帝玄覽賦堯非舜榮本草目蒲一名堯韭一本作堯悲非

古詩何能待來茲翁注公羊傳諸侯有疾曰負茲　案楊升庵集七十九卷證負茲甚詳

蘭澤多芳草翁注引初學記梁元帝詩云春蘭本無豔

案彭叔夏文苑英華辨證九無豔初學記作無絕

案楚辭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則無絕字亦是

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　案文選枚叔七發李善注亦引呂氏春秋室大多陰臺高多陽語

雁湖注荆公詩於明妃曲云云　案浩然齋雅談呂紫微明妃曲人生在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殊胡地人其意固佳然不脫王半山人生失意無南北之窠臼也

介甫詩今人未可輕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案庶齋老學叢談卷中王荆公促織詩祇向貧家促機杼幾家能有一絇絲可謂有恤人之心然青苗之法和買和雇不恤人之政民受其害不能逃君子之責矣其

詠商鞅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荆舒之心盡見於此

東坡文章好譏刺　案畢仲游貽東坡書曰夫言語之累不特出口者爲言其形於詩訶贊於賦頌託於碑銘著於序記者亦言也今知畏於口而未畏於文是其所是則見是者喜非其所非則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濟君之謀而怨者或已敗君之事

張揖曰翠粲衣聲漢書作萃蔡　案楊升庵集六十三卷綷縩自是衣聲翠粲自是鮮明之貌不必同也駱

賓王文縟翠蕣於詞林粹鮮花於筆苑以翠對鮮可
以證之高似孫緯略云翠謂鮮明之貌非色也
本於玉汝金吾之對　案疑曜一宋韓莊敏縝字玉汝
初求字於歐陽文忠公公書玉女二字與之莊敏不
樂及見殊有慍容文忠曰此女字古書原無點水君
何怪耶乃取筆添女字傍三點水始相與大笑
田園圖史分貧富鼎彌樓臺辨有無洪舜俞詩用龐潁
公寇萊公事　案宋黃徹碧溪詩話九萊公外傳記
公所得厚俸惟務施予寢處一靑幃三十年有親厚

者求之欲其易去公笑而答曰彼詐我誠雖敝何害
貸不忍以敝獲乘耳慚者愧故魏野詩云有官云云
及北使來顧望指紳而問迓者曰無地起樓臺相公
安在其淸望爲人所景慕如此然永叔歸田錄頗論
其侈汰司馬溫公亦云豈非奢外而儉內與
輔嗣易行無漢學　案自輔嗣之學行而象數之說隱
見卷一第三十八頁
道鄉不可作承君不可忘何注田晝字　田晝事見明
本釋卷下二十八頁注　又見澗泉日記卷上第十

三頁十四行
攻媿先生書桃符云翁注引風俗通義東海朔山有大
桃樹有二神一曰神荼一曰鬱壘　案楊升庵集卷
七十一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鬼風俗
通義作鬱律陸法言集韻壘音律神荼者神舒也鬱
律者拘結也周代以荼爲舒夏后舒公子舒是也沈
休文曰鬱壘者屈律也又爲[黑彡][黑聿]王充云鬱壘嵔㠥之類
滕六葛三何云此之謂點鬼簿　案全唐詩話楊盈川
爲文好以古人姓名連用號爲點鬼簿

韓退之示兒詩　案李治敬齋古今黈曰退之符讀書
城南詩云金璧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
在即有餘此詩刊本作身在則有餘攷異云則或作即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八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九

清鄞張嘉祿肖尃著

男壽鏞校刊

評文

鍾會取視爲定五字閻云本出郭頒世語　案楊升庵集五十七卷亦引世語

料理出王徽之傳　案敬齋古今黈四料理之語見於世說者三韓康伯母聞吳隱之兄弟居喪孝語康伯曰汝若爲選官當好料理王子猷爲桓溫車騎參軍溫謂曰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衞展在江州知舊投之都不料理

閒介出長笛賦　案錢氏養新錄卷十九閒介無蹊李善注引孟子證之朱文公孟子句始以山徑之蹊閒爲句介字屬下句王伯厚謂閒介出長笛賦是數典而忘祖也

揭來出思元賦　案東坡詩喜用揭來字

億載萬年爲父爲母四海九州悉主悉臣　案宋沈作喆寓簡前輩謂今古文章無不可作對者如以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對長爲農夫以沒世矣以九州四海悉主悉臣對億載萬年爲父爲母

九方堙機深識妙　案九方之名莊子作歅桓譚新論作諲淮南子作堙列子前淮南子數百年列子作九方皐

困學紀聞補注卷十九

困學紀聞補注卷二十

清鄞張嘉祿肖葊箸

男壽鏞校刊

雜記

列子曰務外游不如務內觀陸游字務觀本此翁注黃庭堅字魯直魯直二字出柳文先友記　案甕牖閒評三嬾眞子錄載黃太史名庭堅字魯直其義不可解或曰慕季文子之逐莒僕故字魯直恐未必然也庭堅乃八愷之名本朝仁宗重魯宗道之爲人嘗書

曰魯直豈太史慕二公之堅直字而名之意或在是耶

戴勝善嘯　案文選張平子思元賦戴勝慭其既歡兮又誚余之行遲李善注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濵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王母又曰西王母其狀如人戴勝是司天之屬

唐西域傳末祿有軍達泥婆羅獻波稜皆菜名也　案甕牖閒評波稜出西域泥婆羅國軍達出大食國今

四字皆加草於上可見字書之誤

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案文心雕龍誄碑篇自魯莊戰乘邱始及於士

以土牛經四篇頒示天下姚注說郛載土牛經一弓　案弓楊愼轉注古音音膠郎說文糾字道書借爲卷數之卷直書作弓同卷蓋从省文　楊愼集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與軸通陶九成說郛用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史繩祖學齋佔畢用之

於竊鈇而知心目之可亂翁注引列子扣其谷而得其

鈇　案扣古掘字

於拾煤而知聖賢之可疑翁注引呂氏春秋嚮者煤炱入甑中　案今本呂氏春秋譌作煤室此依文選注王氏讀書雜志曰文選注所引炱煤二字誤倒其引高注炱讀作臺當是臺讀作炱炱爲正字臺爲借字畢校本據文選注改煤爲煤炱非也　家語炱煤作炲墨今本炱誤爲埃墨煤古同聲

掇蜂投杼翁注白香山詩云曾家機上聞投杼尹氏園中見掇蜂　案此詩周密浩然齋雅談亦載之　文

遜陸士衡君子行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

梁元帝孝德傳天性讚曰　案天性讚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答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洏

漢華山廟碑翁注引宋董逌廣川書跋云云　案岱山數語係張昶西嶽華山堂闕碑銘

見舌而知守柔　案常樅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見說苑

八稱八米盧郎　案杭世駿跋高士奇天祿識餘曰八

米盧郎見之齊隋兩書姚寬叢語云蓋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穀取米取數之多也黃山谷徐師川何嘗誤用乃用元微之八采詩成未伏盧爲證是知一未知二也

錯綜成文非始於吉日辰良姚注引宋陳善捫蝨新話曰楚詞以日吉對辰良以蕙殽蒸對奠桂酒此是古人欲錯綜其語　案敬齋古今黈論楚辭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及韓退之羅池廟碑春與猿吟兮秋鶴與飛謂欲相錯成文則語嬌健又論韓詩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謂之避對格然予攷諸古文則不獨錯綜於對屬之閒至於散語亦多有之若荀子勸學篇云青出之藍而青於藍氷水爲之而寒於水莊子徐無鬼篇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之類皆是也

歐陽公記醉翁亭用也字　案後山詩話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

風行水成文曰漣老泉謂風行水上渙　案楊升庵集七十四卷文選賦有物色一類李善云有物有文曰

色風雖地氣然亦有光毛萇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易曰風行水上渙渙然即有文章也案老泉文甫字說本之易衍之詩注而發其旨者李善也

巧言爲辯文字爲學　案字彙補辯字木作辯北齊書柳謇名取此語作謇

王簡棲頭陀寺碑　案入蜀記頭陀寺在鄂州城之東隅石城山後有南齊王簡棲碑唐開化六年建韓熙載撰碑陰

困學紀聞補注卷二十

後序

壽鏞既刻困學紀聞補注爰拜手而書於後曰嗚呼先君子豈欲刻斯書哉生平高氣節而不自名氣節好問學而不自襮問學著書立說雖及門高弟有求觀而無從得之者蓋欲然常以爲未足終身如是溯乙酉丙戌丁亥之交先君子官詞曹始讀困學紀聞日有常課隨讀隨檢書筆而記之壽鏞侍側年方十一二三歲但見書楣之上題綴殆徧初不知先君子所以參攷互證者蓋得之於全翁諸家之外意在厚集其說也迨與臺選

益求有以經世者不獲從容於著述晚年多病又復感憤時事病時猶告壽鏞曰深寧學問豈盡心於文字者蓋將以明道也困學紀聞一書於君子小人消長之幾人心風俗維繫之故言之最切吾是以致力於斯汝輩誌之嗚呼言猶在耳而先君子之歿於茲三十有五年矣今讀補注以履霜戒於未然引劉荀明本釋防微銷患爲言先君子之意可知矣然則先君子雖不欲刻斯書而一生精神之所在棄置不存又豈壽鏞所敢哉注凡二十卷依翁本之舊壽鏞就所筆者錄之未敢增損原書謹藏於家子孫其保守弗失陳君伯弢爲先君子高第弟子一再校斯注俾小子稍免罪戾有可感焉因並及之乙亥冬男壽鏞識

明堂考

附射侯考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胡伯寅先生著述錄於定海藝文志者凡四其首則明堂考一卷也余初見其孫友雲謂已失之深爲惋惜及更相見則曰已得之矣鈔示清稿曰明堂丈尺圖考且曰明堂之丈尺從來未有確解本考工者意主於小本二戴者意主於大而鄭君之注攷工記殷周小而夏反大旣非前質後文之意南北陿而東西長又乖圓覆方載之儀誠有如李謐宇文愷所規者先師黃薇香夫子歷考古今之言丈尺者本鄭注而校核之予樂得而詳考云是伯寅先生根據薇香先生之說重在丈尺者也爲圖凡十五曰鄭注世室圖鄭注明堂圖曰戴震明堂會通圖曰汪中明堂圖曰江聲明堂五室圖曰孔廣森世室圖曰黃先生世室圖明堂圖與洪震煊同曰擬世室井字圖曰初擬夏后氏世室圖初擬重屋明堂圖曰夏后氏世室圖周人明堂圖曰明堂一面放爲廟寢圖曰周人明堂門塾圖圖各有說攷核精詳又以射侯之上下个與明堂之左右个名同而式相似更以射侯考附之圖凡六皆作於同治丁卯自古議禮之聚訟莫甚於明

堂今一一繫之圖式而廣與修皆得其實明堂之說解而射侯之說亦可並解矣余喜伯寅先生著述四種錄於定海志者皆見之而友雲無忝爾祖稿失而復得幸哉因並刊焉更爲之序時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後學張壽鏞

胡伯寅先生家傳　鄞張壽鏞撰

壽鏞既採光緒定海廳志所錄藝文類及陳訓正民國定海縣志人物表選舉表藝文志書目表及小傳與夫張炳銘所著墓表凡關於伯寅先生言行可攷者刊諸論語集解義疏叅首矣其孫友雲乞更爲之傳並以先生亡叔及約仙所述先父事略鈔示壽鏞不文奚敢辭先生諱黃原名止三譜諱在寅號伯寅又號子珊浙江定海人高祖諱國輔自鎮海小浹江胡家墩遷居定城曾祖諱其昌祖諱起龍父諱德耀字朗軒定海廳志有

傳中國之有外患一百年矣而其端自英吉利始既侵粵東又再犯定海歲在道光二十年庚子八月由曉峯嶺突入時朗軒先生適署定海營游擊守斯嶺諸懦怯者不敢與敵獨自率所部鏖戰六晝夜中鎗丸傷右手骨碎脈斷絕而復甦其卓卓若是朝廷旌獎勇士宜必拔其尤乃拘牽例緣卒以遣戍新疆報之向非有子如伯寅先生者投訴轅門幾何不死殊域耶二十四年甲辰朗軒先生卒二十六年丙午定海收復金陵朱緒曾奉檄襄理善後與先生相往還意豁如也先生以所著切音啓蒙一卷示之緒曾稱其好學深思而爲之序（朱緒曾切音啓蒙序）時緒曾搜集昌國州志舟山志及乾道四明圖經寶慶延祐至正諸志鉤稽參攷各系以詩初名昌國百詠其後更名昌國典詠都十卷先生爲之讎校廳志所謂重修新志多采其說（定海志寓賢朱緒曾傳）縣志所謂諸多精審（縣志書目表）者是也（今馮氏伏跗室所藏爲民國癸丑得之鄞城江氏而壽鏞已刊之矣黃以周修定海志時確見是書）咸豐十年庚申選歲貢時既遇紅羊之劫又遭祝融之厄家益不支然刻苦求學不以境移精算術善鼓琴因自號琴琴子同治六年丁卯著明堂

丈尺考一卷嘗謂明堂之丈尺從來未有確解本考工者意主於小本二戴者意主於大而鄭君之注攷工記殷周小而夏反大既非前賢後文之意南北陋而東西長又乖圓覆方載之義因繪圖十五又以射侯之上下个與明堂之左右个名同而式相似更以射侯考附之圖凡六（先生所著明堂攷附射侯考說）九年庚午論語集解義疏二十卷成自敘曰平叔之華固不如康成之質體例然也爲之疏者將由博反約觸類引伸質固例所不禁繁亦勢所不免散見者不可不合繼起者易於爲功又言近來

名儒者逖如惠定宇張皋文之於易江艮庭孫淵如之
於書陳碩甫之於毛詩戴東原焦理堂之於孟子邵二
雲郝蘭皋之於爾雅較之唐宋舊疏殘欲拔趙幟立漢
幟云蓋先生從黃薇香先生式三學得其傳黃氏之後
絫簡而明而先生之解疏詳而確其有不苟同者如東
發之於紫陽不讓也自著筆至脫稿歷五寒暑大衍集
者其文稿也首載與西人辨陰陽五行說曰義氣者木
氣也炭氣者火氣也淡氣者金氣也溼氣者水氣也質
諸今之科學家莫能易其說然非其尤難歟先生天性

孝悌又復急公好義當咸豐季年籌畫捍鄉與其弟分
司防守人咸稱之家貧無書苦聚一生蒐得善本萬餘
卷爲學無漢宋門戶之見嘗背目久而復明故又號曰
明明子葬於定海北郊衕花子灣山麓子三長[redacted]次
中正譜名孝正號約仙能紹父業著有約仙遺稿一卷
三孝倫孫十今存者五人友善爲[redacted]子而友義友雲
友筆友謙爲孝正子刻遺稿合出資千圓
贊曰昔韓昌黎作何蕃傳曰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
於人者不流也訓衕先生防守一鄉戰六晝夜負傷不
恤雖居下其勇何如也而卒與世忤有是父乃有是子
伯寅先生又以一歲貢老而著作等身則有合於蕃之
學成行尊者昌黎又曰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
所立其先生之謂歟友義昆弟復克保守遺籍久而勿
失合力出資俾壽鏞得錄而謀刻之凡四種然則澤之
道其有施不益彰彰乎是可以傳矣

明堂考

清定海胡　夤伯寅學

議禮之家如聚訟而於明堂爲尤甚宗鄭君康成者言五室四堂本於周禮考工記宗蔡氏伯喈者言九室十二堂本於大戴記之盛德篇小戴記之月令篇至本朝戴氏東原之說出而五室九室之異通爲一蔡氏以太廟路寢辟廱明堂爲同處鄭君或信或不信至本朝阮氏芸臺之說出而制之有全有偏時之有分有合亦復豁然無疑義此皆

古今之快論也而惟於明堂之丈尺從來未有確解本考工者意主於小本二戴者意主於大而鄭君之注考工記殷周小而夏反大既非前賢後文之意南北陿而東西長又乖圓覆方載之儀誠有如李謐字文懮所規者予先師黃薇香夫子歷考古今之言丈尺者本鄭注而校核之督學使者吳和甫先生以爲析數千年來未析之疑予樂得而詳考焉

考工記匠人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 注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注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九階 注南面三三面各二　四旁兩夾窗 注每室四戶八窗　白盛門堂三之二 注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於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　室三之一 注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注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 注周堂高九尺殷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孔氏以四旁兩夾爲句四旁猶四方兩夾所謂左右个也窗通自盛大戴所云白綴牖也

黃先生曰說明堂之五室者以考工記匠人之文爲據而宗鄭君康成言九室者以大戴禮盛德篇之文爲據而宗蔡氏伯喈北魏賈思伯言月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靑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總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靑陽左个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方圓高廣自依時量後儒欲融通鄭蔡之兩說不越乎此李謐則以南北七

筵爲三室聯居南北之六筵以一筵爲兩堂則過隘
由此譏考工記之失觀戴氏東原申賈說作考工記
圖中央爲太室四維爲左右个之室非三室兩堂聯
居南北則李氏之說不足爲難考工記曰夏后氏世
室堂脩二七隋書宇文愷傳言記文云堂脩七讎校
古書並無二字今案殷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
堂脩七筵則夏度以步堂脩七步鄭君康成以堂脩
七步爲隘注有令堂脩十四步之文假令之詞也而
後人乃依此作二七字宇文愷所規固得其實也記

云廣四脩一者以脩七步三分之堂室之脩各得二
步有三分之一堂室之廣有四步者其脩則一也記
云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中太室南明堂北玄堂廣
四步三尺其餘堂室廣三步四尺也云門堂三之二
室三之一者明堂周垣有四門以三之二爲門之堂
以三之一爲門之室堂之左右爲室所謂塾也記云
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者四
隅室縱橫皆二筵對太室言四隅曰凡室也青陽總
章東西二筵南北則三筵合左右二室之四筵是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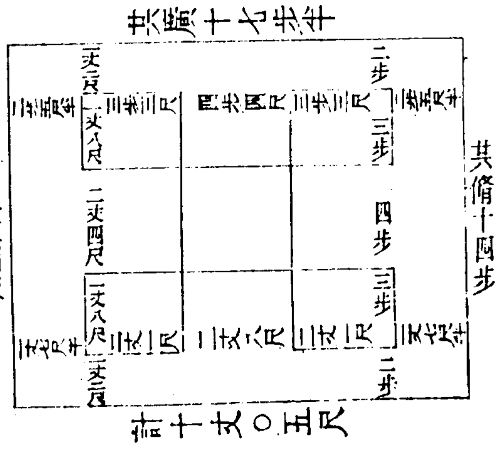
南北七筵明堂玄堂南北二筵東西則三筵左右室
共四筵堂室之閒二巷各一筵是謂東西九筵太室
南北東西皆三筵較四室爲大故曰太室譬之圖井
然有理矣或曰信如是於匠人之文固順矣而夏之
堂室不亦隘乎曰明堂之制起自神農上圓下方蓋
之以茅皆神農之制也其丈尺之數不能詳以情原
之神農之制必尤隘於夏后氏乎商尋周筵以漸加
廣文不滅質春秋傳曰清廟茅屋清廟者文王之廟
配享上帝亦在於是不改茅茨則古樸存於是可知

也或曰信如是月令之十二室爲可通矣南郊之堂
月一聽朔可也依月令之言將王者終歲行處乎天
子嚮明而治故曰明堂月令言天子之居四時易位
三冬則君北面而臣南面乎王者聽朔有常服月令
天子四時易服其不典乎月令之文固不可信也曰
月令之文乃呂不韋增損古制以爲秦制者也鄭君
駁許氏五經異義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
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制也然考工記
言五室鄭君以中央爲太室餘四室在四隅則以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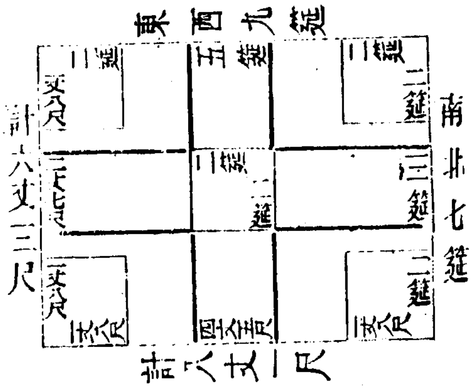
正之爲堂也合堂室渾言之曰九室曰九堂分四隅左右个言之曰十二堂鄭君注考工記時殆以呂氏之月令篇戴記之盛德篇語有所受未可全非也歟宋儒李泰伯唐說齋所言明堂之制秦氏五禮通考已駁之不待贅辨近儒孔氏巽軒所言明堂丈尺過求廣大亦未足據汪氏容甫明堂通釋古今之奇文也其解考工記曰凡室二筵此言南北之脩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故不言廣中爲太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

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南謂之東堂西堂宗周之太廟路寢亦如之審其圖說於顧命之文固通然汪氏既駁禮之盛德月令矣於考工記夏殷之制亦復未詳江氏艮庭明堂圖合大小戴禮以融其說而於考工記之文又有夏過大殷過小之疑戴氏東原考工記之圖與賈思伯說大同小異而匠人步筵之實亦未詳焉故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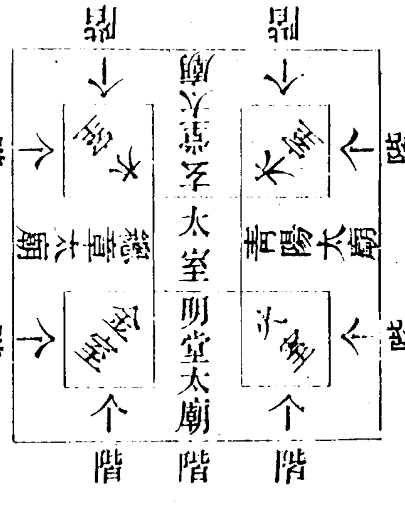
鄭注世室圖　依賈疏據四角爲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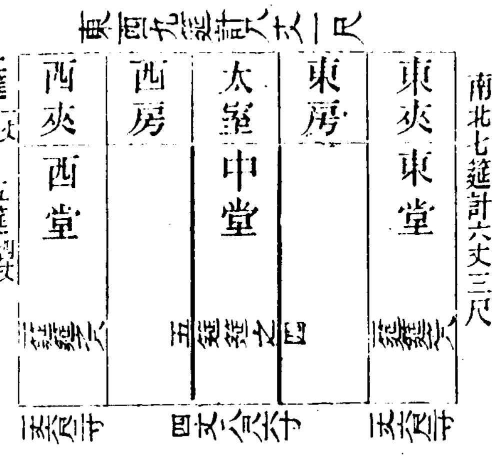
鄭注明堂圖　依汪氏中四隅爲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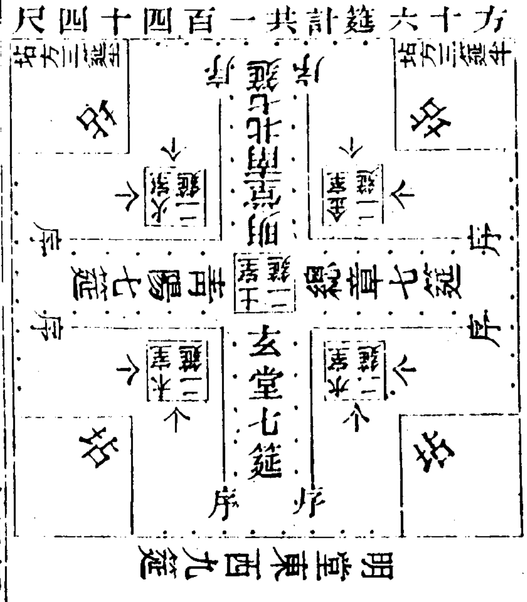
戴氏震月令考工盛德明堂會通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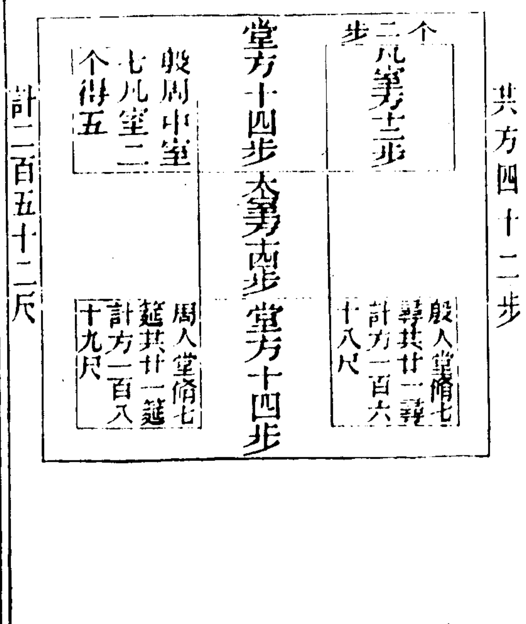
江氏中明堂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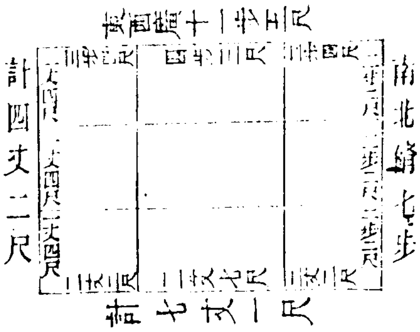
江氏聲明堂五室圖



孔氏廣森世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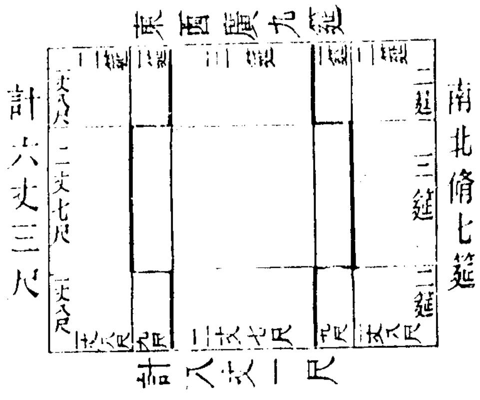


黃先生世室圖



黃先生明堂圖

與洪氏震煊說同



予嘗流覽諸圖其於三代之制度經傳之丈尺且未能融會貫通而研繹先師圖說又不能無疑焉何則夏后氏世室堂脩七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周人明堂既已顯著堂字故記文從省而言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其實夏七步殷七尋周七筵明明專指堂脩而非堂室之總基鄭君誤會爲總數而又嫌其過隘故有假令二七之詞今仍減其一半世室似乎太小此其可疑者一也夏之世室中央大於四隅故名曰太室今以七步四丈二尺之地三

分之每分僅得一丈四尺施之四隅小室尚嫌偪仄而中央太室之脩東西二堂之廣亦祇此數戶牖既無所容四堂不能畫一此其可疑者二也考工創物所記廣脩度數或三之或四之或云三之一或云四之一鄭注以廣四脩一爲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已屬勉強今云室之廣有四步者其脩則一一本數名而竟作同字解又與本書體例句法不合此其可疑者三也周之明堂凡室二筵謂五室之脩廣皆以二筵成方則世室之三四步四三

尺亦謂室有大小之殊而初無廣脩之別今以中太室爲廣四步三尺四隅之室廣三步四尺而脩皆三步二尺堂勢既已參差室制又乖方正此其可疑者四也世室既曰堂脩七其數必以七爲率故中室四步益之以四尺所爲四其七也隅室三步益之以三尺所爲三其七也因其七者一三其七者兩合之則七丈鄭注以四加四以三加三其中必有深意今以中室之廣爲四步三尺四隅之室爲三步四尺不能整齊截絕未免拖帶零分此

其可疑者五也明堂爲王者之堂享帝於斯朝覲於斯隨時布政亦於斯堂室既分四面制度豈得偏袤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必另有說以處此今以東西之二筵爲室閒之通巷不知通巷乃泥言九室者爲開設戶牖之地若無端爲此二巷徒使堂室不相聯接東西有而南北無又非王者均平之意此其可疑者六也有此六疑久未明憭今年新正兼事尋繹綴文試將三代堂脩分作南北加入中央室方合爲南北之總脩準脩以及廣必使四面一式脩廣齊同庶幾王者正大光明之制蓋記云世室堂脩七者謂南北兩堂之共脩也夏度以步七步中分之則堂脩三步三尺設堂廣四步四尺廣適加脩四之一或所謂廣四脩一者也南北堂之廣東西堂之脩皆四步四尺中央太室之方同南北堂之脩東西堂之廣皆三步三尺四隅小室之方同所謂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也合計之世室脩廣皆十一步四尺通之則爲方七丈殷人度以尋記云堂脩七尋者亦南北兩堂之共

脩也夏后氏中室大於四隅故名曰世室殷人以屋顯五室應同周制周之凡室二筵殷之凡室二尋也南北東西堂深皆三尋半兩堂合之爲七尋加入中室二尋爲九尋內除三室六尋之地尚餘三尋分爲兩面階基左右个合計之重屋脩廣皆九尋通之則爲方七丈二尺周人則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似記堂室廣脩之總數然上既顯出明堂下又別言五室則七筵者亦南北兩堂之共脩也乃何以南北七而東西九蓋南北數於中堂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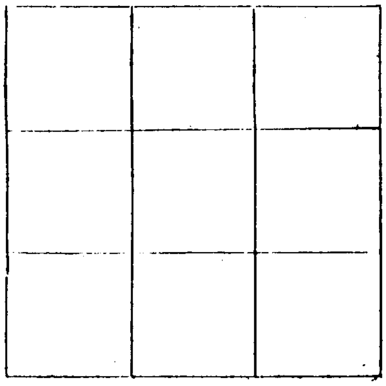
隔太室不得連室計之也東西數於堂廉中無太室無庸避室計之也脩廣相差以三筵隱合太室之方數以見名雖大而實同於凡室也五室凡室二筵以中室二筵并南北堂脩七筵爲九筵內除三室六筵之地尚餘三筵分爲南北階基左右个東西廣亦與之同合計之明堂脩廣皆九筵通之則爲方八丈一尺若是三代之制度以漸而增四面之規模整齊如一旣無夏大殷小之嫌復免縱短廣長之患雖於傳記所載之丈尺未能融貫而術算考工度數庶無礙於方正焉乃擬其圖於後

又擬世室井字圖

每方方四步四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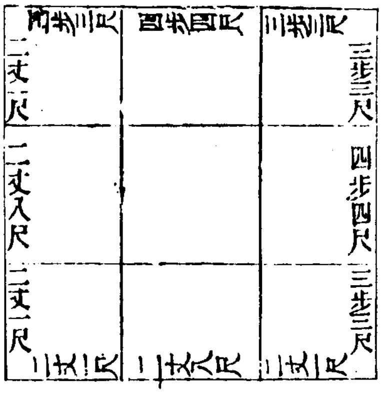
脩廣方一十四步

通分得八丈四尺



初擬夏后氏世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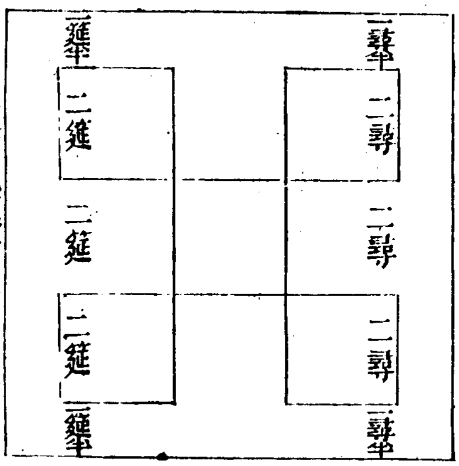
方十一步四尺



通計方七丈

初擬重屋明堂圖

重屋方九尋計七丈二尺



明堂方九筵計八丈一尺

圖既成予諦視之又不能無疑焉何則凡寢廟兩
序之外必有東西箱亦曰東西堂其後有室曰夾
室顧命之路寢禮經之太廟卽明堂之一面也明
堂之有左右个猶路寢之有東西箱所異者明堂
有四面而自其一面觀之則皆有前堂後室左右
有夾有个隅室卽夾也个卽箱也記文明云四旁
兩夾四旁猶四方也謂四方各有兩夾箱當門室
戶牖之外卽所謂左右个也今圖世室堂室之外
四面絕無餘地可容兩个況重屋祇方七丈二尺

明堂祇方八丈一尺現今庶民之家兩垂夏屋無
論七架五架大約以五間爲率每間一丈五六通
計不下七八丈豈有天子明堂而方僅止七八丈
之理試將前圖堂脩加一倍蓋堂脩二七者總脩
十四步也廣四脩一者謂每室廣四步四尺脩與
廣若一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三其四爲十二
步四其三爲十二尺十二尺卽二步合之共十四
步也不曰五室十四步者十四步乃三室之總脩
而每室實止四步四尺故曰三其四四其三也畫

爲九方井字圖每方皆四步四尺總方適合十四
步然而數雖加而四面仍無餘地反於明堂之七
筵九筵轇轕不通此又說之不能自信者也爰將
各經傳記之言丈尺者參校核算一且豁然貫通
焉乃知古人所云堂方一百一十二尺一百四十
四尺均有所本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仲春之月天子
居青陽太廟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孟夏之月天
子居明堂左个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太廟季夏之月

天子居明堂右个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孟秋之月
天子居總章左个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太廟季秋之
月天子居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仲冬
之月天子居玄堂太廟季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右个呂氏
春秋十二紀淮南子時則訓皆同高誘注明堂中方外圓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个猶夾也
大戴禮盛德篇曰明堂者古有之也凡九室一室而有
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南蠻東夷北狄
西戎明堂月令赤綴戶也白綴牖也二九四七五三六

一八盧辯注明九室謂法龜文堂高三尺尺宋本作丈孔氏曰此謂檐桀之高非階崇也三丈者一雉也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仞宋本作筵五經異義引此作仞
九室十二堂異義引誤作四堂十二室鄭君駁之室四戶戶二牖其宮方
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
通典引大戴禮盛德篇曰堂方百四十尺江氏曰當云百四十四尺
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
方三十六丈當作方六丈誤以積質爲方也通天屋九丈陰陽九六之
變圓蓋方載六九之道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
十二堂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

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
屋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
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
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蔡邕明堂月令論同
隋書宇文愷傳引黃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
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
天室九宮法九州太室方六丈云太室似非法陰之變也十
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
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天臺徑九尺尺當作丈
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鐘九九之數二十
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
五色法四時五行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闊
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內徑三丈應覲禮經
文引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孫氏星衍曰四當作三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
八尺廣四尺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九字見藝文類聚東應門
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
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左爲左个右爲右个

隋書牛弘傳引漢司徒馬宮曰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
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尸子殷曰陽館周人
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
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閒大夏后氏七十二尺宇文愷傳引作黃圖議孔氏曰蓋宮以堂脩二七爲脩十四丈廣四脩一爲益廣四尺故夏堂得廣百四十四尺周兩序閒七十二尺者亦據東西九仞言之但彼以八尺之仞計耳
逸周書作雒解曰乃位五宮太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
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復格藻梲設移旅楹舂
常畫旅內階玄階宇文愷引禮圖曰內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豈九階一階在堂內如唐

仲友之說歟隄唐山廟應門庫臺玄闕

漢書郊祀志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尸子黃帝曰合宮圖有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以拜禮上帝合觀諸書蓋今本考工記作堂脩二七者謂南北堂之共脩也宇文愷謂古本作堂脩七者專謂一堂之脩也合之中室四步四尺南北共脩十八步四尺四分之每分適得四步四尺所云廣四脩一者謂廣得總脩四分之一也中太室方四步四尺

四隅室方三步三尺記云三四步不言三四尺而作四三尺者古文三四字每作三三積畫多少上下難分由此致誤如儀禮覲禮四享大戴禮公冠四加玄冕注皆曰四當爲三書無逸云或四三年徐幹中論引作三四年是其例也五室合方十一步四尺四旁室外各有三步三尺以爲階基左右个則南北東西總方十八步四尺通之得一百一十二尺宇文愷傳引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蓋謂夏制世室也準夏以推殷殷之重屋堂脩七尋倍之則十四尋以尋八尺計之亦得一百十二尺合之中室二尋南北東西總方十六尋通之得一百二十八尺較之夏方一百十二尺周方一百四十四尺三代遞加十六尺相差二尋也且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以重屋方一百二十八尺九因之以明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八因之皆祇一百一十五尺二寸較之世室方一百一十二尺僅多三尺二寸相去亦甚無幾也周之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記

謂明堂一面之廣脩也堂脩七筵倍之十四筵加入中室二筵共十六筵通之得一百四十四尺通典引大戴盛德篇宇文愷傳引黃圖所云堂方一百四十四尺象坤之策者蓋謂周制明堂也惟是明堂下方以象地南北堂脩既七筵而東西乃云九筵者何也孔氏巽軒謂明堂月令論本作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仞七尺筵九尺九仞七筵變文言之實皆六丈三尺其說可謂巧矣江氏艮庭曰南北七筵者自堂廉至太室前之深也東西九筵者

中堂及左右个之廣也中堂左右个各處三筵其兩旁各餘三筵半以爲堂隅之坫周書作雒解云太廟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晁注以反坫爲外向室故聶氏崇義三禮圖作四室於隅室之隅然而坫方三筵半大於正室二倍餘似古人無此反常之制因思明堂基方一百四十四法坤以象地上圓二百一十六法乾以象天天體圓而地體非正方曾子天圓篇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如誠天圓而地方則是四角之不揜也周禮大宗伯以黃琮

禮地鄭君注琮八角象地八方然則明堂象地蓋八角故盛德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九宮四正四維之位置爰將四角截出爲反坫而以三筵半三十一尺五寸之句股各自乘得積九百九十二尺二寸五分并之得弦積一千九百八十四尺五寸開方得弦四十四尺五寸五分爲堂隅截角之邊數兩隅并之共八十九尺一寸較之東西九筵之八十一尺僅多小數八尺一寸未嘗非合九九之數也

抑又思之凡營造自有法式儻背高曾之規矩違匠氏之經營則紙上不可以談兵究竟終歸於無用爰向老成巧匠詢問四阿重屋之制當如何結構如何相稱然後知三代明堂皆以八博爲一面四面基方十六博殷度以尋尋八尺即以八尺爲一博周度以筵筵九尺即以九尺爲一博夏度以步步六尺以三代遞增一尺計之而夏實以七尺爲一博每博須一步一尺故中央太室四步四尺以四博爲中室之方也四隅小室三步三尺以三

博爲隅室之方也夏七尺殷八尺周九尺三代遞加以一尺基方十六博故遞加十六尺且開博不可以過闊殷八尺尺九寸周九尺尺八寸八九均祇七尺二寸較之夏七尺所多不過二寸也夏室大於堂故名以世室周堂顯於室故名以明堂此馬宮之確論也三代總基皆方十六博兩博爲一間開博安一柱中擡一柱不礙各室之戶牖夏之五室合十博四面各餘三博之地二博中連太廟爲堂旁爲左右个緣邊一博爲階基股周五室合

六博四面各餘五博之地四博中連太廟爲堂旁
爲左右个緣邊一博爲階基階內每面立七柱四
面共計廿八柱蔡氏月令論所謂四方柱象二十
八宿也

又案月令論曰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屋圓
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陰陽九六之變也又云
太廟明堂方六丈（或引作三十六丈誤以積實爲方也黃圖誤以太室方六丈）
通天屋徑九丈似據殷周六博而約之以整數也
宇文愷引周書曰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室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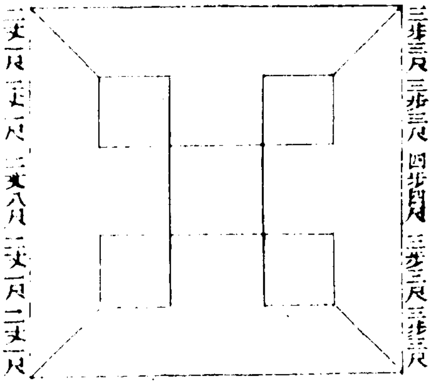
方百尺似據夏室十博而言也下云室中方六十
尺又雜殷周六博而言之惟是夏之中室方四博
殷周中室方二博而蔡氏所言太廟明堂方六丈
通天屋方九丈似以重屋在五室六博之上而非止
在太室之上因又詢之匠氏明堂所以必爲重屋
者一則室深患陰蔽四壁通天以助明故今之考
棚有重屋始不礙於書寫也一則屋平恐流積分
設層檐以殺勢今之佛寺重屋近齊於下檐上層
屋深太平則水不能去太峻則人不得上非制之

盡善者也癸思考工記云四阿重屋鄭注重屋複
笮也而周書作雒解云乃位明堂咸有四阿反坫
重亢重郎孔晁注重亢累棟也重郎累屋也既云
棟而又言屋豈不詞費意以爲重亢者太室上之
重屋也重郎者五室太廟上之重屋也亢字从人
象人頭八象人頸高抗於上第一重屋象其形郎
言其明則字通作廊外無牆壁檽櫳麗廔然所謂
通天屋者也似疑重屋有兩層連下屋檐爲三層
古詩所謂交疏結綺窗阿閣三重階者是也（階猶梯也）

春秋經曰太室屋壞云太室專指太室上之重屋
也明堂位曰複廟重檐云複廟是指太廟五室上
之重屋也漢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
殿四面無壁上有樓名曰昆侖爾雅釋邱三成爲
昆侖邱水經注昆侖之山三級是明堂之屋有三
重故取昆侖之名歟五禮通考謂重屋在九室之
上四阿在室外十二堂之上今京都大高殿後有
一殿上圓下方明嘉靖時所建此兩重之制也

夏后氏世室圖 共十六博每博七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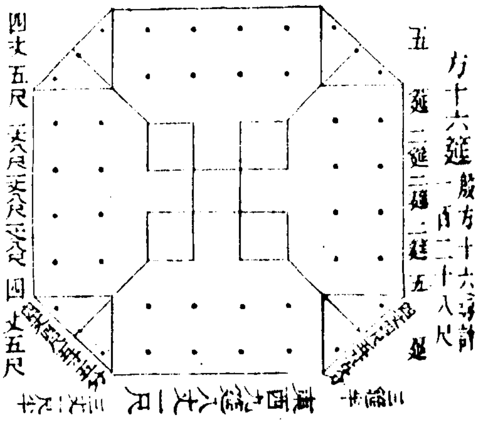
方十八步四尺



通分一百二十二尺

周人明堂圖 周每博九尺殷每博八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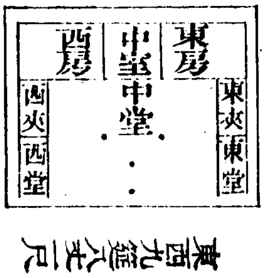
方十六筵 殷方十六博計一百二十八尺



通分一百四十四尺

由是放明堂之一面以為太廟路寢中除太室方二博南北取七博後二博為房室（改太廟為中室故不曰堂而曰廟明堂隅室亦曰東房西房）前四博為堂前後階基分一博所謂南北七筵也東西取九博中六博前為中堂後為房室左右二博前為東西堂後為夾室兩旁階基分一博所謂東西九筵也考工記明堂脩南北七筵而東西之廣必云九筵者將推以為廟寢之制也

明堂一面放為廟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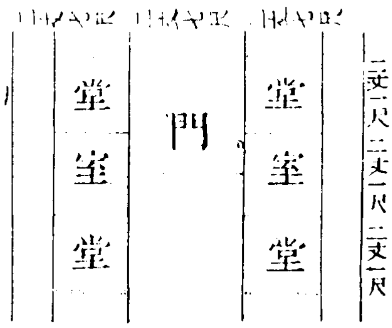


南北七筵六丈三尺

記又曰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爾雅門側之堂謂之塾堂在門之側不得以門爲堂也門之左右皆有塾塾之兩向南北皆無壁四壁之內謂之室是室在兩塾之內不得以塾爲室也以周明堂推之方七筵計六丈三尺東西七筵三分之門之左右兩堂共得二分四丈二尺堂二分則門得一分可知矣記下文廟門容大扃七个半鼏扃三尺三七二十一則門得一分二丈一尺也南北七筵三分之塾之中室得一分二丈一尺室一分則塾得二

分可知矣左右塾皆分南北向兩面各得一分二丈一尺并之所謂堂三之二也其實塾之東西有牆基塾之南北有堂廉中室蓋方二筵數與凡室應同也若以東西九筵推之則每分多六尺門之兩棖各三尺東西牆基各六尺其數亦屬無多也孔氏之說門亦二丈一尺而以門連兩塾爲二分兩塾合之爲一分殊多曲折其餘或以門爲堂或以塾爲室而以合雅訓

周人明堂門塾圖　南北七筵六丈三尺每分二丈一尺　東西九筵八丈一尺每分二丈七尺



夏后氏堂脩七步計四丈二尺三分之每分一丈四尺

殷人堂脩七尋計五丈六尺三分之每分一丈八尺六寸三分寸之二

予於明堂之丈尺考之一月有餘幾忘寢食上自經史下迄傳記而以三代之遞差四面之開博核算考工記之廣四脩一三四四三以及周書之一百一十二黃圖之一百四十四無不融會貫通如合符契庶幾可補戴氏阮氏之未備而惟以重屋爲三層堂基爲八角說似新奇未敢遽定以俟高明而酌焉或者謂明堂土階茅屋古樸所存予偁蔡氏之論以三代皆方百餘尺殊非大禹卑宮之意不知京師乃會極之區明堂乃朝祭之所非廣

大無以容臣庶非宏壯無以示等威昔蕭何建未央宮高祖嫌其太過論者不以爲非禹之卑宮室亦謂自奉起居不嫌卑陋至於朝祭廟堂未必不盡善盡美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禹之所以無閒也況乎時有古今制必相稱上古茅屋土階規制自然樸陋三代以還文明大啓觀考工之所記既有九階五室四阿重屋之文即類以推豈能過於陋隘土坏而玉食袞冕而草廬吾未知其可也且聖王制作仰觀俯察事事

效法乾坤蔡氏所傳皆有取義諸儒所以不從其說者爲其不合記文也然如馬氏宮謂夏方一百四十四周方二百一十六既誤圜覆爲方載馬宮曰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爲兩序閒大夏后氏七十二尺是以周爲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孔穎軒謂夏方二百五十二周方一百八十八復嫌周少而夏多考之經文均未浹洽雖欲過求廣大強從其說而無徵今以周書之一百一十二黃圖之一百四十四核之考工記之丈尺既已融洽而無閒則蔡氏之說非爲無本而乃欲以

三代之世上合於古皇萬乘之尊下同於黎庶抑亦可以不必矣

同治六年二月十二日考畢書

明堂考

射侯考 附

射侯之上下个與明堂之左右个名同而式相似也予考明堂而及侯竊怪鄭君之注戴氏之圖范氏之算个與明堂不相合而丈尺幾與明堂等夫明堂爲朝祭之所廣脩八九丈而或以爲大射侯乃枝獲之具高至五六丈闊至七八丈而不以爲侈予不知其何意也不得已而考之經

儀禮鄉射記曰鄉侯上个五尋四十尺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

舌半上舌

考工記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說文縜持綱紐也

儀禮大射儀司馬命量人量侯道以貍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注武尺二寸

考先鄭以方十尺爲侯四尺爲鵠二尺爲正身與中爲一設身廣一丈兩个各一丈下兩个半之傅地故短也鄭君謂侯有中有躬有个三者中方者也廣與崇方謂中也躬身也謂中之上下幅也个讀爲搚幹之幹上个下个皆謂舌也居兩旁謂之个左右出謂之舌其制身夾中个夾身身在上下各一幅身居一分上个倍之下个半上个半其出於身者也上个張臂八尺下个張足六尺蓋取象於人也九節之大侯侯道九十弓中方一丈八尺布九幅共十六丈二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大侯凡用布

三十六丈七節之參侯侯道七十弓中方一丈四尺布七幅共九丈八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上下躬各二丈八尺上个五丈六尺下个四丈二尺參侯凡用布二十五丈二尺五節之干侯侯道五十弓中方一丈布五幅共五丈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上下躬各二丈上个四丈下个三丈干侯凡用布十六丈三侯並張干侯去地尺二寸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此皆依鄭君注意推之也

范氏景福三侯見鵠說以鄭君此數必須三侯相疊不離方能見鵠若相去遞遠二十步又宜各加去地之數爰以測量法算得三侯見鵠遠近疊張下綱去地之數天子堂高九尺參侯去地一丈一尺八寸二分少大侯去地二丈八尺九寸諸侯堂高七尺參侯去地一丈二尺六寸二分少大侯去地三丈零四寸四分少而干侯去地皆一尺二寸人目高七尺

戴氏東原考工記補注謂上綱兩植相去八丈八

尺下綱兩植相去七丈干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高二丈三尺二寸大侯高二丈七尺二寸此以侯身各加尺二寸而非三侯疊張見鵠之數也

予審其圖說上下四个既與明堂絕不相似而兩植相去七八丈上下兩綱未免提弱左右四維亦無所施大侯去地三丈零再加侯身二丈六尺則侯高不下五六丈不但仰射有乖正直而人身一丈加以并夾不能取矢於五六丈之高勢必高搭雲梯豈非多事爰倣明堂以說侯意謂中即太室也上下躬玄堂明堂也倍躬以為左右个東西堂并上兩閣也下个半上个明堂之左右兩隅也然而式雖似而每方皆一丈合之方三丈射侯不應若是之高廣爰依鄭君之數截兩躬之長疊之上下各兩幅用布各二丈所謂躬倍中者也旁接兩个股四尺句十尺用布四丈斜裁分為左右个所謂倍躬為个个與身三也下个接身股四尺句五尺用布二丈斜裁分為左右个所謂下个半上个參天兩地之數也若依鄭注布三丈則句應七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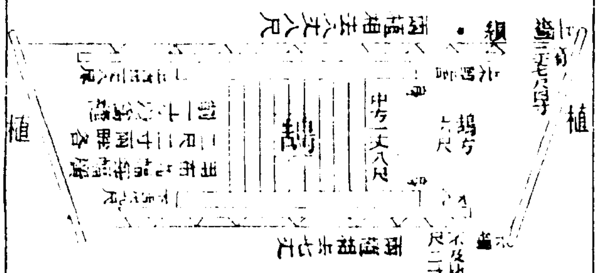
五寸與經倍半之說不相合而推之三侯並張制嫌其太高爰將四个衺於旁上下橫躬各一丈每丈二十尺倍中十尺也上个句八尺下个句四尺干侯之股上下皆五尺用布上四丈下二丈參侯之股皆七尺用布上五丈六尺下二丈八尺大侯之股皆九尺用布上七丈二尺下三丈六尺倍半之數既相合中閒四尺以居鵠先鄭之說也然而推之三侯見鵠天子之堂參侯去地八尺二寸一分四大侯去地二丈一尺一寸三分少諸侯之堂

參侯去地九尺零一分少大侯去地二丈三尺五寸六分八尙嫌其太高竊思躬者身也古有立身挺身束躬直躬之言矣未有橫其身於上下也爰將兩躬豎於旁四个句股仍前說則三侯並張庶不嫌其太高矣然而橫躬旣嫌於太高豎躬又疑其太廣不如竟去其躬而不用考之鄉射記所謂中十尺者中廣也梓人爲侯崇與廣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分其廣不言分其崇侯之度以廣爲準也鵠居三分廣之一中之中也兩旁合得三分

廣之二中之左右躬也所謂倍中以爲躬中之二躬猶弼之二弓故先鄭不分躬爲中與二事也上兩个與其身三千侯身廣一丈方積十丈上个句廣各一丈股各四尺積四丈下个半之句廣各五尺股各二尺積一丈參侯身廣一丈四尺方積十九丈六尺上个句廣一丈四尺股五尺五寸積七丈七尺下个半之句七尺股三尺七寸五分積一丈九尺二寸五分大侯身廣一丈八尺方積三十二丈四尺上个句廣一丈八尺股七尺積十二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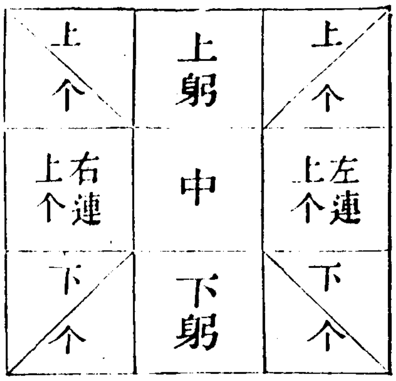
六尺下个半之句九尺股三尺五寸積三丈一尺五寸所謂倍躬以爲上个者倍其廣非倍其方也所謂下个半上个者半其廣非半其積也然下个所以半上个而旣半其句又半其股者蓋必如是則四維交點適在正中居鵠之下故三分其中以居鵠不爲四角之繩所掩此古人制器之精意也夫然後四維之張不礙於正鵠而四个之式又合乎明堂考工之創物命名豈苟而已哉三侯各繪圖附後爰以測量之法算其豎張之數

戴氏考工記鄭注大侯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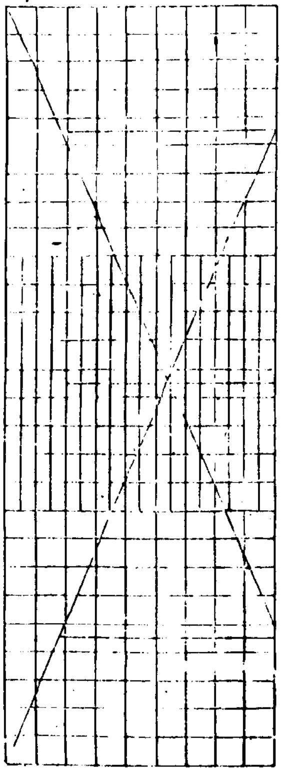
侯倣明堂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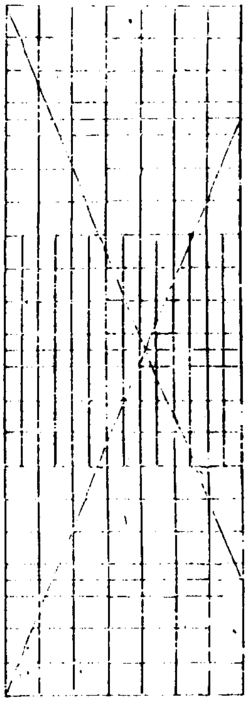
每方一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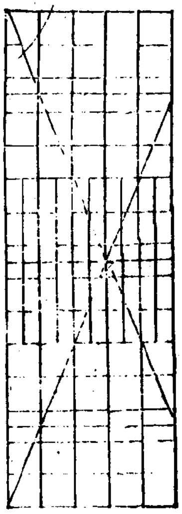


共方三丈

考定三侯中方上下四个句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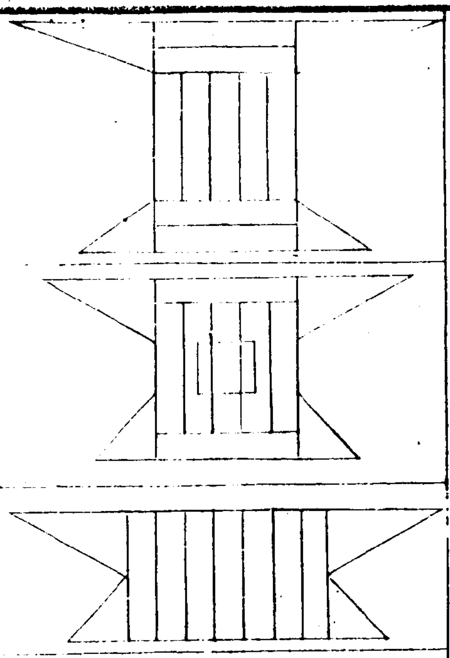


26 A

依鄭注之數截躬改个圖

上下橫躬圖

左右豎躬圖



干侯五幅方一丈上下疊躬各兩幅布各二丈上个股四尺句十尺布四丈斜裁分爲左右个下个股四尺句五尺布二丈

參侯七幅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布各二丈八尺上个股四尺句一丈四尺布五丈六尺下个股四尺句七尺布二丈八尺

大侯九幅方一丈八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上个股四尺句一丈八尺布七丈二尺下个股四尺句九尺布三丈六尺

橫躬豎躬圖上个句八尺下个句四尺

干侯股五尺布上四丈下二丈

參侯股七尺布上五丈六尺下二丈八尺

大侯股九尺布上七丈二尺下三丈六尺

干侯高一丈　去地一尺二寸

參侯高一丈四尺

大侯高一丈八尺

天子堂高九尺　人目高七尺　共一丈六尺轉減干侯一丈一尺二寸侯低人目四尺八寸

一率干侯五十弓　三百尺

二率干侯低人目　四尺八寸　乘得二千○十六尺以一率除之得

三率參侯七十弓　四百廿尺

四率參侯低人目　六尺七寸二分

加參侯鵠下四尺六寸六分太共一丈一尺三寸八分太轉減堂高人目一丈六尺尚欠四尺六寸一分少爲參侯去地之數

參侯鵠上九尺三寸三分少減前低數六尺七寸二分高於人目二尺六寸一分少

一率參侯七十弓　四百廿尺

二率參侯高人目　二尺六寸一分少乘得一千四百十一尺以一率除之得
三率大侯九十弓　五百四十尺
四率參見大侯高人目　三尺三寸五分九
加堂高人目一丈六尺共一丈九尺三寸五分九除
六侯鵠下六尺尚欠一丈三尺三寸五分九爲大侯
去地之數
諸侯堂高七尺　人目高七尺　共一丈四尺轉減干
侯一丈一尺二寸侯低人目二丈八寸
一率干侯五十弓　三百尺

二率干侯低人目　二尺八寸乘得一千一百七十六尺以一率除之得
三率參侯七十弓　四百廿尺
四率千見參侯低人目　三尺九寸二分
加參侯鵠下四尺六寸六分太共八尺五寸八分太
轉減堂高人目一丈四尺尚欠五尺四寸一分少爲
參侯去地之數
參侯鵠上九尺三寸三分少減前低數三尺九寸二
分高於人目五尺四寸一分少
一率參侯七十弓　四百廿尺

二率參侯高人目　五尺四寸一分少乘得二千九百廿三尺〇二分以一率除之得
三率大侯九十弓　五百四十尺
四率參見大侯高人目　六尺九寸五分九
加堂高人目一丈四尺共二丈零九寸五分九除大
侯鵠下六尺尚欠一丈四尺九寸五分九爲大侯去
地之數
如是三侯疊張各加侯身則天子之堂干侯高一
丈一尺二寸參侯高一丈八尺六寸一分少大侯
高三丈一尺三寸五分九諸侯之堂干侯高一丈

射侯考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尺二寸參侯高一丈九尺四寸一分少大侯高
三丈二尺九寸五分九抑且周以八寸爲一尺大
侯極高不過二丈半則幷夾有可及之勢彎弓無
仰射之虞何必過求高廣徒執空言虛算而不可
施之實用耶范氏以爲測量視法人目之視遠高
者能使卑大者能使小不知此乃天文家之測日
月算經緯相較動以千萬里若近在百步之內豈
能爲尋丈之差哉
丁卯二月二十二日考畢又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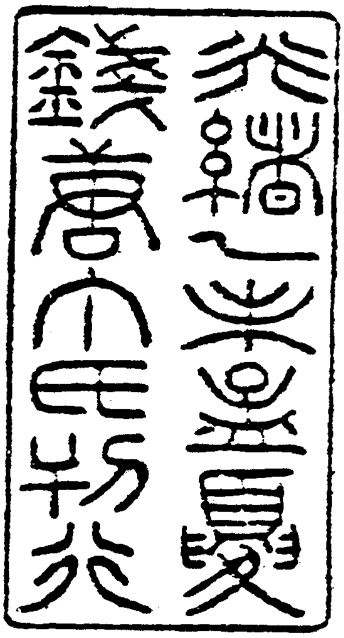
射侯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文尚書考證

乙未孟夏

古杭江尊書


光緒乙未季夏

御製褚遂良論夫天下之治亂係於人臣之邪正而人臣之邪正又在人君之用與不用也當有唐之興也太宗以英武之資得魏徵佐之言聽諫從歷有年所用致貞觀之盛天下安寧幾於三代迨及高宗昏庸淫行內政既傾天下亦亂雖有褚遂良之忠正而無私攻君之惡適足受其斧斤人君信用與不信用實相爲感召也是故有堯舜之君必有皋夔稷契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飛廉惡來之臣堯舜在上則雖有飛廉惡來之徒必竄之於遠方桀紂在上則雖有皋夔稷契之臣亦屏而不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相感其理固不易也故太宗居帝位而魏徵用高宗居帝位而遂良棄使魏徵及高宗之世則亦不免有廢黜之患矣致使忠臣陵夷女后用事姦臣竊福國家殄滅非高宗之咎其誰之咎哉遂良以公滅私憂國忘家當太宗之時卽敷著忠諫及武后欲立時帝召大臣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乃請己獨諫既進上果言后事遂良極諫不聽乃置笏殿階叩頭流血上怒出爲都督既而長孫無忌等皆得罪遂良死於徙所嗟夫遂良可謂忠矣君有

非也乃諫之既不聽又諫之又不聽又置笏殿階叩頭流血而諫之卒致顚沛流離死於徙所豈非高宗之過哉然遂良雖貶黜流離一至於此而忠名垂之千古浩氣森於史册身雖沒而可見太宗於地下爲唐名臣志存社稷偉哉

褚堂間史考證

仁和趙一清誠夫氏著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一清按南史及陳書文學傳載曾祖皆作湮此云湮誤新唐書本傳同宰相世系表作漢亦誤）梁御史中丞祖蒙（一清按公祖諱蒙南史及陳書文學傳俱同宰相世系表作象誤也）太子中舍人父玠陳秘書監並著名前史其先自陽翟徙居焉亮幼聰敏好學善屬文博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陵與商推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總及諸辭人在坐莫不推善禎明初爲尚書殿中侍

郎陳亡入隋爲東宮學士大業中授太常博士時煬帝將改置宗廟亮奏議曰謹按禮記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據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廟案鄭玄義天子唯立四親廟并始祖而爲五以文武爲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爲七廟王肅注禮記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案肅以天子七廟是百代之言又據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降二爲差是則天子立四親廟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父太祖而爲七周有文武姜嫄合爲十廟漢世諸帝之廟各立無迭毀之義至元帝時貢禹匡衡之徒始議其禮以高帝爲太祖而立四親是爲五廟唯劉歆以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降殺以兩之義七者其正法可常數也宗不在此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豫設爲數也是以班固稱攷論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光武即位建高廟於洛陽乃立南頓君以

上四廟就祖宗而爲七至魏初高堂隆爲鄭學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猶在四親之內乃虛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後世至景初間乃依王肅更立六廟二世祖就四親而爲六廟晉武帝受禪博議宗祀自文帝以上至六世親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於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世江左中興賀循知禮至於寢廟之議皆依魏晉舊事宋武帝初受命爲王依諸侯立親廟四即位之後增祠五世祖相國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六廟逮身沒主升亦從昭穆猶虛太祖之位也降及齊梁守而勿

革加宗迭毁禮無違舊臣又按姬周自太祖已下
皆別立廟至於禘祫俱合食於太祖是以炎漢之
初諸廟各立歲時常享亦隨處而祭所用廟樂皆
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
室斯則新承寇亂欲從約省自此以來因循不變
皇隋太祖武元皇帝仁風潛暢至澤旁通以昆彭
之勲開稷契之緒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覽神武應
期撥亂反正遠肅邇安受命開基垂統聖嗣鴻名
冠於三代寶祚傳于七百當文明之運定祖宗之
禮且損益不同沿襲異趣時王所制可以垂法自

歷代以來親用王鄭二義若尋其指歸校以優劣
康成止論周代非謂經通子雍總貫皇王事兼長
遠今請依據古典崇建七廟受命之廟宜別立廟
祧百世之後不毁之法至於鑾駕親奉申孝享於
高廟有司行事竭誠敬於羣主俾夫規模可則嚴
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復古而貴能變臣又
按周人立廟亦無處置之文據冢人職而言之先
王居中以昭穆為左右阮忱所撰禮圖亦從此義
漢京諸廟既遠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
安雜用漢儀事難全采謹詳立別圖附之議未行

尋坐與楊玄感有舊左遷西海郡司戶新唐書本傳坐與楊
玄感善煬帝矜己嫉才因是亦貶西海司戶時京兆郡博士潘徽亦以
筆札為玄感所禮降威定縣主簿當時寇盜縱橫
六親不能相保亮與同行至隴山徽遇病終亮親
加棺斂瘞之路側慨然傷懷遂題詩於隴樹好事
者皆傳寫諷誦信宿徧於京邑焉北史文苑傳潘徽字伯彥吳郡
人煬帝嗣位徵與著作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　本
集有在隴頭哭潘博士詩云隴底嗟長別流襟一懟君何言幽咽所更作死生分轉蓬飛不見悲松
斷吏聞誰能駐征馬回首望孤墳薛舉僭號隴西以亮為黃門侍
郎委之機務舊唐書薛舉傳舉軍三十萬將圖京師會義兵定關中遂留攻扶風太宗

帥師討敗之斬首數千及追奔至隴坻而回舉又懼太宗踰隴追之乃問其眾曰古來天子有降事
否僞黃門侍郎褚亮曰昔越帝趙佗卒歸漢祖蜀主劉禪亦仕晉朝近代蕭琮至今猶貴轉禍為福
自古有之其衛尉卿郝瑗趨而進曰皇帝失問褚亮之言又何悖也昔漢祖屢經敗績蜀先主亟亡
妻子戰之利害何代無之安得一戰不捷而為亡國之計也舉亦悔之答曰聊發此問試卿等耳
及舉滅太宗聞亮名深加禮接因從容自陳太宗
大悅賜物二百段馬四匹從還京師授秦王府文
學新唐書本傳舉滅秦王謂曰寡人受命而來嘉於得賢公久事亂君得無勞乎亮頓首曰舉
不知天命抗王師今十萬眾兵加其頸大王釋不誅豈獨亮蒙更生耶王悅賜乘馬帛二百段即授
王府文學時高祖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上疏諫曰
臣聞堯鼓納諫舜木求箴茂克昌之風致昇平之

道伏惟陛下應于祀之期拯百王之弊平壹天下劬勞帝業旰日思政廢寢憂人用農隙之餘遵冬狩之禮獲車之所遊踐虞旗之所涉歷網惟一面禽止三驅縱廣成之獵士觀上林之手搏斯固畋弋之常規而皇王之壯觀至於親偪猛獸臣竊惑之何者筋力驍悍爪牙輕捷連弩一發未必挫其凶心長戟纔撝不能當其憤氣雖孟賁抗左夏育居前卒然驚軼事生慮表如或近起林叢未塡坑谷駭屬車之後乘犯官騎之淸塵小臣怯懦私懷戰慄陛下以至聖之資垂將來之敎降情納下無

隔直言臣叨逢明時遊宦藩邸身漸榮渥日用不知敢緣天造冒陳丹懇高祖甚納之太宗每有征伐亮常侍從軍中宴筵必與歡賞從容諷議多所裨益又與杜如晦等十八人爲文學館學士太宗入居春宮除太子舍人遷太子中允貞觀元年爲弘文館學士唐會要武德四年正月於門下省置修文館至九年三月改爲弘文館其年九月太宗初卽位於弘文殿聚四部羣書二十餘萬卷於殿側置弘文館精選天下賢良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宿直聽政之隙引入內殿講論文義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罷令褚遂良檢校館務號爲館主因爲故事其後得劉禕之范履冰並時敕相次爲館主九年進授員外散騎常侍封陽翟縣男

拜通直散騎常侍學士如故十六年進爵爲侯食邑七百戶後致仕歸於家太宗幸遼東亮子遂良爲黃門侍郎詔遂良謂亮曰昔年師旅卿嘗入幕今茲遐伐君已懸車倏忽之閒移三十載眷言疇昔我勞如何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惜一兒於膝下耳故遣陳離意善居加食亮奉表陳謝新唐書本傳太宗征遼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茲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載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按太宗伐遼道里西抵於燕代車駕先駐蹕洛陽時公家居陽翟非遙故遣黃門申意實未嘗覿面也舊書云奉表陳謝與致仕歸家之言相合而新書改爲頓首謝一似太宗與公親相告語者略一竄易便失意旨

及寢疾詔遺醫藥救療中使候問不絕卒時年八十八太宗甚悼惜之不視朝一日贈太常卿陪葬昭陵諡曰康一淸按唐會要陪陵名位昭陵陪葬下有太常寺卿褚亮又諡法內云贈太常卿陽翟縣侯褚亮諡曰康長子遂賢守雍王友次子遂良自有傳始太宗既平寇亂留意儒學乃於宮城西起文學館以待四方文士於是以僚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玄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思廉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玄道天策倉曹李守素記室參軍虞世南參軍事蔡允恭顏相

時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軍諮典籤蘇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復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遣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乃命亮爲之像贊杜如晦像贊建平文雅休有烈光懷忠履義身立名揚姚思廉像贊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厲俗蘇世長像贊軍諮諧噱超然辯悟正色於庭匪躬之故按此三人贊各見舊唐書本傳此外莫可考號十八學士寫眞圖新唐書本傳命閻立本圖像使亮爲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一清按此句宋景文刪去寫眞圖三字只云號十八學士文義荒略遜舊書遠矣藏之書府以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下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卽便

引見討論墳籍商略前載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唐會要武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銳意經籍於宮城之西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于是以僚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等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令庫直閻立本圖其狀貌題其爵里命褚亮爲文贊號曰十八學士寫眞圖藏之書府用彰禮賢之重也諸學士食五品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閣下每日引見討論文典得入館者時人謂之登瀛洲舊唐書閻立德傳弟立本善圖畫工於寫眞秦府十八學士圖及眞觀中淩煙閣功臣圖並立本之迹也時人咸稱其妙沈括夢溪筆談云予家有閻博陵畫唐十八學士各有眞贊亦唐人書多與舊史不同姚柬字思廉舊史乃姚思廉字簡之蘇臺陸元朗薛莊唐書皆以字爲名李玄道蓋文達于志寧許敬宗劉孝孫蔡允恭唐書皆不書字房玄齡字喬年唐書乃房喬字玄齡孔穎達字穎達唐書字仲達蘇典籤名从日从九唐書乃从日从助許敬宗薛莊官皆直記室唐書乃攝記室蓋唐書成於後人之手所

傳有詭謬此乃當時所記也以舊書考之魏鄭公對太宗云目如懸鈴者佳則玄齡果名非字也然蘇世長太宗召對眞武門問云卿何名長意短後乃爲學士似爲學士時方更名耳于世貞弁州四部稾題跋云右十八學士圖督府參軍李子獲閻中令舊本摹勒上石所謂周昉貌趙郎并得情性者也內薛收不早死何減房杜許敬宗得早死不與李猶同傳生亦有幸有不幸耳余舊嘗爲朱司空題此圖末句云諸公詰朝且虛左雋州流人來上坐意謂王魏兩侍中也不知此圖今在司空所否然此十八文學之士以庶僚爲秦王參預謀議耳高武朝始有北門學士及崇玄集賢漸以官著聞矣又弁州題跋云余爲參軍書十八學士石刻之明歲而公瑕以書本見遺云自靑瓚摹得者其人物極爲精雅服有緋紫靑綠四色皆巾裹而獨蘇世長黃冠禿髮腦傍有七黑黶若星者極肥而短領胡鬖鬖被口與虞世南面皆黴紋蓋二公仕隋代甚久年可六十房杜少而澤與史合也其開有秖轄者圖稱房玄齡字喬年薛莊字元敬陸元朗字德明姚東字思廉顏相時字師古而唐書稱

姚思廉字簡之房喬字玄齡以字行陸德明薛元敬字卽名也沈存中欲以是畫而謂史之誤余又考之史蘇典籤名勗今日旭顏相時亦不當字師古師古相時兄也又唐武德中制三品服用紫五品以上朱八九品用靑綠屨帶搢垂頭于下用撻尾勳官隨品加佩刀礪紛帨貞觀初始以深綠爲六品淺綠七品深靑淺靑八九品服今所不可曉者房杜旣勳郡元僚官品並等不宜杜靑而房緋豈房封臨淄侯而如晦僅建平男耶蘇世長以陝府長史爲軍諮祭酒故宜紫然不宜於志寧陸德明亦紫二君官甚卑傳可考又助教蓋文達綠而佩印玄齡虞世南緋而佩紛帨世長志寧兼佩印及紛帨德明亦佩紛帨而它無之也衣皆窄袖短下束帶道緊無委蛇寬博之象豈其時服制尙未定耶存中博極羣書其易持論固宜然吾意尙未敢以史而廢圖今欲以圖而糾史亦未之敢也姑識以俟知者張居正太嶽集云閣立本畫十八學士眞像一卷于志寧贊沈存中跋絹紙判落其畫意與近時所傳全不同當是立本眞蹟卷藏蒲州監生魏希古家嘉靖癸卯甲辰閏希古攜以遂京

師京山侯崔都尉以二百金購之不與希古因條陳邊事並以此卷封進意圖進用會世宗不好翰墨其所言邊事又無當疏入不省漫以其疏并卷俱發兵科而此卷遂留藏科中近有好事者乃言成祖得此卷仁廟與漢王爭求成祖兩難與遂發該科收藏殊為可笑也楊士聰玉堂薈記云殿試之日詞林詣兵科觀唐人十八學士圖相傳為故事癸未余得觀焉吳道子畫也皆立像上署銜名無他景物點綴末有沈括跋及問所從來則正統年閒山西一監生條陳兵事兼進此卷疏旣下併此卷俱付兵科遂留至今一清按是圖新舊史傳資治通鑑皆以為閻立本畫褚亮贊不知江陵何以云于志寗贊也況楊朝徹所見即是江陵所見張以為閻立本楊又以為吳道子二公非不讀史者而訛外乃爾真不可解存中之跋又具載卷尾既視是跋而復為異說何耶然唐人畫十八學士圖者原不止閻中令一人特是弘文館書府所藏則閻筆耳宋韓駒元馬臻俱有題是圖詩今附錄焉韓駒題韓晃畫瀛洲學士圖咸陽中天開帝居羣公下直承明廬長鞦短彎褒衣裾蒼頭奴兒爭走趨韓侯畫此時無虞瀛洲仙人樂有餘我生不及真觀初忽思十年身校書吟詩天衛騎蹇驢爾來戎馬方馳驅眼厭務稠蒙諸于展卷未展光款獻馬臻題唐十八學士圖唐家天子尊黃星文業興隆調玉燭當年十八登瀛洲弘文日侍分三六兩京初定四海清君聖臣賢古難續立本圖真亮為贊遂令書府藏褚櫝後有龍眠傳此本禮樂衣冠激流俗自從淪落向人開畫手紛紛互翻覆干年事去君莫問留待青編遺人讀蕭蕭馬耳射東風長安道上春衫綠

史臣曰劉并州有言和氏之璧不獨耀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專玩於隋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虞永興之從建德李安平之佐公祏褚陽翟之依薛舉蓋大渴不能擇泉而飲大暑不能擇蔭而息耳非不識其飲憩之所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燭天下羣賢霧

集人知所奉方得躍鱗天池擅價春山為一代之至寶則所託之勢異也隋掌郢握曷有常哉二虞昆仲文章炳蔚於隋唐之際褚河南父子箴規獻替洋溢於貞觀永徽之間所謂代有人焉而三家尤盛贊曰猗與文皇盪滌蒼旻十八文星連輝炳耀虞褚之筆動若有神安平之什老而彌新 舊唐書

考證 一清按沈朝宣仁和縣志云褚氏顯著源流其來遠矣在三國吳時有褚泰封臨平侯遂為巨姓在晉時有褚陶為九真太守在南北朝時有褚舍為始平太守其孫褚遏在齊時有褚伯玉乃遏之子有褚仲善周易為五經博士其子褚修在陳時有褚玠在唐時有褚亮乃玠之子有褚遂良乃亮之子有褚彥甫彥沖皆遂良子褚璆遂良孫若褚虔遂良五世孫也由是觀之則塘之名褚其來遠矣至遂良而益顯所以取褚名塘焉又按咸淳臨安志古今人表云臨安侯褚泰杭之褚氏皆其後又武林舊事南山路有褚家坡注云漢末褚盛族有居于此者余博觀眾說嘗疑錢塘褚氏未可與河南混舉及考南史列傳唐書宰相世系表知常侍之先出於漢褚先生少孫其裔孫重始居河南陽翟重裔孫招招孫碧徙居丹陽碧子洽洽子褒褒子歆歆子爽爽子秀秀之子法顯法顯子炫炫子澐澐子蒙蒙子玠玠子亮亮本傳史云杭州錢塘人而猶必著云其先自陽翟徙家焉由碧至亮已歷十二世由陽翟而丹陽由丹陽而錢塘地亦冉遷常侍以仕于南朝之故來居于杭白廷玉西湖賦云褚氏世濟其善於大唐非謂常侍父子而何然而封爵則猶從郡望常侍則封陽翟縣侯僕射則封河南郡公是其証矣族屬與臨平侯泰自別邑志之誤實本於吳瓚武林紀事中書此一則漫云出諸史傳沈氏遂

掠取之而不知覺甚無謂也宋趙明誠金石錄云元和姓纂自有錢塘褚氏與亮族系不同斯言先得我心矣又新舊兩史文義詳備故以舊書爲主其新書及他紀載有可發明者倣裴松之注三國志例分注傳中俾覽者易於稽考僕射之文忠公傳亦踵此例注之具見於後

褚遂良新唐書本傳字登善散騎常侍亮之子也大業末隨父

在隴右薛舉僭號署爲通事舍人舉敗歸國授秦

州都督府鎧曹參軍新唐書本傳隋大業末爲薛舉通事舍人仁果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按唐六典親王府官有功倉戶兵騎法士各曹參軍都督府官亦有功倉戶兵法士各曹參軍皆無鎧曹參軍之職惟十六衛及太子率府乃有冑曹參軍據杜佑通典冑曹原名鎧曹長安中改然是時太宗尚爲秦王未爲太子而鎧曹又帥府官屬非王府官屬也故知新書秦王府鎧曹參軍之說爲非是又按地理志秦州中都督府屬隴右道武德二年平薛舉置秦州立總管府管秦渭岷洮疊文武成康蘭宕扶等十三州秦州之有都督府明矣太宗本紀武德元年拜太尉陝東道行臺尚書令二年正月拜左武候大將軍涼州總管斯時以元帥開府闢隴得有鎧曹一官未可知也

貞觀十年自祕書郎遷起居郎遂良博涉文史

尤工隸書按新書本傳云博涉文史工隸楷不知古之隸即今之眞書也周興嗣千文云杜槀鍾隸蕭子雲云論草隸法逸少不及元常子敬不及逸少任玢五體序云隸則義獻鍾庾歐虞顏柳孫過庭書譜曰元常精于隸伯英工於草逸少兼之此皆以眞書爲隸也而唐六典校書郎所筆字體有五隸書典籍表奏公私文疏用之可僉信隸之即楷矣自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後學遂混其解況褚公以摹逸少得名未聞右軍能八分也今云隸楷文義重黏由斯以觀舊書爲長

父友歐陽詢甚重之太宗嘗謂侍中魏徵曰虞

世南死後無人可以論書徵曰褚遂良下筆遒勁

甚得王逸少體太宗即日召令侍書宣和書譜遂良初師虞世南晚學王羲之嘗問世南曰某書何如永師曰吾聞彼一字直五萬公豈得若此者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公豈得若此者遂良曰既然何更留意於此世南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遂良於是喜而退舊唐書虞世南傳世南卒太宗哭之甚慟爲詩一篇述往古興亡之道既而歎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南神識感悟有集二十卷令褚亮爲之序皇甫汸解頤新語云唐太宗作述古興亡之詩敕褚良就虞世南靈座焚之佳惡自得於吾心相知誰定於後世此敬禮寄慨於陳思也太宗

嘗出御府金帛購求王羲之書迹天下爭齎古書

詣闕以獻當時莫能辨其眞僞遂良備論所出一

無舛誤一清按新唐書本傳云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其眞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冒者據此則公所論定只右軍書耳蓋文皇所好惟在于字此傳古書二字義所未安也

十五年詔有事泰山先幸洛陽有星孛於太微

犯郎位遂良言於太宗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

烈將告成東嶽天下幸甚而行至洛陽彗星輒見

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武優柔數年始行岱

禮臣愚伏願詳擇太宗深然之下詔罷封禪之事資治通鑑貞觀十五年夏四月辛卯朔詔以來年二月有事於泰山五月己酉有星孛於太微太史令薛頤上言未可東封辛亥起居郎褚遂良亦言之丙辰詔罷封禪唐大詔令停封泰山詔自古聖王受天之命建顯號於封禪揚洪名於竹帛者莫不功濟夷夏道叶人祇然後登泰山之高刊梁甫之石未有七道靡紀九部寂寥而欲齊聲於聖哲垂美於篆籀者也朕承宗廟之重當區宇之責寅

畏三靈憂勤百姓雖戡翦禍亂定兌遐荒而至教
猶鬱刑典未措勝殘之化未洽於率土和平之風
多懷於往烈是以覽經籍而自失想壇場而增懼
亟寢稽紳之奏屢拒公卿之請遂邈大典茌苒歷
載近者百寮庶尹頻繁抗表殷勤固陳咸以爲兩
儀交泰四夷賓服禮讓興行年豐穀稔蒼昊呈符
於上靈符不可以久替黎獻協心於下眾欲不可
以固拒朕迫茲羣議敢不敬從欲薦功上元大報
后土升中之儀已具省方之期有日今太史奏有
昔星出於西方撫躬白省深以戰慄良由功業之
被六合猶有未著德化之覃八表向多所闕遂使
神祇垂祐警戒昭然朕畏天之威寢興靡措且屬
代盛典禮數非一行途之閒勞費不少東夏彫弊
多未克復將送儀仗轉運糧儲雖存節省之念終
煩黎庶之力非惟上虧天意亦恐下失人心解而
更張抑有故實前以來年二月有事秦山宜停庶
夙夜自修遂其罪已之志勤恤匪懈申以納隍之
情僮蒙神祇迴睢宗社多福朝廷同於大道風俗
歸于涓素告成之美更思其宜仍命所司泰山有
前代帝王因封禪立碑及石函玉檢類遣離亂被

褚堂閒史考證　十三

賊毀廢並修立陵寢
之貞觀十五年七月其年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
事唐會要貞觀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尚書左僕
射申國公高士廉等撰文思博要成凡一千二
百卷詔藏之祕府同撰人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
道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顏相時國子司業
朱子耆給事中許敬宗國子博士劉伯莊太常博
士呂才祕書監房玄齡太學博士馬嘉運起居舍
人褚遂良晉王友姚思廉太子舍人司馬宅相祕
書郎宋正人按此則公之遷諫議大夫在十月之
後第公由起居郎遷官而此云起居舍人諛也考
唐六典及職官志隋煬帝始置起居舍人貞觀二
年始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顯慶中復置起居
舍人始與起居郎分任左右公是時官位只有起
居郎並無起居舍人也○舊唐書張玄素傳貞觀
十四年擢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是歲
太宗嘗對朝問玄素歷官所由玄素既出自刑部
令史甚以懷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君
子不失言於人聖上不戲言於臣言則史書之禮
成之歌樂之居上能禮其臣臣始能盡力以奉其

上近代宋孝武輕言肆口侮弄朝臣攻其門戶乃
至狼狽良史書之以爲非是陛下昨見問張玄素
云喬任何官奏云縣尉又云未爲縣尉已前奏云
流外又問在何曹司玄素將出閤門殆不能移步
精爽頓盡色類死灰朝臣見之多所驚怪大唐創
歷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陛下禮重玄素
頻年任使擢授三品翼贊皇儲自不可更對羣臣
窮其門戶弃昔日之殊恩成一朝之愧恥人君之
御臣下也禮義以導之惠澤以驅之使其負戴玄
天罄輸臣節猶恐德禮不加人不自勵若無故忽
略使其差慚鬱結於懷衷心靡樂責其伏節死義
其可得乎書奏太宗謂遂良曰朕亦悔此問今得
卿疏深會我心一清按公之遷諫議大夫在十五
年而此傳十四年已書其官諛也資治通鑑亦依
舊書紀於十四年之末而書諫議大夫褚遂良上
疏云云先後牴牾偶失檢點耳而此疏公本傳及
新唐書張玄素傳俱不載姑附于此○文獻通考
唐貞觀初京師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貲
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
本錢以番官買易取息計員多少爲月料十二年

褚堂閒史考證　十四

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爲胥士視
防閣制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十五年復置
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
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
息四千歲滿授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言七十
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
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罷法者況太學歷肆
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
史復給京官職田唐會要貞觀十二年二月諫議
大夫褚遂良上疏曰爲政之本在於擇人不正其
源遂差千里漢家以明經拜職或四科辟召必擇
器任使量才命官然則市井子孫不居宮吏大唐
制令憲章古昔商賈之人亦不居官位陛下近許
諸司令吏捉公廨本錢諸司取此色人號爲捉錢
令史不簡性識當論書藝但令身能估販家足貲
財錄牒吏部依擬補大率人捉五十貫已下四
十貫已上任居市肆恣其販易每月納利四千
年凡輸五萬送利不違年滿受職然有國者嘗笑
漢代賣官今開此路頗於彼在京有十餘司大
率司引九人更一二載後年例郎六百餘人輸

利受職伏惟陛下治致升平任賢爲政或太學高第或諸州進士皆策同片玉經若懸河奉先聖之格言慕昔賢之廉恥拔十取五量能受官然犯禁違公輒行羅法況乎捉錢令史主於估販志意分毫之末耳目塵世之閒輸錢於官以獲品秩荏冉年數陛下能不使用之乎此人習以性成慣於求利苟得無恥莫蹈廉隅使其居職從何而可將來之弊宜絕本源臣每周遊人閑爲國獄一聽京師寮庶爰及外官異口同詞皆言不便伏願敕朝臣遣其詳議上納之其月二十三日敕並停改置胥士七千人以諸州上戶充准防問例輸課二年一替計官多少分給之一清按此事新舊兩書本傳俱不載資治通鑑亦不書據會要云十二年二月爲諫議在十五年十月之後十二年疑當作十六年或捉錢令史之設在十五年而公之上疏則在十六年二月今並不敢妄爲臆斷依馬端臨所編附注於十五年之下

太宗嘗問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遂良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右史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惡以爲鑒戒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太宗以爲然

貞觀政要貞觀十三年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問曰卿比知起居書何等事大抵於人君得觀見否朕欲見此注記者將卻觀所爲得失以自警誡耳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畢書庶幾人君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臣聞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何不書之黃門侍郎劉洎起進曰人君有過如日月之蝕人皆見之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又十六年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比來記我行事善惡遂良曰史官之設君舉必書善既必書惡亦無隱太

宗曰朕今勤行三事亦望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鑒前代成敗事以爲元龜二則用之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羣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唐會要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宗謂諫議大夫褚良曰卿知起居紀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書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至七月八日又謂遂良曰爾知起居記事何善惡朕今勤行三事望爾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遠鑒前代成敗事以爲元龜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羣小不聽讒言吾能守之終不轉也鷹犬平生所好今亦能之雖有順時冬狩不踰旬而返亦不曾絕域訪奇異遣方求珍羞比日以來饍無兼味自非膏雨有年師行克捷未嘗與公等舉杯酒奏管弦朕惟每日兢懼終藉公等匡翊各宜勉之一清按上二書所載係是兩府兩事事在十六年而政要首條云十三年誤也十三年公未爲諫議大夫也本傳載於十五年亦誤又誤以爲一事而刪去下勤行三事一條資治通鑑亦不載七月八日事想依舊史成文故耳第首條通鑑編于十六年其云夏四月壬子卽會要之四月二十八日也新書本傳二事並載年月概加省削無從考証而辭語改竄過當非復史官舊文矣餘說詳下

時魏王爲太宗所愛禮秩如嫡

舊唐書濮王泰傳十二年司馬蘇勗以自古名王多引賓客以著述爲美勸泰奏請撰括地志泰遂奏引著作郎蕭德言祕書郎顧胤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府修撰十六年功畢上之詔令付祕閣賜泰物萬段蕭德言等咸加給賜物俄又每月給泰料物有踰於皇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其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至如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illegible]有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illegible]乘機而動私恩害公惑

志歟致作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邃徽轉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爲世作法一日萬機或未盡美臣職在諫諍無容靜默伏見儲君物料翻少魏王朝野見聞不以爲是傳曰臣聞嚴懷嘛臣愛子教之以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號辭旆之下騎讎孫諫遂驕恣梁孝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營宮室覆道彌望積財鍾萬計出入警蹕譏人婁蹤出小不得意發病而死宣帝亦驕恣淮陽憲王幾至於敗徵樓賊二字邪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且魏王既新出閣伏願常存禮則微讒言提其耳且示儉節自可在後月加歲增賊曖譙妙擇師傅示其成敗既敦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唐會要貞觀十六年諫議大夫褚遂良諫曰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睿極其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奸乘機而

動私恩害公或至亂階臣伏見東宮料物歲得四萬段付市貨賣凡直一萬一千貫文魏王支別封及廩物一年凡直一萬六千貫文是儲君料物翻少蕃王朝野聞見以爲非是昔漢明帝披與地圖等諸國戶口令諸子祖歲不過二十萬明德馬后爲言亦不偏得此則防其嘗欲節其驕恣伏願陛下頗擇漢法宏此無偏儲君之用徵附古昔則天下幸甚因詔曰儲貳不會自古常式近代以來多爲節限求之故實深非事宜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按資治通鑑貞觀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括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于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于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云云此事在十六年泰以正月上書公以二月進諫所謂禮秩如嫡正指此事而言耳乃新舊兩書本傳並刪去不錄而反接何事最急一事不大相刺繆乎愚意本傳當于時魏王爲太宗所愛之上加十六年以紀年而繫上書事於其下移於太宗問觀起居之前蓋此事在二月以前而彼乃四月中事也合依資治

通鑑編次庶無差訛耳餘說詳下其年按上文其年蒙十五年而言此云其年何爲乎蓋自遷諫議大夫兼知起居事已下皆爲十六年事傳既失書而再以其年二字混相承按此史氏之疏也太宗問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由斯而言禮義爲急遂良進曰當今四方仰德誰敢爲非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弟政要作諸弟及庶子數將五十一請按他紀載皆作五十政要作四十心常憂慮顧在此耳但古政要古字上有自字嫡庶無良政要會要良字下俱有佐字新書不知改云宗姓無良意義全非何嘗不傾

敗國家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傳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歲久政要作且官人事王歲久即分義情深非意窺窬多由此作於是限王府官寮不得過四考貞觀政要作其王府官寮勿令過四考新書本傳用之蓋此乃太宗之詔非史臣之詞也唐會要其年八月十四日上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等最急各爲我言之右僕射高士廉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最急中書侍郎岑文本曰修禮義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當今四方仰德誰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上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弟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常憂慮頗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佐何嘗不傾敗家國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君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歲久則分義情深非意窺覦多由此作於是限王府官寮不得過四考一清按公此奏會要與十六年二月之疏相接故加其年二

字此事在八月十四日而資治通鑑亦書八月丁酉上日當今國家何事最急云云既有月日可考作史者不得刪去月日而僅以其年概之也又據政要會要太宗此問先公而對則爲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三人新舊唐書本傳不載高劉只引文本之言又何説乎若資治通鑑以三人之論皆不足存而盡刪之斯可矣

七年一清按文作十七年當太宗問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舜禹者十餘人食器之閒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以爲然因曰夫爲人君不憂萬姓而事奢淫危亡之機可反掌而待也貞觀政要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當時諫者十餘人食器之閒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諍臣必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爲事若有不當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諫比見前史或有不當諫事遂答云業已爲之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爲停改此則危亡之禍可反手而待也一清按資治通鑑此事在二月壬午

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刺史遂良上疏曰昔兩漢以郡國理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割土分疆雜用周制皇唐州縣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豈不以王之骨肉鎭扞四方此之造制道高前烈如臣愚見有小未盡何者刺史郡帥民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內蘇息遇一不善

台州勞弊是以人君愛恤百姓常爲擇賢或稱河潤九里京師蒙福或人興歌詠生爲立祠漢宣帝云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見陛下兒子內年齒尚幼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則親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臣謹按漢明章和三帝能友愛于弟自茲已降取爲準的封立諸王雖各有國土年尚幼小者多留京師訓以禮法垂以恩惠訖三帝世諸王數十百人唯二王稍惡自餘餐和染教皆爲善人則前事已驗惟陛下詳察太宗深納之其年太子承乾以罪廢資治通鑑貞觀十七年夏四月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爲庶人舊唐書恒山王承乾傳恒山王承乾太宗長子也生於承乾殿因以名焉武德二年封恒山王七年徙封中山太宗即位爲皇太子時年八歲性聰敏太宗甚愛之太宗居諒闇庶政皆令聽斷頗識大體自此太宗每行幸常令居守監國及長好聲色慢遊無度然懼太宗知之不敢見其迹每臨朝視事必言忠孝之道退朝後便與羣小褻狎宮臣或欲進諫者承乾必先揣其情便危坐斂容引咎自責樞機辯給智足飾非羣臣拜答不暇故在位者初皆以爲明而莫之察也承乾先患足疾行甚艱難而魏王泰有當時美譽太宗漸愛重之承乾恐有廢立甚忌之泰亦自負其材能潛懷奪嫡之計于是各樹朋黨遂成釁隙有太常樂人年十餘歲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寵幸號曰稱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稱心殺之坐稱心死者又數人承乾意泰告訐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形像列偶人車馬于前令宮人

朝暮奠祭承乾數至其處徘徊流涕仍於宮中起冢而葬之幷贈官樹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託疾不朝參者輒逾數月常命戶奴數十百人專習伎樂學胡人椎髻翦綵爲舞衣尋橦跳劍晝夜不絕鼓角之聲日聞于外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受詔輔導志寧撰諫苑二十卷諷之穎達又多所規奏太宗並嘉之二人各賜帛百匹黃金十斤以勵承乾之意仍遷志寧爲詹事未幾志寧以母憂去職承乾修縱日甚太宗復起志寧爲詹事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承乾並不納又嘗召壯士右衛副率封師進及刺客張師政紇干承基深禮賜之令殺魏王泰不克而止尋與漢王元昌兵部尚書侯君集左屯衛中郎將李安儼洋州刺史趙節駙馬都尉杜荷等謀反將縱兵入西宮貞觀十七年齊王祐反於齊州承乾謂紇干承基曰我西畔宮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來耳此閉大親近豈可並齊王乎會承基亦外連齊王繫獄當死遂告其事太宗召承乾幽之別室命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特進蕭瑀兵部尚書李勣大理卿孫伏伽中書侍郎岑文本御史大夫馬周諫議大夫褚遂良等參鞫之事皆明驗廢承乾爲庶人徙黔州安置元昌賜自盡侯君集等咸伏誅其宮僚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宏智令狐德棻中書舍人蕭鈞咸坐免十九年卒于徙所太宗爲之廢朝葬以國公之禮

魏王泰入侍太宗面許立爲太子因謂侍臣曰昨靑雀自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與陛下爲子更生之日也臣唯有一子百年之後當爲陛下殺之傳國晉王父子之道故當天性我見其如此甚憐之遂良進曰陛下失言伏願審思無令錯誤也安有陛下百年之後魏王執權爲天下之主而能殺其愛子傳國於晉王者乎陛下昔立承乾爲太子而復寵愛魏王禮數或有踰於承乾者良

由嫡庶不分所以致此殷鑒不遠足爲龜鏡陛下今日既立魏王伏願陛下別安置晉王始得安全太宗涕泗交下曰我不能卽日召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

資治通鑑承乾既得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靑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以泰爲太子落其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於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當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立諸子爲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讙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丙戌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酺三日

時頻有飛雉集於宮殿之內太宗問羣臣曰是何祥也對曰昔秦文公時有童

子化為雉雌者鳴於陳倉雄者鳴於南陽童子曰
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以為寶雞唐會要寶雞下有祠字後漢光武得雄遂起南陽而有四海陛下舊封
秦王故雄雉見於秦地一清按此句會要同新書本傳作故雄雌並見未知何所據也此所以彰表明德也太宗悅曰立身之道不
可無學遂良博識深可重也一清按唐會要貞觀十七年四月皇太子初立有雄雉飛集東宮明德殿前上問公公對云云則其時只有雄雉來集耳益知新書雄雌並見之說為非是尋授太子賓客資治通鑑己丑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又以左衛大將軍李大亮領右衛率前詹事于志寧中書侍郎馬周為左庶子吏部侍郎蘇勗中書舍人高季輔為右庶子刑部侍郎張行成為少詹事諫議大夫褚遂良為賓客一清案是年四月為庚辰朔乙酉立皇太子為六日己丑置宮寮則十日也資治通鑑五月癸酉黃門侍郎劉洎上言太子宜勤學問親師友今入侍宮闈動踰旬朔師保以下接對甚稀伏願少抑下流之愛弘遠大之規則海內幸甚乃命洎與岑文本褚遂良馬周更日詣東宮與太子遊處談論舊唐書劉洎傳皇太子立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往東宮與皇太子談論太宗嘗怒苑西守監穆裕於朝堂斬之皇太子遽進諫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曰夫人久相與處自然染習自朕臨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悅諫昔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耳右二事皆初立太子之時與公行事有關故附注於此

時薛延陁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
納其財聘既而不與遂良上疏曰臣聞信為國本
百姓所歸是以文王許枯骨而不違仲尼寧去食
而存信延陁曩歲一俟斤耳值神兵北指盪平沙
塞狼山瀚海萬里蕭條陛下兵加諸外而恩起於
內以為餘寇奔波須立酋長璽書鼓纛立為可汗
其懷恩光仰天無極而餘方戎狄莫不聞知以其
沐和風同食恩信頃者頻年遣使請婚大國陛下
復降鴻私許其姻媾於是報吐蕃告思摩示中國
五尺童子人皆知之於是御幸北門受其獻食於
時百寮端笏戎夷左袵虔奉歡宴皆承德音口歌
手舞樂以終日百官會畢亦各有言咸以陛下欲
得百姓安寧不欲邊境交戰遂不惜一女而妻可

汗預在含生所以感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
悔之心臣為國家惜茲聲聽君子不失色於物不
失口於人晉文公圍原命三日糧原不降命去之
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
民之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陛下慮生意表信
在言前今者臨事忽然乖殊所惜猶少所失滋多
情既不通方生嫌隙一方所以相畏忌邊境不得
無風塵西州朔方能無勞擾彼胡以主被欺而心
怨此土以上無信而懷慚不可以訓戎兵不可以
厲軍事伏惟陛下以聖德神功廓清四表自君臨

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而結庶類以信義而撫戎
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其見在之人皆思報厚德
其所生胥嗣亦望報陛下子孫今者得一公主配
之以成陛下之信有始有卒其惟聖人乎且又龍
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擊之終不能盡亦由可比
敗芮芮興突厥亡延陀盛是以古人虛外實內懷
之以德爲惡在夷不在華失信在彼不在此伏惟
陛下聖德無涯威靈遠震遂平高昌破吐渾立延
陁滅頡利輕刑薄賦庶事無壅菽粟豐賤祥符累
臻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伏願旁垂愷悌

廣茲含育而常顚絕域有意遠藩非假伯興文之
道止戈爲武之義臣以庸暗忝居左右敢獻瞽言
不勝戰懼資治通鑑貞觀十六年冬十月丙申上謂侍臣曰薛延陁屈強漢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爲婚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上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薛延陁可以新興公主妻之十七年夏閏六月薛延陁眞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上臨御相思殿饗羣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賚甚厚契苾何力上言不可與婚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既不成婚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二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眞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眞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爲所留悔之無及眞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漢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陁先無庫廐眞珠調斂諸部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爲聘財未備而與爲婚將使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婚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褚遂良上疏云云上不聽唐會要薛延陁本無府庫至是厚斂諸部以充聘財諸部怨叛延陁由是衰弱○唐會要貞觀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司空房玄齡給事中許敬宗著作郎敬播等上所撰高祖太宗實錄各二十卷太宗遣諫議大夫褚遂良讀之御前始讀太宗初生祥瑞遂感動流涕曰朕於今日富有四海追思膝下不可復得因悲不自止命收卷遺編之祕閣一清按太宗爲文皇帝廟號斯時不應云太宗實錄當云貞觀實錄資治通鑑所稱房玄齡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奏已書成上之卽是此書又公是年曾奉敕修隋書北史序傳云貞觀十七年尙書右僕射褚遂良時以諫議大夫奉敕脩隋書十志蓋公前于十五年與高士廉修文思博要見唐會要後于二十年與房玄齡等修晉書見舊唐書房玄齡傳屢膺著述之任新舊兩書本傳俱刪而不錄何也二事以在十七年故附注於此

時太宗欲親征高麗顧謂侍臣曰高麗
莫離支賊殺其主虐用其人夫出師弔伐當乘機
便今因其弒虐誅之甚易遂良對曰陛下兵機神
算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手平寇亂政要作難及北狄
侵邊西番失禮陛下欲命將討之羣臣莫不苦諫
陛下獨斷進討卒並誅夷海內之人徼外之國畏
威懾伏爲此舉也今陛下將興師遼東臣意熒惑
何者陛下神武政要下有英聲二字不比前代人君政要作周隋之

主兵既(政要作若)渡遼指期(政要作事須)克捷萬一蹉跌(政要作不獲)無以威示遠方若再發忿兵(政要作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則安危難測太宗深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薛延陁犯邊陛下必欲追擊此時陛下取魏徵之言遂失機會若如聖策延陁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閒疆埸無事帝曰誠如卿言由魏徵誤計耳朕不欲以一計不當而尤之後有良算安肯矢謀出是從勣之言經畫渡遼之師遂良以太宗銳意三韓懼其遺悔翌日上疏諫曰臣聞有國家者譬諸身兩京等於心腹四境方乎手足他方絕域

若在身外臣近於坐下伏奉口敕布語臣下云自欲伐遼臣數夜思量不達其理高麗王爲陛下之所立莫離支輒殺其主陛下討逆收地斯實乘機闕東賴陛下德澤久無征伐但命二三勇將發兵四五萬飛石輕梯取如迴掌夫聖人有作必履常規貴能克平凶亂駕馭才傑惟陛下弘兩儀之道扇三五之風提厲人物皆思效命昔侯君集李靖所謂庸夫猶能埽萬里之高昌平千載之突厥皆是陛下發蹤指示聲歸聖明臣旁求史籍訖乎近代爲人之主無自伐遼人臣往征則有之矣漢朝

則荀彘楊僕魏代則毋邱儉王頎司馬懿猶爲人臣慕容眞僭號之子皆爲其主長驅高麗虜其人民(會要作畜)削平城壘(會要作基)陛下立功同於天地美化包於古昔自當超邁於百王豈止俯同於六子陛下昔翦平寇逆大有爪牙年齒未衰猶堪任用匪惟陛下之所使亦何行而不克方今太子新立年實幼少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今一旦棄金湯之全渡遼海之外臣忽(會要作每)三思煩愁並集大魚依於巨海神龍據於川泉此謂人君不可輕而遠也且以長遼之左或遇霖淫水潦騰波平地數尺夫帶

方亥菟海塗深渺非萬乘所宜行踐東京太原謂之中地東據可以爲聲勢西指足以摧延陁其於西京徑路非遠爲其節度以設軍謀繫莫離支頸獻皇家之廟此實處安全之上計社稷之根本特乞天慈一垂省察太宗不納(范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弒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高昌吐谷渾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師取之遂墟其國何獨至于高麗而欲自征之乎大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未爲失也按資治通鑑舊唐書高麗傳貞觀十六年十一月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弒其王武自爲莫離支其官於中國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武者國王之名高建武也十七年詔封其嗣王藏爲高麗王又是年九月庚辰新羅來言百濟與高麗攻奪其城乃遣司農丞相里玄獎諭使勿)

攻十八年玄奘至高麗宣諭莫離支不從二月乙巳朔玄奘還具言其狀太宗始議伐之于是褚公進諫爲李勣所沮翌日復上疏而太宗終不納事在十八年二月本傳當先紀年而後書事今敘諫伐高麗事于十八年之前似屬十七年矣後先倒置此史氏之疏也

十八年

一清按此紀年當移在諫伐高麗之前說見上○舊唐書長孫無忌傳太宗嘗謂無忌等曰朕聞主賢則臣直人苦不自知公宜面論攻朕得失無忌奏言陛下武功文德跨絕古今發號施令事皆利物孝經云將順其美臣順之不暇實不見陛下有所愆失太宗曰朕冀聞已過公乃妄相諛悅朕今面談公等得失以爲鑒戒言之者可以無過聞之者可以自改因曰無忌曰善避嫌疑應對敏速求之古人亦當無比而總兵攻戰非所長也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聰悟臨難既不改節爲官亦無朋黨所少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便利善和解人酒杯流行發言啟齒事朕三十載遂無一言論國家得失楊師道性行純善自無愆過而情實怯懦未甚任事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道敦厚文章是其所長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言多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能自補闕亦何以尚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既寫忠誠甚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自加憐愛按此事新舊唐書本傳俱不載吳縝新唐書糾繆曰太宗所評諸人短長惟楊師道一人載入本傳未審當載之歟不當載歟此言雖糾新書而舊書實同此蔽又按資治通鑑此事繫於是年八月壬子在公拜黃門侍郎之前故附注於此拜

黃門侍郎參綜朝政

資治通鑑貞觀十八年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新唐書宰相表同

高麗莫離支遣使貢白金遂良言於太宗曰莫離支虐弒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興兵將事弔伐爲遼山之人報主辱之恥古者討弒君之賊不受其賂昔宋督遺魯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昭德塞違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太廟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寘諸太廟其若之何夫春秋之書百王取法若受不臣之筐篚納弒逆之朝貢不以爲愆何所致伐臣謂莫離支所獻自不得受太宗納焉以其使屬吏

資治通鑑貞觀十八年九月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褚遂良曰莫離支弒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郜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弒逆汝曹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唐仲友曰名其爲賊乃可服之此兵法也太宗固深忿莫離支必欲討之其貢使之來欲治之而未有辭遂良之諫與太宗意合宜其從之之易也資治通鑑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渡河薛延陀眞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豫蓄輕騎於漠北欲擊之上遣使戒敕無得相攻眞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爲至尊克之當翦爲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祖牽竟反北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爲至尊誅之自是數相攻俟利苾之北渡也有衆十萬勝兵四萬人俟利苾不能撫御衆不任服戊午悉弃俟利苾南渡河請處於勝夏之閒上許之羣臣皆以爲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鎭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人於骨髓豈肯爲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陁而南歸於我其情可見矣顧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爲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一淸按此事繫於十八年十

一月公是年九月已遷黃門侍郎而太宗日爾知起居則猶兼史職也新舊兩書本傳不載今爲附入○唐會要貞觀十八年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日卽日內外官人諸王僚佐咸云陛下供給皇弟頓少於親王大臣深知形迹不奏私說竊語殊非光益臣伏惟聖主奉議天心豈不恐其多財縱謚或至自敗必不得積貨驕盈盦使儉急不足雖不比於皇子亦須徵允物望臣是以謹訪荊韓漢魯四弟自足貧財賤密霍道四王尤爲缺少臣於芳春殿冐以奏聞伏惟天明必記臣語若厚於諸弟人皆聞見六月四日詔便是至公若供給諸弟事皆儉陋卽是叔季昆弟由是倩薄臣是以不避斧鈲更敢陳聞晉漢明帝每賜子弟必語聲臣云不得使朕子多於先帝子美哉斯言王者德音終後漢皆以明帝爲法臣聞君施敎令謂之風人隨上行謂之俗陛下厚於諸弟太子亦厚於諸弟相承恩篤豈不美哉伏願陛下疑闕短者因而賜之所用不多德音流布一清案公此疏言人之所不敢言非忠貫日月豈能不以嫌疑自處雖事之行否終不可知而其言固已上徹九重之聽矣新舊兩書紀傳及資治通鑑俱不載則知史氏之疏略多矣今依會要補入一清案舊唐書楊纂傳族子弘禮太宗有事遼東以宏禮有文武之材擢拜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時諸宰相並在定州留輔皇太子唯有褚遂良許敬宗及弘禮在行所掌知機務舊唐書太宗紀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庚戌親統六軍發洛陽乙卯詔皇太子留定州監國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侍中劉洎中書令馬周少詹事張行成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三月壬辰發定州以長孫無忌岑文本楊師道從夏四月丁未誓師於幽州城南五月丁丑渡遼九月班師十一月辛未還師是行也出以仲春歸以仲冬褚公身歷行間與有勤勞卽常侍傳亦載今將遂良東行想公於朕不惜一兒於膝下之詔而新舊兩書反削而不書至使十九年事全無可紀未審斯義云何也

太宗既滅高昌每歲調發千餘人防遏其地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事華夏而後夷狄務廣德化不事遐

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初置校尉軍旅連出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虛竭生人失所租及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凶年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帝翻然追悔情發於中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乃康向使武帝復用弘羊之言天下生靈皆盡之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卽位都護來歸陛下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貧裝自須營辦既賣（會要作費）菽（會要作芻）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其（會要作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會要此句下有謂之浮薄四字）止能擾於邊城實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爲國生事高昌途路沙磧千里冬風冰冽夏風如焚行人去來遇之多死易云安不忘危理不忘亂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陛下豈能得高昌

一人栽（會要作升）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於（會要作已）心腹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靡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其此之謂乎陛下道映先天威行無外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落爲立可汗吐渾遺甿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伏而立之四海八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洪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永世（一清按唐會要貞觀十四年八月十

日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副總管牛進達平高昌國太宗欲以其地爲州縣魏徵諫曰未若撫其人而立其子所謂伐罪弔人威德被于遐外爲國之善者也今若平其土壤以爲州縣常須千餘兵鎮守數年一易往來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辦衣資離別親戚十年之後隴右空虛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布以助中國所謂散有用而資無用太宗不從以其地爲西昌州又改爲西州併爲都護府留軍以鎮之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爲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每歲調發千人防遏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云云據此則公與魏文貞之諫原屬兩時文貞之奏在十四年初平高昌未置西州之前公之上疏則在葉護來降更置庭州之後觀公疏語一本文貞之言而中明其意不過因庭州之設而復請高昌之立耳資治通鑑不審斯義繫魏公之諫于十四年初平高昌之時而以公疏編于十六年八月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入寇伊州之下而云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戍守其地遂良上書云云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夫云初高昌既平初者追記之詞未知在何年也西突厥入寇則止於十六年考舊唐書西突厥傳及唐會要咄陸入寇伊州爲安西都護郭孝恪所敗其年郎爲泥郭啜部將胡祿居所襲衆多亡逸國內大亂所部詣闕請廢之上遣使立莫賀咄之子爲乙毗射匱可汗射匱既立頡效恭順十九年遣使入貢且請婚許之使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慝嶺等五國爲聘禮終太宗之世史無入寇之事通鑑欲繫於後之文不合於是刪去其官而復云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不知公之諫在二十年置庭州之時不應十六年即有斯語也又舊唐書西突厥傳阿史那賀魯貞觀二十二年率其部落內屬詔居庭州通鑑及會要俱同斯文通鑑紀於是年夏四月乙亥然未是據地理志貞觀二十年四月西突厥泥伏沙鉢羅葉護阿史那賀魯率衆內附乃置庭州處葉護則庭州之置實因賀魯來降之故或者賀魯以二十年來降至二十二年始至突厥傳通鑑所紀紀其至之日耳而

公之上疏斷在來降之始不然二十二年公已官中書令非黃門侍郎也此事當據舊唐書地理志唐會要高昌傳書於二十年公爲黃門侍郎之日而刪去通鑑十六年上始悔之之言今各書互異卽一書而傳志又異至使公前後歷官多所不合甚矣作史之難也新書本傳則載太宗所云魏徵褚遂良勸立麴文泰子弟之言而高昌傳又書黃門侍郎褚遂良諫曰云云其抵牾尤甚若舊書地理志所云泥伏沙鉢羅葉護阿史那賀魯率衆內附考其時只賀魯來歸沙鉢羅葉護已於十五年五月爲咄陸所殺至此安得更有其人推厥所由以阿史那賀魯者咄陸曾立之爲葉護故誤以沙鉢羅葉護當之事記叢雜臨文不檢乃有斯繆亦爲辨及

二十年

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二十年春正月丁丑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褚遂良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黜陟官吏一請按資治通鑑是年正月丁丑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刺史縣令以下多所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上令褚遂良類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

貳拾肆 冊95½版
28 A

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數百人唐會要同則知其時
公未嘗出使止類狀伏伽之奏待太宗自決耳舊
書本紀所書誤也此
事本傳不載今附注太宗於寢殿側別置一院令
太子居之絕不令往東宮遂良復上疏諫曰臣聞
周世問安三至必退漢儲視膳五日乃來前賢作
法規模弘遠禮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於外
學書計也然則古之達者豈無慈心減茲私愛欲
使成立凡人尚猶如此況君之世子乎自當春誦
夏絃親近師傅體人閒之庶事適君臣之大道翹
足延首皆聆善聲若獻歲之有陽春玄天之有日
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

九有新樹太子莫不欣欣既云廢昏立明須稱天
地瞻望而教成之道實深乖闕不離膝下當居宮
內保傅之說無暢經籍之談蔑如且朋友不可以
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滯愛滯愛或生憾
伏願遠覽殷周近遵漢魏不可頓革事須階漸嘗
計旬日半遣還宮專學藝以潤身布芳聲於天下
則微臣雖死猶曰生年太宗從之資治通鑑貞觀
二十年二月上
疾未平欲專保養庚午詔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
處決於是太子間日聽政於東宮既罷則入侍藥
膳不離左右上命太子暫出遊觀太子辭不願出
上乃置別院於寢殿側使太子居之褚遂良請遣
太子旬日一還東宮與師傅講道義從之一清按
此則太宗之置別院因太子入侍疾耳本傳不書

其故今為補入○唐會要二十年閏三月四日詔
令修史所更撰晉書銓次舊聞裁成義類其所修
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學士量事追取於是司
空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
其事舊唐書房玄齡傳尋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
詔重撰晉書至二十年書成一清按公與修晉書
本傳不載第會要與玄齡傳亦微有不合據會要
修書之詔始於二十年閏月而玄齡傳則以為二
十年成勢無創於是年而成於是年數月卒功之
理又公時官黃門侍郎非中書侍郎玄齡傳誤也
觀下文玄齡因微罪譴歸第黃門侍郎褚遂良上
疏云云卽可知矣至于會要云中書令則公于二
十二年九月始拜是職舊書太宗本紀新書宰相
表可考或者書成于二十二年之後會要蓋追書
之第不若北史序傳所書貞觀十七年尚書右僕
射褚遂良時以諫議大夫修隋書志文為明晰易
曉耳○舊唐書房玄齡傳玄齡嘗因微罪譴歸第
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日君為元首臣為股肱龍
躍雲興不嘯而集苟有時來千年朝暮陛下昔在
布衣心懷拯溺手提輕劍仗義而起平諸寇亂皆

自神功文經之助頗由輔翼為臣之勤玄齡為最
昔呂望之扶周武伊尹之佐成湯蕭何關中王導
江外方之于斯可以為匹且武德初策名伏事忠
勤恭孝眾所同歸而前宮海陵憑凶恃亂干時事
主人不自安居累卵之危有倒懸之急命視一刻
身縻寸景玄齡之心終始無變及九年之際機臨
事迫身被斥逐闕於謨謀猶服道士之衣與文德
皇后同心影助其於臣節自無所負及貞觀之始
萬物惟新甄吏事君物論推與而勤庸無比委質
惟舊自非罪狀無赦縉紳同尤不可以一犯一愆
輕示遐棄陛下必矜玄齡齒髮薄其所為古者有
諷諭大臣遺其致仕自可在後式遵前事退之以
禮不失善聲今數十年勤舊以一事而斥逐在外
云云以為非是夫天子重大臣則人盡其力輕去
就則物不自安臣以庸薄忝預左右敢冒天威以
中管見一清按此疏未知奏於何時資治通鑑載
於廿年之
後今附入遂良前後諫奏及陳便宜書數十上多
見採納其年加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一年以本官

檢校大理卿通鑑貞觀二十一年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
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
不喻其故諸公各率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
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
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己者朕
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
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
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
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
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
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
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
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爲史官如朕言得其實
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
謙謙之志耳一清按此條本傳不載今爲附注又
公是時已不兼知起居注事矣尋丁父憂解新唐書宰相表貞觀二十一年十月癸巳
遂良以父喪罷明年起復舊職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十二年春二月前黃門侍郎

褚遂良起復黃門侍郎新唐書本紀宰相表同俄拜中書令舊唐書太宗紀貞觀二十
二年九月己亥黃門侍郎褚遂良爲中書令新唐書本紀宰相表資治通鑑同二十三年
太宗寢疾召遂良及長孫無忌入臥內謂之曰卿
等忠烈簡在朕心昔漢武寄霍光劉備託葛亮朕
之後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須盡誠
輔佐永保宗社又顧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國家
之事汝無憂矣資治通鑑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上苦利增劇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
入含風殿上臥引手捫無忌頤無忌哭悲不自勝
上竟不得有所言因令無忌出己巳復召無忌及
褚遂良入臥內謂之曰朕今悉以後事付公輩太
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
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
天下多其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舊唐書長孫

無忌傳太宗疾篤引無忌及中書令褚遂良二人
受遺令輔政太宗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
天下多是此人力爾輔政後勿令讒毀之徒損害無忌若如此者爾則非復人臣仍命遂
良草詔資治通鑑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唐大詔令太宗遺詔夫天命之重綠錯奉其
圖書天子之尊赤縣先其司牧而功兼造化翕山
之樹已除業致昇平蒼梧之駕方逺至於平寇亂
安黎元灑洪災攘大患黃帝之五十三戰商湯之
二十七征以此申威曾何足算昔者亂階斯永禍
鍾隋季蘩宇凝氛噎昏辰象綿區作梗搖蕩山河
朕拂衣於舞象之年袖劍於斬蛇之地雖復妖千
王莽戮首輗車兗百蚩尤釁尸單鼓垂文暢於炎
野餘勇澄於斗極前王不闕之土悉請衣冠前史
不載之鄉並爲州縣再維地軸更張乾絡禮義謚
於寰瀛萩粟同於水火破舟船於靈沼收干戈於
武庫辛李衛霍之將咸分土宇縉紳廊廟之材共
垂帶綬至于比屋黎元關河遺老或贏金帛或賚
倉儲朕於天下士大夫可謂無負矣朕於天下蒼
生可謂安養矣自楯風沐雨遂成弭沴憂勞庶政

更起沉痾況乃漢苦周勤禹偏堯腊以矜百姓之
所致也道存物往人理同歸掩乎玄泉以夫亦何恨
矣皇太子某大孝通神自天生德累經監撫熟達
機務凡厥百僚羣工卿士送往事居無違朕意屬
纘之後七日便殯宗廟社稷存焉不可無主皇太
子即於柩前即皇帝位依周漢舊制軍國大事不
可停闕尋常閒務任之有司文武官人三品已上
並三日朝晡哭臨十五舉音事畢便出四品已下
臨於朝堂其殿中當臨者非朝夕臨無得擅哭諸
王爲都督刺史任者並來奔喪濮王萊王不在來
限其方鎮岳牧在任官人各於任所舉哀三日其
服紀輕重宜依漢制以日易月園陵制度務從儉
省昔者霸陵不掘則朕意焉遼東行事並停太原
元從人見在者各賜勳官一級諸營作土木之功
並宜停斷貞觀二十三年五月一日清按此詔出公
手筆當與哀冊文並傳世固罕有知之者又按詔
云濮王萊王不在來限太宗諸子無封萊王者惟
魏王泰嘗降封東萊郡王二十二年進封濮王資
治通鑑亦云濮王泰不在來限則萊王二字即泰之訛耳高宗即位資治通鑑太子擁無

忌頸號慟將絕無忌攬涕請處分衆事以安內外太子哀號不已無忌曰人主以宗廟社稷付殿下豈得效匹夫唯哭泣乎壬申發喪于太極殿六月朔高宗卽位一清按公愛州自陳表有云及先朝大漸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頸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抱頸之言應非虛語益見二公當時爲高宗所親倚無如後之不見省祭何也○唐舊書本紀貞觀二十三年八月丙子百寮上謚曰文皇帝廟號太宗庚寅葬昭陵唐會要太宗哀冊文中書令褚遂良撰維貞觀二十三年歲次己酉五月甲辰朔二十六日己巳大行皇帝崩於翠微宮之含風殿旋殯於太極殿之西階粵八月庚寅將遷座於昭陵禮也鳳營凝和龍帷將曙溢化同軫縣區縞素哀子嗣皇帝某覽風樹而增感攀銅池而祔膺迫宗祧之是寄傷往哲之無憑奠樽盈而悲緒促靈景翳而愁雲興去劒滋遠清輝方閟爰詔司存傳芳墳宇其詞曰三微固祉五曜垂文光昭司牧對越唐勛族蕃立牝家傳籀雲高配於天一人有慶大行神武惟幾作聖艮書自得高

文成性風表餘雄光懷反正蒼兕爰發朱旗首令寰瀛昏墊關洛荒蕪妖傾地軸盜弄乾樞戎衣光啟霸政宏轡天兵電埽月陣風驅英尤遞翦楔寢咸誅開位不虔餘分興扆先收秦組次焚商秩轉圖上略容光下濟從邑垂仁賓門儷惠修風順軌疑圖奉睿青扆同規立珠協羿發揮三五聲明退育沃野休兵臺臺偃革升巖蘼銑遵河奉璧學肆徐輪邱圖散帛就丹咸宜如天在斯形哀動植化美塡旒樂華習舉禮葉旁垂沙場鬱翦斗極咸羇狠山入圓潮渚歸池東旌若木西旆條支龍邪委費烏服來儀大矣乘時悠哉利見文軀浮沼應龍在淀滴露飛丹耶雲呈絢松萸望幸瑤草方薦仙舟劒衛星飛告變凝沴氣於升年掩瘠暉於離殿鳴呼哀哉商管初飛秋弦罷肴驚川悠緬宫車晏出大隧弗營元龜獻吉展輪效駕端圭司日迫靈輀於將餞痛皇情其如失凝秋林於廣路湖悲鳳於長術輕柏梁而徐轉邁蘭池而從蟬貸輕旆之逶迤動邊笳之蕭琵鳴呼哀哉周營甫蹇漢啟泉閨穀林搖落喬嚴變哀平原淒兮曰日遠深渚滄兮秋雲飛覽銅雀而興慕傷鼎湖之不歸鳴呼哀

哉嵴陵立壞嵎山窮路爐衛翻英輕驪悉素堯門閉而日慘義庭易而雲迺嗟厚德之長違仰高天而攀慕鳴呼哀哉崇基永爌置業方昭遺風餘烈天長地遙想神襟而鷹茂縱史華而揚翹龍嘉聲於日月終有裕於唐堯鳴呼哀戒一清按此文有公眞書卷傳世舊藏王元美家其中小有異同見弇州四部稿題跋別錄于法書門此因前太宗遺詔亦出公手并附錄焉

賜爵河南縣公永徽元年進封郡公

資治通鑑永徽元年春正月辛酉有洛陽人李弘泰誣告長孫無忌謀反上立命斬之無忌與褚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二人恭己以聽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貞觀之遺風○唐會要永徽元年尚書左僕射褚遂艮請千牛不簡嫡庶上表曰臣聞主祭祁之裔必貴於嫡長擢文武之才無限於正庶故知求賢之務有異承家前王制禮務情於斯爲極永嘉以來王塗不競在於河北風俗頓乖嬪待庶若奴妻御庶若婢廢情虧禮轉相因襲搆怨于室取笑于朝莫能自悛死而無悔降及隨代斯流遂遠獨孤后罕睢鳩之德司牝雞之晨普禁

庶予不得近侍自始及末怨聲未弭聖朝御厩深革前弊人以才進不論嫡庶於茲二紀多士如林今者千牛舍人仍爲此制臣竊思審於理未安何者母以子貴子不緣母也今以母非正室令子無貴仕則趙衰孕於越婢遙集產於胡嫗田文枚皋皆妾子也文則播美於強齊泉則有聲於大漢未聞前載有所閒然僕側室之子負材而不用君棄之於上家輕之於下忠孝莫展友愛無施如此之人豈不怨憤雖隔千牛之選仍許二衛之官色頬乃復稍殊捍禦至竟無別若惟才是用人自甘心一彼一此異端斯起至如昨來檢責祖人公孫武達及崔仁師等見多是嫡子故知善惡由於積習邪正盡限嫡庶必然之理不言可明一清按公此疏依會要附入第云永徽元年向書左僕射則公是時官中書令也是時左僕射爲李勣資治通鑑及新唐書宰相表勣以冬十月戊辰罷而公卽以十一月已未出爲同州刺史矣焉得更有遷官之事乎此會要之誤也

尋坐事出爲同州刺史

舊唐書高宗本紀永徽元年十一月已未中書令河南郡公褚遂良左授同州

刺史新唐書本紀宰相表同唐會要永徽元年十
一月二十四日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
史訶擔宅監察御史常仁約劾之大理丞張山壽
斷以遂良當徵銅二十斤少卿張叡冊以爲非當
估宜從輕仁約奏曰官市依估私但兩和耳圍宅
及田不在市肆豈用應估叡冊曲悲估賈斷爲無
罪大理之職豈可使斯人處之左遷遂良及叡冊
官資治通鑑永徽元年冬已未監察御史楊武韋
思謙劾奏中書令褚遂良抑買中書譯語人地大
理少卿張叡冊以爲准估無罪思謙奏曰估價之
設備國家所須臣下交易豈得准估爲定叡冊舞
文附下罔上罪當誅是日左遷遂良爲同州刺史
叡冊循州刺史一清按大理少卿通鑑作張叡冊
而會要作廣冊御史會要止常仁約一人而通鑑
作楊武韋思謙二人其不同如此又已未日上不繫十一月鑑亦失之三年徵拜吏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資治通鑑永徽三年春正
月已巳以同州刺史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三品舊唐書本紀新唐書本紀本傳宰相表

同加光祿大夫其月又兼太子賓客一清按資治通鑑秋七月
丁巳立陳王忠爲皇太子乙丑以于志寧兼太子
少師張行成兼少傅高季輔兼少保則公之兼賓
客亦當在七月而不當在正月也於文宜作其年乃云其月誤也四年代張行成
爲尚書右僕射依舊知政事資治通鑑四年秋九月壬戌右僕射北平
定公張行成薨甲戌以褚遂良爲尚書右僕射同
中書門下三品如故仍知選事一清按舊書高宗
紀及本傳云依舊知政事而資治通鑑云仍知選
蓋公由吏部尚書入拜仍兼知吏部事耳不然公
於永徽元年已同中書門下三品而猶不得預聞
朝政乎新書宰相表亦作知選第本紀及辛相表
俱作左僕射則誤耳六年唐會要永徽六年正月三日昭陵
側置一寺右僕射褚遂良諫曰闕
中既是陛下所都自長安而制四海其閉衛士已
上悉是陛下爪牙陛下必欲乘釁滅遼若不役闕
中人不能濟事由此言之理須愛惜今者昭陵建
造佛寺唯欲早成其功雖云和雇皆是催迫發遣

幽州已北岐州已西或一百里或二百里皆來赴
作遂積時月豈其所願陛下昔嘗與弘福寺僧云
我義活蒼生最爲功德且又今者所造制度準禪
定寺則自不可大於弘福既有東道征役此寺亦
宜漸須修營二三年得成亦未爲遲一清按此疏本傳不載今爲附注高宗將廢皇
后王氏立昭儀武氏爲皇后召太尉長孫無忌司
空李勣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及遂良以籌其事將
入遂良謂無忌等曰上意欲廢中宮必議其事遂
良今欲陳諫衆意如何無忌曰明公必須極言無
忌請繼焉及入高宗難於發言再三顧謂無忌曰
莫大之罪絕嗣爲甚皇后無胤息昭儀有子今欲
立爲皇后公等以爲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

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不豫執陛下
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
音言猶在耳皇后自此未聞有愆恐不可廢臣今
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特願再三思審愚臣上
忤聖顏罪合萬死但願不負先朝厚恩何顧性命
遂良致笏於殿陛曰還陛下此笏仍解巾叩頭流
血帝大怒令引出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
有罪不加刑翌日帝謂李勣曰冊立武昭儀之事
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既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
當且止也勣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唐會要永

徵六年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等李勣稱疾不至皆曰當緣昭儀事或曰長孫太尉當先言之遂良曰太尉上之元舅脫事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又曰英公勣上之所重當先言之遂良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躬奉遺詔若不盡其愚誠何以見先帝及入上謂長孫無忌曰莫大之罪絕嗣爲重皇后無允息昭儀有子今欲立爲皇后公等以爲何如遂良曰皇后出自名家先朝所娶伏事先帝無愆婦德先帝疾甚執陛下手以語臣曰我好兒好婦今將付卿陛下親承德音言猶在耳皇后未有愆過恐不可廢臣今不敢曲從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翌日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別立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要在武氏且昭儀經事先帝衆所共知陛下豈可蔽天下耳目使萬代之後何以稱傳此事陛下倘虧人子之道自招不善之名敗亂之端自此始也臣上怍聖顏罪合萬死倘得不負先帝則甘從鼎鑊遂置笏於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之資治通鑑高宗永徽五年王皇后蕭淑妃與武

昭儀更相譖訴上不信后淑妃之語獨信昭儀后不能事上左右母魏國夫人柳氏及舅中書令柳奭入見六宮又不爲禮武昭儀伺后所不敬者必傾心與相結所得賞賜分與之由是后及淑妃動靜昭儀必知之皆以聞於上后寵雖衰然上未有意廢也會昭儀生女后憐而弄之后出昭儀潛扼殺之覆以被上至昭儀陽歡笑發被觀之女已死即驚啼問左右左右皆曰皇后適來此上大怒曰后殺吾女昭儀因泣數其罪后無以自明上由是有廢立之志又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皆爲朝散大夫又載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及皇后無子以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不順旨上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所請無忌終不許禮部尙書許敬宗亦數勸無忌無忌厲色折之六年夏六月武昭儀誣王后與其母魏國夫人柳氏爲厭勝敕禁后母柳氏不得入宮秋七月戊寅貶吏部尙書柳奭爲遂州刺史復貶榮州刺史唐因隋制後宮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上欲特置宸妃以武昭儀爲之

韓瑗來濟諫以爲故事無之乃止中書舍人李義府爲長孫無忌所惡左遷壁州司馬敕未至門下義府密知之問計於中書舍人幽州王德儉德儉曰上欲立武昭儀爲后猶豫未決者直恐宰臣異議耳君能建策立之則轉禍爲福矣義府然之是日代德儉直宿叩閤上表請廢皇后王氏立武昭儀以厭兆庶之心上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留居舊職昭儀又密遣使勞勉之尋超拜中書侍郎于是衞尉卿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皆潛布腹心於武昭儀矣八月長安令裴行儉聞將立武昭儀爲后以國家之禍必由此始與長孫無忌褚遂良私議其事袁公瑜聞之以告昭儀母楊氏行儉坐左遷西州都督府長史九月戊辰以許敬宗爲禮部尙書上一日退朝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褚遂良入內殿遂良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及功臣之名遂良起于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勣稱疾不入無忌等至內殿上顧謂無忌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今欲立昭儀爲后何

如遂良對曰皇后名家女先帝爲陛下所娶先帝臨崩執陛下手謂臣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此陛下所聞言猶在耳皇后未聞有過豈可輕廢臣不敢曲從陛下上違先帝之命上不悅而罷明曰又言之遂良曰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請妙擇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經事先帝衆所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萬代之後謂陛下爲何如主願留三思臣今忤陛下意罪當死因置笏於殿階解巾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命引出昭儀在簾中大言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加刑于志寧不敢言它曰李勣入見上言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尙欲易婦況天子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異議乎昭儀令左右以聞○舊唐書長孫無忌傳永徽六年帝將立昭儀武氏爲皇后無忌屢言不可後又召無忌右僕射于志寧左僕射褚遂良謂曰武昭儀有令德朕欲立爲皇后卿等以爲何如無忌曰自貞觀二十三年後

先朝付託遂良望陛下問其可否帝竟不從無忌等言而立昭儀爲皇后

帝乃立昭儀爲皇后左遷遂良潭州都督

資治通鑑庚午貶遂良爲潭州都督冬十月己酉下詔稱王皇后蕭淑妃謀行鴆毒廢爲庶人母及兄弟除名流嶺南乙卯百官上表請立中宮乃下詔曰武氏門著勳庸地華纓黻往以才行選入後庭譽重椒闈德光蘭掖朕昔在儲貳特荷先慈常得侍從弗離朝夕宮壼之內恒自飭躬嬪嬙之閒未嘗迕目聖情鑒悉每垂賞歎遂以武氏賜朕事同政君可立爲皇后丁巳赦天下是日皇后上表稱陛下前以妾爲宸妃韓瑗來濟面折廷爭此旣事之極難豈非深情爲國乞加褒賞上以表示瑗等瑗等彌憂懼屢請去位上不許十一月丁卯朔臨軒命司空李勣齋璽綬冊立皇后武氏是日百官朝皇后于肅義門顯慶元年冬韓瑗上疏爲遂良訟冤曰遂良體國忘家捐身殉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社稷之舊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黎甿咸嗟舉措臣聞晉武弘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

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欵以順人情上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然其悖戾好犯上故以此責之卿何言之深也對曰遂良社稷忠臣爲讒諛所毀昔微子去而殷國以亡張華存而紀綱不亂陛下無故奔逐舊臣恐非國家之福上不納瑗以言不見用乞歸田里上不許舊唐書韓瑗傳時高宗欲廢王皇后瑗涕泣諫曰皇后是陛下在藩府時先帝所娶今無愆過欲行廢黜四海之士誰不惕然且國家屢有廢立非長久之術願陛下爲社稷大計無以臣愚不垂採察帝不納明日瑗又諫悲泣不能自勝帝大怒促令引出尋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以忤旨左授潭州都督瑗復上疏理之曰古之聖王立諫鼓設謗木冀欲聞逆耳之言甘苦口之議以發揚大化裨益諆獻垂令譽于將來播休聲于不朽者也伏見詔書以褚遂良爲潭州都督臣夙夜思之用增感激臣識慨知遠業謝通經栽撫愚情誠爲未可遂良運偶昇平不道昭前烈束髮從宦方淹累稔趨侍陛下俄歷歲年不聞涓滴之愆常睹勤勞之効竭忠誠于早歲罄直道于茲年體國

忘家捐身殉物風霜其操鐵石其心誠可重于皇明詎專方于曩昔且先帝納之於帷幄寄之以心膂德逾水石義冠舟車公家之利言無不可及纏悲四海過密八音竭忠國家親承顧託一德無二千古懔然此不待臣言陛下備知之矣臣常有此心未敢奏聞且萬姓失業旰食忘勞一物不安納隍軫慮在於微細盜得過差況社稷之賴臣陛下之賢佐無聞罪狀斥去朝廷內外甿黎咸咨舉措觀其近日言事披誠懇切詎肯後陛下之德異于堯舜懼陛下之過塵于冊史而乃深遭厚訪重負醜言可以痛志士之心損陛下之明也臣聞昔武宏裕不貽劉毅之誅漢祖深仁無恚周昌之直而遂良被遷已經寒暑違忤陛下其罰塞焉伏願緬鑒無辜稍寬非罪俯矜微欵以順人情疏奏帝謂瑗曰遂良之情朕亦知之矣然其悖戾犯上以此責之朕豈有過卿言何若是之深也瑗對曰遂良可謂社稷忠臣臣恐以諫佞之輩蒼蠅點白損陷忠貞昔微子去之而殷國以亡張華不死而紀綱不亂國之欲謝善人其衰今陛下富有四海八紘淸泰忍驅逐舊臣而不垂省察乎伏願違彼覆車

以收往過垂勸誠于事君則羣生幸甚帝竟不納瑗以言不見用憂憤上表請歸田里詔不許一清按舊唐書高宗紀永徽六年九月庚午尚書右僕射河南郡公褚遂良以諫立武昭儀貶授潭州都督冬十月己酉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昭儀武氏爲皇后新唐書宰相表及本紀同皆先貶褚公而立武后其本傳則皆先立后而後貶公吳績新唐書料繆摘之以爲紀傳不符洵然○資治通鑑顯慶元年劉洎之子訟其父冤稱貞觀之末爲晉遂良所諂而死李義府復助之上以問近臣衆希義府之旨皆言其任給事中長安樂彥瑋獨曰劉洎大臣人主暫有不豫豈得遽自比伊霍今雪洎之罪謂先帝用刑不當乎上然其言遂寢其事一清按褚公公忠亮直非諸人者劉洎之死自取之耳事在貞觀十九年十二月舊唐書太子傳云太宗征遼令洎與高士廉馬周留輔皇太子定州監國太宗謂洎曰我今遠征使卿輔翼太子社稷安危之機所寄尤重卿宜深識我意洎進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愆失者臣謹即行誅太宗以其妄發頗怪之謂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疏

而太健恐以此取敗深宜誠慎以保終吉十九年太宗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癰極可憂懼遂良誣奏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當傅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寔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太宗問周周對與洎所陳不異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自盡洎臨引決請紙筆欲有所奏憲司不與洎死太宗知之並令屬吏則天臨朝其子弘業上言洎被遂良譖而死詔令復其官爵資治通鑑云初上留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上將行謂洎曰我今遠征爾輔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臣謹即行誅上以其妄發頗怪之戒曰卿性疏而太健必以此敗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從內出色甚悲懼謂同列曰疾勢如此聖躬可憂或譖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爲然庚申下詔稱洎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免其妻孥夫作史不可無學光不可以無識

司馬公豈不知舊史之文而故隱之曰同列曰或耶亦豈有私于公而諱言之耶正以事有可疑而不欲遽寔其人耳劉洎傳新書則依舊史成文更加洎與遂良不相中之語本傳贊亦云使長孫不逐江夏害吳王褚不譖死劉洎其盛德可少詈乎是眞信其爲寔然則溫公之識高於子京一等矣善乎孫氏甫唐史論斷云劉洎之死據舊史所書由遂良之譖也然伐遼之行洎有誅大臣之對矣及太宗不豫則洎初無是語也遂良不應以此譖之蓋遂良後以諫廢立被讒姦人誅而譖之故洎子訴冤李義府助之遂良譖洎之言當出於此又貞觀實錄敬播所修號爲詳正許敬宗頗以愛惜改易舊文則遂良譖洎之事安可信乎胡氏寅讀史管見亦云譖洎之人史不載也獨舊史以爲遂良夫遂良王魏之亞豈譖人者而洎又直臣遂良以何事言之耶又云劉洎之子欲雪父冤以褚令罪逐故借以爲名庶其志必行二子之論推見至隱朱子修綱目深有取焉然某竊有說蓋公與洎平素不和當太子承乾之廢岑文本與洎請立魏王泰而公與長孫無忌則請立晉王治是時奪嫡

之謀始於泰而洎乃爲之助公貶愛州上表猶尋指此事而言概可知矣其後復以諫立武氏與許敬宗李義府交惡而義府又洎之私人觀舊史李義府傳稱義府以貞觀八年對策擢第補門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侍書御史馬周皆稱薦之及後姦淫不法侍御史王義方廷奏義府犯狀言其初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由此得進今其彈文具載唐會要中云義府善柔成性佞媚成姿昔事馬周分桃見寵後交劉洎割袖承恩假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階通達云云夫義府固不足道洎之比匪亦非純乎貞正者矣公既得罪高宗逢怒武后義府敬宗朋邪傾陷雖已出爲都督二人之心猶未之快復引洎子教之使言以重公罪倘非彥瑋之議愛州之既不待遲至三年九月矣此謀不遂又牽連無忌事申削其官殺其子向使公身尚在其遭慘虐當不後于柳奭韓瑗矣至於洎不復官蓋亦有故考唐大詔令載賜洎自盡詔云朕行履小乖和豫凡百在位忠孝纏心每一引見涕泗交集洎獨容顏自若密圖他志今行御史進狀奏洎乃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霍

光之地窺弄兵甲擅總伊尹之權猜忌大臣擬皆夷戮朕親加臨問初猶不承傍人執證方始具伏此而可恕孰不可容則太宗固嘗再三鞫問非漫然殺之也樂彥瑋之言不過恐公重深罪戾取給一時而廷讞初情究不能掩洎無將之罪是以其事遂寢耳乃舊書洎傳則云則天臨朝詔復官爵新書亦云文明初詔復官爵不知弘業訟冤在顯慶元年斯時武后初立未曾專政追至後日未間加惟又考資治通鑑則天以嗣聖元年二月壬子改元文明是年九月甲寅又改光宅文明紀年只八越月耳安得云文明初乎新舊兩書之言皆無所據洎之賜死不足爲公累明矣甚至道宗之竄盧承慶之譖皆舉而歸之於公君子信人以生平不疑人以一節因通鑑編年洎子訟冤紀於是歲故附錄前文拚詳論之

顯慶二年轉桂州都督未幾又貶愛州刺史

資治通鑑顯慶二年三月甲辰以潭州都督褚遂良爲桂州都督秋七月許敬宗李義府希皇后旨誣奏侍中韓瑗中書令來濟與褚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授遂良桂州都

暫欲以爲外援八月丁卯瑗坐貶振州刺史濟貶台州刺史終身不聽朝覲又貶褚遂良爲愛州刺史榮州刺史柳奭爲象州刺史遂良至愛州上表自陳往者濮王承乾交爭之際臣不顧死亡歸心陛下時岑文本劉洎奏稱承乾惡狀己彰身在別所其於東宮不可少時虛曠請遣濮王居東宮臣又抗言固爭皆陛下所見卒與無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先朝大漸臣與無忌同受遺詔陛下在草土之辰不勝哀慟臣以社稷寬譬陛下手抱臣頭臣與無忌區處衆事咸無廢闕數日之閒內外寍謐力小任重動罹咎過螻蟻餘齒乞陛下哀憐表奏不省

明年卒官年六十三

舊唐書許敬宗傳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等並直言忤旨敬宗與李義府潛加誣構並流死于嶺外新唐書韓瑗傳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又上官儀傳自褚遂良等元老大臣相次屠獲公卿莫敢正議獨儀納忠禍又不旋踵由是天下之政歸于后而帝拱手矣

遂良卒後二歲餘許敬宗李義府奏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並遂良扇動乃追削官爵子孫流配愛州

資治通鑑顯慶四年夏四月武后以太尉趙公長孫無忌受重賜而不助己深怨之及議廢王后燕公于志寧中立而不言武后亦不悅許敬宗屢以利害說無忌無忌每面折之敬宗亦怨武后既立無忌內不自安后令敬宗伺其隙而陷之會洛陽人李奉節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李巢朋黨事敕敬宗與辛茂將鞫之敬宗按之急季方自刺不死敬宗因誣奏李方欲與無忌構陷忠臣近戚使權歸無忌伺隙謀反今事覺故自殺上驚曰豈有此邪舅爲小人所閒小生疑阻則有之何至于反敬宗曰臣始末推究反狀已露陛下猶以爲疑恐非社稷之福上泣曰我家不幸親戚閒屢有異志往年高陽公主與房遺愛謀反今元舅復然使朕慚見天下之人茲事若寔如之何對曰遺愛乳臭兒與一女子謀反勢何所成無忌與先帝謀取天下天下服其智爲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今賴宗廟之靈皇天疾

惡因按小事乃得大姦實天下之慶也臣竊恐無忌知季方自刺窘急發謀攘袂一呼同惡雲集必爲宗廟之憂願陛下速決之上命敬宗更加審察明日敬宗復奏曰昨夜季方已承與無忌同反又問季方無忌與國至親累朝寵任何恨而反季方答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勸公立梁王爲太子今梁王既廢上亦疑公故出高履行於外自此無忌憂恐漸爲自安之計後見長孫祥又出韓瑗得罪日夜與季方等謀反臣參驗辭狀咸相符合請收捕準法上又泣曰舅若果爾朕決不忍殺之若殺之天下將謂朕何後世將謂朕何敬宗對曰薄昭漢文帝舅也文帝從代來昭亦有功所坐止於殺人文帝使百官素服哭而殺之至今天下以文帝爲明主今無忌忘兩朝之大恩謀移社稷其罪與薄昭不可同年語也幸而姦狀自發逆徒引服陛下何疑猶不早決古人有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安危之機閒不容髮無忌今之姦雄王莽司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遷延臣恐生變肘腋悔無及矣上以爲然竟不引問無忌戊辰下詔削無忌官太尉及封邑以爲揚州都督於黔州安置準一品供給敬宗又奏無忌謀逆由褚遂良柳奭韓瑗構扇而奭仍乃潛通宮掖謀行鴆毒于志寧亦黨附無忌于是追削褚遂良官爵除奭瑗名免志寧官遣使發道次兵援送無忌詣黔州無忌子祕書監駙馬都尉沖等皆除名流嶺表遂良子彥甫彥沖流愛州于道殺之秋七月壬寅命李勣許敬宗辛茂將與任雅相盧承慶更共覆按無忌事許敬宗又遣中書舍人袁公瑜等詣黔州再鞫無忌反狀至則偪無忌令自縊詔柳奭韓瑗所至斬決使者殺柳奭于象州韓瑗已死發驗而還籍沒三家近親皆流嶺南爲奴婢

弘道元年十二月高宗遺詔放還本郡

新唐書本傳帝遺詔聽其家北還一請發新舊兩書高宗本紀及資治通鑑皆無此語也唐大詔令高宗遺詔具錄全文其末云既終之後七日便殯皇太子可於柩前即皇帝位其服紀輕重宜依漢制以日易月園陵制度務從節儉軍國大事有不決者兼取天后進止數端而已斯時女戎逞禍姦臣執柄帝之昏庸豈能念及舊臣卽或有遺命武后讎公已深又安肯載入詔中卽本傳

所書故知其安

神龍元年則天遺制復遂良及韓瑗爵位

舊唐書則天皇后本紀神龍元年冬十一月壬寅則天將大漸遺制王蕭二家及褚遂良韓瑗等子孫親屬當時緣累者咸令復業是日崩于上陽宮一淸按天后遺制只許子孫復業並未復公等官爵也資治通鑑亦云王蕭二族及褚韓柳親屬皆赦之則公之復爵位究不知在何時也○唐會要配饗功臣高宗廟六人尙書右僕射河南文忠公褚遂良天寶六年正月十二敕一淸按此則公固嘗崇祀廟庭矣又唐會要朝臣複謚文忠贈尙書右僕射河南縣公褚遂良則公又有易名之典矣○新唐書本傳德宗追贈太尉一淸按唐會要建中元年十二月敕國初以來將相功臣名迹崇高功效明著宜差次分爲二等其月宰臣三十七人褚公名在上等建中德宗紀元年號也太尉之贈當在是時○新唐書本傳文宗時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新唐會要太和二年六月詔曰朕詳觀列聖紀冊祖宗盛業粲然在前其或道有汙隆政有善否未始不繫乎當時輔弼嘗因便殿

言諸宰臣勉其匡益協心推戴且以去歲乙巳登應門數大號俾嶠賢相以訪遺裔或才器擅價各列官業或血食不繼宗祊已蕪如遂良之委笏面諍名垂史書仁傑之恢復廟社事形先覺宋璟之文吏骨鯁功參治平李元紘之守規畫一時成有裕其胄僅存不絕若髮各授邑吏使其自試其故中書令褚遂良五代孫虔可汝州臨汝縣尉內史狄仁傑曾孫元封懷州修武縣尉侍中宋璟曾孫渤岳州沅江縣尉中書侍郎李元紘曾孫伉鄧州向城縣尉○新唐書本傳安南觀察使高駢表遂良客窆愛州二男一孫祔咸通九年詔訪其後護喪歸陽翟云唐會要咸通九年正月五日安南觀察使高駢奏愛州日南郡北五里有故中書令河南文忠公褚遂良墓前都護崔耿大中六年因訪邱墳別刻碑記云顯慶三年歿於海上殯於此地二男一孫祔焉伏乞尋訪苗裔護喪歸葬從之仍敕嶺南各委本道接訪各有褚氏事迹相類者尋訪奏聞當加優閔一淸按公客窆愛州二子一孫皆流配其地故得祔於公墓若如資治通鑑所云於道殺之當時李許肆虐誰有埋胔掩骼之仁更

爲傳致其喪至於配所乎且一孫亦遺屠戮否乎新書本傳云二子流愛州殺之恐亦未是又觀公身後累代褒榮唐室酬忠之典亦云至矣舊書咸削而不載新書又略而不詳取唐會要之文悉爲附入志士仁人庶無遺憾焉已

史臣曰褚河南上書言事亹亹有經世遠略魏徵王珪之後骨鯁風采落落負王佐器者殆難其人名臣事業河南有焉昔齊人饋樂而仲尼去戎王溺伎而由余奔婦人之言聖哲懼羅其禍況二佞據衡軸之地爲正人之魑魅乎古之志士仁人一言相期死不之悔況於君臣之間受託孤之寄而以利害禍福忘平生之言哉而韓來諸公可謂守死善道求福不回者焉贊曰褚公

之言和樂愔愔鐘石在簴動成雅音二猘雙吠三賢一心人皆觀望我不浮沉舊唐書○李東陽新舊唐書雜論褚遂良來濟韓瑗死武氏之立狄仁傑不死武氏之篡君子謂遂良守經仁傑行權然觀遂良之仗節見太宗納諫之效數十年之士氣未衰觀仁傑之成功見太宗致治之效數十年之人心未去此亦不可得而誣也顧其所處猶有不同者若易地而觀則仁傑必能直諫於將立之時遂良未必能成功於既篡之後故爲遂良之死者難而易爲仁傑之生者易而難邵千謂任天下之事不若死天下之事死天下之事不若成天下之事是也然臣子不幸而當此能爲仁傑則爲之不能則必爲遂良乃不失正苟徒畏死而貪名位幾何其不爲李世勣許敬宗也耶陳善杭州府志曰褚公不愛六尺以謝先帝庶幾古社稷臣矣當其廷陳顯諍海內震驚朝端動色一何烈也千古廟祀血食里閭義烈精忠煒映桑梓嗚呼人臣咸若時惟良顯哉

趙誠夫先生褚堂閭史箸錄於乾隆杭州府藝文志求其書不得也沈叟雨溥云曾見鈔本四冊卒亦不能蹤跡之同治四年魏稼孫從甯波歸言孫翔伯丈新得閭史於甬上余聞而喜極亟作函借之及見寄僅考證一帙非全書也忽忽三十年徧求終不可得姑先刻之別從于忠肅集武林耆舊集張方洲集東潛文集鮚埼亭集讀書脞錄鈔其文六篇可與褚堂閭史相發明者附於後云光緒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月松廬丁丙識

褚堂閭史考證附錄

仁和褚氏重修族譜序　　于謙

族之有譜所以維持人心使不失乎民彝親睦之道夫自一人分而衍之相傳既久不能無人日衆世日遠之事然人日衆則昭穆易紊世日遠則宗祧易忘故有問其祖而不知厥其族之貧賤而不齒恩義不相屬弔祭不相及不惟疏遠之甚至讐敵之豈不失乎民彝親睦之道哉譜牒一修派系自正則雖族愈繁而枝愈盛千百世之下亦得以緣枝葉究本根尊祖睦親盡其恩義行其弔祭而不至相爲讐敵者謂不足以存民彝而敦親睦耶是以大家世族仁人君子咸愼修是典而不闕也仁和愼齋褚君名福字天錫好學善文蜚譽郡庠屢試場屋不第遂志隱綸而徵辟不就懼其族遠世久而舊譜蠹敝子孫有不足徵其先世以亂其本眞者迺重修之溯考褚氏流源自宋共公子段食采於褚因氏焉然兩漢以上譜災於火此所以世遠枝派系不可考自晉中尉公陶始訂修之惟自漢末存諸家狀有據而諱泰者爲始祖而與妄援豪貴以侈族者不侔矣嗣是著於六朝顯於唐時歷五代迄宋元曁我皇明簪纓繼美代不乏

人然族雖右而且遠裔則寡而且微始寓錢塘既分仁和繼遷鹽官復居仁和嗣息派脈森然詳析而譜之所載先之宗圖以列其流派次之行實以及其配氏子男出處之略外有形像文詞之冊以識其世守歷代宗屬皆據實眞書無所遺佚而數十世之遠可以一覽而盡見矣嗚呼統係人心敦篤倫理者莫大於譜而愼齋能及之其賢於人也遠矣余今年抱艱奔歸追念吾宗每以有志未逮爲歉適愼齋持以示敎而屬爲之序締觀褚氏或爲國死難若用也周也同也宗志宗道也或爲社稷秉節格君若僕射公爲

唐赫赫名臣或事親克盡子道若修之哀毁無量之號訴忠孝傳家聲望繼美殆有光於吾杭而山川亦增勝矣先儒所謂子孫賢則族將大杭之褚氏誠望族也豈曰將大已哉殆猶泉出山下及其旣遠泓爲淸匯流爲巨淵汪洋爲江河不益彰其大乎後之子孫閱譜所載必油然而興起其親親長長敦倫睦族之義而何有於相疏爲讐之失乎余與愼齋垂髫麗澤傳經同師遊學同進惜不能同庠同升而其相知則深也且仲子堉從吾門而於君之家世本原則聞之諗矣故僭以序之正統七年三月望日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郞錢塘節菴于謙撰

昭忠祠記

朱鏞

維杭爲浙江首郡郡城之東北昇平里褚家塘者舊有廟曰助聖祀唐右僕射褚公遂良累著靈顯邦人事之特嚴惟公以顯慶二年秋八月累貶愛州刺史明年戊午冬十一月卒於貶所嗚呼公位宰輔相高宗致永徽之治未幾以諫立武昭儀關宗社安危大計賫志遐荒以歿其神宜與名山大川煜煜列星昭乎宇宙無所不止矣奚獨眷然兹土乎蓋公郡人也自公以上累世有家錢塘公雖逝矣而其不逝者又安知獨不翩然大荒薰蒿悽愴赫然聞然於素所耕

釣之地乎兹去唐將九百載矣郡有水旱則禱之疾疫則禱之出入起居吉凶災祥又無不禱之其孚祐宏庇於吾人者倘矣禮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則公之神合於祀典宜永血食於斯土者無庸議爲矣而公之大忠大節宜白而未白者不揆諸大訓昭示來世其奚以風厲天下永作大閑也哉謹按子朱子通鑑綱目及新唐書公姓褚氏諱遂良字登善通直郎散騎常侍諱亮子也唐平薛仁杲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十八年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太宗稱遂良

忠誠范太史謂遂良直道犯顏盡忠無隱王魏之比己酉與長孫無忌同受顧命高宗即位無忌遂良同心輔政上亦尊禮之恭已以聽故永徽之治百姓阜安有貞觀遺風則公爲輔臣可謂無忝職業者矣甲寅以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乙卯又將進位中宮朝議未決上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甯及公入公曰今日之召多爲中宮上意既決逆之必死太尉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有殺元舅功臣之名遂良起於草茅無汗馬之勞致位至此且受顧託不以死爭之何以下見先帝入見首對以皇后無大故不可廢明白

剴剴言之又切終以死爭之不少回撓黜爲潭州都督卒立武氏累貶愛州以死斯時也無忌非特不死且又沒於厚賂李勣又從臾之決於其言而唐之宗社大計自是隳矣嗚呼昔商辛失道三仁始謀自靖自獻於先王既而各得其仁孔子稱之觀於遂良內殿入對之時四人者偕在而公獨毅然心安於義不食其言卒以忠諫自靖自獻於先王何其光明俊偉哉上泝比干騰輝䟦美有裨人極下視忌勣輩直獸畜耳而或者乃以公嘗事薛舉譖劉洎爲疑嗚呼當隋之季天下大亂彼薛舉者果何人斯無名號無爵

土與秦末項籍等爾陳平韓信始皆事楚後改事漢子房亦始事韓成繼從沛公天造草昧名分未定各擇所主遞以君臣分誼責之不已過乎況譖泊之事先儒具有明辯是豈余之私言哉觀諸綱目大書愛州刺史褚遂良卒以不失其官全節予之比諸總章二年書李勣卒勣以勞勩言之兩朝勳業殆與衛鄂並埒及其歿也獨削其官與楊素同例則諸公忠義大節始終光榮備見於綱目華衮釜鉞筆削之間矣曾謂不可與良平比乎自孔子成春秋而後求公論予奪之正者吾謂取正朱子綱目斯足矣奚必紛紛

致疑於睫哉成化十一年邵士周璟彥充匍匐走四千里具祠事本末陳請於朝肆惟我皇上纘列聖洪猷以綱常爲治特詔所司舉行祀典如儀僉慨廟宇隘陋未足以稱國家崇明祀之盛舉也特謀拓而新之浙江巡按御史維揚張公東魯李公與藩臬重臣及郡之守臣咸有志於翼贊風教詢謀兼同工料具舉以廟門麗牲之碑宜有文詳載厥事乃昇鏞執筆鏞郡人也仰高于公非一朝夕矧人心理義同然之天固自有不容已者敢輒許列如左用爲萬世告

昭忠錄序

張寗

杭儒周璟彥充旣奏舉褚公遂良祠祀人皆樂其成而歌頌之璟因錄奏疏史傳遺文及古今著作爲一卷題曰昭忠所以志恩典也錄成以首序見屬按公自起居郎至尙書右僕射直道犯顏盡忠無隱其言諫之見於載籍凡數十事惟雉集一對指陳故實餘皆抗直愷切洞觸機諱今讀其詞雖隔世猶使人心悸目動惟太宗樂受其言用康大業此貞觀之所以治也及受顧命立高宗與長孫無忌同心輔治庶幾前烈不幸遭武氏之變竟以力諫去位永徽之業遂

衰然則公進退用舍實與國運相隆替非一人事也方其召問時公當攵對顧乃郤止無忌李勣毅然獨任所難原其正意誠不欲致上有殺勳戚之名而其幾微所在亦豈嘗推見至隱審覺二氏爲利權所脇不果終事歟此其所以執節不回義形詞色而置死生禍福於度外也當是時借使高宗優納其言從而不改公亦必不苟榮其祿括囊待斃況欲使之從之哉公去未旋踵其閒立廢黜陟朝章國典皆若爲武氏驅除布設天下之勢駸及堅冰而國之綱維亦懍如朽御公垂老投荒憂傷危慮若此宜其不久而下

世也平生忘身徇主至死不變之心至是而後盡矣傳曰忠也者中也一其心之謂也此殆與韓瑗稱公一德無二之語互應公之忠豈直感激赴難之士哉瑗傳載公死後中外以爲諱者餘二十年天下蓋未嘗一日忘公則亦未嘗一日忘易后之事而實未嘗一日忘唐不但諱言而遽已也唐之再造實其所繇故易后之諫復辟之圖時雖不同事亦相須耳公之功當不在狄仁傑之下君子不可以成敗論也今去公九百餘年故蹟遺聞世已不復經念至於表章秩祀之請猶獨出於鄉人士大夫於父母之邦信不可不厚其所遺也公善遺矣微彥充則名節不彰人將混視爲吳越閒淫祀無文之鬼士之自失于鄉先生者不已甚乎予未逢彥充卽傾蓋可期甯也願爲之御

唐書褚河南世系考

趙一清

余居近褚公之里爲褚塘里人嘗輯褚塘小志若干卷懼前哲之無聞幸流風之未沫蓋生其地者無以辭其責也褚公公忠亮直千載偉人文章勳業彪炳兩史顧溯其族屬別其宗支莫或詳焉詎非缺典考僕射之先出於子姓宋共公子段食采於褚其德可師號曰褚師生公孫肥子孫因爲褚氏漢梁相褚大元成閒有褚先生少孫其裔孫重始居河南陽翟重裔孫招安東將軍揚州都督關內侯招孫碧安東將軍始徙丹陽碧子洽武昌太守洽子裒征討大都督卿元穆侯裒子歆祕書監歆子爽會稽王諮議參軍爽子秀之宋太常秀之子法顯鄱陽太守法顯子炫齊安成王師謚曰貞炫子漢梁御史中丞中書侍郎漢子象太子舍人象子玠陳御史中丞掌東宮管記玠子亮左散騎常侍陽翟縣侯亮子遂賢遂良遂功遂年遂賢郇王友襲侯遂良高宗相遂賢子兼藝永州司功參軍兼藝子璆琇珣璆吏部郎中琇給事中常州刺史珣京兆士曹參軍珣子元方大理評事遂良子彥甫彥沖彥季彥甫祕書郎子僑林彥沖城門郎子崧司農少卿遂年子鳴鶴鳴謙遂良五世孫虔

七世孫輻此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所載得牽連附書然其閒不無繆戾者按南史炫子澐澐子蒙則無非漢與彖也列傳云遂良曾孫璆字伯玉考之表璆乃遂賢孫也一表一傳自相矛盾且褚氏家譜亮之子尚有遂能高宗朝拜爲博士史失書彥甫名守持彥沖名守志史失書金石錄陽翟侯夫人陸氏墓誌遂賢子有兼善兼愛無兼藝不知兼善兼愛之中或即有兼藝其人而史誤書與抑不知兼藝之外更有兼善兼愛二人而史失書與要之新史之挂漏者多也原夫褚氏自重始居陽翟至韶又徙丹陽自韶至玠

己歷十一世而歷代史傳猶云河南陽翟所謂姓卯金者必曰彭城氏禾女者咸曰鉅鹿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學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斯殆不免乎劉氏之譏矣若舊史亮本傳直云杭州錢塘人其先自陽翟徙居焉則又失書徙丹陽一事而杭志自咸淳臨安志古今人表外於公爵里世次多不詳載惟沈朝宣仁和縣志云褚氏源流在三國吳時有褚泰封臨平侯遂爲巨姓在晉時有褚陶爲九眞太守其孫褚易在齊時有褚伯玉有褚仲都爲五經博士其子褚修在陳時有褚玠在唐時有褚亮至亮

子遂良而益顯所以取褚名塘夫褚氏實爲中州舊姓故常侍始封陽翟縣男僕射亦封河南縣公從郡望也雖故居或在錢塘而其喪必反葬陽翟以正首邱之意是與錢塘褚氏未可混舉其誤本於吳瓚武林紀事偶書此一則漫云出諸史傳迺於晉宋齊梁陳諸書及南史新舊唐書曾不稽核沈氏作志遂掠取之而不之察旁徵濫引甚無謂也宋趙明誠金石錄跋尾云元和姓纂自有錢塘褚氏與亮族系不同斯言得之至於褚泰之後在錢塘者人不一代居不一方武林舊事西湖南山下又有褚家坡云

論褚塘小誌帖　全祖望

讀誠夫所纂褚塘小志其辨河南公世系甚善褚塘在杭城中里社之小者耳誠夫表章桑梓使得與益都錦里並傳後代可喜也巳不揣弇陋請得牽連書所聞以爲誠夫疏證之一助誠夫據趙德甫金石錄言元和姓纂錢塘別有褚氏本與河南族系不同以愚核之錢塘固別有褚氏然亦出自陽翟特南遷有先後之不同此在元和姓纂言之甚析而德甫攷之不詳耳褚氏之居陽翟自後漢之重始漢末有鹽官長盛徙居由拳盛生泰仕吳封錢塘臨平侯（按臨平當是鄉侯爵）之遂居錢塘裔孫陽蕭齊民部尙書駙馬都尉錢塘侯陽生逵民梁鄱陽王國常侍逵民生仁弘陳始興王法曹參軍暨陽令仁宏生範隋豫章郡丞範生義宗義宗生無量唐左散騎常侍兼侍讀贈禮部尙書舒國公謚曰文此錢塘褚氏自漢南遷之一支其留居陽翟者晉初有安東將軍揚州都督關內侯招招孫䂮晉安東將軍徙居丹陽䂮生洽晉武昌太守洽生裒晉中書令衞將軍錄尙書事贈太傅都鄉侯謚元穆裒生歆晉散騎常侍祕書監歆生爽晉義興太守爽生秀之宋太常秀之生法顯齊鄱陽太守法

顯生炫齊散騎常侍贈太常炫生澐梁中書侍郎湘東王府諮議參軍澐生濛梁太子舍人濛生玠陳御史中丞玠生亮唐左散騎常侍陽翟侯謚康是爲河南公之父徙居錢塘此錢塘褚氏自六朝南遷之一支然愚又攷舒公自遷錢塘以來皆居臨平蓋從其遠祖始封之地其累世塋域亦在臨平山中據新唐書記載湖中龍戲舒公晏坐讀書一事則城中之褚確爲河南公所居而晉初有九眞太守陶其末有始平太守含含之子征虜參軍遏遏之子伯玉爲高士梁有五經博士仲都其子武林王參軍修其末有褚雅亦高士隋有太學博士輝則皆自漢南遷之裔舒公三子廷詢駕部郎中廷誨給事中廷賓渭南尉族姪思光虞部郎中子鉟司勳員外郎其族實與河南公一支競爽云愚又讀唐彥謙集言河南公之柩至咸通中始得蒙恩歸葬陽翟其時以平徐肆赦始賜其孫八品官扶護以歸而傳中不載此事表亦不載所賜八品官之孫爲誰則唐書之罣漏固有不僅如誠夫所舉者況仁和志又安足據歟

褚文忠祠記

孫志祖

杭之褚塘有褚河南祠士人以助聖廟呼之案公謚文忠見唐會要又唐彥謙集言褚河南之柩至咸通中始得蒙恩歸葬陽翟其時以平徐肆赦賜其孫八品官扶護以歸蓋文忠賜謚亦在此時而新舊唐書不載故後之人莫可考焉予作楹帖書之俾易名大典昭示來兹他日榜廟額曰褚文忠公祠庶乎其可也聯曰廟食褚塘大節一生垂史冊魂歸陽翟易名千載表文忠因附錄於此云

褚堂閒史考證校勘記

鏘以光緒辛卯授徒杭垣仙林寺時同鄉有籌建試館之議因浼仁和孫仁甫丈購得姚平巷內地九畝有奇西界曰褚堂大街蓋以其地東有昭忠祠故名之也於是庀材鳩工經之營之閱五寒暑而規模粗具每歲之臘祀褚公爲境上社神以申私敬久矣今年夏來杭適錢塘丁松生丈以新刊褚堂閒史考證見示蓋東潛趙氏遺著而此考證者其幸而僅存者也据全氏鮚埼亭集稱褚塘小志與趙氏褚河南世系考同而兹云褚堂閒史則固著錄於乾隆杭州府

藝文志者已不知更名所自始矣今閒史全帙誠不易得見而區區考證一册實孫氏翙伯得之甬上輾轉假鈔乃付剞劂意者褚公大節雖昭天壤而非得東潛之辯正亦容有未表白於後世者則此篇之存雖謂褚公之靈所呵護焉可也鏘旣受而讀之知校讐尚有疏漏爰假各書再爲參核以證其異同然未敢自謂能盡善也丁丈屬寫爲校勘記用敢分條校錄著於左方

字希明（第一葉上三行）　册府七百八十三希作休

父玠（又上五行）　羅士琳云册府玠作玢非

以文武爲受命之祖又下八行　舊唐書本傳以上有周
字後但云本傳者皆舊唐書也若引新唐書則加新書二字
案肅以天子七廟第二葉上一行　本傳以下有爲字
而立四親又上六行　隋書親下有廟字
唯劉歆以天子七廟又上七行　本傳以下有爲字
諸儒之議又上九行　議舊作儀隋書作義此從沈炳震
本
劉歆博而篤矣又上十行　篤元誤舊此從沈本即沈炳震本後
倣此
更立六廟二世祖又下三四行　隋書作更立五世六世

祖
晉武帝受禪又下四行　本傳無帝字
至六世親祖又下五行　隋書無親字
宋武帝初受命又下七行　本傳無帝字隋書有受下又
有晉字
止六廟又下九行　本傳止下有於字
猶虛太祖之位也又下十行　虛字元鈌此從沈本
加宗迭毀第三葉上一行　隋書宗作崇
歲時常享又上三行　隋書常作嘗
親用王鄭二義又下一行　沈氏炳震云據隋書親當作

雜
受命之廟又下三行　隋書廟作祖
不毀之法又下四行　隋書不上有爲字
議未行又下十行　隋書未作末無行字
斬首數千及第四葉下一行　本傳及作級
試卿等耳又下四行　舊書薛舉傳卿作君
授秦王府文學又下六行　本傳無府字册府九十七授
作爲
拯白王之弊第五葉上一行　全唐文拯作救
旰日思政又上二行　本傳日作食文苑政作理

獲車之所遊踐又上三行　羅氏士琳云全唐文獲作軨
是
虞旗之所涉歷同上　會要旗作旍
至於親偪猛獸第五葉上五行　會要偪作迫
爪牙輕捷又上六行　會要輕捷作經健
連弩一發同上　會要連作勁
未必挫其凶心又上七行　會要心作威
雖孟賁抗左同上　全唐文抗作在
如或近赴林叢又上八行　會要近起作奔近册府五百
四十二作奔赴

犯官騎之清塵又上九行　全唐文官作宮

私懷戰慄又上十行　會要戰作悚

以至聖之資同上　會要資作姿

太宗初即位又下七行　會要位下有大闡教三字

並時敕相次爲館主又下十行　會要時作特

鏘謹案會要修撰篇貞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祕書監魏徵撰羣書政要上之注太宗欲覽前王得失爰自六經訖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徵與虞世南褚亮蕭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上之諸王各賜一本此條趙氏未及采入今補錄於此

昔年師旅第六葉上三行　冊府百七十二年作興

卿嘗入幕同上　本傳嘗作常

詔遣醫藥救療又下一行　冊府百七十二作詔令高手醫將藥救療

有太常寺卿又下三行　會要無寺字

鏘謹案會要朝臣複謚內云文康贈太常卿陽翟縣公褚亮此條趙氏未及采入今補錄於此

於是以僚屬又下六行　本傳無僚字會要有羅氏士琳云冊府九十七作屬以大行臺較順

著作佐郎攝記室許敬宗薛元敬第七葉上一行　冊府作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王府記室參軍薛元敬

軍諮典籤蘇勖又上二行　冊府軍諮作諮議會要勖下有等字

題其名字爵里又上四行　冊府作具題名字并顯爵里

分爲三番更直又上十行　更舊誤頁此從閩刻本

宿於閣下同上　會要同本傳閣作閤

參謁歸休同上　羅氏士琳云休沈本作沐是

李安平之佐公祐第九葉下八行　本傳祐作祏案即輔公祏也

人知所奉第十葉上一行　本傳知作之

招孫碧　碧子洽洽子褒褒子歆又下五行　世系表碧作碧褒作裒　又爽子秀下有一之字

炫子澐澐作蒙又下六行　表作漢作彖校詳前考證

召令侍書第十二葉上一行　會要作召命侍讀書

述往古興亡之道又上四行　舊書述上有追字

有集二十卷又上六行　舊傳作三十卷

鏘謹案唐會要貞觀三年十二月一日詔義士凶徒隕身戎陣者各建寺剎仍命虞世南李百藥褚遂良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碑記銘功業又云破宋金剛於晉州立慈雲寺起居郎褚

遂良爲碑銘又云已上並貞觀四年五月建造畢

此條趙氏失引今補入

質其眞僞又上十行 新書本傳無其字

將告成東嶽又下四行 會要無將字東嶽作升岳

五月己酉又下七行 會要作六月己酉案五月無己酉否則亦乙酉之誤耳

七道靡紀又下十行 會要作七德靡記

定匋遐荒第十三葉上一行 會要作克定

刑典未措同上 會要措作厝

和平之風同上 會要作平和

百寮庶尹又上三行 會要作文武百寮州縣庶尹

年豐穀稔同上 會要豐穀二字乙

奏有彗星又上四行 會要無有字

申以納隍之情又上九行 會要以作其

宗社多福同上 會要多作分

風俗歸于澮素又上十行 會要澮作樸

類遭離亂同上 會要類上有之字下有往字

歌樂之又下十行 會要作樂歌之

視防閤制第十四葉下一行 通考視作准閤作閣

計官多少同上 通考官作員

月納息四千又下三行 通考息下有錢字

復給京官職田又下五行 通考作復詔給百官俸

即依擬補又下八行 會要即依作使即疑是便即

量能受官第十五葉上二行 會要受作授

輒行羅法同上 會要作輒羅刑法

耳目塵世之閒又上三行 一本塵世作廛肆

荏苒年數同上 一本數作歲

爲國缺一字聽又上四行 一本有視字不缺

太宗嘗問曰又上九行 本傳無曰字聞本無嘗字

卿必記之耶又下二行 通鑑必作亦

以自警誡耳又下六行 一本誡作戒

庶幾人君不爲非法又下七行 一本君作主

卿必記之耶又下八行 一本無之字

人君有過又下九行 一本過下有失字

惡亦無隱又下十行 一本惡作過

二則敬用善人第十六葉上一行 一本敬作進

褚良曰又上二行 落一遂字

紀錄何事又上三行 一本紀作記

記事何善惡又上六行 事何一本作何事

朕惟每日兢懼又上九行 一本惟作雖

十六年功畢又下六行　舊書濮王泰傳作十年張氏
宗泰云新書云歷四朞乃成而此書上云十二
年蘇勗勸泰奏撰括地志當至十五年方合俟
攷
乘機而動又下十行　政要乘作承
或未盡美第十七葉上一行　舊傳或作武此從政要
梁孝封四十餘城又上三行　舊傳孝下有王字政要
亦有
積財鉅萬計又上四行　政要財下有鏹字
淮陽憲王又上五行　政要無憲字

且魏王既新出閤同上　舊傳閤作閣政要同
伏願常存禮則同上　政要常作恆
既敦之以謙儉又上六行　政要謙作節
貞觀十六年又上七行　會要年下有二月字政要六
作三
道亞睿極又上八行　一本睿作膏政要同
其爲崇重同上　一本其作甚
知國家又上九行　知下一本有有字政要同
歲不過二十萬又下三行　一本十作千
太子諸王第十八葉上五行　本傳太上有但字

數將五十又上八行　羅氏士琳云案兩書太宗諸子傳
俱云十四子疑政要得實而倒四於十上也
頗在此耳又上九行　政要無頗字
政要會要旦字下俱有佐字又上十行　政要一本無
佐字趙氏所据未知何本
以傳儲君又下一行　政要傳作輔
政要作且官人事王歲久又下二行　政要王字下有
不宜歲久四字此引未詳
卽分義情深同上　政要卽作則
非意窺窬又下三行　政要作闚闟

非意窺伺又下九行　一本伺作覘
不憂萬姓第十九葉上九行　冊府五百三十一萬字作百
諫者十餘人又下一行　一本作十有餘人
或有不當諫事又下四行　一本不當二字作人臣
遂良上疏曰又下六行　冊府百一疏下有諫字
王之骨肉又下八行　羅氏士琳云王之冊府作偏王是
此之造制又下九行　此之二字政要作聖人
道高前烈同上　政要烈作古
刺史郡帥又下十行　政要郡帥作師帥師注師帥董仲舒
語

遇一不善同上　政要善下有人字
合州勞弊第二十葉上一行　會要合作闔
或人與歌詠又上二行　政要作或與人與詠注與或與
之訛
惟艮二千石乎又上三行　本傳無乎字冊府會要有
陛下兒子內同上　冊府作陛下兒孫會要作王子之
內政要無兒字
且如京師又上四行　且上政要有請字
二則親見朝儀　本傳親作觀會要政要同
自知爲人又上六行　會要自作漸

能友愛于第又上七行　會要于作子
雖各有國土又上八行　會要無雖字政要無國字
多留京師同上　本傳多作召會要同政要作各
諸王數十百人又上九行　會要十作千
自餘餐和染教又上十行　政要作其餘皆沖和深粹無
下二句
惟陛下詳察又下一行　會要作察焉
武德二年又下三行　舊書恆山王傳作三年
承乾先患足疾又下七行　舊傳無疾字
泰亦自負其材能又下八行　舊傳無自字

與左庶子第二十一葉上五行　舊傳與上有志甯二字
徙黔州安置又下一行　舊傳無安置二字
元昌賜自盡同上　舊傳賜下有令字
臣唯有一子又下五行　冊府百一卷子上有孽字
百年之後同上　本傳百上有臣字
故當天性又下六行　政要故作固
陛下失言又下七行　冊府失上有大字
魏王執權又下八行　會要王下有持國二字冊府同又
權作柄
爲天下之主同上　會要無之字

傳國於晉王者乎又下九行　會要無於字
昔立承乾同上　會要昔字作比者二字
而後寵愛魏王至艮由又下十行　會要作復寵魏王愛
之踰嫡八字
致此殷鑒不遠足爲龜鑑陛下第二十二葉上一行　此十二
字會要無而有一至字
始得安全又上二行　本傳全下有耳字會要作始得全
矣
我不能又上三行　通鑑能下有爾字
即日以下云云又上三行　會要較詳大旨與所引通鑑

上御兩儀殿以下無異故趙氏不更錄惟篇末稍異今補入云召文武六品以上告立晉王爲太子羣臣皆蹈舞稱慶詔幽泰於北苑

承乾既得罪又上四行 通鑑作太子承乾既獲罪

上面許爲太子又上五行 爲上通鑑有立字

李勣又下三行 通鑑李下有世字

朕欲選立諸子爲嗣又下八行 通鑑無立字

丙戌立晉王治同上 通鑑立上有詔字

後漢光武第二十三葉上三行 會要無後字

十七年四月又上六行 會要作十七年三月二日

明德殿前又上七行 會要明作顯

太子宜勤學問又下二行 通鑑太上有以字

接對甚稀又下三行 通鑑稀作希

乃命洎同上 通鑑乃上有上字

皇太子立又下四行 舊傳立上有初字

馬周遞日同上 舊傳馬上有同字册府五百三十一無遞日二字而有褚遂良三字

苑西守監又下五行 政要無守字

於朝堂斬之同上 舊傳於上有命字

故有今日之諫耳又下七行 舊傳故作固此從政要然政要無耳字上句亦無昔字

一俟斤耳第二十四葉上一行 本傳一上有過字

貧在含生所以感德又下一行 通鑑作凡在含生孰不懷德

所惜猶少又下六行 本傳猶作尤册府五百四十三作者

此土以上無信又下九行 本傳作此土以此無信羅氏士琳云册府士作土誤王氏棻云當作此土以上無信史亦誤

亦由可比第二十五葉上五行 沈本由作猶册府可北作可

汗

是以古人又上六行 本傳是作時此從新書

止戈爲武之義又下二行 本傳止上有非字

屈強漢北又下三行 通鑑漢作漠是

則與爲婚姻又下四行 通鑑會要爲作之婚作昏下同

持節薛延陀又下五行 通鑑節下有諭字會要作使

上臨御相思殿又下七行 通鑑無臨字

饗羣臣同上 通鑑饗上有大字

不可爲昏又下八行 通鑑不上有薛延陀三字

漢北必當有主第二十六葉上二行　通鑑漢作漠
讀之御前又上七行　會要無御字
遣編之祕閣又上八行　會要遣上有仍字
賊殺其主又下四行　本傳主作王
虐用其人同上　會要作盡誅大臣政要作賊虐其下
無下四句而有議將討之四字
誅之甚易又下五行　通典誅作取
手平寇亂又下六行　政要手作克
西番失禮又下七行　本傳番作蕃
欲命將討之同上　本傳討作擊

獨斷進討又下八行　政要作明略獨斷
海內之人四句同上　政要無　懾伏冊府作讋服
輿師遼東臣意熒惑又下九行　政要作伐高麗意皆熒
惑
何者又下十行　冊府作然字
萬一蹉跌第二十七葉上一行　本傳蹉作差
薛延陀犯邊又上四行　本傳無薛字
五十年間疆場又上六行　冊府十下有餘字疆場作邊
境
布語臣下又下一行　全唐文語作詰

久無征伐又下四行　本傳伐作戰
發兵四五萬又下五行　全唐文萬下有人字
臣旁求史籍又下九行　會要旁作徧
渡遼海之外第二十八葉上八行　通鑑作踰遼海之險
且以長遼之左又上十行　全唐文以作如
或遇霖淫同上　全唐文作或遇霖雨滂沱
東部大人又下八行　舊傳作西部大人蓋蘇文下云
蘇文姓錢氏
吏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又下九行　通鑑吏部下無尚
書字句末有也字舊傳作兵部尚書兼中書令

職也
新羅來言又下十行　通鑑來字作遣使二字
以爲鑒戒第二十九葉上七行　舊傳戒作誡
求之古人二句同上　通鑑作決斷事理古人不過
尚然諾私於朋友又下一行　舊傳尚作上無私字此
從通鑑
高麗莫離支二句又下七行　御覽八百十二貞觀中鴻
臚奏高麗莫支離貢白金黃門侍郎褚遂良進曰
莫離支俱作莫支離
爲遼山之人又下九行　政要山作東

昭德塞違（第三十葉上一行）　政要昭上有將字

而寘其賂器（又上二行）　政要無其字

百王取法（又上五行）　政要法作則

何所致伐（又上六行）　政要作將何致伐

自不得受（同上）　得政要作合通鑑作可

謂高麗使者曰（又上九行）．通鑑謂上有上字

太宗意合宜其從之之易也（又下一行）　合一作會易

一作速見政要所引

可汗北渡河（又下二行）　通鑑渡作度下俱同

而南歸於我（又下九行）　通鑑無於字

承議天心（第三十一葉上三行）　會要議作義

即是叔季昆弟（又上六行）　會要是作似

有文武之材（又下二行）　舊傳無之字

親統六軍（又下三行）　舊紀親上有上字

同掌機務（又下五行）　舊紀同上有五人二字

夏四月丁未（又下六行）　舊紀丁未作癸卯

十一月辛未（同上）　舊紀辛未作癸酉

古者哲后（又下十行）　政要后下有臨朝明王創業六字

務廣德化（同上）　政要務廣作廣諸

至境而止（第三十二葉上一行）　政要止作反

採蒲萄於安息（又上四行）　本傳採作采會要萄作桃

而海內虛竭（同上）　會要虛作空

生人失所（同上）　會要失所作物故政要同

租及六畜（同上）　會要租上有所以二字通典册府同

遣士卒（又上六行）　會要遣上有請字

帝翻然追悔（又上六行）　會要帝上有武字

情發於中（又上七行）　會要中作衷

人神感悅（同上）　會要感作咸

海內乃康（又上八行）　會要乃作乂通典同

五年不復（又下三行）　通鑑五作累羅氏士琳云自十四

年滅高昌距此適三年或者三誤五耳

終年離別（又下三行）　會要終作經

復在其（會要作言）外（又下五行）　宋會要聚珍版本作其不作

言此云作言或別本也政要作方

冬風冰冽（又下八行）　通鑑冰冽作如割

一人蓛粟（第三十三葉上一行）　通鑑蓛作斗通典册府同又

通考作一乘一卒

吐渾遺甿（又上六行）　政要甿作萌

既伏而立之（又上七行）　政要伏作服立作存

入鑾（同上）　本傳入作百會要同惟册府作入

蜻勳僾生又上八行　册府僾作蝡

負戴洪恩又上九行　通典洪作漢會要同

以貽永世又上十行　政要永世作後代又云疏奏不納

鏘謹案貞觀政要又云至十六年西突厥遣兵寇

西州太宗謂侍臣曰朕聞西州有緊急雖不足爲

害然豈能無憂乎往者初平高昌魏徵褚遂良勸

朕立麴文泰子弟依舊爲國朕竟不用其計今日

方自悔責昔漢高祖遭平城之圍而賞婁敬袁紹

敗於官渡而誅田豐朕恆以此二事爲誡甯得忘

所言者乎此條趙氏未引大略已見注中姑詳錄

之以備參考

今若平其土壤又下二行　會要平作利

常須千餘兵鎭守又下三行　會要兵作人

郭孝恪第三十四葉上二行　舊傳無孝字會要有

泥郭啜同上　舊傳郭作孰會要作熟諸書無作郭

者

二十年又下七行　鏘謹案唐會要二十年黃門侍郎褚

遂良上表曰貞觀初杜淹爲御史檢校選事此人

至誠在公實稱所使凡所采訪七十餘人比竝聞

其纂聲積久研覆一人之身或經百問知其器能

以此進舉身既染疾伏枕經年將臨屬纊猶進名

不巳陛下悉擢用之竝有清廉幹用爲衆所欽望

大唐得人於斯爲美陛下任一杜淹得七十餘人

天下稱之此則偏委忠良不必衆舉之明效也此

條語重杜淹然亦褚公奏議之一趙氏未引今爲

補入

除免者數百人第三十五葉上一行　通鑑百下有千字

別置一院又上二行　會要無別字

令太子居之又上三行　本傳無之字會要有

遂良復上疏同上　會要上有門下侍郞兼太子賓客

褚十字

周世問安又上四行　會要周世作文王

漢儲視膳同上　會要視作侍

學書計也又上六行　會要無也字

豈無慈心臧茲私愛同上　會要四無慈仁減茲四字

又五十一作豈無慈愛下句欲作思

適君臣之大道又上八行　會要適作識全唐文同

翹足延首同上　本傳翹上有使字

功包九有又下一行　有字册府作德全唐文作敘

新樹太子同上　本傳新作親會要作新

莫不欣欣同上　册府會要作欣然
須稱天地瞻望又下二行　會要地作下
當居宮內同上　本傳當作常册府內作中
滯愛或生懋又下四行　會要懋作愆元作愁此從沈本
嘗計旬日又下六行　會要嘗計作常許又五十　嘗作
但
半道還宮同上　會要半下有月字
猶曰生年又下七行　會要作之日如生之年
上疾未平又下八行　通鑑平上有全字
因徽罪譴歸第第三十六葉上六行　舊傳無罪字

爲臣之勤又下一行　舊傳勤作懃
自不喻其故第三十七葉上二行　通鑑喻作諭
劉備託諸葛又下四行　本傳諸葛作葛亮
無忌遂良在又下六行　御覽在作任
無忌曰人主第三十九葉上一行　通鑑人主作主上
上立命斬之第四十葉上六行　通鑑作命立
轉相因襲又上九行　會要襲作習
不得近侍又下一行　會要近作入
仍爲此制又下二行　會要仍作乃
令子無貴仕同上　會要令上有便字

如此之人又下四行　會要之作等
監察御史常仁約劾之第四十一葉上二行　會要常作韋
通鑑云思謙名仁約以字行是仁約姓韋不姓
常也此誤
左遷又上四行　會要左作遂
冬己未同上　王氏萊云案通鑑上云十月戊辰則
己未當係十一月趙氏說是也
而通鑑作楊武韋思謙二人又上八行　王氏萊云陽
武縣紀韋思謙籍貫也誤陽作楊又以爲二人
趙誠夫之疏也

監脩國史又上九行　錫謹案唐會要永徽三年五月太
常卿江夏王道宗等議皆以迴死節于周宜有甄
錄褚遂良進曰彌竊史籍成以救君難則爲忠不
救則爲逆春秋趙穿弑晉靈公趙盾爲正卿不討
賊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由此言之尉遲迴受周
重寄既聞隋文作相稱兵鄴下南通於陳北連突
厥頓兵六十餘日不赴國難免其罪惡爲幸若謂
之忠便臣所深惑羣議然之此條正監脩國史時
事趙氏未引今爲補入
爲尙書右僕射又下五行　通鑑無尙書二字

仍知選又下六行 案選下宜有事字下同
右僕射褚遂良諫曰又下八行 會要右上有尙書二
字
則自不可第四十二葉上二行 會要則下有大宏福寺四
字
漸須修營二三年又上三行 會要須作次二三作三
二
絕嗣爲甚又上九行 通鑑作無過絕嗣
伏事先帝又下一行 册府事作奉
執陛下手同上 册府執上有親字

今將付卿又下二行 册府將作以
未聞有愆又下三行 御覽有愆作愆過
上違先帝之命又下四行 御覽違上有旨字
但願不負先朝又下五行 册府願作得朝作帝
令引出又下七行 御覽作命引出之
有罪不加刑又下八行 册府上有大臣二字
勣曰又下十行 本傳曰上有對字
永徽六年第四十三葉上一行 會要作五年
我好兒好婦又上六行 會要婦上有新字
臣今不敢曲從同上 會要無今字曲字

覆以被又下四行 通鑑以上有之字
女已死同上 通鑑死下有矣字
上因從容言及又下七行 通鑑無及字
武昭儀誣王后又下九行 王當作皇
必由此始第四十四葉上六行 通鑑由作自
衆所共知又下三行 通鑑共作具
謂陛下何如主又下四行 通鑑作如何無主字
有罪不加刑又下六行 通鑑不下有可字
上言曰同上 通鑑作上問之曰
右僕射于又下九行 左僕射褚 左右二字互誤

卿等以爲何如又下十行 通鑑作如何
庚午第四十五葉上二行 通鑑是九月事此失補
除名流嶺南又上三行 通鑑除字上有並字
册立皇后武氏又上八行 通鑑無立字
爲遂良訟寃又上九行 通鑑爲下有褚字
內外黎甿又上十行 通鑑作甿黎
而紀綱不亂又下三行 通鑑作綱紀
瑗以言不見用同上 通鑑無見字
臣常有此心第四十六葉上三行 常舊傳作嘗
太宗知之第四十七葉上五行 之字通鑑作憲司不與紙

箠怒七字
大臣有罪又上七行　通鑑罪下有者字
侍書御史馬周第四十八葉上三行　舊傳侍作治
又貶愛州刺史又下八行　本傳貶下有爲字御覽愛作
崖通鑑作愛考異云今從實錄
請遣濮王居東宮第四十九葉上三行　通鑑請下有且字
居上有往字
子孫流配愛州又下二行　本傳作配流
中立而不言又下三行　通鑑無而字
若殺之第五十葉上六行　通鑑無此句疑彼脫誤

不可同年語也又上八行　通鑑語上有而字
官太尉又上十行　通鑑無官字
而爽仍乃潛通宮掖又下一行　通鑑而下有成屬上
句下乃字衍
追削褚遂良官爵又下二行　通鑑追上有詔字
十二月又下六行　本傳無十字此行
天寶六年正月十二敕第五十一葉上五行　會要年作載
敕上有日字
功效明著又上七行　會要著下有者字
其故中書令又下三行　會要無其字

護喪歸陽翟云又下六行　新書歸下有葬字
別刻碑記云又下八行　會要刻作立
是記也成適丁火借康侯文學過談康侯仁甫丈子也丁丈請康侯曰子知閒史所由作乎蓋今象山試館前趙氏小山堂故址也今考證之刻又覆校於奉化試館兩館皆屬褚塘里中是又於褚堂閒史添一故實矣相與一笑而散昨者余購新舊唐書康侯即抽架上岑刻舊唐書來請後附校勘記六十餘卷足備參攷顧以公私栗六久曠丹鉛雅意殷拳恐呼負負愛屬三弟鏐摘其校語錄入卷中茲以校勘此書

於彼羅氏諸說多取資焉牽連及之藉誌康侯之雅且以期長毋相忘云爾時光緒二十一年夏六月望前五日奉化孫鏘謹跋於試館之式燕堂

褚堂閒史考證校勘記

貳拾肆册9514版

聞見瓣香錄

序

秦君霨亭余世交也嘗己卯余省親曲沃時先君子新修邑志霨亭在館校讐因獲訂交庚辰舉於鄉同計偕京闈又加密焉丙戌則秦君出宰[illegible]稱選金川旋任江沱簿書之暇不廢鉛槧又嘗游衡湘踰吳越歷齊魯燕趙之都所至與其賢士大夫游聲名藉甚詩文日富且出其餘力為聞見瓣香錄四卷凡山川風俗物產土宜莫不搜訪至於近代圖籍之原委金石碑版之存亡悉證訂確鑿與亭林竹垞諸前輩上下其議論而邪淫詭僻之談鬼魅神怪之迹無一及焉信所謂闕疑闕殆守約守卓而與順非記醜道聽塗說者異矣余自別君後校書館閣者十餘年雲烟過眼久而輒忘不復省錄今春宜來沃邑秦君復示余所作續集六卷自甲至癸長夏無事遂一翻閱如入猗圖衛都望之暢然而見見聞聞之不爽也昔江文通有書著雷遺日歐陽永叔云自吾文字之間使之撰老古人用心之勤好學之篤端在於是今秦君遂請養之志歸老汾澮課子讀書不問戶外事獨與余益致夙好晨夕衆心得以賞奇析疑互相佽助其為樂又當何如耶爰撮其指要而為之序時乾隆癸丑五月端陽日湘潭年世愚弟張九鉞拜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瓣香錄自叙

書之作也大而明道經世次之修身立命至於詩章之學風雲月露適備耕鑿之爲彫蟲小技划夫稗官小說虞初諧謔之類所謂災梨禍棗者耳然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與賢所不廢是以說苑猶列叢譚九流亦有雜家比事屬辭用廣耳目不可謂非豎耐行笈之一珍也余少鄙鈍荒於學冬於觀肉偶有聞見輒筆之以備健忘積而成册乞養後里居多暇因倣歐陽文忠公六一歸田錄楊文獻公升菴丹鉛錄王文簡公漁洋居易錄等例裁爲甲乙藏諸家塾於戲余年已數周六秩矣於道未聞於世無補斤斤以一知半解學步邯鄲自附識小之列余滋愧矣泥爬羅訢又何恤焉乾隆昭陽單閼嵗南呂月曲沃秦武域紫峰書於笑竹書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瓣香錄

甲卷標目

青海碑　[illegible]
醫生詩　南亭考
南亭跋　望海峰
獅子泉　元宵
鳥獸語　陀羅被
兩次鼎甲　張家口
借花秋句詩　出塞圖
嘉穀　岳州府廨梅花
呂祖像　從政格言
文魚　禹碑

安南詩　安南神童
芭蕉果　寒號鳥
荷葉魚　撫老人書法
南華老樹　李杜論
伏兒鳥　一品泉
複虹　石刻壁
花妖　瓶花結實
千石譜　孤琴
菜種辨　高粱辨
雪蓮　哈密丫瓜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辨香錄甲卷

山右叢書初編

晉曲沃秦武域于鎭甫纂

青海碑

敦煌太守裴岑碑漢順帝永和二年立高四尺闊一尺二寸在西域巴爾庫爾（即巴里坤）雍正十三年岳大將軍鍾琪移置其地關帝廟中越人倪長褰於乾隆十七年八月初七日雙鉤以歸後歸於山陰二樹山人童鈺余於乾隆二十七年五月從山人處乞得用雙榻法鉤存其辭曰維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灾蠲四郡之害邊竟乂安振威到此立海祠以表萬世共六十字書法奇拙古老的非漢人不能但與孔廟史晨諸碑絕不類諸碑皆有波磔此則似篆而不整齊類岣嶁峯禹碑筆意（按寶長暮云自秦易篆爲隸後漢去古不遠當時正隸之間尚有篆意……）攷後漢書所載永建二年六月西域長史班勇敦煌太守張朗討焉耆尉犂危須三國破之

攷通鑑紀事永建元年十月班勇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二年六月班勇詣攻西域焉耆王元孟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配勇從南北二道擊之元孟降與碑中所載不同即歐陽公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等書俱不載因思天下之大耳目所不到無論傳聞失實並有傳聞莫由者如青海碑乃於數千餘年後留傳人間亦已幸矣歐陽子有云可與史傳正其闕謬不信然與（[illegible]）

霧凇

霧凇寒霧着樹冰結如絮也予於乾隆壬午見於沛正月上元夜大霧四塞詰朝庭樹枝條作栢葉形晶瑩射目恍覩玉樹簃際纖絲垂垂成珍珠瓔珞狀又不減瓊樹急步郊原一望則癖草滿地玉林森森如蓬閬矣因憶曾南豐集云齊地寒甚夜霧凝於木上日出飄滿庭堦尤爲可愛遂作詩云園林初日淨無風霧凇花開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高插玉簪東坡詩云祇有千林鬆鬆花注齊人謂之霜松楊升菴亦有詩其序云韻書謂之凍洛洛晉索沐碧樹如索皆謂此也齊地以爲豐年之兆（[illegible]）

醫生詩

醫生南人稱爲郎中北地呼作大夫吾師德慎齋先生保曾咏詩云名堪齊五教實本謝三閭指截出遷質斃存爲政書曾雖分上下不必召旃旃孔訓眞能守無行不獨車何句隱諱綺何更切都下醫人習氣眞堪絕倒

蘭亭攷

蘭亭眞跡隱臨本行於世臨本少石本行於世石本雜定武本行於世何延之記云右軍書此時乃有神助（[illegible]）及醒後他

日更書數十百本終無祓禊所書右軍亦自珍愛此書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禪師（[illegible]）永付弟子辯才太宗求之不得（[illegible]）乃遣監察御史蕭翼以計取之太宗殂殉葬昭陵及唐末溫韜盜發昭陵其所藏書皆剔出取裝軸金而棄之於是魏晉以來諸賢墨跡遂復流落人間然獨蘭亭亡矣前輩之言云爾又張芸叟云（[illegible]）靖康（宋欽宗年號）中有得蘭亭眞跡者詣闕獻之半途而京城破後不知所在此眞跡之本末也按劉餗傳記與延之不同劉謂梁亂出在外陳天嘉（南朝陳文帝年號）中爲永所得大建（陳宣帝年號）中獻之陳叔寶以獻晉王王即煬帝帝不知寶後僧果得之以武德（唐高祖年號）二年入秦王府高宗以蘭亭殉葬太宗從褚遂良之請也又前輩謂行世僧字爲徐僧權縫與傳朋家古石本僧字上又有一察字當是姚察如此則劉說似可信然梁武帝收右軍帖二百七十餘軸當時惟有黃庭樂毅告誓何爲不收蘭亭

此眞跡之異同也太宗既得眞跡乃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歐陽率更褚河南褚承庭誨皆曾臨搨傳之本朝者蘇舜元家所藏褚河南臨本也藏之錦閣後有樹潤用李後主徐鉉題者唐僧臣所臨也藏之鄧洵仁家後歸米氏者諸葛貞所臨也周越所藏者唐名手傳搨本也蘇舜欽胡承公所藏者唐粉蠟紙本也邇頃年亦嘗見褚河南臨本但紙墨皆晦未敢斷其眞贋此臨本之本末也若石刻則有智永臨本見於周越法帖苑諸庭誨臨本見於山谷跋唐勒石本見於天聖（宋仁宗年號）中僧元靄進唐刻本在泗州杜氏家集古錄四本其一流俗所傳其二得於王廣淵其三得於王沂公家與定州民家本無毫髮之異其四得於蔡君謨家自以爲蓋於此矣厥後京師別本刻定本咄咄逼眞成都刻蘇氏本洛陽張景元劚地得石本此本獨無僧字米元章父子自刻板本號三米蘭亭今諸本皆罕傳而海內妄刻無慮百本獨定武見重於世耳此石本之本末也自昔相傳以定本爲歐陽率更所臨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寶貨圖書而北至眞定德光死遂棄此石顧之殺狐林本（困學紀聞殺狐林在欒城縣[illegible]屬眞定紀異錄云林內射殺狐因以名之[illegible]元[illegible]紀作殺虎林）慶曆（仁宗年號）中士人李學究者得之不以示人韓忠獻守定武李生以墨本獻公公堅索之生乃瘞地中別刻本以獻李死其子乃出石散搨傳人每本須錢千好事者爭取之其後李氏子負官緡無從取償宋景文爲定帥乃以公帑金代輸而取石匣藏庫中非貴遊不可得也熙寧（神宗年號）中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副本易之以歸長安斷損湍流帶右天五字以惑人碑目云斷損再刻以爲識殊有典刑予嘗得損本較之字差肥而刻猶明白此說信矣大觀（徽宗年號）閒詔取薛氏所藏石龕置宣和殿內丙午寇至與岐陽石鼓俱載而北矣或云督匱艮嶽瑯環亭亂後宗汝霖居守東都得之以獻思陵維揚南渡倉卒失之後向子固帥淮南密旨搜訪莫索不獲此定本之本末也王性之云慶曆中宋景文帥定武有遊士攜此石死於酒妓家樂籍吏孟水清以獻子京愛而不

敢有也留之公帑又據蔡條所記國初有著說者謂僞吳時違內宮省使高紳聘於蜀紳以石本獻於孟氏世子乃右軍在時刻於蘭亭者定本即此石也錢氏求天下一統而定武賓民好事者厚以金幣從會稽取之及後戶絕沒官因留諸定帥便坐壁間孫次公侍郎帥定日有旨納其石禁中則又刻石而瘞之壁或謂石爲薛氏不知雅非古矣大觀初詔索諸郡方則無有或謂此石亦殉裕陵矣乃更取薛氏石入御府此定本之異同也蘭亭之說略備於此矣今世傳定本雖肥瘦不同只是一石但紙有精粗石有燥濕墨有濃淡故爾然有餘若稜角爲上若五字不損乃熙豐（熙寧元豐）前本尤爲可寶或謂石歸御府時薛氏父子意欲取捷以三重紙拓即入石有深淺故字有肥瘠此亦一說也竊嘗疑前輩不尋何定本定本之重自山谷始近見劉術卿出學易所藏洛陽劚地本但手大十餘字以定本較之宛在其下乃知前輩所見者博矣端拱（宋太宗年號）壬戌八月八日番陽姜夔堯章考元吳興趙孟兆書康熙三十八年三月海寧查擎山有臨本東萊[illegible]孟偉勒石傳世按正統丙辰何士英爲兩淮運使得定武石其識云雖搨石塔寺者古之木蘭院也寺僧浚井掘出此石缺其一角嘗法遒勁較之世傳歐陽率更摹本逼眞其紹彭所易尚宗所失者歟攷紹彭易時鐫損天流帶右數字今本果然豈精此石失於宋建炎（高宗年號）己酉至我明宣德庚戌實三百有二年矣父陽和子張元忭跋云慶曆時此石李學究得之宋仁宗以帑金輸置官庫命薛師正監守師正搨刻贋本貯庫中而命子紹彭負眞本歸大觀時蔡京頗覺之矯詔索取紹彭子嗣昌不能隱進於宣和殿金兵破汴梁珍寶盡爲所掠獨幸眞本神司獨存宗留守得之進行在康王過維揚座右攜本以待有功者金兵入天長宋高倉卒渡江命內臣投於石塔寺之井中臣庶不知也我東陽一自何公傳運時於石塔寺中得一石考事實徵文獻確乎定武眞刻矣乾隆三十四年觀津李輔國從事令東陽時嘗搨何氏本進予石已中斷爲四與字頗猶有鋒芒而湍字未損（[illegible]清秘殿云蘭亭一行十七[illegible]）

數按宦式則有七編

蘭亭敘

米海嶽跋褚河南所摹（撫本觀閱）蘭亭云晉賢客屢豈書所得卷帘泉石流腴輪墨

嚴著讀褉書存馬式鬱鬱昭陵玉椀已出戎溫無類誰實貨物水月何殊志專

用一繡線金鐫瑤機錦綷猗歟元章守之勿失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

艤寶晉齋艎對紫金浮玉羣山迎快風銷暑重裝米芾平生真賞（按所謂乃衛王家藏圖半也）

望海峰

望海峰在泰山頂元君廟南其峰上鐫望海二字予故名之以視舊志所謂探

海石者名與地蓋兼勝矣

獅子泉

獅子泉在衡嶽上封寺下道左有一石挺立遠視如獅子形下有一泉冬夏不

涸舊志所不載也

元宵

元宵名浮圓子宋人周必大有詩又名圓明人顧清有詩御製詩有元宵詩

句注都人以元宵食之遂名元宵今則各處俱以元宵名之（唐人食錦圖見門外食牌子有家）

（有如會圓置午所宵宋臨達曳體食諸水圓贊云團湖蘇粉點底粥浴以沉水清甘且香注粉包諸香粉之面方宵也）

鳥獸智

予邑有蓄猴者忽逸去躋踞城樓屋脊上百計誘之不下觀者曰盍以鷹攫之

主人曰可遂放鷹以逐鷹乃盤旋不敢近視之猴項下固有鐵索尺餘懼而以

索遠之鷹畏索也忽而鷹直南飛不可見主人啟客曰鷹羞矣既失猴復失鷹

也少頃鷹來猴直視遠索如故鷹忽抖其毛羽猴遂俯首以兩手採目鷹乃一

擊而縶猴既得鷹亦歸因知鷹之去乃向渚含沙於羽翮間也一抖而猴眯不

見遠索遺擲夫當其遠索時猴智矣乃鷹以沙伏之而始知物之智固無窮也

可歎焉

陀羅被

蔣文恪公溥病亟上遣侍郎五公賚賜陀羅被一襲被爲梵藏法寶洵異數也

（按究黃緞陀羅所賞是也西藏外國竹枝詞注繡香梵經文綴經咒作佛像織一襲）

兩次鼎甲

馬公璟太原陽曲縣人由陝西兵科中乾隆壬申武闈甲榜探花及歸後以事

免官入順天大興籍更名全又中乾隆庚辰甲榜狀元及第一人而兩次鼎甲

亦一奇也仕至浙江提督

張家口

張家口爲上谷要地即古長城爲關關上舊有市臺爲南北交易之所凡內地

之牛馬駝羊多取給於此貨多山右人率出口以茶布兌換而歸又有直往恰

克圖地方交易者所貨物爲紫貂猞猁（猞猁俗書字彙注獸名似人食退食筆記作猞猁猻明史作猞猁猻）

銀針海貂（一名洋貂）海騾銀鼠灰鼠諸皮以及哈喇明鏡阿敦綢等物

借菴截句詩

齊息軒先生召南題二樵山人借菴詩稾圖曰高山仰止在水之湄夙興夜寐

悠悠我思乃占我夢作爲此詩舊曰未知其誰知之又曰幽幽南山委委佗佗

我覩之子考槃在阿可以棲遲可與晤歌倡予和汝其樂如何又曰旨酒思柔

檜楫松舟鳳其吹汝以進以遊其詩孔碩亦又何求所謂伊人在河之洲又曰

是究是圖我歌且謠何有何無以永今朝雖彼旱麓河上乎逍遙每有良朋維

昔孔昭集詩四章章八句昔傅咸集七經爲集句之祖唐韓愈集楚詞當時號艷

稱之宋石曼卿王荊公亦推其長明弇州老人集世說今讀此詩安見古今人

不相及也（介弟嶽雍有集莊子詩）

出塞圖

張刺史和五坊湘潭人常即歷任所至繪爲出塞圖自題長句云男兒生不能

如傅介子立功異域斬樓蘭又不能如班定遠萬里封侯入玉關幸際昇平偶

用武騶騶孔道劾一官山河表裏內地耳要當恐臨絕塞餐風飲雪倚雕鞍憶昔趨庭日曆遊遍嶺嶠中年膺一縣蒼茫海水近陸川溽暑炎蒸釋鍛鍊南斗六星高仰看天中見三時庶葛穗隨身狐鼠狼猱皆莫辨貂鼯飛努隴嶺兩從戎（[illegible]江之役）執馘擒囚克奏功豈期平生牢騷坎坷抑鬱磊落之壯氣鬱爲當年崎嶇巇嶮巉嶽崟嶮巇之奇綜會遭聖明用三晉劇邑頻頻當首郡十年仍着舊朝衫揶揄空笑闒忙令籌畫徒紛紜士馬勞供億坐教駿驥控於三邊驛騮老於九鎮歲己巳秋初甸中丞拜疏下捧檄來天城是爲明天鎮衛（明天成鎮虜二衛併天鎮今改縣治）唐天成軍（遼金天成縣元天城縣）玉泉陌驛地廣收漢兵營（漢廣牧城縣魏設縣）古來將帥今寂寞干戈化作絃歌聲寧知荆方寒徹骨正須臣節凜冰淸君不見長城萬仞掛山邊北斗七星懸半天朔風時一起吹屋似牽船明妃一去三千里（常建句）蘇武曾禁十九年（杜牧句）羈臣思婦古如此仕宦豈必非同然而今圖成一幅出塞稿中有鳴琴挾劍之逸客路人不識皆停鞭飛狐雁門在指顧紫荊倒馬相盤旋將東壑居庸山海西眺榆林寧夏酒泉嶽披歷代墩堡舊衛邊關鎮口豐功偉烈凌雲烟

嘉穀

嘉穀穗長一尺有六寸圍可四寸爲粒七千六百有奇乾隆十六年予鄉驛橋村解氏田中所產遠近觀者以爲穀王農諺云穀三千麥六十穗爲其數則爲豐年若此則倍登有餘惜其僅一莖耳然解氏歲收獨豐不可謂非解氏之瑞也

岳州府廨梅花

岳州府公廨堂前悉植梅花其左存二十一株紅者十六株綠蕚者五株其右存十七株紅者十株白者七株余於甲申仲冬過此天氣融和花已爛漫嫣韶萬狀色香俱絕婆娑其下十數次因目之曰梅衙（[illegible]新）又恩賫吾南太守凝道植此方七載已有垂折爲薪者勿剪之義謂何辭勿

令風流韻事擅美於潘懷縣也

呂祖像

岳陽樓第一層呂祖像乃乾隆癸未陝右春谷道人所作冠華陽巾衣黃白襴衫倚石斜坐側耳以聽旁有一槎牙柳精攫紫簫而吹之甲申與衛一山同遊瞻拜之餘羨其瀟灑出塵一山曰此耳偏好消息也因愛作者頗有巧思爲詩紀之詩曰飄灑華陽巾衣衫襴黃白狀類張子房盤膝斜倚石槎牙幻柳精攫竹點坐側三醉今何處人間留仙跡我上岳陽樓欲叩訓吟咨紫霞飛洞庭形清神咫尺雅愛春谷子圖此有深識寄語瞻拜者耳偏好消息

從政格言

巴陵縣治內西花亭屏風上楷鐫從政格言蓋石城（今山西蒲縣）王內翰居正貞齋所書眞吏治之圭臬也其言曰治敦大體不尙苛細政務平易不貴奇難　服官以明決爲用深沉爲體若英氣太露不特招同官之忌上司亦以爲涵養尙少不堪重任　稱意之事不可加喜喜則爲外物所動　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見人不是處只消一個容字處己難過處只消一個忍字　求治不可太速疾惡不可太嚴革弊不可太盡聽言不可太輕處己不可太峻　居官先以暴怒爲戒暴怒只能自害不能害人　凡事靜處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　淸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事來則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生事端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必能忍人不能忍之觸忤斯能爲人不能爲之事功　靜能制動沉能馭浮寬能制褊緩能制急　居官無妄取但不知節用便不免虧缺　諸凡動用尤須在大處節省不可在小處刻減　深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接下言貴簡不可一語冗長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處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有欲則人得而中之無欲則彼無自而入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爲政

通下情爲僉大事小事當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觀聽　或太寬太嚴則無含宏之氣象　臨事不喜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待左右當嚴而寬小人有功但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事無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爲所當爲而不爲所不當爲耳　立法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虛文適足以取下人之玩而已　一字不可輕與人一言不可輕許人一笑不可輕假人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恃才敢作或以權術馭人者有得亦不能無失惟勤慎供職和易坦白不矜才炫能方是顛撲不破　用人貴明示以賞不可暗受其欺蓋賞則感恩而生勸欺則掛謗而生奸也　清是居官本等却不可矜清傲濁慎是做官細心却不可慎小忽大勤是從政實地却不可勤始怠終　在公堂行一私枉一法臨不過胥吏在私

宅行一私受一物臨不過僮僕惟可使胥吏見可令僮僕知則庶幾矣　衙署要嚴防又要須知大體蓋擇人而用必無妄爲若但刻意防範如束薪者處處懷逆皆可疑矣而究之執法作奸防之不及防也　仕路危險交友聚會非但不可論人短長得失雖論文談詩亦須慎之不然謗議交作矣　喜傳語者不可與語好議事者不可圖事　前哲云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此亦要看私罪固不可有若無公罪則自保太過無任事之意　做官常如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剛明並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爲政當有張弛張而不弛則過於嚴弛而不張則流於廢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怕事苟視民寃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事心或不快遂於別事處置失宜此不敬之過也居官者雖愚夫愚婦皆敬以臨之不可忽也　爲官衆所瞻仰最宜安重一發言不當殊深愧之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應酬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文魚

文魚出岳州府臨湘縣沅潭湖小僅如稻粒肥而美四月間出過時則無矣漁者曬乾市之可稱魚米

禹碑

禹碑在衡山岣嶁峰禹廟後石壁上長六尺一寸寬四尺一寸凡七十七字字長五寸餘按湖南通志引王象之輿地紀勝云宋嘉定（南宋寧宗年號）初蜀士因樵者引至其所以紙拓碑凡七十二字刻之夔門隨亡去明僉事碧泉張季文自長沙得之云自嘉定中何致子一摹刻於嶽麓書院者皆蝌蚪文字凡七十七字曾以遺楊升菴楊升菴釋曰承帝曰咨翼輔佐卿洲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安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裒勞餘神禋鬱塞昏徙南瀆衍亨衣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永奔又嘉靖初閩子生沈鎰自謂能辨其文因爲注釋持以獻湛甘泉又楊時喬鄖瑛皆

有釋沈所釋與升菴異十五字鄖瑛異十八字楊時喬所與同者二十一字且以第三第四第五句爲三字一讀意義逈別昔唐韓昌黎過衡湘尋覓不得追宋朱張同遊南嶽訪求亦不獲余嘗於衡陽吳令處求得之豈實物眞有鬼神呵護不輕傳人間耶抑遇合（日）有時耶抑後之好奇者爲之傳之非其眞耶然履巔躋披荊榛梯山鑿石鑱鐫整齊或有大力而好名者爲之既已不著其名矣何爲者耶能無疑於神功鬼斧也耶又一刻於衡嶽上封寺左望日亭（耶以告有殿日亭重刻禹碑跋）又順治庚子昆陵毛子霞會建約爲小幅刻於漢陽大別山禹廟前長九尺五寸寬一尺九寸字大三寸餘摹搨完好然不及原碑之古色斑駁矣（子欽又一刻於西安府學碑林字頗大於大別山所刻）按古今文士稱述禹碑者不一徐靈期衡山記云夏禹導水通瀆刻石書名山之高劉禹錫詩傳聞祝融峯上有神禹銘古石琅玕姿秘文龍虎形崔融云於鏁大禹顯允天德龍畫傍分蝌書匾刻韓退之詩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又云千搜萬索何處有森森綠樹猿猱悲

明楊愼有禹碑歌

安南詩

乾隆辛巳余師德愼齋先生保出使安南贈安南王詩云象星尊北極作鎮守炎方世沐分茅惠新頒胙土章慶傳銘帶厲榮衍擇珪璋幸際高深澤宜恩纘令望安邦忠是輔保國孝爲坊更廣詩書教全孫仁讓鄉屛翰名克副恭謙道誠艮一意無斁式千秋觀耿光安南王次韵答詩云北極端宸極南交入職方千歸華使節九命貴王章慶嶽榮班瑞周庭恰奉璋開顏忻鳳視拭目快雲望將事公平舉綏柔禮義坊文明姚姒軌雅淡葛胥鄉礪操橫安子山名吟悅瀉富良江名瑞瓊留永好台斗挹餘光

安南神童

安南神童陳伊宅國王賜爲內學士余師奉使時年甫十五歲自稱小學生造門求試因命賦何地無才四韵援筆立就其起句云嶽瀆均靈秀扶輿一粹和

結句云願予才識陋且備愧山河余師即大韵嘉之翌日用上下平聲作頌使詩三十首以獻句多清新一序亦佳其警句云萬里綵輪新册命千秋茅土舊提封瞻乘鳳清無貧貝駐帆蓋永有圖書璽授麟趾獸風吹天籟開笙竽森學徐海千尋玉灌螺澄江一縷柔黑駐瓊瑤鳳太白開林山斗是晶雲瞻月不軼韓碩皇使星遲倒富多開雲澄丹穴翔華鳳濮鼓天池為大鵬卞表僞卑溫其玉氣象時睽偕彼服其敘云鼎邁天開奉謁日納華當萬里華嵩一家俠璧子南五戰虞廷之瑞澤龍山虎三排周代之施無遐無邇盡入提封之內有形有象咸歸覆幬之中安南首稱文獻之國也禹教暨周文同大造曲成容光背照紫章寶册無殿整周命之遙知玉軸金函則夏鼎商彝之亂織天威咫尺受風韶於松雲靜路十千沈輪樣於牛斗珪璋令望楓馬倘委羈策含暉睃星面黨采文章毓秀澄受日兩拽光太白臨其丰儀九轉對其風度一朝奉使六月飛星梟皇者華侮懷廉及諮諏於桐周受吝篩及旅從之旅臨秋霜比肅

歎階儕之庶和春暉同湛桂海飲和樣關生色小學生伊宅三尺童子一介書生當志學之青齡等請纓之弱冠承家詩禮鯉趨函丈之庭開國文章豹直芸臺之地才鈍於倚馬實學陋夫吞蛟忌親從之清遊得台帷之駐節于安無意還階紫電之光相如有緣披灑淩雲之氣一行命賦藻光凝奎壁之墟數點濃熏價倍千將之重褒予彤管投我木瓜香餅清芳堪妬胡床之飯名茶馥郁能添桑苧之思溫笑詞於青瓷錫品題於玉席諸衣雅燦惠風從佩扇借翔鸞鸞輝煌恩緒與香雲共錯瓊琚永好曳藻交倧韻苑緣披詩林均被殘頑困鑑徒取愧於璵璠芹曝不遺幸所祈於斧藻

芭蕉果

安南果品有芭蕉芙蓉 吳鄙贏作仔俗 芙蓉即甄蕉芭蕉果形短擁外皮似冬筍內肉味似生栗

荷葉魚

予在夏口見荷葉魚大可二尺餘中厚外薄背青腹白無鱗無鬣口在腹下圓如荷葉亦可羹魚品之異者矣及閱吳青壇嶺南雜記一名蒲魚即鯆魚又名海鷂魚又名少陽魚尾長有節螫人毒引昌黎詩云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當余所見無尾也

拙老人書法

蔣湘帆衡金壇人 衡字湘帆號拙叟又號江南拙老人嘗寫十三經於揚州馬氏經馬秋玉曰琯爲裝潢大學士高公斌進之欽賜國子監學正銜讀書係 書法至老不倦所臨蘭亭敘序刻石藏曲阜衍聖公府中乃八十餘歲時筆也其所撰書法曰自永字八法後論者幾數萬言惟過庭書譜姜堯章續書譜二家言最詳余撮其要旨第一在執筆曰懸臂中鋒顏魯公云捻破管破紙蓋言五指實用力若雙勾單勾諸說雖三指着力四五指全無用處故必右肘懸則虛五指撥轉頂則堅勁此乃反本還原追宗顏柳斯為作家之實矣竹筋誅書可容指腕兼運不學書者先凝神端坐使筆與手如鐵錐木柄全然

不動純任天機運轉左臂平按久乃酸痛與常此語從未經人道破至運筆則凡轉肩鉤勒須提起頓下然提頓二字相連提於影響少遲則犯蒸肖脫節之病不可使盡筆不可用順峯凡畫之住處直之末稍帶第二筆處皆從左轉所謂每筆三折一氣貫注者也有從無筆墨處求之者曰意曰氣曰神曰布白從有筆墨處求之曰絲牽曰運轉曰仰覆向背疎密長短輕重疾徐參差中見整齊此結體法也魏晉人書天然宕逸唐人專用法遂有九宮分中左右上下界畫使學者易趨竊疑所謂授訣即此也余擬四言曰中正靈靜中則直看每一字有中如帝宗康之類中直必與上點相對若兩分之字則左右各有中如靜畔餘斬或上合下分如蒋昂靡或上分下合如罷替或中合上下分如鬻彙或分上下合如鑑愚或三並如職響各以類取中則停均矣正則言橫畫懸臂用力太過則右昂起如書無之類皇甫君碑尙犯此病乃少作也九成宮則平正的是老筆夫一字中主筆須平仙畫則錯綜用意乃不呆板靈則必由於懸臂

體靈則亦使勝凡牛寸於管則大小一例也靜則非精熟不曉唐碑惟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歐陽率更九成宮碑能造此境顏多寶塔柳玄秘塔中正之法悉備靈者有之靜則竟未能到蔣而蘇黃米皆火氣未除元明而後不足論矣臨帖須遲以我靈參昔人之各異以求其同如諸名家各臨蘭亭絕無同者其異處各由天性其同處則傳自右軍以此求之思過半矣又正書用行草意行草用正書法學褚求其蒼勁處學歐求其圓潤處以怒張太强爲歐綺靡軟弱爲褚均失之矣夫言者心之聲也書亦然右軍人品高故其書瀟灑俊逸顏平原忠義大節唐代冠冕書法亦如端人正士凜然不可犯若其行草鬱屈瑰奇天真爛漫之概雄視千古學者苟能立品以端其本復濟以經史則字裏行間縱橫跌宕嵩然有書卷氣胸無卷軸即摹古絕肖亦優孟衣冠苟出心裁非寒儉骨立則怪異恣肆非復之正也竊願同志共凜斯言庶稍有補乎識此可悟書法三昧今之學書者亦多講究懸腕撥鐙之法即五指齊用力之謂（多[illegible]記 云林補錄）

[illegible]

南郭老樹

秦州南山寺在州城東南山間去城二三里即工部所咏南郭寺也其中老樹猶存樹幹倚地分爲二南向者偃假倚岸撐以大木北向者枝頭岐出作攫物狀撐以石柱上可坐十數人如海上槎古葉寒翠孫枝屈曲都無俗形以經工部品題人鮮愛之逸東有靈湫一泓石作井甘冽澄泓可供千人飲不竭疑即所號北流泉也

李杜祠

秦州李杜祠在天靖山玉泉觀之西南峰堂曰大雅工部久客秦州後人思慕故有特祀其曲祀太白或以隴西人云又徽縣（今隸秦州即徽州）西四十里栗亭川（即同谷縣之栗亭鎭）亦有工部祠乃明嘉靖間邑人郭御史莊所建仇滄柱先生杜詩詳註引四明楊德周所考杜公祠堂凡數處一在江原縣一在鄜州學一在成縣治（[illegible]）一在合州文焰堂並祀李杜無此二處可知足力不到之區其祠尙多矣夫以一詩人而後人尸祝不忘若此

伎兒鳥

兩當縣環萬山中每春夏之交與秋成之時有鳥百十成羣形如喜鵲色如山畫眉鳴不一音土人呼爲唱怪兒又名伎兒鳥謂吹者自吹唱者自唱即九華山有鸜鵒部鳥或即此種當其爭鳴上下爲絲爲竹爲肉雜然並作宛具節奏眞山中一部天然雅樂（[illegible]）

一品泉

一品泉在兩當城東元武臺下三泉相承如一品字予因名之意此地其生偉人乎

夜虹

夜虹余於乾隆己丑六月十四夜在兩當署皆山堂中見之時急雨蕭索陰雲

迷離朧曈銀渠環駕於西山頂上於時皎月東升交射暈光眞如江淹所賦玉虯騰軒也攷月令章句云虹見有青赤之色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見輒與日相互（[illegible]云日照雨滴則虹生[illegible]心[illegible]日日[illegible]射雲則虹特明[illegible]異常）率以日西見於東方故詩曰蝃蝀在東茲則見於夜見於西苟非目覩得毋荒唐

石刻畫

石刻之畫有王右軍蘭亭圖王右丞輞川圖二卷流傳頗多蓋二王胸次風流輝映千古其詩文字畫超逸傑出異代艷而慕之一披其圖猶想見當年勝事也蘭亭乃明永樂十五年蘭雪軒主人繪圖上石輞川則山右上黨沈澤刻國𢗶於萬歷丁巳宰藍田時因舊本不堪入目聘其鄉人郭漱六世元摹宋郭忠恕畫勒石流傳者頗佳於蘭亭圖有邢子愿郗伯常原跋邢云摩詰有韻之畫遂爲李唐一代冠冕要以胸次瀟然勝耳其丹青遊戲則又迴出世匠之表今所傳石本輞川圖直可懸之酒肆者蓋摩詰原自有圖分二十如所賦五言詩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灑嵐疊嶂蒼蘚碧竇曲盡巧心而吳人或病其太著以爲不似近時輕纖輭拂之題此可笑也夫意致欲虛筆致欲實此正北宋以前畫中妙悟而吳人魔於勝國之技不能擺脫夏圭馬遠家之喩豈虛乎哉吳中故家藏有當日粉本郭忠恕曾摹一幅（[illegible]）較輞跡不別毫髮庶借以存藍田之舊亦使誦其詩者有所據以尋於縱橫方丈間耳摩詰自題宿世謬詞客前身眞畫師可稱實錄云濟南臨邑邢侗手跋於來禽館郗云余覽郭忠恕摹臨輞川圖怳惚蒼茫怪奇偉麗不啻親濤廣陵之曲江也玉出崑崙珠産南海金鑛於山此天下之至寶矣然而非希世罕見之寶何足比哉侍讀學士充國信史陵川郗經

花秋

余弟知城有落花句云可名辰月是花秋三月花秋亦從麥秋竹秋悟出然前人未經道過可以爲典

瓶花結實

劉友山藏瓦瓶一得自土中者漬痕斑駁貯水插桃杏花花開既久落而結實冬月插蠟梅亦然蓋土氣所薰蒸也屠隆文房具箋云古銅花瓶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或就瓶結實陶玉器亦然鐵網珊瑚云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在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千古譜

平水（今臨汾）賈觀察鈺可齋以寫蘭竹知名（[illegible]）長安黃州皆有石刻自號百石翁（[illegible]）洪洞周世德綳武亦拓其長因欲駕而上之取周興嗣千字文象形成石自號千石道人其講曾於乾隆乙未間其鄉人售於郡中余幸見之橫豎斜側欹奇變化諸法俱備秀逸蒼寒之致溢於楮墨間可寶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孤蒪

通雅花之蒪舊謂之菰又爲蒪北人謂之孤蒜音如孤都

粱稷辨

稻（大米糯米）粱（小米）菽（[illegible]）麥（大麥小麥）黍（[illegible]）稷（[illegible]）此六穀也（此宋王伯厚三字經）（[illegible]）陸子稼書志靈壽有黍稷辨以人多昧於黍稷也不知黍稷易辨難辨者粱與稷耳陸辨引朱子詩傳云稷似黍而小（[illegible]）引爾雅云粢稷邢疏云左傳粢食不鑿粢者稷也曲禮曰稷曰明粢（[illegible]）是也郭注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然則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而本草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故先儒甚疑焉（[illegible]）又眞定府志有粟（[illegible]）有黍有稷（[illegible]）余嘗合而觀之黍貴而稷賤黍早而稷晚黍大而稷小黍穗散而稷穗聚（[illegible]）稷卽粟也今俗所謂小米者稷也（[illegible]）所謂黃米者黍也（[illegible]）黍有粘有不粘不粘者飯黍也粘者釀酒之黍也天啓時新城王象晉作群芳

譜近時江右張自烈作正字通皆指飯黍爲稷甚矣俗訛之難辨也今按粱卽粱也朱子擣羽詩註亦云粱粟類也齊民要術云古者以粟爲黍稷粱秫之總稱而今之粟在古但稱爲粱耳今土人呼粟爲穀謂爲粱穀米又謂之小米有黃粱白粱青粱數種李時珍本草粟卽粱也種凡數十有青赤黃白黑諸色按稷卽秫也白虎通曰稷者五穀之長得陰陽中和之氣爾雅釋草衆秫疏衆一名秫謂粘粟也北人用之釀酒其莖稈似禾而麤大者是也爾雅粢稷一名穄關西呼穄爲糜其穗與稷同許氏說文謂秫爲稷之粘者羅願云稷穄粢皆一物也赤者名糜白者名芑黑者名秬陳藏器曰稷穄一物也塞北最多其黑色者俗呼爲狗屎秫又按有分岐者爲龍爪秫要術秫稷並稱是析一爲二也周禮鄭元註三農生九穀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是又以秫爲粱也總緣未嘗目覩其物前賢一錯後賢踵之紛紛議論不得確解余北人家世農種種皆經手耕種碾打知之甚明特辨之以破千古之疑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高粱辨

陸子稼書靈壽縣志於粱稷黍高粱四種紛糾立說以示人其闡甚是但解粱稷互非其解粱曰稷之美者詩維糜維芑是也是悞粱爲稷也解稷云卽粟也俗謂之小米是悞稷爲粱也解黍曰有粘有不粘粘者可釀酒俗謂之黃米不粘者飯黍也今土人謂之稷非也解高粱云有蜀黍蜀秫蘆粟木稷諸名其實非黍非秫非稷亦非粱也皆以其形似而名蓋穀之別種明會典祇祭先師用黍稷稻粱今或以高粱當之者亦非粱卽今之粟米也可疑者朱子詩傳謂黍苗似蘆高丈餘似指高粱爲黍然高粱雖有蜀粟之名乃別是一種非粱亦非黍也豈朱子仍先儒之說而未改歟（俗高粱又名蘆穄又名荻粱）

雪蓮

塞外有雪蓮生崇山積雪中狀如今之洋菊名以蓮耳其生必雙雄者差大雌者小然不並生亦不同根相去必一兩丈見其一再覓其一無不得者蓋如兎絲茯苓一氣所化氣相屬也凡望此花默往採之則獲如指以相告則縮入雪中杳無痕迹卽劚雪求之亦不獲草木有知理不可解土人曰山神惜之其或然歟此花生寒極之地而性熱二氣有偏勝無偏絕積陰外凝則純陽內結坎卦以一陽陷二陰之中剝復二卦以一陽居五陰之上下是其象也然浸酒爲補劑多血熱妄行或用合媚藥其禍尤烈蓋天地之陰陽均調萬物乃生人生之陰陽均調百脈乃和故素問曰亢則害承乃制自丹溪（元朱震亨）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醫家失其本旨往往以苦寒伐生氣張介賓（作景岳全書者）矯枉過直遂偏於補陽而參蓍桂附流弊亦至於殺人是未知易道扶陽而乾之上九亦戒以亢陽有悔也嗜慾日盛羸弱者多濫補之劑易見小效堅信者遂衆故余謂偏伐陽者韓非刑名之學偏補陽者商鞅富强之術初用皆有功積重不返其損害根本則一也雪蓮之功不補患亦此理矣此觀爽道人之譜也

按雪蓮與雪蛆（峨眉山志峨眉雪蛆治內熱）等不載於本草綱目殆李東璧所謂天地品物無窮古今隱顯亦異者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岐穀了瓜

李空同六烈女傳云陳氏者陳傑女也（祥符縣門西人）年十八聘楊暄居無何暄卒女猾哭將死之父母不許欲往哭暄又不許女則竊翦髮屬媒氏往置其夫懷汴俗聘女生年月日朱綺金字與男家號定婚帖於是暄母以定婚帖裹其髮懷暄葬焉而女乃遂卸容飾素笄縞衣居無幾父母謀改聘女縊而死天順（明英宗年號）五年六月十一日也後五十三年爲正德（明武宗年號）甲戌暄有任曰永康者改葬暄而陳求氏骨合焉二骨朽矣髮定婚帖獨鮮完劉生德舉曰葬之三年而岐穀了瓜產之墓李子曰世人蓋多言靑陵臺事予竊疑焉連理之木比翼之禽今以岐穀了瓜觀之不其信耶

聞見辦香錄甲卷終

乙卷標目

海西菊名　竹實
吐綬鳥　西狹碑
香梅花　紫泥
卞皇之石　紫羊
岷州市　射鼓子
榆錢餅　小絕句
琴款辨　冷淘
花榜祥　琵琶襟
收法　三淸茶
孩兒魚　董香光書

黃河櫓　三魚堂
綠石　聚珍板
採訪書　鳳眼草
春秋二妙軒　龍虎詩
冰硯　甘肅硯材
山右硯材　題叢竹
紀功碑　西北食穀
袍掛色　無目蟹
驪山溫泉　春韭秋菘
琴磚　華嶽形
鷯哥木　歌鳳臺篆
羅漢果　區田
太極石　通臂猿
鴨腳樹　玉棋子
大金川

聞見瓣香錄乙卷

晉曲沃秦武域于鎬甫纂

海西菊名

古今花卉名品之多春則鼠姑秋則治牆廣羣芳譜所載甚夥恭讀御製詩有洋菊四十四種各錫嘉名鐫其形狀皆自昔所未見所未聞也品重天上名播人閒

金佛座 色黃花心作傘狀外抽細瓣色白瓣上翠色點如金此海西菊品之最 黃爲菊之正色非嚴妙麗寬若錦

絨錦心 形

綬帶紫 淡紫色瓣作卷筒狀花心黃色挑起深紫色花心正黃中微紫點之 旋成毬圓以絲紅系煉縭如錦 而密附相繞有臨風飄舞之狀 承

萬點紅 大可尺許淡黃色瓣細軟桿如玉 花心正黃瓣粉紅色細垂自然 擎幹極高花開紫暈宛如佛掌 綠蒂剛多離披風颭之韻自搖曳

檀心紫 黃心瓣中花瓣 花心有小瓣迸之下路近心作淡黃 情點點錯珊瑚枝 渾赤如纖網麗瑩 綠色點金沙黃以水深淺暈老黃

珊瑚枝

雪蓮臺 花心淡黃瓣純白中含嫩碧 瓣深紫瓣相密而尖中小 色瓣之大 附起如蓮瓣之瑩 秋 外

紫雲毬

佛手黃 黃色分老嫩七簇寸疊許 如淡黃紫卷曲花心玲瓏作丫 黃色金佛手瓣 密蠟蓮 千葉連大六七

紅絲蕊

桂叢紫 深紅大尺許花心作紅點中綴以 金黃瓣作瓣葉花亭亭與日華相映 瓣尺許花瓣旋繞金粟 大附如作花蕊之狀 心 手

杏子黃 一名杏黃毬瓣細密圓厚 色如檀心暈瓣深 花心深黃如桂 大紫瓣可七八寸作團 作王 蜀香毬

攢粉桃 作淡紅色如玉 花之瓣 紫類花心鋪 碧錯 紫瓣簇粉 紫流蘇 卷雲綃 花如 玉 紫繡 攢管 作 淡紅之瓣如 花之 瓣 紫 心 紫流蘇

玉井蓮 一名二花心金黃大五六寸厚三之 色白 金背紅 淡 黃背紅 正紅 開時背

粉玉環 高 紫色不高小 碧霞剪 瓣尖 圓 青紗

荔枝臺 花瓣二層作赤色花心凸起圓如彈丸中淡 鶴翎素

賽桃黃 大尺許瓣半卷 紅色之花 翎作中層

月露團 形色俱似 花心 蒼銀針 長二寸淡黃

海紅蓮 花心深紅色 簇小 瓣 偷牙盤 花心

奪錦標 紫霞

蝶翅叢 胭脂帶 花心中 尺許

金玉相 碧玉案 花瓣色白

勝芙蓉 狀似木芙蓉 鏤瑰瓶 色各二

三寸抽管作白色 玉燕側 瓣之如玉簇銀針 鶴頂丹 黃心五

秋水霞 一名朝陽紫花心淡白 面紅翹 花

縷金裘 花心正黃瓣 曉酣霜 小黃心花

舞絳絲 似眞點紅瓣 自

竹實

乾隆六年五月成縣山中竹成實形如稻米差瘦而長皮色青黑內肉白如粉味淡美爲粥色香殊佳時歲歉居民多食之按皮襲美新竹詩云有簃可以祭注簃音福竹實也即此但詩韻字彙俱注簃爲實竹可正其誤又魏氏春秋載阮籍少時嘗游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名姓有竹實數斛臼杵而已李畋該聞集云舊稱竹實爲鸞鳳所食今近道竹間時見花開如棗結實如麥江淮號爲竹米以爲荒年之兆竹譜根幹枯朽花簃乃懸按此則襲美之咏新竹又非

吐綬鳥

吐綬鳥一名綬雞一名朝雞爾雅謂之鷊似雞頗肥毛蒼黑而有白點又名眞珠雞秦州增山中皆有當其吐時卓立瞪目若鼓氣於臆閒者倏而搖頭頸上兩翠毛豎起如角翠羽漸從頷下擁出垂成一片上寬下窄長可六七寸寬可三四寸若拖綬然其色青翠之中分兩道赤色似火燄狀光怪陸離奕奕射人雙眸爲時可數刻則收縮漸上而滅不知歸於何處方吐時一見生人即復縮入嗉青棵可馴養及死者剖臆求之絕無所得異鳥也坤史鳥類有彩囊曰避株雉屬也天氣晴明頸出彩色陰雨則毛卷而無彩升菴外集吐綬鳥謂之錦帶功曹

西狄碑

西狄碑金石錄作武都太守李翕碑在今堦州成縣魚竅峽中紀年月共二十行行二十字字方一寸五六分碑字完好無缺文前有小字兩半行曰君昔在黽池脩崤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 按隸辨有黽池五瑞碑即在此碑之

華陽國志云李翕五瑞碑刻圖畫黃龍白鹿連理嘉禾有芒人承甘露貴木之下左方有題字二行書此 其文曰漢武都太守漢陽
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天姿明敏敦詩說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弱
冠典城有阿鄭之化是以三剖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經古先
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
督郵部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趨教無對會之事徼
外來庭面縛二千餘人年谷屢登倉庾惟億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
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阨笮促迫財容車騎
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霣墜之害過者創楚惴惴其慄君踐其險若涉
淵冰歎曰詩所謂如集於木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困其事則為設備今不圖之
為患無已勅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由道徒鐉燒破析刻臽確嵬減高就
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四方無雍行人懽悀民歌德惠穆
如清風乃刊斯石曰赫赫明后柔嘉維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三國清平詠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懿德瑞降豐稔民以貨殖威恩並隆遠人賓服鐉山浚瀆路以安直繼禹之迹
亦世賴福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又小字題名字寸餘共十二行行字
參差不齊曰府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門下掾下辨李虔字子行故從事
議曹掾下辨李旻字仲齊故從事主簿下辨李遂字子華故從事主簿上祿石
祥字元祺五官掾上祿張亢字惠叔故從事功曹下辨姜納字元嗣故從事尉
曹史武都王尼字孔光衡官有秩下辨李瑾字瑋甫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
書文下辨口長廣漢什邡任詩字幼起下辨丞安定朝那皋甫彥字子才下峽
曾南豐西狹頌跋云武都太守李翕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其
下臨不測之溪乃與功曹史李旻定策勅衡官仇審治東坂有秩李瑾治西坂
既成人得夷途可以夜涉遂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二其所識一也一立於建
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即西狹頌一立於六月三十日即郙閣頌嘉祐宋仁宗年號之
間晁仲約為興州得郙閣頌以遺余稱析里橋郙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之
所建以去沉沒之患而翕字庚缺不可辨歐陽永叔集古錄目跋尾以為李會
余亦信其然及熙寧神宗年號十年馬瑊為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得此頌以視
予始知其為李翕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字尤審然一以其意質之遂
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與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投於
巴蜀為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為興州為成州成州則武都之上流也郙閣立
於建寧五年翕治嶓嶔西狹郙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
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按夏承碑揩書蔡邕書係後人所補郭伯道碑蔡邕撰亦云蔡邕書今碑不存無可攷韓山碑郭香察書察書二字辨者紛紛其餘漢碑多無書者姓名直書仇靖書文僅見此碑又郙閣頌集古錄目以為漢仇紼隸書

看梅花

李義山雜纂以松下喝道為殺風景近友人誦一詩云雲南太守看梅花紅帽
喝喝黑帽吆梅花一見微微笑小的梅花接太爺頁善詼諧聞者無不噴飯

紫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紫泥出今階州城東柏林寺去城六十里漢之武都地其山即名紫泥山坡土
皆黃白色惟寺中佛座下有一小洞土人多以竹竿探取其泥細膩而紅勝於
他處可以調為印用階州志紫泥山在州東六十里唐福津縣地山出紫泥漢封璽書用此攷漢舊儀天子六璽
皆以武都紫泥封之西京雜記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上即見後
錄武都山水皆赤泥亦赤所謂紫泥封誥用為印色也予友羅未閣階人也曾
用以印圖章其色晛殊微淡而不鮮然古色逼人宛如數百年物

卞壼之石

江都程觀察國表蒞鞏秦階時於會寧縣花氏園中得石一塊上銳下寬似磬
形懸掛之處缺去一半色光潤如碧玉重四十餘斤刻有志銘志曰在天成象
在地成形故星落為石好事者多珍之此石得於皖城今安慶府田舍細膩突兀不
類山間物晉故識之以傳銘曰可當一片眞豐碑考出中聲和潤演太寧晉明帝年號
三年夏日卞壼識按卞壼之正色立朝戰死蘇峻之難二子眕盱見父沒相

隨赴賊同時見害微士獲陽聞之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今幸覩忠賢之手澤於數千年後可知爲鬼神所呵護也按江寧府城內朝天宮左有卞忠貞公墓前有祠堂曰忠烈之廟廟前有碑曰晉忠孝子之墓碑陰化丁酉多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江陰徐健庵書墓後有一碑碑身甚厚碑首刻花紋怪石上題云晉尚書令假節領軍將軍贈侍中驃騎將軍成陽卞公墓二十二字字大五六寸隸楷莊重遒人推爲顏魯公書惟氣亦似之然無款不敢信也

紫羊

紫羊洮岷河三州出佳者色類紫貂以小毛羔爲上製裘甚雅蓋亦水草之異

岷州市

岷州一月三市每逢一日漢番雜沓交易謂之逢集都中謂之趕廟南中謂之趁墟河北謂之趕集也土人釀青稞爲酒謂之琅里麻

射鼓子

近士大夫政餘之暇多習射鼓子或曰射箭子又名月子圍圓尺許作五層其中的止徑寸餘即古之鵠也又以布作搭子方可六七尺懸鼓子於正中即古之侯也用

艷頭射之史記匈奴傳冒頓乃作爲鳴鏑注謂箭也矢飛則鳴又有所謂把子高四尺寬一尺試箭所用也蹺佝決韘其最者以羊脂玉爲之價工直數十金按決一名指機俗名搬指考古之韘人掌韘決之制詩童子佩韘皆以象骨爲之但象骨脆而易裂近用鹿角殊勝其佳者用堪達漢角堪達漢出遼東之黑龍江似鹿而大以製韘堅勁而遊適用莫過於此一枚直數金玉雖貴弗若也叢書雜記云扞遠見扞角中有烈旋而透過者曰精最貫詩月久爲透風見扞濕生緣須繩縛者石鏃可問

榆錢餅

榆錢餅以嫩榆錢和白麪蒸而食之小麥麵電羅耳白麪蓋田家味也御製集有詩咏之

按釋名餅并也溲麪使合并也又有蒋餅藤花餅茵陳餅北方人春時多食之

又有黃饃餅黃黍麪生之業俗呼黃羅甜酒兒爲饃饃佳

小絕句

楊升菴外集云古有三句之詩意足詞贍盤屈於二十一字中最爲難工岑之敬當壚曲云明月二八照花新當壚十五晚留賓回眸百萬橫自陳宋謝皐羽寄鄧牧心云杜鵑花開桑葉齊蠶勝孚生桑苗肥九鎖山人歸未歸明稱天雁寄山中友人云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濕衣不可去又古步虛詞云三十六天高太清元君夫人騎雲軿吟風颯颯吹玉笙因憶讀御選四朝詩有明高啟沈愿所作五言六句律名之爲五言小律明程嘉燧所作七言六句律詩名之爲七言小律按書有三體詩毛西河名小律又名玉臺律取成玉臺體短三寸詩也又名求完律又名鍵律俏律

此止三句絕句耳香山集中多此體亦可名之爲小絕句按三體五律唐人韓偓李白外寄紙擬李遠陳白詩肯此體三體七律李太白送羽林陶將軍即此體

琴紘辨

伏羲氏斷桐爲琴世本神農氏作琴廣雅伏羲作繩絲爲紘軒轅氏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因制管以聽鳳鳴而皆應始制律以和聲是未定律之前先有琴矣是琴有自然之音律而不假夫律矣居今日而求上古之法物所存

者惟琴耳楚黔陽潘士權瀧菴著大樂元音一書云求元音於律莫若求元音於琴而審音必先正調正調必先定紘琴有七紘彈家皆以一紘爲宮二紘爲商遞降而角徵羽以六紘爲少宮七紘爲少商以致調不得正聲何由和及讀管子書云下徵之數一百八下羽之數九十六白虎通云紘音離故首徵以一紘爲倍徵二紘爲倍羽即二說而通之按紘審音以首紘爲下徵二紘爲下羽三宮四商五角六徵七羽更即各紘而審其音位從全數而半之而再半之而再半半之無不各如其音以相應合七紘而計之統正變之音一百五十四由是本律呂正半之用倍旋宮成調之意去變音四十不用之少少音少少少音五十七正用之音五十五以之定音成調爲正調爲清調爲特調爲合調而音各從其宜無相陵無相雜也恭讀我朝律呂正義一書大明琴音以首紘爲下徵二紘爲下羽正秦漢以來數千年之晦蒙而私心始無憾慮矣合河孫文定公嘉淦極推之其琴制云爾雅云大琴謂之離史記云琴長八尺一寸此大琴

之制也廟堂用之若夫孤鸞之琴贓宜維中古尺一尺得今尺八寸一分通考
載孔子琴長三尺六寸四分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風俗通云琴長四尺
五寸皆古尺也中琴之制準今尺三尺六寸則得黃鐘之三百六十分合一期
之數其氣自足聲自和矣其徽制云琴之徽一十有三自紘音之起止而中分
之則七徽是由中徽而各中之則四與十是循四至岳循十至尾而復中之則
一與十三是由是以紘音之起止而三分焉則五與九是循五至岳循九至尾
而復中之則二與十二是由是以紘音之起止而分諸五則為三為六為八為
十一其紘制云琴之紘本五其一紘二紘周公加之也宛委餘編琴始五紘舜所彈也文武之加二紘以合
君臣之恩此又一說今定中琴紘首紘二百零八綸為倍徵之數二紘九十六綸為倍羽
之數三紘八十一綸為宮數四紘七十二綸為商數五紘六十四綸為角數六
紘五十四綸為徵數七紘四十八綸為羽數大琴加倍小琴則減十之二管子
云徵數一百八羽數九十六宮數八十一其一二三紘之謂與若夫變宮變徵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無紘故無音紘律云宮之數八十一者律應黃鐘商之數七十二者律應太簇
角之數六十四者律應姑洗徵之數五十四者律應林鐘羽之數四十八者律
應南呂其下徵則倍林下羽則倍南復有黃鐘尺圖琴義徵義紘義音義琴律
義五音清濁義琴調調義指法論諸條講究精確可與律呂新書相為表裏非
俗琴工字匠也居史黃帝使舜琴皆五紘神農所造之琴其紘皆七

冷淘

古之湯餅今之湯麪也以小麥麪為之有刀切麪有手扯麪有掛麪有細如線
者名一窩絲有寬二三分者名柳葉兒杜工部槐葉冷淘即此物北方人夏日
多食之蓋有湯則謂之湯餅無湯則謂之溫淘亦謂之溫乾以冷水淘之則謂
之冷淘千家注杜無有分晰者宋陳達叟蔬食譜貽來贊云貽我來牟玉屑霏霏六出飛花天一生水注來小碗也今水引麪也

花榜

康熙癸巳秋八月萬壽恩科時亦稱龍虎榜以第一名孫見龍第二名黃文虎
也元至正十一年二月會闈揭榜題曰李齊鳳趨鶚鳳榜又有三家兒魚中試杜奉榜皆前所未有也見周伯溫詩註又榜中有萬壽
千春四姓萬承蒼蕭致浦千殊春臺也時又稱為花榜之辭南部新書大中以來禮部放榜取二
三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曰花榜

琵琶襟

近時男女小衫減大襟而小之名曰琵琶襟名頗雅

牧法

牧法者牧得其法也凡馬春忌水秋忌草馳驟之後必繫至深夜汗落而後飼
焉則馬益壯而無蹉跌之虞此之謂牧法見御製詩註飼馬者不可不知此法

三清茶

以雪水沃梅花松實佛手名曰三清茶御製詩集有詩咏之

孩兒魚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孩兒魚䱱頭大如其身尾小而微闊無鱗蠶皮黑花色似鮎魚而有四足前
爪四後爪五土人呼為娃娃魚謂其啼聲似小兒也又謂其能登樹水碣之下
多有之大者可二尺許遇大雨水發多浮出土人取而食之肉肥白細嫩此有
脊骨剝其肉為塊猶自動余在兩當數見之范鎮東齋筆錄云蜀有鯢魚善緣
木有聲如嗁兒即此鯢又作鯑字郭注云魚似鮎四足聲如嬰兒又作䱱山海
經北山經龍侯之山決水出焉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魚四足其音如嬰兒爾
雅翼云䱱魚䱱頭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謂之鮎魚言其黏滑也一名
鰋魚又曰鯷魚是鯷鰋蓋鮎魚別名也又曰鯷魚善登竹楊升菴引此以病孟
子緣木求魚之說則以鮎魚即鯑魚矣不知鯑魚之能登木者以其有足有爪
也若鯷魚無足無爪何以登木乎爾雅翼與升菴皆悞

董香光畫

予家藏董香光山水小幅有款云雲林山水無甚丈縱橫習氣內辨緣云河渭

漠然無味天人根殆於此發蒙偶一爲之十指欲僵識此可供畫理

黃河橋

蘭州西北門外黃河上有浮橋一座排二十四船爲之說文云舟䑳舟浮梁即詩所謂造舟爲梁者也長一百八十步北浸山南倚城朱欄雁齒跨越洪波上稱爲偉觀觀察汾州郭公朝祚題曰萬里黃河止一橋舊有鉄柱二圍可四尺餘一北山下一城邊係明洪武九年八月總兵官魏國公監造繫鉄索一百二十丈以鏁橋者蓋西域之咽喉也按明徐蘭鎮遠橋記造舟二十有八常用二十有五河漲則用其餘以廣之每舟相去一丈五尺上流定以石艦如舟上加板欄楯兩傍以衛行者橋南北岸各樹鐵柱一木柱六繫鐵鎖大繩貫橋令相屬隨波升降帖若坦途按唐文粹張燕公蒲津橋贊城中有四渡黃河居北長河上有三橋蒲津是其一又云舊制橫絙百丈連艦千艘辮修笮以維之繫圍木以距之亦云固矣然每冬冰未合春沍初解流澌崢嶸塞川而下東頹旋破無歲不有開元十有二載兼備歸之日暗我其處識乃授彼有司俾鐵代竹取堅易脆結而已逮鎔銘而爲伏牛偶立於兩岸襟束於中潭鎖以持航牛以鑿錨將臨水物浮梁是唐時河有三橋山西居其一今則亡矣通鑑開元九年多新作蒲津橋鎔鐵鑄牛繫纜柱時鑄人牛牛下有山皆鐵龜夾岸以維浮梁

三魚堂

眠州訓導宅有屋三楹寧夏劉丙爲官時所構洮眠觀察程公謙顏曰三魚堂按楊震傳有鸛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及考其碑則云貽我三魚以辯鱣鱓故知稱鱣猶有史家修文之意按鱣當作鱓鱓狀似蛇長二三丈大數斗難能喻之且鱣灰色無文章鱓則黃質黑文聊大夫服之象故稱卜三鱣者三公之兆耳

綠石

碾伯縣虎狼溝出鸀章石色正綠勝於萊石若與昌化石相配可謂佳偶

聚珍版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奉上諭武英殿現辦四庫全書活字版著名爲武英殿聚珍版御製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序云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爲四庫全書擇人所罕覯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

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有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爲請既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程功速至簡且捷考昔沈括筆談記宋慶曆中有畢昇爲活版以膠泥燒成而陸深金臺記則云毘陵人初用鉛字視版印尤巧便斯皆活版之權輿顧埏泥體粗鎔鉛質軟俱不及鋟木之工緻茲刻單字計二十五萬餘雖數百十種之書悉可取給而校讐之精今更有勝於古所云者第活字版之名不雅馴因以聚珍名之而系以詩稽古搜四庫於今突五車開鋟思壽世積版或充閭張帖唐院集周文梁代餘同爲製活字用以印全書精越澀冠儒昨歲江南所進之書有明活字版第字畫不工且多訛謬耳宣猶鄙棗儲機園省雕氏功倍謝鈔胥聯版事堪例埏泥法似疎毀銅昔悔彼康熙年間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刻銅字爲活版印蹟工貯之武英殿歷年既久銅字或被竊缺少司事者懼干咎適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遂請毀銅字供鑄從之所得有限而所耗甚多已爲非計且使銅字尚存則今之印書不更事半功倍乎深爲惜之今刊木此甄予既復羨梨棗還欲慎舍魚成編示來學嘉惠志符初乾隆甲午仲夏

採訪書

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二十日奉上諭國家當文治修明之會所有古今載籍宜及時蒐羅大備以光策府而裨藝林因降旨令各督撫加意採訪彙上於朝旋據各省陸續奏送而江浙兩省藏書家呈獻者種數尤多廷臣中亦有紛紛奏進者因命詞臣分別校勘應刊應鈔以廣流傳其進書百種以上者並命擇其中精醇之本進呈乙覽朕幾餘親爲評詠題識簡端復命將進到各書於首用翰林院印並加鈐記載明年月姓名於面頁俟將來辦竣後仍給還各本家自行收藏其已經題詠諸本書館先行錄副將原書發還俾收藏之人益增榮幸今閱進到各家書目其最多者如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爲數至五六七百種皆其累世弆藏子孫克守其業甚可嘉尚因思內府所有古今圖書集成爲書城鉅觀人間罕覯此等世守陳編之家宜俾尊藏以永留貽鮑士恭范懋柱汪啓淑馬裕四家著賞古今圖書集成各一部以爲

好名之勤又如進書一百種以上之江蘇周厚堉蔣曾榮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瑮及朝紳中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亦俱藏書舊家並著每人賞給內府初印之佩文韻府各一部俾亦珍為世守以示嘉獎以上應賞之書其外省各家着該督撫鹽政派員赴武英殿領回分給其在京各員即令其親赴武英殿祗領仍將此通諭知之

鳳眼草

椿樹之臭者一名鳳眼草以其子結瓣中如目之有珠見東省養蠶成法

春秋二妙軒

予令兩當時因城北羅氏廢園有紅梅一株金桂一株相倚野田中為牧豎樵童所採折梅已老幹扶疎矣此花廿省絕少兩當地近蜀故尚有之余欲圍墻搆軒名曰春秋二妙軒以為此地生色其家固辭焉蓋邊人愚朴不好事如此

龍虎詩

山陰葉蘇南所藏龍虎二詩為任邱邊隨園君連寶作李明府法孟書邊因李字而為詩李因邊詩而作字勃勃俱有生氣真兩絕也龍詩曰龍之為靈昭昭也不獨其真畫亦然出沒變化天機全畫工真奪化工權昔傳人見畫龍驚走且定知所見之眞非好手果是僧繇與道元會應畢筆鮫虬吼乃知打開後駛飛上天虎頭非痴理誠有葉子爐南所著畫龍自前代歷世相傳數百載每當大會懸中堂風雨晦冥弄光怪一朝忽被回祿災騰空蜿蜒飛殘灰葉君撫腕惜法物欲從筆底起風雷謂余筆有生龍氣雖已荼毘可立致願君一為噓死灰行間颼颯蚴蟉勢想渠自是洞庭君已隨烈燄飛將去勝句尋能幹使回賴有龍顋天門李十二豪端蜿蜒飈颻衔衔髻彫牙爪相攫拏君家眞是御龍手如椽大筆為龍攄葉子好藏休掛壁恐向此間飛霹靂李跋云龍南偶以畫龍行乞諸徵君邊隨園且以屬孟書敘兩游園援筆立成風雨驟至眞神品也乃謙不自承刻劃過當使書者腕態彌增豈受我乎虎詩曰點有蹲踞形徵習騰踔勢戈如齒與牙鉤如爪與距奇哉亦理（李跋）書之作字伸縮變化難思議如畫龍便得龍神如畫虎便饒虎氣四座且勿崩聽我究其端葉子持酒杯再拜說向我我家不獨龍有虎配其左一雙好敵頭可惜同日火當其未火懸廳事十里何曾聞犬吠魑魅罔兩不敢過狐狸奔竄鼯鼪避戟拚燕頷牙鬚雄犀芒作作夾雙瞳坐客對之毛髮豎六月瞭痒生腥風我聞怵惕不能息而如泥土無人色癖公畏似如畏眞（見隨園集）我更畏自口中說亦理據案忽大吼解衣磅礴神威抖發時髯鉢催成詩生活於花落君手此幅却非前幅比任其挂壁而已矣巧偷豪奪遭咥凶孰能探穴取虎子李跋云余畫龍之翌日葉公又以畫虎行見屬亦隨園作也因仿其詩體為字

甘肅硯材

洮硯出岷州洮河中土人於河中擇其石之細潤者為之多天然形有純黑色者有微綠色者宋孝宗賜周必大洮河綠石研有御銘洮瑷二字崆峒硯出平

涼縣空同山淡紫色有紫色而多黃暈者色頗佳但微滑耳賀蘭硯出寧夏賀蘭山筆架峯下色多紫肝頗類端石亦堅硬然細潤終不及土人呼曰賀𧮫端栗亭硯寰宇記同谷縣有栗亭鎮工部發秦州詩云栗亭名更佳即此地（高橋硯）（[illegible]李太白栗亭硯詩[illegible]云敎十一贈栗亭硯）今屬徽縣去縣西三十里此地不產硯秦州所屬之禮縣產硯名曰禮研亦曰栗亭研吳學使綬詔試秦州時曾以栗亭硯歌試諸生其硯有綠豆色而多黑暈者有紫紅色者

山右硯材

渾源州五臺縣出硯淡紫色保德州亦出硯有綠色黑色二種其受墨如歙但較粗耳垣曲縣亦出硯黑色頗潤北方無良工不善琢磨故不能行遠

題畫竹

副都御史李公世倬正黃旗人善乾墨皴畫用已悉神穎為之妙絕一時余見其畫獨立石一塊修竹一叢瀟逸高雅尤稱神品有題云幃風淇澳之篇所以美

武公若切磋琢磨自修之功無已所謂不假矜持自然嚴密者也又豫之六二
介於石不終日貞吉不爲豫溺不干不求不耆靡與靜處堅守豫將自定爲二
者皆修身勵行之急務寫之者非虛謂也是能因書見道賢於書師遠矣

紀功碑

西藏大卜喇嘛刻有紀功碑題云雲山爲劍鳳樹爲旗用彰我武永靖邊夷但
朝代年號不可考

西北食穀

西北食穀有青稞（本草綱目李時珍云穬麥是大麥中一種皮厚而色青者）苗穗如大麥有帶殼無殼二種
作炒麪佳有燕麥葉如麥而長一穗數十梗每梗穗垂如燕飛舞狀其麥細而
長有苦蕎花梗皆淡綠色作麪食其色綠而微苦皆他省所無者按古樂府云
道傍兎絲何嘗可絡田中燕麥何嘗可穫言虛名無用也今則有食之者矣

袍掛色

近時袍掛之制競尚雜色掛子正色尚天青一名佛頭青又有紅青元青葡萄
青之屬袍子正色尚寶藍又有駝絨庫米庫灰京醬蝦青金古銅火香玫瑰紫
醬白泥金色之屬

無目書

賀椿字壽木山陰人無目能詩能書予見其箇二楹山人齋鉅詩字甚結搆行
款位置一絲不亂即使有目者書之亦可謂佳真足奇也（明唐汝詢仲言華亭人五歲而瞽經史子集皆以耳授遂工詩文所著有編蓬集姑蔑集及唐詩解行世武康顧人又有李璞鄞縣人瞽而好書能詩與客對相適以筆所書有盥盥集鄮郡郡編永泰錄傳史稿雜阮衍爲作傳奇人傳）

驪山溫泉

驪山在臨潼縣南溫泉在山麓神樓之下即發源處也周方可十丈許甃石爲
暑深可二尺餘流出天井內爲池不方不圓形製甚古稍前左出一池爲行人
洗浴之地又左出一池爲女湯圍墻構屋門有碑禁止閒雜人窺伺又左出客
館下甃一池方可五尺許中嵌圓石一塊有孔七水從孔內湧出即俗呼爲太
子池者再直出流於墻外爲男湯聽人洗浴矣右出者入新客館內軒下一方
池甃石甚深水從牛眼圓孔噴出直前一屋內亦一方池此皆上客所浴者凡
流水之處皆暗行無迹其水絕無硫黃氣夏日溫溫可人亦不過熱浴罷習習
清風生兩腋矣樓上祀二水母三秦記云秦始皇至驪山與神女遊神女唾之
遂生瘡始皇謝神女爲出湯泉而洗除所祀水母亦神女之流與池旁有唐燕
國公張說溫泉箴刻石壁間箴曰東山少連曰元冥氏之子曰壬夫安祇融氏
之女曰丁辛俱學水仙是爲溫泉之神爲帝命之救萬蟲滯結腑藏達肩膝
泄下人多賴上帝是崇有飛廉氏之佚女妬之將欲大風其功故人溫泉必齋
以洗心戒以防患恕以利物含生之疾我願除祓（祓音夭地反物爲祓天反時爲災又音軒元結中興頌詞除祓）
二神嘉之吹湯激邪珠迸雷衆滴汩楊華此其效也若入溫泉僻心穢行
惡狀淫形居食失節動出躁輕二神醜之不匡人命飛廉佚女以禍釁人是走

痊芒風瘋眩鬨之病夫有靈之醫照合神理無恒之醫身爲慾使莫之發傷之
者至矣是以君子愼其微也治平（宋英宗年號）丁未縣令尹光臣立石虞部員外郎
楊方平書丹

春韭秋菘

河東襄陵縣產韭芽絕品也冬十一月間即有之肥壯而味美以視他方之韭
黃蓋不止十倍勝矣保定安肅縣出黃芽菜一名白菜即菘也有重至二十餘
斤者其種甲天下昔文惠太子問周顒何菜食味最勝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予因有句云襄陵春韭安肅秋菘

琴磚

余鄉有琴磚大小不等大者長可三尺餘寬八九寸厚四五寸空中穴兩頭有
光素者有錦紋者此物皆於土中得之乾隆間有掘得古塚者內多此物未審
起於何時但相呼曰琴磚設鼓琴於其上當助佳音人家多橫置魚缸之上雅

以花卉竹石最雅樸下老人筆記云余鄉多郭公磚體製不一以長而大者爲貴江南人愛之以爲琴几架滌陽尤多郭公不知何時人聞嘉靖元年會城撫軍命元百戶脩月堤偶發一古塚磚上有朱書曰郭公磚郭公墓郭公逢着元百戶巡撫差爾修月堤臨時讓我三五步元以呈巡撫巡撫曰讓彼十數步何止三五步也家大人語小子曰此磚昔但以空心名後以爲宜於琴也遂以琴名

華嶽形

華山有芙蓉落雁玉女三峯突兀秀拔一如削成矜鑠鬱縈縹緲萬狀去華陰縣南十里經其地者罕覩全形故諺有華山不傳影之語余於甲午冬十一月過此適值天陰日光不流雲氣翕歛高天作紙厚地爲臺一幅西嶽全圖相盤托出不特蓮瓣重疊仙掌分明即虬樹點靑氷泉拖玉歷歷可指眞不世之遇也一路應接不暇從華陰縣西王猛墓下觀之中峯挺出兩峯夾輔宛如一山

字從嶽廟後登萬壽閣觀之俯仰崚嶒宛一魯司寇冠益嘆前人設譬之妙

鸜哥木

潞州有木作銅綠色土人呼爲鸜哥木得之山谷澗水中亦由浸漬而成不知係何木也作朝珠輕而不俗惜無甚大者按桂海虞衡志龍骨木木色翠青狀如枯骨殆其類歟

歌風臺

徐州沛縣歌風臺在城東南濱運河北岸有宋書漢高祖大風歌銅碑字寬可四五寸長可七八寸書法懸針字象鐘鼎古氣磅礴逼人上覆以瓦屋頗堪經久然撫榻日久大有快劍斫斷生蛟龍之勢相傳爲蔡中郎筆每嘆漢人碑無書者款識使後人無繇揣摩不得其眞以切爾往亦是恨事如魏大饗碑相傳爲梁鵠書受禪表勸進碑以爲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三體石經遺字爲蔡邕書大饗記殘碑亦疑爲鍾繇書皆屬臆度無可據也但取佳爲貴耳

羅漢果

安縣城西西巖寺有羅漢松二株大可合抱結果如人形長可半寸許頭身頸項宛然胸前兩出如合掌狀名曰羅漢果八九月熟可食（朱子有羅漢果詩）

區田

農政書有區田一法云成湯之世七年旱民不爲災賴伊尹區田之法其法每田一畝分爲二千六百五十區除田膝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收穀一斗每畝可得穀六十七石五斗（按後漢書劉般傳顯宗時下令禁民二業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是區田法曾行於漢矣）氾勝之曰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王禎曰按區田地一畝闊一十五步每步五尺計七十五尺每一行占地一尺五寸該分五十行長一十六步計八十尺每行一尺五寸該分五十三行長闊相乘通共二千六百五十區空一行種一行隔一區種一區除空隔外可種六百七十五區每區深一尺用熟糞一升（將生糞窖罨瀝流卽爲熟糞）與區土相和布穀勻覆以手按實令土種相

着苗出看稀稠存留鋤不厭頻旱則澆灌結子時鋤土深壅其根以防大風搖擺古人依此布種每區收穀一斗今人學種可減半計諸山陵傾阪及田邱城上皆可爲之其區當於閑時旋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節次爲之不可貪多古人區種之法本爲禦旱濟時如歲歲如此種藝便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犁但鏊鋤墾斸又便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足食家口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分工定爲課業各務精勤若糞治得法沃灌以時人力既到則地利自饒雖遇災不能損耗用省而功倍田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期可必賈思勰曰區田以糞氣爲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邱城上皆可爲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天旱溉之一畝常收百斛又曰兗州刺史劉仁之昔在洛陽於宅田一十七步之地試爲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矣少地之家所宜遵行元扈曰區收一斗畝六十六石卽區田一畝可食

二十許人矣蓋古今斗斛絕異計如今之畝若斗則每畝可收十數石窮實遠水之地止應種旱穀若鑿井爲水田則炎天燥土一井所灌其潤幾何必須數民爲區田家各二三畝以上一家糞肥多在其中遇旱則汲井溉之（水頻灌[illegible]少反傷禾）此外田畝聽人自種旱歲豐年可以兩全即遇大旱而區田所得亦足免於饑窮近時太原同知朱龍耀曾於署中後圃初試之每區得穀四升又試得五升刊有區田圖縱二十八稜橫二十六稜曰白處種穀黑處乃田塍初種未得法不可大密苗出之時一寸半留一株傍塍邊多一株每行十一株每區得一百一十株各製小鐵鋤寬一寸長四寸若鋤至八遍每一斗穀得米八升如雨澤時降則可坐享其成旱則澆灌多不過五六次按此法行於西北最宜山陵邱阜高阪傾坡無乎不可以近水爲上水遠者鑿其井甯不必牲畜止用人工合一家之男婦老幼皆盡力一畝之田糞以肥之耕以疎之水以潤之土以倍之雖大旱歲收每區得穀三五升一畝即得穀二三十石則一畝所獲已足贍養

一家且籽種亦大爲減省較之廣種薄收靠天聽命者相去遠甚此以人工盡地利以人力補天工不憂雨水之有無而自致盈寧眞禦旱之奇方而警惰之妙用也是在人爲之耳（近時[illegible]全祖[illegible]事[illegible]於康熙[illegible]試之[illegible]每畝得穀三十六石二十[illegible]五石不等刊區田[illegible]傳之大）（然其法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多）

太極石

晉陵（今[illegible]）城北大王坪產太極石亦名墻石橫取之則青質之中白色圈圓宛如太極圖直取之則白質絲出層層直上儼若浮圖形居人取以爲屏有友曾遺我因爲贊曰突兀浮圖犖於阿育有巧山靈生成石腹惟層十三高標其蓋昔鑄黃金今幻白玉我愛天然爲屏以蓄

通臂猿

予在天津見一通臂黑猿兩臂長過膝伸於左則左更長而右短伸於右則右更長而左短宜其輕身善緣也明宣宗有御畫黑猿圖東南夾鎸剝加貢有黑猿

鴨腳樹

鴨腳樹予鄉林交村者大數十圍其枝出處可爲屋君民搭棚其上以爲吏所亦數千年物也以其葉形故名鴨腳以其果白故名銀杏二更開花三更結實又名公孫樹以其實久而後生公種而孫方食也又名平仲左思吳都賦平仲君遷註平仲之木實白如銀陳藏器以爲即銀杏也（俗名白果）君遷司馬溫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妳柿俗云牛妳柿是也（今俗名軟棗然亦[illegible][illegible]色）今之造扇用此柿油

玉棋子

肅州出白黑石一名把咱石堅如玉工人礎爲棋子質重而光沉當勝雲子梁武帝棋賦子則白瑤元玉殆其亞與夫棋雖小道實與兵法合精其藝者至有棋神（[illegible]近日棋神敵力何如）棋聖（抱朴子棋之無比者謂之棋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於今有棋聖之名焉）之稱而馬融王粲有棋賦班固有奕旨應瑒有棋勢李尤有棋銘王無功有圍棋詩王

元美有奕問予爲約其訣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心周局內神游局外國手之能事畢矣

大金川

西戎大金川番名促浸巢穴曰噶剌依（即刮耳崖）小金川番名儹拉巢穴曰美諾皆姓拉甯丹其居處總名寫非屋之小者名雞籠大者名碉房極大者名碉樓又名戰碉有菱花碉八角碉沙屑碉諸名其食曰糌粑其衣衫曰褚巴女衫曰東波裙曰[illegible]相巾曰哈達紙曰樺皮賊曰夾壩川家者曰蠻宋聚踏歌曰跳鍋莊牲畜曰烏拉番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元旦

聞見瓣香錄乙卷終

聞見瓣香錄

丙卷標目

高漫士選唐詩　蜻蜓花
武侯祠　書城十二圖
郭林宗墓隸碑　張獻忠祠
柳柳州碁　文章酒
高蹤詩　天牙石
尉遲敬德書　張桓侯書
蒂香　九頭鳥
皆山堂　勸同官詩
綠松石　大理石屏
鄭板橋家書　佳名
皮棗　火浣布
谷園印譜　陰騭文
蚕豹　黃葛樹
七賢柏　曹景完碑
方棗　慰忠祠
髮菜　錦竹
鐵線草　散阜箑
瓦當硯　木耶呢
六黃道時　書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瓣香錄丙卷

晉曲沃秦武域編亭氏纂

高漫士選唐詩

閩長樂高廷禮初名棅字彥恢號漫士明永樂初以布衣召授翰林待詔選唐詩品彙一書最爲善本不立格不分門但以五七言古今體分別類從各爲卷通得六百二十人共詩五千七百六十九首卷分九十定立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傍流諸品目因有唐世次文章高下而分別卷第使學者知所趨向大約以初唐爲正始盛唐爲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爲接武晚唐爲正變餘響方外異人等詩爲傍流又取諸家評論云夫文章者公器也然而歷代詞人志趣不叶議論縱橫使人惑於趨向今取其正論悟諧迷錄之其或文備奇解過中之說一無取焉此其所以善也以觀唐人芮挺章之國秀集元結(次山)之篋中集殷璠(丹陽進士)之河岳英靈集(皆五言詩)高仲武(渤海人)之中興間氣集姚

合之極玄集(皆五言詩)韋莊之又玄集韋縠(蜀人監察御史)之才調集宋太宗詔編之文苑英華(共一千卷詩二百卷)宋人姚鉉之文粹王荊公安石之百家選(晚唐人多)洪文敏邁之萬首絕句毛直方(建安人)之詩宗至玉府劉應幾(安成人)之詩統郭茂倩(太原人)之樂府詩集趙師秀紫芝之衆妙集(但選名句)周伯弼(名弼汝陽人)之三體詩金人元遺山好問之唐詩鼓吹(皆七言律)元人楊士宏字伯謙(襄城人)之唐音諸選可稱各體大備後之選詩者多取裁焉又其論詩云詩自三百篇以降漢魏晉過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得二者之中備風人之體惟唐詩爲然初唐聲律未純晚唐氣習卑下卑卑乎其可尚者又惟盛唐爲然故其選專重盛唐可謂具眼按楊升菴丹鉛總錄云五言古詩漢魏而下其響絕矣六朝至初唐祇可謂之半格(按鄭調謂以白香山小閣閒坐詩爲半格詩謂上六句爲古體後六句爲律絕體)又曰近體作者本自分晚能者亦能區別高棅選唐詩正聲首以五言古詩而其所取如陳子昂故人江北(選作洞庭)去楊柳春風生李太白去國登茲樓懷歸傷暮秋劉眘虛滄溟千萬里日夜一孤舟措盻空色不映水秋聲多在山皆律也而謂之古詩可乎譬之新寡之文君屢醮之夏姬美則美矣謂之初笄室女則不可於此有盲於取損補而充完璧以白練而爲黃花苟有勝媚必售其欺高棅之選誠盲於也近見蘇刻本某公之序乃謂正聲其格渾其選嚴噫是其勝媚乎王阮亭歐云宋元論唐詩不甚分初盛中晚故三體鼓吹等集率詳中晚而略初盛攬之憒憒楊士宏唐音始稍區別有正音有餘響然猶未暢其說間有舛謬迨高廷禮品彙出而所謂正始正音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餘響皆井然矣獨七言古詩以李太白爲正宗杜子美爲大家王摩詰高達夫李東川爲名家稍謬是三家者皆當爲正宗李杜均之爲大家岑嘉州而下爲名家則確然不可易矣舉人復起不易吾言要之二論可以參觀究無害於佳選也

蜻蜓花

黃牛舖在寶雞縣南九十里時值六月余入蜀過此見道傍有花叢叢作深翠

色花瓣五出如水仙中心含蕊開瓣如展蜓翅花後挺一梗可半寸許宛如蜻蜓身亦翠色開時側出綴枝上枝條細長而硬葉四出如火燄狀叢生似旋春橫看宛如蜻蜓飛舞詢之土人不識其名余名之曰翠蜻蜓花因思花之碧者自紫蝴蝶(一名扁竹葉側出如手掌形即射干)僧鞋菊(一名雙鸞菊又名卷僧帽)翠蛾眉(即淡竹葉一名碧蟬花)之外不概見登此亦大爲群芳生色矣

諸葛祠

沔縣東郭道南有漢丞相諸葛武侯祠甚宏敞祠內古柏參天繞以凌霄花余於六月間過謁花開正旎堂中有石琴一張上刻章武元年四字以木匣之其聲清越云是公物起祠時土中所得者殿前有金桂二株在左者圍三尺餘在右者岐出圍尺餘又有枇杷二株圍亦尺餘定軍山即在祠後沔水南公墓存焉王漁洋蜀道驛程記云沔縣諸葛墓前有祠遺像儼然祠堂後有琴室石琴傳是公所御者今逓移置於堂上矣

書城十二圖

金匱少宗伯小山鄒公一桂曾畫書城十二圖進 呈曰梅花書屋紅杏書樓碧梧書館青蘿書齋綠天書塢天香書院萬松書巖秋林書閣迎雲書閣聽泉書榭印月書堂

林宗墓隸碑

介休縣城東漢郭林宗墓有蔡中郎所作碑銘即自謂銘辭無愧色者相傳爲邕八分書今其碑嵌壁間不存一字亭堂前有二碑並立一爲太原傅山青主隸一爲金陵鄭簠汝器隸俱極完好搨工每刪其名字以欺人曰蔡中郎書其實非鄭即傅非中郎筆也堂匾曰清妙堂亦傅青主行書

張獻忠祠

梓潼縣北二十里七曲山有梓潼帝君廟內有風洞樓傍有碑記云余來牧左綿間之綿江令李公德涵謁帝君廟中有綠袍金面者乃殘賊張獻忠像也蓋因賊屬戮蜀中至此見神家廣堂對聯有卒適符賊之姓名故僭冒神族而不敢毀左右居民畏而媚之塑像於茲其妄已甚相沿日久復訛爲之說曰此即文昌化像也又何其侮慢神靈至於此極也予奉委協平梓潼道路謁神祠至風洞樓下果見有綠袍金面猙獰與當者其爲賊像無疑立命役毀廢之以正賊大逆不道毒害生民之罪更焚而棄之於道塗俾往來牲畜蹂而溺之以洩人忿以除淫祀以正風化使亂臣賊子之屍像雖千百年後猶不免於誅戮可不猛省而相勸爲忠臣孝子也乎乾隆五年十月直隸綿州知州柳城安洪德勒石夫以獻賊而猶祀之蜀民其無天良矣然祀之且將百年守斯土者其謂之何安公此舉大快人心夫天下淫祀多矣吾願守土者尚留意焉如香山碧雲禪院逆閹魏忠賢之墓碑御史張公瑗于康熙四十一年奏毀劉平劍閣鄧艾祠劍府黃公廷桂碎其像改祀姜平襄侯維此等舉動有俾世道人心不淺（按分甘餘話蜀劍州西鄙有小廟祀鄧艾阮亭賦絕句示州人云中原甘毀青詔廟當侍講筵裴卑祠劍閣靈今但飾繡衣刻豕屬晦劍兒浮鳥銜云蒸）

聞見瓣香錄 丙卷 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柳柳州書

柳州府署內有柳子厚書石一塊長可一尺寬七寸上書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匕首磔邪民制九醜元和十二年柳子厚書相傳可以避災害人多搨者上用柳州府印一顆以爲真（按龍城錄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士俟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皆聞所謂柳州者乃後人贋作也）

文章酒

京都雅尚五加皮酒陶隱居曰五加釀酒主益人譙周巴蜀異物志文章草贊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文章草即五加皮也五加皮酒可名爲文章酒

高擬詩

乾隆丙戌高擬貢使洪文焌號葆光子能詩余見其詩二十餘首有遊斯亭詩云側立蒼崖雲樹籠短筇隨入澗聲中亭前幽草侵堦綠詩上餘花倒水紅落日短碑遺墓在斜風高檜古祠空天磨山色依微見飛鳥橫邊一徑通一起頗爲雄傑餘雖淺而不俚又如喜晴句云雞色虹收雨斜陽鳥沒雲曉行句云山懸將落月天擁未舒雲三日句云桃花新上巳芳草古江南皆明秀可喜其恭字作恭寫人字以慎字代之未審何謂

天牙石

成都有天涯地角二石不知所自游宦紀聞云地角石在羅城內西北角高三尺餘王均之亂爲守城者所壞今不復存矣天涯石在中興寺耆老傳云人坐其上則腳腫不能行居人不敢踐履今在東門內寶光寺之東偏其石高可七八尺上銳下寬寬可三尺餘厚可二尺餘土人云康熙間制府年公羹堯曾欲窮其根使掘地至二丈餘其下逾大遂復掩之居人以爲神因搆祠以祀與紀聞所載人可坐其上者不同余訪古曾至其地見祠匾云天牙石不覺啞然昔

州有吳元濟廟宋王審知祭始毀之狄道有宋卓將高適火之又聞有浩洒舊聞顯者不可解

張溫問秦宓曰天有目乎宓曰有之詩云乃眷西顧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詩云天步艱難若無足何以步之夫天即有目有耳有足其有牙亦宜友人即戲問余曰天有牙乎余曰詩云上帝居歆若無牙何以食之相復一笑

尉遲敬德書

蘭州龍尾山華林寺有禪院門額曰第一山旁款小字爲尉遲敬德書書法遒勁近晋人以一山二字配第字章法亦奇猛將又復能書眞可異也

張桓侯書

丹鉛錄云涪陵有張飛刁斗其銘文字甚工飛所書也張士環詩江上祠堂嚴劍佩人間刁斗見銀鈎金石備考渠縣八濛山有漢張飛勒字山即桓侯破張郃處題名云漢將軍飛率精卒萬人大破賊首張郃於八濛立馬勒銘（按此山桓侯之口鼓樹雄壯文士不能）

番香

洮岷間出青木香（即柏）喇嘛僧以此供佛充貢西藏出臧叭香一名黑香喈喈香一名白香藏僧以此供佛充貢其香皆有別致

九頭鳥

九頭鳥（江漢有鳥九首裴建注蠻雷鳴鬼鳴九頭鳥也）蜀中有之蜀多山近蠻故多異物常於昏夜陰雲微雨時飛鳴而過余在成都曾屢聞之其聲不一人家以爲不吉多鳴鑼爆竹以禳又謂其一頭爲啖天犬所噬常滴血滴於屋上不祥甚亂西遊記之說俱誕可笑（按歐陽公鬼車詩亦有此說云天昏地黑有一物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又云其名爲鬼車夜載百鬼凌空其聲小身甚大翅如車輪排十頭凡鳥有一口其鳴已啾啾此鳥十頭有十口口插一舌啜一口出一聲千聲百聲更相酬昔時周公居東周厭聞此鳥憎若讎夜呼庭氏率其屬彎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自從狗嚙一頭落斷頸至今青血流又云有時餘血下點汙所遭之家家必破按小說載周公居東都惡此鳥命庭氏射之血其一首餘九首）予友王君議曾於綿州見之鄉人於山中所得者其大頭下有小頭八相夾而開眼啃皆同羽毛爲紫黑色翼長可三尺餘無被噬滴血者殺博物志云鄭氏夜有佛鬼車乘燭光而下翼廣丈餘九首互相低昂其家呼犬持杖逐之墜一羽長三尺色類鵝雁

皆山堂

余在兩當縣構一堂取歐陽瓌瀚皆山也之句名爲瓌山榜已署矣示吾弟薇邨易爲皆山因爲之賦宋桐門樹穀來宰邑謂余瓌山不及皆山之雅署榜項當易之因憶余鄉有白石園乃明宗伯李莊簡公浩之子白石山人鋐別業後易主更曰瑞石園一字之更雅俗判然可悟行文鍊字之法

勸同官詩

犍爲李公峨峯抜觀察荊南時有勸同官詩八首刻於道署官廳之壁前云宋眞西山先生帥長沙日有湘亭論屬詩肫誠愷惻藹然儒者之言乾隆丙戌予守長沙得故蹟壁間讀集傚顰引而伸之成絕句八首以示同官共勉良吏今移鎮荊南并瑕疵巽胞與不殊爰訂同志刻置座隅紬繹斯旨痌瘝一體之意

必有油然自生者矣首章云從來官吏與斯民大造生成賦予均豈侯賦鳳知好惡殺身處地即同仁次章云本是同胞一體親奈何秦越視猶倫奸將民事爲家事況聚縲冠數比鄰三章云旣以脂膏供爾祿漸絲情忍空抒軸願勤恤字省催科人過石壕無夜哭四章云須知辦獄切吾身休逞刑威嗜吏嘆堂下剝膚皆赤子相觀那無淚霑巾五章云此邦夙號唐都古士樸民淳歌樂土聞赴皆對過化鄉政釋誰繼前人武六章云我輩當如漢吏循龔黃軌範尚堪遵雉馴虎渡非神術只在慈祥片念眞七章云今日湘亭一杯酒醒香誰出三閭手華筵暫解新思幷父母之名能副否八章云敢煩散作十分春爽魁臉闔獨飲酣解使陽和生柔谷宰官何處不經綸

綠松石

鄖陽竹山縣南四十里了角山產綠松石以視西藏之松蕊石鈇綫較少但堅硬不及耳時人珍重之與珊瑚等

大理石屏

余曾見大理石屏二僞之說曰雲南點蒼山石屏風二其一寬二尺高殺其五寸厚四分許上有旭日初升於高峯之巔露其半岳山正黑有白雲線繞蓊勃於山腰深谷之間宛有日出雲收氣象其一高尺有八寸寬殺其三寸厚亦四分許上有怪石橫臥玲瓏透剔雖善畫者亦難摹擬其狀有鳥跂於凸回顧竦望宛有英雄獨立氣象夫石孕於山誰入其間而紿之天地生物負奇突然其厚僅止數分視其面如是其背又復有異設工不良取之非其地或過不及皆不能成形以致人愛翫工亦巧矣嗟呼天地生物待人成能若此哉

鄭板橋家書

維揚興化鄭板橋大令燮有與其弟家書十六通其自敘云板橋詩文最不喜求人作敘求之王公大人既以借光爲可恥求之湖海名流必至含譏帶訕遭其荼毒而無可如何總不如不敘爲得也幾篇家信原算不得文章有些好處

大家看看如無好處糊窗糊壁覆醬覆盎而已何以敘爲今觀其書凡天道人事治國齊家讀書訓子仁民愛物鉅而經術文章細而田宅墳墓靡不講究包括具有卓識創解其曰天道福善禍淫彼善而富貴留淫而貧賤理也庸何傷天道循環倚伏彼祖宗貧賤今當富貴留祖宗富貴今當貧賤理也又何傷天道如此人事即在其中矣　和尚是佛之罪人殺盜淫妄貪婪勢利無復明心見性之規秀才亦是孔子罪人不仁不知無禮無義無復守先待後之意　先朝董思白我朝韓慕廬皆以鮮秀之筆作爲制藝取重當時思翁猶是慶歷規模慕廬則一掃從前橫斜疎放愈不離齊愈覺妍妙二公亦以大宗伯而老於家享江山兒女之樂方百川靈皐兩先生出慕廬門下學其文而精思刻酷過之然一片怨詞滿紙悽調百川早世靈皐晚達其崎嶇屯難亦至矣皆其文之所必致也　讀書四書之上有六經六經之下有左史莊騷賈董策略諸葛表章韓文杜詩而已只此數書終身讀不盡終身受用不盡　堪輿家言亦何足信吾輩存心須刻刻去澆存厚雖有惡風水亦必變爲善地此理斷可信也　東坡一生覺得世上沒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處愚兄平生漫罵無禮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長一行一言之美未嘗不嘖嘖稱道　凡人於文章學問輒自謂已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僥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豈得以此驕倨朋友　誠知書中有書書外有書則心空明而理圓湛豈復爲古人所束縛而略無張主乎豈復爲後世小儒所顛倒迷惑反失古人真意乎　我想天地間第一等人只有農夫而士爲四民之末農夫者苦其身勤其力耕種收穫以養天下之人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吾輩讀書人入則孝出則弟守先待後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所以又高於農夫一等今則不然一捧書本便想中舉中進士作官如何攫取大錢造大房屋置多田產起手便錯走了念頭後來越做越壞總沒有個好結果其不能發達者鄉里作惡小頭銳面更不可當夫束修自好者豈無其人經濟自期抗懷千古者亦所在多有

而好人爲壞人所累遂令我輩開不得口一開口人便笑曰汝輩書生總是會說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說了所以忍氣吞聲只得捱人笑罵　吾邑婦人不能織紬織布然而主中饋習鍼線猶不失爲勤謹近日頗有聽鼓兒詞以鬬葉爲戲者風俗蕩軼亟宜戒之　近世詩家題目非賞花即讌集非喜晤即贈行滿紙人名某軒某園某亭某齋某樓某岩某村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今日才立別號明日便上詩箋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吾弟欲從事於此可以終歲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慎題目所以端人品厲風教也　孔子讀易至韋編三絕不知翻閱過幾十百遍來微言精義愈探愈出愈研愈入愈往而不知其所窮雖生知安行之聖不廢困勉下學之功也　天地生物化育劬勞一蟻一蟲皆本陰陽五行之氣絪縕而出上帝亦心心愛念而萬物之性人爲貴吾輩竟不能體天之心以爲心萬物將何所托命乎　讀書中舉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作個好人可將此書讀與二嫂聽使婦

人知愛子之道在此不在彼也　彰善癉惡者人道也善惡無所不容納者天道也　作爲如堯舜且有太盡之巢則何事而可盡也留得一分做不到處便是一分蓄積天道其信然矣且天亦有過盡之弊天生聖人亦屢矣未嘗生孔子也及生孔子天地亦氣爲之竭而力爲之衰更不能復生聖人天受其弊而况人乎　富貴足以愚人而貧賤足以立志而濟慧　昔有人問沈近思侍郎如何是救貧的良法沈曰讀書其人以爲迂闊其實不迂闊也東投西竄費時失業徒喪其品而卒歸於無濟何如優游書史中不求獲而得力在眉睫間乎

古人云諸葛君眞名士名士二字是諸葛纔當受得起近日寫字作畫滿街都是名士豈不令諸葛懊羞高人齒冷　凡所節錄皆可作坐右箴者而謂狂者而能之乎非見道者而能之乎

佳名

乾隆庚子科湖北武鄉試取中第一名萬世濤第二名普天樂可知佳名亦有益也

度索

余昔解餉由灌縣之汶川縣見綠江多溜索兩山東過江水奔悍舟既難施土人絞竹爲索倚木石釘於兩岸左高右俯斲木如瓦長可二尺許合縛於索上復以人物縛於木瓦上一放手如箭離弦至對岸矣丹鉛總錄云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後漢書跋涉懸度注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按今松茂之地皆有此其河水險惡既不可舟梁乃施植兩柱於兩岸以繩緪其中繩上有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則以繩縛人於橦上人自以手緣索而進行達彼岸復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非目見其制不知其解唐岑參招北客文復引一索且名爲笮人懸半空度攸緣繫處如鳥兮威如猨攸往還來幸不害即此

火浣布

火浣布予妻弟劉友山有家藏一塊背索緞之長可尺餘寬四寸其色灰按疑譌所譌其毛事灰色如最粗之繭取一縷爇之赤若已燼者出火如故倍潔白按逸周書有火浣布贊云火浣之布入火不滅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皎然疑乎雪是色白也大荒西經注云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東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燃火中有白鼠時去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澣布是也異物志云斯調國在南海中有火洲其上有野火木生其中采其皮績爲布十洲記云海中有大洲洲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汙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是火浣布有鼠毛所織木皮所織之不同後漢西南夷傳火毳即火浣布也字從毛緝獸毛以織是已魏志景初明帝年號二年二月西域獻火浣布元史別怯赤山出石絨織爲布火不能然楊升菴云火浣布出蜀建昌其白如雪出於石縫元史所謂石絨也坤輿圖說記亞細亞海中日祭波里島有火浣布乃煉石爲之此又後出之二種也吳白華學使省欽火澣布詩云儋州海棠砦六月凝寒參兵家撤絨作

爲布文闌干一幅僅盈尺八幅名一端受賀苦爲重濕腐含濡浸但納獎炙汙何補裝衣罩我欲撣裂之館吏請少安謂足昇炎儀垢膩無留觀本非麻與麻亦非貂與鼬並非白獸毛綵毬徒歎翻山崖不燃草扶寸根狐腋采之旋紉之抒柚責人官獻者報章易勝者連筒難誰謂火性酷生氣中不乾誰謂火德旺陰氣常作嚴至人戒語怪块軋洪鈞完升菴辨石絨所見非不刊焉得鍾厝障萬頃橦花攢奇溫被華裔恣蹶餘歎玆布信可棄勿燎脂膏殘玆草倘可拾且供薪釜爨據此則又草根所緝者至其幅短而質粗類予所見或近而可信云赤翟火浣布有三種畢方鳥者一端數金瞰樹木者一端百金火鼠毛者一端千金

谷園印譜

谷園印譜如皋許容寔夫篆燕越胡介祉循齋藏共六册册百方皆閒雅語篆法精工章法妥帖雖高古不足秀妍有餘其文有秦文漢文大篆小篆古文鐘鼎文鳥迹文龍書文虎書文墳書文石鼓文玉箸文殳書文倒薤文懸針文鵠

頭書倉頡章方賜尉陳公碑文正韵篆尚方大篆蝌蚪 嶧山石刻文圓朱文柳
葉文切玉文細銅文鐵線文細白文滿白文倒薤合懸針文纂文合漢篆其刀
法有正刀法單入正刀法雙入正刀法平刀法切刀法舞刀法衝刀法埋刀法
留刀法輕刀法澁刀法遲刀法遲澁二刀法拍上滑下二刀法亦近時之佳譜
也按古無印譜有印譜自宋宣和始後王厚之順伯亦有譜王球之弁有嘯堂
集古錄趙文敏子昂有印史吾邱衍子行氏有學古印式編錢舜舉吳孟思皆
有譜浦城楊遵宗道有集古印譜錢唐葉景修有漢唐篆刻圖書韻釋諸家皆
先後成爲搜羅所得不過數十方惟楊氏最多有七百三十一方迷明上海顧
氏汝修三世博雅搜購不遺餘力自秦漢小璽官印私印下迷唐宋元諸印記
得玉印一百六十有奇銅印一千六百有奇譜爲印藪一書而後古人典刑神
蹟所寄心畫所傳彪炳人間寔好古者一大觀也于時拘其能者有文彭壽承
號三橋何震主臣號雪漁（文衡山湖時人）金光先一甫諸人後邵潛有皇明印史（陳眉公序）

（云上自開闢大王上溯歷代以至名臣將相文學布衣各刻一印且省背面不發不載之春秋圖不得記不錄年之定錄也）胡氏曰從有印
存譜篆草譜程氏六水紫主臣篆爲譜張氏彝令有學山堂譜專家之譜始盛
於今矣唐啟士云漢有摹印篆其法平方正直繁則減少則增與隸相通六朝
爾降參用陽文終非古法唐用陽文始屈曲盤迴如所謂繆篆而古法漸廢王
阮亭云漢之繆篆卽秦之摹印與奇印存政云篆印雖爲物小不及一指大不
盈二寸其中段落結構豪宕縱橫寔具一篇好文字至於陰神靜氣忽聞忽吡
又不應作文字觀考古印皆官名人名以軒齋入印古無此式學古編云唐相
李泌有端居室三字白文玉印或可爲例至明何氏則以世說入印矣今則詩
詞無不可入印矣古印多用金玉銀銅爲之七修類稿云元末會稽王冕以花
乳石刻之今天下盡崇處州燈明石矣（青田石中有瑩潔如玉照之燦若燈輝者名燈光石也）賴古堂印
人傳云印用凍石自文國博始公在南監過西虹橋得老髯所賣石四筐解之
卽今所謂燈光也下者亦近所稱老坑得石後乃不復作牙章今則昌化田黃

最貴壽山魚腦諸凍亦不易得而芙蓉石（與壽山俱出福州）遍滿矣

陰隲文

平水（今汾州）樊氏有何雪漁手鐫陰隲文乃澤州陳相國說巖家物文共八十二
方朱文二十四白文五十八蒼老宏肆殆周櫟園所謂以猛利勝者

元豹

隰州之山有元豹焉其色黑映日則錢形見又有金錢豹黃質黑圈形如錢叉
葉豹色微白而文散松根豹似虎而小黃色蒼而文粗紅豹似文貍而大毛
長而微紅其皮皆可爲裘他如烏雲豹青辭豹則工人以沙狐皮而爲之以冒
美名耳非眞豹也又沙狐腦名天馬皮可爲裘之出鋒時尚之

黃葛樹

蜀中多異木黃葛樹連理木也余遊中巖時見石壁上如數百龍蛇交攫蜿蜒
盤繞飛騰直上雲際又見平地間怪石矗立數丈壟脈脂曲透漏嵌空然自雕

琢葉如榖橡蔭之皆樹身也（吳白華先生云余於敘州見所謂黃葛樹者幹枝後左怪詭百狀超光樂文者有歎觀樹歌屈時爲之時皆耳永鑒往有黃葛樹）

七賢柏

七賢柏在安縣大安山殿若菴前根一而幹七根圍數丈幹俱合抱亭亭直上
宛攢慈竹細葉下垂蔽紛如綠雲俗呼七賢柏蓋千百年物也余曾作歌紀之

曹全碑

曹全碑漢中平二年造字大寸許完好無缺石墨鐫華云萬曆初郃陽縣舊城
掘得此碑（孫承澤云碑出於郃陽之莘里村止缺一因字）之內稱全爲戊部司馬征疏勒王和德攻城野
戰謀若涌泉和德面縛歸死按范史和得射殺其王自立涼州刺史孟佗遣從
事任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已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諸國兵合三萬
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與碑文不合卽紀功者張大其詞
當時假難盧僞可以補史之訛且司馬爲曹寬非曹全豈范史傳寫誤耶嗟呼

觀於此碑史之失寔者可勝道哉（朱竹垞跋云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猶闕失載要當以碑爲正也）其書法遒古不減卒史韓勑等碑又一字無損眞可寶也友人云吾輩幸生此時猶得見漢人書法恐後世無復存者余曰神物顯晦有時寧無沉埋以待來者如此碑歐陽六一趙明誠都元敬楊用修諸公豈得見哉（王阮亭跋云此碑在漢隸中最爲完好書法遒美碑石出土于萬曆正金石志始載之金趙耿都求未見也）物之顯晦無定豈能常留於天地哉因錄其文以備攷君諱全字景完敦煌效穀人也其先蓋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機翦伐殷商既定爾勳福祿攸同封弟叔振鐸於曹國因氏焉秦漢之際曹參夾輔王室世宗廓土斥竟子孫遷於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風或在安定或處武都或居隴西或家敦煌枝分葉布所在爲雄君高祖父敏舉孝廉武威長史巴郡朐忍令張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廉謁者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都尉祖父鳳孝廉張掖屬國都尉丞右扶風隃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太守父琫少貫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君童齔好學甄極毖緯無文不綜賢孝之性根

生於心收養季祖母供事繼母先意承志存亡之敬禮無遺闕是以鄉人爲之諺曰重親致歡曹景完易世載德不隕其名及其從政清擬夷齊直慕史魚歷郡右職上計掾史仍辟涼州常爲治中別駕紀綱萬里朱紫不謬出典諸郡彈枉糾邪貪暴洗心同僚服德遠近憚威建寧二年舉孝廉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德弒父篡位不供職貢君興師征討有吮膿之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戰謀若涌泉威牟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遷右扶風槐里令遭同產弟憂棄官續遇禁網潛隱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復舉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祿福長訞賊張角起兵幽冀兗豫荊揚同時並動而縣民郭家等復造逆亂燔燒城寺萬民騷擾人懷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于時聖主諮諏羣僚咸曰君哉轉拜郃陽令收合餘燼芟夷殘迸絕其本根遂訪故老商量儁艾王敞王畢等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撫育鰥寡以家錢糴米粟賜癃盲大女桃婓等合七首藥神明膏親至離亭部吏王皐程橫等賦與有疾者咸蒙瘳悛惠政之流甚於置郵百姓繈負反者如雲戢治廧屋市肆列陳風雨時節歲獲豐年農夫織婦百工戴恩縣前以河平元年遭白茅谷水災害退於戌亥之間興造城郭是後舊姓及修身之士官位不登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嶽鄉明而治庶使學者李儒欒規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廓廣聽事官舍廷曹廊閣升降揖讓朝覲之階費不出民役不干時門下掾王敞錄事掾王畢主簿王歷戶曹掾秦尚功曹史王顓等嘉慕奚斯考甫之美乃共刊石紀功其辭曰懿明后德義章貢王庭征鬼方威布烈安殊荒還師旅臨槐里感孔懷赴喪紀嗟逆賊燔城市特受命理殘圮芟不臣寧黔首繕官寺開南門闕嵯峨望華山鄉明治惠沾渥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碑陰有處士縣三老鄉三老徵博士門下祭酒門下掾門下議掾督郵將軍令史都曹史守丞鄉嗇夫功曹郵書掾市掾主簿門下賊曹門下史賊曹史金曹史集曹史法曹史塞曹史部掾等名目皆醵錢

豎石之人也

方觚

余家植方觚二種干葉大可二寸餘四角之觚漸長故其形方黃者名黃金印白者名白玉璽諸家之譜皆所未見亦奇異也開時座客顧余曰其他動植之物有方者乎余曰有方桃見羣芳譜方竹見閩多有方魚見述異記方螢出廣東其狀正方皆異物也客曰有方人乎余曰有子貢是也一堂哄然（按山東閩云山益都有方柏盈一株偶見又家有方菊譜載翻譜之天津查氏名黃金印璽大說化淅川內說則金印大敢稱者別有法云異西落云向在江西維縣見方竿形如斗一枚可重三觔益土人繞樹作時塘方木欄於塘以龍成之如天生云作京都有方筍盧又有六物筍成亦皆以木範成之者）

慰忠祠

成都慰忠祠祀金川木果木死事諸臣乃觀察顧公光旭倡議共成者其中贈太僕寺少卿候補知府王如玉平陽襄石人也（李侯圖贈臨溪著有巖溪詩鈔）顧觀察擧泉集與學使白鎔集皆作江寧人恐訛以傳訛乎爲鄉人知之確特表出之

髮菜

髮菜出甘肅河州山溪石上青綠棻茸如髮土人取之撮爲團晒乾以貨筆以葱蒜浸以油醯下酒食之大可解酒留雅穢海藻本草一名韓生海島上黑色如亂髮又水苔一名石髮亦其類也

錦竹

錦竹細莖大葉叢生高者不過五六尺葉寬寸餘長可五六寸點綴堦砌間亦可玩余鄉書齋多植之此種竹譜所未載宛陵詩注錦竹草也似竹而班文別一種也

錢綫草

錢綫草碎葉黑硬如錢生玲瓏石上其石水土結成玲瓏嵌斗甚雅閩中見之（本草河山草部形狀與此異）

散卓筆

黄魯直云硯得一可以一生墨得一可以一歲故惟筆工爲難唐著名者宣州諸葛氏當時號爲翹軒寶繇至宋猶世其業熙寧（神宗年）後始造爲無心散卓筆（淡逸宋太宗時蜀人王著善書直緣中北筆全用勁毫散卓筆南中用者一管百錢）蘇子瞻亟稱之自海外歸用諸葛氏散卓筆嘆以爲喜事雖云筆妙亦與心手相習耳近張文敏公照其筆惟用湖人邱中黄所造而都門劉必通亦擅名焉昔人以尖齊圓健爲筆四德庶有合乎

瓦當硯

鄉衛氏藏有瓦當硯一背篆拱起文曰長樂未央王禕硯記云漢未央宮諸殿瓦其身如半筒而複簷際者有頭而外向其面徑五寸圍一尺六寸而至背厚一寸弱其背平可研墨唐宋以來人得之即去其身以爲硯故俗呼瓦頭硯按瓦硯有四曰羽陽曰未央曰銅雀曰香姜羽陽秦時宮瓦也（儀軒雜錄鳳翔府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在縣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背對中爲勝公得之陰字在硯之存者古亦罕嵩所及）與未央殿者並出秦中香姜

則北齊高氏所爲與魏臺銅雀同出鄴中楊升菴云銅雀瓦不可得宋所收乃高歡避暑宮氷井臺香姜閣瓦也洪容齋有銘云魏元之東狗脚于鄴吁其瓦存亦譚千刧狗脚高歡爲孝靜語也余嘗得一瓦硯上有香姜字又見京師人家藏一瓦硯有元象字元象東魏孝靜帝年號也唐人雅重瓦硯故澄泥硯品爲第一毛穎傳稱曰陶泓又楚王廟磚可爲硯見昌黎宜城驛記曠尊都灘嬰廟左有池得瓦可爲硯見容齋隨筆孫洪陽以宋復古殿瓦爲硯見太平清話元王惲秋澗集有飛廉館瓦硯歌見池北偶談按關中金石記瓦當字共十五種並篆書一曰延年益壽二曰千秋萬歲三曰長生未央四曰長生無極五曰長樂未央六曰與天無極七曰億年無疆八曰益壽存富九曰都司空瓦十曰崇正宮當十一曰右空十二曰上林十三曰上林農官十四曰永壽無疆十五曰長毋相忘李好文長安志圖祀載有七種今無儲胥未央萬壽無疆二種而別出者又得九種可見古物之未經前人見者猶多也金石記又載有二種一曰衛二曰蘭池宮當近歙人程敦集秦漢瓦當文字爲帙得三十種內見於關中金石記者十三種另見者十七種曰仁義自成出漢城曰萬物咸成得自長安賈曰維天降靈延元萬年天下康寧十二字出承露臺舊址曰永受嘉福乃鳥蟲書出咸陽曰鹿甲天下上有二鹿形甲天下云多也咸即上林苑樂鹿觀瓦曰飛鴻延年瓦有飛鴻形當即秦飛鴻臺瓦也古人側罌尙象即二瓦可見曰長樂萬歲曰延壽萬歲曰大萬樂當曰右將曰甘泉上林出淳化甘泉故宮曰宜富當貴千金六字出興平茂陵富人袁廣漢家瓦也曰高安萬世曰便曰平樂宮阿曰轉嬰作舍曰狠千萬延此鄭池觀瓦硯金石史所載又多矣（按瓦當硯今西安省城多新作者以故世多有之）

木郎呪

禱雨之法倩道多誦木郎呪其呪有大木郎神呪小木郎神呪皆柏梁體七言古也大木郎神呪云乾晶流輝玉池東明威聖考命肯董擲火萬里坎震宮沥

驅迅發水太濛混沌鑿開透睢斷六波擊天轉勾戎青華密旨命司封總領符
命下皇穹木郎太一三山雄上奉元微循至恭倏忽祛雷起眠嚨騁巖破石泉
源通坤儀巽土皓霧翁流精鬱光奔祝融猛馬四張歘火銜巨神太華登雲中
金槌玉斧鼓火弓發天發鼓鳴鼕鼕旛旗晝夜揚虛空修羅隔日回桑殲毗離
使者田元帥鯛尾擺動天油爛炎帝蒸雨屯雲濃須臾坎位黑氣隆蒙皇烜赫
射雙睛閃伯撼折崑崙条幽靈翻海元冥同馮夷鼓舞長呼風颭叱忿怒號豐
隆杳冥消爛焚謎蚣黃利飈劍斬蟠螭蹉衆弱水與都功瀛洲仙仗回丁東玉
府令下無惘慵百司捧檄莫不從天雷隱隱揮金鐺神雷威烈擢軿幢龍雷震
動天火烘水雷鼓浪海溢充社令擊發妖纛叢離陽旱魃滅其踪蛐川長蛟掃
覓虹太一撻疾先鋒風朱髮巨翅雙月彤霆電吐霓驅五龍四瀆鬟魋羅陰重
金華兌澤飛龐雖坎壁淪滴勅元崇火文摧變天門闢雷光迸空火燄紅公賓
統戟降共工君堯元皇號前鋒雨陣所至川流洪商羊呼拇雲雷鬆赤雞紫鵠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禳金龍流丹瑞氣生蒙茸天門九重垂丹楓太上丈人壽逢蒙南嶽衡陵領赤
松西嶽金天役四凶恒山黑陶鬱鬱烘中官五曜轄天淵百神降空馳神驄叫
蓮鴒羅蘇飛瓜冰鶴媛發石阿雄執圭伯嘗正耳熊臾猛黃荊劍振蹤桀曜圭
廷閃鴒蓬恩全子眞威天工洞淵二祖四帝秉持猷使者橫吹笙天飈寒道無
相攻神特紫人薔惡宗玉札大雷神衆斬滅虎狐誅獰被無秩將吏變心忡
一心頂戴禮玉容諸天列宿無錯綜萬象皆扃璇璣宗運水使者往來憧天澤
下降長滂滂幡我教旱變時雍萬物成就歸陶鎔大衆共享功無窮又佛經多
根樹詩全是五言絕句凡僧家偈語多是七言絕句分甘餘辭云前輩嘗云諸
佛經多出六朝唐人文士之筆初亦疑之及觀唐貞觀中令元奘法師譯諸經
有譯經使十餘人又論有不穩當處隨即改正則所云多出文士之筆良然顯慶元年正月壬辰詔曰大慈恩寺僧元奘所翻經論既新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來濟禮部尚書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杜正倫時爲看閱有不穩當處即隨時潤色之見慈恩三藏法師傳晉江張汝瑚曰佛學盛於其經四十二章其餘則朱子所謂華人之能文者潤色成之者也

六黃道時

時憲書載黃道吉日註曰宜用某時所以前民用也其實每日有六黃道時六
黑道時擇時者不可不知仙書云道遠幾時通達路遙何日還家此二句雖屬
修道家自警自惕語其實一日黃道時可由此推也法於手掌上輪屬十二時
如子日即從申上數起輪數此十二字遇有辶字者即屬黃道時無辶字者即
屬黑道時攷之千萬年時憲書皆準訣曰子午申上起丑未向戌尋寅申從子
是卯酉却在寅辰戌由辰定巳亥數午分

書氣

子弟薇郎云論書者必得天分六分加以人工四分方臻其妙但憑人工終是
俗品如虞永興有靜穆氣顏魯公有端莊氣柳誠懸有挺特氣歐陽率更有清
峭氣米海嶽有超邁氣趙松雪有富麗氣董香光有秀逸氣此豈人工所能及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瓣香錄丙卷終

聞見瓣香錄

丁卷標目

千字隸書　同慶閣
歐陽文忠公小照　夜鳴猪
文閣紀事詩　覷井
菊有五多　譙樓榜字
桃花魚　繩橋
玉硯滴　鴨頭湲
隘壇辨僞　金彈花
桐花鳳　奇名
傅公佗書聯　漢隸殘碑
螺蚊畫　文字飲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扁桃　佛手柑
杜工部像　櫺星門
雞神　黑白兔
三星祠碑歎　烟草
四元　英雄奇遇詩
靈芝杖　多蟲夏草
瘞蠶　岳少保封謚
金刃跌打損傷方　信士

聞見瓣香錄丁卷

晉曲沃秦武域紫峰甫纂

干祿字書

顏魯公干祿字書於有唐大歷（代宗年號）九年歲在甲寅正月庚子書於湖州官署之東廳院迺左宦臨牧吳興時暇隙書之鐫刻於石其石即在刺史宅東廳院傳之維驟世鮮善本余嘗於蜀中見之碑在今潼川府（即梓州）學宮內爲宋府尹龍圖宇文公所刻下半剝落名字不著（但題紹興中云）幸魯公一序尚全竊恐久而湮沒因錄之而兼節錄其字以嚴正俗之分朝議大夫滁沂濠三州刺史上柱國贈秘書監顏元孫撰第十三侄男金紫光祿大夫行湖州刺史上柱國魯郡開國公眞卿書敘曰史籀之興備在往制筆削所設抑有前聞豈惟豕上加三蓋亦馬中闕五迨斯以降舛謬寔繁積習生常爲弊滋甚元孫伯祖故祕書監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爲顏氏字樣懷

鉛是賴汗簡敘實時訛頓遷歲久還變校有羣書新定字樣是學士杜延業續修雖少增加然無條貫或應出而靡載或詭衆而難依且字書源流起於上古自改篆行隸漸失本眞若總據說文便下筆多礙當去泰去甚使輕重合宜不揆庸虛久思編緝頃因閑暇方契宿心遂參校是非較量同異其有義理全僻罔弗畢該點畫小虧亦無所隱勒成一卷名曰干祿字書以平上去入四聲爲次具言俗通正三體（大較則有三體非謂每字總然）偏旁同者不復廣出（謂公兊氐回曰仍之類是也）字有相亂因而附焉（謂彤肜宪究禘禘之類是也）所謂俗者例皆淺近惟籍賬文案卷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箋啟尺牘判狀固免詆訶（若須作文言及選曹銓試兼擇正體用之尤佳）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爲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文碑書多作八分任別詢舊則）有此區別其故何哉夫筮仕觀光惟人所急循名責寔有國恒規既考文辭兼詳翰墨昇沉是繫安可忽諸用捨之間尤須折衷目以干祿義在茲乎頗知淺深誠未達於涯涘岐多路遽庶有歸於適從如曰不然請俟來哲　一節錄上俗下正　黎黎伶儕僚寮燎豁阜憾憾庶庶步步帶帶恭恭裹衾弟第派派掛挂怯怯桀桀偑佩暵歎箭箭笄笄甦甦到到錯錯遙遙雋雋鶴鶴　一節錄上通下正　年秊甄甄埋薶裙帬綿綿巢巢鑄鑄靴鞾衙衙耶邪瑯瑯祖袒喪喪砧碪浣澣挽輓盌椀象象罔罔走走叟叟佩佩貰貰飭飭箸筯指指喻諭叢叢哉哉戒退退袋袋獻獻燕燕咲笑棹櫂闕闕隙隙暫暫甦甦鑁鑁匝匝匡匡插插冊冊　一節錄上俗中通下正　娘娘殘殘聲聲堦堦　一並正　析析炎炎災災竊竊容容嘖嘖綫線扇扇射射敘敘爛爛淡淡帙帙裘裘棗棗襟衿　一相亂　俳（俳優字音排）徘（徘徊字音裴）

同慶閣

成都東門外錦江南廻瀾寺有同慶閣即廻瀾塔舊址乾隆二十七年總督開公泰建六面三層高六丈三尺基亦六面每面寬二丈三尺高亦如之統高八丈六尺前爲小廊高一丈六尺臨其直接閣下長三丈二尺寬三丈二尺六寸

登臨眺望沃野千里綠樹萬重遠山屏圍近水帶繞慈竹林黑雁齒橋紅人家歷落如散棋漁舟縱橫若浮葉以視黃鶴岳陽諸樓蓬萊滕王諸閣間雅過之誠一方之勝地也

歐陽文忠公小照

滁州陶氏家藏有歐陽文忠公小照大可一尺二寸餘目秀容端豐頤長髯便巾潔服文雅溫潤望而知爲有道之像不著畫者姓名有李端叔晁悅之二贊李端叔贊云賢哉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既明且哲陸贄議論韓愈文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世大儒邦家之光晁悅之贊云惟我昭陵公乃得升天下無朋顧有魏公公乃得谷不朋以忠風波既散高山獨見小人是嘆青史在是寡論厥似闕其百世元豐三年孟夏書新建裴公出使過滁攜以進呈御題其上云侍郎裴曰修典試江南道滁州見醉亭翁故蹟彼有藏歐陽修小像者攜以來梨沈德潛爲乞文徵明題辭故非尤其請者以還之是誰三攝儀圖諸太

守風流憺洽淼題詠名高宋人物（...）操觚韻逸古樵漁（...）醉翁樂匪山林也遺像逸真水月如使節新從釀泉過依然鄉井下風餘乾隆壬申初夏御題中有乾隆御覽之寶復歸於淼藏於州庫人罕見者乾隆丁亥刺史浮山王公二南摹勒上石立於公廨使人人得以瞻仰誦其詩讀其書復覩其人知有興起於百世之下者矣

夜鳴猪

予隣王氏貧甚飼一猪每至乏食猪常中夜而鳴偶與客談及其貧余曰其家何曾貧猶有夜明珠客不禁噱然曰此語可與庾郎不貧之說共傳按齊書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二十七言三九也

文闈紀事詩

乾隆庚子科余在楚北充外廉官賦闈中紀事詩蓋一時之實錄也第一場云聖朝特重掄才典三載觀光多士欣論孟學庸標厥目（...）清真雅正發為文思濤倒峽千層湧筆露垂花五色紛漫觀棘闈辛苦地行看龍虎會風雲第二場云棘院龍門再啟時（...）唱名魚貫麗參差五經文蔚程朱理八韻詩敲李杜詞（...）日榜難留催思速燈花頻剪伴吟遲風簷寸晷爭摩厲為想聯登鳳池第三場云棲高明達文光射（...）賈勇三場氣倍初五問條分時務策（...）萬言揮就太平書徹吟蝴蝴秋蟀裏短屋鱗鱗月照餘（...）抱璞連城知有價冰心自在玉壺盧放榜云榜開龍虎科名揚（...）此日滿堂銀燭光（...）盡簡飽嚐千卷味桂林分折一枝香鑒知金鑑無私照信是明珠不久藏譔圭求賢心若渴休哉勉作股肱良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鹽井

四川產鹽之處凡四十餘縣其鹽井皆穿山裂石有深至數十丈者有深至百餘丈者其井口僅徑四寸餘圓圓一尺二三寸以竹筒汲之筒長可丈許底開一孔以厚皮為關擬鹽水入則自來汲上逗其皮以洩水煎而成鹽其開井則井匠以鐵為杵銳其尖繩繫搗之有造至一年餘者捷亦需八九月其視地止憑堪輿家言不知何術得此其汲法以竹片為繩高出筒架之上旁為大輪四面馬挽之其井在山既深或時有淡水浸入則井匠能鑿而治之亦叉奇矣又有揚鹽井而得油井者其色碧居人取為燈盲長夜行則以竹筒貯而燃之揚升菴云正德中方出古人博物亦未及此也近眉州青神井研犍為諸縣皆有（...）又鹽井洞者投火即燃即方汲之井投火亦燃不必臨井始有火井也凡此皆理之不可究者（火井居人收火於猪胖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菊有五多

余弟知域蘅郎有云人家堦前不可不蒔菊菊種多而佳根多而易香多而淡色多而避花多而久具此五多其品應在蘭桂之上

譙樓榜字

晉陽（今太原府）城內有譙樓（俗呼鼓樓）在撫軍署前高敞巨麗舊長十丈餘高四丈餘上棲為府二衞間七榜曰聲聞四達榜可開之五字徑丈有餘端楷雄偉如出顏魯公手而四字與聲聞達三字甚合章法妥帖相稱真紀藝也董香光有云余以關亭樂毅真書為人作榜署書每懸看輒不得佳因悟小楷法欲可展為方丈者乃盡勢也此字可謂盡勢矣未審當時何物書之其姓字亦不傳乾隆辛卯間因風墜裂使大觀湮沒良可惜也近雖補書不逮遠甚矣

桃花魚

桃花魚出東湖縣（...）城西至鹿亭遊屯甲沱其水上下東西一里餘而是物

產焉方春二三月桃花爛漫於洲渚是物遊泳於水中色正赤花瓣迷離乍翕乍張擺尾處而身圓而碧宛落花之浮沉於波流者以其在水故呼魚以其形似故呼桃花魚花事殘魚亦不知其所至矣取而置諸盆盎中亦可玩他處無有非其時無有也豈不異哉

繩橋

蜀保縣有保子關爲維州雜谷金川漢羌往來要衝設有索橋其式以竹爲索平排八條上砌板片左右兩闌以翼之左索四右索四復架木爲闌柱岸頭累石爲屏樓門洞（按通鑑後唐李存進造浮梁於德勝城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此即石囷之類）門洞下有立柱轉柱立柱以繫索轉柱以絞索索長可八十餘丈闊八尺闌柱高六尺橋中微垂宜急行風大輒搖蕩不定杜詩下臨千仞雪却背五繩橋注繩橋以筏索五條布其上架空而度元和郡國志繩橋在茂州西北架大江上按繩橋西戎有數處灌縣之桃關大金川之茹寨皆余所經又雲貴有鐵索橋制亦相仿江陰陳鼎滇黔紀遊云盤江兩峰夾峙一水中絕斷岸千尺飛流如駛奮天設以界黔滇者也明天啟間監司朱家民始治鐵爲絙者三十七長數十丈貫兩崖巨石間覆以木板然絙長力弱人行其上升降不已身隨搖撼不克自持前者陟岸後者始登若接而行益增其險可謂精狀

玉硯滴

予鄉相國衛文淸公有白玉硯滴一公歿後棄置書架上數十年爲塵垢所賦家人不知其爲玉也予見而異焉因三沐之純白溫潤光彩煥發其式扁圓圍五寸許下寬上窄如雅茶甕古甚半鏤前赤壁賦一篇字如黍粒端楷遒麗點畫無訛半鏤遊赤壁圖人物樹木細過於髮情狀具備疑出鬼工眞希世之寶也後已轉傳無由得見矣

鴨頭裘

鴨頭裘熟鴨頭綠毛皮縫爲裘翠光閃爍艷麗異常遊宦多爲馬褂於馬上衣之過雨不濡但不煖外觀而已漢口有貨者按晉咸寧起居注大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焚之勅內外有造異服依律治罪鴨頭裘亦其遺製歟

唫壇辨體

猗氏王公含光似鶴號谷口逸人崇禎辛未進士（山西通志傳工詩七言近體唫壇名一時）撰唫壇辨體一書其引云七言律始於唐故詩家謂之近體而名以律者謂其嚴整難犯也後之學者往往詞意足貴而聲調未諧則一三五不論之說誤之耳夫一三五固有不論者亦有必論者有假不論而實論者有一句單論者有兩句合論者唐體甚嚴奈何概云不論哉今就鄙見所及引證唐句分爲正變拗三體正體學者易知而作者難以盡諧故具變體平起變體式云第一句首一字借仄則第三字還平如漢文皇帝有高臺漢借仄皇還平也而有字必仄第二句一五可借如鶯囀皇州春色闌鶯春借平皆可而皇字必平第三句一三可借如金闕曉鐘開萬戶金借平曉借仄皆可而開字必平第四句首一字借仄則第三字還平如玉階仙仗擁千官玉借仄仙還平也而擁字必仄第五句一三可借如近臣零落今猶在近借仄零借平皆可而今字必平第六句一五可借如劉向傳經心事違劉心借平皆可而傳字必平第七句一三可借如乘輿杳然迷出處乘借平杳借仄皆可而迷字必平第八句首一字借仄則第三字還平如海鷗何事更相疑海借仄何還平也而更字必仄　仄起變體式云第一句一五可借如丞相祠堂何處尋丞何借平皆可而祠字必平第二句首一字借仄則第三字還平如錦官城外柏森森錦借仄城還平也而柏字必仄第三句一三可借如白狼河北音書斷白借仄河借平皆可而音字必平第四句一五可借如丹鳳城南秋夜長丹秋借平皆可而城字必平第五句一三可借如藍水遠從千澗落藍借平遠借仄皆可而千字必平第六句首一字借仄則第三字還平如玉山高並兩峰寒玉借仄高還平也而兩字必仄第七句一三可

借如故園揚柳今揺落故借仄楊借平皆可而今字必平第八句一五可借如
不挨乘槎雲漢邊不借仄雲借平皆可而乘字必平　右二體各就一句論非
謂句句如此方成變體也一句中有借兩字者或借一字亦可非謂字字如此
方成一句也大抵平聲易借而仄聲難借借仄於起句者易而借仄於對句者
難蓋平音輕而仄音重起句主唱其聲振拔雖借仄聲亦帶得過綠第七字仄
落故耳如越人自貢珊瑚樹一雖借越三仍用自又如爲下綠蕪秦苑夕一二
三連用三仄皆可在起句故也至於對句主應其聲和緩若首一字借仄則二
三必皆用平聲然後悠揚易讀此借還之旨也若首句平起平落者雖係起句
而第一字借仄則第三字必平如漢文皇帝有高臺綠第七字平落故耳若首
句平起仄落則第一雖借仄三不還平如野人自愛幽棲所是也若首句仄起
仄落則第三字用仄亦可如五夜漏聲催曉箭是也　變體所不能盡則入拗
體唐人往往用之亦有借還非不論也拗體之用或在頷聯或在結聯用於平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起變體者俗名折腳取論本句也在第三句如西望瑤池降王母降借仄王還
平也在第七句如雲白山青萬餘里萬借仄餘還平也篇中一見爲單飛雁再
見爲雙飛雁如李郢詩第三句云蜀客帆檣背歸燕第七句又云金磬冷冷水
南寺是也大概此法只是五六兩字倒換平仄而三四亦須連用平聲方爲盡
善用於仄起變體者俗名交股兩句合論也在第三句如映階碧草自春色四
句云隔葉黃鸝空好音三句自字借仄四句空字還平也在第七句如鬬雞走
馬五陵道八句云惆悵輸他輕薄兒七句五字借仄八句輕字還平也又有二
五皆交換者如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初欲交換日風交換也又
有七字全換者如水聲東去市朝變山勢北來宮殿高是也再按折腳體唐人
多用於平起頷聯而有用於仄起頸聯者如賈至早朝詩第五句云劍佩聲隨
玉墀步是也交股體唐人多用於仄起頷聯間有用於平起頸聯者如崔顥黃
鶴樓詩五六句云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艸萋萋鸚鵡洲是也又有用於平起頷

聯者如杜甫詩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擣練風凄凄是也又有用於仄起頸聯
者如王維詩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是也以上四詩位置不同在
唐集亦未概見然置詩結聯重用折腳未免失粘惟詩人首散行杜詩全篇皆
拗王詩八句不粘各成一體亦未可爲常格也　又拗體有一句拗者有兩句
拗者有全篇拗者其格不一惟少陵用之最精如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
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擣練風凄凄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
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又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常陰陰
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袞職
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二首八句皆拗者援以律體不惟一三五不論
並二四六亦不論矣而選律者多收之爲其氣中自整故耳近代惟空同獨得
其神即七子亦罕見之蓋此體難在氣格高古不在字句詰屈也　按自一三
五不論之說出初學喜其簡便靡然從之唐音幾絕響矣然近代諸大家固未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嘗不論但大家既不屑言及而小家又秘之以坐持短長是可慨也故節錄之
以告夫不知者　皮日休劉元寺客省早秋詩斷聯云衬池鷺濕桂上雨金彈一聲松抄風桂上松抄二字平仄倒換不知何體

金彈花

金彈花柔條叢生葉有鋸齒花圓如小毬三月開金黃色一葉一蘂繁而不香
即棣棠花也俗呼地彈花蓋音字之訛耳余以其名不雅以金彈名之有詩云
金丸鑄就不論錢一逕春風個個圓何事長安少年子不辭辛苦逐韓嫣

桐花鳳

桐花鳳郫縣最多予於署內圃中見之圃多桐樹二月開花單瓣而微紫如槿
如蜀葵開時有鳥小於雀紅翠相間飛鳴集花中百十爲羣日數次間掩而得
之輒死土人呼爲桐花鳳按錦里新聞成都有小鳥生於桐花中惟飲其汁不
食他物唐李德裕書桐花鳳扇賦序云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
有靈禽五色小於元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花落則煙飛雲散不知其所往

益部方物畧記桐花鳳二月桐花始開是鳥翔翔其間丹碧成文鐵嘴長尾仰露以飲至花落輒去是此鳥桐花開時始有蓋亦候禽之屬朝野僉載劍南彭蜀間有鳥大如指五色畢具食桐花俗謂之桐花鳥極馴善止於婦人釵上寰宇記桐花色白有小鳥生花中惟飲其汁人得之飲以蜜水或得三四日性多跳擲抵觸便死湘烟錄桐花鳳一名收香倒掛又名探花使名物通倒掛鳥即綠毛么鳳好集美人釵上惟飲桐花汁日間聞好香則收藏尾翼間夜則張尾翼以放香出成都箋譜錄云東坡有倒掛綠毛么鳳之詞不知坡公乃咏梅之何取其能收香耳非謂即桐花鳳也如諸說所云大如指好集美人釵上飲以蜜水綠毛么鳳倒掛鳥皆未親見是鳥以訛傳訛以逞博耳夫以一物之微而記載失實如此此譜之所以不可盡信也又周櫟園閩小紀黃將軍以一雙倒掛鳥來遍體嫩綠腹背之羽則雜五色注距皆赤曲骨鸚鵡但小僅如雀尾輕而長日夜倒掛越數日死未試其收香否是閩中自有倒掛鳥非即蜀之桐花

鳳也

奇名

漢曹景完碑陰有門下祭酒姚之字辛卿[戰國時有墨者與之]明崇禎庚辰進士黃周星後改名黃人字略似皆名之奇者近湖北松滋縣知縣豈非偉盧龍人庚午舉人直隸存城千總酒廷棟直隸人廣西左州學正以壯行臨桂人舉人杳姓之奇者

傅公佗墨蘭

傅山字公佗太原人博極羣書善行草八分亦善畫余家藏其洞口墨蘭一幅題云立泉落落幽蘭青青濺珠棄倒香滿碧岑暴華亂舞洞口溟溟傅山寫意字殊飛舞畫亦瀟洒秀逸兼饒古老之致近興化鄭板橋亦擅書畫名字則縱草帶隸別成一格[自云六分半書]蘭竹則儒雅而秀傑此等畫皆其胸藏萬卷筆無點塵乘興而揮一吐其磊落不羣之氣豈可與畫師墨客同日語耶給事備考云

貳拾肆冊

元鄭思肖所南福州人工墨蘭嘗寫一卷長丈餘品目粲然妙有神采超出塵表題曰全是君子絕無小人其高致如此嘗傳重品一條載蔡邕諸葛亮嵇康王羲之王獻之朱晦翁蘇軾皆能畫此則畫又以人重矣按東觀記靈帝詔邕畫赤泉侯五代將相于省中復命贊而書之華陽稽志諸葛亮以南夷之俗難化因畫圖賜之諸夷累世珍護畫史稱康贊鼓琴工書畫有獅子擊象圖巢由圖傳於世給事備考王逸少書法既爲古今之冠丹青亦妙絕當世有臨鏡自寫眞圖王子敬隸書草書得父筆法尤善丹青桓溫嘗請畫扇誤落筆就成烏駮㹀牛精妙無比七修類藁朱文公能畫昨見紹熙五年親傳己像今刻徽州筆法衣摺深得道子家數蘇長公有枯木竹石圖又歐陽公記林逋亦能畫

漢隸殘碑

漢殘碑石一塊在成都武侯祠神龕傍完好者十二字存半可識者三字一行云如弦之直如稱之平又一行云之奇箴恭川李嵩未審爲何碑其古老的係

漢隸相傳此石得之錦城武擔山雜於荒石中乾隆十二年華陽令聊城安洪德安置於武侯祠神龕傍余於乾隆四十年獲觀因搨數紙漢隸字源云漢碑存者凡三百有九今存者已無幾此碑雖數字豈忍忽諸且云如弦之直如稱之平二語可作座銘尤足寶矣

螺紋畫

近時之畫矜奇鬭巧有紙織畫出閩中[分甘餘話閩中紙織畫山水花卉翎毛皆工設色亦佳]有貼絨畫出如皐有顧繡畫[考槃餘事云宋有圖繡畫]納紗畫[留青日札嘉靖間沒入嚴嵩家皆有刻絲納紗紙織等畫之名]出蘇州有鐵畫捉鍜鐵爲之始於蕪湖湯氏有香頭火蕭畫於紙上爲之濃淡如繪[吳白華前稿有劉東玉火筆蜂蝶詩又有姚仙槳應達鐵畫詩有云當年若應雅劉聘畫工如山進御圖樓金樹龍曰從華丹青水墨才皆屈等句]有翻竹黃畫砌竹黝之皮雕刻而成出武昌有剪紙畫出維揚有螺紋畫俗呼指頭畫點綴生動用以烘染乃佳鐵嶺高且園先生其佩最擅其能可傳可寶其他諸種游戲而已[秋燈叢話云少司寇高公其佩精指畫超絕一時所畫虎尤爲奇妙嘗畫髮寸許布紙於案以指蘸墨任意塗抹頃刻成幅筆畫]

之神采飛畫贈着珍寫公自書初不解畫一日染翰作風見老叟畫日子有世書師也合以畫顧引亟一處叠綃乘泉過非凡墳畫烟雲竹樹奇限珍禽雖幻出沒目不暇給老人指曰此畫中畫也焉之剖析元微言下恍然頓悟忘八曰爲已盡可歸矣依然家園圖自後繪畫會悟若有神助得朱繼紋文湘傳山人慶皆傳其法有名京師朱尽於山水翎毛奕弈有神傳且於仙佛鬼物皆必傳之蹟

文字飲

仁和周公長發石帆天台齊公召南息軒同官翰林時於寓邸小飲止有櫻桃一碟爲下酒物因賭說含桃故事即以櫻桃爲記籌酒闌各得二十餘條是韓吏部所謂文字飲者以視淺斟低唱爲何如哉通鑑梁武帝與建昌侯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

匾桃

匾桃形如柹出滄州太原亦有按群芳譜匾桃出波斯國

佛手柹

佛手柹有指屈伸相攢如佛手柑兩當有之閩小紀桂林道者巖有柹結實如佛手柑色味則皆柹裴西亭云余於安徽蒙城縣得柹百餘或如菱角角或如蓮花有對或文雛如佛手柑或帶蒂如並帶榴或如杏如

桃核異狀奇以綵線繫勝根中以代沈龜核貫供奉亦甚繫奉遺物者倒太巧矣

杜工部像

浣花溪工部草堂有石刻工部像跋云浣花溪上工部草堂在焉而唐宋元以來碑刻寂無存者先司寇公故藏有公遺像實之世傳碧賢圖譜無異因爲摹刻蘭鬱公大傅於上樹之堂中俾千載懷古之士登斯堂者宛奉磬欬誠成都一典故云萬歷壬寅三月楚後學何宇度識按宋呂汲公以丞相領蜀時曾給公像勒石施愚山集載西昌蕭伯玉士瑋太常家藏杜陵戴笠圖高可盈尺純用白描神采高爽趙文敏筆也今施注蘇詩有商邱宋漫堂所給東坡笠屐圖跋云予家藏絹本東坡先生笠屐圖當是元人筆其上題云東坡一日訪黎子雲中途阻雨乃於農家假箬笠木屐戴屐而歸婦人小兒相隨爭笑邑犬爭吠東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覺坡仙瀟灑出塵之致六百餘年後猶可想見會予訂補施注蘇詩成因撫其像於卷端以識嚮往康熙己卯六月近王漁洋精輩錄亦刻阮亭藏笠像廣陵禹之鼎所圖宛陵梅庚爲贊候官林佶八分書贊曰方以厚所植廣以宏其跡納衆流而洪纖不遺冠羣言而衆精成液身著朝衫頭戴笠孟縣眉山共標格三百年來無此客歷覽諸賢不勝景嘆何詩人好戴笠耶何詩人之像至今獨存耶

櫺星門

櫺星門世多不解其義元鮮瑨廟學三門記云廟學三門之制禮經無明文瑨嘗踰巴蜀浮荊襄洪河適梁宋鄭衛歷趙代晉而秦陝之學用咨弗能得元貞初元成宗年號職教成都郡縣綿州學瓦礫中得宋故石碑修學門記磨滅殆半而門制可考云古營造法式以上天帝座前三星曰靈星王者之居象之故以名門先聖爲萬世絕學古今通祀衮冕南面用王者禮樂廟門之制壹如之世所謂櫺星及凌霄者承楔也易體裳櫺星門說云按釋文云櫺者楣門總格也班孟堅西都賦捨櫺檻而却倚韓昌黎詩若夕眠風櫺蘇東坡詩皎如明月照櫺是也其名星何居陸放翁老學菴記櫺格縱橫相間名星眼今之戟門古爲楣門制用櫺櫺格撤去障板取闢門求賢之意其兼取星者同於王制尊之至也周禮有皋門應門又有闕門巍然中闕上懸治象謂之象魏自漢以來天子正門曰端門後世用天子禮尊先聖爲櫺星門即今所云宸居法宮是也按二說可與參觀玄陽關云漢高祖始令天下祀靈星後漢書注云靈星天田星也欲祭天者先祭靈星宋史禮志云仁宗天聖六年築南郊增置靈星門其移用於孔廟始於宋景定金陵新志言洪廟立靈星門借元志恢以靈作櫺後人承而用之則不知義之所在矣

筆神

筆神曰佩阿曰昌化紙神曰尙卿墨神曰回氏硯神曰淬妃郎嬛記云硯神曰淬妃或有一說

見致虛閣雜俎

黑白兔

家兔有白黑紫三種廿肅各屬皆有土人掘坑養之取其皮以製裘其種一月一生所生多者得其六七小者亦得其四五當其孕時雌兎穿土作穴可三尺

許將土環壅穴口啣小柴敗葉以進既生則雌兎拔腹毛以爲襯其母出穴即壅土塞口夜入以乳不使人知人若剖而觀之至食其子甚半月後小兎出穴則不使再入又復啣草壅土爲下月生育地間有產於穴外者見從產門出胞血亦復淋漓其雄者不穿穴其黑者如墨間帶白針其白者如傅粉目赤如珠其紫者作褐色亦有色雜而花者養之極馴但遇土即剖耳按瑞應圖王者恩加耆老則白兎見古今注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兎明嘉靖間獨獲白兎巡撫宋滄表進禮部尚書夏言請獻宮廟作頌以進晋書載記石勒時獲黑兎或以爲勒革命之祥於是改年太和通考宣和元年潞州獲黑兎清異錄吉祥僧利有什誦華嚴經一紫兎至馴伏聽經不去惟飡菊花飲清泉僧呼爲菊道人是皆難得而以爲祥也今何祥之多也蓋古今不同如此論衡兎舐雄毫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埤雅兎視月而孕吐而生子故謂之兎兎吐也漢舊格物兎無腎然土人分雌雄謂雄有二卵則固有外腎矣木蘭詩雄兎脚撲朔雌兎眼迷離

兩兎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然則兎自有雄雌特難辨識耳若云舐雄毫而孕究何者爲雄耶望月而孕月際將不孕矣吐而生子不知其喉若何大也凡此皆文士相承訛以傳訛耳瑯嬛記云日烏月兎相傳已久傳曰日無光則烏不現漢元帝永光元年日中無光其日長安飛烏而世之卜兎多少者以八月之望月明則兎多月暗則兎少說者謂天下之兎皆雌而顧兎爲雄然無謂天下之烏皆雌而三足爲雄者

三星祠碑款

枝江顧山三星祠碑款吳學使白華先生撰文來識云碑額用篆字曰顧山三星祠碑題額用八分書曰大淸乾隆四十七年枝江縣新建三星祠記考漢碑有無額者如樊安碑首行題云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碑式云首行已有標題故不再書額惟孔廟碑額題云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九篆字碑首行題云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隸釋云凡漢碑有額者首行即入辭無額者或題其前如張納樊安碑之比亦甚少已篆其上復標其端惟此碑耳今此碑既篆其額復題其端其體適合至額用篆文題用八分書又年號題前以大尊王之義自是新式即可備他時典故近獲大唐淨域寺塔銘開元四年所建者首行題云大唐淨域寺故大德法藏禪師塔銘十四字係八分書其文係眞書無篆額是首行用八分書標題唐時已有其式矣

烟草

烟草今時習尚最盛人人帶攜其吸烟之器銅頭木身名曰烟筒又名烟袋矜巧鬥奇千式萬樣裝烟之物名曰合包以京緞洋呢爲之多爲扁形烟之最著名者曰建烟（出福建）衡烟（出湖南）蒲城烟（出江西）蘭花烟（出山東）油絲烟（出北京）青烟（出山西）無論官署客舍相見先之以茶繼之以烟士農工商閨閣婦女販豎奴隸之屬日不離口其費什倍於茶亦風氣使然也字或從烟從煙從菸從蔫以其熱而吸之有烟也故名烟煙同以其爲草也故諧聲而名曰菸正韵音烟廣韵臭草

也曰蔫說文菸也正韵臭草也正字通正韵蔫菸並載十一先二字通也按此草前代未有吃之者故李時珍本草綱目不載自明末始興蚺蛇瑣語烟葉出自閩中邊上人寒疾非此不治關外人至以匹馬易烟一觔崇禎癸未間曾下禁烟之令怡曝堂集烟酒不知所自或曰仙草療百疾或曰能枯腸染疫然嗜之如市頃刻不出手閨閣佳麗亦以此爲餐香茹柏功盛於茶味逾於酒未有識其故者發方譜載食物本草烟草一名烟酒（按李時珍云食物本草二卷正德間江陰汪穎撰而時珍於嘉靖間著本草綱目不列烟草則今本非正德間本可知）味辛溫有毒治風寒濕痺滯氣停痰山嵐瘴氣多食則火氣熏灼耗血損年閩產者佳燕次之春種秋花取葉曬乾切葉如細髮草頂數葉名曰蓋露（今湖南北烟鋪招牌多書蓋露名烟）姚旅露書烟草產呂宋本名淡巴菰王阮亭司寇曾以語韓慕廬宗伯宗伯時教習庶吉士遂命賦淡巴菰歌近又尚水烟出甘肅之五泉用水烟袋吸煙從水過其製有鶴形象形葫蘆形等式又尚洋煙出西洋碾爲末吸鼻中盛烟末者名鼻烟壺多以金玉瑪瑙玻璃爲之

匯琢精工（網一名金絲重見香祖筆記）

四元

唐有四元崔元翰遂又爲制科首也（按天子自詔曰制所謂制科者也唐試有縣考試州長重覆試館試省試府試）（省試吏部試省試於尚書省試中第後又有宏詞拔萃試吏部試拔萃府試省試三試舉試之會試殿試崔元翰皆首選又發解）

元宋則王丞相曾楊學士寘馮樞使京（按試小錄宋三元又有陳堯叟曾孫取解多集同舉禮部換）（作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乾德八年殿試禮部人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名）金則孟學士宗獻按歸潛

志孟宗獻字友之開封人試魁於鄉於府於省於御前天下號孟四元金史故

事狀元官從七品世宗以宗獻四試第一獨異等與從六品階授奉直大夫（又其金之四元也）元則王崇僉宗哲明則商少保輅見王弇州宛委餘編又玉堂叢語明

以解元發會元狀元者黃觀商輅雖有剩言黃觀貴池人字瀾伯洪武甲子應

貢入太學發解南畿辛未會試第一廷對與戎策太祖嘉之擢狀元除翰林修

撰後殉建文帝難池州學宮中三元匾尚存（按田園雜志黃觀洪武中以三元及第成祖列之奸臣將狀元）

（錄明去假名於人不知其爲三元聯志錄云黃觀一字尚賓以贅生中洪武甲子解元榜姓許會試殿試第一上特賜復姓修撰）皇朝盛事

商文毅輅嚴州淳安人以宏治乙卯解元爲乙丑會狀按本朝則錢殿撰棨江

蘇長洲人乾隆己亥江南解元爲辛丑會狀（按本朝新進士例考詩賦試於保和殿第一名爲之朝元予謂王君再陵縣試子試縣考案首府考案首院試人學案首時呼爲三小元）

英雄奇遇詩

鄉許文學卅聯有題嶽石英雄奇遇處詩云嬌紅本是千秋眼那得人間有越

公竹書於祠壁一學使過祠下欲題詩見壁間詩句服其寄意之妙遂擱筆蓋

前賢之服善如此

鑑芝杖

猴芝木杖出洮岷山中修幹絆潔如白玉樓痛錯落似赤芝琢磨而成不知爲

何木也宋壽以吉祥得名桃竹以文采堅硬適用此杖蓋兼二者之勝矣予曾

作歌紀之

冬蟲夏草

冬蟲夏草出四川嘉州打箭爐等處夏則綠葉攢生冬則其根蠕蠕欲動土人

剖而食之云其性熱大滋補亦有陰乾束爲把以餽遺者長可三寸許半帶草

葉葉細如韭少半爲根皮肝肝如蠶蛹此皆前此所未聞者昔人著本草時有

增加可知天地生物無窮也

隱囊

隱囊即今之肘枕其製或圓或方倚坐時斜以肘倚之故名王右丞詩不學城

東遊俠兒隱囊紗帽坐彈棋丹鉛總錄晉以後士大夫尚清談喜宴佚始作麈

尾隱囊之製今不可見而其名後學亦罕知是升庵究未識爲何物也宛委餘

編顏氏家訓云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傷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棋子方褥憑

斑絲隱囊昔人不知隱囊之制觀此可以意會古字穩皆作隱疑此穩囊也是

弇州亦不解爲何物矣或其時尚無肘枕耳初潭集曹公作欹案臥視書六朝

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欹案（胡三省通鑑注隱囊者爲囊實以細軟置諸坐側倦則側身曲肱以隱之讀於檢切）

岳少保封謚

岳少保飛於嘉泰（宋寧宗年號）四年封鄂王謚武穆於寶慶（理宗年號）元年改謚忠武於

景定（宋理宗年號）改稱忠文明洪武（太祖年號）九年仍稱武穆隆慶（穆宗年號）仍謚忠武萬曆

（神宗年號）四十三年加封帝號勑曰宋忠文武穆岳鄂王茲特封爾爲三界靖魔大

帝保翊昌運岳武王由是造鳳冠帶袍服一分特差御馬監太監李■齎捧前

去湯陰岳廟懸掛爰命道家啟建金籙告聞衿輿顯播王封懸尙冠袍用揚聖

悃感使聞知孩漢前將軍壽亭侯亦於萬曆十年加封協天大帝又於萬曆四

十二年中旨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聖帝君（帝家故物錄十二年十月十一日）

（農司晴監太監李恩捧九蓮菩薩袍玉帶金■上翻封一十六字書匾陽門關聖三日頒知天下）其加封帝號建醮文

有云其道增明聚上將三界誠魔元帥以宋忠臣鄂王岳飛代其雜教伽藍崇

寧護國眞君以唐忠臣鄂公尉遲恭代特命金具道衆啟建祈天醮典三

晝夜藉此經懺之功祈釋民物之阨等語當時閣臣禮臣俱未知會至天啓（熹宗）四年始詔海內遵行但事緣道釋僧者旋稱伏魔三界尤欠典雅壽壽愷曰封號之加有出於當代褒嘉者量其功勳賜之爵秩以彰寵命也有出於後世追崇者則因其功著一時澤被奕世於推尊中寓思慕之意帝初爲漢壽亭侯遞至後世由侯而公而王而帝崇奉之情有加靡已蓋其浩然之氣常流行於天地間而聲靈赫濯自有以致人之尊敬而不容已也我朝因其爲千古正神仍尊帝稱別加徽號則遵王制者稱之爲帝自覺名正順言以福國佑民之神膺崇德報功之典準情合理何不樂受乃迂儒或爲帝始終爲劉後世加稱非其所願且援文信公不受元之封號爲例夫文信公盡忠宋室元固讐國也其不受封固宜設後世追而封之亦將狂風暴作擲毀其木主乎帝力扶漢統志滅吳魏使美名噉自操封典加自權不可受也歷千百年之久而煌煌大典議之羣臣頒之明廷亦何嫌何怨而不樂受耶藉曰事從其剏宜隆生前之爵而不願身後之封則孔子當仍司寇之職而文宣之稱至聖之號皆避之而不欲居矣烏足以爲定論哉此論甚媲備錄之以爲世儒之執而鮮通者鑒

金刃跌打損傷方

治金刃跌打損傷方雞骨炭（即堅硬木炭取其形似也）一條長二三寸許燒至紅透入白中用紅糖二三兩傾入同搗如醬敷於患處絲綃包裹七日內必愈如金刃透膜血流不止及斷指折足等重傷先糊此藥外取舊蔴內白衣貼其上血即止斷者仍復如故須忌生冷不忌一切發物藥之增減須看傷之大小不拘定於炭之二三寸糖之二三兩也余昔年待罪滇南稽查匪類至洞坡地方登崇山人馬難行之所一面絕壁一面懸崖進退不及失足墜入深澗遍體重傷適過夷老傳述此方得保無虞邇來凡予所到之區輒以告人屢試屢效故不敢秘付諸梓公之於衆凡民間鬬毆在所不免倘稟報到官即令製此藥以治之則救一命而全兩命也不特可以省案牘而且得以積陰功凡司民命者更祈留意

耳古越陶淳此方予蒞甘肅之兩當四川之安縣湖北之枝江凡有報傷者附卽調治神效

信士

漢碑處士者德行可尊之人義士則但出財之人而已今人出財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朝避御名凡義字皆改爲信今之信士卽漢碑所稱之義士也

聞見瓣香錄丁卷終

聞見瓣香錄

戊卷標目

蘭州淳花帖　每月薦新
魚龍變化圖　佩錢祥
穀板　琵琶桷
萬人緞　相思鳥
桃葉珊瑚　騷屑
松紋劍　卡字
興文土地　擘窠書
簑衣餅　清明上河圖
解元夢　蟣職
方頭　古音略引書目
玉壺亭　唐六如墓
落水數人　絕句雙關格
晉恭世子廟碑　九秋春
鬭蟋蟀　朝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瓣香錄戊卷

晉曲沃秦武域于鎬甫述

蘭州淳化帖

淳化閣帖摹刻多種今石存者惟甘肅一帖其前序云我太祖高皇帝分封我莊祖王於甘蘭以禦戎虜而錫之以宋人淳化閣帖無亦以文德足以柔遠千羽可以格苗之意與珍藏內庫宏治間我恭王出而臨之仍留內庫至我憲王出而臨之恐我子孫與各王府不遍及且無以公海內乃延溫張二顧士摹勒下石未竟而薨予且囑予以勿替於辛酉六月始竣事潮牲告成泫然流涕臨閟之際至再再尚父一帖於我瑨祖之遺意有退思焉夫析薪弗荷謂之不肖予冲年無能恢宏我憲王之盛德大業此一役也不肖之罪庶幾免矣摹勒之工先後七年新舊不爽毫髮具在各跋語不具論論其始末如此云肅世子識鋐謹書後跋云余少年在吾友李子崇嶌見裴木搨淳化帖心甚愛之比至白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時見縉紳家藏率多臨本隨得溫陵張氏石刻半多剝蝕因思子崇久逝無子此帖不知流傳何所一日市過挾册賣者取視之乃子崇帖也喜尤物之再見悲故人之淪亡駐嘆者久之重與直買歸時時在行李中舉聞有材官呈一帙曰先祖父遺此不識何文書且無用余諦觀與子崇帖同搨而脫裂斷脉毫芒少異此然以爲奇遇因求肅殿下藏本讎校則濃墨逼勁神彩泛溢大不類世所傳本如古法帖數段久已缺文藏本獨全的爲宋搨無疑蓋國初內府出者駢房光怪以前物也適姑蘇溫伯堅南唐張用之至蘭伯堅一見喜而欲狂殺然爲余雙鉤越三月甫就時余有黔陽之命鐫石之約期在二年偶自秦來者持伯堅爲肅府勒石二紙標範天成不減原本寄書與余云此肅殿下盛事不佞勉爲之願托一言不朽余嘆曰淳化帖海內盛傳而眞者絕少余兩帖自爲奇矣不意於煙寒得此余雖得伯堅雙鉤而勒石未卜何日玆肅殿下天潢之寶貴爲此何難難在天挺睿藻知識帖可珍欲公之天下後世非足步河間矣然不過伯堅伯堅不至蘭余不以二帖故將此秘藏其何以廣此盛事盛事無常本寄數也余兩帖終不以此帖出而弁髦之萬曆乙卯歲季冬朔日潁人張鶴鳴識王跋云淳化初搨凡親王各賜一本餘非兩府初拜不能得其貴重過于我國初周晉諸藩與學嗜古各有摹勒蘭殿下昨於倉頡之地暇有函京以來碑版而沈酣翰墨有河間之風至其所撫閣帖嘗歎恒三紫花梨令人快然賦寒變之蘊藉晉玉之考據煥爲改觀泉搨敢望堂奧哉近江南亦有勒本肅淳有餘神骨不足剛柔未理於圓碟張茂先吾所不解也殿下琬琰成性琳琅與處即此一端其彰德炳紹華潤宗牒又可意度未易涯涘矣崇禎戊寅七月禮部右侍郞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掌南京翰林院事庶子正詹協理詹事府事經筵講官纂修實錄嘉議大夫洪津王鐸謹跋共十册每册後有篆文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十九字又有隸書萬歷四十三年乙卯歲秋八月九日肅藩臣溫如玉張應召奉肅藩令旨重摹上石三十二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字每册間有損者石在蘭州府學按曹昭格古要論淳化閣帖宋太宗搜訪古人墨蹟於淳化年中命侍書王著摹勒作十卷用棗木板刻置秘閣卷尾俱篆書題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摹勒上石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拓打無銀錠紋初搨者上也有銀錠紋而墨濃者次也淡者又次之自宋丞相永新劉沆常以太宗賜本模刻傳於世今世所有皆轉相傳摹者洞天淸錄淳化閣帖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迹令王著銓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卷於秘閣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至慶歷間禁中火災其板不存朱晨古今碑帖考宗絳帖尚書郎潘師旦所刻世稱潘駙馬帖刻於山西絳州又稱絳帖凡二十卷用淳化帖增入別帖極有精神在淳化閣帖之次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爲卷號宋潭帖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卽模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其初本嘗與書錄帖雕行乎慶曆八年石已殘缺永州僧希白重摹於嶽麓比有晉人風度逸爽唐至亟長沙守城者取爲砲石無一存者紹興初鄧三次貲模久與遠矣宋太淸樓帖淳化秘閣帖板雕毀於禁中火災斷其迹晉藏御府徽宗大觀中奉旨刻石太淸樓字行稍高而先後多寡與淳化帖小異凡標題皆蔡京所書簽名大觀帖宋戲魚堂帖元祐間劉次莊以淳化閣帖十卷摹刻於臨江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在潭帖之次宋寳晉齋帖

宋黔江帖 凡帖興圖曾之勝刻貫直鐫摹荷州學帶背寶香彈法帖審帥覺俱案字 秦子明於長沙攜刻僧寶為香白古法帖十卷置人黔江紹

宋東庫本 既万源人鎸正題父子副石 世傳書氏子析居法帖石本分為二其後歸州公庫乃得蕭上十卷歸守重刻下十卷星之一帙郡石東廨

本其家後重刻上十卷不存足一部於是韓州有公私二本明隸氏火石並不存後金重華者天府

明泉帖 慶武四年泉州府知唐當性刻於泉州府

學仁宗命取入秘府人不可得而見矣

明東書堂帖 東書堂集古法帖前有周世子序後有永樂十四年歲在丙申七月三日書十四字後

有圖軒圖書按帖石在關封府

寶賢堂帖 晉府供子奇源刻石其序云予高祖本恭王幼好法書初之圖時太原寓帝鄉前代墨蹟本蓄多前朝定

王震真卓曾命中以書令人會古今殷字之術故裕翰賞於當代墨以訓王于孫王俱嗜告學獻世以奉鑑開古今但字之佳者

氣安之暇事宵心讀古入筆攝闡每令侍者取古今名人真蹟法帖張於左右終日趾觀潜玩一日忱然見其方圓法平天地動靜豁乎由用其轉摺圖向則

若日月周旋五緯出沒其態縱放肆明若龍跳虎臥鳳翔鶯舞或如端人正士錯綜鋪列於法宮或如仙人野客跨鶴引鹿遨於山林其高致逸興沛然

酒於筆墨間凡出於人心之所真欲者不可形容使人終日而不倦所忘疲食於是取飲哲以來書家字帖凡心手之所蓄積者臨摹模自幼及今不下萬餘紙遂至顧

古人用意處開有以古今法帖奇帖舉者獻點之是否利緣之工拙亦頗能辨其真偽識得其書不今首附珠璧終日把玩不忍釋手嗜之篤其

積月累前後左右雜然充物於几案間一書書古今字書亦性樂乎此他不能易自笑如蠹魚入書中終老是鄉矣目閑與侍從賢公卿御史輩俱

遊及淳化帖世不多見後人得以臨摹其法帖亦多得彼失此如者須宇之祖孔子蕭人自圖帖職不收蔵又不能取宋蔣以帖為然蔡鉅蘇黄米蔡諸人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神品帖賞鑒有勢古豪邁之勢一筋不失真圖豈可少耶又下知漢魏楷法要唐續帖頭秘取此是所不能要之一代高人自有所見因取其字之工妙以見

一代人物之用心正自不必有所軒輊而為去取淳化帖大觀太清樓實晉人帖并我朝以書名者不下十數家暇日閱書致王進刪後續尤精

金事舞文解釋其尤者會集宋源刻為一卷其出上石篤鐫十二卷其一次序先發字之多事奧書家不問者所取擇耳每一紙出

之似丙歸趣味於鑑賞不能無古人之用意綠被之讀亦精矣因命之曰實贊堂集古法帖之書中以書示我後人亦敢傳於士林咄咄呼三才之

奧五經之皆化工之緒行述之觀流俱文字而博雅碑碣題額於山川高文大冊識駁人耳目衛千百世之下高人韻士撫摩愛玩之無己亦羅字書

類刻北所保不其貨賤農人以度情畔求百學篇書實爽志孔于不日傳食忽日無所用心者矣故不有博奧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予留心

於論必於博奕使人生今之世亦將許之矣則奉何爽志之有圖書報翰墨序其冊自云時宏治二年歲次己酉秋九月一日檢帖石在太原府

明重刻淳化帖 上海顧氏 顧小餘云康府帖人賤其近孫北海謂勝前人而退谷蘭

者軒帖考庚子銷夏記皆不載

每月薦新

大清會典內務府掌儀司每月薦新正月鯉魚鴨蛋韭菜二月鯽魚生菜小葱

芹菜赤根菜三月王瓜櫻蒿菜水蘿蔔芸薹菜同蒿菜四月笋雞櫻桃茄子五

月笋鵝香瓜杏李桑椹桃蘋菜六月西瓜蘋果鮮葡萄杜梨七月野雞雞蓮子

菱角梨榛仁八月野鴨山藥栗子九月鳩柿子十月松仁軟棗蘑菇木耳十

一月銀魚鹿肉十二月兎鱘鰉魚蕨芽菜菠菜芽其芫豆大麥文官果照所得

即供

魚龍變化圖

山右太谷縣儒學於乾隆二十四年重修落成工人於照墻繪魚龍變化圖隨

意畫魚七尾皆作飛騰狀是科己卯學弟子中式者七人邑人異之次年庚辰

恩科八月丁祭日學博滏延縣令以朱點七魚目榜發又中七人後遂為例於

祭丁日點之雖歷科獲雋者數不逮七而蟬聯不絕矣豈畫果通靈耶或兆之

先見耶抑時適相値耶

佩錢祥

會典順治十年題準鑄造制錢務令精工其文順治通寶其幕 昔漢 各添本省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一字左滿書而右漢文江寧江字浙江浙字武昌武字福建福字山東東字臨

清臨字太原原字陽和陽字宣府宣字薊州薊字河南河字陝西陝字太同同

字康熙六年復開各省爐座添設蘇州鞏昌等處鑄局照式鑄字蘇州蘇字湖

南南字鞏昌昌字廣東廣字廣西桂字四川川字貴州貴字漳州漳字甯字銅

周郭肉好人所寶愛乾隆年民間俱為佩錢之祥其歌曰同福臨東江宣原蘇

薊昌寧河南廣浙臺桂陝雲漳共二十文謂商賈佩之利涉避盜兒童佩之避

邪長壽貴人子多揀其錢繫如花而乘於身以乞福而青銅錢減少矣

穀板

乾隆丁酉科湖北鄉試考謄官詩題曰穀板同考皆不知出處後詢白茅堂集

載七夕穀板七月七夕祀王宮人乞巧賜穀板事始宋代歲華錄京師七夕以

小板傅土旋種粟令生其苗置小茅屋花木作田舍家小人物皆村落之態謂

之穀板按文獻通考石林葉氏曰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為

之故舉子皆得進問謂之上請本朝既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禮部故事景佑中（仁宗年號）稍厭其煩瀆始詔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可見古今載籍日博涉獵亦難若如李睦州所云不識秦漢以下書則唐宋之典故何由知耶（蔣鼎詩話云試士為一朝大典關知出入經史玉尼無書之觀已錄明安況以小說為題加李太尉重闢日得罪朝廷晉李乎）

琵琶纜

江南由鎮江入平江至蘇杭多夜行航率拖纜以行其纜形製宛如琵琶余夜泊虎邱有句云風歇平江不欲流星光映水逼扁舟船僱半夜琵琶纜斷續嘔啞到虎邱

萬人繖

近時官員去任多於所部之人進衣繖以為榮蓋庶幾攀轅截鐙之意而出於真誠者甚少余任四川見顧觀察事有可紀者因紀之曰清乾隆四十年乙未

冬十月權四川按察使事甘肅甘涼兵備道金匱顧公光旭以[illegible]輕罷司事出雅州督兵糧於初二日去成都闔城之民四方之商以公廉明能禁暴使市不擾咸讙金製萬人衣萬人繖攜酒饌候郊餞公以報德老幼畢集武侯祠下時公去甚早追送多不及聞公之將歸也則日出候公自十五日起至十七日而公來引領望者如赤子之獲慈母也鼓吹前導歡呼踏迎捧酒奉饌獻衣繖靴舉纛單旗旛香周迭擁擠不行入市觀者如堵咸謂公之復任也至行署人為請公下輿一一安慰之計纖十四蓋衣稱是或曰公蓋第一清官也或曰數十年來大官無此盛事也或曰公在而匪徒斂跡恐公去而盜匪復橫也予目覩耳聞而有慨焉是所謂恩德入人淪肌浹髓者也是所謂三代直道尚在民間也往予亦見豎碑建坊送繖傀衣者矣嘗官鮮惠政思欲博一時之美名以誇耀於鄉里以榮施於子孫而授意所部使為刊碑樹坊者有之出私囊而陰飭人使代為製衣繖者有之其或里胥衙蠹牙儈奸棍藏私恩以獻諂者有之而善良無與也豪紳劣衿借公舉以媚上斂金錢以肥己者有之而人心不願也諸如此者當局幾為得意而局外不知若何指笑矣以視我公其賢不肖相去為何如也謹書之以俟國史之採

相思鳥

相思鳥大如瓦雀丹喙赤趾毛色紅而雜黃人家養籠中一雄一雌且放其一暮必自歸故名相思也蘇州有貨者按述異記魏國有民從征戍秦久不返妻思而卒既葬塚木枝葉皆向夫所在因謂之相思木搜神記大夫韓憑妻美宋康王奪之憑自殺妻自投臺下死王怒令冢相望宿昔有文梓木生二冢之端根交於下枝錯其上宋王哀之因號其木曰相思樹今秦趙間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人呼寮莎粧樓記相思子即紅豆赤如珊瑚詩所謂勸君頻采擷此物最相思（北戶錄相思子有蔓生者與龍腦相宜能令香不耗）墨客揮犀記端州西有相思河相思鋪引令狐挺詩誰把相思號此河居易錄余使蜀過重慶其縉

雲山有相思寺以寺產相思竹得名翻譯名義頻婆此云相思果色丹且潤容齋隨筆徐凝有相思林詩云遠客遠遊新過嶺每逢芳樹問芳名長林遍是相思樹爭遣愁人獨自行明錢希言獪園海上有碎石片如杏仁擲取一雙後先投醋中浮而不沉相偎成偶人故離之須臾復作合矣名曰相思石茲又有相思鳥矣

桃葉珊瑚

桃葉珊瑚其葉如桃葉上綴圓珠攢聚二三十顆如天竹子鮮紅可愛經冬不敗高僅尺餘盆景之最佳者余於三月間見於蘇州肆中云種來自福建七八月間開小白花結子至冬而紅廣羣芳譜所未載物之著名亦有時乎

騷屑

詞爲詩餘一名騷屑（見曲集）宋人撥塌矣朱竹垞有蕃錦集皆集唐人詩句成調可謂繡口錦心不知其權出於東坡也東坡南鄉子詞其一云寒玉細凝膚

（吳融）清歌一曲倒金壺（鄭谷）杏葉昌條徧相識（李商隱）爭如豆蔻花梢二月初（杜牧）年少即須臾（白居易）芳時偷得醉工夫（白居易）羅帳細垂銀燭背（韓偓）歡娛豁得平生俊氣無（杜牧）其二云悵望送春盃（杜牧）漸老逢春能幾回（杜甫）花滿楚城愁遠別（許渾）傷懷何況清絲急管催（劉禹錫）吟斷望鄉臺（李商隱）萬里歸心獨上來（許渾）景物登臨閑始見（杜牧）徘徊一寸相思一寸灰（李商隱）其三云何處倚欄干（杜牧）絃管高樓月正圓（杜牧）蝴蝶夢中家萬里（崔塗）依然老去愁來强自寬（杜甫）明鏡借紅顏（李商隱）須著人間比夢閒（韓偓）殘燭半籠金翡翠（李商隱）更闌繡被焚香燭自眠（許渾）拔公又有菩薩蠻回文詞七首

松紋劍

松紋劍乃金川功加千摠宋建祿爲予製者長二尺上鏨金川功加千摠宋建祿造十字建祿長安人金川隨營鑄兵器得千摠驗其法雜鋼鐵爲之淬以酯則劍身皆作松紋形他時亦是奇物每嘆古人琴劍常御今古琴尙或一見而

古劍則求之絕無不解其故豈皆飛躍延津耶

卡字

余官四川安縣有所謂卡房者羈押輕罪人犯係阿制軍撤毀後金川用兵凡要隘之處設兵巡邏名曰守卡子又河南路墩舖之間亦設卡房盤詰奸匪其音讀茄上聲或讀如喀音而說文正韻不載即字典字彙正字通亦無其字俗字也其義蓋取上不上下不下耳（字彙有卡字音同弄）

興文土地

世傳韓昌黎爲爾山土地蓋妄言耳而俗爭信之鄞縣有土地祠云北神韓文公也漢陽漢口山陝會館亦祀文公其木主題云唐昌黎伯商山廟主韓子文公之神而京師貢院亦祀文公爲興文土地（京北俱院今吏部翰林院國子監土地祠皆祀韓文公）

乾隆四十五年三月大學士阿桂等爲會議具奏事據吏部侍郎謝墉具奏貢院五魁祀內豫大明王像撤毀其餘迻附近廟觀等因一摺奉　硃批大學士九卿議奏欽此該臣等議得侍郎謝墉奏貢院神祠像位內謹按文昌之神史記天官書載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六曰司祿春秋元命苞云司祿賞功進士又五帝本紀禪於六宗註有文昌之名謹按魁星之神古今圖書集成載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路史載史皇帝仰觀奎星圓曲之勢而創文字皆經史所傳載籍可考至於朱衣之神淵鑒類函載宋臣歐陽修知貢舉考試閱卷常覺坐後朱衣人點頭然後文入格嘗有句云朱衣暗裏點頭時此語並非後人附會且足令入場士女安於義命不致忘圖僥倖亦以神道設教之意尙非荒誕惑衆之舉所謂土地之神凡屬公廨俱有其祠原不必實之以人而唐韓愈稱爲興文土地者不止貢院一處而翰林院土地祠亦稱爲文公之祠不過傳聞相沿已久至於張大明王臣等訪詢俗以張相公稱之京畿其廟有三一在南城一在西城一在通州謹按古今圖書集成載張相公廟在通州境內神本越人入水爲神萬曆間有獲其佑者爲廟祀焉該侍郎亦稱傳聞爲司水之

神因火而設切查前明貢院屢火設供茲像亦非事出無因況此祠設於貢院隙地並不載在祀典與地方應禁祠宇有間如將張大明王像位撤毀迻附近廟觀供設假屬徒事紛更應無庸議再所奏另議應供香火位號查先聖先師俱有崇祠備明秩祀如再於貢院小祠復設神位反爲褻瀆其現在神牌字樣如梓潼二字涉於道籙奎星又加五經二字朱衣加桂籍二字俱無出典張大明王並非

勑封名號所有牌神五座應請改寫文昌之神位奎星之神位司水張公之神位朱衣之神位土地之神位恭候欽定如蒙允准臣等轉行該管衙門即將原有牌號謹敬改寫擇吉供奉謹奏奉　旨依議欽此

擘窠書

丹鉛餘錄朱長文論字體有擘窠書今書家不解其義按顏眞卿集有云點畫細稍恐不堪久臣今謹據案擘窠大書王惲玉堂嘉話云東坡洗玉池銘擘窠

大字極佳又云韓魏公書杜陵畫鶻詩擘窠大字此法唐宋人多用之墨札之祖也而用修究亦未解其義（薦岳名賈作字自有大小相副且如寫太一之殿作四寫分盡可崩一字把滿一寫對以殿字乎盡日有細隸大小不展促也）顧黃公答潘江如雜問云宋周書名辨窠何義按升菴引墨池錄顏眞卿集玉堂嘉話義未明擘窠猶言掌窠字大如掌耳書影茅元儀武備志成曾經神宗乙夜之覽天語稱其該博元儀即顏其堂曰該博宋比玉擘窠作八分書廣三尺許據此則不僅大如掌矣究未解其義也

簑衣餅

簑衣餅烙餅也以猪脂白麵爲之雜以椒末葱花一抖即碎入口脆而美杭之吳山製者最佳（鎮洋縣志太倉州有太師餅眉公餅相傳出自王荊石陳仲醇家）會典載有花饌包子饅首俱蒸餅也（即炊餅又名起膠餅膠即酵也）酥餅夾皮餅芝蔴餅俱爐餅也余鄉之千層纏絲餅亦爐餅（名義考以火炕曰爐餅）

清明上河圖

余鄉故家藏清明上河圖絹本繪畫精工城市山林無人不有無物不備洵可玩也後有李西涯記進詩記云宋翰林畫史張擇端作上河圖蓋其時俗所尙若今之上塚然故其盛如此也圖高不滿尺長二丈有奇人形不能寸小者纔一二分他物稱是自遠而近自略而詳自郊野以及城郭山則巍然而高隤然而卑窪然而空水則濤然而平淵然而深迤然而長引突然而激湍樹則槎然枯鬱然秀翹然翁然而莫知其所窮人物則官士農商醫卜僧道胥吏篙師纜夫婦女臧獲之行者坐者問者答者授者受者呼者應者騎而馳者負而戴者拖而攜者導而前呼者執斧鋸者操畚鍤者持杯罍者袒而風困而睡者傴而欠伸者褰簾以窺者板輿罨箔而陸曳者牽重舟泝急流極力寸進圖稱旣岸駐足而旁觀者交驩催啾百口而同聲者驢騾馬牛橐駝之屬或臥或息或載或飲有就囊齧草首入囊半者屋宇則官府之衙市廛之居村野之庄寺觀之廬門窗屏障籬壁之制間見而屑出店肆販鬻若酒若藥若香若餅若雜貨百物皆有題匾名字筆畫纖細幾至不可辨識而筆力簡勁意度生動隱見之殊形向背之相準不見其改竄之異杜少陵所謂毫髮無遺憾者非蚤想夜思日累歲積不能到可謂難矣畫當作於宣政以前豐亨豫大之世首有裕陵瘦金五字籤及雙龍小璽至大定（金世宗年號）間燕山張著有跋歸元秘府至正（元順帝年號）後散在民間藏於武陵陳彥康後入京師始見於朱大理家復爲少師徐文靖公所得俾余記之余有世澤之重姑撮其要如此成化壬寅秋七月旣望日撰并書長沙李東陽詩云宋家汴梁（集本作都）全盛時四方玉帛梯航隨清明上河俗所尙傾城士女兒童携（集本作攜兒童）城中萬屋甍甓起百貨千商集成蟻花棚柳市圍春風霧閣雲窗散（集本作粲）胡絃芳原細草飛輕鞍驕者若飈行若雲虹橋影落浪花裏捩舵撇篷俱有神笙歌在樓游在野亦有驅牛種田者眼中苦樂各有情縱使丹青未堪寫翰林畫史張擇端研朱吮墨鏤心肝細窮毫髮夥千萬直與造化爭雕鐫圖成進入緝熙殿御筆親題（集作題籤）標卷面天津一夜杜鵑啼倏

忽春光幾回雙闕風捲地天雨沙此圖此景復誰家家藏私印屢易主嬴得風流後代誇姓名不入宣和譜翰墨流傳籍吾祖（集本與有句云圖從受樂城典兵空帀鼎州一抔土數事恨大物被徙當時誰進流民圖）乾坤頫仰意不極世事榮枯無代無乙巳二月四日東陽又題（集題下注云上有先從事跋故有吾祖之句）張著跋云翰林張擇端字正道東武人也幼讀書遊學於京師後習繪事工於界畫尤嗜舟車市橋郭徑別成家數按向氏評論圖畫記云清明上河圖選入神品藏者其寶之大定丙午清明後一日燕山張著記又一跋云金燕山張著以此圖爲張擇端筆必有所據後人迺以擇端作於宋宣政間（徽宗政和宣和年號）今畫譜具在當時有如斯人斯藝而獨遺其姓字何耶海南金元帥（兌翁家藏集作大將朱公）藏此久矣余始得展觀恍然如入汴京置身流水游龍間但少香塵撲面耳元帥云（集作朱公云）此圖上有顯本在宋彥高處（集作張英公家）其紙舊布置各極其態信非率意所能成也遂昌鄭元祐題又有虞集袁桷二詩跋此卷跋題先明人而後金元人又西涯集有詩而無文時又有刪削舛錯其爲後

人臨本無疑明都穆鐵網珊瑚云是圖藏閣老長沙公家以穆遊門下且頗知書畫每暇日輒出所藏命穆品評此蓋公平生所實秘者觀其位置若城郭市橋屋廬之遠近高下草樹馬牛驢駝之大小出沒以及居者行者舟車之往還先後皆曲盡意態毫髮無遺蓋汴京盛時偉觀按圖而得而非一一朝夕之所能者其用心亦良苦矣圖有金大定丙午燕山張著跋又引向氏圖畫記謂擇端復有西湖爭標圖與此並入神品元至正壬辰西昌楊準跋則謂前有徽廟標題後有亡金諸老詩及私印若干今皆不存長沙公自爲詩綴書其後又一跋云淸明上河圖粉本一大卷國爲宋人張擇端所畫汴京盛時氣象彷彿可見聞嘉靖間一顯者以此圖貫奇禍因知遠權勢簡玩好乃持身涉世之律令不可不謹也據此則都太僕所見者有兩卷李祁雲陽集周氏所藏淸明上河圖乃故宋宣政年間名筆也筆意精妙固自宜入神品觀者見其邑屋之繁舟車之盛商賈財貨之充羨盈溢無不嗟賞歆慕恨不得親生其時親目其事忿

宋祚自建隆至宣政間安養生息百有五六十年大平之盛蓋已極矣天下之勢未有極而不變者此固君子有所寒心者也然則觀是圖者其將徒有嗟賞歆慕之意而已乎抑將猶有憂勤惕慮之意乎噫後之爲人君爲人臣者宜以此圖與無逸圖並觀之庶乎其常守富貴也明張丑淸河書畫舫張擇端淸明上河圖舊藏宜興徐文靖公家後歸西涯李氏李歸陳湖陸氏其子負官緡質於崑山顧氏有人以一千二百緡購從嚴分宜嚴氏書畫記有張擇端淸明上河圖王世貞爾雅樓所藏名畫有張擇端淸明上河圖詹景鳳東圖玄覽淸明上河圖本宋院人張擇端畫嚴氏圖書籍入大內朱鑑菴意欲盜得之當事者遂奏請發朱氏著令上假臨發有小內臣知上河圖價重遂啟箱竊此卷適當事者至內臣亟以藏御溝石罅中是日忽大雨水驟長沒罅連三日夜不歇水淪從罅中衆所藏卷則已糜爛不可復理矣據此則圖卷已亡何以至今猶存耶本朝仁皇帝御題張擇端淸明上河圖詩云天津橋下水溶溶柳外鉸舟夾

畫輪想見汴京全盛日春遊多少太平人是大內又有是圖驗古今字畫多矣其贋作正復不少苟非具眼豈易言賞鑒乎 陳子龍夏記云上河圖乃南宋人追憶故京之盛而寫淸明繁華之景也傳世者不一而張擇端爲佳上有宣和天曆等璽予於嘉川士夫家見之宋人云京師雜賣鋪每上河圖一卷定價一金所作大小繁簡不一大約多畫院中人爲之君擇端之筆非畫院人能及也王阮亭有明朱浙淸明上河圖詩云是爲伯時司馬家物沈綺雲云張擇端畫園長卷本有二紅一綠張著公淺名淸明上河圖有張著跋今此圖不流傳矣一瘢金題汴京無跋即易簡圖也見吳梅村文集

解元夢

予鄉拔貢李弼侯宗鄴於乾隆戊午科鄉試三場畢夜夢張榜已身中解元視其名上下二字分明中間一字糢糊不眞醒以語人及放榜則檢次李鄴也可見事屬前定未免睡魔弄人李後舉乾隆己卯科鄉試

蟻戲

予在河南之周家口見以蟻爲戲者出一木匣置桌上匣蓋左右四小孔中畫界道執一小鼓一小鑼擊鼓三通鳴鑼三次畢又擊鼓一聲則左孔有一蟻周

行匣上而復入又鼓擊一聲右孔一蟻亦如之嗣以次連擊則羣蟻皆出分左右如隊伍然嗣急擊則羣蟻相聚而鬭少頃鳴鑼一聲則鬭止再鳴數聲蟻各由孔而入寂然矣 其中隊伍嚴整常處兩山見守畫取松國大蟻數去首上號蟻彼此國交至死不休鬭之則曰蟻以鬭爲凡行鬭之時先以蹊左右會聚然後撲搶一扶其蹴御不能行後憤不見因以死則試之良蟻余謂蟻以數蹤古未有則且蟻未常有目必待數而行事異事也蟻之以侯傳物者此則蟻自好鬬與發之使鬬者異 夫以物之至微莫如蟻果何術而能教練至此信乎人之巧也又京師有蝦蟆教習亦置一匣中以拍板爲節一大蝦蟆居中數小蝦蟆左右列大蝦蟆鳴則小蝦蟆羣而和之又唐人尙書故實載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乃二蝦蟆對打既合節奏又中章程又金魚擺陣以紅白二小旗引之紅白二魚各啣尾而上部伍不亂又杜陽雜編載唐穆宗朝倭人於御前以舞龜居爲戲癸辛雜志載臨安呆水嬉者凡龜鱉鰍魚之類按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戲具而舞又秋燈叢話載長安歌者五六人籠鶺鴒鳥 俗名八哥兒 數十陳兩琵琶於几出鶺鴒十頭分爲二隊立琵琶旁歌聲乍起鶺鴒以喙爪按其

紋滑濁高下與歌聲相應曲終納已彈者於櫃復出未彈者更迭爲之又鳳陽有四人亦能鶴偶十餘頭置小櫃置於几上四人各執樂器唱某古人鳥即啣面具遊行臺上或合唱數古人即有數鳥啣而具以出進退不失雖人巧使然而鳥亦智矣是皆巧於役物者舞鶴舞馬不足言矣

方頭

古稱錢爲孔方兄今俗呼愛錢者爲方頭謂其止向錢孔鑽也（[illegible]）今人謂慳吝者曰方迴（不若即愛錢者之貼切也）又呼爲錢串子謂其能積而不能散也又呼爲看財奴即古所謂守錢虜

古音略引書目

楊升菴著轉注古音略載夏英公集古篆韻所引書目汗簡 說文 石經 字略 夏書 籀韻 雲臺碑 豫讓文 古孝經 古周易 古尙書 演說文 雜古文 林罕集 古老子 山海經 古史記 古漢書 孫彊集（汗簡作[illegible]） 馬日磾集 牧子文 古世本 義雲章 古莊子 碧落文 華岳文 古案經 張揖集 亢倉子 古爾雅 古論語 古毛詩 開元文 李彤集 古春秋 古禮記 徐邈集 三方碑 茅君傳 古樂章 古周禮 石梯文 濟南集（汗簡作碑文） 馬田文 銀床頌 烟蘿頌 荊山文 庾儼集（汗簡作字說） 古月令 道德經 南嶽碑 陰符經 王庶子碑 祝尙書韻 比干墓銘 衞宏字說（呂黎集作官書） 貝邱長碑（汗簡作貝邱長） 淩壇臺文（汗簡作陵臺銘） 季札墓銘 滕公墓銘 周才字錄 朱育集奇字 樊先生碑 義雲切韻 箋書古文 楊大夫集（汗簡作碑） 天台經幢 蔡邕石經 王維撰記 顏黃門說字 庾儼字書 證俗古文 王先生誄 彌勒傳碑（汗簡作傳） 陳逸人碑 楊氏阡銘 鬱林序文 周書大傳 淮南子上昇記 王惟恭黃庭經 趙琬章 古字略 王存義切韻 張庭珪劍銘 裴光遠集綴 郭昭卿字指（汗簡作昭卿） 李商隱略古（汗簡作李商隱字略） 崔希裕略古 邱光庭序文 鳳栖記共八十九種又

聞見字書目錄石鼓文（[illegible]） 史篇（史籀之遺說文引） 九經韵補 華嚴音辨 小爾雅（孔鮒） 廣雅（張揖） 要雅（[illegible]） 賈升郎埤蒼（升郎漢永元中人） 糾繆正俗（顏師古） 通俗文（服虔） 說文五義（吳淑） 說文系傳（徐鍇） 呂忱字林 陸該字林 葛洪字苑 曹產字苑 御覽字府 庾元威字府 鐘鼎款識（薛尙功） 集古錄（歐陽修） 博古圖 考古圖（呂大臨） 金石錄（趙明誠） 故跡遺文 徐浩古跡記 字辨（北齊李鉉） 五音譜（李登） 七音韻鏡 字林音義（[illegible]） 誤字（張揖） 辨字（周成） 國語音（宋庠） 楚辭音（智騫） 莊子集音（徐邈） 莊子釋音（[illegible]） 黃庭經音（陶弘[illegible]） 爾雅音（孫炎） 諸經音義（釋玄[illegible]） 漢書音義（蕭該） 李舟切韻 董南一切韻指南 文字音（王延） 篆文（何承天） 文字集略（阮孝緒） 聲類（李登） 音譜（李季節） 集韻（[illegible]） 韻纂（潘徽） 唐韻（孫愐） 桂苑珠叢（曹憲） 五經文字（張參） 九經字樣（唐元度） 古文四聲韻（夏竦） 廣古文四聲韻（杜從古） 佩觿集（郭忠恕） 字始連環（鄭樵） 象類書（鄭樵） 切韻指掌圖（司馬溫公） 書林韻會（[illegible]） 韻會舉要（黃公紹） 韻補（吳棫） 干祿字書（顏元孫） 廣干祿字書（婁機） 六書正譌（周伯溫） 六書本義（趙古則） 小學篇（王隆） 說文字原 動靜字音（劉士明） 唐蒙博物記 字通（李彤） 山（[illegible]） 隸釋（洪適） 韻集（呂靜） 音釋（[illegible]） 文字辨疑 夏侯詠韻略 杜臺卿韻略 陽休之韻略 古今字詁（張揖） 古今文詁（[illegible]） 班馬字類 文字指要（[illegible]） 集韻拾遺（[illegible]） 鄭氏篆韻 六書故（戴侗） 禮部韻略（毛晃） 平水韻（劉淵） 韻總 李涪刊誤 實刻叢珠（陳思） 書苑菁華共九十種今存者已屬寥寥恐日久並其書名亦不識矣故錄之以徵古人文字之學

玉壺亭

予鄉晉城古址邑令張公坊建蟋蟀堂於上面前搆一亭與南山冰巖正相對坐蟋蟀堂中觀之一片水宛在亭中也予因以玉壺亭名之而繫以詩云欲問名亭何所取眼前有景可臨摹試從蟋蟀堂中看一片冰心在玉壺

唐六如墓

桃花塢在蘇州城內西北隅有唐伯虎桃花菴其墓在菴東北百餘步池北有碑題明唐解元之墓係正書前一行中議大夫贊治尹直隸蘇州府知府天水

胡纘宗書後一行嘉靖五年歲次丙戌冬十二上浣吉旦弟申立係八分書菴內有六如剸像倣壁砌石刻桃花菴詩爲唐寅書據居易錄云宋中丞牧仲偶於蘇州閶門桃花塢野圃中得片碣題唐六如墓因封樹之立碑焉其好事如此（國朝山左詩鈔吳縣知縣張君履有唐六如墓詩云墓在桃花塢康熙甲戌中丞宋公教予封土築亭事被紀以詩云）余於乾隆四十九年至其地則碑題明唐解元之墓乃胡太守所立非宋中丞或張大令封土築亭而未立碑云至云好事凡守土者宜加意焉前哲之墓無碑可考湮沒者衆矣（本朝詩別裁有江都諸生方擧鑾字引謝桃花塢弔唐六如墓一絕先生胸次海天寬只愛桃花不愛官覓是一杯魂魄在隔簾紅雨落春寒一沈歸愚選此詩居此六如墓在讀唐桃花塢其讀書處也據蘇州府志康熙中府尹民續寅讀書之菴西掘得一碑即胡纘宗所書碑中丞宋犖爲搆才子亭而墓實在橫塘）

落水救人

湖北枝江縣把總王正高和州人乾隆四十五年駕小舟巡江至阮家瀆遇風雨翻舟長年父子二人營兵三人俱落水王即合於舟下隨手把船舷順水而

流覺有物相觸乃長年之子也因思死則俱死耳倘若有救小子庶亦可生乎即一手扯之其船風吹近水邊先是長年與兵俱浮水登岸見船至急採之王與長年之子乃得俱生夫以危急存亡之時猶存濟人之念此王之所以不死也後陞任去

絕句雙關格

唐人絕句如太白之橫江詞第一首上皇西巡南京歌長門怨與賈舍人至沅洞庭第二首宣城見杜鵑花王摩詰之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涼州詞工部之和嚴鄭公軍城早秋高達夫之塞上聞笛岑嘉州之封大夫破播仙凱歌賈至之巴陵與李十二裴九汎洞庭二首綦毋潛之過上人蘭若元結之款乃曲第一首韋蘇州之滁州西澗皇甫冉之答張繼柳柳州之柳州二月白香山之東城桂第三首裴交泰之長門怨杜牧之題城樓皆兩句平仄相粘四句不相粘聲調反覺矯健意當另是一格而前賢未有言者余因名之曰雙關格聯如雙

闕對時也（先設雖偷名曰中分格）

晉恭世子廟碑

晉恭世子廟碑銘并序在山西曲沃縣南闕恭世子墓前前進士吳勉之撰（邑人嘉佑進士）前守孟州王屋縣尉張傑書（陶南村書史會要載張傑書八分書不知即其人否）夫鼫鼠甘口谿蹠脩革洞貫而不知其猾讒人甘言離間骨肉殘殺而不知其僞設斯道者果（闕四字）妒婦與小人圖利而爲之也然不能移上智抑足以惑中人是則甘之爲害在言之深言之大甘（闕三字）也昔晉獻公甘驪姬之譖使申生自殺於新城春秋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書晉侯惡其用讒名申生（闕一字）其陷父於戲申生之死不若逃之雖恭爲子之道且失顯親之孝謚之曰恭亦有微旨國人憐其無罪屋而祭之迄今千百季民意不衰祠宇愈昔者亦所以龜鑑後人爾或曰父子之道天性也豈獻公慈愛於他人而不慈愛於其子邪況夫猜慈忍愛讒者之有由也初驪姬欲譖申生與優施二五嬖圖之伺其隙而甘其言僅十年而

事乃就固非一朝一夕漸漬猜之臭也始則譽申生之賢而指公之惡次則驗申生之得衆而懼公以行疆終則置毒於胙而取信於公苟非生而神靈躬有明哲其孰能辨之哉且驪姬妒婦也欲貴子而福已優施二五嬖皆小人也在濟欲而貪賂信夫圖利而爲之此妒婦小人之常情耳觀乎今之讒或有甚此者大率衣儒服誦聖書竊君子之名齒士人之列固有飲醐不思其私離間人君臣父子兄弟親戚僚友交朋以至於誅殺殘虐分爭違戾讎惡棄絕者固甚於妒婦之與小人圖利而爲之也天乎好讒之人果造物者使之然邪性使之然邪苟造物者使之然曷不改造其形爲虺蝮蜂蠆之（闕一字）雖毒於人人得而避之明白之甚也苟性使之然曷不杜其聞以聵窒其覩以瞽秘其言以瘖離讒（闕二字）心中面耳目不得伺人之隙口不得甘其言足使君臣父子兄弟親戚僚友交朋各盡其道而恭（闕一字）歡愛之則天下無爲而治已又何必黜涇以懼惡降殃以譏邪乎釋名曰碑者悲也申生譖死孰不悲（闕一字）觀今之讒愈可悲

奐必正其道謹作銘云周文將王太伯走荊避聖讓位丕基有成晉文將霸申生自經(闕字)■雄圖始亨太白之奔申生之死一啓姬昌一開重耳全生者賢殺(闕三字)優劣之間差遠千里雖云被誚人誰不知辭而可辨去之可嚌非傷(闕字)一意奚釋公疑(闕四字)徒使人悲嗚呼人之爲讒天亦速絕驪姬(闕字)一亡奚齊兵殺謀之不臧旋見屠滅敢告幾人嚮應昭晰熙寧(宋神宗年號)八年九月十五日男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世長立石按此碑書法結撰方正遒勁仿魯公多寶塔盡具體而微者洵可傳也而趙子函石墨鐫華來梅岑金石備考胡文煥古今碑帖考俱不載盡搜羅不到耳

九秋春

柿果品可以釀酒蒲州中條山萬固寺釀者佳(絳之聞喜稷山解之安邑皆有)其色白以火點之亦能起燄如汾酒可久貯土人呼爲九秋春謂柿至九月而赤熟始釀也不知視西涼之葡萄安定之洞庭春色爲何如

鬪蟋蟀

白茅堂集有鬪蟋蟀記云鬪蟋蟀吳中尤甚余買得一侍兒吳江人初秋涼雨促織遶砌亂鳴覓數頭養之因詳其法其一品格頭項肥腳腿長背闊頭圖者爲上青翅麻頭有銀絡數條曰青頭麻絡若六條相抱名纏環絞不堪用次頭黃血絡翅黑腿白曰黃頭麻絡次金翅銀絡頭曰白頭麻絡次紫金翅紅絡腰日錫紫金魚袋次黃色血絡頭兩尾裝動如螢曰羊角尾俱以牙白爲上次黃色肚長而頭銳曰托肚黃次紫黃色身有紅鱗大如胡麻子牙紅而銳白或黑曰錦束衣以上七種最貴號將軍絕有力名百腳戰蜈蚣所化甚難得若止兩肩有鱗名香色肩鱗不用若頭小項翅窄腿細生於淺土泥坑向陽之地者爲最下二教養熟豆漿調蚯蚓糞塡籠底宜暗處日餵水漬黃米飯一粒多則過肥或茭白絲瓜花羊眼豆花熟栗菱芡鮑魚蚊子水跳蟲熟蝦魚牛犬肉消梟芥茶忌驗酒醋燔灸橙橘諸香臭畏人鼻息白露後須索三尾者是雌與之媾得子如粟繼之去若無偶即失意循禿擘緣不堪若雌雄相食命曰狂亟斥去三鬪具白露後開鬪竈九後止鬪鬪必大小相配開鬪之家大署其門曰秋興懸流蘇設錦褥以羅之編竹檻爲鬪欄長尺高四寸闊八寸狹其兩頭皆有門大如芡實欄中隆然以閘間之外別置一欄以新鬪勝者居之怒鳴支支然令未鬥者振羽般辟久之啓閘斗然相遇即死鬪激之不甚鬪亦不力先時采鉀曰鑒(音甘)俗名鐵績草一莖六穗或三穗對節生取莖長五寸餘披其首如糝黍孰用以便驅撥予嘗以水晶盒爲欄雲母石爲閘撤閘蓋盒了然見鬪四門局掌門之人名當盧亦稱軍師勝負之權強半係之每始其人驅撥有方先負後勝曰復讐先勝後負曰玩敵有相持抱人立者曰對蛩各自旋轉或合或解曰團練互搏而倒各東西立柱喙矜鳴曰自保敗者歛翅疾趨則勝家得一注籤(載本字)去牙齧斷腿股擺擲腦髓爲全勝得全注以鼓吹小旗扁紅帛金花送歸第五醫法開鬪家率立醫學蟲畏熱畏寒熱即捲鬚是眼昏喂豆芽尖葉左鬚

失視偏右右鬚失視偏左兩鬚失尤不堪用行遲重是積食飼溝水中小紅蟲糞結熟蝦婆井華水浸食鬪板上虱亦佳頭仰咢鼓湯或煎芥茶洗腸股練牙喂水跳盆聲嘶煎蘆子主之蠶茶頻點咬傷童便調蚯蚓糞點瘡口九月不鬪十月即死若留籠上臘月尚可活或放去蛻作白蟲如蠶狀蟄土中明年變蛩或以子種者冬化入春則僞吳人鬪至獲百金者則鑿銀爲小棺密瘞之江北呼爲竈窯一作唧唧江南呼爲蠼織蟋蟀促織之訛也古字作蟋蟀貫秋聲當金兵南下尙與妓妾博徒鬪蟋蟀或誚曰豈相公軍國大事耶此又東坡所云消遙閒放之士好鶴而成其高而衛懿公以亡其國也

朝鮮

朝鮮平壤去燕京(即遼東)約二三千里去奉天府三百餘里曰岫巖有通判守之其所屬曰鳳凰城有巡檢司饁祭城在鳳凰山山下即鴨綠江江東則奉天岫巖江西則朝鮮義州界義州彼土音曰愛州有節度使有府尹有屬縣每過

中外交易之期彼中人輒渡江來鳳凰城下交易邏檢及武弁司彈壓有卡路以限之不得輕踰日出而集日昃而退每入貢中國其諸生願從者得報明有司閱之王假以三品武職銜從行其正使爲吏書判副使爲禮書判約束從行人司刑名者曰監察御史事皆稟令御史正副使不御也其法嚴杖重凡杖人刑者執杖退丈餘躍身離地三尺舉杖全力撲之過五杖多斃者若撓法則殺之凡彼人之死者剖其腹寔以鹽而縫合之以屍還其國其俗好文學解聲詩取士重經義分年試經五經通者得授吏書判卽宰相也其次三四經通者亦得授京右職若制科則鄉會試如中國制其試四書論一賦一七言排律一首平仄與今異以欲譜之筵歌也每句叶韻共六十句試偽者銓次不如明經也其國中諸生最知名者曰李書九字玩亭號薑山有薑山詩集長於七古有奇氣其次曰柳得恭字惠風號歌商樓主人有歌商樓詩集係彼處甲午年解元有句云峽漁依草莎痕合夕騎橫沙腕影長亦清婉可誦又有諸生李德懋字

懋官有過鴨綠江詩曰送人官奴渾無賴自拾汀花點額歸可知彼處官妓猶衍唐之舊云又有朴齊家者（朴音瓢）亦諸生能詩乃土著若李皆國王宗室柳遷自河東故文物流風蹁躚可紀其高麗箋分紅黃綠白紫五色綿厚耐書一可揭爲三綃亦可以書筆用羊毫柔和應手惟墨用漆堅韌難磨不如歙之良也其國禁諱高麗二字俁言之必譁辨稱之曰朝鮮則喜其官甚尊出乘馬則侍者伏地以背受足二侍者舉足安馬上雙袖龍鐘馬上手執大扇其侍者皆白衣俗呼高麗棒子聞彼國之賤者入中國三次乃得比於良民耳其國祀明李如松最虔以其救朝鮮死於倭人塞於平壤也其山川之奇秀類於浙閩風俗亦近之讀書遵朱子詩遵王漁洋愛購書藏書之富亞於中土

聞見瓣香錄戊卷終

聞見瓣香錄

己卷類目

至聖誕辰　至聖像
子孫葬　天賜時玉
荷包牡丹　鴛鴦飵
搊戰　元韋伽藍
熊經路壘蹤　禰子
天然輪室　吳侗府
漂葉　趙千里春山訪友圖
蘭花棒　文林果
八硯銘　石花魚
牛毛猪　白雪樓
交泰圖　景德鎮
堆花酒　泥水穴
方于魯墨　宜興顧氏窯
七律雜格　見鬼
縮形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瓣香錄己卷

晉曲沃秦武域紫峰甫述

至聖誕辰

闕里志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十月庚子卽今之八月二十七日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日孔子卒四月乙丑卽今之二月十八日史記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卒年七十三孔子年譜起庚戌至壬戌年七十三歲宋濂孔子生卒年月辨謂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冬十月二十一日庚子遵穀梁氏之說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夏四月十八日乙丑遵左氏說自壬戌歲上遡己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者非也又曰衆言紛淆當折衷以經經無明文當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獨逾於史乎羅泌路史云孔氏有一初度之辰曾無記者非惟無記正亦自不之知夫孔子之道固不俟此以輕重然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書考書籍譜牒史會要俱不載不知何所據而敢於奏對也

子孫彝

予家藏古圜鼎一按古尺高七寸五分足高二寸八分深五寸五分口徑九寸腹徑九寸四分耳高二寸其式與焦山古鼎同但差小耳耳足皆素純緣之外繞以蘷紋布以雲雷寬一寸七分翡翠斑駁瑩潤欲滴內款云作子子彝爲二行蔡君謨有曰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此鼎作欵參差逾形其古其云子子者子之子裔孫也或取子孫之意（博古圖子孫彝銘二字商彝）古人制器罔以象乎陽三足以象三公象饕餮以戒其貪作雲雷以象澤物之功皆有深意其欵或云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或以貽厥子孫者其曰彝者按左邱明外傳稱法度之器曰彝器謂其度可法而使子孫觸目警心非直爲玩好之具也藏器者可勿寶諸

天賜時玉

乃今之八月亦非得云二月矣今定著八月二十七日爲先聖人孔子生日（按杜陽紗存云春秋公羊言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則書庚子於十月之後以此年十月庚辰朔考之則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穀梁是而公羊非周十月今八月是孔子生日爲八月二十一日無疑也然以史記考之則孔子之生乃在襄公二十二年杜預亦主之朱子論語序說用史記生年而序公羊月日於下說是說者自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推之除朔建六日則以二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庚子爲孔子生日當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也二說宋胖執是吳氏剛又取宋臨之說期史記以周正十月爲闕明年故誤而朱子因之然宋臨亦是膠說歲有所據大抵以爲二十一日明是己酉歲生七十四年以爲二十七日則庚戌歲生七十三年學者疑焉傳疑可也必欲斷而定之則點矣）

至聖像

曲阜孔廟中有石刻吳道子所畫魯司寇像聖蹟殿有聖蹟圖又凭几像立像行教小影康熙壬戌仲冬上東巡至闕里詣先師廟禮成御覽聖蹟問何像最眞博士孔尚任奏曰惟行教小影顏子從行者最眞傳爲端木賜手寫晉顧愷之重摹者闕里志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從行謂之小影於像最眞唐劉禹錫新州廟碑謂堯頭禹耳華冠象佩取之自鄒魯者卽小影也但云子貢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道尊在於師嚴而禮義存乎愛敬誠使天下橫舍能因夫子初度之辰略爲之識肅何傷予幾繹齊書見臧榮緒以宣尼庚子日生每以是日陳五經而拜之未嘗不仰之也奈何夫子一誕生之日史傳紀載曾有定格而五行書論孔子以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庚子甲申時生按庚子乃魯襄公之二十二年是歲周靈王之二十一年而長歷其年二月二十三日實爲庚子以哀公之十六年壬戌歲四月己丑卒（按四月無己丑惟有乙丑己丑乃五月十二日）乃敬王之四十三年享七十有三齡然公羊傳乃於襄公二十一年書十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傳則繫於十月之後當十二月二十二日之庚子也是歲閏中以元術論節過在子可以庚戌語然或以爲十月庚子則是今之八月乃襄公之二十一年而靈王之二十年也然歲在己酉則爲年七十有四不得爲之庚戌故劉外紀謂孔子年七十四雖然公羊子言十一月是月固無庚子以孔氏家譜及祖庭記等所以俱云二十二年十月庚子乃二十有七日故林開以爲庚子之月節雖已過不知周正

明夏文愍公言有天賜時玉賦序云嘉靖十四年正月二日夜雪詰朝全齋上喜札儀輔臣暨禮官曰今日正欲與卿等一見但蒙天賜時玉耳臣言伏讀聖文以時玉名雪實古今所未經道臣謹恭錄天語作天賜時玉賦一首獻伏惟聖明垂覽焉其賦載皇明文徵中

荷包牡丹

荷包牡丹卽羣芳譜所謂魚兒牡丹其葉絕似牡丹而差小其花圓扁而收口色粉紅而蕊微吐纍纍垂枝如荷包之倒掛者京師人以荷包牡丹呼之宋周必大有詩其序云得之湘中狀類雙魚以二月開命曰花嫡今江南所在多有至於寫狀命名昔人似不及今人之相肖也

鷥鶿飾

懷麓堂集載謝恩事正德八年正月十三日司禮監太監蕭敬傳奉聖旨頒送致仕大學士李東陽慶成宴卓面一張鷥鶿飾一分酒五瓶

拇戰

今人飲酒多以門拳爲勝負伸指爲數呼之猜拳者謂六研齋筆記俗飲以手指屈伸相搏謂之豁拳又名豁指頭蓋以目遙覘人爲已伸縮之數隱機鬥捷以取勝唐皇甫松手勢酒令五指皆有名大指名蹲鴟中指名玉柱食指名鉤戟無名指名潛虬小指名奇兵拳名虎膺指節名松根通呼五指爲五峯則唐時已有此戲矣通雅後漢王章傳飲酒會側食治間以手勢令註會飲酒行酒令以佐飲唐宋之俗亦謂之招手令汪舟次使琉球錄國俗士大夫無事輒飲酒好以拇戰是外國亦有此戲矣通俗編明王徵有拇陣譜

元章伽藍

米元章死後爲鶴林寺伽藍神梵刹伽藍序居所居事當來圖圖者生前之地故生前遊本處果之義嘗在黃鶴山下見漁洋文鶴林寺題名六研齋筆記潤州鶴林寺以來元章爲伽藍蘇米志林潤州鶴林寺有馬素臨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卽此地也米元章其絕石沈詩有以茶寺伽藍永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見下世人知爲歡寺於食堂今聖護寺之左隅杭梵天講寺以蘇東坡爲伽藍設供於翰墨文章者何恩

無香火 地誌

熊經畧墨蹟

熊經畧廷弼字飛百號芝岡江夏人萬曆二十五年鄉試第一人明年成進士其雄才大略載在明史予家藏其墨蹟一卷結搆雄奇傾欹俊逸有劍拔弩張之勢有龍跳虎臥之氣望而知爲英雄筆也其跋云此新卜東閣十咏也作於癸丑南歸後而先書十咏於紫嶽仇年丈者則庚午遊勸阁而作也先書卷甚劣作字不恰意縣闕髙年兄爲紫嶽復覓佳紙再書而紙復不佳筆又枚秌不中書其縣闕每謂予有一分酒則有一分字有十分酒則有十分字今七月朔日余又持紫無一滴助而又値紙筆則厄宜其技止此耳縣闕曰技原止此何用諉紙筆若酒則眞當爲予分過也書此爲紫嶽一笑時天啓四年七月一日也江夏熊廷弼印章一爲熊廷弼印一爲東園主人其詩首章云爲愛林塘好辟喧新開別業面東原梅山樹繞斜通郭蓮渚橋通直到門傳是舊時花柳巷

擕來舒作桔槔園主人初領青山事鎮日經營不憚煩又章華臺瞻高觀北封建亭開茂苑東臨冷石衣苔欲濕月移帥箐竹先侵就楣支床風擾擾臨池瀉酒水牆牆杜門仍苦醫鄉遇到蓮塵嫌酒客疎皆佳句也按先生有性氣先生集

襠子

大褂之對衿者名曰襠子松一錄公行狀云常米日不乘宮中上以兩左右對日遊子吊半老畏寒不出遊勢御府賜貂以貂被卽今之太子也俗曰大褂會典載有貉狢摺襠紅豹襠狐皮猱皮貉皮等襠字又作褡褡薄當字與正字通字彙俱無其字蓋俗字居易錄今語謂皮衣之長者曰褡褳通俗編作褡褳引郭忠恕佩觿云說文褡褳衣自注褡褳元人名此語最古郭一經云半臂衫也起於隋時內官服之此解非也衣係長袖何云半臂褡字亦字書所無

天鬆輪室

予藏枝江下新場鄉見道傍臥木一段屈曲透突不中材問何木曰柘也何用曰將爲薪余曰惜也予直持歸使匠工將曲直勢截爲十數段長短順其形制

其中使空琢磨其皮使光復出缺爲罅因漏爲當而後彫作玲瓏狀若奇石外黃內赤相映相暉光彩煥發如良玉名之曰天然翰室中書君始可聚族而處矣友人爭攫之以爲貴予留其二焉嗟哉世無棄材顧所用之何如耳

吳制府

吳□□公達善字雨民滿洲正紅旗人駐防西安府乾隆丙辰進士歷任雲南湖廣陝甘總督剛正勤謹朱於公事夜猶常設筆研於臥榻前偶憶應辦事件即起書之乾隆二十六年再任甘肅躬親細務以勞成疾於武闈後卽歿於任余輓詩云作神應匹階檎虎識痒逕嗣淡臥龍心史冰藏星海岸口碑早勒峴山峰皆寔錄也後陝西巡撫畢公沅曾以從祀名宦請於朝

漂葉

晉俗七月七日織女渡河之辰小兒女先於六月內以豌豆大麥種於碗內日以水潤之至七月可長至八九寸許晚間於庭中祀神舉燈燭輝煌盛淨水一孟男採大麥苗女採豌豆苗斷爲七節漂水中視其影男漂之影爲字形爲弓矢女漂之影爲針線爲花樣以爲得巧名曰漂葉（晉人目蟲珠生曰爾本草作漂葉即以水浸豆生芽也）是又爲七夕一佳與也按宛署記燕都女子七日以碗水曝日下各女子自投小鍼浮之於水面徐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綫粗如椎以卜女子巧拙與晉風小異

趙千里春山訪友圖

宋趙伯駒春山訪友圖長卷末有小款八分書伯駒二字有千里小印無題跋僅有明宋濂景解大紳二學士私印余得之江南故家書畫譜紛翡備考庚子銷夏記皆未載蓋未之見也山川雲樹殆孫北海所謂設色雖濃而精神清潤者無愧名筆余惟尤物之不能長留也因題長句彷彿其狀庶他時讀詩如識畫乎詩云春光澹沲風舒徐綠濃丹崖媚晴虛亂松高古墜藤秀山花山鳥相友於有客白馬伴一僕爲訪素心人如玉橋畔二人自閒暇指點似與觀茅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茆竹疎籬逐徑通剝啄荊扉小童開主賓偃對談往昔南軒有童烹茗來先生有道一家樂老妻稚子在水閣奇樹蒼鬱山嵯峨稠疊向背紛聯絡一峯肆兀氣獨亢半壁樓臺森開張何人攜手凭欄望眼底雲海白茫茫曲磴盤紆時隱見松風吹水落幽澗林深二鹿臥起閒知是游麑不能偪忽見二人採藥歸一人拄杖歷翠微螢梯杳渺猶登頓巖岫玲瓏樓閣飛人間如何有蓬島便欲因之拾瑤草會逢羽人乞丹砂長風萬里身飄飄翛然開朗又一村烟水莽蒼恣吐吞人家楷比桑竹茂點點紅霞觀桃源小軒三人臨水坐漁舟一家網初收抱琴人至柳風吹欲度略彴尚未果對岸疏田漾微波山卦水舖苗屋多但見婦子嬉樂土過此未知復若何山川磅礴原如是縮小乾坤咫尺裏胸有造化筆有神北宋高品趙千里脫手歷劫傳至今學士宋解曾賞心葵子作詩如讀畫他時思畫向詩尋祗覺春氣浮硯北幽人來往圖中得愧聽鶯鳴住山中知音何處三歎息

蘭花柳

柳葉長至寸餘攢聚開放宛似蘭花俗呼爲蘭花柳

文林果

余鄉之紅果卽朱奈也視他處之林檎沙果皆勝按洽聞記高宗以苑中朱奈賜所文林郎又名文林果可以當之

八硯銘

余師慈槙齋先生保滿洲正藍旗人乾隆壬戌進士官翰林侍讀雅揗臨池兼嗜米之勝好聚石得輒銘其背此八硯皆天然形銘曰總敘序曰所託者深故濁類不能祜深取乎莚之禮淨論斷云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稱美夫石之性貞爾以貞性而幻淨植其令我珍重宜也贊曰持躬簡默應務沖虛篤實君子庶其儕與才堪倚馬文至彫龍藉假顏色始擬遺逸侯封卽墨匪是濫膺循名責實案位而行　斛頑然也不自棄也礪廉隅也良可嘉也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我完然也欲借攻也僕模稜也僕勿咨也卷勻圃居士題保襲應隅硯銘　數
卷嘗爲圖一方硯作田疇畔餘數歲筆耕得豐年盛兩初淼潤心花已漾鮮任
餘無汗滴笠子不須蕢題保田硯詩　閩工林佑善製硯余以斯石形如右軍
風字硯命之製食烟雲滿起可直五千萬緡工唯唯退而蚝足風外淼淼予見
而笑曰嘻兹佳矣遂名爲風淼硯取東坡更將掀舞勢把燭畫風淼意也大凡
事之遇無可奈何者能作如是觀自然無碍　曾共鳴球鳴盛時化而爲研尙
餘奇君苗休更解焚也解和卿雲虞舜詩題保豁硯歌　歸化爲苗獻三石一
似荔枝一似風字獨至斯石數揣想而不得其形似豈愛好是天然不欲以器
鳴耶孔子曰君子不器斯石然非卽石中君子乎石如有知定向予頻點頭也
因名不器硯題保識　黔之歸化風淳少事雅宜閉門染翰作字涼林菁苗貌
愚心智解助臨池捧石而至余領登焉命從厚賜磴几席閒摩挲冉四忽悟乃
形有似乎荔工巧彫琢眞荔不異眞荔性熱食多防熾假荔性寒食多消志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世既久深明此義嘗爲硯銘戒心勿易　特身似玉守口如瓶古名言斯硯也
溫其如玉而具瓶形呼爲玉瓶借之自警丞矣箴曰持不墜由丰敬守無失綠
用識人皆務其高遠我獨取夫淺近題保華

石花魚

石花魚出太原之保德州黃河之鯉魚也河行州地石崖夾之苔蘚斑駁鯽
滿山麓魚食之至秋而大肥入冬掛冰以貢美品也太原有資者他處不可得
矣

牛毛豬

蜀之金川多牛毛豬其色黃與內地之黑白者異大止可三四十觔甚肥美

白雪樓

白雪樓在蘭州西門外皋蘭山麓三元宮前地多梨花舊有酒樓無名汾州郭
公朝祚觀察甘肅時摘太白詩題曰白雪樓公嘗仿稱公爲時所重題役頓長
聲價遊人不絕（按邸州有白雲樓卽今安慶府治郡壽有白雲樓爲李子謙題耳）

交泰圖

往見人家壁懸交泰圖一黑羊一白羊一青羊角毛逼眞時座中有客曰此畫
甚好可惜不全上層再畫五蝠蝠方佳他客問之客曰豈不聞三陽從地起五
福自天來乎衆皆微笑可知雅俗既判賞鑒自別

景德窯

生人飲食之器莫妙於瓷金玉銀銅錫鐵木皮灰漆之物俱不及也昔傳柴禹
官哥鈞定汝諸品不易得矣明有永宣成弘正嘉隆萬各官窯今則出江西饒
州府浮梁縣景德鎮（容器所彫器資陶昔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瓷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衆喜君獨不爱老夫嘆息此事古來有之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知縣不買瓷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一人今饒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偶閱唐權使
所編陶冶圖可以識製器之大槪因備錄之內務府員外郎管理九江關務臣
唐英謹奏爲欽遵諭旨事竊臣於乾隆八年閏四月二十二日接到養心殿造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辦處秘會開乾隆八年四月初八日由內廷交出陶冶圖二十張奉旨著將此
圖交與唐英按每張圖上所畫係做何技業詳細寫來話要文些其每篇字數
要均勻或多十數字或少十數字亦可其取土之山與夫取料取水之處皆寫
明地名再將此圖二十幅按陶冶先後次第編明送來欽此於四月十一日將
辦寫得陶冶圖上繪摺片一件特進呈覽奉旨將此將辦改正摺片與陶冶圖
俱交唐英欽此欽遵相應移會前去等因臣接到來文隨欽遵諭旨敬謹辦理
按每幅圖內所做技業幷取土取料之山逐一編明並將圖幅先後次第另編
總幅恭呈御覽至陶務爲玻府工作圖既未備編亦不能詳列惟謹就圖中所
載遵旨編次伏祈皇上睿鑒再臣現在遵得奉發之樣件幷新擬樣瓷一併恭
呈敬請皇上教導改正以便欽遵燒造謹奏乾隆八年五月初三日專摺俱代
發與陶正之官較覈考工詳列陶旒之職是知埏埴爲器日用必資固應闡發
精微用以昭垂永久當製瓷所資在泥土而泥土之細在陶澄泥土細而埏胎

成灰泥合油釉色係泥釉是當首著陶鍊尤合居先至於備其材更當利其器欲期煙焰無玷於鼎爨務令光彩有暉於瓶罌斯匣鉢之偹用宜織土釉而次及者也若夫程材制器既當左宜右有之時仿古酌今必循方矩圓規之則惟茲模範關乎坯胎日造日修而賦物始有其象爲彫爲鏤而受質各別其形於是施後素之功成受采之益圓琢異製渲染同工釉分吹蘸而巧拙立呈足詳欵識而功能始畢泥形土質都成金石之聲錦地花紋並帶雲霞之色裝束精夫茅草利用過乎簍篚默相惟神虔奉陶家之享獻上供有祇迎遨天府之品題圖列後先序分節次一頁採石製泥惟陶利用儲土作胎其土須採石煉製石産江南徽郡祁門縣距窰廠二百里山名坪里谷口二處皆産白石開窰採取剤有黑花如鹿角菜形土人藉溪流設輪作碓舂細淘淨製如磚式名爲白不（音敦上聲凡造瓷之泥土皆以此爲名景德鎮人土音也字書無此字）色純質細製造脫胎填白青花圓琢等器別有高嶺玉紅箭灘數種各就産地爲名皆出江西饒州府屬各境採製法同白不止可供摻合製造之用於粗厚器皿爲宜幅中爲闢採爲舂碓爲淘煉採石製泥之法不越於是云二頁淘練泥土造瓷首需泥土淘練尤在精純土星石子定帶瑕疵土雜泥鬆必至坼裂淘練之法多以水缸浸泥木鈀翻攪標起渣沉過以馬尾細籮再澄雙層絹袋始分注過泥匣鉢俾水滲漿稠用無底木匣下鋪新磚數層內以細布大單將稠漿傾入緊包磚壓吸水水滲成泥移貯大石片上用鐵鍬翻撲結實以便製器凡各種坯胎不外此泥惟分類按方加配材料以別其用缸中所收器具人工描摹淘練情形悉備三頁練灰配釉陶製各器惟釉是需而一切釉水無灰不成其釉灰出樂平縣在景德鎮南百四十里以青白石與鳳尾草迭疊燒煉用水淘細泥卽成釉灰配以白不細泥與釉灰和成漿稀稠相等各按瓷之種類以成方加減盛之缸內用曲木橫貫鐵鍋之耳以爲佰注之具其名曰盆如泥十盆灰一盆爲上品瓷器之釉泥七八而灰二三爲中品之釉若泥灰平對或灰多於泥則成粗釉圖中缸內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浮之鍋卽盆是也四頁製造匣鉢瓷坯入窰最宜潔淨一沾泥渣便成斑駁且窰風火氣冲突易於傷坯此坯胎之所必用匣鉢套裝也匣鉢之泥土産於景德鎮之東北里淬村有黑紅白三色之異另有寶石山出黑黃沙一種配合成泥取其入火禁鍊造法用輪車與拉坯之車相似泥不用過細俟匣坯微乾略鏇入窰空燒一次方堪應用名曰鍍匣而造匣鉢之匠亦常用粗泥拉造砂爲縂本地鄉村坯房人匠等家常之用五頁圖器修模圓器之造每一式款動經千百不有模範式欵斷難畫一其模子必須與原樣相似但尺寸不能計算放大則成器必較原樣收小蓋生坯泥鬆性浮一經窰火鎔者浮者實一尺之坯止得七八寸之器其抽縮之理然也欲求生坯之準必先模子是修故模匠不日造而曰修凡一器之模非修數次其尺寸式款燒出時定不能脗合此行工匠務熟諳窰火泥性方能計算加減以成模範景德一鎮篳推名手不過三兩人六頁圖器拉坯圓器之製不一其方鐵稜角者則有鏃雕印削之作而渾圓之器又用輪車拉坯就器之大小分爲二作其大者拉造一尺至二三尺之盤盌鐘碟等小者拉造一尺以內之盤盌鍾碟等車如木盤下設機局俾旋轉無滯則所拉之坯方免厚薄偏側故用木匠隨時修治另有泥匠摶泥融結置於車盤拉坯者坐於車架以竹杖撥車使之輪轉雙手按泥隨手法之寬仲收放以定圓器欵式其大小不失毫黍七頁琢器做坯瓶罐尊彝皆名琢器其渾圓者亦如造圓器之法用輪車拉坯俟其晒乾仍就輪車刀鏇定樣之後以大羊毛筆蘸水洗磨俾光滑潔淨然後吹釉入窰卽成白器如於坯上畫料罩釉卽爲青花其鑲方稜角之坯則用布包泥以平板拍練成片裁成塊段卽用本泥調糊黏合另有印坯一種係從模中印出製法亦如鑲方鏇印二種洗補磨擦與圓琢器無異凡此坯胎有應錐拱雕鏤者俟乾透定稿以付鏇門工匠爲之八頁採取靑料瓷器無分圓琢其靑花者有宣成嘉萬之別悉藉靑料爲繪畫之需而霽靑大釉亦賴靑料配合料出浙江紹興金華兩郡所屬諸山採者赴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宅取其淡流洗去浮土其色黑黃大而圓者爲頂選統名爲頂圓子俱以產地分劃名目販者携至燒瓷之所埋入窰地煅煉三日取出淘洗始售賣備用其江西廣東諸山間有產者色淳淡薄不耐煅煉止可畫染市賣粗器圖中所繪特詳採取其於製煉則未及爲九頁揀選青料青料煉出後尤須揀選有料戶一行專司其事料之黑綠潤澤光色俱全者乃爲上選於倣古鑲青青花細瓷用之色雖黑綠而鮮潤澤者爲市賣粗瓷之用至光色全無者悉淘煉揀委應選棄至用料之法畫於生坯罩以釉水過窰燒出俱成青翠若不罩釉仍是黑色如窰火稍過則所畫青花多致散浸惟青料中有葉染邊一種獨爲清楚入窰不改故細描必用之圖內篆畫匠鑄乃屬點綴非選料正意十頁印坯乳料大小圓器拉成水坯俟其潮乾用修就模子套坯其上以手拍按務使泥坯周正勻結始褪下陰乾以備鏇削其濕坯不宜日晒晒即裂至畫瓷所需之料研乳宜細粗則起剌不鮮每料十兩爲一缽專工乳研經月之後始堪應用乳

用研缽貯於矮凳凳頭嵌有直木上橫一板鑿孔以裝乳槌之柄人坐於凳握槌乳之工價每月三錢亦有兩手乳兩缽夜至二鼓者工值倍之老幼殘疾藉此資生焉十一頁圓器青花青花繪於圓器一號動累百千若非畫疑相同必致參差互異故畫者止學畫而不學染染者止學染而不學畫所以一其手而不分其心畫者染者各分類聚處一室以成其畫一之功其餘拱鉢雕鑲亦假同而各習一家釉紅寶燒技貿異而類近於畫至如器上之邊線青箍廣用鏇坯之手其底心之識銘書記獨歸寫款之工花鳥魚蟲寫生以肖物爲上宜成窰萬做古以多見方精此青花之異於五采也十二頁製畫琢器琢器之式有方圓稜角之殊製畫之方別采繪鏤雕之異仿舊須宗其典雅肇新務希其渊源器自陶成宋規悉遵古制花間錦簇采色勝上春窰觀官書作哥汝定均杯汙之儀則兼資水火木金土洪鈞之調劑維神號相物以賦形亦賴圖施采功必藉夫擬墳川自林泉備不越夫樹器重均兼鼎爐烟煥色雖瓦缶亦參榮備

之權彩筆生花即瓷器可啟文明之象十三頁蘸釉吹釉圓琢各器凡青花與觀哥汝等均須上釉入窰上釉之法古制將琢器之方長稜角者用毛筆搨釉弊每失於不勻至大小圓器及渾圓之琢器俱在缸內蘸釉其弊又失於體重多破故全器倍爲難得今圓器之小者仍於缸內蘸釉其琢器與圓器大件俱用吹釉法以徑寸竹筒截長七寸頭蒙細紗蘸釉以吹俱視坯之大小與釉之等類別其吹之遍數有自三四遍至十七八遍者此吹蘸所由分也十四頁鏇坯宅足圓器尺寸既定於模而光平必資於鏇故復有鏇坯之作作內設有鏇坯之車形與拉坯車相等惟中心立一木樁樁視坯爲粗細其頂渾圓包以絲綿恐損坯裏也將坯扣合樁上撥輪轉旋用刀鏇削則器之裏外皆得光平其式款粗細闗乎鏇手之高下故鏇匠爲緊要之工至宅足一行因拉坯之時下足留一泥靶長二三寸便於把握以畫坯吹釉俟吹畫工竣始鏇去其柄宅足寫款圖中工匠鏇宅并列十五頁成坯入窰窰制長圓形如覆瓮高寬皆丈許

深長倍之上罩以大瓦屋名爲窰棚其烟突圍圓高二丈餘在後窰棚之外瓷坯既成裝以匣鉢送至窰戶家入窰時以匣鉢疊累置套分行排列中間疎散以通火路其窰火有前中後之分前火烈中火緩後火微凡安放坯胎者量釉之軟硬以配合窰位俟坯器滿足始爲發火隨將窰門磚砌止留一方孔將松柴投入片刻不停俟窰內匣缽作銀紅色時止火歇一晝夜始開十六頁燒坯開窰瓷器之成窰火是賴計入窰至出窰類以三日爲率至第四日清晨開窰其窰中套裝瓷器之匣缽尚帶紫紅色人不能近惟開窰之匠用布十數層製成手套蘸以冷水護手復用濕布包裹頭面肩背方能入窰搬取瓷器瓷器既出乘熱窰以安放新坯因新坯潮濕就熱窰烘焙可免火後坼裂穿漏之病圖內擡案包裝者爲出窰瓷器肩挑乘片者爲現在燒窰其搬運出窰情形未詳繪也十七頁圓琢洋采圓琢白器五采繪畫摹仿西洋故曰洋采須選素習繪事高手將各種顏料研細調合以白瓷片畫染燒試必熟諳顏料與火候之性

始可由粗及細爲中生巧總以眼明心細手準爲佳所用顏料與法瑯色同其調色之法有三一用芸香油一用膠水一用清水蓋油色便於渲染膠水所調便於塡抹而清水之色則便於堆塡也畫時有就臬者有手持者亦有眠倒於低處者各因器之大小以就運筆之便十八頁明爐暗爐白胎瓷器於窰內燒成始施采繪采繪後復須燒煉以固顏色爰有明暗爐之設小件則用明爐爐類法瑯所用口門向外週圍炭火器置鐵輪其下托以鐵叉將瓷器送入爐中傍以鐵鉤撥輪令其轉旋以勻火氣以畫料光亮爲度大件則用暗爐爐高三尺徑二尺六七寸週圍夾層以貯炭火下留風眼將瓷器貯於爐膛人執圓板以避火氣爐頂蓋板黃泥固封燒一晝夜爲度凡燒澆黃綠紫等器法亦相同十九頁束草裝桶瓷器出窰每分類揀選以別上色二色三色腳貨等名次定價値高下所有三色腳貨即在本地貨賣其上色之圓器與上色二色之琢器俱用紙包裝桶有裝桶匠以專其事至二色之圓器每十件爲一筒用草包裝裝桶以便遠載其各省行用之粗瓷則不用紙包裝桶止用茭草包紮或三四十件爲一仔（字書云仔任也仔猶俗云一肤）一或五六十件爲一仔茭草直縛於內竹篾橫綑於外水陸搬移便易結實其匠衆多以茭草爲名目二十頁祀神酬願環鎮一鎮廟宇衆邑境週袤十餘里山環水繞中央一洲緣瓷產其地商販畢集民窰二三百區終歲煙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數十餘萬靡不藉瓷資生窰火得失皆尙祈祀有神童姓爲本地窰民前明製造龍缸連歲弗成中使嚴督窰民苦累神躍身窰突中捐生而缸成司事者憐而奇之於廠署內建祠祀焉號曰風火神迄今廠著靈異窰民奉祀維謹酬獻無虛日甚至俳優奏技數部簇於一堂

堆花酒

堆花酒（[illegible]）出山西汾州府汾陽縣者佳一名汾酒一名燒酒又名火酒又名火春（以火點之[illegible]能[illegible]）用高粱釀之（[illegible]）藏久逾良但市者多泥以水試酒之法水二鍾酒五鍾相沖攪而泡花堆起不散謂之五勾二其酒平水三鍾酒七鍾相沖攪而泡花不散者謂之七勾三其酒高淳肉酒力無有烈於此者則時飲一二三盃可以散寒消食西洋人謂爲中國寶也（傳丹鉛錄又名燒春唐時卓女[illegible]）

泥水穴

予鄉先達有葬泥水穴者已數年矣友人東散（今平陽之太平）劉贊（字士興乾隆甲戌進士）過而識之謂其後人曰此泥水穴也葬者其棺反側陷泥中須遷葬爲庶死者寧而子孫亦安其家始不信既而思家中落或葬不祥乎遂思改葬比開穴先述之棺浮泥上與穴頂齊其配數棺有豎立者有橫臥者皆擁泥中露少許如劉言因思無風何以動棺無水何以成泥風水之說誠亦有之但謀而避之可耳若欲藉此以邀福貴則愚矣（朱子曰葬之爲言藏也是以古人之葬必擇其地而卜筮以決之不吉則更擇而卜焉近世以來卜筮之法雖廢擇地之說猶存其或擇之不吉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使其形神不安而子孫亦有死亡絕滅之憂甚可畏也）

方于魯墨

方于魯字建元新都人善製墨有名萬曆間王弇州（世貞）汪伯玉（道昆）屠長卿（隆）王百穀（登）皆譽之其墨用桐煙入紫草而煉之其膠用鹿角用靈草汁以解之搗以木臼雕以金模數百杵而凝乃蒸之過五千杵墨凝而堅不復杵爲象五規者萬者圭者璧者佩者象所取義六曰國寶曰國華曰博古曰博物曰太莫曰太元訂爲譜書則文休承（嘉）周公瑕（天球）莫廷韓（是龍）畫則丁南羽（雲鵬）俞康仲奐作干（[illegible]）可謂極一時之輝煌矣古用松煙和以漆今變其法而益精是以名聞於上王百穀序云瑞墨符蒼璧黃琮鞶帶斑貝明珠宮作國寶第一彝衣鼎天馬芝房連理合歡虎文龍光作國華第二檸殿夏碑蒼佩元珠刀筆貨泉瑤環斧藻作博古第三百子九英珊瑚木難松枝桃根鳳玦蟠環作博物第四香璧寶月五牛三車貝多鸚陀法幢妙花作法寶第五玉洞瑤牀蛾鳥使鶴瓊漿欄杏紫氣真人作鴻寶第六李太史本寧（維楨）序云其品式有經則王府之圖石和鈞公輸之準繩也其追琢美好則輸師之倡輸扇之斵宋之玉楮

面郢之斤成風也其詞章則典謨訓誥渾灝爾雅即秦漢而下無論也其族類浩穰肖像詭特則九鼎之百物神姦冊府之琗玉不可形狀也其芬香郁烈光彩煜爚則虞廷之卿雲太乙之青藜楚之畹蘭歐薰也其文字則河之圖洛之書倉頡之篆孔甲之盤盂闕里之蝌蚪也試而用之不膠漆而固不烟霧而升不涅緇而黑不珠璧而潤考有若無若離若合天之蒼蒼非正色耶其壺子之衡氣機耶即騶衍莫能談季咸莫能相矣美哉技也一至此乎（明時綜于魯製墨上自符祖圭璧下至雜佩凡三百八十五式刊成圖譜曾上乙覽以百花香露和墨自作長歌汪伯玉曾招之入豐干社）王弇州書云新都方建元由胎余製墨四餅黝於漆圓於月其光可以鑑其潤可以挹其芬可以奪沈麝而不可名友人汪仲淹氏謂余子試評之評而竅詡得歲效賦焉余不甚別墨而頗能臆墨事以為古之墨者毋過韋仲將所謂一點如漆者六季毋過張永唐毋過祖敏奚鼐陳郎五季毋過奚超與超之子庭珪宋毋過柴珣潘谷常和沈珪陳瞻張遇王迪蘇澥元毋過朱萬初而其最著者曰庭珪谷是數子手

澤今當無一存而僅於遺編斷楮一窺山陰父子永興湖之蹟而彷彿若究其入木之妙而已邇來得宣朝數挺又得建元之鄉人羅生十餅是皆臨池家所賞購第宣朝雖極堅緻久之業已濟白而羅生不能窮其搜烟和膠之三昧而徒以雜寶蠙珠之靡為豪勝且物用人重彼何能當吾建元其為名流嘉賞如此嗚呼可以傳矣（按奚氏墨入水經月不壞建元氏曰此用漆故一經堅然斷而觀之則如嫩瓦又能穴研又聞用奚氏墨者先一日漬水中乃能磨非今日所宜耳張長人仁熙雪堂墨品云予於初執事程君房家已自為墨遂抑主齊盟不相下至訟於官又謂君房俠於權貴專任名于君房多自利利聯貞辯雜出難疑矣君房羅有方第而烟若作爭最小為妙品亦足當上乘此關氏之別乎余觀王汪諸公盛稱于魯張長人則左袒君房殆各阿其所好）

宜園

崑山顧寧人先生絳後更名炎武又字寧林蔵書攜子遊歷天下於秦主李子德因篤家四年於晉主余鄉韓進士宣家滄濱之宜園即歿其地沈歸愚先生明詩別裁但云沒於山西未審何地余鄉許孝廉齊燕為韓旬公墓誌載云予師顧寧人先生江左大儒千里造訪挾圖書于僕先生館遊於宜園往來貽答秦晉賢豪皆以先生為主顧歿先生視含殮撫幼子收其四方遺貲走書告其家維持還里是蓋親炙而得其實者三原劉紹攽為顧寧人先生立傳云歸老於吳年七十餘卒蓋不知其寔耳寧人先生有贈衛處士蒿詩云抱疾來河東息此滄水傍（宜園即傍滄水）亦一明徵也先生名重一世特表紀之

七律雜格

律詩惟七律平仄粘對必須整嚴而初盛大家多有出入後人遂名為江左體抝體然其體各不同有大家常用者或當時另是一格但前人未有言及今姑取而論列以質知詩者審訂焉一聯角格如宋延青之晉山石淙侍宴應制詩云離宮秘苑勝瀛洲別有仙人洞壑幽巖邊樹色含風冷石上泉聲帶雨秋鳥向歌筵來度曲雲依帳幄結為樓微臣昔忝方明御今日還陪八駿遊此詩前二聯平仄各自粘對如聯首之角對時也李青蓮寄崔侍御登金陵鳳凰臺別中都兄明府杜少陵城西陂泛舟咏懷古蹟第二首王摩詰出塞作積雨輞川

莊作高適夫送前衛縣李寀少府岑參九日使君席奉餞衛中丞赴長水錢起贈闕下裴舍人皆是此格一兩扇格如徐安貞聞鄰家理箏詩云北斗橫天夜欲闌愁人倚月思無端忽聞畫閣秦箏逸知是隣家趙女彈曲成虛憶青蛾歛調急遥憐玉指寒銀鑰重關聽未闢不如眠去夢中看此詩前四句後四句平仄各自粘對如門之兩扇各闔也王右丞和太常韋主簿五郎溫泉寓目高常侍夜別韋司士岑嘉州奉和杜相公發益州暮春虢州東亭送李司馬歸扶風別廬杜工部賓至嚴公仲夏枉駕草堂皆是此格（雅倫謂為中分格）一四柱格如王摩詰酌酒與裴迪詩云酌酒與君君自寬人情翻覆似波瀾白首相知猶按劍朱門先達笑彈冠草色全經細雨濕花枝欲動春風寒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此詩每兩句平仄各自粘對如四柱之並立也李青蓮題東溪公幽居岑嘉州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得時字皆是此格杜審言春日京中有懷王維訪呂逸人不遇則又四柱之變格也他如沈雲卿之龍池篇崔顥之黃

鶴樓王維之送方尊師歸嵩山李太白之鸚鵡洲杜子美之崔氏東山草堂白
帝城最高樓皆謂之拗體然皆以古爲律者格法對法律體句法聲調古體惟
大家能之大歷以後此調不復彈矣緗素雜記云鄭谷與僧齊己黃損等共定
今體詩格云凡詩用韻有數格一曰葫蘆一曰轆轤一曰進退葫蘆韻者先二
後四轆轤韻者雙出雙入進退韻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繆矣按宋李師中送唐
介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
山並游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爲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難
寒一韻山還一韻所謂進退格也葫蘆韻者謂前二句一韻後二聯一韻耳云
後四者楔也轆轤韻者謂前二聯一韻後二聯一韻耳此等格名人間一爲之
未可以落韻譏也

見鬼

胡公寶瑔字泰舒安徽歙縣人雍正癸卯進士乾隆壬午間歷任山西河南湖

南巡撫世傳其能白日見鬼其在轎中目常閉有問之者曰鬼有甚慘者不忍
覩又言白日市中鬼但就陰處行耳其形大小不一間見行路人有顛蹶者鬼
或揶揄之噫異矣（按新齊諧亦載其能見鬼事而云公目碧色）往閱劉九畹文其述異狀云湖南吳
傳政少能覩鬼在秦日晰不出戶出輒見鬼室中不張燈亦見衆問其狀云小
短黧黑無領早見惶遽若畏陽明竄避夕見則從容惟日中不見傳政雍正八
年進士發西安學習與荊門古伯川密余聞之伯川蓋雍正十二年也又乾隆
八年虹村石公爲余言曰吾家某少見鬼云向晚城市村墟人家皆有之當其
伏暗處能貌其祖考皆所未見但云形小不能三尺祭祀必至狀甚迫遽嗅其
氣家祭備物一日呼曰神方享聞醃蒜氣遽起走矣自是不設二物祭品必熟
俾氣升上後十四歲而天又終南記遇云雍正四年余在終南山十月望後大
野猶有行人絕跡有客叩門而入不顧而坐問何爲者曰考覈鬼神余曰鬼神
可考覈乎客曰人死爲鬼頻然成行向晦而出遇暗而伏人迹所到鬼亦隨之
其見人或驚避斂手讓或疾視跳咲指叢於背避賢讓有德庸人則否惡則指
斥雜遝紛紜不考覈安所戢余曰敢問其狀曰新者強大舊者弱小余聳而前
曰此左傳新鬼大故鬼小之說也何以言之客曰鬼者氣之屈初猶凝聚終於
散亡新者氣盛而大舊者將盡而小神者聖賢也天地人物均此一氣盡其道
者完其氣形雖做而氣常伸是古以來至今存也文人學士與夫一技之長有
裨於人雖不能完天地之氣名在人間觸之而動呼之而聚以氣相召藉而不
朽若夫奸人邪佞斷喪元氣與身俱滅而遺臭萬年名不可滅氣不可絕者不
見乎操檜嵩頹轉地下求速化而不可得也鬼神之道如是已又往測晉乩嘩
夏侯鬼語記夏侯宏自云見鬼與其言語鎮西謝尚乘馬死因謂宏曰卿若能
令此馬生者卿眞能見鬼也宏去良久還曰廟神樂君馬故取之今當活須臾
馬忽自門外走還至馬尸邊便滅馬卽動起又於江陵見一大鬼提矛戟有隨
從小鬼數人宏懼避之大鬼過後捉得一小鬼問之曰殺人以此矛戟若中心

腹無不死宏曰治此病有方否鬼曰以烏雞薄之卽差宏曰將行何方鬼曰當
至荊揚二州爾其時得心腹病無不死宏教人殺烏雞以薄之十救八九今治
中惡輒用烏雞薄之由於宏也又梁蕭方三十國春秋中牟令蘇韶卒後從弟
節見韶乘馬白日而行因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爲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間
而不與生者接顏回卜商今見爲地下修文郎死之與生略無有異死虛生寔
此有異耳又荊楚歲時記江夏劉次卿以正旦至市見一書生入市衆鬼悉避
劉問曰生有何術以至於此書生曰我本無術出之日家師以一丸藥絳囊裹
之令以繫臂防惡氣耳歷考古今胡中丞之事或當不誣豈眞幽怪錄所謂世
間人鬼雜半之說耶豈非罌罹之言無爽而宣室之談有徵耶

縊形

余令枝江時有荊衛差以鐵繩拉人致死者驗其項圍圍皆傷紫赤色然有無
相間蓋繩閣連環入肉處有傷空處則無訊其情緣衛民欠稅賞者於方照時

與衙差遇口角相爭衙差卽暗將鐵索扣入大環爲活套猛套其項其人囘頭急採欲走衙差緊拉相持片時氣閉而倒地遂死詳上多疑者余令縣役於庭訊時稟明卽於庭柱上將鐵索大環套入隨拉隨緊方識致死之由獄始成又余有一族侄貧苦無依食於余因債逼於冬夜自縊所居室中用雙細繩活套圈赤頭鑽入其內比天明解救時急解不開家人無知用剪斷其繩予起視其項繩痕連其傷纏繞重非八字不交如勒死形但傷痕不亂腦後痕微向上又有套縮傷正在腦下紫赤一色髮不散慢項肉無指爪痕渹身亦無磕擦傷此二條皆余所親驗者洗寃錄未及載屬在仕途若不細心詳審其不至以疑似蒙寃者幾希因錄之以告司刑名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瓣香錄己卷終

聞見瓣香錄

庚卷標目

千叟宴　合和羹
鼎檢　裕公和尚道行碑
濯纓堂屏風　銀條菜
堂聯　瓜子畫
蓋火則燚　二郎神
藥言　荼蘼木香
治鬼符　瑠枕詞
治水蟲奇方　周將軍墓
王母宮頌　五色麫
奇品錢　分水斛
秘辛僞作　珠筆
四書語詩　天發神讖殘碑
工尺　遮了
留靦圖　尺八
良心賊　鶉譜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瓣香錄庚卷

晉曲沃秦武域紫峰甫述

千叟宴

乾隆五十年正月初六日舉行千叟宴凡三品以上無論現任致仕皆得預宴山西省三人巡撫農公起總兵福公敏泰與曲沃文公壇文蓋乾隆戊辰武進士山東文登協副將休致家居者也宴於乾清宮人賜御筆詩一軸鳩杖一條並內府諸物實盛典也御製詩云千叟宴恭依皇祖原韻抽祕無須更騁妍惟將實事紀耆筵追思侍陛髫垂日皇祖於壬寅歲舉行千叟宴筵從古未有之曠典維時與宴王大臣命諸皇子賜觴以示慈惠至于未及歲之皇子皇孫並命侍立觀瞻余時年甫十二弱逢盛會親見聖筵慶賜龍光燕樂之隆閱今乙巳凡六十四年矣訝至嘗軒手賜年今歲乙巳朕御極五十年恭依皇祖盛典於新正初六日再舉千叟宴共有年屆九十及一品大臣以上皆召至御筵前手賜之觴以昭天恩國慶疇能堂之錫一君祚臣麟九重會天恩國慶萬春延祖孫兩舉千叟宴史策饒他莫並肩乾隆五十年歲次乙巳新正月上澣御筆下有古稀天子之寶按平陸杜公濱於康熙六十一年有和聖祖詩云壬寅上春恭和御製宴千叟詩二首廣樂聲催瑞景妍垂恩黃耇啟瓊筵天門直是羲皇世春殿同歡海嶽年有象星雲方燦爛無邊雨露更絲延欲知此日群情暢坐列顛毛醉拍肩彤墀日暖普春妍靄乞還追宴鎬筵遙深九重聯舜琰從容三爵慶堯年共承天詔邀恩賞相近爐香得歎延宴罷欣聞飛睿藻栢梁賡和各差肩真可想見君臣同樂之盛

合和羹

陳文貞公廷敬澤州人其午亭集有合和羹詩云銜歌含哺敢忘情華省嘲憐麥飯名不笑唐風多儉陋茅茨曾啖小人羹自序云合和羹雜菽麥野菜爲之太史公所謂民之食大抵飯菽藿羹者是也然自秦晉燕趙皆食之而南方間者每竊笑焉嘗與南溟姜編修宸英湘北李文定公天馥宿左闕下二公皆南人而獨喜食此且爲歌詩以見貽余亦和而歌之所以志余之辱交于二公亦以物之幸而

見知於世有如此也

鼎檜

檜生於土金鐵之內灰燼之中非所宜也大同左衛古廟鐵鼎內植檜一株蟠根於火之餘金之上絕地而生歲月既久亦一奇觀代州馮諝生作鼎檜歌紀之

裕公和尚道行碑

裕公碑在平陽府翼城縣金仙寺字大寸許共二十二行行五十四字結體寬綽用筆豐潤而秀妍尚完好無缺標題云大元晉寧路翼城縣金仙寺住持弘辯興教大師裕公和尚道行碑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趙孟頫撰并書篆按石墨鐫華元趙孟頫裕公和尚碑程鉅夫撰文在河南少林寺其評云圓熟有之而姿態不足今此碑雖亦稱裕公和尚而碑在翼城縣金仙寺又書篆撰文皆係承旨其爲另碑可知來梅岑金石編考作金仙寺碑松雪齋集不載其文因錄之佛以大慈悲隨機說法爲世舟航所以付囑其徒者攝爲五分曰素呾纜則阿難受持曰毗奈耶則鄔波離受持曰阿毗達磨則迦多演那受持即所謂經律論也曰般若曰陀羅尼則付之文殊普賢二大士其教雖殊其覺悟羣迷則一而已佛滅度後二千餘歲有脩其教者曰廣裕實通經律論藏蔚然爲四衆所宗世家絳之稷山俗姓郝氏幼敏慧肄講肆日記三千言發軔於戒經決策於衆經論頓轡於唯識因明年二十衆推爲座元法說法要人服其精詣出世住壽聖寺修千佛洞佛閣殿堂大開講席聽衆逾百檀施雲興次住華嚴院且嘗具講如住壽聖時次住十方仁壽寺肇建夏安居講堂安衆百五十又建冬安居靜講堂安衆五百重修佛閣法堂僧堂視住壽聖華嚴日益大以肆於是移住金仙寺寺大而廢久住持者難其人師立志弘毅百廢具舉修大佛閣造彌勒大像高百尺廣三之一飾以黃金置大藏經及唯識鈔疏四十部又修法堂僧廊香積鐘樓戶牖金碧輝映爲晉偉觀寺東臨滄師慮臨濤衝齧

講石爲岸高丈又尋袤八十步住金仙寺三十餘年終師之世講下常不滅百衆最後住勝因寺蝂建法堂廊廡三十餘間凡常住所宜有者無不悉備師前後受四衆請更五住持一日必背講亦不輟四方檀施金粟布帛一委常住所至有餘積而已無私焉以其贏餘施十方僧又約其同倫爲上生會精修密行誓生兜術示寂七日而如生時其主持勝因也陝州閻喜各建大會請師爲四衆受戒阿闍黎四方請疏常以百計住金仙日値世祖皇帝設資戒大會師於大內說法默契聖心賜以袈裟住壽聖日感聖僧化供咨嗟常溢是則教中所謂志行精專有感斯應者矣師生九歲從顯公和尙落髮出家又十有一年而受具足戒又九年而得法於雲壽和尙又二年領衆住持住持四十又一年當大德十一年十月二十九日遷化於金仙寺越七日塔葬于寺後壽七十又二臘五十又二嗣其法者七十餘人曰才曰頤爲衆上首前受璽書名播諸方滅度後十又一年其徒智貞狀其師之行走京師請紀師道行以備不朽余謂諸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佛妙嚴秘密刹海等一義味支分派別如月在水非論無以證經非律無以顯教究其指歸則一而已師能融通三藏弘佛法于一方而始終焉則其爲四衆所宗宜也其往生兜術陀天亦宜也其嗣法上足續燈競爽亦宜也乃爲銘曰佛以妙法大啓羣蒙空有互彰理事雙融皇元肇興大敎是宗裕公之生適際其隆聰慧夙稟博洽强記曰經律論等一義味利生接物像敎攸寄受法布金雲蒸霞蔚厝㮹地涌金像山崇天輿其謀神獻其功瀉沛心胸微言𡧃論道契聖心大衣弘賁慈氏攸歸佛光逾熾惟普之鄙惟裕之裔表是堅珉璽室茲岡延祐（元仁宗年號）七年歲次庚申小春日住持僧智恩智眞智信文懃等立石

濯纓堂屏風

岷州城東疊藏河（即洮河）有木橋橋頭有濯纓堂（同知汪元綱建）堂內屛風門刻王羲之蘭亭序字大三寸許其跡密整斜一骨定武石本蓋汪公士鉉所書（時爲父作）避地尙武書法罕有知者從此僻壤生色矣巴陵岳陽樓屛風爲張文敏公照所書范文正公岳陽樓記蓋岳州太守黃公凝道倩書而刻者過客無不徘徊其下二公可謂以風雅貽人矣

銀條菜

苦苣甜苣出汾河灘中二月間採芽與根食之以味之甜苦而分本草綱目止載苦苣而不載甜苣北直大城縣沙灘出者更佳其根常三四寸光白如銀俗呼銀條菜可和油醬食之亦可瀹以蔗霜脆美異常生菜中奇品也有販至都中者

堂聯

汾西侯七乘字仲輅順治戊戌進士宰閩縣時作大堂聯云衙接甚爲難所難者辨供應辦筆墨辦執事辦官衙以風塵僕僕之身竪茲百孔千瘡衙接中尙有無邊賠補貧窮未足苦者做馬牌做稍子做夫頭做匠首以昕夕勞勞之地當彼翻雲覆雨貧窮外更多不測是非後堂聯云此地百行有茶酒有柴米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紗羅有珠玉有行行都有如我忍將那項取之官一事無火耗無雜派無贖鍰無舖戶無事事皆無在人猶作富翁看作吏之苦自守之嚴俱可想見

瓜子畫

山人祝夢來蘭谿縣人能畫金華太守長治周公再勤特背目之作祝山人寫畫瓜子歌序云山人年六十有二能於瓜子面畫十八羅漢十八學士等圖背面寫五言古風一首又能於徑寸牙牌畫單于夜獵圖百子圖修褉圖並書蘭亭敘于牛面毫髮渺茫五色絪縕觀者迷目以西洋顯微鏡照之始見其眉目分明而字畫端楷眞奇技也顧不事干謁求矜衒以故名不出閭巷一貧徹骨於戲古今之異能絕藝湮沒無傳者可勝道哉歌云螟蛾之上固有無數國觸角之顚關死動多人此語向人類不信世界原可攝微塵闌谿布衣年六旬雙眸炯炯鬚如銀斂束化工藏芥子濡毫運腕若有神能於一粒爪子仁細描羅漢十八幹其他作圖俱稱是布景設色皆停勻一篇古風四十字年月落款印

韋新牛毛繭絲不容筆模糊彩畔微紛綸崇朝迅抹不隔宿老眼小眼看不眞古來書畫如魚鱗似此奇絕精無倫離婁公輸董一身顧張鍾衛各逡巡棘猴雖曰古無倫三年無乃太艱辛大巧恒爲造物忌此翁落魄家酷貧姓字滅沒良可惜我爲歌愛其淳敢謂賞識驪黃外始知小道亦足珍

蓋火則痰

有一無知人而行醫者人患痰召其視之伊曰子之痰名爲則痰是蓋火盛所致其人不解蓋火則痰之說伊曰醫書云蓋火盛則痰生聞者無不捧腹醫而若此其不致殺人者幾希

二郎廟

世人爭祀二郎神其廟海內多有然多不識其爲何神以余所見有以爲神姓楊名戩俗稱楊二郎其旁侍塑梅山七弟兄更有白犬三尖兩刃刀是祖封神西遊而作者俗鄙可笑路史唐人筆吳子汗廟見其像五綵盡毀爲蒼朱之色及鄴城西門豹祠絳袍之下垂一豹尾披袿祠多出鄉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里小兒市井戲人安得不作笑談 又有旗幟書清源妙道眞君者以爲神姓趙名昱按龍城錄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從事道士李珏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強之乞爲蜀太守拜嘉州犍爲潭中有蛟爲害昱率甲士千人夾岸鼓譟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沒水頃之江水盡赤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爲神明隋末潛隱不知所終唐時嘉陵江漲蜀人思昱見昱在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拜之眉山太守聞於朝太宗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明皇幸蜀加封赤城王嘉定名宦志趙昱青城人其斬蛟事與龍城錄同又載其開皇間挈家入山蹤跡不復見後有運餉者見昱乘白馬引白犬一童子腰弓挾彈以從至宋張詠蒞蜀蜀亂禱祀得神助蜀平事聞封川主清源妙道眞君今所祀川主趙昱也並無二郎之稱余至城都灌縣俱有川主祠二郎廟所謂川主則祀秦太守李冰所謂二郎則李冰之次子助冰治水者本朝雍正五年勅封李冰爲敷澤興濟通佑王李二郎爲承續廣惠顯英王令地方官製造神牌每歲春秋祭祀是二郎乃李二郎也祀典煌煌可正流俗之訛按灌堆伏龍觀神李冰封英惠王蓋宋時製書也

藥言

吾鄉王行人大作遂子先生順治己亥進士嘗著藥言三卷以自警是入世之針砭也因節錄之使病者因方爲藥庶有瘳乎 周濂溪先生曰無欲故靜程明道先生曰有主則虛余以爲惟有主故能無欲惟無欲故能有主愈虛則愈靜愈靜則愈虛也 王陽明先生曰世之昏鈍者固不足與有爲矣乃強明者病于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弊敝者病于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對症之劑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溢德斯聚矣默則愼愼則無不密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恥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我恥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于文定公曰士君子處世能絕四語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可與論道矣曰耳語曰目語曰手語曰足語呫囁而談者私也睇笑而談者險也握手而道者僞也蹻足而告者昵也言堂滿堂言室滿室在朝言朝在家言家君子之言如是 趙忠獻公無一事不可以告天司馬溫公無一事不可以告人不欺天不欺人總是不欺其心耳丈夫欲做天下第一流人須從不自欺做起 薛文淸公曰疾惡之心固不可無然當寬心緩思可去與否審度時宜而處之斯無悔切不可鬪惡即怒先自煩撓縱使即能去惡已亦病矣況傷于急迫而有過中失宜之弊乎經曰勿忿疾于頑孔子曰膚受之愬不行焉皆當深味 此心恬適最難能於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失看得破瀟然寡營惟適之安而後恬適意思油然而生然必平日有居敬窮理之功理明則欲淡矣 毋以嗜欲殺身無以財貨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危哉言以鐫諸心版劉暨後耳目志載此語以爲劉高尙語入揖賓退錄劉卞功字子民滄州安定人徽宗時賜號高尙先生宋陳公輔謂安石以政事壞人才以學術壞人心亦此意 昔武王問五帝之誡于尙父尙父曰黃帝之誡

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廃兜堅愼勿言故孔子于易傳著愼言者十二于論語著愼言者十五于載禮著愼言者八亦既夅夅矣老氏猶譏之曰凡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覽宏遠而危其身者好揚人之過者也蓋言之流禍深入之發言易以易發當身禍嘻危哉　天下甚事不從忙裏錯了夫心迫于忙如明鏡猛遭氣呵雖甚明亦未免有乍昏時以昏照物物惡能照若略緩片時則本體漸復矣本體既復豈尙有以爲白黑以妍作媸之事　呂居仁曰前面徑路無令窄徑路窄時無過客無過客時徑益荒眼前滿地生荊棘黃山谷云面前徑路當須令寬徑路窄則無着身處況能使人行耶彼立己于峻者可以警矣　同是片詞耳厲聲而叱之則受之者必怨平心以道之則被之者多感何則氣平與不平也程子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此之謂也夫　過橫逆之來當思古人所處有更甚於我者則憂患中有安樂當覺過之窮宜思時人有更不及乎我者則不足中有至足昔賢云凡事較之最苦則樂一生聽之有命則安吾以書之座右　依附兩字最足竊人自立之志而且非自全之道如陸行乘馬水行泛舟非不捷且便安且逸也而一有失足害不可言蓋天下事理一分利常有二分害相伏然則有時而乘馬泛舟將無道以處此乎曰毋揚帆于駭浪毋逸轡于康莊　吳萧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南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魏敏果發　磨齋閒話）余以爲不得罪百姓便是不負朝廷退合於道便是不畔聖賢　大抵人才有四種德量爲上氣節次之學術又次之材能又次之欲求成材四者不可不備論所不足則材能不如學術學術不如氣節氣節不如德量人亦安能皆全顧各自偏勝亦視其所成之者如何故德量不可不養氣節不可不勵學術不可不正材能不可不勉苟以是存心隨所成就亦便不作中品人物余嘗讀唐書即以唐人類求之如裴度優於德量宋璟優於氣節魏徵陸贄優於學術姚崇李德裕優於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材能然姚崇蔽於權數德裕溺於愛憎則又所勝者爲之累也故養德量正學術爲尤急　聖人斷無自然者周旋中禮從容中道自人見其無心合節耳詎知戒愼恐懼於所不覩不聞者有非人之所易測乎　薛文清公曰余性偏於急且多怒因極力變化之變化之功詎獨在怒與急須事事省察而克治之誌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　陳眉公云多讀一句書少說一句話余曰讀得一句書說得一句話又廣之曰讀書不躬行何用多說話讀書能躬行何用多說話　黃山谷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面目可憎余嘗自覺一時不對古人則其氣即荒不待三日也　唐處士張臯云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是爲養身之要宋范忠宣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是爲修身之要　唐河東柳氏自公綽以來世以孝弟禮法爲士大夫所宗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則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小有疵纇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此萬世訓幾字之始大學所謂誠意中庸所謂愼獨孟子所謂擴充皆所以致力乎此幾之萌動也蓋事理之在人心有動有靜靜則未形也動則已形也幾則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此人心理欲初分之處吉凶先見之兆先儒謂萬事根源日用第一親切工夫者此周子因而著之通書者爲詳朱子發明之者尤爲透徹至其功用之要則惇頤所謂思橫渠所謂豫晦菴所謂審尤其吃緊處也誠能於獨知之地察其端緒而分別之擴充其善而遏絕其惡則修齊治平之本於是乎在矣　官雖至卑決不可以己之生平佐人之喜怒　官雖至尊決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　王陽明先生曰有官守之事便從官守的事上爲學才是眞格物如同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從之不可因自已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訟書獄之間無非寔學若離丁事物爲學却是着空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愼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工部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可爲世法非空言也　大抵天下事循理守法平心處之便是正當如盜賊入獄而加其桎梏乃是正理今欲寬縱以誘其心欲其歸恩於我便是賣公法以市私恩了　靑天白日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好音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爭閉戶乖戾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爲主　昔有僧獨居深山山鬼百計誘之僧不動久之寂然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見不聞無窮也人世橫逆之來皆是難我的山鬼一爲所動便受其制只如此僧不見不聞眞如野火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燒空不撲自滅　陸放翁作溫公布被銘云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能也　黃山谷云子弟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曰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賈淑性至險害邑里患之不與禮郭林宗受其吊而不拒終愧而成善士張讓歸父葬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陳太邱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太邱故多所矜宥夫林宗受弔感悟凶頑太邱弔人全活善類故虺虵革其毒性鵰鶚懷其好音只是看轉旋手段何如耳余以爲至人達權中人守經能造至兩先生手段則可耳若猶未也莫學帶水拖泥且防陷落坑塹　呂晦叔平章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恨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稍留曰司空尙能容惠卿何况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亦不答夫大臣顰笑所係不淺賓客探聽於上僕隸窺伺於下甚則子弟親族窺其議論之是非意旨之好惡以因緣爲嬖者多矣故藏垢納瑕特其一事若氣宇深沉終身不見喜怒之色眞宰相也　劉攽戲觸劉恕終身不解黃庭堅以謔語觸趙挺之其後遭其排擠卒致宜州之貶夫士大夫言模行楷豈宜以媟語抵觸人劉黃二公可鑒也衛武公之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余謂卽善謔二字亦可抹殺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范祖禹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囑曰勿令范十三知然則好戲謔者得一二畏友庶益矣　羅豫章曰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伊川謂曰公出無騎從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人不識耳倪尙書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皆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共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　枚乘曰欲人無聞莫若勿言欲人無知莫若勿爲又曰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采筆描空筆不落色而空亦不受染利刀割水刀不損鍔而水亦不留痕得此意以持身涉世感與應俱適心與境兩忘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茶蘼木香

茶蘼木香自是二種世每不辨北人多以茶蘼爲木香南人多以木香爲茶蘼廣羣芳譜云茶蘼藤身灌生靑莖多刺花靑跗紅萼及開時變白帶淺碧蘂作高架二三月間爛熳可觀本名荼蘼一種色黃似酒故加酉字木香灌生條長有刺開於四月惟紫心白花者爲最高架萬條望若香雲他如黃花紅花皆不及是二花條枝色白花朵攢生實亦難辨惟茶蘼開於二三月木香開於四月時有異耳茶蘼白帶淺碧木香白花紫心色有異耳淸異錄云茶蘼木香事事稱宜故賣插枝云百宜枝杖此洛社故事也是亦以二花相類也王敬美學圃雜疏疑茶蘼爲白木香曲洧舊聞木香有二種俗說檀心者號茶蘼不知何所據也蓋皆介疑似之間花木考酴醿色作淺紅香氣不足益部方物畧記謂茶蘼多白而黃者時時有之但香減於白花則又茶蘼之別種也

治鬼符

太原傅山自題所書云鄰舊甫持綾子索書書已自顧徑似正一眞人家治鬼符一張不覺失笑友人曰是可爲典也予曰前人已言之矣放翁詩云小草書成鬱壘符遺山論詩絕句云眞書不入今人眼兒輩從教鬼畫符

瑠枕詞

祁縣志載瑠枕詞邑人閻繩芳小志云嘉靖癸丑秋九月於書院圃中掘得一枯髏藉一瑠枕（居易錄載趙州趙侍郎宅掘得古冢中有女子髑髏一枕一紙枕枕上有杜詩百寶裝腰帶四句）枕上書劉銀燈詞一闋小院烟深雨細正好慵慵春睡蓋被金枝連推繡枕報到皇都書至良人得意集英殿首拔丹桂　斗帳重襟懶起斜倚屏山倫喜寶髻慵梳香箋拆破果見中高高名第（詞律載劉銀燈詞二闋后段第五句皆六字此詞七句）　黍樓十二知他向誰家沉醉詞尾題宣和次歲甦賓月吉日子東仲美書更寫圖花押此瘞於五百年之前及今發露其事若有待者爲之移葬城東原古枕仍殉之云已卯秋熊雪堂文舉南昌人吏部典試關中過祁讀志云曾憶譚友夏集中載此詞云是王摩

詰夫人所作考王維果祁縣人以開元十九年狀元及第或多信之然歟明曰子東仲美又何人也書於宣和歲是宋代也且據塡詞名解謂劉銀燈爲宋毛滂製此調以詞中頻劉銀燈語名之唐人何緣有此譚與熊皆誤也其詞頗佳逼肖閨房情事

治水蠱奇方

一富商患水蠱急嗣子幼小往漢口鎮收債且就醫至漢鎮屢延治不效鼓脹日甚遂租船亟歸比登舟入艙甚委頓老板（呼管船人口號）門之告以疾老板曰予可瘵也因日煎湯以進服之小便大利病漸瘥詢其方曰細腰葫蘆蔓（葫蘆俗書今之藥壺盧也廣志謂之約腹壺以其腹有約束也）連根二三尺許洗淨置於半陰半陽處乾之煎服極效商病既愈隨詢其家人生業老板曰余夫婦二人子女各一天門籍也商曰子今治我愈無以報余家有田數頃今與子約爲兄弟汝可棄船至吾家爲余董農事何如船人首肯遂並歸

周將軍墓

明周太保遇吉墓在山西寧武府城西二里許濱河屢嚙於水守土者曾築石堤護之（劉九畹有修周忠武墓記）年久堤崩河水漩齧逼近將及於墓乾隆五十年六月陰霧屢日墳傍忽湧一小山土石並湧河折而東無復水患遠近異之豈公之靈爽不甘于泯滅耶抑忠義之骨眞爲鬼神所呵護耶昔女媧氏之風陵沒於河而復出郭記室之墓浮於江而不泯非常之人亦有非常之事無足怪者

王母宮頌

王母宮頌題曰重修涇州回山王母宮頌幷序（甘肅通志回中山在涇州西北二里上有王母宮）翰林學士承旨刑部尚書知制誥陶穀文（陳繼儒古文品外錄載其文）天聖（宋仁宗年號）三年太歲乙丑三月十五日尙書度支員外郎知涇州事上柱國上官泌重書字大寸餘爲玉筯篆是仿嶧山碑者余家舊藏其帖明瀹子函石墨鐫華不載近畢中丞秋帆關中金石記搜討極博亦遺此

五色麪

麥備四時之氣謂秋下子冬生根春長葉夏成熟也麥具五方之色謂葉靑花白莖赤子黑根黃也西北人麪食亦有五色謂麥麪白蕎麪黑豌豆麪黃蜀黍（卽高粱）麪赤苦蕎麪靑也

奇品錢

予藏一馬錢是友人于岷州楊土司處所得者其形視開元錢而微小輪圓函方肉好周郭幕文上下有赤翼二字背有一馬當孔頭向右作飛行狀上有一馬字下有草形銅色純赤又一錢徑寸輪郭孔圓文曰五行大布背左右有圓圓二字眞書上有曆雲下有一兎（通考後周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錢然不言其背文有圓圓二字又似厭勝之類）按唐人顧烜張台於錢文各有纂說宋紹興間李孝美著錢譜十卷明王圻三才圖會亦有錢圖俱不載（乾隆年間猗氏王鑑村農人耕地得古窖啓之中無他物惟半兩錢散漫於地蓋秦錢也邑人令狐在五有詩云陵谷遷移古窖餘青銅半兩認秦初東門不復牽黃犬錢幣猶留小篆書）

分水斛

沃泉出絳縣流入曲沃自上而下可以漑田近村人爭之數十年不息明成化間知事劉璣於分水處鑄鐵斛定分數西孔六分東孔四分訟始罷後奸民毀斛復爭萬歷間知縣嗣諫復鑄之至今遵守不替其式鑄大方斛置於山峽水口開一大孔以入水開兩小孔以出水村地多者得其六村地少者得其四予嘗至其地摘十本葉丟於上流流入斛內四六各隨水去眞息爭之良法也

秘辛僞作

漢雜事秘辛一卷楊升菴謂得於安寧州土知州董氏前有義烏王子充印章予充使雲南時篋中物也然御覽諸書亦有漢雜事而略不見收等語此其可疑甚多子充遠使攜此秘書一也董氏豈知書者何以落於其手二也至明尚存此書何前人絕無有見三也且其中審視一段褻穢特甚從古才人輕薄未有蹈此者楊氏好異蓋僞譔以惑人耳又云予嘗搜考弓足原始不得及見約

縑迫袜收束微如禁中語則纏足後漢已自有之乃知楊氏爲此欲爲弓足徵寔也其僞愈見

珠筆

有一舊宦式微其子孫出其祖先所藏筆售賣象管金鑲其頭而穎毛已蛀不中用商利其金貨之及去其金則管中空而寔以珠于是獲富其家不知也當時之餽筆與受筆者戀得無知而竟不得爲子孫之利可爲慢藏者戒時有坐客曰是眞筆有珠璣也予曰不審操是筆者果能字字珠璣否

四書語詩

盧秉純字性香襲陵人雍正庚戌進士由翰林官給事中罷歸乾隆丁丑會試易表判爲試律題曰循名責實五言八韻限田字公擬作十六首又十二韻二首十六韻四首二十韻二首三十二韻四首四十二韻首又萃四書語四十韻二首其于舉古入官名實之際包括無遺其萃四書語詩云明新歸至善有爵按人天安信懷應切視觀察以速無他惟斷斷得一即拳拳仕學彙優裕行藏可貫穿教須遵四教念必化三念狂狷中能復誠明覺自先覇猶求得士帝自急親賢雅擅詩書禮功深道立權有爲臯管晏所述比彭籛寔與高名副新無舊習沿耕耘安九一經曲極三千流水澄心內浮雲藐目前有鄉規出入中禮善周旋任僻誇登壟從吾笑執鞭齊治平巍煥果得藝滕懸懷寶寧干祿逢年在力田過情聲勿喜奉使對能專行已知中立生民解倒懸德風吹有象化雨潤無邊政效三年見風聞百世傳惡將去檮杌爲且順栝棬贖力原非尙觚形務得全逢原交左右竭道準方圓水火拯猶亟雲霓望可憐讒人謀立達作相備危顛放去求雞犬歐來怵獺鸇知難開否定同樂導齊宣待旦周公旦胡然季子然操存厲松柏手足凜冰淵策馬明非殿求魚肯妄緣爲山由簣地放海本原泉唐棣榮三月岑樓眺九烟質文分虎豹飛躍識魚鳶美備欣盈耳逢迎恥脅肩有苗期秀實竭力緬高堅肯繫匏瓜久願聞喬木遷鳳麟靈鳥獸

珠玉媚山川安飽還存未悔尤尙勉旃知人眞不易王道本無偏合內外之道容光必照焉

天發神讖殘碑

吳天發神讖殘碑在江寧府學尊經閣下石三塊並列傍刻跋云余因遊府南天禧寺寺門之外有石闕段半埋於土竊疑以爲天璽元年（吳烏程侯年號）巖山紀吳功德段石崗之碣因覩之果耳人多傳闕象書椅之寔八百十有五年字雖損缺而猶有完者寺僧闕護持歲月之久風雨所暴必闕泯滅因輦置漕臺後圃籌闕時辛未元祐（宋哲宗年號）六年三月二十六日轉運副使左朝請郎胡宗師題又一題云余奉命計臺侍親遊此闕天璽斷碑親闕之筆力向闕文詞殘闕不可讀也悲夫崇德（徽宗年號）元年中秋日轉運判官石豫安正民朱竹坨天發神讖碑文考序云是碑相傳爲皇象書其文指爲華覈所作蓋本張勃吳錄顧不見收于歐陽趙氏之錄祥符周雪客合三段之石第其斷處聯貫讀之文義既從

字亦可以意辨乃援據載記作碑文考一卷石之斷歷千餘年無人能聯貫讀之者自雪客始（顧寧人金石文字記備載所存原文）又跋云觀其字在篆隸之間雖古而近拙亦未必盡出於皇象手蹟也金陵瑣事謂是蘇建書不知何據按皇象八分書張懷瓘列爲妙品而郭嗣伯金石史云其怪誕直牛腹書耳黃長睿書家張湯是窮穴得鼠者亦稱之何也趙明誠以爲妖其知言哉（弇州山人云趙明誠金石錄頗載碑所謂上天帝言大吳一萬方寧語以爲妖而不著其奇甚肖甫中丞編一份見寄大抵與漢隸殊異亦不用批法而挑跋平使又鑑去刂算爵環之累隸與篆皆不得而名之信所謂八分也）

工尺

世之學樂者但習工尺歌而已其於五音十二律絕無知也按唐人以合四乙上尺工凡代五音二變以合字代宮尺字代徵工字代羽四字代商上字代角乙字代變宮凡字代變徵宋燕樂篇云蔡元定嘗爲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略附于下黃鐘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鐘姑洗用乙字夷則南

呂用工字無射應鐘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鐘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鐘用尺字其黃鐘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鐘清各用五字而以上下緊別之緊五者夾鐘清聲俗樂以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略也故有十字譜曰五凡工尺上乙四六勾合朱子云所謂半字譜也古作樂譜者初以ㄙ口形狀爲識如禮投壺篇魯鼓薛鼓之法尋以音調各出二文未足于用乃即二文增損乘積用之如工者コ也上者匚也尺者只也合者台也四者㕦也六者六也五者𠮛也乙者上文向上波也凡者尺文向上波也諸文本無音韻義理且並非字學者因其形似而強讀之爲字也明黃佐以爲本於楚詞四上競氣極聲變只之文則是字譜亦由來久矣惜乎俗工不能按譜而審其音律也

遮了

遮了蟬聲見曝書亭詞本草曰蚱蟬玉篇蚱蟬聲也其音一今之鳴聲有二音者是遮了亦蟬之一種其聲斷續如其音故俗呼之七修類稿作都了非（錢補志作）

（螗螳字書並無此字）

留視圖

寫眞名留視圖見雲臥堂詩延陵吳闇思著顧凱之傳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即寫眞也

尺八

今簫非簫也蓋古尺八明是在仙宮以好吹尺八謫人間仙隱傳房介然善吹竹笛名曰八尺（此以笛爲尺八恐非）

良心賊

張公天佑安邑人乾隆辛未進士令旌德時觀察沈公清任下縣錄囚駐寧國府檄解囚聽訊張公僉差起解中途積賊汪必受脫逃後捕獲解撫軍審賊曰小人自知該死勿壞我張縣主若壞張縣主則旌德人皆罵小人也撫軍笑而

頷之他日語藩臬曰賊乃爲張知縣乞恩也夫以賊而知張公之賢則張公之賢可知矣以賊而知張公之必爲所累而敢於上求亦可謂良心時發者矣張卒以失囚例罷歸

鶉譜

鶉譜二卷逸其名蓋北人撰爲目九曰原始相鶉法美鶉異相撼論調飼法鬭鶉法囘鶉法籠鶉法養鶉附錄其於鬭鶉之法綦備矣庶獨賢於無所用心者乎其原始謂鶉有鼠化者（月令云仲春田鼠化爲鴽）有魚化者（草木狀云黃魚以九月中因秋風而變成鶉）有蝦蟇化者（萬畢術曰蝦蟆得瓜化爲鶉）有蛙化者（楊億談苑云至道三年夏秋汴人鬻鶉者車積於市中皆蛙所化猶有未全變者）有雀生者（賈誼新書云宋康王時雀生鶉）有卵生者（本草綱目宗奭曰鶉有雌雄常於田野屢得其卵何得言化也）其相法三十有二其美鶉異相爲品三一鶉中王曰丹山鳳（長毛紅纓赤錦一斑紋通體修俊頸毛振起嚇然一鳴見者却走誰敢與爭鋒死鬭鬭此一見者也）五色鸞（青毛朱項黃眉綠眼玉嘴紫領赤面錦翅彩色鮮偏身皆修偉丹山鳳之流也）重𢈪（眼中各有兩眸手他鶉見之皆走）癩白鵰（腦上無分中紋盡是白點如癩久則渾身變爲純白他鶉不敢與戰）滿天星（滿頭與通身點皆白點他鶉望而却

步紫絨纓鳳頭鳳頸渾身絨毛紫紅如火他鶉無有敢對者皂絨纓美相同前通體皂黑白絨纓美相同前通體純白一鶉
中上將曰赤絨豹毛雜長絨頸毛如鳳身材短小百戰百克玉麒麟通體毛羽皆白色身首修偉相貌出衆錦虎毛通身
毛羽赤錦一片皂鵰黑頸皂背脇有黑紋腹赤皂色體翅有毛如玉爵將無敵鐵牛把之不盈一握分兩倍於他鶉筋骨勁如鐵石皮毛通皆皂黑
登場棄械無有敢手鐵鷂子黑嘴黑脚鳥毛鷹頸紫叱鷹聲百戰百克無敵大將軍對臆足重四兩俗云鶉畏三兩九見者皆逃走此之
謂也獅子裘毛羽碎雜參差撥折中間絨毛足相暗鬬登場無敵錦絨裘頭臆圓大毳拖絨纓紅黃瓏燦堪稱奇相銀海紫金梁
頷復一片如銀頂毛一線如殊成云頂下純白紫頷一線十八祺脚生鱗甲鶉如祺于每變九個兩腿十八十四指雙足雜崇俗有一十四指
丹鳳頭頭頸有毛數根五色燦爛皎衆毛長半白玉嘴嘴如白玉最為美相絨毛蛇頭頸如蛇上長絨毛此絨纓兒之亞也白
玉昇昇如白玉于中無一田裡宿養熟好鶉或獲飛去因就田野過春驗夏至秋復入網羅此種特勝若因收放者劣紫遊盤通體紫色
身首修偉下盤光露飛翅過迴游盤初有三百飛游嘴然後立門錦背鵰背上有毛五色燦爛赤背鵰背上一片赤如火色青背鵰
背上一片俱皂青色金背鵰背上一片俱老黃色獨翎鵰翅上有骨間如大豆撩風邊翎一根獨長白翎鵰白翎白翅身多底花邊翎
雪白青面獸面圓兒圓形狀詭怪青黑雜色碎短光禿彩重眉重開兩后毛色不一黃紅黑白上下錯線實屬奇材品毛磓脚白品
毛正當頂中脚上有磓子紋三襠襠底三骨緊湊一處白玉柱兩腿圓粗高大潔白如玉疙瘩腿兩腿粗硬掌後生有疙瘩雙磓

老腿生鱗曰磓雙磓勝單磓單磓單磓勝無磓金膀兩腿長毛白如銀色玉膀兩腿短毛潔白如玉雙猿攫兩腿蹬跂搖擺不定
常如踏車俗呼通臂猿孤鷹攫一足懸擘如鷹立然亦鬬捉鈎絲耳揉兩耳長毛絲如鷄羣性攝靈異善能巧門雌雄雁鳴聲似雁
喉嚨悠揚高唳相和一名登鴻千聲子入鬬跳躍下盤振鳴聲音高大連綿不絕精神倍旺紫七寸渾身紫色頸脚高有七寸一鶉中
偏將曰鬬鷄臉形如鬬核臉似門鷄鬬雞胸胸前開闊堅厚挺拔龜背背如龜殼圓而上聳鶴形高頸長脚弓背紡績
盤或皂或紫或黃盤旋高大扎扎拌捏鶉如紡車然青龍尾尾毛一根長黑光亮乃多年之白毛變者白龍尾尾毛一根纖長潔白亦名
拖鎗亦名玉尾擁白旄尾上諸毛一片皆白亦名玉尾玉絲環頂上一彎白眉毛直接眉毛如玉環然亦名玉連環翠絲環美相同前
其毛翠色佛頂珠白毛一撮正當頂中朱雀頂頂毛一線紅赤如硃金抹額頂毛一線老黃如金銀抹額頂毛一線純白如銀
赤項鷹項毛紅色如火白項鷹項毛白色如銀金項鷹項毛老黃如金玉鈴鐺白臉白鬚玉嘴玉脚白品毛一根脹當紫膝
鐵鈴鐺或紫膆或白膆當中一根黑毛花鈴鐺白毛數根散布胸前左掛印紫膆有白毛一根偏左右掛印白毛偏右新
月環紫嚴紫膆膛中毛邊白色彎曲隱若新月亦名半月環彎銀滴珠胸膛毛上點點白珠或浮在外或藏在裡浮者曰明滴珠藏者曰暗滴珠
紫滴珠黑滴珠連珠頂頂自斷紋白毛數根左插花右插花頂上一根白毛或左或右佩玉白品毛一根正當背
中亦名玉背亦名珠背皂袍玉帶皂背當中有白品毛紫袍玉帶紫背連珠箭翅上老毛連根白色兩翅相對多少相合左

連珠左翅白毛數根若單根謂之珠箭右連珠右翅白毛數根小金鈎黃眉赤身嘴長下鈎如鈎其調飼之法十其
鬬法六其囘法分初囘再囘其籠法四其附錄則取雅致而脫俗徑蓋豪士之
閒情而貴介之枕祕也

聞見瓣香錄庚卷終

聞見瓣香錄

辛卷標目

黃河源　貢獅
方文輸論文　知縣勅
小青詩　西施吐舌
三十二體篆書　河漏
魂帛　告廟
龍角山慶唐觀碑　洪夏承碑
龍眼鳳尾魚　金瓜
刀圭　牟尼
毛氏重鐫經史　老秀才
北方農諺　黃梅詩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呵羅羅　俗語有本
驚天動地　唐宋盛事
眞畫　八分隸書辨
福亭　四徵君
長鬚　粱米爲字
立孫議

聞見瓣香錄辛卷

晉曲沃秦武域羂亭甫述

黃河源

乾隆四十七年九月十二日奉上諭今年春因豫省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遣大學士阿桂之子乾清門侍衛阿彌達前往西寧務窮河源告祭河神事竣復命並據按定南針繪圖具說呈覽據奏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卽黃金郭勒卽河也此河寔是黃河上源其水色黃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此合流至貴德堡水色全黃始命黃河又阿勒坦郭勒之西有巨石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高老蒙古語噶達素北極星高老石也其壁黃赤色壁上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涌灑爲下道皆作金色入阿勒坦郭勒則眞黃河之上源也其所奏河源頗爲明晰按續綱目元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旣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洳散渙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羣流奔輳近五七里匯爲二巨澤名阿敦腦兒敦元史作剌）自西而東連屬成川號赤賓河又合亦里赤（赤元史作出）勿蘭也里朮三河其流寖大始名黃河又岐爲八九股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由崑崙南至闊卽及闊提二地始相屬又經哈剌別里赤兒之地合細黃河及乞兒馬赤（赤元史作出）二水北行復折而西流過崑崙北又轉而東北行約二十餘日至積石始入中國云世言河九折蓋彼地有二折焉（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必赤里也）又按徐憺園河源考云自禹疏九河司馬遷河渠書述之悉矣而河之源則詳於漢書張騫傳（漢書張騫傳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避隱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酈道元水經注及元史諸書自張騫使西域後說者咸謂河出崑崙潛行地下分二嶺出葱嶺于闐合注蒲昌海復潛行地下出積石山西南又東流入塞至元世祖命其臣都實窮河源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正西三千餘里考自積石經河州東北流至蘭州北繞朔方上郡又東出境外經三受降城東勝等州又折東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出三門集孟津歷虎牢而勢益雄放民被其害方禹之導河自西而東又轉而北之東以入海周定王時河徙砱礫于是遷變無常大勢徙而東南滎陽以下則奪汴水徐邳以下則奪泗水清口以下則奪淮水而非河之本道矣

貢鯽

遼東錦縣出鯽魚大可盈尺味特肥美爲薧鮮魚香異常月遣官以水蓄之致京師供御饌魚育于女兒河有常數派驍騎校專司飼事魚死必報錦州副都統詳稽有所滋生必另貯之池擇其肥澤者養之河中歲積月考甚嚴蓋玉食之敬如此

方文輈論文

方文輈（如粲）曰歐陽子曰吾所爲文必與道俱某則一言以變之曰吾所爲道必與文俱今稱載道之文者五經然文必如五經始能以載道自五經後言道者世多有其書至宋而益浩浩若烟海其間號爲得不傳之學者仰觀天俯諦地中更人事旁涉物怪上追本始之茫下極諸元會運世之窮無所入以復歸于溟涬皆言其理而筆之于書精無倫而大不可圍往往出于五經之文之所不到意且超而越焉然而五經之文回溥萬古光昺若日月凡此儒書則使人讀未竟一紙欠申思睡者過半是何也道有餘而文不足起之也文不足起之而至使人欠申而思睡則道翳翳而愈伏不唯不能獨五經而並不能與揚子之法言王氏之中說韓子之原道原性諸篇爭黃池之長夫此皆諸儒所不滿以爲道不足而彊言者也而因文見道文極于工遂鑿其書於得不傳之學者之上且夫左氏之誣也公羊之短也穀梁之俗也史遷之是非謬於聖人也班氏之排正直否死節也皆非知道者也老莊列則道其所道荀之於道亦同門而異戶外此法家名家雜家如韓公子呂覽淮南之屬戰國短長家言傾危權變

其于道疑無一豪可論而學士家玩其華食其實直與五經流通相餉餼任諸儒老生排擯毁斥之口燥唇乾卒不能使之回面易向舉所業而投諸水火蓋文之入人肝脾有如此雖無道者猶將申焉然則道之必與文俱也決矣抑非獨此而已經故以道法勝然唯易與春秋無間然詩書雖經聖人手而如呂刑文侯之命儒先既有違言矣又謂鄭風即鄭聲之淫夫淫復何道禮記成於漢人由諸儒言之其背理傷道者雜遝以疏舉將以周禮當之而或抵爲瀆亂之經之書或又以爲六國陰謀之書儀禮則形而下者耳雖號爲經未多乎道而其光景之回溥爲古者諸經若一不以損其毫毛顧反若緜諸文人見有一言之不幾乎道即詆斥之令一錢不值以己之不好而並禁人之好之嗚呼此何理也相馬者期于騏驥之德力不可必得而必待騏而乘之不得騏雖馬之奔踶力可致千里者皆斥棄異卑不以服箱爲其將折輈而摧轅也而反任駑下以睎騏之乘駕蹇驢而無策駟跛鱉而上山將沒世不行尋常而又何路之能

極是故有道而文者上也道不足而文者次之文不足而道者又次之雖詭於道而其文深妙奇博使人不覺入其谷中者又次之言之無文而托諸道以逃其樸鈍枯朽則無次余之爲此言也重文也乃所以重道也昔莊周言道蓋無所不在梯稗瓦甓每下愈況其序天下篇凡一曲百家皆標爲古之道術有在是者是故荀卿之非十二子也必曰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夫其有故而成理也即道也朱子譏蘇氏亦曰出入有無曲成義理夫其出入而曲成也即道也詭乎道以爲文要之文仍不離所爲道而或者顧辨道不可爐文欲以樸鈍枯朽之學瞞嚼道真夫人之棄其文也若棄泥滓矣又安所得道而辨之然則無文者道之賊也重文乃所以重道雖謂余之說即歐陽子之說可也按先生此論蓋亦有爲而言彼無文而飾爲道者無識者亦從而附之究不足入大雅之目也傳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知縣勅

余莅任數省公堂所設勅皆虛文惟枝江縣勅內有雍正元年諭州縣黃麻上有勅命之寶其所以警戒州縣者至矣因錄以置坐隅時爲提省焉

諭知州知縣朕惟國家首重吏治爾州牧縣令乃親民之官吏治之始基也貢賦獄訟爾實司之品秩雖卑職任綦重州縣官賢則民先受其利州縣官不肖則民先受其害爾茲任者當體朝廷惠養元元之意以愛民爲先務周察閭屋綏輯鄉里治行果有其實銜卑自有其名非內染賄而外干譽謂之名實兼收也全省吏治如作室然督撫其棟梁也司道其垣墉也州縣其基址也書云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夫所以固邦本者在吏治而吏治之本在州縣苟州縣之品行不端猶基不立則室不固庸有濟乎皇考臨御六十一年灼知州縣之重特行引見咨詢明試至詳至愼其有廉能之員每不次超擢以示鼓勵令海內羣黎皆皇考所懷保也朕膺宗社重寄思繼皇考之治功惟爾州縣諸臣其有父母斯民之責其爲朕立之基址以固邦本焉誠能潔己奉公實心盡職一州一

縣之中興仁興讓教孝教忠物阜民安刑清訟簡朕將升之朝宁用作股肱如或罔念民瘼恣意貪婪或朘削肥家或濫刑逞虐或借刻以爲清或恃才而多事或諂媚上司以貪位或任縱胥吏以擾民或狥私逞欲以上虧國帑王章具在豈爾貸歟更有任州縣時私肥己橐而漫云且俟顯要方立名節者其與初市清名晚而改操之人何以異哉至於錢糧關係尤重絲毫顆粒皆百姓之脂膏增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累減一分則民沾一分之澤前有請暫加火耗抵補虧空帑項者皇考示諭在廷不允其請爾諸臣共聞之矣今州縣火耗任意加增視爲成例民何以堪乎嗣後斷宜禁止或被上司察核或被科道糾參必從重致罪決不寬貸夫欲清虧空之源莫如節儉正直節儉則用無不足正直則上官不可干以私若朘小民之生以飽上官之貪欲冒不測之罪以快一時之奢侈豈砥礪廉隅爲民父母之道乎爾州縣等官其恪共乃職勿詒罪戾毋謂地遠官卑朕不察其賢否也特論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勅命之寶

小青詩

王翰泉有李少君之術順治甲午八月於馬惟善帥府召仙姬現形留題先於暗室結壇具楮筆墨研置几上乃燃燈紅內光射壁上影即從光中現出綽約宛轉其衣色先藍而後紅留題云斜梳雲髻巧盤龍窄窄新鞋淺點紅閒倚闌干無氣力笑看青鳥過長空後書偶遊仙境聞香至此小青書一時和者甚衆長洲周再勳和詩三首云驚鴻還復擬遊龍秋水芙蓉獨照紅自寫洛神傳麗影纖纖羅襪又凌空　綺箋颯颯走蛇龍賦就香奩舞袖紅偶過新豐風露冷月明千里浸秋空　是耶非耶總猶龍香引芳魂鬒髮紅人世浪傳幽寃句鏡花水月本來空（詞作云聞小青傳寫陳元朋先生寓言）

西施吐舌

紅心白芍藥俗名西施吐舌見白茅堂集余家有其種蓋白瓣之根有紅點如舌故名廣羣芳譜亦未載

三十二體篆書

景德間（真宗年號）靈隱禪寺沙門莫蓄齋肩作（玉箸書）今集篆（[illegible]）玉筯篆李陽冰書之（[illegible]）奇字篆甄豐定（[illegible]）古文六體此其一（[illegible]）大篆史籀變古文著書十五篇（亦名籀書[illegible]石鼓文是也）小篆胡毋敬作比篆籀頗改省（[illegible]）上方大篆程邈飾李斯之法（[illegible]）墳書周媒氏配合男女書證文（[illegible]）穗書神農因上黨生嘉禾而作倒薤篆仙人務光見薤偃風作（[illegible]）柳葉篆衛瓘三世攻書善其體芝英篆陳遵因芝生漢武殿作轉宿篆司馬退合司星子韋作（[illegible]）垂露篆曹喜作點若濃露之垂（[illegible]）雲篆黃帝因卿雲見遂作此碧落篆唐韓王元嘉子李譔作（[illegible]）龍爪篆羲之見飛字龍爪形作（[illegible]）鳥跡書倉頡觀鳥跡始製文字（許慎說文[illegible]）雕蟲篆魯秋胡妻春居蠶室作（[illegible]）科斗書源出古文或云顓頊製（[illegible]）鳥書史佚因赤雀丹鳥二祥作（[illegible]）鵠頭書漢家尺一之簡如鵠首（亦名鶴頭）麟書獲麟弟子為素王紀瑞作鸞鳳書少皞以鳥紀官遂作此龜書堯因軒轅時龜負圖而作龍書太昊獲景龍之瑞而作此剪刀篆韋誕作後史游造其極纓絡篆劉德昇作夜觀星宿為此懸針篆曹喜作此題五經篇目飛白書蔡邕見人以帚成字作殳篆伯氏所職故制此記笏文（[illegible]）金錯書韋誕作古錢名漢之銖兩刻符書秦壞古文定八體此其一（[illegible]）鐘鼎篆三代作此偏刻鐘鼎（[illegible]）按秦八體書五曰摹印（[illegible]）六曰署書（[illegible]）宋王愔文字志古書三十六種目又有魚書（[illegible]）一蛇書（[illegible]）仙人書（[illegible]）十二時書（[illegible]）偃波書（[illegible]）蚊脚書（[illegible]）齊蕭子良古今篆體又有[illegible]書（[illegible]）古奠書鵠書虎爪書（王僧虔所作）象形篆鳳鳥書龍虎書齊末王融圖古今雜體有六十四書湘東王遣沮陽令韋仲定為九十一種次功曹謝善勛增其九法合成百體又有八卦書鬼書（元郭忠恕記鬼書）[illegible]篆書梁庾元威一百二十體書又有秦望書（李斯[illegible]）

小篆汲冢書金錯書玉文書鍾書列書日書戈漢淡鳩古哉后羿經紘顛白書爰作月書鳳書蟲食葉書相書胡書章書日外國胡書阿馬鬼趙王所授北形似小篆天竺書天竺書梵王作體綫所謂四十二章經也一筆書弘農嬰之書佳明製花草隸漢古錄云春英茂木葉出縣春瑞篇字紙下書隸體字武花業之書也鼠書牛書虎書兔書龍書蛇書馬書羊書猴書雞書犬書豕書以上十二種出十二時書震書倒書反左書大同中東宮學士孔數通所造章續纂五十六種書又有虎書周文王史佚因騶虞作虎書夜篆因大篆而復之亦史籀作攢武帝用建章闕題傳信鳥跡書六國時書節為信象鳥形也氣候時書漢文帝令司馬氏聊探日晷所謂仰之體升伏之勢象四時鵠號也時鵠鬼(?)書宋元嘉中京口有人獲死鼎上有篆似八分也花書河東山亂所作宋僧夢英十八體書又有回鸞篆史佚之所作明陶宗儀論篆又有鼎小篆瑞草書齊武帝觀落英木茂而作趙宦光論篆又有彫戈文古戈所銘宋蘇軾有天篆記世傳又有飛帛書蔡中郎見飛空中作此字虹蜺書象篆懸鍼書竹葉書周伏嗣志趙荷徒欽溝曰世傳公寫竹二何其竹葉離綴成字為五言詩今多題榻鬼斗文鳳蟲書商鼎文周鼎文漢鼎文俗又有落花流水文松枝文梅花篆述古錄云長沙玉梅花之書明陝藩永壽王於宏治間有效古篆古文五十七體律詩二首刻於薦福寺每二字為

一體有倚書古文垂露卦象水草文鳥跡漆書小篆偃波章印玉函文玉璽鈒鈎玉鼎象形漢體鳥迹芝英大篆剪刀石經古文龍顛古文懸針氣候水書署針氣候金書柳葉轉宿麟書華岳古文纓絡刻符刻玉碧落奇字上方垂雲金錯穗書鳳尾大鳳古文墳書玉箸彫蟲龍爪松枝文寶帶繆篆科斗梵篆龍書倒薤金錯殳篆飛帛鼠尾鏑鼎其卦篆與墳書同其署篆與石經古文同其奇字與鳥迹同其玉箸與小篆同其柳葉與華岳古文同其漢體與大鳳古文同惟水草文玉函文銀鈎文氣候水書氣候金書金錯鳳尾寶帶鼠尾豬篆前此未見述古篇又有水藻書七國時作雲霞書河東人作又有蝸匾書壇山文周穆王所作觀秦李之小篆非體宋貝佑中太常博士王給家迎紫姑降能文章書有數體皆非世間篆隸其名有藻騰篆茁金篆十餘名古今之篆略可識矣明豐坊曰石鼓韻楚倚沿三代鐘鼎款識之遺意隨字異多寡而爲形者若泰山碑及漢崔子玉書張平子碑漸覺整齊李陽氷去古又遠徐鉉似陽氷初放脚令長又下陽氷矣趙宧光曰大篆斂而圓小篆柔而方書法至此無以加矣唐李陽氷得大篆之圓而弱於骨得小篆之柔而緩於筋後世莫不由此而出元吾衍曰小篆一也而各有筆法李斯方員廓落陽氷員活姿媚徐鉉如隸無垂脚字下如釵股稍大鍇如其兄但字下如玉箸微小耳崔子玉多用隸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漢意陽氷篆多非古法效子玉也當知之

河漏

河漏北方食品以蕎麵作湯餅王禎農書云滑細如粉是也其法以木作範釘以片鐵密鑿小孔和麵寔其中而壓之用甚便易霜紅龕集又作合絡注北俗讀作河洛引唐明皇射鹿取血煎飴賜安祿山謂之熱洛河取名本此疑傳會

魂帛

司馬氏書儀魂帛結白絹爲之俟葬畢有祠版則埋魂帛吉地注士喪禮有重開元時及今廢家亦用之士民之家未嘗識也皆用魂帛魂帛亦主道也竊大夫無主者束帛依神今且從俗貴其簡易朱子家禮設魂帛注魂帛以白絹

爲之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垂其兩足邱濬曰魂帛之制溫公謂用束帛依神朱子謂結白絹爲之考古束帛之制用絹一匹卷兩端相向而束之結之制無可考近世行禮之家有摺帛爲長條而交互穿結如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爲兩足有倣人形以此依神似亦可取然用帛代重本非古禮用束用結二者皆可萬斯大曰古人始死刊木爲名之曰重既虞有柩更有木用以依神故曰重也後世以魂帛代重其名不雅稱銘從來俗尚並能迷遂考溫公說世云用束帛朱子儀云結白絹爲之今世所行俗節因謂有世俗所謂同心結者上出其首旁出兩耳下垂其餘爲兩足有似人形更部但不世堪道矣按檀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重之制今亦不識爲何式矣朱子答周日子問有畫像可否溫公公之說亦合時宜不必過泥古禮也予鄉張覲祭家於大斂後設魂帛即以白絹數尺覆於屍身貫要云俟氣絕後覆於屍上比蓋棺時取出置於盤內供靈前待出殯題主時即覆於主櫝上卒哭後埋於墓側則始終似具有根據非泛泛然設此帛者可法也文獻通考紹興三十二年禮部侍郎金安節言高宗神帛之制雖不經見然致之于古蓋復之遺意也古之復者以衣今用魂帛招魂其意並本此矣古者須重之數今人難勝以帛代重貧富皆可行徐乾學曰自程子定爲木主之式朱子

于家禮侯之大夫士俱得用木主矣能有木主用木主畫像祠版可帛有書像詞魂帛亦可服今之世俗和於家有不用木主用畫像者能用畫像而復用魂帛者使我祖考之神依於畫像乎依於魂帛乎兩者皆後世之俗禮得其一而用之將事畫像之焉畫也然被豈像能有力者能之且程子謂之俗恐亦以婦人畫像爲非禮不得用魂帛之爲正也矣故爲職禮云尸既已設重則已就馬之魂帛所象其親而爲依之者有以識

告廟

沃俗三日成服（家禮云死之四日五服之人各服其服生數來日部成服以死明日數也鄉氏復曰三日大斂可以成服矣必四日而後成服何也大斂畢人子不忍死其親故不忍遽成服必四日而後成服也鄉人生與來日死與往日取此義也）有告廟之禮具香茶燭酒詣祠先所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跪告辭云某親於某月某日某時以疾終敢告俯伏興平身鞠躬拜興拜興平身禮畢此禮經傳無明文書儀家禮俱不載開元禮政和禮亦無之不知何所本而有此揆以出入必告有事則告之義亦或禮以義起者乎況冠婚皆有告廟之禮何獨至於喪而無之明會典世廟時有擬告內殿儀注云茲奉旨命臣等具告內殿儀注臣等謹按累朝實錄止言以大行皇帝賓天告內殿而不載告文亦不言是親告或遣某官告及具何項儀物蓋因初喪哀痛荒迷故不用文亦不親告又其時未須遣詔故不遣大臣又因凶事故不具酒果脯醢等今擬命司禮監官一員具香燭恭詣跪告云大行皇帝於某日某時賓天謹用告知告畢三叩頭而退乞裁奪施行臨喪告廟儀見於此他無可考也

龍角山慶唐觀碑

唐慶唐觀碑在今平陽府浮山縣八分書字大六七分完好無闕碑題云大唐平陽郡龍角山慶唐觀大聖祖玄元皇帝宮金籙齋頌并序朝議郎左拾遺內供奉博陵崔明允纂通直郎行河南府伊闕縣丞集賢院待制兼校理御書史惟則書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月景（唐人諱丙以丙爲景）寅朔十五日庚辰下元齋建（按觀在浮山縣南三十五里羊角山之麓唐武德三年二月老子見於大樹下衣冠甚偉髯髮皓然謂里民吉善行曰吾唐帝之祖也言訖不見遂詔長安來開會左驍衛杜昂于羊角山致祭老子再見復命有司於其地建祠賜元十四年詔改慶唐觀御書額及碑文明之改羊角山爲龍角山浮山縣爲神山縣）

漢夏承碑

淳于長夏承碑字大寸五六分（金石錄云元祐間治河隄得之鐫畫完好如新）後稱書云漢建寧三年尙書（闕）蔡伯喈書大明永樂七年廣平（闕漢隸字源建寧三年立在洺州州衙）其非原碑可知（按畿輔志漢北海淳于長夏承碑隸八分書初在府治嘉靖中築城毀於工匠知府唐曜重摹之今在漳川書院據此則永樂年所刻亦不易得矣）其文日君諱承字仲兗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弟也累葉牧守印紱典據有十餘人皆德任其位名豐其爵是故寵祿傳於歷世策薰（借作勳）著于王室君鍾其美受性淵懿含和履仁治詩尙書兼覽羣藝靡不尋暢州郡更請屈己匡君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上計掾守令冀州從事所在執憲彈繩糾枉忠絜淸肅進退以禮允道篤愛先人後己克讓有終察孝不行大傅胡公歆其德美旌招俯就羔羊在公四俯歸高除淳于長到官正席流恩褒善糾姦示惡旬日化行風俗改易輜軒六轡（借作轡）飛躍臨津不日則月皓（借作昊）天不弔殲此良人年五十有六建寧三年六月癸巳淹疾卒官嗚呼痛哉臣隸辟踊悲動左右百姓號咷若喪考妣咳（借作孩）孤憤泣忉怛傷摧勒銘金石惟以告哀其辭日於穆皇祖天挺應期佐時理物紹縱（借作蹤）先軌積德勤約燕于孫子君之群感（作戚）並時繁祉明明君德令問不已高山景行慕前賢列庶同如蘭意顯（作願）未止中遭冤夭不終其紀夙世實祚早喪懿寶抱器幽潛永歸蒿里痛矣如之行路感動蒸（借作[illegible]）魂有靈垂後不朽石墨鐫華郡元敬引證楊博大略以此碑自元王文定公惲定爲蔡邕書謂其氣凌百代筆陳堂堂洪丞相隸釋謂其字體奇怪鄭漁仲書衡謂其兼篆體八分合數記而疑碑非眞蹟王元美則云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骨氣洞達精彩慘動非中郎不能按碑經摹刻雖神氣不足而筆形尙在碑內如爾靡冀絜流風飛哉百世威山嚳等字用筆結體殊覺怪特餘俱不失漢法雖未必即爲蔡中郎書要亦漢隸之不羣者隸釋云梁庾元威作書論叙隸有十餘種曰芝英隸花草隸幡信隸鐘鼎隸龍虎隸鳳魚隸麒麟隸仙人隸科斗隸雲隸蟲隸龜隸鶴隸此碑或其間之一體

龍眼魚

金魚人家養於盆盎間點綴以水藻飼以水蟲遊泳悠然有自得之致人亦頗而樂之甚雅趣也其種深赤曰金挲白曰銀挲雪質墨章赤質黃章曰瑇瑁五色燦爛曰錦繡三尾者貴立尾雙岐者下都中有業是而售者其地在金魚藻池今曰金魚池海內繁華之處好事者多以爲蓄一種龍眼魚身短而肥圓眼睛暴出高可一二分大可二三分觀之駭人又一種名鳳尾尾大半於身作雙扇分有六尖紅白相次行甚遲尾大故也又一種名蛋魚身扁而圓有時倒垂有時側臥水底有時斜浮水面有時跳轉不休俗又呼爲睡魚倒魚轉魚側魚皆異種也羣芳譜金魚自宋以來始有蓄者（異魚圖贊宋高宗養之池中）今在在養玩矣初出黑色久乃變紅變白有金管三尾者（一尾三岐也）五尾者七修類稿杭自嘉靖來有一種金鯽名曰火魚以色至赤故也金魚不載於諸書鼠璞以爲惟六和塔寺池有之故蘇子美六和塔詩云沿橋待金鯽竟日獨遲留南渡後則衆盛也（裴淵云何任建東錦縣見穿時魚盛南眼眠只一時魚側身游水中時下注於水上眠無時紀云古有穿胸國通臂拔此魚亦其類也）

金瓜

金瓜其葉花如菜瓜其形扁其稜稍瓜其色黃如赤金大者不過五寸小者三寸秋深熟經冬不壞人家種之以作供玩如木瓜香櫞之類亦可淪食羣芳譜本草綱目俱不載農書云浙中一種陰瓜宜陰地種之秋熟色黃如金皮膚稍厚可藏至春食之如新即其類也

刀圭

詩人多用刀圭庾信詩量藥用刀圭本草綱目云丸散云刀圭者十分方匕寸（證類本作）（即匙也）之一準如梧桐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爲度（云在在京師買得古錢刀三枚形如刀其上一圓孔如圭璧之形其一孔即賈術之處盜取食家奉刀取藥依其上之圭故謂之刀圭言其少耳）

牟尼

余鄉侃澥園先生昌祚有云如來佛而稱牟尼者侑尼者宣尋之字也牟者侔

也則如來不過欲侔吾夫子而已足使濡流之聾目孔子爲儒流菩薩者聞之短氣（佛池論佛姓釋迦號牟尼迦家曰夫子爲太極上眞公）

重鐫經史

毛晉字子晉常熟人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云晉艸莽之臣樗昧之質何敢從事於經史二大部今斯剞劂告成或有將我爲功臣者或有罪我爲僭分者因自述重鐫始末識之家塾示我子孫之能讀我書者天啓丁卯初入南闈談妄想祈一夢少選夢登明遠樓中蟠一龍口吐雙珠各隱隱籀文惟頂光中一山字皎皎露出仰見兩楹分懸紅牌金書十三經十七史六字遂寤三場復夢無異竊心異之鍛羽之後此夢時時往來胸中是年余居城南市除夕夢歸湖南載德堂柱頭亦懸十三經十七史二牌煥然一新紅光出戶元旦拜母備告三夢如一之奇母躍然曰夢神不過教子讀盡經史耳須亟還湖南賓廬掩關謝客雖窮通有命庶不失爲醇儒遂擧歷選吉忽憬然大悟曰大歲戊辰崇禎改元龍即辰也珠頂露山即崇字也奇驗至此遂誓願自今伊始每歲訂正經史各一部壽之黎棗及築館方興同人聞風而起議聯天下大社列十三人任經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並合二十一部者築舍紛紛卒無定局余唯閉戶自課已耳且幸天假奇緣身無疾病家無外侮密余自娛十三年如一日迨至庚辰除夕十三部板斬新插架賴鉅公淵匠不惜奔走流布寰宇不意辛巳壬午兩歲災祲資斧告竭亟棄負郭田三百畝以充之甲申春仲史亦竟然成帙矣豈料兵興寇發危如累卵分貯版籍於湖邊巖畔茆庵草舍中水火魚鼠十傷二三呼天號地莫可誰何猶幸數年以還鄉居稍寧扶病引雛收其放失補其遺亡一十七部連床架屋仍復舊觀然較之全經其費倍蓰矣止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卷帙從衡丹黃紛雜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晝不知出戶夜知不掩扉迄今頭顱如雪目睛如霧尚矻矻不休者惟懼負吾母讀盡之一言也而今而後可無憾矣竊笑棘闈假寐猶夫牧人一夢

耳何崇禎之改元十三年之安堵十七年之改步如鏡鏡相照不爽秋毫耶至如樊我罪我不過夢中說夢余又豈願人人與我同夢耶順治丙申年丙申月丙申日丙申時題於七星橋西之汲古閣中編年重鐫經史目錄（題宋板顧本改從明錄詮次）

崇禎戊辰開雕周禮四十二卷漢鄭氏註唐賈公彥疏唐太宗御撰晉書一百三十卷己巳開雕孝經九卷宋邢昺校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等奉勅撰庚午開雕毛詩二十卷漢鄭氏箋唐孔穎達疏歐陽修五代史七十四卷徐無黨註辛未開雕周易九卷晉韓康伯註唐孔穎達疏姚思廉陳書三十六卷壬申開雕尚書二十卷漢孔氏傳唐孔穎達疏令狐德棻後周書五十卷癸酉開雕孟子十四卷漢趙氏註宋孫奭疏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甲戌開雕公羊傳二十八卷漢何休學沈約宋書一百卷乙亥開雕穀梁傳二十卷晉范甯集解唐楊士勛疏魏徵等隋書八十五卷丙子開雕儀禮十七卷漢鄭氏註唐賈公彥疏魏收魏書一百三十卷丁丑開雕論語二十卷魏何晏集解宋邢昺

疏蕭子顯南齊書五十九卷戊寅開雕左傳六十卷晉杜氏注唐孔穎達疏李百藥北齊書五十卷己卯開雕禮記六十三卷漢鄭氏注唐孔穎達疏李延壽北史一百卷庚辰開雕爾雅十一卷晉郭璞注宋邢昺疏李延壽南史八十卷辛巳開雕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裴駰集解壬午開雕班固前漢書一百二十卷顏師古註癸未開雕范曄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唐章懷太子賢注甲申開雕陳壽三國志六十五篇裴松之注毛公此舉眞聖門之功臣也世之讀書者藉以十三經十七史茫然不能舉其名即有知其名者究不知何人注疏何人撰述遑問探討於其中乎得此書而行世庶幾通都大邑績學者有所憑藉而興起即窮鄉僻壤好學者亦可訪求而涉獵性道經濟端由於此至其卷帙之多刊刻之難校讎之勤藏斂之慎皆足超出前哲而留貽後賢毛公於是不朽矣閱者其知所用心焉（明詩綜晉性好儲藏秘冊中年自肇經十七史以及詩詞曲本唐宋金元別集稗官小說靡不鋟雕公諸海內其書勒于監庵舊版按今學官所頒註疏印毛氏本二十一史係明南京國子監本）

老秀才

余少時會文於鄉給諫崔靜君諱致遠先生之門先生呼余曰老秀才同人有揶揄余者不知此三字正不易當也明實錄洪武十四年六月詔於國子諸生中選才學優等聰明俊偉之士得三十七人命之博極群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之曰老秀才

北方農諺

彭祖活了八百休悞了種穀植麥（謂早種也）　三月雨兒貴如油　天旱逢庚變雨滂逢甲晴　雨前毛雨不雨雨後毛雨不晴（毛雨細雨也）　龍口裡奪食（謂收麥時也）　立夏種棉花有苗無圪塔　有錢難買五月旱六月連陰吃飽飯　穀三千麥六十（謂一穗之數是豐收也）　淋伏頭晒伏尾　頭伏蘿蔔二伏菜（菜謂菘也）　不冷不熱五谷不結　谷三麥六菜子一宿（謂出土也）　穀熟熟米麥熟熟麩　白露不出頭拔的喂了牛（謂穀不秀也）　重陽無雨看十三十三無雨一冬乾（穄花落食麥米）

黃梅詩

黃梅即臘梅以蜜蠟磬口素心者爲上等此花至宋始見又以東坡山谷見諸詠而花始傳故王十朋詩云題品倘非坡與谷世人應作小梅呼今北方則家家栽培矣又以梅椿大者爲貴臨洮吳鎮戲爲新句云陽春如朔閣盤古卬梅花牡丹僭稱王富貴何足誇群芳愬天帝蕊燕紛喧嘩乃呼羅浮山冒雪詣殿衙帝曰咨爾梅首出冠群花白袷與絳襦何以懲奇袤梅花未及對黃袍已身加歸來幽鳴寒翠羽鳥窗紗

呵羅羅

呵羅羅今川陝船人推挽者多呼此聲謂之打號大論寒冰地獄一名呵羅羅蓋像寒顫聲也

俗諺有本

俗呼持兩端者曰活絡先生朱子答林德久曰來喻雖亦無病然語意終未亂

切話格　俗以隨人行止曰趁哄兒過庭錄溫公曰范淳夫不是趁哄的人俗於無知妄爲者曰獃兒左傳人無舋焉妖不自作漢書第五倫傳諸出入貴戚者多瑕釁之人　俗以不學好者曰塌颯鬼集韵作傝㒓訓曰惡也　俗呼多財者曰發跡漢相如封禪文公劉發跡於西戎　俗謂貌陋曰㦗㦗唐書王伾傳形容㦗陋文選有㦗㦗之辭　俗於言之不聽者曰秋風過耳吳越春秋季札曰富貴之於我如秋風之過耳　俗謂難得者曰希奇物十州記品物羣生希奇特出　俗言輕挑者曰毛手毛脚艾子雜說齊國有一毛手鬼凡當爲相必以手搁之其人遂忘平生忠直默默而已凡俗語皆有出處但人不考究耳困學紀聞有云俗語皆有所本摭引甚博

驚天動地

中州范公泰恒官翰林時與余晤談曰人言中進士入詞林便覺驚天動地了我但知動地是實驚天何有詢其故則曰自棠館選任京師賫斧不足將祖遺薄田數十畝典賣已盡豈非動地乎相對不覺噱噱

唐宋盛事

池北偶談載釋晝杼山集十卷首載敕浙江觀察使牒湖州州僧皎然禪師集牒得賢集院御書院牒前件集庫內無本交關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垂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唐德宗年號八年正月十日牒當時一釋子之集至下敕觀察使牒本州寫送其于文事可謂勤矣范文正公集載建立義莊規矩知開封府襄邑縣范純仁奏切念臣父仲淹先任資政殿學士日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嫁喪葬之用謂之義莊見於諸房選擇子弟一名管勾亦逐旋立定規矩令諸房遵守今諸房子弟有不遵規矩之人州縣既無敕條本家雖爲申理五七年間漸至廢壞遂使饑寒無依伏望朝廷特降指揮下蘇州應係諸房子弟有違犯規矩之人許令官司受理伏候敕旨右奉聖旨宜令蘇州依所奏施行箚付蘇州准此治平宋英宗年號元年四月十一日此特一家一族之事敢於奏請使地方官彈壓經理而聖旨卽依奏行其所以篤君臣培風俗可謂盛矣

眞畫

鄉孝廉衛翰仙儒麟倜儻人也遊歷所至都具領略嘗語余曰予生平見四副眞畫圖一暮春時客維揚遊平山堂道經天門街曲巷中有人家柴門板壁空其半敝以葦箔竹竿挑之天井內豎一玲瓏大石旁樹柳一桃一時值三月金線拖翠絳蘤綻紅花柳縈拂之際室內一少婦開窗刺繡宛一副麗人圖也一游天寧寺過黃家園園而水入其門兩旁編斑竹作虎眼籬其左蒼松特聳下立白鶴二雙翩躚可愛其右梅樹橫斜中有角鹿一雙游走自如詩所謂麀鹿濯濯白鳥鶴鶴者不圖於此中見之一道經滁州見村童短衫赤足坐牛背口唱吳歌牽一牛向水渚飲之晡日當空淸風徐來濃柳依依芳艸芊芊如親戴嵩春陂牧牛圖也一途次雁門關外廣武城飯罷散步見邊墻下牧馬成羣未

幾夕陽西下一兵弁登城吹畫角羣馬聞嘯聲魚貫而歸樂府所謂飲馬長城窟者庶幾遇之予曰天地間無處非畫圖無處非文章也特索解人不易得耳

八分隸書

常談考誤云古書始于籀篆李斯小篆出而書一變程邈隸書出而籀篆盡廢矣書苑云蔡文姬言臣父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爲八分書及以諸家參之今之稱隸者八分書也古之稱隸者眞書也趙明誠曰庾肩吾云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者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自是舉世凡漢時石刻皆目爲眞隸矣晉書王羲之傳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可知隸書爲眞書也唐與宋初並無此謬自歐陽永叔以來始謬之按八分始于王次仲蔡曰秦始皇時人或曰漢章帝時人或曰漢靈帝時人變倉頡書爲八分蓋小篆古形猶存其半八分已減小篆之半隸又減八分之半是八分乃小篆之捷隸又八分之捷故張懷瓘書斷古文次大篆次小篆次八分次隸書次章草次行書次飛白次草書

蘭亭

福亭在湖北枝江縣福山上余所建也山有福星廟廟前一峰突兀結亭其上楚山蜀江盡入眼底誠勝地也暇日宴飲賦詩學使吳公白華省飲聞之寄題云福山下瞰枚迴州名雖爲山實則邱山名格磯渚樵唱與衆偕樂誰始謀短亭如笠覆山頂秀色盡把沱江收風濤百丈倒三峽雲物萬狀開重樓烟村午寒隱橘柚澇艇不定翻鳧鷗人言城市困塵鞅照眼忽覺方壺倖福星有靈解賦對酹用次五箕所歸魚蝦小縣雀鼠逝枌榆古社桑麻稠太平氣象播歌咏合起豪謝供盤游高明之居不易得百磴詰屈拔岩幽鳴琴絜楹趁公暇好學爲福仕乃優課付種花僕種竹影落洞庭浮一滙長官好事摛亭長使我停望心悠悠我聞亭義訓停集行旅宿會民胥投又聞訓均復訓直民所安定茲堆求以此數者恭厚福匪直凭眺就冥搜早將藍縷洗邦俗且鼕鼓簫附神休挂帆下泊武昌岸怡亭銘盡搜裴虬

四徵君

康熙戊午博學宏辭之徵內外薦剡者百八十餘人欽取五十人不至者四人浙江應撝謙嗣寅江西魏禧冰叔陝西李顒中孚山西范鄗鼎彪西應魏李皆布衣范登順治辛丑進士與李以理學著於南北召取殿催十三次乃就初辭以終養再辭以病當路題參奉旨告病不必補試所著行世者內篇四五十種外篇十四種如明儒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二書流傳海內與陸稼書隴其仇滄柱兆鰲張紹秋及韓元少菼孫樹峰奇逢熊敬修賜履徐果亭乾學陳子端廷敬張素存玉書寄書往來辨論羣推爲理學正傳癸未仁皇帝西巡鑾駐召見御書山林雲鶴四大字賜之謂侍臣曰山西進士范鄗鼎是個眞正理學年八十沒祀鄉賢

長鬚

朝邑縣望仙觀居民有懺姓者鬚長委地常挽結於頭上而行時年已六十歲余見之詢其故伊言三十時便已過胸四十時過膝五十時至地此爲等身鬚世所罕有而其人白丁終身亦無大異

聚米爲字

遇在甘肅見金天觀道人聚米爲大字可方丈其法鋪紙地下以數斗小米潑其上造作點畫既成環其邊以疊鈎之殊端楷此可謂之修字然能盡其勢且亦肯其人之所書在士人固不屑爲而欲成極大之字或亦一法

立孫議

徐健菴先生乾學憺園集載立孫議云舅氏亭林先生炎武立從子洪愼之子世樞爲孫或者曰無子而立孫非昭穆之序是使世樞有祖而無禰也先生卽有子而殤殤不立後盡擇諸族兄弟之子以爲嗣乎予應之曰不然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爲人之同情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子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也明矣古人之立宗也自非大宗五世親盡則族屬絕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孫弗

立而立疏遠族屬之子爲嗣其于祖若考之意果無憾乎有國者之繼世與士大夫之承家其理則一而已矣吾外家顧氏侍郎公有二子贊善公爲大宗夢菴公繼禰之宗也夢菴公有子未昏而夭貞孝王孺人服喪衰以歸於顧又十二年先生生先生方在襁褓夢菴公撫而立之爲貞孝後先生實吾外祖賓瑤公之子於賓瑤公之子孫爲至親賓瑤公諸孫洪善冢適也洪泰孤子不得爲人後吾仲舅子嚴失明年老惟洪愼一子非支子不得爲人後洪愼生三子矣立世樞爲先生後不亦可乎晉書荀顗傳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玄孫序爲顗後封臨淮公荀氏潁川名族子姓甚繁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爲子者而獨以從孫嗣其必不舍親屬而他立也禮之權而不失經者也何琦之從父以孫紹族祖琦以爲宗緒不絕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必拘常以爲礙也故雷次宗釋儀禮爲人後者之文以爲不言所後之父者或後祖父或後高曾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庾純云爲人後者三年或爲

子或爲孫若荀太尉養兄孫以爲孫是小記所謂爲祖後者也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無改父祖之差同三年也何琦庾純古所稱知禮之君子其言鑿鑿如此惟庾蔚之謂間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試以各親其親之常情準之則必喟然發歎以爲不悖於先生之道矣故昭穆相續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爲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毋亦勢之不得不然而爲人之所許與予故詳論之以告吾母黨云按近今間有此事而議論紛紛多守其常不能通其變又或圖財圖嗣以至涉訟予故錄之以見經權原可互用古今名人已有先爲之者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瓣香錄辛卷終

聞見瓣香錄

壬卷標目

四庫全書目錄　印史
岳忠武墨蹟　冷艷錄
五律折腳體　唐淨域寺碑
儀象　讀史記詩
麥生日　魏字
佞佛例　天地君親師
古詩圖　識字辨音
赤椒　柏梁體辨
天后封號　考定天問
張刺史逸事　拆字奇中
古謠諺　一笑
吳小重蠻　珍珠花染
聯妓詞　財物有命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瓣香錄壬卷

晉曲沃秦武域祁亭甫述

四庫全書目錄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纂修四庫全書告成奉表以進表云多羅質郡王臣永瑢等奉敕編纂四庫全書告成謹奉表上進者伏以天職甄度書林占五緯之祥帝鏡懸光藝苑定千秋之論立綱維於奎極函列雲珠嫓删述於龍圖契昭虹玉理符心矩絜三古以垂謨道叶神樞匯九流而證聖治資稽古德洽敷文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神開九野太清耀東壁之星懸圃三成上帝摛西崑之府文章有象翠媯遂出其天苞絡書成形白阜爰圖其地絡書傳倉頡初徵兩栗之祥籙授黃神始貯縹緗之典洞庭秘館禹大禹所深藏柱下叢編付老聃以世守秦操金匱聖籍罹焚漢理珠囊遺經故在儒生密寶惟孔鮒之承家謁者旁求見陳農之奉使蝌文以後篇章自是滋多麟閣所儲條曰於

焉漸備杖吹藜火夜讎別錄之編衣染鑪香坐校中經之簿王仲寶區其流別定新志之九條阮孝緒撮其叢殘括舊傳之五部勘書妙選世募展氏之圖搜殿飛龍史藏脩宮之顯唐武德訖乎天寶卸軸編增宋景祐繼以淳熙牙籤再錄南征俘玉元遷三館之嚮北極舊都明運十艘之槽莫不前徵遂古丹壺測合雒之疑鐍發空林青簡狂頻斯之篆西州片札辨點漆於將磨南雍殘文檢穿絲於已斷竹編未朽名認師春瓠本猶攜稿存班固爬羅織碎或得諸玉枕石函掇拾畸零均給以蝶丸麻紙綴精廣購一篇增十匹之酬華贖重緡三品別兩廂之等凡以窮搜於失獵文林辨斷之精互鏡瑕瑜立聖域賢關之訓結德與而轄轄軌轍經涂樂學海以沿波源通道筏然而掇餘易匱四千卷既句殘齊叢廣彌蘩百兩篇更珍屢鼎丹青失實或貽誚於王充朱紫相淆孰辨縱於鄭默甚乃別風淮雨惜奇字而偏留或如許線紂紅蹐駿文而莫梏闕簋皮貯多如簡敢漆經束板募傳遂至訛尋閣本故祕書總目鄭夾漈復議校讎觀

而文苑英華彭叔夏重加辨證從未有重熙累洽𠄘華懸紫極之庭稽古崇儒冊府闢丹宸之館彌綸宙合識大識小之無遺業鏡登閎傳信傳疑之有準金模特建寶思周融如今日者也欽惟皇帝陛下瑞席叢圖神凝松棟播威棱於十曲鑾儀聳駿洽文德於四溟兆開神藹帝媯歌詠巳題九萬瓊篇臣向編摩更輯三千寶牒博收竹素仍沿天祿之名珍比琳瑯永付長恩之守乃豸錄端竟委溯支絡於詞源緯地經天探精微於義海昭陽留歲特紬翰府之藏永樂遺編俯檢文樓之軼例取諸吳興韻海例裂雖多體宏於孟蜀書林蒐羅終富榛楛宜剪命刊削其瀾言派淑堪珍敕比排其駢簡焦桐漆斷重膠百衲之琴古礎銅班合鑄九金之鼎復以羽陵蠹剩或有存留宛委藏餘不無佚漏十行丹詔徧徵汲古之家七錄緗囊廣啓獻書之路逸經斷簡出自大航雜卦殘篇發從老屋錦幀裝就孟家東洛之船玉軸飛輪晁氏西齋之軸麟排玉字多王粲之所未聞符束金繩率張華之所莫識光明繭紙朱題芸帙之名嬌屈鴟章

紫認槐廳之印紅梨隔院曹司對設於東西青樓滿香品第詳分其甲乙天潢演派光逃太史之河觚月澄暉彩接文昌之宿總司序錄明楊愼之華資分預校讎列任宏之清秩銀袍應召驄雲路以彈冠粉署徵才記仙郎而題柱懷鉛握槧學官廁效其長一切線割圖博士亦研其九術遂乃別開書局特分署於龍墀增設鈔胥擬抽毫於虎僕圖與史並陳左右粉本鉤摹隸與蝌兼備古今絲痕矯扁曹連什伍各隸屬於寫宮工辨纖且均精研於計籌提綱挈領董成者職總監修補闕拾遺覆勘者官兼詳定庀器預儲於將作棐几筠簾專發徧給於大官珉麋珠餡溫鑪團炭紋凝鴝鵒之青則甍涵冰色映玻璃之白花甎入直地同兜率天官莚矩分行人到鄉嬛福地瓊箱牒送全搜勝燹帷叢之餘芝殿籤排共刊木扇金聲之謬程材效技各一一而使吹累牘連篇遂多多而益辦香鄰辟惡擁書何止百城滄漬偷麋劇聚寧惟兩屋譬入衆香之國目眩脊於花光宛遊羣玉之峯神愕貽於寶氣豈但鴻都多士駭開見所未曾實令

虎觀讎辨研幾而異決所讀恭承睿鑒提玉尺以量才御案天藻雲儀華函鑒
物初披卷軸共撥等袠即荷林給務對究璺吳澄易纂辨類例乎陸隴楊儀贊
晉斥孤辨乎周漢稗官劉說劉馬角之荒唐譯史傳聞攝象胥之語異體章新
語發凡於劉歆之詞語錄參譯示例於齊氏之記因已南車指路涉道岸而衛
亨北斗旋杓撥文星而度正泊乎羣書大集品彙金沙連剛彌彰鑒澄珠叢黜
經忌籤題錯簡於龜文論史從公溯編年於麟筆立言乘體四明之論必順履
古語真五柳之名宜辨七籤三藏汰除釋老之編五嶽九垓排斥申韓之術辯
深孔雀無容校寫其詞詩巧謝瑕璣未許增添其錦字小山叢曲例香奩鑑
之篇金谷新詞判酒肆歌樓之句凡皆詞臣之奏進訛點丹黃一經聖主之品
題立分黑白至於銅籤報夜紫殿勤披玉案開緘丹毫親訴五家易說岐塗附
翻其傳註四氏書箋條緒兼詳乎括地前事後鑒陳風雅於經筵斜上旁行寓
春秋於世本盧陵處士特申僭上之防安定門人大著尊王之義王元杰名闡

獻徵考雲谷之重修洪杏農跡獨探叢編玉川之餘條四箴闕註筆知真卷之
心二佛同歸轉屆尼山之量六經作繪全收諸楊中圖中七緯成編知出白莊
周書後五音分部篆文互備其形變二史交參奇字各通其假借古香編錄細
辨班書辨穿連重判薛史清流舉微示鑒戒於東林正統明尊存綱常於西
蜀派沿洙水宴朱之新例兼存俗記扶餘班范之能傳並訂熊碑再勒蟫掛毖
關開門權儀輔張喈教皇兩替月西湖遊讀憐野老之藏名北使賓筵深閒
關臣之枝對宋鈔備麻覽衡志於臨安金刻稀聞寶蹟聞於貞觀或攻或守徒
存十鑑之兵謀相勝相生未信五行之體運建炎政苧鬼彼中興至正刊章斥
其左袒李導洛學辨進命於天原鄭註桑書郡源流於地理史撰辭摘有逾漢
術之精經管懸探更勝曹倉之富至於孔庭書籍首定儒宗棨帳秘文嚴排異
說苑蒐再之學具有淵源曾公亮之武經姑存韜略橫戈危堞飭取陳規握
策壤蓋參徵蘇頌算術杪忽九章研鮑澣之藏術雜縱横十卷惜趙蘂之撰楚

中曆士互權韓神之詩姿名實不廢呂唐之學識登讖記衍洪範而原非妄
讖井田既周官而更訛錢塘遺事深識首鼠於宋元曲洧舊聞微憾操戈於洛
蜀緗綈有取旁通方判之言指佞無難慎點韓非之說陳思書苑列筆陣而成
圖馬總意林摹調條而撮秀黃伯思之博洽石墨精研孫逢吉之淹通藝龍遊
溯多知辯雅樂歌舞之銷金一洗消渡笑詞章之歡暮太平御覽徒紛飾乎嘉
名困學紀聞偶捭彈其廷論晚唐小史入廚寧取乎卮言南宋枝談按鞫深嫌
其尚華十七卷騷人舊製更證以草木之名二百年吏部詩吟特賞其煙霞之
氣兼推韓杜綴來鳳擇之騰蛇立探郊祁擬以棠華之句文恭著作先歐尹而
孤行忠肅風裁抗蘇程而角立勤王留守呼北渡者凡三殉節侍郎北南朝者
惟一學如和叔原不限以宗朱詩到儀卿乃轉嫌其入壑讚書秘閣明發初論
古之非從宜金淵賞仇遠戰吟之辨楊維楨取其辨統而頌芬則當誅劉宗周
閔其完忠而吠堯寫可恕凡茲獨斷咸稟裁懿此同情寅孚公議苞千齡而

建極通道於天綸百氏以歸衷冒袁諸聖權衡筆削非通乎春賞秋刑絜度方
圓注水平乾規坤矩是以儀璣懸耀揆景鬼趣錯棧先鳴昔聯集餘鐘方發
啟蓋儲以展登觸藉嚴圖奏宵肯夜繼披文計數寧止於萬七千篇按月程功
務得夫四十五日裁縱無逃先成綴白之姿傳寫相爭齊炙汗青之竹架羅黃
卷積竝有假於添縣凡權鳥皮刊謬時防其掃葉畢昇活板漸看字是排成管
理官書已見序務被上加以乾行至健七旬之金典斷勤雕照無遺一字之後
識恒壽梁蘭繪士庭鄭運寄寫之西宴幣邁方乙夜展重修之卷至三至再戒
玉梯之避雕數萬數千摘金根之歷誤坤原曆叅衆收刊板之訛並或作羊細
檢鈔書之譯兔寢不漏徹旁添待補之戈餘墨必嚴羅上辨綴加之岡例除不
蠹時備以妄下雖黃輪郭谷存常指其覺同史白明周纖芥共欽睿照無遺報
乏徵消彌覺姚心生齋若決考勤校惰督課雖詳荷寵邀榮恩慈實渥風雲得
路先登或列於九官兩課均滋中考亦賜以一級析蠡聯句翩風律之新聲芸

累題名題隸事之故事彙勻蝶翅副帖雙鈎帙籤龍紋天書五色猩毛擬穎賦
魚子之華燒龍尾雕紋融麝煤之芳氣銀罌翠管細縈百和之香錦段香羅交
映五明之扇綸囊委佩飽貯朱提珍毳雲茸帕裁白氎雕盤列飣果分西域之
甘華狙薔新瓜勝東陵之種自天宣賜多非夢寐所期無地酬恩惟以文章為
報周晬始末擬勒長編別採英萃先為縮本發辰庚之亂歲逢叶洽呼鳳太乙
之占祥象符奎聚八年敬緝挹古今四庫之精兩部分儲合大小二山之數惟
全書之浩博實括囊書合衆手以經營條遍數載香殘蘭樹方粗就而未彰闕
帙雲楣已先成以有待文河流滙初如江別為三准海朝宗纖乃澄排以四望
洋無際虛創始之為難登岸有期幸觀成之可冀較刪繁之別帙又閱兩年勤
葉纖之鴻裁乃盈一部插籤分帙次按乎甲乙丙丁列架殊函色別其赤青白
墨經緯世教貫實徵而賤虛談史繫人心側謡詞而存公論選諸子百家之粹
博收而不悖聖賢總十人九集之非嚴汰而寧拘門戶上溯虞夏成挹海以求

珠下採元明各披沙而見寶六千餘種分圭合璧延圖儲珍二百卷部大州居槃
文列目釋名訓義因李肇之解題考異參同近謝陽之集古事撮其實簡文防
訛於樹堂網取其詳求益非同於買菜人無全美比豈其尺短寸長辭或徵疵
辨白其玉瑕珠類一經採錄真同鯉上龍門附載姓名亦使蠅隨驥尾元元本
本總歸墨主之持衡是是非非盡掃迂儒之膠柱至其強箱稽案或汗漫而難
尋復以提要鈎元期簡明而易覽譬諸典謨記事別行小序之一篇類乎金石
成書先列諸碑之十卷分綱列目見義例之有條掖精披圖信源流之大備水
四瀆而山五嶽侔此壯觀前千古而後萬年無斯巨帙蓋非常之創作天如留
待於今而希有之遭逢人乃躬當其盛明同校錄賞忝光榮臣等功謝叢簽識
同關豹鑽研文字未能龐窺之通倫延綴歲時僅類鼴鼠之食墨仰蒙訓示得
聞六藝之源曲荷寬容許假十年之限百夫決拾宜學的而知歸一簣成山爺
書嚴而幸就欣陳實笈對軒鏡之澄光恭進瑶階同璣圖之永寶從此依模篤
狀若幾矩而重規因之循軌知途益輕車而熟路先難後易一隅可得而反三
課始圖終百里勉行乎半九精心刊誤八行細檢朱絲協力鳩工萬指齊勞烏
玉連綿告蕆看四奏天閶迅速先期不待六更歲籥人文成化希機運經綸之
功皇極數囊王路示會歸之準無棱雲構見峨乎銀膀璇題方策星羅珍貴乎
金符永鎣曰淵曰源曰津曰溯長流萬古之江河紀世紀運紀會紀元恒耀九
符之日月並五經以樹訓遍遍乎丹書緑字之先合六藝以同文治超於元律
蒼牙之上臣等無任瞻天仰聖踴躍歡忭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經部

易類壹百伍拾捌部壹千柒百叁拾柒卷

附錄捌部拾貳卷

書類伍拾陸部陸百肆拾玖卷

附錄貳部拾壹卷

詩類陸拾貳部玖伯肆拾壹卷

附錄壹部拾卷

禮類

周禮之屬貳拾貳部肆伯伍拾叁卷

儀禮之屬貳拾貳部叁伯肆拾叁卷

附錄貳部壹伯貳拾柒卷

禮記之屬貳拾部伍伯伍拾陸卷

附錄貳部拾柒卷

三禮總義陸部叁拾叁卷

通禮之屬肆部伍伯陸拾叁卷

雜禮書之屬伍部叁拾伍卷

春秋類壹伯拾肆部壹千捌伯壹卷
附錄壹部拾柒卷
孝經類拾壹部拾柒卷
五經總義類叁拾壹部陸伯捌拾壹卷
附錄壹部叁拾陸卷
四書類陸拾叁部柒伯叁拾叁卷
樂類貳拾壹部肆伯伍拾貳卷
小學類
訓詁之屬拾叁部壹伯貳拾貳卷
字書之屬叁拾陸部肆伯柒拾捌卷
韻書之屬叁拾叁部叁伯捌拾捌卷
附錄壹部貳卷

經庫共陸伯玖拾伍部共壹萬零貳伯壹拾肆卷

史部

正史類叁拾柒部壹千柒伯伍卷
編年類叁拾捌部貳千陸拾陸卷
紀事本末類拾玖部壹千拾卷
別史類貳拾部壹千陸伯壹卷
雜史類貳拾貳部貳伯柒拾叁卷
詔令奏議類
詔令之屬拾貳部柒伯卷
奏議之屬貳拾玖部柒伯玖卷
傳記類
聖賢之屬貳部柒卷

名人之屬拾叁部壹伯壹拾肆卷
總錄之屬叁拾陸部捌伯壹拾捌卷
雜錄之屬玖部貳拾壹卷
史鈔類叁部肆拾捌卷
載記類貳拾貳部肆伯捌卷
附錄貳部玖卷
時令類貳部貳拾玖卷
地理類
宮殿簿之屬貳部拾壹卷
總志之屬柒部玖伯肆拾壹卷
都會郡縣之屬肆拾玖部貳千柒伯肆拾陸卷
河渠之屬貳拾貳部肆伯柒拾卷

邊防之屬貳部貳拾肆卷
山水之屬柒部壹伯拾叁卷
古蹟之屬拾肆部壹伯貳拾柒卷
雜記之屬貳拾玖部貳伯貳拾伍卷
游記之屬叁部拾伍卷
外紀之屬拾陸部捌拾玖卷
職官類
官制之屬拾伍部叁伯貳卷
官箴之屬陸部拾貳卷
政書類
通制之屬拾玖部貳千貳伯玖拾捌卷
儀制之屬貳拾肆部玖伯陸拾肆卷

邦計之屬伍部伍拾貳卷
軍政之屬肆部貳伯柒拾壹卷
法令之屬貳部柒拾柒卷
考工之屬貳部叁拾伍卷
目錄類
經籍之屬拾壹部肆伯叁拾叁卷
金石之屬叁拾陸部貳伯柒拾陸卷
史評類貳拾貳部叁伯柒拾捌卷
史庫共伍伯陸拾叁部共貳萬壹千叁伯柒拾柒卷
子部
儒家類壹伯拾貳部壹千陸伯玖拾貳卷
兵家類貳拾部壹伯伍拾叁卷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法家類捌部玖拾肆卷
農家類拾部壹伯玖拾肆卷
醫家類玖拾柒部壹千伍伯叁拾玖卷
天文算法類
推步之屬叁拾壹部肆伯叁拾壹卷
算書之屬貳拾伍部貳伯捌卷
術數類
數學之屬拾陸部壹伯柒叁拾柒卷
占候之屬貳部壹伯叁拾伍卷
相宅相墓之屬捌部拾柒卷
占卜之屬伍部叁拾柒卷
命書相書之屬拾肆部伍拾叁卷

陰陽五行之屬伍部伍拾伍卷
藝術類
書畫之屬柒拾叁部壹千陸拾陸卷
琴譜之屬叁部拾卷
篆刻之屬叁部拾貳卷
雜技之屬肆部肆卷
譜錄
器物之屬貳拾伍部貳伯壹卷
飲饌之屬拾部拾玖卷
草木禽魚之屬貳拾壹部壹伯肆拾伍卷
雜家類
雜學之屬貳拾貳部壹伯柒拾玖卷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雜考之屬伍拾柒部陸伯玖拾肆卷
雜說之屬捌拾柒部陸伯叁拾玖卷
雜品之屬拾壹部捌拾貳卷
雜纂之屬拾部叁伯玖拾肆卷
雜編之屬肆部貳伯叁拾肆卷
類書類陸拾柒部柒千叁拾玖卷
小說家類
雜事之屬捌拾陸部伍伯捌拾卷
異聞之屬叁拾貳部柒伯貳拾伍卷
瑣記之屬伍部伍拾肆卷
釋家類拾叁部叁伯貳卷
道家類肆拾肆部肆伯肆拾貳卷

子庫共玖伯叁拾部共壹萬柒千伍伯陸拾陸卷

集部

楚辭類陸部陸拾肆卷

別集類

漢至五代壹伯壹拾壹部壹千伍伯拾捌卷

北宋建隆至靖康壹伯貳拾貳部壹千叁伯柒拾卷

南宋建炎至德佑貳伯柒拾柒部肆千玖伯柒拾捌卷

附錄一部陸卷

金至元壹伯柒拾伍部貳千壹伯拾貳卷

明武伯肆拾部肆千貳伯伍拾肆卷

國朝肆拾貳部壹千陸伯拾伍卷

總集類壹伯陸拾叁部玖千陸伯肆拾肆卷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詩文評類陸拾肆部柒伯叁拾卷

詞曲類

詞集之屬伍拾捌部壹伯貳卷

詞選之屬拾貳部貳伯肆拾肆卷

詞話之屬陸部貳拾叁卷

詞譜詞韻之屬貳部陸拾卷

南北曲之屬叁部拾柒卷

集庫共壹千貳伯捌拾貳部共貳萬陸千柒伯伍拾柒卷

四庫全書共叁千肆伯柒拾部共柒萬伍千捌伯捌拾壹卷

乾隆四十七年七月辦理告成

按漢武帝建藏書之策後天祿七略凡三萬三千九十卷唐貞觀中魏徵等請購天下書迄開元經史子集四庫爲卷五萬三千九百一十有五通鑑開元九年圖書子集酒元行沖上羣書四錄甲部經錄乙部史錄丙部子錄丁部集錄凡書四萬八千一百六十九卷宋三館併玉宸四門殿各有書卷萬餘仁宗作崇文院一倣開元庫貯編列四部而最其目卷幾六萬明初下求遺書之令永樂中益廣搜採秘閣所藏不下十萬卷有奇按修永樂大典據七修類藁云成祖命胡廣王洪等編成一書名曰永樂大典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錄六十卷其表文書見于輝輯燕中然亦不敘中之事書從其留洋之璧而已聯小組云永樂大典命解縉等纂集類書萬文獻大成既進上嫌其未備乃命姚廣孝重修之正統裁三人讀總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四十七人永樂五年十一月書成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裝成一千九十五本賜名永樂大典按所記卷數俱不同又按唐藝文志自漢以來史官刻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經因序六藝爲九種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七略漢成帝詔劉向總羣書斷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劉歆成之至唐始分爲四類四部之目肪自荀勗晉宋以來因之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于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爲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可謂盛矣甲部經錄其類十一易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讖緯經解小學凡著錄四百四十家五百九十七部六千一百四十五卷不著錄一百一十七家二千三百六十卷乙部史錄其類十三正史并集史編年僞史雜史起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居注并錄故事職官雜傳記并女儀注刑法目錄譜牒地理凡著錄五百七十一家八百五十七部一萬六千八百七十四卷不著錄三百五十八家萬二千三百二十七卷一丙部子錄其類十七儒道并神仙釋氏法名墨縱橫雜農家小說天文曆算兵書五行雜藝術類書明堂經脈醫術凡著錄六百九家九百六十七部一萬七千一百五十二卷不著錄五百七家五千六百一十五卷丁部集錄其類三楚辭別集總集并文史凡著錄八百一十八家八百五十六部一萬一千九百二十二卷不著錄四百八家五千八百二十五卷有名而亡書者十盖五六而俚書俗說猥有存者亦有幸不幸歟後不著錄者畧之經九千五百五卷史二萬九千二百一十八卷子二萬二千七百六十七卷集一萬七千七百四十八卷總七萬九千二百二十一卷又按明藝文志永樂四年帝御便殿閱書史問文淵閣藏書解縉對以尚多闕略帝曰士庶家稍有餘貲尚欲積書況朝廷乎遂命禮部尚書鄭賜遣使訪購惟其所欲與之勿較北京既建詔修撰陳循取文淵閣書得百櫃運致北京至宣宗時秘閣貯書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今按欽定四庫全書共七萬五千捌

百八十一卷當時纂修官文淵閣直閣兵部侍郎紀昀（獻縣人）文淵閣直閣大理寺卿陸錫熊（上海人）太常寺少卿孫士毅（仁和人）仰稟睿制棄取極嚴其不入錄者不知幾千萬卷矣

印史

皋明印史廣陵祁湝湝夫纂有華亭陳繼儒序晉陵毛應翔為傳共五百八十四方自劉基徐達以下凡一代名賢人刻一章其人皆可稗之史冊者此其所以名也眉公序云上自開闢六王上公徹侯以至名臣將相文學布衣各刓一印以寄微尚蓋不衰不鉞之春秋而不傳記編年之實錄也（池北偶談祁湝夫自號五湖外臣湝而通州人居儀徵好嗜印人多蓄之客無虛年八十矣康熙乙巳予過訪之卽鎸竹如意白髮鬖鬖鈔錯睟然與修禊賓氏挽鉥池尚能與予聯賦詩）

岳忠武墨蹟

隨州梁文學崇璉以家藏宋岳忠武公墨蹟相示絹幅寬三尺長五尺餘色已黯暗漸且剝裂字大五六寸不等龍蛇飛舞縱橫不羈英傑之氣精悍之色浮浮紙上如親與烏珠輩之戰時也其詩云少年立志氣萬夫發試舞庭前看寶刀自古讒龍稱虎帶于今邪見誅讒龍北門標騎頻傳檄南國餘鯨更起濤莫怪書生輕學武為紓宵旰聖心勞岳飛（按岳忠武王集載五律五首七律三首遺此）其用筆少年為一字將于為一字頻傳為一字一筆相連數字者極多詩似征楊么時所作其結句與公滿江紅結句皆念念不忘君讎之令人肅然起敬（按宋岳珂寶真齋法書贊載岳王斷簡以其祖書之手書則忠武之翰墨可知）

冷艷鋸

關壯繆（今改忠義）青龍偃月刀一名冷艷鋸見陳懋仁庶物異名疏胡宗憲籌海圖編云關王偃月刀刀勢既大其三十六刀法兵仗遇之無不屑者刀類中為第一

五律倒換平仄折腰體

五言三四平側倒換謂之折腰體每聯皆可用唐人有用於首聯者如王維門前洛陽客下馬拂征衣寒山轉蒼蒼秋水日潺湲王昌齡樓頭廣陵近九日在南徐綦毋潛相逢北溪曲勝托在煙霞郎士元暝眺白雲外縈繞出前山皆是也有用于頷聯者如王維秋風正蕭索客散孟嘗門黃金銷春色畫角起邊城岑參迎家劍鋒盡出塞馬蹄穿李頎鱗鱗遠峰見淡淡平湖春皆是也有用于頸聯者如王維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儲光羲山雲拂高棟天漢入雲流孟浩然廚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常建茅亭宿花影藥院滋苔文皆是也有用于結聯者如王維東南御亭上莫使有風塵祖詠寧知武陵趣宛在市朝間孟浩然疑將兩行淚遙寄海西頭岑參還須及秋賦莫即隱蒿萊皆是也杜工部用之獨多首句如宋公舊池館州闕鎮同谷第三句如朝來沒沙尾江山有巴蜀第五句如含星動雙闕寒聲擣衣傷第七句如時聞有餘論人將有筆鶴又如春日憶李白詩第三句清新庾開府第七句何時一樽酒逢重與劉主簿弟詩第三句江山且相見第七句輕舟下吳會皆一首內兩用之不失為律所謂雙飛燕體也

唐淨域寺碑

大唐淨域寺故大德法藏禪師塔銘并序（趙郡分寧人俗）序云禪師諱法藏蘇州吳縣人氏諸葛瑾之後曾祖瑶（字即）（辨）吳郡太守蘇州刺史秘書監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開國男大父穎隋關州刺史銀青光祿大夫父禮皇唐少府監丞師年甫二六料為濮王度僧如意元年制請於東都大福先寺檢校無盡藏等師開元四年歲次景（唐人諱丙以景為）辰五月景子朔廿七日壬寅建京兆府前鄉貢進士田休光撰文無書者名共三十五行行三十字有棋格字體蒼勁清潤最近歐陽信本陝人趙子函石墨鐫華郭胤伯金石史俱未載

儀象

余在京師至觀象臺見儀象有六煌煌乎一代之法器也其精妙直超萬古矣梅氏叢書云齊民投時儀象與算術並重蓋非算術無以預推其節候以前民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用弄儀象無以測現在之行度以驗推步之疏密而為修改之端也虞書璿璣
玉衡為儀象之權輿其制不傳漢人創造渾天儀（虞喜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
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數術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
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即璣衡遺制唐宋皆倣為之至元始有簡
儀仰儀圭几景符等器視古加詳矣明於齊化門南倚城築觀象臺倣元制作
渾儀簡儀天體三儀置於臺上臺下有晷影堂圭表壺漏國初因之康熙八年
命造新儀十一年造成安置臺上其舊儀移置他室藏之新儀有六一曰黃道
經緯儀儀之圈有四圈名分四象限限各九十度其外大圈恒定而不移者名
天元子午規外徑六尺規面厚一寸三分側面寬二寸五分規之下半夾入于
雲座仰載之半圈前後正直子午上直天頂從天頂北下數五十度定北極從
天頂南下數一百三十度定南極此赤道極也次為過極至圈圈平分處各以
銅樞貫于赤道之南北極又依黃赤大距度于過極至圈上定黃道之南北極

距黃極九十度安黃道經圈與過極至圈十字相交各陷其中以相入令兩圈
合為一儀旋轉相從經圈之兩側面一為十二宮一為二十四節氣其兩交處
一當冬至一當夏至此第三圈也第四為黃道緯圈則以銅樞貫於黃極為圈
之極為圈軸徑三寸軸之中心六圓柱為緯表與經圈側面成直角而經圈緯
圈上各設遊表儀頂更設銅絲為垂綫全儀以雙龍擎之復為交梁以立龍足
梁之四端各承以螺仍置螺柱以取平（儀圈皆以銅鑄柱以鐵為之惟座以正其柱儀自為文）一曰赤道
經緯儀儀有三圈外大圈者天元子午規也以一縱南向而負之規之分度定
極皆與黃道儀同去極九十度安赤道經圈與子午規十字相交恒定不動經
圈之內規面及上側面皆分二十四時時各四刻外規面分三百六十度內安
赤道緯圈以南北極為樞而可東西遊轉與經圈內規面相切緯圈徑亦為圓
軸軸中心亦立圓柱以及遊表垂綫交梁螺柱等法皆與黃道儀一曰地平經
儀儀止用一圈即地平圈全徑六尺其平面寬二寸五分厚一寸二分分四象

限限各九十度以四龍立於交梁以承之梁之四端各施取平之螺柱而梁之
交處則安立柱高與地平圈等適當地平圈之中心又於地平圈上東西各立
一柱約高四尺柱各一龍旋而上從柱端各伸一爪互捧圓珠下有立軸其
形扁方空其中加隨繩以安直綫軸之上端入於珠下端入立柱中心令可旋
轉而軸中之綫恒為天頂之垂綫焉又為長方橫表長如地平圈全徑厚一寸
寬一寸五分中心開方孔管於立軸下端便隨立軸旋轉復刻其兩端令銳以
指地平圈之度分又自兩端各出一綫而上會於立軸中直綫之頂成兩三角
形凡測一星則旋轉遊表使三綫與所測之星參相直乃視表端所指即其星
之地平經度也一曰地平緯儀即象限儀取全圈四分之一以測高度者也其
弧九十度其兩邊皆圓半徑長六尺兩半徑交處為儀心儀架東西立柱各以
二龍拱之上架橫梁又立中柱上管於橫梁令可轉動儀安柱上儀心上指儀
之兩邊一與中柱平行一與橫梁平行又於儀心立短圓柱以為表又加窺衡

長與半徑等上端安於儀心兩其下端以指弧面度分更安表耳於衡端欲測
某物或日或月或星乃以窺衡上下遊移從表耳縫中窺圓柱令與所測之物
相參直其衡端所指度分即其物之高度也一曰紀限儀紀限儀者全圈六分
之一也其弧面為六十度一弧一幹幹長六尺即全圈之半徑弧之寬二寸五
分幹之左右鋼螢斜穿銅絲遊表之以附全儀者也幹之上端有小橫與幹成
十字儀心與衡兩端皆立圓柱為表面弧面設遊表三承儀之臺約高四尺中
植立柱以繫儀之重心則左右旋轉高低斜測無所不可故又名百遊儀也一
曰天體儀儀為圓球徑六尺面布黃赤經緯度分宮割次星官離列宛然穹象
故以天體名之中貫鋼軸備其兩端以屬於子午規之南北極（子午規與皆遊儀同）令可
轉運座高四尺七寸座上為地平圈寬八寸當子午處各為闕以入子午規闕
之度與子午規之寬厚等則兩圈十字相交內規面恰平而左右上下環抱子
儀周圍皆空五分以便高弧遊表進退又安時盤於子午規外徑二尺分二十

四時以北極爲心其指時刻之表亦定於北極令能隨天轉移又能自轉爲座下復設機輪運轉子午規使北極隨各方出地度升降則各方天象隨現之限皆可究觀尤爲精妙通鑑註漢武帝時洛下閎鮮于妄人經營之耿壽昌以考曆度和帝時賈逵又加黃道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實錄造有北極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激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其後興國初張思訓制渾儀按前編曰堯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以玉爲機以象天之運轉以璿珠飾之以象星辰之位以玉爲橫箭推其分度時節以窺天而與璣合羲和之法至是益衛後世渾天儀象蓋其法也朱子曰渾天說曰天形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此必古有其法事物紀原云蓋天即渾天儀高陽氏爲渾天儀黃帝爲蓋天則是渾天儀始于高陽氏矣遭秦而滅漢武時洛下閎鮮于妄人始經營度之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爲象宋元嘉中錢樂之又鑄銅作渾天儀通鑑元嘉十三年宋高祖定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即璿璣玉衡遺法也儀象歷象篇曰渾天儀唐貞觀中李淳風爲之開元時浮屠一行梁令瓚又爲之宋張思訓創爲蘇頌更造其法尤密通鑑貞觀七年太史李淳風請更造渾天黃道儀胡三省註云李淳風上言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渾天儀也周禮土圭正日景以求地中有以見日行黃道之驗也暨於周末此器乃亡漢洛下閎作渾儀其後賈逵張衡隋天文志後漢張衡爲太史令鑄渾天儀總序經星謂之靈憲亦有之而推驗七曜並循赤道按冬至極南夏至極北而赤道常定於中國無南北之異蓋渾儀無黃道久矣上異其說因詔爲之儀表裏三重下據準基上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一曰六合儀二曰三辰儀三曰四遊儀皆用銅爲之朱子曰本朝渾儀三重外曰六合儀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內曰三辰儀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最內曰四遊儀以其四方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是宋猶循唐之舊儀也明史云嘉靖間修相風杆及簡渾二儀立四丈表以測晷影而立運儀正方案懸晷偏晷盤晷具備於觀象臺一以元法爲斷考元制簡儀仰儀諸器俱有王恂郭守敬監造姓名備極創造苦心元史郭守敬字若思邢臺人言司天渾儀宋皇祐中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又以木爲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illegible]自郭守敬以[illegible]全[illegible]改[illegible]止[illegible]宋之[illegible]增法宋[illegible]驗于天況冬至者[illegible]之本[illegible]象[illegible]本者作[illegible]氣[illegible]宋[illegible]僅今多不[illegible]乃異南北日實[illegible]期臣等創造儀象圭表[illegible]凡十有三[illegible]進[illegible]官十四人分道[illegible]凡二十七所[illegible]正的[illegible]中[illegible]上之[illegible]自[illegible]十[illegible]七十改[illegible]法[illegible]十三家今所[illegible]又凡七事所創法者五事其法[illegible]古[illegible]又[illegible]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illegible]自然之[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之永久[illegible]上[illegible]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

康熙五十四年西洋人紀理安欲炫其能而滅棄古法復奏製象限儀遂將臺下所遺元明舊器作廢銅充用僅存明倣元製渾儀簡儀天體三儀而已乾隆年間監臣受西洋人之愚欲檢括臺下餘器盡作廢銅送製造局廷臣好古者聞而奏請存留禮部奉敕查檢始知僅存三儀殆紀理安之燼餘也乾隆九年冬奉旨移置三儀於紫微殿前古人法物庶幾可以千古永存矣按渾儀歷代更造愈出愈精即或別有新製廢棄不用亦宜存之以備考稽奈何輒議銷毀竟使一代制作巨器不存於世也豈國家必需此廢銅用耶其亦弗思之甚矣

讀史記詩

隴西安而恭字居正有讀史記詩云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纂成一家言麟經例其文簡其實踐太史眞良才繼述乃先德問道石室金匱紬異書名山大川發奇氣邛笮過遊禹穴深窺委九疑灑淚蹤我亦曾遊江淮沅湘汶泗水陟身鄒嶧鄒薛彭城裏招不到司馬子長魂叫不起會稽蒼梧雲夢不見玄夷蒼水使者指揭金簡玉字文惟有名篇一百三十手時捫欲往從之河之滸叩彼禹鑿還生之龍門

麥生日

楚俗以三月二十三日爲大麥生日二十四日爲小麥生日是日晴明則麥稔

魏字

明時浙江巡撫潘汝楨在西湖爲魏忠賢建生祠於孤山題榜曰巍巍蕩蕩書時路人云豈可使山壓魏公之上隨書山字於魏字下後人亦有效之者人多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嘆之不知　人分書多作如此寫（斷方碑鄭季子碑揚嚴碑孔宙碑皆是）按王羲之黃庭齋嶧山字亦如此寫歐陽率更千字文避魏困横亦作𡨥字蘇長公内景經贊嵗字作𡨥寫蓋書家配合移換法非始於諸人也

優免例

順治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戶部尚書巴哈納等題准優免則例一品免糧三十碩（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云余所見宋元碑升作陞斗作[illegible]石作碩蓋[illegible]借用壹貳等字務令繁並多以防改竄按後唐明宗千峰禪院敕已用斛碩二字[illegible]石爲一）丁三十丁二品免糧二十四碩丁二十四丁三品免糧二十碩丁二十丁四品免糧十六碩丁十六丁五品免糧十四碩丁十四丁六品免糧十二碩丁十二丁七品免糧十碩丁十丁八品免糧八碩丁八丁九品免糧六碩丁六丁在京官員各免如例在外官員各免一半舉貢監生各免糧二碩丁二丁以禮致仕者免十分之七閑住者免一半革職者不在優免之例後奉行抽扣而所免正供已充兵餉然行抽扣所以不廢優免蓋也至免本身徭役令下而紳衿得不與齊民一概矣見隨州志志我朝之深仁厚澤也

天地君親師

世俗多以天地君親師爲主而祀之蓋本於大戴禮禮有三本之說大戴禮云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焉生無先祖焉出無君師焉治三者偏亡無安之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寵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古詩圖

湘潭王岱山長能詩嘗詘以古詩二十首繪爲圖云古詩十九首文選以東城高且長與燕趙多佳人分二首爲二十首余愛其詩自少至老吟咏不置因按景作圖以繫詩後古詩之有圖自余始按唐閻立本有孝經圖宋馬和之有毛詩全圖此蓋隨而行之亦古人左圖右史之意

識字辨音

韓昌黎云凡爲文宜略識字杕杜伏獵之貽譏不識字之過也然字同而音異義異者尤不可不辨如厭字有十一音厭厭安也（於鹽切詩厭厭夜飲）厭足也（於豔切）厭崇也（於叶切[illegible]）厭閉藏也（烏斬切又烏感切）厭覆也（烏狎切[illegible]）厭浥溼也（於十[illegible]）厭服也（[illegible]）辟字有十音辟法也（[illegible]）辟君也（必益切）辟避也（音避[illegible]）辟止也（[illegible]）辟緣也（[illegible]）辟傾首也（[illegible]）辟衣褶也（[illegible]）辟喻也（[illegible]）敦字有九音敦厚也（都昆切）敦圂也（[illegible]）敦器也（[illegible]）敦獨兒也（[illegible]）敦丘一成也（[illegible]）敦殼也（[illegible]）渾敦四凶之一也（[illegible]）敦畫也（[illegible]）齊字音八齊等也（徂兮切）齊莊也（側皆切）齊和也（才細切）齊升也（[illegible]）齊齊恭也（[illegible]）齊衆稷也凶服裳下緝也（[illegible]）采齊樂章也（[illegible]）齊翦也（[illegible]）卷字七音卷斂也（[illegible]）卷束名也（[illegible]）卷冠式也（[illegible]）卷祭服也（[illegible]）卷然手容也（[illegible]）卷髮起也（[illegible]）卷遯行謹也（[illegible]）賁字有七音賁飾也（彼義切）賁文章也（[illegible]）賁勇也（[illegible]）賁覆敗也（[illegible]）賁怒氣充實也（[illegible]）賁渾戎也（[illegible]）苗賁皇晉人也（扶云切）從字七音從隨也（[illegible]）從躡其後也（[illegible]）從南北也（[illegible]）從容緩也（[illegible]）從放也（[illegible]）從高大也（[illegible]）從容舉也（[illegible]）其他一字而六音五音四音三音者不一而足見於羣經音辨若非細心研別默識強記其不誤讀誤用幾希此小學之不可不講也（[illegible]）

赤椒

赤椒赤以其色椒以其味一名辣茄（[illegible]）一名辣角兒辣以其性角以其

形一名秦椒以秦人多植之（本草綱目所載秦椒非此種）草本苗長尺餘多歧枝葉尖開小白花結角色初綠漸正紅內子扁圓而白種亦多狀有角小而脊向上者名朝天紅有尖如帽櫻者有圓如小柿者有狀大如人勢者味極辛性極烈生啖人唇即腫孕婦若食能禿小兒髮不知苗生何時種來何地可以當蔬人喜食之種幾遍天下本艸食品俱未載蓋後出者至若烹炙味於幽風今則無有種而食之者亦物之時乎

柏梁體辨

黎城靳价人榮藩曰漢武帝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坐世傳日月星辰和四時為帝首唱自梁孝王以下人各一句句皆用韻後人遂以每句用韻者為柏梁體然祇可以名聯句之每句用韻者耳此體柏梁以前往往有之如高帝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將名之為大風體乎易水歌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

兮不復還將名之為易水體乎靈寶謠吳王出遊觀震湖龍威丈人山隱居北上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喪國廬將名之為靈寶體乎左傳華元使驂乘者答歌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將名之為驂乘體乎蓋聯句而皆用韻者始自柏梁謂之柏梁體可也非聯句皆而用韻者不始自柏梁仍謂之古體可也然此兩皆權輿自帝庸作歌乃歌乃賡載歌又歌為聯句之祖乃歌喜起熙載歌明良康又歌脞惰墮為每句用韻之祖作歌乃歌皆帝歌也而先之以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則又為間句用韻之祖古詩之體為略備矣至烏孫公主悲愁歌與柏梁同在元封時魏文帝燕歌行宋書白紵舞歌在元封以後皆句句用韻而不聞以柏梁體目之也按林氏曰舜與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愚謂賡歌亦倡和之始

天后封號

后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九牧林公之裔邵州刺史諱蘊十代之孫女也（七修類稿云都巡君之季女）生於建隆（北宋太祖年號）元年三月二十三日辰時十六通靈驅邪救世屢顯神異常駕雲飛渡大海衆號曰通賢靈女年二十九道成於雍熙（宋太宗年號）四年九月九日升遐凡身不滅常顯跡於湄江之嶼曰湄洲洲民建祠以祀之災患無不應禱宋宣和（宋徽宗年號）四年賜順濟廟額紹興（南宋高宗年號）二十五年封崇福夫人紹熙（宋光宗年號）元年進爵靈惠妃歷代加封元至元（元世祖年號）十八年特封天妃明洪武五年永樂七年屢加封號本朝康熙十九年特封護國庇民妙靈昭應宏仁普濟天妃二十三年特封天后雍正四年勅封天后聖母御書神昭海表匾額十一年崇入祀典春秋致祭乾隆三年勅封護國庇民昭靈顯著宏仁普濟羣生救主天后元君蓋海中屢著靈跡云（興化志五代閩王時都巡檢林公愿第六女）

考定天問

楚辭天問一篇王叔師云文不次序洪興祖云豈可次序陳哉當時心煩慮亂

隨觸而問或者自無次序而讀者未免目眩新城屈悔翁復嘗考定之謂通篇起結甚人了然細玩中間屢起屢結次序井井其為錯簡明甚因加校正分為九段自成一篇整齊大文甚有益于學者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以上問溟涬之先天地初闢之時）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以上問天地既形之後也）出自湯谷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以上問日）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以上問月）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以上問晦明也日月星辰皆天文也是為第一段）康回馮怒墜何故以東南傾九州安錯川谷何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順橢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辟啟何氣通焉何所冬暖

何所夏冢（以上問地也第二段）不任汨鴻師何以尙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龜曳
銜鮌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愎鮌夫何
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之地
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鮌何所營禹何所成（以上問鮌禹治水之事也第三段）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
何守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靡蓱九衢枲華安居靈蛇吞
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白蜺嬰茀何爲此堂安
得夫良藥不能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蓱號起雨何
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鼇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鯪魚何
所鬿堆焉處羿焉彃日烏焉解羽（以上問山川人物奇怪之說也第四段）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
臺十成誰所極焉（此段起下文女帝虞夏商周歷代之興廢也）登立爲帝孰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
匠之舜閔在家父何以鱞堯不姚告二女何親舜服厥弟終然爲害何肆犬豕

而厥身不爲敗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眩弟並淫危害厥兄
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以上上古之事第五段）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
山女而通之於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飽啓代益作
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鞫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
播降而播秬黍莆雚是營何由并投而鮌疾修盈啓棘賓商九辨九歌何勤子
屠母而死分竟地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有扈牧豎云
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
珧利決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浞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
革而交吞揆之惟澆在戶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
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當作康）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尋何道取
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湯何殛焉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爲黃熊巫
何活焉（以上皆夏一代事問何繼上文第六段）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恒秉季德

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
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
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悅湯出重泉夫何
辠尤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何聖
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狂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
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
萃棘負子肆情（以上皆商事第七段）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遷藏就
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何
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
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
集戰何所急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
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爭遣伐器

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昭后
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妖夫曳衒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
姒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以上周一代事也自天問何收上女帝虞夏商周歷代之興廢也第八段）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蟻微命力何固（中央指牧作共北國何爲相怒蜂蟻之命甚微其力）
（何爲能自治其衆以平其亂此以下段專指楚之歷數於秦也）吳獲迄古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勳闔
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嚴（言吳由楚而興亦能破楚快王之不能爲闔廬也）彭鏗斟雉帝何
饗壽命永多夫何長（此指己之年老而未能歸國也）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
（此指楚之忽顧望亡也）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此指己之將爲實將也）兄有噬犬弟何
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此指己之不得還於他國也）柏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夫誰畏
懼（此指己之無益也）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此指己之將死不得再事君也）伏匿穴
處爰何云荊勳作師夫何長（此指楚之卒歸日甚也）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
是勝（此指楚之必滅於秦也）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此指楚之不能再出子文以見必亡也）吾告堵

敖以不長（此猶懷王之客死於秦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此富留家得散亡之富已得忠諫之虛名也嗚九殷）

張瘌史逸事

張鋼字子容蒲州人康熙乙未進士供事武英殿銓應山令雍正間補隨州篆潔己愛民人到於今稱之云嘗謁府几上設一古銅牛公偶注目太守笑語曰牛似屬望在隨公應聲曰隨有芻禾數束予之守默然嘗公出途遇澄拘犯賭博者即止道傍寺內審訊人寺烟架遍滿無從行差呼人下烟公曰烟正乾下則破碎是窮民因劈折而過立爲判斷釋之嘗收漕米書吏呈羨餘公曰爲得羨餘吏曰積少而出者也公曰爾等勞公事不無室家需均分可我無用此物觀此三事其非上敢下消勤皆可見矣後任廣州府知府（方苞中議大夫知廣州府事張君墓誌銘）（云君將遷廣州走別余余贈君以法曾修府以式臣吏者君曰其崖者豈必待敘方非其人難灼知不能用也吾已深此知道路矣君治應山陰兩年廣州年）（餘美政不可勝紀甘予以狀來銘舉其條目而首尾不具其精神之澤考略所述俱不可得而見故術弗探則而錄著其志節之散然者又梁廣巷瑯表云自余）（有聞見於錄能立名義者三晉之人爲多余所友與縣張鋤公蒲州張子容皆奇士也）

拆字奇中

夏口有二商貨棉花於吳城將行向拆字者卜甲商拈得一子字適有丫頭捧茶至卜曰是大好甲曰何謂卜曰子旁有女是好字得采無疑返其字卷於盤內乙商羨其好也亦拈其子字卷卜者方展卷旁有一貓攫之卜者驚貓奪其字卷因曰是不利乙曰何也卜曰子屬鼠有描攫之幸我奪得字卷不猶有害於身乙思包花下船慮有滲漏顚壞因與甲商曰子運好可讓我將花包裝於上層如何甲允之船至吳城起花行中乙包先起完因晚就船宿夜行火乙包盡焚僅以身免甲獲利拆字可謂奇中夫一字而兩應卜者蓋因機動取兆也

古諺歌

黨孫懸夫臨汾人其古諺歌云餱官日售三石假一日難賣一石眞由此類推天下事古今寃殺許多人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

一笑

往余過渭源縣其城樓榜曰鳥鼠同穴（鳥鼠同穴之山在渭源縣）某知縣書不覺軒渠有以燕瓵題門楣者一人過曰此必燕姓也旁訊之曰豈不聞燕人張翼德乎是亦升謝堂覓鼠毛賣坊州貢杜若者豈特見笑於一時哉（見唐史）古今人未始不相及也

吳小盧畫

布衣吳郁字文淮號小廬前水人畫臻能品（夏文彦曰得其形似而不失規矩者謂之能品）曾爲武昌太守姚公棻繪八美百子圖屏障取貌寫情各有意致極家庭之樂年七十猶爲余作文姬歸漢圖文姬披猩紅氈渾元衣坐桃花馬一番兒馬而行一番背裝琴以隨文姬殊有貞靜之態文雅之氣蓋其初從寫眞入手故人物第一山水次之花鳥又次之同時有閔貞者亦從寫眞入手後學張山平吳小僊一派墮入惡道視吳不及也

珍珠花菜

珍珠花菜出應山縣三月間花苞未拆如珠朶之蒸熟曬乾用時沃以滑水銅鍋煮之三換水則滑味出用雞肉湯爛漬而食乾隆間有縣令嘗饋上官食而美遂以著名純花者上花葉相參者下

稱妓詞

胡國楷鏡莊會稽人官禮部郎中其集有稱妓詞序云山左某令君逐妓得則稱而賣之觔值小錢四十歲成二斷句新鶯歌舌柳肩煙笑裡微渦亦可憐斷送風流殊不惡嬾兒大秤沈郎錢風景何妨殺十分一空寄手砑羅裙驚英挐上身如燕衡石能消幾許斤

財物有命

明末隨州人黃嗣柱號小樓先世力田起家至小樓不事生產家中落小樓軀身偉岸長耳豐頰星相士皆言其不久貧比年四十一日夜雨有物在天井小

樓起往收之適粹顚仆取火炤之見地突起高數寸抉觀得金三缸上有金餅
覆之藏金年月皆註明又有己姓名知爲天賜從此家道日隆一日有山右客
來相訪小樓辭以適出客曰千里來謁當候一面遂解裝作居停計小樓從壁
間窺之見客容止非常乃易敝服從旁出晤客客一見笑曰貢公今非昔比何
儉至此爲道姓名里居且言久慕大名特來拜訪何相拒也小樓蘇謝款待周
至一日小飲客曰某年月日余夢三金童叩寢席辭行具言往湖廣隨州貢小
樓家且檢所儲金失三缸咤爲異事因夢中里姓可識故不憚跋涉相訪請以
蓋金餅相示余之姓名固在也貢不能秘因取金餅視之上鑄年月宛然其姓
名已變爲貢小樓字矣客撫愕曰此中大有命在非偶然也嗟歎而去小樓出
百金爲贐亦不受

聞見瓣香錄壬卷終

聞見瓣香錄

癸卷標目

天下萬國全圖　西洋科爾喀進貢表
試律說　蘇文忠公壽讌詩
鄭僊翁集　倪氏割肱
帖紙　混香土
冬蘭　志例
鬼嫁　盛茂曄陳星
左腕室白堆墨背　字兼平仄
迷展　龍英
雷擊死背　呂仙自述
服蓮葯　僧嵴菊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草篆　裴世家
染世說詩　律文遺詩
五禽言　八聲詩
彭城詩　銅筆帽賦
駁白樂天胥擬恭世子讖
再駁恭世子擬讖　韓文公與大顛書後辨
韓文公與大顛書後辨
銅藝　歷代紀年

聞見瓣香錄癸卷

曲沃秦武域紫亭山人集

天下萬國全圖

天下萬國全圖西洋歐羅巴國人利瑪竇所繪總分爲五大洲其一曰亞細亞中國在其東南古來相通者七十餘國其最西曰歐羅巴亦分各國其一曰利未亞其一曰亞墨利加其地廣闊大過於前三洲其一曰墨瓦臘尼加此五大洲總萬國而詳列之並及海外之地覈其區分亦有闕略無名之處蓋未至其地者自言其國人好遊所至必詳志之積數十世數百人之見聞而始棸爲此其圖雖未必皆眞然誑誑乎一大觀也於萬曆間始入中國徐文定公光啟奇說讀之因繪全圖刻於蘇州合四大副爲一圖與地圖異博於此予家舊有藏者因循未得著錄迨遊楚歸已爲人竊去矣惜哉按明神宗萬曆二十九年二月少監馬堂進大西洋利瑪竇所貢土物其徒湯若望以其國中新法證大統之差徐宮保光啓薦之奉若望等借首善書院修曆日曆局久之西洋人據其中更爲天主堂

西洋科爾喀進貢表

乾隆五十六年征西洋科爾喀五十七年八月告捷其進表云科爾喀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率領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恭獻合掌跪叩奉表如天地覆育如日月照臨大皇帝御前欽惟大皇帝統馭天下在任王之上至尊至大愛護衆生仁慈廣被普照一切世界勝於佛頂光明大皇帝聖壽如天又如須彌山鞏固億萬載凡屬人民物類皆得承受生成小臣部落係偏僻番地曾被聲教早欲投誠天朝未能如願于乾隆五十四年懇請歸順仰蒙大皇帝施恩賞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王爵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公爵並特賜珍物並差出之巴拉巴都爾喀瓦斯等加賞翎頂小臣身受天恩至今頂感謹守部落不敢滋事因福分淺薄不能承受有沙瑪爾巴從中唆使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向無主見惧懾其言與唐古忒搆釁此因沙瑪爾巴懷挾私嫌有心播弄然小臣等被伊煽惑即係辜負大皇帝恩慈身犯重罪無可推諉所以上年天譴搶掠後藏之人在雪山凍死二千三百餘名回至陽布所存無幾今大將軍欽奉大皇帝聖旨統領大兵前來問罪一直進剿攻克許多地方剿殺三四千人小臣及合部落頭目百姓人人震恐心驚膽裂逃竄荒亂不能安居沙瑪爾巴原說科爾喀與唐古忒相爭天朝斷不遠來問罪極力慫慂今大兵從天而降如此大加剿殺小臣實屬懊悔萬分恐懼如今自怨自懼業已無及若沙瑪爾巴尚在自必生擒獻出今已因病身故將伊骨殖及伊徒弟四人什物等件全行送出從前濟嚨所立大小合同二件實係禍根必應呈交所搶札什倫布物件小臣收到者亦一併交送此後遵奉天朝王法與唐古忒和好從前私立合同原是錯誤此後不敢再題一字永遠不敢侵犯邊界亦斷不敢如上次投誠又有反覆自取滅亡屢次具稟哀懇大將軍轉奏大皇帝伏乞大皇帝俯念小臣及小臣之叔係愚蠢外番不識天朝法度身陷大罪總由惧聽人言並非敢于有心背叛如蒙大皇帝特沛恩施憐念小臣年幼外番無知允准降附合部落生靈皆蒙大皇帝恩施小臣以仰仗大皇帝天威安撫地方子子孫孫永當啣結小臣不過微末之人比於虫蟻原與細微衆生同遊化宇大皇帝天地之量無所不容惟求大皇帝逾格開恩宥赦前罪以全小臣軀命實爲萬幸本應親身朝覲而小臣年尚幼小欲派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赴京又因辦事無人不能遠離茲特派　事噶箕弟烏達特塔巴進京伊家係小臣祖父以來世爲噶箕深可依信之人令其同蘇巴巴爾底曼拉納甲察布拉咱音達薩野喀爾達爾巴拉巴達爾等恭賚表文叩覲大皇帝天顏並虔備樂工馴象番馬並方物等件叩首恭進敬表微忱懇求賞收嗣後永遠服屬天朝本應年年納貢但小臣部落距天朝遙遠懇請五年一貢每次噶箕一名恭賚進京伏乞大　帝俯鑒小臣螻蟻微忱格外施恩寬宥重罪小臣無任感激惶悚之至乾隆五十七年八月吉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等跪奏貢單附科爾喀小臣拉特納巴都爾率領小臣之叔巴都爾薩野叩首跪進大皇帝御前樂工一部計十三名馴象五隻番馬五

匣鍍金孔雀三對甲嘴罩所製嵌珊轎各一乘珍珠佩一掛六十四顆實石一塊綠實石六塊小紅間珠十四顆大珊瑚間珠五顆珊瑚串一掛一百五十二顆珊瑚串一掛一百八顆珠四顆金絲緞五疋銀絲緞五疋各色金花緞四十疋各色呢十五版各色毡五版象牙十枝犀角六枝孔雀尾二柄番鎗十杆番刀十把番刀叉十五件花露二瓶肉桂四簍紅花五簍梹榔四簍丁香十匣韋豆蔻一匣

試律說

紀氏云凡律句無孤平如殷寅聖祚無疆詩內言因六蓼接縱叶九齡傳言因二字皆平聲故六蓼接可以三仄此律句定格不須下句互救者若言因二字再用一仄聲則爲孤平失調下句更無救法矣俗有一三五不論之說其言固陋謙守聲韵不考唐人變例者又以三仄爲失調亦非也愚按唐人徐敞虹藏不見起句云迎冬小雪至裴杞風光草際浮結句云誰知攬結處于尹躬甯至日太史登臺書雲物第三句云官稱伯趙氏泥亞之春色滿皇州結句云行看

日近處敬括七月流火起句云前庭一葉下周存西戎獻馬第三句云來參八駿列王若岩趙裴獻白雉第七句云來從漭海路李洞龍池春艸第九句云魚隨倒影沒殷寅詩係八韵第十一句皆三仄也而上必兩平　陸復禮中和節詔賜公卿尺詩起句云春仲令初吉歡娛樂大中第一句令字用仄平仄失調唐人起結原不拘如張文昌反舌無聲詩夏木多好鳥並二四亦不諧是也今則不可必不得已下句當以平仄平救之如馬戴觀開元皇帝東封圖起句云儼若翠華舉登封圖乍開雙拗格愚按徐夤東風解凍起句云暖氣發蘋末凍痕銷水中亦是此格所謂上用仄平仄下用平仄平救之也試律中殊不多見然猶是拗句未爲失粘但凍痕銷水中是用仄平平仄平矣猶可用若仄平仄仄平則古詩句法于律爲失調　凡律詩仄起平受者第一句入韵則調諧如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是也平起仄受者第一句入韵則調啞如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是也古人二一格並用然此調終不流美用者審之愚按試律中長生延年餌玉英斜日滿江樓江天無盡流則調諧如萇弘血染新含露滿江濱悠然四望通渺渺水無窮則調啞　凡律句有單拗何時一樽酒三四互換小園花亂飛一三互換是也有雙換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閒第三字上下互換是也皆可以入之試律他若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上句不拘平仄下句以第三字救之亦爲諧律故李義山桃李無言詩落句竟用此格然施於今日則駭矣此種拗律今日亦不可效也愚按單拗即折腳體試律中如呂溫第一句封閉白雲起盧涯第三句祥爲一人壽張仲素第七句笙歌天上闕名第九句雖聲動寒木張籍第十一句來年上林苑皆是也雙拗即交股體試律中殊不多見若非律法精熟未易輕用也至所云一三互換之句唐人試律如凍痕銷水中即是排律中如唐人劉禹錫三月三日岸傍桃李蹊　本朝顧鎮春蠶成繭甕嫌胡蝶惡王錫爵艸爲螢影迷星滿池皆是或爲典故所拘偶一用之未爲失粘然場中不可輕用

蘇文忠公壽讌詩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冬十二月十九日爲東坡先生誕辰按公生于景佑丙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殁于建中靖國元年自海北歸七月過常州二十八日殂于錢公輔家年六十六歲陝西畢中丞沅邀同人設讌于終南仙館以爲公壽各成七古一章中丞敍曰月建嘉平日在辛巳宋故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蘇文忠公岳降之辰也蘊乎遺文曉不並世求其宦蹟近在于茲衆以歲序將闌豐年告慶爰集勝侶潔彼庶羞几筵既清畫像斯肅致恪則式歌且舞崇儀則迎神降神於時和氣在堂清光向夕朋襟之雅既紹南皮贈歌之聲有逾東洛庭餘積素如登聚星之堂山送遙青居然橫翠之閣嗟呼尚友之志頌詩讀書仰止之誠列星喬岳七百餘歲撫几而如存十有四人操觚而競賦逮至斜日沒樹音猶繞梁嚴霜襲衣飲始投轄中心好之驪駒之咏且止歲云暮矣蟋蟀之旨毋忘預斯集者詩無不成昔孝若作贊言圖歲星陳留衆賓致徵緯象今序而傳之亦以紀嘉會著良時重使後之祀公者有所述也詩

日奎星降精紗縠宅墮地雲霞化硯石七百年前今夕是何夕玉京仙人謫
人間作詞客人間塵刼幾迴輪後生思公如公存巫陽披髮招吟魂霓衣玉劍
棲我終南仙館之明軒終南峨峨終古時南山不平公不死酌酒壽公公色喜
滿堂盡是詩弟子予生總角時母氏口授一卷東坡詩卷端笠屐圖公姿欲食
必以祝卅年嚮往之忱門門戶窺者誰末學鑽死蚯蚓竅壇坫反借公爲尸予
不識公顰步公指點詩法啓瞶矇公詩淵源蘇與風風燈霜鬢多專功老蓮貌
公筆力工飄然鶴氅長髯翁豈中夢中神明通消寒近什盈詩筒執卷請益如
兒童冰天雪地照公闕遂繭剘之心胸蔡闕亦公舊遊處岐下山川今㑹古紅
亭宛在東湖中想像當年燕游所桃花三月覆新祠展拜昔同巖道甫（東湖有先生祠）
（堂故址余于乙未歲重葺與道市游覽厭詩刻石）太白西南作霖雨公前請封後及予（屬縣太白山神先生竹點封公爵俊）
（降況予甲午歲復爲本詩發恩卯昭雝普潤四字）師公從政學公詩終愧粗才近莽鹵載拜陳詞覽揆
辰嗚呼先生眞天人奇文一世供羅織慧業三生記夙因風波無限憑空構剩

有丹忱光宇宙雪鴻飛去爪痕留磨蝎生來命宮守圖土聲華重樂全罪人名
氏書元祐賢如韓琦司馬光抑之不得上玉堂西臺舊薈鼠子輩詩人例得投
窮荒期之以宰相稱之日奇才三朝知遇何有哉一塲春夢隨飛埃公乎公乎
茫茫雲海空歸來新詩聯當神弦曲羅列芋羹及蓮粥吾輩或免門牆辱願公
年年此日來不速公騶清都之白戀予爲赤壁之孤鶴迴翔御風遊太清兒予
上下而求索秦棧西迷蜀道長靈之醉矣未央英聲各有千秋業私淑終留一
瓣香丹青肖出神仙骨咫尺雲旗去飄忽文在茲公不沒錦江水峨眉月按爵
邱宋公舉撫吳時嘗邀東南名士於文忠公誕辰設祀又畫蘇公像公執卷侍
側如弟子其仰慕傾倒可謂極至閱數十年而復有畢公同其勝舉坡公之流
澤固深而二公之風雅不可及矣

鄭億翁集

宋鄭所南名思肖字億翁閩福州人著有集林古度序云天下有奇人始有奇
事德祐（宋帝年號）間吾閩連江鄭所南先生隱於吳門年已垂老慮身沒而心不見
知於後世取其詩文名曰心史用鐵封固而函以錫錫復函鐵沉於承天寺眢
山中房古井中以待千載後人得見其生平此其立志不亦奇歟果今三百五
十六年一但爲予友君慧上人浚井所得其事尤奇有咸淳集大義集中興集
詩一百四十首文九四十九篇新安汪駿聲跋云鄭所南先生當宋室既墟築
其著述詩文約六萬餘言名曰心史鐵函重匱沉於吳門承天寺眢井中我明
崇禎十一年冬十一月八日爲寺僧達始浚井所得啟之紙墨完好按沉井時
爲宋德祐癸未至今戊寅實三百五十六年矣按五言如山靜鬼行月宵涼人
夢秋星流銀彈過月礙玉輪行赤心懷趙日絲鬢染吳霜顚風掀曠野凍雪厄
寒林何減李賀盧仝陶南村輟耕錄載其此身但除君父外曾不別受一人恩
之句鄭元佑遂昌雜錄謂好事者刻其錦錢集行世吳翁庵卓行傳載其自贊
其像云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榜

樣陳眉公白石樵眞稿載其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以寓宋字題其後云臣思
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嘗有巨眼識之有蘇餘集一卷文一卷一百二十圖
詩一卷蓋皆未見此集

倪氏割股

上虞倪氏明倪文貞公元璐之裔父曰長祿氏於歸謝門夫遊學楚北依母室
乾隆元年父患癱日益重醫辭不藥氏跪請醫勉用藥云服藥若夜半洩則不
起矣氏持藥入厨下囑其幼弟視父久之其其弟至厨見姊跪於竈前揮之去
其弟年甫九歲不解何爲因告於其嫡氏隨出奉父食是夕竟安睡不洩蓋氏
剮臂肉以和藥也翌辰醫視駭曰吾藥不若是之驗必有異可療矣半月漸愈
惟閒一二日夜分時其父齒即出血以藥末敷之止而齒血之夕氏刲肉處隱
隱痛因進藥爲如是者月餘無差父訛而問之氏不答其嫡以實告父逼視其
傷氏因俗云刲股不宜使病者知知則不效亦不辭堅辭焉父強啓視左臂有

瘡痕二寸許詢其甫割狀云毫不知痛並無血父泣下為之記他人無知者乾隆四十七年其弟榮佐予幕因識應城張童子劍臂事為予道之論曰今國家以孝治而封肉者無旌蓋以毀殘肢體不可為訓且殺有不測反登不孝之罪乃匹夫匹婦毅然為之而獲效則一念之真誠不可以常理論也第令甲所不取而文人學士每好為闡幽以寵異之亦以其天性之孝奮不顧身為人所難能耳如張童子者以學使白華吳公之序而傳矣如倪氏者亦可與並傳矣又其時有鄖縣殷婦劉剔肝起姑事鄖令秀水李君集亦為之傳夫割股猶可言也剔肝不可言也疑鬼疑神之事儒者所非道因書倪氏事而並及之以見天壤間有可信有不信云（按輟耕錄有延佑間常熟朱良吉割胸割心肉煮粥飲母事亦割肝更奇矣又明無程讀孫有蘇人李茂割心肉療其叔伯順事抑又奇矣）

帖紙

七修類稿云予少年見公卿刺紙不過今之白錄紙二寸間有一二蘇箋可謂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異矣而書柬摺拍亦不過一二寸耳今之用紙非表白錄羅紋箋則大紅銷金長有五尺闊過三寸更用一綿紙封發遞送上下通行否則謂之不敬嗚呼一拜帖五字而用紙當三錢之價可謂暴殄天物奢亦極矣賫暇集中以唐門狀競用善紙歎其巧諂而謂禰正平生於今日如何予以使李濟翁生於今日不知又如何詆辯也今則更有甚者柬用梅紅十二格迎套簽價值銀三分亂三錢又何如嗚呼即此一節物之貴俗之奢伊於何底耶（按癸辛雜識云今時風俗轉薄之甚昔日投門狀有大狀小狀大狀則全紙小狀則半紙今時之刺大不盈掌足見禮之薄矣而宋之時如此）

觀音土

乾隆四十五年湖北饑予任枝江勸紳士捐米煮粥於城隍廟就食者始而數百人漸而數千人後漸及萬人隣縣皆聞風而來胥役稟恐米不繼乞分別以遂予曰皆赤子也予之至穀熟乃罷時山中出白土可摺細雜麥而食俗呼觀音土遠近取者不絕予嘗之細而無土味但不宜獨食有多食凝結腸胃而死

者明鄭仲夔冷賞載有大士粉一條或即此

冬蘭

冬蘭出湖南一幹一花葉不甚長花色淺碧香不甚遠湖南人貨冬筍時帶至夏口而賣置室中可留香月餘不及春蘭也然於寒冱之時能與蠟梅水仙爭艷亦是佳品按唐羣芳譜載春蘭夏蘭秋蘭而無冬蘭閩部疏建蘭以玉魫為最四季開者為珍周必大跋楊无咎畫秋蘭有云問諸園丁則曰春蘭夏芷秋蕙冬孫葉莖色花往往不同冒襄巢民所著蘭言云乙卯初春于梅公行笥得大錯所修雞足山志謂之雞足產蘭有紫有朱有衛色碧玉色而以雪蘭為第一開於深冬其色如雪鮮潔可憐是蘭本有開於冬者特罕見耳

志例

明隨州顏木撰隨州志用編年體予為兩當縣志分四門曰志地（小序云東西南北為輪禹句茫茫奚由識疆里析城列邑名爲夫何以今視昔茫然也今當何如識詰一隅之版圖聚于彈丸不僅蹊草寒煙埋沒矣）曰志事（小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云五帝三王之蹟禳決度北狩懲綱橘柚味相反而背可於口相反者阿鼎時施重移風易俗有由路由石宗閣豪之誼進偏矣茲於一邑昇瑪大史輶軒靡來歲有辭典）曰志人（小序云食石銘鼎大名猶宇宙者伊何人哉爵位三迭特起殿後廉恥網之四維也有一於是可以風矣綱紀炳炳燭照代無多人不其難與今所謂亦有光於此邦也夫）曰志言（小序云登高能賦作器能銘可以為大夫矣如胃之不文行之不遠惡惡乎廉之先民有作豈乎由說賁豪代出片玉一枝安見不足傳者文闡擺彝詞林伽叔鼎豹所云不朽者耶）為枝江縣志仿周官分門曰六典載在周官治典天官教典地官禮典春官政典夏官刑典秋官事典冬官今之吏戶禮兵刑工所由仿也一代之政於焉統括即一邑之事亦豈外是特刑典載在國律一邑無可志者故缺焉而於五典各按其職別類以志云天官冢宰掌邦治以總御衆官故以建置官師隸焉地官司徒掌邦土與其人民之數以斂財賦故以疆域山川戶口田賦隸焉春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外史掌四方之志故以壇廟學校選舉鄉賢藝文隸焉夏官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掌固掌備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故

以城汛兵防驛遞關津隸焉多官司空匠人爲濟漁爲防葺屋瓦匽囷餼倉城塗墻故以公署堤垸橋梁隸焉

鬼嫁

曲沃庠生王日新妻高氏伉儷廿餘載生二子矣忽一日身冷面青不省人事口作言曰我在你家不安須嫁我不我且爲祟問爲誰曰我富梅也詭其家姊女爲其叔上頭者以縊死五十餘年矣高氏從未見從不知也每附身輒戰慄復人色不時發作其家以桃枝擊之延師巫知之設食物禳之皆無驗或曰可爲文祭爾叔塚上爲可嫁不可嫁兩鬮卜之因依而行拈鬮可嫁遂啓墓而冥配焉鬼乃絕乾隆五十六年事余目覩也論曰遐讀左氏傳莘之神新城之巫晉之石皆有馮而言深以爲怪又讀司馬記見神于先後宛若以爲誣而不信今竟目擊焉謂何也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爲淫厲事或然耶（伊川先生曰伯有爲厲之事別是一理）

盛茂曄陳星

吳人盛茂曄號研庵居士（崇正間人西湖志有盛茂曄西湖全景圖）畫山水秀潤中自饒靜雅之氣余鄉布衣劉繹堯念唐師之爲吾鄉第一名手陳星字日生攝花卉禽鳥屏幅不減呂紀余族醉眠散人秦栢齡師之設色明艷深得花之致鳥之情稱名筆焉

左腕書空白書堆疊書

雲夢石文學璞玉長於左腕書揮灑張草縱橫飛動轉勝右手（元鄭元佑幼傷右臂能左手作楷書自號尚左生）江寧張孝廉敬官房縣知縣善爲空白書卽雙鉤法也結搆筆法兩邊渾成絕無湊合之迹枝江胡上舍秉謙能爲堆疊書（遠古篆有肥瘦兩而稱堆疊之句）一書連運數次恰如初寫墨浮浮有稜黑明若漆皆絕藝也（漢溪書法云王羲之雙手齊下兩筆不同俱風雅之左手擬書遺囑不減于右順州太守王含瞻集有嘯字詩其序云竹在蜀府一寺內見壁間一幅子字書圓勁有二王家法但筆勢稍縱耳款曰嘯字乾之內崗寺僧乃對其人能以書安峯鼓頤搖額書之快如風雨亦異技矣）

字彙平仄

司字白樂天詩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又一爲州司馬是也琵字（韵會刊文今韵無）白樂天詩作入聲讀（讀必切如志書入質韻）如云四絃不是琵琶聲又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二條見容齋隨筆麒字讀如棄去聲如李山甫詩志公偏賞麒麟兒是也渠字讀如遽去聲庭燎詩夜未渠央是也葙字本作葙荷正字通云葙俗字白樂天詩作入聲讀如云蜀淚堆盤盤葙荷是也見覩聽鈔番字亦讀去聲如杜詩會須上番看成竹元詩因依上番梅獨孤及詩鶴日霜毛一番新是也退之詩且看高無數庸知上幾番則作平聲押相字可讀入聲白香山詩爲問長安月誰教不相（自注云相思必切）離工部詩恰是春風相欺得相字多從俗語作思必切蓋北人大抵以相字作入聲讀見老學菴筆記慊字本上聲曹孟德詩作平用詩云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按今韻無此字古今韻略有之云以毛氏增）繫字亦作去聲讀義山詩九枝燈繫夜珠圓唐彥謙詩燈繫昏魚目釋文繫音計見猗覺寮記正月之

正音政因避始皇諱讀音征後人猶沿之殷雖詩海上新正逐散人皐甫冉詩客裏新正阻舊歡孟浩然詩新正栢酒傳皆相沿不改惟高適十月朝宴詩歲時當正月甲子入初寒正作去聲讀政眞有獨見笭箸之箸有平上二讀蘇子美詩擬來隨兩帶笭箸謝過詩身前萬事一笭箸皆在青韻今小本詩韻止收笭字愜見帶經堂集（按今本此笭字韻）氷字亦作去聲讀包佶詩曉淅琅冰齒寒勝字廣韵勝任之勝平聲勝負之勝去聲趙秋谷詩山勝艮嶽是生成漁洋詩誰論書生雅講席絕勝三十六將軍亦讀爲平宋元人多有之見山左詩鈔棱字亦可去聲讀杜詩斬抵公畦棱（註去聲）陸龜蒙詩我本曾無一棱田亦作去聲用按韻書棱無側聲而集韻以土壟爲堘作力準切二字或可通見通俗編（按韻略稜作稜）凭字唐人多作去聲用樊川詩誰家紅袖凭江樓皮襲美詩凭船艦無一事皆是韓偓詩紫泥封後獨凭欄則作平用崎嶬嵝字廣韵集韻俱未收入平聲唐張謂長沙風土碑云五嶺南指三湘北流鄰迤沿洄逶向崎嶁作力

侯切此古韻之可據也見山左詩鈔(字彙韻略云鈔字有三音平聲鈔掠上聲炒旅去聲勾取)十字讀如謎平聲香山詩紅欄三百九十橋唐人三十六所春風館皆讀諶見餘冬序錄凡此皆韻書所不載卽笠翁韻亦多遺故特拈出

連展

放翁詩拭盤堆連展連上聲讀如輦今山東製新麥作條食謂之連展(卽今之麥蒸)蓋土語

皰莫

內則去其皽(音附)註皮肉之上皰莫(皰音各反莫音潢)今北方之音如此

雷震死骨

汝州石嶺營李蕊死已數年乾隆五十八年二月初六日雷雨大作將屍棺震出墓外枯骨俱斷族弟家商洒務所親見者爲予道其人平日刁頑唆詐被害者多宜有此報然何以不報于生而報于死耶何以待之死後數年始報耶豈

時尙未至耶如玆者何地無之又何以不報耶皆天之不可知者然作不善降之百殃理原不爽特天之報多端人不及料耳

呂仙自述

呂氏者仙也有迹已傳於世久矣諸子恐其未眞而又索余親筆以爲之傳然予之遂諸子與諸子之逢予皆非偶然也故不肯辭乃直述之曰余本唐之一宗人耳名瓊字伯玉配金氏生四子長曰甘次曰美次曰豐次曰充余少也有相七常相余眉稜目闊鼻聳項長面修而潤鬚茂而疎眞備者之氣象但山林(恐當作根)上一痣當則尅妻太陰下一痣則當尅子二者皆不善也獨喜鶴行龜息聲自丹田中出是乃遇仙得仙而非凡庸之比矣時余尙未悟後思余十歲能文章十五好劍術二十卽名於時五十始登第且授官而治邑惟以德化人妻孥之有變也如彼少長之借樂也如彼於是始疑夫相者之人爲劣于相者也不意唐有日月當空之禍凡我同宗觸之者滅遺之者亡余甚恐是以棄四子而携一妻流移於山卜築于澗時離兩口故更其姓曰呂因在山下故易其名曰巖時處洞中因聲其字曰洞賓其後妻亦亡而身亦孤故扁其號曰純陽子肆觀于宇宙之間寄傲于烟霞之外朝訪仙朋暮謁道侶瞻方壺眺圓嶠遊十洲玩三島雲乘鶴馭虎嘯龍吟而功名富貴之私理亂安危之冗舉不足在余之念矣於是始信夫相者之人爲善相者也自今考之由唐而五代而宋而金而元而明世代不覺其九遷自艾而壯自耆而耄而耋而期而頤洎壽已歷乎十變則遇仙得仙之言蓋至是而益驗矣於戲以千載有餘之秘而一旦爲知己者洩之然余尙有十八字伏列在旁似人而非人曉拘在下似天而非天未可以盡洩之也必候諸子三與之契而又至於十月之久然後可以與言然後可以與言　此呂眞人懸筆也先達葛公守禮(嘉靖八年進士官左都御史謚端肅)殷公士儋(嘉靖丁未進士官大學士謚文莊)楊公博(嘉靖八年進士官吏部尚書謚襄毅)王公家屏(隆慶二年進士官大學士謚文端)星聚邸第咸相與齋肅獻心以迓眞人而眞人鑒乃悃誠亦遂儼然來臨也援筆其事自序其

出處顯晦履歷若指諸掌顧其說多創出頗足新人見聞諸公之精往神來默爲鼓盪者微矣余承乏玆土耳其事卽購其文讀之如鈞天廣樂海市蜃樓殆世間不數數見者爰命勒石以昭靈異云天啓丙寅秋日濟南守樊時英拜書于來鶴亭余于靜君先生崔致遠(康熙丙戌進士官吏科給事中)處鈔得之(全唐詩小傳呂巖字洞賓一名巖客禮部侍郎渭之孫河中府永樂縣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遊長安酒肆遇鍾離權得道不知所往唐詩鼓吹小傳名巖京兆人咸通中及第兩調縣令值巢賊亂移家歸終南學道莫測所往焉姓純陽云呂嵒字洞賓河南人天寶十四年四月十四日巳時生後以進士授江州德化縣令私行廬山遇鍾離真人受天仙劍法得九九數純陽子稱回道人山西通志曰巖蒲州永樂縣人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遇鍾離子傳延命之術尋得金丹之道遂遊湘潭鄂岳間以四月生自號純陽道人)　按呂仙仙跡記載甚多而各不同總之事不見於正史則傳聞失實所在不免此云日月當空之禍乃金輪皇帝時也其去天寶會昌咸通遠矣豈可盡信錄之聊當新聞

服蓮菂

居易錄載陳說巖總憲言蔚州魏敏果公象樞初無子或教以空心日服建蓮

子遂生子李副憲奉佾有子十一人云亦服此方有驗余於五十後亦常服湖蓮日九十個用霜糖調食於六十六歲尙生一子於六十九歲又生一子本草綱目蓮至秋房枯子黑其堅加石謂之石蓮子八九月收之斫去黑殼貨之四方謂蓮肉所服卽此物而無建蓮(出福建肉鬆面大)湖蓮(出湖廣肉堅面小)之分主治中養神益氣力除百病久服輕身耐老不饑延年李時珍曰蓮之味甘氣溫而性嗇稟清芳之氣得稼穡之味乃脾之果也脾者黃宮所以交媾水火會合木金者也土爲元氣之母母氣既和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久視耐老此其權輿也

僧帽菊

廣羣芳譜作雙鸞菊每朵頭若僧帽折開帽內露雙鸞並首形似無二外分二翠一尾本草綱目作鵁鶄菊(出滁州開赤紫色菊卽草烏頭)俗呼僧鞋菊二書不載其名據譜云頭若僧帽何不云僧帽而云僧鞋也俗之不審大率類此吾沃呼此花爲番僧帽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草篆

艸篆太原傅靑主創爲之自古未聞也其體全用篆法其筆全用草法(字書之中錄有)(並篆)予見寧國司馬裴愼堂志灝所藏障子乃杜詩一律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譁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讌城池未覺暄字大四五寸無形不散無筆不活散中有法活中有力濃筆淡筆渴筆縱橫奔放若龍蛇蜿蜒不可捉摸而奇古秀逸之氣撲人眉宇眞絕藝也於渝墨中又增一體如杜工部白帝城最高樓詩沈確士云句法古體對法律體能者何所不可耶

裴世家

海內世家無過聞喜裴氏自顓頊傳至本朝乾隆間八十八世矣衆非子六世孫封裴鄉因以爲氏至晉分爲三眷散處各地有世牒可稽考其仕宦宰相(自晉至元)五十一人尙書(自漢至明)六十八人侍郎(自晉至本朝)四十五人常侍(自晉至唐)三十七人御史中丞十一人御史大夫十五人翰林學士五人卿三十九人節度使十四人刺史二百十五人太守八十四人大將軍九十一人駙馬尙公主十二人進士八十六人狀元三人探花一人會元一人解元五人公七十六人侯二十六人伯七人子十九人男十人得謚五十八人皇后三人太子妃二人王妃四人可謂極盛太原隴西清河范陽等族不逮也

集世說詩

余曾集世說語爲春郊雜興詩爲遂隨園先生連寶所賞錄之以就正海內詩曰去郭數千里明淨無纖翳山川相映發應使人忘疲賞有濟勝具故須酒澆之了了解人意左思招隱詩應是我輩語外人那得知　引人著勝地山陰道上行留連不能已其水淡而淸累心處都盡一往有深情慨然吾醉矣不爲身後名　常集竹林下自有濠濮想一手持酒杯稜稜露其爽謂人以爲佳亦覺神明開欣然話彌日醉臥隱几上　連嶺帶長川語佳則佳矣時有入心處都不關山水　濯濯春月柳槃槃來逼人淹伊多姿態與俠有何親故復自佳耳高徹如瑤林過酒則酣暢時人以爲神　萬形來入眼正賴絲竹寫既坐傲然嘯何爲乃爾也有意無意間莫能有言者當與君共飲黃公酒壚下　美日輒相邀可與林澤遊不了鞠蔢事百錢掛杖頭人言我憒憒顧復賞此不　肅爽有遠志峨峨拂靑天不覺有餘事紙札爲良田便使其唱理正得漁父篇亦應阿堵上其妙處不傳拔理郭向外故復有此賢　友人王眉子有一日之長鼓琴作數曲不識其音響目送歸鴻難唯脚委几上軒軒朝霞舉天際眞人想芳林夾軒庭柳絮因風起會心不在遠情何能已已我自用我法卓然標新理要作金石聲談可堅城壘諸人傾倒處直以如意指清風朗月思便可稱名士廚中有貯酒共酣飲於此天地爲棟宇暫住何煩爾胸中無宿物爲思之久矣

律文選詩

余集文選古詩句爲五律得十首山居山中成可悅(沈約)擠險築幽居(謝靈運)(謝)暇日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聯游豫(盧諶)清川過石渠(劉楨)初篁苞綠籜(謝靈運)流目翫鯈魚(嵇康)借問誰家子(曹植)英
名擅八區(左思)思歸僕本寒鄉士(鮑照)思閉顧罷歸(謝朓)雲翮非我翫(郭璞)翔鳥薄天飛
(曹植)撫化心無厭(謝靈運)知音世所希(陸雲)春榮誰不慕(潘岳)樂道以忘饑(傅咸)席上賞歌
者傾城誰不顧(顏延之)南國有佳人(曹植)永日行游戲(劉楨)新聲妙入神(古詩)象筵鳴寶
瑟(沈約)郢曲發陽春(鮑照)還望青山郭(謝朓)修楊夾廣津(鮑照)有歎惆悵盈懷抱(孫楚)簷前
露已團(江淹)寸心于此足(沈約)四海一何寬(歐陽建)慷慨誰爲感(陸機)和光甚獨難(古詩)勉
哉修令德(劉楨)中夜起長歎(曹植)梅生奚用遺形骸(何遜)梅生隱市門(江淹)達人知止足
(陶潛)瓊佩結瑤璠(陸機)感念桑梓域(陸雲)游思竹素園(張協)悅倩徒翀翀(范雲)欲辨已忘言
(陶潛)桃李東園桃與李(阮籍)容色更相鮮(郭璞)與物齊終始(王粲)由來有固然(張協)迴谿
縈曲阻(潘岳)嘉木繞通川(魏文帝)灼灼懷春粲(陸雲)陳詩愧未妍(顏延之)送友皓天舒白
日(左思)曠野莽茫茫(阮籍)及爾同衰暮(沈約)隨時愛景光(繆襲)無爲守窮賤(古詩)相與復翺
翔(劉楨)藹藹風雲會(陸機)翻飛指帝鄉(謝朓)邊將總轡登長路(鮑照)寒沙四面平(范雲)投軀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報明主(鮑照)輸力竭忠貞(王粲)日夕涼風起(劉楨)層陰萬里生(江淹)乘瑞揮寶劍(虞羲)千載
有雄名(盧諶)登高天地無終極(曹植)登高望九州(阮籍)山川修且廣(謝朓)時見遠烟浮(鮑照)
金石終銷毀(謝靈運)羲和逝不留(曹植)撫襟長歎息(潘岳)步寐佇歸舟(謝靈運)自嘲輕薄
閒遊子(阮籍)何爲久滯淫(王粲)詩書敦夙好(陶潛)山水有清音(左思)離離江籬草(鮑照)萋萋
感楚吟(謝靈運)容華坐銷歇(鮑照)明發動愁心(顏延之)

五禽言

梅都官創爲四禽言皆以禽言居首而後其意東坡謫黃州用其體作五禽言
與梅詩異予今別取禽言首尾呼應又異于坡公也得過且過過不去號寒忍
餓翅肉苦難飛微命亦關勤惰云何鳳凰不如我得過且過(號寒鳥出五臺山鳴曰得過且過)
春起也春去也携斗酒紛遊冶桃李三月趁東風得意時光不少假磔磔何
爲者春起也春去也(報春鳥出潁川山下二月鳴云春起也三四月鳴云春去也蓋及時行樂也)架架格格牽牛種
麥蠶殆不繼室人交謫勞我豈旅勤我主伯好鳥一聲東方已白架架格格(鳥一名夏雞農人以爲候夏則鳴曰架架格格勸農鳥也)
克丁當擣藥忙石臼之中貯元霜我欲食之求長
生騎鶴乘雲遊八荒無奈蓬萊三山鰲背上隨風漂泊海中央倚石竚聽心彷
徨擣藥忙克丁當(擣藥鳥出九華山葛仙公升于石壁上石臼搗藥遺藥一粒有鳥食之不死鳴曰克丁當宛如杵臼之聲戒人求仙也)
佛現了丈六金身祥光繞五彩繽紛射雲表大家速禮拜願生極樂早苦海幾
曾離覺路空默禱不如歸家去孝敬二人好入家門佛現了佛現了(佛現鳥出峨眉山佛光發時有鳥先過鳴曰佛現了戒佞佛勸孝也)

八聲詩

余少爲八聲詩和者甚衆今錄之花飛聲榆錢難買杜鵑聲喚起遙聽舞落英
蘋葉滿風敲檻細桃花紅雨滴堦輕闌珊解語空添恨駘蕩無言自話情寂寂
春長簾影靜何人玉笛動江城　葉脫聲獵葉風鳴戰碧枝疎林蕭撼訴離思
空山凉月紛飛夜小院寒砧亂舞時萬點洞庭隨浪靜一聲金井入欄遲無邊
落木傳佳句到耳淒清只自知　霜落聲五更鼓角滿霜天青女慇懃種玉田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蘆雁幾羣驚塞外井桐一葉打窗前冷隨鈴語歸鞿背遍和鐘聲落客船莫道
無聞空有迹金鋪滴露已先傳　雪降聲旋撲疏櫺寄韵清因風柳絮斷輕盈
續粉傍竹偏敲玉漸灑疏梅訝屑瓊何處兎園歌暮歲誰家羊酒唱寒更有人
訪戴還乘興一夜蘆蓬斷續聲　魚遊聲玻璃水鏡散魚鱗唼喋喁喁響自幽
似愛巴琴搖碧蕭疑傳錦字躍清流金梭一擲蘋風亂銀浪千頭蓼雨稠多少
蓮舟橫柳曲倚蘭撥剌試垂鉤　蝶舞聲鳳子春駒對舞忙輕狂兩翅和鶯簧
隔離迴雪緗香徑宛轉流風撲畫廊花列兜鈴添節奏草排銅鼓汝宮商倩誰
繪得新聲出空羨滕王號擅場　刺繡聲鷄鳴聲催罷曉粧輕抽春筍刺窗紗
丁丁啄鳥鏤瑤樹款款紗羊點繡塘笑睡紅絨斜翠釧倦拋金剪動珠璫虛娘
自有人間巧促杼何勞問鵲梁　揮毫聲朝朝染翰暑花新食葉春蠶聽未眞
莫訝毛錐鬪鳳味非幽松使喚龍賓濡頭疾灑聞張旭弱腕輕揮印蔡倫的是
筆歌誇藝苑籠鵝還驗寫經人

彭城詩

余彭城入詠詩爲宋樂泉先生所賞（[illegible]）內翰無鶴嘴先生爲我有跋（[illegible]）

彭祖井　苔蝕豐碑古井邊春秋八百羨長年阿誰更解餐雲母短綆時勞汲石泉　黃樓　黃樓畫檻水雲寒太守風流與未闌樓外春帆自來去何人吹月上闌干　放鶴亭　峨嵋學士愛芳鄰萬斛珠璣粲齒新鶴自高飛亭自峻雲龍千古有山人　黃茅岡　落日黃茆弔使君石床蒼蘚繡苔文秋風不管歌聲歇猶向岡頭送白雲　試衣亭　登亭恰可試春衣想像將霜坐晚暉山下杏花應解笑春來仍向上林飛　燕子樓　繡楣孤燈十一秋倚欄墓草鎖煙愁歌裙化蝶今何處春雨梨花燕子樓　戲馬臺　高邱突兀傍河隈想見斷風戲馬來畫錦歸鄉成底事至今猶說霸王臺　王陵母墓　精星初墜實光寒翊漢功成志已安千載遺憐徐庶母一生遺恨在曹瞞

銅筆帽賦

余作銅筆帽賦以沉浸釀郁含英咀華爲韻有序云學使嚴元茹公案試平陽以此命題褒陵大令趙公大經閱而賦之學使依韻和焉余亦勉爲效顰知賦亦可夫韻也昔李伯紀獨醒有妙理賦即步東坡原韻蓋有先之者矣賦云惟兕有毫遇槧成錐厥冠宜竹得冶易金首象格葵本琢磨而成器胸藏不律隨用含而堪任誰其藉以斂鋒光芒是掩倘或使之脫穎文采斯沉坐臥都承常見親於學士沾濡翰墨端有裨於儒林原夫質誇黃鐵自甫著形高比切雲非關借質資章身於管城子雅製尤宜加元服於中書君佳名藉甚實能容之蘊綠字赤文之奧以爲小也納浙江陸海之浸時或縱橫文史頭腦非烘幾曾鑽研詩書心脾久沁爾迺中空一竅外表四封金工教齊築氏職鎔呼並突何嚇仿硃砂之滑用同渾脫奚煩橫縮之縫煜煜乎豐奇之色隆隆乎古雅之容周圍狹兕翰間勁圓常健被胃碧牙管上香艷叢麗若夫銳擬高峰洞爲牝谷豈徒抹額接籬倒可降池何必兕觥高戴冕其加歷伸毛錐以射策有友羨精侍詔草於明光任君反覆法冠筆角不書赤山獄筆成歸實撥筆有爽則雲騰翰墨依稀乎元豹隱身於霧豹勞筆乎文章入口之雞舍冠爲胄應有兵去金蠶矢洞有鋒筆爲陣投雜大戳金相其章羅吐士氣之石疊角巾從事試染成式之雲蘊着小冠而好儒經綸圖可貴兔究鑿而能譚道藝苑奚蔵蓋其中正不撓用行免挫尖齊是保識息得處繩濱濡於瞻壁事甘擲地羨穴歸之虎偎直入披莉綮若初開欲認生花夢幻鏗然有觸乍疑探鉢文成橫陳壁壁之床雲凝五色駢立裘鋪之內日映九英漫云銅臭平猶居然墨香既咀鼠鬚堪持章甫可弁金口待緘銳毛是茹作象則懷鉛握槧爭羨劍爲鼎聲於翰府文樓不爲浪許放當泌秘閣之傍而大放佩阿之語況夫諸葛十金輝煌實哥湘束一品煦蔚圖華元銳城侯黃帽而不肯微側墨曹都統彈冠而有待磨沙陸離乎璀璨瞿裝龍賓結伴卓犖乎珊瑚爭格麟角成冢由是耶水昆山倍賴良師之攻錯豈等金蓮玉葉徒矜新樣之妖妄也哉

駁白樂天晉謚恭世子議

予讀書倚論於古人議言過刻之處輒不肯隨聲附和嘗著議辨數篇因對錄後以質海內議曰聖學之極曰仁人道之極曰孝造其極者聖人也下此而有志求仁有志行孝可不謂賢乎如晉世子申生者蓋求仁行孝人也跡其情事左氏謂獻公欲納驪姬卜之不吉卜人曰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必不可弗聽此禍之始也歸胙寘毒禍之端也殺傅逼不辨勸行而甘罪禍已成矣不死能免乎故經書殺其世子申生而杜氏以爲稱晉侯惡用讒也而公羊以爲稱君者甚之也而穀梁以爲惡晉侯也而檀弓以爲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爲恭世子也而唐孔疏以爲罪晉侯則世子無罪也從未有不哀之而貶之者自唐白樂天作謚議謂其陷君父於不義宋胡安國傳春秋引之陳澔說檀弓因之皆自樂天啓之也嗚呼何其不成人之美若此哉今讀其辭以齋偎祇戟爲虞舜貢

之申生夫賢之不能希蹇固也而獻公亦豈瞽比哉責以[illegible]夫令名之不及
太伯世子固言之矣且太伯之讓以爲生文王也而奚卑何人也責以遺害申
生不云乎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宜白之事深可鑒矣且責
以實啓釁先大亂晉國夫檀弓之記國語之文白公豈未見者以獻公驪姬之
罪而罪申生抑何其是非之倒置也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耶
明從而明之其內外傳言之詳矣而乃病其略而無譏書曰殺經而曰殺僻其
無罪也曰世子申生不過著其名僭耳而乃以名太子者罪申生陷君父於不
義也不知不名太子將何名也而乃以爲仲尼之微旨左氏之闕文以意逆志
自爲得之不知經者聖人也傳者賢人也舉賢無此志而我必曲爲說以周內
之不惟誣申生且誣聖賢矣周制謚法既過能改曰恭晉人所以謚世子也而
執事堅㨎亦曰恭申生順親之心從容就死亦可無憾矣而樂天謂恭之義有
三曰以孝保身以正承命以道守嗣申生謚恭不知其可以之論恭則是以之

律申生則非也且事後論人談何容易不知論世不知其人執一己之見廢天
下之公三代而下無完人矣善夫張子之作西銘曰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
也朱子曰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則亦
天之申生也程子曰子厚西銘仁孝之理備乎此饒氏曰西銘之作因事親之
孝以明事天之道處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待烹是數
子者幾以仁孝予申生矣豈僅以謚恭爲榮哉吾故曰申生者求仁行孝人也
噫予前之哀之者如彼後之推之者如此一二人之蔽辭豈能廢千百年之公
好乎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餘是而言則樂天之議不作可也

再駁恭世子謚議

閱孤解始知白氏之議本於陸氏故復爲此議曰嗚呼讒變之生起於父子
之間倘可言哉其子可殺固有不忍殺者其子無罪必欲讒譖而殺之不殺容
能已乎父賜子死扶蘇尙知之賢如申生肯苟免乎苟不自死而必假手獻公
不爲陷父不義乎即或幸逃亦父殂之由父爲義乎若謂不明驪姬之讒爲受
父以姑息抑思辨之而君將置姬於罪乎以獻公之陰鷙溺色不離必也益之
罪矣所謀逾急其禍更有難測者古今來以讒得全者幾人哉宋平之於伊戾
漢武之於江充晉惠之於賈后隋文之於獨孤皆是也以必不能之事責之於
人不亦愼乎爲是說者始於唐陸淳微旨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雖
有愛父之心而乃陷之於不義俾讒人得志國以亂離古人云小仁大仁之賊
其斯之謂與白氏蓋附而和之者也不知聖人之經有罪罪之無容心焉若其
有罪而罪人故隱其辭如射覆然以待後世之揣摩而始得豈作經之旨哉陸
氏者學啖趙之學者也啖助之學摭詘三家自用名學濫私臆決尊之曰孔子
意也趙匡陸淳從而唱之遂顯於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者果其意
乎其未可必也徒令後學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謂紛紛助所皆已此
宋子京新書之言也然則陷父之說蓋濫私臆決之一也或者曰柳子厚爲陸

氏卒衆私謚文通先生而斷執弟子禮其學豈可輕肯不知人心之不同如其
而儒一有偏倚即可得其正矣故曰惟聖人能知聖人也大賢以下豈能以逆
億得是非之公哉且以廣川治春秋猶有辟戾況其他乎且陸氏黨王叔文章
執誼將侍憲宗東宮事敗會卒不及貶以通春秋之意者而乃出此乎所謂責
人斯無難倘哉

韓文公與大顚書辨

予讀韓文考異與大顚三書之註朱子反覆辨論決爲韓公之文且謂韓公崇
信其說後人編朱子全書又特糾其考語載之集中予不敢信特爲辨二篇辨
曰余讀昌黎集與大顚書三通不禁慨然嘆曰韓子豈至有此此豈韓子之言
耶韓子以闢佛老爲己任至陷死非顧豈肯黨其徒而張其燄耶佛骨一表萬
禩凜然其見於他說者不一而足身承孟氏之傳極其辭而排之一旦廢然復
祟其教不幾喪其本心乎韓子之不爲也且其言曰久聞道德側承道高道無

疑滑斯道也何道也先王之道與異端之道與以爲先王之道而彼氏從不知也從無聞也以爲異端之道而韓子之道乃孔子孟軻所傳之道也以非聖人之志不敢存非聖人之言不敢道之韓子而專爲是言耶又其言曰餘昨到來未獲參謁何大顛之名能動人如此思獲披接專輒有此咨屈何大顛之才能屈人如此所思廣大深迥論甚宏博何大顛之學超出人如此夫韓子自度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者也以孟軻司馬遷相如劉向楊雄自負者也於澄觀則欲以冠巾加之於文暢則欲以聖人之道覺之大顛何人而能使不能下氣之韓子爲禮益恭如此吾意浮屠輩痛韓子之闢其教欲火其書人其人故僞辭以汚之刻石以惑人耳而獨怪乎以歐公之賢盡力於韓子之文於舉世不爲之日表而章之可謂知己乃於韶山片石信以爲退之之言而跋之何也蘇公集古一錄搜求極博得韓公之書爲世所罕傳者喜而登之或不暇深求耳而朱子以集道統大成之身亦決其爲韓公之文而非他人之所能作者又何也將毋佳其文乎而其文固東坡所鄙爲退之奴僕不爲者也特以跋爲歐公觀縱乎何不舉歐公之失耶且摘三書之語而謂韓公安得謂初無崇信其說之意耶其視韓子爲何如人耶豈不識世之僞作者往往而是而必誣之何也其書具在不過遜遜常語耳豈起八代之衰之文耶况其旁沿別譔答問等語亦知其謬悞爲其徒所附益安見此三書遂不可附益耶不爲刪之反爲實之眞不可解夫韓子千古之文宗也朱子千古之儒宗也存養省察之功韓子所遜周情孔思之文韓子所優微韓子則道統之傳唐且無人矣故吾不敢以韓子之所無而信朱子之所有亦所以衛道也或曰是書也呂伯恭於文鑑特引蘇說以備乙覽信乎其爲僞作哉

韓文公與大顛書後辨

余既辨大顛書之爲僞作矣或難之曰子不讀公與孟尙書書乎書云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此非韓公之書乎書即當時所致者安得僞余曰此即彼徒附會之緣也若彼僞空妄撰夫誰信惟附此以爲書是以歐公信之朱子信之二公信之後世無不信之使退之復生幾不能自解免矣然使退之復生二公豈能當韓子之談鋒乎且韓子所謂識道理者謂其頗諳吾儒之道也謂其雖不能盡解吾儒之道其胸中尙不盡溺於彼教也因與來往謂尙可與言也亦即引進文暢之意也蓋友其人非崇其教何二公之瞶有煩言耶然歐公雖曰實退之語而猶疑其官稱之悞亦未指爲韓公之瑕也而朱子則決其爲韓公之文反以蘇公之說爲益後人惑且曰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使公於此能因彼稊稗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是韓公尙不若大顛矣夫韓子以釋老之害過於楊墨不得已而好辨欲使聖人之道由愈而粗傳而猶虞其徒之叛去也乃自叛之以予人指摘之端乎何朱子責之之深也夫舉世之信韓子不如其信朱子也如果爲韓子之書朱子尙當體春秋樂道人善之意爲賢者諱不然置諸不論不議之列以泯其迹可也方且以僞造疑似之辭反覈而周內之是韓子之過始於浮屠之誣罔而成於朱子之考異以求是也是韓子之不幸也且彼三書者何足刻石以傳世乎其傳世也其惑世也其毀人也烏呼世之毀人者可不懼哉

制藝

國家以八股文取士名曰制藝俗曰時文才人學人竭時日盡心力揣摩其中得則取科第爲進身階不得則埋沒諸生白首無所成名其體有定式破題承題起講承上提比出題中比後比束比結尾體貼聖賢語氣不得如古文詩賦由人馳騁是以超逸之士多不能與老學究爭一日之短長而其文亦止見重於一時不能傳久遠且殫畢生心力較量分寸得失多無暇於他及即嗣有好古文詞者究不及其時文之精如前朝歸震川我朝方靈皐其古文皆力追古

作者畐識者猶識其有時文氣蓋皆晚近熟於時文之故顧功令取士孰能不遵設功令有變更此等文皆東之高閣矣惟明何需遺謨皇明文徵備爲一體名曰舉業與古文詩賦各體並列亦止王唐輩七篇耳夫既別爲一體聊存數篇留贈後人似亦無不可余入學第一名試題爲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乃襁搭題文曰觀艱難守成之難當無忘艱始之愼矣夫保者子孫而所以能保之者則以武王之纘緒致之耳試觀末受命武之心亦何苦哉專自寧王上膺天位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說者謂姬氏苗裔源遠而流長矣而不知聖人大不得已之苦衷亦歷千百載而如將見之愼毋視後昆守成之克昌遂忘前王艱始之維愼也如我武之纘緒既於爲天子有四海之後而有以饗夫宗廟矣想其時以皤皤黃髮之聖人明禋於明堂左个間亦謂予小子發受命於天而膺茲大寶惟是藏大饗之合食於十有五王以報夫宗德而後之子孫世世相守罔敢廢墜也然特患高曾創建不足貽燕翼於奕禩而象賢繩武每

難承丕基於苞桑則子孫之保是維艱哉乃周之子孫又無慮此正西京者幾何年守東周者幾何年凡茲子孫莫不受命於乃祖之代傳以大保世之寧宇故晉侯雖以隱諱猶怗然於王纂之赫濯而不敢肆其窺伺賢其賢者麟之趾親其親者瓜之瓞屬在子孫莫不受命於厥先之遺謨以廓世守之規模故楚子雖以鼎問亦凜然於天命之未改而不敢逞其跋扈子孫保之不又見武王之善於纘緒乎乃吾觀於後昆之守成愈難忘前王之創始矣當日者獨夫之流毒日甚下民之怨痛以極天心久已厭商矣況乎百男流慶爰生旋乾轉坤之聖人則天命維新何妨使父老早睹太平乎而竟使王業丕隆已基於省山作對之日而冕旒加身未聞在筋力強壯之秋也是豈商辛之天祿尙未終乎非也六七王之積累遺澤漸漸而自武觀之則以爲有商之子孫苟能易其暴以回天命終不敢遽興事之初心由故今而追溯白馬羲王之會夫已即衰齡而臨匙莽矣抑豈岐周之時勢猶未可乎非也千百國之歸心已勝盛朝而自武思之方且謂殷家之子孫苟能扶其主以收人心則何敢定甲子之爽期試由今而遐稽瑞魚躍舟之時夫已星霜變而毛髮蒼矣末而受命武之心亦苦矣哉然上有以光祖宗數百年之肇造下有以啓子孫數十世之丕承將世世保之冊有或替是受一時之天命而所以垂聖子神孫之貽謀於無窮者卽裕於此矣而終不能不致惜夫受命之晚則以禮制尙有未備也宗師夏曉門先生廷芝批云議論光昌上下縮合亦緊此養到之候　余在晉陽書院大中丞德公沛季考取超等一名題爲有澹臺滅明者文曰名著良吏之口者其所有亦適別矣夫武城有滅明孰知有滅明者假界之以酬師問其有滅明也豈在尋常意計中哉若曰假令者承乏下邑而謂無人爲堪與素心相契合寧此地遂乏佳士乎抑或者求士於塵囂中而無別鑑也夫大雅不作誰敦古處而俗情悉捐斯獲眞才假非敢自矜特識竊覺品題下有欣然與此心相謐者其姓其名猶津津在齒頰間耳茲者夫子以得人下詢也豈不以芹藻雅績尙留人

寰鳳墜之中常有卓卓自異者而逸情可通亦足佐鳴琴之韻溯茲彈丸蕞爾培風彝謳之餘必有歷歷投合者而伊人宛在亦堪彰製錦之華然假也採風下邑延攬羣英敢曰彼邾人士事無賢哲乎獨是人之有也艮難耳自通仕籍來亦欲除求一二奇士賡同調而歌同心顧聞見之下盧標聲氣者有人遏權自媒者有人而矯矯砥柱果伊誰耶雖然是特相士於尋常物色中也今夫天地毓秀之氣蔚爲英賢其人雖伏處鄉曲之地必能自爲振拔不染流俗然有其人而無人焉能有其人亦終不可謂有也能有其人者實相賞於聲華譽聞外固不斤斤於識其姓字而其姓字亦遂稱道於不衰蓋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意中有賞識應不作晉外之低徊矣何難於矢口間呼之使出乎假是以辱承明問惓惓故交生平之慕曾能已已敢爲夫子述其姓而表其名曰澹臺滅明者匪云得也夫亦以武城有是人焉耳必別其品於市井草莽斯有其人爲足重而知人皆以爲有則稱述庸俗可知也若滅明者孤芳似與廷近而姓氏直

可謂獨行之書必絕其念於陰希顧盼斯有其人爲足多而如我先見有人則金玉爾音何能也若滅明者性情深其契合而名字予人以鄭重之思試徵之所聞所見彼其之子實獲我心矣夫子其謂之何德濟齋先生評曰嶔崎歷落大是異才

余以古文爲時文題曰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文曰於辟作者寄慨思欲爲之志戚矣甚矣賢者之辟其亂作者之去猶知其不可而欲爲者也聖人論列之而苦心具焉晨門之譏奚嘗哉嘗觀世之盛也賢人師濟於上庶士効職於下斯固大聖人有爲之秋也迨至世風日降遇合無期有心者各行其是無心者自行其志雖以大聖人肥遯寄慨利濟獨殷而師弟皇皇不見原於風塵下吏良足悲矣如吾夫子者非春秋之大聖人而欲有爲於天下者哉迹其齊楚宋衛寔不勝潔身於去就而終不甘與高舉之流接踵岩阿雖其過都越國每不乏狂譏之吏隱而究之道易

天下之心時懷聖明至於盱衡今古歷賦遺逸深有傷於賢者之已事想亦欲爲不能爲之心所激而出焉者乎夫世之衰也遠引者長堅山林之想吏隱者聊膺關津之勞雖曰世不可爲彼實無能爲也有如辟世以待天下之淸也其次之辟地辟色辟言擇地而蹈擇人而仕也蓋具冀望於萬一而必不可爲者不知凡幾矣可不謂賢乎嗟乎世而有賢者也天下事尙可爲也奈何作者紛紛也今日一人焉辟於山巓矣明日一人焉辟於水涯矣不爲隱豹則爲冥鴻以視夫耕釣海濱棲皇道路抱關擊門者其心之同不同爲何如也且夫高蹈遠去固尙志之行也況幾觀變亦遇合之會也而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斯吾人與未可竟與鳥獸同羣也吾夫子躬際時艱棲遲旅途歷數賢者而指七人世不可爲傷心寔多夫何一車兩馬偕我仲由往來跋涉道出石門不作於七人既作之後不辟於斯世可辟之時明知其不可而爲之噫乎哉心焉賢者之風目覩作者之事寧爲人所不爲以求盡其中之所難已此豈未易一二爲流俗人道也乃由也彷徨旅次接語晨門果以不入耳之談來相譏刺彼猶將自附於知己與獨奈何具賢者之識而竟抱作者之心耶且天下不可爲惟聖乃可爲之必欲吾夫子心鄙賢者行高七人結伴仲由絕俗逃世彼晨門何不繼七人而作而猶留滯人間耶彼處其身則得矣何視聖人之左乎然則晨門者七人之流亞賢者之殊行而終不識吾欲有爲於天下之孔氏也友人薛秋嗣評云秦漢之氣歐曾之筆團結而成文但覺烟雲滿紙姿趣橫生

歷代紀年

自帝堯甲辰元載至明懷宗癸未凡四千年唐帝堯甲辰至癸未凡一百年虞帝舜甲申至癸酉凡五十年夏王禹甲戌至桀甲午凡四百四十一年商王湯乙未至紂戊寅六百四十四年周王武乙卯至東周壬子凡八百七十四年秦莊襄王癸丑至二世甲午凡四十二年西漢高帝乙未至更始甲申凡二百三十年東漢光武帝乙酉至愍帝庚子凡一百九十六年後漢昭烈帝辛丑至炎

興癸未凡四十三年 漢共四百六十九年 漢亡魏吳甲申凡一年西晉武帝乙酉至愍帝丙子凡五十二年東晉元帝丁丑至恭帝己未凡一百三年 晉共一百五十五年 南朝宋武帝庚申至順帝戊午凡五十九年齊高帝乙未至和帝辛巳凡二十三年梁武帝壬午至敬帝丙子凡五十五年陳武帝丁丑至後主戊申凡三十二年隋文帝己酉至恭帝丁丑凡二十九年 六朝共三百五十三年 唐高祖戊寅至昭宣帝丙寅凡二百八十九年後梁丁卯至壬午凡一十六年後唐莊宗癸未至乙未凡十三年後晉丙申至丙午凡十一年後漢丁未至庚戌凡四年後周辛亥至己未凡九年 五代共五十三年 宋太祖庚申至欽宗丙午凡一百六十七年南宋高宗丁未至末帝己卯凡一百五十三年 宋共三百二十年 元世祖庚辰至順帝丁未凡八十八年明太祖戊申至懷宗癸未凡二百七十六年大淸萬萬世天地儀書自開闢至崇禎庚辰凡五千六百三十餘年聖經直解開闢至崇禎庚辰凡六千八百三十六年通雅按諸太西云自開闢至崇禎甲申六千八百四十年所紀皆不

同蓋世遠難考耳春秋命歷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爲十紀益荒渺矣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聞見瓣香錄癸卷終

後序

漢班固著白虎通以備一朝之掌故魏應劭著風俗通明方以智著通雅爲後學之津逮通四國之咨詢詩教也余鄉黍菜峯先生著聞見瓣香錄亦通之屬也先生深於詩著詩十卷集晉之詩人數百餘家錄爲集其得輶軒采風之遺歟茲所著錄共十卷以甲乙編次如洪氏夷堅志之目其所採擇率取文章之有資於學治術之有裨於國者而於本朝之文治武功煌煌數大事紀之必詳洵不愧古太史陳詩之義干寶搜神王嘉拾遺概無取焉亦可謂能守約矣方今之世文致蕃起老儒夙學家自爲書乃遐溯羲軒甲子必辨綱及竦夥歟識必明而識丙識小道昧通方托附空言鮮臻實效近代故實闕而不講訪之古人詢于八㝩咨於二號其義安在此先生聞見著錄爲得其通也往者邵氏伯溫嘗著聞見錄若干卷臚舉趙宋掌故先生書庶幾近之而其異於邵氏者其用意也忠厚其成章也婉其爲旨也遠而其爲辭也葩立言之體於詩爲得矣

乾隆五十有八年歲次癸丑七月之望曲沃裴振拜手跋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印

不䚅敦蓋銘考釋

不嬰敦蓋銘考釋

海甯　王國維

唯九月初吉戊申

初吉上旬之吉日也詩小明二月初吉毛傳初吉朔日也周語先時（立春）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韋注初吉二月朔日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吉為日之善者其在月之上旬者謂之初吉今以古器證之虢季子白盤云隹王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案周宣王十二年正月己酉朔丁亥乃月之三日也師兌敦云隹三年二月初吉丁亥案幽王三年二月庚辰朔丁亥乃月之八日也惟師嫠敦之十有一年九月初吉丁亥正與宣十一年九月朔干支相合然三日八日亦可云初吉則初吉非專指朔日自明王說是也凡古器紀日之例有四曰初吉曰既望曰既死霸曰既生霸經典又有旁死霸（逸周書武成及世俘解）哉生魄（書康誥及顧命）既旁生霸（逸周書武成及世俘解）諸名余疑此數者皆晐數日言之而非一日之專名如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哉生魄不日至甲子乃日又不云越某日甲子者明甲子乃哉生魄中之一日而王不懌固前乎甲子也靜敦云隹六月初吉王在葊京丁卯王命靜司射宄彝云隹六月初吉王在鄭丁亥王格太室初吉皆不日至丁卯丁亥乃日者明丁卯丁亥皆初吉中之一日而王之在葊京在鄭固前乎丁卯丁亥也然則初吉者既為上旬十日之通名此云唯九月初吉戊申又不繫年則鑄此敦之年不可得而考矣（據長術共和元年九月丁未朔二日得戊申宣王三年九月甲辰朔五日得戊申十三年及三十九年九月乙巳朔四日得戊申幽王三年九月丁未朔二日得戊申若共和以前九月初吉中值戊申之年亦必之今無術以定之矣）不然其器為周室東遷以前之器又其出土之地必在陝右此又從文字及所紀之事可得斷定者也

白氏曰

白古文以為伯字伯氏蓋周天子大臣食邑畿內而爵為伯者伯爵之稱伯氏猶侯爵之稱侯氏（見詩韓奕及覲禮大戴記投壺小戴記射義）矣齊國佐甗及子仲姜鎛皆稱其君為侯氏則不嬰作敦稱其君為伯氏亦周時臣子稱君之通例也

不嬰

不嬰伯氏之臣嬰从其从娶娶古文丮字象人跽而執事之形古文以為忌字王孫遣諸鐘云畏嬰趩趩與邾公華邾公牼二鐘之翼龔威忌齊子仲姜鎛之彌心畏誋語意正同知嬰即忌字以不嬰為名亦猶夏父弗忌

二〇四二

仲孫何忌曹無忌魏公子無忌矣

駿方厭允

駿古御字說文解字馭古文御此作駿者从又持攴敺馬亦御之意也此作駿下文又作御者古文本有此二字故或云駿或云御也駿方者蓋古中國人呼西北外族之名方者國也其人善御故稱御方西北民族之善射御自古已然如秦之祖先本在戎狄其入中國皆以畜牧及御顯如費昌為湯御孟戲中衍為大戊御造父為周穆王御其裔孫趙夙亦為晉獻公御可知中國人於畜牧僕御不如西北民族此御方之名所由起歟般時已有此稱般虛卜辭云貞遘于御方般虛書契卷七第十二葉周人或以為名噩侯鼎云噩侯駿方內饗于王博古圖二載穆公鼎云亦惟噩侯駿方集釋器屋口方所摹文字亦有訛舛以噩侯鼎證之知即此四字率南夷東夷廣南國東國則駿方者噩侯之名以駿方為名如鄭靈公之名夷宋景公之名欒春秋左傳作欒而博古圖所載鉥鼎作宋公欒欒古欒字就季子白盤梁伯戈欒之字皆如此作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宋世家書景公之名曰頭曼欒曼同音則作欒者是也矣厭允者駿方中之一種號季子白盤作厭𢦏兮田盤作厭𢦏此作厭允者猶易之允升大吉孟氏所傳古文作𢦏今本作允也詩作玁狁或作獫狁乃春秋以後人所改說見余玁狁考

廣伐西俞王命我羞追于西

廣亦伐也穆公鼎云率南夷東夷廣南國東國知廣即伐矣西俞謂宗周以西山地爾雅釋地北陵西隃雁門是也郭注即雁門山也穆天子傳天子西征乃絕隃之關隥郭注隃雁門山也以穆傳所紀地望準之郭說頗合然雁門既名隃不得復名西隃疑爾雅雁門是也四字乃漢人旁注之字誤入正文者然說文所引固已然矣余意說文𠂤部隃阬諸字皆古代山𠂤之通名隃者踰也凡山地之須踰越而過者皆可謂之曰隃亦謂之阬呂氏春秋古樂篇伶倫自大夏之西乃至阬隃之陰阬隃漢書律歷志作昆侖說苑修文篇風俗通音聲篇左傳成九年正義皆作崑崙徐鍇本說文阬字注下有讀若昆三字是昆侖亦名阬隃又在大夏之西則阬隃非雁門也史記趙世家秦反巠分先俞於趙集解引爾雅西隃釋之正義亦云西先聲相近然此時秦趙之界不得東至雁門則先俞非雁門也秦九原郡之地古稱榆中見史記秦始皇及項羽本紀趙世家服虔徐廣以漢金城郡之榆中縣當之誤甚榆亦隃字之假借其地在秦為九原郡在漢為五原郡而廣韻作五阬郡則原又阬字之假借說文阬字下云代郡五阬關漢志作五原關也則代郡又有五阬又淮南地形訓九塞之中有荊阬高注荊阬在楚則古時凡山地之當通路者皆名之曰隃曰阬實公名而非專名故西北地名之

以俞若榆名者不可勝計泉曰俞泉（竹書紀年後漢書西羌傳引）次
曰榆次（史記刺客列傳）溪曰榆谿（史記衛青霍去病傳）山曰俞山（水經漆水篇）
谷曰榆谷（後漢書西羌傳及水經注河水篇）實皆以山地得名古文隃
字只借俞字為之說文隃逾踰三字皆後起之字許君
以隃為西隃阮為五阮關之專名其義轉隘又俞榆同
音故古代亦借用榆字漢人乃有樹榆為塞之說（漢書韓安
國傳）又不免望文之過矣此西俞者在豐鎬之西故云王
命我羞追于西與爾雅之西隃趙世家之先俞皆不相
涉以地望與字義求之遠則隴坻近則水經扶風杜陽
縣之俞山皆足當之蓋玁狁本圖在隴坻之西又環宗
周畿內而北此又玁狁考所既詳矣

余來歸獻禽

来歸謂歸宗周禽謂俘馘古者謂田獵所獲曰禽因推
之以謂戰陳所獲者矣

余命女御追于畧

畧从叉从各翁氏祖庚釋為洛字證以虢季子白盤之
博伐厰執于洛之陽及漢書匈奴傳武王放逐戎夷涇
洛之北史記匈奴傳晉文公攘戎翟居於河內圁洛之
間則洛水以北亦為玁狁地翁釋殆是也虢季盤作洛
此作畧者古文假借無定字也時玁狁從東西二道入
寇故伯氏既破西方之寇來歸宗周復命不暇御而追
于洛是禦東北之寇也

女以我車宕伐嚴允于高陵

宕伐猶廣伐也穀梁傳云長狄兄弟三人佚宕中國即
宕伐之意矣陵古文陵字說文夌越也从夊㚘又陵大
阜也从阜夌聲崇陵者夌也（廣雅釋故陵乘也意同）其字殷虛卜
文作[illegible]（殷虛書契卷六第五十五葉）或作[illegible]（同卷七第九葉）或作[illegible]（同卷六第二十葉）
葉羅參事以為象人梯而升高一足在地一足已升之
形而[illegible][illegible]諸形（即梯形）與古文𨸏字之形相似故金文或
變而从阜如散氏盤作[illegible]从阜陳猷釜（戰國時物）作[illegible]則又
从阜从土此从阜从二人各在土上相絫者亦升高之
意一人在上土一人在下土亦猶阬字之一足在上一
足在下矣古者陵夌本一字大阜之須陵越者謂之陵
猶高地之須踰越者謂之隃矣高陵地名在秦為昭王
母弟公子悝封邑在漢為左馮翊屬縣其地西接涇陽
（周秦之涇陽漢之池陽說詳玁狁考及三代地理小記）當宗周往洛水之通道時
伯氏欲追玁狁于洛而寇已深入故遇之於高陵而宕
伐之也

女多折首䋣嗞

䋣古執字嗞字始見於博古圖敔敦今傳世虢季子白

盤作□兮田盤作□師寰敦作□此作□皆以折首執咷連言陳氏介祺始釋為訊字吳氏大澂從之云从糸从口執敵而訊之其說是也首謂首級訊謂俘虜易曰有嘉折首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執訊連連

戎大同永追女女及戎大𦎫戟

戎謂玁狁詩出車亦以玁狁與西戎互言小序以昆夷當西戎非也同猶合也𦎫戟皆迫也伐也𦎫者敦之異文說文以𦎫為純熟之純殆非古器如齊侯敦等皆以𦎫為敦詩魯頌敦商之旅箋云敦治也武王克殷而治殷之臣民其實敦商之旅猶商頌云裒荆之旅鄭君訓裒為俘是也宗周鐘云王𦎫伐其至寡子卣云以𦎫不淑皆𦎫之訓也戟與虢季子白盤博伐之博宗周鐘戟伐之戟同義詩常武鋪敦淮濆鋪敦即𦎫戟之倒文矣

女休弗以我車□于艱

休美也女休猶偽書言惟乃之休矣□象倒矢在函中（□字見於此器及毛公鼎周娟敦周娟匜者其中為倒矢形般虛卜辭中地名有□字作立矢形亦即此字也）小篆□字由此譌變□殆即古文函字古者盛矢之器有二種皆倒載之射時所用者為箙矢括與笴之半皆露於外以便於抽矢卤□諸字象之藏矢所用者為函則全矢皆藏其中□字象之考工記函人為甲謂作矢函之人兼作甲盛矢之函欲其堅而不穿故與甲同工亦猶輪人為蓋旗人為簋梓人為侯車人為耒數工相兼不必甲有函名後人因甲與函相類又為函人所作遂呼甲為函非其朔矣函本藏矢之器引申而為他容器之名周禮伊耆氏共其杖咸鄭注咸讀為函故函者含也咸也緘也□象函形乃其緘處且所以持也矢在函中有臽義又與臽同音故古文假為臽字毛公鼎勿以乃辟□于艱吳氏式芬釋臽此敦□字亦然逸周書祭公解我惟不以我辟險于難則又借險為臽函臽險三字皆同聲也周娟敦周娟匜之□皇父其女嫁於周故稱周娟然則皇父即詩之皇父卿士周娟即詩之艷妻艷妻漢書谷永傳引作閻妻詩疏引中候擿洛戒作剡而彝器作□艷閻函剡四字亦同聲也然則□字之為臽字之假借無疑諸家釋是也

女多禽折首執咷白氏曰不𡢁女小子女肇誨于戎工

誨敏之假借字詩江漢曰肇敏戎公傳云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彔戎工謂甲兵之事虢季子白盤亦云不顯子白□武于戎工古武敏音相近則又借武為敏矣

易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永乃事

易古文以為錫字束者詩魯頌束矢其搜傳云五十矢

為束周禮大司寇入束矢于朝注古者一弓百矢束矢
其百个與二說不同案書文侯之命云彤弓一彤矢百
盧弓一盧矢百是弓一而矢百也噩侯馭方鼎云王寴
錫馭方玉五瑴馬四匹矢五口此字已泐殆十字是以五十矢
為錫古者束矢蓋有五十矢百矢之異矣臣賤者多稱
書僕子我周為臣僕詩正月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左傳
男為人臣女為人妾錫臣五家蓋如後世之賜奴婢矣
田十田者古者賜田以田計田即經之甸字周禮小司
徒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注甸之言乘也詩信
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箋六十四井為甸出兵車一
乘以為賦司馬法云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
乘古甸乘同聲故周禮稍人禮記郊特牲均言邱乘即
邱甸也然則十田之田出車十乘為邑四十所以賞不
𡢁之功者厚矣

不𡢁拜𩒨手休

手首之假借休者休白氏之錫也

用作朕皇祖公白孟姬尊敦

公白公其爵白其字也作祖器而不及考者其父尚在
也孟姬公白之妻不言皇妣者略也余疑不𡢁為白氏
之子白氏又公白子故白氏稱不𡢁曰女小子又不𡢁
之祖妣稱孟姬則白氏不𡢁皆周室異姓之臣也禮大
夫不得祖諸侯而不𡢁作公白祭器者禮家之說出於
晚周未必宗周舊制其父稱伯而祖稱公者尊死者也
此亦春秋於諸侯之卒書侯伯子男於葬書公之例矣

用匄多福眉壽無彊永屯靈冬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亯

屯古文純冬古文終字純大靈善不𡢁既銘其功作祭
器因祈福於先公此古人銘器之例也

敦考

屋賦徵二卷

光緒丙午集盧草堂

校梓合肥張文運檢

貢於肆 冊95½版

敘曰漢藝文志屈原賦二十五篇王逸楚辭章句離騷一九歌二天問三九章四遠遊五卜居六漁父七九辯八招魂九大招十其篇第與釋文互異皆不以作者先後次序釋文次宋玉九辯於九歌前王逸既以招魂屬宋玉大招屬屈原而又次大招於後太史公明言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則招魂爲屈原作固然無疑逸乃以大招當之誤矣洪興祖則斷自漁父以上爲屈賦以符漢志二十五篇之數朱子集注一承用其說蓋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九者數之極故凡甚多之數皆可以九約之文不限於九也王船山先生說九歌前十篇皆有所專祀之神至禮魂則送神之曲爲前十篇所通用然則禮魂各坿前篇之末不自爲篇數今定自離騷至漁父二十四篇入招魂一篇凡二十五與漢志適合蓋原之賦具此矣淮南王安序離騷傳以謂兼國風小雅之變推其志與日月爭光太史公采其說入本傳而益反復明其存君興國之念無可柰何而繼之以死悲夫死酷事耳志定於中而從容以見於文字彼有以通性命之故矣豈與夫匹婦匹夫不忍一時之悁忿而自裁者比乎天地之氣儲與扈冶爲人物之所公得而其閒條縷分晰乃至杪忽不相越柰宗國者人之祖氣

也宗國傾危或乃鄙夷其先故而潛之他族冀緜須臾之喘息吾見千古之賊臣篡子不旋踵而卽於亡者其祖氣既絕斯無能獨存也事可爲則單瘁心力善吾生且善人物之生一人一物之生不善卽吾之氣不有虧乎事不可爲則返其氣於太虛太虛不毀彼其浩然者自旁礴而長存吾又未見屈子之果爲死也性與性相通於無盡是故屈子書人之讀之者無不欷歔感泣然眞知其文者蓋寡自王逸已見謂文義不次今頗發其指趣務使節次瞭如秩如分上下二卷名曰屈賦微人之讀之者其益可興起而決然祛其疑惑乎又非徒區區文字得失閒也光緒三十一年夏五月戊戌桐城馬其昶譔

屈賦微卷上

離騷史記曰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乃憂愁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王逸曰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是恩深而義厚也其祀案史公列傳大書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同姓之臣義無可去死國之志已定於此朕皇考曰伯庸洪興祖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咨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爲尊稱漢遂因之攝提貞於孟陬則謳反兮王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正月爲陬其祀案貞格同訓正攝提貞即攝提格惟庚寅吾以降古音洪其祀案凡古音一本說文諧聲依宋吳才老明陳季立國朝顧亭林戚崔泉姚秋農安古琴苗先麓諸家所訂皇覽揆余於初度兮王逸

曰皇皇考也朱子曰初度之度猶言時節肇錫余以嘉名王逸曰肇始也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洪興祖曰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王夫之曰平者正之則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靈善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古音泥扈音戶江離與辟芷兮王逸曰扈被也江離芷皆香草辟幽也芷幽而香紉女鄰反秋蘭以爲佩古音疲洪興祖曰紉說文云繟繩也古者男女皆佩容臭龔景瀚曰喻博采衆善以自約束也汩于筆反余若將不及兮朱子曰汩水流去疾之貌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音愆阰音毗之木蘭兮俞樾曰阰坒之段字說文坒地相次比也夕攬洲之宿莽古音姥王逸曰攬采也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徐呂反李詳曰代序代謝也古人讀序爲謝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莫故反其祀案美人

泛言賢士不撫壯而棄穢兮其祀案不語詞文選無不字儀謂當時秕政敝俗何不改乎此度也錢澄之曰度法也楚國多可改之度宜乘己壯年以速改也椉同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吳汝綸曰以上及時自修而致之君昔三后之純粹兮其祀案熊繹爲楚始封君若敖蚡冒爲楚人之所常誦三后當指此將溯皇輿之敗故述先君以戒後王樂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文十六年楚滅庸杜注云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興即此所云固衆芳之所在也固衆芳之所在古音止戚學標曰在从才聲才古讀慈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同芷彼堯舜之耿介兮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五臣曰猖披謂亂也夫唯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古音益豈余身

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其祀案新序云原有博通之知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幷兼天下原爲楚東使於齊以結强黨秦患之使張儀之楚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尙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原放逐於外乃作離騷前後所云黨人即指上官之屬恐皇輿敗績知國之將亾也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王逸曰踵繼也武跡也其祀案前王即指三后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齌在詣反怒奴古反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齌疾也洪興祖曰荃與蓀同余固知謇謇居輦反之爲患兮忍而不能舍古音戍也指九天以爲正兮龔景瀚曰九天九重天也天問云圜則九重正證也夫唯靈脩之故也王夫之曰靈善脩長也稱君爲靈脩者祝其所爲善而國祚長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託何反王夫之曰成言者史稱平爲楚合齊以擯秦懷王惑於張儀合秦以絕齊此序王始信己說繼而內惑鄭袖外聽上官

靳尙張儀之邪說己力爭而不勝爲被放之由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古音訛吳汝綸曰以上事君不合余既滋蘭之九畹於阮反兮王逸曰滋蒔也洪興祖曰說文田三十畝曰畹又樹蕙之百晦古畝字音米畦音攜畱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王逸曰畱夷揭車杜衡皆香草方苞曰此喻己所培養滋植之衆賢也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則以長育人材爲己任可知矣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魚肺反雖萎於危反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吳汝綸曰扈離辟芷喻道德後之結芷矯桂凡云服佩者是也樹蕙滋蘭喻衆賢後之蘭爲可恃椒榝干進是也此云衆芳蕪穢卽芳草爲蕭艾故云衆皆競進衆皆競進以貪婪盧含反兮王逸曰愛財曰貪愛食曰婪憑不厭乎求索古音素其昶案憑與馮同漢書注馮貪也言其貪求不知厭足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王逸曰羌楚人語詞各興心而嫉妒洪興祖曰貪婪之人不知其非自恕以度人謂君子亦有競進求索之心故嫉妒也忽馳騖音務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王逸曰言衆人急於財利我獨急於仁義也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古音央吳仁傑曰爾雅落始也落英謂始華之時苟余情其信姱苦瓜反以練要兮王逸曰練簡也洪興祖曰信姱與信芳信美同意長顑音坎頷音菡亦何傷王逸曰顑頷不飽貌其昶案此四句言餐飲之淸潔下四句言佩服之芬芳擥同攬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蒲計反荔郎計反之落蘂古音如我反矯菌桂以紉蕙兮五臣曰矯舉也索胡繩之纚纚古音所禾反王逸曰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謇吾法夫前脩兮孫志祖曰黃伯思云謇楚語也則不作謇謇訓非世俗之所服古音蒲北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咸之遺

則王逸曰周合也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張惠言曰彭咸之遺則謂其道也彭咸之所居謂其死也俞樾曰彭咸一疑彭祖之後與屈子同出高陽故一再言之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戚學標曰艱籀文作囏故艱有喜音與涕替茝悔爲韻余雖好脩姱以鞿居依反羈兮王逸曰鞿羈以馬自喻韁在口曰鞿革絡頭曰羈王念孫曰雖與唯同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謇朝誶音粹而夕替王夫之曰替廢替之也謂讒毀也其昶案漢書注誶諫讓也既替余以蕙纕息羊反兮又申之以攬茝音止王逸曰纕佩帶也其昶案上官大夫讒原伐其功既替二句正述讒言謂其以善自矜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古音喜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音遙諑音卓謂余以善淫王逸曰謠謂毀也諑猶譖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偭音面規矩而改錯王逸曰偭背也錯置也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爲度錢澄之曰原作憲令楚弊政多所釐革上文何不改乎此度是也原一遵規矩繩墨以爲度故使姦邪無所容原去而法廢則一棄其規矩繩墨而周容以爲度矣其鬱邑侘傺不惜其身惜其度也故一則曰哀民生之多艱再則曰相觀民之計極而終之以莫與爲美政忳徒渾反鬱邑余侘敕駕反傺丑利反兮王逸曰忳憂貌侘傺失志貌洪興祖曰鬱邑憂貌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去聲溘渴合反死以流亾兮洪興祖曰溘奄忽也余不忍爲此態古音剃也鷙脂利反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同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詢同詬何焯曰攘取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方苞曰前言九死未悔問之己心而以爲安也此則質諸前聖而無所疑其所以處死者益審矣吳汝綸曰以上見排同列悔相道之不察兮

王逸曰相視也察審也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
之未遠雲阮反方苞曰反覆審處謂舍死無他塗又復自悔輕身就死亦相道之不察也進不見用向
可處隱以俟時步余馬於蘭皐兮俞樾曰左傳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杜注步馬習馬馳
椒丘且焉止息五臣曰椒丘丘上有椒也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進不入
以離尤兮五臣曰尤過也洪興祖曰離遭也退將復脩吾初服古音蒲北反
製芰奇寄反荷以爲衣兮䕷古集字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
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魚及反兮長余佩
之陸離洪興祖曰許慎云陸離美好貌芳與澤其雜糅女救反兮王逸曰糅雜也
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惟昭質其猶未虧古音羲五臣曰惟獨守其明潔之質猶未
爲自虧損也其祀案漢學諧聲云虧讀科此从陽聲也从陰則讀戲集韻虧與戲通虞虧卽伏犧忽反

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張惠言曰往觀四荒郎下文上下求索佩繽
紛匹賓反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其祀案不能恝然於國仍欲以直道行之
冀有萬一之合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姚鼐曰常當作恆避
漢諱改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平聲王逸曰雖獲罪支解
志猶未艾王夫之曰此上原述志已悉以下復設爲愛己者之勸慰以廣言之明己悲憤之獨心人不能爲謀
神不能爲決也姚鼐曰以上言欲退隱不涉其患而不能也女嬃音須之嬋音蟬媛音爰兮
申申其詈力異反予上聲王逸曰申申重也洪興祖曰說文嬃女字也賈侍中說楚人謂女曰
嬃水經引袁崧云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
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猶存觀女須之意蓋欲原爲甯武子之愚不欲爲史魚之直耳朱子曰嬋媛眷戀牽持
之意其祀案予讀上聲與野韻義仍爲予我之予古無四聲之別餘倣此方植之先生云古音字少多叚借古

音四聲互用明乎此可以讀古書矣曰鮌鯀同婞悻同直以亡身兮王逸曰婞很也終
然殀音夭乎羽之野古音暑洪興祖曰殀沒也鮌遷羽山三年然後死其祀案終然猶終焉
汝何博謇而好脩兮其祀案博謇謂謇諤之甚紛獨有此姱節薋音茲
菉音綠葹音施以盈室兮王逸曰薋蒺藜菉王芻葹枲耳皆惡草判獨離而不
服古音蒲北反眾不可戶說兮洪興祖曰管子云聖人之治於世不人告也不戶說也
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音瓊獨而不
予聽平聲王逸曰煢孤也錢澄之曰上余字爲原言也下予字女嬃自指姚鼐曰以上設爲女嬃辭其祀
案懼其婞直取禍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依前聖以節中兮朱駿聲曰節中猶折中喟
憑心而歷茲洪興祖曰說文憑懣也其祀案歷茲猶言至今也濟沅湘以南征
兮就重華而敶古陳字詞王逸曰帝繫云瞽叟生帝舜是爲重華葬於九疑山在沅湘之

南巢景瀚曰必就重華者舜崩於蒼梧葬於九疑皆楚之邊地亦詩人歌土風之意也啓九辯與
九歌兮洪興祖曰山海經夏后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啓登天而竊以下
用之天問亦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夏康娛以自縱姚鼐曰啟九辯下十六句皆言失道君之
致禍湯禹四句皆言得道君之致福啟之失道載逸書武觀篇墨子所引是也屈子以與澆並斥爲康娛戴震
曰夏之失德康娛自縱以致喪亂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古音胡貢反王引之曰巷讀孟子鄒與魯鬨之鬨字亦作鬨呂覽相與私鬨高誘注鬨鬥也逸周書云五子忘
伯禹之命胥與作亂所謂家鬨也五子卽五觀楚語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
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竹書帝啓十年巡狩舞九招於大穆之野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於西河墨子
引五觀亦言啓淫泆康樂於野是五觀之作亂實啓有以開之羿五計反淫游以佚畋音田
兮又好射夫封狐王逸曰封大也固亂流其鮮終兮浞食角反又

貪夫厥家古音姑王逸曰浞寒浞羿相也澆五弔反身被服強圉兮王逸曰澆
寒浞子強圉多力也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
隕于敏反夏桀之常違兮五臣曰言常背天違道乃遂焉而逢殃龔景
瀚曰遂篇安也王后辛之菹臻魚切醢兮五臣曰菹醢肉醬也朱子曰后辛即紂也殺比
干醢梅伯殷宗用之不長湯禹儼而祇敬兮王逸曰儼畏也周論道
而莫差音蹉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滂禾反皇天
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王逸曰錯置也夫維聖哲以茂行兮
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吳汝綸曰計極
猶紀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古音蒲北反錢澄之曰此
原之所為繩墨也阽余廉反余身而危死兮洪興祖曰前漢注云阽近邊欲墮之意

覽余初其猶未悔古音喜不量鑿而正枘而銳反兮洪興祖曰枘刻
木端所以入鑿固前脩以菹醢古音喜曾增同歔欷余鬱邑兮王逸曰曾
累也哀朕時之不當平聲攬茹蕙以掩涕兮王逸曰茹柔耎也霑余
襟之浪浪音郎梅曾亮曰就正重華而知中正之無可悔則仍將以此道望吾君吾相矣所謂一篇
之中三致意者也此以下言求君也羲和望舒飛廉鸞皇皆喻己所以悟君之道吳汝綸曰以上因女媭之言
就正於舜言得道則與失道則凶從古如此故不敢阿諛以絆身跪敷衽以陳辭兮耿
吾既得此中正平聲駟玉虬音求以乘鷖於計反兮溘埃音哀風
余上征張惠言曰接上往觀四荒謂以道驅馳也朝發軔音刃於蒼梧兮夕余
至乎縣音玄圃博故反王逸曰縣圃神山在崑崙之上欲少留此靈瑣兮五臣
曰瑣門闥也日忽忽其將暮莫故反吾令羲和弭彌耳反節兮望

崦音淹嵫音茲而勿迫古音博王逸曰羲和日御弭按也崦嵫日所入山方苞曰原既疏之後尚
未與君絕故使齊而反復諫釋張儀懸圃靈瑣皆喻君所自明依依於君側之故非有他也念日之將暮仍冀
輔君及時以圖治耳路曼曼莫官反其脩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張惠
言曰上謂君下謂臣帝閽不開傷懷王也高丘無女傷椒蘭也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
轡乎扶桑王逸曰總結也淮南云日出湯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折若木以拂日
兮洪興祖曰山海經南海之內黑海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聊逍遙以相羊蔣驥曰相羊徜
徉也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古音注王逸曰望舒月御飛廉風伯
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夏忻曰言雷聲未發不能上通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古音豫飄風屯其相離兮
帥雲霓而來御其昶案御與禦同紛總總其離合兮王逸曰總總聚貌

斑陸離其上下古音戶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
上聲其昶案子言欲令帝閽倚門覘望以待己之至遠遊篇亦有此語下二句乃言久待而闔不開是不肯
相望也時曖曖音愛其將罷音皮兮王逸曰曖曖昏昧貌結幽蘭而延佇
世溷胡困反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方苞曰以上云云皆自喻遭讒
見疏陳志無路梅曾亮曰以上言君之不可求而歸罪於左右之蔽障此下言求所以通君側之人朝吾
將濟於白水兮王逸曰淮南言白水出崑崙之山登閬音郎風而緤音薛馬
古音姥王逸曰閬風山名在崑崙之上緤繫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
女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古音疲及榮華之未
落兮相下女之可詒李光地曰高丘無女則高位者無人矣下女可詒猶望其有處於下
位而備進用者乃求女如宓妃者而不可得相與驕傲淫遊而已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

曰豐隆雲師求宓音伏妃之所在古音止洪興祖曰洛神賦注云宓妃伏犧氏女溺洛水而
死遂爲河神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爲理王逸曰蹇脩伏羲氏
之臣也孫詒讓曰理卽行理之理猶言使也廣雅理媒也故下文理弱媒拙及九章抽思思美人篇皆理媒竝
擧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音徽繣音畫其難遷王逸曰緯繣乖戾也其昶
案乘雲以求宓妃乃乖剌難合此申言高丘之無女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乎
洧于軌反盤古讀如班王逸曰淮南言弱水出於窮石禹大傳云洧盤之水出崦嵫之山保厥
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遊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
而改求龔景瀚曰保厥美以驕傲日康娛以淫遊獨樂其身而已信美無禮所謂絜身亂倫也其昶案
夕次窮石朝濯洧盤所見皆無君國之憂者此申言相下女而亦無可詒覽相觀於四極兮
朱駿聲曰覽相觀三疊字猶詩之儀式型周流乎天余乃下古音戶望瑤臺之

偃蹇兮王逸曰偃蹇高貌見有娀音嵩之佚女王逸曰有娀國名佚美也洪興祖曰
李善引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吾令鴆直禁反爲媒兮鴆告余
以不好上聲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吐彫反巧何焯曰拙如鳩
者猶惡其巧言佞人之多也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
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王逸曰帝繫云高辛氏爲帝嚳帝嚳次妃有娀氏女生契
其昶案高辛氏有薦賢之人而高陽之後無有此傷懷王時之多讒佞也欲遠集而無所止
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王逸
曰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眾一
旅能布其德以收夏眾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
李光地曰浮游觀望欲及少康之未室爲之定有虞之二姚蓋寓意於嗣君欲爲之求賢以輔導庶幾異日如

少康之赫然中興不失舊物也理弱媒拙原自道也哉欲爲君求賢而力弱拙無以取信其餘則嫉賢蔽美之
徒而已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烏路反閨中既以
邃雖遂反遠兮哲王又不寤梅曾亮曰閨中句結求臣節哲王句結求君節懷朕
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古音故張惠言曰以上言以道誘掖楚之
君臣卒悟不能悟索藑音瓊茅以筳音廷篿音專兮王逸曰藑茅靈草筳小折竹也楚人名結
草折竹以卜曰篿夏炘曰以猶與也命靈氛爲余占之王逸曰靈氛古明占吉凶者曰
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慕之朱子曰兩之字自爲韻龔景瀚曰兩美必合則
必有信能好脩者而後慕汝之好脩而楚其誰乎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其
有女張惠言曰惟承求女不忍言求君也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
而釋女同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王逸曰此皆靈氛之

辭錢澄之曰靈氛勸其遠逝亦猶史公所云以彼其才游諸侯何國不容之意世幽昧以眩熒絹
反曜兮孰云察余之善惡鄧廷楨曰惡與女字韻民好惡其不同
兮惟此黨人其獨異吳汝綸曰其讀如豈言人情相同戶服艾以盈要
同腰兮謂幽蘭其不可佩古音避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
珵音呈美之能當平聲王逸曰珵美玉也其昶案當合也蘇糞壤以充幃兮
王逸曰蘇取也謂申椒其不芳梅曾亮曰以上答靈氛之辭云去之無疑欲從靈氛
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
懷椒糈音所而要平聲之王逸曰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百神翳於計
反其備降兮九疑繽其竝迎方績曰迎必迓字之誤迓御一字也鄧廷楨曰江氏
晉三亦謂迎當作迓音寤皇剡剡以冉反其揚靈兮王夫之曰皇尊稱神之辭剡剡猶冉

冉彷佛之貌告余以吉故曰勉陞降以上下兮求榘音矩矱烏郭
反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摯咎音皋繇音陶而能調古音用平
聲王逸曰摯伊尹名戚學標曰詩及韓非子調皆叶同調从周聲或周之本體从用兼有用音苟中情
其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
不疑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
桓聞以該輔王逸曰該備也用爲客卿備輔佐也及年歲之未晏兮王逸曰晏
晩時亦猶其未央恐鵜音提一作鶗鴂音決之先鳴兮使夫百
草爲之不芳五臣曰鶗鴂秋分前鳴則草木彫落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
音愛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古音制之
梅曾亮曰巫咸言止此靈氛勸其去巫咸則欲其畱而求合勉陞降二句求合之大旨也時繽紛其

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畱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
茅古音侔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
故兮莫好脩之害也洪興祖曰當是時守死而不變者楚國一人而已屈子是也余
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其祀案長多也謂容飾多而無實德委厥
美以從俗兮王逸曰委弃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慆它刀
反兮王逸曰慆淫也榝音殺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又
何芳之能祗旨夷反王引之曰祗之言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必不能自振其芬芳固時
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古音訛覽椒蘭其若茲兮又
況揭車與江離古音羅戚學標曰古離音與羅近方言離謂之羅羅謂之離是也古人用韻或
从離或从羅其祀案巫咸勸其爲及時之芳毋爲偃蹇之佩故荅言芳易變化唯茲佩之可貴也惟茲

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錢澄之曰同爲時所委棄彼則從俗以變此則歷久
如故芳菲菲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沬古音迷王逸曰沬已也其祀案古有
香玉和調度以自娛兮錢澄之曰玉音璆然有調有度古者佩玉進則抑之退則揚之然後
玉聲鏘鳴和者鳴之中節也聊浮游而求女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
觀乎上下古音戶梅曾亮曰以上荅巫咸之辭言畱以求合之不可故極言時俗從流之態以見己
之必不同也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古音杭梅
曾亮曰靈氛欲其去既荅以去之無益巫咸欲其畱以求合尤有所不能嗚呼爲屈子者去耳畱耳死耳故不
得已仍從靈氛之吉占焉而卒亦不忍則死從彭咸焉而已折瓊枝以爲羞兮洪興祖曰
羞致滋味見周禮精瓊爢音糜以爲粻陟良反王逸曰精鑿也爢屑也粻糧也洪興祖曰周
禮有食玉爲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爲車王逸曰象象牙也何離心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邅池戰反吾道夫崑崙兮王逸
曰邅轉也路脩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烏感反藹兮鳴玉鸞之
啾啾音秋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李光地曰是時山東諸國
政之昬亂無異南荆惟秦强於刑政收納列國賢士士之欲急功名舍是莫適歸者是以所過山川悉表西路
然父母之邦可去而仇讐之國不可依況貴戚之卿義與國共者哉卒之死而靡他淮南所謂日月爭光者此
也姚永樸曰李文貞以爲西指秦言是也當時六國之必并於秦無智愚皆知之荀子彊國篇言之尤詳鳳
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洪興祖曰
山海經流沙出鍾山西行注云今西海居延澤遵赤水而容與王逸曰赤水出崑崙山容與游
戲貌麾蛟龍使梁津兮王逸曰津西海也以蛟龍爲橋乘之以渡似周穆王之越海比鼉黿
以爲梁也詔西皇使涉予上聲路脩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

待戚學標曰待从寺聲古讀同侍此與期叶又爲侍輕聲路不周以左轉兮洪興祖曰
山海經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指西海以爲期梅曾亮曰所指多西
方之地亦刪書終秦誓之意也時五國皆昏亂將亾度往而樂者惟秦耳而屈子能適秦哉屯余車
其千乘兮齊玉軑音大而竝馳洪興祖曰方言云輪韓楚之閒謂之軑齊同也駕
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古音夷戚學標曰蛇正讀徒和反歛音則入夷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音莫奏九歌而舞韶兮聊
假日以媮音俞樂陟陞皇之赫戲同曦兮王逸曰皇皇天也赫戲光明貌忽
臨睨五計反夫舊鄉王逸曰睨視也僕夫悲余馬懷兮蜷音拳局顧
而不行古音杭王逸曰蜷局詰曲不行貌亂曰王逸曰亂理也洪興祖曰國語云其輯之亂輯
成也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爲亂辭也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
懷乎故都古音豬戚學標曰都从者聲古讀渚輕音則同諸既莫足與爲美政
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錢杲之曰從彭咸之所居猶言相從古人於地下耳王夫之曰原
之沈湘雖在頃襄之世而知幾自審矢志已夙君子之進退生死非一朝一夕之樹立唯極於死以爲志故可
任性孤行也襲景瀹曰莫我知爲一身言之也莫足與爲美政爲宗社言之也世臣與國同休戚苟己身有萬
一之望則愛身正所以愛國可以不死也不然其國有萬一之望國不亾身亦可以不死至莫足與爲美政而
望始絕矣既不可去又不可留計無復之而後出於死一篇大要亂之數語盡之太史公於其本傳終之曰其
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言屈子之死得其所也是能知屈子之心者也張惠言曰願俟時乎吾將刈
延伫乎吾將反吾將上下而求索吾將遠逝以自疏吾將從彭咸之所居五句爲層次

九歌何焯曰漢志載谷永之言云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邀福助卻秦軍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則
屈子蓋因事以納忠故寓諷諫之詞異乎尋常史巫所陳也其祀案懷王既隆祭祀事鬼神則九歌之作必原

承懷王命而作也推其時當在離騷前史稱原博聞彊志明治亂嫻辭令懷王使原造憲令上官大夫讒之王
曰每一令出原曰非我莫能爲雖非其實然當時爲文要無出原右者彼懷王撰詞告神舍原誰屬哉案懷王
十一年爲從長攻秦十六年絕齊和秦旋以怒張儀故復攻秦大敗於丹陽又敗於藍田吾意懷王事神欲以
助卻秦軍在此時矣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音俞兮上皇王逸曰穆敬也上皇謂東皇太一言己將修祭
祀必擇吉良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也撫長劍兮玉珥璆音求鏘鳴兮琳
琅朱子曰璆鏘皆玉聲孔子世家云環佩玉聲璆然瑤席兮玉瑱音鎮洪興祖曰瑱壓也下
文云白玉兮爲鎮是也周禮玉鎮大寶器故書作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
藉洪興祖曰蒸進也藉薦也奠桂酒兮椒漿揚枹音浮兮拊音府鼓王逸曰拊
擊也洪興祖曰枹擊鼓槌也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王夫之曰倡與
唱通靈偃蹇兮姣音狡服王逸曰偃蹇舞貌姣好也朱子曰靈謂神也芳菲菲兮
滿堂五音紛兮繁會五臣曰繁會錯雜也君欣欣兮樂康五臣曰君謂東
皇朱子曰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事神而願神之欣說安甯

右東皇太一洪興祖曰漢書郊祀志云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
太一東南郊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古音央俞樾曰詩云美如英英即瑛之段字說
文瑛玉光也此云若英猶詩言如英靈連蜷兮既留王夫之曰連蜷雲行回環貌爛昭
昭兮未央蹇將憺音旦兮壽宮王逸曰蹇詞也憺安也許慶宗曰呂覽注壽宮寢堂
也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遊兮周章王觀國曰周章
周旋舒緩之意靈皇皇兮既降古音洪王夫之曰皇皇盛大而遠也猋音標遠舉兮

雲中王逸曰猋去疾貌覽冀州兮有餘洪興祖曰淮南子正中冀州曰中土注云冀大
也四方之主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五臣曰夫君謂雲神極勞
心兮㤿㤿音沖王逸曰㤿㤿憂心貌其祀案雲日之神九州所共非楚所能私故神既降而去猶思
之太息恐神既之不答而禱祀之無靈也
右雲中君洪興祖曰漢書郊祀志有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君謂湘君夷猶猶豫也蹇誰留兮中洲王逸曰蹇詞也
朱子曰言既設祭祀而不肯來不知為何人所留也美要平聲眇兮宜修王逸曰要眇好貌洪
興祖曰眇與妙同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古音疲戚學標曰凡諧皮
聲者从陽讀婆从陰讀疲說文於被字下發例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
古音釐吹參差兮誰思王逸曰參差洞簫也其祀案誰思言其何所憂思而吹洞簫下文云

屈賦微上　十五　集虛草堂

云指其思之所寄也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王逸曰邅轉也薜荔
拍音博兮蕙綢音儔王夫之曰拍橈下板以擊水者綢旗杠纏也蓀橈而遙反兮蘭
旌王逸曰橈船小楫也望涔音岑陽兮極浦洪興祖曰今澧州有涔陽浦橫大江
兮揚靈王夫之曰靈同欞鼓枻而行如飛揚也揚靈兮未極朱子曰極至也女嬋
媛兮為余太息朱子曰女嬋媛指旁觀之人橫流涕兮潺鉏山反湲隱
思君兮陫音費側王夫之曰陫側與悱惻同其祀案望神未來而民情憤怨之端迫欲自陳也
桂櫂直教反兮蘭枻音洩王逸曰櫂楫也洪興祖曰楫謂之枻斲冰兮積雪五臣
曰乘舟值天盛寒斲斫冰凍徒為勤苦而不得前也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
末王逸曰薜荔緣木而生芙蓉荷華也生水中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
絕石瀨兮淺淺古音箋飛龍兮翩翩其祀案淺瀨非飛龍所蹯交不忠

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古音弦其祀案秦使張儀來詐楚絕齊賂以商
於地六百里懷王信之使一將軍西受地張儀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懷王曰儀以吾絕齊為尙薄邪乃使
勇士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六里懷王大怒伐秦自是兵連禍
結旋和旋戰卒以亡國所謂恩不甚而輕絕也交不忠謂絕齊期不信謂張儀稱病不出此蓋遮其事以求神
之聽直也鼂同朝騁騖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
周兮堂下古音戶捐余玦音決兮江中洪興祖曰玦如環而有缺遺余佩
兮澧浦洪興祖曰捐玦遺佩以詒湘君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去聲兮下
女朱子曰恐其不能自達則又采香草以遺其下之侍女旹古時字不可兮再得聊
逍遙兮容與
右湘君其祀案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則楚祀湘水之神禮也故舉國之大事正告於神

屈賦微上　十六　集虛草堂

帝子降兮北渚朱子曰帝子謂湘夫人堯之次女女英舜次妃也韓子以為娥皇正妃故稱君
女英自宜稱夫人也降目眇眇兮愁予上聲嫋嫋音裊兮秋風洞庭波
兮木葉下古音戶登白薠音煩兮騁望王逸曰薠草秋生與佳期兮
夕張去聲王夫之曰與如禮記生與來日之與數也鳥何萃兮蘋中五臣曰蘋水草罾
音增何為兮木上王逸曰罾魚網也沅有芷兮澧有蘭古音蓮思公
子兮未敢言王逸曰公子謂湘夫人也朱子曰帝子而又曰公子猶秦已稱皇帝而其男女猶曰
公子公主其祀案鳥萃二句明事與願違欲言於公子而又未敢倉卒也所言之事蓋即前篇所陳者故不復
述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音眉何為兮庭中蛟何
為兮水裔洪興祖曰裔邊也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音逝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五臣曰冀聞夫人召我將騰馳車馬與使者俱

往其祀案此言己之馳馬江皐冀聞夫人之言而不可得亦猶麋處庭中蛟居水裔既失其所安能有獲故以下復言脩飾祠宮以候神築室兮水中葺音緝之兮荷蓋古音記蓀壁兮紫壇音善匊古播字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橑音老洪興祖曰說文橑椽也辛夷楣兮葯房王逸曰辛夷香草葯白芷也罔同網薜荔兮為帷擗普覓反蕙櫋音綿兮既張五臣曰擗析以為屋聯白玉兮為鎮王逸曰以白玉鎮坐席也疏石蘭兮為芳王逸曰疏布陳也芷葺兮荷屋繚音了之兮杜衡古音杭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音武門古音民洪興祖曰廡說文堂下周屋也廡門謂廡與門也九疑繽兮竝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音牒兮澧浦洪興祖曰方言禪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古音渚朱子曰遠者亦謂侍女以其既遠去而名之

也旹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其祀案時不可失一再言之者蓋速神之來既且諷君之及時以修政耳

右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王逸曰暴雨為涷君迴翔兮以下古音戶踰空桑兮從女同汝洪興祖曰山海經東曰空桑之山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上聲其祀案壽夭之柄司命且不能操故欲與之適九阬以縱觀陰陽氣化皆莫之為而為司命雖欲折麻相遺無能為助老之將至司命與己不近而愈疏是以愁也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張文虎曰齊速即齊遬玉藻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述聞云爾雅齊疾也齊遬與舒遲對文二字同義導帝之兮九阬音岡王逸曰出入九州之山靈衣兮

被被同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眾莫知兮余所為古音臾戚學標曰為古讀乎欽音則如臾折疏麻兮瑤華古音敷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馳兮沖天古音汀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虧古音科朱子曰無虧保守志行無損缺也人受命而生貧富貴賤各有所當或離或合非人之所能為也因祀司命而發此意則原所以順受其正者亦嚴矣其祀案吾猶又也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古音乎陳第曰始欲從之空桑又欲與之齊速冀得命也既而曰莫知所為又曰孰離合可為見命之不可移也其祀案一篇之中兩用為字分陰陽舒歛以為聲韻懷王欲事辭邀福此言命不可為其因事納忠懇懇如此

右大司命洪興祖曰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晉書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西近

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然則有兩司命也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古音戶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上聲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王夫之曰此述祈子者之情其祀案蓀謂君也巫祝言君若有美子則不愁苦矣穐古秋字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其祀案此言祀神者多惟君獨得神之眷昧余者巫祝代君自稱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其祀案以上巫述君之喜得事神而又悲神去之速也以下巫述神之既君荷衣兮蕙帶古音帝儵同倏而來兮忽而逝洪興祖曰莊子疏云儵為有忽為無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五臣曰須待也其祀案此君謂神下文曰女曰美人皆目楚君與女同汝沐兮咸池晞女髮

兮陽之阿（古音猗王逸曰晞乾也）望嫰（同美）人兮未徠（同來古音釐）臨風怳（許往反）兮浩歌（古音姬）孔蓋兮翠旍（子盈反王逸曰言以孔雀之翅爲車蓋翡翠之羽爲旗旍）登九天兮撫彗（音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王夫之曰彗星如帚撫之以除災眚擁衛也幼艾嬰兒也竦劍以護嬰兒使人宜子）蓀獨宜兮爲民正（平聲）（其祀案此託爲神言君知愛子亦宜愛民所以動其爲民父母之心也）

右少司命（王夫之曰大司命統司人之生死少司命則司人子嗣之有無以其所司者嬰稚故曰少古者臣子爲君親祈永命徧祀於羣神而祓無子者祀高禖大司命少司命皆楚俗爲之名而祀之）

暾（音吞）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晈晈（同皎）兮既明（古音芒）駕龍輈（音舟）兮乘雷（王逸曰輈車轅也）載雲旗兮委蛇（古音夷）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古音回）羌聲

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憺安也其祀案聲色即下所陳縆瑟簫鐘樂舞是也夜中作樂觀者顧懷聲色且太息日之將上娛樂未極朝野酣嬉如此而欲媚神以卻敵其可得乎原意存諷諫言之痛絕）縆（古登反）瑟兮交鼓（王逸曰縆急張絃也王夫之曰交鼓者瑟非一齊鼓之也）簫鍾（同鐘）兮瑤簴（其呂反洪興祖曰周禮笙師共其鍾笙之樂注云鍾笙與鍾聲相應之笙然則簫鍾與簫聲相應之鍾爾雅木謂之虡懸鍾磬之木也瑤簴以美玉爲飾也）鳴𪛆（同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古音枯去聲王夫之曰靈保即神保見詩謂尸也）翾（音喧）飛兮翠曾（王逸曰言巫舞翾然若飛也洪興祖曰博雅翾翾飛也）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古音即）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蜺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梅曾亮曰天狼者秦之分野舉長矢而射之此一發之樂也北斗桂漿歸而飲至撰轡高馳所爲翾然翱翔不可復制）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馳翔杳冥冥兮以東行（古音杭其祀案日冥之時東行而反則暾將出時之爲西行可知秦在西也谷永謂懷王隆祭祀欲以助卻秦軍此章正其祀神卻秦之詞）

右東君（洪興祖曰博雅東君日也漢書郊祀志有東君）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其祀案巫言其君欲乘車駕龍與神橫波而遊九河也）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古音羅）登崑崙兮四望（其祀案崑崙河源待神不來遂登崑崙之上悵望極浦而懷思也）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古音回）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王逸曰文苑作珠宮）靈何爲兮水中（其祀案水中有龍堂朱宮神所居也訝其不來故曰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古音戶其祀案神至是來矣一交手後河自東流君自南還曾不得稍流連也見河非楚境內之川禮不當祀神所不歆此諷諫之旨也）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隣隣兮媵（音孕）予（上聲王逸曰媵送也其祀案波迎魚媵寂寞而還親向之欲衝風橫波駕龍驂螭者不作矣）

右河伯（王夫之曰河神也四瀆視諸侯故稱伯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昭王謂非其境內山川弗祀焉昭王能以禮正祀典故已之而楚國嘗祀之矣遙望僭祭序所謂信鬼而好祠也）

若有人兮山之阿（王逸曰若有人謂山鬼也）被薜荔兮帶女蘿（王逸曰女蘿兔絲也）既含睇（音弟）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音杳）窕（徒了反朱子曰子則設爲鬼之命人而予乃鬼之自命也王夫之曰此以下皆山鬼之辭述其情因以使之歆也）乘赤豹兮從文貍（里之反）辛夷車兮結桂旗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夫之曰言人既慕而召我則乘山獸御木葉出女蘿薜荔之中擷蘭衡

以來相遺其祀案以上山鬼之來享者以下則未與享者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
險難兮獨後來古音釐表獨立兮山之上王逸曰表特也雲容容
兮而在下古音戶王夫之曰容容不一色也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
兮神靈雨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上聲錢澄之曰
華予猶言光寵也其祀案自河伯以上所祀之神皆有專主而山鬼則其類甚繁不能偏及故不得祀者羨其
得祀者久畱君所嬉然忘歸而歎己之寂寞也一則安而忘歸一則悵怨忘歸曲達其情既以安來享之鬼而
其未來者亦有以慰其思也采三秀兮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石磊磊魯猥
反兮葛蔓蔓莫干反怨公子兮悵忘歸朱子曰公子謂靈脩君思我
兮不得閒音閑非不其祀案始曲諒君我思但不得閒耳山中人兮芳杜若飲
石泉兮蔭松柏古音博君思我兮然疑作其祀案繼則疑信交作雷

屈賦微上　二十二　集虛草堂

塡塡音田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音又夜鳴風颯颯音撒兮木
蕭蕭古音搜思公子兮徒離憂其祀案終乃知公子之不我思矣徒思公子而有離
憂極寫羣鬼望祀之情所謂鬼猶求食也餒則慕望其來而不可得鬼則無厭如此可謂知鬼神之情狀者矣
而山鬼之爲淫祀亦即此可見
右山鬼洪興祖曰莊子曰山有夔淮南曰山出嘄陽楚人所祠豈此類乎姚永樸曰地理志言楚
俗重巫鬼信淫祀此自其國之本俗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王逸曰錯交也短兵刀劍也旌
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淩余陳同陣兮躐余行左
古音杭左驂殪音意兮右刃傷王逸曰殪死也言己所乘左驂馬死右騑馬被刃創也
霾同埋兩輪兮縶四馬古音姥王逸曰示必死也援玉枹兮擊鳴鼓天

時懟音隊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壄古野字音墅朱子曰嚴殺猶言鏖戰
痛殺也言適值天之怨怒故衆皆見殺不得葬也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
路超遠雲阮反帶長劍兮挾秦弓古音肱首雖離兮心不懲
朱子曰懲創艾也雖死而心不悔也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淩
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古音羽陵反
右國殤洪興祖曰謂死於國事者姚永樸曰九歌終於國殤亦因兵挫於秦死者衆也其祀案懷
王怒而攻秦大敗於丹陽斬甲士八萬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又大敗茲祀國殤且祝其魂魄爲鬼
雄亦欲其助卻秦軍也原因敘其戰鬬之苦死亡之慘聆其音者其亦有惻然動念者乎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王逸曰代更也朱子曰芭與葩同姱女倡兮
容與王夫之曰倡歌也春蘭兮秋鞠同菊朱子曰春祠以蘭秋祠以鞠即所傳之芭也

屈賦微上　二十三　集虛草堂

長無絕兮終古王夫之曰祀典不廢常得事神蓋詩勿替引之之意
右禮魂王夫之曰凡前十章皆各以其所祀之神而歌之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終古無
絕則送神之曲也魂亦神也
天問王夫之曰原以造化變遷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舉天之不測不爽者以問憯不畏明之庸
主具臣是爲天問而非問天篇內事雖雜舉而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追述往古終之以楚先未嘗無次序存
焉而要歸之旨則以有道而興無道則喪黷武忌諫耽樂淫色疑賢信姦爲廢興存亡之本原諷諫之心於此
而至抑非徒渫憤抒愁已也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上聲之王夫之曰遂與邃通遠也姚永樸曰曰如曰若稽古之曰
詞也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其祀案發端問此以見人心之靈無不可窮之理冥昭
瞢毋豆反闇同暗誰能極之洪興祖曰言幽明之理曹闇難知誰能窮極其本原馮同憑

貳拾肆 册95½ 版 38A

翼惟像何以識之（洪興祖曰淮南言天地未形馮馮翼翼其昶案惟爲也言出無形而爲有形）明明闇闇惟時何爲（古音乎王夫之曰天何爲有晝夜）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古音訛洪興祖曰穀梁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朱子曰天者理而已矣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焉）圜則九重孰營度（徒落反）之（王夫之曰圜則渾天之儀表九重者七曜天經星天宗動天之層次）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其昶案天地無心成化陰陽無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古音姬王逸曰斡轉也洪興祖曰淮南云帝張四維運之以斗注四角爲維王夫之曰加託也南北二極如棟必有所託）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古音羲王逸曰八山爲柱皆何當値洪興祖曰淮南云地有九州八柱素問云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九天之際安放安屬（古音注洪興祖曰際邊也傳云九天之際曰九垠放至也屬附也）隅隈多有誰知其數（洪興祖曰隅角也爾雅厓內爲隩外爲隈）天何

所沓（徒合反）十二焉分（王逸曰沓合也洪興祖曰左傳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王夫之曰此皆問天地幽明之故原好學深思得其所以然爲吉凶順逆之原本而爲習而不察者詰使察識而不自錮於昏昏之內也）日月安屬列星安陳（洪興祖曰列子云天積氣耳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曜者）出自湯（音陽）谷次于蒙汜（詳里反王逸曰次舍也洪興祖曰書宅嵎夷曰暘谷卽湯谷爾雅西至日所入爲太蒙卽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死則又育（王逸曰夜光月也育生也洪興祖曰書有旁死魄哉生明先儒云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其昶案何德問其何等體性也）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洪興祖曰菟與兎同朱子曰顧菟在腹則世俗桂樹蛙兎之傳其或久矣月中黴黑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非眞有是物也王夫之曰此問二曜顯晦之理毛奇齡曰顧兎月中兎名以兎本善視故禮記兎曰明視其昶案致利維何者言月果何所利而腹顧兎於中蓋斥俗說之無稽也）女岐無合夫（音扶）焉取九子（王逸曰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古音止王逸曰伯強大厲疫鬼也惠氣和氣也王夫之曰此問氣化之變其昶案生氣盛或無夫而有九子死氣盛則疫厲興）何闔而晦何開而明（古音芒）角宿未旦曜靈安藏（王逸曰角亢東方星曜靈日也王夫之曰此問晝夜之所以分其昶案女岐四句申言天地氣化此四句申言日月晦明以上皆問天象）不任汨鴻師何以尚（市羊反）之（王逸曰汨治也鴻大水師眾也尚舉也言鯀才不任治鴻水眾人何以舉之洪興祖曰荀子云禹有功抑下鴻鴻卽洪水其昶案禹敷土奠高山大川將問地形故以鯀禹事發端）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古音杭）之（王逸曰課試也朱子曰眾人以爲無憂堯何不且小試之而遽行其說）鴟龜曳銜鯀何聽（平聲）焉（毛奇齡曰曳循踵曳以尾相揮接也銜猶轡銜以口相結銜也鯀築堤障水宛委盤錯如鴟龜牽銜者然是就鴟龜形而因之爲堤古人制物多因物形如視鴟制拖觀魚制帆之類特不用疏導但用防遏則迄無成功是聽鴟龜之計而誤之耳所謂鯀之治

水也障之禹之治水也導之也揚雄蜀本紀張儀築蜀城依龜行踪築之又史稽曰張儀依龜迹築蜀城非猶夫崇伯之智也崇伯鯀封號卽是其事）順欲成功帝何刑焉（其昶案吳越春秋云禹傷父功不成順欲謂禹順父之欲其成功亦由於纂前緒而堯何遽罪鯀）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古音拕李詳曰施讀若左傳乃施邢侯之施謂行罪也）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古音訛俞樾曰腹當作复說文复行故道也言禹治水亦惟行鯀之故道何以能變化乎）纂就前緒遂成考功（王逸曰父死稱考）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寘（古音眞）之（洪興祖曰寘與塡同淮南云禹乃以息土塡洪水）地方九則何以墳之（王逸曰墳分也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應龍何畫（音獲）河海何歷（王逸曰有翼曰應龍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鯀何所營（孫詒讓曰營惑也亂也）禹何所成（王夫之曰此因地形而問鯀禹之事）

言得失成敗莫不自己也康回憑怒墜古地字何故以東南傾王逸曰康回共工名也淮南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東南傾也洪興祖曰春秋傳震電馮怒注云馮盛也九州安錯倉故反川谷何洿音戶洪興祖曰錯置也水深謂之洿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嶞音妥其衍幾何王逸曰脩長也衍廣大也洪興祖曰嶞與橢同淮南子墬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注云子午爲經卯酉爲緯言經短緯長也崑崙縣圃其尻巨刀反安在古音止王逸曰崑崙在西北其巔曰縣圃乃上通於天朱子曰崑崙據水經在西域一名阿耨達山其昶案尻諸本作尻康熙字典尻字下引此文作尻今據改廣雅尻臀也史記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於勃碣尻猶尾也莊子亦以首尻對舉增城九重其高幾里洪興祖曰淮南云崑崙虛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注云增重也四方之門其誰從焉洪興

祖曰淮南言東北蒼門東開明之門東南陽門南暑門西南白門西閶闔之門西北幽都之門北寒門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方之風是節寒暑西北辟同闢啟何氣通焉洪興祖曰淮南云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日安不到燭龍何照洪興祖曰山海經鍾山之神曰燭陰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注云即燭龍也王夫之曰北極之北去黃道遠日所不到燭龍以目光代日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王夫之曰若華若木之華其昶案南北之極有半年爲夜者既不見日意必有神物爲光燭龍若華皆古人寓言何所冬暖同暄何所夏寒王夫之曰以上廣詰地理焉有石林洪興祖曰吳都賦云雖有石林之岝崿請攘臂而靡之何獸能言王逸曰禮記猩猩能言焉有龍虬音糾負熊以遊王逸曰有角曰龍無角曰虬毛奇齡曰外紀黃帝氏有熊嘗乘斑龍四巡又世言有熊鼎成乘龍上升雄虺許偉反九首洪興祖曰爾雅蝮蛇博三寸首大如擘其昶案九首故大儵忽焉在古音止何所不死洪興祖曰山海經不

死民在交脛國東其人黑色壽不死長人何守王逸曰括地象云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封隅之山也方績曰守當與首同韻首尾爲一韻中二句爲一韻靡蓱九衢毛奇齡曰靡蓱蔓蘋也其葉九出爲九衢山海經建木在弱水西百仞無枝上有九欘下有九衢曰下有則木枝無九衢可知或即弱水中之靡蓱古賦云搴弱水之九衢枲胥里反華安居洪興祖曰麻有子曰枲天對云浮山孰產赤華伊枲山海經浮山有草其葉如麻赤花即枲華也靈蛇吞象厥大何如洪興祖曰山海經南海內有巴蛇身長百尋食象三年而出其骨黑水玄沚三危安在古音止洪興祖曰言黑水玄沚三危皆安在也書導黑水至於三危張揖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黑水出其南毛奇齡曰西京賦乃若昆明靈沼黑水玄沚因黑水所渚原名玄沚故記載有其名漢宮亦擬其形延年不死壽何所止蔣驥曰穆天子傳黑水之阿爰有木禾食者得上壽淮南云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鯪音陵魚何所疏舉反洪興祖曰山海經西海中近

列姑射山有陵魚人面人手魚身天對云鯪魚人貌邇列姑射是也鬿音祈堆焉處洪興祖曰山海經北號山有鳥狀如雞而白首鼠足名曰鬿雀天對云鬿雀峙北號惟人是食案字書䳈音堆雀屬則鬿堆即鬿雀羿焉彃音畢日烏焉解羽王逸曰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洪興祖曰說文彃射也穆天子傳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王夫之曰以上廣詰物變也凡此諸問原本天地推極物理盡其生成變化之萬殊蓋欲使聞之者於其有實者窮所自之理以推得失興喪之故而擴其心志勿迷錮於牀笫戶牖之閒於其無實者必聽之窅茫之明而後不爲所惑也其昶案自篇首至此問天象地理物變以下皆言人事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朱子曰下土方用商頌語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下土四方焉得彼嵞古塗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王逸曰言禹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洪興祖曰嵞山九江當塗也閔妃匹合厥身是繼王逸曰閔憂也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爲

身立繼嗣**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鼂飽**王夫之曰禹之循理過欲所以興也懷王徙以色故而寵鄭袖反覆致詰欲令鏡古以自悟也毛奇齡曰鼂飽者急於行役所謂朝食蓐食也柳對呱呱之不盡而孰圖味亦是意也其祀案人口有同嗜禹菲飲食故曰嗜不同味此問禹既急於治水何又娶於塗山既憂無妃匹何又樂於朝飽而辛壬癸甲四日即行乎史記言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是其事也家元伯先生謂洪注此言禹之所嗜與眾人異味以文義求之當作胡為快鼂飽而嗜不同味味與繼古音同部**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蠥魚列反王逸曰離遭也蠥憂也禹以天下禪益天下皆去益而歸啟也洪興祖曰有扈氏與夏同姓啟繼世以有天下有扈不服大戰於甘故曰卒然離蠥**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洪興祖曰惟思也其祀案漢書注拘曲礙也有扈氏不服為曲礙能平服之是謂能達啟繼世賢君蓋以堅之頃棄也**皆歸䠶鞫**䠶同射**鞫**鞫音菊**而無害厥躬**王逸曰射行也其祀案射行訓見廣雅鞫說文云窮治罪人也射鞫者行法也此言禹益皆以家宰聽政朝覲訟獄皆歸之天下亦無有害於其躬者**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降古音洪毛奇齡曰何以民卒背益而從禹之德獨播於眾也書云邁種德德乃降其祀案啟代益作后故曰后益作革此中言禹功德之遠民不能忘故不歸益而歸啟曰吾君之子也**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歌古音姬王逸曰賓列也其祀案賓列訓見廣雅棘急也商者章也張也言啟急欲張列其九辨九歌之樂啟晚而荒樂見墨子**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死平聲朱子曰淮南說禹治水時塗山氏化為石時方孕啟禹曰歸我子於是石破北方而啟生孫詒讓曰分地指啟死而太康失國之事其祀案竟與境同此再申言啟德之不終雖有生時端異而身殛禍作蓋思憂則能逆荒樂則鮮終離騷云啟九辨與九歌不顧難以圖後**帝降夷羿革孽夏民**王逸曰帝天帝也夷羿諸侯弒夏后相者也姚永樸曰高宗肜日以民指高宗酒誥以民指紂革孽夏民言夏本宗子易之使為庶孽**胡䠶夫河伯而妻**妻去聲**彼雒嬪**雒同洛王逸曰傳云河伯化為白龍羿見射之眄其左目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馮**馮同憑**珧**珧音遙**利決封**

豨豨虛豈反**是䠶**䠶古音食龠反王逸曰馮挾也珧弓名決射韝封豨神獸洪興祖曰爾雅弓以蜃者謂之珧注云用蜃飾弓兩頭儀禮注云決以象骨為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其祀案禽封豨射河伯屈子以為有窮羿而淮南以為堯時羿古事傳聞異辭多如此**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王逸曰烝祭也若順也言羿獵射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錢澄之曰問帝既已降之何又不順之**浞娶純狐眩妻爰謀**謀古音媒上聲王逸曰言浞娶於純狐氏女遂與浞謀殺羿鄧廷楨曰謀有上聲左傳與人之謀與每韻其祀案眩妻之稱猶本篇之稱或婦眩弟及詩稱哲婦之類**何羿之䠶革而交吞揆之**揆求癸反洪興祖曰禮云貫革之射左傳云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言有力也羿之射藝如此唯不恤國事故其眾交合而吞滅之孫詒讓曰揆亦滅也呂覽云劉而類揆吾家其祀案帝降而王傳子之局至禹而定故首論夏事以上禹為法羿為戒啟在法戒之閒**阻窮西征巖何越焉**錢澄之曰阻窮猶禁絕也永遏在東不容西征毛奇齡曰險巖同字傳巖史作傳險**化為黃熊巫何活焉**王夫之曰此據晉侯寢疾黃熊入夢而言羽淵在東海西至晉國越太行之巖險活謂降其神之如生也**咸播秬**秬音巨**黍莆**莆薄胡反**雚**雚音丸**是營**王逸曰秬黍黑黍也洪興祖曰莆即蒲字蒲水草可以作席其祀案爾雅雚芄蘭說文芄蘭莞也是雚莞同字東方朔傳莞蒲為席即此所云莆雚也蒲雚是營謂起居之適禮云莞簟之安是也播秬黍猶莊子之言播精謂食粟之美**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孫詒讓曰并投猶屏棄其祀案謂不以飲食起居為安而以疾為苦也徐無鬼勞武侯之病以為萬乘之主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即此意鯀疾謂鯀作祟韓宣子問子產寡君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晉侯疾三月有加無瘳故曰脩盈**白蜺嬰茀**茀音拂**胡為此堂**洪興祖曰蜺雌虹也說文霈雲貌郎此茀字其祀案嬰繞也天對云王子怪駭蜺形茀裳言蜺身而雲氣繞之有似裳也此堂謂文子之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王逸曰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

俯而視之子僑之尸也洪興祖曰事見列仙傳王念孫曰臧讀爲藏**天式從橫陽離爰死**王逸曰人失陽氣則死其祀案天式即天道爰猶乃也天道一縱一橫言陰陽有代謝之理**大鳥何鳴夫焉喪**去聲**厥體**王逸曰文子取子僑之尸置室中覆以獘篚須臾化爲大鳥而鳴開視之翩飛而去其祀案喻言己之哀鳴亦欲以良藥詒君而祈天永命也無益於君而自喪厥體可痛耳以上言壽命不恆富貴佚欲之樂不可久據故宜及時自修諷頃襄也**蓱號起雨何以興之**洪興祖曰山海經屏翳在海東時人謂之雨師顏師古云屏翳一曰蓱號**撰體協脅**虛業反**鹿何膺之**王逸曰膺受也洪興祖曰撰具也王夫之曰協脅脅骨駢生也鹿五鹿衞地蓱號起雨氣機之動於微者也晉文公觀脅於曹授塊於五鹿而拜賜之徵卒驗幾有先見要惟晉文公任賢自彊有以膺之也其祀案言晉文以起澆**鼇戴山抃**音卞**何以安之**洪興祖曰列子云五山之根無所連箸帝命禺強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毛奇齡曰論語

奡盪舟此卽奡事澆奡同其祀案帝王世紀寒浞襲有窮之號因羿之室生奡多力能陸地行舟浞使奡殺夏帝相封奡於過夏之貴臣伯靡收斟尋二國餘燼殺浞立少康滅奡於過有窮遂亾此言鼇能戴山舞抃而安澆雖多力而不能安其國蓄祿之膺必有所以膺之由如晉文是已祚之遷亦必有所以遷之由澆是已下遂舉澆事而申言之**惟澆在戶何求於嫂**鄧廷楨曰嫂諧叟聲**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王逸曰少康因田獵放犬遂襲殺澆其祀案此必少康襲殺澆於其嫂之室故問澆何求於嫂而在其戶又何以少康逐犬於野而澆隕其首於戶**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王逸曰女岐澆嫂也爰於也言女岐與澆淫佚爲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古音胥里反王逸曰言少康夜襲得女岐頭以爲澆因斷之故言易首遇危殆也其祀案殆从台聲台从呂聲呂輕讀入怡重讀入胎詩經三用殆字皆叶仕止韻與此同自當讀如臬音**湯謀易旅何以厚**古音酤**之**朱子曰杜預云少康爲虞庖正有田一成有眾一旅遂滅過澆旅謂一旅五百人其祀案湯陽暘同字五行志時陽若即洪範之時暘若史記索隱暘谷本作湯谷本書暘谷屢見皆作湯字湯謀卽陽謀易旅治軍旅也言少康雖陽以田獵治軍以襲澆而但有一旅果何以厚集其勢**覆舟斟**職深反**尋何道取**七庾反**之**朱子曰言夏后相已傾復於斟尋之國今少康以何道而能復取澆乎張惠言曰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尋大戰於維覆其舟滅之左氏傳少康收斟灌斟尋二國之燼以復夏傷頃襄不能如少康之復仇也**桀伐蒙山何所得焉**王逸曰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洪興祖曰國語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注云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妹**音末**嬉**音喜**何肆湯何殛焉**王逸曰言桀得妹喜肆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其祀案以上遂接前段而終夏事大抵其禍皆起於女戎**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古音古魂反洪興祖曰言舜孝如此父何以不爲娶乎書有鰥在下曰虞舜**堯不姚告二女何親**王逸曰姚舜姓也洪興祖曰二女娥皇女英也其祀案言堯何故不告其父母而以二女妻之正莊子所謂二女事

之以觀其內也**厥萌在初何所億焉**洪興祖曰億度也其祀案此問伊尹何由而度桀之必亾**璜臺十成誰所極焉**洪興祖曰璜美玉也郭璞注爾雅云成猶重也其祀案新序云桀作瑤臺呂覽云伊尹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喜好彼琬琰不恤其眾是桀之縱欲無極皆由女寵設問以惕之使人思而得其故也**登立爲帝孰道尚之**黃維章曰上先言初萌後言十成此先言登立後言女媧皆倒句也其祀案帝王世紀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犧制度一號女希是爲女皇女帝始於媧故曰登立爲帝承庖犧制度是其所倚之道也**女媧**古華反**有體孰制匠之**王逸曰傳言女媧八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洪興祖曰列子云女媧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聖人之德注云人形貌自有偶與禽獸相似者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鳶肩鷹喙耳其祀案淮南及山海經注皆言女媧七十化孰制匠者謂其變化多莫可擬似也此因鄭裨而言舜之登庸由於二女釐降桀之縱欲由於迷惑妹嬉末又上溯古女帝形體之怪異者以見人之至貴在德不在色也以上論妃匹一法一戒**舜服**

厥弟終然爲害 王夫之曰服順也姚永樸曰終然猶終焉 **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王逸曰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其昶案舜封象於有痺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然必使吏治其國豈得暴彼民哉故厥身不危敗然則所以待椒蘭者可知矣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 毛奇齡曰迄古卽終古也言吳之得以終古者以泰伯採藥南嶽故得以荆蠻爲句吳耳史記吳越春秋皆云泰伯至荆蠻自號句吳索隱云吳名起於泰伯是時吳已滅其曰終古者言吳名不衰世已有此也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其昶案斯指吳不意泰伯去之吳仲雍亦借行也象肆犬豕而不危敗者以吏治其國吳兩男子之稱赫然終古者以讓國去位令頃襄以弟子蘭爲令尹非所以愛之矣此因椒蘭而及象又因象而及泰伯仲雍蓋痛頃襄無賢兄弟也以上論親親之道以舜及泰伯仲雍爲法以象爲戒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去聲王逸曰后帝謂殷湯其昶案周書云湯以諸侯來獻命伊尹爲四方獻令因其地勢所有正南之獻有翠羽菌鶴正北之獻有白玉卽此所云緣鵠飾玉也鵠亦鶴類故淮南云鴻鵠鶬鶴饗讀如享多儀之享萬國來享言尹能使天下歸殷也 **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去聲張惠言曰何去湯就桀而桀終以滅喪不用故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 王逸曰帝謂湯也其昶案尹耕有莘之野湯三使往聘故曰下逢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弋制反王逸曰黎眾也洪興祖曰史記桀敗於有娀之虛奔於鳴條此言條放者自鳴條放之也致罰者湯誥所謂致天之罰也天對云條伐巢放民用潰厥扰以夷於虐夫曷不諧方績曰說文說从言兌聲其昶案前四句言尹能佐殷而無救於夏此四句言湯能用尹故以臣放君而九服大說 **簡狄在臺嚳** 苦篤反 **何宜** 戚學標曰宜古音俄然俄音微欽卽同泥 **玄鳥致貽女何喜** 平聲王逸曰簡狄帝嚳之妃也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其昶案此問帝嚳何以宜簡狄何以喜蓋由湯能恢大前緒正如商頌之作必言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以上論用賢則興不用賢則亾一法一戒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錢澄之曰該桀也王者家天下季德也子復傳子爲該秉季德其昶

案禮運以禹湯文武爲小康季德猶小康也厥父是臧洪注言爲父所善以有天下是也蓋卽禮運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之義也 **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王逸曰澆滅夏后相相之遺腹子曰少康後爲有仍牧正典主牛羊洪興祖曰書序云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淮南云有扈氏爲義而亾注云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與賢啟獨與子故伐啟啟亾之其昶案此言自禹以後皆繼世以有天下一傳啟有有扈之戰再傳太康有羿之亂四傳至相遂有浞澆之弒夏統中絕禍始於有扈及其終也夷爲牧豎較有扈之亂爲尤甚焉故曰終弊於有扈此言天位不可恃 **干協時舞何以懷** 古音回 **之** 洪興祖曰莊子云執干而舞干盾也協合也其昶案此言啟既荒於樂舞將何以懷諸侯墨子云啟乃淫泆康樂萬舞翼翼天用弗式是其事也 **平脅曼** 音萬 **膚何以肥之** 其昶案此申言少康爲牧正之事乎脅曼膚猶言膏粱紈袴何以善牧牛羊而能使之肥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 其昶案有扈牧豎要其始終之亂而言之問夏禹傳子何又一再逢此禍亂也 **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其昶案帝王世紀云羿之殺帝相也妃仍氏女曰后緡歸有仍生少康擊牀先出謂后緡之得竄去其命何從謂少康生於有仍也 **恆秉季德焉得夫朴** 匹角反 **牛** 古音疑洪興祖曰說文特牛父也言其朴特其昶案此葛伯仇餉事也再言秉季德者天子家天下諸侯亦世其國故得暴彼民也葛伯不祀湯使人饋之牛羊焉得夫朴牛問安從得此犧牲也 **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古音釐其昶案班祿謂耤田葛又不祀湯不但又使人問之且使亳眾往爲之耕也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 孫詒讓曰狄讀爲惕其昶案葛伯率其民以追奪老弱之饋食者昬微遵迹猶言潛踵其後 **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其昶案亳眾來饋於葛如繁鳥之萃於荆棘負子肆情則謂其殺是童子湯始征自葛載此言葛伯之助桀爲虐而速其亾也 **眩弟竝淫危害厥兄** 古音虛王反洪興祖曰眩弟猶或婦言舜有或亂之弟 **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 王逸曰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詐使舜治廩從下焚之又命穿井從上寘之終不能害舜

其昶案舜非恃象所不能害且傳禹天下而子商均爲封國歷夏殷至周虞閼父爲陶正武王配以元女大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故曰後嗣逢長覩秉季德者之多佚君暴政爲何如以上論虞夏之得失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

王逸曰極至也言湯東巡狩至於有莘國以爲婚姻也

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王逸曰小臣謂伊尹洪興祖曰列女傳湯妃有莘氏之女明而有序左傳以后稷之妃爲吉人與此吉妃同意其昶案此言湯之求尹由吉妃而得也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古音房以反其昶案呂覽云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空桑中獻其君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上孕夢神告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伊尹長而賢湯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莘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張惠言曰能用賢者求之不能用賢者棄之

湯出重泉夫何辠

古罪字

尤

古音怡王逸曰重泉地名洪興祖曰史記夏桀不務德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

不勝心伐帝夫誰使祧之

王逸曰帝謂桀也言湯不勝衆人之心而以伐桀其昶案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故曰不勝心伐帝祧謂易代也問桀之帝位誰使其祧之天對云師憑怒以割癸祧而雖以上論夏商之興亾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

其昶案盟即盟津史記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

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孫詒讓曰蒼鳥即蒼雉王逸以比諸將師是也齊世家師尚父誓曰蒼兕蒼兕索隱云本或作蒼雉

到擊紂躬

其昶案到同倒史記紂師皆倒兵以戰

叔旦不嘉

古音姬王逸曰始至孟津白魚入於王舟羣臣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故曰叔旦不嘉也

何親揆發

其昶案揆發猶上文之言吞揆揆滅也發伐同字詩箋發伐也盧植禮記注發也是其證

伐足周之命以咨嗟

古音咨王夫之曰周公成周之景命而流言繁興使公咨嗟有毀室取子之憂讒言之爲害甚矣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

古音佗

反成乃亾其罪伊何

王夫之曰施置乃汝也言管叔以武庚叛欲授還殷之天下則將置成王何地棄親即讎祇以速武庚之亾而已其昶案其罪伊何深痛之辭

爭遣伐器何以行

古音杭

之竝驅擊翼何以將

平聲

之

王夫之曰伐器斧斨之屬行將所奉之辭以致討也竝驅盡驅除也擊翼翦其黨也周公破斧折斨以平商奄盡翦亂人之黨其奉辭伐罪將王命而行以何爲名乎惟管叔之不度德而棄懿親自取之也其昶案翼即大誥考翼不可征之翼敘周事又反覆於二叔之亂意在椒蘭也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

洪興祖曰左傳昭王南征不復注云昭王成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

厥利惟何逢彼白雉

毛奇齡曰竹書紀年昭王之季荊人卑詞致於王曰願獻白雉昭王信之而南巡遂遇害王夫之曰楚王貪商於而會武闘殆類此也

穆王巧梅

王夫之曰梅與枚通馬策也巧梅善御也

夫何爲周流

洪興祖曰史記周穆王得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

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其昶案左傳云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焉環理猶言周行夫何索求皆其貪肆之心所致耳

妖夫曳衒

煢絹反

何號

平聲

于市

王逸曰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亾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爲妖怪執而戮之洪興祖曰曳衒行且賣也毛奇齡曰號市呼賣於市也

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王逸曰昔夏后氏之衰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策而告之龍亾而漦在櫝而藏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化爲玄黿入王後宮後宮處妾遇之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時被戮夫婦夜亾道聞後宮處妾所棄女啼聲哀而收之遂奔褒褒人後有罪幽王欲誅之乃入此女以贖罪是爲褒姒其昶案以上論商周之興亾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古音巽

齊桓九合卒然身弒

王逸曰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洪興祖曰小白之死諸子相攻身不殮與見殺無異其昶案將言天命之反側無定而齊桓一身倏興倏敗故以之發端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

王逸曰惑妲己也

何惡輔弼讒諂是服

古音蒲北反洪興祖曰服用也

比干何逆而抑沈之

王逸曰比干諫紂紂怒乃殺之剖其心洪興祖

日抑沈猶九章云情沈抑而不達也雷開何順而賜封古音汾之王逸曰雷開佞人阿
順於紂乃賜之金王而封之也減學標曰封从丰聲移音如汾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
方洪興祖曰下文云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此異方也梅音浼伯受醢箕子詳同佯狂
王逸曰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而數諫紂怒殺之菹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佯狂也洪興祖曰淮南云菹梅伯
之骸稷維元子帝何竺音篤之蔣驥曰竺毒通用言稷爲元子帝當愛之何爲而毒苦之
邪俞樾曰帝謂帝嚳投之於冰上鳥何燠音郁之王逸曰燠溫也詩云誕寘之寒冰鳥
覆翼之何馮同憑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王逸曰帝謂紂也毛奇齡曰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驚帝切激書稱西伯戡黎祖伊
奔告史記稱崇侯虎譖西伯諸侯嚮之將不利是也逢長是立國久長義伯昌号同號衰秉鞭
作牧古音墨王逸曰伯昌謂文王也王夫之曰秉鞭御也西伯賜鈇鉞專征御天下作牧伯其祀案号衰者

号稱衰世文王作易傳云其衰世之意邪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王逸曰徹
壞也洪興祖曰此言文王秉鞭作牧以事紂而武王伐殷以有天下也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冢土大社美
太王之社遂爲大社也其祀案作牧承上殊能將之徹社承上何逢長之遷藏就岐何能依
王夫之曰藏帑也其祀案此承徹岐社而言太王遷岐特以避狄難豈能久依於此殷有惑婦何
所譏王逸曰惑婦謂妲己也譏諫也妲己惑誤於紂不可復譏諫其祀案周自后稷開基積德累仁如此
商王受之惟婦言是用又如此此殷命之所以不救周之所以命有殷國者也受賜茲醢西伯
上告古音穀王夫之曰受紂名其祀案呂覽云紂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
涕而咨之上告謂文王之流涕咨紂也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洪興
祖曰言紂爲無道自致天討故不可救也天對云孰盈癸惡兵躬殄祀師望在肆昌何識
音志鼓刀揚聲后何喜去聲王逸曰師望謂太公后謂文王也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

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其祀案此言文王雖服事殷然亦未嘗不喜得賢以安天下
鹽鐵論云太公屠牛於朝歌利不及妻子武發殺殷何所悒音邑載尸集戰何
所急王逸曰言武王發欲誅紂何所悒悒而不能久忍尸主也集會也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
急欲奉行天誅爲民除害也洪興祖曰悒憂也張惠言曰此言武王伐紂似非所急然後稷太王文王之業必
以武承之況大仇未復可苟安乎伯林雉經維其何故王逸曰伯長也林君也謂晉太
子申生爲驪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洪興祖曰國語雉經於新城之廟注云頭搶而懸死也王夫之曰妹喜也
妲己也褒姒也驪姬也原屢言致詰以致痛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洪興祖曰左傳
狐突遇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又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此言申生之冤感天抑地毛奇齡曰抑冤也
其祀案夫誰畏懼言申生之降神仍欲惕懼晉君耳死不忘國惓惓無已之忠也幸則爲呂望之佐周不幸則
爲申生之死晉以上論天命之無常覆舉商周之興亾證之傳所謂近己而事變相類也天命罰佑之效明白

如此而主曾不悟遂以死自決史稱原明於治亂嫻於辭令觀其論列三代興亾如指諸掌誠命世之偉才矣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其祀案此言伊尹放太甲事也用集大命語見今太甲篇受禮
天下又使至代之其祀案書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故曰受禮天下史記太
甲既立不遵湯德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故曰又使至代之承前段申生降神以儆晉君遂
及太甲伊尹之事蓋以悔過遷善冀之頃襄也仍以天命發端初湯臣摯後茲承輔王逸
曰備輔翼承疑洪興祖曰言伊尹初爲媵臣後乃以爲相耳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徐呂
反王逸曰卒終也洪興祖曰官湯猶言相湯尊食廟食也其祀案宗緒即洛誥之宗功言尹之所以配享先王
而爲宗功者以既相湯又輔太甲傷已亦懷王舊臣無益於嗣君耳勳闔夢生少離散
亾王逸曰勳功也闔吳王闔廬夢闔廬祖父壽夢壽夢卒太子諸樊立諸樊傳弟餘祭餘祭傳弟夷未夷未
卒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次不得爲王放在外乃使專諸刺殺王僚代爲吳王王夫之曰生與姓同孫

也錢澄之曰動闔者大其開吳之功也何壯武厲能流厥嚴洪興祖曰闔盧用伍子胥孫武破楚入郢錢澄之曰少羅散亾壯能武厲至今仰其威名偷正嬖曰嚴本作壯漢人避諱所改其祀案周書謚法屢征殺伐曰莊闔廬曾破楚幾滅其國武功足稱太甲不可幾矣豈吳光亦不可幾邪彭鏗可衡反斟雉帝何饗平聲受壽永多夫何長洪興祖曰斟句也神仙傳彭祖姓籛名鏗顓頊玄孫善養性能調鼎進羹於堯堯封於彭城歷夏經殷至周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其祀案驗言己之所以拳拳亦欲國祚不傾使其君得保壽命與上陽離爰死節相應中央共牧后何怒毛奇齡曰中央中國也其祀案史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竹書紀年共伯干王位沈約注云大旱既久盧舍俱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崇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歸國魯連子亦云其伯名和好行仁義厲王奔彘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共伯復歸國於衛史記不言共伯和特所記詳略有異其爲諸侯共治則一也故曰中央共牧怒即指厲王爲祟之事痛懷王客死於秦亦猶厲王之死於彘也蠭同蜂蛾古蟻

字微命力何固洪興祖曰傳云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其祀案復仇洩憤蠭蛾之微猶且有然懷王客死頃襄獨不念其父乎鷙女采薇鹿何祐古音異毛奇齡曰譏周古史孜云夷齊采薇有婦人難之劉峻辨命論云夷叔斃淑媛之言注夷齊采薇有女子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因餓首陽又叢博物志夷齊逃首陽棄薇不食白鹿乳之類林亦云夷齊棄薇有白鹿來乳驚警也猶言警於是女也言夷齊采薇既驚於女何以鹿復祐之也北至回水萃何喜去聲王逸曰萃止也毛奇齡曰莊子云北至於首陽之山首陽在蒲坂華山北河曲中禹貢河水至雷首下屆曲而南故曰河曲曲即回也猶孤子歌所謂北渡回也其祀案此言君不聽諫國將危亾天下無可自容之地將從夷齊於首陽矣何祐何喜采薇之歌亾國之痛也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音亮卒無祿王逸曰噬犬齧犬也秦伯有齧犬弟鍼欲請之不肯與鍼以百兩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洪興祖曰春秋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傳云罪秦伯也晉語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后子即鍼也天對

注云百兩蓋謂車也其祀案此又言秦之無道由來舊矣自其先世兄弟且以利相爭奪而楚乃忘仇忍恥與爲婚姻豈足恃邪以上言武功不可不厲國仇不可不思己雖與世長辭而秦之貪利忘親終不能不痛切言之史公所謂冀幸君之一悟也以下再舉楚事而切言之薄暮雷電歸何憂其祀案詩緇衣鄭注歸或爲懷歸何憂懷何憂也此言天變可畏厥嚴不奉帝何求蔣驥曰求猶責也其祀案帝天帝也天降嚴威而人不知承奉其奈之何哉伏匿穴處爰何云王逸曰吾將退於江濱當復何言乎荊勳作師夫何長上聲先姚文田曰先與云爲韻一本無先字先諧其祀案稱楚爲荊勳猶稱闔廬爲勳闔師衆也長先二字同義言楚衆若此不當復居人後夫誰能爲之長先悟過改更平聲蔣驥曰左傳吳入楚昭王奔隨藍尹亹不與王舟及楚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使復其所子西遷都於都而改紀其政所謂悟過改更也又何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平聲王逸曰光闔廬名洪興祖曰懷王與秦戰爲秦所敗亾其六郡入秦不返

故原徵吳光爭國事諷之蔣驥曰又何言至是勝爲一句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所謂久余是勝也言楚既能知過而改其政又何復以吳之常勝爲言而懼之乎何環穿自閭社丘陵句爰出子文王逸曰子文楚令尹也名鬬穀於菟有仁賢之行王夫之曰吳光挾爭國之威破楚入郢昭王出奔鬬辛救之穴牆而逃出閭社越丘陵乃免於難辛出自子文之後固楚同姓之世臣也楚自亾而存皆宗臣之力而懷王惑於靳尚張儀疏遠世臣故詰之其祀案左傳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鬬辛與其弟以王奔隨吳謂隨曰天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環穿即竄也吾告堵敖以不長王夫之曰楚人謂不成君者爲敖堵敖楚成王兄立而遇弒此言昭王奔隨國人不知傳其已死告於子西王且如堵敖其祀案以同己吾者代楚衆之辭其後楚卒滅於秦屈子其先見乎吾告堵敖以不長此乃微言至爲深痛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王夫之曰昭王奔隨子西因自立以拒吳試上自予非負大位爲社稷計也故忠名不損昭王能知其忠任以國政

楚以復振哀今王之聽讒而疑忌也其祀案試上猶擬
上也言其帝制自爲左傳正義云王之在隨也國內無
主子西以民無所依恐其潰散故僞爲王之車服以安
道路之人國於脾洩之地於時子西蓋假稱王矣子西
平王子亦楚宗臣楚爲吳光所勝亾而復
存以此終篇其存君與國之念何其篤也

屈賦微卷上終

屈賦微卷下

九章王逸曰原放於江南復作九章
惜誦以致愍音敏兮王逸曰愍病也其視案說文惜痛也惜誦猶痛陳也詩云家父作誦以究
王訓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朱子曰所者誓詞指蒼天以
為正平聲令五帝以折中兮王逸曰五帝謂五方神也東方為太皞南方為炎帝西方
為少昊北方為顓項中央為黃帝戒六神與嚮服古音逼王逸曰六神謂六宗之神嚮對也
朱子曰服服罪之詞書所謂五刑有服者也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
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古音怡洪興祖曰肬瘤腫也莊子云
坿贅懸肬忘儇音喧媚以背眾兮王逸曰儇佞也朱子曰吾寍忘儇媚之態以與眾違待
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上聲故相

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
人之所仇專惟君而無他兮朱子曰惟思念也又眾兆之所讎
壹心而不豫兮王逸曰豫猶豫也羌不可保也其視案自言徑情直行宜其不
保疾親君而無他兮王夫之曰疾亟也有招禍之道上聲也王夫之曰
此追述未放以前之情事故自白其忠貞之易知以冀君之違眾以鑒己故明知為招禍之道而不恤也其視
案以上惜誦之始猶冀君知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
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辠以遇罰兮亦非予之
所志俞樾曰禮鄭注志猶知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眾兆之所咍古音
異王逸曰咍笑也紛逢尤以離謗兮洪興祖曰離遭也謇不可釋古音爍
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古音博也心鬱邑余

佗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陳第曰情或是愫字與路韻固煩言不可
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
又莫吾聞申佗傺之煩惑兮王逸曰申重也中悶瞀音茂之忳忳
王夫之曰此述諫而不聽又思再諫時之情其視案以上因惜誦而遇罰昔余夢登天兮魂
中道而無杭洪興祖曰杭與航同吾使厲神占之兮王夫之曰厲神大神之巫
曰有志極而無旁王逸曰旁輔也但有勞極心志終無輔佐終危獨以離異
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上聲故眾口其鑠書藥反金兮洪興祖曰
顏師古云美金見毀眾共疑之數被燒鍊以至銷鑠初若是而逢殆古音以吳汝綸曰初若是
而逢殆謂懷王時疏絀也史記離騷作於懷王時而離騷序謂九章頃襄時遷江南所作懲熱羹而
吹齏音齎兮王逸曰人有歠羹而中熱心中懲忿見齏則恐而吹之言易改移也洪興祖曰鄭康成云

凡醢醬所和細切為齏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王夫之曰謂無
左右近習之援猶有曩之態古音剃也眾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
為此伴也王逸曰伴侶也洪興祖曰言眾人見己所為如此皆驚駭皇遽離心而異志也同極
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王眷反也洪興祖曰援救助也姚永樸曰太玄注極
出也其視案以上占夢戒其直言見忌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
古音休去聲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
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洪興祖曰左氏云三折肱知為
良醫吾至今而知其信然如延反矰音增弋機而在上兮洪興祖曰
淮南云矰繳機而在上注云矰弋射鳥短矢也機發也罻音尉羅張而在下古音戶王逸曰
罻羅捕鳥網也設張辟以娛君兮王念孫曰張讀弧張之張辟讀機辟之辟鄭注周官弧張

罿罦之屬其昶案以逸樂導君皆陷阱也願側身而無所踈舉反其昶案君蹈危機則己亦側
身無所所謂覆巢之下無完卵也欲儃知然反佪以干傺兮王逸曰儃佪猶低佪曾國
藩曰傺當作際謂際遇際會莊子云仁義之士貴際恐重去聲患而離尤古音怡欲高
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同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
志而不忍其昶案遠集橫奔皆謂去適他國君罔謂女何之言見棄於君固不問其所之特己不忍
耳背膺胖音判以交痛兮王逸曰膺胸也胖分也心鬱結而紆軫章忍
反王逸曰紆曲也軫隱也擣木蘭以矯蕙兮王逸曰矯猶糅也糳音作申椒以
為糧洪興祖曰說文糲米一斛舂九斗曰糳播江離與滋菊兮王逸曰播種也詩云
播厥百穀願春日以為糗芳王逸曰糗糒也恐情質之不信同伸兮故
重著以自明古音芧其昶案此惜誦以告後人也又撟居表反茲媚以私處

兮願曾同增思而遠身王逸曰曾重也方績曰身當與上信字韻其昶案以上留既有患去
又不忍惟有清潔自保媚茲幽獨而已此惜誦後無聊之思也
右惜誦朱子曰其言作忠造怨遭讒畏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為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王夫
之曰此章追述進諫之始末雖作於頃襄之世而所述者乃未遷以前之情事故無決於自沈之志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所追反王逸曰衰懈也帶長鋏
音夾之陸離兮王逸曰長鋏劍名冠切雲之崔嵬五灰反五臣曰切雲冠名被
明月兮佩寶璐音路洪興祖曰淮南云明月之珠注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說文璐玉
名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
白螭音痴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博故反洪興祖曰山海經槐江之山上多琅玕
金玉寶為帝之平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古音央與天地兮比壽與日

月兮齊光陳澧曰以上言人不知而不慍與古聖人為徒高矣美矣足以不朽也哀南夷
之莫吾知兮旦余濟乎江湘王夫之曰南夷武陵西南蠻夷今辰沅苗種也濟渡
遷江南將絕江水泝湘而上與諸夷雜處誰復有知我者乎乘鄂渚而反顧兮王逸曰乘
登也王夫之曰鄂渚今江夏欸音哀秋冬之緒風古音方惜反王逸曰欸歎也緒餘也步
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方林王夫之曰步解駕使散行也邸閣而懸之不用也
乘舲音靈船余上沅兮洪興祖曰淮南云越舲蜀艇注舲小船也上謂遡流而上王夫之曰
自江夏往辰陽為其絕江而南至洞庭乃西泝沅水而上洞庭九派湘水為其正支涉洞庭則涉湘矣故前云濟湘
此云上沅齊吳榜以擊汰音泰王逸曰吳榜船櫂也汰水波也洪興祖曰字書艅船也吳借用
朱子曰齊同時並舉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古音帶朝
發枉渚兮宿辰陽洪興祖曰水經云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舊治在辰水之陽

故取名焉楚辭所謂夕宿辰陽也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
遠其何傷其昶案以上途中所歷入漵音敘浦余儃佪兮蔣驥曰辰州志漵浦
在萬山中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
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音銀
兮洪興祖曰垠畔岸也朱子曰霰雨凍如珠將為雪者也雲霏霏而承宇王夫之曰雲嵐
垂地簷宇若出其下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
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其昶案以上貶所接輿髡音坤首
古音洗兮桑扈臝力果反行古音杭朱子曰接輿楚狂也披髮佯狂後乃自髡桑扈即莊子
所謂子桑戶論語所謂子桑伯子家語云伯子不衣冠而處即此裸行之證其昶案首與下以醢韻行與下殃
韻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王逸曰以亦用也伍子逢殃兮王逸曰伍

子伍子胥也比干菹醢古音喜與前世而皆然兮王夫之曰與數也歷數前世之賢而不用者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王逸曰董正也豫猶豫也固將重昏而終身王夫之曰重昏闇於南夷荒遠之中也人不足怨而守正無疑安於幽廢明己非以黷辱故而生怨所怨者君昏國危其昶案以上引義命自安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雲阮反兮王夫之曰言君側無賢燕雀烏鵲巢堂壇音善兮王夫之曰疾小人乘權誤國露申辛夷死林薄兮王逸曰露暴也申重也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於林薄之中腥臊音騷竝御芳不得薄兮王夫之曰御進也薄與泊同近也陰陽易位時不當平聲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古音杭兮其昶案生不當時陰陽易位此所謂將行者言將去人間世而視死若歸也以上慨世

右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王夫之曰純常也言天道之無常何百姓之震愆其昶案言震域愆差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其昶案秦在楚之西楚屢被秦兵則當時之轉徙避難者必東遷江夏疑此是懷王三十年陷秦時事故有天命靡常之感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亾王夫之曰江夏江漢合流也漢水方夏水漲於石首東溢合於江故漢有夏名其經流至漢陽乃與江合而漢口亦名夏口出國門而軫懷兮王逸曰彰痛也甲之鼂吾以行古音杭王逸曰甲日也鼂旦也發郢都而去閭兮洪興祖曰前漢南郡江陵縣故楚郢都閭里門也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其昶案此史公所謂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以上楚民避亂東遷原亦以其時竄逐去郢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蘇見反過夏首而西浮兮王逸曰夏首夏水口也錢澄之曰由郢入漢以至夏口皆東行由夏口出江而轉溯湖湘則西浮矣其昶案流亾之民東遷江夏而止而原獨以竄逐復過夏首而西浮故下文曰眇不知余所蹠顧龍門而不見洪興祖曰水經云龍門郢城之東門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余所蹠古音鵲王逸曰蹠踐也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古音恪淩陽侯之氾濫兮王逸曰陽侯大波之神洪興祖曰戰國策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忽翱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古音施灼反王逸曰蹇產詰屈也王念孫曰絓亦結也絓結雙聲蹇產疊韻凡雙聲疊韻字皆上下同義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古音工其昶案由漢入江故曰下浮自夏口望洞庭則在江之上流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其昶案以上敘竄逐又自江夏而西浮沅湘來東者來自東也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其昶案此及抽思篇之靈魂皆謂懷王也言懷王思歸己亦何

嘗須臾忘反君乎此即史公所謂一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雲阮反其昶案史記秦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此曰西思思咸陽也前曰東遷曰東思夏浦也此背夏浦而西思矣哀故都之日遠曰竄逐之臣雖欲悟君以反懷王不可得也登大墳以遠望兮王逸曰水中高者為墳詩云遵彼汝墳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古音方愔反洪興祖曰介閒也其昶案哀州土平樂蓋諷其忘仇耳故冀幸俗之一改當陵陽之焉至兮錢澄之曰陵陽即前陽侯之波焉至言不知從何而至也其昶案淮南陽侯之波注云陽侯陵陽國侯也淼音眇南渡之焉如朱子曰淼混漾無涯也曾不知夏之為丘兮蔣驥曰夏即夏水為丘即滄海桑田意孰兩東門之可蕪朱子曰郢都東關有二門其昶案此因南渡遂言夏水可為丘陵彼州土平樂者曾不知陵谷之有遷變孰知郢門之可蕪耶言其昏而忘亂也心不

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吳汝綸曰懷王不反已復被放故曰憂與憂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吳汝綸曰江與夏之不可涉述其諫入秦之言也九年不復則未報此國仇耳其昶案懷王失國後三年卒於秦此文之作又後六年忽若去不信者言不信其去國忽已九年也仇恥未復故含慼益深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其昶案以上國破君亾之恨

外承歡之汋音綽約兮王逸曰汋約好貌諶音忱荏音稔弱而難持王逸曰諶誠也其昶案子蘭懷王稺子故曰荏弱此豈能持國柄者乎忠湛湛徒感反而願進兮王逸曰湛湛重厚貌妒被同披離而鄣同障之洪興祖曰鄣壅也其昶案史稱屈平既嫉子蘭故被讒而遷堯舜之抗行兮瞭音了杳杳而薄天古音汀洪興祖曰杳杳遠貌王夫之曰瞭明也薄天言德之高峻極於天也眾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洪興祖曰言此者以明堯舜大聖猶不免讒謗況餘人乎朱子曰莊子云堯不慈舜不孝蓋戰國時流俗有此語也憎慍音穩惀音論之脩美兮蔣驥曰慍惀六書故云忠悃貌好夫人之忼苦朗反慨洪興祖曰君子之慍惀若可鄙者小人之忼慨若可喜者惟明者能察之眾踥音妾蹀音牒而日進兮洪興祖曰踥蹀行貌美超遠而逾邁蔣驥曰美對眾言即脩美也其昶案以上深抉忠佞賢姦進退消長之故為萬世戒史公所謂懷王兵挫地削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洪興祖曰說文曼引也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古音區洪興祖曰記云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右哀郢吳汝綸曰向疑此篇為頃襄王徙陳時作徙陳在襄王二十一年屈原遷逐蓋在襄王初

年不能至徙陳時尚在也然篇內百姓離散相失及兩東門之可蕪皆非一身放逐之慼且必皆實事非空言殆懷王失國之恨歟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朱子曰秋風動容謂秋風起而草木變色回極指天極回旋之樞軸浮浮言其運轉之速而不可常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音憂錢澄之曰史記稱王怒而疏原又載其擊秦失利皆以怒而敗固知王之多怒也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平聲其昶案搖起橫奔謂使齊之役尤同疣病也鎮安也民之病秦久矣故願結齊拒秦以自鎮安原之計畫如是所謂成言者此也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平聲憍吾以其美好兮洪興祖曰憍矜也莊子云虛憍而恃氣覽余以其修姱古音枯去聲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其昶案以上追思立朝之時諫國大計忽逢君怒而不見用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當割反傷之憺憺音亶王夫之曰憺憺猶蕩蕩其昶案自察者願王之自反冀進者冀王之進德也歷茲情以陳辭兮蓀詳同佯聾而不聞古音煙固切人之不媚兮朱子曰言懇切之人不能輭媚眾果以我為患古音瑚涓反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亾同忘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光馬瑞辰曰諸本作可完此當從王逸注完一作光與亾為韻望三五以為像兮王逸曰三王五伯可修法也指彭咸以為儀古音俄其昶案君臣交相勉也夫何極而不至兮洪興祖曰言以聖賢為法盡心行之

何遠而不至也故遠聞而難虧古音科王逸曰功名布流長不滅也善不由外來
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其祖
案賈誼新書云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今觀原所諫語乃切中其病聽張儀詐欺商於地
六百里此正所謂不實而欲有穫也少歌曰朱子曰少歌樂章音節之名荀子佹詩亦有小歌即此類
也與美人抽怨兮王逸曰為君陳道拔恨意也并日夜而無正平聲其祖
案周禮注正猶定也憍吾以其美好兮敖同傲朕辭而不聽平聲其祖案以
上追思昔日陳諫之辭倡曰其祖案倡曰者更端言之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
姚鼐曰懷王入秦渡漢而北故託言有鳥而悲傷其南望郢而不得反也故曰雖流放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
忘欲反好姱佳麗兮牉獨處此異域既惸音瓊獨而不羣兮
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
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
明之若歲吳汝綸曰遭夜方長秋風動容屈子作此篇之時令也孟夏短夜則代設懷王夢歸之幻
境也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
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
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吳汝綸曰人奉也吾懷王也理
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姚鼐曰言懷王以信直而為秦欺矣又無
行理為通一言王尚不知余之心所謂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其祖案以上遙思懷王在秦之況亂曰
長瀨湍流泝江潭古音淫兮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聊以娛
心兮軫石崴音隈嵬洪興祖曰軫石謂石之方者如車軫崴嵬不平也蹇吾願兮
王夫之曰蹇語助詞超回志度行隱進古音薦兮其祖案同與度對文志識也言其程

途徑直不回遠故進而不自覺也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王逸曰北姑地名煩冤
瞀容實沛徂昨胡反兮其祖案低佪綏行沛徂速行瞀容猶蒙茸揚雄賦飛蒙茸而走陸注
云亂走貌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古音迷兮
道思作頌王夫之曰道言也聊以自救兮朱子曰救解也憂心不遂斯
言誰告古音㲉兮其祖案以上洪注所謂總理一賦之終以為亂辭云爾

右抽思

滔滔孟夏兮王逸曰滔滔盛陽貌洪興祖曰原以仲春去國以孟夏徂南土也草木莽
莽古音姥王夫之曰莽莽叢生貌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同瞬兮杳杳
孔靜幽默古音穆王逸曰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清靜漠無人聲鬱結紆軫
兮離同罹愍同愍而長鞠王逸曰鞠窮也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
古音懿刓五官反方以為圜兮王逸曰刓削常度未替王逸曰替廢也其祖
案刓方為圜乃老氏和光同塵之旨然常度猶未替也易初本迪兮其祖案爾雅迪道也史記
作本由迪由通借正義云本常也言人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音獲志墨兮王逸
曰章明也王夫之曰志記也錢澄之曰畫墨猶繩墨前圖未改古音紀內厚質正兮
大人所盛巧倕音垂不斲兮王逸曰倕堯巧工也斲斫也孰察其撥正
王逸曰言君子不居爵位眾亦莫知其賢能孫詒讓曰淮南扶撥以為正高注撥枉也其祖案以上自述平生
守正大節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洪興祖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
瞍其祖案章謂文采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古音芒王逸曰言離婁明目無所不
見微有所眄旨人輕之以為無明也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古音戶鳳
皇在笯音奴兮王逸曰笯籠落也雞鶩音木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

而相量平聲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王念孫曰臧讀爲藏任重載盛兮洪興祖曰盛多也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王逸曰示語也王夫之曰黨人以匪材而居大任以致陷覆且愎諫自用使有嘉謀嘉猷者無可告語邑犬之羣吠兮吠所怪古音記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古音剃也文質疏內音訥兮洪興祖曰內木訥也衆不知余之異采古音泚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古音以其昶案以上傷不見用於當世重仁襲義兮洪興祖曰淮南聖人重仁襲恩注云襲亦重累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遻兮王夫之曰遻與晤同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竝兮洪興祖曰言聖賢有不竝時而生者豈知其何故也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王念孫曰違恨也抑心而自彊上聲其昶案不

怨天不尤人至死而不移是之謂自彊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上聲王逸曰像法也其昶案謂以古人爲法也進路北次兮王逸曰次舍也日昧昧其將暮莫故反朱子曰言將北歸郢都而日暮不得前也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大故死也其昶案限之以大故猶言要之以一死以死爲舒憂娛哀所謂求仁得仁者也以上上觀千載有繼往聖之志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古音秩兮王逸曰言騏驥不遇伯樂則無所程量其才力戚學標曰史記便程即平秩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同增傷爰哀王念孫曰方言凡哀泣而不止曰咺曰爰爰哀與曾傷對文永歎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王夫之曰舉國安危樂亾不可與言也知死不可讓願勿

愛古音衣去聲兮洪興祖曰屈子以爲知死之不可讓則舍生而取義可也所惡有甚於死者豈復愛七尺之軀哉戚學標曰說文㤅从心旡聲古文㤅旡讀欱今通用愛字禮記注愛或爲哀哀讀衣愛如之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王夫之曰歸於一死而猶表著己志者蓋欲使有心者超然於禍福之外抗忠直以匡危亂勿懲己之放逐而欲勿與爲類也其昶案以上下觀千載有待來哲之思

右懷沙史記曰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音夷洪興祖曰文選注竚眙立視也朱子曰擥猶收也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王逸曰含辭鬱結不得揚也申旦以舒中情兮其昶案申旦猶申明志沈菀音鬱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平聲朱子曰鳥飛速而又高難可當値其昶案以上懷忠莫達高

辛之靈盛兮洪興祖曰史記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生而神靈遭玄鳥而致詒王逸曰嚳妃吞燕卵以生契也其昶案致詒者詩所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此即孟子彊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繼者之指懷王已矣猶不能不竚眙於頃襄也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平聲其昶案變節從俗則不能靈盛以感天屈志謂屈意以事秦也兮羌馮同憑心猶未化古音訛朱子曰馮憤懣也其昶案懷王十七年怒伐秦秦大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虜屈匃取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魏聞之襲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和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儀而甘心焉故曰憑心未化寍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古音乎其昶案懷王十八年儀至四之賂鄭袖免因以連橫說王是時原使於齊反諫曰何不殺儀王悔之不及隱閔壽考謂飲恨終身變易謂復與秦和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其昶案懷王二十年齊湣王惡楚之與秦合乃遺楚書於是懷王竟不合秦是知前轍之不遂也二

十四年又倍齊而合秦秦來迎婦至是三次與秦合故曰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其昶案懷王二十六年齊韓魏來伐楚楚使太子質於秦二十七年太子亡歸二十八年秦與諸侯共攻楚取重丘殺唐昧二十九年秦取襄城殺景缺故曰車覆馬顛和戰皆不可惟有自彊以侯時改轍異路獨原有此懷耳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朱子曰操之執轡也王夫之曰原顧懲前敗而改轍已將授以固本保邦待時而動之策如操轡徐行審擇王術則可以自彊而待彊秦之敵遷逡次而勿驅兮朱子曰遷猶進也逡次猶逡巡聊假日以須旹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王夫之曰嶓冢在秦西秦始封之地秦晉楚不共戴天之讎深謀定慮以西擣其穴雖未可卒圖而黃昏不為遲暮孫詒讓曰纁黃即昏黃其昶案以上言己所欲致辭効忠之事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王夫之曰初春部日褕頃襄初立且有更新之望其昶案懷王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昭王誘懷王入秦國人召太子於齊

立之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洪興祖曰薄叢薄也搴長洲之宿莽古音姥惜吾不及古人兮陳本禮曰古人指高辛吾誰與玩此芳草古音楚王夫之曰原雖不見任而猶未權重讒故將集思廣謀以有為於國乃頃襄無夏少康燕昭王之志則懷芳自玩誰與聽之解萹音匾薄與雜菜兮王逸曰萹蓄也王夫之曰雜菜惡菜也錢澄之曰解猶採也備以為交佩古音避王逸曰交合也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王夫之曰繚轉縈同於左右也惡草充佩則芳草萎而不用其昶案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頃襄怒而遷之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古音剃其昶案君臣上下竊以得位為樂並無欲反懷王之志怠雖忍恥故曰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古音矣其昶案淮南注揚和也揚厥憑者和其憤懣之心不竢言其怠懼之速也以上遷謫之由芳與澤其

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古音砌紛郁郁其遠烝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王逸曰雖在山澤名宣布也其昶案此承上擥茝搴莽而言國之賢才猶有可用內治誠修則國恥可振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褰起虔反裳而濡足其昶案理媒喻臣也緣木濡足言己身之不保何能薦賢登高吾不說同悅兮入下吾不能古音泥蔣驥曰登高承緣木入下承濡足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王引之曰然猶乃也其昶案明知賢才有益於國徒以己之不諧於世不能薦達不能自疑耳服謂諧習廣遂前畫音獲兮未改此度也錢澄之曰廣遂多方以遂之也其昶案前畫即上所云固本求賢之策忠謀不用無能改於其德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莫故反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王夫之曰罷止也未暮國尚未亡也故故迹也謂憤世沈江彭咸之故事己忠莫白國事益非命己處於幽暗莫伸唯及敗亡未至之日一死而已其昶案以上誓死之志

右思美人王夫之曰此篇述其所為國謀之深遠要以固本自彊報秦讎而免於敗亡而頃襄不察誓以必死非婞婞抱憤乃以己之用舍繫國之存亡不忍見宗邦之淪沒故必死而無疑焉

惜往日之曾信兮洪興祖曰史記原傳聞强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受命詔以昭時其昶案昭時猶言曉世奉先功以照下兮王逸曰承宣祖業以示民明法度之嫌疑王逸曰草創憲度定眾難也國富强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同嬉王夫之曰娭樂也朱子曰娭所謂逸於得人也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平聲王夫之曰王許其雖有過失不責治之其昶案此猶言十世宥之也蓋王戒其祕密故原不以草藳與上官大夫心純

厖(莫江反)而不泄兮(洪興祖曰厖厚也泄漏也)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古音胚朱子曰史記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屬草稾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原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卽此事)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洪興祖曰漢書云將軍有意督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古音怡王夫之曰離謗謗以離其上下之交也)慙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其昶案國語注備收藏也光景謂日容光必照由其眞陽充實今己身幽隱收藏必其誠信之不足故足斷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古音僚)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廱(古壅字)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朱子曰記云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其昶案謂無權衡)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其昶案焉於是也)恬死亡而不聊(古音劉洪興祖曰恬安也言安於死亡不苟生也)獨鄣廱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屈復曰獨是壅蔽之姦人在側卽有貞臣無由使矣其昶案以上惜往日懷王信任之專遭讒而敗今不難一死而惜君之壅蔽)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古音稠)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古音疑)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洪興祖曰言貪嗜讒諛不知忠直之味)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王逸曰介子介子推文君晉文公也)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洪興祖曰史記晉初定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子推從者乃懸書宮門文公出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入緜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緜上山中而

封之以為介推田號曰介山莊子云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思久故之親身兮(洪興祖曰親身言不離左右)因縞素而哭之(王逸曰文公思子推為變服悲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音移)謾(謨官反)而不疑(洪興祖曰訑謾皆欺也)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廱兮(洪興祖曰易噬嗑夬卦皆曰聰不明也)使讒諛而日得(去聲姚永樸曰得如左傳得太子適郢之得言日見親說於君也)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洪興祖曰若杜若也)妒佳冶之芬芳兮嫫(音謨)母姣而自好(洪興祖曰說文嫫母都醜也其昶案好當為媚廣雅媚好也疑校者旁注其訓因誤為正文遂至失韻不可讀矣)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古音地戚學標曰代从弋聲弋古讀同翳)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朱子曰不意出於意外也)情冤見之日明兮(朱子曰情冤情實與冤枉猶言曲直也)如列宿(音秀)之錯置棄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洪興祖曰說文銜馬勒口中行馬者也朱子曰載乘也)乘氾(音汎)泭(音敷)以下流兮(朱子曰氾泭編竹木以渡水者也)無舟檝(同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其昶案言各以己意為治)辟(同譬)與此其無異(錢澄之曰身廢且死而猶眷眷國事極言法度之不可背)寍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古音至王夫之曰再者懷王辱死於秦頃襄將為之繼也)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廱君之不識(去聲朱子曰不死則恐邦其淪喪而辱為臣僕箕子之憂蓋如此也識記也設若不盡其辭而閔默以死則上官靳尚之徒廱君之罪誰當記之邪其為後世君臣之戒可謂深切著明矣其昶案以上歷數古人遇合之無常見士不遇不足惜獨己

所立之法度實興亾治亂所關故雖死而猶欲畢其辭也
右惜往日其祀案惜往日者惜其所立之憲令法度也
后皇嘉樹朱子曰后皇指楚王橘徠服古音蒲北反兮王逸曰服習也服習南土便其
風氣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朱子曰漢書江陵千樹橘楚地正產橘也受命不遷記所謂橘
踰淮而北爲枳也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王夫之曰喻忠臣生死依於宗國綠葉
素榮洪興祖曰爾雅草謂之榮木謂之花此言素榮則亦通稱紛其可喜去聲兮曾同層
枝剡棘王逸曰剡利也棘橘枝刺若棘也圓果摶度官反兮朱子曰摶與團同青
黃雜糅文章爛盧干反兮王夫之曰當橘熟時或青或黃精色內白類任
道兮王夫之曰內瓤也內含精液而清白類人之有精白之心可託以大任紛縕宜脩王夫之曰
紛縕剖之而香霧霏微也姱而不醜古音竅兮其祀案以上頌橘以下述志嗟爾幼

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去聲兮深固難徙廓其
無求兮蘇世獨立王逸曰蘇寤也洪興祖曰魏都賦云非蘇世而居正橫而不流
兮陳澧曰此中庸所謂强哉矯也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平聲兮王夫之曰含忠內韞
不敢輕泄如上官大夫所譖者秉德無私參天地古音沱兮願歲并謝與
長友古音以兮屈復曰橘不彫故願於歲寒並謝之時而長與爲友淑離不淫王夫之曰
離麗也梗其有理兮其祀案爾雅梗正直也梗謂不淫有文理謂淑麗年歲雖少
可師長上聲兮其祀案師長謂以長者爲師指伯夷也欲比其行於伯夷故植橘以爲像也行
比伯夷置以爲像上聲兮王夫之曰置植也植之園圃以礪己志因而頌之
右橘頌姚鼐曰此篇倘在懷王朝初被讒時所作故首言后皇末言年歲雖少與涉江年既老之
時異矣而閉心自慎之語又若以辨釋上官所云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之爲誣也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朱子曰回風旋轉之風也亦上篇悲秋風
動容之意物有微而隕性兮王夫之曰性生也聲有隱而先倡黃文煥曰
霜降冰至皆風倡之先矣錢澄之曰秋風起蕙草先死害氣至賢人先喪夫何彭咸之造思
兮暨志介而不忘其祀案夫何言其無端而至也慕彭咸之思與自決之志無須臾忘萬
變其情豈可蓋兮洪興祖曰蓋掩也孰虛偽之可長其祀案此自言其情
發於至誠所謂指蒼天以爲正也鳥獸鳴以號平聲羣兮草苴子閭反比而
不芳王逸曰生曰草枯曰苴比合也魚葺鱗以自別兮朱子曰魚整治其鱗以自別異
蛟龍隱其文章故荼音徒薺不同畝兮朱子曰荼苦菜薺甘菜蘭茝
幽而獨芳錢澄之曰萬物各從其類則君子豈能與小人並世乎惟佳人之永都
兮朱子曰都美也王夫之曰佳人猶言君子更統世以自貺平聲其祀案統計萬世而以古

人自貺也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
兮錢澄之曰介然此微志也竊賦詩之所明古音芒其祀案毛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
二曰賦今以心慮煩惑故竊取賦詩之義以自明其所志也自屈子創爲此體而遂有賦之名班固曰賦者古
詩之流也以上言賢者不容於世自明己志在此無可悔也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
椒以自處去聲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
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
不去王夫之曰宵而不安於寢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上聲
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音烏邑而不可止洪興祖曰顏師古云於邑短氣
王夫之曰旦而不怡於遊紉吉酉反思心以爲纕兮洪興祖曰紉繩三合也編愁
苦以爲膺王逸曰膺絡胷者也折若木以蔽光兮王逸曰光謂日光隨飄

風之所仍王逸曰仍因也其昶案微光晦其明也隨風任運無心也自存髣髴而不
見兮心踊躍其若湯王逸曰中心沸熱若湯錢澄之曰原所存者愁憤而已或有一時依
稀不見而卽一時踊躍若湯撫佩衽以案志兮洪興祖曰案抑也超惘惘而
遂行古音杭王夫之曰憂從中來不可忍戢惟整衣倘恍抑志而赴江南歲曶曶音忽其若
頹兮旹亦冉冉而將至朱子曰時謂衰老之期薠蘅槁而節離兮
朱子曰草枯則節處斷落芳已歇而不比去聲其昶案天地閉賢人隱所憂非止一身之故
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古音劉錢澄之曰謂無聊之極
而爲此言寍溘死而流亾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古吟字
而抆音吻淚兮洪興祖曰抆拭也放子出而不還音旋朱子曰放棄逐也孰
能思而不隱兮朱子曰隱痛也昭彭咸之所聞古音煙其昶案言彭咸遺迹昭

屈賦微下　十九　集虛草堂

昭在耳目也以上述赴江南之時幽憂愁苦之情而因以彭咸自證登石巒落官反以遠望
兮路眇眇之默默錢澄之曰眇眇以遠默默以幽其昶案之猶與也入景響之
無應兮洪興祖曰景物之陰影也葛洪始作影聞省想而不可得王夫之曰登高
山而回瞻故國省想其聲容不可得而見聞宗國之安危不可知是以鬱戚愈不能堪愁鬱鬱之
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古音計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
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古音俄朱子曰儀猶
像也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古音乎其昶案再申篇首之意
言因秋聲興感而知氣化所乘凡物之形隕實亦無可柰何也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
匹妙反緜緜之不可紆傷魚反朱子曰緜微細也愁悄悄之常悲兮翩
冥冥之不可娛淩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其昶案以

上言眷懷君國之念登高遠望益生其感淮有淩大波以從彭咸庶幾可以忘憂耳上高巖之峭
岸兮處雌蜺之標顚古音眞洪興祖曰標杪也顚頂也據青冥而攄虹
兮王逸曰上至玄冥舒光曜也遂儵忽而捫天古音汀吸湛露之浮涼
兮漱音瘦凝霜之雰雰古音軒依風穴以自息兮蔣驥曰風穴在崑崙
之巔淮南云崑崙山北門開以納不周之風忽傾寤以嬋媛王夫之曰此想像魂遊空際與
霜露風虹相爲往來之貌此下俯瞰江山之貌馮憑同崑崙以瞰苦濫反霧兮王夫之曰
瞰俯視也隱岐岷同山以清江古音工洪興祖曰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朱子曰隱依
也如隱几之隱王夫之曰清江澄江水使清也憚涌湍之礚礚兮王夫之曰憚驚也聽
波聲之洶洶音匈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其昶案無
經紀言隨水泛濫軋音押洋洋之無從兮朱子曰軋傾壓貌馳委移之焉

屈賦微下　二十　集虛草堂

止王夫之曰委移與迻迺同其昶案無從焉止言水之源流漂音飄翻翻其上下兮翼
遙遙其左右古音以其昶案上下左右言波瀾汜潏潏音決其前後兮伴
張弛音矢之信期上聲王夫之曰伴與泮同其昶案前後張弛言潮汐觀炎氣之相
仍兮窺煙液之所積王夫之曰煙雲也液雨也此春夏之氣悲霜雪之俱
下兮聽潮水之相擊王夫之曰此秋冬之氣借光景以往來兮施
黃棘之枉策王逸曰言己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爲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王
夫之曰以上言沈湘之後魂爽不昧離汙濁而釋不解之憂故不忍常愁而決於一死乃豫想其浩然之氣不
隨生死爲聚散而蜎蛤旁薄於兩間者如此蔣驥曰中山經苦山有木名黃棘其實如蘭求介子之
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古音資鶻反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
志之無適其昶案介子伯夷皆古志節之士刻著猶牢著也言嚮慕二子之專曰吾怨往

貳拾肆册95½版

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愁愁他歷反朱子曰往昔所冀謂猶欲有爲於時蔣驥曰愁同惕來者愁愁言危亡將至而可懼也其昶案曰者語辭言己之志節專一如此既不能有爲又不忍見國之危亡則惟有死之可樂耳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洪興祖曰越絕書云子胥死王使捐於大江發憤馳騰氣若奔馬乃歸神大海乃望大河之洲渚兮王夫之曰大河黃河悲申徒之抗迹洪興祖曰莊子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淮南注云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自沈於淵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王逸曰任負也洪興祖曰懷沙即任石也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王夫之曰此復言子胥死而吳亡申徒沈而殷滅君不閔己之死而生悔悟則雖死無益心終不能自釋蓋原愛君憂國之心不以生死而忘非但憤世疾邪婞婞焉決意捐生而已

右悲回風王夫之曰此章蓋原自沈時永訣之辭

遠遊姚永樸曰太史公屈賈傳贊云讀離騷諸篇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又云讀鵩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案遠遊與鵩鳥賦同一旨趣揚子雲反離騷云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觀於遠遊又何嘗棄由聃之所珍乎

悲時俗之迫阨兮王夫之曰阨與隘通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去聲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音超惝音敞怳而乖懷古音同洪興祖曰怊悵恨也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王夫之曰寓形宇內爲時凡幾斯既生人之大哀矣況素懷不展與時乖違愁心苦志神將去形枯魚銜索亦奚以爲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朱子曰知愁歎之無益而有損乃能反自循省而求其本初也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洪興祖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常止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願承風乎遺則其昶案以上悲時俗之迫阨念人生之長勤而因有觀化順生之志貴眞人之休德兮洪興祖曰休美也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王夫之曰與化去者蛻形而往所謂尸解也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洪興祖曰莊子音義云傅說死其精神乘東維託龍尾今尾上有傅說星淮南云傅說之所騎辰尾是也羨韓眾之得一王逸曰眾一作終洪興祖曰列仙傳齊人韓終爲王採藥王不肯服終自服之遂得仙也形穆穆以濅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同增舉兮洪興祖曰曾高舉也忽神奔而鬼怪古音記洪興祖曰淮南云鬼出

電入又云雷奔而鬼騰皆神速之意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古音利絕氛埃而淑尤兮朱子曰言其淑善而絕尤終不反乎故都古音豬免眾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其昶案如此則時俗之迫阨不足爲患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音饁而西征洪興祖曰博雅耀靈日也朱子曰曄閃光貌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霝古零字聊仿音旁佯音羊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其昶案年歲易邁若稍一逍遙玩愒便已無成承人生之長勤言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鄉同嚮風而舒情高陽邈已遠兮余將焉所程王夫之曰無從取法其昶案以上申發首節之義羨仙去之樂而因歎高陽已邈故都無可留戀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古音呼洪興祖曰列仙傳王子

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餐六氣而飲沆胡朗反瀣音械兮洪興祖曰莊子云御六氣之辨五臣注琴賦云沆瀣清露漱正陽而含朝霞古音胡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王逸曰南風曰凱風至南巢而壹息俞樾曰書序有巢伯來朝鄭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據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則南巢固在九州之外矣見王子而宿之兮朱子曰宿與肅通審壹氣之和德朱子曰審究問也曰道可受兮不可傳洪興祖曰曰者王子之言也謂可受以心不可傳以言語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古音研王夫之曰小無內者一身之內無毫毛非元氣之所察大無垠者與天地陰陽合體也其祀案垠从艮聲安古琴說艮古音艱枚乘七發以圻諧先門韻圻垠同字無滑音骨而魂兮洪興祖曰滑亂也朱子曰而汝也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朱子曰人能無滑亂其魂則身心自然而氣之甚神者當中夜虛靜之時自存於己而不相離矣如此則於應世之務皆虛以待之於無爲之先而庶類自成萬化自出其祀案以上從王喬聞至貴之道問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古音杭王夫之曰至貴上所聞之道要也忽乎迫欲行之也既得受修行之術於王喬遂如其言以行之下文皆行之之事仍羽人於丹丘兮王逸曰丹丘晝夜常明也九懷云夕宿乎明光明光即丹丘也洪興祖曰羽人飛仙也王夫之曰仍效之也畱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洪興祖曰仲長統云九陽代燭注云九陽日也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古音央洪興祖曰琬琰皆玉名黃庭經含漱金醴吞玉英玉色頩普茗反以脕音晚顏兮洪興祖曰頩美貌脕澤也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洪興祖曰汋約柔弱貌莊子云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質銷鑠謂凡質盡也司馬相如云列仙之儒形容甚

臞神要平聲眇以淫放洪興祖曰廣雅淫遊也其祀案以上言行道之效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朱子曰霞與遐通王夫之曰營魂也掩浮雲而上征朱子曰上四句記時物下二句言以此時昇仙而去也其祀案原楚人故至南巢見王子復自南州上征先入帝宮尚未觀南疑也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余洪興祖曰排推也朱子曰望予須我之來也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洪興祖曰大象賦注云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集重陽入帝宮兮洪興祖曰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造旬始而觀清都古音豬王逸曰旬始星名春秋考異郢云太白名旬始洪興祖曰造至也列子云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其祀案以上從南州上入帝宮朝發軔於太儀兮王逸曰太儀天帝之庭夕始臨乎於微閭王逸曰暮至東方之玉山也爾雅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釋文一云微毋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竝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古音夷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洪興祖曰以二馬夾轅謂之服驂連蜷以驕驁五到反朱子曰驂衡外挽靷兩馬也騎去聲膠葛以雜亂兮斑曼衍而方行古音杭洪興祖曰斑駁文也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王逸曰東方甲乙其帝太皓其神句芒其祀案以上從帝都太儀而始臨於東歷太皓以右轉兮朱子曰太皓即太皞前飛廉以啟路陽杲杲其未光兮洪興祖曰詩云杲杲出日凌天地以徑度洪興祖曰徑直也其祀案自東至西不歷轉於南故曰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同避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蓐音辱收乎西皇王逸曰西方庚辛其帝少皓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

也其祀案以上由東至西擊彗星以爲旍兮洪興祖曰旍即旌字舉斗柄以爲麾洪興祖曰天文志北斗七星杓攜龍角杓斗柄也麾旗屬叛同判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古音彼旹曖曃音逮其矘音儻莽兮洪興祖曰曖曃晤也曭日不明也召玄武而奔屬音燭洪興祖曰禮記行前朱雀而後玄武二十八宿北方爲玄武說者云龜蛇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蔡邕云北方玄武介蟲之長後文昌使掌行兮洪興祖曰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掌行調掌領從行者選署衆神以竝轂洪興祖曰署置也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洪興祖曰厲渡也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衞欲度世以忘歸兮朱子曰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意恣睢以担音揭撟音驕去聲洪興祖曰恣睢自得貌朱子曰担撟軒舉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五敎反其祀案以上由西轉北

北者萬物之所藏也意欲休息於此而仍不能涉青雲以汎濫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古音杭洪興祖曰邊旁也朱子曰謂兩驂也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古音底氾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音米指炎帝而直馳兮王逸曰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吾將往乎南疑古音牛王逸曰過衡山而觀九疑也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洪興祖曰文選罔象相求注云虛無罔象然也祝融戒而蹕御兮洪興祖曰大人賦祝融警而蹕御注云蹕止行人也御禦也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王逸曰承雲即雲門黃帝樂也二女御洪興曰御侍也宋子曰二女娥皇女英九韶歌苗夔曰韶補歌居之切引遠遊歌與妃夷飛徊爲韻知哥从可聲與奇从可聲音奇偶之奇同音也使湘靈鼓瑟兮洪興祖曰湘水之神令海若舞馮

夷洪興祖曰海若莊子所稱北海若也馮夷河伯也玄螭蟲象竝出進兮洪興祖曰國語云水之怪龍罔象形蟉於九反虯而逶蛇古音夷洪興祖曰蟉虯盤曲貌雌蜺便娟以增撓兮洪興祖曰便娟輕麗貌集韻撓纏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朱子曰博衍寬平之意焉乃逝以徘徊王夫之曰焉乃猶言於是舒并節以馳騖兮王夫之曰并節總轡也逴音卓絕垠乎寒門古音民洪興祖曰逴遠也李善云絕垠天邊之際也朱子曰寒門北極之門軼音逸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洪興祖曰北方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淮南云北方有凍寒積冰雪雹羣水之野其祀案以上悲思故鄉因往南疑盤桓既久而復歸於北歷玄冥以邪徑兮王夫之曰邪徑猶言枉道乘閒維以反顧洪興祖曰孝經緯云天有七衡而六閒淮南云兩維之閒九十一度注云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召黔嬴而見之兮

洪興祖曰大人賦左玄冥而右黔雷注云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朱子曰黔嬴史記作含靁漢書作黔靁則嬴當爲嬴爲余先乎平路其祀案既遊覽四方復窮極上下故又召黔嬴先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洪興祖曰漢樂歌作六幕謂六合也上至列䵬同缺兮降望大壑洪興祖曰大人賦貫列缺之倒影注云列缺天閃也列子云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下峥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古音汀洪興祖曰顏師古云崢嶸深遠貌寥廓廣遠也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洪興祖曰列子云泰初者氣之始也朱子曰屈子本以來者不聞爲憂而願爲方仙之道至此則眞可以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下視人世寰盎之閒百千蚊蚋須臾之頃萬起萬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卜居王夫之曰卜居者設爲之辭以章己之獨志也居處也君子處躬信諸心而與天下異趨澄濁之辯

粲如分流吉凶之故輕若飄羽恐天下後世且以己爲過高不知俾躬處休之善術故託爲問之蓍龜而詹尹不能決以旌己志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知盡忠而蔽障於讒古音崇心煩慮亂不知所從往見太卜鄭詹尹王夫之曰太卜爲國掌卜筮之官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五臣曰策蓍也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朱子曰悃款誠實傾盡之貌將送往勞去聲來斯無窮乎王夫之曰不忠於國則惟奔走勢要終身不疲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朱子曰大人猶貴人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同偷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喔咿儒兒俞樾曰哫訾即趑趄儒兒即囁嚅也其袒案哫訾栗斯四字爲一義喔咿儒兒四字爲一義以事婦人乎朱子曰婦人蓋謂鄭袖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音骨稽王逸曰轉隨俗也如脂如韋洪興祖曰韋柔皮也朱子曰脂肥澤以絜楹乎其袒案絜楹猶言離楹春秋丹桓公楹穀梁傳丹楹非禮也漢書云周室衰禮法壞諸侯刻桷丹楹此言潔清者不受飾若絜楹則隨俗爲美觀故王逸注曰順滑澤也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氾氾若水中之鳧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於革反乎洪興祖曰軛車轅前衡也王夫之曰亢與伉同竝也將隨駑馬之迹乎寧與黃鵠比翼乎洪興祖曰師古云黃鵠大鳥一舉千里將與雞鶩爭食乎五臣曰鶩鴨也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五臣曰黃鐘樂器瓦釜雷鳴讒人高張

洪興祖曰張自侈大也賢士無名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古音芒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古音湯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漁父其袒案漁父之言正叔孫通所謂知時變者世俗之見類然不必果無其人原感其言因述己志而成斯篇史公以事載之不爲過若莊子漁父僞篇殆後人仿此而作則誠空語無事實矣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王逸曰屈原仕於懷王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何故至於斯蔣驥曰未悉所以放之之故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平聲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淈音谷其泥而揚其波古音疲王夫之曰淈撓亂之也李詳曰爾雅淈治也治有掘汩兩義其袒案泥波相混不分清濁也衆人皆醉何不餔音逋其糟而歠音啜其釃音離五臣曰餔食也歠飲也洪興祖曰釃薄酒也其袒案糟釃並御不別精粗也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戚學標曰禮鄭注衣讀曰殷聲之誤也凡近衣之聲多或類殷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五臣曰察察潔白也蔣驥曰二語切沐浴者言史記於振衣下多一人字尤爲可見李詳曰汶古與惛通淮南注湣讀汶水之汶史記索隱汶汶猶惛暗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古音博王逸曰皓皓猶皎皎蒙世俗之溫蠖於郭反乎司馬貞曰溫蠖猶惛憒也其袒案溫蠖舊作塵埃今從史記漁父莞爾而

笑鼓枻音曳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歌曰滄浪音郎之水清兮洪興祖曰
禹貢注云漾水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又東爲滄浪之水在荊州可以濯吾纓朱子曰纓
冠系也滄浪之水濁古音獨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招魂張裕釗曰招魂招懷王也屈子蓋深痛懷王之客死而頃襄宴安淫樂置君父仇恥於不問其辭至
爲深痛吳汝綸曰懷王爲秦所虜魂亡魄失屈子戀君而招之盛言歸來之樂以深痛其在秦之愁苦文中所
陳皆人君之事太史公明言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其爲屈賦無疑
朕幼清以廉潔兮蔣驥曰朕原自謂身服義而未沫音穢主此盛
德兮牽於俗而蕪穢其祀案主宗主之也盛德謂懷王言君雖賢而牽敗於俗上無
所考此盛德兮王夫之曰考成也長離罹同殃而愁苦其祀案懷王以失德
而喪國亡身此咎已不能輔成君德致罹殃禍下言天帝不能延其命皆爲招魂張本帝告巫陽

曰有人在下古音戶吳汝綸曰人懷王也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
予上聲之吳汝綸曰筮與遾同爾雅遾逮也謂遠捕之也巫陽對曰掌夢夢同上帝
其難從吳汝綸曰從蹤同字掌夢屬下讀其祀案夢即篇末與王趨夢兮之夢謂雲夢也言此爲上帝
掌夢之人魂魄離散其難蹤跡也蓋上下四方不知其所在故不能逮與必從而招之夢爲楚之澤故知此所
招者乃懷王也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平聲朱子曰恐其離散之
遠而或後之以致徂謝其祀案恐後之謝不能復用二語乃微言也此必懷王已死於秦屈子慟之不忍質言
其死因古有皋復之禮北面三號禮疏云三號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一號於
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故本此義作爲招魂之篇亦史公所謂繫心懷王不忘欲反者也生歸無望今望
其魂反其痛更深矣以上爲通篇立案巫陽焉乃下招曰王念孫曰焉乃語詞猶言於是
下招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王逸曰恆常也幹體也何爲四方些寫邪
反洪興祖曰說文些語詞也王夫之曰些楚人歌曲之餘聲舍君之樂處蔣驥曰樂處謂楚
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
洪興祖曰山海經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大人之國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洪興祖曰
莊子云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代出言一日至一日出交會相代也流金鑠石些彼皆
習之王夫之曰彼謂彼土之人習者相與慣習不畏炎灼魂往必釋施灼反些王逸曰釋
解也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其祀案此招魂於東魂兮歸來南方不
可以止些雕題黑齒王逸曰題額也洪興祖曰禮記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注云雕題刻其
肌以丹青涅之得人肉以祀上聲以其骨爲醢古音喜些蝮蛇蓁蓁
音臻王逸曰蓁蓁積聚之貌洪興祖曰山海經蝮蛇色如綬文大者百餘斤封狐千里些王
夫之曰千里言能爲妖怪倏忽千里也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

些五臣曰益其心助其毒也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五臣曰淫淹也其祀案此
招魂於南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去聲入雷淵王逸
曰淵文選作泉洪興祖曰唐人避諱以淵爲泉爢莫爲反散而不可止些王逸曰爢碎也
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王逸曰無人之土也吳汝綸曰幸而得脫殆懷王走趙復爲秦
得之後所爲歎其祀案秦在西故言於此赤螘蟻同若象王逸曰螘蚍蜉也蔣驥曰八紘譯史蟻國
在極西其色赤大如象玄蠭蜂同若壺古音狐些王逸曰壺乾瓠也洪興祖曰方言蠭大而
密者謂之壺蠭五穀不生藂叢同菅音姦是食些王逸曰菅茅也其土爛人
王夫之曰燥氣灼人筋骨糜裂也求水無所得些朱子曰今環靈夏之閒有旱海六七百里
無水泉即其證也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王夫之曰彷徉廣大皆曠杳無
可棲泊之意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王逸曰賊害也其祀案此招魂於西魂兮

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洪興祖曰尸子云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歸來歸來不可以久古音几些其祀案此招魂於北魂兮歸來君無上天古音汀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鋑枚曰山海經崑崙帝之下都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虎身人面一夫九首拔木九千古音親些王夫之曰言此九首之夫力能拔九千木而不倦豺狼從目往來侁侁音莘些五臣曰從豎也侁侁眾貌懸人以娭投之深淵古音因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失人反些其祀案此言豺狼或以人為娭戲投之深淵不得出必待天命盡乃克瞑目而死致命於帝猶言委命於天也傷不即死痛苦之甚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其祀案此招魂於上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古音豬些王逸曰地下幽冥故稱幽都土伯九約其角觺觺音疑些王逸曰約屈也地有土伯其身九屈有角觸害人五

臣曰觺觺銛利貌孫志祖曰說文繫傳云土伯九約謂身有九節也敦脄音梅血拇音母逐人駓駓音丕些王逸曰敦厚也脄背也駓駓走貌王夫之曰以指攫人血嘗染拇參目虎首其身若牛古音疑些洪興祖曰博雅參三也此皆甘人王逸曰言此物食人以為甘美歸來歸來恐自遺災古音齋些其祀案此招魂於下魂兮歸來入修門古音民些王逸曰修門郢城門洪興祖曰伍端休江陵記云南關三門其一名龍門一名修門工祝招君五臣曰工祝良巫也背行先些王夫之曰背行卻行先導也秦篝齊縷鄭緜絡古音路些其祀案類篇上大下小而長謂之篝笭儀禮鄭注篚竹器如笭者古之復者升屋而號曰皋某復招以衣受用篚以衣尸鄭謂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此云秦篝殆即篚類齊縷鄭緜皆謂衣也絡謂絡繹禮疏云諸侯既用褎衣又以冕服爵弁服而復也招具該備永嘯呼去聲些朱子曰招具謂上三物嘯呼即所謂皋也魂兮歸來反故居去聲些其祀案此

正義皋復招魂之事禮疏云凡復者緣孝子之心望得魂氣復反蓋既復而後行死事若懷王未死不能豫凶事也以上言懷王羈魂於外之愁苦以下則盛陳楚宮室服御之崇麗娛樂凡所陳皆生人之趣也死則無此矣縱招魂歸來已不能復用此蓋諷諫頃襄動其哀死之心而激其不共戴天之志故又以射獵終之自來解者皆失其指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王夫之曰像設者以意想像而設言之自此至反故居些皆像設之辭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其祀案殿堂前檐特起曲椽無中梁者曰軒檻者層軒之下有欄版也漢書天子自臨軒檻層臺累榭臨高山些朱子曰言其高出於山上而下臨其山也網戶朱綴刻方連些朱子曰網戶者以木為門扉而刻為方目如羅網之狀朱綴者以朱丹飾其交綴之處使其所刻之方相連屬也冬有突音要廈王逸曰突複室也廈大屋也夏室寒些川谷徑復王逸曰流源為川注谿為谷五臣云徑往也流潺湲些光風轉蕙五臣曰日光風氣汜崇

蘭古音蓮些王逸曰汜猶汎汎搖動貌王念孫曰崇猶叢廣雅崇聚也經堂入奧王逸曰西南隅謂之奧朱塵筵些王逸曰塵承塵也吳汝綸曰筵借為延砥室翠翹挂曲瓊古音旋些王逸曰翹羽也曲瓊玉鉤也以砥石為壁平而滑澤以翠鳥之羽雕飾玉鉤以懸衣物翡翠珠被王逸曰被衾也洪興祖曰翡赤羽雀翠青羽雀爛齊光些王逸曰牀上之被飾以翡翠羽及珠璣其文爛然而同光明蒻阿拂壁王夫之曰所以為壁衣王念孫曰蒻與弱同阿細繒也弱阿猶淮南之言弱緆羅幬音儔張些洪興祖曰爾雅幬謂之帳纂組綺縞王夫之曰結縷純赤曰纂五色雜曰組素練曰縞文繒曰綺結琦璜些王夫之曰繫以琦璜蓋流蘇之類室中之觀多珍怪古音記些其祀案以上堂室陳設之盛蘭膏明燭王逸曰蘭膏以蘭香煉膏也華容備些五臣曰華容謂美人也二八侍宿王逸曰二八二列也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鐘二肆也射音亦遞代古音地些

王逸曰射厭也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九侯淑女朱子曰設言紂九侯之女入之紂而不喜淫者
也王夫之曰言美人貞靜似之多迅眾古音宗些吳汝綸曰迅與洵同盛鬋音翦不同
制王逸曰鬋鬢也五臣曰盛飾理鬢其制不同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
古音地些王夫之曰比合也彌代猶言蓋世好合柔順世無與匹也弱顏固植謇其有
意些王逸曰植志也心志堅固不可侵犯五臣曰有意禮則之意朱子曰謇語辭姱容修態
緪音亙洞房些王逸曰緪竟也五臣曰洞深也洪興祖曰緪與亙同蛾眉曼睩音祿王逸
曰睩視貌五臣曰曼長也目騰光些靡顏膩女吏反理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其祀案
理謂肌理遺視矊音緜些洪興祖曰矊眇遠貌王夫之曰遺視猶言留眄離榭修幕王夫
之曰離榭別館之榭修幕長廊而施之幕也侍君之閒音弦些朱子曰閒閑暇也翡帷
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王逸曰沙丹砂也王夫之曰以丹砂塗戶版玄玉
梁些五臣曰黑玉飾於屋梁仰觀刻桷畫龍蛇古音夷些朱子曰桷椽也刻為
龍蛇而彩畫之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古音奚些
紫莖屏風王逸曰或云紫莖言荷莖紫色屏風言荷葉障風也文緣波古音疲些王逸
曰風起水動波緣其葉上而生文也文異豹飾洪興祖曰詩云羔裘豹飾王夫之曰文異服飾奇瑋
也侍陂音皮陁音移些李詳曰陂陁侍者邪偎不齊貌軒輬音涼既低王逸曰軒輬皆
輕車名低屯也孫詒讓曰涉江邸余車兮方林邸一作低步騎羅古音離些王逸曰徒行為步乘
馬曰騎蘭薄戶樹瓊木籬些五臣曰木叢生曰薄言夾戶種叢蘭又栽木為藩籬以自
蔽魂兮歸來何遠為古音臾些其祀案以上妾勝游觀之樂室家遂宗
其祀案廣雅宗聚也食多方些稻粢子夷反穱音捉麥王逸曰粢稷也洪興祖曰穱稻
處種麥也挐女居反黃粱些王逸曰挐糅也洪興祖曰本草黃粱出蜀漢商浙閒亦種之香美逾

於諸粱號為竹根黃大苦鹹酸辛甘行古音杭些其祀案周禮注行猶用也肥牛
之腱音建五臣曰腱筋肉臑音儒若芳些洪興祖曰說文臑爛也王夫之曰若芳猶言而芳
和酸若苦王夫之曰若苦猶言與苦陳吳羹古音郎些洪興祖曰淮南云窮荊吳甘酸
之變注云二國善醎酸之和胹音而鼈炮蒲交反羔洪興祖曰炮合毛炙物朱子曰胹煮也
有柘音蔗漿些王夫之曰柘與蔗通鵠酸臇子兗反鳧王逸曰以酸酢烹鵠為羹洪興
祖曰鵠鴻鵠臇臛少汁也鳧野鴨也煎鴻鶬音倉些洪興祖曰鶬麋鴰也露雞臛音霍蠵
音攜王逸曰露雞露棲之雞蠵大龜之屬洪興祖曰臛字書作脽肉羹也厲而不爽平聲些王逸
曰厲烈也爽敗也洪興祖曰老子云五味令人口爽粔音巨籹音女蜜餌有餦音張餭音皇
些王逸曰以蜜和米麪熬煎作粔籹擣黍作餌又有美餳洪興祖曰方言餌謂之糕餳謂之餦餭瑤漿
蜜勺實羽觴些王逸曰實滿也王夫之曰皆言酒也瑤其色蜜其味也勺與酌通羽觴翠羽飾
爵也挫糟凍飲五臣曰糟酒滓也李善曰凍冷也王夫之曰挫壓也壓去其糟為清酒酎音紂
清涼些王逸曰酎醇酒也洪興祖曰月令孟夏天子飲酎注云春酒至此始成華酌既陳
有瓊漿些王逸曰酌酒斗也言華酌陳列復有瓊漿恣意所用歸反故室敬而無
妨些王夫之曰以酒將敬醉而無妨也其祀案以上飲饌之盛肴羞未通王夫之曰通徧設也
女樂羅些敶鐘按鼓五臣曰按猶擊也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
陽荷些文選注曰荷當作阿涉江采菱陽阿皆楚歌名洪興祖曰淮南云歌采菱發陽阿美人
既醉朱顏酡音馱些王逸曰酡著也面著赤色娭光眇視目曾同層波些
王夫之曰娭光流目送光眇視微眄也曾波目若含水波紋重疊之狀被文服纖王逸曰文謂綺
纚纖謂羅縠麗而不奇些孫志祖曰雖華麗不奇衺也長髮曼鬋豔陸離
些二八齊容王逸曰儀容齊一起鄭舞些王逸曰鄭國之舞也衽若交竿

撫案下古音戸些王逸曰舞者衣袪揄搖回轉相鈎狀若交竹竿以手抑案而徐來下也竽
瑟狂會搷音田鳴鼓些王夫之曰狂會饒奏也搷與填通鼓聲宮庭震驚發
激楚些李善曰激楚歌曲也吳歈音俞蔡謳奏大呂些王逸曰歈謳皆歌也大呂
六律名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吳汝綸曰劉勰辨騷摘士女雜坐等句以爲屈原異
乎經典之據則固不謂此篇爲宋玉作矣放敶組纓班其相紛些蔣驥曰放散組帶也
班坐列也鄭衞妖玩來雜陳古音田些朱子曰妖玩妖好可玩之物激楚之
結獨秀先些王夫之曰結曲尾也曲終而奏激楚獨秀於先作之樂也此言歌舞之美菎音昆
蔽象棊王逸曰菎玉也蔽簙箸以玉飾之也洪興祖曰方言秦晉之間謂之簙吳楚之間謂之蔽或謂
之箭裏或謂之棊其昶案菎借爲琨有六簙音博些王逸曰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簙分曹
竝進王逸曰曹偶遒相迫些五臣曰遒急也言務以求勝成梟堅堯反而牟

王逸曰倍勝爲牟洪興祖曰淮南云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王夫之曰梟博采呼五白些王逸
曰五白簙齒也洪興祖曰列子云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說者曰几戲爭能取中皆曰射明瓊齒五白也晉
制犀比王逸曰言晉國工作簙棊著比集犀角以爲雕飾費白日些洪興祖曰費耗也王
夫之曰費白日猶言消日鏗鐘搖簴王逸曰鏗撞也王夫之曰鐘聲震搖簴爲之動考工記所謂若
自其簴鳴也揳音甲梓瑟些五臣曰以梓木爲瑟洪興祖曰揳櫟也娛酒不廢朱子
曰不廢猶言不已也沈日夜古音豫些朱子曰沈沈湎也蘭膏明燭華鐙錯
些洪興祖曰說文鐙錠也徐鉉云錠中置燭故謂之鐙朱子曰華謂刻飾華好錯置也結撰至思
蘭芳假古音故些王夫之曰藻思中發若蘭蕙之芳相假借也人有所極同心
賦些王夫之曰人各盡其思之所至相競美謂酒闌作賦以紀勝會也酎飲盡歡樂先
故些五臣曰樂君先祖及故舊魂兮歸來反故居去聲些其昶案以上歌舞賽戲之

樂自像設君室至此窮極珍靡皆欲其安先王之魂則嗣君之當復仇而未忍溺於宴樂意自可見其辭雖麗
其旨則哀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王逸曰獻進也言歲始來進春氣奮揚萬
物皆感氣而生自傷放逐獨南行也菉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
長薄王逸曰貫出也洪興祖曰前漢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王夫之曰長薄山林亙望皆叢薄
也倚沼畦瀛兮遙望博王逸曰畦猶區也王夫之曰沼小水如池瀛大水如海博遠也
其昶案管子謂水之性躍則倚注云倚排也謂前後相推排也懷王死於頃襄三年屈子還放亦在其時此云
遙望者謂在貶所遙望雲夢但見懸火烝天知其爲獵也青驪結駟兮齊千乘平聲王逸
曰純黑爲驪結連也四馬爲駟懸火延起兮玄顏烝洪興祖曰說文烝火氣上行也楊愼
曰懸火即周禮之墳燭蓋熒林而田所持以起火者蔣驥曰玄天色步及驟處兮誘騁先
王逸曰誘導也朱子曰步行而及驟馬所至之處言走之疾也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

音旋王逸曰抑止也騖馳也若順也還轉也朱子曰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其昶案馳止順通言進退自如
也與王趨夢兮課後先洪興祖曰爾雅楚有雲夢左傳楚子與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子
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亦得單稱雲單稱夢其昶案與王趨夢射獵而課第羣臣功績
之先後此想望之辭非事實也因其好畋而進以講武習戎之事楚人以弋說襄王同此旨也惜乎襄王終不
能用故莊辛譏其馳騁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此屈子之所以死也君王親發兮憚青
兕王逸曰發射憚驚也洪興祖曰爾雅兕似牛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王逸曰朱
明日也承續也淹久也其昶案日月迅邁蓋警其忘仇耳皋蘭被徑兮斯路漸側銜反王
逸曰臯澤也漸沒也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古音方惜反目極千里兮傷
春心其昶案自楚望秦也魂兮歸來哀江南古音尋戚學標曰南从羊聲羊讀若飪其
昶案南音乃林反見經典釋文哀江南者懷王西入秦終不反所望其歸來者魂耳故足哀也此文以掌夢發

端以趨夢作結以崇極孝養
振武刷耻爲其微旨之所寄

屈賦微卷下終

門人合肥李國松校刊

札迻正誤

顧燮光

樸學齋叢書

札迻正誤

涇縣胡懷琛寄塵著

校訂先秦諸子之書以清儒爲盛清儒中以高郵王氏念孫爲精王氏而後則推俞曲園樾孫仲容詒讓矣然亦不免有一二可商兌處王氏之讀書雜誌余嘗細讀數過偶有所見曾草正誤七十餘條今讀孫氏札迻又得正誤十二條錄而存之以備觀覽兼以求正於通人夫豈敢專攻古人之短然亦不敢一味盲從古人語云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一失不可掩飾一得亦不可抹煞然智者自智愚者自愚愚者終無損於智者也寄塵自識

甲堅士選器飽弩勁 吳越春秋夫差內傳

孫詒讓云器不可以言飽飽當爲飭形近而誤

此言非也說文㗊部器皿也皿部皿飯食之用器也木部有所盛曰器無所盛曰械器字後雖以爲一切器具之通稱初則僅謂飯食之用器吳越春秋言器飽乃足食之意糧餉爲兵家一重要事件故以器飽與弩勁並稱若從孫說器飭已可括弩勁何必再言之哉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 老子

孫詒讓云傅奕校本屈作詘韓詩外傳九引老子屈亦作詘與傅本正同大巧若拙句在大辨若訥下下又有其用不屈四字以上文其用不弊其用不窮二句例之則有者是也韓所據者猶是先秦西漢古本故獨完備魏晉以後本皆脫此句矣

此言未必然此節應作大成若缺其用不詘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蓋沖窮爲韻而缺弊不協韻故知弊應作詘缺詘始協韻韓詩外傳所引多一句實衍文也似不應有加此一句則句法亦不一例

反不及無此句爲佳屈詘本可通然詘字意義較廣承上文大成若缺而言則屈字與缺字不相應故知爲詘上文既有詘故知大直若屈句屈字不誤也傅校韓引及通行本第二句作不弊均疑誤孫言非也

塞其兌閉其門 老子

河上公注兌目也目不妄視也孫詒讓云兌當讀爲隧二字古通用襄二十三年左傳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禮記檀公鄭注引之云隧或爲兌晏子春秋內篇問下篇又作茲於兌是其證也廣雅釋室云隧道也左傳文元年杜注云隧徑也塞其兌亦謂塞其道徑也

按兌本爲卦名後借卦爲指物之字兌爲口字易說卦所謂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是也故此處兌字可作口字解塞其兌者塞其口也河上公解兌爲目亦非無故蓋兌爲口而口作洞形故凡孔洞皆可謂之兌淮南子道應訓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高誘注兌耳目口鼻也老子曰塞其兌是也高誘以耳目口鼻皆謂之兌河上公任取其一釋兌爲目雖未確當然亦非無據孫詒讓謂兌爲隧亦通隧地道也左傳隧而相見是也地道之入口處必有孔洞所謂兌者指入口處之孔洞而言也然兌字之本訓爲口故解塞其兌爲塞其口最爲簡明

行乎无路遊乎无怠出乎无門 文子精誠

孫詒讓云无怠與上下文不協符言篇亦云行於无怠彼文出淮南子詮言訓本作行無迹此二篇怠字疑並當爲迹迹怠二字草書相近而誤

此言非也淮南子行無迹出於老子善行無轍迹言無迹者皆曰行今曰遊乎無跡似未確其可疑者一也遊乎无迹與上文行乎无路之意無別其可疑者二也迹與上下文之路與門不協其可疑者三也今疑怠當作臺臺爲遊觀之所老子如登春臺是也故曰遊乎无臺傳寫依俗書作台後又誤爲怠遂不可解至於符言篇行於无怠句待訂

故羽翼善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文子符言）
孫詒讓云骸骨當作骨骸與荄協韻淮南子詮言訓正作骨骸可證
此言非也羽翼枝葉兩句爲偶語偶語不協韻者爲多不必強謂與荄協韻也

忠言於不忠義生於不義（鄧析子無厚篇）
孫詒讓云二句文例同言疑亦當爲生
此言非也言何以誤爲生孫氏未明言且兩句同作生字讀之殊不順按言當爲原因同音而誤

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途而百姓羞拾遺（荀子正論篇）
孫詒讓云取當讀爲聚古字通用（易萃聚以正釋文荀本作取）男女不聚於途即謂異途而行也
此言未必然不異途而行者亦未必爲聚取字疑當爲娶古字通用不娶於

途猶言不以道路相逢一言偶合而即嫁娶也

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論衡四諱篇）
孫詒讓云扶當作核形似而誤下文扶穀同
此言非也以木實之有核比人之有胞殊覺不倫扶當作柎此字說文作柎段注引詩鄂不韡韡箋云承華者曰鄂（今通作萼）不當作柎柎鄂足也古聲不柎同又引郭璞言江東呼草木子房爲柎草木子房如石榴子房蓮房之類與花下鄂一理也而此字在廣韻作䄫亦謂爲草木子房是故或作柎或作䄫或作不均可論衡作扶以聲似而誤也以草木之子房比人之胞甚確切孫詒讓以爲當作核非也

齊有三鄒衍之書（論衡案書篇）
孫詒讓云三鄒衍當作三鄒子史記孟子荀卿傳說齊有三騶子（鄒騶字通）衍其一也

此言非也史記孟荀傳稱三騶子曰忌曰奭曰衍三騶中以衍爲最著所謂談天衍也於騶奭亦嘗言其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王侯所謂彫龍奭也至如騶忌則但言其以鼓琴干威王是忌無書今如詒讓言作齊有三鄒子之書是與事實不合按論衡原文不誤當讀作齊有三鄒（句）衍之書下文所言皆指衍之書也詒讓偶誤斷句耳

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論衡順鼓篇）
孫詒讓云壅當爲罋形聲之誤下同
按壅罋可通不必是誤蓋从土或从缶可任意書之如壚鑪是也論衡多別體字此其一耳

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論衡狀留篇）
孫詒讓云昧當爲眯形近而誤說文目部云眯艸入目中也
按昧本訓爲昏原文不誤何必改作眯況艸入目中曰眯目在足自不能多

見何必待草入目乎入目者又何必草乎

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論衡說日篇）
孫詒讓云禹貢無十日之文貢當作益別通篇云禹益以所聞見作山海經此下文亦云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又云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之狀又云禹益所見意是日非日也又云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皆其證
按禹貢誠無十日之文然禹貢曾言暘谷山海經作湯谷即十日並出處是禹貢雖未明言十日實與山海經同言湯谷論衡原文混言十日語固疏略而孫詒讓謂禹貢當作禹益亦非是蓋山海經之上何必冠以禹益之名詒讓所引禹益二字連用之文皆與此無涉不足爲證

札迻正誤終

跋

清代樸學始於吾皖戴氏東原傳之江蘇爲高郵王氏念孫父子流風所播至於浙江德清俞氏曲園瑞安孫氏仲容皆爲皖學之一脉至餘杭章氏太炎遂結此派學術之終蓋學術亦有生之物一產生於外部之結婚一產生於內部之反動佛學入中國儒學與之結婚遂產生宋人之思想思想空疎之弊極於明末至清而反動遂產生乾嘉之樸學西方學術輸入中國各自爲家未能結婚王氏靜安鑽穴踰牆遂開學術一線之新路寄塵喜深刻之思中年以後從事舊學對於清乾嘉時代樸學派之著作頗有正誤之作茲札迻正誤十二條雖未確能正仲容之誤然不可謂不容學術界有此工作也寄塵無外來學術與之結婚或可云由於內部之反動清乾嘉學者反動之成功一方面揭櫫東漢以爲幟一方面致力於文字聲韻訓詁以植其基寄塵以心爲師而又根基未固宜乎所成就只此不過衝動之徵末耳易曰

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清乾嘉學者所走之路至今窮矣卽以立於考據學範圍以內而言亦當以實物考證如西方之考古學章氏太炎不信甲骨中之古文深信說文解字中之古文所以結此派學術之終王氏靜安以甲骨文證史所以開學術一綫之新路使寄塵不爲衣食所困而又天假之年成就當有可觀余雖以整理中國學術自企而塵事卒卒一無成就今又半身偏廢多病餘生來日殊未可必寄塵已矣此正誤雖不足重後之覽者對於中國學術或亦有所感於其心也民國二十九年七月樸安記

讀書雜記

夏敬觀

樸學齋叢書

序

余草讀書雜記冬則呵凍夏則揮汗於傭書之餘孜孜爲此或有見而笑者曰子之所爲眞俗語所謂吃力不討好矣余曰何謂也或曰子之學問之淵雅有過於王伯厚胡元瑞乎子之記誦之廣博有過於顧亭林錢竹汀乎余曰余何敢望乎諸賢曰然則王胡顧錢諸人書已汗牛充棟人且不暇卒讀又何需乎子之再作余曰非也王胡顧錢諸人不生於今日吾生於今日此吾之所以不同於王胡諸人也曰然則生於今日者某博士某教授其學問見識之過於子者亦不知其幾何人年成一書月刊一論長篇厚冊子亦望塵莫及更何取乎子之呵凍揮汗爲也余又曰不然彼所撰述大半爲嶄新之學說而非吾等所談陳言也以生於今日之人讀陳言舊簡而於一事一物尋其眞相考其變遷此余之讀書雜記之所以作也或曰然則請聞其說余答之曰凡吾所記有準則四其一外來器物混入中國而爲前人所不知留意者如吾雜記中忱字等條是也其二民間傳說神話前人所謂不登大雅之堂而不屑留意者如吾雜記中魚腹中書等條是也其三今日所謂文法爲中國古所未有而前人無從留意者如吾雜記中與之等條是也然非移植西洋文法於中國其四百家之書異詁別訓不同於許氏而爲儒家所不肯取者如吾雜記中鯰字等條是也凡如此者皆吾作記之標準也或曰善則善矣其如今人多不喜讀何余曰喜讀不喜讀是人之自由作不作是我之自由吾知吾自由而已何暇徧問他人之喜不喜而後執筆乎或唯唯而退余乃書而爲之序庶幾讀吾雜記者知吾作記之旨也

糖稱甜鹽

涇縣胡懷琛寄塵著

宋曾季貍艇齋詩話云東坡詩云水精鹽爲誰甜鹽味不應言甜以古樂府考之言白酒甜鹽則知鹽可言甜按季貍謂鹽可言甜非也乃古樂府時直稱糖爲甜鹽耳何也中國在較早時代所有糖係以米麥之類爲之其字作餹或作糖其實物亦非作粉狀今日通行之糖以蔗爲之發明較晚當時未有定名以其狀如鹽而味甜故遂名爲甜鹽也此外又有別名爲水精鹽東坡詩爲糖霜宋人有糖霜譜糖霜乃對於糖塊而言米麥之類製成之糖作塊狀今仍有之

越鳥巢南枝

古詩十九首云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余於去年撰古詩十九首志疑（載學世界第一卷第四期）謂越鳥係謂鷓鴣非泛指越地之鳥也引禽經爲證禽經越雉鷓鴣也飛必南翥然證據終嫌不足後又續讀他書始知言鷓鴣南翥者尚多今彙錄於此以補前註之缺唐人李嶠詩云可憐鷓鴣飛飛向樹南枝（又作嘗聽詩物）李白詩云我如鷓鴣鳥南遷懶北飛柳宗元詩云楚越有鳥甘且腴嘲嘲自鳴爲鷓鴣古今註云南方有鳥名鷓鴣其名自呼向日而飛北戶錄引越南志云鷓鴣陽鳥也雖復東西迴翔而命翮之始必先南翥由此觀之可知古詩十九首所謂越鳥確是指鷓鴣也

邪許卽嗚呼

工人扛物呼叫之聲謂之邪許此二字依今音讀殊不類呼叫之聲竊以爲邪許卽嗚呼何也烏鴉二字古本同音但烏爲象形字鴉爲形聲字而已烏鴉二字又皆開口呼讀如亞故鴉文又可寫作鵶鳴字以烏得聲邪字以牙得聲故可知二字音相同而皆讀如亞許字本讀如呼如水滸之滸今猶讀如呼故謂呼許二字音亦相同故曰邪許卽嗚呼

徐福何以又作徐市

爲秦始皇入海求仙之徐福又作徐市就今字言之福與市音與形均不相似明是一人二名實則不然福黻同音巿是黻之初文巿篆文作巿从巾从？？古文及㞢省聲市象形文巿會意兼形聲字本不相同隸變巿爲市遂與市相渾矣巿久廢不用故遂呼徐巿爲徐市而有時黻又別寫作福於是變一人爲二名矣

牡丹爲木芍藥之變音

牡丹爲中國名花然古無此種牡丹始發現於南北朝時而盛植於唐代牡丹二字既無意義又不似其他草木之名初不知其命名之由按唐人呼牡丹爲木芍藥而芍字以勺得聲考以勺得聲之字如釣如的今音猶均與丹爲雙聲木亦與牡亦雙聲故知牡丹卽木芍藥其藥字因三字連讀不易發聲故三字遂變成二字也此語雖無確據然於理可通足供研究語言變遷之助亦可資箋釋草木名實之談因信筆記之如此又朝鮮人之漢文書中牡丹皆作牧丹申紫霞詩云金絲烏竹紫葡萄雙牧丹叢一大蕉朴瓛卿厲韶餘響百絕句註云刻作花葉牧丹葡萄之類今疑唐人亦有作牧丹者字無定形亦足爲由木芍藥變音之一證

論詩

明七子學唐詩其不佳者無論矣其佳者亦只有氣而無力宋人自黃山谷以後詩其不佳者無論矣其佳者亦只有力而無氣有氣無力者如皮球打人不痛有力無氣者如石塊打人甚痛但石塊自身太笨拙唐詩固亦有不佳者但其佳者則氣力皆有盛唐之所以不可及者在此豈在形跡間哉

竊比於我老彭

論語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述而八字自來皆以爲孔子自言

清嚴元照娛親雅言引漢博陵太守孔彪碑云述而不作彭祖賦詩謂述而八字原爲老彭說而孔子引用之也錢大昕亦云作與古諧韻據此則述而八字確爲韻語矣按老子道德經大半爲韻語而論語則絕無韻語此孔老兩家文體之分論語中忽有述而兩句非偶然事不特可證此爲孔子引老彭語亦可疑老彭卽老聃考老子在周秦書中無李耳之稱只通稱爲老聃惟聃或作耽而已老彭之彭本讀如旁今贛粵之交土音猶然旁與當爲疊韻遂一變爲當當與聃爲雙聲遂再變而爲聃故老彭卽老聃也此雖未能成爲定論然亦可備一說故信筆述管見如此

亂臣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此語出於書泰誓論語亦引之舊說皆謂亂治也按亂與治爲相反之辭亂何以訓爲治竊謂亂謂戡亂也亂臣卽戡亂之臣戡亂之亂與作亂之亂字形相同而讀音有長短之別猶伐人之伐與人伐之伐字相同而音有別也古註失其音遂令後人疑莫能解耳或云亂本作𤔔古治字也此言亦是按𤔔從爪從糸意謂以手理亂絲也乚疑爲已之變形表聲也故𤔔字實爲會意兼形聲字後別出治字治字亦有長言短言之分至今猶如是今讀治國平天下之治作平聲讀國家治安之治作上聲是也𤔔亂爲相反之辭然兩形係由一形變出此例亦多如買賣受授是也自𤔔字廢於是治亂爲對待之字同時治字有二讀亂字亦有二讀故亂臣之亂訓爲戡亂之亂與作亂之亂不同讀音亦當有別但自古註卽失其音讀後人遂鮮知之者矣

焉字

焉字用在句首作於是二字解焉字亦卽於是二字之切音自孫仲容註墨子有此說今人已多知之矣竊以爲焉字用在句尾有時亦可作於是二字解如中庸日月星辰繫焉繫焉謂繫於是也是此也卽日月星辰繫於此也此爲代名詞指上文之天字而言其他萬物覆焉萬物載焉寶藏興焉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諸焉字皆如此然焉字在句尾不能皆作於是二字解如論語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此兩焉字亦含有代名詞之性質然其位置則又不應在句末何也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二句被稱者必須用一代名詞以代之照今日普通文法言應作宗族稱其孝鄉黨稱其弟其字爲代名詞猶云宗族稱他孝鄉黨稱他弟今論語無其字而於孝弟下各著一焉字此焉字之用實略等於其字而位置不同此焉字用法之又一例也其他例尚多暫不徧述

吳鹽勝雪

北宋周美成詞云幷刀如剪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此美成記徽宗在李師師家事也此語素爲後世詞人所豔稱然吳鹽勝雪四字終不知所謂食橙而佐之以鹽似無此理余前記甜鹽事已說明宋時稱糖亦謂之鹽然則美成此詞中所謂吳鹽乃今日之白糖耳今日之糖亦有白有紅白者較美此詞謂爲勝雪故知爲白糖食橙而佐以白糖似在情理之中然中國之糖產於閩廣吳地並不產糖又何以謂之吳鹽竊以爲亦非無故其時江南之青龍鎮已爲國際貿易貨物出入之所米元章芾曾爲鎮監其職務略如今日之海關監督是也而閩廣貨物運至汴京亦以青龍鎮爲轉運之地汴京人不知其詳以爲自青龍鎮運來卽稱爲吳鹽耳按青龍鎮在今江蘇青浦縣境宋元間鎮廢而上海繼興初不慮成美詞中乃包涵此一段社會史料爲從來讀詞者所未注意然亦爲讀詞者所不必注意讀詞者但意會其詞之佳而已何必枉費工夫考證名物哉惟箋註古人詩文者遇此等語頗覺棘手例如杜詩中之烏鬼芋栗雲子等名詞後世註家聚訟紛紜不可究悉其實際情形或亦周美成吳鹽之類也劉夢得作詩用字必有出處嘗欲用糕字而不敢用至爲後人所訕笑由今觀之或亦夢得預防後人不解故寧可

不用也糕字至後來人人能解但是另一問題信筆書此爲劉夢得解嘲

征字

宋人王楙野客叢書云征有二義如曹植東征賦崔駰徐幹西征賦班固傳毅北征頌此皆征伐之征如袁宏班昭東征賦潘安仁西征賦班彪北征賦此皆征行之征今人或不契勘以爲一義失矣按王氏所言就諸賦事實言之則是若謂征字根本有二義則非竊以爲征伐之征與征行之征二義即一義也征字從彳從正討伐有過者而正之故謂之征中國古代民衆務農皁守鄉土非爲國家服役征伐絕不肯遠行故遠行即征征即遠行此征伐之征所以變爲征行之征也後世雖非爲征伐而遠行亦襲用征字征字雖若有二義其實仍是一義王氏所言不甚當也不特此也政府取賦稅於人民亦謂之征其字或作徵然其初本作征且亦由征伐之征變化而來蓋此種賦稅在最初之情形實等於被征服者對於戰勝者所獻之貢物或所納之賠款根本從征伐而來故亦謂之征也

不借

不借爲草鞋之別名草鞋何以謂之不借逸雅謂言賤易有各宜自蓄之不假借人也此說甚穿鑿決不可信賤而易有之物甚多宜均可名不借何獨於草鞋爲然竊以不借本作胡屐爲古代東胡產物東北氣候甚寒以其特產之草製鞋以禦寒至今猶如此當時傳至中國稱爲胡屐久之已非專爲禦寒之用原料亦已不同但以其初來自東胡故仍襲用胡屐之名胡與不音同屐與借音近遂由胡屐轉變爲不借此類穿鑿之說雖原本於釋名但其末流望文生義荒謬殊甚例如茉莉爲花名或作抹麗解之者謂爲抹殺羣花之麗故以爲名[illegible]實則茉莉本非中國花茉莉亦非中國語茉莉乃外國語之譯音嵇含南方草木狀明言末利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方段公路北戶錄亦明言白末利花波斯種移植中夏抹麗乃末利之異譯根本無意義何得謂爲抹殺羣花之麗況末利有香無色又何麗之可言前人穿鑿之說往往如此於茉莉爲然於不借亦然

論古書體例

最古之書無所謂體例亦無所謂類別詩書禮樂皆就事而名書即就書以別類西漢初有六藝西漢末有七略魏有四部四部之稱沿用至今而猶未盡廢其不適用於今日今人已多知之吾不必言茲所言者古書有自然之體例多與後世相同而讀者皆習焉不察者也例如尚書及禮記皆後世之叢書也春秋書法其體例則今日之大事年表也呂氏春秋與淮南子皆後世之類書也二書皆採取各家之書組織而成文在類書中與事類賦最相近謂其旁搜博采有保存古籍之功可也謂其獨立成一家學說不可也子部中之韓非子商君書等皆雜本人事迹類於後人竄入者實則與後世全集相同全集除本人著作外其人之碑傳逸事年譜等一一附入力求完備韓非子商君書等亦猶是也但未如後世一一明言耳不善讀者以爲全書皆本人所作或又以此疑爲僞作皆非也以上所言雖無關宏旨但能知此說則對於古書體例之認識必更清楚故信筆記之

浮一大白

今人稱飲酒輒曰浮一大白或又謂罰酒爲浮白幾盡人所能解不必詮註矣然白字終無意義余夙疑係音似之訛或形似之訛然亦莫知爲何字考浮大白三字見於說苑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爲觴政曰飲不嚼者浮以大白可見其由來已久余亦未敢多言今偶讀宋人龔明之中吳紀聞記蘇子美漢書下酒事則云滿引大勺又云復舉一大勺因悟大白之白係勺字之誤蓋勺篆文或隸書其向左之鉤稍長轉而向上即成白字後人遂誤以爲白字相沿至今而未改亦可笑已又見研北雜志記蘇子美事文與中吳紀聞相同而大勺獨作大白尤可見大白爲大勺之誤也

老子書不言山

老子書屢言水言江言海言川言河言谿而始終未嘗言山其云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以常理言之應云入山林不遇兕虎今不言山而言陸尤可怪也此可知老子書乃產生於少山而近海之地即老子之根本思想主下主柔皆受地理之影響也後世道教所祀爲天官地官水官本老子意

姑射山

莊子逍遙游篇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舊註藐遠也射音夜姑射山名按此節可與建德之國一條參看所謂神人是指佛也姑射山者伽耶山也姑伽古音同夜耶音亦同伽耶山爲釋氏勝蹟即佛於菩提樹下成道處

蝍且

莊子齊物篇云蝍且甘帶赤雅蝍蛆條云即且亦名蜈蚣狀若水蝦小至一

寸大至一丈其尾閃閃有光山中修蛇無故而死者被敝也蛇腐皆化即且猶螟蛉之咒子也儒書螣蛇游霧而敝於即且按莊子所謂帶即螣蛇也又毛詩所謂蝃蝀蝃即帶字毛詩之蝃蝀以形似而名也

折楊皇荂

莊子天地篇云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即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成玄英云折楊皇荂蓋古之俗中小曲按荂同華皇華爲小雅篇名之一君遣使臣歌以送之者也後世以爲稱頌使臣之語由今觀之在當時或爲俗中歌曲祖餞使臣歌以侑酒耳折楊疑爲民間送別之辭晉南北朝所謂折楊柳之所本也

建德之國

莊子山木篇曰南越有邑焉名爲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日本人謂建德之國即謂印度莊子所言是中國書言印度之最早者余以爲此言是也天竺身毒中毒皆翻譯異文耳（身毒天竺皆讀如捐篤）莊子書中寓言有出於印度者余別有考可與此互證也

方舟

詩漢廣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方舟屬也莊子作方舟山木篇云方舟而濟於河方舟者兩舟相並而行也史記併兩字爲一字作舫云一舫載五十人方方舟舫一物也而出於周南及莊子可知其爲南方物兩舟相平之制今南洋尚有之清人王懋材西輶日記云初五日僱緬（謂緬甸）船其船用大木剜成兩舟相聯而空其中上鋪竹篾可載棉花五十畝水手九人前後三槳有茅棚僅可睡一人餘露宿按此即所謂方舟也（王懋材爲同光緒初人西輶日記爲得一齋雜著之一）

蹄

莊子外物篇云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釋文蹄兔罝也係其脚故曰蹄按釋文謂蹄爲兔罝曰係其脚故曰蹄其言甚穿鑿不如謂蹄爲指獵犬於義爲長犬追兔在善走故曰蹄也

貴眞

莊子漁父篇云眞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眞悲無聲而哀眞怒未發而威眞親未笑而和眞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眞也按能知此言者可以論詩歌

子產戒殺放生

孟子曰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萬章上）按觀子產之言得其所哉是戒殺放生者之言也是中國戒殺放生之最早者孟子所言果爲子產軼事矣抑爲孟子之寓言歟今無可攷總之認

爲在孟子時中國已有戒殺放生之事可也

蒙鳩

荀子勸學篇云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盧文弨云蒙鳩大戴禮作蝱鳩方言謂之蔑雀蝱讀如芒蒙蝱蔑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蠛蠓音義近按今江浙有一種小鳥俗爲麻雀疑卽蔑雀之轉音也

孔雀

孔雀於中國書始見於楚辭少司命孔蓋兮翠旍登九天兮撫彗星王逸註孔蓋謂以孔雀之翅爲車蓋清人徐延旭越南輯略安南土字鴆音公孔雀也按鴆孔本是一音孔雀非中國產是鴆爲越語而孔爲譯音也

月中兔

楚辭天問云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一作兔月中兔人所熟知而莫知其眞出處洪興祖補註引靈憲云月者陰精之宗積而成獸象兔除之類其數偶又引蘇鶚演義云兔十二屬配卯位處望日月最圓而出於卯上卯兔也其形入於月中遂有是形又引古今註云兔口有缺又引博物志云兔望月而孕自吐其子又藝文類聚引乾鑿度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穴鼻始明註云穴決也決鼻兔也按諸書所言皆在楚辭之後楚辭謂兔在月腹當別有所本不然何得憑空而有此問也今按兔在月腹之說出於印度西域記卷七云昔狐兔猿共爲親友行仁義時天帝欲試爲飢渴人兔燒身供養帝傷以良久曰吾感其心不泯其迹寄之月輪傳於後世故西竺咸言月中之兔由斯而有一切經義卷二十三云月十兔者佛昔作兔王爲一仙人投身入火以肉施彼天帝取其體骨置於月中使得清涼又令地上衆生見而發意吾讀西域記後疑月中兔之眞出處乃在佛書蓋中國書言月中兔者似皆先有此典故而後強加解釋耳不若西域記所言爲根本出處也然則楚辭曾受佛書影響此亦一證矣

干欄

干欄爲南北朝及唐時南蠻語意爲樓也見新唐書卷二百二十二下南蠻列傳自交州行九十日乃至王姓察失利名婆那字婆末俗喜樓居爲干欄明鄺露赤雅獠人條云積木以居名曰干欄又同書獞丁條云緝茅索綯伐木駕楹人棲其上牛羊犬豕畜其下謂之麻欄子長娶婦別欄而居按後世欄干二字卽由干欄變來

江水三千里

少讀明初人袁凱京師得家書詩云江水三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頗愛甚佳近讀袁海叟集第一句作江水一千里覺其與少所讀者不同繼而思之一千里是也凱爲華亭人其時明都南京華亭至南京不能云三千里及檢列朝詩集亦作一千里而明詩別裁則作三千里始知改一千爲三千乃自明詩別裁始也其所以改之者大抵欲平仄聲諧和耳而不知非海叟原意也古書被後人亂改往往有此病舉此一則以例其他並告讀書者勿受改書者欺也

秋興

杜甫秋興詩後人亦有秋興春興雜興爲詩題者按此興字應是比興之興後人以爲興趣之興非也

砧聲

李白詩長安一片月萬戶擣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何日平胡虜良人罷遠征擣衣聲後人詩詞中多作砧聲其義一也然聞砧聲何以懷遠人自來註家未能詳焉竊以爲是本於古詩古詩云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藁砧者鈇也鈇隱語卽丈夫之夫下句山上復有山兩字相疊爲出字李白詩是謂由擣衣之砧聯想到藁砧之砧而藁砧卽丈夫故聞砧聲而懷良人不然擣衣聲與懷人有何關涉而李白詩如是云云

解

明清人之古詩往往一篇分爲數段（大[illegible]則分[illegible]段[illegible]）而於段末註云一解二解三解等此解字不知何說昨閱唐人南卓羯鼓錄而始恍然羯鼓錄云李琬居長安嘗夜聞羯鼓曲頗工妙於月下步行至一宅門戶極卑陋扣門請謁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娑雞乎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之曰君固知音者此事無有知某太常工人也祖父傳此藝尤能此曲近者父沒西河此曲遂絕也琬曰曲下意盡乎工曰盡琬曰曲盡卽意盡又何索焉工曰奈聲不盡何今按譜尋之無結尾聲因夜夜求之琬曰可言矣夫曲有如此者須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也夫耶婆娑雞當用屈拓急遍解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聲意皆盡工泣而謝之按意盡聲不盡則用他曲解之然則所謂解者猶無辭之聲也而後世之題解者則與毫不相涉何以題爲解作者亦不自知其詩雖自題爲樂府亦絕不能入樂稱樂府稱解皆盲從耳

趨

淮南子俶眞訓目下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按趨卽曲也趨曲爲一聲之轉

黃花

唐司空圖詩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按詩詞中所言黃花通指菊花是根於月令鞠有黃花一語也而此表聖此處黃花二字是指菜花因下文言入麥稀而知也然段玉裁則謂此黃花卽指麥花謂麥確有花確爲黃色引證甚深余謂麥有花花黃色誠如段氏所言惟此詩黃花二字決非指麥花既云麥花又何以又云入麥乎此事於數年前曾與家兄論及之然菜花稱黃花一時未得實證今偶讀張翰詩而得之詩云黃花如散金洪北江所謂菜花詩始於張翰是也又清人劉宗霈看菜花詩云色比散金無異種散金用張翰語也

款乃

柳宗元漁翁詩款乃一聲山水綠款乃二字在柳宗元前用者元結有款乃曲人多以此二字爲不經見按款卽唉字從欠從口一也乃字說文象氣之難出然時本是感嘆詞與唉字同性質也

妖韶女老

袁宏道徐文長傳稱文長善書其詞云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也按此文曾選入古文觀止凡讀古文觀止者無不讀之然多在老字斷句而不知其誤也夫妖韶女老不成文理余初疑爲老女之訛然檢原刻瓶花齋集亦作女老反覆思之方得其故蓋所引歐陽修語應爲五言詩兩句作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宏道引詩截去前句首二字故如此云云惟歐陽修原詩宋詩鈔所載其全集中有此詩否則余一時尚未檢查也（樸安按此詩見歐陽文忠公全集第三卷）

萬畢術

淮南子外篇有萬畢術通作萬畢余四年前偶閱某書謂應作畢萬並詳解其命名之由頗覺其言爲是去年爲人校閱淮南子隨手改萬畢爲畢萬其人不服余欲檢前所見書爲證然一時忘其書名苦思不得乃徧檢他書如抱朴子齊民要術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類書皆作萬畢余乃爲之詞窮又閱半載偶讀洪北江詩話則見一條兩言畢萬（華亭張祥河刻本卷四第十三頁八行九行皆作畢萬）於是始得證明吾言非無據然余前所見某書究爲何書至今猶苦思不得因記於此世不乏博學之士倘舉以見告是余所眄望也

最早之日本留學生

明人張弼楊塤傳云塤字景和其先某處人父爲漆工宣德間（公元一四二六至一四三五）嘗遣人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以歸塤遂習之而自出己見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如舊法純用金也按明宣德時所遣至倭國傳泥金畫漆之法

者是中國最早之日本留學生也又按今福建產漆器甚精或與楊塤不無有關係張珂字汝弼松江華亭人明成化時進士著有鶴城東海諸稿

晉唐人小說中之白話

晉唐人作小說皆用所謂文言而唐人尤重詞彩然其中亦往往有白話字偶以見聞所及隨手記之於此時代之前後不復次也　奉（蕭奉）每來飲食或如飛鳥騰空來坐食了飛去人每不覺（晉葛洪神仙傳）按坐食了猶云坐食畢　晚間有人送粥慎莫喫（唐崔令欽教坊記）喫猶云食　喫藥了然後續以諸饌（唐劉恂嶺表錄異）喫藥了猶云食藥畢　不待殺了（唐戴君孚廣異記）了猶云畢　西牆下有物應曰諾問曰甚沒人曰不知（唐鄭還古博異記）甚沒人猶云何人今作甚麼人　亦是償債了矣（唐盧子逸史）了猶云畢　忽忽酬作言未了（同上）了猶云畢　曾見太上皇未曰見了（唐郭湜高力士傳）見了猶見之矣　知他是甚麼圖畫（唐韓偓開河記）按韓偓敘煬帝見廣陵圖有此語猶今白話云那知他是甚麼圖畫　不知了當得否（唐韓偓海山記）猶今白話云不知辦得了否　誰教他誤入來（唐李隱瀟湘錄）　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日三郎（唐鄭棨開天傳信錄）按傳信錄載劉朝霞幸温泉賦賦中有此二語你猶云汝遮莫當時俗語以上皆晉唐人小說中所用白話也至於宋人如泊宅編老學庵筆記夷堅志等書所用白話更多皆不復記矣

帎

淮南子道應訓云又復往取其枕北堂書鈔百二十七引枕作帎按古以木為枕故其字從木必至以布類為枕以後始改從巾竊以為帎字為隋唐間新字（此字於字書始見於集韻）虞世南隨筆寫入書鈔非淮南原文如是也又南海寄歸傳（唐沙門義淨撰所書皆印度風俗）卷三臥息方法篇云又復南海十島西國五天皆不用木枕支頭神州獨有斯事其西方枕囊樣式其類相似取帛或布染色隨情縫為直袋長一肘（即寸字此是指印度寸）半寬半寸中間貯者隨處所出或可填毛或盛麻緼或蒲黃柳絮或木棉荻苕或軟葉乾苔或決明麻豆隨時冷熱量意高下斯乃取適安身實無堅強之患方殊土別所翫不同聊述異聞行否隨好義淨一則謂用木枕支頭為神州獨有之事再則述西方之枕而自稱為異聞則在義淨著書時中國尚無布枕或偶一見之而尚未通行布枕為隋唐間新品緣知帎字為隋唐間新字虞世南時出現尚未久非淮南書中所宜有也

窮廬

淮南子齊俗訓云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許註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艸野宜窮廬窮廬二字諸家皆未註按說文穹窮也是窮與穹通窮廬即穹廬匈奴人所居氈帳也許慎謂艸野宜窮廬或指匈奴逐水草以居而言

馬是天池之龍種

庾信春賦云馬是天池之龍種天池龍種之來歷舊說未詳按此四字來歷有二其一魏書吐谷渾傳青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牝游此山明年生駒必多駿異因名其島曰龍駒其二大唐西域記屈支國東境城北天池前有大龍池諸龍易形交合牝馬遂生龍駒吐谷渾傳所言其地在今青海西域記所言其地在今新疆馬本非中國內地產天池龍種亦當時外國典故子山仕北朝宜其熟知外國典故矣此後龍馬之說他處亦有之如貴州有養龍坑亦謂龍與馬交而生龍駒見田雯黔書然此為後起之說因附會而來非根本出處也

再論趨字即曲字

余前言淮南子手會綠水之趨其趨字即曲字一聲之轉也然未有實證今見庾信春賦云陽春淥水之曲正作曲字淮南言手會者謂手彈淥水之調也高註趨投節也則與上文舞字意複非是

魚腹中書

今人以魚雁爲書信別名人但知雁事出於蘇武魚事出於蔡邕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然蔡邕詩實不得確解魚腹中何以有書乎明人顧元慶夷白齋詩話謂爲喻隱密或又謂爲書函飾作魚形均非也按邕詩係本於當時一種傳說其傳說則不外乎由下列三事演變而成其一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濱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曰呂望封於齊望知其異其二史記陳涉世家敘吳廣陳勝將起兵云吳廣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陳勝吳廣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衆耳乃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固已怪之矣其三神仙傳記葛玄事云玄見魚者在水邊玄謂魚主曰欲煩此魚至河伯處可乎魚人曰魚已死矣何能爲玄曰無苦也乃以魚與玄玄以丹書紙納魚腹擲魚水中俄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色如大葉而飛去（神仙傳雖出於蔡邕之後然此種口頭傳說或在蔡邕前已有之）按呂望於魚腹中得書必不能有此

事實今觀陳涉事可知呂望亦必先置書於魚腹中用以欺人特陳涉事史明言之呂望事未明言耳然呂望與陳涉事猶皆屬預言非尋常通問由此二事演爲葛玄事乃變爲尋常通問語蔡邕之詩當卽用此傳說也顧元慶喻隱密之說文人氣味太重非蔡邕原意後世亦有書函飾作魚形者然乃本於蔡邕詩而爲此非邕詩之所本也今謂邕詩本於傳說較爲近理耳前人未得此解亦非無故輕視傳說初不留意於此也

昭王制肅強侯

姚姬傳古文辭類纂序目云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強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按姚氏此書爲人所習見然所謂周昭王制肅強侯不知所出今與偏檢左史國語逸周書通鑑外紀繹史人表考諸書均不見此事問之他人亦云不知不知爲姬傳之偶誤歟抑別有所本而爲吾輩所未知歟

興之

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今人多謂之字爲衍文蓋依文法言之字爲代名詞卽代上文之苗興字下不容有此之字然亦有謂之字非衍文者共有二說一說謂之字本訓爲出像草之生育興之卽苗起而上長之意（見文學週報）一說謂之字是謂苗之自身此之字相當於英文Himself（見學衡）按之字確非衍文然此二說亦均未妥如從前說訓之爲出在此處可通在他處不可通蓋孟子中此類之字他處亦有之如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如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均是也依文法言但云委而去望望然去可矣下文不容有之字此兩之字不能作出字解是前說不能認爲盡善如從後說謂此之字相當於英文之 Himself 在表面上說頗合文法然上文分明云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此句之意是謂苗因得雨而興信如此說是謂苗自興則上下文不能貫通余以爲此之字在文法上則甚

特別不能以尋常文法繩之此之字是代作雲下雨而非代苗今以柳宗元天說證之極易明白天說云夫果蓏飲食既壞蟲生之此之字用法正與興之相同然天說下文又云物壞蟲由之生子厚下文是重述上文之意一則云蟲生之一則云蟲由之生可知蟲生之等於蟲由之生然則孟子苗興之等於苗由之興苗勃然興之矣等於苗因之勃然興矣如此言之則委而去之等於委之而去望望然去之等於望望然舍之而去皆可通矣今近作中國文的過去與未來一書其中亦言及興之然未及舉柳文爲證僅舉蘇文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不及柳文爲佳今因補記於此

骨董

今金玉珠寶之類通稱爲骨董又作古董又作汩董王漁洋禾祖筆記云古董東坡作骨董晦庵作汩董可知字無定形骨董最早汩董次之古董爲後人所附會也骨董二字甚奇自來無確解一說爲古銅之轉音然骨董所包

貳拾肆　册95½版　41B

含者甚多不僅爲銅此一可疑也古銅器通稱爲金如金石是不稱爲銅此二可疑也一說爲零什之義取飲食零什烹之謂骨董羹霏雪錄東坡嘗作骨董羹仇池筆記羅浮穎老取飲食零什烹之名骨董羹金玉珠寶稱骨董亦取零什之義然零什何以稱骨董仍不可解如作古董則古字可解而董字不可解況古董二字尤爲後出乎余竊以爲骨董二字非中國語蓋唐以來所謂西域賈胡者專以寶物販賣於中國凡奇物異器非中國人所能識者西域賈胡輒識之其事見於唐人小說者不一而足余嘗以見聞所及輯得十餘條已別爲文說明之可見其販賣寶物之盛此種賈胡非波斯人卽阿剌伯人然則骨董非波斯語卽阿剌語其意卽謂寶也蓋始於唐時然爲俗語未入文字至北宋蘇東坡時始入文字余謂骨董二字爲譯音語有三說焉骨董二字無意義且二字連續類外國語一也或作骨董或作汨董後又訛爲古董字無定形頗類譯語二也骨董鋪之市招只作古玩不作骨董

蓋在當時以爲外國語不雅馴故不以爲市招直至今日而猶如是使中國原有此稱何以骨董鋪不以入市招三也然則骨董羹又何說乎曰骨董羹者百寶羹也爲衆味俱備之意百者極言其多也今日有百寶飯或作八寶飯非是應爲百以正其名正與此相類而胡語謂寶爲骨董故稱爲骨董羹云如此則骨董羹二字亦得確解矣總之骨董或爲波斯語或阿剌伯語或譯作百寶始行於唐而盛於北宋以後也此節亦已附載於中國文的過去及未來一書中題名爲骨董解今復記於此以與讀者相商榷焉

準者這咱

說文準平也從水隼聲考工記準作水疏平也是準字古只訓爲平至史漢則解作鼻不知何所取義史記高祖本紀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集解準音拙鼻也又秦皇本紀秦皇爲人蜂準正義準鼻也後漢光武紀隆準日角註鼻頭爲準準何以解作鼻初不可曉今按準爲自稱之詞準音拙後世者這咱等字皆自此音變來宋元人詩詞中者字皆如今這字自指其鼻而自稱曰準故準又解作鼻也此說雖無確證然於理可通因記之以待再攷

瓶壺

瓶字在古書中爲晚出卽瓶之實物亦爲晚出卽至宋代瓶與壺二物之界限猶未畫淸洪邁夷堅志明日取熏爐花壺徃爲供私酌酒奠之是稱花瓶爲花壺也羅大經鶴林玉露近時趙紫芝詩云一瓶茶外無祗待同上西樓看晚山是稱一壺茶爲一瓶茶也瓶壺二物不分如此蓋因古代壺皆無嘴壺字象形無嘴故與瓶常相混又疑瓶爲外來器物在中國因其用與壺相似故常與壺混雜不分也

換酒

李白詩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去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此換字讀詩者大抵解作交換之換謂以裘馬換酒或賣裘馬而買酒也及讀孟啓本事詩

而疑其不盡然本事詩謂李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訪之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按金龜爲唐初三品以上官所佩章何得隨意取以易錢或易酒殊不在情理之中後讀唐人馮翊所撰桂苑叢談記杜可均却鼠事方得換酒二字之確解叢談云有樂姓者列酒旗於城街之西案上文此城字指唐陵城杜可均詣樂求飲値典事者白樂云旣已齧損卽須據物賠來樂不喜其說可均乃問曰何故曰有人將衣服換酒收藏不謹致鼠齧壞下文卽記杜可均爲樂姓驅鼠事今不多引觀上所引曰有人將衣換酒收藏不謹致鼠齧壞可知其衣服是收藏於酒家又曰旣已齧損卽須據物賠來可知此衣服是暫時典押有錢時尙可取贖否則原主何得責其賠償乎然則所謂換酒是飲酒後不給現錢而以衣服等暫押於酒家也如此則賀知章以金龜暫押亦無不可而李白所謂以裘馬換酒亦典裘質馬而已蓋唐代風俗如此不知此風俗者於李白詩卽不得確解矣然吾爲此文亦不過偶以見聞

所及隨筆記之耳非謂凡讀古人詩文者必須如此也蓋讀詩文者若只在賞鑑文學於此換酒二字能得確解與否毫無分別此陶淵明所謂不求甚解也若欲藉此以考見唐代風俗是又另一問題不得與賞鑑文學混爲一談不然其流弊所及將不免於夜半鐘聲之笑柄矣

𧖴

老子未知牝牡之合而𧖴作𧖴字從河上公本作𧖴王弼本作全釋文一本作朘子垂切赤子陰也王弼解作偏全之全不及釋文解作赤子陰爲佳故讀老子者多從之然今讀本草綱目人部人精條李時珍曰謂精爲𧖴精非血不化也此𧖴卽精液也時珍雖未詳所本然其言必有來歷時珍醫家是必古醫書中有此說今就𧖴精二字言之𧖴字從血夋聲確謂人之精液精字從米是指米之潔白者而言於此無涉是𧖴爲本字精爲借字𧖴字直解作精液比解作赤子陰爲佳或曰上文言赤子赤子何有精液曰此非善讀老子書者也上文骨弱筋柔而握固旣曰柔弱又何以曰固老子全書多此類語安得以常情論哉或又曰周易女男構精萬品化生周易古書也何以不作𧖴而作精曰古書中字亦有不從一例者如周易中無字皆作无莊子書中無字亦作无是應謂道書多用无字然老子書中又作無而不作无故謂其用字不必一例也或又曰王弼作全其說又何自而來乎曰𧖴字古音讀作全王弼本因音同而訛耳解作偏全之全訛誤之尤者也

兕

老子入山不遇兕虎余疑兕卽犀也蓋今從犀之字多讀爲兕爲遲爲穉皆是也今讀本草綱目獸部亦有此言謂大抵兕犀是一物前人多言兕後人多言犀北音多言兕南音多言犀

陶柳詩用韻

陶柳詩是相近論者多以爲柳出於陶然余以爲淵明沖和子厚峻潔兩人

之詩不同處蓋關於性情也陶詩用平韻者爲多柳詩用仄韻者爲多觀其用韻卽可知其性情之不同仇註杜詩鐵雲峽評云今按入蜀諸章仄韻居多蓋逢險峭之境寫愁苦之詩自不能爲平緩之調也仇氏所云因地而異也余所云因人而異也學詩者於此可悟用韻之道

仇註杜詩

仇註杜詩徵引詳博藝林甚重然今細讀亦覺訛誤良多其尤易見者如卷九石櫃閣詩註引杜修可曰謝玄暉封康樂公孫靈運襲其封與何長愈等以文章賞會嘗爲山澤之游詩家稱康樂乃靈運非玄暉也按所云謝玄暉應作謝玄謝玄暉謝朓字也安得混爲一人又如卷八青陽峽詩註引陶潛桃花源記常恐霜霰至云云按此句在歸田園居詩中與桃花源記無涉其他類此者尙多不及徧舉大抵仇氏皆鈔襲他家舊註未加審察而世之推重其書者亦無暇細讀但見其浩博卽以爲杜詩註本之冠也

詩三百

孔子兩言詩三百一則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再則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論者遂謂今詩之三百五篇卽孔子之所謂三百或謂孔子刪詩或謂孔子未刪詩多舉此爲爭論之資然余竊謂三百乃虛數非實數三極言其多耳如孔子弟子三千孟嘗君食客三千皆是也三指極多註中釋三九言之甚詳孔子兩言詩三百或對於下文一言以蔽而言或對於下文雖多奚爲而言皆極謂其多非實數也惟宋以來疑詩者皆未留意於此

木乃伊

埃及人以藥保護人屍使不壞謂之木乃伊按木乃伊三字非自歐洲文譯出乃借用中國舊譯名耳陶南村輟耕錄略謂木乃伊出天方國修道之人以身漬蜜爲藥以救人云云據此木乃伊爲阿剌伯語其實物與埃及之木

乃伊亦微有不同而中國有此譯語則在元代云今人以爲自歐洲文譯出非也

鳥瞰

今人稱建築物之平面圖曰鳥瞰或稱某事之大綱亦曰鳥瞰謂如飛鳥在空中俯視地面也此雖爲新詞然古人亦有知此意者夢溪筆談謂古有飛鳥圖謂地理書也以飛鳥所行之遠近皆爲直線不若人行有曲折地理書距離遠近亦以直綫計故稱爲飛鳥圖云云按飛鳥圖三字卽謂如鳥之在空中以視地面亦可也與今鳥瞰二字頗相似

又按誰南子亦有相似之言今已忘其見於何篇卷帙浩繁一時不暇檢查姑略記於此以備遺忘而待他日詳述焉

黃粱夢

世所傳黃粱夢故事係出於李泌枕中記記謂有盧生者於邯鄲道上遇呂翁授以一枕有小洞視之甚明忽如自入其中遂歷享富貴及一夢旣醒則旅舍主人烹黃粱猶未熟也記之大意如此而以一枕爲之關鍵今讀開元天寶遺事有游仙枕一則云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瑪瑙溫潤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矣帝因命名爲游仙枕後賜與楊國忠按黃粱夢實脫胎於遊仙枕一望可知所可注意者遊仙枕爲龜茲國所進則此種話乃自外來而非中國所固有卽黃粱夢之思想亦自外來而非中國所固有也又按黃粱夢知之者多遊仙枕知之者少古人詩詞亦絕少引用以予所見惟厲樊榭遊仙詩序云聊當龜茲一覺云爾則正用此事也

致語

致語爲宋大曲中名詞爲參軍對於觀戲者所致吉祥語然陸放翁全集中亦有致語蓋由代參軍爲致語而漸變爲應酬通用文字猶代賀年信賀節

信及通用問候信用四六文卽致語之變相也其恭維云云與宋時致語全相同參軍或謂卽今戲劇中之加官實則非是乃加官出場以後繼加官而出之穿綠袍者俗語所謂加官的兒子是也其出場所云卽致語也

陸行不遇兕虎

老子云陸行不遇兕虎兕無所投其角虎所措其爪又云猛獸不據此數語不可以常言解頃讀陳眉公(繼儒)虎薈其言頗可爲老子此語之註脚因錄如下陳繼儒虎薈云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嘷聲震山谷奮躍搏人人有勇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卷二寶顏堂秘笈本)又云蘇子由傳孟德事虎不食不畏己者其說信然義興山有人出行其妻女擁爐夜坐妻先就枕女躬爐側虎突入蹲其旁耽視其女而不搏已而女瞢騰欲仆虎輒以頭觸止之若爲扶持者其母懼甚不敢呼女亦不覺相守達明其鄰嫗過之訝其門闢入視虎遂躍起攫之而去(卷六)又云唐傳黃中(按此四字中疑有誤字)爲越州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振虎虎遂驚躍卽便落崖下遂爲人所得(卷二)又云邵都梁恭永初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蹲在脚後(卷五)按所上所引虎薈之言第一則泛言虎性餘三則以事實證明虎不食不畏己者三人之中一爲睡人二爲醉人此時自忘其身併亦忘虎故其氣完虎亦不敢遽食之也虎薈所言是否可信固是一問題卽可信矣是否偶然之事亦一問題吾人欲解決此問題非實驗不可然亦誰願以身投猛虎之窟以冀萬一之驗耶卽云願矣亦非先能自忘其身不可非爲睡人爲醉人不可且有意爲睡人爲醉人亦不可蓋有意爲之其氣不完終不免爲虎所乘也然則此事終無法可以實驗其然否若但就理言之則虎薈所記四則誠可爲老子此言之註脚矣又按毛西河(奇齡)有兒打虎詩云兒打虎乃在汴梁之禹州禹州城外朱家樓小兒十一隨父

耕深山有虎班毛成飀飀黑風吹草根乘風攫人誰敢攖小兒不識虎疑是狐與狸陡然見虎銜父肢咆哮草際風來吹兒啼向風不得父把棧打虎截虎路虎驚顧兒舍父逸深林豐草皆無色禹州太守呼小兒予之以帛飽以糜予時在署識兒面披髮跳擲真兒嬉問兒打虎虎何似舉手張牙作虎勢假虎隱慢恐小兒小兒驚避力不支當時見虎得無怖此事我亦味其故禹州太守省得知是時小兒知有父（下略）按西河此時記朱兒打虎其人其地皆歷歷言之詩前又有小序謂禹州太守爲史廷桂則此詩決非虛構也朱兒能打眞虎而畏假虎亦前所謂有時忘其身亦忘其虎有時則不能也當打虎一瞬時只知救父而亦不知虎之爲虎故虎亦畏之及見假虎反不能者己先知其爲虎也此詩亦可爲老子之註脚

入軍不被甲兵

老子云入軍不被甲兵兵無所容其刃此言亦與陸行不遇兕虎相同而不可以常言解今舉民國十八年二三月間一實事以解此言是時上海綁票之風甚盛所謂綁票匪徒結黨刧人勒贖也有某甲在江灣路被匪挾至黃浦江邊先有渡船維江岸以待復欲挾至浦東匪以手槍相示甲任其所爲噤不敢言時適遇兩三鄉人見匪持手槍卽呼曰汝是強盜匪舉手槍擬之鄉人戇直不知畏亦摸索佯作覓手槍狀徐徐曰汝有手槍我亦有手槍匪大驚疑爲警察化裝待以捕己者卽棄某甲而逃當相持時眞警察已至匪卒被捕此事曾見於上海各報確爲實事夫鄉人之所以不畏匪者以不知其可畏而氣完也老子所謂兵無所容其刃者是也然必如鄉人之戇直而後可非聰明人所能強爲必知此理者方可以解老子此言然既知此理者亦不能輕試老子此言此老子之學之所以爲玄妙也

一代之所勝

陳眉公云先秦兩漢詩文具備晉清談書法六朝四六唐詩小說宋詩餘元畫與南北劇（太平清話卷下）卓珂月云我明詩讓唐詞讓宋曲又讓元庶幾吳歌掛枝兒羅江怨打棗竿銀絞絲之類爲我明一絕耳（陳士業寒夜錄卷上引卓珂月言按卓名人月杭州人與陳士業同時又按掛枝兒之類皆民歌名也）焦里堂云一代有一代之所勝余嘗欲自楚騷以下至明八股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明專錄其八股一代還其一代之所勝（易餘籥錄卷十五）王靜安云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能繼焉者也（宋元戲曲史序）按四人之言大同小異各有所到亦各有所缺而以陳眉公之言所包最廣然猶缺明清二代竊以卓珂月所言民歌當以明代爲勝清則非吾所知也若謂清代之所勝是八股則吾寧取文虎詩鐘之類耳

陳眉公書

頃得舉眉公書數種讀之其論文頗有見地如云作傳與墓誌行狀正如寫照雖一瘢一痣皆爲摹寫不然不類其人（太平清話卷上）又云白樂天六帖爲應科舉而設故醜類不廣梁昭明文選亦咸爲詞賦資科朱子云文選是文章之極衰者而東坡亦詳言之矣（太平清話卷下）所見皆極是

王安石語

王荊公之爲人毀者毀之譽者譽之雖蓋棺已久而尚無定論要之其見解多不同於流俗如答曾子固書謂小說無所不讀然後能知大體在荊公時作此言不得不謂之新奇惟其所指爲小說者非平話乃筆記之類也

王安石字說

王荊公有字說自以其意解字頗多新奇之論其書不傳不知所言何若（安漢）（按道靜軒有熙甯字說鉤沉計一百八十二條寄簃筆記時事部訓典部尚未匯也）惟於與東坡問答語中見其一二荊公釋坡字謂坡爲土之皮東坡譏之云然則滑爲水之骨歟東坡又云鳩字從九從鳥亦有證據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此二事

可見荆公字說之無根據廣陽雜記謂高麗書以牛爲魚以魚爲牛謂四足者宜爲牛長尾無足者宜爲魚也讀矮爲射讀射爲矮謂委矢宜爲射寸身宜爲矮也是亦荆公字說之類或卽荆公之說流傳於彼邦也此雖未探製字之本然通俗易於了解使能本此意以解字而又探得製字之本源斯爲善矣例如弔字弓貫矢也古者人死而棄之野弔者以弓矢助驅鳥獸故其字如此今致從口從巾失其義矣陳眉公梁任公均有此說按此說甚佳且由此推之弔民伐罪之弔字亦可得一確解弔民者執弓矢以救民也昊天不弔之弔字尤可得一確解不弔者謂天不衛民也今公文中弔卷弔册等弔字昔人皆不得其解（見公文錄起引各書）以爲弔本訓傷訓愍而今有索取之義爲不可解也若從弓貫矢之說則亦可通弓貫矢有射而取之之意故可通也或又謂弔卷弔册之弔應作釣然既明此說則釣弔同是一類更不必云應作釣總之弔字有四義一爲驅鳥獸之義二爲取鳥獸之義引伸之取一切物皆可用三爲救民之義四爲衛民之義而傷與愍不與焉此說頗可廣見聞惜乎王荆公之不聞也

南唐書奇句

今年夏秋間校閱陸游南唐書汲古閣陸放翁全集本祥符周在浚南唐書註本吳興劉承幹南唐書補註本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彼此互有異同茲不悉記惟有一字諸本皆同而不得其解其原文云顯宗六年秋七月鑄大錢文曰永通錢貨一當十與舊錢並行又鑄唐國通寶錢二當開通錢之二（二卷）按二當開通錢之二一句初不得其解反復思之以爲之二兩字是謂半個也二當半個卽一當四分之一所謂四分之一古人無此語故言二當半個此說雖無實據然於理可通或謂上下兩二字必誤其一然則之字何解故知此說非也又南唐書卷九劉彥貞傳云劉彥貞兗州中都人父信初爲羣盜戰敗奔吳按此當在初爲羣盜斷句然別一讀法於初爲羣盜戰敗斷

句亦通彼此斷句不同則事實相差甚遠一則謂劉信自身初爲羣盜與官軍戰而敗一則謂劉信爲他盜所戰敗也今觀語氣以從前說爲是何也使從後說謂劉信爲他盜所戰敗則必先敍其爲某官而後可今原文不然故知以從前說爲是然亦甚易使人疑惑矣又卷十五伍喬傳云伍喬廬江人居廬山國學數年力於學詩調寒苦每有瘦童羸馬之嘆按力於學句應在學字斷句文義較明然或亦在詩字斷句此則不善讀者之過然亦放翁原文之不易讀有以使之然也

狙人

莊子齊物論篇狙公賦芧鄺露赤雅狑人條附狙人其稱狑人則云狀若猩狒又云飢食橡薯又云狑外曰狙意莊生所稱狙公云按莊子所稱狙當爲赤雅所言狙人莊子所稱狙公是漢人養狙人供役使者此條可補註南華者之缺而湛若謂狙卽狙公亦非也

口占口號

舊詩題目有口號口占等題一般讀法占字讀平聲口占謂隨口吟成也號字亦讀平聲口號謂隨口吟號也頃閱清人胡鳴玉訂譌雜錄則獨持異說其言頗可供參考爲節錄其大意並加以說明胡氏略云占字讀去聲音戰漢陳遵傳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註謂占隱度也隱其詞以授吏也又朱博傳口占檄文師古並音之贍反詩題用此乃不起草之義不作平聲讀按胡鳴玉解口占二字之義殊甚精確惟只云讀去聲不讀平聲而未言其故余竊以爲上文所引兩占字均作平聲讀詩古音之贍反亦平聲也惟詩題用此則應作去聲讀何也上文所引兩口占其占字皆爲動詞詩題所用口占其占字爲名詞中國文字名詞動詞之互變往往有圈聲分別之例如銅釘之釘名詞也讀平聲而釘書之釘動詞也則讀去聲百乘之乘名詞也讀去聲乘船之乘動詞也則讀平聲此皆人所常用者也其他不

常用者不及備舉由此觀之可知口占之占以讀去聲爲是胡氏畧云詩題用口號號字輒作平聲謂隨口號吟也說是近理然李義山詩柏梁成口號雲閣暫隨肩昌韓詩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東都漸瀰漫派別百川導號乃名稱之義非號吟也又王摩詰凝碧池詩題云私成口號誦示裴迪若作平聲於解不通按胡鳴玉辨口號應讀去聲其言甚明不必再加說明且口號二字現代亦甚通行惟不作詩題耳又按號字動詞之變化可與上文口占參看

古文辭類纂與經史百家雜鈔

今人讀書有相沿之大弊而不自知者讀古文辭類纂與經史百家雜鈔是也此二書之佳只在序目與序例其選文不過爲舉例耳今之讀者只讀其所選之文而略其序目序例非遺其精華而取其糟粕乎至於二書序目序例之佳在能分清文體並一一溯其源而窮其流讀之可以知所謂古文之

變化亦即文學史之一節也在今日視之所言雖不盡當然今之研究中國文學史者終不得不參考此二書所可怪者此二書人皆知之亦皆讀之然幾無一人不誤讀也

讀詩識草木之名

詩經爲純粹之文學雖間接可以考見古代社會狀況然作社會史讀則非也更有誤會者自孔子有多識於草木之名一語後人遂有視詩經爲動物學植物學者殊不知詩人之於鳥獸草木特因偶然所見偶然所感而寫入詩耳豈先調查鳥獸草木之名而一一編入之乎宋人王得臣麈史云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者也然花不及杏果不及梨橘草不及蕙木不及槐其意若謂詩人之有遺漏也者可笑孰甚梨與蕙與槐余則不知至如杏與橘皆爲江南產宜乎不入詩人之詠王氏不知可見其陋矣楚辭夕餐秋菊之落英宋人謂菊花不落秋深後只枯死於枝上以落英二字不可解或又謂菊有落者有不落者紛紛聚訟其實靈均餐菊又何嘗是實事但想像如是耳更何暇問菊花之落不落哉此亦誤認文學爲植物學者也此事與文學關係甚巨苟誤認之則永不能識眞文學之面目矣

燕歌行

古詩有燕歌行此燕字非燕趙之燕亦非燕雀之燕蓋即豔字同音借用也豔爲楚歌之專名余另有豔詩辨惟燕歌行爲前辨所不及故記於此

搜神記

民間歌謠與民間傳說同爲文學中極寶貴之物中國古代民間歌謠之總集則有國風此人人所知者也而民間傳說則未聞有人言及竊以爲此種書亦未嘗無有但人皆不注意耳蓋即搜神記是也此書二十卷題爲晉干寶撰實亦有後人所加者於上古至晉之神話搜羅殆備而又多係民間傳說其價值誠不在國風之下惜乎無人注意也

周秦小說

周秦及漢初小說其目錄見於漢志者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篇雖眞僞不一然皆漢以前作其書世多謂已失傳吾則以爲猶有存者即劉向列女傳說苑新序三書之所取材也劉向典校秘書時此等書當猶存在向爲之整理編輯之成列女傳等三書行而原書乃漸散失矣然則列女傳等三書所記多周秦軼事其文疑亦因襲原文故猶可當周秦小說讀也詳見余所著中國小說研究

演義

小說之演義產於宋時是當時說書者所用之稿本也其效用等於演劇者之脚本故三國水滸與儒林紅樓不同三國水滸是重在講說而紅樓儒林重在描寫今人并爲一說非也詳見余所著中國小說研究

侏儒

古時演戲者皆用侏儒矮小人也因演戲用侏儒遂又以侏儒爲演戲者之通稱樂記稱優侏儒史記李斯傳侏儒倡優之好不列於前又滑稽列傳優旃者秦倡侏儒也此以侏儒爲演劇者通稱之證也然演戲何以用矮小人則不可解余竊以爲古人演戲本用兒童爲之後用矮小人已是變格矣蓋藝術稍進兒童能勝任者少故選矮小人代之以存兒童之遺意然兒童演戲之風至後世仍未能消滅無遺卽今日京戲中亦有所謂童伶者比尋常優伶尤爲名貴是其證也又聞廣東某處優伶皆二十以下青年充之二十以上卽不復用亦其證也且俗謂事之等於演戲者輒曰兒戲尋常解爲兒童之游戲然今觀之可知兒童二字卽等於戲劇非於戲字上再冠一兒字以別於非兒童之遊戲也此亦可作旁證

加官

舊戲於開場之前必先跳加官或更繼之以財神魁星皆戴假面具登場跳躍談戲劇者多不知其用意亦忽略之以爲不足道實則此乃古巫歌之遺風也巫覡歌舞降神疑在當時必有扮神降臨者如今日之加官財神魁星等然則今日之加官財神等乃九歌中之大司命少司命東皇太一之類也

百戲

雜耍古謂之百戲如技擊吞刀吐火及扮演一切之通稱也後漢書罷魚龍曼衍百戲唐書寶歷二年九月觀百戲於宣和殿三日而罷漢唐以來皆謂之百戲至元則有把戲元史禮樂志祥和署掌雜把戲男女一百五十人是也把戲至今猶存百戲已無人道實則百戲把戲本是一名百與把音相同任意書之耳在今日言之把戲名實俱存百戲實存名廢而二者本是一事初無彼此之分也宋元以前戲劇未成立時把戲爲獨立的今則有時亦獨立有時已混入戲劇中而爲戲劇之一小部份如武戲中夾以翻筋斗豎蜻蜓等是卽戲劇中所容納之把戲也

傀儡

今稱木偶戲爲傀儡戲間亦稱演戲之人爲傀儡二字寫法不一或作魁櫑或作窟礨或作魁礨搜神記云漢時賓婚嘉會皆作魁櫑酒酣之後繼以挽歌魁櫑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雞肋篇云窟礨子一云魁礨子作木偶人以嬉戲歌本喪家樂也漢末始用之宴會兩說相同而搜神記去古較近尤爲可信其字亦以作櫑爲佳既曰木偶人自當從木作櫑何得從石作礨魁櫑二字之意義前人未嘗言及惟涪翁雜說云像古魁礨之士故名然魁梧磊落之磊似不宜作礨或古時字無定形可任意書歟若然無妨作魁礨然搜神記去古較近又不宜搜神記反作櫑也至於窟礨子更係同音訛傳不必辨矣前引二書皆云爲喪家之樂然喪家何以用魁礨則未嘗言余以爲此種木偶人乃古時用以像人而殉葬者卽所謂俑也初僅用以殉葬繼則於殉葬之前牽之使舞蹈以娛弔者乃變爲喪家之樂又後以爲可供賞玩也則非喪家亦用之如搜神記所謂賓婚嘉會皆作魁櫑也或謂傀儡戲始於偃師列子湯問篇記周穆王西廵有獻工人偃師者云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領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欲立誅偃師偃師大懼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胆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後如初見云云是爲後世傀儡戲之始也然列子書既晚出且寓言八九宜不可信或又謂始於陳平樂府雜錄云漢高祖在平城爲冒頓所圍其城一面卽冒頓妻閼氏兵強於三面壘中食絕陳平訪知閼氏妒忌卽造木偶人運機關舞於陴間閼氏慮下其城冒頓必納妓女遂退軍後樂家翻爲戲具卽傀儡也按

此言絶不可信平城解圍爲陳平奇計之一然史記但云高帝用陳平奇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在司馬遷時已莫能知其詳不知後世作樂府雜錄者何以知之即桓譚新論亦但謂平説閼氏漢有美女因困急欲進於單于閼氏妬忌因令高帝脱去云云未嘗言造木偶人也樂府雜錄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大抵以桓譚所云及偃師故事傅會而成此説耳

魯魚帝虎

今人謂書籍傳寫訛誤爲魯魚帝虎或作魯魚虛虎按此語出抱朴子遐覽書經三寫魯魚帝虎通行本抱朴子作虛虎意林引作帝虎竊以爲作帝虎者是作虛虎者後人所改也蓋魯脱日爲魚而帝與虎殊不相似後人不解所謂遂以意改爲虛也殊不知道士寫龍虎之虎作𠂆一筆寫成其形正與帝相似抱朴子書中多道士符籙其有此字不足爲異後人改爲楷書虎字

又以爲與帝不相似而復改帝爲虛遂失本來面目矣

讀書雜記終

跋

古今來讀書雜記之作者多矣宋王伯厚之困學記聞明胡元瑞之少室山房筆叢學術界推爲淵雅明顧亭林之日知錄清錢竹汀之十駕齋養新錄更廣博而精深矣日知錄尤有名於學術界而吾邑包愼伯先生讀日知錄嘆爲經國碩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風俗而大爲之防惟摘章句以說經及畸零證據猶不免經生射策之習尋愼伯先生此言足以見以前讀書雜記之作皆有經生射策之習雖亭林亦不能免時爲之也此寄塵所謂王胡顧錢諸先生不生於今日吾生於今日此吾之所以不同於王胡顧錢諸先生也蓋箸一書必有一立脚點即吾何爲而著此書也寄塵之讀書雜記其準則有四自序言之詳矣此四準則即寄塵著書之立脚點識大識小初無分別寄塵此書擬之日知錄斷非經國碩猷足以起江河日下之人心風俗而大爲之防亦斷非摘章句以說經畸零證據未免經生射策之習於一

事一物尋其眞相考其變遷此寄塵之書也使寄塵生於百年之前其思想無論如何解放尋章摘句之習必不能免則百年以後其變遷又不知如何也民國二十九年八月樸安記

讀書雜誌正誤

程演生

樸學齋叢書

詩書索詁誤

第一集

王念孫讀書雜誌正誤

涇縣胡懷琛寄塵著

戰國策

客卽對曰（東周）

温人之周周不內客卽對曰主人也姚宏校本曰一本周不內問曰客邪對曰主人也韓非子文與一本同（見說林篇）念孫案一本是也俗書邪字作耶卽字作即二形相近故邪譌爲卽又脫去問曰二字耳問曰客邪與對曰主人也相對爲文若無問曰二字則對字之義不可通

按念孫言非也上文周不內是必有發言者對曰卽對此語也如念孫言則反重複矣姚校本不可從也

太子爲糞矣（秦）

樓啎約秦魏魏太子爲質紛彊欲敗之謂太后曰國與還者也敗秦而利魏魏必負之負秦之日太子爲糞矣鮑注曰卽所謂糞之吳曰糞棄除也念孫案鮑注不解所謂吳以糞爲棄除太子爲棄除矣亦甚爲不詞今案糞下當有土字下章呂不韋謂秦質子異人曰今子無毋於中外託於不可知之國一日倍約身爲糞土語意正與此同

按念孫意是也然糞下不必有土字糞土同一義也念孫所引一日倍約身爲糞土爲便讀故加一土字耳

巵酒（齊）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巵酒念孫案巵上當有一字以酒僅一巵故下文曰數人飮之不足一人飮之有餘也若無一字則文義不明藝文類聚雜器物部鱗介部太平御覽器物部及後漢書袁紹傳注引此並作酒一巵史記楚世家作一巵酒

按念孫言非也巵酒卽一巵酒也莊子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升斗之水卽一升水一斗水也其上不必有一字藝文類聚諸書所引皆妄加也

土則復西岸耳（齊）

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姚曰一作吾殘則復西岸念孫案土則復西岸義不可通此承上則女殘矣而言則作吾殘者是也趙策土梗謂木梗曰使我逢疾風淋雨壞沮乃復歸土彼言壞沮此言殘其義一也風俗通義祀典篇藝文類聚果部太平御覽土部引此並作殘則復西岸御覽人事部作吾殘則復西岸

按念孫言非也土則復西岸耳猶言吾化爲土則復歸西岸文義甚明風俗通義諸書不可從

王曰不敢　王曰不能（魏）

長平之役平都君說魏王曰王胡不爲從魏王曰秦許吾以垣雍平都君曰臣以垣雍爲空割也魏王曰何謂也平都君曰秦趙久相持於長平之下而無決天下合於秦則無趙合於趙則無秦秦恐王之變也故以垣雍餌王也秦戰勝趙王敢責垣雍之割乎王曰不敢秦戰不勝趙王能會韓出垣雍之割乎王曰不能臣故曰垣擁空割也魏王曰善念孫案王曰不敢王曰不能兩王字皆後人所加也曰不敢曰不能皆平都君之語與上文自爲問答是以秦戰不勝趙上臣故曰上皆無曰字而魏王答平都君之語則必加魏王曰三字以別之也後人誤以不敢不能爲魏王答語故於曰上加王字耳論語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皆陽貨自爲問答之語是以好從事及日月逝矣之上皆無曰字而孔子答陽貨之語則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正與此同也（詳見四書釋地）史記孔子世家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

孔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以上四問四答及且楚之始封云云皆子西一人之語留侯世家張良對漢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不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以上七問七答皆張良一人之語亦與此同也（墨子耕柱篇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孟子告子篇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亦是一人之語自爲問答）

按念孫言非也曰不敢曰不能皆平都君代王答之語故雖出於平都君之口而仍作魏王口吻有王字者是也如無王字是省略也念孫所引諸例皆省略也不知彼爲省略而謂此爲妄加誤矣

史記

鞅欲變法（商君列傳）

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念孫案鞅欲變法鞅字因上文而衍此言孝公欲從鞅之言而變法恐天下議己非謂鞅恐天下議己也孝公恐天下議己故鞅有疑事無功之諫若謂鞅恐天下議己則與下文相反矣商子更法篇孝公曰今吾欲變法以治更禮以教百姓恐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疑行無成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之也是其明證矣新序善謀篇同

按念孫意是也然謂衍一鞅字則非史記原文以淺近之語演之可云孝公既用商鞅因鞅欲變法而孝公恐天下議己恐天下議己是孝公恐也爲何而恐既用商鞅而商鞅又欲變法也則鞅字確非衍文

一與文等（孟嘗君列傳）

史記原文云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王念孫云文當爲之字之誤也上文曰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自此以下則皆稱孟嘗君而不稱文此句獨稱文則與上下文不合故知文爲之字之誤也之字指食客言非指孟嘗君言太平御覽人事部待士部引此正作一與之等念孫又自注云賓客類引此一與文等此後人依史記改之

按念孫言非也念孫謂之字指食客言是之字爲食客之代名詞凡用代名詞者無不可塗去其代名詞而還其本名詞例如左傳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之字代宜僚也即可改爲宜僚曰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宜僚又左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之字代悼子也即可改爲悼子曰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悼子雖嫌其繁然文理非不通也（此例極多不必徧舉）今史記之文則何如哉使云其之字而改爲食客曰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食客等則成何文理故知是文字非之字也蓋待諸客平等當云皆相等不能云與之等文法固當如此也故知爲念孫之誤至如念孫謂自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以下皆稱孟嘗君此句獨稱文則與上下文不合此則司馬遷疏忽之過忽而稱此忽而稱彼此例在史記中甚多不必徧舉甚至於太史公三字於自序一文中忽以稱其父忽以自稱幾令人迷惑不能辨（十七史商榷卷六言之頗詳）何况乎孟嘗君與文哉太平御覽兩引此句一作之一作文必有一誤而念孫則以與己意同者爲是與己意異者爲非不足據也

爲雄雄者（孟嘗君列傳）

史記原文云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照原文不斷句）

王念孫云顧子明曰爲雄下衍一雄字爲雄二字屬下讀

按念孫言非也果如念孫言讀作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者得天下矣則爲字似亦衍文吾以爲當讀作此雌雄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下矣如此則文從字順念孫襲顧子明之誤而自不知也

朝趨市（孟嘗君列傳）

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引之曰朝趨市當作趨市朝朝音潮下文過市朝者卽承此文言之若讀朝暮之朝則與下明旦相複矣索隱出朝趣市三字云趣音娶後又出過市朝三字云朝音潮謂市之行位有如朝列因言市朝耳則所見本已譌爲

朝趣市矣李善注文選藉田賦引此亦譌（李注引朝趨市而不引明旦二字蓋亦以明旦與朝相複故節之而不知朝趨市乃趣市朝之譌也）

按念孫言非也此當云過市朝者句衍一朝字朝趨市總言清晨之赴市者下文明旦與日暮之後對待明旦與上文朝字不重復若謂以市肆朝廷並言則掉臂而不顧無義過朝廷者雖日暮之後亦不得云掉臂而不顧也故余謂上朝字當讀朝暮之朝下朝字衍文

廉頗　畏匿之（廉頗藺相如列傳）

史記原文云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

王念孫云廉頗當爲廉君下文作廉君卽其證今作廉頗者涉上文而誤文選盧諶覽古詩注曹攄感舊詩注引作並作廉君郡書治要同畏匿之覽古詩注引作畏匿感舊詩注引作畏之匿案作畏之匿是也今本之字在匿字下則文不成義

按上文稱廉頗下文稱廉君此等不同之稱謂在史記中常有之其例舉不勝舉不必爲傳寫錯誤至於畏匿之則原文正不錯而念孫言誤也之字爲代名字代廉頗今日通俗文當作畏而匿之亦甚通暢何得云文不成義此種之字在孟子中常有之曰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曰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不曰委而去不曰望望然去而必加一之字其句法正與史記畏匿之相同信如念孫言則孟子之文亦傳寫訛誤矣惟此等之字在今日所謂文法中甚不易解蓋去匿皆自動詞之字似爲目的格照文法定例自動詞之下不應有目的格此等之字之用法實超出乎文法定例之外吾假定其名曰半自動詞數年前曾有人舉孟子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謂之字爲衍文初聞此言似爲有理細思之亦殊不然使承認此處之字爲衍文則委而去之望望然去之兩之字皆衍文矣況後人用此之字者尚多如蘇東坡文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其將謂此之字亦衍文耶念

孫固不知今人所謂文法但其不解此等之字之用法則正與今日談文法者相同皆不通之論也

自投（屈原賈生列傳）

史記原文云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王念孫曰索隱本自投作自沈念孫按下文云自屈原沈汨羅後又云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又云觀屈原所自沈淵則作沈者是也東方朔七諫亦云懷沙礫以自沈

按索隱本涉下文而誤也念孫言不足信沈與死就字義而言固不重複然在文學上言（史記本文學書故就文學論）沈字已含死之意故云自沈汨羅以死不如云自投汨羅以死故下文凡用沈字者其下皆無死字卽東方朔用沈字其下亦無死字此不特史公筆墨之簡潔卽東方朔亦然此一說也又下文用沈字者皆爲追述屈原投水之事此句用投字者爲描寫屈

原投水時之狀沈表過去之動作投表現在之動作（史公作屈原傳時原巳死矣同爲過去然一則過去中之過去一則過去中之現在也此處可參攷英文文法）此等用字法非小學家所能知故念孫遂有此誤此又一說也

快耳目李斯傳

史記原文云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

王念孫云聲能快耳不能快目目字後人所加文選注無目字舊本北堂書鈔樂部六出彈箏快耳四字引史記彈箏博髀而歌嗚嗚快耳者亦無目字（原注陳禹謨依俗本增目字）藝文類聚樂部四太平御覽樂部十四所引並無目字

按念孫言誤也夫歌固不可以快目然在文字中實有此種用字例史記游俠傳云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此處言救人之急難人所時有也無所謂緩又淮陰侯列傳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名而身死亡按文種死范蠡未死當刪去上文范蠡二字但謂文種可矣然游俠傳中語俞樾謂有此例（見古書疑義舉例二因此以及彼例）淮陰傳中語梁玉繩謂爲古人多有此句法（見史記志疑）蓋但求意會不必拘拘於一文一字間也如此快耳目三字又何疑義之有此一說也（淮陰傳中語或謂死指文種亡指范蠡謂出亡也此說亦穿鑿太史公用字不必如後人分別若此之精細）即不然謂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其慷慨悲歌之狀亦正可觀多一目字此句反有精神念孫何故必欲謂係後人所加哉吾則謂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等書所引無目字正是後人所刪也

倍則戰之淮陰侯列傳

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念孫案宋本戰下無之字是也十則圍之者言我兵十倍於彼則圍之也倍則戰者言我兵倍於彼則與之戰也戰下不當有之字此涉上句而誤衍耳太平御覽兵部一引史記無之字漢書及通典兵十三並同孫子謀攻篇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能乃也（古謂乃爲能說見漢書能或泳之下）言兵數相敵乃與之戰也今本戰下有之字亦涉上文而衍御覽引孫子亦無之字

按念孫言非也此類之字古書中甚多孟子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莊子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天下務光怒之皆是也（參看廉頗藺相如傳廉頗長附之餘）

非直手足戚也田儋列傳

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何故不殺念孫案此則非直手足戚也直字當爲有字之譌（直字俗作直形與有相近）何故不殺漢書作非手足戚何故不殺漢紀作豈有手足之戚

按念孫言非也蓋漢書漢紀皆不知史記之意而妄改之耳直特也史記原意以蝮毒比田假等人謂蝮螫手則斷手而去其毒蝮螫足則斷足而去其毒以免漫延於全身況今田假等人之爲害豈特如蝮之螫手足而巳哉即更甚於蝮之螫手足何故不去之也（即何故不殺也）漢書漢紀其語皆不可通

肩蔽樊酈滕灌列傳

史記原文云亞父欲謀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王念孫曰肩當爲屏字之誤也漢書作屏蔽謂以身屏蔽之也項羽紀曰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彼言翼蔽猶此言屏蔽矣

按念孫言亦不足信原文佳處在一肩字言肩蔽則活潑而能寫出項伯神態言屏蔽則板滯了無生趣故項羽紀亦有身字身肩二字用法相同漢書作屏蔽者是孟堅比子長整之飭處亦即孟堅不及子長生動之處或謂屏蔽之屏字即足代肩字之用亦不然信如此則項羽紀作翼蔽翼字即足代

身字之用何以上文又有身字也若謂原文肩字宜作身字猶可謂肩字宜作屏字不可

皆異之（扁鵲倉公列傳）

史記原文云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有數者皆異之無數者同之

王念孫云皆當從宋本作能字之誤也此言病同名而異實唯有數者能異之無數者則不能也索隱本作能異之注曰謂有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是其證

按念孫言亦未當蓋原文謂有數者對於各種相類之病一一能分別之皆字之義甚明因病有多種故用皆字念孫不知此意謂爲係能字之誤反於原義有不盡之處如念孫說往往失去太史公寫生之精神其他類此者甚多不特此一字已也

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匈奴列傳）

史記原文云今單于能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卽不能卽南面而臣於漢

王念孫曰念孫按能卽當爲卽能卽能與卽不能文正相對漢書西南夷傳注曰卽猶若也言單于若能與漢戰則天子方自將待邊若不能則南面而臣於漢也（按以下略去數語原文爲能字作若字余亦謂能字有時作若字解故略去數語以省讀者目力）今本作能卽者後人不解卽字之義而顚倒其文耳漢書匈奴傳正作卽能前與漢戰

按念孫言亦未當原文共有三卽字惟第二卽字作若字解第一第三兩卽字皆如則字謂單于能則前與漢戰天子方自將待邊若不能則南面而臣於漢耳念孫謂卽能與卽不能文正相對余謂卽與漢戰卽臣於漢文正相對何以知其然也原文爲漢使者郭吉當單于面而爲此言卽南面而臣於漢命令語也卽前與漢戰亦命令語也依念孫言讀作單于若能與漢戰則天子方自將待邊則非命令語乃說明語夫此兩句爲反正之言下句爲命令語上句非命令語決非當時口吻若謂單于能下當有戰字則因下文有戰字此間可省去且足寫出當時發言急促之狀此亦司馬遷傳神筆也漢書作卽能蓋孟堅已不能領悟子長意矣

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淮南衡山列傳）

史記原文云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卽起歷階而去（按此係敘淮南王謀反時事上文爲伍被諫王之言而承接此數句）

王念孫云氣怨結而不揚二句指伍被而言非指淮南王而言王字衍文也若推淮南王而言則與下文卽起歷階而去不相承接矣漢書伍被傳被因流涕而起是其證通鑑漢紀十一作王涕泣而起蓋所見史記本已衍王字因以致誤耳

按念孫言非也氣怨結者有欲言而不得言之意今上文伍被旣痛陳謀反

之害被之所欲言者已暢言之矣何得謂氣怨結惟淮南王於此時意氣飛揚正自信某謀反之得計忽聞伍被言其氣乃怨結耳念孫謂上下文不相承接亦不然蓋上文敘伍被諫王之言氣怨結而不揚二句指王句首有於是二字以區別之起歷階而去指伍被句首有卽字區別之其文甚明何得云不相承接必如念孫言則於是卽皆成死文字必非子長之本意也漢書言被流涕而不言氣怨結是孟堅於子長之文疑不能解遂以己意敘之耳通鑑將涕泣與起皆屬淮南王非念孫之意亦非史記本意按卽起歷階而去之卽字作則字解廣雅曰則卽也是卽與則通用史記高帝紀以應諸侯則家室完漢書則作卽又按孟子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今於是王氣怨結兩句之句法等於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孟子上文旣言子路故則字上無主格而則喜卽指子路史記上文旣述伍被諫淮南故卽字上無主格而卽起卽指伍被念孫致誤之故乃因伍被諫淮南之言太長以致看不淸耳今舉

短句爲例則易明矣

管子

佐於四時 版法

參於日月佐於四時念孫案佐當從朱本作伍字之誤也參於日月與日月而三也伍於四時與四時而五也後解正作伍於四時

按念孫言未必然此處四時已成一个名詞與上文日月爲兩个名詞者不同不得云與四時而五也如云與春夏秋冬而五則可與四時伍則不可佐貳也相左右也四時爲一個名詞謂與四時相左右也

脅之 大匡

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公薨于車尹注曰拉其脅而殺之引之曰彭生之殺魯侯固由斷其脅骨然脅之之脅則非謂脅骨也脅卽搚字之假借說文曰搚摺也一曰拉也摺敗也拉摧也摧折也玉篇搚音呂闔虛業二切虛業切之音正與脅同故借脅爲搚莊元年公羊傳說此事曰搚幹而殺之何注曰搚折聲也以手搚折其幹釋文搚本又作拹亦作拉然則脅之者以手摧折之也若以爲胃脅之脅則當云折其脅不得云脅之矣今使折人之首而曰首之折人之足而曰足之其可通乎

按念孫言非也古人自有此種句法揚子法言重黎篇胥也俾吳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由德謀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卒眼之眼之謂快其眼也脅之謂斷其脅也句法正相同不必以其結構奇特而懷疑也柳宗元黔之驢驢不勝怒蹄之句法亦相似但一爲受一爲施耳

卑耳之貉 小匡

縣東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念孫案貉當爲谿字之誤也齊語作辟耳之谿辟卑古字通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二引此正作卑耳之溪明陳禹謨本依今本管子改溪爲貉小問篇亦云未至卑耳之溪十里尹注非

按念孫言未必然貉疑爲壑之借字

智乎 心術上

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念孫案智下不當有乎字此涉下文兩智乎而衍

按念孫言非也此類乎字古書中甚多其性質等於新標點問號外加括弧以示未決之意莊子天道篇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是其例

民不惡 治國

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敺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念孫案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當依羣書治要作至於殺之而不怨也今作不惡則非其指矣上文安鄉重家卽指民而言無庸更加民字

按念孫言非也惡讀去聲卽怨也禮記大學民之所惡惡之論語子路篇鄉人皆惡之是也民字亦非衍文上文安鄉重家云云雖指民而言然惡字上無主詞依文法言此句不能成立卽移民之民亦非主詞也羣書治要妄改不可從也惟惡字下應再一有之字方合文法

公曰吾聞之也 小問

管子對曰誅暴禁非存亡繼絕而赦無罪則仁廣而義大矣公曰吾聞之也夫誅暴禁非而赦無罪者必有戰勝之器攻取之數而後能誅暴禁非而赦無罪公曰請問戰勝之器念孫案公曰吾聞之也當作夷吾聞之也此皆管仲對桓公語下文請問戰勝之器方是桓公問語

按念孫言非也吾聞之也確是桓公言夫誅暴禁非云云是管仲語夫字上應有管子曰三字今省去古書此例甚多不必徧舉若謂當作夷吾聞之也則誅暴禁非云云管仲果聞諸何人乎公曰吾聞之也是桓公自謂於管仲之說旣已聞之矣管仲猶以其聞之未盡故復申言之若全爲管仲一人之

言則桀暴誅非云云何必重出

女不緇七臣七主

夫男不田女不緇引之曰緇字義不可通尹訓爲黑繒非也緇當爲績男不田女不績猶揆度篇之農不耕女不織也隸書𠁁字或作𤰞形與責相似故績譌爲緇

按念孫言太穿鑿緇應爲女工之一種如染布之類是也

桀七臣七主

何以効其然也曰昔者桀紂是也念孫案桀字後人所加下文遇周武王云云專指紂而言則無桀字明矣

按念孫言非也下文祇言紂事上文兼言桀紂是因紂以及桀卽古書疑義舉例所謂因此以及彼之例

可以成敗禁藏

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外內蔽塞可以成敗尹注曰內外蔽塞則理擁而見惑故莫不敗引之曰此欲其敗非欲其成也成字義不可通成當作或字形相似而誤或與惑通[illegible]

[illegible]可

以惑敗謂可令其以熒惑致禍敗也注內理擁而見惑正解或字

按念孫言非也上文專指敗下文並言成敗此種句法古書疑義舉例謂之因此以及彼例史記游俠傳緩急人所時有也史記刺客傳多人不能無生得失因急及緩因得及失皆因此以及彼也管子此言成敗亦屬此例

蟲易地員

五沃之狀剽悉橐土蟲易全處尹注曰橐土謂其土多竅穴若橐多竅故蟲豸之易全引之曰蟲易全處殊爲不詞易當爲豸豸與易篆文相似故豸譌作易爾雅曰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漢書五行志曰蟲豸之類謂之孽

按念孫言非也易亦蟲也今通作蜴蟲字俗作虫虫爲古文虺字此本是虺蜴虺蜴皆毒蟲詩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是虺蜴二字連用之證易卽蜥蜴見於說文解字總之管子原文作虫易後人改虫爲蟲因以致念孫之誤也

霜露輕重乙

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於天念孫案露當爲雪木勝霜雪則經冬而不凋故曰不受令於天今本雪作露則非其旨矣後廝篇云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是其證

按念孫言大謬露爲氣所凝結而成霜爲露所凝結而成在古人雖未嘗明言此理然以直接經驗所得已暗知二者爲一物故以霜露並稱古書言霜露者不可勝數禮記中庸云霜露所隊墜同一也左傳云太叔曰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二也莊子讓王篇云天寒旣至霜露旣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三也楚辭云霜露慘悽而交下四也文選顏延年秋胡詩云解鞍犯霜露五也

文選劉孝標辨命論云譴死霜露六也陶淵明九月於西田穫早稻詩云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七也又形贈影詩云霜露榮瘁之八也杜少陵出郭詩云霜露晚淒淒九也韋蘇州效陶彭澤詩云霜露瘁百草時菊獨妍華十也又秋夜詩云霜露已淒漫星漢復招同十一也蘇東坡責荼詩云秋來霜露滿東園十二也將能一一指爲霜雪之誤而一一訂正之耶

洂輕重丁

洂龍夏其於齊國四分之一也洪云山至數篇龍夏以北至于海莊禽獸羊牛之地也此洂字本海莊二字譌幷作一字念孫案洪說是也俗書莊字作庄隸省莊字作庄又書作庄因譌而爲庠加氵則爲洂矣

按念孫謂洂應作洀由海莊二字幷合而成是也謂爲譌幷則非也蓋此種幷字之例不爲不通如今人於海里作浬是也言字見新字典已集第十葉海里爲浬海庄爲洀古今一理蓋自然而然不謀而暗合也

身不竭 耕柱

源泉有竭鬼神有歇守物之終始身不竭念孫案身上當有終字上文終身無咎卽其證

按念孫言非也此是終始二字誤倒應云守物之始終身不竭原文四句每句四字守物之始者謂永守其始也惟永守其始故終身不竭原文守物之終始殊無意義

晏子春秋

今君之履 內篇諫下

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念孫案今君之履本作今金玉之履上文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胸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故曰今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今本作今君之履而無金玉二字則與重寒之義了不相涉矣藝文類聚寶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四服章部十四引此並作今金玉之履

按念孫言非也今君之履不誤上文已言金玉云云則今字卽指上文而言今君之履猶言此履此履之情形上文已言之矣又何必複述哉

居其室 若其衣服節儉 內篇諫下

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念孫案居其二字衍上文以居聖王之室與服聖王之服對文此文則以法其服室與法其節儉對文不當更有居其二字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引無

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悅也案若當爲善字之誤也上讀景公曰善雜下篇以善爲師今本善字竝誤作若 懷其德歸其義善其節儉三者相對爲文惟其善之是以悅之今本善誤作若則義不可通

按念孫言皆非也法其服居其室正與上文居聖王之室服聖王之服相應不得云法其節儉與法其服室與上文居聖王之室服聖王之服爲對文御覽引無居其二字是省略也省略亦可通然如王說所謂對文則非若其衣服節儉若字不誤蓋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爲一事衆說其衣服節儉又爲一事天下之人懷德歸義恰如衆人悅其衣服節儉也信如王氏說衆字不可解而字亦可去蓋天下二字是謂天下之人衆字是謂衆人倘謂三者相對爲文則同以天下之人爲主詞當云天下懷其德歸其義善其衣服節儉而悅之也必須加之字 不知王氏何以解衆字又旣謂三者相對爲文何以第二者之上忽有一而字

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 內篇雜下

昔者先君靈公畋五丈夫罟而駭獸故殺之斷其頭而葬之念孫案旣言斷其頭則無庸更言殺之殺之二字後人所加也說苑辨物篇有此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文選上建平王書注引作悉斷其頭而葬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斷其頭而葬之人事部四十作故幷斷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二字

按念孫言非也殺不必斷頭是先殺之而復斷其頭也念孫以爲殺卽斷頭斷頭卽殺故有此誤文選及御覽引亦誤

足游浮雲六句 頸尾咳於天地乎 外篇不合經術者

足游浮雲背淩蒼天尾偃天閒躍啄北海頸尾咳於天地乎然而漻漻不知六翮之所在念孫案足游浮雲上原有鵬字自足游浮雲以下六句皆指鵬而言今本脫去鵬字則不知爲何物矣太平御覽羽族部十四鵬下引此作鵬足游浮雲云云則有鵬字明矣

又案頸尾咳於天地乎乎字本在下句漻漻下漻漻卽寥寥曠遠之貌也故曰漻漻乎不知六翮之所在今本乎字在上句天地下則文義不順御覽引此乎字正在漻漻下

按念孫言非也此類乎字古書中甚多參看管子心術上智乎條

墨子

也（尚同中）

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念孫案即
與則同（說見釋詞）語猶言也則此語三字文義直貫至以告天子而止則語下不
當有也字凡墨子書用則此語三字者語下皆無也字此蓋後人不曉文義
而妄加之

按念孫言非也此也字之性質等於今日標點中之點號加一也字使讀者
於此略頓如論語柴也愚參也魯依王氏言但云柴愚參魯可矣此兩也字
可刪去吾故知王氏之言非也

佳（非攻中）

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念孫案下往字涉上往字而衍
按念孫言非也肥而往瘠而反一事也往死亡而不反謂生而往死而不反

又一事也借如王氏說正文既言一往一反下言祗言不反而未言往則不
反者果指誰何耶以爲念孫不知一往字之意等於生而往屬之上文既不
是屬之下文又不是遂以爲衍文也

脫文三（天志上）

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下無以降綏天下賢可之士（謂本脫下無以三字）
（本讀上下文讀）
按念孫言非也降綏天下賢可之士謂上帝鬼神降綏也與下文內外三句
平行非四句平行不應有下無以三字如念孫言則降綏二字不妥

如其亡也（非儒下）

以爲實在則戇愚甚矣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引之曰如其亡也二句
與僞字義不相屬如當爲知言旣知其亡而必求之則僞而已矣
按引之言非也如其亡也如字與上文以爲同義以爲是假定之詞如亦假
定之詞引之言太拘泥

一南一北一西一東（耕柱）

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旣成遷於三國藝文類聚同太平御覽
路史玉海並作一東一西引之曰作一東一西者是一東一西當在一南一
北之上雲與西爲韻（西古讀若詵詵往夫之讀說見六書音均表）北與國爲韻大雅文王有聲篇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廱與東爲韻北與服爲韻是其例
也而諸書所引一南一北句皆在上則其誤久矣
按念孫言未必然蓋原文國字原作邦字東邦爲均後人改邦爲國遂失其
均矣老子書中邦字改國字爲漢人避高帝諱而改（漢代老子書行）惟墨子此邦
字改國字爲何時所改則不可知若如念孫言則原書訛誤未必如是之甚
且雲字亦不必入均也

荀子

則諸侯疏之矣（王制）

元刻無之字念孫案無之字者是也下文則諸侯離矣離下無之字是其證
宋本作諸侯疏之涉上文諸侯親之諸侯說之而誤
按念孫言非也依文法言疏親說爲動詞之是目的格之字不可少親之悅之皆
同辭字爲自動詞故其下無之字

眇天下（王制）

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楊注曰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威其義畏
其威念孫案諸書無訓眇爲盡者且正文但言眇天下而注言盡天下皆懷
其仁威其義畏其威加數語以釋之其失也迂矣余謂眇者高遠之稱（王氏）
[illegible]言仁高天下義高天下威高天
下耳若懷其仁威其義畏其威自見下文非此三句意
按眇字作微末解不當如念孫言解爲高眇天下者視天下甚微小也與登

泰山而小天下之小字正相同念孫所引王褒傳及文選賦眇字訓高其字並作眇眇乃眇之借字也不無誤引之嫌

楊朱哭衢涂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王霸）

楊注曰言此岐路第過舉半步則知差而哭況跌千里者乎劉云案覺跌千里言至千里而後覺其差注似非

按楊倞言固非而劉台拱言亦未是荀子原文卽失之毫釐差以千里之意此所以臨岐不敢發而爲之一哭也惟覺字疑有誤若依劉氏言行至千里而後覺其差則臨衢時並未覺其差也安用哭哉此不通之論也

同苦樂之（性惡）

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楊注曰得權位則與天下之人同休戚苦或爲共念孫案作共者是也此本作欲與天下共樂之上言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則此言與天下共樂之者謂共樂此仁也樂上不當有苦字今本作同苦樂之者共樂誤爲苦樂後人又於苦樂上加同字耳楊云與天下同休戚此望文生義而爲之說耳太平御覽人事部七十六引作欲與天下共樂之無同字則宋初本尙有不誤者

按念孫言非也此亦古書疑義舉例所謂因此以及彼例也楊倞注不誤

兩人字（君子）

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爲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爲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爲安也念孫案盜竊之賊害之下皆本無人字後人加兩人字而以盜字之人賊害之人與犯上之禁對又謬矣盜竊不可以爲富賊害不可以爲壽皆指其事而言非指其人而言不得加入兩人字也羣書治要無人字

按禁字亦疑衍犯上之禁殊不詞

愚闇愚闇墮賢良（成相）

盧云案愚闇重言之者卽下文愚以重愚闇以重闇之意念孫案大戴記曾子制言篇是惑闇惑闇終其世而已矣重言惑闇

按盧文弨言甚穿鑿王念孫言亦未知其然蓋荀子此篇爲均文且皆三言四言或七言此句正欲足成七箇字故重言愚闇與杜少陵詩有客有客字子美同一例也

荀子補遺（性惡篇）

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陶埏而生之也　呂錢本亦下皆有猶字念孫案上文云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譬亦陶埏而生之也則此句內當有猶字故楊注亦云聖人化性於禮義猶陶人埏埴而生瓦

按此猶字可以省略惟既省去猶字則陶埏二字之義略變蓋已直接謂起僞生禮義矣下文之字卽指禮義也之字代禮義二字則陶埏生之可作陶埏生禮義陶埏生禮義之陶埏二字與陶冶性情之陶冶砥礪品節之砥礪

相同倘如念孫言加一猶字則之字必須改爲瓦字上文有譬字而亦用之字者誤也其之字應改瓦字

淮南子

中夏（地形）

薺冬生中夏死念孫案此本作薺冬生而夏死後人以薺死於中夏因改爲中夏不知上文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麥秋生夏死皆但言其時而不言其月薺亦然也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百穀部一菜部五引此並作薺冬生而夏死

按念孫言未必是古似有分夏爲二期者鑽木取火隨時改木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是亦分夏季爲二期正與淮南此文相同或以夏日較長古人覺其悠久遂分爲二也

以塞姦人已德時則

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德執之必固念孫案塞本作索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卽上文所謂閉門闔大搜客也下句姦人已得正謂索而得之若改索爲塞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姦人下當更有姦人二字德讀爲得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姦人已得執之必固皆以四字爲句若第三句無姦人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地部二引此塞作索德作得是也但無姦人二字則所見本已誤

按念孫謂德讀爲得是也姦人下更有姦人二字亦是也惟謂塞當作索則未必然塞隔絕之也阻遏之也以塞姦謂隔絕之阻遏之使不得逞也

取火於日覽冥

夫燧之取火於日念孫案於日二字因上文取火於日而衍夫燧之字火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各相對爲文則此處不當有於日二字

按念孫言未必然四句不必如此整齊信如念孫言則慈石之引鐵亦必删石字而後可

河九折注於海崑崙之輸也覽冥

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念孫案藝文類聚水部上初學記地部中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及文選海賦注引此並云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較今本爲長

按如作有崑崙之輸也不如作有崑崙輸之也於義爲長

景桓公　應照公　荊平王主術

衛君役子路權重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念孫案公字後人所加衛君役子路景桓臣管晏相對爲文景桓下加公字則文不成義矣又人閒篇故蔡女蕩舟齊師侵楚今本脫上討火字據見人間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鬭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案魯昭公之公亦後人所加自蔡女蕩舟以下皆四字爲句魯昭下加公字則累於詞矣又泰族篇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荊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案荊平王之王亦後人所加燒高府之粟以下皆五字爲句荊平下加王字則累於詞矣呂氏春秋首時篇荊平之墳亦無王字

按景桓公誠累於詞當作景桓魯昭公荊平王亦累於詞然與其謂應作魯昭不如謂應作昭公與其謂應作荊平不如謂應作平王上下文間公昭公皆其例也

仁義繆稱

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念孫案三仁字皆原文所無此後人依上文加之也不知此八句與上異義上文是言仁義不如道德此文是言君子重義小人重利故以義與利欲對言而仁不與焉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二義下引此無三仁字文子微明篇同

按念孫言未必然以仁義與利對言古人行文自有此種不整齊處孟子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皆以仁義與利對言

必其得福繆稱

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念孫案必其得福當依文子符言篇作必得其福與必免其禍相對爲文

按念孫言非也不能必其得福猶今白話不能保他得福必字等於保字其字等於他字文義甚明如依念孫言作不能必得其福譯作白話不能保得他的福殊爲不詞故知念孫言誤也然必免其禍則不誤無須改作必其免禍何也不能必其得福者福未得也福旣未爲其人所有故不能云其福未能必免禍者禍已不免也禍旣歸諸其人故可云其禍事實之性質不同不

可一例論也念孫祗知相對爲文誤矣

朝菌（道應）

故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高注曰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若蠶蛾一名孳母念孫案朝菌本作朝秀（高注同）今作朝菌者後人據莊子逍遙遊篇改之也文選辯命論朝秀晨終李善注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太平御覽蟲豸部茲母下引淮南子朝秀不知晦朔又引高注云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似蠶蛾一名茲母廣雅釋蟲朝蟜（青蓱）孳母也義本淮南注是淮南自作朝秀與莊子異文不得據彼以改此也

按念孫言非也莊子朝菌不知晦朔釋文引司馬註菌大芝也然楚辭山鬼采三秀兮於山間王逸注三秀芝草也是菌芝也秀亦芝也莊子作菌淮南作秀實同物異名亦未必朝秀爲蟲名也

志遠（說林）

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念孫案蹠者足也足大與志遠義不相通志當爲走言足大者舉步必遠也氾論篇曰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是其證隸書走志相似故走誤爲志

按念孫言非也舉步遠者其志必遠也無須謂志當作走改志爲走反覺淺陋

遠望尋常之外（說林）

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莊云太平御覽（天部十五）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爲是念孫案莊說是也遠字即因上文遠望而衍舊本北堂書鈔天部二引此亦無遠字

按與其謂衍遠字不如謂衍尋丈之外四字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人間）

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念孫案首句本作臣聞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與下二句文同一例因臣聞下衍之字後人遂於之下加有字而句法參差不協矣

按念孫言非也蓋第二聞字原作有字當云臣聞之有裂土壤以安社稷者有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如此則聞與不聞相對爲文而有裂土壤與有殺身破家亦文同一例

灌智伯（人間）

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念孫案智伯下當有軍字下句智伯軍救水而亂即承此句言之太平御覽引此已脫軍字韓子趙策皆作灌智伯軍

按念孫言非也智伯即指智伯本人雖亦兼及其軍然究以智伯爲重下文智伯軍救水則專指其軍故增軍字以別之御覽趙策皆不可從

又況（泰族）

又況登太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念孫案下又況因上又況而衍萬物在其間即承上文言之非有二義

按念孫言非也依文法言若帶萬物之間不能無接讀詞此又況二字不誤言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宇宙已其小矣又況萬物在此小宇宙間乎若删又況二字重複則下又況可改爲而字

射快（泰族）

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射快（許注金目深目所以視遠近射準也）陳氏觀樓曰則快二字與則說則喜相對爲文快上不當有射字蓋因高注射準而衍下文豈直一說之快哉正與此句相應莊本依劉本作快射亦非

按念孫言非也上文言用管準曰則教之言以權衡則曰予之今言以金目而曰教之金目名詞教動詞謂教之用金目可也謂予之以金目亦可也今如念孫云云不可也故知射字不可少惟射字當在則字之上作教之以金

目射則快

故亡其國語曰晉語

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知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念孫案亡下本無其字故亡爲句國語曰爲句後人誤以故亡國爲句語曰爲句因妄加其字耳不大其棟四句魯語文也

按念孫言未必然不大其棟四句雖出魯語然淮南子引書不必指明爲出於國語仍作故亡其國於義爲長

王念孫讀書雜誌正誤終

跋

寄塵幼從余讀書課以經史則漠不注意課以詩文則欣欣以喜詞章之學若具夙慧文字聲韵訓詁之學非性所近余每謂寄塵質美而學不樸實語以清乾嘉學者必以文字聲韻訓詁植其基并告以休寧戴氏治學之法以舉識字爲讀經之始以窮經爲識義理之途又告以高郵王氏治學之法以聲韻求訓詁以本字改借字而寄塵則以餖飣瑣碎鄙之獨好冥冥之思厥後寄塵治文法學心思日以縝密每讀一文必以文法繩之非復前此之冥索矣余嘗謂文字聲韻訓詁文法爲治中國學者必需之工具四者缺一而讀古書終不免有緣詞生訓守譌傳謬之弊王懷祖之讀書雜志有文字聲韻訓詁學之工具無文法學之工具時限之也寄塵讀書雜誌正誤以文法學爲工具時時可以正王氏之誤惜乎文字聲韻訓詁學之工具未有根基不能左右逢原用之裕如也寄塵在四十歲以後治學頗走入樸實一途且亦

留心於文字聲韻訓詁使天假之年以悠閒之歲月爲學問之探討必能爲中國學術開一新局面惜乎迫于饑寒傭書以衣食無暇爲此學世不爲之學問而竟于中國抗戰之第二年溘然長逝年僅五十三耳余旣深同氣之悲而又傷寄塵之學問之幾于成而中道殂也余年過六十慨祖父兄弟之著作湮沒於民國二十七年發願次第印行二十八年四月余猝得腦充血之證半身不遂展轉牀褥已十閱月茲事遂輟幸病小愈急繼續行之俾祖父兄弟之著作得傳于後則是余之願也民國二十九年二月兄樸安識

阮盦筆記五種

端方署

貴拾肆 册95%版

42B

光緒丁未
鍥亐白門

選巷叢譚卷弟一

臨桂況周儀阮盦記

戊戌九月自瓊花觀街移居舊城小牛彔巷（桉牛彔巷名見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九或云彔本作肉彔爲後人所改非是）巷後太傅街即古興仁街儀徵太傅文達阮公家廟在焉後進文選樓巋然尚存文達所重建也古文選巷今無定址要當距樓不遠吾巷在樓西南不百武因取以名昉小滄浪定香亭筆談例彙所聞見爲叢譚屬文達軼事采擷較詳則私淑之志也

小牛彔巷住宅內院稍東北盡夾道得小園牆東北隅階而升爲亭西南窗純用白頗黎高朗宜讀碑其南玫瑰一叢牡丹一本居停云牡丹歲作花不煩灌溉也其西稍南透骨紅梅花一株金銀花一株藤本蟉結姝古南出垂花門得小院落木筆一株如蓋高出欄向北屋三楹西北經遊廊向西月光門外客至由此入折而西有門顏曰花木騈如木香一株引蔓出牆外石笋高三尺色若碧瑱玗斑紋特奇枇杷天竹野花不知名穊蒔其間向南屋兩楹東向因牆爲窗當亭之西窗梅影橫斜如罨畫始擅一園之勝云余以三月上澣去揚木筆正開牡丹含三苞大者如龍眼玫瑰尤緐密有微綻者徒嘯負負而已

葺廚下短垣得斷專文曰楊州書勢勁逸琢爲硯蒼堅緻潤非它專所及楊字从木王褒祖氏讀書䄅志歷引史漢碑版以證楊州字隋以前从木唐人誤从手此專尚不誤斷非唐以後物也（桉戰國策魏一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楊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則楊字非州名亦从木矣）

住宅距舊城遺址不遠虹橋西南頹垣一角屹立荒煙蔓草聞余得楊州專或告余此舊城城專也城築於宋而專則唐當時取用它處舊專耳輒督郭姓老僕登城尋專辰往午還肩荷蹣躃殊苦得專一旌以錢百僕耆飲得錢供杖頭又甚樂惜所得無多精者尤罕聞傍城居人云久已被人撥剔盡矣

郭僕所得城專文曰鎮江前軍　鎮江後軍　鎮江右軍

桉宋史韓世忠傳以世忠爲浙江制置使守鎮江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鎮江諸專疑皆蘄王時搏埴也　鎮江前軍專書勢精勁圓腴神似柳孝寬書武侯祠碑

又文曰揚州此宋專也揚字从手从易質地色澤不逮从木之專遠甚

又文曰高郵縣　全椒縣　桉當時城專多由屬縣解送高郵自西漢迄元竝置縣宋屬淮南東路高郵軍明始改州全椒縣宋屬淮南東路滁州

又文曰步軍司交燒造修天長塔　桉此亦築城時取用它處舊專之證

虹橋茶肆牆閒有專文曰大使府燒造僕輩與之婉商酬以錢二百以新專易之較它專稍薄狹桉儀徵劉伯山先生毓崧通義堂集宋大使府專攷凡二千餘言略謂此專

乃南宋時修城所造揚州在宋代本爲帥府有安撫使制置使宣撫使而諸使上加大字者其職尤崇新府志所載有趙葵與史傳及舊志不符未足爲據其可據者惟賈似道李庭芝二人似道之守揚初授制置大使陞授安撫大使宣撫大使其修廣陵堡城始於寶祐二年七月成於三年正月是時似道以同知樞密院事爲兩淮制置大使此專大使府之文既與相合則折爲似道築城時所造固有徵矣庭芝初則權知揚州陞主管兩淮安撫制置司公事兼知揚州陞爲兩淮安撫制置副使知揚州陞爲兩淮制置使又爲兩淮制置大使其議立城以駐武鋭軍在咸淳五年十一月爲制置使時其築大城以包平山堂在咸淳

五年正月爲制置大使時則謂大使府專爲庭芝築城時所造亦有據矣然而公論在人咸存直道大抵喜引爲庭芝之軼事而不樂言似道之遺輙云云伯山先生集剞劂未竟令子謙甫孝廉持贈印本僅七卷其八卷皆金石跋文余從謙甫迻鈔得之

市牆有專文曰殿亦以前法得之桉漢書霍光傳注師古曰古者宮室高大則通呼爲殿非止天子宮中或亦大使府物也　已上各宋專竝陽文隆起書勢秀拔唯天長堵專字小而淺疏率不工疑出陶者之手

雅雨山人官兩淮轉運使築蘇亭於使署日與詩人相酬詠見画舫錄今人但知題襟館蘇亭罕有知者

續纂揚州府志藝文志粵西金石錄劉玉麐譔卷數未詳謝氏啟昆粵西金石略即通志金石志多引劉說而不著金石錄之名然淺非未刻之本明矣今通揚州無知玉麐其人者其書詎可復得桉寶應縣志循吏列傳玉麐字文徐乾隆丁酉拔貢官鬱林直隸州州判百色苗亂隨營治軍書日夜不輟以積勞卒於軍　恩加按察司經歷子興蔭主簿又書目爾雅補疏粵西金石錄亦無卷數湘南邕管香爐蓮峯協裏諸集蘐亭遺稿竝玉麐譔敦素園七子詩選玉麐與湯應隆劉兆彭湯襄隆喬方立喬大湧喬大鈞同譔劉氏吾粵名宦金石錄下開謝志有篳路藍縷之功其人旁可弗攷因亟著於篇以俟修志乘譚金石者采焉臨桂讀書巖唐孟簡

題名旁刻乾隆壬子七月七日劉玉麐跋上距丁酉選拔十有六年劉氏始久官粵西者宜其蒐羅宏富也

揚州金石家言如江氏恂儀徵人字于九官太守金石今見錄見怡亭銘巴慰祖跋所箸錄皆趙洪諸家所未見秦氏恩復吉金簿毛氏瀚荆花書屋金石錄田氏溥光江都人字季華監生揚州金石記金石語竝見府志藝文今竝失傳或告余田氏金石記其稾爲粵東某所得已付手民未知確否

閱阮仲嘉先生亨瀛舟筆譚文選樓感石漢画象一北齊北周造象各一竝嵌置壁閒比年樓中故物大半煙雲變滅唯樓倘無恙或云焜於火始傳聞之誤也三石拓本据筆譚姑妄訪求迺竟得之意外完整如新唐以前石刻大江南北稀如星鳳揚城有此三石而府志失載亦采訪者

之疏矣漢荖氏画象殘石高四寸一分寬六寸五分今工部營荖尺後同左鹿形右分書一行舊釋唯此金萬三字可辨今細案金字上一字左偏作㬰筆画顯然當是歐字僅存一角荖氏石室画象竝陽文隆起此獨陰文句勒唯分書則酷肖漢蹟耳北齊道朏造象區師荖氏曾壓見授堂金石一跋全文錄入王氏萃編北周曇樂造象前人未經著錄眞書徑五分彊環刻佛座三面石高三寸二分前後面各寬八寸五分側面寬七寸五分十九行行二字至六字不等全文錄具於左

建德元年四月十五日比丘尼曇樂爲亡姪羅瞨敬造釋迦石像一區比丘尼曇和佛弟子呂羅瞨已上前面父佰奴毋㥯四姜兒桃兒姊阿老呂亡慭李清女呂騃胡已上後面曇貴亡師比丘尼曇念已上側面左方

此宇文周武帝時造象石也揚州阮氏得自陝西嵌置文選樓壁閒嘉慶十年記跋刻側面右方

阮氏家廟藏器周虢叔大𨪙鐘格伯簋寰盤漢雙魚洗今竝無恙唯全形椎拓不易因而眞蹟甚稀求之經年僅獲一本復本所見非一石刻較優於木然眞贋相形神味霄壤可意會不可言傳不僅在花紋字画閒也眞器拓本悉出阮氏先後搴從之手墨色濃淡不勻字日微漫不能甚精寰盤拓本上款下形又於形中拓款作側懸形眞本拓不及半復本輒過之以氈椎有難易之分凹與平之不同也

得阮氏銅器拓本七種周伯𢑴漢平陽侯洗宛仁弩機尙方銅器湯金銅器已上積古齋鐘鼎𢑴器款識著錄漢元延尺顧千里思適齋集有跋甚詳鮑氏昌熙金石屑著錄六朝清素竟張氏燕昌金石契著錄銅器所存祇此在阮氏誠爲炙隶之餘然皆精嫰鬭倫儻吾輩得之猶足以豪矣

漢湯金銅器圜扁式有棱側起略如桃形徑三寸二分闊二寸六分拓本二面一面陰款字徑五分弱湯左金右平列器中棱右向一面無款棱左向近棱處加闊如泉之重輪者然此器未詳何用阮氏積古齋釋文湯字反寫鎏之省爾雅釋器黃金謂之鎏說文金之美者與玉同色此曰湯金言美金所鑄器也嘉興張氏廷濟清儀閣題跋新莽大泉五十範背文金錫者跋云此背文上似金字下不可識積古齋摹作𢒈云湯字反寫鎏之省其但謂爲銅器銘者蓋据趙謙士太常摹本未見眞拓本故也又云此範海甯周松靄所藏翁氏兩漢金石記云金錫二字反寫橫列錫作𢒈古文也說甚碻當桉積古齋鐘鼎款識周虢叔大𨪙鐘鉦閒弟二字作𢒈即𢒈字正寫右偏又省阮亦釋錫翁氏釋𢒈爲錫要亦近是唯据今拓本阮氏所藏碻非泉範覆桉張氏跋語先云上似金字下不可識又引翁氏金石記金錫二字反寫橫列云云翁張所見已非一器古器物同款識者多而湯金金錫等義又不必塼屬何器耳又桉湯字阮撫作𢒈與拓本合張作𢒈亦小異

得眞子飛霜竟拓本此竟曾壓文選樓中今亡去拓本亦不多覯此本拓甚精緇微揉損疑文達時故物可寶也眞子飛霜四字酷似晉明威將軍郛休碑洩爲晉竟無疑諸家跋文彙錄於左

晉眞子飛霜竟拓本跋　　阮元

眞子飛霜鏡逕今尺五寸七分體圓外作八瓣菱花形背白如水銀左方四竹三筍一人披衣坐挄置琴于膝前有几几置短劒二爐一叉一物不可辨右方一鳳立於石二樹正圓如帚形下方爲水池池中一蓮葉葉上一龜軀值鏡之中虛其腹下即爲鏡之背鈕也上方有山雲銜半月形月中有顧兎形雲下作田格格中四正

字曰眞子飛霜眞子者鼓琴之人飛霜其操名也予案此爲晉鏡何以知之以書畫之體知之也書非篆隸晉以後體也畫樹直立圓形如帚畫月內加兎此晉人法也予見唐人摹顧愷之洛神賦圖樹形與此同且畫太陽升朝霞句日中有陽烏同此形矣眞子飛霜于書無所考見予以意推之或即晉戴逵耶晉書逵傳云逵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宋書戴仲若傳云漢始有佛像形制未工戴逵特善其事據此二史則善鼓琴善畫善鑄銅師術士逵一人實兼綜之眞子將毋即逵也錢博士坫云古人製器原欲以流傳後世使其人不作此鏡則湮没無聞矣故好事好名之徒今亦不如古據博士此言眞子若非戴逵微此鏡則眞子無傳矣爲逵鏡可寶非逵鏡尤可寶也

眞子飛霜鏡銘詞跋尾　　劉毓崧

右眞子飛霜鏡銘詞凡四十字內有同心人心相親二句案同心人之詞始見於周易而同心人之注莫備於虞翻同人彖辭云同人于野亨虞注云旁通師卦巽爲同乾爲人此同人之義繫上弟八章云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虞注云二人謂夫婦師震爲夫巽爲婦坎爲心此同心人之義雜卦傳云同人親也虞注云夫婦同心故親也此同心人心相親之義同人彖傳云同人曰同人于野亨虞注云此孔子所以明嫌

表微所謂二人同心故不稱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而故言人耳據此則同人之象取諸夫婦在聖人本有深意存於其閒而同心之語由夫婦而起者其來最久而其理亦最精也同人六二爻辭云同人于宗吝許叔重云言同姓相取吝道也見五經異義 鄭康成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二說雖殊而以同人爲夫婦之卦則彼此相合可爲虞氏之證邶風谷風序云刺夫婦失道也其首章云黽勉同心毛傳云思與君子同心也蓋夫婦不同心者必至於失道詩人之旨可與易義相發明也自王韓之注盛行後之人習焉不察沿其流而罕溯其源故詩之言同心者咸知目爲夫婦而易之言同心者反

或視爲泛詞於是同心二字但目爲朋友而斷金如蘭之喻亦皆以朋友當之臆說興而古義廢矣此鏡眞子飛霜四字乃晉以後之體而銘詞云同心人心相親者則融會易義而成其說全出於虞氏眞不爲流俗所囿者也蓋此鏡本用於嘉禮故同心相親實指夫婦之道而上下文亦多吉慶之言其云陰陽各爲配日月恆相會者即婚義所謂日之於月陰之於陽相須而後成也其云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瑶帶者即秦風所謂溫其如玉齊風所謂尙之以瓊瑩也其云照心照膽保千春者即鄘風所謂君子偕老也其云鳳凰雙鏡南風清者即左傳所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也然則作此銘者不特文采可觀抑且深於經術矣岑君仲陶鑄新獲此鏡拓其銘詞屬爲攷訂因舉虞氏易同心之注加以申釋而復之焉

眞子飛霜鏡銘攷

薛壽

岑君銅士得古鏡一枚逕今尺五寸七分左圖一人彈琴旁有四竹三筍下有几右圖鳳凰立於石上有樹二下方有池水中冒以蓮葉上覆以龜即鏡鈕也又上作方格界以四字曰眞子飛霜又上圖雲影露半日形日中有一◆與說文日實也訓合外周以銘首句字畫漫漶余釋爲鳳凰雙鏡南金裝雙字上作佳形楊愼丹鉛總錄古鏡銘載顧氏碩氏鏡銘曰鳳凰雙瓊琚裝陰陽合爲配日月常相對銘詞與此相似但彼以雙裝爲韵此以凰裝爲韵句中用韵

古詩例也或首句無韵亦可蓋此銘首尾句皆七字五字爲句者四三字爲句者二回旋讀之音節頗合或疑此爲末句从下文陰陽各爲配讀起似與文義文勢未協且裝字作蔕形甚明但下半稍缺耳若作末句讀則末不與人親春韵矣陰陽各爲配日月恆相會此二句鏡文甚明白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瑶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共四十字此五句明晰參半鳳字上春字下作王形居鏡邊之中間所以界左右也首尾句讀當準此以爲起止案宋江少虞事實類苑齊南陵古鑑一則云熈寧末齊南陵耕者得古圖鑑大小二背郭皆有銘詞大爲小篆小爲正隸篆銘與此相同首句正作鳳凰雙頭鏡之誤字南金裝各爲配誤作合配恆字誤作兩傳寫致誤耳但作圖品物與此鏡小異則銅士所得未必即南陵古鑑而其銘詞相同者古人鑄鏡沿襲承用亦如鐘鼎銘文語句相似攷古者不可執一以定爲眞譌南陵鑑銘首句既作南金裝餘七句亦與此無異余幸所釋之得左證焉因撮其要以著於篇周儀桉据今拓本鳳凰句碻是鳳凰雙鏡南風清薛氏釋誤

交翠軒筆記一則

沈濤

錢獻之別駕十六長樂堂壓一鏡名眞子飛霜背上花紋作一人林下鼓琴上有眞子飛霜四字製造工緻今歸阮雲臺相國師積古齋中錢別駕以眞子爲鑄鏡人名余謂不然趙德麟侯鯖錄云見一鏡背花妙麗又有貞子飛霜四篆字當此即鏡惟彼爲篆書而此乃隸字蓋當時所作不止一鏡耳貞眞古通字貞子飛霜疑即

用伯奇彈履霜操故事六朝好于鏡背模範古人西溪叢語言近得一夾鏡大鼻㪐之中虛有冠劍四人一題忠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越王二女皆小隸字製作奇古云云此鏡葢即其類余近亦得一鏡背紋有二人問答之狀上題三行每行三字以左行迴環讀之乃孔夫子問曰榮啟期答九字亦六朝鏡也

儀徵張午橋前輩丙炎唐石軒感石甚富自唐迄楊吳得若干種其唐田侊洎夫人冀氏合祔兩志尤爲精俊完整吳讓之先生熙載爲作楹聯云家有貞元石人彈叔夜琴即指此兩石也

唐石軒感碑目 戊戌孟秋編次

司馬君張夫人合葬志 興 咸亨元年

王馬生等造象 並兩側 開元七年

田府君志 有葢 侊 貞元三年

田府君冀夫人合祔志 有葢 貞元十一年

武公裴夫人志 琊 貞元二十年

彭城劉氏張夫人志 元和元年

隴西李氏彭夫人志 元和五年

劉府君志 有葢 通 元和八年

顏府君志 承 長慶四年

李氏韓夫人志 太和五年

李府君志 有葢 彥崇 開成元年

陳少公蔣太夫人志 開成六年

米氏女志 有葢 會昌六年

劉府君志 有葢 舉 大中元年

董惟靖志 大中六年

孟璠志 吳天祐十二年

讓翁藝事刻印弟一次畫花卉次山水次篆書次分書次行楷畫多贗本佳者幾於亂眞唯書卷清氣不可僞爲豪釐千里識者亦不易讓之先生有小印曰讓翁

新城黄家園宋井在路南成山于宅後院中于字六陽曾需次兩淮井闌尺寸未計銘詞眞書三行弟一二行五字弟三行六字字徑一寸二分它井銘字多剝蝕此獨完整如新于氏老僕徐姓爲拓碑者言此地舊名蓮花橋宅爲蓮花庵遺址先是井在牆外定遠方子箴先生濬頤爲都轉時始包入牆內極集賓僚觴詠其側井泉温甘香潔有金鯽二時出游泳人無意輒見之某年夏夜于氏以籃盛柑縋井中詰旦失去募人下眡得古瓷花盆二製造精絜今猶以種蘭云又云此井銘自方都轉命工椎拓後今始再施氈蠟耳

皇宋嘉熙肆年庚子至節壽昌沙門法湛按壽昌晉置縣迄南齊屬揚州吳郡宋屬兩浙路建德府今浙江嚴州府壽昌縣治此井銘刻於嘉熙庚子余以己亥上巳前二日命工往拓明年庚子益甲子十有一周矣

江都薛介伯先生壽學詁齋文集甘泉山古井題字拓本跋略云甘泉山古井寺井闌鐫字數十文云大宋元祐三年戊辰歲四月二十日於六峯馬口山祁宅造東周王口拓本約徑九寸計二十七字馬下似殿字王下似記字字迹頗近米法氣勢較宏做云云學詁齋文樸厚有根氐余將去揚已束裝矣偶過轅門橋得於文樞堂書肆忿忿讀竟欲訪此井未果殊悵悵

文樞主人湯柏龢稍涉目錄之學樂弃諸名士遊有都門廠肆大賈風晨夕過從往往清譚逐晷不聞世俗之言客揚二年斯人如蜀岡楊柳紅橋璧月矣

囊得專文拓本壓弃甚珍花紋樸古疑遼金時物專側正中刻佛象上橫列梵字六左側吳惟造三字並陰文比來揚州知是高旻寺專吳惟明人或如寺奏厠見牆閒此專甚夥花紋並同欲以新專易之寺僧居爲奇貨辠不容於懺悔

楊花蘿蔔以楊花時出故名姸紅奪目若半寸許火齊香濇味清邗上園蔬雋品也一名女兒紅見武林韓日華揚州画舫詞自注余以對海棠木瓜出南京明孝陵花如海棠實較木瓜大者約十分之一二以鼎鼻煙陳乾者良

竹垞之垞亦作宅卽宅字俗讀若茶及其陰平去聲並誤正字通㮶均會宅古作宅王維詩有南宅北宅注入聲廣陵詩事引顧書宣詩敍湖北垞舊山莊注云垞卽宅字又

云汪容甫中亦嘷朱檢討爲竹宅

洪北江先生初名蓮其少作玉麈集署此名 孫淵如先生小名喜吳縣弘商言先生塡竹棗庵集孫喜印歌孫郎寄示孫喜印是其小名命日喜 元康里巎巎字从山从夒或作巙巎說文夒奴刀切與夔龍之夔不同金石屑弟四冊元文宗永懷二字北平翁氏跋世傳从夔作巙誤閱廣陵詩事類記之

得舊書画便面數十其一李子仙福自書黃梅花詞極入律可誦書勢亦秀渾不俗檢 國朝詞總集如韻甫黃氏詞綜續編杏舲丁氏詞綜補福詞並未箸錄張午橋前輩云福蘇州人曾官翰林繆筱珊先生云福工制舉蓺曾見某選本所錄甚多

探春慢 黃梅花　　李福

黃葉辭柯寒香貼榦橫斜堪入清供金屋垂簾銅盤承泪宵向東風倚寵翦刻誰施巧定難倩冷蜂僵凍小窗閒付詩評素心人自相其　不見飛英片片任怨咽玉龍[illegible]徹三弄月影昏時煙痕深處喚起羅浮幽夢明是春消息又底事丸封珍重洒熟鶯兒嘷童花下開甕

林姑曲者余家舊壓小橫幅南滁馮少渠震東詠蔡邑貞女林氏事自書以貽周松坪廣文者也粉紅㮄界烏絲格書勢隱秀神似香光悅其精媺重付裝池乙酉入蜀檢置行篋南北隨身十六年矣其事有關吾鄉風化客揚暇日輒因展誦錄記如左廣文之名不傳惜哉

林姑曲 并序　　馮震東

責抬肆 册95%版

林姑藤縣人年十八美顏色其父挈至容州鬻於青樓家志不從再鬻如初彊使迎客輒以杵折客臂得免又轉售於販娼女者將往北流矣廣文周松坪先生聞其事大費經画而始返乃益其價以贖復厚其歛遣嫁之且爲覓佳婿許往來乌虖世之負志節而墮非類者不知凡幾安得如松坪者隨事而力捄之因紀其事以勸人之有善志者時道光甲午初秋

東風吹遍藤州路二月楊花飄作絮凄凄野徑可憐春蕭蕭落日無情暮無情日照薄情人衰老爭忘兒女身來從赤水尋金嶺說覓陳思嫁洛神楊妃井畔春波綠行人照影顏如玉家世梅花舊姓林生年十八釵猶獨

金釵那復有同枝老父街頭割愛時竟將紅粉薶金穴苦向青樓鏁玉姿青樓難綰貞心住但願金錢贖將去可惜多災紅粉人適來又落青樓處簾櫳春暮錦模黏搗毋梳頭窄裛扶少年裘馬佳公子今夕衾裯美丈夫女兒伎倆驚魂斷寸心無著飛蓬亂拚得衰親厭棄身橫尋苦海回頭岸且猶低首乞郎憐誓得儂心石樣堅但肯好恩寬一夕願將陰德戴諸天少年一笑挑燈起眼中只有平康妓白璧將因濁水洗青蓮豈爲污泥滓飛空一棒喝當頭斷臂難爲把臂遊三千弱水初回櫂一斛明珠欲墜樓因人再去尤飄泊慘從豺虎叢中落薄命空銷月下魂護花忽眂風前鐸周君肝膽世人無大力回天費轉樞贖得文姬還漢域覓將夫婿配羅敷新粧一樣羅珠翠居然持踵同垂泪不惜頻年背猶催盡供一夕香歛費隔年來拜廣文堂夫婦懽顏說弄璋每將火井抽身事遍告人閒造福場

元廣盈庫碣比年大東門內出土余見拓本亟詢石所在則已爲賈客載往白門矣今運庫尚仍舊名此應收入揚州金石志者也石高一尺三寸寬一尺九寸十四行行十二字至十四字不等字徑七分正書所列運使屬官亦與今制略同

廣盈庫貯兩淮鹽幣以定計者餘叁伯萬庫外舊有垣
既築且卑前政未暇易今築以陶加高增厚屹然山立

嚴謹與庫稱經始於至元五年二月二十八日成於三
月廿又九日工訖工是用記云正議大夫運使苫思丁
正奉大夫行戶部尚書運使王都中亞中大夫同知趙
遜承直郞運判贍八承直郞經歷邊思誠將仕佐郞知
事程孝祖照磨尉遲棫　督工田安齊思敬陳宗顯平
埜李彬趙艮臣饒咸中俞椿齡史文質張友直屬官董
思道王宗起題石　末三行低二格

小東門內某家出售舊書碑拓書客劉髯同余往觀則新書耳碑十數種大都九成皇甫多寶玄秘之流皆翦幖之本購春暉堂轂書金石聚各一部日本重修孔子廟碑拓本整幅未幖紙墨精絕此碑殆謂無足重輕故得免於翦

幖之阮碑高七尺二寸寬三尺九寸二十二行行五十字字徑一寸正書額題重修日本長崎至聖先師廟碑六行行二字字徑四寸五分篆書陽文兩旁刻龍形略昉中國

御製碑式浙杭王氏其人不甚箸聞書勢入虞伯施之室篆額直逼唐碑精采者全文錄左昭異域同文之盛焉

粵自芔虹流玉演圖媲蒼聖之功犁鳳離珠率舞遵素王之軌闡鴻濛之墜緒幽贊神明挺象緯之奇姿榮鏡寓宙所以登其牀者摩肩夫劔舄入其宅者陶寫乎絲簧炎精肇啓靈掐代興或典懋太牢之祀或樂陳六代之懸十二旒卷衣作繪藻火焜煌十六枝築戟當門蘭錡森衛莫不盡栱相望華榱交暎圜海環林竦重阿之爽塏頫祂辟洺亘横舍之綿延我

聖清之撫有方夏也陶鈞庶品演廸斯文黨有庠而術有序於論鼓鐘上爲圜而下爲方既勤樸斵丹墀青瑣上齊王者之居玉磶金鋪載炳煥焉之美良以尼山振鐸洙水横琴承道統於堯舜禹湯文武峻德克明廣教思於易詩書禮春秋彝倫攸叙言語不通舟車所至食毛飲血之倫懷而思慕鑿齒雕題之域莫不尊親而況扶桑若蘼峙海表之雄敷藻揚葩服聖人之訓者乎日本國長崎者冠蓋之都舟航所聚九阡七陌聳甌脫於蓬瀛衖史陸文紡璟絡於藻府學庭顯敞鬢校宏開舊有漢代範銅

至聖先師象一軀當殘明永歷之初爲正保丁亥之次表

土圭以測景乃名司空散金布以庀材特須內帑堂皇斯建廟貌式瞻上丁奏萬講堂開博士之筵小雅肄三比舍列學生之屋玉斗珠衡飾象環而爲佩旂旄羽祓拱麟紱以來遊嗣以生徒薈萃宮室卑庳敝環堵之宮僅容旋馬拓廣文之館莫慰瞻烏惡足以隆俎豆之上儀厲誦絃之盛軌歟夫益之象曰利用爲遷定之詩曰卜云其吉二百區恢於貞觀八十齊設自元豐于是鑿應門之鼛鼓集者如雲樹靈囿之樅鏞成於不日規泗水之瀠洄旋源寫辟廱孔林之椮欝松翠交羅圜井葩流方疏綺錯盍徙建於茲者在正德紀元歲次辛卯當我

朝康熙之五十年也無何星霜屢易烏鼠攸居兔葵燕麥埋殘鴟吻之瑞炲白蟫紅墮裂魚鱗之甃粱木傾欹而就壞繩樞朽腐以徒存將魯國靈光頓失翬飛之貌而接輿狂士彌傷鳳德之衰元珍名隸脒庠職司莞榷採銅供泉府之需奉詔達滄溟以外雨檝風檣夢遊環浦文犀大貝神往寶山雖測海未嫻乎親歷而披圖每得自伻來玉振金聲知聲教訖於四海瓊思瑤想實景行切乎高山豈有叅天兩地八埏荷其帡幪而令上雨旁風一畝淪於瓦礫爰慨鳥革之摧頹亟命鳩工而相度因奉祠上井子哲而集事焉始自壬寅迄乎癸卯精廬重構均校維新濬掬初陳土侓驗積羊之異芟荻既翦石砮占隼鴞之祥繡棟凌雲丹甍燠日復於大

成殿後創建崇聖祠三楹水源木本感風雨於防山春露秋霜溯粥饘於銘鼎所以體追遠之思崇報功之典也嗟乎廣桑山遠攜杖逍遥古杏壇高刺船杳靄爲殷憂於擊磬會從入海陽襄酬昔夢於乘桴何藉問津沮溺縮地無方我愧升堂之弟子觀瀾有術相期習禮之諸生　大清道光二十四年歲次甲辰冬十月穀旦浙江杭州府學明經博士王元珍謹撰并書大日本弘化二年歲次乙巳春正月泐石

小東門賁書人劉彝平山堂打碑人方彝與湯柏龢爲揚城三絶方彝無家室打碑得錢輒市飮盡醉時來譚論古蹟在若有若無閒如五雲慶閣政復引人入勝

元銅權文曰中興路市令司權上有句尙存尤爲難得句上有文記權之重輕及其須發號數模黏不甚可辨銅質精涯紫黯悦目決非贋品余得見於運司街匽董肆價昂未購不知入誰氏手矣

閱都嶠石刻記羅漢融造陁羅尼幢結銜右龍虎軍子將行右龍虎軍司案執行桂州招討軍兵案子將無攷按通鑑開元四年大武軍子將郝靈荃注子將小將也唐令制每軍子將八人資其分行陣辯金鼓及部署大麻十三年口震佛頂尊勝陀羅尼幢讚結銜有子將試殿中監口王斌子將試光祿卿鑿宗金石萃編亦未詳所出曝書亭詞滿庭芳過李晉王墓下作多少義兒子將千人敵一一論功子將李氏富孫注亦未詳　凡物小者謂之子漢書郊祀志奉車子侯小侯也霍去病之子新唐書柳公權傳嘗夜召對子亭謂別立小亭也藝文類聚七十三引爾雅舊注云鼒子鼎　記云系當釋作案司案如唐行軍掌書記之職古文通叚有緐文有省文漢東海廟碑退宴禮堂唐張琮碑高宴瑤池紀國陸妃碑至於四時亭宴宴下从女竝可增宀从安案上从安何不可省宀从女乎埶釋作執漢曹全碑獲人爵之報報从幸可變从𡴘執卽例此系釋攴俗字猶俗千字加木作杄也武斷入理是攷据文字之極有生氣者

都嶠南漢石刻六種在廣西容縣

都嶠山五百羅漢記乾和四年八月　陳億撰　正書

都嶠山造佛像殘碑陳億撰　楊懐信書　行書

碑陰題名杜僊書　王伯挂立　分書

羅漢融造陁羅尼幢正書乾和十三年十月　羅貴覽書

梁懐義造佛像碑大寶四年正月　正書

靈景寺慶讚齋記大寶七年二月　盧保宗書　正書

碑陰游都嶠山七律二首宋開寶七年　張白撰

匾若谷等題名康定元年

曾晉卿等題名皇祐庚寅

閻廿五娘造陁羅尼殘幢正書

漁洋冶春虹橋風流文采炤映湖山倚聲初集漁洋程邨同輯錄紅橋裏古浣溪沙十闋末注云紅橋詞卽席賡唱興到成篇各采其一以誌一時勝事當使紅橋與蘭亭竝傳耳當

時同遊十人漁洋遊記未詳倚聲集傳本絕少亟錄以荊
甄揚故者遴焉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
城郭是揚州　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藹落使人愁澹煙
芳草舊迷樓漁洋三閣存一　六月紅橋漲欲流荷花荷葉幾時秋
誰翻水調唱涼州　更欲放船何處去平山堂上古今愁
不如歌笑十三樓杜濬　清淺雷塘水不流幾聲寒笛画城秋
紅橋猶自倚揚州　五夜香昏殘月瘦六宮釵落曉風愁
多情煙樹戀迷樓邱象隨　郭外紅橋半酒家柳陰之下詞綜作柳
陰陰下　有停車笙歌隱隱小窗紗　曲水已無黃篾舫夕陽
何處玉鉤斜綠荷開遍舊時花袁于令　紫陌青樓女史家門
前偷下六萌車遍環雙臂綰紅紗　十二闌干閒倚徧黃
貧喚上內人斜隔江愁旺後庭花蔣階　元許數首當以此為絕唱　一曲
紅橋三兩家門前過盡卓金車碧楊深處紡吳紗　疏雨
撩風偏細細灶波受月故斜斜無情有思隔溪花朱克生　狹
巷朱樓認妾家捲簾初下碧油車東風翠袖曳輕紗　岸
上鶯歌隨柳弱水邊燕尾掠波斜春江流落可憐花張養重
綠樹陰濃露酒家小廊迴合引停車銀箏嬌倚杏兒紗
水調歌頭聲未了曲闌干外月光斜聲聲渡口賣荷花劉梁
嵩　隱隱簫聲送画橈迷樓無影見平橋不須指點已魂銷
港口荷花紅冉冉岸邊野草碧迢迢遊人依舊弄新潮
陳允衡　鳳舸龍船泛回橈江都天子過紅橋而今追憶也魂
消　繡瓦無聲春脈脈羅幃香夢夜迢迢漫天絲雨咽歸

潮陳維崧　安邱曹升六貞吉　珂雪詞亦有追和之作幾曲
清溪泛画橈綠楊深處見紅橋酒帘歌扇暗香銷　白雨
跳波荷冉冉青山擁髻水迢迢三生如夢廣陵潮神韻絕
佳與諸名輩抗手
對偶之佳者有曰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見
浩然齋雅談二語皆切揚州尤為紗合
揚俗小女子於鼻兩孔閒穿孔綴金絲環名曰拘小取象
犢易育
桃花鷄出儀徵桃花盛開輒來翔集彼人用以佐餐略同
鶉雀其味極鮮美云爾雅釋鳥鷄鳩寇雉沈匏廬先生瑟榭叢談攷證甚詳所引戒菴漫筆云
半翅鳥好啄紅物者於桃花鷄為近

選巷叢譚卷弟一

十娛斠字

選巷叢譚卷弟二　　臨桂況周儀阮盦記

余與半唐五兄文字訂交情逾手足乙未一別忽忽四年淩景一集裒兄之作幾於十之八九未刻以前亦未盡寄京師半唐寓宣武門外教場頭巷畜馬一騾二皆白蠢余過從抵巷口見騣馬輒慰甚燭影搖紅云詩鬢天涯倦遊情味傷春早故人門巷玉驄嘶回首長安道情景逼眞又極相思云玉簫聲裏思君不見祇是黃昏看似平易非深於情不能道它日當質之半唐

徵招 得夔笙秣陵書賦此代柬此闋乙未九月書便面寄金陵　王鵬運

雁聲催落屋粱月淒然頓驚離緒料得據梧吟鎮沈冥誰語露荷凋枉渚更休問采香儔侶賴有西山向人依舊數峯清苦　獨酌不成歡霜風緊落葉打窗如雨蕭瑟對江關憶蘭成詞賦秣陵秋幾許定愁滿古臺煙對夜堂悄有寥從君化斷雲千縷

憶舊游 夔笙寄詞問訊依調代柬此闋丙申九月寄金陵　半唐

儲沈吟看鏡惆悵憑闌愁裏關河巖桂飄香屑底雁邊秋信儂處偏多寥中認得歸路渺渺洞庭波嘆吹吷年光彈碁心事能幾消磨　嫦娥謾斟酌說清淺蓬萊依舊笙歌浩蕩孤雲外想百年青鬢汝亦輕皤故山猿隺無恙生計問漁蓑好留取巉巖題名遲去我擘薜蘿 夔笙以近刻定林題名見寄

角招 酬夔笙竹西雪夜見寄之作並寄辛峯　半唐

重回首君應不信梅邊風趣非舊黯然驚別久幾度寥峯隋苑煙柳春愁儘有況節物中人如酒待翦西窗夜燭怕今雨不堪聽語巴山時候　僝僽庾郎賦就飄蕭也似住比垂楊瘦堅懽君記否酒凝游塵依然襟袖新詞入手更寥草心情迆逗莫負簫聲月後好傳語卯君知杯同酹

宋刻東坡象殘石十年前天甯門外濬河所出平山堂閣人用以搘牀久矣石上銳下平高一尺一寸弱下寬一尺三寸約計五分全石之一厚三寸二分石質堅緻象上半完整畫手刻手非宋已後克辨題款存舒亶 前行末二字 曷在 後行末二字 共三字半 在上方稍右銳處 亶即烏臺詩案搆坡公者北平翁氏蘇齋所壓坡象眞本 杭州局刻蘇詩編注集成撫坿卷尾 陽湖孫氏平津館四十名賢象硯拓本坡公眞象 南海朱完者所畫小金山象正與王梅溪注本內所摹趙松雪畫象可以相證嘉慶四年丹徒王文治畫 並與此合先是余得孫氏象硯殘拓十數紙坡象及明循吏蘇州太守伯律況公眞象適在其中循吏公爲吾宗碩德而坡象適爲此石左證墨緣良非偶然 運河中多出古碑碣泰州夏氏荃所壓唐宋舊墓志張氏公甌館所壓楊吳李濤妻墓志皆濬河所出

高詹事硯仁和韓氏 泰華 無事爲福齋隨筆箸錄硯昉瓦式高六寸闊三寸九分上及兩側厚一寸二分下厚四分匱玫瑰紫端石背面及兩側有白筋銘刻正面右邊隆起處二行行三十三字款 刻左邊低二字二行行三十一字

43A

字徑分許分書句畫絕精能於緻齿中見舒徐之致唯漬
道阮唐山先生茶餘客話南碑刻淺北碑刻深謂之溝道 纖細宿墨日久深入字裏
漸就夷漫氈蠟難施背面稍下正中橅文學侍從之臣方
印徑二寸七分半陽文此澹人先生入直 內廷時所用
硯也新城徐䶮記攜來求售所望奢難與言爲之悵惘紊
日

丁巳己巳凡十三年夙直內直与介周旋潤色詔勅詮
註餘編行踪聚散歲月乂遷直廬再入仍列案前請養
柘上攜帰林皃勲華 丹扆勞勛 細旃帷介之功勒
銘永傳

此硯相隨十三年再至直廬則仍留几案間請養

攜歸因紀其事康熙己卯秋七月詹事高士奇

得坐隱先生精選草堂餘意一冊於運司街䶮記書肆無
序跋卷首有新都環翠堂字樣詞全和草堂均每首調名
下徑題元作者姓名唯一人兩調相連則第二闋題陳大
聲名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云錄前人作綴以己作非是其題前人名者亦大聲作 梭明陳鐸字
大聲下邳人官指揮使其詞超澹疏宕不琢不率和何人
均卽昉其人體格卽如淮海清眞漱玉諸大家實本集中
雖識者不能辨昔人謂詞絕於明觀於大聲之作斯言殆
未爲信明詞綜僅錄浣溪沙一闋

得鄧壯節世昌書朱絲格精楷四幀字徑二寸弱癸巳七
夕後三日節錄羅一峯與府縣言役弊書於北洋劉公皇
防次書執疑勁挺秀有對骨不撓之概可想見其爲人公
字正卿印朱文曰臣印世昌白文曰海軍都督甲午中日
之役歿於王事者唯公及左公寶貴二人兩軍於大東溝
交綏公憤未能制勝加足本艦汽機猛觸日帥巨艦爲同
歸於盡之計据外人言海戰固有此法唯自陽厤紀年已
來未聞有人用之公歿後日人範銅鑄公像於戰地以昭
示來者其手畢宜如何珍弆耶癸巳卽公授命前一年節
錄先輩政書以虎臣而留心經濟其襟抱過人遠矣公由
船政學堂出身嗣又出洋學習熟諳泰西兵船規則見李
文忠奏議光緒十年九月派船援閩擬用洋將摺 下云第閱歷戰事尙少未
可以當一面歟歉彼獨當一面者吾見其望風納款而已

可云虖哉

孫淵如先生次均畬阮芸臺學使東招卽往歷下之什芙
蓉池館報花開驛騎傳詩一夕催不爲時需訪碑使也應
天與聚星來注訪碑使元時設此官桉嘉興李金瀾先生
遇孫金石學錄元梁有天厤閒奉勅歷河南北錄金石刻
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爲三百卷曰文海英瀾于濟得
漢刻九[illegible]泗水中葛邏祿迺賢寄九思詩云泗水中流尋
漢刻泰山絕頂得秦碑是也奉勅采進疑卽訪碑使之職
元史百官志監書博士品定書畫擇尌臣博識者爲之蓺林庫掌鑒貯書籍廣
成局掌傳刻經籍及印造之事竝天厤二年始罡訪碑使之[illegible]或亦當
是時歟

梁中丞章鉅云歸田瑣記揚州有文選樓文選巷之名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及羅願鄂州集乃隋曹憲以文選學開之唐李善等以注選繼之非梁太子讀書處也儀徵師宅即文選巷舊址嘉慶十年始於阮氏家廟之西建隋文選樓祀隋秘書監曹憲以唐沛王府參軍公孫羅左拾遺魏模模子度支郎景倩崇賢館直學士李善善子北海太守邕句容處士許淹配之吾師譔銘所謂建隋選樓用別於梁者是也又云楹聯叢話揚州文選巷其南為文選樓攷古者以為即曹憲故宅憲與魏模公孫羅等同注文選樓即其故址也今樓中但奉昭明栗主實誤昭明文選樓不在揚州觀唐李頎送皇甫曾遊襄陽詩元凱春秋傳昭明文選樓之句可見雲臺先生於文選巷之西建家廟別搆樓以壓圖書顏曰隋文選樓為之記伊墨卿題聯云七錄舊家宗塾六朝古巷選樓校揚州有昭明太子文選樓在太平橋北旌忠寺見唐揚夔文選樓序及宋王觀揚州賦又有隋曹憲文選樓在文選巷見宋王象之輿地紀勝則是揚州本有兩文選樓屬昭明者在太平橋屬曹憲者在文選巷文達重建文選巷之樓題額弁以隋字固宜唯是選學家言不有昭明開其先憲等曷由引其緒而太平橋之樓屬昭明者又已遺蹟久湮樓中崇祀似宜祖昭明而宗憲等庶不失先河後海之義梁以樓中但奉昭明栗主為誤信然唯云昭明文選樓不在揚州則於揚夔王觀所述殆未攷

按丹鉛雜錄梁昭明太子聚文士劉孝威庾肩吾徐防江伯操孔敬通惠子悅徐陵王囿孔爍鮑至十人集文選謂之高齋十學士亦應從祀選樓者也

田府君偉竝夫人合祔兩志石出揚州灣頭野中先是梅孝廉植之購藏後歸張氏仌甌館吳讓翁所書楹聯家有貞元石人羣叔夜琴亦梅氏故物桐城姚伯昂元之竹葉亭雜記揚州梅蘊生能詩又善琴方弱冠琴已擅名喜衣深獨坐而彈一夕曲未終見窗紙無故自破覺有穴窗竊聽者俄而花香撲鼻已入室矣乃言曰果欲聽琴吾為爾彈吾固不願見爾也急滅其燈曲終乃寢云云則對句亦紀實也滅燈終曲非熟極不能

周稚圭中丞撰錄十六家詞各系一詩其系孫孟文一首一庭疏雨善言愁備筆荊臺耐薄游最苦相思留不得春衫如雪去揚州神韻獨絕與漁洋紅橋詞北郭清溪閱可稱媲美

徐嘯竹布衣穆甘泉老名士也丁酉暮春晤於榕園時年八十傾蓋如故越日賦高陽臺見貽旋又錄示舊作數闋及王西御先生論詞絕句若干首意甚鄭重其鶯啼序一闋尤為生平得意之筆也

高陽臺　徐穆

捫蝨譚雄射雕手健十年前早知名西燕東勞參差未許將迎孤尊醉倚悲歌慣問悲歌可有人聽緲天涯滿面風塵雙鬢蕭星　相逢此日休嫌晚祇寥寥數語如

見生平一縷吟思二分明月同清儘多湖海元龍氣肯
孤它浩盪鷗盟且同來花下分櫥座上飛觥
當年吟社已沈消淮海詞人半宋寥今日粵西媚初祖
令人想像海棠橋

吾揚言詞學以秦氏爲山斗西巖先生有詞學著書
行世令子玉生孝廉有詞系未刻道光季年曾聯淮
海詞社不下二十八見存者僅穆而已刻有意園酬
唱集收入郡志八十自遣末章有頗知明眼交豪士
留取餘年讀異書愛耵仙韶思雅樂飽嘗世味重圜
蔬耄荒自古貽明訓好養心頭活水魚可以知其志
矣嘯竹又草

覺號序　嘯竹

越中歸棹成此寄施夢玉沈花溆勞介甫倪次郊吳
門秦玉生符南樵王西御揚州六舟禪友阿梨女道
士

篷窗一宵漚夢醒連天莫雨菰蒲外隱作秋聲中流一
任容與山陰道此時經過壺觴空憶蘭亭叙念家山千
里迢遥暗驚杜宇　回首西湖臨水獨眺訪逋仙隱處
孤山路落盡梅花亂鶯啼遍蕺封繞迴闌青峯滿目朦
江上斜陽淒苦怎春歸我倘天涯緑陰如許　韶華水
逝客思雲孤放裹覓舊侶仿佛是南屏鐘動西竺僧歸
金石交親斷碑披誤鬢絲幾縷茶煙一榻犀香梅熟休

相訊怕相逢衣上多塵土謾嗤嘯詠且教留得題痕證
它鴻迹來去（時歸自京師淨慈主人六舟出所壓雁足鐙各卷冊索題觀款）江湖載
酒鑪椀參禪算一般意趣儘孤負煙花三月佳丽揚州
薄倖司勳飄蕭詞賦予爽緲緲知音寥落千秋事業憑
誰會恭江東羅隱同遲暮那堪水上琵琶唱徹瀟瀟西
興古渡

多丽　嘯竹

施瘳玉攝震澤曾招寶帶橋譙月之舉撫今追昔情
見乎詞

盪蘭橈灣環宛轉長橋臕西風湖光萬頃參差吹出瓊
簫疏煙抹黛螺了髻冷雲罥鬢臙舒翹乙未亭邊松陵
路畔遠山隱約画眉嬌堤上柳絲堪折離思一條條更
休說賓鴻尚未去燕難招　憶當年尊前譙月多情酒
醆詩瓢庾樓客珠璣錦織踏搖孃綺席笙調雁齒排連
蟾輝皎潔三生瘳裏可憐宵到而今渚蓮泣露啼鳥總
無聊文園老也應羞見幾度回潮

論詞絶句　儀徵　王僧保

消息直從樂府傳六朝風氣已開先審聲定律心能會
字字宮商總自然
倚聲宋代始嫥家情致唐賢小小詒劉白溫韋工令曲
謫仙誰與竝才華
落花流水寄嗟欷如此才情絶世稀誰遺斯人作天子

江山滿目泪沾衣
縹緲孤雲漾太清定知尖雪淨聰明淒涼一曲長亭怨
擅絕千秋白石名
易安才調美無倫百代才人拜後塵比似禪宗參實意
文姝女子定中身
前輩風流玉照堂翩翩公子妙詞章千金散盡身飄泊
對酒當歌不是狂穆按張叔夏生於淳祐循王五子叔夏未知誰出宋史不載故無攷袁桷疏窐袁玉照風流玉照張鎡功甫堂名鎡爲王諸孫則叔夏出功甫後父樞所作詞六首見絕妙好詞十八序其先世皆鐘鳴鼎食江湖才士出入其門千金之裘譚咲可得及途窮境變去來道路酒酣往往取所爲詞慷慨歌之今之陳其年其流亞也
慷慨黃州一夢中銅弦鐵板唱坡公何人創立蘇辛派

兩字麤豪恐未工
短衣匹馬氣偏豪泪灑英雄壯志消最是野棠花落後
新詞傳唱念奴嬌穆按稼軒詞當以念奴嬌爲弟一野棠花落云云
功業文章不朽傳閒情偶爾到吟邊平山楊柳今依舊
太守風流五百年
深情繾綣怨湘春芳草天涯妙入神名士無雙堪伯仲
卻憐空谷有佳人元注穆按黃雪舟湘春夜月□清明翠禽枝上銷魂李琳六幺令依約天涯芳草染得春風碧
精心音律有清眞往復低徊獨愴神若與梅溪評格調
略嫌脂粉汙佳人穆按片玉詞多自度腔張功甫序梅溪詞稱其分鑣清眞平睨方回
須知妙諦在清空金碧權欒語太工豈有樓臺能拆碎

賞心蕉葉雨聲中
唾壺擊碎劍光寒一座欷歔墨未乾別有心胸殊歷落
不同花月寄悲歡元注穆按張于湖在建康留守席上賦六州歌頭感慨淋漓主人爲之罷席
功名福澤及來茲臏有閒愁寫別離愧煞男兒眞薄倖
平生原不解相思
惜花恨柳太無聊幽思沈吟裂洞簫峭折秋山斂一角
賞心到此亦寥寥
紅近闌干韻最嬌泥人香豔易魂銷春風詞筆渾無賴
獨抱孤芳耐寂寥元注穆按蔣竹山詞極穠麗其人則褒節終身有足多者虞美人云海棠紅近綠闌干

韻事吟梅宋廣平當歌此老亦多情夢魂又踏楊花去
不愧風流濟美名穆按晏同叔性極剛方而詞格侍爲婉麗小山詞夢魂慣得無拘管又逐楊花過謝橋雖伊川程子亦賞之
淮海詞人思斐然春風尉帖上吟箋輸君坐領湖山長
消受鶯花几席前
波翻太液名虛負祇博當筵買笑錢不是曉風殘月句
未應一代有屯田
絕無雅韻黃山谷尙有豪情陸放翁游戲何關心性事
爲君吟詠望江東元注穆按山谷望江東詞江水西頭隔煙樹云云清麗芊綿卓然作者
自有吟裒妙合宜空山月破況清奇蘇詞誤入誠何據
才弱聲流或可疑元注穆按程垓書舟詞瑤階草云空山子規叫月破黃昏冷意難忘一萌

梅蓄闕毛晉刻六十家詞定爲蘅長公作不知何據
眼前有景賦愁思信手拈來意自怡詞客幾傳佳評語
須知妙悟熟梅時
詞人多半善言愁月簵笙篇欲語羞夢覺銀屏春太寒
垂楊應不減風流元注穆枝銀屏夢覺簾西薦垂楊詞句也
笛聲吹徹想風情酒館青旗別緒縈最著尙書春意鬧
一枝紅杏最知名元注穆枝陳簡齋臨江仙云杏花疏影裏吹笛到天明謝無逸江城子云杏花邨館酒旗風宋祁詞紅杏枝頭春意鬧從古詠杏花者未有若此三人也
東堂觴詠自風流語欠清新浪墨浮孤負坡公相賞識
一官忍向蔡京求
竹坡何事亦工愁海野悲涼汴水流須識文章關氣節

才名終與穢名留
遺編鉅集富搜羅審擇精詳信不誣自訂新詞誰媲美
親嘗甘苦竟如何穆枝黃昇花庵詞選二十卷並自箸其詞四十首
身世悲涼閱盛衰關山夢裏涕淋漓蒼茫獨立誰今古
屈子離騷變雅遺元注穆枝張蛻巖以一身閱元之盛衰憫亂憂時故其詞慷慨悲涼獨有千古陌上花云關山夢裏歸來遲又歲華催晚
風流相尙溯當年不少名家餚牘傳論斷若無心得處
依人作計亦徒然
殘葩賸粉亦堪珍或恐飄零委劫塵字字打從心坎上
此中自有賞心人
南北諸賢既緲然寥寥同調最堪憐瓣香未墜從人乞

吟斷回腸悟祕詮
人人弄筆彊知音孤負霜毫莫須吟千載春花與秋月
一經寄託便遙深
元女恩情感易深更兼怨別思沈沈美人芳草多香澤
不是離騷意亦淫
沈思渺慮竅通神一片清光結撰成豈許人間輕薄子
柔弦曼管寫私情
裁紅翦綠亦尋常字字珍珠欲斷腸別有心情人不識
春穠秋豔要思量
百徧尋思總未安眞源自在語知難高山流水無人處
幽咽秋絃獨自彈

西御王君詞爲當時之冠周儀枚秋蓬子詞稿余舊壓有之 此詩清
新俊雄雖元遺山王漁洋論詩未或過之竹鹵詞學
絕少來者西翁在城殉難令子辛亥孝廉亦亡心血
無人收拾希惟珍重不宜穆再頓
維揚本鬱花藪澤自昔新城司李狎主詞盟紅橋冶春香
豔如昨浮湛宦轍代有名流如項蓮生蔣鹿潭並倚聲嫥
家希蹤北宋宜良嚴秋槎廷中亦後來之秀需次兩淮有
岩泉山人詞薌塵集其揚州好若干闋尖豔渾雄各極其
妙充其才力所至庶幾嗣響木雲端木子疇前輩評薌塵
集曰天分甚高下筆有鑄鏡造物之致而瑕瑜互見想見
其跋序自雄不受切磋處然則秋槎固託於狂士以自晦

者也

望江南　嚴廷中

揚州好池館鬧春分蝶影衣香圍作陣湖光花氣釀成雲画槳蕩斜曛

揚州好骨董列精粗嵯買高譚評古玩酸丁低首檢殘書賞鑒各黏塗

揚州好隨意破閒愁名士商量邀合醵高僧揮霍到纏頭無事不風流

揚州好處處賽神忙土佛乘輿朝大士社公肅束迓城隍人鬼兩荒唐

揚州好棠子鬭輸贏阿嫂偷傳鐙畔眼小姑笑數手中星金釧響輕輕

揚州好午後教場行三尺布棚譚命理四圍洋鏡觀春情籠鳥賽新聲

揚州好閨閣禮空王綵線緊拴泥偶臂栴檀濃和美人香儘數佛思量

揚州好對岸列金焦客舫遠歸京口月大江橫截海門潮落日送南朝

文達開府兩粵一日讌高材生於學海堂器具皆三代鼎彝尊罍之屬食品一秉周禮委某生監督焉時陳蘭浦先生爲坐賓語人曰阮公明經博古一宴會而能令諸生悉某器某味爲某形某名受益者多且速矣

經籍纂詁之役屬方聞士數十併日爲之爨集於莫府會年節文達貽酒四罌金華豚䐁四雜乜食物殊瑣瑣羣議患不均非用割圜術部分之不可推臧在東鏞堂司其焉或云文達諭臧廷謹授意爲是資談噱也

嘉慶元年秋文達試畢嘉興得觀曹秋厓竹垞圖屬周宋巖樵寫一幀並錄竹垞詞跋及同時諸和作即用百字令元均題後康熙甲寅春竹垞客通潞填百字令索秋厓圖竹垞圖和者四十人皆用元均復屬伊太守湯安字小尹司令尹能任字可亭何令尹際昌重建曝書亭立四石柱以鐫文筆而司諭車君專董之車君名向榮字牛林仁和塘棲里人乾隆庚寅舉人任嘉興教諭著有牛林吟草張未未爲之序二年秋再至適當落成太守復得其後人授以館穀且爲畢婚因復和百字令書於卷尾手訂前後詩詞文筆爲竹垞小志五卷鋟行曩余得此書於海王邨珍弆甚至比閱蕭山王小穀端履重論文齋筆錄載仁和胡書農敬所譔記一篇爲小志所未載亟錄如左

重修曝書亭記　胡敬

夫芳臭所及迹往彌彰宗尙所存情通匪邈是以過廬阜者必跂望於曾臺經瀼西者亦流連於茅屋況乎流風可接大雅同符結神契於百年抗詞宗於同代訪舊事於宋風之始振清塵於問俗之餘洵爲政之美談抑藝林之盛事也惟曝書亭者秀水朱檢討彝尊藏書之所也舊溯里第長水郊園八萬卷之編函校來研北一

百弓之隙壤拓自池南溯當避地之初迄乎歸田而後蒐羅日富排次遂繁寶之枕中時有一瓻之借閎來肆上不辭十笏之酬善且益多聚於所好裝潢千卷比之南渡尤家書目八門擬於西齋吳氏瑤圃則吉光滿篋妙綜詩詞珠囊則壓典盈笥元注笥字讀作平聲未知何据 周儀校集均笥新茲切音思博搜經義夜燈雨細聯吟多江左英流曉几風清問字有外家擘從七品頭銜雖小傾倒公卿一時手筆爭推巍然尊宿王鈞晚歲遂負朝野之名庾信暮年大動江關之望無何榮聲有歇閱歲如馳竹垞荒蕪金風冷落零亂丹鉛之本蕞殘黃墨之編曹倉卷軸散於四方鄴架籤縢歸於他姓槿花紅慘空餘理帙之痕蕉葉

青濃漫蔭倫文之座綠陰匝地是處生蛄黛色參天誰來詠草昔深徑沒水漲池平風月依然亭榭非故文人過而躑躅騷士為之悵結已大中丞儀徵阮公懷舊者於遊情愛才深於曩日輶軒昔歲曾經通德之門節鉞今茲載訪蘭臺之宅撫今緬往因地思人睠先輩之風華發後來之景慕爰探故址更築新亭檐宇高張丹青增飾繞池花木仍留移植之株絡架藤蘿尚想追涼之地雖四部之無存庶五畝之不改坐春風而念詞筆酹尊酒以招吟魂如淩青磴如披雅徵青山已逝長蘿逸代之才白雲能來應慰生平之舊於以擷遺芳於未沫敬夕秀於方來豈同蘭上禊游徒詠滄浪重葺但侈名勝已哉撫筆為記傳之無窮以為後之君子亦有樂乎此也

道光閒曝書亭再圮呂鈞莊延慶重修馮柳東蒞其事均莊葯東茆有百字令元均詞鈞詞坿柳集中柳又有七律四首張筱峯鴻卓徐雲峴金鏡和作亦用元均以與文達有賡續之雅坿箸之道光庚戌嘉興令朱述之復修髮寇之變幸逃劫火然太半割售宅姓同治丙寅吳和甫學使駿而新之訪求先生嫡裔一人已為酒家傭為置田以資樵米竹垞元孫字青泉者乾隆癸酉舉人官知縣見錢警石詩注

四明鄭氏有二老閣為鄭秦川黃棃洲兩先生講學之地文達為鄭書常孝廉勳題舊壓竹垞檢討贈其高大父寒邨太守詩墨蹟並手書二老堂額屬別建堂奉祀寒邨竹垞兩先生栗主有詩云別擬建堂尊二老竹垞經義曉行

詩文達重修曝書亭人皆知之二老堂則尠知者文達提學山東重修鄭康成祠巡撫江西重修玉茗堂

筆錄又云嘉慶甲戌計偕入都舟過淮安時阮相國總督漕運駐節其地余詣轅叩謁并以西湖藕粉燒酒楊梅甌柑筍脯為贄入門巡捕迎謂曰漕帥到任以來從不收受官民一絲一粟此恐當見卻也又私謂曰如漕帥奉還能分惠少許乎余曰某車中斷難攜帶當盡以奉贈耳既而呼令入見並命將禮物全收巡捕大駭坐定相國笑謂巡捕曰此蕭山王某余翼而長之二十年矣彼以師生之禮來故可受之而無愧也又曰是皆浙中佳品吾不嘗其味者已有年矣今日見之未免露老饕故態也乃命啟筐出

甌柑十枚與巡捕曰爾亦試嘗此味其餘諸物我當寄歸揚州不能割愛矣 文筆錄元文止此 玆事甚細然亦見待士之眞率御下之寬厚非晚近通臣所及

文達自翰林至入相出領疆寄垂二十年生平廉謹自持而於耆古惡才兩事罄所入差自給家人生計弗問也晚歲甫以三千金置一蘆洲越卅年洲忽大漲歲迺進金萬人謂清德之報云

儀徵劉伯山 毓崧 博學彊識濟於榮利少棄舉子業道光朝祁文端督學江蘇聞其名飭學官舉優行因請應試遂以庚子科得選不與 朝考同治閒郭筠仙侍郎巡撫廣東保人才得八旗官學教習又弗應是時毓崧年才四十餘也毓崧記性極彊酒閒談事輒能道出某書某卷覆按無誤箸有通義堂集

國朝漢學師承記甘泉江氏 藩 譔除正傳十數人紀實外餘多溢媺而於揚人尤甚梅蘊生嘗論之有批注師承記存儀徵劉氏青溪書屋

羅茗香 士琳 負狂名工天算麻學於詞章經誼多所通平時广巾闊步市人爭指目之以孝廉方正徵時 成庿秋獮塞垣士琳擬萬言賦獻 行在比至值 迴鑾不果上迺於關東迎某氏女爲室挈以歸則又不相能訴誶之聲出於梱某氏能文有口辯時時屈茗香窘且甚則浼親知爲剖解氏先卒未幾賊破城茗香殉

與讓之儀徵人元名廷颺又名熙載以字行揚多画人並世無與抗手蚤歲負盛名入酒肆不給貲率塗抹數紙與之主者付質庫獲善價泘於所應得亂後生計日蹙長子卒孫幼次子有心疾一家十數口恆空乏無藉所苦與毛西河同家庭細故輒敎谿賃僧廬鬻字爲活前後豐嗇如出兩人豈名士亦有通塞耶画筆清絕有醞藉讓翁歿後仍復騰貴如初

寶應朱銓甫先生 士端 所箸書曰春雨樓叢書彊識一編引伸高郵王氏學派精眾賅洽幾於青勝於藍其宜祿堂攷歷金石記尤多它書未見之品所錄揚城石蹟應增入郡志金石志者錄記如左

唐褚河南書陰符經 石在泰州高氏

唐李氏殘碑

唐故東海徐府君夫人彭城劉氏合祔銘 石在田氏

唐萬夫人墓志 石在汪孟慈家

唐朱萱墓志 石在泰州夏荃家

唐隴西李府君墓志 石在泰州夏氏

唐老子道德經殘石 廣明元年 石在泰州夏氏

唐井闌題字 寶應城內東南隅堂子巷浴池有唐時舊井題字今宋入重修縣志金石門

徐府君劉夫人合祔銘 蓋徑二寸正書 入寸弱三行行三字字徑

唐故東海徐府君夫人彭城劉氏合祔銘 并序

太和八年歲次甲寅四月廿一日徐府君終于揚州江

陽縣瑞芝里茅春秋八十有四越來年乙卯歲十月廿
八日合祔于楊子縣曲江鄉五乍村先殁夫人故塋礼
也 府君諱及其先東海郡焉 曾祖瓌晉李氏翘州
晉王氏考璟晉朱氏而生府君晉劉氏而主五男二女
諫義二子存殁莫知早列前銘禮無再述其存曰震高
上不仕次曰砅殿中省掌 御服七色主衣次詠宣節
校尉前守左衛翊壹府翊衛常州蘭山戍主一女適劉
氏不幸早世星霜數秋一女適呂氏早孀于家三從並
絕府君忠孝二備仁信兩全門風肅清訓子以道夫顯
於身者德也顯世者壽也詵詵子孫弓裘不墜府君三
絕矣古之葬者無銘誌起自魏時繆襲乃施之嗣子習

古之規敢其實乃爲銘曰
穀則異室兮死也同穴 府君夫人兮于茲永訣
刊石于墓兮克荷前烈 嗣子哀哀兮擗號泣血
寒郊蒼茫兮悲風切切 万古千秋兮孤墳弔月
其墓園地東弦南北巡直長肆拾壹步 西弦南北巡
直長肆拾壹步 南弦東西巡直長闊貳拾肆步 北
弦東西巡直長闊貳拾肆步 南至官路 北至賣地
主許倫界 東至許界西至王珎界其墓園地於大和
伍年叁月拾肆日立契用錢壹拾叁阡伍伯文於楊子
縣百姓許倫邊買此墓園地其墓園內祖墓一穴肆方
各壹拾叁步丙首壬穴記地主毋阿宮同賣地人親弟

文秀保口(是人字未筆尚可辨)許林保人許亮保人龔宣
右墓誌高一尺三寸五分寬一尺三寸二分二十三行
行二十五六字不等字徑五分正書此石先歸田氏後
歸劉氏余所得拓本係光緒三年九月劉恭甫贈汪硯
山者有硯山題記並小印汪氏金石經眼錄刻於同治
癸酉時未見此誌故未收入
漢厲王鈴文曰中殿言取尚書工以納言之意芸臺相國
跋云此鈴金質堅鍊制度渾樸斑駁陸離非唐宋所能及
桉此鈴亦揚郡漢金之一也
十二硯齋藏子又鼎(見金石經眼錄)亦揚郡古金之一
唐高思溫墓志(乾符三年)爲薛介伯先生(壽)所藏見儀徵汪硯
山先生(鋆)十二硯齋金石經眼錄亦應收入郡志金石志
者也唐道德經殘石幢朱氏云石藏泰州夏氏汪云今置

焦山禪堂與無專定陶同列一室經幢本寺觀之物當是
由夏氏拾置焦山耳硯翁是書或病其抉擇未嚴所收不
盡眞蹟攷訂亦微欠精審然致力不可謂弗勤也
書粵西金石錄之劉先生(玉麐)偏詢揚人絕少知者銓甫
先生跋唐龍城柳碣云此碣爲吾友劉彡衫所贈其尊人
又徐先生判廣西鬱林州時所拓先生與汪容甫先生爲
講學友著書甚多詳重修邑志書目据此知先生嗣君字
彡衫猶能納交名輩以金石文字相贈遺未墜流風餘韻
惜朱跋不著其名並其後人存否有無弗可攷耳
朱氏跋唐吏部南曹石幢(云幢字偏旁从小篆人亦作)此
桉羅龍顏碑軺車越斧槊戟幢幢越即鉞幢幢即幢蓋幢

寫作幢不自唐始

阮氏壓奉華堂澄泥硯宋高宗劉夫人硯也瀛舟筆譚云硯長五寸三分闊三寸二分正面作尊罍形上有四耳背有正書奉華堂三字 謹按 天祿琳瑯宋版資治通鑑考異有朱文奉華堂記書史會要建炎閒劉夫人掌內翰文字及寫宸翰高宗甚眷之亦善畫畫上用奉華堂印記又見陳善杭州志宋奉華劉妃有印文日閉關頌酒之裔見厲樊榭詠印絕句自注

吳葉調生廷琯吹網錄云錢氏大昕疑年錄於前漢無一人吳氏續錄補之亦祇得三人揚州劉書之元注阮文達公副室四史疑年錄始廣之得數倍公孫宏卒年條閩人攷史成書世不多見葉氏曾見是書必有印本流傳矣文達副室劉文如字書之謙雪唐慶雲並能詩見瀛舟筆譚丙午冬余得見是書刻本甚精版式與學經室集同文達自署檢分書 補記

唐故劉府君夫人杜氏墓誌銘田季華壓石薛氏學詁齋文集有跋甚詳郡志金石志未收朱氏汪氏並未著錄當是出土在後兩君未見拓本故遺之耳嘗攷漢元延尺阮氏各記載概未之及當是梅叔先生晚年所得文達未及見耳郡志謂家壓彝器如過眼煙雲並非土產概不著錄然如阮氏所壓虢叔大䈁鐘各種子孫世守百數十年家廟烝嘗陳爲宗器謂非揚郡金石得虖擯而不錄亦無異鍥舟求劍矣嘗謂吉金樂石亦如畸士名流蹤跡所經允足增輝志乘昔人作地志往往甄錄寓賢何獨於金石而遐棄若彼耶按甘泉縣志太平壚掘得宋紹定六年陳氏二孺人碑碣石方一尺許唯周姓長子名行簡登賢書十字可辨餘多剝蝕地旁磚刻字塗朱啟眡之顏色不變字載大宋國淮南東路太平鄉云云此碣及磚郡志亦失載

文達公子賜卿福生於兩粵節署一時僚屬餽獻悉合鄒去占絕句書小紅櫥示公子曰翡翠珊瑚列滿盤不教親手一相拈男兒立志初生日乳飽飴甘便要廉余極喜誦之義方之訓無逾此者

朝鮮金正喜慕文達之風自號阮堂

魏氏絜園默深先生別業在鈔關門內倉巷有古微堂秋實軒古藤書屋諸勝亂後唯大門外影壁尚存

秋實軒者羽琌山民龔定盦先生自號犇飛處也軒有梧桐數株相傳唐時物山民至揚輒寓是軒日夕諷詠其下山民犇段於魏犇所容浮於趾曳之廊如也客至劇談漸浹山民跳踞案頭舞蹈樂甚洎送客犇竟不知所之徧覓不可得瀕行撤臥具迺於帳頂得之當時雙犇飛去山民不自知並客亦未見此客亦不可及

文達晚年恆兒犇以避俗唯山民至則深談晷日夕並不時周之揚人士爲之語曰阮公耳犇逢龔則聰阮公儉嗇交龔必闊

默深先生著聖武記於絜園山民書贈楹帖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綜一代典成一家言

山民有異表頂稜起而四分如有文曰十領凹下而類印

上目炯炯如巖下電眇小精悍作止無常則非滑稽不以
出諸口垢面而談詩書不屑盥漱客揚日默深先生給兩
走祇伺之一日晨興嘑主人急出則怒甚曰爾僕賜我吾
不習靧沐疇則不知洒以槃水數數溷我是輕我也賢主
人乃用此僕虖默翁咲謝之

石門李笙魚自蘇州寄其所蓄金石目及拓本來價昂甚
其稍廉者或不眞不精其目錄記如左

商玉距末 文八　祥捌拾元

秦玉權 底有文曰長信又曰元光二年賜將軍李廣　銀壹百兩

秦石權　壹百兩

晉玉冊 四面篆文三百蕭　紫檀架匣　壹千兩

晉碧玉版十三行　古漆匣　伍百兩

梁修要離墓殘碣　壹百貳拾元

魏盧陵淳海二州刺史李早造佛像 武定元年四月　貳拾元

隋造玉達摩像 大業元年長一寸四分闊六分　貳拾元

唐聞喜令楊君夫人裴氏墓誌殘石 貞元元年仲冬　貳拾元

宋井闌 開禧二年八月胡六八施造　貳拾元

石鼓 無年月徑六寸三分弱　貳拾元

要離墓殘碣高二尺寬一尺四寸五分厚三寸二分文曰
烈士要漢梁作二行行三字字徑六寸至四寸彊不等正
書乾隆時蘇州專諸巷後城下出土李氏定爲梁修要離
墓碣惜無佐證梭范成大吳郡志要離墓在閶門外金昌
亭旁又云宋少帝廢爲營陽王幽於吳郡徐羨之等使邢
安泰弒帝於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踣之此
云走出昌門則亭尙在城中范氏兩說後先自異就令城
有遷徙亦當先狹後廣洪無趙宋時城反狹於劉宋時城
之理專諸巷在閶門內要離墓既在金昌亭旁今此殘碣
出專諸巷後城下則是墓在城中卽爲亭在城中碻据而
舊說兩歧可折衷一是矣吳地記云梁鴻墓在太伯廟南
與要離墳並以今地段攷之專諸巷適在太伯廟南亦合

唐聞喜縣令楊君夫人裴氏墓誌殘石凡七由存字約一
百二十得全文六分之一耳 弟四行裴六行通七行祖十二行楊君卯農十四行葱十五行志十七行伯十八行松十九行遂乃二十行含二十三行儀各字均不全但尙可辨識 十 余壓未殘

時拓本乃一字不缺昔人謂金石之壽不如竹簡信矣全
文錄左殘石所存之字加外圍以別之

唐絳州聞喜縣令楊君故夫人裴氏墓誌銘并序

尙書度支郎中隴西李衡述

維唐貞元元年仲冬十一月十有七日聞喜縣令楊君
故夫人河東裴氏葬于京兆之九𠃊原禮也裴氏其
先自周漢命氏爰及晉魏衣冠煒盛八裴之稱爲冠族
歟至于隋　唐爲而不竭與韋柳薛關中之四姓爲
曾祖友直　皇朝給事中兼吏清河鬱有時望給
事生子九人並以文學懿德盛於當時　祖伯義　皇
朝彭州刺史卽給事府君之弟四子也履歷顯官至于

二千石元純茂于閭閻教化布于州人烈孝諱就 皇
朝大理評事重以德義聞於盛朝何才高而位卑復積
慶而無嗣神亦輔德故鍾美於二女焉 夫人即評事
府君次女也性根大孝禮自生知幼辞嚴母之訓長習
仁姊之教是有令問光昭六姻及笄而嫁楊君君卯農
人也四代五公寔當榮耀雅有才器登于子男 夫人
輔佐周旋閨讚琴瑟楊君叶和敦敬禮達閨闈豈期風
落天桃露萎芳蕙神理不昧泉臺已深嗚呼哀哉 夫
人伯姊嫁於吳氏吳君大麻之中爲 國元舅志匡
帝室承 國寵榮伯姊居貴柔謙敦睦親族痛
鮮兄弟哀于秘祀乃與季妹形影相隨永言霜露之思
乃發篋箧之有 夫人述伯姊之志赴東周之宅由是
裴氏之三代 祖考而松檟脩焉建中歲大盜移國
夫人東北喪朋從人故絳天遥地隔文折形分乃不
茹董血積憂成疾以至於瞑目哀哉吳氏伯姊遠自巴
蜀含酸護喪遠日有期陵谷攸記志于泉戶見託斯文

銘曰

和氣氤氳與物青春芳爲天桃茂爲淑嬪展矣淑嬪禮
誠德富尊松之貞踰玉之素爰及笄字適彼良門婦道
光儀百氏稱云不有令姊孰茲歸妹義隔存亡名傳中
外忙彼芳質朝露何先泉扃一閟万古千年 右墓誌據殘石存字
鈞稽當是二十五行行二十六字字徑五分正書已殘
本既末殘者字無較肥神味亦遜大約經俗手淘洗失

眞矣銘弟三行忙當是恅字

秀水盛秦川 百二 柚堂續筆談秦時焚書伏生壁壓之漢
興求其書亡數十篇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文
帝使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見於漢書者如此初無口授
之說而俗傳又云伏女口授尤爲不經校阮文達題沂州
畫象石云小門生許瀚從沂州拓一舊墓門石來案是伏
生傳尚書古文圖此石置王右軍祠因題此詩孔壁絲竹
不可聞存者伏生書古文伏生之年九十外女老能讀猶
斷斷帝令鼂錯受經勤女年六十老布帬鼂出太常才出
羣能誦能記文字分七觀在此傳授殷兩說並用必有所
本 校續博物志言文帝謂五經尚書大傳使掌故歐陽生等受尚書於伏生此又一說

余見竹溪畫娶矣比得其離六堂詩選前有阮梅叔序略
云竹溪上人蘇州人姓范爲文正公廿三世孫少好佛年
十九父母歿遂爲緇流至揚州秋雨庵立禪誦之堂焉作
詩與杭堇甫蔣清容王夢樓金棕亭倡和盧都轉雅雨亦
時過其庵看梅詩才不及明中然亦伯仲湛汎輩又云箸
有離六堂詩選三卷而刻本實祇二卷竹溪名祖道畫不
如詩離六之六即色聲香味觸法
離六堂詩辛巳上元後一日雅雨運使重過菴中看梅七
絕四首其一云深紅淺白一庭梅野衲閉門晝不開手把
綠枝屏騶從無人知是使君來風味可想
福州飄山智眞禪師揚州柳氏子值會昌沙汰有偈視衆

曰勅命如雷下翠微風前垂泪脫禪衣雲中有寺不容住
塵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衛壁解空人誰
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居士身忽仙林下坐禪時曾被
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祇令休道亦何悲見五燈
會元亦廣陵詩事也因竹溪詩類記之
琅嬛仙館花瑞凡三見乾隆乙卯視學山左署臨大明湖
夏日湖中蓮花有一蒂四面者嘉慶丙辰視學浙江署中
西園素多蘭是歲所開皆並蒂又種蕉皆作花陳雲伯文
述有詩詠之　道光初文達督粵重修書院有梅樹百餘
年物也礙於建屋命丁移之後院將枯死矣一夕大風雨
不止清晨眂此樹則依然葱茂文達題爲返魂梅

瓊花或云即聚八仙或云即玉蕊花梔子花山礬花閩中
浪語集有云梧直刃切音診花唐玉蕊花介甫謂之瑒花梧花
瑒花之名談瓊花者或未之及矣
小青名元元廣陵馮氏女錢塘馮具區子雲將妾載籍罕
言其姓爲同主人諱也西湖志餘云姓喬猶言喬裝僞也
小青能詩善画大婦不容屏之孤山某夫人者錢塘進士
楊廷槐妻也與馮有親夫人頗知筆墨故相憐愛欲爲作
脫身計小青不可夫人從官北去小青貽書與訣鬱鬱以
終蓋志節女子也墓在孤山之麓詩稿爲大娘所焚僅存
十餘篇陸繁弨有小青焚餘集序女弟名紫雲會稽士人
馬髦伯文璧姬姿才絕世既精書史兼達禪宗惜亦早卒

著有妙山樓集見髦伯所譔事略及吳道新紫雲歌歌中
有云西湖煙水西泠樹小桃花繞斜陽暮寒食東風哭杜
鵑雙鬟翁傍蘇卿墓則亦葬孤山也或云小青弟名紫雲
郎冒辟疆歌童則是坿會之說然小青寄楊夫人書云老
母悌弟天涯遠隔則固自有弟但不知何名耳參互諸家
之說如此或云小青本無其人蓋拆一情字耳無論其說
與諸家跌盭試問情字是否从小甯非固陋之尤
甘泉辛補芸漢清小遊船詩自序略云揚州虹橋迤北爲
長春湖或曰瘦西湖環湖漁家近以瓜皮艇載客著一二
亂頭粗服者於其間儻猶勝市儈淫娃之俗寠虜吉亮工
序補芸而惻瓜骨介而皃和不得志益爲放達云云詩昉

竹枝體多不甚經意余遊虹橋數矣閱詩序始知瘦西湖
之名蓋其韻絕亞記之蓮娘轉娘攜子小蔚巧姑洪四娘
並船擁翹楚見詩及自注　錢塘汪西顥沆紅橋秋禊詞
垂楊不斷接殘蕪雁齒紅橋儼畫圖也是銷金一鍋子故
應喚作瘦西湖見沈濤匏廬詩話
揚語哼七星爲七撮星小遊船詩夜色空明水滿汀十篙
撑去九篙停打魚喚醒哥哥起指說多高七撮星
揚城西偏林薄幽僻中多茆屋名小苎蘿鄙云數年中必
產麗人見陳雲伯頤道堂詩目有瘦西湖不能無小苎蘿
矣揚州画舫詞不知溪畔如雲女若箇都居小苎蘿自注小苎蘿北門東岸沿城地土人相傳二十年必出美女
文達建焦山書藏雲伯題額瘞鶴銘字焦字以樵字之半

當之按焦山古稱樵山郎徑用樵字亦可劉閱嘗屬亦文達置
文達有宋槧金石錄十卷郎讀書敏求記所載自撫浙至
入閩恆攜以自隨既斐跋之復為其如夫人作記蓋竊比
明誠易安云

痘初出夾水皰色淡白者屬氣虛難治紅紫者屬毒盛易
治已亥三月余自揚之鄂舟次石頭長女維琇患痘甚劇
醫來多危詞最後延張姓字德輿業痘科三世矣人較誠
實其言如此後果無恙記之

芮棗出安徽旌德縣芮姓家祠祇一封略如黑棗而差小
味厚大補痘科用之托漿良芮祠地名下汶溪昔有練師丹成傾爐燙於此東數株皆使仁溉棗之法貯所出汁乞器曬乾則漬以汁又曬漬至汁盡則精華具存皮皺而潤能補益人

嫦姆形略如桃而小頂中有棱直起桃則側起耳殼厚分
許子如芝蔴性平同豬蹏膂食治娘人乳少良

附錄

瓊花觀未焜時皖人米客某春日獨遊忽逢丽人相與目
成夕詣客所自言我仙女也遂繾綣好客設肆仙女廟挈
女同歸它人不之見也其後漸洩同人有求見者客為之
請女曰可某日會坐忽聞香風郁然彷彿丽人立數步外
宮裝繡帬腰如約素雙翹纖削若菱腰以上輕雲蔽之神
光離合倏忽不見會客經營失意謂女曰卿仙人曷為我
少紓生計女曰世間財物各有主詎可妄求郡城有售呂
宋票者屬客往購謂當稍竭綿薄比客詣郡購票歸不復
見女票亦旋負一月後消息杳如望幾絕矣女忽自空飛
墮短衣帶劍雲鬢蓬飛氣息僅屬謂欲飛渡呂宋為君輸
旋詎該國多神人守護所逐良苦歸途又為毒龍所刦幾
乃得免此事皖友言之鑿鑿瓊花觀今為瓦礫之場每年
冬季設粥廠鵠面鳩形慘不忍覩環佩歸來得無今昔之
感耶

紅水汪某巨宅常見怪異主人弗敢居曠廢已久花木
僦其後圃居之穢蒔羣芳兩年來竟無恙有方塘闊畝許
徧種紅蓮戊戌夏花尤繁凿每瓣上皆作美人影句勒纖
緻若指甲掐印者然一時傾城往觀或詫為妖異或驚為
艷跡有形諸歌詠者余聞之某分司云

選巷叢譚卷弟二　卜娛謝宇

鹵底叢譚

同治初元隆昌范樓峯泰衡權萬縣教諭時滇逆藍二順竄蜀賊衆數萬號二十萬道忠州東下副將馬定國兵敗紅谷田殉焉萬縣戒嚴賊僞精卒五百僞爲蕭軍來助守者嘷於門蕭軍者某邑或云自流井紳蕭某所統團練軍也門將啟矣泰衡登陴望之見五百人髮皆新剃亟阻毋納令暫駐城外某庿竢其統帶至驗檄會然後入未幾悉遁去城賴以全萬人至今猶服其臨事靜細有急智云泰衡曾總纂萬縣新志體例精審於水陸險隘團練章程記載尤爲詳碻筱珊繆先生云蕭軍者臬司蕭庚申率楚軍入蜀臬司至省即故胡中和蕭慶高何勝必三將分領其軍蜀賊畏之嘷爲蕭軍乙巳四月補記

馬定國赴援忠州所部僅五百人兼倉卒新募未經訓練忠州團練統帶鄧仁山具芻脯迎犒爲定國言賊衆我寡若營平野賊四面圍攻必殆宜背山爲營定國[illegible]軍宿將也恃其勇不爲意語稍侵鄧未幾賊大至官軍潰如鄧言鄧据隘自保不復爲援定國手刃數十百人奮勇突賊圍辟疏而就密使不疑賊無識之者幾脫矣弁某大聲嘷於後謂其出道是誤也賊因悉所向併力邀擊身數十創不仆鬬益力賊怒甚支解之遲軍勁卒從者數十人無倖免者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定國所爲未始非法以兵少無援及於難蜀人至今惜之按通鑑梁大同三年十月宇文泰至沙苑距東魏軍六十里高歡引兵會之泰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陳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泰從之背水東西

爲陳鄧說不爲無本

[illegible]巫夔迆西濱江各地曰某垻某磧磧嘷若期萬縣有盤龍磧蛾眉磧磧垻等名桉明曹學佺蜀中名勝記引隄堰志秦時蜀守李冰鑿離堆橫瀦洪流以分岷江之埶曰都江舊有馬騎水口東南六七里間有堤名上馬騎下馬騎世傳冰駐馬於此督工云云据此疑磧當作騎東西川流域皆有冰之馬蹟矣而宷音亦騎又引郡國志南溪縣西三十里魚鳬津南有鬻覲圻以烈媍黃帛得名則磧或作圻亦通磧訓關宋古云龍沙雁磧皆朔漠荒寒地杜詩今君渡沙磧系月斷人煙蜀土殷闐情景不侔

嘉州富樂山集古堂記三巴金石苑箸錄因姓名剝蝕不知爲何人之作桉蜀中名勝記富樂山有集古堂淳熙間史祁建悉舉近郭什碑植於堂之左右而繪像於堂中渭川王讓記略云西絕涪水有山曰柏下諸葛公營壘在焉前喬木婆娑者蔣公琬萬秋之宅鍾士季所嘗致敬也四川通志人物志史祁創山人沿江築堤以禦水患民號史公堤又修城垣保障攸賴職官志乾道七年知龍州重修學校尤多題詠名勝記宇文紹奕爲資守風清事簡於是摹刻漢石經及它碑凡五十四卷覆以石杜大廈名其堂曰博雅可與史祁集古竝傳誠蜀中雅故也

宗家鄉新出萬州報善寺主覺公紀德碑全文錄坿西南山石刻記碑首題姪亮書末題姪亮季頁季甯建覺公俗姓袁氏碑文有云閒生相國芳名曰滋又云今之上人列其從子則是亮及季頁季甯竝袁滋從孫新唐書宰相世

系表失載覺公俗名尤不可攷　桉宰相世系表滋字德
深相憲宗而宰相表云順宗永貞元年七月乙未左金吾
衛大將軍袁滋爲中書侍郎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八月
己未滋爲劒南東西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十月戊戌滋
罷爲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西川節度使則滋實相順
宗未嘗相憲宗也因攷覺公碑勘出此誤坿箸之
報善寺曜公道行碑全文亦坿石刻記曜公俗姓宇文碑
云和尚兄琬及琰弟璠兼璵又云有猶子三十八人孟曰
玗仲曰玧季曰璲兩世命名竝用玉旁字猶存古意又云
和尚父之食菜莅職荆巫不意旋喪所天肩嗣口歿於實
矣謂喪父爲喪所天亦異（桉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剖心摩踵以報所天注何休日君者
臣之天則君父皆稱所天矣）
覺公碑七月作漆月與鄭惠王石塔記同
岑公洞曹濟之題名嘉定己亥重陽日書（嘉定無己亥當是乙亥之誤）
濟之履貫石刻記未詳闕石門碑醉有紹定己丑曹濟之
題名二一（熟食日在北魏永平碑下　清明日在小玉盆字下）上距嘉定乙亥十有
四年當是一人無疑又西山題名有安丙岑公洞有李[illegible]
石門亦皆有之
岑公洞磨崖有巴陵楊一鳴五言古詩題爲丙辰秋日[illegible]
年號桉海昌鄒柏森栝蒼金石志補遺縉雲縣儒學題名
碑有楊一鳴未知即刻詩岑洞之人否
余訪求西山（即太白巖）磨崖得二十種南山（即岑公洞）得碑三種磨

崖二十一種闕東釜劉氏三巴金石苑箸錄萬縣石刻[illegible]
岑公洞題名九種（黃山谷題記岑公洞三大字何倪等題名張能應題名闕才元題名清境二大
字曹濟之題名趙善浥詩乙丑殘題名　桉山谷
題記何倪等闕才元題名竝在西山劉列岑洞誤及盧鑒）
眞人贊西亭記最十一種而已此十一種中卻有四種余
未之見（張能應題名趙善浥詩乙丑殘題名盧鑒眞人贊）可見博古之難矣（筱珊先生
云張能應題名在資州北巖劉列萬縣誤也出示盧鑒贊
拓本李方叔書惜泐甚題額絕峻整近六朝風格乙巳五
月補記）
西南山石刻記成擬輯天生城石刻一卷坿焉旋因行計
中輟拓本若干種全文錄記如左（唯元王師能石壁記太長且已載縣志不錄）
天生城即天城山一名天子城在縣西五里四面峭立如
堵唯西北一徑可登相傳漢昭烈曾駐兵於此即華陽國
志所云小石城山也

淳祐辛亥（下闕亥字下半闕）守臨邛李（下闕）

右殘題名字徑一尺二行

淳祐壬子季秋守邑安豐呂[illegible]重修

右題名字徑[illegible]尺二行桉師夔叛宋降元於庚公樓
宗室女嫡伯顏爲伯顏所廁其人誠不足道王師能天
城之捷守臣上官夔殉焉二夔時代切近流芳貽臭千
古不磨已

宋咸淳丙寅孟夏守邑安豐呂[illegible]刱

右題名字徑一尺弱二行

□□□□爲萬州保障崒律峭拔四壁巉巖固有不□
□□□□其間低隘瑰矹者不容不因險以圖全□□
□□□秋玉堂劉應達假守是邦越明年政簡□□□

□□畫工程經費更築壘石就凸取陊剝頹□□□□
□增之是役也起於東門迄中館亭約計□□□□□
□□□□堡建圓樓以扼敵衝屹屹崇□□□□□
費□□□藉力於戍卒一毫不以厲民□□□□主將
□□講度督工雖暑雨不憚亦可嘉也□□□役休酬
庸或有當紀歲月為說者因援筆以書□□若曰春秋
必書之義不無望於來者云寶祐丁巳季春中澣日奉
議郎宜差權發遣萬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節制屯戍
軍馬劉應逢記

右題名拓本高六尺四寸寬五尺七寸十二行行二十字字徑二寸弱正書

鎮北門 鎮字闕北字右偏闕 郡守康節制建

右額字徑一尺橫書左方揭銜字徑二寸弱

天生城

右三大字字徑二尺直書 已上六種皆劉應逢題名書執修㨗餘並庸重勻整如出一手大略時代亦不甚相遠也

記文見縣志不錄

宣相楊公玠歸葬之記

右元王師能天生城石壁記碑高八尺寬五尺七寸項圓式四闌化紋隆起篆額五行行二字字徑四寸攻字右偏外文誤記二十四行行三十八字字徑一寸五分正書凡訛□刻尺寸悉依工部營造尺

名勝記引蜀志建安二十一年先主分朐䏰東南界立當
縣故其西四里天子城相傳昭烈駐兵於此常壕云小石
城是也蜀郡縣多臨山為壘天子城即天生城即當縣故
城無疑今萬縣志失載當縣
萬縣西有大鎮曰武陵場新志謂即武陵廢縣俗曰陵傳
譌也按武陵場屬三正里距縣治九十里而寰宇記云武
寧縣萬州西南一百三十里今縣治即宋萬州治場在江南岸而廢
縣在北岸新志並據皆不符之碻据場名武陵者疑梁武陵王
嘗駐兵於此故名猶彭山武陵寺也

海符錢鐵江保坊涪州石魚題名記清風室叢書自宋迄元凡
九十七種余得舊拓本凡九十九種以兩魚拓本冠首為一百種錢有
余無者七種余有錢無者八種彼此互益得一百零六種
石魚題刻雖不甫不遠矣余曾識鐵江於瀘州幕今忽
忽十有七年矣

李義題名 紹興乙丑仲春

吳克舒題名 紹興癸酉書雲日

程遇孫詩

劉濟川等題名 淳祐辛亥三月既望

徐興卿題名 在建炎己酉王拱等題名稍下右方

賈承福題名

李從義題名

高應乾詩

已上八種錢記未經著錄 錢記標目間有僞誤如邢純作繩趙汝廩作以廩陶侍卿作仲卿或由村本模糊所致它日當編次全目一一訂正焉 吳克舒題名曰書雲日按容齋四筆云今人以冬至日為書雲至用之於表啟中雖前輩或不細攷然皆非也蓋當時風尚如此

涪州白鶴梁即刻石魚處有宋朱昂詩磨崖梭朱昂梁周翰宋初同為翰林學士最有文譽周翰所譔石敬瑭家廟　王文簡深以未購拓本為惜然則朱公之蹟其為可貴當又何如文簡題石魚詩涪陵水落見雙魚北望鄉園萬里餘三十六鱗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書門人陳廷蕃書勒崖壁未宷當時曾見朱刻否耳昂與弟協稱渚宮二疏與宗人朱遵度號大小朱萬卷

石魚蹇材望題詩記錢記材望無攷梭蜀故材望蜀人為湖州倅北兵將至自誓必死作大錫牌其上曰大宋忠臣蹇材望且以銀二笏鑿竅書其上曰有人獲吾屍望瘞葬見祀題云大宋忠臣蹇材望此銀為瘞葬費也繫牌與銀腰間祇伺北軍臨城則自投水中且偏視鄉人皆憐之丙子正月旦日北軍入城蹇莫知所之人謂溺死既而北裝乘騎歸則先一日出城迎拜矣遂得本州同知據此則其人不足道且甚可咲然叚使當時北軍未至而蹇先死則錫梁片石不將流芳百世耶

夔峽宋碩趙不悥譔趙公碩書悥字唯見字彙補云音未詳不悥宋史有傳宋宗室命名詭異者多不足怪也又白鶴梁劉叔子題詩記末題龠男貢士從龍書龠字亦字書所無不可識筱珊先生云悥即憂懼梭不悥字仁仲仁者不憂於誼亦協　龠疑命字

雲陽龍脊石宣和乙巳人日周明叔曹嘉父等兩題名並改寫鑑脊梭容齋二筆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

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皆改之改姓高者為姜九族稱高祖者為長祖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玉帝上聖皇等為名字於是毛友龍但名友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餘各等字例此蓋蔡京當國遏絕史學故無有知周事者觀於龍脊寫鑑並地名而亦改是亦變本加厲矣宣和七年七月以名字禁忌謟佞不根手詔能之蓋後題名六閱月而此禁遂弛矣

龍脊石梁題名天監十三年十二月鄱陽王任益州軍府五万人從此過故記之梭四川省志夔州府志萬縣舊志言萬縣沿革不及梁新志辨之引武帝本紀太清二年侯景陷東府城害南浦侯蕭推寰宇記後魏廢帝元年置魚泉縣是歲蕭紀据益州為梁時巴蜀未入北朝之證而於鄱陽入蜀事則未之及梁書天監十三年鄱陽王恢遷散騎常侍都督益甯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便持節如故便道之鎮與題記合梁時世以重兵戍蜀宗室親藩更代領之其後蕭紀猶得憑藉據有益州矣輿地碑目云彭山縣東三十里有宋師中碑云梁武陵王蕭紀與此練兵後人為立武陵寺鄱陽兵過雲安武陵練兵彭山備梁蜀防之始末也

蜀中海棠有香名勝記凡兩見一嘉定州引花譜云海棠有色無香唯蜀之嘉州者有香一大足縣引冷齋夜話有人調官得昌守求易便郡有[illegible]才者聞而往見之曰昌佳

郡也官欲易地誤矣海棠患無香獨靜南者有香非佳郡而何故昌號海棠香國郡治香霏室一老對重趺疊萼每花或二十餘瓣花氣濃馥餘不能及又南部縣有院曰慈光寇平仲過慈光院看海棠詩噫風花耕滿闌香則是南部海棠亦有香矣余謂凡海棠皆香何嘗爲地限人自心麤知者尠耳妙氣清微別有香香海棠館詠海棠句也

名勝記引小說賸遺云古靜州知州王覬子讀書於義陽山(山屬平梁)忽一女子自稱張笑桃題紅梅詩於壁墨跡未乾遂不見人疑爲梅仙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頻上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此較羅浮縞袂事更韻故記之

又引古今雜記孟氏以牡丹名苑於時彭門(郎今彭縣)爲植郡貢州者多其取里徉之上苑此彭門花之始也天彭亦謂之花州而牛心山下謂之花郡云人知河陽花縣而花州罕有知者

名勝記云巫峽有十二峯望霞翠屏朝雲松巒集仙聚鶴淨壇上昇起雲棲鳳登龍聖泉其下卽神女廟范石湖吳船錄云下巫峽三十五里至神女廟十二峯在北岸前後映帶不能足數校陝江圖所繪十二峯自東徂西凡朝雲翠屏飛鳳集仙松巒望霞聚鶴上昇起雲九峯誠如石湖所云不能足數古陽臺山在飛鳳峯下松巒上昇最高飛鳳起雲次之朝雲集仙望霞聚鶴又次之朝雲頂少偏東向望霞頂稍平闊不甚痠削翠屏不甚高纔及飛鳳三分之二古陽臺山高不及飛鳳之半不云有神女廟也神女廟今在巫山縣城外西北陽臺山頂余曾棹舟往謁山不甚峻肩輿可達非飛鳳峯下之古陽臺山也十二峯迤東二十餘里南岸培石上溝別有神女廟不知建自何時近巫山巴東(北屬)湖分界處矣(巫山某生云聚鶴峯多鶴鄉人彈獲供燔炙比年所傷尤多鶴忽徙去不知所之斯誠煞鶴風味矣)

又南江縣有十二峯在縣治四十里馬盤灣昔人詩云插立翠屏峯十二爲君喚作小巫山

宋溫潞二公幼皆在蜀諫議司馬池尉郫之明年生子光於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稱也於是諫議公手植楠樹一本

於庭見成都文類天聖九年池爲川北運使題名南巖(在閬中凹台壁龍)末云君寶捧硯句龍宣請以捧硯名亭見輿地碑目潞國之父天禧時判重慶府合公受業於晉原大夫張錫客任君見方輿勝覽校温公元祐元年薨年六十八生於天禧三年捧硯時十三歲

憶余入蜀船行峽中忽一巨石自空飛墜距船不數尺大聲砰然水濺篷窗皆濕余船婁丁奇險此其一矣長年云山上巨猿推擲之使然當是土戴石值積黔亢姓土不堅不任戴或山氣鬱勃扎力大致石實落皆理所有峽江夜泊不可近石峯下防石墜也

沈靖卿(忠濬)遜籍而蜀居娟古劬學收蓄金石甚富摹印

光工乙酉丙戌間余客蓉城即與過從甚洽比來萬州時
復通問寄余漢高頤闕㦸皇甎隋梓州舍利塔銘舊刻鵲
亭各拓本漢軍司馬印錢氏涪州石魚題名記靖卿首句
勒昔賢名蹟蘭亭其手蹟也

□大隋仁壽□□□□甲□□□丙寅朔八日癸酉皇
帝普為一切瀍眾幽顯生靈謹於梓州內昌城縣牛頭
山寺奉安舍利敬造靈塔願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太
后獻皇后皇帝皇太子廣諸王子孫等并內外羣官爰
及民庶六道三塗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聞灋永離
苦因同昇妙果

大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七月二十四日潼川三臺縣
牛頭山修築練堡掘地得此石土中字體清道文亦簡
質一千三百餘年物出之一旦可貴也爰命移置
文廟于祿碑側願與潼郡人士共寶之知潼川府事錢
嶺阿麟識

拓本高一尺七寸五分闊一尺五寸五分有方格格徑一寸三分字徑七分正書靖卿詩云上承顯儁下啟永興

樊敏碑石工劉盛息懆書隸釋云劉刻石而書者其子也
竊意石工之子未必辨此當是書人息姓懆名姓死息今
襄陽有此姓石工名列書人上者長洲王氏碑版廣例云
古人重選石漢碑不列書譔人姓名而市石募石石師石
工必書武梁祠堂碑稱孝子仲章等竭家所有選擇名石

唐人亦重其事故魯公至載石以行偶讀樊敏碑書人居
石工下雖懆固盛子理不先父然它碑於石師石工亦不
輒草有感錄之其說碻當近理亦云懆固盛子則承洪氏
舊說未暇深攷耳

神女廟前產香草㩁余得一束置行匧中芳氣幽靜經年
不歇宋玉所謂天帝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精魂為草
實為靈芝此香草殆即瑤姬精魂耶

通鑑二百三十六注離即古雅字仁和孫志祖讀書脞錄謂說
文玉篇諸書俱無離為古雅字之說未詳梅磵所本名勝
記晉末李雄竊據夷獠雜居西魏僑立蒙山縣後置雅州
郡國志云漢源縣有離堆蜀守李冰所鑿離即古雅字州
以此名可為胡注佐證

蜀語嘮𥚃胸為主腰馬東籬壽陽曲云瞞不過主腰胸襟
楊朝英陽春白雪 則斯語自元時已有之矣

蘭雲蔆籐樓筆記　臨桂況周儀夔笙記

賃樓五楹俯瞰白雲溪樓之南有棹楔顏曰白雲古渡越溪池西北即趙味辛先生作雲溪樂府處溪水東南流至樓下則渟泓如鏡匯乃徐徐折而北樓適正南面未嘗見北流饒有悠然不盡之意

吳中行以疏劾張居正奪情廷杖即日出京時許國以庶子充講官鐫一玉杯贈之曰斑斑者何卞和泪英英者何藺生氣追之琢之永成器見光緒武陽志可與趙氏兕觥竝傳兕觥事儞述者多而玉杯則僅有知者（兕觥歸趙歌余於嘉道人別集婁見之）

乾隆二十七年　純廟南巡過常州　賜天甯寺　御書對聯文曰合相證三摩光融西竺眾香超萬有界現南蘭南蘭陵作南蘭猶藺相如稱藺相（隸釋費鳳別碑）申包胥稱申包（晉書孫惠傳　庾開府集）鄭當時稱鄭當（風俗通窮通篇）載籍中此類不可枚舉（國朝董以甯有南蘭十三子詩刻）

毘陵一稱紅陵王文簡毘陵道中有飽看紅陵雪後山之句

洪氏卷施閣在東門直街劉門有酒肆往往銜杯憑弔陳迹池西稍南趙甌北先生故居東坡紫藤書屋遺址相距不數丈竝在賃樓南溪數十丈之內甌北故宅今猶趙氏子姓居之

賃樓稍北爲晏公廟廟僅三楹一老僧司香火而已廟前白雲渡棹楔在焉洪北江少時與諸中表游息於此有一鉤新月晏公祠句見玉塵集（北江先生少作府名蓮字藕莊）晏公諱成仔（武陽志彼仔字）元籍江右臨江府清江縣人元時爲文錦局堂長性正直沒後數著績江淮間洪武初封平浪侯七修類稿云至正十七年明太祖兵下毘陵舟次大江風作舟爲顛覆忽見紅袍者拖舟轉印沙上太祖曰救我者何神默聞曰晏公也既而獲濟後又顯靈除豬婆龍之患遂救封其神爲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按晏公廟常郡有二一在武進安西鄉奔牛鎮一在陽湖左廂白雲渡）

雲谿爲蘭陵絕勝嚮居此多俊流紙閣蘆簾鑪薰琴韻相聞也玉塵集所述凡若干則彙錄如左大雅不作予褭之悲何止資譚助而已　表兄蔣蘭園（實善）少慧工書夢筆輒成佳詠所居樓瞰雲谿一日漏下二十刻讀書其中忽見有紫髯碧眼者拱立如肅客狀此與叔夜山樓事絕類

趙上舍（懷玉）風情爽朗善持清議每一論出人咸服其精識所居擅雲谿之勝其雲窩最佳夏日疏簾清簟坐臥其側画舫過閣下者共識爲趙公子讀書處焉　冬日同人集味辛書屋聯句得五十均有敢以斑闚豹要當贍勝蚵實慙饕內雋響卬邑中黠明日錢進士（璟）見之以爲不減韓孟　吾郡苦無山水可登眺唯雲谿擅風月之勝余往館舅氏與表兄蔣農山（星耀）日諷詠于此有雲谿唱和集蔣客上海余寄詩云十載風前學步慙雲谿谿水碧於

藍鑾楠好句分題在幾度逢人說蔣三　己丑春霽雨不
止黃仲則在新安寄書曰今春雨可咲否白雲渡新漲必
不如新安江然頗思之　秋日蔣民部立莽熊昌邀同人
遊所橋庵歸集吳孝廉名肯攷雲谿書屋賦詩余後至郎拨
筆賦均曰幾度月明還似水此間簾影總宜秋　余秀才
彤工繪事爲詩有別才客遊蜀中余寄詩云苦憶雲谿谿
畔客三年襆被走韓城各則閒稍删節不切雲谿從略也
黃仲則題洪稚存機聲燈影圖云君家雲溪南我家雲溪
北喚渡時過從兩小便相識又云君言弱歲遭孤露御仵
孀親外家住塵封蛛網三閒樓阿母淒涼課兒處又云老
漁高溪住十年君家舊事渠能言打魚夜夜五更起洪家
樓上燈猶然今卷施閣遺址在東門直街者後進水閣三
楹所謂塵封蛛網三閒樓不知是否仲則詩棃櫟二李太白
義山老漁四語卻似元白敘述之筆
甌北故宅地名黃鱓浜金同轉湛笙武祥詩云黃鱓浜連
白雲渡葫蘆灣拔青山橋青山白雲兩無盡溪流曲曲總
通潮
以萬縣西南山石刻記及報善寺兩唐碑拓本寄雲自在
龕積學軒金陵筱珊先生回信云唐碑聞所未聞岑洞疊
池昔年三至岑洞記中遺去兩種一晁公武三字爲明人
惡詩磨去只三字可辨一王佀題名蜀道驛程記稱之今
賸一行止王佀及年月在洞外小溪橋上作短闌曾手拓

魯池亦短一種又上崖寺下崖寺均有宋人題名未拓得
手錄槖而失去總未若此兩唐碑也
隋太僕卿元公墓志元公夫人姬氏墓志並殘石舊藏唐武進陸氏
薛剛墓志王守琦墓志舊藏陽湖董氏今感惲芟盦鐫巽靜園薛剛
墓志有益余曾於都門廠肆得見拓本今佚國朝餐霞閣帖三十四種陽湖毛漸
逵鐫壁今感史季育悠聯家不全史氏水榭與賃樓高溪相望
也季育夫人袁靜嫻工繪事曾爲余畫團扇昉甌香館設
色筆端饒有清氣
毘陵某氏官山東知縣載石以還最十九種余据購得打
本編目如左爲石刻留鴻爪云爾碑估季姓云石歷徐氏未知碻否
魏崔承宗造釋迦象太和七年十月
魏殘碑神龜二年有平西大將軍兗州刺史伏波將軍平陽郡守青州刺史等字
魏比丘曇爽殘造像正光元年五月
魏比丘惠暉造釋加像天平四年五月
魏李祥等造偉佗菩薩像天平四年二月
魏辛樂縣人張僧安造象天平四年閏九月
魏楊顯叔造象武定二年山左金石志寰宇訪碑錄著錄
北齊張始興造象天保元年十二月
北齊造玉口象天保八年二月
大吉利石刻無年月上截作獸首形左右各刻大吉利三字分書陽文花紋似漢甎
樂陵太守李文遷造天宮像在側刻武安二年歲次己酉十一月戊寅朔十四日
案卯武字不可識北魏孝莊帝以戊申九月改元永安二年恰是己酉惟永字字形不類武字

張口字似毛顏造殘幢無年月
比丘尼口暉等造弥勒像無年月
殘造像無年月　有孫令委名可識
張大衛造殘幢無年月
魏郡趙桂殘字口口二年八月八日
金剛經殘幢無年月　刻經之一分大吉利石刻似漢蹟之贋者已下七種皆魏石也
唐旌表義門郭楚璧女十娘造觀音菩薩像神龍元年十月
宋造陀羅尼經殘幢太平　守令邵守縣尉劉等
玉臺名翰元題香閨秀翰携李女史徐範所感墨蹟範爲白榆山人貞木女兒跋足不字自號甃媛凡晉衛茂漪唐吳采鸞薛洪度宋胡惠
齋張妙靜元管仲姬明葉瓊章柳如是八家舊尚有長孫

后朱淑貞沈清友曹比玉四家已佚卷尾當湖沈彩跋彩字虹屏陸烜妾亦殘缺餘俱完好向藏嘉興馮氏石經閣道光壬
辰宜興程朗岑大令璋楷勒上石亂後逸亭金氏得之余
頃得幖本甚精竝朱淑真書殘石別藏某氏者亦得拓本
淑真書銀鉤精楷摘錄世說賢媛一門涉筆成趣無非懿
行嘉言而謂駔媜能之乎柳梢月上之誣尤不辯自明矣
嚮於淑真差有文字雅故戊子年斠刻汲古閣未刻本
斷腸詞與四印齋所刻漱玉詞合爲一冊庚寅秋迻鈔鮑
淥飲手斠本斷腸集於滬上得淑真小象橅弁卷端辛卯
夏客羊城段巴陵方氏碧琳瑯館景元鈔本斠閱一過又
從宋元百家詩後邨千家詩名媛詩歸暨各撰本輯補遺

一卷壬辰回京昉黟俞氏癸巳類稿易安事輯例據集中
詩及它書作淑真事略辨生查子之誣凡二千數百言編
入香海棠館詞話殆無秘不搜矣而唯簪花妙蹟流傳至
今則誠意料所不及奚啻一字一珠

玉臺名翰目錄

晉衛茂漪書尺牘正書五行　墨林道人項元汴珍藏
唐薛洪度書陳思王美女篇行書二十行
吳采鸞書大還丹歌正書二十一行
宋張妙靜書尺牘行書十一行
胡惠齋書月到風來四字行書　馮登府跋
朱淑真書摘錄世說賢媛門正書二十行不全

元管仲姬書梁簡文梅花賦正書二十八行　第一行殘缺
明葉瓊章書湑花閣二王帖釋文正書二十一行
柳如是書宮詞正書二十一行
徐範跋　程璋跋　馮登府跋

禾城西關帝廟碑爲蹇媛手畢見玉臺名翰馮跋此碑它
日當亟訪之蹇媛跋書埶娟勁覽夙一苞奚李君實日華
紫桃軒又綴於蹇媛素君宛若書竝有微詞豈金閨妙蹟
而亦責以顏之庯重柳之峻險耶

聞川計曦伯光昕工詩精鑒藏少孤得兩母氏教嘗乞上
海女史趙儀姑棻作計氏二賢母序吳江女史徐丹成玖
小楷書精摹勒石埶林珍之見秀水于辛伯源鐙窗瑣話

可與蹇媛書關帝廟碑並傳爾玉臺大小徐矣
長洲閨秀李晨蘭（鳳金一字紉蘭）集古今女士書爲簪花閣帖嘗
屬陳雲伯求如亭主人書（鐵梅盦夫人）見雲伯頤道堂詩自注
（雲伯有簪花閣帖書後七律四首）可與玉臺名翰並傳惜拓本未見恐兵
燹後石刻不復存矣（西湖小青菊香楊雲友墓碣皆女士陳雲妙書亦見頤道堂詩自注）
閨秀書石世盛傳者唐房璘妻高氏書石壁寺鐵彌勒像
頌安公美政頌二碑金石綜例所述則有武后書昇仙太
子碑崇福寺碑額爲福寺碑飛白額貴妃楊氏書心經宋
憲聖皇后書觀音經千文歸田賦（桉歸田賦刻鳳墅續帖內）續書石經
徐夫人蘊書華嚴經凡九種余所見聞則有絳帖刻蔡琰
自書胡笳曲兩句（程文榮南邨帖攷云僞作）三希堂刻衛夫人飛白書

絳帖刻與師書（絳帖平云唐初李懷琳作程文榮云集晉字爲之）汝帖刻唐武后
草書登春夜宴五言草書幸閒居寺詩（金石錄弟八百三十五）顧升
妻非衛書心經涪州廨壁花蘂夫人自書宮詞殘字宋憲
聖吳皇后書金剛經（在杭州西湖石人嶺下爲福寺）題於潛令樓璹進呈
耕織圖倣州臧真崖銘龐適女季循（雙流人）篆額元管道昇
書地藏菴觀世音菩薩傳（大德十年三月正書在江甯府）凡十一種最二
十二種（明宸濠妃婁氏書南昌府普賢寺額及江西藩署大堂端表堂三字則是木刻非石刻也）除一
二豐碑鉅製外其餘殘珪寸璧惜未聞勒爲一集如玉臺
名翰之永其傳者阮吾山先生茶餘客話云書法自蔡中
郎後衍有三支一由女琰傳衛夫人而王曠學焉右軍學
於曠傳獻之遞及羊欣王僧虔蕭子雲釋智永虞世南歐

陽詢褚遂良等以至張旭嗣後如顏真卿李陽冰徐浩鄔
彤皆受於旭者也徐璹皇甫閱又受於浩者也懷素柳公
權受於彤者也劉禹錫楊歸厚又受於閱者也遞傳遞衍
以至宋之崔紓其授受皆可攷則謂累朝名筆大都濫源
靈闈尤爲玉臺增色矣（桉鶴林玉露嚴州烏石寺在高山之上有岳忠武飛張循王浚劉太尉光世題名劉不能書令侍兒意真代書姜堯章題詩云諸老凋零極可哀尚留名姓壓崔嵬劉郎可是疏文墨幾點臙脂涴綠苔亦閨秀書石固實也）
武陽藝文志譜錄類梁元帝碑英一百二十卷輯注類元
帝釋氏碑文三十卷蕭賁碑集一百卷著錄碑版之書無
有古於此者　孫淵如先生泰岱石刻攷一冊（見雲自在龕所壓金石書目）
方彥聞先生金石萃編補正四卷（碑目刊灃池新鄭鹿邑光緒甲午石印本）

河內金石記一卷補遺一卷（道光乙酉刻本）譜錄類並失載
藝文志史部地理類謝濟世西北域記（存卷數）無　梅莊先生
吾廣西全州人所著書列入武陽藝文不知何故
藝文志詞曲類陳聶恆栩園詞棄稿四卷（伕）桉栩園詞弃
稿曩余得於海王邨鏤版精絕前有顧梁汾先生書於詞
學盛衰之故慨序言之略云自　國初輦轂諸公尊前酒
邊借長短句以吐其胸中始而微有寄託久則務爲諧暢
香嚴倦圃領袖一時唯時戴笠故交擔簦才子並與讌遊
之席各傳酬和之篇而吳越操觚家聞風競起選者作者
妍媸雜陳漁洋之數載廣陵實爲斯道總持二三同學功
亦難泯最後吾友容若其門地才華直越晏小山而上之

欲盡招海內詞人畢出其奇遠方駸駸漸有應者而天奪之年未幾輒風流雲散漁洋復位高望重絕口不談於是向之言詞者悉去而言詩古文辭同晬花閒草堂頓如雕蟲之見恥於壯夫矣雖云盛極必衰風會使然然亦頗怪習俗移人涼燠之態浸淫而入於風雅爲可太息假令今日更得一有大力者起而倡之衆人翕然從而和之安知衰者之不復盛邪故余之於詞不能無感而於栩園實不能無望書此　此栩園詞格在飲水彈指之閒蚤歲抱安仁之戚有金鏤曲十闋梁汾題云人因慧極難兼福天與情多卻費才餘亦美不勝收隨意錄數闋如左可以槩全編矣陳聶疑係複姓恆字曾起一字秋田

臨江仙　人日

曉色也知殘更好簷前幾朵花新翦刀聲在隔窗聞釵頭雙綵燕切莫便銜春　未便有情如七夕合歡消息難真東風吹綴小眉痕不成還是瘦又是隔年人恰合分際不犯刻露南宋人遜北宋以此

虞美人　寄賀丈天山

歌筵淒絕方回句不道愁如許江南又是熟梅天負了月樓花院一番憐　閒來尋瘦斜陽裏沒箇忘憂地偶然弦外兩三聲那得吟魂還在淚團成

鵲橋仙　夜泊虎丘

闔閭城冷伍胥潮猛愁絕不如歸去片帆和月出山塘尙聽得閶門更鼓　清歌欲斷遺鈿堪拾宋寘可中亭路人家賣酒一燈紅且醉向谿山佳處

定風波　題畫

窣地谿聲裊月流柳絲拖得一痕秋旅鴈避人飛不起煙際片帆穩穩載閒愁　憶自采蘭人去後消瘦不堪重對白蘋洲似此風光都付與鷗侶蘆花斜覆瘦魂幽不黏不脫題畫詞斯爲合作

武陽金石志分所刻所屬二類體例可采

金石志云周吳季子墓碑篆文十字傳爲孔子書舊石堙滅開元中元宗命殷仲容摹搨又刺史某撫刻置碑丹陽季子廟大厤十四年蕭定重刻按蕭定刻石在丹徒九里鎮季子廟非丹陽也又宋崇甯閒知常州朱彥撫刻置碑季子墓存彥自識跋按季子墓在江陰申港此碑不應入武陽志又明正統八年知府莫愚撫刻置碑雙桂坊季子廟存陳敬宗跋按雙桂坊在陽湖城內中右廂則是季子墓碑凡三一在丹徒一在江陰一在陽湖今世盛行拓本張從申書碑陰者卽在丹徒之碑蕭定所重刻而江陰陽湖二碑罕有知者篆文十字孫淵如攷爲季子葬子時所題當在嬴博之閒據水經汶水注引從征記唐人明人刻之祠宋人刻之墓竝誤

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淳熙十四年知常州林祖洽立金石志云已佚未詳立石處所桂未谷歷代石經略引毘陵志云在州學御書閣今學署係新修當距宋時遺址不遠左近多平蕪容猶有殘石在荒煙蘩薄中也

貳拾肆 冊95½版
45 A

武陽吉金以號季子白盤爲最著舊屬陽湖徐氏癸丑移寘江陰北渚亂後爲劉制府（銘傳）所得經名人鑒賞甚衆始爲之構盤亭蓺文志總集類有徐燮鈞白盤徵和詩一卷（龔定盦云盤非眞品盤無長形篆文亦乏古致）

周披裘公當暑披敝裘負薪而行道有遺金不顧季子怪而問之對曰披裘負薪豈拾遺金者哉何吾子貌君子而心野人也季子知其賢請問姓氏曰子乃皮相之士何足與言姓名遂去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見武陽人物志桉高士傳與志小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眡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此事在嚴子陵五月披裘之前庾信五月披裘負薪贊披裘當夏俗則爲心雖逢季子不拾遺金亦指周披裘公

宋和州防禦使劉公（師勇）廬州人（宋史坿張世傑傳元王逢梧溪集云山東文安縣人誤也）德祐元年元師逼常州知州趙汝鑒遁郡人錢旹以城降師勇以淮兵復常州固守不屈後扈王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卒葬粵東赤溪廳銅鼓山江陰金同轉淮筌權赤溪同知時爲表章祠墓並采輯事實徵題詠爲表忠錄鍥行余爲題詞調水龍吟云荒江咽遍寒潮弔忠更酹蘭陵酒英靈如昨重圍矢石孤城刁斗畫餅偏安醕醪末路壯裹空負說生平意氣題詩射埨試旋斡乾坤手　炎徼重尋祠墓瘴雲深鶴歸來否瓊崖玉骨赤溪血泪鑾神呵守五百年來天時人事淋浪襟裏聽鼓鼙悲壯顧屠鯨鰐爲將軍壽（時東北日俄交閧）射埨題詩見金氏所輯事略江陰悟空寺埨也師勇以縱酒卒故曰醕醪末路也

梅邨詩集圓圓曲注錢湘靈曰本常州奔牛鎮人（即金牛里）武陽志摭遺圓圓陳姓其父曰陳貨郎三桂鎮雲南聞圓圓宗郎謬以陳玉汝對乃使人以千金招致之玉汝咲曰吾明時老孝廉豈能爲人寵姬叔父耶謝弗往陳貨郎至三桂觴之曲房持玉盃戰栗墜地厚其賜歸之桉它書載圓圓本邢姓滇南邸中偁邢夫人据志則實陳姓非邢姓矣暇日因擔摭圓圓事實牽連記之圓圓名元（一作沅）初與某公子有生死盟田皇親購得之公子遣盜刼之江中誤載它姬以還盜再往已有荊矣力戰易歸已而事露禍且不測公子度不能爭遂以獻見衆香集小傳（華亭王鴻緒峯徐樹敏及漁洋迦陵諸名輩撰定國朝閨秀詞名衆香集）圓圓工倚聲有舞餘詞荷葉杯有所思云自咲愁多懽少癡了底事倩傳杯酒一巡時暘九迴推不開推不開轉應曲送人南還云堤柳堤柳不暇東行馬首空餘千縷秋霜凝泪思君斷腸腸斷腸斷又聽催歸聲喚醜奴兒令梅落云滿溪綠漲春將去馬踏星沙雨打梨花又有香風透碧紗　聲聲羌笛吹楊柳月映官衙孀賦梅花簾裏人兒學喚茶見衆香集辛酉城破圓圓自沈於蓮花池即葬池旁池中曾放並頭蓮在城北商山寺禎中有商山雙影一卷載圓圓降鸞之詩見頤道堂詩自

汪眞伯有題阮賜卿公子後圓圖曲七絕十首賜卿名福文達公子曾親至圓墓上訪求軼事所製曲皆陳集錄小翎襲兒四用齋感圓圖像凡三幀一明璫翠羽一六珈象服一繙衣練裙名人題詠甚夥

蘭陵酒比紹興酒稍醲醲鬱金香酒出松江屬南翔鎮色香味並佳略似日本紅葡萄酒兩種酒名恰合蘭陵美酒鬱金香之句

杙雅二合音二字急呼之則得其音常方言凡言某事物皆用之卽底之轉音猶言底事持底怪底

老亦方言物之美者曰好老瓜果甘者曰甜老猶昔人稱赤老雜記轍下日軍人爲赤老緣尺籍得名傖老見雲笈七籤之類但彼以稱人此則以稱物耳

楊語嘐七星爲七撮星常語嘐七簇星撮簇亦音之轉也

武昌一種稻名楊花早楊花飛時熟江陰一種糯稻名碧綠身產桃花鎮芒紅粒長色白釀酒清洌

右軍草書換鵞黃庭刻石凡八嵌江陰禮延書院壁閒前有右軍像像凡四人其三人當卽王氏羣季俊秀也柳誠懸跋云晉山陰曇壤邨崇虛觀劉道士以鵞羣獻王右軍書黃庭經此卷是也齊梁皆藏秘府我太宗皇帝獨愛蘭亭而不收黃庭以故此本獨存于民閒予恐其久而失傳也乃壽之于石大和二年司封員外郎柳公權記宋徽宗題詩五言羲之千古法妙趣在鵞羣心手相忘處滿空多白雲款御書二字李申耆先生跋略云世傳黃庭內景小楷爲是右軍換鵞書外景楷則晉光以爲揚義和書唐以前別未聞有右軍草書黃庭宋徽宗乃刻此自題之而宋已後選刻家亦無及者予偶得此甚秘之示涇包愼伯絕歎賞以流傳無緒疑黃山谷贗爲之予謂其瘦勁則山谷能之古奥則山谷不能吳江吳山子以予言爲然江陰陳學博子珊借以屬孔君省吾雙鉤重刻自是此帖遂得不泯道光戊戌二月李兆洛識於暨陽書院是年先生主講暨陽後改禮延書院今名禮延小學堂也

祝陵卽祝英臺墓在宜興善權山見毘陵志或謂英臺一女子其墓不應稱陵桉玉篇陵冢也國語管仲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注以爲葬也並不嫌指帝王葬處而言

國史補董仲舒墓門人過皆下馬謂之下馬陵後人譌爲蝦蟆陵此亦凡人葬處皆可稱陵之一證漢丹陽太守郭文碑云君之弟故太尉龔歸葬舊陵此又一證

玉楳後詞玲瓏四犯云衰桃不是相思血斷紅泣垂楊金縷自注桃花泣柳柳固漠然而桃花不悔也斯恉可以語大所謂盡其在我而已千古忠臣孝子何嘗求諒於君父哉

甲辰四月下沐過江訪半唐揚州晤於東關街儀董學堂西頭之寓廬握手欷歔彼此詫爲意外幸事蓋不相見已十年矣半唐出示別後所得宋人詞四鉅冊杭州丁氏嘉惠堂精鈔本嘉惠堂者丁氏進呈書蒙　諭旨有嘉惠士

林之褏也計劉辰翁須溪詞謝薖竹友詞嚴羽滄浪詞此種祗二刻不能成卷張伃繆庵詞陳深甯極齋樂府張輯東澤綺語李祺僑庵詞陳德武白雪詞王達字達善耐軒詞曹勛松隱詞吳潛履齋詞廖行之省齋詩餘汪元量水雲詞張掄蓮社詞沈瀛字子壽竹齋詞王以甯王周士詞陳著本堂詞最十七家須溪東澤水雲二種憶余與半唐同官京師時極意訪求不可得松隱則昔祇得前半本此足本也

新豐鎮在丹徒縣南四十五里余自揚回常泊新豐作甘草子詞過拍云不見酒帘招錯認新豐路自注昔人云新豐美酒乃長安之新豐也纔聞粟香五筆引李太白詩南國新豐酒東山小妓歌以南國二字為非長安之新豐之證然王維少年行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則又似指長安而言按三輔舊事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沽酒鬻餅商人立為新豐當日名區肇造尊俎言懽大酋六物之供必有精益求精者美酒由是得名李詩云者殆謂地則新豐酒則猶是南州風味耳丹徒之新豐五筆云一作辛豐有辛王廟宋紹興七年立丹徒志楊大成記略韓國趙侯辛君諱翼字大鵬灌陽人避秦入閩以家財求客為韓報仇後居毘陵葬辛塘南至隋立祠南岡之東宋真宗始封王號紹興七年遷祀於此云云按灌陽宋縣荆湖南路全州今屬廣西桂林府它地名無灌陽則辛王吾粵人也

半唐諫 駐蹕 頤和園事時余遠在蜀東未聞其詳及晤半唐揚州乃亷悉始末先是內廷郎逆料言官必有陳奏者越日而張侍御仲炘上封事樞臣咸相趨動色曰來矣及啟眡非是則額手僔幸蓋侍御亦以直諫名也不三日而半唐之疏上適恭邸高陽相國同直相國謂恭邸此事大臣不言而外廷小臣言之吾曹滋愧矣此人不可予處分少遲入對雖王善言保全之恭邸亦謂然而顧難其詞及入對 上欲加嚴譴恭邸以相國言婉切陳諭 上曰寇某何為而殺也內監寇某以妄奏正法所奏即此事恭邸覆奏寇某內臣不應干外事所奏無當否皆有辠御史諫官詎可一例而論 上意稍解徐曰朕亦何意督過言官重 聖慈或不懌耳汝曹好為之地但此後不准渠等再說此事耳

於是樞臣於元摺內夾片附奏略謂該給事中冒昧瀆奏亦屬忠愛微忱臣等公同閱看尚無悖謬字樣可否籲懇免究云云意在聾叙寬典之邀出自臣下乞請也疏留中旋 車駕恭詣請 安面奉 懿旨御史職司言事予何責焉王大臣面奉 諭旨此後如再有人妄言及此僥倖嘗試即將王鵬運一併治罪王大臣欽遵傳諭知悉蓋自是不聞 駐蹕 頤和園 聖駕還宮亦較早矣此事諍臣之忠敢賢王之維持 聖孝之肫誠 慈仁之宏育明良際遇曠代罕有余讀半唐摺稿見其和平悃款出自肺腑至誠非婞直沽名者比宜其見諒於 聖明也半唐允錄此摺稿寄余常州別後半唐息影之鎮江之杭州蘇州遭兩廣會館之變竟不果寄

余輓半唐聯云窮途落拓中哭生平第一知己時局艱危
日問宇內有幾斯人吾南人十七年交情若讌星觀樓數
千言未可終也
歔欷半唐已矣余何忍復拈長短句耶嚮嘗有志撰錄今
不復從事矣閒有不能槩從擯棄者綴錄如左墨痕中時
有泪痕也
番禺馮恩江（永年）半唐之戚也戊子二月余自蜀入都始
識半唐即以看山樓詞見貽並云斯人甚好名若有人為
之著錄不知其欣慰奚似今事隔十七年半唐之言猶在
耳也馮官江西南康知縣

壺中天（過鄱陽湖江舟次對月）　馮永年

驚魂定否早白沙洲外清光如雪恨雨顰煙收拾盡漫
把仌輪推出千里波光滿天星影相映俱澄澈扣舷長
嘯天香飛下瓊闕　為問當日歡場曾來相照可是今
宵月一樣團圞秋色好頓判悲歡情節數點微雲一行
悽雁似我愁難滅西風料峭無端寒透詩骨

蝶戀花

秋滿長江波浩淼勝迹凋殘屈指何堪剪弔古新添愁
一段婁妃墓側徐亭畔　莫訝萍蹤輕聚散送客江頭
多少帆檣亂南浦西山青不斷年年只見遊人換

浣溪紗

惱煞嚨腸不住啼一燈如豆夜悽迷夢中羅韈是耶非

若果它生能再合便將死別當生離蘭因絮果信還
疑

鳳凰臺上憶吹簫（金陵陸筱雲校書於癸丑城陷前一夕約諸姊妹酣歌醉舞夜遂自經無錫楊鐵士繪影徵題為填此解）

碧玉慶前石頭城外無端烽火生愁甚鏡花留影漂泊
成秋弱質何堪再誤風流夢驀地回頭聊攜酒蹁躚舞
袖宛轉歌喉　休休省番醉也倩羅帕消除萬種溫柔
便臙脂零粉憑付誰收化作子巂啼血聲聲恨似切同
仇從今後紫蘿紅杜何處遺坵（此詞因其事可傳存之）

粵西詞見二卷丙申刻於金陵嘗欲輯補遺一卷今不復
從事矣黃雲湄先生詞余出都後半唐得於海王邨今年
四月出以示余屬錄入粵西詞補者也黃先生名體正桂
平人嘉慶三年鄉試第一官至國子監典籍有帶江園小
草坿詞

夏初臨（春暮）　黃體正

皺綠成波吹紅作雨東風費盡心情春似遊人恖恖欲
動行旌光陰夢樣難醒綰煞絲飄去無聲簾櫳晝宗闌
干徑悄院落苔青　天涯何處芳草偏多玉樓煙重翠
衾寒輕朱顏易老怎經花事凋蕭此恨分明又煩它燕
子丁甯共誰聽三眠柳上坐箇黃鶯

琴調相思引（送春）

夢雨愁雲負一春傷心如別有情人離筵幾刻怎地不

貳拾肆

45 B

銷魂　蜂蝶過牆紅杏宋園林回首綠深深手圖風絮
扶醉倚黃昏

水龍吟 春江聞笛

天涯芳草春初美人何處瀟湘隔離情欲訴更沈靄鼓波寒瑤瑟驀地龍吟一枝竹裂江南江北恁迷濛煙月聲聲弄破縹緲作關山白　吹散梅魂柳魄憶當年動人悽惻高樓醉倚清笙漫擫紅牙低拍回首離亭萬條飛絮十年孤客到如今試問紫鸞黃鶴阿誰騎得

雙閒某詞話云　本朝鐵嶺人詞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直闖北宋堂奧太清春天游閣詩寫本歲己丑余得於廠肆地攤詞名東海漁歌求之十年不可得僅從沈善寶錢塘人武淩雲室有鴻雪樓詞閨秀詞話中得見五闋錄其四如左憶與半唐同官京師時以不得漁樵二歌爲恨事朱希真樵歌及東海漁歌也余出都後半唐竟得樵歌付梓而漁歌至今沓然就令它日得之安能起半唐與共賞會耶此余所爲有椎琴之痛也

浪淘沙 春日同夫子慈溪紀遊　西林太清春

花木自成蹊春與人宜清流荇藻蕩參差小鳥避人棲不定撲亂楊枝　歸騎踏香泥山影沈西鴛鴦沖破碧煙飛三十六雙花樣好同浴清溪

南柯子 山行

絺綌生涼意肩輿緩緩游連林梨棗綴枝頭幾處背陰籬落挂牽牛　遠岫雲初斂斜陽雨乍收牧蹤樵徑細尋求昨夜驟添溪水繞郵流

早春怨 春夜

楊柳風斜黃昏人靜睡穩棲鴉短燭燒殘長更坐盡小篆添些　紅塵不閉窗紗被一縷春痕暗遮澹澹輕煙溶溶院落月在梨花

惜分釵 詠空竹

春將至生天氣消閒坐看兒童戲借天風鼓其中結綵爲繩截竹爲筒空空　人間事觀愚智大都製器存深意理無窮事無終實則能虛則能容沖沖

甘肅人詞流傳絕少狄道吳信辰先生鎮松厓詩錄附詞一卷先生由舉人官至湖南沅州知府主講蘭山書院垂歲詩學爲牛空山入室弟子其集多名人序跋如袁簡齋王西莊諸先生並推許甚至楊蓉裳跋其詞云葉脫而孤花明雲淨而峭峯出余評之曰鏗而沈至是能融五代入南宋者

點絳脣 天台

水泛胡麻人間伉儷仙家愛春風半載歸去迷年代
咫尺天台回首雲霞礙郎如再向時嬌態惟有桃花在

玉蝴蝶 赤壁懷古

扼腕炎靈末季中原大局盡入當塗猶恃專場爪距窘迫南烏不知權空勞知備既生亮可弗生瑜快斯須漲

天煙火百萬焦枯　胡盧昔年此地虹銷霸氣電埽雄
圖折戟沈沙忽然攜酒到髯蘇話三分江山笑汝成兩
賦風月歸吾問樵漁鱸肥鶴瘦畢竟誰輸後段字字勁
意難忘別人
纔上離筵悵嘶風五馬躑躅江干孤帆天共遠雙袖淚
頻彈別時易見時難儘一霎盤桓更何時重闘燕玉再
護湘蘭　夕陽無限關山有淒涼飛雁水咽雲寒梅花
雖吐蕚楓葉尚流丹心上事不能寬是舊怨新懽且暫
教洞庭明月兩處同看換頭稼軒勝處
憶少年題桐陰倚石圖
飄飄梧葉團團紈扇冷冷羅袖朱顏易凋歇歎涼風依

舊　石上絲蘿盤左右乍相偎遠山卽𪨊儂心鎮常熱
任蒼苔欠透蘇辛卻無此娟雋
蔡秉衡字竟夫湘士之極落拓者病甚以所作松下盧詞
寄子大鄂中意託以傳余聞而悲之囊欲撰錄　國朝詞
若干家爲蕙風簃詞選專錄孤行冷集以闡幽爲宗恉而
著人弗與焉如松下盧詞之類是也
浣溪沙詩孫招集三雅亭禊飲用子大均四首錄一
簇簇濃陰鬱不開舊游如夢認荒苔紅襟小燕卻飛來
綺椅雙扃雙照燭好春一度一銜杯曲闌干外水紋
回
醉落魄山居

及時杯酒十年人事空回首乞身渥外天容否隨意團
蒔風雨半椽敔　杜宇啼幾花信驟埽花櫺縛東風帚
吟牀賺夢詩痕瘦那角斜陽淡照木楊柳人吟牀句遜雅暨近宋
鎖窗寒颷孫竹陰情語圖颷孫吳人囊與其舅氏讀書
杭州官舍擬作一圖未果後別去再聚於淮南
遡行其舅補寫此圖付之今颷孫棄經生業以
貳尹來湘分榷郎州出圖乞題予適假裝東下
率譜以應
簟滑邀涼簾疏聽雨少年吟伴無端絜別裂竹一聲催
遠紀行程扁舟去來又向淮南道中見認帶潮酒袂秋
風眉螺淚痕都滿　銷黯燭重翦算漉筍流光幾番輕
換何甥謝舅更似者情難遣索柔囊臨歧補圖也抵當
時勝游券儻遞空問訊平安共與託飛雁

好事近
花膩鏡籢春縷縷香雲低嚲曾記人前偶遇向那廂端
坐　曲屏深掩月三更還又洞房鏁未必來宵歡聚已
今宵不果
明陳大聲鐸草堂餘意具澹厚二字之妙足與兩宋名家
頡頏半唐借去未還筱珊先生急欲付諸剞氏而元書不
可復得筱珊謂余可爲陳大聲一哭
大街顧祺卿筆圓健尖齊有得心應手之妙狠㹤尤擅長
世所豔稱於城鄭高飛筆不逮遠甚祺卿湖州人余屬祺
卿製筆數十枝擇尤精者鍥其管曰一朵珠花字一行記
寱也
吳縣受業柴　夏秀林校字

蕙風簃隨筆卷弟一

悲迴風之搖蕙兮心憂鬱而內傷蒙自乙未南轅晌更十稔所處之境誠如霧均所云不爲可已之事何以遣不得已之生隨筆云者隨得隨書無門類次弟也昉洪容齋例繼此有作曰二筆光緒乙巳夏日況周儀夔笙自記於金陵四爲橋北寓廬

飴古文飤當是元作飴巳台篆文形近因汞作飴

四晧一作顥說文商山四顥白首老人也齊書徐伯珍傳兄弟四人白首相對人嘑四晧是又一四晧

豎石爲碑橫石爲帖方者爲碑圓者爲碣陰字凹入曰款陽字凸出曰識在外曰款在內曰識夏器有款無識商器

無款有識碑耑圓孔曰穿近穿側理下垂曰暈一曰帶南碑刻淺北碑刻深謂之溝道造佛像之匠謂之博士出摩利支天經凡斯之類謂之鍥雅刻画金石曰鍥

說文辮交也謝靈運曇隆法師誄慧心朗識發於髫辮辮字作辮髮解始此

唐書百官表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司農少府爲九卿後魏以來卿名雖仍舊而所蒞之局謂之寺因名九寺按漢明帝時攝摩騰自西域白馬駝經來初止鴻臚寺遂取寺名爲創立白馬寺後名浮屠所居皆曰寺則是卿寺之名自漢已然不自後魏始漢書何並傳林卿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嘑爲寺後漢書南蠻傳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則雖遠在蠻方官府亦稱曰寺矣惠棟松崖筆記云漢制總羣臣而旺曰省分務而專制曰寺

方勻泊宅編引劉中壘謂泥中中露衛二邑名桉其說本於毛傳不自中壘始

漢建初石刻在山東登州文曰□□□□□荻道司馬長元石□門建初六年十月三日戊登州府志金石志云右刻文八分書十六字當云二十四字大五寸許上四字當云六字泐弟五字當云弟七字亦漫滅濰縣陳壽卿學士釋爲荻亦無碻證此等石登州所在多有如海陽招虎山西之石土人呼爲石劍明文太青太僕令萊陽時嘗爲賦東極篇亦莫辨爲何許石也今以此刻證之知爲當日墓表耳此石刻杙本余購威數年徧攷它書未詳所在偶於地攤幡符斯志得之開卷有益勿以體例未善版本欠精而忽之也

唐張祜詩內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傞傞軟舞來桉教坊記伎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近人稱妻曰內人謬甚

陶隱居画傳曰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則瘞鶴銘爲隱居不疑宋高似孫緯畧桉此爲隱居書瘞鶴銘之碻證

梅宛陵詩不上樓來今幾日滿城多少柳絲黃晁氏客語記歐公云非聖俞不能到宋無名氏愛日齋叢鈔桉李易安詞幾日不來樓上望粉紅香白已爭妍由此脫胎卻自是詞筆

盤査之盤當作螌桉篇海螌蒲官切音盤以言難人盤字徧檢字書無釋𥻘義者螌从釆說文辨別也象獸指爪分別也於盤査之義爲近

曩輯薇省詞鈔裴訪顔修來曹頌嘉趙雲菘三先生詞弗獲例言引爲恨事比閱茶餘客話壬午春王月偶作望江南詞二十闋分詠淮南歲寒食品王蓬心宸讀而豔之爲寫歲朝塡詞圖云云唐山先生曾官中書据此知先生亦嘗塡詞惜無從搜訪矣

南史梁元帝徐妃傳云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桉金樓子六卷凡十四篇(知不足齋本) 其后妃篇未載徐妃事唯志怪篇言及徐妃亦無所謂淫行事涉宮闈攸關風化史氏何所

據而云然不可不辨

東坡詩大勝劉伶婦區區爲酒錢桉晉書劉伶傳伶妻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非爲酒錢也又張耒詩亦有此二句蓋耒從坡遊習聞而承用之耳

伍子胥吳市吹簫史記作吹篪運籌帷幄之中史記作帷帳市駿骨燕策是市千里馬首韓信拔趙幟易漢幟夏矦嬰拔魏幟建梁幟(通鑑梁大通元年) 近人但知韓信事

近人用典往往知其一不知其二廣陵散鳳將雛竝古曲不傳者之名晉書樂志吳聲十曲三曰鳳將雛東坡寄劉孝叔詩忽令獨奏鳳將雛倉卒欲吹那得誰近人但知廣陵散牡丹有魏紫亦有魏紅永叔洛陽牡丹圖詩當時絕品可數者魏紅窈窕姚黃妃(邱濬牡丹榮辱志姚黃爲王魏紅爲妃) 近人但知魏紫柳宗元文陸文通之書處則充棟出則汗牛馬近人但言汗牛蔡倫左伯竝造紙近人但稱蔡倫論語讖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擿三折漆書三滅近唯韋編三絕語人常用之韓子通解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人第知夷齊采薇而不言其衣葛右軍善畫而唯以書傳李白工書而僅以詩顯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茅山疊玉磨崖瑯琊顔頵書桉頵魯公次子江甯府志云長子非是魯公三子長頗次頵次碩左本續攷定魯公世系表頗贈五品京官天寶十五載年十餘歲爲質於平盧

將劉正臣河北陷闈頗死故有贈官大厤十年公刺湖州頗忽歸僧皎然詩目所謂奉賀顔使君眞卿二十八郎隔絕自河北遠歸也建中元年公譔家廟碑其時頗已物故故仍書贈官頵初名頎左率倉曹沂水男貞元六年授五品正員官碩初名顧秘書正字新泰男唐殷亮譔魯公行狀稱嗣子櫟陽尉頵金石錄幽州復舜廟頌貞元十二年閏八月立顔頵正書竝篆額河朔訪古記元和中劍南東西川鹽鐵青苗租庸等使兼殿中侍御史虢州刺史嚴公碑顔頵書寶刻叢編禪定寺通公碑永貞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建顔頵正書王惲秋澗集云頵書畫端莊殊有父風程文榮南邨帖攷云顔氏告身世傳魯公親筆或謂頵

顒輩所書魯公子姪多擅書名公諱大宗碑及高祖勤禮碑並謂頗善隸書家廟碑云頗工小楷墨池編鄂州文宣王廟碑顏頍書金石錄晉祠新松記顏顒書寶刻叢編東山愛同兩寺義食堂畫壁記顏顒書並篆額天台禪林寺智者大師畫像贊顏顒正書男汝玉篆額修桐柏宮碑台州刺史顏顒篆額長生田記顏顒譔河中尹渾瑊賀表顏防書寶刻類編常州刺史顏防夫人齊氏墓志顏防譔並書河中府鸛鵲樓記顏防書頍富陽尉公弟允臧弟二子顒允臧弟三子防魯公族子也桉歐陽率更長子肅工草隸爲時所重見大業拾遺記大業初勅竇威德等譔區宇圖志五百餘卷虞世基等譔十郡志一千二百卷卷首圖上題字極細皆歐陽肅書見茶餘客話世亦罕有知者

歐陽通字通師見新唐書表

山陽阮宗琰遊燕子磯沿山諸洞記出三台不百步卽天台洞復前至玉筍洞洞有磨崖書政□五年歲次戊□正月上浣范聖源□次公□處厚同遊二十三字應收入江甯金石記補待訪目

香祖筆記汞叔論書喜李西臺而集古錄不取張從申秦玠兵部學西臺書文忠在亳問秦西臺何學曰張從申也今金陵棲霞寺碑乃從申書豈文忠偶未睹耶文簡之言如此桉棲霞寺碑爲陳江總持譔李需書唐會昌時毀廢至宋康定元年重立非從申書也從申所書當是福興寺碑在金陵銅井邨許登譔大厤五年立文簡誤記福興爲棲霞耳

唐賈夫人墓志末一行云後一千三百年爲劉黃頭所發道光初元氏縣人劉黃頭墾地得此碑李輔光墓志銘末云水竭原遷斯文乃傳某年溼河南岸崩壅水絕流三日是碣適出攷古者因謂唐人術數至精桉賈夫人之葬爲建中二年距道光初才及千年錢儀吉跋辨之雖劉黃頭之名乃巧合耳桉夷堅志云昭州郡圃有亭曰天繪郡守李丕以犯金年號易之曰清暉後眂積壤中有片石刻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易名清暉者爲一笑此與前兩事相類又池上草堂筆記錢梅溪曰秦蓉莊都轉購得族中舊第土中掘一小碣上有字曰得隆慶失隆慶後攷此宅建於

前明隆慶初年其售與秦家以乾隆六十年立議嘉慶元年交割故前爲得隆慶後爲失隆慶也則是明人猶精此術矣

陽嘉四丰三月造作延平石室十二字四川巴縣磨崖拓本高闊字徑大小與五鳳甎畧同廷笠齋司馬命工鑿取歸延溤閣主人

商董荖鐘咸豐乙卯夏出汾河中拓本上有海甯許槤記卽阮文達積古齋箸錄弟一器從宋王復齋橅本編入者也肰以復齋橅本比校形制迴肰不同許云此鐘宋時已淪入河中好古者或得舊拓本以意昉鑄復齋不察箸之於錄後人轉相橅刻而不知其非廬山真面始信肰矣橅

本無縣鐘體上下尺寸畧同鉦閒閥容款字兩行自衡已下爲篆以介之凡五爲枚十八衡甬舞鉦約居鐘體三分之二鼓于居三分之一脣與兩角平阮釋勤荖鎛用吳疆兩行行三字在鉦閒戎起二字在右欒口末二字在左欒拓本有縣鐘體上狹下闊鉦閒狹不能容款字自衡已下爲篆以介之凡四爲枚四十衡甬舞鉦居鐘體十二分之五鼓于居十二分之七脣不與兩角平微作匽月式款字四行竝在鼓閒相距近遠如一戎起二字與荖鎛竝口末二字與吳疆竝不近兩欒鐘體上闊一尺蓋五分下闊一尺二寸兩旁各高一尺四寸正中高一尺二寸四分縣高四寸一分上闊一寸八分下闊二寸四分字徑一寸五分

彊弱不等

漢延光殘碑碑形下銳後嵌入牆拓本下作齊形近年諸城新拓又下銳矣殆已不砌牆上歟鏟平國治路頌弟五行堅固二字未泐者初拓也郙閣頌弟九行校致攻堅四字　國初拓未泐雍乾時損禮器碑首行追惟太古古字末筆明拓未損弟四行亾于沙丌于宇左側舊拓塵泐如指項今已連於弟五行矣弟五行脩飾宅廟廟字末筆舊拓未損乙瑛碑弟三行辟字明拓尚存其半　國初本存一綫今全泐鄭固碑弟二行典籍之籍存者　國初拓籍下腐字存上半者明拓弟五行儲舉弟六行詔拜未泐者道光拓孔季將碑首行訓字泐處未與末画連者稍舊拓也九行辭曰之辭存大半者較舊十三行殞字右偏㠯字尚可見者舊甚矣八行凡百卬高高字下半未泐者明初拓高字之口與泐處不相連則宋拓矣

隋皇甫誕碑拓本丞然二字未損者最舊三監二字存者次之無逸二字存者又其次也唐九成宮醴泉銘書兼隸體弟一行宮字弟二筆作小豎形竟作一點者皆復本矣王居士甎墖銘序中翹勤翹字不作尅此字雖泐而左尭右羽筆画宛肰唯銘中作尅勤耳復本序与銘竝作尅勤

石刻拓本真僞新舊此等證據不勝枚舉就所憶偶記之

吳葉調生廷琯吹綱錄虎邱白蓮池西臨水石壁賀方回題名其文左行前一行別列賀方回三字距後五行約四寸許後五

行賀鑄王防弟枋蘇京姪餘慶大觀戊子三月辛酉凡二十二字正書大如盌又云大觀戊子兩行有杭人某鐫白蓮池三大隸字掩其上舊刻字遂不可復辨余近得此拓本末二行一行大觀戊子三五字在白蓮池字左方戊字右鉤被掩少許餘字俱存一行月辛酉三字月字在白字之上亦無損酉字上截在白字中橫之下尚可辨只辛字全不可見耳白蓮池三字是篆非隸庸鈍無法

鄂垣高冠山之陰有題刻凡五一洞賓問道處一傳燈崖海少翁題一博士泉一黃龍道場後數十字不及詳又左下有余世居鄂州云云見江夏田明袒待堂詩錄登高冠山訪古石刻詩序句云䟦尾字如拳深黝燦松色形體疑

唐前斷文讀慶弍

同年河南張爾岐延鴻己亥夏晤於鄂垣出所壓菊莊詞洛陽縣志金石志陸郝生修見示余錄福並見詒唐李頵墓誌拓本誌石榮澤新出土金石家未經箸錄石高廣各一尺蓋七分十四行行十七字至二十字不等字徑五分彊正書

唐故朝議郎行汴州司倉叅軍員外置同正員隴西李府君及夫人南陽張氏墓誌

府君諱頵　皇室之枝六代祖後魏定州刺史諱乞豆即　太祖景皇帝母弟也曾祖普定之國初泚岷六州總管岷州刺史歷資眉口口等州刺史封西平郡王祖玄前鄜州長史父元明資州資陽縣令奕葉積德傳慶于

府君開元中釋褐兖州叅軍次任邢州司倉叅軍乾元初授此任到官未幾避地江淮至元年建丑月十一日因調選終于揚州旅舍時年五十三遂權窆於江陽縣東郭之外後十八年夫人南陽張氏以建中元年八月十七日終於蘄州享年六十　祖　父延陳州苑丘縣令至貞元十　年　月　日嗣子亳州司戶叅軍鎮奉

靈櫬祔于下未刻

尊勝陀羅尼經武后時入中國詔壓大雲寺見開元釋教錄此經石刻凡武后前者僞也

地師青烏之術今人譌作青鳥唐書藝文志王璨新譔青烏子三卷王維能禪師碑擇吉祥之地不待青烏變功德之林皆成白鶴劉賓客集故相國袁公挽歌地得青烏相賓驚白鶴飛柳子厚爲伯祖妣李夫人墓銘艮之山兌之水壟之車當返此子孫百代承麟趾誰之言者青烏子惠棟松崖筆記飯艖條引青烏子算書皆碻證也匈齋尚書壓石唐吳善蒹志編繇奄去示兆起於青烏禍因僥來流災成於白雉

香海棠館詞話及薇省詞鈔梁汾小傳後載顧成交誼綦詳閱武進湯曾輅先生大奎貞慜之祖炙硯瑣談一段甚新爲它書所未載亟錄如左納蘭成德侍中與顧梁汾交最密嘗塡賀新涼詞爲梁汾題照有云一日心期千劫在後身緣恐結他生裏然諾重君須記梁汾答詞亦有託結來生休悔之語侍中沒後梁汾旋亦歸里一夕夢侍中至曰文章

知己念不去懷泡影石光願尋息壤是夜其嗣君舉一子梁汾就視之面目一如侍中知爲後身無疑也心竊喜甚彌月後復夢侍中別去醒起急詢之已卒矣先是侍中有小像面梁汾處梁汾因隱寓其事題詩空方一時名流多有和作像今存惠山草庵貫華閣　雲自枉龕壓天香滿院圖容若三十二歲像也朱邸啃嵘紅闌彔曲老桂十數株柯葉作潑黛色花綻如黃雪容若青袁絡緹並立如有所憶兒情癯特甚禹鴻臚之鼎筆

吳漢槎之子棖臣譔甯古塔紀略一卷言其父賜環之事同社諸公如宋右之相國徐健庵司寇立齋相國顧梁汾舍人成容若侍衛固不忘故舊而其中足跰舌敝以成玆

舉者則大馮三兄之力居多唯大馮三兄振臣但言壬子
拔貢在京考選教習迄未詳其里籍名字桉江南通志康
熙壬子拔貢無馮姓唯當時借姓應試者多如蘇州俞文
虎本姓朱吳縣滕凌雲本姓張若不注明後人何由攷耶
或馮非江南人亦未可知
杭世駿以言事罷官　純廟南巡世駿迎　鑾　玉音垂
詢里居何以自給世駿叩頭以設荒貨攤對　問荒貨云
何以收買破銅爛鐵對即日　御筆書此六字賜之世駿
建言凡四事其一請督撫兼用滿漢人又嚴劾豫撫英啟
等四人皆貪冒著聞者
曩余譔詞話辨朱淑眞生查子之誣多据集中詩比勘事
實沈匏廬先生瑟榭叢談云淑眞菊花詩甯可裒香枝上
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實鄭所南自題畫菊甯可枝頭裒香
死何曾吹落北風中二語所本志節皦然即此可見其論
亦据本詩足補余所未薾亟記之
王阮亭衍波詞虞美人云迴環錦字寫離愁恰似瀟波不
斷入湘流炙硯瑣談引陸龜蒙采莉詞問人則不屈不宋
說地則非瀟非湘謂瀟湘字前人已有分用者桉番禺屈
翁山大均道援堂詞瀟湘神三首零陵作瀟水流湘水流
三閭愁接二妃愁瀟碧湘藍雖兩色鬱鬱總作一天秋元注瀟湘二水相合故名鬱舊水
瀟水長湘水長三湘最苦是瀟湘無限淚
痕斑竹上幽蘭啞作二妃香瀟水深湘水深雙雙流水逐

甘心瀟水不如湘水好將愁送去洞庭陰似是阮亭所本
漁洋倚聲集序云書成鄒子命曰倚聲陸游有言唐自大
中後詩家日趣淺薄會有倚聲作詞者頗擺落故態適與
六朝跌宕意氣差近蹶義蓋取諸此桉唐書劉禹錫傳禹
錫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每祠歌竹枝鼓吹禹錫倚
其聲作竹枝詞十餘篇倚聲字始此
兵要望江南詞武安軍左押衙易靜譔起占委任止占報
最五百二十首詞雖不工具徵天水詞學之盛下至方伎
曲士亦稍諳宮闋雲自在龕藏舊鈔本
詞苑叢談引王仲言云左譽字與言策名後籍甚宦途錢
唐幕府樂籍有張芸女穠色藝妙天下譽頗顧之如盈盈
秋水淡淡春山帷雲翦水滴粉搓酥皆爲穠作後穠委身
立勳大將易姓章封大國紹興中因覓官行闕假日訪西
湖兩山閒忽逢車輿甚盛一麗人搴簾顧譽而顰曰如今
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衹之穠也君恍然悟入即
拂衣東渡一意空門桉中興戰功錄張俊之愛妾張氏即
杭妓張穠也頗知書柘皐之役俊貽書屬以家事張荅書
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爲言令勉報國俊以其書進上
大喜親書獎諭賜之迺知所謂立勳大將即俊矣中興戰
功錄筱珊先生從永樂大典鈔出刻入藕香簃叢書
敬齋古今黈云賀方回東山樂府別集有定風波異名醉
瓊枝者云檻外雨波新漲門前烟柳渾青寂寞文園淹臥

久推枕撥琴涕自零無人著意眠　緒緒風披雲幌駸駸月到畫庭長記合懽東館夜與解香羅掩翠屏瓊枝半醉醒尋其聲律乃與破陣子正同按四印齋所刻東山寓聲樂府此闋調名正作破陣子不作定風波亦不云異名醉瓊枝末句瓊枝半醉醒五字鈔今据此補足乃可讀亦快事也換頭雲幌四印作芸古今黈一書　四庫及　武英殿聚珍版從永樂大典錄出並祇八卷瀟香簃所刻爲明萬厤庚子武陵書室蔣德盛梓行十二卷本又輯聚珍所存蔣本所鈔爲補遺二卷

詞名六么令么字近人寫作幺一說當作么作幺誤么是宋樂譜字按白石自製曲揚州慢盡薺麥青青薺字長亭怨慢絲深門戶門字淡黃柳明朝又寒食又字旁譜並作么它詞尚多見今上字也六么之么未知是否即今上字之么然作幺誼亦未優不如作么較近聲律家言也

會稽孟逸岡麟泉布統志九卷坿一卷刻於道光初年大率未見真泉以意橅登者十居二三然亦閒有異品爲它譜所不載者元大德況寶小平錢反寫傳形書執樸古涉非僞造孟云與上至元平寶字式俱同大德錢余有之此云況寶尤吾家固寶亟記之

龜鶴齊壽泉徑一寸九分彊銅質紫渾書執得北碑神髓可作小銅器觀壽山福海泉徑一寸二分彊銅質似開通元寶之絕精者書執峻整而娟嫵穿圓式背文穿上太陽左爵星右福神下左龜右鶴兩泉皆厭勝精品

畫家稱四王吳惲謂烟客圓照石谷麓臺漁彩正叔也或謂四王五惲亟購五惲畫求觔不可得按光緒武陽志藝術傳惲本初字道生更名向號香山老人善畫入宋元作者之室從子格實師之格以畫名天下其羣從子孫多工畫馨生字德彥工山水花卉標字樞亭工花卉禽魚源濬字哲長號鐵簫老人源景字希逑亦並以畫稱源濬妹無錫鄒一桂妻山水平遠風韵天肰一桂以繪事直　內廷人謂得力於閨閣源濬女懷娥字紉蘭善花果格族曾孫女冰字浩如工寫生用粉精純迎日光花朵燦灼乾隆初尹文端以進呈蒙　睿賞賜題嘉獎据此則惲氏以畫名者共得九人除本初明人崇禎閒舉孝廉方正洎三閨秀外適符五惲之數可爲某氏解嘲

羲閣某書多載故者偶忘其名　國朝掌前代察吏之法本清慎勤能四字　本朝　聖訓謂清慎勤三字盡人皆當勉赴至能之一字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彊也者刪去能字但以清慎勤三字爲衡日本岡本監輔譔西學淵源云法帝拿破崙常服膺真正才智卽剛勇志氣之語欲刪不能二字於字書中言勉學力行涉無不知之理不能之事也華夷王霸局量識見之相遠若是岡本氏書彙輯西儒嘉言懿行略仿中國語錄體例亦新學書之別開生面者也

順治朝由阜世職知縣孔允滔以居官廉能加東昌府通

判衔仍任知縣事東華錄道光五年王文恪鼎以一品衔署
戸部左侍郎馮桂芬撰墓誌通判衔一品衔及衔上冠以地名今
竝罕見康熙朝江甯黃虞稷慈谿姜宸英以諸生薦入館修史加七品衔亦罕見
黃州葉井叔知登封縣治嵩山下輒搆書卷登二室眺龍
門偃息盧巖吟詠終日輯漢唐已來碑碣文字作石刻集
記二卷見王文簡撰葉井叔嵩遊詩選序王西莊撰翠巖
小箋見福州孟超然瓶菴詩鈔自注閩馮笏軿著蘭話堂
後金石紀存謝古梅著漢魏碑刻紀存笏軿得桓尊師碑
金石家未經著錄見李蘭卿彥章榕園文鈔蘭話堂後金
石紀存序陳左海亦嘗爲序蘭話堂者林同人侗吉人佶
兩先生舊居也王安節槩著山飛泉立草堂集攷繹天發
神讖碑辨周雪客之誤見金鼇金陵待徵錄邵晉涵著皇
地金石碑目見孫淵如澄清堂詩自注周信之明經中孚
著金石小品錄見定庵餘集詩自注程文榮擬輯禾郡金
石志馮登府著兩浙甎錄見李金瀾校經廎詩注王燧著
金陵古碑鈔見江浦稗乘秦恩復著秦氏吉金簿見揚州
府志魯燮光山右訪碑錄黃小松虎林訪碑錄羅叔韞有
壓本海甯許槤古均閣瑞刻錄祁宋拓夏承碑一種嘉興王心畊福
田竹里秦漢瓦當文存五十一種有跋者數種而已此二書刻甚精余
曾見之朝鮮趙惠人甯夏康穆太妃兄子兵曹判書奉使中朝著海左金石
錄始泰安元祀終勝國季年地不越疆數乃累百朱銘盤爲之序見桂之華軒駢
文

善權寺古今錄明寺僧方冊裒其寺古今石刻彙次爲十
卷起國山碑迄宏治甲子後坿詩若干首王鏊作序見宜
興舊志吳騫賜拜經樓題跋作善權古今文錄方冊作方
策有王濟之文衡山二序李瀛蔣允若跋鈔本
新唐書韋夏卿傳坿韋瓘終桂管觀察使容齋洪氏引瓘
浯溪題名以證史誤桉莫休符桂林風土記所載瓘事與
題名合題名云大僕卿分司東都韋瓘大中二年過此余
大和中以中書舍人謫宦康州史云貶明州長史亦異逮今十六年
去冬罷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纔經數月又蒙
除替行次靈川桂林北五十里由桂至永必由之路聞改此官分司優閑誠
爲忝幸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風土記云韋舍人瓘年十
九入關應進士舉二十一進士狀頭牓下除左拾遺於時
名重縉紳馬相爲長安令二十八度候謁不棠一見大中
初任廉察桂林纔半歲而馬相執大政追褭舊事非時除
賓客分司据記所云瓘以大中二年十二月留題浯溪即
由廉察除分司道出永州時史謂終於桂管其誤明甚洪
氏又云茂宏謫外之年正衞公枋軸之日史謂由李宗閔
惡之亦誤瓘之去國果不知坐何事不可攷
晉劉韜墓志叔考處士君之元子也考或釋作考非是匽
師金石遺文記荃氏自釋作孝叔孝處士君之名或其字
也桉古金文仲師父鼎用孝于皇祖帝考師奎父鼎用追
孝于剌仲毛公鼎亦弜唯孝仲殷父敦用朝夕亯孝宗室

豐兮用敦用亯考豐姑鼓敦用宿夜亯考于誠公㑭簋用
亯考于姑公曆彝考友惟荆兮㝬壺亯考于大宗皆以考
爲孝智鼎文孝弃伯則又以孝爲考同形得通叚也而石
刻僅見者石文篆籀傳世甚希篆變八分去古遼遠文益
緐而誼拘如考孝字遂不復可通矣　孟虛谷得此石於
桃園莊珍秘特甚亟昉造一贋石應索觀及索打本者真
者則什襲而韥臧於匱虛谷歿後其猶子某疑其重寶器
也夜盜之出竭畢生力幾弗克負荷及啟眂石也則怒而
委之河今流轉吳中者當日昉造之贋石耳不唯真石不
可得見即真打本亦稀如星鳳矣
漢斯㚇邑長玉印徑八分半龜紐桉十六國春秋蜀錄李
雄玉衡十七年春正月越巂斯㚇反夏四月斯㚇破郎此
斯㚇當時羈縻邑耳宋趙彥衛雲麓漫鈔古印文有漢㚇
邑長說文叟作㚇東漢興平元年馬騰等謀誅李權益州
牧劉焉遣叟兵五千助之叟邑漢蜀夷地名㚇與斯㚇印
文詳略少異
唐修北岳廟碑陰有宋小底陳懷節題名桉舊五代史周
太祖本紀有小底軍又王銍默記王介甫家小底不如大
底謝師宰家大底不如小底
京師南宮任南紅門內宮門前鐵師子二上鐫延祐元年
十月製元時物也當入京畿金石志
漢平帝時徵爰禮等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說文字於未

央庭中當是說文之名所本
說文媢夫妒婦也小徐讀若胞一曰梅目相視也桉梅目
目含酸兒常言讒妒曰醋醋亦酸也^醋當作酢^梅目字新可入
詞　又桉古尚書昧昧梅梅媒媒每每並通賈誼賦品庶
每生史記作馮生馮猶憑河之憑一往憑恃之意也方言
憑齘苛怒也楚曰憑天問曰康回憑怒蓋憑恃即有怒意
憑同馮馮通每每通梅梅目相視猶言怒目相視也
論語聽其言也厲集注厲者辭之確桉說文厲旱石也从
厂蠆省聲段注旱石者剛於柔石者也辭之確取石堅確
誼宋儒用漢詁僅見
乾隆間有捐納知府請　訓　上詢其曾否讀書以曾歷
鄉試對　天顏和霽謂曰爾既鄉試自能作文朕拈一題
僅得破題一句爾爲我續下句因頓首請宣題及　御製
上曰題是周有八士至季隨破是記周之八士而得其
七其人敬續曰皆兄也稱　旨稱賞著軍機記名不數日
備放道缺又蒲圻馬文淵給諫^之鵬^家貧幼曾學埶木匠
人曰問汝能文可試之以鋸板命題隨作一破曰送往迎
來其所厚者薄也又仁和許金橋駕部^謹身^幼敏慧席間
有人拈一令云非朱蠟燭成一破題應聲曰淺綠深紅夜
徧同窮矣又全椒吳玉騧侍讀^國對^幼時塾師以子曰上
一圈命作破題吳援筆立就云於聖人未言之先渾然一
太極矣此四破題皆可傳窠記之

書摺扇誤字用新筆蘸硼砂細末洗之立淨

嬰香香名燒之香嬰嬰也見眞誥余嘗覺嬰兒體中別具一種香氣沖微而婉非世界衆香所及殆卽所謂嬰香耶但不能凡嬰皆然耳神仙傳老君妹名嬰香

朱竹垞瀛洲道古錄無刻本手稿藏江西程工部志和家裒爲手卷二枚此稿本曾藏朱梓廬休度處見錢警石讀舊書室詩自注

義者事之宜也君子不亢不卑斷於合宜而已如宋時禁用龍上玉聖諸字於是句龍如淵但名句如淵衞上達賜名仲達程振字伯玉改名伯起余聖求改爲應求未免苛細已甚然如後魏劉乾字天見金石錄卷二十二又蜀齋尚書壓石有唐太極元年處士王君墓志王君名天字文信太原郡人亦未免取類過高皆不合庸中而失其宜也

吾黨有直躬者孔注直身而行也鄭注直人名躬韓非五蠹篇呂覽當務篇淮南氾論高誘注皆以躬爲人名唯韓詩外傳云直躬姓石名奢與諸書之說不同

況丹湖大雅堂集鈔本最古近體詩一百六十二首文三十一首前有雍正壬子吏部尚書可亭朱軾序丹湖與王元美李于鱗諸名輩唱和當時元美有後五子續五子末五子之目又廣爲四十子竟不及丹湖今觀丹湖詩惟七律擅長所作亦較多寄李于鱗提學云幾年燕市識荊州吾道滄洲豈倦遊把酒秋風開海嶽閉門春草長離憂章蘺薰附青雲士詞賦爭傳白雪賡欲擬四愁襄遠道側身東望泰山頭送郭給事使琉球云都門楊柳數離情漢使乘槎天外行冠冕已通荒服盛旌旄遙映瀨波清十洲煙霧孤帆影萬里星河一日程人世勝遊應不負欲將遠意向君平臘八日諸君子夜過云元冬暖氣似西川微福猶能驗酒錢海內交遊同此夕天涯風俗度華年客裏偏覺青燈寥宦拙何須白眼憐坐上陽春聊共和遙聞宮漏出甘泉憶宗子相云去歲淮南烽火愁孤帆憶爾下揚州塞鴻阻隔閩天路金馬浮湛漢苑秋把酒三山開瘴癘側身四睢駕離憂故人京洛今餘幾春草年年似舊遊丹湖名叔祺字吉夫江西高安人嘉靖庚戌進士官郎中任參政貴州提學副使吾宗人也詩無刻本故記之

蕙風簃隨筆卷第一

卜娛斠字

蕙風簃隨筆卷弟二　臨桂況周儀阮盦記

新陽石玉峯先生文烇作李氏音鑑序揭銜稱內閣中書候充文淵閣檢閱謹桉東華續錄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叅倣宋制置文淵閣檢閱八員以科甲出身之內閣中書兼充如遇缺員由領閣事大學士遴員奏補其後遂以資深中書依次補充故凡中書皆得云候補桉此差論資敘補則補充者皆資缺中書乾隆時遴員奏補則並無分資缺候補也　上御經筵檢閱中書侍直講帷得著紫貂袍褂蓋極華要之選云

內閣滿字名多爾吉銜門中書兼司經局正字銜文華殿武英殿均設有中書以補繕寫阮葵生茶餘客話予辛巳夏直票籤九月即派入武英殿繕寶謝地球圖說　乾隆八年引　見中書胡寶瑔等十二員得

旨胡寶瑔涂逢震葛德潤愛必達六十七吳達善丁廷讓永世高誠吳日爌均著記名歸於現在記名人員內以御史用據此則中書可逕升御史茶餘客話雍正七年御史原定七品改爲正五品其由主事中行評博考選者爲正六品乾隆二十七年東巡釋菜　諭引傷官孔繼汾朕看其人尚可造就著加恩以內閣中書用已上並東華續錄翰林庶常內閣中書舍人遇尚書都御史分途抗行不避香祖筆記

內閣北牆下有楮封一株陳午亭先生愛之公事畢移書案坐其下焚香啜茗召中翰數人分札詠詩以爲常命爲鴻臚繪卷子曰楮窗圖茶餘客話已上皆內閣掌故彙記之

漢侍讀直房在中書直房右手侍讀及委署侍讀辦事處夏季則移往大堂壁懸摹龍麟附鳳翼六字白紙黑字字徑三尺不署款蒼勁中饒有姿媚爲廣永興書石刻在趙州栢林寺分二碑列東西壖見蔣苕生忠雅堂集

內閣大門外有坡陀十餘級其弟一級偏東石上有方孔長約二寸中邊皆赤雨後色尤鮮明相傳明末某駙馬遇流賊致命於此惜姓名不可攷

內閣大堂有泥硯一方相傳爲嚴分宜物胥役人等般弄無妨唯官僚切忌入手新到閣者前輩輒申誡焉

大學士協辦大學士到閣履新凡曾官中書者必先到中書直房少坐未歷中書則否

內閣日進本章皆例行事件然票擬稍誤輒奉　旨議處有樣本四冊非熟悉源委縱幡帋莫得其詳是在前輩之

口講指畫虛心旺受直不能躁氣用事也有口號云依樣葫蘆畫不難葫蘆變化有千端畫成依舊葫蘆樣要把葫蘆子細看司票擬久庶幾會悟斯言

籤支背面右邊下角署滿中書名左邊下角署漢中書名字以極小爲如式漢人姓名筆畫多者繕寫時殊形局促前輩有丁乃一姓名共祇五筆似專爲署名簽背而設

向來恭遇　覃恩各官請頒　誥軸其　制詞悉依舊文謄寫無庸譔擬甲午　萬壽　覃恩總稅務司赫德請頒　誥軸由典籍廳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其　制詞由該衙門派章京譔擬咨廳呈堂閱覈發交　誥敕房繕給此稍辦也

黃魯直因好潛山石牛洞泉石之勝自號山谷及謫涪州
別駕悅涪山水號涪翁又號涪皤旋黔州安置州有摩圍
山號摩圍老人（夷獠呼天爲圍以其高摩天也）魯直其初字也
元史呂思誠傳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活思誠憐其
貧令爲媒互人以養之核世俗稱居間作合人曰媒牙當
是媒互之誤謂參互彼此令議成也韓愈贈張籍詩交鶩
古㸦磴柳宗元夢歸賦㸦參差之白黑注㸦卽互字唐均
正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徐音㸦詩楚茨傳或
陳于互正義亦引周禮並誤作牙互㸦牙三字傳譌已久
史云媒互猶存古義（方言𢾺滯審也謣滯諟也吳越曰讁滯郭璞曰亦審諦牙見其意也牙見）
卽互見

果報前定二說不能相通執果報之說者善有善報惡有
惡報事在人爲執前定之說者爲善爲惡皆由前生注定
雖欲不爲不能夫天之於人注令爲善而以善報予之注
令爲惡而以惡報從之不亦多事矣乎若吾儒說理必無
是不通之論也
粵人呼玉次者爲菜玉謂色欠翡翠似菜色也粵中名勝
記南江縣北洋灘楊侍郎墓碑座是菜玉見存則二字亦
有本
高麗人詞李齊賢（元時人）益齋長短句一卷刻入粵雅堂叢
書朴誾擷秀集二卷孫愷似布衣（致爾）使還封達御前
衆香集載權貴妃詞三闋亦見愷似使草林下雅音異邦

尤爲僅見謁金門云真堪惜錦帳夜長虛擲挑盡銀燈情
脈脈揃龍無氣力　宮女聲停刀尺百和御香撲鼻簾捲
西宮窺夜色天青星欲滴踏莎行云時序頻移韶光難駐
柳花飛盡宮前樹朝來爲甚不鉤簾柳花正滿簾前路
春賞未闌春歸何遽問春歸向何方去有情海燕不同歸
呢喃獨伴春愁住臨江仙云花影重簾初睡起繡鞋著罷
慵移窺粧強把綠窗推隔花雙蝶散猶似夢初回　玉旨
傳宣呼女監親臨太液荷池爭將金彈打黃鸝樓臺淩萬
仞下有白雲飛
清異錄木匠總號運斤之藝又曰手民手貨今人但以刻
字匠爲手民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上下是卄字誤寫令橫又誤分兩
字（禮雜記釁甒衡賓見閻祭義見鄭以俠甒亦闕分爲二字也）丹徒陸君獻云貨殖乃
貨植也有土十畝卽無貧法見龔定盦己亥雜詩自注
漢書蘇武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注去收藏也金石錄
谷口銅甬銘跋劉原父守長安長安故都多古物原父好
奇皆購求臧去可爲顏注佐證
漢蔡湛碑陰載出錢人名有賤民議民爲它碑所未見按
議民殆卽今西國下議院議員之類
隋皇甫誕碑開皇中復爲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今人以比
部爲刑部別稱據碑則比刑各爲一曹也
晥本中如張珙之類自稱小生唐碧落碑跋引李陽冰自

述其書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稱小生始此

孔子子鯉字伯魚三十四世孫陳散騎常侍伯魚以遠祖字為名不以為嫌也

裝褾丹陽集作幖金石錄作標唐富平尉喬卿碣跋宣和癸卯中秋在東萊重易裝褾

唐開元寺僧殘碑石壓汶上吳長文參政家為收壓家壓石濫觴又學士高紳郎官趙竦先後壓欒毅論石則帖之類非碑也 已上七則斠金石錄札記

世知顏瘞歐肥不知蘇亦貴瘦雲自在龕壓雪浪盆銘大麥嶺題名舊拓本皆瘦甚精絕兩浙金石志云東坡諸題唯大麥嶺未經黨禁之摩鑱者尤可寶也大約雪浪盆亦在奪免之列其它各種則摩鑱之後又復刓鐫致癡肥失真矣

金僕散汝弼温泉風流子詞關中金石記稱其幽雨悽惋字画勁峭有如拱璧唯起調云三郎季少客風流夢繡嶺蠱瑤環則誤甚按唐元宗生於光宅二年乙酉而楊妃以天寶四年乙酉入宮元宗年已六十有一何得謂三郎年少耶

魏季詞說陶文毅軼事某年會試下第無力出都不干人亦無人能周之不得已鬻謝石之術於某胡同適近紀文達寓所文達出入習見之一日詢閽者以湖南舉人對命延入索閱其文亟賞之屬段館餘屋善眡之俾竢再試及

陶貴德紀甚時紀已逝則厚卹其諸孤兩家往還如族姓文毅公子少雲左文襄壻也文毅薨待紀氏如文毅不少衰文達兩曾孫某某以甘省刺牘官知縣則公子為言於文襄二紀自言不特未歷行陳竝未詣甘修謁紀之愛士陶之報德公子繼志可風世矣

陶左二公生平祗一面先是文毅謁段旋里道澧州適文襄以孝廉主澧講席州牧段講院設供張屬文襄撰楹帖有何日林泉重聘丰範云云自來疆吏諱言歸田人亦不敢頌禱是文毅則一見亟賞之與語甚浹旋別去不繼見文毅薨公子少雲才六齡夫人謀擇師於胡文忠文忠與文毅少同學長相善也文襄才品文忠深信之遂以薦於陶當是時陶氏丁單乏朞功彊近家事無小大悉以咨文襄其後兩家締姻出陶夫人意文襄自訂年譜言之綦詳髮逆之變曾文正督師江南饟糈奇絀不得已募捐各直省文毅官封疆廿年督兩江五年卲右為三楚冠非餉捐鉅資不足塞時望而不知其中乾也文襄則勾集陶氏房產券約罄所有納當道覈其數不逮五萬金事得釋而天下益知文毅之廉泊文襄薨則竝陶氏所有而無之孫孝同由翰林起家久之殊未列津要

尚書靈巖畢公撫陝孫淵如居莫府淵如素狂僚眾無所不狎侮眾積怒㩜遂之不即去則羣以去住要公公別館淵如精廬且加脩焉初淵如好治遊節署地嚴灑三商必

下鍵公日昏眂之淵如則夜踰垣出逮晨歸以爲常或詗以告公弗問也有稱公眞愛才者謙曰沅豈敢若先師文達其庶幾乎謂大司空江右裘公也

畢公待士優異尤膾炙人口者程魚門舍人晉芳往依公公勗以宜多讀書程以無力買書對公立嘑司閽人至諭曰今後程老爺買書所需必如數付給勿遲程因得博觀羣籍惜年不永未能副公厚斬也

炙硯瑣談載龔芝麓尙書軼事一則嘗女死設醮慈仁寺一士人寓僧寮僧倩作輓對集梵筴語曰既作女子身而無壽者相龔詢知作者即並載歸面試之時春聯盈几且作且書至溷廁聯云吟詩自昔稱三上作賦於中可十年

乃大咨賞許爲進取計久之以母老辭歸瀕行龔贈一匣緘意爲行李資發之則士人家書具云某年月日收銀若干益密遣人常餽遺無內顧憂久矣乃頓首謙依倚如初卒亦成其名向書姬人顧媚號橫波識局明拔通文史善畫蘭尙書疏財養士橫波實左右之青娥知己紅粉憐才當時廣廈中人何修得此

我戰錄桐城某著載將軍多隆阿戰績寫本未刻朱仲我說忘作者姓名矣

列子黃帝篇九淵張湛注云此九水名義見爾雅而汧水之潘爲淵注云音牽水之流行也桉爾雅汧出不流何處度題與矛盾耶

湯問篇韓娥鬻歌雍門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絕欐㦯作麗莊子梁欐可以衝城殷敬順曰皁梁也今人但云餘音繞梁不知下有欐字某說部引之謂繞梁爲樂器之名尤誤

童烏有二南齊書王蘊曰荅與童烏貴賤覺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荅蘊小字

董解元西廂金源院本也卷端題顧渚山樵點定夢鳳樓暖紅室刊校中多金時方言綴錄如左沒包彈宋包拯善彈人過譽人者因有沒包彈之諺鶻鴒卽胡伶聰明之謂淥老北人指眼大小猶言偌大九伯桉方以習通雅陳無已曰世人以癡爲几百愛日齋叢鈔言東坡亦用之鑊鐸喧鬧之意瞋子調侃啃地瞋一作阳鄧謂落㚒撐謂美掙搶郞撐字之義句云做爲掙百事搶鄧將軍日也啞你郞哄你

吅說文驚嘑也讀若讙徐鉉曰今俗別作喧非東坡南溪對雪詩獨自披榛尋履跡最先犯曉過朱橋誰憐破屋眠無處坐覺郵居語不吅誤作鬧用

涪翁有二漢書郭玉傳涪翁者左綿人肥遯不出姓名所居處爲漁父郵玉從之受易焉

舊拓五瑞圖黃龍下有一小龍在黃龍稍下右方五瑞圖有小龍者西狹頌必多字不易得也

魏司馬紹墓志乾隆二十年出土當時即爲韓姓所買轉入孫姓縣人欲贖歸不得乃重橅入石見孟縣志橅本欽之玄孫玄字留石癸酉遷塋塋誤作壟銘詞遥哉遠裔緬矣鴻胄胄字作平聲與下周流猷脩秋然叶

舊壓龔禮部己亥雜詩一卷曍後題云道光庚子夏鐫板
壓羽琌别墅詩刻加圈圈别有指與閱者所見迥殊卷耑
護葉有孔繡山（憲彝）手題絕句六首蓋定盦先生自刻初
印本當時寄貽孔君者可珍也孔詩弟五首云一家眷屬
神仙侶有女能文字阿辛莫愛南朝姜白石學耶才調自
驚人（元注君室頡雲夫人工書長女工詞近以次女許字兒子慶弟它日亦當能文也校頡雲夫人姓何氏阿辛後為先生己丑同年劉星房艮駒子媍雜詩自注云吾女阿辛書馮延己詞三闋日日誦之自言能識此詞之恉我竟不知也）
道光丙戌武進劉中受禮部（逢祿）分校春闈一浙江卷一
湖南卷薦而不售賦兩生行哀之龔魏（默深）兩先生齊名始
此

己丑春闈同考王編修（植）閱龔卷至弟三藝小講以為怪
大噱不止隔房温平叔侍郎聞之為言此浙江卷必龔定
盦也迺薦獲售彼珊先生視余是科弟十房（即王植房）同門錄
得讀先生闈作首次藝氣格醇腴不骫時文程度孟藝小
講亦不甚怪（夏日校至小民親於下小講云昔者三代之制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小學學六書九數而已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詩弟四均尤渾雅可誦（春色先從草際歸得歸字句云山山名遠志入縵戀甚篤）蓋在先生猶為俛就範圍矣先生一字愛吾
七月初五日生與鄭康成同日（先生以乾隆壬子生於杭州馬坡巷）
婕妤妾趙玉印以宋拓化度寺碑相易又媵以五百金得
之絕珍祕擬在崑山縣玉山造閣三層名之曰寶燕此印
後歸嶺南潘氏（仕成）海山仙館同治初潘氏籍没遂不可

究詰矣
唐人石刻無量壽經俗本金石錄目作無量壽佛經攷內
典以慧而覺者曰熾盛光以文而覺者曰無量壽則無量
壽自有誼何庸臆增佛字耶
宋姚寬云（西溪叢話）唐初功臣圖形淩煙閣而河間元王孝恭
段志玄二碑乃作戢武閣豈淩煙先名戢武而後改之耶
桉玉海載唐實錄大宗與公卿讌太上皇於戢武殿置酒
為歡乙夜放散賜帛有差明日復置酒淩煙閣殆淩煙閣
與戢武殿相接故亦稱戢武閣非先名戢武後改淩煙也
玉海有二南史張融傳自名其集曰玉海褚彥回問其故
融云玉以比德海崇上善耳孫遜平章事制（失名）張融高文

聚為玉海孫綽丽賦擲作金聲
方言有適合正音者蘇州嘑骰子為投子集均骰徒矦切
音頭吾粵嘑正午為賞午即晌午也篇海晌始兩切音賞
嘑骰子為色子桉骰子一名瓊㚖色㚖之轉又綁四著色
也
奇字可入詩者頞烏沒切温入聲納頭水中也皮日休詩
學海正狂波子頭向水頞弓徐銷音嘑慼切龔定盦詩三
秋不竇夫容弓九月猶開窅窳花桉童子初級聲律學欲
求平側無誤必須熟調五聲温（陰平）文（陽平）穩（上）問（去）頞（入）是
也此云烏沒切温入聲極合調五聲法
瑪拉特文清（松筠）乾隆五十年奉命赴庫倫辦俄羅斯

市易事明年會庫倫巡兵出巡被殺公檄俄人縛送殺兵者斬於界以徇阮文達督粵時夷船在黃浦殺人公嚴飭洋商必得兇犯乃已商不能芘犯乃自刎有擊死民婦者亦予絞淩抵罪兩公事若合符節以迄於今幾百年內外耳因校續碑傳集記此不能無感

文清有門生四人皆名士不甚顯達者陽湖李兆洛荆溪周濟秀水王良士涇包世臣

漢儒之學如治田得米宋儒之學如炊米爲飯無偏重也翁文端心存語告陳澧澧譔文端神道碑坿箸之

潘文恭世恩有女五汪學源汪嘉森汪檉汪嘉梓汪德英其壻也五女歸一姓僅見

閨秀楊慧林字雲友號林下風杭州人工詩善畫見魯駿宋元以來畫人姓氏錄校唐時女冠多三字名字閨閣中殊僅見

薛浪語集和錢都官詩道學從初小況雄文光萬丈吐長虹況雄似人姓名惜無佐證不可攷

均會取要云況湟通用亦無佐證不知直翁所本

明永樂時朝鼓敝欲更換禮部行文淮安府造鼓送京師諸胥措詞不成語郎中況鍾方在部易之曰緊繃密靪鞓兩同聲衆稱善見茶餘客話卷二十二

蘇州閶門外楊樹灣有況太守衣冠墓

江朝宗父本細販而喜書聲生朝宗專使讀書從師高某至十歲高力辭曰無以爲教也俾改師況素桐以成其業見金偉軍鼇金陵待徵錄素桐事行未詳當是績學之士

人知靈均有姊不知其有二女薛浪語集二女篇序云天聖中韓魏公居所生髮從其兄琚守齊安郎安國寺西廡爲書堂以居恆有二女子夜至衣冠高古容裝而甚公恬不以爲怪及去二女告曰妾非人亦非仙人鬼魅遊處再歲而言不及亂公德士也行矣即推此澤天下走讀齊安記屈原之死二女孝慈亦於此投江故武昌郡人以五月五日競渡投角黍迎神舟上二女非仙人鬼魅豈靈均二子之精爽耶不然何知人如此之明而後先居者莫之能見爲作二女篇此說甚新它書所未見也

古詩賑賑不得語宋詞賑斷字作脈誤

余前記一說謂廣書上下字是卝字誤橫又誤分兩字茲復得一佐證魏孝文弔比干墓文執垂益而談卝兮交亙朋而慮苦言執垂益則卝字是合上下字無疑特未詳其音義耳高貞碑亦有卝字孫淵如釋作弄

弔比干文終或己以貽戾或戢己妲己殷入倘質女子亦以干支命名妲者通稱不妨冉言己也宋時以妲爲女伶之名武林舊事雜劇段數有雙賣妲老姑遺妲舞隊段數有粗妲細妲等目後省作旦遂爲男伶餙女者之稱妲本有旦音廣均集均竝得案切今江南呼少女役於人者曰妲子

余前記定盦先生壓飛燕玉印事閱姚氏衡寒秀草堂筆

記與余所記微有異同印以羊脂玉爲之盤鳳紐爲余所
未詳定盦以宋拓化度寺碑易之姚作夏承碑此印後歸
潘仕成姚云潘德輿又云傳爲某僞作以紿定盦余曾於
雲自在龕見鈐本精絕洩其非贗品也
昭君青冢在歸化城外上覆古柳前有石虎一背刻青冢
二字匈奴尚書有榻本與青冢圖黃尊古画王石谷跋王昊廬詩共裝一
軸真書峻整歐虞之前模也青字徑二寸四分冢字徑一寸六分
漢太官壺銘太官銅鍾容一斛薛尚功跋云此器體類壺
而銘曰鍾字書鍾字从金从重以止爲體蓋飲無節則流
而生禍所以銘鍾者欲其止而不流也蓋壺以取形鍾以
示戒故說文以鍾爲酒器其義如之桉金石錄周陽家鍾

銘跋云石鐘銘歐陽公家其器壺也銘云畔邑家令周
陽家金鐘容十斗鐘鍾古字通用此銘爲漢器所本竝器
壺而銘鐘或古時壺可稱鐘耳說文以鍾爲酒器恐別是
一物吾粵語即呼酒杯稍大而深者爲酒鍾 薛氏以止示戒之說亦近鑿
陶隱居墓志陸偓譔見寶刻類編嚴氏觀江甯金石記入
待訪目名勝記黃魯直跋王荊公書云熙甯中金陵丹陽
之閒有盜發冢得隱起磚於冢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蓋
陶隱居墓也其文高妙荊公常誦之因書天慶觀齋房壁
間黃冠遂以入石據此則隱居墓志係甎刻陽文其石刻
者係荊公書皆當入江甯金石待訪目未知是否即陸偓
所譔文耳

醻酢之酢當用醋說文客酌主人也儀禮特牲饋食禮祝酌受尸尸醋主人醻醋之醋
當用酢說文醶也徐曰今人以此爲酬酢字反以醋爲酢字時俗相承之變也隋書酷吏傳甯飲三升酢不
見崔弘度二字宋已後互誤元吾邱衍閒居錄辨證甚詳撰訓擇周禮夏官大司馬羣
吏撰車徒禮內則栗曰撰之疏數數作揀撰省視之唐鄧旻彭州馬湖記陶奇撰幽不乏心匠劉中山集賀遷獻器
二祖表撰日展儀考祥視履高陵令劉石退愛碑乃碑太常撰日京兆下其符今人作譔用誤鶴銘
華陽真逸譔本山重刻譌作撰見張弨瘞鶴銘辨日本和文書醋皆作酢擇皆作
撰是吾中國古誼閒存於彼者
檢點字宋人作點檢高麗國朝寶鑑宦者金師幸啟曰尚
衣院人物在西北者率多脫漏乞差人點檢亦異邦文字
之近古者
易安居士三十一歲照立軸藏諸城某氏諸城古東武明誠

鄉里也余與半唐各得橅本易安手幽蘭一枝半唐所藏改画菊花
右方政和甲午德父題辭清麗其詞端莊其品歸去來兮真堪偕隱左方吳寬
李澄中各題七絕一首桉沈匏廬先生濤瑟榭叢談長白
普次雲太守俊出所藏元人画易安小照索題余爲賦二
絕句云云未知即此本否易安別有荼蘼春去小影
易安照初臨本諸城王竹吾前輩志修舊藏竹吾又蓄一
奇石高五尺𤫊瓏透豁上有雲巢二分書下刻辛卯九月
德父易安同記見賓王氏仍園竹中辛卯政和元年是年
易安二十八歲
容若自言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爲詩詞命名之指見張見
陽純修飲水詩詞序桉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道明禪師會

盧行者語見五燈會元又見蘄州法演禪師章次
彌勒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見百千萬億樓閣一
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竝一善財而立其前自是粱
份詞名所本湘煙錄詩源指訣李覯作百年歌王禔請其
法觀彈指曰遺子爪甲清塵庶幾文思有加此又一說
毛西河姬名曼殊厲太鴻姬名月上皆用佛語五燈會元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遙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
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又尼靜照字月上宛平人曹氏女泰昌時選入宮在掖庭二十五年作宮詞百首崇禎甲申祝髮為尼
五燈會元一書筆情延古無隻字涉塵濁此其所以佳也
中多唐宋人方言及故訓雋字其精言玄指綜搭豁露者

尤為博通乘典之階梯余校是書竟輯五燈博聞若干卷
卻於文字名言外了無所得𧗽用慚怍已上三則已下二十六則竝校宋本
五燈會元札記
是書凡二十卷前有淳祐壬子住山普濟寶祐改元通庵王槦兩序每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匠伯良衡助覲鈞序等字竝鋟筆每卷尚有東京溜池靈南街弟六號讀杜草堂主人寺田盛業印記又有薩摩國鹿兒島郡寺田盛業豎書記日本書也某君遊歷得之帳轉歸貴池劉氏景鉞絕精昔琴河蕭申林女史姝重刻法苑珠林閣捐資人各一卷列名卷末今劉氏刻是書亦援閩事兼祇集貲門內不外募不列名校五燈云者釋道原景德傳燈錄駙馬都尉李遵勗天聖廣燈錄釋惟白建中靖國續燈錄釋道明聯燈會要釋正受普燈錄五種是也會元卷尾有安吉州武康縣崇仁鄉禺山里正信弟子沈淨明跋略云切見禪宗語要具在五燈一帙浩繁煩難兼閱謹就景德靈隱禪寺命諸禪人集成一書名曰五燈會元以便觀覽寶祐元年正月旦日跋後又有貞治馬兒年正月望日妙喜庵主圓月偈勸募緣重刊是書寫蹟一葉有云湖州武康沈淨明刻梓置之靈隱山知此書版宋時感於靈隱貞治為日本後光嚴年號當元至正年間元以牛兒馬兒等字紀年日本亦昉用之當是聲氣始通

通已
四庫全書總目五燈會元內府藏本提要云宋釋普濟字大川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書目元刊本亦云普濟撰校宋本王槦序云慧明首座萃五燈為一集則撰人實名慧明非作序之普濟當是內府本及瞿本竝沿槦序耳
達磨寓嵩山少林神光二祖初名往彼參承祖常面壁莫聞誨
勵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
過膝此與宋儒程門立雪事相類
扣仌澡先古佛初以講說為衆所歸乘謁雪峯攜鳧茈一
包醬一器獻之按爾雅釋草芍鳧茈即勃臍也郭注生下
田苗似龍鬚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齊民要術引樊光
注云澤草可食也皆指今勃臍而言鳧勃聲之轉茈臍聲
相近李時珍云鳧喜食之故名近鑿後漢書劉玄傳人掘鳧茨而食茈作茨

舍利一作設利扣仌佛章次已下凡二十餘見
舍利者僧滅後闍維得之亦有於見存之僧而得其舍利
者衢州烏巨開明禪師章次云侍郎慎公鎮信安覆師之
道命僧守榮詰其定相師嘗入定石龕經歲無恙師不與辨榮意輕之
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
愆亦獲舍利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
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
及述偈讚寶器供具千計
王書院講席者應改稱院長不得稱山長有　諭旨見東
華錄潭州雲巖曇晟禪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溈山來曰
在彼得多少時曰粗經冬夏曰恁麼即成山長也據此則

是僧住山久者之稱起自唐時亦已古矣

釋宗曰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道者曰宅化天中但聞語聲或聞香氣即爲究竟不待瞻眎吾儒曰人心惟危心尙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語葉調生吹網錄命名本此

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對又溫州瑞鹿遇安禪師開堂示衆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祇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尙云猶如寱事寱語一般且道據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龔定盦己亥雜詩寱語本此

潞府妙勝臻禪師僧問金粟如來爲甚麼卻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雪山北閩秀吳蘋香（藻）詞名香南雪北本此

鎮州普化和尙咸通初將示滅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衆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校青烏不作青烏此又一證

棠塾昉格書上大人孔夫子斯語唐已有之陳尊宿（唐僖宗時人）章次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丘乙已改次句避聖諱不知始自何時全文八句又見淨空居士郭祥正章次（佳作人人作仁）則宋時猶未改（尊崇孔子至元而極改避聖諱當自元始）昔人謂是孔聖寄父書又以自稱夫子爲疑得此兩證知元文本自稱名可以圓其說矣

東坡抵荊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當擬抑之即微服求見泉問尊官高姓公曰姓秤乃秤天下長老底秤泉喝曰且道這一喝重多少公無對此事甚新而僞它書未之見也

莊子齊物論郭注是猶對牛鼓簧耳當即諺語對牛彈琴所本婺州承天惟簡禪師僧問開口即失閉口即喪未審如何說師曰舌頭無骨僧曰不會師曰對牛彈琴然則諺語亦已古矣

禪門訶綺語亦有以綺語說禪者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見昭覺克勤禪師章次佯走乍羞偷眼覷竹門斜掩半枝花見雲居德會禪師章次

文公以諫迎佛骨左官潮海迺抵潮後謁靈山大顛禪師信印臻至一人之身相去未久何遽矛盾乃爾大顛章次云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尙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如右云云或半出緇

流漢餕未可知耳
外國稱中華爲支那見法苑珠林淨飯王太子說六十四
種書中有支那國書注即此大唐國又宋史天竺國表伏
願支那皇帝校五燈會元千歲寶掌和尙中印度人魏晉間東
遊此土迄唐貞觀十五年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
道人遊之句支那字入詩始此又自從靈鷲分燈後直至
支那耀古今見潭州石霜慈明禪師章次又五天一隻蓬
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見明州瑞巖石窗禪師章次
五角六張一作四角瑞州大愚守芝禪師問如何是爲人
一句師曰四角六張曰意旨如何師曰八凹九凸
洪容齋云今人以冬至爲書雲至用之於表啟雖前輩或
不細攷然皆非也乃至禪門舉唱亦喜用之明州光孝了
堂禪師上堂云羣陰消剝盡來日是書雲舒州龍門清遠
禪師章次亦有書雲前一日語
某甲某乚近人小說以稱失記姓名人唐宋人則以某甲
自稱道明禪師答盧行者即六祖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
省自己面目此緇流自稱某甲也法華志言大士章次國
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
未會此常人自稱某甲也襄州龐蘊居士有女名靈照常
鬻竹漉籬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曰
某甲相扶又李行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此媍女自稱
某甲也

厙始夜切音舍廣均姓也出姓苑今台括有之字書無它訓後
人譌作庫王文簡池北偶談辨之甚詳唐宋人有竟作舍
用者趙州從諗禪師僧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
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厙
奴甚處是揀擇又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問如何是諸佛師
師喝曰田厙兒又潭州雲蓋智本禪師上堂說偈畢喝一
喝云田厙奴又平江虎丘紹隆禪師僧問如何是賓中賓
師曰你是田厙奴從諗道膺唐人智本紹隆宋人
杓卜聽虛聲孰睡饒讕語見汝州風穴延沼禪師章次吾
粵鄉俗每歲除夕鏡聽先以釜盛水置飯杓水上似杓柄
所指襄鏡如市禁言語及回顧以首先所聞人語卜來歲
休咎即古人杓卜遺灋也
市駔輕脫吳語謂之滑頭斯語自古有之澧州靈巖仲安
禪師往見五祖通法眷書祖曰書裏說甚麼師曰文彩已
彰曰畢竟說甚麼師曰當陽揮寶劍曰近前來這裏不識
幾箇字師曰莫詐敗祖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向曾在和
尙會下祖曰怪得恁麼滑頭
船子和尙偈云別人祇看采芙蓉香氣長黏繞指風兩岸
映一船紅何曾解染得虛空漁歌子也法常首座漁父詞
云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
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　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
豐干虎而今忘卻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漁家

責抄肆 冊 95%版

傚也可入宋詞總集又酉余師子禪師偈云春風觸目百花開公子王孫日日醺醺醉唯有殿前陳朝檜不入時人意亦天然長短句

唐羅隱詩可中用作鸞鸖被可中恰宜也宋人亦用之可中爲道似地擎山應物現形如驢覷井福州雪峯思慧禪師語

肩笷峭㞜乘輿而行楚州勝因戲魚禪師語峭字活用猶言緊著五燈雅訓斯類甚夥

蕙風簃隨筆卷弟二

十娛斠字

蕙風簃二筆卷弟一　臨桂況周儀阮堪記

咸豐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克復安慶部署甫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訪遺書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遺書既復江甯開書局於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讎經史政暇則肩輿經過談論移時而去住冶城者有南匯張文虎海甯李善蘭唐仁壽德清戴望儀徵劉壽曾寶應劉恭冕此江南官書局之俶落也王頌蔚題書庫抱殘圖云湘鄉相公老開府手埽凶欃扶日月邵亭兀兀求遺書四部先刊甲與乙朱孔彰曾祠百詠云劫歷紅羊失五車濃香班馬選棃初欲將節義風天下先刻船山百卷書落花碧草冶城東丞相車來訪侍中漢代經生都老去春光宋宋日華宮

劉賓客詩與歌者何戡云二十餘年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唯有何戡在更與殷勤唱渭城與歌者米嘉榮云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榮近來時世輕先輩好染髭鬚事後生何戡事近人常用之罕有知米嘉榮者詞人用紅簫事以姜白石侍兒小紅善吹簫也劉賓客和竇夔州見寄寒食日憶故姬小紅吹笙詩云鸞聲窈眇管參差清韻初調眾樂隨幽院妝成花下弄高樓月好夜吹時忽驚暮槿飄零盡唯有朝雲夢想期聞道今年寒食日東山舊路獨行遲則是紅簫之前又有紅笙矣

西藏燈具狀如弓靴俗傳為唐公主履見衛藏圖識（馬揚盛繩祖輯）[illegible]世謂纖足始於南唐據此則唐時已有之作俑者非蓮峯居士矣但未知圖識何所本耳

古石刻紀年之異者單閼作蟬嫣麟鳳瑞象圖銘龍起蟬嫣（丹陽任）甲辰作甲龍趙與謜雲龍風虎四大字濇祐甲龍（宜興王朝用）歲名上冠爾雅字重修天安寺記至元三年爾雅柔兆攝提格（部陽）以萬千二字平列代年字善公和尚塔幢至正十五（萬千）歲次乙未（曲陽）紀月之異者韓敕造孔廟禮器碑霜月之靈（校霜月即爾雅相月或以為九月謂九月肅霜非是古文通段有省有增鷞之鷞作鸘省也相月之相作霜增也謝靈運山居賦鳥則鵾鴻鶂鷞自注鷞音相唐公之馬與此鳥色同故謂為鷞作左傳）劉德淵等鵲山謁神應王廟詩中統壬戌春三閏月（邢台）寶集寺沙門口口造陀羅尼經幢乾統三年正月小（大興）封龍山頌延熹七年月紀豕韋（元氏）范陽張公先塋碑月建閏如（涿州）重修聖象法堂記月在仲如（元氏）析城山禱雨感應記至正辛丑月正南宮（鳳臺）重修治平寺樓閣記至正五年菊月（甘肅）閏月作潤月孟惠珍卅人造象天平四年潤九月劉呂龍造象開元廿三年潤拾月（完縣）會善寺岑法師塔銘元和五年潤正月（登封）（校宋元碑閏月作潤者多不具載）鄭城詩並題名紹興辛未後四月梁公石塔實錄記大定十一年辛秋七月（房山）紀日之異者禮器碑皇極之日（五日也）趙與謜雲龍風虎字季春圓日眉山李壁等題名慶元三年狗日（大足釣魚山）栖雲虛靜真人壽宮記至元二十年季春祥日（登封）元巖翟子塋題名重午休務日洑波巖劉鎡等題名政和丁酉絕煙節碧虛亭龍躍等題名紹興丙辰上九日𧇊龍巖趙悅道

等題名嘉泰甲子月夕前七日（臨桂）廣福禪院經界寺基
圖並記淳祐壬子四月結制日（無錫）景教流行碑建中二年
太簇月七日大雅森文日靈巖寺讓公道行碑至正元年
仲冬新復日（長洲）吳克舒石魚題名紹興癸酉書雲日（涪州）移
刺森驪山有感詩承安稽維協洽書雲後七日（臨濟）顧瑞履
等題名淳祐六年二月中元（英德）玉皇宮四帝御押宣和乙
巳重六日（博山）沙門國威造陀羅尼經幢長慶甲辰十月蓂
落十二葉（永壽）劉振玘造陀羅尼經幢光啟四年月當姑洗
蓂虧十有二葉（固安）度公造真言幢正隆元年二月蓂生十
二葉（房山）孝行村記大定己酉孟冬蓂芳九葉（費縣）贅窟二大
字大定廿二年春八十日（定州）鼎寶子碑太亨四年四月上

怖（南甯）碧落洞鄭介夫等題名元祐丙寅五月中沐（英德）碧玉
洞陳瑛題名嘉泰三月下澣七日（長汀）紀時之異者劉思益
思蜀造陀羅尼經幢天德二年五月四日統時（淶水）許延蜜
造陀羅尼真言幢統和廿八年七月九日晨時又丙寅作
丙演見萬歲通天二年馮善廓造浮圖銘戊辰作戊晨見
宣和七年王士宗造破地獄真言幢壬午作任午見咸雍
七年李晟爲父母造陀羅尼經幢
賜賀蘭栖真敕書幷賜序碑大中天聖九年歲次辛未孟
冬月桉即仁宗天聖九年也宋朝四字年號祇有太平興
國大中祥符此云大中天聖史冊所未載也
夫容敏爲亡母造象證聖元年二月五日夫容即芙蓉本

字此姓絕豔異
口州參軍辛仲連妻盧八郎墓刻長安二年女人男名僅
見
紹熙沽酉肩山張德固等題名（宜賓翁巖）涪酒匠劉七翁題名
泰和元年（長清）沽曹酒匠天然對偶（湧金鈕盤王麟獻張貴男李富娘游基亦佳對）
臨桂伏波巖題名乙未元日端臣雙遊（姓李崇甯閒人見雄山題名）見
名勝志雙遊獨遊也
廣利禪寺四大字黃山谷篆書無爲學宮真宗御製文宣
王贊宣和乙酉米元章篆書二公篆書世不多見
重修飛英舍利塔記延祐六年趙孟籲正書並篆額（歸安）當
是松雪弟行也（孟籲字子俊文敏弟官至知州畫人物花鳥頗佳見畫史會要）

隨園女弟子湖樓請業圖冊一卷一冊繪十三女弟子小
象人各一葉感崑山李菊農傳元家余未之見卷則長幀
布景者也感貴池劉氏聚學軒丙午開歲余從假觀庋慧
風移逾半月王文治題首婁東尤詔寫照海陽汪恭製圖
隨園序云乾隆壬子三月余寓西湖寶石山莊一時吳會
女弟子各以詩來受業旋屬尤汪二君爲寫圖布景而余
爲志姓名於後以當陶貞白真靈位業之圖其在柳下姊
妹偕行者湖樓主人孫令宜臬使之二女雲鳳雲鶴也正
坐撫琴者已卯經魁孫原湘之妻席佩蘭也其旁側坐者
相國徐文穆公之女孫裕馨也手折蘭者皖江巡撫汪又
新之女纘祖也執筆題芭蕉者汪秋御明經之女妕也稚

女倚其肩而立者吳江李甯人臬使之外孫女嚴蕊珠也憑几拈豪若有所思者松江廖古檀明府之女雲錦也把卷對坐者太倉孝子金瑚之室張玉珍也隅坐於几旁者虞山屈婉仙也倚竹而立者蔣少司農戟門公之女孫金寶也執團扇者姓金名逸字纖纖吳下陳竹士秀才之妻也持釣竿而山遮其身者京江鮑雅堂郎中之妹名之蕙字芷香張可齋詩人之室也十三人外侍老人側而攜其兒者吾家姪婦戴蘭英也兒名恩官諸人各有詩集現付梓人嘉慶元年二月花朝日隨園老人書時年八十有二印袁枚白文己未翰林朱文隨園親筆白文又序云乙卯春余再到湖樓重修詩會不料徐金二女都已仙去為妻

然者久之幸問字者又來三人前次画圖不能羼入乃托老友崔君為補小圖於後皆就其家寫真而得其手折桃花者劉霞裳秀才之室曹次卿也其飄帶佩蘭而立者句曲女史駱綺蘭也披紅襜褕而若與之言者福建方伯錢沙先生之季女錢林也皆工於吟詠綺蘭有聽秋軒詩集行世余為之序清明前三日袁枚再書印隨園主人白文花裏神仙朱文此印先誤用橫後改捺正題詞最三十一家再題者一家熊枚謙山七絕曾燠七絕五王昶七絕四胡森七絕九擬小遊仙體俞國鑑七古吳蔚光七絕五慶霖晴村七律張雲璈七古王文治七絕劉熙七古王鳴盛七絕二康愷七絕李廷敬七絕二董洵七絕二歸懋儀七律四梁同書七絕二郭

堃七古蔣圖七絕二成策七絕四安盛額七絕二張溥七絕吳瓊仙珊瑚七絕嚴蕊珠七律二姪婦王蕙芳七絕四吳瓊仙再題七絕四席佩蘭七絕五姪女淑芳七絕八戴蘭英七古徐燦仙呂道情一闋陳廷慶七律錢大昕七絕二沈文淵小湘七絕四丙申購圖題弁誌後有錢元章等觀款郁熙灝購圖題記咸豐乙卯慶霖詩云紛紛都是埽眉才境過聊將往事諳白髮傳經人縱老紅妝問字例誰開春歸蓉館千花擁泪下銅仙一箇催知否披圖憐宋玉雌風無復到蘭臺王文治詩云賓石山莊啟絳帷春波十里漾琉璃逃禪倦客真僥倖親見湖樓問業時自注壬子三月先生修詩會之日治訪先生於湖樓孫雲鳳雲鶴治同年春巖臬使之女也以年家禮相見先生因並命諸弟子皆出拜焉席佩蘭詩云賓

石山莊靠鏡湖人間清絕一方壺十年枉作西泠夢早已全身入画圖先生端坐彩豪揮爭捧瑤箋問絳帷中有彈琴人似我數來剛好十三徽選刻新詩昉玉臺卷中人各手親裁白家老嫗康成婢未許窺覘入座來老壽翁須過百齡果然位業是真靈願同伏勝傳經例一个門生授一經後來居上亦何嫌廿六人終取格嚴恰比十三行玉版誰家副本又新添袁淑芳詩序云嘉慶元年十一月九日隨園伯父來眂淑芳並拜麝餅螺丸之賜時出十三女弟子圖命題勉成八絕錄求誨正不扶鳩杖不乘船步訪深閨日午天贏得癡兒與嬌女爭先出戶看神仙圖集閨中賦茗才轉因鄭重不輕開水沈一貼剛分與鵲尾金鑪手

蒸來此事推袁得未曾詩禪仙女玉傳燈嗤它一箇徐都講猶自編詩詫友朋自注西河集卅稱徐昭華詩 詠絮多慚謝女才它時內集定教陪學吟畢竟從姑好二妹詩中認體裁雲璈一隊會羣仙桃李春風別樣妍只恐湖頭西子妒遊生挪不二千年蟠九只賜女門人間說隨園例可循閨友莫嫌今破例元須讓我數家珍畫圖才卷又重開白髮紅妝細認來抃著它年遊寶石一花一草一徘徊請業重圖後十三侍公容我蝨其間詩壇若準宗盟例同姓人應作領班兩圖最十七人以孫雲鶴嚴蕊珠金逸戴蘭英詩筆為最清雲鶴旺雨樓詞世尠傳本曩歲辛卯余客羊城假方氏碧琳瑯館藏本迻鈔後乃盛傳吳下風格在秋水莊盤珠寥影鐵闕之閒 請業圖雲自在龕有臨本悉依元圖寫真衣服妃色花石渲染澹濃延畓無鬫髮殊傳世久遠殆能亂真矣

楊盈川序王子安文集云薛令言朝右文宗託末契而推一變盧照鄰人間才傑覽清規而輟九知所謂九知者蓋用漢書九變復貫知言之選之語也其見推許若是而云愧在盧前恥居王後何耶

江甯方言風音同分最為近古詩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是其證也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亦爲句叶也楊升菴云風古字孚金切詩騷均可據 雲夢周禮作雲瞢逢蒙史記作逢門尤為風分通叶之確證 周禮秋官士師注辯讀為風別之別下文傅別注亦同風別即分別則是風分二字竟可通用不雅風讀若分矣

穆宗朝榮文忠直內務府一日 上命提庫儲五百兩購木瓜文忠奏各宮陳設木瓜所司悉已供進即欲添購何須如許鉅款 上怒曰汝盛查我用耶文忠碰頭奏內府度支出入豪釐須記帳籍未便無名提撥也 上為之霽顏竟寢成命

庚申五月考選南齋翰林 命題擬鮑明遠數詩即云一身化關西二年從車駕者是也時順德尚書亦與試竟無人能記誦元詩者

內閣公事向例由侍讀持至朝房呈堂畫諾侍讀立呈中堂亦立而畫諾 軍機中堂非畫不可其不兼軍機者適在朝房則畫不在則闕如可也

畫諾均用花押堂官押形方而闊司官押形長而狹

內閣繕寫簽支左邊一行 國書右邊一行漢字字徑三分即恭擬之諭旨 中間一行滿漢合璧亦左 國書右漢字字徑二分衙門名及月日事由 背面右下角滿中書名左下角漢中書名即繕簽者 蠅頭細楷才徑分許若姓名筆畫繁畓頗以為苦昔有中書丁姓更名乃一姓名共祇五筆取其便於繕簽也壬辰癸巳間某日 上披覽本章一簽偶稍觸損 命侍臣依式更換 國書敕奏事處繕寫漢字則 御書大

小均如式蓋尙未呈　慈鑒也簽下閣臣見紙字均巽
後乃恭悉係　特旨更換者是日繕錄漢中書爲陳再廉
湖北宜都人東華綾被宸翰書名一時傳爲佳話而　聖躬孝
謹亦精窺於萬一足令薄海同欽矣　御書昉歐陽詢峻
整端勁每於欽奉硃發時敬謹瞻仰欣幸無極

列子黃帝篇因以爲茅靡莊子應帝王篇作弟靡古無第
字弟卽第也第與茅通鄭恆墓志私第作私茅唐人用字
猶近古也戰國策秦固有懷茅邢邱史記作懷地當是本
作懷弟音同致誤耳第又通茨儀禮既夕禮第爲茨埤雅
引列子茅靡作弟靡弟讀如稊詩言荑荑稊荑也月令靡
草故知頹靡義通未詳何本弟弟亦形近

玉女投壺每投十枝百二十梟設有入不出者天帝爲之
磬嘘梟一作嬌楊大年詩書題枉是藏三尺壺矢誰同賽
百嬌謝無逸詞雙粲枕百嬌壺升庵外集甲辰四月晤半唐揚
州半唐問余嬌馬二字之誼未能畣也今知殆卽梟馬耳
借不能起半唐商定是否又玉臺新詠序雖復投壺玉女
爲歡盡於百驍驍卽馬也唐張琮碑未嘗富貴嬌人驕作嬌然則嬌馬卽驕馬耳

史記孟嘗君傳曰文卒諡曰孟嘗君惲子居云諡法無嘗
義亦無孟義國策靖郭孟嘗皆生前號也孟與嘗地名大雲山房雜記
方密之云呂覽商文與吳起語相事史記作相田文
與吳起語漸子謂孟嘗封於商愚謂嘗商音近相借通雅方
氏之說可補惲所未葡

麻日建除之名見於古史書者高貴鄉公集載自敘始生
禎祥曰惟正始二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
生漢書王莽傳以戊辰直定御王冠卽眞天子位師古曰
建除之次其日直定

嚴鐵橋釣臺詩云天子牀中天象成羊裘脫卻又歸耕客
星不是蜚熊兆渭水桐江一樣清自注張紫瀾云先生就
徵會遭星變浸意歸耕前人都作兀暴語非事實也客星
有五見皆不祥況犯帝座觀開元占經乾象通鑑自明湊
揚藻蠡酌編云中興天文志客星有三曰老子曰國皇曰
温星老子一星休咎半之國皇温星皆爲咎徵韓昌黎謂
百越之地其次星紀其星牽牛故漢獻帝永建六年十二

月壬申客星出牽牛于時士燮保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
民得安生其殆老子星歟觀象玩占謂客星非常之星其
出無時其居無定寓于星辰之閒加客故謂客星太公陰
謀曰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世稱嚴子陵
足加帝腹占者謂客星犯帝座攷通鑑子陵就徵在建武
五年是歲後漢書紀志皆不載客星事至建武三十一年
有客星餘二尺許西南行明年中元元年二月二十二日
在輿鬼東凡六尺占曰死喪二年二月帝崩此又國皇温
星之類歟據此則客星之出亦尙有辨但不祥者多子陵
客星事不見於史不爲災故不書耳柳氏舊聞開元中張
說恩寵無比肅宗與說二子均垍如親戚兄弟杜詩贈張

四學士云宮中漢客星言坩與肅宗爲布衣交如子陵之於光武是亦以客星爲佳話矣

以地名名船中國古亦有之三國志吳主傳弟二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曰長安

複姓單舉下一字如干木馬長卿之類大都後人稱前人則然蜀主謂諸葛公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同時人如此稱殊僅見

唐張允碑口口口之陰謀僻左工之微婉姓左工耶抑名之下一字從略耶

江甯有察戰巷金偉軍云察戰官名見建康實錄（金陵待徵錄）桉三國志使察戰到交阯調孔雀大豬注察戰吳官名今

楊都有察戰巷（大豬象也）

李文鳳月山叢談云天下十三省俗皆有號如陝西曰豹山西曰瓜山東曰縢河南曰鱸蘇浙曰鹽豆江西曰臘雞福建曰獺四川曰鼠湖廣曰乾魚兩廣曰蛇雲貴曰象各以是相嘲莫知所始桉三國志陳思王傳植上疏云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鼲鼬讙譁於林木謂吳蜀也則斯語由來舊矣

勤直公（昇寅）戈壁道中竹枝詞皮冠冬夏總無殊皮帶皮鞾潤酪酥也學都門時樣子見人先遞鼻煙壺趙撝叔勇廬閒詰甄錄鼻煙事極蒱此詩未載　江都蔣超伯南漘楛語淇稚存先生七招自注云菸草一種百年來盛行近

複尙鼻煙皆刳玉爲瓶精者至穴大珠爲之又杭大宗嶰谷馬君傳君迎　駕江壖壘蒙恩賚賜　御書石刻貂緞荷包鼻煙壺等物則鼻煙之起當在乾隆之初是物最難麼弆東坡寄周安孺茶詩云苦畏梅潤侵煖須人氣燠又若廉夫心難將微藏漬似爲鼻煙詠也此條亦可補趙所未蒱

荀卿名況漢書刑罰志作字況而藝文志及楚元王傳則亦云名況也

祝鏡颿侍讀繪宸園紅藥圖李榕園都轉有詩竝懸直廬壁閒見方子嚴（濬師）退一步齋詩集余已丑入直見壁懸張温和所画紅薇惜歲久矣黨黔黜殊甚壬辰癸巳閒則以木刻易之矣

萱草別名妓女見本草綱目關雎一窠二室雌雄異居今人謂母萱草而以關雎頌美人婚姻殆未深攷

古以褻語入史書者余彙記之得三事一戰國策（韓二）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疲也盡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一後漢書襄楷傳襄上桓帝疏云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奉天地順五行爲本亦有興國廣嗣之術其文易曉參同經典而順帝不行章懷太子注太平經典帝王篇曰問曰今何故其生子少也天師曰善哉子之言也但施不得其意耳如令施其人欲生也開其玉戶施種於中比若

春種於地也十十相應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時比若十月
種物於地也十十盡死固無生者真人欲重知其審今無
子之女雖日百施其中猶無所生也不得其所生之處比
若此矣是故古者聖賢不妄施於不生之地也名爲亡種
竭氣而無所生成今太平氣到或有不生子者反斷絕天
地之統使國少人云云一則天朝張薛承辟陽之寵右補
闕朱敬則上書切諫中有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
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食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
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陽道壯偉過於薛懷義專
欲自進堪充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云云則天勞
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扁鵲軒轅時善醫者之名其後秦越人善醫人因以名之
管子西施毛嬙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爲可好管子去吳越
數百年則古有此美人而越女慕之爲名耳古人沿襲盛
名亦各從其類矣
唐人聯句弟一輪每均下注某名送某官或曰上某官同
列則曰送所尊則曰上劉賓客集春池泛舟聯句云鳳池
新雨後池上好風光（禹錫上相公）取酒愁春盡留賓喜日長（度送兵部）
柳絲縈画舸水鏡瀉雕梁（羣送賈園長）潭洞迷仙府煙霞認
醉鄉（籍送張司業）鶯聲隨笑語行色入壺觴（籍送主客）已下則但注
名而已此式近人無昉之者但各注名或字之一字大都
簡傲有餘莊雅不足充其蔽卽有自放於禮法之外者觀

於唐賢所爲詎非文字之祥耶
戰國策（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
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言戰士也今人以蒼頭爲下走之
稱
雲南石刻以二爨碑爲最古東川府有丁連然君闕見曹
學佺名勝記雲自在盦有拓本文曰丁連然君之神道字
逕如漢侍中楊公闕亦晉宋間物也
菊軒先生（金段成己字誠之）贈呼延長原句雖云符詛師頗異尋
常人疾苦任力救貴賤情一均又云功成不責報第恐傷
吾仁曠襄寓杯酒不計醨與醇（二妙集）卽今所謂祝由科也
宋王質詞江城子句云得到釵梁容略住無分做小蜻蜓

未經人道
古名媛有節爲才掩者謝道韞當孫恩難作神色不變及
聞夫與子皆死乃命婢肩輿抽刃出門遇賊手刃數人遂
被掠外孫劉濤才數歲賊欲害之道韞曰事在王門何關
他族必其如此寧先見殺恩頓改容釋濤及道韞嫠居一
室節終其身智勇堅貞巾幗丈夫也史通稱徐淑動合禮
儀言成規矩夫死時猶豐少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哀痛
傷生亦磨笄之苦節也之二人者世徒以才藻豔稱抑末
矣
葉見南記揚州顧生遇陳提督元勳事與觚賸雪遘絕類
生名禔字繼明家平山堂左依水爲園買美鬟十二教之

歌舞夫人況氏淮安太守女妙解音律親爲家妓正其曲誤云云吾宗閨秀見於譔述者絕尠淮安太守亦未之前聞惜葉記不具其名也

文襄公福康安平西藏還以奏銷屬部吏吏索萬金文襄怒曰汝敢索我賄耶吏曰非敢索賄爲貝子中堂計耳中堂大功告成　皇情豫悅奏章速上立邀　俞旨部書才十數人帳牘雲壽非二年不辦彼時交部核議則事未可知矣誠不如速上欲速上必多顧書人多顧書人必需款甚鉅職是之故𨿽中堂圖之文襄立予萬金越旬日奏聞依議

宋周晉清平樂云手寒不了殘棊篝香細勘唐碑無酒無詩情緒欲梅欲雪天時倚聲家爲金石學是魚與熊掌也晉字明叔號嘯齋

劉禹錫謝手詔表末云應緣軍旅庶務謹具別狀奏聞具別狀即今之夾片也

端午日壁疥鍾馗盤飣角黍近世風俗南北皆然劉賓客代李中丞謝鍾馗曆日表云伏以將慶新年聿循故事續其神象表去癘之方頒以曆書敬授時之始代杜相公謝表云星紀方回𨿽逢歲盡恩輝忽降已覺春來則是除夕拜鍾馗之賜也中吳紀聞云有一貧嫗嘗持角黍獻智積靈巖寺智積受之嫗因得度至今上巳日號智積誕日聚數十百嫗爲角黍會是以角黍爲上巳節物也

唐人以執事爲不恭之稱劉賓客答道州薛郎中論書儀書云其後爲御史四方諸侯悉以書來賀校其禮皆駁不同惟洪州牧李常侍巽潭州牧楊中丞憑始言執事其它如儀𥘉同在憲司者咸以二牧爲不遜愚時與其僚柳宗元昌言於衆曰監察八品也當衣碧言執事爲宜不當輕怪衆咸听然而咍復謂愚云子奚不碧其服耶其不堪執事色深不可以言解

意內言外詞家之恆言也當作音內言外均會舉要徐曰聲成文謂之音此詞直音內之助聲不出於音故曰音之內直言曰言一字曰言此詞皆在句之外爲助故曰言之外據此知小徐本竟作此音字詞訓音內言外於誼殊優凡物在內者恆先在外者恆後詞必先有調而後以詞塡之調卽音也亦有自度腔者先隨意爲長短句後點以律然律不外正宮側商等名則亦先有而在內者也凡人聞歌詞接於耳卽知其言至其調或宮或商則必宷辨而始知是其在內之徵也唯其在內而難知故古云知音者希也

尤袤全唐詩話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幸上苑許可尋復疑之先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百花齊放咸服其異李松石汝珍譔章回小說名鏡花緣言武后時百花齊放事本此松石卽譔李氏音鑑者

涪州石魚劉叔子題詩記末云俞男貢士從龍書寶祐二年正月
顧起元客座贅語笛管稍長短其聲便可就板絃索若多
一彈則夯板矣俞夯並字書所無不可識筱珊先生云俞
當是命字校楊升菴雜字均瑞夯音欺从三个參差見西廂記夯拍了迎風戶半開　羅未韞云少室石闕拓本佚字翁北平所未見者祗一蟲字完整此非俗字卻不可識
李太白集有情深樹五絕一首語殊泛泛注亦弗及不知
情深樹爲何物唐劉黑仁等造徘徊碑永淳二年見金石錄徘
徊亦不知何物明王世貞宋版漢書跋桑皮紙白潔如玉
字大者如錢絕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膚緻墨色精純溪
潘流潘見　天祿琳琅溪潘流潘不得其解吉林試墾章
程嘉慶十九年富俊疏進於拉林東南夾信溝地方設立三屯每丁

撥給荒地三十晌元注晌六畝有奇俞理初云六畝其詛亦未詳
驗方新編一書盛行宇內幾於家置一編然所載之方有
奇驗如神者亦有必不可從者如疔毒忌酒乃云白菊花
金銀花甘草等分用酒蒸服之類是也近人至謂輯是編
者爲好仁不好學安得一一按擇而標識之
直隸定興縣有天啟六年奉聖夫人德政碑黃立極譔張
瑞圖書揭衘皆稱義男書勢絕精村碑人李雲從曾拓一
本貽筱珊先生此碑見今猶存客氏定興人也
當塗采石磯有太白脫韡山谷返櫂兩圖宋牟子才作並
贊一燬於火再燬於倉今不可復拓矣余所壓拓本脫韡
圖較精整返櫂圖尤剝蝕潛學堂跋云當在寶祐間子才

宋史有傳字存齋一字存叜絕妙好詞有周晉訪牟存叜
南漪釣隱點絳脣一闋癸辛雜識云牟端明園本郡志南
園後歸李寶謨其後又歸牟存齋園中有碩果軒大梨一株元
祐學堂芳菲二亭萬鶴亭茶蘼雙李亭桴舫齋岷峨一畝宮
前枕大溪曰南漪小隱吳興掌故集云牟子才字存叜其
先井研人愛吳興山水清遠因家湖州之南門按園中有學堂僅見
錦袍兮烏幘神清兮氣逸凌轢兮萬象麾斥兮八極我
思古人伊李太白孰爲使之朝禁林而暮采石也其天
寶之發倖歟疏擿詞篇浸潤宮掖吾觀脫韡之圖未嘗
不嫉小人之情狀而傷君子之疏直惟公之高躅兮霍
神龍之不可以羈紲矧富貴如敝屣兮其得失又何所

欣戚也陵陽牟子才贊字徑一寸
幅巾兮野服貌腴兮神肅孤騫兮風雅唾□兮爵祿我
思古人伊黃山谷曷爲使之六年僰道而九日姑孰也
其符紹□□□僰□□□□□□□觀反櫂之圖
未嘗不慼君子之流落而痛小人之報復惟公之高風
兮渺鷩鴻之不可以信宿矧吾道猶虛舟兮其去來又
何所榮辱也陵陽牟子才贊
先祖存齋先生立朝剛正忤閹宦董宋臣以集英殿修
撰出守姑孰作脫韡返櫂二圖以寓意宋臣益怒乃罷
郡去理宗悟召入真拜翰林學士有奏疏十卷後以資
政殿大學士致仕贈光祿大夫謚清忠公于今八十三

年矣不肖孫承行省命監督洛灃敬奠祠下摩挲石刻瞻拜而去至元戊寅五月孫承務郎湖州路歸安縣尹兼勸農事牟應復謹識在返權圖左方

刊者蔡道范仁尚振在殿碑圖左下角

東坡祖名序爲人作序皆作叙字劉賓客集凡序皆作集紀始亦其家諱歟張爾齋漢隸字原論序字曰序者庠序之序是學名非次敘之敘也二先生者或亦執是說歟

韓勅造孔子廟禮器碑瑚璉作胡肇　本朝避端慧太子諱或用肇字恭代殊典雅

閩見近錄金城夫人得幸太祖頗恃寵一日宴射後苑上酌巨觥以勸太宗太宗顧庭下曰金城夫人親折此花來乃飲上遂命之太宗引射殺之鐵圍山叢談亦載此事謂金城作花蕊而花蕊遂蒙不白之冤矣余嘗謂花蕊才調冠時非尋常不櫛者流必無降志辱身之事被擄北行製采桑子詞題葭萌驛壁云初離蜀道心將碎離恨綿綿春日如年馬上時時聞杜鵑甫就前段而爲軍騎促行後有無賴子足成之云三千宮女蓮花貌妾最嬋娟此去朝天只恐君王恩愛偏太平清話謂花蕊至宋尚有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箇是男兒之句豈有隨衆行而書此敗節之語此詞後段洩非花蕊手筆稍涉倚聲者能辨之桉郡齋讀書志云花蕊夫人係輸織室以罪賜死身得有宋宮寵幸事鄉於近錄叢談所記互異未定孰是孰非及證以晁氏之說始洩知誤在叢談而采桑子後段之誣尤不辨自明而花蕊之冤雪矣

晉王射殺花蕊夫人事李日華紫桃軒又綴謂是閩人之女南唐李煜選入宮煜降宋祖嬖之云云此又一說据此則亦必非作宮詞之花蕊夫人也

纍兒某字書云鉢兩之兩作兩參兩之兩作兩不可通也桉均會舉要兩再也从冂則是參兩之兩亦可作兩矣

宋人不諱再嫁范文正置義田贍族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二十千再嫁三十千再娶十五千見中吳紀聞

張伯玉公達六經閣記計庸千有二百楹十有六棟三架爲八椾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六牖梯衡桌梲圩墁陶甓稱是皆人記營建之文未有若是詳悉者

韓昌黎盆池詩夜半青蟲聖得知劉賓客和牛相公寓言只恐重重世緣在事須三度副蒼生周草窗西江月詞稱銷不過牡丹情中半傷春酒病王質漁父詞遮些快活有誰知聖得事須稱銷遮些皆唐宋人方言

康熙三年以八比文多剿襲鄉會試改用策論甲辰會試丙午直省鄉試皆照改定章程行至八年己酉科復用八股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疏請廢科目大學士鄂爾泰等議駁今日新政之朕兆也

古時婦人封號不甚可攷宋徐度卻埽篇云宰相使相妻封國夫人執政節度使光祿大夫妻封郡夫人然不繫其

夫之封爵有夫之爵方爲郡公郡侯而妻爲國夫人者有夫之爵方爲縣伯子男而妻爲郡夫人者又每遇大禮則加封有夫爲小郡小國公而妻爲大郡大國夫人者此唐制也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凡宰相使相母封國太夫人妻封國夫人樞密使副使參知政事尚書節度使母封郡太夫人妻封郡夫人（樞密參政母緋南郊封國太夫人）直學士以上給諫大卿監觀察使母封郡太君妻封郡君（舊制學士官至諫議大夫以上方得郡封天禧中詔改之）少卿監防團以下至陞朝官母封縣太君妻封縣君此宋制也退朝錄又載官告之制云國夫人銷金團窠五色羅紙七張暈錦褾袋郡夫人常使金花羅紙七張（現任兩府母褸使團窠）法錦褾袋（以上至司言司正等階用瑇瑁紫絲網帶楷）郡君縣太君遥郡刺史正郎以上妻並銷金常使羅紙七張餘命婦並素羅紙七張

元以詞曲取士於載籍無攷當是用爲行卷猎延譽圖進取耳

蘇氏（鶚）演義云長安城北古漢城中咸宜宮前有石麟臆前有八分書大中八年宣宗遣近臣撫之曰大夏真興二年陽平公造石麟此唐人金石話也

琥珀之說不一博物志云茯苓所化酉陽雜俎龍血入地爲琥珀元中記楓脂入地爲琥珀南蠻記甯州沙中有折腰蜂岸崩蜂出土人燒治爲琥珀或云雞卵可作琥珀又云蟠桃入地所化唯萉亭客話云凡虎視只一目放光一

目看物獵人捕得記其頭藉之處須至月黑掘之尺餘方得如石子色琥珀狀此是虎目精魄淪入地而成琥珀之僻因此其說甚新可補諸家所未備

俗呼𩯭髮匠爲待詔校中吳紀聞有能待詔相㔫條則是相士亦稱待詔矣（相士一稱相工見通鑑一百四十一齊紀明帝下）

哄士郎騶卒喝道者見隋書捷夫報錄人見中吳紀聞廚幹廚中司香火人見劉賓客集又老獲即老僕見紀聞

宋閻蒼舒元名安中改名蒼舒何異中興百官題名東宮官有閻安中又有閻蒼舒誤以爲二人也

襲得粵東鄧忠壯（世昌）所書挂屏四幅書執凝勁珍逾拱璧比閱日本人所著清日戰爭實記記公死事狀甚悉足爲遺墨增重亟述如左致遠管駕官鄧世昌勇敢有膽略豐島之役清國將卒在高陞輪船多爲日兵所擊沈世昌欲復其讎此日在致遠艦內見日本第一游擊隊將救赤城比叡危急即鳴輪迫之日兵擊傷其底艦殆傾覆世昌知其不免猶欲奮身不顧碎日軍一艦以決死撞擊浪速艦艦行駛不能近彈丸如雨沛然注射一艦艦體益傾欹遂亦顛覆世昌以下皆死僅得免者七人（元注鄧艦長畜巨犬同殉難事見于美國人麥鼻茲茲布威痕氏黃海戰史）

日本人所著高麗近世史記甲午中東之役不逾二百字殊飭當合史裁唯云清國海軍全軍覆沒則非信史實迎降非覆沒也此不可不辨俾後之人知愧舊日人爲是曲

筆者意在表纛日軍得力耳
廉堂之最外近邊處也故賈誼云廉遠地則堂高簾箔之
簾垂竹於堂之最外近邊處故从竹从廉廉亦聲釋名云
簾廉也自障蔽爲廉恥也於誼嫌鑿未優
鎦小徐云劉字近人於劉略班埶字徑書作鎦亦有本
姓鎦者明史文苑王冕傳附鎦炳字彥昺鄱陽人
臨桂彈丸山有淳熙九年青社鎦真弼傅鳳（閩人）題名見曹
學佺廣西名勝志又明鎦炳有詩云多病文園渴未消自
從人日過花朝不知楊柳將春色綠到淮南弟幾橋見孟
超然瓜棚避暑錄又寶頂山有洪熙元年大足縣教諭江
西鎦畋人之碑見張澍後遊寶頂山記

祁陽浯溪石刻鎔園二篆字前輩疑爲宋周應合（撰景定建康志）
（者武甯人自號溪園）惜應合無遊永碻據比閱廣西名勝志水月洞
三字鎔園居士書鎔園乃宋靜江倅吳億別號據此則浯
鎔之蹟爲吳來倅桂道經永州所書無疑前云周應合別
號非是（前輩此段已刪　桉桂故億字大年蘄春人臨桂龍隱巖有億篆書題刻亦稱鎔園居士）
乾隆六十年會試榜後　帝飭大臣揆閱遺卷得三人特
旨授內閣中書是科總裁爲諸城竇光鼐滿洲瑚圖禮
武進劉躍雲弟一名王以鋙二名王以銜歸安人係胞兄
弟　高廟疑其有私將總裁降調有差而　命嚴行覆試
並恐有屈抑別　飭大臣將落卷悉心覆勘大臣以蕭山
傅淦天津徐炘山西李端三卷進　呈俱　命授內閣中

書後徐官至某省藩司李成嘉慶己未進士入翰林傅早
卒終中書軍機處行走　方略館纂修　文淵閣校理校
內閣中書題名祇載徐李二人並云乾隆六十年由舉人
考取到閣徐官至山西巡撫改授光祿寺卿傅失載
昔人姓名有省上一字者段干木稱干木是也有省下一
字者左邱明稱左邱是也（左傳曹叔振鐸晉語僖負羈曰先君叔振）有省中一
字者酈道元稱酈元（後漢虞詡傳注及周書趙肅傳）是也省中一字塵見
漁洋冶春虹橋事在康熙甲辰
嘗記某說部云毛西河夫人絕獷悍西河壓宋元版書甚
夥摩挲不忍釋手夫人病焉謂此老不郵米鹽生計而般
弄此花花綠綠者胡爲也一日西河出竟付之一炬又云

西河五官並用嘗右手改門生課作左手撥算珠耳聽門
生背誦目視小僮澆花口旋畣門生問難旋與夫人詬誶
夫人告門生曰汝輩謂毛奇齡博學乎渠作二十八字詩
輒獺祭滿几非出自心裁也又西河姬人曼殊爲夫人淩
虐致死此事尤於記載中屢見之比閱完顏惲珠　國朝
閨秀正始續集乃有夫人詩二首夫人既能詩何至爲焚
琴鬻鶴之事各說部所云殆未可盡信耶抑西河不止一
夫人有元妃繼室之殊耶當再詳攷夫人姓陳名何蕭山
人于夜歌一去已十載九夏隔千山雙珥依然在如何不
得環白露收荷葉清明種藕枝君行方歲暮那有見蓮時
（兩般秋雨盦隨筆載五官並用作詩獺祭兩事云其夫人陳氏則是即此能詩之夫人矣）

十八學士有三一唐太宗朝閻立本画像褚亮作贊其人
爲杜如晦房元齡于志甯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
明孔穎達李元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顏相時許敬宗
蓋文達蘇勗後薛收卒補以劉孝孫此貞觀文學館十八
學士也一明皇時董萼画像上自爲贊其人爲張說徐堅
賀知章趙冬曦馮朝隱唐子元侯行果韋述敬會眞趙元
默毋煚呂向咸廙業李子釗東方顥陸去泰余欽孫季良
此開元含象亭十八學士也一楚文昭王希範晉天復四年
加天策上將軍十一月開天策府以李鐸潘起曹梲李莊
徐牧彭繼英裴頎何仲舉孟元暉劉昭禹鄧懿文李宏節
蕭洙彭繼勳拓拔恆李宏皐廖匡國徐仲雅爲十八學士
見通鑑二百八十二注

卜娛料字

悳風移二筆卷弟二

臨桂況周儀阮堪記

桂屑

謝與槐督學廣西喜臨桂偏童張鳴鳳文筆奇古訓之曰子不患不成名患胸中無全書耳（金龜金陵待徵錄）

處士嚴恭玄庶子損之之孫國子司業士元之子舊名保嗣甚熟歷代史及國朝故事悉能該通李賓客沕常與之遊辟爲桂州支使（劉禹錫薦處士嚴恭狀）

嘉靖時倭寇作亂有田州瓦氏兵甚驍勇瓦氏土司岑彭妾也將兵頗饒紀律所至秋豪無犯（方濬師蕉軒隨錄）

李壯士安廣西人從王簿李宗昭宦解嘉靖癸丑倭犯福山壯士持短兵務弩往覘遇於上墅虜僅數人蓋渠魁之驍望者壯士一箭斃其前鋒又手刃其三失足坎中被害有司禮葬山原開一穴乃得成壙似默佑云（常昭合志[redacted]引松窗快筆）

宗稷辰譔佟敬堂墓表云嘗與公推論心體於桂林之華嚴精舍反覆辨證公深相容納至稱主張陸王無害於宋學公亦不拒之也蓋公晚年修踐純熟未始無意於上達之境（續碑傳集）

彭剛直微時肄業石鼓書院兼充協標書識協將令爲子師即臨桂麻維緒後以鄉舉官湖南令有才名（同上）

桂撫鄭祖琛平雷再浩李世得兩巨憝又越境合楚師滅李沅發又禽修仁荔浦踞城股匪陳亞潰賓諸法降張國樑洪逆起事本易撲滅特窘於餉乞援粵督徐廣縉廣縉靳不與主西事西了之說鄭以此言出之東撫凡不可況總督乎徐銜之飛章劾鄭落職徐後爲　欽差大臣入西境對僚屬曰西事竟如是乎憂悔形於辭色然已無及矣

平樂三賢祠祀鄒公浩范公祖禹胡公銓皆宋時謫昭州者鄒公謚忠木主稱忠介誤

瞿留守之殉難也孫檢討昌文方從永歷在黔聞難倉皇赴粵時定南王孔有德知昌文將至欲并殺之一夕夢至一官府甚森嚴有棹楔曰宮詹司馬諦視堂皇南面坐者則總督張同敞也張故留守門人與留守同殉者遂驚寤次日昌文至王感夢兆待之以禮且許歸骨云（常昭合志稿引粵行紀事　余家臨桂東門外水東街鄰廣日忠靖祠所祀神即張別山神象范土作貓狀以其有死爲厲鬼殺賊語也祠感別山詩文集版余家壓有印本今殆化爲雲煙矣）

宣廟時有三御史之目晉江陳慶鏞臨桂朱琦高要蘇廷魁琦字伯韓小岑先生四世從孫故靖藩苗裔也

福州孟瓶菴（超然）使粵日記（乾隆乙酉典試粵西）閱卷將畢最賞春秋白三號卷文氣揮霍薦卷無出其右者商之積公積公以弟二場詩有疵句余曰此卷即不元斷不可不以弟二人相處也解元卷氣度頗佳三場俱稱要其筆力不及弟二名也宴鹿鳴日見弟二爲浙生纔長身玉立年纔二十餘來謁詢以素所業曰最喜劉克猷文弟三藝排奡展拓信非學克猷者不能爲也葉毅菴前輩相見時云弟二名

弟三藝中間竟是金嘉魚筆意文章定價豈虛語耶按潘先生字力上桂平人後官平樂教諭工倚聲余曾撰錄二閱入粵西詞見先生詞且工麗詩句何至有疵疑或偶貽輕纖之失耳　積善旗人正圭考

孟瓶菴云瓜棚避暑錄　余見臨桂相國為冢宰時掾吏日有小摺公於無字處皆裁取之時方修則例余為提調官見公每卷批駁處小簽皆此紙也又外僚書稟率用紅紙手版公畱書訖裁其銜名還之餘紙畱以別用

陳文恭曰學問當看勝己者境遇當看不如己者

陳文恭素性謙退凡事不肯先人一日與尹文端同直談次文端謂吾二人皆老矣乘化歸盡未知誰先文恭不覺遜謝曰還讓相公

陳文恭宏謀乾隆三十二年三月授東閣大學士始奏請將原名改用宏字恭避　御名前此數歷數十年章奏書名均與　御名上一字同　惲敬大雲山房雜記

王述菴先生云陳桂林相國任司道時与上憲論事不合上憲所以迂闊公謙不敢當上憲詢問之公曰迂者遠也闊者大也憲斷以遠大安得不謙　英和恩福堂筆記

廖叔籌字壽竹本林來齋女繼廖氏禮部郎長洲許雪邨均配所為詩和以莊閒寫花竹陳榕門相國以為不減管道昇趙文俶風味見魯駿宋元以來畫人姓氏錄文恭理學耆儒迺閨秀以繪事得蒙鑒賞良非易易

揚州韋鐵髯進德字修己初以事徙桂林著醫學指南若干卷多見道語善劍術能以兩指空中撥蠅百不失一年八十餘一日以藥付其弟曰夜半有急難但聞帳中有聲即以藥進尚可救過此當得百歲其弟坐而假寐若有人撫其肩曰去矣驚寤則鐵髯已逝髯又善畫龍向日吸氣噓紙日不過五六筆積月乃成每陰雨輒生雲氣　盛百二柚堂續筆談　臨桂就日門內有荒菴顏曰鐵園韋鐵髯故居也辛巳壬午間尚存

江蘇丹徒新豐鎮一作辛豐有辛王廟宋紹興七年立丹徒志暘大成記略韓國趙侯辛君諱冀字大鵬灌陽人避秦入閩以家財求客為韓報仇後居毘陵葬辛塘南至隋立祠南岡之東宋真宗始封王號紹興七年遷祀於此云　按灌陽宋縣荊湖南路全州今屬廣西桂林府它地名無灌陽則辛王吾粵人也

辛巳壬午間臨桂城外鄉人斸地得古銅戈矛之屬甚夥余往購已遲僅得戈一款篆文成固二字

秀峯書院在就日門內桂山之麓院後山足有小巖蓁莽荒薉僅百數十年院長忽埽除廓清之於石壁間得味易二字黃山谷書因名之曰味易巖亦辛巳壬午間事桂林巖洞隨處皆有昔賢題刻其湮沒不彰者豈少也哉

臨桂白龍洞有紫霞翁題名按宋楊纘字繼翁號守齋又號紫霞翁洞曉律呂著有作詞五要刻入姜白石詞源浩然齋雅談云纘本鄱陽洪氏恭聖太后姪楊石子麟孫早夭祝為嗣仕至司農卿淛東帥以女選進淑妃贈少師廉介自持一時貴戚無不敬憚不聞有遷謫之事不知何因

遊吾粵也

紫霞翁題名桂勝名勝志謝志金石略並未載象州鄭小谷先生獻甫補學軒文集遊白龍洞記云壁間有白龍洞三大字其旁又有紫霞翁一題名則先生親見之矣又遊丹霞巖九龍洞記云洞中有題名二十四字曰子誠子敬子武子若同來遊此若問題巖歲月已見南山書字大約明已前所爲矣按此題名亦未經著錄宋人筆也子若乃方信孺字臨桂諸巖洞信孺之蹟夥矣丹霞巖在宜州城西南五六里

曹學佺廣西名勝志鬱林州引金石略云唐鬱林觀東巖壁上崔逸八分書併撰文開元七年正月立按此文在江蘇海州謝志亦誤收原出於此雲臺新志著錄在鬱洲山之麓

將軍洞在博白縣南石壁刻云南州太守領將軍龐孝泰按嘉靖廣西通志人物傳唐龐孝泰南州博白人龍朔中以左驍衛將軍爲遼東道行軍總管與蘇定方程名振等征高麗孝泰以嶺西兵逼蛇水蓋蘇文來攻孝泰兵敗死之名勝志稱其少以忠義自許將軍洞題名屬初唐忠義之蹟誠瑰琦矣博白縣本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四年析置南州并置博白縣六年改南州曰白州仍以縣隸焉

宋忻城縣今忻城土州磨崖西山功德記拓本左上角有東武劉喜海燕庭氏審定金石文字之記朱文印今歸繆氏藝風堂金石書未經著錄高一尺八寸五分寬一尺六寸五分十四行行十三字字徑八分人姓名字略小行十九字至二十二字不等眞書額西山功德記五字橫列篆書徑二寸

西山功德記

時紹聖丙子歲募誘衆緣各施資一緡省命工匠于此巖鐫石　佛聖像一尊裝彩完就勝利殊緣上願當今聖壽國泰年豐中願郡宰遷榮法輪常轉下願存亡獲利蠢識含靈皆歸佛道已當年間孟秋月慶讃列其施財名者于石庶廣摽題以傳不朽

信善弟子徐多歐陽留　廖誠　吳天錫　韋峭　莫全整　莫休　徐晟　蒙想　蒙靖　吳黃　莫佛丑　葛語　莫抅　韋氏二娘　城西何氏五娘

臨泉寺比丘道達　雲歸　惠珎　惠晟　道盈

道雪化首僧惠罕同開山勸緣僧　守壽　惠寶

桂州西門匠人區煒鐫　杞邑鄒時書

馬平仙奕山立魚石室題刻七段拓本亦東武劉氏舊物今歸繆氏藝風堂檢謝志金石略無有也謝氏書詳於臨桂一縣外府石蹟寥寥如晨星矣曹氏名勝志著錄石刻亦祇詳臨桂一縣

太子中舍知柳州裴象号管勾本路常平劉誼元豐二年九月廿五日同遊

右題名正書字徑二寸至二寸八分不等右行按裴象号元豐三年以殿中丞知潯州見嘉靖廣西志秩官表劉誼字宜父吳興人歷官江山縣丞通直郎光祿寺丞提舉常平廣南西路轉運使元豐初奏減役錢一千三百餘緡見嘉靖志秩官表名宦傳及桂勝既寓初誼持節南方請罷買沈香減鹽價四十餘事上嘉其論事

有陸贄之風坐倍王安石罷歸隱居三茅山有文集奏
議行世見桂故又桉桂勝謂以元豐二年六月初三日
題名臨桂伏波巖十二月十七日題名臨桂雉山其曹
遊柳州在是年秋冬間當是管句常平須桉行各郡耳
陶潛泛菊孟嘉落帽皆一時行樂之盛耶因率幕官烏
元脩教授張思馬平簿尉裴彥計登仙奕由立魚會於
靈泉寺元祐壬申重九日假守曹現題
右題名正書字徑三寸彊弱不等
淳熙甲辰重九日郡守李耆俊子壽率教官聶有仲徽
幕官蕭少微明舉丁康時邦佐寓客李闓德和江榮南
仲小酌立魚石室爲登高望鄉之集
右題名正書字徑三寸彊弱不等
紹熙辛亥臨川涂而友文伯九日率同官登高上仙奕

山讀王初寮磨崖把菊於立魚峯之石室並山出小桃
源訪鶯鶴書院遺址薄暮泛舟而還豫章黃疇若伯庸
鄱陽董知古叔憲武夷劉瑾懷父長樂胡梓材甫玉牒
趙善迩守約寔來
右題名行書字徑二寸
桉涂四友淳熙戊申四月同
詹儀之題名臨桂水月洞時四友官臨賀別駕見桂勝
王初寮名安中別號無盡老人有初寮詞一卷刻入汲
古閣宋六十名家詞臨桂獨秀山有安中所題未顏公
讀書巖數篆字見桂故柳州靈泉寺碑記北嶽王安中
撰並書見粵志金石略此題名無拓本想久佚矣宋史
宗室世系表趙善迩太宗長子漢恭憲王元佐六世孫
端平丙申仲秋下澣番易李大有貴謙領客東灣臧介
伯忠來遊于時天高氣清尋幽覽勝山腹空洞徐徊久
之宛然有塵外佳致男鼎孫節侍行

右題名正書字徑二寸彊
杳〻靈岩洞府深有人岩下振潮音龍天聳聽生歡喜
留得神魚立到今　嘉熙庚子重陽日富沙文田登立
魚山作
右詩行書字徑二寸五分弱年月姓名字徑一寸至一寸五分不等
鄭鎮處厚來范子堅伯固繼至丁亥二月辛卯書于立
魚石室
右題名分書微兼篆體字徑二寸彊至三寸弱不等右行
粵西金石略序云萬厤中制府劉公繼文字節齋靈壁人嘗令人
齎楮墨拓崖壑之文以貽張羽王鳴鳳爲作桂勝又云朱
小岑張石荷精研金石吾粵金石家言劉公提倡於前朱

張兩先生表章於後其姓名並應采入金石學錄者也朱
先生名依真臨桂布衣著有九芝草堂詩存紀年詞曾總
纂臨桂縣志張先生名待攷小岑先生客羊城時與李南澗先生文藻爲金石交約同修桂林金石志見九芝草堂詩自注　臨川李秉禮撰九芝草堂詩存序乾隆甲辰乙巳間高密李少鶴官岑溪令偕其兄石桐來與余定交時錢塘袁簡齋太史亦來桂林四方名宿如楊石壚李桐閣許密齋王若農浦柳愚朱心池劉松嵐諸君觴詠贈畣極一時稿紵之盛簡齋至比之趙文子垂隴之會云云亦吾粵詞壇掌故也　吾粵唐子實先生咸華購感唐張滂墓志唐氏有別業在邑南六十里六塘邨聞志石庋置其間今不知尚存否　陸氏金石學錄補何慶恩廣西人重修梁縣志于金石一門攷證頗詳桉何慶恩灌陽人梁縣係渠縣之譌渠縣志余訪舁之金石志蒐羅甚富惟闕有未錄全文體例亦微欠精寀它日當刪刻入蕙風簃叢書
楊妃有生於粵西之說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詳廣西通志鶴林玉露載唐
狄昌唐詩紀事作狄歸昌詩馬嵬煙柳正依依又見鑾輿幸蜀歸地

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玉環一名阿蠻可爲粵
產佐證北人槩南省曰蠻也
筱珊先生見詒紅格舊鈔六葉所鈔皆永樂大典中輿地
山水人物固實其一則云楊妃容縣碑記在普甯縣東一
百二十步唐天寶四載四門助教許子真記曰楊妃容州
楊衝人也離城一十里小名玉娘父維母葉氏維嘗謂先
人云葬其祖去此十里許逢一術士忘其姓名云此墳若
高數尺必出貴子惜太低生女亦貴妃母懷娠十二月始
生初誕時滿室馨香胎衣如蓮花三日目不開夜夢神以
手拭其眼次日目開眸如點漆抱出日下目不瞬肌白如
玉相貌絕倫後軍都置楊康見之以財帛啖其父求爲女

妃家素窶不獲已而與之康有二子讀書妃三歲日夜同
坐聽其讀誦漸長通語孟康夫婦惜如珠玉時楊長史琰
攝行帥事聞之左右令與母偕來一見大奇私謂厥妻曰
此女姿質異常貌有貴相吾二女遠弗逮也遂給以金帛
與康求爲女康不從迺脅取之舉家號泣送去居無幾何
長史秩滿攜歸長安與二女同教惟妃性昭慧諳音律明
經史後進入壽王宮開元二十四年明皇詔入內號太真
大被寵遇天寶間冊爲貴妃云（大典二千三百四十四）子真與妃同
時所記得諸咫聞必無僞誤而妃爲粵產無疑矣
宋詩紀事無時代人徐璭（卷八十二）乃湻化九年鄉舉博白縣
人陶崇（卷八十三）乃嘉泰二年進士全州人見嘉靖廣西志選
舉袁徐璭又見忠義傳筮仕攝知宜州討歐希範以功授
白州長史皇祐間儂智高叛璭引兵追至金城驛戮力与
戰死之贈大理寺丞
平南彭子穆先生（昱堯）大梁秋興八首感事撫時極沈鬱
慨慷之致襄寓都門賴雲芝編修（鶴年）所錄示也彭先生
古文刻入吾邑唐氏涵通樓師友文鈔詩不多見

大梁秋興八首　彭昱堯

日落蒼茫上吹臺太行秋色渡河來登車空抱匡時略
入洛誰憐作賦才高館琴尊懷李杜梁園花月弔鄒枚
酒酣激越風雲氣拔劍長歌未盡哀
芙蓉花隱海門低萬里鋒煙震鼓鼙有道豈能容魑魅

出師不憚埽鯨鯢騰空鐵舳屯蒼兕下瀨戈船練水犀
刁斗聲嚴歌管寂越王臺畔夜烏啼
簫鼓樓船豔綺羅颶風頃刻海揚波持籌大賈仍懷士
專閫元戎竟議和十里夷氛迷島嶼百蠻兵氣湧關河
嶺南自古繁華地珠市荒涼弔尉佗
旌旄坐擁鎮南天玉壘霜明槊戟鮮養寇縱橫驕猰貐
列侯恩寵濫貂蟬三千鐵弩何曾射八百胡椒不值錢
聞道聖明嚴賞罰久山傾倒總雲煙
羽檄交馳鶴夢驚故鄉偏近五羊城但聞鐵礮轟欃槍
誰挽銀河洗甲兵漢將幾人追博德秋風何處訪侯嬴
夷門沽酒空惆悵斜日蕭蕭牧馬鳴

花石摧殘艮嶽高故宮遺跡賸蓬蒿客中弔古憑雙屐
夢裏從戎誦六韜邊檄風塵猶澒洞中原屠販半英豪
請纓自許終軍壯欲散千金買寶刀
一劍無端入豫州感時獨立望京樓迂疏深愧書生策
宵旰空貽聖主憂鸛鵞呼滄海動魚龍宋寘大河秋
漢家新拜嫖姚將屈指膚功望故侯
亭皐木落雁南翔故國京華總斷腸爭柰浮雲遮北極
祇期妖祲落西洋關山作客愁孤騎富貴何心羨萬羊
漫把文無勞遠寄天涯歸夢渡瀟湘
荔浦李蓉舲（初名崔改佩蘅）由翰林改官安鄉令因詩罷官關中
雜詠八首錄二云崤陵山色鬱蒼茫封豕連雞事可傷豈
有戰爭能樹國漫從升降等興王草深雨溼唐碑字樹老
秋飛漢瓦霜無限古裒銷不得樂遊原上望斜陽依然雞
犬戀新豐重旺兒童唱大風千載霸圖塵草草五陵秋色
雨濛濛松槐夾路眠銅狄楊柳排門繫玉驄莫上咸陽橋
上望四朝宮殿亂煙中
唐月山（榮業）臨桂諸生采蓮曲云沙棠划子木蘭橈采蓮
姊妹隔江招羅衫薄薄香風飄香風飄無遠近早歸家免
郎問（余譔筆記雅不喜撮鈔近人詩詞雅於鄉邦文獻則未忍概從棄置亦未遑較其工拙也）
臨桂左丽筌（乾春）道光乙未進士官直隸知縣采桑詞云
朝煙暮雨約提筐竟日提筐陌上忙陌上正愁忙不了妾
家還祀馬頭娘柘館蠶眠怕葉稀相邀入趁夕陽歸可憐
入扣絲絲日知是誰家蕩子衣三起三眠知未知采桑直
到最高枝時清不作遼陽夢傳語金夫莫浪疑
陳蓮史先生（繼昌）生平箸作流傳劉少雅於陳其年填詞
圖見題詞一首耆徧嫥名集丹青拜古人文瀾遒徐庾詩
律受吳陳（元注明婁東華亭兩先生）豔說花間筆（公集名）羣推篋裏珍玉
棟三九句金粟大千因智蘊洵能事張繇遜寫真絳桃儕
小影紅杏或前身粲者還隨侍髯虖故絕倫蹁跹蕉葉穩
指點箋枝親黃絹詞頭妙烏絲字腳匀同時偶朱李（竹垞武曾）
異代接蘇辛永憶元龍氣無妨司馬貧橋邊驚火色鳥底
走風塵湖海歸壇坫東南盡主賓石交曾結夏水繪幾嬉
春快覩孫枝秀重揩祖硯新維摩遺像在（先生別有散花圖）儻許
啟緹巾又劉耀椿海南歸櫂詞有和蓮史方伯之作惜元
唱未經坿錄
咸豐年間臨川李氏爲粵西鹺商巨擘故宅在臨桂東北
行春門內極園亭樹石之盛其後李氏凌夷歸吾外王舅
南豐趙子繩先生（準）今爲八旗奉直會館新化鄧湘皋（顯鶴）
南村草堂集有一枝亭記我園記李園詩並爲李氏作
李氏喜晉接名流執騷壇牛耳與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
殆可媲美云
李氏招隱園一枝亭銘記　鄧顯鶴
芸甫水部闢桂城東隅爲招隱園壘土爲山雜植桂樹
數十本嘉卉蓊鬱怪石嶙峋坳窪坻垤曲隨地勢崗巒

貳拾肆 册95½.版

46A

透邃俯若天成其北爲賓館南爲崇臺飛閣浮梁延宇垂阿規折武接不勞登陟而目極千里又於其東爲亭高踞山脊俯瞰木杪羣峯送青遙天混碧翠陰成幄白雲流影旦夕異候晴雨咸宜亭成招賓客侍松甫先生讌其上而落之水部請所以名亭者先生曰茲園據桂城之幽茲山據叢桂之杪余既羈棲於此諸君復辱余之棲以爲棲殆蒙莊氏所云巢林一枝者取以名亭庶有合於攀援桂枝之義衆曰善先生之名斯亭也詞質而義賅言約而旨遠其可無辭以紀乃屬某記而銘之

其詞曰

桂山之幽桂樹之稠有園一區聊以淹留桂山之陲桂樹之枝有亭一椽聊以棲遲亭兮回旋枝兮連蜷一觴一詠息焉游焉我園在左我亭在右同聲不孤如耕獲耦建木千尋上林萬樹豈無舊巢匪我傾慕縞紵四海廣廈千間豈無嘉賓共此攀援王孫歸來平子所思邈焉高風千古一枝樹焉滋茂堂焉肎構我銘不夸公德是懋

我園記 鄧顯鶴

我園者韋盧先生之園也先生僑居桂嶺名其園爲我園番禺呂君堅曾記之道光癸未先生移居獨秀山之西闢其旁曠地爲園因洿而沼植援而徑高樹蔭日修篁引風又於其西爲水榭面峙秀峯青壁斗絕若天墜

地出獻娟逞奇於是獨秀之秀遂獨爲此園有落成先生仍大書我園於其上而屬余爲記且曰余之以我名園久矣有我斯有園園從我生我以園寄今我無異於故我茲園豈異於昔園湛然者亦我之池峩然者亦我之山蔚然翼然者亦我之木石亭榭凡可以娛我之耳目怡我之神志者皆可作我園觀必欲執園而求之是何異指迹以求履刻舟以求劍也吾子居我園久可無言以紀余曰達哉先生之言天地一逆旅也何一爲我之所有造物無盡藏也何一非我之所有滯我則固喪我則蕩惟至人無我而無往不得其爲我可有園亦可無園可我園亦可人園我我非主人我非賓昔我非幻今我非真去我就我何疏何親我失我得何果何因明乎此而後天下無不可處之境無不可與之人語次客有進者曰昔漫叜居永以吾名溪今先生之名園也將毋同或又曰茲園蔽於昔而顯於今有俟之道殆昌黎所云俟德之邱者是皆不可以無言遂書其語以告後來之遊斯園者

寄題李芸甫水部秉綬李園 并引

李園在桂林城北華景洞白鶴峯下故明藩舊址以多李樹得名舊爲宋氏有故又名宋氏園今歸芸甫水部往余客粵時與水部羣從春湖侍郎小松提學諸君侍其兄松甫丈觴詠于此非一日矣余去粵後

水部葺而新之極林壑亭臺池榭之盛以書來索余
文記之未及爲今補作一詩存集中卽寄水部時松
丈父子相繼下世久矣爲之黯然
寶積東偏疊綵北下有名園委荊棘化人著手妙天工
人閒重見開金碧蒼梧隱隱天西南千巖萬岫排瑤參
茲園近市孰無覩如入舍衞遺精藍快哉奇事世亦有
黃金一擲高于斗胸中邱壑無盡藏叱逐山靈百怪走
空中樓閣彈指成只赤平地皆蓬瀛梯空但恐真宰訴
抗手會見羣仙迎主人舊是驂鸞客吟詩作畫無時息
潑墨淋漓少室雲倚窗嘯傲安民石鞭虬蹴象棲霞開
青天白鶴時飛來隔江喚醒華君笛凌虛倒瀉壺天杯

此時主人正高坐佳客滿園惜少我一紙書來索詠題
天涯孤夢隨雲墮回首杉湖舊社吟風流倏忽成古今
山川滿目望不極我所思兮在桂林
湘皋先生客桂林時與李松甫比部謀刻草廬八家吟侶
八家者會稽楊祖桂石帆吳尊萊橡村高密李懷民石桐
憲喬少鶴岑溪合臨桂朱依真小岑甯鄉陶章溈季壽合松
甫湘皋及歐陽礀東凡八人皆先後主李氏者
張忠烈公墓距棲霞不遠寺僧渾融所葬也南村草堂詩自注
鄧湘皋詩有朱氏宅看桂用東坡定惠院海棠均起句云
舊家門戶餘喬木桂嶺之桂君家獨自注桂城丹桂惟朱
氏宅二株皆百餘年物又云隱山六洞今亦緜山僧有約
揩病目自注同人約異日看老君洞桂昔人謂桂林實無
桂是詩可備掌故朱氏宅卽朱小岑家
余十二歲時作韶音洞詩桂林多古洞每以形得名此洞
在城北不以形以聲泠泠清音發足以怡性情恍如奏舜
樂鳥獸皆鏘鳴令我獨坐久神氣爲之清繼此至己卯已
前時常作詩苦不能入格己卯已後伉頓於詞滋甚與詩
判爲兩涂矣
先兩人世父澍蝦雜體詩鈔鍥行如柏梁體梁父吟離合
體神智體休洗紅兩頭纖纖自君之出矣集詞名藥名之
類體凡數十得二十四卷分八鉅冊余幼時輒每種昉爲
之偶憶其一云自君之出矣不復畫長眉眉長似遠山山

遠君歸遲
道光季年祥符周稚圭先生之琦開府吾粵刻心日齋十
六家詞錄成適華亭張詩舲先生祥河官藩司爲之序末
云公今美成余慚叔夏兩賢合并誠佳話也
王幼霞給諫鵬運自號半塘老人臨桂東鄉地名半塘尾幼霞先塋所在也清
通温雅初耆金石後迺媁一於詞其四印齋山谷送張叔和詩我捉養生之四印謂忍默平直也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豪心地直所刻
詞夠搜博采精粢絕倫雖虞山毛氏弗逮也王氏在桂林
日燕褱堂舊有園在城西南隅修廊百步鏤花牆納湖光
牆已外卽榭湖矣半塘有鼻病致增茲多口然不足爲直
聲才名玷也

四印齋所刻詞目

蘇文忠東坡樂府二卷 元延祐雲閒本

辛忠敏稼軒長短句十二卷 元大德廣信本

姜堯章白石道人詞集三卷別集一卷

張叔夏山中白雲詞二卷補錄二卷續補一卷

陸輔之詞旨一卷

王聖與花外集 一名碧山樂府 一卷

李易安漱玉詞一卷坿事輯一卷

戈順卿詞林正均三卷發凡一卷 坿

右詞六家二十五卷坿刻六卷最十八萬七千一百二十五言

馮正中陽春集一卷

賀方回東山寓聲樂府一卷

史邦卿梅溪詞一卷

朱淑真幽棲居士詞一卷 第一生脩梅華館校刻本

沈義父樂府指迷一卷

右詞別集南唐一家一卷宋三家三卷詞話一卷最四萬四千七百二十九言

賀方回東山寓聲樂府補鈔一卷

南宋四名臣詞集一卷

趙忠簡得全居士詞　李莊簡詞

李忠定梁溪詞　胡忠簡澹庵長短句

白蘭谷天籟集二卷

邵復孺蟻術詞選四卷

右宋元詞別集三家七卷總集一卷最五萬七千三百九十有四言

趙崇祚花間集十卷 宋淳熙鄂州本

草堂詩餘二卷 天一閣傳鈔本

周美成清真集二卷坿集外詞一卷 元巾箱本

蔡伯堅明秀集魏道明注三卷 金槧殘本

右詞總集二家十二卷別集二家六卷最九萬四千六百八十五言 已上悉依元書編次

周公謹草窗詞　卷 是詞付刻余已出都印本竟未詒余故不知其卷數聞沈乙盦有之欲從假觀未果也

朱希真樵歌三卷 吳枚菴鈔校本

吳夢窗甲乙丙丁稿四卷補遺一卷坿劄記一卷 都門刻本

又 揚州刻本較前刻尤精宋甫斷手而半塘遽逝未經印行余廑得樣本三以其一詒繆筱珊先生

宋元三十一家詞

宋潘閬逍遙詞　李彌遜筠谿詞

鄧肅栟櫚詞　朱敦儒樵歌拾遺

朱雍梅詞　倪偁綺川詞

高登東溪詞　邱崈文定公詞 已上第一冊

曹冠燕喜詞　姜特立梅山詞

趙磻老拙庵詞　袁去華宣卿詞

李處全晦庵詞　管鑑養拙堂詞 已上第二冊
王炎雙溪詩餘　陳亮龍川詞補
陳人傑龜峯詞　許棐梅屋詩餘
方岳秋崖詞　李好古碎錦詞
何夢桂潛齋詞 已上第三冊　趙必瑑覆瓿詞
歐良撫掌詞　无名氏章華詞
元劉秉忠藏春樂府　張弘範淮陽樂府
劉因樵菴詞　陸文圭牆東詩餘
詹玉天游詞　吳澄草廬詞
李孝光五峯詞 已上第四冊
薇省同聲集四卷

江甯端木埰碧瀣詞　吳縣許玉瑑獨絃詞
臨桂王鵬運袌墨詞　況周儀新鶯詞
和珠玉詞一卷
漢州張祥齡臨桂王鵬運況周儀聯句
半唐自定詞
蟲秋集　味棃集
庚子雅詞 同人唱和之作　春蟄吟

臨桂文昌門外開元寺唐舍利函記相傳爲褚登善書者謝志辨其非是甚晰爲梁中丞章鉅攜歸閩中今所存贗石耳寺有楹帖云靈境空存無碍無舍利風幡不動一對一菩提

吾邑桂山書院在北門內疊綵山麓大門聯云桂林無雜木山水有清音桉雷公炮炙論云桂釘木根其木即死故呂覽云桂枝之下無雜木也然則非佳語矣

臨桂方言有甚雅而近古者謂即時曰登時桉通鑑一百三十四宋紀順皇帝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注登登時也猶言即時也謂剔燈令明曰㮇桉容齋五筆引廣均挑剔燈火之杖曰㮇它念切注火杖也又方氏通雅引薛用弱集異記敘蕭穎士遇二少年登令召至邢曹進夢僧拔眼鏃及寤登言於監謂薛唐人可知彼時多以登爲立至之義又謂登是得之轉聲竊謂是當之轉聲登時猶言當時古庚青蒸與陽通叶故登當相

轉當一作丁即例此

試山羊血法取雞血半杯投山羊血一米粒過宿血變成水或以久凝臭雞血一塊投入山羊血過宿反變成鮮血試獨腳蓮法持入藥肆肆中諸藥香氣盡消以此爲真山羊血治各種氣痛獨腳蓮治癰疽腫毒

康熙丙午科廣西正主考戶部主事曹首望豐潤人拔貢己酉科正主考兵部郎中王廷伊介休人己卯舉人副主考禮部郎中呂祚德金壇人辛卯舉人是時典試不必皆用進士

康熙十一年壬子科廣西鄉試中式第十二名賈錫寧滿洲人是時隨宦子弟准與所在省試

廣西鄉試題名每名下注官至某官順治丁酉科（是年廣西始行鄉試）弟六名鄧開泰注云湖北有瘴令蓋當時知縣缺有有瘴無瘴之分以粵人耐煙瘴故專補有瘴缺亦故事也

是科題名有卯章甫全州人此姓僅見（光緒己卯乙榜五名鄒德祥亦希姓）

陳蓮史先生及第時封翁蕉雪中翰（元壽）猶健在寄以詩云祖宗貽福逮雲礽福至還期器可盛好以文章勤職業勉求學問副科名出身豈爲營溫飽得志從來戒滿盈有子克家寬父責老夔不用日愁生

蓮史先生爲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科會狀其　廷試策首頌揚處有道光宇宙字逾年爲道光元年亦可謂幾之先見者已

朱伯韓先生先德蘊山先生（鳳森）嘉慶十八年知濬縣事時滑縣教匪滋事戕城戕官埶張甚濬縣密邇鄰封埶甚危急先生堅壁清野力捍孤城全活甚衆以功加同知銜伯韓先生舉辛卯鄉試弟一是科北闈解首董似穀卽同時守城縣尉之子果報之說其信然耶

梁省吾主事（葆慶）崇善人癸未進士是年北上挾貲斸六十金封翁又固遣一獲從之同舟有客二三人又有夫婦挈二女一十一二歲一十歲許過南甯夫入城比歸則與婦及女相抱痛哭欲爲併命計一人怒色其旁問之知夫婦甯郡人在太平居貨眴竭窘甚貨二女於其人已署券矣又思以重息舉債而贖其女詭言鄉里有產可變置姻卿可通有無約其人同來取償令抵里而計無出其人逼取二女梁再四緩頰並聳以利害執不允梁憮然爲間亟問質直幾何曰十二兩立解囊付之索其券還夫婦封翁聞之曰此吾兒生平承歡弟一事也洎捷夫至封翁寓書曰汝常存南甯船上心較中進士吾喜多矣

臨桂陳桂舫（鏻）簪碧蘿吟館隨筆四卷（卷一經說二攷史三子集雜記四本朝掌故）雅潔可存惜未付梓（桂舫曾居梁茝林中丞莫府頗留心雅故）

阮文達督粵時有屬吏欲求劇縣託某公道地文達曰官可自擇乎則吾舍節鉞而爲陽朔令矣某問故公曰陽朔荔浦山水奇秀甲于寰區吾於閱兵時經過今猶寤寐不忘按五代孫光憲北夢瑣言王侍郎贊中朝名士有弘農楊蘧者曾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一日不覺從容形于言曰侍郎曾見陽朔荔浦山水乎公曰某未曾打人特縱齒落何由而見因之大笑後楊寀求選彼邑挈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文達語本此

張羽王著桂勝四卷專記臨桂縣山川勝蹟（前有劉繼文蔡汝賢及自序連序最八十八葉一本）桂故八卷分郡國官名先政先獻游寓方外雜志七門（最四十四葉一本）杭州丁氏善本堂壓鈔本每半葉十五行行二十五字依明刻本元式緻密可憙歸安陸氏皕宋樓亦有鈔本卽逐鈔丁本也刻本始稀如星鳳矣羽王自號灕山人

蕙風簃二筆卷弟二　　十娛齋斠字